

四

部

備

要



中華書局輯刊

# 四部備要

第二七冊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 部 備 要**

(第二七冊)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影印發行

中國書店

國防科工委印刷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58.25 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冊

(60)



唐書卷九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六

溫皇甫二李姜崔

溫大雅字彥弘并州祁人父君攸北齊文林館學士入隋爲泗州司馬見朝政不綱謝病歸大雅性至孝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嘆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初爲東宮學士長安尉以父喪解會天下亂不復仕高祖鎮太原厚禮之兵與引爲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帝受禪與實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爲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耳進工部侍郎陝東道大行臺尙書隲太子圖亂秦王表大雅鎮洛陽須變數陳秘計多所嘉納王卽位轉禮部封黎國公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第則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歲餘卒諡曰孝永徽五年贈尙書右僕射

彥博字大臨通書記警悟而辯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林郎直內史省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爲司馬藝以州降彥博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公召入爲中書舍人遷侍郎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彥博執不可曰遠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突厥入寇彥博以并州道行軍長史戰大谷王師敗績被執突厥知近臣數問唐兵多少及國虛實彥博不肯對因陰山苦寒地太宗立突厥歸款得還授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欲汰擇士類塞術不能服衆訟牒滿廷時機其煩碎復爲中書侍郎遷御史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事貞觀四年遷中書令封虞國公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彥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爲捍蔽與魏徵廷爭徵不勝其辯天子卒從之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云彥博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詰命若成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高祖嘗宴近臣遣秦王諭旨既而顧左右曰何如溫彥博十年遷尙書右僕射明年卒年六十三彥博性周慎既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帝數曰彥博以憂國故耗

思殫神我見其不逮再棋矣恨不許少閑以究其壽家貧無正產殯別室帝命有司爲構塋贈特進諡曰恭陪葬昭陵子振挺振歷太子舍人居喪以毀卒挺尙千金公主官延州刺史彥博曾孫曠尙涼國長公主

大有字彥特隋仁壽中李綱薦之授羽林騎尉高祖舉兵引爲太原令從秦王徇西河將行高祖曰士馬單少要須經略以君參軍事事之濟否卜是行也西河下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徙宅職帝曰我虛心待卿何所自疑武德初累遷中書侍郎封清河郡公卒贈鴻臚卿諡曰敬初顏氏溫氏在隋最戚思魯與大雅俱事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游秦大有典校秘閣顏以學業優而溫以職位顯於唐云

大雅四世孫信字輔國以字行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顏真卿助爲守計李光弼厚遇之後居鄆薛嵩薦之朝授太常丞一謝嵩卽去屏處郊野世雅其高節子造字簡與妻表瑰傑性嗜書然感氣少所降屈不喜爲吏隲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之建封雖咨謀而不敢廢以職事及節度徐州造謝歸下邳慨然有高世心建封恐失造因妻以兄子時李希烈反攻陷城邑天下兵鎮陰相撼逐主帥自立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于朝密詔建封擇縱橫士往說濟佐其必建封疆署造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僻陋不知天子神聖大臣盡忠願率先諸侯效死節造還建封以聞詔馳駟入奏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將用爲諫官以語泄乃止復去隲東都爲重胤奏置幕府長慶初以京兆司祿爲太原幽鎮宣諭使召見辭曰臣府縣吏也不宜行恐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東宮時聞劉總比年上書請觀使問行期乃不報卿爲我行喻意毋多讓因賜緋衣至范陽總棄輿郊迎造爲開示禍福總懼然若兵在頸絲是籍所部九州入朝還遷殿中侍御史田弘正遇害以起居舍人復宣慰鎮州行營頃之李景儉以酒得過宰相造坐與飲出爲朔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召授侍御史知彈奏請復朱衣冠示外廡不聽夏州節度使李



祐拜大金吾連昭進馬道正衙押勅。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遷左司郎中，知御史雜事。進中丞。太和三年，內昭德寺火，延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官人所居也。死者數百人。是日宰相兩省官京兆尹、中尉、樞密皆集日華門，督神策兵救火所及，獨御史府不至。進自勅曰：臺察賊，恐人緣以構姦，申警備，乃得入。臣請入三十直，崔龜筮合二十直自贖，宰相勅造不待罪於朝而自許輕比，不可聽。有詔皆奪一月俸。進性剛急，人或忤己，雖貴勢亦以氣出其上。道遇左補闕李虞，意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舒元褒等建官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進棄職典禮無所畏。辱天子侍臣，凡事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失之則亂，所由生。道補離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恣，則法壞。聞元和長慶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進擅自尊大，忽僭擬之嫌，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三百步。進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發南曹僦官九十人，主史皆論死。遷尚書右丞，封和縣子。與元軍亂，殺李絳，衆謂進可夷其亂。文宗亦以爲能，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帝慮其勞費，進曰：臣計諸道戍備之兵方遠，願得密詔受約束，用此足矣。許之。命神策將軍仲實、河中將溫德彝、邠州楊將劉士和從進，而與元將衛志忠、張丕、李少直自蜀還。進喻以意，皆曰：不敢。二乃用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爲前軍，既入，前軍呵護諸門進至，欲大宴，視聽事曰：此監挾，不足饗士，更徙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主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進。勞問畢，就坐。酒行，從兵合，卒有覺者，欲引去，進傳言叱之，乃不敢動。即問軍中殺鋒狀，志忠、丕夾階立，拔劍傳呼曰：悉殺之。圍兵爭奮，皆斬首。凡八百餘人親殺鋒者，隨之。號令者，殊死。取百級祭鋒。三十級祭死事官王景延等。餘悉投之漢江。監軍楊叔元擁進乾祈哀，進以兵衛出之。詔流康州。叔元始散兵亂者也。人以進不戮爲恨，以功加檢校禮部尚書，賜葛練賞其兵。入爲兵部侍郎，以病自言，出東都留守。俄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寨，梁枋口堰，以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召爲御史大夫，方倚以相，會疾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卒。年七十。贈尚書右僕射。

兄選，第選，選長慶太和中累以拾遺補闕召，不應。遷書爲邑宰，解印綬去。進子璋，以父蔭累官大理丞，陸平吏盜官物而焚其柁，璋刺得其情，擢侍御史，賜緋衣。遷登州刺史，以政有績，賜金紫。從盧宋二州刺史，宣州逐鄭薰也。崔鉉調淮南兵討之，以璋爲宣州刺史。事平，就拜觀察使，擢武寧節度使，銀刀軍驍橫，累將姑息，而璋政嚴明，懼之。相率逐璋，詔徙郿，事節度，歷京兆尹。璋素強幹，鉅宿弊，豪右懼服，加檢校吏部尚書，同昌公主薨，懿宗詔醫無狀者，繫親屬三百餘人。璋與劉瞻極諫，貶振州司馬。數曰：生不逢時，死爲足惜。仰藥死。彥博裔孫廷筠，少敏悟，工爲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然薄於行，無檢幅，又多作側辭，曲與貴賈，裝誠令狐滿等，滿飲狎昵，數舉進士，不中第。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廷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鄭其爲，授方山尉。徐商鎮襄陽，署巡官，不得志，去歸江東。令狐綯方鎮淮南，廷筠居其中，時不爲助力，適府不肯議，巧錢揚子院，夜醉，爲邏卒擊折其齒，斷於綯，綯爲勅吏，吏具道其行，綯兩置之。事聞京師，廷筠偏見公卿言爲吏輕染，俄而徐商執政，顧右之，欲白用，會商罷，楊收疾之，遂廢卒。本名岐，字飛卿。

弟廷皓，咸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應勸反，以刃脅廷皓，使爲表求節度使。廷皓給曰：表聞天子當爲公信宿恩之，勸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勸索表，偃答曰：我豈以筆視事汝邪？其速殺我，勸熟視笑曰：儒生有膽邪？吾勸衆百萬，無一人操微乎，囚之，更使周重表彥曾過害。廷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漢王諒反，遣之不從，見殺。無逸在長安，聞變，即號慟，人問故，對曰：吾父生平重節義，必無苟免者。頃計至，果然。時五等廢，煬帝嘉誕忠，特封無逸平與侯，而贈誕柱國，弘義郡公。無逸歷清陽太守，治爲天下最。再遷右武衛將軍，帝幸江都，詔居守洛陽，帝被殺，乃與段達、元文都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棄母妻，斬關自歸，追騎及，無逸顧曰：吾有死，終不能同爾爲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爾，無相困。騎爭下取，由是獲



免高祖以無逸本隋勳舊，算過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歷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時蜀新定，吏多橫恣，人不聊，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既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皇甫希仁，儉人也，誣告無逸爲母故，除交世充。帝判其詐，斬希仁，遣給事中李公昌馳諭，又有告無逸交通蕭銑者，時無逸與行臺僕射竇瑒不協，因表自陳，并上建議，有詔劉世龍、溫彥博按之，無狀，遂斬告者而黜竇，及還，帝勞曰：「比多譖毀，但以正直爲佞，人情懼，無逸頗首謝。」帝曰：「卿無負，何所謝？」拜民部尚書，出爲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宅境，常按部宿民家，鏹炷盡，主人將饋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孝王。廷駁曰：「無逸入蜀，不能與母俱，留卒京師，子道未足稱，不可謂孝，乃更諡良。」

李襲志，字重光，其先本隴西狄道人。五世祖避地，更爲金州安康人。仕隋始安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傾私產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盜。蕭銑、林士弘屢攻之不下，聞煬帝喪，乃與士民結衆，三日臨，或說曰：「公臨郡久，士大夫悅向，變夷畏威，雖曰隋臣，實君長也。今四海分裂，自王者非一姓，宜遂據嶺表，取百粵，豈遽不若尉佗乎？」襲志曰：「吾世隋臣，今江都雖隳，宗社尙有奉諸君當相與戮力，刷讎恥，豈怙亂圖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尉佗不足爲吾法也。欲斬說者，衆諫乃止。遂固守。凡二年，力窮援絕，爲銑所陷，僞署工部尚書。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賜書，命其子玄嗣召之。襲志約嶺南會承平郡守李光度潛圖歸國，帝復以書諭曰：「公朕之宗，不可與異姓比。宜及子弟並豫宗正屬籍，及銑平，嶺南六十餘州皆送款，襲志誘而致云：趙郡王孝恭承制授桂州總管。五年，來朝，進桂國，封始安郡公。江州都督侯輔公柝爲水軍總管，轉桂州都督，襲志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表請入朝，以光祿大夫、汾州刺史致仕卒。弟襲譽，字茂實，通敏有識度，仕隋爲冠軍府司兵，陰世師輔代王守京師也。三輔盜蜂起，襲譽請以兵據承豐倉，發粟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馳檄郡縣，共逐

捕賊，世師不從，乃求出募山南兵，至漢中。高祖已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安康郡公，伐王世充也。拜潯州總管，時突厥已和親，又通使世充，襲譽捕斬之，詔委典運，以饒東軍，累擢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揚州江吳大都督，俗喜商賈，不事農，襲譽爲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頃，以盡地利，民多歸本，召爲大府卿，爲人嚴懇，以威肅聞。居家儉，厚于宗親，祿粟隨多少散之，以餘資爲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匱乏，然貧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請可進求，官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遷涼州都督，改同州刺史，坐在涼州以私憾杖殺番禾丞劉武，當死，廢爲民，流泉州卒。

姜暮，秦州上邽人。隋大業末，爲晉陽長，高祖在太原，暮前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乃深自結，及大將軍府建，引爲司功參軍，從平霍邑，絳郡，兵遂度河，暮部勒一夕濟，高祖數其略，進平長安，除相國曹參軍，長道縣公。薛舉寇秦州，以暮山西豪望，詔安撫，外委以便，宜將行，請曰：「公天人之望已屬，宜廣圖緯，光有神靈，暮老矣，恐先朝露，幸一見踐阼，死不恨。」高祖嘉納，乃與暮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遇薛舉，與戰，軌敗，召暮還朝，爲員外散騎常侍，後仁果平，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暮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改守隴州，以老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諡曰安子確。

確，字行本，以字顯，貞觀中爲將作少匠，謨作九成宮，洛陽宮及諸苑，簾以幹力稱，多所養實，游幸無不從，遷宣威將軍，太宗選嬌才，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宿衛仗內，號曰飛騎，每出幸，即以從，拜行本左屯衛將軍，分典之，高昌之役，爲行軍副總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城，增損舊法，械益精，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戰有功，置書尉，勞還爲金城郡公，賜奴婢七十人，帛百五十段，帝將征高麗，行本諫未宜輕用師，不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帝賦詩悼之，贈左衛大將軍，卹國公，諡曰襄。

陪葬昭陵。子簡嗣行。本性恪敬。所居官雖新寒烈暑無懈容。如有巧思。凡朝之管繕所司必諮而後行。魏徵見其倚昵。恐廢啓修端。勸帝斥之。帝賴其疆濟。不斥也。子柔遠。姿容敦泰。詳辨。武后時至左鷹揚衛將軍。攝地官尚書。通事舍人。內供奉。子皎晦。

皎。長安中爲尚衣奉御。玄宗在藩邸。皎識其有非常度。委心焉。及即位。自涇州長史召授殿中少監。出入臥內。陪燕私。詔許捨教。坐與妃嬪連榻。聞擊毬。難呼之不名也。賜宮女廐馬及宅珍物。前後不勝計。帝在殿廷。詔一嘉樹。皎感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後將誅竇懷貞等。皎與密議。以功進殿中監。楚國公食封四百戶。議者譏短皎任過太過。帝以其藩邸舊恩。有以宣布之。乃下詔曰。殿中監楚國公皎。往事朕於藩國。雖影祖同書。子陵共學。不過也。朕嘗游長楊鄠杜間。皎于時奉侍。數謂朕曰。相王必登天位。王且儲副。朕叱而後止。復言於朕。兄弟近戚。語聞太上皇。太上皇奏之。中宗遣嗣號王邕等鞠問。皎一意保護。罔或貳言。宗楚客。紀處訥等請投皎炎荒。中宗特詔貶涇州長史。專以忠力戴朕。謂天且有命。故履危蹈難。而無變焉。朕既即位。又參謀姦臣。將厚以光寵。每所播遷。造膝匪躬。舉多規益。而悠悠之談。醜正惡直。天下之人。皆未及識皎之功。何見之異也。昔漢昭之任霍光。魏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幾於此。且否當其悔。則必滅乃宗。泰至于亨。則所酬未補。豈流言之聽。而厚德之忘哉。苟謀始有之。圖終可也。尋遷太常卿。監脩國史。第晦。又爲吏部侍郎。有權寵。宋璟以爲非久。安策請抑損之。開元五年。下詔放歸田里。使自糴。久之。復爲秘書監。十年。坐洩禁中語。爲嗣漢王嶠所劾。敕中書門下究狀。嶠亦王守一姻家。中書令張嘉貞陰希其意。傳致皎獄。詔免殊死。杖之。流欽州。道病死。年五十。親厚坐誅死者數人。世以爲冤。時源乾曜方侍中。不能正。爲人所譏。詔帝後恩。皎舊勳。令遷柩還。以禮葬之。存問其家。追贈澤州刺史。後以子尚主。更贈吏部尚書。仍賜封二百戶。爲祠享。子慶初。

慶初。生方辟。帝許尚主。後逾二十餘年。天寶初。皎甥李林甫爲宰相。爲帝言之。始命以官襲楚國公。十載。尚新平公主。新平故書歸裴珍。珍卒。乃降慶初主。

慧淑。開文惠。帝賢之。歷肅代朝。恩禮加重。慶初亦得幸。舊制駙馬都尉多不拜正官。特拜慶初太常卿。會脩植建陵。詔爲之使。誤毀連岡。代宗怒。下吏論不恭。賜死。建陵使史忠烈等皆誅。裴珍子傲亦削官。主曲禁中。大曆十年。故事太常職奉陵廟。開元末。漢陽王徽爲宗正卿。有寵。始請宗正奉陵。天寶中。張增以主增任太常。故復舊。及慶初取。又以陵廟歸宗正云。

晦起家蒲州參軍。累爲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愛之。開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承徽顯慶時。御史不拜宰相。銜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晦獨徇舊體。謂御史曰。不如故事。且奏譴公等。由是臺儀復振。轉太常少卿。時國馬乏。晦請以詔書市馬六胡州。率得馬三千。署游擊將軍。詔可。閑廐乃稍備。除黃門侍郎。辭不拜。改兵部。滿歲。爲吏部侍郎。主選。曹史書請託。爲姦。前領選者周棘。屬藩檢室內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示無防限。然處事精明。私相屬姦。罪輒得。皆以爲神。始晦革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既而賊賂路塞。而流品有敘。衆乃伏。皎被放。晦亦左除。宗正卿貶春州司馬。徙海州刺史卒。

崔善爲。貝州武城人。祖顯。爲魏散騎侍郎。善爲巧于曆數。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匠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楊素索簿閱實。善爲執板暗唱。無一差謬。素大驚。自是四方有疑獄。悉令按訊。皆究其情。仁壽中。遷樓煩司戶書佐。高祖爲太守。尤禮接。善爲見隋政日紊。密勸高祖圖天下。及兵起。署大將軍府司戶參軍。封清河縣公。累擢尚書左丞。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僣。嘲曰。曲如鉤。倒封侯。欲沮罷所任。帝聞勉之曰。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聞不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因下令購謗者。謗乃止。傳仁均撰戊寅曆。李淳風詆其疏。帝令善爲考之。二家得失。多所裁正。貞觀初。爲陝州刺史。時議戶狹地狹者徙寬鄉。善爲奏畿內戶衆而丁壯悉籍府兵。若聽徙。皆在關東。虛近實遠。非經通計。詔可。歷大理司農二卿。坐與少卿不平。出爲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諡曰忠。初天下既定。羣臣居喪者皆奪服。善爲建言其敝。武德二年。始許終喪。然猶時以權迫。不能免。如房玄齡。褚遂良者。衆矣。

李嗣真。字承甫。趙州柏人人。多藝。數舉明經。中之。累調許州司功參軍。賀蘭敏



之倚譟東臺表嗣真直弘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太師命有司爲祝司文郎中雷少穎文不稱旨更命嗣真成不淹頃帝覽稱善詔加兩階敏之等倚恩自如嗣真不喜求補義烏令敏之敗學士多連坐嗣真獨免調露中爲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閣於太清觀嗣真謂道人劉概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概等奏其言擢太常丞知五禮儀封常山縣子嗣真常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堂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橈堂堂之語側不正也橈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太常執黃鐘鑄不能成嗣真居樂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官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嘗引工展器於廷后奇其風度應對召相王府參軍閻玄靜圖之吏部郎中楊志誠爲贊祕書郎殷仲容書時以爲寵永昌初以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請周漢爲二王後詔可命巡撫河東蕭宋溫璠袁嘉祚李日知拔州縣職皆至顯官來俊臣獄方熾嗣真上書諫以爲昔陳平事漢祖謀疎楚君臣行反間項羽遂亡今殆有如平者謀陛下君臣恐爲社稷禍不納出爲潞州刺史俊臣輕以反流藤州久得還自愆死日豫具棺斂如言卒桂陽有詔州縣護喪還鄉里贈濟州刺史諡曰昭武后嘗問嗣真儲貳事對曰程學杵曰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神龍初贈御史大夫所撰述尤多時雍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長安中爲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沖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婦者聞佩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

唐書卷九十一

唐書卷九十一考證

皇甫無逸傳京兆萬年人○舊書作安定爲氏人

唐書卷九十一考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七

杜闕王李苑羅王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少豪蕩不治生業與里人輔公祏約列頸交公祏數盜姑家牧羊以餽伏威縣迹捕急乃相與亡命爲盜時年十六伏威狡諳多算每剽劫衆用其策皆效嘗營護諸盜出爲導入爲殿故其黨愛服共推爲主隋大業九年入長白山依賊左君行不得意舍去轉剽淮南稱將軍下邳賊苗海潮擁衆鈔暴伏威遣公祏脅諭曰天下共苦隋豪傑相與義然力弱勢分不相統若合以爲彊則無事隋矣公能爲主吾且從不然一戰以決海潮懼即以衆下之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顯將兵捕擊伏威與戰傷北誘顯隨獲榛澤中順風縱火追之步騎燒死幾盡海陵賊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輕之召使并力伏威引親將十人操牛酒謁勸公祏嚴兵待變破陣引伏威入墓置酒遂召酋首高會伏威突斬破陣衆貽駭不及救復殺數十人下皆畏服公祏兵亦至遂并其衆至數萬攻安宜屠之隋遣虎牙郎將來整戰于黃花輪伏威大敗身重創與公祏財有衆數百亡去行收卒得八千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戰鹽城復其軍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遣以婦人服書稱陳稜怒其軍稜果悉兵至伏威迎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遂馳入稜陣大呼衝擊衆披靡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擣其首入稜軍示之又殺數十人遂大潰稜走而免進破高郵引兵渡淮攻歷陽據之稱總管分兵徇屬縣皆下江淮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上募龍厚之與均甘苦每攻取必先登戰罷闕創在背者殺之所虜獲必分與麾下士有戰死以其妻殉故人自奮戰無完敵宇文化及以爲歷陽太守不受徙丹陽自稱大行臺始進用士人羅利兵械薄賦除徇葬法民姦若盜及吏受賂雖輕皆殺無赦上表越王侗侗以爲東南道大總管封楚王是時秦王方討王世充遣使招懷伏威乃獻款高祖授以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安撫大使上柱國吳王賜姓羅羅籍以

其子德俊爲山陽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以兵會取世充之梁郡又遣將王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禽以獻破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地南屬嶺東至於海秦王已平劉黑闥師次曹兗伏威懼乃入朝詔拜太子太保兼行臺尚書令留京師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之伏威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武德七年二月暴卒初公祏反矯伏威令以給衆趙郡王孝恭既平公祏得反書以聞高祖追其官削屬籍沒入家產貞觀元年太宗知其冤詔復官爵以公禮葬仍還其子封伏威有養子三十人皆壯士屬以兵與同衣食唯闕後王雄誕知名

闕後伏威邑人也貌魁雄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陌刀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伏威據江淮以戰功顯署左將軍部兵皆羣盜橫相侵牟稜案罪殺之雖親故無脫者至道不舉遠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越州都督公祏反後與南討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衆曰不識我耶何敢戰其徒多稜舊部氣遂索至有拜者公祏破稜功多然頗自伐公祏被禽乃誣與己謀又伏威王雄誕及稜貨產在丹陽者當原而趙郡王孝恭悉籍入之稜自訴忤孝恭遂以謀反誅

王雄誕曹州濟陰人少彊果膂力絕人伏威之起用其計戰多克署驃騎將軍初伏威渡淮與李子通合後子通憚其才襲之伏威被創墮馬雄誕負逃葭澤中哀嘯散亡又爲隋將來整所窘衆復潰別將西門君儀妻王勇決而力負伏威走雄誕總麾下壯士十餘人從之追兵至雄誕還拒數被創氣彌厲伏威遂脫闕後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大將軍雄誕小將軍後伏威令輔公祏擊子通以雄誕爲副戰陳水子通敗公祏乘勝追之反爲所擒士皆走雄誕曰子通狙于勝無難壘今急擊之必克公祏不從雄誕獨提私卒數百銜枚夜往乘風火之子通大敗走度太湖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蘇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嶺張疑幟夜縛炬于樹徧山澤子通懼燒營遁保餘杭雄誕追禽之獻守汪華在郡稱王且十年雄誕遣師攻之華以勁甲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圍輒走壁華來攻壁



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遽面縛降。賊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討之。雄誕以邑險而完，攻之引日。遂單騎造龜門，陳國威靈。因開曉禍福，遂安即降。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管，封宜春郡公。伏威入朝，以兵屬雄誕。輔公祏將反，患其異己，縱反間。陽言得伏威教，責雄誕貳。雄誕素質直，信之。乃歸臥疾。公祏奪其兵，遣西門君儀諭計。雄誕始悔，曰：「天下方靖，王在京師，當謹守藩。奈何為族夷事？」雄誕雖死，諱不從。公祏遠縊之。雄誕愛人，善撫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立，無絲毫犯死之日。江南士庶爲流涕。高祖嘉其節，以子世果襲宜春郡。封太宗立，優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諡曰忠。世果垂拱初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張士貴，號州盧氏人。本名忽津，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隋大業末起爲盜，攻剽城邑。當時患之。號忽津城。高祖移檄招之。士貴即降。拜右光祿大夫。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號州刺史。帝曰：「願令卿衣錦還鄉。」進封號國公。右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爲冀州道行軍總管。破反獫狁。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李子和同州蒲城人。本郭氏，爲隋左翊衛，以罪徙榆林。大業末郡饑，子和與死士十八人執丞王才，數以不恤下，斬之。閉倉賑窮乏。自號承樂王。建元丑平，號其父爲太公，以弟子政爲尚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騎兵二千。南連梁師都，北事突厥，納第爲質。始畢可汗冊子和爲平陽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爲屈利設。武德元年，獻款授靈州總管。金河郡公。從鄭國公襲師都，事朔城克之。又伺突厥虛實，陰以章聞。爲唐邊騎所獲，處羅可汗怒，囚于升。於是子和危矣。率部南徙。詔內廷州故城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賜姓，拜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爲婺州刺史。徙襄陽公。顯慶初，轉黔州都督。乞骸骨，許之。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范君璋，馬邑人也。以雄雄自奮。劉武周以兵入寇，君璋曰：「唐以一州兵援取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非人謀，不可爭也。」太原而南多農阻，今東甲深入無獲，軍有失，不可償。不如連突厥與唐合從，南面稱孤，上策也。」武周不聽。使君璋守

朔州，引衆內侵。未幾敗，泣曰：「廢君言，乃至此。」即與共趨突厥。武周死，突厥以君璋爲大行臺，統武周部曲，使郁射設監兵，與舊將高滿政夜襲代州，不克。高祖遣使招之，賜鐵券，約不死。君璋拒命，進寇代州。刺史王孝德拒却之。滿政勸君璋曰：「夷狄無禮，豈可北面臣之？請盡殺其衆，以歸唐。」君璋不從。而馬邑困於兵，人厭亂，滿政因衆不忍，夜脅君璋。君璋奔突厥，滿政以城歸。詔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君璋引突厥攻陷馬邑，殺滿政，夷其黨。乃去，退保恆安。其部皆中國人，多叛去。君璋窮，乃降。自請鄭厲贖罪。高祖遣鴈門人元普賜金券，會頡利亦召之。意猶豫。子孝政諫曰：「大人許唐降，又貳頡利，自取亡也。今糧盡衆攜，不即決，恐貽肘腋生。」孝政不忍見禍之酷也，即單騎南奔。君璋喻返之，召衆與議。恆安人郭子威曰：「恆安故王者都，山川足以自固，突厥方強，我援之，可觀天下變。何遽降？君璋然之。」執元普送突厥。頡利德之，遣以錦裘羊馬。其下怨，投書于門曰：「不早附唐，父子誅。」孝政懼，欲自歸。爲君璋所拘，與突厥寇馬邑，犯太原，邊人苦之。見頡利政亂，知將亡，遂率所部降。頡利追擊，走其兵。入朝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食五百戶。賜帛四千匹。君璋不曉書，然天資習事，歷職有惠，稱貞觀中卒。羅藝字子延，襄州襄陽人。家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軍。藝剛愎不仁，勇攻戰，善用槊。大業中以戰功補虎賁郎將。遠東之役，李景以武衛大將軍督鎮北平，詔藝以兵屬。分部嚴一，然任氣，書慢侮，景頗爲景辱。天下盜起，涿郡號富饒，伐遼兵仗多在，而倉庫盈羨。又臨朔宮多珍寶，屯師且數萬，苦盜賊侵掠，留守將趙什住，賀蘭誼，曾文衍等不能支。藝擇寇數破卻之，勇常冠軍。爲諸將忌畏，藝陰自計，因出師，詭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乏，官粟若山而留守不賑，卿豈安人？糧衆意邪？」士皆怨，既還，郡丞出郊謁，藝執之，陳兵入，什住等懼，爭聽命。藝即發庫賞賜戰士，倉粟給窮人。境內大悅。殺異己者渤海太守唐稚等，威勳北邊。柳城懷遠並歸附。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曰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曇爲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字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臣，今大行，願覆義，不辱于賊。新使者，爲煬帝發喪三日，時實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等皆賊賊，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據關中，民望所繫，王業必成。

吾決歸之。數異議者戮。會張道源撫嶺山東。亦論藝降。武德二年。乃奉表以地歸。詔封燕王。賜姓豫。屬籍。數與建德戰。多所禽賊。秦王擊劉黑闥。高祖詔藝弟監門將軍壽以兵從。藝自率衆數萬破劉什誓。張君立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會洛州。遂請入朝。帝厚禮之。拜左屯衛大將軍。藝貪其功。且貴重。不少屈。秦王左右書至其營。藝怒。以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藉藝威名。欲懷虜。詔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內懼。乃圖反。詭言閼武兵既集。稱被密詔入朝。軍至鹵。治中趙慈皓出謁。遂據州。帝命長孫无忌尉遲敬德擊之。未至。慈皓與統軍楊茂謀誅藝。藝覺。執慈皓。殺居外。即攻之。藝敗。棄妻子。從數百騎奔突厥。抵寧州。騎稍亡。左右斬之。傳首。棄于都市。壽時爲利州都督。亦及誅。先是濟陰女子李自言通鬼道。能愈疾。四方惑之。詔取致京師。書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曰。妃相貴。當母天下。孟令視藝。又曰。妃之貴。由於王。貴色且發。藝妻信之。亦贊以反。既敗。與李皆斬。

王君廓并州石艾人。少孤貧。爲傭僮。無行。善盜。嘗負竹筍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驚緒者。以荷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緒去。而主不辨也。鄉里患之。大業末。欲聚兵爲盜。請與叔俱。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母者。與叔共殺之。遂皆亡命。衆稍集。掠夏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且遣使慰召。君廓見使。爲謬欲歸首者。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遂仗甲山谷中。榮軍還。掠擊破之。又與賊韋寶。鄧豹等掠虞鄉。宋老生與戰。君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君廓糧盡。詐請降。與老生隔澗語。祈請哀到。老生爲感動。稍緩之。君廓一昔遁去。高祖兵起。召之。不從。歸李密。密不甚禮。乃歸國。授上柱國。假河內太守。常山郡公。遷遼州刺史。徙封上谷。從戰東都。有功。爲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賜雜綵百段。別下樓。羅川二縣。破世充將魏隱。擊糧道。據氏。沈米艘三十枚。進爵彭國公。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五千匹。入朝。帝賜所乘馬。令自廷中。衆以出。謂侍臣曰。昔蘭相如叱秦王。目皆皆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逼之至。登憤大呼。其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朕當不以劍賞。乃賜錦袍金帶。還幽

州。會大都督盧江王瑗反。欲奪君廓兵。以委王統。君廓本給瑗使亂。爲己功。乃從數騎候執。留騎千外。曰。聞呼聲則入。乃獨執統。詐曰。有急變。當白。統方沐浴。髮出。即斬之。因執瑗。以功授幽州都督。瑗家口悉賜之。進左光祿大夫。賜帛千段。居職。不守法度。長史李玄道數以法繩督。瑗戚不自安。會被召至渭南。殺驛吏。亡奔突厥。野人斬之。太宗顧前功。爲收葬。待其家如初。御史大夫溫彥博奏。君廓叛臣。不宜食封邑。有司失所宜言。乃貶爲庶人。

唐書卷九十二

唐書卷九十二考證

九〇〇

唐書卷九十二考證

杜伏威傳○臣等按唐書伏威與輔公祏並列均入竊據例也然伏威既歸

順則爲唐臣矣故新書起歷中祗列公祏而杜伏威則被王雄誕三人另

敘入唐臣中

李子和傳自號永樂王建元丑平○舊書作建元正平

唐書卷九十二考證

新學堂

唐書卷九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八

二李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附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引爲三衛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從數輕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應江王瑗討不勝靖爲瑗謀擊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還遣詔都督許紹新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漲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盪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即率輕兵五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藉之恐自

荆而南堅城劇屯賊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遣招慰會領馮盎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載量數款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海遐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柝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受方略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柝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而公柝所自將亦銳卒也既係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戰今方持重特公柝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柝禽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柝懼衆尙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東南道行臺以爲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行臺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數曰靖通銑公柝之書有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大谷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阼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緣馬邑趨惡陽領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張部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出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尙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躡足漢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驍驍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轉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過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



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辨，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一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爲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賜物千段，尚乘馬二祿，賜國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間，三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尙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侯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芽，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尤愁憂，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甌生軍經鹽澤道後，期靖踵責之。既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甌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道，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關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諡曰景武。子德審嗣，官至將作少匠，坐善太子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徙吳郡。靖兄端，字藥王，以靖功襲承公梓州刺史，第客師，右武衛將軍，累戰功，封丹陽郡公，致仕，居昆明池南，善騎射，喜馳獵，雖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澧水，爲鵲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爲鵲。卒年九十。贈幽州都督。

孫令問，玄宗爲臨淄王時與雅舊，及即位，以協贊功遷殿中少監，預誅竇懷貞，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進散騎常侍，知尚食事，恩待甚渥，然未嘗輒干政，率游畋自娛，厚奉養，修飲食，至躬視剗宰，有譏之者，答曰：「此畜養，天所以養人，與蔬果何異？」安用妄分別邪？後坐其子與回紇部酋承宗連婚，貶撫州別駕。卒。靖五代孫彥芳，太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邇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宅大略如此。」文宗愛之不廢手，其舊物有佩筆以木爲管，殘刻金其上，別爲環以限其間，筆尙可用也。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勝七方，六刃，各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鏐，大鑪，算囊等物，常佩于帶者。天子悉留禁中，又敕撰詔本，還賜彥芳，并束帛衣服，權德輿書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貸，所周給無親疎之間。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戮，宋鄭商族之會，御河在中，舟楫相屬，往還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劫公私船取財，絲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勣與凌儼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密署勣右武侯大將軍，東海郡公，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飢，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亂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欲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己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附宗正屬籍，徙封曹，給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蓋濟陰王，固辭，改舒國公，詔勣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爲密服練冠，葬乾元，乃釋，俄爲寶建德所陷，質

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悅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爲上將勳爲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廟蓋亦自洛州與裴矩入朝詔復其官又從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復反詔勳爲河南大總管討平之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也遣勳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攻江西賊壁馮惠亮陳正通相次潰公祏平太宗卽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戶貞觀三年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願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齊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己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勳兵從之願利欲走磧勳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勳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喪解齊哀還官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勳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召爲兵部尚書未至會薛延陀子大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勳爲朔方道行軍總管將輕騎六千擊度設青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爲縣公晉王爲皇太子授晉王兼左衛率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官事相委勿以資屈爲嫌也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勳爲遠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一子爲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萬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隸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真達干而可汗咄摩支遁入荒谷磧北遂定改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復爲詹事勳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須灰可治帝乃自翦須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勳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勳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臺州都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爲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求解僕射聽之仍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四年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勳已畫象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又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臺車官日一人迎送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長

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勳與長孫无忌于志軍褚遂良計之勳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于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軍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勳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詔勳志軍冊立武氏帝東封泰山爲封禪大使書陸馬傷足帝以所乘馬賜之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勳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勳獻俘昭陵明先帝意具軍容告于廟進位太子太師增食千一百戶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勳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賜卹之因泣下舉哀光順門七日不視朝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諡貞武給祕器陪葬昭陵起冢象陰鐵烏德隸山以旌功烈葬日帝與皇太子幸未央古城哭送百官送古城西北初勳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臥內推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勳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于土爲收養其子焉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粥而療其須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勳且老雖欲數進粥尙幾何其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爲之用臨事選將必嘗相其奇麗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既沒士皆爲流涕自屬疾帝及皇太子賜藥卽服家欲呼靈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繫天寧就靈求活耶弟弼始爲晉州刺史以勳疾召爲司衛卿使省視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卽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始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乎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屬言行交非類者急撈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我死布裝輿車載柩敕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僮死有知庶著此舉見先帝明器惟作五六萬馬下慢掩幔爲車頂白紗裙中列十偶人宅不

得以從衆妻願留養子者聽餘出之葬已徙居我堂善視小弱苟違我言同戮尸矣乃不復語等遵焉勳本二名至高宗時避太宗偏諱故但名勳後配享高宗廟廷季弟感年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世充令作書召勳對曰兄尙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能移也固不從殺之勳子震嗣終桂州刺史震子敬業敬猷

敬業少從勳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爲眉州刺史嗣聖元年坐賊貶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貶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黔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臨海丞敬猷自整屋令坐事免俱客揚州失職快快時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先論其黨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璋乃收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韋超詔募兵討高州叛會即開府庫令參軍李宗臣釋繫囚役工數百人授甲斬錄事參軍孫處行以徇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子奇爲左長史求仁右長史宗臣左司馬璋右司馬江都令韋知止爲英公府長史實王爲藝文令前整屋尉魏思溫爲軍師旬日兵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跪衆曰賢實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毀家藏除屬籍赦揚楚民脅從者購得敬業首授官三品實帛五千得之奇等首官五品帛三千敬業問計於思溫對曰公既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璋曰不然金陵負江其地足以爲固且王氣尙在宜先并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休徐亮士皆豪桀不願武后居上蓋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擊潤州下之署宗臣爲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谿思溫數曰兵忌分今敬業不知掃地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也武后又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爲孝逸援進擊淮陰都梁山皆敗後軍總管蘇孝祥率奇兵五千

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兵溺者過半孝逸軍退守石梁有烏巢噪敬業營上監軍御史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鼓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駱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皆願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麾精兵居前弱者從陣亂不能制乃敗斬七千餘級敬業與敬猷之奇求仁賓王輕騎遁江都悉焚其圖籍攜妻子奔潤州潛蒜山下將入海逃高麗抵海陵阻風還山江中其將王那相斬之凡二千五百首傳東都皆夷其家中宗反正詔還勳官封屬籍其完瑩家焉初敬業之叔思文爲潤州刺史敬業兵起以使閭道聞固守踰月城陷敬業責曰廬陵王繼天下無罪見廢今兵以義動何過拒邪若太后是助宜卽姓武思溫等欲殺之敬業不許及楊楚平乃獨免后遂賜武姓歷春官尙書或言本與敬業謀者乃復徐氏卒子欽憲開元中仕至國子祭酒贊曰唐與其名將曰英衛皆擢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勳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闇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尙茲勳之節見於黎陽故太宗勳勤於託孤誠有爲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勳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擢家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風角占雲稜孤虛之術爲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傳著怪詭機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唐書卷九十三

唐書卷九十三考證

李靖傳御史大夫蕭瑀勅靖持軍無律○舊書勅靖者篇溫彦博

靖五代孫彦芳○舊書令問孫芳

李勣傳將輕騎兵六千襲度設青山○舊書作帥輕騎三千

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沈炳震曰按本傳舊讀起兵勣年十七往從之讀之起兵在煬帝大業十二年丙子從丙子逆推之勣生于文帝開皇二十年從開皇二十年至高宗總章二年恰七十年則非八十六可知舊書年七十六亦不合也

唐書卷九十三考證







唐書卷九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九

侯張薛

侯君集，幽州三水人，以材雄稱。少事秦王幕府，從征討有功，擢累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預誅陳太子元力，王即位，拜左衛將軍，進封遼國公，邑千戶。貞觀四年，遷兵部尚書，俄檢校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爲積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通岨山谷，克之實難，增其計，閉銳士約蕭梁入，追及其衆於庫山，大戰破之，進會大非川，平其國。會詔世封功臣，授陳州刺史，更封陳，羣臣不願封，進吏部尚書。君集本以行伍奮，不知學，後貴益自喜，好書，及典選，分明課最，有譽於時。吐蕃圍松州，授當彌道行軍大總管，以擊之高昌，不臣，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勣文泰笑曰：「唐去我七千里，積固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行賈至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頓吾城下，一再旬，食盡當潰，吾且保而虜之。」君集次積口，而文泰死，子智威襲位，進營柳谷，候騎言國方葬死君，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襲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間，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賊棄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刊木塞斷，引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俘男女七千，進圍都城。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急相援，及是欲谷益懼，西走，智威失援，乃降。高昌平，君集刻石紀功，還。初，君集配沒罪人，不以聞，又私取珍寶婦女，將士因亦盜人，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還遠，欲置度外，唯陛下奮揚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得指期平殄，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下聞之，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食財繼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潔己，不免銖銖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昔李廣利食不愛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

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沒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功，帝寤，釋不問。君集自恃有功，以它罪被繫，居快快不平，會張亮出洛州都督，君集謬激說曰：「何爲見排？」亮曰：「公排我，尙誰往？」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嗔，何能排君？」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能反乎？」當與公反，亮密以聞，帝曰：「卿與君集皆功臣，今獨相語而無左驗，奈何？」祕不發，待君集如初。皇太子承乾數有過，慮廢，知君集怨望，因其婿賀蘭楚石爲千牛，私引君集入，問自安計，君集舉手謂曰：「此手當爲殿下用之。」又遣楚石語承乾曰：「魏王得愛，陛下若有詔召，願毋輕入。」承乾納之，然君集常畏謀洩，忽忽不自安，或中夕驚吒，妻怪之曰：「公國大臣，何爲爾？」若有所負，宜自歸，首領尙可全，不從。承乾事覺，捕君集下獄，楚石告狀，帝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君集辭窮，不能對。」帝語羣臣曰：「君集於國有功，朕不忍實諸法，將丐其命，公卿其許我乎？」羣臣皆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請論如法。」帝乃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已，因泣下，遂斬之，籍其家。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豈反者乎？」蹙蹙至此，然嘗爲將破二國，若言之陛下，丐一子以守祭祀，帝聞，原其妻及一子，徙嶺表，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爲右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

張亮，鄭州滎陽人，起畎畝，志趣奇譎，雖外敦厚而內不情，隋大業末，李密略地滎汴，亮從之，未甚甄識，時軍中有謀叛去者，亮輒以告，密愛其誠，乃署驛騎將軍，隸李勣，勣以滎陽歸，亮頗佐佑之，擢鄭州刺史，會王世充取鄭，亮提孤軍不敢入，亡命共城山，俄檢校定州別駕，勣討劉黑闥，使亮守相州，賊方威，棄城遁，房玄齡以亮沈果有謀，白秦王，引爲車騎將軍，隱太子將作難，命亮統左右千人之洛陽，陰結山東豪傑以備變，齊王告亮反，高祖以屬吏詰訊，終無所言，乃得釋。王即位，除右衛將軍，封長平郡公，累遷御史大夫，進封鄴國公，食益州戶

五百。歷顯夏鄆三州都督。相州長史。徙鄆國。召拜工部尚書。亮爲政多伺察。發擿隱微。示神明。抑驕恤弱。所至有績。拜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督。侯君集已誅。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時茂州僊童張仲文自稱天子。有司論斥。乘輿有罪。當死。攝刑部尚書。擬奏童乃妖言。無死坐。帝怒曰。爾作威福于下。而歸虐朕耶。挺失據。趨出。亮爲挺直之。帝曰。公欲取剛正名乎。亮不謝。帝寤曰。寧屈我以申公之請。童免死。帝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詔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引兵自東萊浮海。襲破沙卑城。進至建安。營壁未立。賊奄至。亮不知所爲。踞胡牀。直視無所言。衆謂其勇。得自安。於是副將張金樹鼓于軍。士奮擊。因破賊。及從帝還。至并州。乃得罪。初。亮妻故妻。更娶李氏。李妬悍。私通歌兒。養爲子。名慎。幾。亮子顯數諫止。亮不納。李好左道。交通巫覡。撓政事。亮爲相州假子。公孫節以識有弓長之主。當別都。亮自以相舊都。弓長其姓。陰有怪謀。術家程公穎者。亮素與厚。陰謂曰。君前言陛下真天下主。何其神邪。公穎內曉。即稱亮臥若龍。當大貴。亮曰。國家殆必亂。吾臂龍鱗奮矣。慎幾且大貴。公孫常者。節兄也。亮謂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爲諸王姬。常曰。我兄子大品。言有神告。公名在讖書。亮悅。會陝人常德發其謀。并言亮養假子五百。帝使馬周案之。亮辭曰。囚等畏死。見誣耳。因自陳。佐命舊臣。帝曰。亮養子五百。將何爲。正欲反耳。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帝遣長孫無忌。房玄齡就獄謂曰。法者。天下平。與公共爲之。公不自修。乃至此。將奈何。於是斬西市。籍其家。

薛萬均。本嫩煌人。後徙京兆咸陽。父世雄。大業末。爲涿郡太守。萬均與弟萬徹。因客幽州。以材武爲羅藝所厚。善。與藝歸款。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寶建德帥衆十萬寇范陽。藝迎拒之。萬均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即教藝藏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德帥度水。邀半度擊之。大敗其衆。明年。建德以二十萬騎來攻。兵已緣城。萬均與萬徹率死士百人出地道。掩擊其背。衆驚潰去。秦王平劉黑闥。引萬均爲右二護軍。北門長上。柴紹之討梁師都也。以萬均爲副。萬徹亦從。距朔方數十里。突厥兵驟至。王師却。萬均兄弟橫擊之。斬其驍將。虜陣潰。衆之俘殺相藉。突厥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

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既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衛將軍。俄爲沃沮道行軍副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軍次青海。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虜遇。萬均單騎馳突。無敢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數千級。勇蓋三軍。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乃勒兵。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追至圖倫。乃還。與靖會青海。璽書勉勞。還本衛大將軍。又副侯君集擊高昌。魏智威堅守未下。萬均應軍進。智威懼。乃降。進路國公。會有訴萬均與高昌女子亂。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若所訴實。罪且輕。虛則所失重矣。詔勿治。後帝幸芙蓉園。坐清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帝驚悼。爲舉哀。詔陪葬昭陵。後書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勳舊。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冀此賜乎。因命取焚之。舉坐感歎。第萬徹萬淑萬備。

萬徹與萬均歸高祖。授軍騎將軍。武安縣公。事隱太子。太子誅。萬徹督宮兵戰玄武門。謀而趨秦府。衆失色。乃示以太子首。然後去。與數十騎亡之南山。秦王數使貨諭。乃出謝。王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從李靖討突厥。頗利可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歷右衛將軍。蒲州刺史。副李勣擊薛延陀。與虜戰。虜率數百騎爲先鋒。繞擊陣後。虜顯見。遂潰。斬首三千級。獲馬萬五千。封一子爲縣侯。改左衛將軍。尚丹陽公主。加駙馬都尉。遷代州都督。右武衛大將軍。太宗嘗曰。當今名將。唯李勣。江夏王道宗。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矣。貞觀二十二年。以青丘道行軍總管師三萬伐高麗。次鴨綠水。以奇兵襲大行城。與高麗步騎萬餘戰。斬虜將所失孫。虜皆震恐。遂傳泊灼城。虜衆三萬來援。擊走之。拔其城。萬徹在軍中。任氣不能下人。或有上書言狀者。帝愛其功。直加護最而已。即爲焚書。副將裴行方亦言其怨望。李勣曰。萬徹位大將軍。親主壻。而內懷不平。罪當誅。因詔除籍徙邊。會赦還。高宗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昵甚。因曰。我雖病足。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曰。若國有變。當與公共輔。荆王。謀洩。下獄。誅。臨刑曰。萬徹大健兒。留爲國効死。安得坐遺愛殺之。遂解衣。願監刑者曰。亟斬我。斬之不殊。叱曰。胡不力。三斬乃絕。萬淑亦以戰功顯。歷右領軍將軍。梁郡公。暢武道行軍總管。

爲備有至行居母喪廬墓前太宗詔表異其門以尙書奉御從伐高麗李勣圍白巖虜遣兵萬餘來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八百騎苦戰中契創甚爲賊所窘萬備單馬進救何力獲免仕至左衛將軍在武德貞觀時又有威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羨等頗以功力顯而皆不終附于左

威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少任俠隋大業末爲潁城長高祖兵至汾陰彥師率賓客上謁授行軍總管從平京師與史萬寶鎮宜陽李密叛謀出山南萬寶懼謂彥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挾思東歸之士非計出萬全不爲也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爲公梟其首萬寶問計答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衆踰洛水入熊耳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度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何爲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相我據其要必禽之密果至彥師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以功封萬國公授武衛將軍鎮熊州討王世充也彥師與萬寶軍伊闕絕山南路世充平爲宋州總管始彥師入關世充以陳寶遇爲宋州刺史待其家不以禮及是彥師因事殺之又殺平生所惡數十家州人震駭皆重足立徐圓朗反詔爲安撫大使戰敗爲賊所執圓朗待之厚令作書招其弟使舉處城叛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爲賊禽誓死報國若宜善待毋勿以我爲念圓朗笑曰將軍壯士也置之武德六年圓朗平彥師得還高祖以罪誅之

盧祖尚字季良光州樂安人豪饒財好施以俠聞隋大業末募壯士捕盜時年十九善御衆所向有功盜畏不入境字文化及之亂據州稱刺史歃血誓衆士皆感泣越王侗立遣使歸地因署本州總管封沈國公王世充僭位以州歸高祖授刺史封弋陽郡公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柝爲前軍總管下宣歙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破之歷蔣州刺史壽州都督瀛州刺史有能名貞觀二年交州都督以賄敗太宗方擇人任之咸以祖尙才備文武可用也召見內殿謂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爲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尙頓首奉詔既而託疾自解帝遣杜如晦等諭意曰匹夫不負然諾公既許朕矣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吾言對曰嶺南瘴癘而臣不能飲當無還理遂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

從何以爲天下命斬朝堂既而悔之詔復其官

劉世讓字元欽京兆醴泉人仕隋爲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以津川歸授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得其衆數千因授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拒薛舉戰不勝與弟寶皆沒於賊舉令至城下給說使降世讓陽許之至則告守者曰賊兵極於此矣善自固舉重其節不加害秦王方屯高塢世讓密遣寶開走王言賊虛實高祖悅賜其家帛千匹舉平授彭州刺史俄領陝東道行軍總管從永安王孝基討呂崇茂於夏縣軍敗爲賊所囚聞獨孤懷恩有逆謀唐儉語世讓曰懷恩謀行則國難未息可亡歸白發之世讓逃還高祖方濟河幸懷恩營驚曰世讓之來天也因封爲弘農郡公賜田百畝錢百萬母喪免起爲檢校并州總管寶建德之援王世充也世讓率萬騎出黃沙嶺襲洛州會突厥入寇又詔以兵屯鴈門世讓馳騎八百赴之而可汗軍大至乃保武州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城數壞輒立柵完拒鄭元璠先使可汗可汗使來說世讓曰丈夫奈何爲夷狄作說客邪久之虜引去元璠還具道其忠賜良馬金帶襲邑王神符鎮并州世讓數以氣凌之坐是削籍徙康州未幾召授廣州總管帝問以備邊策答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爲地耳如使勇將屯煇城厚儲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略城下踐禾稼不踰歲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使者乃使馳驛經略於是世讓至馬邑高滿政以地來降突厥患之縱反間云世讓與可汗爲亂帝不之察因誅之籍其家貞觀初突厥降者言世讓無逆謀乃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仕隋都陽郡書佐涉圖史能言成敗事性陰狡以天下將亂見北海完富潛介賊破其鄉取子女玉帛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率宗黨歸順貞觀初梁師都未平蘭上書陳方略太宗以爲夏州都督府司馬師都以突厥兵頓城下蘭仆旗息鼓賊疑不敢迫夜引去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師都平遷豐州刺史召爲右領軍衛將軍十一年爲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攜貳耶射設阿史那模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間離之誼利果疑模末懼來降誼利急追蘭逆拒卻其衆封平原郡公俄檢校代州都督初長社許綯解職記



謂蘭曰天下有長年者咸言劉將軍當爲天下主蘭子昭又曰識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會鄆縣尉游文芝以罪繫獄當死因發其謀蘭及黨與皆伏誅李君羨洛州武安人初事李密後爲王世充驃騎惡世充爲人率其屬歸高祖授上輕車都尉秦王引置左右從破宋金剛於介休加驃騎將軍賜以宮人繒帛從討王世充爲馬軍副總管世充子玄應自武牢轉糧入洛君羨俘其軍玄應走從破竇建德劉黑闥所向必先登摧其鋒累授左衛府中郎將突厥至渭橋君羨與尉遲敬德擊破之太宗曰使皆如君羨者虜何足憂改左武候中郎將封武連縣公北門長上在仗讀書不休帝嘉勞歷蘭州都督左監門衛將軍先是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爲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邪又君羨官邑屬縣皆武也忌之未幾出爲華州刺史會御史劾奏君羨與狂人爲妖言謀不軌下詔誅之天授中家屬詣闕訴冤武后亦欲自詫詔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贊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薛萬徹與狂豎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謠讖愷君羨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顧不哀哉

唐書卷九十四

唐書卷九十四考證

張亮傳會陝人常德發其謀○舊書發其事者爲常德元

唐書卷九十四考證

唐書卷九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

高 麗

高儉字士廉以字顯齊清河王岳之孫父勳樂安王入隋爲泚州刺史士廉敏惠有度量狀貌若畫觀者一見輒誦敏於占對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皆宿臣顯重與爲忘年友絲是有名自以齊宗室不欲廣交屏居終南山下吏部侍郎高孝基勸之仕仁壽中舉文才甲科補治禮郎斛斯政奔高麗坐與善貶爲朱肅主簿以母老不可居瘴癘地乃留妻鮮于奉養而行會世大亂京師阻絕交趾太守丘和署司法書佐時欽州俚帥寧長真以兵侵交趾和懼欲出迎士廉曰長真兵雖多縣軍遠客勢不得久城中勝兵尙可戰奈何受制於人和因命爲行軍司馬逆擊破之高祖遣使徇嶺南武德五年與和來降於是樂王領雍州牧薦士廉爲治中親重之陳太子與王隱已熾乃與長孫無忌密計討定是日率吏卒釋囚授甲趨芳林門助戰王爲皇太子授右庶子進侍中封義興郡公坐匿王珪奏不時上左授安州都督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爲設條教耕告督勵風俗翕然爲變又引諸生講授經義學校復興秦時李冰導汶江水灌田頗水者頃千金民相侵賈士廉附故渠引旁出以廣溉道人以富饒入爲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所署州人地無不當者高祖崩攝司空營山陵加特進遷尙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實太宗幸洛陽太子監國命攝少師手詔曰端拱三川不憂關中者以屬卿也久之請致仕聽解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帝伐高麗皆同太子監國駐定州又攝太傅同掌機務太子令曰寡人責公訓道而比聽政據案對公情所未安所司宜別設案奉太傅士廉固辭還至并州有疾帝卽所舍問之貞觀二十一年疾甚帝幸其第爲流涕卒年七十一又欲臨弔房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卽從數百

騎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不臨喪帝猶不許無忌至流涕乃還入東苑南向哭詔贈司徒并州都督諡曰文獻陪葬昭陵方寒食勅尙官以食四舉往祭帝自爲文喪出橫橋又登城西北樓望哭以過喪高宗卽位加贈太尉配享太宗廟廷士廉進止詳華凡有獻納擢紳皆屬以目奏議未嘗不焚稿家人無見者士廉少識太宗非常人以所出女歸之是爲文德皇后及遺令墓不得它藏惟置衣一襲與平生所好書示先王典訓可用終始者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尙閥閱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資故人謂之賣昏由是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實天下譜牒參考史傳檢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齊梁左齊梁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資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不解人間何爲貴之齊據河北梁陳在江南雖有人物偏方下國無可貴者故以崔盧王謝爲重今謀士勞臣以忠孝學藝從我定天下者何容納貨舊門尙聲實買昏爲榮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爲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謂之門戶今皆反是豈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爲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爲第三姓班其書天下高宗時許敬宗以不敘武后世又李義府取其家無名更以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十二人刊定之載廣類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敘所以然以四后姓鄭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僕射爲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爲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敘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餘屬不入改爲姓氏錄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昇譜限擢紳恥焉目爲勳格義府奏悉索氏族志燒之又詔後魏龍西李寶太原王瓊樂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爲昏三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爲歸裝夫氏禁受陪門財先是後魏太和帝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爲冠其後矜尙門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婿皆取當世勳貴名臣家未嘗尙山東舊族後房玄齡魏徵李勣復與昏故望不減然每姓

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李義府爲子求昏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下表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昏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爲敝云士廉六子履行審行真行有名

履行居母喪毀甚太宗諭使置食尙東陽公主襲爵錄戶部尙書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有名坐長孫無忌左授洪州都督改永州刺史

真行至左衛將軍其子岐連章懷太子事詔令自誠切真行以佩刀刺殺之斷首棄道上高宗鄙其爲貶睦州刺史

審行自戶部侍郎貶渝州刺史

士廉五世孫重字文明以明經中第李義表鹽鐵轉運巡官善職凡十年推累司門郎中敬宗慎置侍講學士重以簡厚惇正與崔鄭偕選再擢國子祭酒文宗好左氏春秋命分列國各爲書成四十篇與鄭軍刊定凡經子石出爲鄂岳觀察使以美政被褒久之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贈太子少保

贊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士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與焉所以推敘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亂也道晉播遷胡亂亂華百宗蕩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閭閻顯者至賈香求財汨喪廉恥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爲衰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公卿常產之拘士工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訖無考按冠冕皂隸混爲一區可太息哉

賈威字文蔚岐州平陸人父熾在周爲上柱國入隋爲太傅太穆皇后其從兄弟女也威沈運有器局賈覽羣言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尙文諸兄詆爲書癡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授秘書郎當選不肯謂者十年故其學益博而諸兄以軍功位通顯矣威威職閑冗更謂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遲不偶汝尙何求耶威笑不答蜀王秀辟爲記室威以秀多不法謝疾去秀廢府屬皆得罪威獨免大業中累遷內史舍人數諫忤旨轉考功郎中後坐事免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錄參軍方天下亂禮典湮缺威多識朝廷故事乃裁定制度帝語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武德元年授內史令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爲諭

帝益親昵嘗引入臥內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爲天子而公爲內史令事固有不等耶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爲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夸我邪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爲帝戚不亦貴乎後獲疾帝臨問及卒哭之慟贈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諡曰靖威性儉素家不樹產比喪無餘貲遺令薄葬詔皇太子百官臨送

兄子軌字士則父恭仕周爲雍州牧鄴國公軌性剛果有威大業中爲襄陽郡東曹掾去官歸高祖起兵軌募衆千餘人迎謁長春宮帝大悅賜良馬十匹使略地渭南下永豐倉收兵五千從平京師封贊皇縣公爲大丞相諮議參軍稽胡賊五萬掠宜春詔軌討之次黃欽山遇賊衆高叢射衆爲却軌斬部將十四人更拔其次代之身擁數百騎殿令曰聞鼓不進者斬既鼓士爭赴賊賊射不勝大破之斬首千級獲男女二萬擢太子詹事亦排羌與薛舉叛將鍾俱仇寇漢中拜秦州總管討賊連戰有功餘黨悉降復鄴國舊封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兗項引吐谷渾寇松州詔軌與扶州刺史蔣善合援之善合先期至敗之鉗州軌進軍臨洮擊左封走其衆度羌必爲患始屯田松州詔率所部兵從秦王討王世充明年還蜀軌既貴益嚴酷然能自勤苦每出師臨敵身未嘗解甲其下有不用命卽誅至小過亦鞭撻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慄由是蜀盜悉平初以其甥爲腹心晝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又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發公廚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令斬奴奴稱冤監刑者疑不時決軌并斬之後入朝賜坐御樓容不肅又坐對詔帝怒曰公入蜀車騎驕從者二十人公斬誅略盡我虜種車騎尙不足給公因繫詔獄俄釋之還鎮益州軌與行臺尙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詔至軌內詔懷中雲起聞詔安在軌不肯示因執殺之行方懼奔京師得免是歲行臺廢授益州都督加食邑戶六百貞觀元年召授右衛大將軍出爲洛州都督周洛間因隋亂人不土著軌下令諸縣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大行民皆趨本卒贈并州都督子奉節尙承嘉公主歷左衛將軍秦州都督

軌第琮有武幹大業末犯法亡命太原依高祖與秦王有憾不自安王方收天下豪英降禮接之與出入臥內琮意乃釋大將軍府建引爲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授金紫光祿大夫封扶風郡公從劉文静擊屈突通於潼關敗其將桑顯和通遁去琮以輕騎追獲於稠桑進兵下陝縣抵太原倉還左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款命琮總萬騎自柏崖迎之逗留不進武見殺坐除名武德初爲右屯衛大將軍時將圖洛陽詔琮留守陝護鎮道王世充將羅士信數以兵鈔絕琮使人說降之東者平檢校晉州總管從隱太子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賜黃金五十斤卒贈左衛大將軍諡曰敬永徽五年加贈特進

威從兄子抗字道生父榮定爲隋洛州總管陳國公諡曰懿母隋文帝姊安成公主也抗美容儀性通率涉見圖史以帝甥蚤貴入太學釋褐千牛備身儀同三司侍父疾東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癯過常襲爵累轉梁州刺史將之官文帝幸其第酣宴如家人禮母卒數號絕詔宮人節哭歲餘爲岐州刺史轉幽州總管所至以寬惠聞漢王諒反煬帝疑抗爲應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雄因誣抗得諒書不奏按鞠無狀然坐是遂廢抗與高祖少相狎及楊玄感反抗謂高祖曰玄感爲我先耳李氏名在圖錄天所啓也高祖曰爲禍始不祥公無妄言煬帝遣抗出靈武諱護長城聞高祖已定京師喜曰此吾家壻給達有大度真撥亂主也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喜握手曰李氏果王何如因置酒爲樂授將作大匠兼納言尋罷爲左武侯大將軍帝聽朝或引升御坐既退入臥內從容談笑極平生歡以兄呼之宮中稱爲舅或留宿禁省侍燕豫然未嘗干朝廷事後從秦王平薛舉功第一又從征王世充東都平冊勳於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與焉賜女樂一部珍幣不貲卒贈司徒諡曰密子衍靜誕衍襲爵

靜字元休在隋佐親衛以父得罪煬帝久不之進高祖入京師擢拜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爲邊患禮道不屬靜表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運議者以流亡未復不宜重困於是召入與裴寂蕭瑀封倫廷議寂等不能屈帝從之歲收粟十萬斛詔檢校并州大總管又請斷石嶺以爲郵塞制突厥之入太宗卽位授

司農卿封信都縣男趙元楷爲少卿靜鄣其聚斂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帝奢侈竭四海自奉司農須公矣今天子躬節儉屈一人安兆庶惡用公哉元楷大慚改夏州都督突厥獻諸將出征者過靜靜爲陳虜中虛實諸將由是大克獲又聞其部落都射所部鬱孤尼等九侯斤皆內附帝嘉之賜馬百匹羊千口及禽頭利詔處其衆河南靜上書曰夷狄窮則擣噬飽則羣聚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也衣食仰給不恃耕桑今損有爲之民資無知之虜得之無益於治失之不害於化況首丘未忘則一旦變生犯我王略矣不如因其破亡假以賢王一號妻之宗女披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則世爲藩臣矣帝雖不從然嘉其忠優詔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爲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再遷民部尚書卒諡曰肅子遠尚遂安公主襲爵

誕隋末起家朝請郎義寧初辟丞相府祭酒封安豐郡公尚襄陽公主從秦王征薛舉爲元帥府司馬累遷太常卿高祖諸子幼未出宮者十餘王國司家事皆誕主之出爲梁州都督貞觀初召授右領軍大將軍進華國公爲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失對乃下詔曰誕比衰耗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謂不明且爲官擇人者治爲人擇官者亂其以光祿大夫罷就第卒贈工部尚書荊州刺史諡曰安

抗弟璉字之推性沈厚隋大業末爲扶風太守唐兵起以郡歸歷民部尚書從秦王平薛仁果賜錦袍尋鎮益州時蜀盜賊多皆討平之與皇甫無逸不協數相訴毀因請入朝至半道詔還之璉內憂恐會使者至璉引宴臥內厚餉遺無逸以聞坐免官未幾授秘書監封鄧國公貞觀初遷將作大匠詔修洛陽宮鑿池起山務極侈浮費不勝算太宗怒詔毀之免其官以鄭王納璉女爲妃復位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安璉有巧思工書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雅樂是正鍾律云

威從孫德玄隋大業中起家國學生祖照尚周文帝義陽公主封鉅鹿郡公父彥襲爵終隋西平太守兄德明師事陳留王孝逸通知文史漢王諒反遣將基良攻黎州德明年十八募士五千號令嚴整倍道擊賊破之以功擢累齊王府



屬坐事免。高祖兵叩長安，而宗室孝基、神符、道宗及寶誕、趙慈景等並繫獄。隋將衛文昇陰世師欲殺之。德明諫曰：「罪不在此，殺之無傷於彼，祇取怨焉。」不如縱之。乃止。長安平，謁高祖，終不自言。時稱長者，拜考功郎中。從秦王擊王世充，封顯武男。歷常愛二州刺史卒。德玄始為高祖丞相府千牛，歷太宗時不甚顯。高宗以舊臣，自殿中少監為御史大夫，歲中遷司元太常伯。時帝又以源直心為奉常正卿，劉祥道為司刑太常伯，上官儀為西臺侍極，郝處俊為太子左中護。凡十餘人，皆帝自擇，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頓首謝。麟德初，進檢校左丞勣職約已。天子嘗臨朝，咨其清素，加以賜餐，居位數年。贊圖封禪事，與李勣皆為使。帝次濮陽，問古謂帝丘，德玄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稱善。敬宗自矜于人，德玄知不為忤，衆服其量。禮成，進爵二級，以弟德遠未及爵，願分封。詔可。故德玄封鉅鹿男，德遠樂安男，德玄迎時取合，未嘗有過，然無它補益。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幽州都督，諡曰恭。

贊曰：高寶雖隸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廁跡名臣，垂榮無窮。時有遇合，故見諸事業。古來賢豪，不遭與運，埋光韙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訖哉。寶宗自魏訖唐，支曹扶疏數百年，所馮厚矣。

唐書卷九十五

唐書卷九十五考證

高儉傳父勳樂安王○舊書作北齊安樂王

卒年七十一○舊書作時年七十二

寶威從兄子抗卒贈司徒諡曰密○舊書作卒贈司空

唐書卷九十五考證

唐書卷九十六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二十一

房杜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父彥謙仕隋歷司隸刺史玄齡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有之不爲子孫立長久計消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閹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亡趾可須也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秘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爲國器但恨不見其聲聲昂霄云補隰城尉漢王諒反坐累徙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疾綿十旬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月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公爲秦王卽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府府檄或駐馬卽辦文約理盡初不著憂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人克之大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杜如晦協判大計累進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文學館學士故太子忌二人者奇譖于帝皆斥逐還第太子將有變王召二人以方士服入夜計事事平王爲皇太子擢右庶子太子卽位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戶餘皆次敘封拜帝顧羣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當無有諫各爲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故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討黑闥反動望風輒奔今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以親宜無愛者顧不可緣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跋扈或指畫自陳說見神通愧屈

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邪進尙書左僕射監修國史更封魏帝曰公爲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比聞閱諫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履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敵衰刻窮之國由此衰則守文爲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爲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會詔大臣世襲授宋州刺史從國梁而羣臣讓世襲事故罷刺史遂爲梁國公未幾加太子少師始詣東宮皇太子欲拜之玄齡讓不敢謁乃止居宰相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尙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頃之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也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夏弼如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讓晉王爲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以母喪賜坐昭陵園起復其官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輪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願毋輕敵久事外夷固辭太子太傅見聽晚節多病時帝幸玉華宮詔玄齡居守聽臥治事稍棘召許肩輿入殿帝視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自勝命尙醫臨候尙食供膳日奏起居狀少損卽喜見于色玄齡顧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止上含怒意決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爲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東手弛解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按置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連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弑逆身自將六軍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爲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古者以禽畜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苟赦其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爲感動也今士無

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柩車，抱枯骨，推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遠失臣節，誅之可也。優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為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敵中國，為舊王雪恥，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破之，船罷應募之衆，即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麗公主曰：「是已危懼，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決，詔皇太子就省，擢子遺愛為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贈太尉，拜州都督，諡曰文昭。給班劍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二千斛，陪葬昭陵。高宗詔配享太宗廟廷。玄齡當國，夙夜勤殫，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己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為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貞觀末年，以謫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言於帝曰：「玄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遂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玄齡教子弟汎掃廷堂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帝在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義，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帝討遼，玄齡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驛遣追帝，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誠，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向，爾宜師之。」子遺直嗣。

次子遺愛，誕率無學，有武力，尚高陽公主，為右衛將軍，公主帝所愛，故禮與它婿絕，主驕蹇，疾遺直任嬖，遺直懼，讓帝，帝不許，主稍失愛，意快快，與浮屠辯機亂，帝怒，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高宗時，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罪，帝敕長孫無忌鞠治，乃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勳免，貶銅陵尉，詔停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祖果，有名周隋間，如晦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資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預吏部選，侍郎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為棟梁用，願保令德。」因補涇陽尉，棄官去，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為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秘，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進，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為中郎，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食三千戶，別食益州千三百戶，俄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總監東宮兵，進位尚書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劾，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勳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擯表，久之，以疾辭職，詔給常俸，就第，醫候之，使道相屬，會病力，詔皇太子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梗塞，及未亂，擢其子左千牛，構兼尚舍奉御，薨，年四十六，帝哭為慟，贈開府儀同三司，及葬，加司空，諡曰成，手詔虞世南勒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它日食瓜果，輟其半奠焉，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然流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為玄齡言之，敕所御饌往祭，明年之祥，遣尚宮勞問妻子，國府官佐，亦不之罷，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追贈密州刺史，徙國萊，方為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率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構位慈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官至尚乘奉御，封襄陽郡公，承乾謀反，荷曰：「現邪，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為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象軒轅，構以累貶死，構表。」

如晦弟楚客，少尚奇節，與叔父淹皆沒於王世充，淹與如晦有隙，譖其兄殺之，并囚楚客，瀕死，世充平，淹當誅，楚客請于如晦，不許，楚客曰：「叔殘兄，今兄又棄

叔門內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悟。請之高祖。得釋。方建成難。作楚客。遁會稽山。貞觀四年。召爲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非宰相不起。渠然邪。夫走遠者自近。人不卹無官。患才不副。而兄與我。異支一心者。爾當如兄事吾。而輔我。楚客頓首謝。因擢爲中郎將。每入直。盡夕不釋。帝知而勞之。進蒲州刺史。政有能名。徙瀛州。後爲魏王府長史。遷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威肅聞。揣帝意。薄承乾。乃爲王諧媚。用事臣。數言王聰睿可爲嗣。人或以聞。帝隱恚。及王貶爵。暴其罪。以如晦功。免死。廢于家。終虔化令。

淹字執禮。材辯多聞。有美名。隋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用隱民。蘇威以隱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爲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赦還。高孝基爲雍州司馬。薦授承奉郎。擢累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少吏部。頗親近用事。洛陽平。不得調。欲往事隱太子。時封倫領選。以諫房玄齡。恐失之。白秦王。引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嘗侍宴。賦詩。尤工。賜銀鍾。慶州總管楊文幹反。辭連太子。歸罪淹及王珪。韋挺並流越嶲。王知其誣。餉黃金三百兩。及踐阼。召爲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食四百戶。淹建言。諸司文檄。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曰。諸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勅不法。而索按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嘿然。帝曰。何不申執。對曰。倫所引。國大體。臣伏其議。又何言。帝悅。以資博練。帝敕東宮儀典簿最悉。聽淹裁訂。俄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所薦羣四十人。後皆知名。嘗曰。郵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及隋時。位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羣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與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譴言。謝曰。臣位下。又顯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卿以君不足諫。尚何仕。食隋粟。忘隋事。忠乎。因顯羣臣。公等謂何。王珪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泄治諫亦死。則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祿重責深。從古則然。帝笑曰。卿在隋不諫。宜置。世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曰。世充懷諫飾非。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諫未答。曰。願死無隱。貞觀二年。疾。帝爲臨問。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襄。始淹典二職。貴重於朝矣。而亡清白名。獲譏當世。子敬同襲爵。官至鴻臚卿。

如晦五世孫元穎。貞元末及進士第。又擢宏詞。數從使府辟署。稍以右補闕爲翰林學士。敏文辭。憲宗特所賞。數吳元濟平。論書詔勳。遷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穆宗以元穎多識朝章。尤被寵。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安縣男。自帝卽位。不閱歲。至宰相。擢紳駭異。甫再期。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帝爲御安福門臨錢。敬宗驕僻不君。元穎每欲中帝意。以固幸。乃巧索珍異獻之。踵相驕於道。百工造作無程。斂取苛。至削軍食。以助哀。又給與不時。戎人寒饑。乃仰足。讎傲。於是人人咨苦。反爲讎內。規戎備不修。大和三年。南詔乘虛襲戎。備等州。諸屯聞賊至。輒潰。戎者爲鄉導。遂入成都。已傳城。元穎尙不知。乃率左右嬰牙城以守。賊大掠。焚郭郭殘之。留數日去。蜀之寶貨。工巧子女。盡矣。初元穎計迫。將挺身走。會救至。乃止。文宗遣使者臨撫。南詔上言。蜀人祈我誅虐帥。不能克。請陛下誅之。以謝蜀人。由是貶邵州刺史。議者不厭。斥爲循州司馬。官屬崔瑒。紇干。盧。并悉奪秩分逐之。元穎死於貶所。年六十四。將終。表丐贈官。乞歸葬。詔贈湖州刺史。元穎與李德裕善。會昌初。德裕當國。因赦令復其官。第元絳。終太子賓客。元絳子審權。審權字殷衡。第進士。辟浙西幕府。舉拔萃中。爲右拾遺。宣宗時。入翰林爲學士。累遷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懿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門下侍郎。出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勳亂徐州。審權與令狐綯崔鉉連師犄角。饋粟相銜。王師賴濟。勳破。進檢校司空。入爲尚書左僕射。襄陽郡公。繼領河中。忠武節度使。卒。贈太子太師。諡曰德。審權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在方鎮。視事有常處。要非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斂衽。常若對大賓客。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旁無人。自起微鉤。手擁簾徐下。乃退。與杜棕俱位將相。棕先進。故世謂審權爲小杜公。

子讓能。字羣懿。擢進士第。從宣武王鐸府爲推官。以長安尉爲集賢校理。喪母。以孝聞。又辟劉鄩。牛勣二府。稍進兵部員外郎。蕭遘領度支。引判度支按傳宗符蜀。奔謁行在。三遷中書舍人。召爲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發使。書詔叢浩。讓能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算。帝倚重之。從還京師。再遷兵



部尙書封建平縣子李克用兵至帝夜出鳳翔蒼黃無知者讓能方直徒步從十餘里得遺馬觀紳爲約乘之朱玫兵逼乘輿帝走寶雞獨讓能從翌日孔緯等乃至俄而進狩樂是時棧道爲山南石君涉所毀天子問關嶺讓能未嘗暫去側帝勞曰朕失道再遺宗廟方艱難時卿不少捨朕蓋古所謂忠於所事邪讓能頓首曰臣世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扞牧園臨難苟免臣之恥也帝次褒中擢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時嗣襄王煜即僞位置藩大鎮附者已十八貢賦不輸行在無以備賞勞衛兵往往乏食君臣搏手無它策讓能建議大使入河中以諭王重榮重榮果奉詔已而京師平進中書侍郎徙封襄陽郡公官吏多汙僞署有司皆欲論死讓能以脅從不足深治固爭之多所全貸昭宗立進尙書左僕射晉國公賜鐵券累進太尉李茂貞守鳳翔自大順後兵擾疆恃有功不奉法朝廷弱弗能制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請以師問罪未報而兵出帝忿其專然不得已從之山南平詔茂貞領興元武定而以徐彥若爲鳳翔節度使分果閬州隸武定軍茂貞怨不赴鎮上章語悖慢又貽書讓能詆責以爲助守亮爲亂抑忠臣奪己功其言醜肆京師倒懼曰數千人守關下候中尉西門重遂出請與茂貞鳳翔地爲百姓計答曰事出宰相我無預茂貞益怨帝怒詔讓能計議且趣調發經月不就第時宰相崔昭緯陰結茂貞及王行瑜讓能所言悉漏之茂貞乃以健兒數百雜市人候昭緯與鄭延昌歸第擁肩與謀曰鳳翔無罪幸公不加討以震驚都堂昭緯曰上委杜大尉吾等何知市人不識孰爲太尉即投瓦石妄擊昭緯等走而免遂喪其印帝愈怒捕首惡誅之京師爭避亂逃山谷間讓能諫帝曰茂貞固宜誅然大盜適去鳳翔國西門又陛下新即位願少寬假以貞元故事姑息之不可使怨望帝曰今詔令不出城門國制撓弱賈生慟哭時也朕顧奄奄度日坐觀此邪卿爲我國之朕自以兵屬諸王讓能曰陛下欲削絳脣嬖剛主威隆王室此中外大臣所宜共成之不宜專任臣帝曰卿元輔休戚與我均何所避泣曰臣位宰相所以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陛下敢計身乎且陛下之心憲祖心也但時有所未便乞日臣蒙堯錯之誅願不足弭七國患然敢不奉詔景德二年以嗣

軍王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鐵副之率師三萬送彥若赴鎮昭緯內長有功密語茂貞曰上不喜兵一出太尉茂貞乃悉兵迎戰整屋軍王敗乘勝至三橋讓能曰臣固豫言之臣請歸死以紓難帝涕下不能已曰與卿決矣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茂貞尙駐兵請必殺之乃賜死年五十三第彥林官御史中丞弘微戶部侍郎皆及誅帝痛之後贈太師子光又次子曉不復仕曉入梁貴顯于世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賔擢羣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與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與仆植僞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遠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謀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實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邪

唐書卷九十六考證

房元齡傳帝曰元齡聞諱爲尙書謂何曰惟無諱好幾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舊書遽授諱綿州刺史

元齡太子還直以先勳免貶銅陵尉○舊書作除名爲庶人

唐書卷九十六考證

唐

書 卷九十六考證

九一九





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貨產，不營。有大志，通書術，隋亂，詭爲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既聞徵所爲，促召之。徵進十策，說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頊曰：「魏公雖驍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不可以戰。若浚池峭壁，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頊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後從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尙爲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起叛，振臂大呼，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唐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君處必爭之地，不早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遂定計歸，而大發粟饋淮安王之軍，會竇建德陷黎陽，獲徵，僞拜起居舍人，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聞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卽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當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曰：「爾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宮府舊人普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卽貸而後聞，使還帝悅，曰：「益親，或引至殿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尙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夏臣殺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夏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

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堯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蔽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偏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鄭仁基愚女笑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爲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卽詔停冊。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豫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送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怛紇于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瀕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爲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諸國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敵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於是帝卽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先是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答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期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爾？」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尙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爲不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溟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帝幸九成宮，宮御舍津川，宮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更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等邪？」何輕我宮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宮人止後宮掃除隸耳，方大臣出，官吏諸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夫官舍園墻等見官吏之所，更不可



不謁也。至宮人則不然。供饋之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顧天下耳目。帝恒疑。不問後宴丹霄樓酒中。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廷事。太子某。則王時。誠可惡。我能棄。想有才。無差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即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違行之。帝曰。第即應。須別陳論。願不得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從。所以事竟。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踈慢。我但見其嫺嫺耳。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十年。為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耶。善冶鍛而為器。人皆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徵懇請。數却愈牢。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錄賜國官防閑。並同職事。文德皇后既薨。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既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徵尋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即許之。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厭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卹。禮曰。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由好惡。喜則矜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癰。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教向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饒薄之風先搖。昔州郡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敵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況人主而自高下乎。頃者罰人。或以供養不贍。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之急也。夫責不與贍期。而贍自至。責不與奢期。而奢

自至。非徒靜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況今之資儲。以隋甲兵。況今之士馬。以隋戶口。況今之百姓。繁長度大。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強而衰。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遭覆車之轍。何哉。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悟滅亡之所由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欲。省游畋。患靡麗。罷不急。慎偏聽。近忠厚。遠佞倖而已。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今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淫佚。有以動之也。帝宴羣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徵賦西漢。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它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彊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諭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得勅其偽。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徙。執之四五然後赦。謂賈曰。第守法如此。不具濫罰。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章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高貴。宮中所化也。陛下慈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勸諫。于時陛下雖從臣言。實弗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先是帝作飛仙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懷殊俗。一旦舉而棄之。彼煬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特其富強。不虞後患也。願天下後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徭役無時。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內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殫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聖哲乘機。拯其危溺。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

爲臣妾矣。若能鑒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若成不廢，卽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以暴易暴，與亂同道，夫作事不法，後無以觀人，怨神怒則災害生，災害生則禍亂作，禍亂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宮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陳事曰：臣聞爲國基於德，德保於誠，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令在令外。然則言而不信，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爲也。自王道休明，餘十餘載，倉庫愈積，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爲朋黨，告訐爲至公。彊直爲擅權，忠讜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無咎。彊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讜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榮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譽毀常在，小人而實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慮不及遠，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義，大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鏡聞倫曰：鼓之番夫，聞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不爲？穆伯曰：聞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拾仁而爲佞，雖得鼓安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

人，況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不可保。帝手詔嘉答。於是廢明德宮，玄圃院，賜遺水者，宅曰宴羣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開闢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爲國家長利，微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羣臣：微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微可比。帝曰：微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時上封者衆，或不切事，帝厭之，欲加譴黜。微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己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陳，言而是乎？爲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寢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論議，遠希堯舜，今所爲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賂之如子，不輕營爲，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爲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己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爲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重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問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於湯賈者所舉，卽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

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可必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爲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大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冀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與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疎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敝尤甚。雖匠當下。顧而不遺。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纏屬於廩。遞子背望於道。脫有一較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覺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數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爲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黃金十斤。馬二匹。高昌平。帝宴兩儀殿。數曰。高昌若不失信。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庶幾獲安也。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者。欽桓公請叔牙曰。盡起爲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宮時。使管仲無忘東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爲人也。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齎金帛諸國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爲慮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言乎。帝遂止。是後右僕射缺。欲用徵。徵得不拜。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

交惡。帝曰。當今忠譽貴重。無踰徵。我遣傳皇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臥。可擁全之。十七年。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令輟小殿材爲營構。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尚。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藥膳賜遺無算。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帶悲慙。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鑒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主亦從。帝曰。公彊視新婦。徵不能謝。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爲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相州都督。諡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將葬。其妻裴辭曰。徵素儉約。今假一品禮。儀物褻大。非徵志。見許。乃用素車白布。幘帷。無塗車芻靈。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泰詔致祭。帝作文于碑。遂書之。又賜家封戶九百。帝後臨朝。數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己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爲霽威。議者謂實育不能過。嘗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開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遠停耳。始喪亂後。典章墮散。徵奏引諸儒校集秘書。國家圖籍。粲然完整。書以小載。禮樂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美其書。錄實內府。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俯首不顧。至慶善樂。則歸玩無厭。舉有所顧。切如此。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矐之。毀短百爲。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讎人遂指爲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爲碑。顯其家衰矣。遂東之役。高麗獻輻輳。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懷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



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爲光祿少卿神龍初以其子膺紹封叔璘禮部侍郎武后時爲酷吏所殺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華爲檢校太子左庶子武陽縣男開元中寢堂火子孫哭三日詔百官赴弔徵五世孫蕃

蕃字申之擢進士第同州刺史楊汝士辟爲長春宮巡官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微賢詔訪其後汝士薦爲右拾遺蕃姿宇魁秀帝異之嘗管經略使重昌齡誣殺參軍衡方厚貶汝州司戶俄徙峽州刺史蕃諫曰王者赦有罪唯故無赦比昌齡專殺不辜事跡暴露家人銜冤萬里投訴獄窮罪得特被矜貸中外以爲屈法今又授刺史復使治人素憲章垂至治不見其可有詔改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沒入宮蕃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閑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臺臺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姓不育寵幸爲累傷治道之本速慶穢之嫌諺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言無所避每覽國史朕與嘉之蕃爲拾遺屢有獻納夫備瀛海於內非曰聲妓恤宗女之幼不爲漁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戶曉蕃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蕃雖居位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蕃爲右補闕先是帝謂宰相曰太宗得徵參禪闕失朕今得蕃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貞觀庶幾處無過之地教坊有工善爲新聲者詔授揚州司馬議者頗言司馬品高郎官刺史迭處不可以授賤工帝意右之宰相論諫官勿復言蕃獨固諫不可工降潤州司馬荆南監軍呂令琛縱僭卒辱江陵令觀察使章長避不發移內樞密使言狀蕃勅長任察廉知監軍侵屈官司不以上聞私白近臣亂法度請明其罰不報俄爲起居舍人帝問卿家蕃詔頗有存者乎蕃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帝因敕蕃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蕃對臣頃爲諫臣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母辭也帝索起居注蕃奏

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爲善無長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書觀之蕃曰向者取觀史氏爲失職陛下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狀且帝自臨問詔命斬囚以徇御史中丞高元裕建言獄當與衆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決大獄不與知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蕃上言事繫軍即推軍中如齊民宜付府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決詔神策軍以官兵留仗內餘付御史臺臺博士良不敢異卒皆誅死擢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弘文館直學士蕃固讓不見可乃拜始蕃之進李珣楊嗣復實推引之武宗立蕃坐二人黨出爲汾州刺史俄貶信州長史宣宗嗣位移鄂商二州刺史召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贓權

戚縮氣俄兼戶部侍郎事蕃奏中丞紀綱所寄不宜雜領錢穀乞專治戶部詔可頃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今天下蠲治惟東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傳導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且泣下帝爲感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春秋高嫡嗣未辨蕃輔政白發其端朝議歸重會詹毗國獻象蕃以爲非土性不可畜請還其獻詔可河東節度使李業殺降虜邊部震擾業內恃憑藉人無敢言者蕃奏徙滑州遷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首懼而遷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它狀投曙嶺外慶免議者謂奴訴主法不聽蕃引律固爭卒論慶死累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上疾求代召拜吏部尚書因久疾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六贈司徒蕃爲宰相議事天子前它相或委抑規諷惟蕃謙切無所回畏宣宗嘗曰蕃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爲令孤獨所忌讒罷之

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微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歿未幾猜謫遽行始微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爲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皎皎者難全自古所嘆云唐柳芳稱微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爲三代遺直諫哉蕃之論議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唐

書

卷九十七考證

九二六

唐書卷九十七

唐書卷九十七考證

魏徵傳叔瓚豫州刺史○舊書至潯州刺史

徵五世孫蕃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臣德潛按舊書本紀在十一年綱目十一年十二月魏蕃罷爲西川節度使傳中十年誤

唐書卷九十七考證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顗，北齊樂陵郡太守，世居郿，性沈澹，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隋開皇十三年，召入秘書內省，錄定羣書，爲太常治禮郎。季父頤通儒有鑒裁，尤所器許。頤坐漢王諒反誅，珪亡命南山十餘年，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事，建爲皇太子，授中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嶧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爲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之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珪推誠納善，每有規益，帝益任之。封永寧縣男。黃門侍郎，遷侍中。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爲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讓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爲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慚，遂罷。明日，詔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嫌是不進諫也。」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曉，爲朕言玄齡等」

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盡己所長，謂之確論。進封郡公，坐漏禁近語，左除同州刺史。帝念名臣，俄召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傅。王見之，爲先拜。珪亦以師自居。王問珪何以爲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既聞命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爲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王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十三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復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諡曰懿。珪少孤，且貧乏，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贖其家，性不苟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愠。奉養嫂，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宗族匱乏，周卹之，雖於自奉，獨不作家廟，四時祭于寢。爲有司所劾，帝爲立廟，號之，不罪也。世以珪儉不中禮，少之，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敬宜封南城。」後坐交皇太子承乾，徙嶺外。珪孫彥旭，性至孝，爲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察湯藥，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秘要，討繹精明，世寶焉。歷給事中，鄴郡太守，治閭閻於時，旭見酷吏傳，薛收字伯襄，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出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文，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郡舉秀才，不應。聞高祖與通入首陽山，將應義舉，通守堯君素覺之，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及君素東還，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房玄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略，所對合旨，授府主簿，判陝東大行臺金部郎中，是時方討世充，軍事繁夥，收爲書檄，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初不窺

定實建德來援諸將爭言敵軍以觀賊形勢收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其兵皆江淮選卒正苦乏食爾是以求戰不得爲我所持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輓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凌其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臯厲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當吾堂堂之鋒一戰必舉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王曰善遂禽建德降世充王入觀隋宮室且嘆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奢侈收進曰峻宇彫牆殷辛以亡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與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曾不是察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爲後世笑何此之能保哉王重其言俄受天策府記室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諫王止畋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今賜黃金四十銖武德七年癸疾王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命與疾至府親舉袂撫之論敘生平感激涕泗卒年三十三王哭之慟與其從兄子元敬書曰吾與伯襄共軍旅間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壹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貧而子幼善撫安之以慰吾懷因遣使弔祭贈帛三百段其後圖學士像數其早死不得與既即位語房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又嘗夢收如平生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承徵中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子元超九歲襲爵及長好學善屬文尚巢王女和靜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高宗即位遷給事中數上書陳當世得失帝嘉納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衡爲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泣然流涕以母喪解奪服授黃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所薦豪俊士若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玄崔融等皆以才自名於時累拜東臺侍郎李義府流嶺州舊制流人不得乘馬元超爲請坐貶嶺州刺史歲餘又坐與上官儀文章款密流嶺州上元初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校獵溫泉諸蕃酋長得持弓矢從元超奏夷狄野心而使挾兵在國中非所宜帝納可嘗宴諸王召元超與從容謂曰任卿中書宰輔多人哉俄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敕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時太子射獵詔得入禁禦故太子稍

怠政事元超諫曰內苑之地綠叢薄冒讎者絕磴險塗殿下截輕禽逐狡兔銜槩之變詎無可虞又尸奴多反逆餘族或夷狄遺醜使兇謀竊發將何以禦哉夫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謂其近危辱也天皇所賜書戒丁寧惟殿下罷馳射之勞留情墳典豈不美歟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召太子還東都帝疾劇政出武后因陽暗乞骸骨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子曜聖歷中附會張易之官正諫大夫元敬隋選部郎遷之子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爲長難德音爲驚鸞元敬年最少爲端難武德中爲祕書郎天策府參軍直記室文學館學士是時收與房杜處心腹之寄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晦嘆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秦王爲皇太子除舍人於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宮而元敬掌文翰號稱職卒于官

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擢進士第累遷禮部郎中中書舍人與從祖兄曜更踐兩省俱以辭章自名景龍末爲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初貞觀承徵中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顧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遺麗遂以書名天下書又絕品睿宗在藩喜之以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及踐阼遷太常少卿封晉國公實封三百戶會鍾紹京爲中書令稷諷使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吏無素才望今特以勳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瞻之美帝然之遂許紹京讓改戶部尚書翌日遷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與崔日用數爭事帝前罷爲左散騎常侍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帝以珣贊功每召入宮中與決事恩絕羣臣實懷貞誅稷以知本謀賜死萬年獄年六十五伯陽爲尉馬都尉安邑郡公別食實封四百戶稷死坐貶晉州員外別駕又流嶺表自殺伯陽子談尚玄宗恆山公主拜尉馬都尉光祿員外卿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寒狹嗜學善詩春秋資曠瑯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咎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留客汴爲凌儀令崔實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

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問未至，遣使者四輩教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周上疏曰：「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願來事可爲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竭區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牆宇門闕，方紫極爲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恩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爲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樂毅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囑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彊，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算，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邪？臣知太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教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

伏見王長通，自明達，本樂工，與卑雜類，章樂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街隴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驕奢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尙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爲伍。帝替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類先哲以自勉，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爲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卽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息，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尙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卽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卽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荒饑，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果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



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惠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晏饑而已。古語云。勸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尙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慮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衆。不能皆賢。但州得賢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權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就委帝稱善。擢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勳中事會裁處周密。時嘗歸之。帝每曰。我輩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纔纔。令人忘倦。蓋發其正。應此耳。然爲眉火色。膳上必速。恐不

能久。俄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檢校督王府長史。王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時置太子司議郎。帝高其除。周嘆曰。恨吾資品妄高。不得歷此官。帝征遼。留輔太子定州。及還。攝吏部尙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嘗以飛帛書賜周曰。鸞鳳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爲構第。每詔尙書食具膳。上醫使者視護。躬爲調藥。太子問疾。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與書生。素無貴。皆竊笑。宅曰。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吏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食雞尙何與。榜吏斥之。及領選。猶廢凌儀令。先是京師晨暮傳呼以警衆。後置鼓代之。俗曰。擊鼓品。官舊服止黃紫。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驒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租。宿衛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士。月散配諸縣。各取一。以防其過。皆周建白。自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即位。追贈尙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廷子載。咸亨中。爲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終雍州長史。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曷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聞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韋挺。京兆萬年人。父仕。仕隋爲民部尙書。挺少與隱太子善。高祖平京師。署隴西公府祭酒。累遷太子左衛驍騎。檢校左衛軍。太子遇之厚。宮臣無與比。武德七年。帝避暑仁智宮。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又慶州刺史楊文幹坐大逆誅。辭連東宮。帝專責宮臣。由是挺與杜淹。王珪等皆流越嶲。未幾。召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薦之。遷尙書右丞。歷吏部黃門侍郎。拜御史大夫。扶陽縣男。太宗

謂挺曰卿之任大夫獨朕意左右無爲卿地者挺曰臣驚下不足以辱高位且非勳非舊而在藩邸故僚上願後臣以勳立功者不聽是時承隋大亂風俗靡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上族辰日不哭謂爲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履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隸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惠燭不舉樂之感今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爲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俄復爲黃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多過失帝密欲廢立薛杜正倫正倫以漏言貶帝謂挺曰不忍復置卿于法改太常卿初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爲中書令帝欲擢試用之周言挺假于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周言挺才任職使帝謂然挺父故爲營州總管嘗經略高麗故札藏家挺上之帝悅曰自幽距遼二千里無州縣吾軍靡所仰食卿爲朕圖之苟吾軍用不乏是公之功其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取幽易平三州銳士若馬各三百以從即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便宜帝親解貂裘及中殿馬賜之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艘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厝之待凍泮乃運以爲解即上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曰兵軍拙速無工遲我明年師出挺乃度宅歲運何哉即詔繁時令章懷質馳按懷質還劾挺在幽州日置酒弗憂職不前視渠長利即遣船行果綿八百里乃悟非是欲進則不得還且水涸大帥所須恐不如陛下之素帝怒遣將少監李道裕代之敕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廢爲民使白衣從帝破蓋幸城詔挺將兵鎮守示復用城與賊新城接日夜轉關無休時挺以失職內不平作書謝所善公孫常善數者也以他事繫投縲死索囊中得挺書言所屯危蹙意怨望貶象州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八子待價萬石

待價初爲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以增貶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招慰高麗次吐護真水爲虜所襲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率所部

兵殺之文陵亦苦戰遂免待價重創矢著左足隱不言卒以疾免起爲蘭州刺史吐蕃盜邊高宗以沛王賢爲涼州大都督而待價爲司馬俄遷肅州刺史以功召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復入寇以待價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事召還封扶陽侯武后臨朝攝司空護管乾陵改天官尙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待價起武力典選無銓總才故朝野共蚩薄之俄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踰年還拜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不自安累表辭職不聽且請盡力行陣許之於是拜安思道行軍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進爵公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勝負略相當會其副閭溫古逗留又天大寒待價不替撫御師人多死餉道乏乃旋師頓高昌后大怒斬溫古流待價縹緲州卒曾孫武

武少孤年十一廢補右千牛累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委妻子奔行在除殿中侍御史戶部侍郎元琇爲水陸轉運使表武以倉部員外郎充判官謀不用杜門數月而琇敗轉刑部員外郎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大兵後典章苟完執事者時時咨武武酌宜約用得禮之吏羣司奉焉後爲絳州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置書勞勉憲宗時入爲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贈吏部尙書萬石頗涉學善音律上元中遷累太常少卿當時郊廟燕會樂曲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辨增損之號任職始萬石奏太樂博士弟子遺喪者先無它業讀以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奏萬石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親化人莫善於孝所以三年之禮天下通喪今遺音聲人釋服爲樂帶經治音豈以小人不能執禮遂欲約爲非法萬石官太常首紊風化請付吏論罪高宗方委任萬石罷其奏後知吏部選事卒于官

贊曰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爲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惘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始皆奮亡命布衣嬖然列置上衰薛收雖蚤天帝本以中書令待之御臣之方顧不善哉挺晚節流落蓋有致而然

唐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二十四

李綱劉崔

李綱字文紀，觀州蓨人。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義，慕張綱爲人改焉。仕周爲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誣左其罪。綱矢死無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尸，故吏森匿。綱撫棺號慟，爲瘞訖乃去。事隋爲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爲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爲樂耳。」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棄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責中人，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敢舞鸞犬，纖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邪？」帝曰：「汝爲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擢尚書右丞。時楊素威用事，綱據正不詭迎。素等多憾，會大將軍劉方討林邑，素言林邑多珍寶，非綱不可任，遂署行軍司馬。方揣素指，數危辱之。幾殆，軍還，不得綱，稍除齊王府司馬。復詔出南海，應接林邑，久不召。乃身入奏，威勅綱擅去所部，以屬吏。會赦免屏居鄆。大業末，賊帥何潘仁劫爲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授丞相府司錄參軍，封新昌縣公。領選舉，受禪，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齊王元吉爲并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騰狀顯言。王坐免，俄而復留，下危懼。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與王地，兵十萬，累支十年，奈何一旦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故事王淺，有闕必諍。今願歆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異日，帝悟，引綱升御榻旁曰：「卿不言，我幾愆罰。於是釋歆，然猶貸誕也。」帝以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曩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稱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爲聖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實未及偏，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

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嘗游溫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膳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屠鯨，和鼎味，公等善之。」若弼諸蕃論，固屬綱矣。遣使賜綱二百匹，後太子建，弼亡賴，猜間朝廷。綱頻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爲潘仁長史而產朕尚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爲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爲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傅，冀得効愚鄙。」日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爲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蒸間。太子覽書不懌，所爲益縱。綱愜愜不自賴，固請老，優詔解尚書。帝以綱隋名臣，手敕未嘗名，貞觀四年，復爲少師，以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閣，問以政事。詣東宮，太子承乾爲拜，每聽政，必詔綱與房玄齡、王珪侍坐。嘗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爲難。綱以爲易，故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玄齡至家存問。明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太子爲立碑，初齊王憲女樂居，綱厚卹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然綱在隋宦不進，箴之，得鼎，益人曰：「君當爲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爲敗。」故綱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云。孫安仁，安靜，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庶子。太子忠廢還邸，寮屬奔散，獨安仁泣拜而去。終桓州刺史。安靜天授中爲右衛將軍，武氏革命，羣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使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後臣誣殺之，會昌中錄忠臣後，訪子孫已絕，乃贈安靜太子少師。自綱五世同居，安仁安靜復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祖瑒，爲魏度支尚書。大亮有文武才略，隋末署龍王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王戰敗，大亮被擒，賊將張弼異之，就執百餘，餘皆死，獨釋大亮。引與語，遂定交。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授土門令。方歲饑，境多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馬，稍稍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行北境，下書獎勞，賜馬五乘，帛五十段。頃之，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



營說豪帥爲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步而返帝聞之悅擢金州總管府司馬王弘烈據襄陽詔大亮安撫樊鄧因圖之進擊下十餘城還安州刺史復使徇廣州至九江會輔公祏反以計禽其將張善安公祏方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固守大亮率兵擊走之還越州都督貞觀初徙交州封武陽縣男召授太府卿復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獵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嘗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亡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公宜釋味之時突厥亡帝遂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纔百員又置降胡河南詔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使以綏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峙糧積口賑其饑大亮上言臣聞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猶枝葉也殘本根厚枝葉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即倂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久安計哉今伊吾雖臣遠在荒裔臣以爲諸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吾塞外畏威懷德永爲藩臣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所謂行虛惠收實福河西積困夷狄州縣蕭條加因隋亂殘耗已甚臣愚願倂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晦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八年爲劍南道巡省大使會討吐谷渾爲河東道行軍總管與李靖俱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與虜遇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爲公拜右衛大將軍晉王爲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臥十八年幸洛陽詔副房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俄獲疾帝親和藥釋賜之臨終表請罷還東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爲意就薨數日吾聞男子不死婦人手命屏左右言終卒年五十九將斂家無珠玉爲舍惟貯米五斛布三十端帝哭爲慟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諡曰懿陪葬昭陵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撓至妻子未始見遺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陋狹甚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

都督署初破公祏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爲隸乎縱遣之高祖聞咨美更賜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薛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極賞慰加焉嘗以張弼脫其死及貴念有以報之時弼爲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涂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爲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皆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歿後所育孤姓爲大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兄子道裕貞觀末爲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缺宰相屢進名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尙悔之遂命道裕終大理卿大亮族孫迥秀迥秀字茂之及進士第又中英才傑出科調相州參軍事累轉考功員外郎武后愛其材遷鳳閣舍人大足初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銓伏文武號稱職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兄弟貴驕因撓意諸媚士論頗減俄坐賊貶廬州刺史易之誅貶衡州長史中宗即位召授將作少監累遷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遷拜兵部尚書卒年五十贈侍中迥秀少聰悟多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賤妻嘗罵婢母聞不樂迥秀卽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妻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鄰猫中宗以爲孝感旌大門閭子齊損開元中以謀逆誅

戴育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隋末爲門下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厚禮之爲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篡育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跪曰善俄脅九錫育又切諫不納出爲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府士曹參軍封武昌縣男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育清直其人哉卽日命育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贖育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尊

極不稱誤。法著御湯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錄無忘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可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賈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緣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感集。有詭賈賈賈賈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賈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賈獄邪。賈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失信。奈何。賈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意違信。臣爲陛下惜之。帝大感寤。從其言。賈犯顏據正。數查參處法。意至析秋毫。隨類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之。遷尙書左丞。矜其貧。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帝謂賈曰。尙書總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賈明敏。長于操決。無宿疑議者。美其振職。謂武德以來。殆無其輩。復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供奉。進民部尙書。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賈。由是檢校吏部尙書。然好抑文雅。擬法吏。時以寡學爲訾。貞觀四年。以本官參豫朝政。進封郡公。帝將修復洛陽宮。賈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圍彊。夫富室悉爲兵。九成之役。又與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督戎仗。課役者責糧糈。竭貨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正漕下年之有亡。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遽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賈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卽削囊祕。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賈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榮所激耳。七年卒。帝爲舉哀。贈尙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諡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爲立廟。聘其女爲道王妃。房玄齡魏徵與賈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賈無子。以兄子至德爲後。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闌十數年。父子繼爲宰相。世訖其榮。高宗嘗爲飛白書。賜侍臣。賈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玄曰。資登沃。罄丹誠。崔知悌曰。仗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遷尙書

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爲奏。終不顯私恩。由是當時多稱仁軌者。號仁軌爲解事僕射。書更日聽訟。有樞詰省。至德已收。賈乃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今乃非。至德笑還之。人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答曰。屢賞刑罰。人主之柄。爲臣豈得與人主爭也。帝知數美之。儀鳳四年卒。詔百官哭其第。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諡曰恭。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初爲蕭銑黃門侍郎。南略地嶺表。下五十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自歸。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治書侍御史。於時尙書省詔敕稽覆。按成復下。彌年不能決。洎言尙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比者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雖欲自彊。先懼謗。故郎中嘿奪。惟事咨稟。尙書依違。不得專裁。第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也。未幾。拜尙書右丞。洎健于職。於是尙書復治如徵時。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滅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遠絕。勢不倫擬。故謙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虛心聽納。猶恐羣臣憚縮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挫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爲尊。聖以不言爲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爲弊。且今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求長久。匪由辨博。但當忘愛憎。慎取舍。若貞觀初。可矣。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雖然。羣人輕物。恐由權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爲勞也。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寶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末。故遺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率友仁愛。擬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才多藝。尙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樂白日。陛下每退朝。引見羣臣。訪以今古。恣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聞者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師傳察察。具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爲授以良

書娛以佳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遜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岑文本馬周穆裕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悅諫熟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稍遷侍中帝忽謂羣臣曰朕今欲聞己過卿等爲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威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及征遼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意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語謬戒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果恐以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洎與馬周入候出見遂良泣曰上體患難殊可懼遂良即誣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周爲左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方死時索筆腹欲自言有司不敢與帝後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其子弘業詣闕訴遂良譖死狀李義府右之高宗問近臣給事中樂彥瑋曰辨之是暴先帝過刑事變文明初詔復官薛彥璋字德珪長安人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數月罷爲大司憲卒贈齊州都督

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爲媚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爲戒可不慎歟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軍陳叔達薦仁師才任史官遷右武衛錄事參軍與修梁魏史貞觀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繫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湯瀋以情訊之坐止懸懸十餘人宅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嘗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太

宗怪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抵孔鄭舊學請遂廢詔諸儒大議博士以下不能詰河間王孝恭請與孔鄭並行仁師以玄度不經條不合大義者奏之玄度報罷遷給事中時有司以律反逆者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詔入坐議咸言漢魏晉謀反夷三族請改從死仁師曰父子天屬足累其心此而不卹何愛兄弟房玄齡曰祖有蔭孫義則孫祖親重而兄弟屬輕令應重者流而輕者死非用刑意遂不改後密請魏王爲太子失帝旨左遷鴻臚少卿稍進民部侍郎又征遼東副韋挺知海軍坐運卒亡命不以聞除名帝還至中山起爲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幸翠微宮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忘之會有伏閣訴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蘭州刺史卒子挹挹子湜

湜字澄淵少以文詞稱第進士擢累左補闕稍遷考功員外郎時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恭構引湜使陰灼其姦中宗稍疏功臣三思日益寵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三思驟遷中書舍人彥範等被徙又說三思速殺之以絕人望三思問誰可使者乃進其兄周利貞利貞往彥範等皆死擢利貞御史中丞湜附託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於外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而挹爲禮部侍郎武德以來父子同爲侍郎惟挹湜云俄拜中書侍郎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周典選納賂遺銓品無序爲御史李尚隱劾奏貶江州司馬上官與安樂公主從中申護之改襄州刺史未幾入爲尚書左丞韋氏稱制復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出爲華州刺史俄除太子詹事初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鑿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輓道中宗以湜充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死者十五禁舊道不得行而新道爲夏潦奔厓數摧壓不通至是論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中太平公主引爲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中書令時挹以戶部尚書得謝而性貪數爲人請託以干湜湜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玄宗在東宮數至其第申款密湜陰附主時人危之爲寒毛門下客獻

海陽賦以飄湜稱善而不自倣帝將誅蕭至忠等召湜示腹心弟澄諫曰上有  
所問慎無隱湜不從及見對問失旨至忠等誅湜徙嶺外時雍州長史李晉亦  
坐誅數曰此本湜謀今我死而湜生何也又宮人元稱嘗與湜謀進獻於帝追  
及荊州賜死年四十三初在襄州與譙王數相問遺王敗湜當死賴劉幽求張  
說護免及爲宰相陷幽求請表密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太平公  
主逐張說其猜毒詭險殆天性雖蔓虺不若也與弟液澄從兄洸並以文翰居  
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  
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故進趣不已至於敗湜執政時年三十  
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數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液字潤甫尤工五言詩湜數因字呼曰海子我家龍龍也官至殿中侍御史坐  
湜當流亡命鄧州作幽征賦以見意詞甚典麗遇赦還卒子論有吏幹乾元中  
爲州刺史以治行稱大曆末遷同州刺史爲黜陟使庾何所按議者不直何故  
復用爲衢州刺史德宗以舊族嘗擢大理卿卒

唐書卷九十九

澄本名緣玄宗改焉帝在藩與同里居出潞州賓友錢者止國門而澄獨從至  
華及卽位寵昵甚湜既誅帝仍念之用爲秘書監開元二年欲贈其父挹吏部  
尚書宰相持不可遂用四品禮葬贈和州刺史澄侍左右與諸王不讓席坐性  
滑稽善辯帝恐漏禁中語以慎密字親署笏端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安喜縣  
子卒贈兗州刺史

唐書卷九十九考證

李大亮傳賜馬五乘○舊書作賜馬一匹

唐書卷九十九考證





列傳第二十五

陳楊封裴宇文鄭權閣蔣章姜張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少封義陽王歷丹陽尹都官尚書入隋久不試大業中授內史舍人出爲絳郡通守高祖西師以郡聽命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溫大雅同第機密方禪代時書冊詔詔皆其筆也武德初授黃門侍郎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明辯善爲容每占奏播紳屬目江左士客長安或汨滯多薦諸朝嘗賜食得蒲萄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寶物百段貞觀初與蕭瑀爭殿中坐忿辭不恭免官未幾居母喪又有疾太宗憂之遣使禁御弔者喪除爲遂州都督病不拜頃之擢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聞問太宗帝感之叔達極意救辯至是謂曰武德內難卿有諫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爲陛下乃社稷計耳後蘭澤汗漫爲有司露勅帝以名臣爲護掩授散秩歸第卒諡曰繆久之贈戶部尚書更諡曰忠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苟細微人安之文帝謂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叛詔率兵經略與玄感戰破陵敗之遂與屈突通追獲賊煬帝召見曰比聞與賊戰尤力向但知卿奉法而乃勇決如此朕用自愧蘇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邪時威及宇文述裴蘊裴矩參掌選事皆受賂不法恭仁素廉正故惡之出爲河南道大使使捕寇賊至譙郡爲朱榮所敗奔江都宇文文化及弑逆署吏部尚書爲化及守魏縣元寶藏執送京師高祖素知之授黃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爲涼州總管恭仁久乘邊習種落情僞悉心經慰由葱嶺以東皆奉貢贊就加納言突厥頡利率衆數萬獵其境恭仁應機設拒張疑屯虛幟示之誼利懼而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未即討恭仁募邊蠻倍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縱所俘還之衆感悅遂相與縛行威降召拜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遷左

衛大將軍武德末拜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洛州都督太宗勞謂曰洛陽要重朕子弟不爲少恐非所任故以委公恭仁性醇厚以禮自閑衛未嘗與物忤時人方漢石慶既貴不以勢尙人故譽望益重病乞骸骨詔以特進歸第卒贈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孝子思訓襲爵顯慶中歷右屯衛將軍從高宗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夜邀思訓與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酒以進思訓死妻訴之流寶節積表至龍門追斬之乃詔以寶節人者重其法思訓孫審交尙長寧公主豫誅張易之賜寶封五百戶神龍中爲秘書監貶絳州別駕

師道字景猷恭仁弟清警有才思客洛陽爲王世充所拘聞歸高祖授上儀同爲備身左右尙桂陽公主除吏部侍郎改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年拜侍中參預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太宗數訪羣臣才行師道雖有所推進而乏甄品久之遷中書令太子承乾得罪詔與長孫無忌等雜治其獄師道妻異姓子趙節與承乾通謀乃微諷帝欲活之帝怒罷爲吏部尚書師道起貴胄四海人物非所練悉至鉉署專抑勢貴親黨以遠嫌用人多違其才不爲時所稱帝亦曰師道資性純淑自應無過而實怯懦罕更事緩急不得其力從征高麗攝中書令軍還頗不職改工部尚書復爲太常卿師道善草隸工詩每與有名士燕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爲擢顯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爲朕爲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諡曰懿陪葬昭陵詔爲立碑子豫之尙巢王元吉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亂爲主壻實奉節所殺

執柔恭仁從孫歷地官尚書武后母即恭仁叔父達之女及臨朝武承嗣攸寧相繼用事后曰要欲我家及外氏常一人爲宰相乃以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卒第執一亦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累官右金吾衛大將軍始雄在隋以同姓貴自武德後恭仁兄弟各位益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寵凡尙主者三人女爲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餘人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舊人祖隆北齊太子太保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隋開皇末江南亂內史令楊素討之署倫行軍記室泊海上素召計事倫墜水免易衣以見訖不言久乃素知問故謝曰私事也所不敢白素異其爲以從妹妻之素營仁壽宮表爲土工監規模煥侈宮成文帝怒曰素彈百姓力爲吾惜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感飾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修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素負才勢多所凌藉惟於倫降禮實接或與論天下事衰衰不勤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薦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悉吏事處可失宜倫陰爲裁畫內以詔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則懸不聞外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字文化及亂持帝出宮使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化及署爲內史令從至聊城知化及敗乃結士及得出護餉道化及死遂與士及來降高祖知其諧附逆黨方切讓使就舍倫以秘策干帝帝悅更拜內史舍人遷侍郎兼內史令秦王討王世充命倫參謀軍事時兵久不決帝欲班師王遣倫西見帝曰賊地雖多羈縻不相使所用命者洛陽爾計窮力屈死在旦暮今解而西則賊勢磐結後難以圖帝納之賊平帝謂侍臣曰始議東討時多沮解者唯秦王謂必克倫贊其行雖張華叶策晉武亦何以加於是封平原縣公判天策府司馬初竇建德援洛陽將趣虎牢倫與蕭瑀諫不可至是入賀王笑曰不用公言今日幸而捷豈智者千慮或有失乎倫謝素不及頃之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羣臣咸請許之可紓戰倫曰不然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以爲擊之便詔可尋檢校吏部尚書進封趙國公徙密國太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實封六百戶始倫之歸蕭瑀薦之及是瑀爲左僕射每議事倫初堅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貞觀元年遷疾臥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尙書送還第卒年六十贈司空諡曰明倫資險佞內狹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官府

賄贈狼籍然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探其肺腑隱刺之亂數進忠策太宗以爲誠橫賜累萬又密言於高祖曰秦王特功頗煩太子下若不蚤立則亟圖之請白太子曰爲四海不顧其親乞養者謂何及高祖議廢立倫固諫止當時語秘無知者卒後事變聞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姦狀帝下其議百官民部尙書唐儉等議倫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所歷官不可盡奪請還贈改諡以懲儉王有詔尋司空削食封改諡爲繆子言道尙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裴矩字弘大絳州聞喜人父訥之爲齊太子舍人矩在乳而孤及長好學有文藻智數再補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高祖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以母憂去職高祖已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帝伐陳爲元帥記室江左平詔矩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等亂道不通帝難其遣矩請速進許之次南康得兵數千人是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別將圍東衡州矩與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壁屯大庾嶺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之圍據愿長嶺又擊破之斬其帥自南海趣廣州仲宣懼潰去綏集二十餘州承制署渠帥爲刺史縣令還報帝大悅詔升殿勞苦之拜開府爵開喜縣公賜資異等遷累內史侍郎時突厥驪威都藍與突利構難屢犯塞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長史破達頭可汗而萬歲誅矩功不見錄還爲尙書左丞遷吏部侍郎各稱職煬帝時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帝令矩護視矩知帝勤遠略乃訪諸商胡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篇合四十四國凡裂三道北道起伊吾徑蒲類鐵勒突厥可汗廷亂北流河至拂菻中道起高昌焉耆龜茲疏勒罽賓鐵勒汗蘇對沙那康曹何大小安穆諸國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亦度葱嶺涉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漚國至北婆羅門皆竟西海諸國亦自有空道交通既還奏之帝引內矩問西方事矩感言胡多壞怪名寶俗土著易并吞帝由是甘心四夷委矩經略再遷黃門侍郎參豫朝政大業三年帝有事恆山西方來助祭者十餘國矩遣人說高昌伊吾等哈以厚利使人入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國謁道左皆使佩金玉服錦綉奏樂歌舞令士女盛飾縱觀亘數十里示中國強富後遂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遣兵出戍歲委輸巨億萬計帝謂

矩有綵懷略，擢銀青光祿大夫，帝在東都，以蠻夷朝貢踵至，輒帝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綉，珥金珥者十餘萬，百官都人列繡樓閣夾道，被服光麗，塵即皆供帳，池酒林藏，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所在令邀飲食，相娛樂，蠻夷嗟咨，謂中國為仙晨帝所，天子以為誠，謂宇文述、牛弘曰：矩所建白，皆朕之志，要未發，矩輒先聞，非悉心奉國，曷能是邪？又助城伊吾，脇處羅入朝，帝益喜，賜貂裘、西胡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在突厥，啓民引見帝，矩因奏言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三郡，今乃不臣，先帝疾之，欲討久矣，方陛下時安得不事？今其使朝突厥，及見啓民舉國臣服，脇令入朝，可致也，請面詔其使，令歸語王，有如故拒，方率突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聽命，征遼自此始，王師再臨遼，皆從以勞，加右光祿大夫，時綱紀汨振，宇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賄遷，唯矩挺節無穢聲，世頗稱之，矩以始畢可汗衆漸盛，建議請以宗女嫁叱吉，設建爲南面可汗，分其勢，叱吉不敢受，始畢聞之，稍怨望，矩又言突厥淳陋，易離間，但內多羣胡教導之，臣聞史蜀胡悉尤有謀，幸於始畢，請殺之，帝曰：善，矩因詭計召胡受賜，斬馬邑下，報始畢曰：史蜀胡悉背可汗，我所共惡，今既誅之，始畢知狀，由是不朝，後帝北巡，始畢率騎十萬圍帝廂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待顧問，圍解，從幸江都宮，時盜賊蜂結，郡縣上奏不可計，矩言于帝，帝怒，遣詣京師，以疾解，俄而高祖入關，帝令虞世基問方略，矩曰：唯願陛下亟西，天下定矣，矩性勤謹，未嘗忤物，見天下方亂，其待遇士尤厚，雖廝役皆得其歡，是時衛兵數逃去，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乘輿淹狩已二年，諸驍果皆無家人無匹合，則不久安，臣請皆聽納室，帝笑曰：公定多智，因詔矩盡召江都女子，嬀家，悉將士所欲，即配之，人情翕然相悅，曰：裴公惠也，宇文述及亂，衆劫矩，賊皆曰：裴黃門無嫌也，既而衆以秦王子浩爲帝，詔矩爲侍內，隨而北，化及僭位，署矩尚書右僕射，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又爲襄陽建德所獲，建德以矩隋舊臣，遇之厚，建德起羣盜，非有君臣制度，矩爲略制朝儀，不閱月，憲章擬王者，建德尊禮之，建德敗，來朝，擢殿中侍御史，封安邑縣公，累遷太子詹事，檢校侍中，時突厥數盜邊，高祖遣使約西突厥，和突厥因請婚，帝曰：彼勢與我絕，緩急不爲

用，奈何？矩曰：然北虜方熾，歲苦邊，若權順許以示外援，須我完實更議之，帝然其計，隱太子敗，餘黨保宮城不解，秦王遣矩諭之，乃聽命，遷民都尚書，太宗即位，疾食吏欲痛懲之，乃問遣人遺諸曹，一史受饋，帝怒，詔殺之，矩曰：吏受賂，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因即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悅，爲羣臣言之曰：矩遠能廷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故事，見重于時，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諡曰敬。

宇文士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父述，爲隋右衛大將軍，開皇末，以述勳封新城縣公，文帝引入臥內與語，奇之，詔尚煬帝女南陽公主，爲尚書奉御，從幸江都，以父喪免，起爲鴻臚少卿，其兄化及謀弑述，以主壻忌之，弗告，已弑帝，乃封蜀王，初士及爲奉御而高祖任殿中少監，雅自急結，及從化及至黎陽，帝手書召之士及，亦遣家童間道走長安通諄勳，且獻金銀，帝悅曰：我嘗與士及共事，今以此獻，是將來矣，化及兵日盛，士及勸歸命，不從，乃與封倫跪求督餽，餽而化及敗，於是濟北豪傑謀起齊兵擊建德，以收河北，觀形勢，士及不納，與倫等自歸，帝讓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人，爲入關計，爾得時，我父子尙肯相假乎？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罪當死，但臣往在涿郡，嘗與陛下夜論世事，頃又奉所獻，冀以此贖罪，帝笑謂裴寂曰：彼與我論天下事，逮今六七年，公等皆在其後，時士及及女弟爲昭儀，有寵，由是見親禮，授上儀同，從秦王平宋金剛，錄功復隋舊封，以宗室女妻之，遷王府驃騎將軍，從討王世充等，進爵鄴國公，武德八年，權檢校侍中，兼太子詹事，王即位，拜中書令，真食益州七百戶，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數入寇，士及欲立威以鎮耀邊鄙，每出入，威陳兵衛，又痛折節下士，或告其反，訊無狀，召爲殿中監，以疾改蒲州刺史，政尙寬簡，人皆宜之，擢右衛大將軍，太宗延入閣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召，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還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對，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美數，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其機悟率類此，後以雅舊，別



封一子新城縣公。久之，復爲殿中監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撫幼弟孤兄子，以友睦稱。好周卹親戚故人，然過自奉養，服玩食飲，必極豐侈。有司諍曰：「恭，貴門侍郎劉洎曰：士及居家修睦，不可謂恭。」乃改曰繼。贊曰：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畫則伏自如，得夜乃爲之祥。若倫爲行，匪情死乃暴聞，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伎，爲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祖在魏爲顯家，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討尉遲迥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家人爲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哭不自勝。隋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爲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太守。善果母崔氏，賢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愧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嘗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煬帝賜物千段、黃金百兩。再遷大理卿，突厥圍帝屬門，以守禦功，拜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字文化及弒逆，署民部尚書。從至遼城，淮安王神通攻之，善果督戰，中流矢，神通解，俄爲賈建德所獲。王琮讓之曰：「公隋大臣，自尊夫人，名稱衰，今以忠臣子，爲逆賊拘，命至傷夷，謂何？」善果慚，欲自殺，或止之，得不死。建德不之禮，乃歸神通，送京師。擢大子左庶子，更封滎陽郡公。數爲太子陳得失，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奉法持正，風績顯公卿間。詔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若侍，得升殿，而從父兄元璿亦與，時以爲榮。坐事免，會山東平，持節爲招撫大使，以選舉失實，除名。後歷刑部尚書。貞觀初，出爲岐州刺史，以累去，復拜江州刺史卒。

元璿，字德芳，隋沛國公諱之子。性聰慧，愛尚文藝，以父功拜儀同三司，累遷右衛將軍，更封華國公。大業末，出爲文城郡守，高祖兵興，遣將張餗西略地，攻拔其城，係致軍門，釋之。授太常卿，與襄武王琛使突厥，還爲參旗將軍。元璿留軍，故事帝，帝令教諸屯軍法，劉武周將宋金剛與突厥處羅可汗情角寇汾晉，詔元璿馳罷可汗兵，不聽。乃遣爲武周援，會暴疾，其下意元璿害，囚之，處羅死，頗利立，留帳中數年，帝既許可汗婚，元璿始得還。帝勞曰：「卿不辱於虜，可置蘇武。」

張善果，拜鴻臚卿，母喪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十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即苦次起。元璿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璿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爲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爲兄弟，使驛衛筆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貽怨，自取勞苦，若何？」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貞觀三年，復使突厥，還言夷狄以馬羊準威，今突厥六畜不蕃，人色若菜，牙內飯粟化爲血，不三年必亡，無幾，突厥果敗。後轉左武侯大將軍，坐事免，起爲宣州刺史，以老致仕卒。贈幽州刺史。諡曰簡。元璿幹敏，所至常有譽，五聘絕域，危不脫，終不自爲解。然譚事後母不謹，隋文帝嘗賜孝經，愧焉之。至元璿，亦不以孝聞，士醜其行。從孫果知名，武后世終天官侍郎。

權萬紀，其先出天水，後徙京兆，爲萬年人。父琢玠，隋匡州刺史，以惡惡聞。萬紀倖直廉約，自潮州刺史擢治書侍御史，尚書右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掌內外官考，萬紀勸其不平。太宗按狀，珪不伏，魏徵奏言：「房玄齡等皆大臣，所考有私，萬紀在考堂無訂正，今而彈發，非誠心爲國者。」帝乃置之。然以爲不阿貴近，繇是嬰譴。萬紀又建言：「宇文智及受隋恩，賊殺其君，萬世共棄，今其子乃任千牛，請斥屏以懲不軌。」帝從之。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既以言得進，頗掉聲自肆，衆情懷懷。徵奏萬紀等圖大體，詆訐彈射皆不實，陛下收其一切，速敢附下罔上，釣餌直名，迷奪聖明，以小謀大，羣下離心，如玄齡等且不得申，況疎賤之臣哉？帝痛從萬紀散騎常侍而免仁發。數年，復召萬紀爲侍書御史，即奏言：「宣饒部中可鑿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邪？」斥使還第。久之，由御史中丞進尚書左丞，出爲西韓州刺史。徙吳王長史，王長其直，善過之。齊王祐不奉法，帝素奇萬紀能，左右吳王者，乃徙爲祐長史。祐雖比羣小，萬紀諫諍不入，即修過失以聞。帝遣劉德威按問，因召祐入朝，祐恐與所學燕弘亮謀殺之，而萬紀先引道，祐

遷弘農。馳發騎進擊斬首殊支體投園中。又殺典軍韋文據。文據本以校尉從帝征伐。以質驢自將。帝使事祐典殿馬。切諫不納。輒見萬紀遣之。故祐內害忿。萬紀死。文據懼馳去。追騎獲之。祐平。贈萬紀齊州都督。武督郡公。食二千戶。諡曰敬。文據左武衛將軍。襄陽縣公。食千戶。萬紀子玄初。高宗時兵部侍郎。懷恩萬紀族孫。祖弘壽。爲隋臨汾司倉書佐。高祖平京師。擢太僕卿。盧國公。卒。諡曰恭。故懷恩以蔭累遷。尚乘奉御。襲爵。取人安畢羅爲高宗所寵。見帝戲。懷恩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嗾實曰。良吏也。擢萬年令。實黜明。見惡輒取。時諂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其妻狀沈毅。每戚服。妻子不敢仰視。更慶業衛邢宋五州刺史。洛州長史。所居威名赫然。吏重足立。嘗過汴州。時刺史楊德幹亦以嚴稱。與懷恩名相埒。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邪。需用此。德幹慚服。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從子楚璧。爲左領軍衛兵曹參軍。玄宗在東郡。楚璧乃與李迥秀子齊損。陳倉尉盧琬。左屯營長上折衝周履濟等謀反。以兄子梁山詐爲襄王子。號光帝。擁營兵百餘夜入宮城。欲劫留守王志愔。不克。還明。兵斬楚璧等。傳首東都。籍其家。

而召立本仲狀聞外傳呼畫師圖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郎中俯伏地左研吮丹粉並坐者漣洟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情草今獨以畫見名與庸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雖被管屈亦不能罷也既輔政但以應務俗材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諡曰文貞立德孫知微曾孫用之知微聖曆初爲豹韜衛將軍武后時突厥獻駿驄請和親后遣知微攝奉官尙書持金帛護送武延秀聘其女獸獸怒非天子子囚延秀挾知微入寇趨定尊之如可汗以示華人自河以北蕭然朝廷以知微賣國夷其族知微不知逃還武后業已然乃曰惡臣疾子賜百官甘心焉於是骨斷齒分非要職者不能得子則先以爲武三思增免死玄宗在藩時以善射蒙寵開元中有司奏擬供奉姚元崇以爲則先刑戮家又逆人姻屬不可留京師詔曰朕在外日嘗驅使宜令供奉用之初爲彭州參軍嘗攝錄事一日糾愆謬不法數十事太守以爲材後舉通事舍人累遷右衛郎將知引駕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刀呵卻之請按以法左右震悚始有司以三衛執扇登殿用之奏三衛皆趨悍不宜升陞遷御坐請以宦者代遂爲故事天寶中女爲義王琬妃終左金吾將軍

韋弘機京兆萬年人。祖元禮。隋浙州刺史。弘機仕貞觀時。爲左千牛衛曹參軍。使西突厥。冊拜同俄設。爲可汗。會石國叛。遣梗。三年不得歸。裂裾錄所過諸國風俗物產。爲西征記。北還。太宗問外國事。卽上其書。帝大悅。擢朝散大夫。累遷殿中監。顯慶中。爲檀州刺史。以邊人陋僻。不知文儒貴。乃修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自爲贊。教勸生徒。絲是大化。契苾何力討高麗。次漢水。會暴漲。師留三日。弘機輸結實糧。軍無饑。高宗善之。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苑。宦者犯法。杖乃奏。帝嗟賞。賜絹五十匹。曰。後有犯。治之毋奏。還司農卿。太子弘薨。詔蒲州刺史李冲寂治陵。成而玄堂院。不容終具。將更爲之。役者過期不遣。衆怨。夜燒營去。帝詔弘機嗣作。弘機令開隧左右爲四便房。擗制禮物。裁工程不多改作。如期而辦。帝書言兩都我東西宅。然因隋宮室日仆不完。朕將更作。奈財用何。弘機卽言。臣任司農十年。省惜常費。積二十萬緡。以治宮室。可不勞而成。帝大悅。詔兼將作少府二官。督營繕。初作宿羽高山等宮。徙洛中橋於長夏門。廢利涉橋。人便之。天子乃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嘆其美。詔卽其地營宮。所謂上陽者。尙書左僕射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深宮複禁。不欲百姓見之。恐傷其心。而今列岸譟廊。亘王城外。豈愛君哉。弘機復曰。天下有道。百官奉職。任輔弼者則思獻替事。我乃府藏臣。守官而已。仁傑非之。俄坐家人犯盜。劾免官。初東都方士朱欽遠爲武后所寵。竊狼藉。弘機白欽遠假中宮驛策。依倚形勢。虧紊皇明。爲禍亂之漸。帝遣中使慰諭。敕毋漏言。遂欽遠于邊。后恨之。永淳中。帝幸東都。至芳桂宮。召弘機。使白衣檢校園苑。將復任之。爲后持而止。終檢校司農少卿事。孫岳子景駿。景駿別傳。岳子武后時爲汝州司馬。以辨治稱。召授尙舍率御。入見。后賞其能。曰。卿家事。朕悉知之。因問舊故。至家人。皆不忘。出爲太原令。以不習武。固辭。忤旨。下遷宋州長史。歷廬海等州刺史。皆著風迹。恩嚴兩施。睿宗立。召爲殿中少監。恩遇尤異。寶懷貞等誅。而岳子舊與經通。爲姜皎所劾。貶渠州別駕。起授陝州刺史。卒。孫鼎。別有傳。姜師度。魏州魏人。擢明經。調丹陵尉。龍崗令。有清白稱。神龍初。試爲易州刺史。河北道巡察。兼支度營田使。好興作。始斷溝於薊門。以限奚契丹。循魏武帝故

迹。並海鑿平廣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多。遷司農卿。出爲陝州刺史。太原倉水陸運所湊。轉屬諸河。師度使依高爲虐。而注米于舟。以故人不勞。拜太子詹事。玄宗徙營州。治柳城。拜營田支度修築使。進爲河中尹。安邑鹽池涸廢。師度大發卒。掘引其流。置鹽屯。公私收利不貲。徙同州刺史。又派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開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爲上田。置十餘屯。帝幸長春宮。嘉其功。下詔褒美。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進將作大匠。左拾遺劉彤建權天下鹽鐵利內之官。免貧民賦。詔戶部侍郎強循與師度。並假御史中丞。會諸道按察使議所以權之之法。俄爲議者沮。閣不行。卒。年七十餘。師度喜渠漕。所至繇役紛紜。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爲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顯。時爲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所嗜也。強循字季先。鳳州人。仕累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泉。人畜多渴死。循教人渠水以浸田。一方利之。號強公渠。詔書褒予甚厚。歷大理少卿。太子右庶子。爲政辦給。不爲威嚴。遇人盡信不疑。然當時恨其少文云。張知審字匪躬。幽州方城人。徙家岐。兄弟五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高第。曉吏治。清介有守。公卿爭爲引重。調露時。知審監察御史裏行。知默左臺侍御史。知審歷十一州刺史。所蒞有威嚴。武后降璽書存問。萬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又門皆列戟。白雀巢其廷。后數寵賜。知審歷益州長史。中臺左丞。兵部侍郎。封陳留縣公。中宗在房州。禁察苛嚴。知審與董玄質。崔敬嗣繼爲刺史。供饑保載不少弛。帝復位。拜知審左衛將軍。加雲麾將軍。封范陽郡公。知審御史臺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漁陽郡公。伯仲華首同貴。時以爲榮。知審忤武三思。故出爲并州刺史。天兵軍使終魏州刺史。諡曰定。知審歷東都副留守。左右羽林大將軍。同華州刺史。大理卿。致仕。年八十。開元時卒。知審敏且亮。惡請謁求進。士或不才。冒位視之。若蠶。每敕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云。武后革命。知審奏置東都諸關十七所。機鈹出入。百姓驚駭。樵米踊貴。卒罷不用。議者譴薄之。知默與監察御史王守慎。來俊臣。周興。韋詵。數陷大臣。守慎雖其甥。惡鞠引之。暴。不得去。讀度

爲泮屠后許之而知默卒陷酷吏子孫禁錮爲張氏羞知玄子景昇知秦子景  
佚開元中皆顯官

唐書卷一百

唐書卷一百考證

韋弘機傳孫岳子○舊書機子餘慶餘慶子岳少一子字

張知審傳幽州方城人○舊書肅州河東人

知秦歷益州長史中臺左丞○舊書作右丞

唐書卷一百考證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以女兄爲隋晉王妃。故入長安。瑀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浮華。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爲人稟天地而生。而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頴叔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晉王爲太子。授右千牛。卽帝位。妃爲后。而瑀遷親寵。頻遷尙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感末疾。不呼醫。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爲通階矣。后聞。責謂曰。爾亡國後。不安小官。而高爲怪語。罪不測。瑀復治疾。良已。拜內史侍郎。數言事忤旨。稍見忌。帝至鴈門。爲突厥所圍。瑀謀曰。夷俗可賀。教與兵馬事。況義成公主以帝女爲之。若走一介使。錫噐宜不戰而解。又衆商陛下已平突厥。方復事遼東。故怠不肯戰。願下詔赦高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既而主詭辭謂突厥果解圍去。然帝素意伐遼。又銜瑀以謀撤其機。謂羣臣曰。突厥何能爲。瑀乘未解時。乃給恐我。遂出瑀爲河池郡守。部有鈔賊萬人。吏不制。瑀募勇敢士擊降之。悉捐資畜賜有功。又擊走薛舉衆數萬。高祖入京師。招之。擊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尙書。秦王領右元帥。攻洛陽。署瑀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筭。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自力孜孜。抑過繩違。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寶之。故賜黃金一函。公其勿辭。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爲雍州牧。以瑀爲州都督。詔書下。中書未卽行。帝讓其稽遲。瑀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初瑀關內田宅悉賜勳家。至是遺給之。瑀盡以分宗族。獨留廟室奉祠。王世充平。進尙書右僕射。七年。以焚賊犯右執法。避位不許。久之。遷左僕射。貞觀初。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驛切劘。辭旨疏蹙。太宗怒。

廢于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爲左僕射。實封六百戶。帝問瑀。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爲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踵。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爲晉州都督。入拜太常卿。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較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正之。其言多黜。瑀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卽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爲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爲太常卿。拜河南道巡省大使。九年。復參預政事。帝常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怙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恕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晉王爲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瑀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懼減否。因爲瑀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間請捨家爲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爲。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豈不得其所邪。乃詔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進。卒。年七十四。遺命敕以單衣。無卜日。詔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諡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諡貞福。子銳尙襄城公主。爲太常少卿。

鈞。瑀從子。有才譽。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侯。屬盧文操跳梁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賊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爲宮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爲戒。今不愼工死。然喜得忠言。卽有工從遺。終太子。更令。子璿爲渝州長史。居母喪。以毀卒。鈞兄子嗣業。少從煬帝。后入突厥。貞觀九年歸。以其知虜曲折。詔領突厥衆。擢

累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嗣業與戰敗績高宗責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至此然爾門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

嵩雖子貌偉秀美鬚髯始娶會稽賀正女僚婿陸象先宰相子時為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汨汨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日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時人不許神龍元年始調洛州參軍事桓彥範為刺史待以異禮河北黜陟使姜師度表為判官開元初擢中書舍人時崔琳正丘齊瀚皆有名以嵩少術學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歷宋州刺史遷尚書左丞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既赴軍有詔供帳錢定鼎門外玄宗賦詩勞行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回紇又殺涼州守將王君集河隴大震帝擇堪任邊者徙嵩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封蘭陵縣子嵩表裴寬郭虛己牛仙客置幕府以建康軍使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完樹障塢懷保邊人於時悉諾邏恭祿威懾諸部吐蕃倚其健壁邊嵩乃縱反間示疑端贊普果誅之使悉未明攻瓜州守珪拒甚力虜引卻會鄯州都督張志亮破賊青海西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彊弩四千與吐蕃戰祁連城下自晨闢迄晡乃大潰斬一將虜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悅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官一子恩顧第一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宰相令缺四年嵩得之然常遙領河西節度在公慎密人莫見其際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為親家儀物貴甚俄封徐國公初裴光廷與嵩數不協光廷卒帝委嵩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嵩慚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此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為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能決第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爾留而君臣誼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尚書右丞相與休皆罷是日荊州進黃甘帝以紫粉包賜之權子華給事中久之進太子太師而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路中人牛仙童得罪李林甫奏忌嵩因言嵩嘗以城南墅遺仙童貶青州刺史尋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見許嵩退修葺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華為工部侍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

年踰八十士勉其榮天寶八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華謹重方雅有家法嗣爵天寶末為兵部侍郎祿山亂陷賊逼守魏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華聞道奉表欲舉魏以應為賊所執會崔光遠得魏州破械出之魏人德華庇免爭來詣光遠乞留華有詔即授刺史史思明反子儀懼復失華乃表崔光遠代之而召置軍中相州兵潰華還朝猶以汙賊降試秘書少監稍遷尚書右丞權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為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為峽州司馬卒二子恆恆復字履初衡子生戚里嫺從豪汰以服御與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每歎曰此子當與吾宗推主蔭為官門郎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缙欲得之使弟紘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嘗先人墅以濟饑餓吾何用笑官使門內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數歲乃歷歙池二州刺史治狀應修還湖南觀察使改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輒發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久乃拜兵部侍郎晉王為襄漢元帥進復戶部尚書統軍長史舊制謂行軍長史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未行扈狩奉天帝惡庫監欲西如鳳翔依張鑑復曰鳳翔乃泚舊兵今泚恃亂當有同惡者雖鑑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日以驗爾言俄而鑑為李楚琳所害以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嘗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大重是曹正可委官掖事兵要政機臣使參領帝不聽又言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妨命穢威德播越及茲今陷于危當懲又前敗因述君臣大端即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敢當宰相杞對上或詔諛阿諛復厲言杞詞不正帝色貽謂左右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南嶺南等道宣撫安慰使與元初進門下侍郎初淮南陳少游左附李希烈而張鑑判官韋皋殺郭龍叛卒不應楚琳復還執政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貴矣唯願善汰惡為未明少游位將相首臣職卑名淺官下獨挺挺抗忠如以卑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帝

許之復出。中官馬敘緒與宰相劉從一附耳語。既而從一密諭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欲李勉。盧翰聞知。復曰。亮雖有食日之言。朝廷大事。尚當謀及公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去。既曰宰相。而謀議可獨避之乎。今與公行此。或可第恐。難以生常。政由是敝。從一以聞。帝不悅。復辭疾。上政事。許之。第升。尚部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升早卒。主以姦蠱事。再得罪廢。諸子逐。醜地。女爲皇太子妃。太子請離婚。帝銜其故。復坐是檢校太子左庶子。廢居饒州。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復望閣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爲相。臨事嚴方。數拂帝意。故居位。亟解。然性孝友。既貶。晏然。口未嘗言所累。復子湛。湛子寅。咸通中。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

倪。字思謙。恆子。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會張仲方以李吉甫數調發疲天下。嘗其說。憲宗怒。逐仲方。而倪坐與善。奪學士。下除太僕少卿。皇甫鏘薦爲御史中丞。鏘與令狐楚皆善倪。兩人同輔政。數稱其善。故帝待倪厚。裴徐國公。穆宗立。逐鏘。所以代者。楚薦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倪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撻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殺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嘗詔倪撰王承宗先銘。倪奏。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止。令狐楚罷。執政。西川節度使王播賂權幸求宰相。倪劾播。播使不可。汚台宰。帝不許。自請罷。冀有感寤。帝亦不省。俄罷爲尚書左僕射。用播爲鹽鐵使。後宰相。倪自謂輔政淺。固辭僕射。換吏部尚書。又避選事。徙兵部。移病求分司。不許。授太子少保。爲同州刺史。復以少保分司東都。性簡潔。以聲利爲汙。疾邪太甚。孤特一概。故輕去位。無所藉。文宗卽位。召授少師。稱疾力不拜。乃遷左僕射。許致仕。莊恪太子時。議選舊德保輔東宮。復以少師召。輒上還制書堅辭。卽遷太子太傅。優詔褒尙。開成初。弟儼爲楚州

刺史。召見。帝曰。倪先帝賢宰相。筋力未衰。可一來。爾善道朕意。乃以詔書并絹三百因儼致之。倪終不起。以壽卒。母章賢明。治家嚴。倪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時。居喪哀毀。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爲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狹於用人。每除吏。常憂不稱。鮮有簡拔。穆宗初。兩河底定。倪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爲武不可驟勸。帝偃革尙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爲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遣亡無生業。曹聚山林間爲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克。乃召募市人爲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贊曰。倪議銷兵。寧不野哉。當此時。河朔雖擊地還天子。而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倪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羣臣失職。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魏相挺復爲賊淵。可謂見棄末而不見與薪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既乎。

倪字思謙。恆子。太和中和中。擢進士第。除累給事中。宣宗力治。喜直言。嘗以李璣爲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倪封還詔書。帝方作樂。不暇命使。遣優工趨出追之。未及璣所。而還。後以封敕脫誤。法當罰。侍講學士孔溫裕曰。給事中駁奏。爲朝廷論得失。與有司奏事不類。不應罰。詔可。令狐綯用李琢經略安南。琢以暴虐。免。俄起爲壽州團練使。倪劾奏。琢無所回。時推其直。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聚。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橘梅於廚。以和劑。倪知。趣市還之。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爲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倪諫以爲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尙。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振殃祈福。况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數其言。後官數遷。拜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倪徙其流遠去。樹堤自固。人得以安。以兵部尚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陵陰縣侯。時天下盜起。宦人持兵柄。倪以鯁直爲權近所忌。卒。年八十。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倪領南海。解官往侍。爲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倪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必貯以囊。貯食者



伺望得無驚改嫌乎。做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廣明初，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請  
屬止夜行以備賊謀。出太倉粟，賤估以濟貧民。俄遷京兆尹。田令孜養子有罪，  
亡擊捕吏，繫獄請救。踵門，廉不納。杖殺之。內外畏。令孜拒黃巢以廉為糧料，  
使辭疾，貶賀州司戶參軍事。會襄王竊據，挾族逃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鐸厚禮  
之光化中，以給事中召，不至卒。

遣字，字聖實子。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拾遺，與韋保衡聯第，而  
違姿高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為人。保衡才下，諸儒靳薄之，不甚齒。獨呼違  
太尉，保衡憾焉。於是保衡已為相，撫違罪，絛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  
迫畏不暇。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為公呵禦。違怙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  
所睹，異之。未幾，保衡死，召為禮部員外郎。乾符中，累擢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  
旨。僖宗入蜀，以兵部判度支，次絳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王鐸主黃舉而  
得違，及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嘗入對，跼殿中，違掖起之。帝喜曰：違善事長，大臣  
和予之幸也。違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我。違  
頓首謝。從還京師，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違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  
整。天子器之。時藩鎮多與於盜賊，橫放莫能制。權綱漸弛，支詳在徐州，引散騎  
常侍李損子凝吉為佐。會牙將時溥逐詳而取節度，溥為養幹所毒，不死，或讒  
凝吉為詳報仇者。溥怒殺之。損時在朝，溥即上言損連謀，請并誅。田令孜受溥  
金，劾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渥傳成其罪。御史王華嫉惡甚，表損不知狀，令孜請  
移神策獄。華不奉詔，奏言損近臣，法當死。即死。獨不宜取辱於宦人乎。違即時  
叩延英爭曰：凝吉以冤就屠，已不可言。損與子音問不接，且數養，安得謂同謀。  
裁溥恃功壞天子法，請案近臣。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今損可無罪誅，禍且及  
臣輩。帝寤，止免官。當此時，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附順。唯違未嘗少  
下。後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衛軍，王重榮固爭，乃徙重榮它鎮。不受詔，令孜以兵  
討之。重榮引沙陀拒王師。王師敗，逐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勅令孜生事，  
離間大臣，違素惡之。與裴澈計共召朱玫於邠。玫起邠兵五千奉迎。與沙陀等  
連和，令孜迫帝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玫怒令孜，并望帝不諒其心。謂違曰：

上奔播六年，中原之人與賊肝髓流野，得復宗廟，遺老殘民，聞輿馬音，流涕相  
歡。上曾不念，以諸侯勳王功為教使之寵。今姦臣為國產怨，我奉命而來，返以  
為脅。君憂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尚能垂頭塌項，求生於黃門哉。喪君有君，公  
其圖之。違曰：上無負天下，顧為令孜掣制。每言必涕數行下。陳倉之行，又劫於  
兵。公誠有憂王室意，宜還藩奉表，請天子復國。策無宜此。改曰：諸王才可任天  
下者不多。違曰：人非伊霍，欲為禍首，未或利也。玫退曰：我擇一王為帝，違者斬。  
尙何事。乃立嗣襄王煚而召違作冊。違苦辭，玫更委鄭昌圖。滋恨違，及還長安，  
使昌圖相。煚罷，違為太子太保。移疾不出。方其弟違為永樂令，往從之。帝還宮，  
宰相孔緯與違雅，乃勅書為偽臣，即賜死其所。實光啓三年。違見柄任凡五  
著，行完而材，逢世多故，召懷臣以濟亂，身汗偽署，不得其死，人為哀之。

定，字梅臣，瑒曾孫。以蔭起家陝州參軍事。金城丞蒞事清挺，選補黜陟使。裴違  
慶表為判官。還，調萬年主簿。歷左右司郎中，為元載所惡。外還袁潤等六州刺  
史。大曆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崧為第一。而劾桑稼  
均賦稅，業徠游口。在鎔復右，遷戶部侍郎。太常卿朱泚反，詭姓名為張誕，匿里  
中。與蔣沈不浼于賊。事平，擢太子少師。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師。  
贊曰：梁蕭氏與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凌微而亡，故餘社及其後裔。  
自瑒違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舊唐傳○臣德潛按貞觀十七年，瑒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並圖形於凌烟閣，凡圖凌烟閣者，傳中皆載，此獨不載，似疎。

子銳尚襄城公主，爲太常少卿○舊唐書歷太常卿。

倣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蘭陵縣侯，卒年八十○臣德潛

按舊唐書，魏知政事，出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遇亂，不至京師而卒，是新唐

書于位，舊唐書卒于鎮也，玩于康傳中，乾符中以父出鎮南海，免官，傳行，則新

唐書明缺疑相文矣，當從舊唐書。

遺支詳在徐州，引散騎常侍李損子凝吉爲佐○舊唐書作李凝古。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二十七

岑文本字景仁

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更家江陵。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辨對哀暢。無所訕。象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郡舉秀才。不應。蕭銑僭號。召爲中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放。文本說孝恭曰。自隋無道。四海叛死。延頸以望真主。蕭氏君臣。策歸命者。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誠縱兵。剿係江橫以南。向化心沮。恨顧屬驚。不如厚撫荊州。勸未附。陳天子厚惠。誰非王人。孝恭善之。遽下令止。侵略。署文本別駕。從擊輔公祏。典機符。進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既藉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藉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詰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每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譴罷。溫彥博爲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違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毋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後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矯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踰年。爲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最日。甲兵凡要。料配差序。籌不廢手。由是神用頗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卒。年五十一。是夕。帝聞夜殿曰。文本死。所不忍聞。命罷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諡曰憲。陪葬昭陵。給文本貴。常自以與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帷帳。事母以孝顯。撫弟姪。爲恩義。生平故人。雖羈縻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誠。吾親之信之。晉王爲皇太子。大臣多兼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五日一參東宮。每進見。太子答拜。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貴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

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數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既任職久。資錫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敕。卒無過。孫義。從子長倩。

義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郴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第仲翔爲長洲令。仲休爲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遺江東三岑。乃薦義爲汜水令。武后令宰相舉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義。且言惟長倩爲累。久不進。后曰。義誠材。何諶之拘。即拜天官員外郎。於是坐親廢者皆得援而進矣。俄爲中書舍人。中宗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諸武封王者。衆畏三思。不敢爲草。獨義爲之。詞誼勁切。由是下遷祕書少監。進吏部侍郎。時崔暉鄭愔及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義勁廉。爲時議嘉仰。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爲陝州刺史。再遷戶部尚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進侍中。封南陽郡公。初。節愔太子之難。再祖雍經帝及太平公主連謀。賴義與蕭至忠保護得免。義監修中宗實錄。自著其事。帝見之。賞數。賜物三百段。良馬一匹。下詔褒美。時義兄獻爲國子司業。仲翔陝州刺史。仲休商州刺史。兄弟子姓在清要者數十人。義數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然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籍其家。

長倩少孤。爲文本鞠愛。永淳中。累官至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武后擅位。喜得瑞事。羣臣爭言之。長倩懼。間亦開陳。請改皇嗣爲武氏。且爲周家儲貳。后順許。賜實封戶五百。加特進。輔國大將軍。鳳閣舍人。張嘉福。洛州民王慶之。建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謂皇嗣在東宮。不宜更立。與格輔元不署。奏請切實嘉福等。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始詔天下立大雲寺。長倩爭不可。緣是與諸武忤。罷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蕃。未至。召還下獄。來俊臣脅長倩與



輔元歐陽通數十族謀反斬于市五子同賜死發暴先墓睿宗立追復官爵備禮改葬輔元者汴州後儀人父處仁仕隋爲刺史與同郡王孝逸繁師玄靖君亮鄭祖咸鄭師善李行簡盧協皆有名號陳留八俊輔元擢明經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既持承嗣不可遂及誅子遵亦舉明經第爲太常寺太祝亡命匿中牟十餘年神龍初訴父冤擢累贊善大夫輔元兄希元洛州司法參軍同章懷太子注范曄後漢書者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輟樹文章婉婉恭儉射徐陵陵自以類己由是有名陳天嘉中父嘉卒世南毀不勝喪文帝高嘉行知二子皆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時寄陷於陳寶應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乃釋布噉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入降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瞻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二陸煬帝爲晉王與秦王俊交辟之大業中累至秘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爲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貴威妻被服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一不改字文化及已弑帝間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從至聊城爲寶建德所獲署黃門侍郎秦王滅建德引爲府參軍轉記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秘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貞觀八年進封縣公會龍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寧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國無來貢施惠天下遠近洽穆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爲災耳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又山東淫雨江淮大水恐有冤獄枉繫宜省錄繫囚庶幾或當天意帝然之於

是遣使賑飢民申挺獄訟有所原赦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羣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彗見公問晏嬰嬰曰公穿池沼長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慎終于初彗雖見猶未足憂帝曰誠然吾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秦始皇刻除六國隋煬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邪高祖崩詔山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於是程役峻暴人力告弊世南諫曰古帝王所以躡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墳厚隴寶貝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爲長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懷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以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爲壽陵作終制曰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槨足以藏骨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下之德堯舜所不逮而俯與秦漢君同爲奢泰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丘隴如此其中雖不藏珍寶後世豈及信乎臣愚以爲霸陵因山不起墳自然高顯今所卜地勢即平宜依周制爲三仞之墳明器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事訖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廟爲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書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勞矣漢家大郡戶至五十萬今人衆不逮往時而功役一之此臣所以致疑也時議者

頗宜宜奉遺詔於是稍稍裁抑帝常作宮體詩使廣和世南曰聖作職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帝數出畋獵世南以爲言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秘愛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祿賜防閑視京官職事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數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謠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子昶終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叉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瓊邪之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鄭子藉稻杜預謂在瓊邪客大驚號奇童引陸補三衛長乃性疏佚喜劇飲開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兼學士被讒輒謝病去十九年召見仁壽宮襲父爵安平公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愛其才署禮部員外郎奉詔定五禮律令陰陽書初以疾去舍人也煬帝在揚州召不赴銜之及即位奪爵爲桂州司馬官廢還鄉里大業九年戌會稽管崇亂城守有功帝顧其名謂虞世基曰是子故在宜斥醜處乃授建安郡丞至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轉側寇亂中數被僞署危得不死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伏威詒書輔公祏使殺之爲王雄誕保護得免公祏反授吏部侍郎或謂帝百藥與同反帝大怒及平得伏威所與公祏書乃解猶貶涇州司戶太宗至涇州召與語悅之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明年除禮部侍郎時驍烈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論理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嫌無度乃作贊道賦以諷之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備貳事勸勵甚詳向任卿

固所望耳賜綵三百段遷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爲子久之固乞致仕帝嘗與僧賦帝京篇數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卒年八十四諡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世顯爲天下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難除容貌瘠瘠者累年好獎薦後進得俸祿與親黨共之輟藻沈鬱詩尤其所長樵薪皆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子安期

安期亦七歲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期跪泣請代盜哀釋之貞觀初爲符璽郎累除主客員外郎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司列少常伯數預決國事帝屢責侍臣以不能進賢衆不敢對安期進曰臣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爲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勅爲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嘗所以人爭嗾默以避謗若陛下忘其親讐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議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乎帝納之尋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諡曰烈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義仲又爲中書舍人

諸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父玠皆有名梁陳間亮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于心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總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累遷爲尚書殿中侍郎入隋爲東宮學士遷太常博士煬帝議改宗廟之制亮請依古七廟而太祖高祖各一殿法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則分室而祭始祖二祧不從遂毀未及行坐與楊玄感等煬帝矜己嫉才因是亦貶西海司戶時博士潘徽貶威定主簿亮與俱至隴山徽死爲數瘞人皆義之後爲薛舉黃門侍郎舉滅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頓首曰舉不知天命抗王師今十萬衆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生邪王悅賜乘馬帛二百段即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觀格虎亮懇愬致諫帝禮納其言王每征伐亮在軍中書預秘謀有裨輔之益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縣侯老于家太宗征遼子遂良從詔亮曰曠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伐君已老俛仰歲月且三十載眷言及此我勞如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善居加食亮頓首謝及罷疾帝遣醫中使候問踵相逮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諡曰康遂良自有傳初武德四年

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簽蘇場，並以本官爲學士。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推略前載，無常禮之問，命閣立本圖象，使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劉孝孫者，荊州人，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少知名，大業末爲王世充弟杞王辨行臺郎中，辨降，衆引去，獨孝孫攀援號慟，送于郊。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歷諸議參軍，遷太守洗馬，未拜卒。

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世居鄭州，仕隋爲齊王府屬，李密據洛口，署記室，密敗，爲王世充所執，衆懼不能寐，獨玄道曰：「死生有命，憂能了乎？」寢甚安，及見世充解色不撓，釋縛，爲著作佐郎。東都平，爲秦王府主簿，貞觀初，累遷給事中，姑臧縣男，出爲幽州長史，佐都督王君廓，專持府事，君廓不法，每以義裁糾之，嘗遺玄道婢，乃其家子，爲所掠，遣去不納，由是始隙。君廓入朝，玄道寓書房玄齡，玄齡本甥也，君廓發其書，不識草字，疑以謀已，遂反，坐是流嶺南，未幾，擢常州刺史，風績清簡，下詔褒獎，賜緡帛久之，致仕，加銀青光祿大夫，以祿歸第卒。

李守素者，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尙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答，數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目邪？」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簡，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時潤州刺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遷京兆，遂爲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於察，盡傳其業，慕嗜欲，惟一於學，未嘗問家人生貨，仕陳會

稽王主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事，以父喪免，服除，補河間郡司法書佐，初察在陳，嘗修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故思廉表父遺旨，有詔總續，煬帝又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悅修區區圖志，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貽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數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書語隋事，慨然嘆曰：「姚思廉棄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爲皇太子，遷洗馬，卽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昺、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賜緡絲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以藩邸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思廉亦展盡無所諱，帝幸九成宮，思廉以爲難，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爲，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卽頭劇，豈爲游賞者乎？」賜帛五十匹，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諡曰康，陪葬昭陵，孫瑋。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衆英，興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若震霆，思廉以諸生侍辱王，奮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悼心，觀駭自卻，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宜太宗之尊表云。瑋字令璋，少孤，撫昆甥友愛，力學，才辯接遇，永徽中，舉明經第，補太子宮門郎，以論撰勞，進祕書郎，稍遷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武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瑋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爲上應國姓，夏頗以聞，后大悅，拜檢校天官侍郎，擢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丞，下謀議不得聞，瑋以帝王謀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實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瑋始，坐事降司賓少卿，延載初，拜納言，有司以瑋族犯法，不可爲侍臣者，瑋曰：「王敦犯順，導典桓桓，密康被戮，紹以忠死，是能爲累乎？」后曰：「此朕意，卿無恤，浮言，證聖初，加秋官尚書，明堂火，后欲避正殿，應天變，瑋奏：「此天災也，昔宣榭火，周世廷建堂焚，漢渠昌且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聖人之道，隨物示化，況明



堂布政之官。非宗廟不宜避正殿。貶常禮。左拾遺劉承慶曰。明堂所以宗祀。爲天所焚。當側身思過。振除前犯。璫挾前語以傾后意。后乃更御端門。大酺。燕羣臣與相娛樂。遂造天樞。著己功德。命璫爲使。督之。功費浩廣。見金不足。乃斂天下農器。并鑄以功。賜爵一級。后封嵩山。詔璫總知儀注。爲封禪副使。更造明堂。又以使護作。加銀青光祿大夫。大食使者獻師子。璫曰。是獸非肉不食。自碎葉至都。所費廣矣。陛下鷹犬且不蓄。而厚資養猛獸哉。有詔大食停獻。時九鼎成。后欲用黃金塗之。璫奏。鼎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飾。臣觀其上先有五采雜珪。豈待塗金爲符曜耶。后乃止。契丹李盡忠盜塞。副梁王武三思爲檢校道安撫使。坐累下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璫隨發之。無所容貸。后聞。降詔慰勞。因謂左右曰。爲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璫爲兼之。新都丞朱待辟坐贓應死。待辟所厚。浮屠理中謀殺璫。據劍南。有密告后者。詔璫窮按。璫深探其獄。跡疑似皆捕逮。株黨牽聯數千人。獄具。后遣洛州長史宋玄爽。御史中丞霍獻可覆視。無所翻坐。沒入五十餘族。知反流徙者什八以上。道路冤謫。監察御史袁恕已劾奏。璫獄不平。有詔勿治。召拜地官冬官二尚書。久之。致仕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贈越州都督。諡曰成。弟班。

班。篤學有立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賜。累封宣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役。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官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爲詐僞。有虧威德。臣望悉出宮內。遣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絺。足草屨。齊高帝開樽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劍。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劍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爲貴。皇王以菲薄爲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僞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教。賴殿下糾

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書署。冀免詐僞。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讀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誥誡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騎常侍。遷秘書監。睿宗立。拜戶部尚書。所歷定州刺史。尚書。官皆與璫相繼。云。卒。年七十四。始曾祖察書撰漢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其義爲己說。班著紹訓以發明舊義云。

令孤德棻。宜州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右姓。德棻博覽文史。大業末。爲藥城長。屬亂。不就官。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起兵。立總管府。署德棻府記室。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爲起居舍人。遷秘書丞。帝嘗問丈夫冠。婦人髻。比高大何邪。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彊。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帝然之。方是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秘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史稱錄。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損。今耳目尙相及。史有所馮。一易世事。皆汨暗無所掇拾。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爲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然。於是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開。禮主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秘書丞魏徵主齊。秘書監賈逵。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議。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更與秘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秘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總監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太子承乾廢。坐除名爲民。召拜雅州刺史。又坐事免。會修晉家史。房玄齡奏起之。預東凡十有八人。德棻爲先進。故類例多所取定。



除秘書少監。永徽初，復爲禮部侍郎。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遷太常卿。高宗書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坐中，華殿問何修而王若而霸，又當孰先。德業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爲先而莫難焉。帝曰：今茲何爲而要對曰：古者爲政清心，閉事爲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爲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傳稱禹湯罪己，其與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二主惑嬖色，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此所以亡也。帝悅，厚賜以答其言。遷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爵爲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諡曰憲。時又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皆以史學稱當世。

鄧世隆者，相州人。隋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茂河陽，引爲賓客。秦王攻洛陽，遣書諭太世隆報書，尋慢洛陽平，亡命，變姓名，號隱玄先生，棲白鹿山。貞觀初，召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頤、庾安禮、敬播俱爲修史學士。世隆內貨罪，居不聊。太宗遣房玄齡諭曰：爾爲人作書，各忠其主耳。我爲天子，尚甘心匹夫邪？毋有後疑。改著作佐郎。歷衛尉丞。初，帝以武功定天下，晚始擢學，多屬文賦詩，天格瞻屬，意悟冲適。十三年，世隆上疏請加集錄，帝謙不許。終著作郎。顧胤，蘇州吳人。父覺，仕隋秘書學士。胤承徵中累遷起居郎，兼修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論次國史，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子琮，武后時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卒。后曰：琮不幸，令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特廢視事一日。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皆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既數與論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祗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醜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

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書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容笑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祕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

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著格論，通曆等書，行于世。

頡，德業五世孫。天寶末及進士第，遇祿山亂，去隱南山豹林谷。楊綰徵時數從之游，而頡博學有口辯，綰爲禮部侍郎，修國史，薦頡自華原尉拜右拾遺，兼史職，累遷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錄，屬起居注亡散，頡夏授詔策，備一朝之遺，自開元天寶間，各臣事多漏略，拙于取舍，不稱良史。大曆中，以刑部員外郎判南曹，遷司封郎中，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格藏奉，用度，頡諫曰：臣伏讀漢劉向論山陵之誡，良史咨教，何者？聖賢勤儉，不作無益，昔葬葬蒼梧，弗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畢陌，無丘壠處，漢文葬霸陵，不起山墳，禹非不忠，啓非不順，周公非不悌，景帝非不孝，其奉君親，皆以儉，數爲無窮計。宋文公厚葬，春秋書華元爲不臣，桓魋爲石槨，夫子以爲不如速朽，由是觀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責合于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練飾，陛下奉先志，無違物，若務優厚，是拂顧命，監經誼，臣竊懼之。今敕令前下，諸條未出，望速詔有司，從遺制便。詔答曰：朕頃議山陵，荒哀迷謬，以違先旨，卿引據典禮，非唯中朕之失，亦使朕不遺君親于患，敢不聞義而從。奉以終始，雖古遺直，何以加焉。頡在吏部，因尚書劉晏力，時楊炎爲侍郎，故頡內德晏，至分關，以善關奉晏，惡關與炎，炎心不平。建中初，頡爲禮部侍郎，炎執政，不爲憾，炎出故宰相杜鴻漸門下，其子封求弘文生，以託頡。頡謝使者曰：得公手署，頡得以識，炎不疑，署送之。頡即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詰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姦人，無可奈何，欲殺之。炎苦救解，乃貶衡州別駕。遷刺史，李泌執政，召拜太子右庶子，復爲修撰，性愎且介，人人與爲怨。孔述睿同修史，頡忿細故，數侵之，述睿長者，無所校。貞元五年，坐守衡州冒前刺史戶口爲己，最實參素惡之，貶吉州別駕。稍遷刺史，齊映爲江西觀察使，按部及州，頡輕映後世，先至宰相，今雖屬刺史，自按所以過映者，至迎謁，頗快快，以語其妻，妻曰：君自

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前。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無憾。映至。岷入謁。從容  
步進。不祿首屬戎器。映以爲恨。去至府。攜岷舉奏前刺史過失無狀。不宜按部。  
貶衡州別駕。刺史田敦。岷門生也。與岷昧生平。至是迎拜。分俸半以贖給之。在  
衡十年。順宗立。以秘書少監召。未至卒。初受詔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  
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以勞贈工部尚書。

贊曰。文本才猷。世南饒諤。百藥之持論。亮思廉之遠雅。德棻之辭章。皆治世華  
采。而澳汨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  
與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爲之戒。方天下初定。  
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

唐書卷一百二

唐書卷一百二考證

岑文本孫載。乃薦載爲汜水令。○沈炯震曰。舊書。長安中爲廣武令。考地理志。  
汜水。垂拱四年改曰廣武。至神龍元年復故名。則是安時有廣武。無汜水也。  
當從舊書。

褚亮傳。曾祖遷父玠。皆有名。梁陳間。○臣德潛按。陳書。褚玠傳。祖遷。此作遷。而  
宰相世系表。又作漢。應誤。

李守素傳。通氏姓。學世號肉桂。○舊書。當時號爲行桂。

唐書卷一百二考證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祖彤仕後魏通直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爲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學虎門館父死王事有詔襲爵世長號踊不自勝帝輒然改容入隋爲長安令數條上便宜大業末爲都水少監督漕上江會煬帝被弒發喪備聞行路更爲王世充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其將豆盧行褒戊襄陽高祖與之舊數遣使者諭降輒殺之洛陽平始與弘烈歸帝殊褒而諒世長頓首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比逐鹿一人得禽萬夫斂手豈有獲鹿後忽同獵者問爭肉罪邪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齒事且武功舊人亂離以來死亡略盡唯臣得見太平若殺之是絕其類帝笑釋之授玉山屯監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調之曰卿自謂佞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爲背賊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尙爲勍敵帝大笑嘲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訖左右曰今日收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郎新經突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遠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劫人陛下救卹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堪所求帝不聽待宴被殺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離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邪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爲者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爲足今天下厭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淫復朴素今乃即其宮加雕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咨重其言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引爲學士貞

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拒卻賂遺朝廷壯之出爲巴州刺史舟敗溺死世長有機辯淺于學嗜酒簡率無威儀初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于塵伍伯疾其詭輟之流血世長不勝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

子良嗣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王以法繩府官不職者甚見尊憚帝異之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將轉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荊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弃之徙雍州時關內饑人相食良嗣政上嚴每盜發三日內必禽號稱神明垂拱初遷冬官尙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賞遇尤渥尙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驛果蔬儲佐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止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薛懷義于朝懷義僂蹙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往來毋犯之載初元年罷左相加特進仍知政事與韋方質素不平方質坐事誅引逮之后辨其非良嗣憐謝不能與與還第卒年八十五詔百官往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始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僚壻累下徙冀州刺史其人往謝良嗣色泰定曰初不聞有累在荊州時州有河東寺本蕭督爲兄河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子踐言官太常丞爲酷吏所陷死嶺南削父爵沒其家神龍元年復贈司空以踐言子務元襲爵終郕王府長史

從孫弁字元容擢進士調奉天主簿德宗出狩而縣令計事在府官屬皆惶恐欲遁走弁曰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坐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衆乃定車駕至備侍畢給帝嘉之試大理司直朱泚平進監察御史擢累倉部郎中判度支案裴延齡死帝召弁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位郎中上知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延齡後平賦緩役略煩苛人賴其寬久之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改太子詹事舊制詹事位在太常宗正卿下御史中丞賈參事之徙班河南太原尹下弁造朝輒就舊著有司疑詰給曰我已白宰相復舊班殿中侍御史鄭儒立劾奏待罪金吾有詔原罪坐前以腐果給遷彭州司戶參軍是時兄珣爲贊善大夫覓京兆士曹參軍以弁



故貶袁永州。信州司戶參軍袁年老，眼不能視，帝聞之，聽還。又有稱冤才者，帝悔不用，而袁以老先還，重追冤，更問大臣，昆弟可任者。左右以王紹之兄紆，韓舉之兄羣對。帝乃擢紆右補闕，羣考功員外郎。冤遂不復用。數年起，并爲滁州刺史，卒。并聚書至二萬卷，手自釐定。當時稱與祕府埒。并之判度支，方大旱，州縣有連米，斷貞元八年以前凡三百八十萬斛，人亡數在，并奏請出以貸貧民，至秋而償，詔可。當時譏其罔君云。

韋雲起，京兆萬年人。隋開皇中以明經補符璽直長，嘗奏事文帝前，帝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侍，雲起即奏述性豪侈，未嘗更事，特緣主婿，私握兵要，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便者。帝顧述曰：「雲起言而藥石也，可師之。」仁壽初，詔百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通事舍人。大業初，改謁者，建言今朝廷多山東人，自作門戶，附下罔上，爲朋黨，不抑其端，必亂政。因條陳森狀，煬帝屬大理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等皆坐免。會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爲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並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既而斂斤一人犯令，即斬以徇。於是突厥會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始契丹事，突厥無聞，且不虞雲起至，既入境，使突厥告云：「諸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有隋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因引而南。」過賊營，百官遠陣，以還明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以女子及畜產半賜突厥。男子悉殺之，以餘衆還。帝大喜，會百官於廷曰：「雲起將突厥兵平契丹，以奇用師，有文、武才，朕自舉之，拜治書御史，因勅奏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怙寵勸命，四方有變，不以聞，聞不以實，朝議少賊，不多發兵，官兵少賊衆，數見敗北，賊氣日張，請付有司案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嘗大敗賊，政所言不情，貶大理司直。帝幸江都，請告歸，高祖入關，上謁長樂宮，授司農卿。陽城縣公武德初，進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園監，時議討王世充，雲起上言：「京師初平，人未堅附，百姓流離，仍歲無年，整屋司竹藍田谷口盜賊羣屯，京都摧剝，乘夜竊發，重以梁師都嫁情北胡，陰計內鈔，爲腹心患，釋此不圖，而窺兵函洛，恐人乘虛，一旦有變，禍且不細。」臣愚以爲不若戡兵務農，須關中安

安，士氣餘飽，然後議討伐，一舉可定。從之。會突厥入寇，詔總商寧以北九州兵禦之，得一切便宜。改遼州都督，益州行臺兵部尚書。時僕射竇軌數奏生獫狁，冀得集兵以威衆，雲起數持掣，軌宣言雲起通賊營私，由是始隙。雲起弟慶儉，慶嗣事隱太子，太子死，詔軌息馳驛報，軌疑雲起有變，陰設備，乃告之。雲起不信，曰：「詔安在？」軌曰：「公建成黨，今不奉詔，反明矣，遂殺之。」初，雲起師太學博士王頗，每數曰：「韋生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訖如言。」孫方質，光宅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地官尚書，嘗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據牀自若，或曰：「倨見權貴，且速禍。」答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折節近戚，以苟免邪？」俄爲酷吏所陷，流死儋州，沒其家。神龍初，復官爵。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補萬年縣法曹。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感五帝，適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時，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萬事當順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鷄者，不卻而受，此前世弊事，奈何行之？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賞賚，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待玄武門游戲，臣以爲非詒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妓者，匪詔匪夏，請並廢之，以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況觀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帝大悅。即詔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言喪邦者，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然冀弼諧以輔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至誠慷慨，據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初，帝授禪，伏伽最

先諫帝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羣臣是時軍興賦斂重伏伽數請蠲損帝  
語裴叔曰隋爲無道主驕於上臣陷於下下上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寧不痛哉  
我今不然平亂責武臣守成責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虛心盡下冀聞嘉言  
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諫臣矣俛首嘆歎豈朕所望哉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  
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  
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  
新辭也世元建德所部赦後乃欲流徙書曰藏厥渠魁脅從罔治渠魁尚免脅  
從何辜且蹙狗吠堯吠非其主今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爲賊臣彼豈忘陛下哉  
墮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代無君然止稱堯舜者何也直由  
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  
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爲無信欲人之信豈可得哉賞罰  
之行無貴賤親疏惟義所在臣愚以爲賊黨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  
原則天下幸甚又表置諫官帝皆欽納太宗即位封樂安縣男遷大理少卿帝  
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入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  
爲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  
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既爲天子尚行之乎竊爲陛下不取帝悅曰卿能  
言朕非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後坐奏囚失免官起爲刑部郎中累遷大理  
卿時司農市木植倍直與民右丞韋勣劾吏隱沒事下大理訊鞠伏伽曰緣官  
市貴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勣曰卿不逮伏伽遠矣久  
之出爲陝州刺史致仕顯慶三年卒始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  
臥于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比  
顧雍云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爲景城縣戶曹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  
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  
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聞江都已弑始爲建德黃門侍郎賊平授景州錄事參  
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

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  
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嚙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  
者不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者果鮮特人君不能安  
之而擬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  
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玄素上  
書曰臣惟秦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壹尊將貽之萬世及子而亡者殫嗜  
奔欲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斂以身先之乃能大  
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咸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繁仍失疲人望一不  
可也陛下向平東都曾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翕然一口頌歌豈有初惡侈靡  
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爲虛費今國儲無兼  
年又與別都之役以產怨讎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  
意未完定奈何營未幸之都重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陽莫敬一言即  
日西駕非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內弗敢康也伏惟陛下化凋  
弊之俗爲日尚淺詎可東巡以搖人心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  
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輟輒壞別數百人齎載自隨終日行不  
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  
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斃亡國弊臣恐陛下  
之過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殷卒與同歸於亂  
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  
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度而宮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拾一取天下  
謂何帝顧房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還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  
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名梗挺聞玄素言歎  
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  
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棄之古  
者田三畝非以教殺除民害也今反以獵爲娛行之無常不損威德哉傳曰事  
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探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孔穎達奉詔講勸宜數遽問

神萬分。博選賢傑。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則善矣。夫在人上者。常求爲善也。然性不勝情。耽惑成亂。下有諛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小不去。善小不爲。禍福之來。皆根於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護焉。終將安歸。太子不納。又上書曰。周公實聖人而攝沐吐衄下白屋。況下周公之人哉。殿下睿質天賦。尚須學以表飾之。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德鉅儒。兼識政機。望數召見。述古今。增懿明德。雕蟲小技。正可間召代博奕。不宜屢也。駢射耽游。褻戲酣歌。悅耳目。移情靈。不可以御。夫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帝知數財正太子。頻擢至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久不見。賓友玄素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卽便教戲。何足顧哉。上惟東宮之重。高署才爲寮佐。今乃不得進見。將何以朝納諫。夕補遺哉。太子諱其切。夜遣戶奴以騎槓狙擊。危脫死。嘗聞宮中擊鼓叩關正言。太子出。數對玄素破之。既不悛。醜德日聞。玄素不能已。上書曰。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書傳所載。或遠。臣請以近事喻之。周武帝平山東。庫官匿食以安海內。而太子贊有機德。爲丸軌以聞。帝慈仁不忍。屢及踐祚。狂暴日熾。宗祀以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藉女實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賴。勇爲太子。驕肆敗度。今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太山之安。詎知王臣敢進其說哉。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疏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焉能致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問不著。一遭讒。遂成其禍。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嘗用不爲限節。然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騎奢亡藝。孰有過此。龍樓望苑。爲工匠之肆。既闕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有因緣戮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畫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可勝計哉。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臣謂宜數進召。以廣徽美。今反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獨可既乎。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宮中玄素坐。除名爲民。頃之召授湖州刺史。徙鄧州。訖不復親近。高宗時。以老致仕。麟德初卒。始玄素與孫伏伽。在隋皆爲令史。太宗嘗問玄素。官立所來。深自羞汗。稽遲夏見。帝曰。君

子不失言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戲。故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新朝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爲非。陛下昨問玄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曰流外。又問何曹司。玄素出。不能使步。頗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咸共驚怪。唐家創業。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並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臣。使辭窮貶。欲責其伏節死義。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敵。數內讒言。而世長等仇然獻忠。時主方褒聽。藉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視前人之爲。猶以餒餒期樂。故時時遭斥。譴爲所厭苦。非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根著寸心。而歸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臺辭不能傳太子諒矣。



于志寧字仲謨京兆高陵人曾祖謨有功於周爲太師燕國公父宣道仕隋至內史舍人大業末志寧調冠氏縣長山東盜起棄官歸高祖入關率羣從迎謁長春宮詔授渭北道行軍元帥府記室與殷開山參謀議薛仁果平識諸亮於囚虜中遷天策府中郎文學館學士引亮與同列貞觀三年爲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志寧安在志寧奏召三品志寧品第四帝悟特詔預宴因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是時議立七廟羣臣請以涼武昭王爲始祖志寧以涼非王業所因獨建議連之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奏古今異時慕虛名遺實惠非久安計帝皆從之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貢之卽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爲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勉之官實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教督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彊起爲我率輔道之志寧乃就職時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爲今東宮乃所營當時號爲修德豈容復事磨影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槌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廝役在內其可無憂乎又宮中數聞鼓聲太樂伎兒輒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寧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而左右多任宦官志寧復諫曰奄官者體非全氣專柔便佞託親近爲威權假出納爲禍福故伊尹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齊任鄧長顙爲侍中陳德信爲開府內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顙覆今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機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爲怪太子益不悅東宮僕御舊得番休而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與相狎比志寧懷不能言上疏極言曰竊見僕寺司取愛及歡讐自春迄夏不

得番息或家有慈親以關溫清或室有幼穉以虧撫養殆非慈愛之意又突厥連哥支等入狀野心不可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狎而近之無益令望有損威德況引內閣中使常親近人皆震駭而殿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張師政乾于承基往刺之二人者入其第見志寧惴然在苦塊中不忍殺乃去太子敗帝知狀謂曰聞公數諫承乾不聽公故至此是時宮臣皆罪廢獨志寧蒙勢勉晉王爲皇太子復拜左庶子遷侍中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監修國史永徽二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无忌反有詔不待時斬之志寧以爲方春少陽用事不宜行刑且誣謀非本惡逆請依律待秋分乃決從之衡山公主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爲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過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家不識以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除從吉此漢文創制爲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婦非人情所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拜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師四年隕石十八于馮翊高宗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修來以自戒若何志寧對春秋隕石于宋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固有自然非一繫人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爲福也俄遷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妻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實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王皇后之廢長孫无忌褚遂良固爭不見從志寧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己銜之後因殺无忌坐免官出爲榮州刺史改華州聽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諡曰定後追復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志寧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嫌畏不能有所薦達也爲士議所少凡格式律令禮典皆與論議實賜以巨萬初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軍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軍尙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銘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訛謬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軍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



夜间有人走动发出声响或谈话时, 声波信号经话筒 BM 拾取, 输出相应电信号经 C1 送入 VT1 放大, 此时, VT3 有很强音频信号输入。在信号的负半周 VT3 将退出饱和态, 进入放大甚至截止态。VT3 集电极电位上升, VT4 饱和, 直流电位经 VD1 向 C4 充电, 同时, VT5 饱和, VT6 截止, 解除对 VS 控制极的封锁, 电灯点亮发光。灯亮的时间长短由 C4、R9 参数决定。当 C4 向 R9 放电完毕后, VS 关断, 电灯熄灭。本电路参数的延迟时间约为 30 秒。

R2、R4 阻值不要轻易更改, 否则声控效果不好。采用电路提供的数值不用任何调试就能正常工作, 且效果好。

三极管 VT1~VT6 选用 2SC90B 型,  $\beta \geq 100$ 。开关二极管 VD1 选用 1N4148 型。整流二极管 VD2~VD5 选用 1N4004 型。稳压二极管 VD6 选用 9V、1/2W 的。单向晶闸管 VS 选用 MCR100-8 型, 1A/600V。光敏电阻 RG 选用 MG45 型。电容话筒 BM 为普通小型驻极体话筒。

### 19-12 红外线往复运行装置

该装置可配接在电动玩具车上, 不论其前进还是后退, 当在 1~3 厘米范围内出现障碍物时, 可自动判断并停车, 然后朝反方向继续行进。在室内运行不会与障碍物相碰。

如图 19-12 所示, VD1、PHD1 与 VD2、PHD2 是分别装在车头与车尾的两对红外线发射接收管, 每对的发射管与接收管之间有良好的隔离, 发射管发出的红外线不会被接收管直接接收, 当车的前后没有障碍物时, 两接收管因接收不到红外线而呈高阻状态, 与非门 F1 和 F4 的输入端均为低电平, 其输出端则为高电平, 所以由 F2 和 F3 组成的 R-S 双稳态触发器维持原稳态。比如 F2 输出低电平, F3 输出高电平, 因此, VT2 导通 VT1 截止, 电流由 A 点至 B 点流经电机, 使车向某一方向行进。当前方 1~3 厘米处出现障碍物时, 车前方的红外线接受管 (如 PHD1) 接收到障碍物反射回来的红外线而呈低阻状态, 这样 F1 的输入端升为高电平, 输出变为低电平, 使 R-S 触发器翻转, 即 F2 输出高电平, F3 输出低电平。结果 VT1 导通, VT2 截止, 电流反向流过电机, 实现了车的自动倒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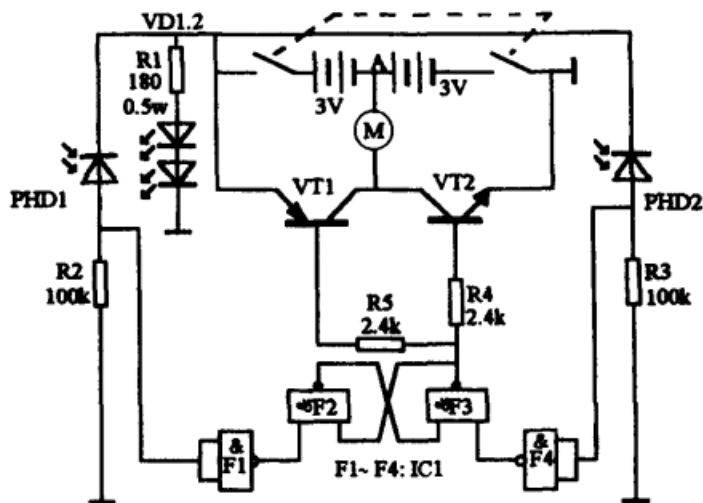


图 19-12 红外线往复运行装置

该电路虽用两组电源供电, 但是两组电源轮流工作, 符合干电池的放电特性, 与单电源供电相比, 比较省电。

VT1 和 VT2 应选用  $\beta$  值大于 100 的管子, 以确保电源电压不足时, 在与非门的驱动下也能可靠地饱和。R2 和 R3 的阻值应根据两只红外接收管的具体特性而定, 先测红外接收管在室内自然散射光下的电阻值, 按测得数值的 1/3~1/2 选取。试车时若遇到障碍物不能自动换向, 说明电机的旋转方向与双稳态触发器的稳定状态不相符, 只要将电机的引线对调即可。

IC1 为四 2 输入“与非门”选用 CD4011 型, F1~F4 各为 1/4 IC1。三极管 VT1、VT2 选用 9012 型或 9013 型。VD1、VD2 为发光二极管。PHD1、PHD2 为红外线发射接收管, 可选用 SE303A 和 PH302 型。

### 19-13 简易光控脉冲计数器

本电路可广泛用于各种需自动计数、计件的生产场合, 能自动完成计数、显示。电路如图 19-13 所示。本计数器包括降压整流电路、光控脉冲发生器、计数器、译码器、显示电路。电路中只画出了用于产生计数的光控脉冲发生器。光控源与接收光敏管的放置如图右端所示。

夕位宰相。義不受汚。賊遂害之。

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蓨人。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爲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人戰。禽之。斬首以祭賊。衆畏伏。更歸附之。至數千人。俄與武陟李厚德將其衆降。授陟州總管府戶曹參軍。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以爲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如尙書入坐。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修潔者任之。敦樸素草浮僞。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過行者被嗤於鄉。不昵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畜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疆本弱支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爲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勳戚之家。邑人俸稍足。以奉養。而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爲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饑寒之切。吏患不能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輶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戶口之繁。倉庾且實。稍加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効。則官人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爲彝法。書奏。太宗稱善。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爲吏部侍郎。善銓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一。況其清鑒焉。久之。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尙書。監修國史。進爵祿縣公。永徽初。加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感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號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增損。卒。年五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諡曰憲。官給輜車。歸葬於鄉。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善上官。貶橫表。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隋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後爲王世充度支尙書。世充平。以隋資補穀熟尉家貧。代計吏集京師。擢制舉乙科。改陳倉尉。高祖謂吏部侍郎

張銳曰。今選吏豈無才用特達者。朕將用之。銳言行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

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爲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累遷給事中。帝嘗謂羣臣。朕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舜禹湯武。得稷卨伊呂。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茲事朕皆兼之。行成退。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能比數。雖然。威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材。奚用大庭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子駐定州監國。謂曰。吾乃送公衣錦過鄉。邪。令有司祠其先墓。行成薦里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等。皆以學行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可任。以事厚賜遣之。太子使行成詣行在。帝見悅甚。賜勞尤渥。還爲河南巡察大使。稱旨。檢校尙書左丞。是歲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皇太子宜留監國。對曰。百寮日決庶務。既爲京師重。且示四方威德。帝以爲忠。遷侍中。兼刑部尙書。高宗卽位。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時晉州地震。帝以爲忠。遷侍中。兼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顛動。恐女謁用事。人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俄拜尙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制答曰。古者策免。非罪己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乃賜宮女。黃金器。敕勿復辭。行成固請。帝曰。公朕之舊。奈何舍朕去邪。泣然流涕。行成惶恐。不得已。復視事。未幾。卒於尙書省舍。年六十七。詔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敘。三遣使賜內衣服。尙宮宿其家護視。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祭以少牢。諡曰定。弘道元年。詔配享高宗廟廷。族子易之。昌宗。易之。幼以門蔭仕。累遷尙乘奉御。既冠。頗習美姿製。音技多所曉通。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過臣。善治鍊藥石。卽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傳朱粉衣。統錦。感飾自喜。卽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

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帛五百段。給奴婢。棄宅馬牛充入之。不數日。進拜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閣。同京官。朝朔望。追贈父希誠爲襄州刺史。母韋母。祔並封太夫人。尙宮問省起居。詔尙書李迥秀私侍祔。昌宗與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又加昌宗右散騎常侍。聖曆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爲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乃引知名士。閭朝隱。薛稷。員半千。爲供奉。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博爭道爲笑樂。或嘲詆公卿。淫戲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詔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鸞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以媚后。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彦伯等二十有六人。撰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驎臺監。權勢震赫。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爲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易之恆國公。實封各三百戶。后既春秋高。易之兄弟頗政。邵王重潤與承泰郡主竊議。皆得罪。絃死。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劾奏易之等事。易之訴於后。反誣元忠與司禮丞高戢約。曰天子老。當挾太子爲耐久朋。后問孰爲證。左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翌日庭辯。皆不讎。然元忠說猶皆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肆。姦賊狼藉。御史臺劾奏之。乃詔宗晉卿。李承嘉。桓彥範。袁恕己。參鞠。而司刑正賈敏言。窺望后旨。奏昌宗彊市罪當贖。詔曰。可。承嘉。彥範進曰。昌宗賊四百萬。尙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不應免官。后問宰相。內史令楊再思曰。昌宗主鍊丹。陛下餌之而驗。功最大者也。即詔釋之。歸罪其兄昌儀。同休。皆貶官。已而日久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進見。惟昌宗等侍側。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乃引支黨。日夜與謀。爲不軌事。然小人疏險。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衢左者。左臺御史中丞宋璟亟請按攝。后陽許。俄詔璟外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更敕司刑卿崔神慶問狀。神慶妄奏云。昌宗應原。璟執奏昌宗法當斬。后不答。左拾遺李邕進曰。璟之言。社稷計也。願可之。后終不許。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暉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期。同休。從弟景雄。皆棄首天津橋。士庶歡踊。擲取之。一夕盡。坐流貶者數十人。天寶九載。昌

期女上表自言。楊國忠助之。詔復易之兄弟官爵。賜同休一子官。

贊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雖匕首掛胸。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味。雖死無益也。李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有禮。皆長厚君子哉。

唐書卷一百四

唐書卷一百四考證

于志寧傳曾孫休烈○舊書元孫休烈

張行成子易之又加昌宗右散騎常侍○舊書作左散騎常侍

唐書卷一百四考證







唐書卷一百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三十

長孫褚韓來李上官

長孫無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度河進謁長春宮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上黨縣公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謂無忌曰禍隙已芽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紕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爲子孝爲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井弗出得爲孝乎塗廩弗下得爲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益急乃遣無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恭李孟嘗討難平之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卽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無忌皇后兄又少相友善倚日厚常出入臥內進尚書右僕射突厥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新歃血不取爲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無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有言無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普示羣臣曰朕子幼無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間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無忌亦自懼貴且亢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無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公等執不曰然無忌固讓詔答曰黃帝得力牧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爲五伯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況其功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

有司朕憑明靈之祐賢佐之力克翦多難清寓內蓋時屯共資其力世安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古諸侯雖名不同而監統一也無忌等義實休戚効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朕心其改錫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無忌爲趙州刺史以趙爲公國房玄齡宋州刺史國於梁杜如晦贈密州刺史國於萊李靖濮州刺史國於衛高士廉申州刺史國於申侯君集陳州刺史國於陳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孝恭觀州刺史王河間尉遲敬德宣州刺史國於鄂李勣新州刺史國於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國於襄程知節普州刺史國於盧劉弘基朗州刺史國於夔張亮澧州刺史國於郢凡十有四人餘官食邑尙不在無忌等辭曰羣臣披荊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遠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爲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爲怨望朕亦安可彊公土字邪遂止後帝幸其第自家人姻婭勞賜皆有差久之進位司徒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勸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第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卽投杼取佩刀自向無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卽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如有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無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帝又欲立吳王恪無忌密爭止之帝征高麗詔攝侍中還辭師傳官聽罷太子太師遙領揚州都督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

也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臥內帝引手捫無忌頤無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與遂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忘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宮皇太子悲慟無忘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即位因秘不發喪請還宮太子即位是為高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拒帝後召無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忌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無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顧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后既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己銜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無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傳致反狀帝驚曰將妄人構間殆不其然敬宗具言反跡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天下奈何對曰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無忌姦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即急恐攘袂一呼以嘯同惡且為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乎字文化及父宰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煬帝處之不疑然而起為戎首遂亡隋願陛下決之帝猶疑更詔審嚴明日敬宗言無忌反明其請逮捕帝泣曰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惜撓法令朝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爲失今無忌忘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敗宗廟豈特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必生變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王莽司馬懿之流今逆使自承何疑而不決帝終不質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於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秘書監冲等於嶺外從弟渝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後數月又詔司空勣中書令敬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即黔州暴訊無忌投縊卒冲免死殺族子祥流族弟思于檀口大抵期親皆誅徙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承繼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以聽綱紀殷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帝暗於聽受

本以屠屠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初無忌自作墓昭陵墓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無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均為綺氏令

無忌從父敏字休明隋煬帝為晉王敏以庫直從敏驪山王凌危逐鹿諫曰大王冒垂堂淫原獸可乎王遂止即位頗見識權及幸江都留守禁籞高祖入關率子弟謁新豐授將作少監出為杞州刺史貞觀初坐受賂免太宗以后屬歲私給粟償其費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諡曰良陪葬昭陵

從父弟操字元節父覽為周大司徒薛國公操有學術初高祖辟署相國府金曹參軍未幾檢校廣州刺史從秦王征討嘗侍旁與聞秘謀徙陝州城中無井人勸于汲操為陂河溜入城百姓利安以母喪解長老守關須遺愛服除封樂壽縣男為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詔褒揚永徽初以陝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諡曰安葬給鼓吹至虞龍

子詮尚新城公主詮女兄為韓瑗妻無忌得罪詮流蕭州有司希旨殺之詮有甥趙持滿者工書善騎射力搏虎走逐馬而仁厚下士京師無貴賤愛慕之為涼州長史嘗逐野馬射之矢洞于前邊人畏伏詮之貶許敬宗懼持滿才能仇己追至京屬吏訊擄色不變曰身可殺辭不可枉吏代為占死獄中無忌族叔順德

順德仕隋為右勳衛征遼當行亡命太原素為高祖親厚太宗將起兵令與劉弘基募士於外聲備賊至數萬人乃結隊按屯大將軍府建授統軍從平霍邑臨汾絳郡有功與劉文静擊屈突通於潼關通將奔洛陽順德追追桃林執通以獻遂定陝縣以多進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討建成餘黨食千二百戶賜宮女詔宿內省俄以受賂為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薛隆位厚至矣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塊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路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李孝常謀反坐與文劾籍為民歲餘帝聞功臣圖見其像憐之遣宇文士及視順德順德方類然薛遂召為澤州刺

史復爵邑順德素少檢修放自如至是折節爲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擿無所容遂爲良吏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尋坐累還第喪息女感疾甚帝薄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胡足卹未幾卒遣使弔之贈荊州都督諡曰襄貞觀十三年封鄧國公永徽中加贈開府儀同三司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爲薛舉通事舍人仁果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十五年帝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卽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慧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寤詔罷封禪還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爲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非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異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簡賢者保傳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帝嘗怪薛稷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千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做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推失人則家勞効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

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食和染教皆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卽詔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僂子化爲雉鳴鳴陳倉雉鳴南陽僂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爲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延陀囊一俛斤耳因天兵北討湯平沙塞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內以爲餘寇不可無會長故重書鼓羣立爲可汗負抱之恩與天無極數遣使請婚於朝陛下既開許爲御北門受獻食今一朝自爲進退所惜少所失多虧信夷狄方生嫌恨殆不可以訓戎兵勵軍事也且龍沙以北部落牛毛中國擊之不能盡亦猶可北敗芮芮與突厥亡延陀威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使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也惟陛下裁幸不納帝欲自討遠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詎其計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臂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懷將付銳兵十萬翔輪雲轡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擣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虜士瓜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遠而左或水潦平地埽三尺帶方玄菟海壤荒漫決非萬衆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



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郈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篋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既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諫諄諄不可帝志取西域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魏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溺愛者多怨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毋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坐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帷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孝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無忌玄齡勳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極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無忌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乾不省歲餘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文

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愛州二男一孫附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云遂良曾孫瑒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先天中突厥圍北廷詔瑒持節監總督諸將破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而氣象凝挺不減在臺時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夏武德初與定律令建言周律其屬三千秦漢後約爲五百依古則繁請崇寬簡以示惟新於是採開皇律宜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瑒少負節行博學曉吏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永徽三年遷黃門侍郎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進侍中兼太子賓客王后之廢瑒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帝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瑒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哉遺厚謗醜言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銳况被遷以來再離寒暑其責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李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邪瑒曰遂良社稷臣蒼蠅點白傳致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聽瑒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奏瑒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謀不軌於是貶振州刺史踰年卒年五十四長孫無忌死義府等復奏瑒與通謀遣使即殺之既至瑒已死發棺驗視及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神龍初武后遺詔復官爵自瑒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爲鳳鳴朝陽來濟揚州江都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大將軍字文化及難闔門死之濟幼得免轉側流離而篤志爲文章善議論曉暢時務擢進士貞觀中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莫敢對濟曰陛下上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而以濟爲

之兼崇賢館直學士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縣男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帝將以武氏爲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與姬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爲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初武氏被寵帝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妃有常員今別立號不可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謗言濟等忠鯁恐前經執奏輒懷反仄請加賞慰而實銜之帝示濟及瑗濟等益懼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爲侯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時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賞雇紛然煩擾故濟對及之二年兼詹事尋坐褚遂良事貶台州刺史久之徙庭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挂刑罔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冑而馳賊沒焉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輜還鄉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

濟異母兄恆上元中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父本驍將而恆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讀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姓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爲都督使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廷辯曲直勣甚禮之徙白水令有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琰姿體魁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中書侍郎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處俊固爭事得寢意懷太子之廢盡赦宮臣罪庶子薛元超等皆贈葬義琰獨引咎涕泣播紳義之帝每顧問必殷切不回宅無正寢第義琰爲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爲國相且自愧尙營美宇

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琰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偏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與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義琰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義琰懼以疾乞骸骨遷銀青光祿大夫轉致仕乃歸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垂拱初起爲懷州刺史自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

子巢幼豪俊善騎射而不治細行義琰嘗拘之絕其交游後亡走關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爽韓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義琰從祖弟義琛

義琛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爲加七階初義琛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琛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偃見我王詞屈爲加禮及義琛再使亦坐召之義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累遷刑部侍郎爲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饑詔貧人就食商鄧義琛恐流徙不還上疏固爭左遷黎州都督終岐州刺史子綰爲柏人令有仁政縣爲立祠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陝人父弘爲隋江都宮副監大業末爲陳後所殺時儀幼左右匿免冒爲沙門服邊工文詞涉實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草寔私未嘗不預轉起居郎高宗即位爲秘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蓬羽鶴鸞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爲清言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效之謂爲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爲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爲陳王時儀爲諸議與

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殺。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芝女。中宗時爲昭容。追贈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爲治邪。內幸嬖倖。外劫讒言。以无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日誅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味鳴鳳。胙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法不可支。然璣璣義瑛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審吳王。褚不歸死。劉洎其威德可少嘗乎。

唐書卷一百五

唐書卷一百五考證

長孫無忌傳鄭仁恭○舊書作鄭仁恭

唐書卷一百五考證

杜二崔高郭趙楊盧二劉李孫邢

杜正倫，相州垣水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爲世欽美，調武騎尉。太宗素知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員外郎。帝勞曰：「朕舉賢者，非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我於宗姪故人，苟無能，終不得任。卿宜思有以稱吾舉者。」俄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于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賜綵緞二百。進累中書侍郎，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爲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頗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遠犯吾鱗，裨闕失朕其慮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吾兒幼，未有就德，我常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慎之。」又曰：「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僞無不嘗，及卽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況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主不可自驕，今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是曉太子，冀裨益之。」擢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辨治稱。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從，其語我來。」故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太子卽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陛下語怖之。」冀當反善。帝怒，出爲穀州刺史。再貶交州都督。太子廢，坐受金帶，流驪州。久之，授郢石二州刺史。顯慶元年，擢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兼度支尚書。仍知政事。遷中書令，封襄陽縣公。初，正倫已通貴，李義府官尚微，及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郎李友益，義府族也，晚附正倫，同撫義府。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交通罔上有異計，高宗惡之。」出正倫爲橫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正倫卒于貶。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

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園，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園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直論文章，思恭歸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無子以兄子志靜爲嗣，從子求仁，從孫咸，皆顯名。」求仁有雅才，永淳中授監察御史，坐事爲勦令，與徐敬業舉兵，爲興復府左長史，死于難。

咸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牂柯反，咸監軍討賊，保壘自固，道荒漫，師不能進，咸乃思士示不欲戰，陰伺之。時旱暑風熾，咸縱火謀而前，賊眩怖相失，自騰踐死，擒其酋，遂平之。遷侍御史，出爲汾州長史，開元中爲河北按察使，坐用法深，貶睦州司馬。

崔知溫，字禮仁，許州鄆陵人，仕爲左千牛，稍遷靈州司馬，境有渾斛薩萬帳，數擾齊民，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扞賊。知溫表徙河北，虜不樂遷，將軍契苾何力爲言，乃止。知溫固請，疏十五報，卒徙河北。自是人得就耕，渾斛薩至徙地，顧善水草，亦志遷後入朝。過州謝曰：「初徙且怨公，今地膏腴，衆孽戢，更荷公恩，皆再拜。」四遷蘭州刺史，党項羌三萬入寇，州兵寡衆懼，莫知所出。知溫披圖不設備，羌怪之，不敢進。俄會將軍權善才率兵至，大破其衆，善才欲遂窮追取之。知溫曰：「古善戰弗逆奔，且谿谷復深，草木荒延，萬分一有變，不可悔。」善才曰：「善。」分降口五百，贈知溫辭曰：「我議公事，圖私利邪？」累遷尚書左丞，轉黃門侍郎，脩國史。永隆初，以秩卑，特詔同門下三品，兼脩國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贈幽州大都督，諡曰忠。子泰之，開元時爲工部尚書，諤之，爲將作少匠，與誅二張功，封博陵縣侯。實封戶二百。終少府監。兄知悌，亦至中書侍郎，與戴至德、郝處俊、李敬玄等同賜飛白書贊。而知悌敬玄以忠勳見表，遷尚書左丞，裴行儉之破突厥，斬泥孰訥，殘落保狼山，詔知悌馳往定襄慰將士，佐行儉平夷寇有功，終戶部尚書。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補越王府參軍，遷費令，與丞尉均取俸，民安其化。刻石頌美，入樞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嘗覆弈誦碑，無謬者。三遷蘭臺大夫，孝



敬在東宮與司文郎中賀敏司經大夫王真儒並爲侍讀得告還鄉里嘆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即移病去俄拜壽州刺史其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既乃錄獄訟考耕餉勸墾以爲常遷正諫大夫黃門侍郎儀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太子左庶子時崔知溫劉景先修國史故智周與郝處俊監蒞久之罷爲御史大夫與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懷太子獄無所同異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概授右散騎常侍請致仕聽之卒年八十二贈越州都督諡曰定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寬仲寬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寬使相工視之工語仲寬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未躋高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顯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既仲寬卒而濟等益顯智周所善義與蔣子慎有客書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宦不達後且與子慎終達安尉其子繪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生子冽漢皆擢進士冽爲尚書左丞漢承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書遺金帛不納唯取賤一番爲書以貽其副云挺之卒冽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餘漢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冽子鍊漢子錄又有清白名而高氏後無聞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時由進士署第歷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中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籌始承淳中真選中書侍郎執政久明習故事文辭詔敕多出其手劉蕡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羣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吐蕃曠年梗寇師數出坐費糧資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能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火勿事侵擾須數年之遷力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劉齊賢皇甫文亮等議亦與正一合帝納之武后專國罷爲國子祭酒出檢校陝州刺史與張楚金元萬頃皆爲周興所輕構殺之籍入其家妻惠流放文章無存者

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元魏車騎大將軍肅之孫蚤喪母事父篤孝通書傳仕隋爲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白爲詹事府主簿太宗時預論議錄勳錄太子舍人進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移病出爲萊州刺史稍遷太子右庶子父事兄弘安律祿歸之不敢私弘安卒哀慟過期奉嫂謹甚撫兄子慈均所生會太子廢免官俄拜光州刺史永徽初入爲陳王師轉孝經百福殿於是宰相弘文館學士太學生皆在弘智舉五孝諸儒更詰辨隨問酬答舌無留滯高宗喜曰試爲我陳經之要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二百名馬一匹四年進國子祭酒仍爲學士卒年八十二諡曰宣弘安亦終國子祭酒曾孫矜舉明經調舞陽主簿吳少誠反以縣歸徙襄城主簿賜牙緋歷襄陽丞客死柳州官爲斂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聞旬卜人秦謂爲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責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歸葬弘安墓次時人哀來章孝皆爲出涕云

崔敦禮字安上祖仲方在隋爲禮部尚書其先博陵著姓魏末徙爲雍州咸陽人敦禮涉書傳以節義自將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嘗持節幽州召盧江王瑗瑗已舉兵執之脅問朝廷事敦禮不爲言太宗壯之遷除左衛郎將賜金幣良馬擢中書舍人四遷兵部侍郎出爲靈州都督召還拜兵部尚書詔撫輯回紇鐵勒部姓會薛延陀寇邊與李勣合兵破之置郡連州處其餘衆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爲下所殺詔往綏定立其嗣而還敦禮通知四夷情僞其少慕蘇武爲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永徽四年拜侍中監脩國史累封固安縣公進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以久疾自言不任事奉兩宮更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第餘慶時爲定襄都督府司馬召使侍疾卒年六十一高宗爲舉哀東雲龍門賜布祕器尤厚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諡曰昭陪葬昭陵餘慶位亦至兵部尚書

楊弘禮字履莊隋尚書令素第之子雅與玄感不協書表其必亂玄感誅父岳素長安獄楊帝使救之比至岳已死高祖即位以素有功于隋詔弘禮襲清河

郡公除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時宰相悉留定州，輔皇太子，唯褚遂良、敬宗、弘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遷司農卿，爲崑丘道副大總管，破處密，殺焉耆王，降駭支部，獲龜茲于闐王，凱旋會帝崩，大臣疾之，下遷涇州刺史。永徽初，追論其功，遷勝州都督，改太府卿，卒。贈蘭州都督，諡曰質。弟弘武，弘武少脩謹，永徽中累爲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東封泰山，自荊州司馬權司戎少常伯，從帝還，詔補授吏部五品官，遷西臺侍郎，帝嘗讓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乾封二年，同東西臺三品。弘武無他才，特謙慎自守，然居職以清簡稱。卒，贈汴州刺史，諡曰恭。三子：元亨、元禕、元禕。

元禕爲尚舍奉御，善醫，武后所信愛，嘗忤張易之，易之奏素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可供奉，后乃詔素及兄弟有子若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貶元亨睦州刺史，元禕黃州刺史，元禕梓州司馬，易之誅復任京官，並至刺史。

纂，字續卿，弘禮族父，大業時第進士，爲朔方郡司法書佐，坐玄感近屬，廢居蒲城，高祖度河，上謁長春宮，遷累侍御史，數上書言事，稱旨，除考功郎中。貞觀初，爲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告女子袁妖逆者，纂按之，情不得，哀敗，太宗惡其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溫彥博以過誤當宥，乃免。後爲吏部侍郎，有俗才，抑文雅，進詰吏，度時舞數以自進，終戶部尚書，贈幽州都督，諡曰恭。纂從子昉，武后時爲蕭機，字文化，及子訴治先，昉方食，未卽判，遽曰：「蕭機而未食，庸知天下有寬而求食乎？」昉怒，取牒署曰：「父弑隋主，子訴隋實可乎？」人服其敏。終工部尚書，盧承慶字子餘，幽州涿人，隋散騎侍郎恩道之孫，父赤松，爲河東令，與高祖雅故，聞兵興，迎見霍邑，拜行臺兵部郎中，終率更令，范陽郡公，承慶美儀矩，博學而才，少襲爵，貞觀初，爲秦州參軍，入奏軍事，太宗偉其辯，擢考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帝問歷代戶版承慶敘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嗟賞，俄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尚書，臣掌之，爲出位，帝不許，曰：「朕信

卿，卿何不自信。」歷雍州別駕，尚書左丞，高宗永徽時，坐事貶蘭州司馬，開歲，改洪州長史，帝將幸汝陽，故拜汝州刺史，顯慶四年，以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坐調非法免，俄拜潤州刺史，拜刑部尚書，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諡終，誠其子曰：「死生至理，猶朝有暮，吾死，斂以常服，晦朔無薦牲，葬勿卜日，器用陶漆棺而木槨，墳高可識，碑志著官號年月，無用虛文，贈幽州都督，諡曰定。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弟承業，承業繼爲雍州長史，尚書左丞，有能名。

承泰，字齊卿，長安初爲雍州參軍，武后詔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於齊卿，齊卿曰：「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義，崔湜，咸陽丞倪若水，整屋尉田崇，豐尉崔日用，季昶用其言，後皆爲通顯，巨人也。」及拜幽州刺史，而張守珪、果毅、齊卿厚遇曰：「君十年至節度使，已而果然，喜飲酒，踰斗不亂，寬厚樂易，士友以此親之。」終太子詹事，廣陽縣公，承慶從孫藏用，別有傳。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觀城人，父林甫，武德時爲內史舍人，典機密，以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書吏部二侍郎，賜爵樂平縣男，唐沿隋制，十一月選集，至春停，日薄事，有司不及研諦，林甫建議四時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才銓錄，咸以爲宜，論者方隋高孝基，祥道少襲爵，歷御史中丞，顯慶中，遷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既世職，乃釐補敝闕，上疎陳六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實有司試判，爲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坐貲當實，雖經敕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況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傳選六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類寔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爲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永徽以來，在

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勸之道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焉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惠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爲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會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爲官人敝乃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他門遂格稍選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獻教累嘆奏決曰爲再不食詔巡察關內道多振寬濬兼沛王府長史龔德元年拜右相祥道性審謹居宰相憂畏不自堪數陳老病丐解坐與上官儀善罷爲司禮太常伯高宗封泰山有司請太常卿亞獻光祿卿終獻祥道建言三代六卿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爲常伯屬官今封岱大禮不以八坐用九卿無乃徇古名忘實事乎帝可其議以司徒徐王元禮亞獻祥道終獻禮成進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宣

子齊賢襲爵繇侍御史出爲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將軍史與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鷄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鷄人邪卿安得以此待之累遷黃門侍郎脩國史永淳元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后時代裴炎爲侍中辨炎不反后怒左遷晉州刺史道貶吉州長史永昌中爲酷吏所陷繫州獄自經死沒其家建中三年贈太子太保齊賢三世至兩省侍郎典選從父應道吏部郎中從父弟令植禮部侍郎凡八人前後歷吏部郎中員外世以爲罕

令植孫從一擢進士宏詞第調渭南尉雅爲常吏盧杞所厚薦授監察御史普王討李希烈表爲元帥判官德宗居奉天超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幸梁州改中書侍郎帝遇之善然無它才能容身遠罪而已貞元初以疾自乞罷爲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傅

李敬玄亳州譙人諱覽羣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秘書讀之爲人峻整然造請不憚寒暑許敬宗頗薦延之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遷右肅機檢校太子右中護拜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員外郎張仁祿有敏才敬玄委以曹事仁祿爲造姓歷狀式銓簿鉗鍵周密病心太勞死敬玄因其法銜綜有序自承徽後選員浸多惟敬玄居職有能稱性彊記雖官萬員遇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訴者口論書判參舛及殿累本末無少繆天下伏其明杭州參軍徐太玄哀其僚張惠以贓抵罪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贓其罪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十年敬玄廉知之擢爲鄭州司功參軍後至秘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聞其鑒拔率若此咸亨二年轉中書侍郎又改吏部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進吏部尚書居選部久人多附樹凡三娶皆山東舊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家高宗知之不能善也儀鳳元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劉仁軌西討吐蕃有所建議敬玄數持異由是有隙因奏河西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辭以非將帥才且仁軌遲憾故彊臣以不能帝厭之因曰仁軌若須朕朕且行卿安得辭乃拜洮河道大總管兼鎮撫大使檢校鄯州都督統兵十八萬代仁軌與吐蕃將論欽陵戰青海使劉審禮爲先鋒鑿虜敬玄按軍自如審禮戰歿尙首鼠不進乃頻承風嶺又阻溝渾莫能前賊屯高壓其營偏將黑齒常之率死士夜擊賊敬玄始得至鄯州又戰涅川遂大敗數稱疾求罷歸許之既入見不引謝即還府視事帝察實不病貶衡州刺史久之遷揚州長史卒官贈兗州都督諡曰文憲撰次禮論及它書數十百篇二子思冲守一思冲神龍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見殺籍其家守一郛令孫紳別傳

敬玄弟元素爲武德令刺史李文暉橫調民黃金造常滿尊以獻官屬無敢諫元素固爭文暉爲少損更以私財助之延載初元素昌左丞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武懿宗所構與裴連耀等同誅神龍中追洗其事劉德威徐州彭城人姿貌魁秀有幹略隋大業末從裴仁基討淮賊手劍賊會



傳行在後歸李密。密分麾下兵使守懷州。密降。俱入朝。授左武侯將軍。封滕縣公。詔將兵擊劉武周。因判并州總管府司馬。裴寂失律。齊王元吉棄州遁。德威總留府事。賊薄城。民皆叛附賊。遂爲武周所獲。使率本部徇地。浩州得自拔歸。盡上賊中虛實。高祖嘉納。改彰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平洛陽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歷大理卿。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入爲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寢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後遷刑部尚書。檢校雍州別駕。詔至齊州。按齊王祐獄。還。半道聞祐反。入據濟州。詔德威就發河南兵。經略之。會母喪免。既除。爲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官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襄。陪葬獻陵。德威於閨門友睦。爲人寬平。生平所得奉祿。以分宗親。無留藏。

子審禮。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類。審禮尚少。自鄉里賃租。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間。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父喪免。比葬。徒跣血流。行路咨嘆。服除。當襲爵。讓其弟。不聽。見父執必感泣。涉沔。事繼母尤謹。與弟延瓌爲閨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內外無間言。遷工部尚書。檢校左衛大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副中書令李敬玄討之。過虜青海上。與戰。敬玄逗撓不前。審禮敗。爲虜執。其子尙乘直長殆庶及延景詣關待罪。請入賊以贖。有詔審禮徇忠以沒。非有罪。宜各還職。特詔殆庶弟易從省之。既至而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審禮贈工部尚書。諡曰信。

延景字冬日。終陝州刺史。睿宗初。以後父追贈尚書右僕射。陪葬乾陵。易從累遷彭城長史。任城縣男。永昌中。爲酷吏周興誣構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爲長吏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號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冤之。

子昇。年十餘歲。流橫表。六道使陳流人昇以信愛爲首領。所庇免後易姓溫。北歸洛。景雲中。特授右武衛騎曹參軍。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能文。善草隸。

審禮從弟延嗣。爲潤州司馬。徐敬業攻潤州。延嗣與刺史固守。俄而城陷。敬業邀以降。延嗣曰。吾世蒙恩。今城不守。所負多矣。詎能苟生爲宗族羞。敬業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溫救止。繫江都獄。敬業敗。錄忠當敘。以裴炎近親。載還梓州。長史。轉汾州刺史。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孫處約。始名道茂。汝州郟城人。貞觀中爲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帝得其書。咨嘆之。擢中書舍人。高宗即位。中書令杜正倫請增舍人。帝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止不除。以論議勞。數賜段物。再遷司禮少常伯。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爲少司成。以老致仕卒。子佺。延和初爲羽林將軍。幽州都督率兵十二萬討奚李大酺。分三屯。以副將李楷洛。周以悌領之。次冷硯。楷洛與大酺戰。不勝。壯校多沒。佺氣鬱。乃給言天子詔我招慰奚。楷洛違詔妄戰。當斬。遣人謝大酺。大酺曰。審禮願出天子賜。明不欺。佺聚軍中。幣萬餘疋。悉袍帶。并與之大酺。知佺詐。好語勸引還。而佺部伍離沮。奚逼之。大敗。死者數萬。佺以悌同見獲。送默啜所殺之。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與歷陽高子貢。壽春裴懷實俱以博學聞。咸亨中。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宮臣。文偉卽減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料英俊。自庶子至司議舍人。學士侍讀。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比者不甚廷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絲發揮天寶。使潘哲文明哉。今史既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答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閑將衛。耽誦致勞。比苦風虛。奉旨下恩。肯不許。覆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關坐朝。乖廢學緒。觀尋求讀。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石。文偉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高宗謂侍臣曰。文偉切諫吾兒。此直臣也。遂授之。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爲內史。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帝一也。



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總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文偉不得對。后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知意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邪。文偉曰。聖人作樂。平人心。變風俗。末世樂壞。則爲人所移。后喜。賜帛。宗秦客以姦賊抵罪。文偉坐所善。貶珍州刺史。會它使者至。文偉內悸。自經死。

高子貢。善太史書。與朱敬則善。擢明經。歷秘書省正字。弘文館直學士。不得志。因棄官去。徐敬業起兵。第敬猷統兵五千逼和州。子貢率鄉人數百拒之。賊引去。以功擢朝散大夫。爲成均助教。東莞公融書爲和州刺史。從子貢受業。及融謀舉兵。令黃公譔見子貢。推爲謀主。書疏往返。因結諸主內應。謀泄坐死。

唐書卷一百六

唐書卷一百六考證

崔知溫傳贈幽州大都督○舊書贈荊州大都督

高智周傳子繪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舊書繪子捷

唐書卷一百六考證

列傳第三十二

傳呂陳

傳交相州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交今茲變惑入并果若何對曰東井黃道所由變惑之舍為足怪邪若入地上井乃為災諒怒俄及敗交以對免徙扶風高祖為扶風太守禮之及即位拜太史丞會令庾儉以父質占候忤煬帝死儉其事恥以術官薦交自代交還令與儉同列數排毀之儉不為恨於是人多儉仁罪交遽且忿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交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皇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訟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己日乃爭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連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吟盡傷弓之鳥驚曲木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感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衡執為秦制法增繁顛抽脅鑷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是時太僕卿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以鈐吏姦公卿舉不為然交獨是之為衆沮說不得行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竊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通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士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據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嚴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昔襄以一女營惑幽王能亡其國況今僧尼十萬刻繪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

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邪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嬪陽譏陰諂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龍其墓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交議有司唯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瑀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矣帝善交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初九年太白躔秦分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即位召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毋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卿拒佛法奈何瑀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詠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賊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瑀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傳交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為吾死當保葬瑀雖善數然書自言其學不可以傳又注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議較者為高識篇武德時所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詔交云

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書令溫彥博白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侍中王珪魏徵咸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即召才直弘文館參論樂事帝嘗覽周武帝三局象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召問允恭少通其略老乃忘試問才退一昔即解具圖以聞允恭記其舊與才正同由是知名擢累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撥可用者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佞以經誼推處其驗術諸家共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故劉其三篇卜宅篇曰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殷周時有卜擇之文詩稱相其陰陽書卜洛食近世乃有五姓謂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以爲天下萬物悉配屬之以處吉凶然言皆不類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是以音相譜附至柳爲宮趙爲角則又不然其間一姓而兩屬復姓數字不得所

歸是直野人巫師說爾按堪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浸多然管蔡鄭霍魯衛毛昭雍曹滕畢原鄭鄭本之姬姓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巨爲配宮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爲水姓齊鄭宋爲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官商角徵羽相管攝也祿命篇曰漢宋忠賈誼譙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尙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嘗與善人天人之交如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危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天壽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爲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備驛馬身剋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爲人廷弱燧照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兮頌而長兮美目揚令巧趨踰令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備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爲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卽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爲情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劬瘁皆逆幾失宗祧五不驗詳篇曰易經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

過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爲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貿遷不可知石泉頽蠶不可常是以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懷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爲妨禁以售其術附妄憑妖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爲赴弔遠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卜先遠日者自末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己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禮周尙赤大事用旦殷尙白大事用日中夏尙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尙而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樞路若壞其室卽平旦而壙不壞其室卽日中而壙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壙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良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謂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修促子姓蕃衍葬可招也夫日慎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滅孫有後于魯不聞葬得吉也若教絕嗣於荆不聞葬得凶也此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爲之古之葬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城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爲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聖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爲葬巫所欺忘辨踊荼毒以期微幸於是相率靡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臨壙吉服避送其親詭最禮俗不可以法七也帝又詔造方城圖及教飛騎戰陳圖屢稱旨權太常丞龔德中以太子司更大夫卒生平預修書及著述甚多子

方毅七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數召見奇之。賜束帛。長爲右衛鎧曹參軍。母喪以毀卒。布車從母葬。通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生芻祭路隅。世共哀之。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興。當齊時兄弟競豪傑。梁武帝命爲郡司馬。父元敬世高貴。歲飢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尙氣決。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卽痛修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感言東都勝地。可營山陵。上書曰。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爲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苑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驅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龍嬰吐蕃。西老千里。羸糧北丁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饑。百姓荐飢。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發。羸耗之餘。幾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尤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宰復。必資徒役。率瘠弊之衆。與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鑿山鑿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彫吐遺囑。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爲盜賊。揭挺叫陣。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廟。並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邱。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唐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抔粟。陛下何與遏之。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學。卽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頤頤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適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

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虐暴虐。詬譟天地。川冢沸騰。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爲虐爲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梁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爲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舍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義氏所以爲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帝。攬元符。東封泰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燭業。闕而不昭。殆留此威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爲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爲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迺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陽左个。寅斧展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修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營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期。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堂堦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尙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於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與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奈何爲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曹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強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故輅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



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敝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采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意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騷然相誇矣狃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因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略盡尙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惠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干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邀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書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蘇九姓疆大臣伏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犄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爲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爲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烏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貪領矣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爲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戶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饑之餘無所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戎狄之

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飢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卹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爲急今有粟麥牛羊爲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爲盜乎盜與則安北不全甘涼以往躡以待陷後爲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也且夷狄代有雄傑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遠散衆將係與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又謂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墾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咽喉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茲回不測伺我邊釁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餽一旬不往士已枵飢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蘇甘涼士馬疆威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致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爲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竊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爲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獫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爲空今迺欲建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隄臨絕頓餓喉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爲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倖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

羌而森然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威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森然已鉅萬。今得非有森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六驗也。蜀士庶不知兵。一虞持矛。百人不敵。當若西戎不即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爲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塞。龜茲疏勒。天下以爲移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飢。關隴弊。生人流亡。賊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與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興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危。值利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權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固密。非爲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澡蕩羣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鈞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徇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爲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僞。智不爲愚者謀。勇不爲怯者死。猶鸞隼不接翼。鸞隼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信。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智者尙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尙死。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効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涇汨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盡以常信任者不效。如裴炎劉祿之周思茂。譽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噍得

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噍而止。餐國不可以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勸行者也。願表顯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千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與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甲日敝。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安矣。賊千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輒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軍。尙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爲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爲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福。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與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尙。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爲法。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子光復與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史。子易甫。簡甫。皆位御史。

王無競者字仲列世徙東萊宋太尉弘之遠裔家足于財頗負氣豪縱擢下筆成章科調樂城尉三遷監察御史改殿中會朝宰相宗楚客楊再思離立偶語無競楊笏曰朝禮尙敬公等大臣不宜慢常典楚客怒徙無競太子舍人神龍初貶權幸出爲蘇州司馬張易之等誅坐常交往貶廣州仇家矯制擄殺之趙元者字貞固河間人祖授號通儒在隋與同郡劉焯俱召至京師補黎陽長徙居汲元少負志略好論辨來游維陽士爭慕嚮所以造謝皆縉紳選武后方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卒年四十九其友魏元忠孟詵宋之問崔璦等共證昭夷先生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戚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爲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也譬者不見泰山譬者不聞雷霆子昂之于言其譬者歟

唐書卷一百七

唐書卷一百七考證

陳子昂傳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爲涕縣令殺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得簡釋其賂捕送獄中死○臣德潛按舊書子昂父在鄉爲縣令殺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據舊書是子昂之歸父未死也且無廬冢事兩書情事不一

唐書卷一百七考證

列傳第三十三

劉裴妻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勤止。晝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上疏有所論奏。仁軌見其棄爲竄定數言。瓌驚異。赤牒補惠州參軍。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素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撈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召詰讓。仁軌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爲剛正。更擢咸陽丞。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敎未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纔十二。常日贊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重書褒納。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爲李義府所惡。出爲青州刺史。顯慶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沒。坐免官。白衣隨軍。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卽將劉仁願守其城。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納殘黨。文度死。百濟故將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統文度之衆。并發新羅兵爲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關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退保任存城。既而福信殺道琛。并其衆。招還叛亡。勢張甚。仁軌與仁願合。則解甲休士。時定方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擊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累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接厲。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拔。則百濟之燼復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餘豐猜貳。表合內搆。勢不支久。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衆從其議。乃請益兵。時賊守真岷城。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振噪。比明入之。遂通新羅饋道。而豐果殺福信。遣使至高麗。倭丐援。會詔遣右威衛將軍孫仁

師率軍奔海。而至士氣振。於是諸將議所向。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蓋先擊之。仁軌曰。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留城賊巢穴。羣凶聚焉。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與杜爽。扶餘隆。餘熊津。白江會之。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爲丹。扶餘豐脫身走。獲其寶劍。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其衆與倭人降。獨會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始定方破百濟。會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嘯亡散。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俾取任存自効。卽給鎧仗糧糈。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若受甲濟粟。資寇便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謀。因機立功。尙何疑。二人訖拔其城。遲受信妻奔高麗。百濟餘黨悉平。仁師等振旅還。詔留仁軌統兵鎮守百濟。再被亂。殲屍如莽。仁軌始命瘞埋。弔祭焉。其復戶版署官吏。開道路。營聚落。復防堰。賑貧貸乏。勸課耕種。爲立官社。民皆安其所。遂營屯田。以經略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勞曰。若本武將。軍中奏請皆有文理。何道而然。對曰。仁軌之辭。非臣所能。帝數賞之。超進仁軌六階。真拜帶方州刺史。賜第一區。厚資妻子。置書褒勉。先是貞觀永徽中。士戰歿者。皆詔使弔祭。或以贈官。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殆絕。及破百濟平壤。有功者皆不甄敘。州縣購募不願行。身壯家富者。以財參逐。率得避免。所募皆傳劣寒賤。無鬪志。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慰資。以鼓士心。又表用扶餘隆。使綏定餘衆。帝乃以隆爲熊津都督。時劉仁願爲車列道總管。詔率兵度海。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軌曰。上巡狩方岳。又經略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被代。漸至者未習。萬一變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留舊兵。畢獲等級遣還。仁軌當留。未可去。仁願不可曰。吾但知準詔耳。仁軌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臣之節也。因陳便宜。願留屯。詔可。由是以仁願爲不忠。始仁軌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邪。乃請所領曆及宗廟諱。或問其故。答曰。當削平遼海。頒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太山。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僞僞。倭四國會。天子大悅。擢爲大司憲。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功封樂城縣男。總章元年。爲熊津道安撫大使。兼領江道總管。副李勣討高麗。平之以疾辭位。進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俄召爲龍州刺史。拜太子左庶



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咸亨五年爲雞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絕瀼瀼河攻大鎮七重城破之進爵爲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爲樂城鄉三柱里俄拜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仍知政事吐蕃入寇命爲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永隆三年加太子少傅數乞骸骨聽解左僕射帝幸東都太子監國詔仁軌與裴炎薛元超留輔及太子赴東都又詔太孫重照留守仁軌副之武后臨朝復拜左僕射太孫廢仁軌專知留守事上疏辭疾因陳呂后祿產禍敗事以規后后遣武承嗣蕭瑄書慰勉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五詔百官赴哭冊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嘗爲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尙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既執政薦爲司元大夫然官由州縣至宰輔善致聲譽得吏下歡心及鎮洮河奏請機急多爲中書令李敬玄抑卻仁軌乃表敬玄爲帥以代己果覆其衆裴炎下獄仁軌方留守京師即將姜嗣宗以使來因語炎事且曰炎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知邪曰知及還表嗣宗知炎反狀不告武后怒拉殺之子潛官太子舍人垂拱中爲酷吏所殺中宗卽位以仁軌有東宮舊再贈司空潛子晃開元中爲給事中表請立碑追諡曰文獻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隋光祿大夫自王世充所謀歸國被害贈原州都督諡曰忠行儉幼引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遷長安令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爲國家憂從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秘議大理袁公瑜擅語昭儀母左除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召爲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與李敬玄馬載同典選有能名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爲故事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改秦州右軍並受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

儉議曰吐蕃叛漢方熾敬玄失律蕃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磧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規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偽約收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讎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蘭精騎約齊襲遮旬道獲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旬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遣勞宴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卽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管二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死敗保踵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部兵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暉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里行儉威節制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虜鈔軍殺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藏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壘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更白土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勝計僞可汗泥熟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禽大酋領率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復與溫傳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傳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

傳自效。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帝悅。遣戶部尚書崔知悌勞軍。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爲程務挺。張虔勗脅逐。又積北回紇逼之。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儉之功不錄。封開喜縣公。行儉嘆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十姓突厥車薄叛。復爲今牙道大總管。未行。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諡曰獻。詔皇太子遣官護視家事。子孫能自立。乃停。中宗卽位。再贈揚州大都督。行儉工草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秘愛其法。寶物甚厚。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所讓選諸草字。雜體數萬言。又爲營陣。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去。不復傳。行儉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勣。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玄感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街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沈嘿。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張虔勗。崔智潛。王方翼。竟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爲世名將。儉奏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嘗賜馬及珍饈。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墜。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旬。獲寶寶不賞。著會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偏出示坐者。有礪礪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各帝賜都支寶產。血金三千餘物。囊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輒盡。子光廷。

光廷。字連城。早孤。母厚狄氏。有婦德。武后召入宮。爲御正。甚見親寵。光廷由是累遷太常丞。以武三思壻。坐貶鄆州司馬。開元中。擢兵部郎中。鴻臚少卿。性靜默。寡交游。雖歷臺省。人未之許。既而以職業稱。議者更推之。玄宗有事岱宗。中書令張說。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欲加兵守邊。召光廷與謀。對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非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

戒心。非懷遠也。此三者。名實乖矣。且諸蕃突厥爲大。費幣往來。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旌旗息鼓。不復事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東封還。遷兵部侍郎。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遷黃門侍郎。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撰搖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手制褒美。詔皇太子諸王於光順門見光廷。謝所以規諷意。光廷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脩經。光廷等作傳。書久不就。時有建言唐應爲金德者。中書令蕭嵩讀百官譜。議光廷以唐符命表著天下久矣。不可改。亟奏罷之。二十年。封正平縣男。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讓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爲知命。卒。年五十八。贈太師。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爲限。所擬拔惟其才。往往得俊。又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廷儻之。因行儉長名榜。乃爲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廷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廷手。素與蕭嵩輕重不平。及卒。嵩奏一切罷之。光廷所引。盡斥外官。博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誼。諡曰克平。時以爲希嵩意。帝聞。特賜諡曰忠憲。詔中書令張九齡文其碑。

子穰。以蔭仕。累遷起居郎。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穰陳申生戾園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穰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俄授祠部員外郎。卒。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二萬畝。以治行賜金紫服。代第五琦爲度支郎中。卒。諡曰節。子均。

均。字君齊。以明經爲諸暨尉。數從使府辟。經以才顯。張建封鎮海。表團練判官。時李希烈以淮蔡叛。建封扞賊。均參贊之。以勞加上柱國。襲正平縣男。遷累膳部郎中。擢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就拜荆南節度使。劉闢叛。先驅黔巫。脅荆楚。以固首尾。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賊望風奔却。加檢校吏部尚書。初。均與崔

太素俱事中人賣文場。太素嘗展省文場。入臥內。自謂待己至厚。徐觀後榻有類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鎮。欲遂相之。諫官李約上疏。斥均爲文場養子。不可汙台輔。乃止。元和三年。入爲尚書右僕射。判度支。旨唱授按。送印。皆尚書郎爲之。文武四品五品郎官御史拜廷下。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階答拜。時以爲禮太重。俄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累封鄆國公。以財交權倖。任將相凡十餘年。荒縱無法度。卒。年六十二。贈司空。

婁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詎論僕吏哉。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劉蕃禮戰歿。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爲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入遇入克。天授初。爲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餽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召授夏官侍郎。判尚書事。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謂師德。師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爲河源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秋官尚書。原武縣男。改左肅政御史大夫。並知政事。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戰秦羅汗山。敗績。貶原州員外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更封龍縣子。龍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諡曰貞。葬給往還儀仗。師德長八尺。方口博唇。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己。輒避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遽之。悉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按閣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汙爾。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實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

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慚。已而歎曰。婁公感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遽遠矣。總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驚。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官長者。稱婁郝。

贊曰。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瞿瞿若不及。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者。蓋近乎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者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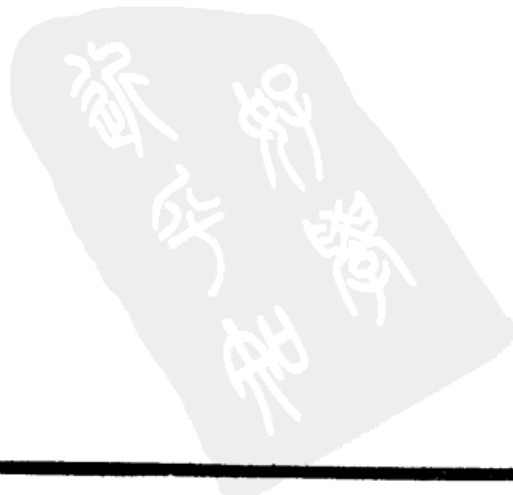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八考證

劉仁軌傳卒年八十五○舊書作八十四

韓子晃開元中爲給事中○舊書開元中爲秘書省少監

裴行儉傳贈幽州都督姓曰獻○宰相世系表作憲

唐書卷一百八考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三十四

崔楊寶宗紀祝郭王

崔義玄，貝州武城人。隋大業亂，往見李密，密不用。河內賊黃君漢爲密守柏崖，義玄見羣鼠度河，稍刃有華文，曰：「此王敦亡兆也。」因說君漢以城歸，乃拜君漢懷州刺史，行軍總管。以義玄爲司馬，王世充將高毗寇河內，義玄擊走之，多下屯堡。君漢以所掠子女金帛分之，拒不受，以功封清丘縣公。太宗討世充，數用其謀。東都平，轉隰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與王友孟神慶志趣不同，而俱以介直任。永徽中，累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始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胤妄言碩真自天還，化爲男子，能使鬼物，轉相煽惑，用是能幻衆，自稱文佳皇帝，以叔胤爲僕射，破睦州，攻歙，殘之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發兵拒之，其徒爭言碩真有神靈，犯其兵，輒滅宗，衆兇懼，不肯用。司功參軍崔玄籍曰：「仗順起兵，猶無成，此乃妖人，勢不持久。」義玄乃署玄籍先鋒，而自統衆繼之。至下淮戍，禽其謀數十人，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有以盾鄣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邪，誰肯死？」敕去之。由是衆爲用，斬首數百級，降其衆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義玄有章句學，先儒疑謬或音故不通者，輒采諸家條分節解，能是正之。高宗詔與博士討論五經義，武氏爲皇后，義玄贊帝決，又以后旨按長孫无忌等誅之。終蒲州刺史，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貞，后持政，贈揚州大都督，賜其家實封戶二百，子神基襲爵。

神基，長壽中爲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酷吏所構，流嶺南。中宗初，稍用爲大理卿。弟神慶舉明經，武后時累遷萊州刺史，入朝，待制億歲殿，奏事稱旨，后以歷官有佳政，且其父於己有功，擢拜并州長史，謂曰：「并州朕鄉里，宿兵多，前長史皆尙書爲之，今授卿，宜知所以委重者。」乃親爲按行圖謀，日而遣神慶始至，有詔改錢幣法，州縣布下，俄而物價踊昂，百買驚擾，神慶質其非于朝，果

豪猾妄爲之，后喜，下制褒美。初州隔汾爲東西二城，神慶跨水聯堞，合而一之，省防禦兵歲數千。神基既下獄，馳赴都告變，得召見，后出具獄示之，神慶爲申理，得減死。然用是貶歙州司馬。長安中，累轉禮部侍郎，數上疏陳時政，轉太子右庶子，封魏縣子。是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微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況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慮事於未萌之前，故長無悔吝之咎。今太子與陛下異宮，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降墨敕玉契，詔可，尋詔與詹事祝欽明更日侍讀東宮，歷司刑卿，勅張昌宗獄，頗闊略不盡，神龍初，昌宗伏誅，坐流歙州卒。五王得罪，緣昌宗被流者，皆詔原雪，贈神慶幽州都督。

神慶子琳，明政事，開元中與高仲舒同爲中書舍人，侍中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尙何疑？」累遷太子少保，天寶二年卒，祕書監潘肅聞之，泫然曰：「古遺愛也。」琳長子儼，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與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宴千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榮戟，世號三戟崔家。開元天寶間，中外宗屬無不歸慕，初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即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第明經，爲人佞而智，初調玄武尉，使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苦貧，故至此。」囊中檄無所事，幸留它物，可持去，初不爲人言，但假貸以還，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肅政御史中丞，延載初，擢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兼左肅政御史大夫，封鄭縣侯，遷內史，居宰相十餘年，阿匱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滸，閉坊門以穢，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澤，叱牛不前，患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張昌宗坐事，司刑少卿桓彥範劾免其官，昌宗訴諸朝，武后意申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

功乎再思曰昌宗爲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爲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  
彥競趨再思左補闕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之再思怒請令言爲長社令士愈  
世謙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  
謂數級巾上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酈笑昌宗以姿貌侍再思每  
曰人言大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華似大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俄檢校右  
庶子中宗立拜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京師留守封弘農郡公加兼揚州  
長史檢校中書令改侍中鄭國公賜實封戶三百爲順天皇后奉冊使武三思  
誣陷王同皎再思與李嶠章巨源按獄希意抵同皎死衆以爲冤復拜中書令  
監修國史遷尚書右僕射仍同三品卒贈特進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諡曰恭  
節孝昭中茂才第爲殿中侍御史武后誅嗣周都尉薛紹紹兄顯爲齊州刺史  
命李昭接之不得反狀后怒放于沙州救還爲懷州司馬

寶懷字從一左相德玄子少聰敏衣服儉儉不爲與馬最修事任累清河令  
有治狀後遷越州都督揚州長史神龍中進左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會  
懷餘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  
鄭衡有衣冠衣出者已乃章后乳嫗王所謂宮國夫人者故寶嫗也懷貞納之  
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嫗嫗爲阿衡懷貞每謁見奏讀輒自書皇后  
阿衡而人或謂爲國寶軒然不慚以自媚於后時政令多門亦尉由墨制授御  
史者衆或戲曰尉入臺多而縣辦否對曰辦於異日問其故答曰佳吏在僥倖  
去故辦聞者皆笑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等以取貴位爲素議所斥名稱盡矣  
章后敗斬妻嚴其首貶懷州司馬再徙益州長史乃復故名景雲初以殿中監  
召隨月遷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中山縣公再遷侍中方太平公  
主干政懷貞傾已附離日視事退輒詣主第刺取所欲密宗爲金仙玉真二公  
主營觀費鉅萬諫者交疏不止唯懷貞勸成之躬護役作族弟維縵諫曰公位  
上表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校瓦木難廁工匠間使海內何所瞻仰乎不  
答皆維縵急時語曰前作后國寶後爲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在位半  
歲無所事帝引見承天門切責之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罷爲左御史大

夫于時歲犯左執法術家又言懷貞且有禍大懼表請爲安國寺奴不許踰年  
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詹事監修國史又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軍  
國重事宜共平章玄宗受內禪進左僕射封魏國公與太平公主謀逆既敗投  
水死追戮其尸改姓毒氏然生平所得俸祿悉散親族無留畜敗時家惟粗米  
數石而已性詭詐善結權貴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須者誤爲之禮監  
察御史魏傳弓執中人輔信義欲劾奏其姦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任者奈何繩  
之傳弓曰王綱壞矣正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所悔懷貞猶固止之傳弓  
者鉅鹿人忠義士也終司農丞懷貞從子號字思慎舉明經爲英王府參軍尚  
乘直長調鄭令修郵舍道路設冠婚喪紀法百姓德之

宗楚客字叔敖其先南陽人曾祖丕後梁南弘農太守梁亡入隋居河東之汾  
陰故爲蒲州人父茂仕魏王泰府與謝偃等撰括地志楚客武后從姊子長六  
尺八寸明哲美須髯及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兄泰客垂拱中勸武后革命進  
爲內史而弟晉卿典羽林兵後兄弟並坐姦賊流橫外歲餘泰客死而楚客等  
遷俄檢校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武懿宗不協會賜將作材管第僭  
修過度爲懿宗所劾自文昌左丞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峽州稍爲豫州長史遷  
少府少監岐陝二州刺史久之復以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聘邵王  
妓貶原州都督神龍初爲太僕卿鄧國公武三思引爲兵部尚書以晉卿爲將  
作大匠節愍太子敗逃于郾被殺殊其首祭三思等柩楚客請之也俄同中書  
門下三品章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爲黨世號宗紀景龍二年詔突厥  
娑葛爲金河郡王而其部闕啜忠節賂楚客等罷之娑葛怨將兵患邊監察御  
史崔琬廷奏楚客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爲國取怨晉卿專徇私  
騷恣跋扈並請收付獄三司推鞠故事大臣爲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  
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鯁爲琬誣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  
兄弟兩解之故世謂帝爲和事天子尋遷中書令章氏敗與晉卿同誅楚客性  
明達武后時降突厥賈實力吐教者部落在平夏會過書至言吐教反楚客爲  
兵部員外郎后召問方略對曰吐教者臣昔與之言其爲人忠義和厚且國家

與有恩必不反其兄之子默子者狡悍與吐敦不和今言叛疑默子爲之然無能爲俄而夏州表默子却部落北奔爲州兵及吐敦所禽後張仁重請築三城議者或不同獨楚客言萬世利也然冒于權利書風右補闕趙延禧陳符命以媚帝曰唐有天下當百世繼周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其符兆有八天皇再以陛下爲周王是在唐與周則天立陛下爲皇太子是在周與唐一也天后立文王廟二也唐同泰洛水圖云永昌帝業三也議曰百代不移宗四也孔子曰百世繼周五也桑條韋歌應二聖在位九十八年而子孫相承九十八世六也乃二月慶雲五色天應以和七也去六月九日內出瑞蓂八也起則天爲一世聖朝爲二世後子孫相承九十八其數正滿百世唐之曆乃三千餘年帝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識者以楚客等欺神誣君且有大咎又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雖外附章氏而內蓄逆謀故卒以敗晉卿貌雄偉聲如鐘雖不學然性倜儻垂拱後武后任之宮苑閑廐內外衆作無不總開中獻造明堂鑄九鼎有力焉

紀處訥者秦州上邽人爲人魁岸髭長數尺其妻武三思婦之姊縱使通三思絲是款呢進爲太府卿神龍元年夏大旱穀價騰踊中宗召問所以救人者三思知之陰驅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近帝坐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下詔褒美賜處訥衣一副綵六十段與楚客並同三品進侍中後伏誅

祝欽明字文思京兆始平人父琳字叔夏少通經頗著書實諸家疑異門人張後胤既顯宦薦于朝詔對策高第終無極尉欽明擢明經爲東臺典儀永淳天授間又中英才傑出業與六經等科拜著作郎爲太子率更令中宗在東宮欽明兼侍讀授太子經兼弘文館學士中宗復位擢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進禮部尚書封魯國公食實封戶三百桓彥範崔玄暉袁恕己敬暉等皆從受周官大義朝廷尊之以臣親忌日爲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申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景龍三年天子將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陰迎章后意謬立議曰周官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曰祀大神祭大祫享大鬼王有

故不預則攝而薦追師掌后首服以待祭祀內司服掌后六服祭祀則供又九嬪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璫焉然則后當助天子祀天神祭地祇鄭玄稱闕狄后助王祭羣小祀服小祀尚助況天地哉闕狄之上禮禘狄三服皆以助祭知禘衣助天祀也王之祭服二曰先王袞冕先公鷩冕故后助祭亦以禘衣祭先王禘狄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舉此以明彼反三隅也春秋外傳禘郊天子親射其牛王后親春其桑世婦詔后之禮事不專主宗廟祭統曰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答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焉則知后宜助祭臣請因經誼制儀典帝雖不審猶疑之召禮官質問於是太常博士唐紹將欽緒對欽明所引皆宗廟禮非祭天地者周隋而上無皇后助祭事帝令宰相參訂紹欽緒又引博士彭景直共議曰周官所云祀祭享皆互言典瑞兩圭以祀地司几筵設祀先王昨席內宗掌宗廟祭祀傳曰聖人爲能饗帝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祀天稱享享廟稱祭也禮家凡稱大祭祀不獨主天爵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殯之卒爵祭天不裸則九嬪贊璫焉容廟稱大祭祀也欽明據大宗伯之職以謂后有祭天地之禮按經凡祀大神祭大祫享大鬼帥執事而卜宿視祿濯洊玉鬯省牲饋奉玉盞制大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自凡而推兼言王祭天地宗廟也下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直王后祭廟一凡耳若當助祭天地應不列重凡且內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廟薦無佐祭天地語有如助祭天地誰當贊佐者是則攝薦爲宗廟明甚內司服掌后祭服無祭天服禮家說曰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無其服又言后有五輅以重翟從祭先王先公以厭翟從樂諸侯以安車朝夕見王以翟車采桑以翟車游宴按此无祭天車明甚然后助王祭天地古無闕焉時左僕射韋巨源助后攝帝奪政事即傳欽明議帝果用其言以皇后爲亞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奉豆蓬禮成詔齋娘有夫者悉進官初后屬婚上食禁中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入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睨目左右顧眄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嘆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山惲等腐儒無行以詔佞亂常



改作百王所傳一朝墮放今聖德中與不宜使小人在朝請斥遠之以肅具臣乃貶欽明饒州刺史山憚括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爲該淹自見坐不孝免無以渫被乃阿附韋氏圖再用又坐是見逐諸儒共羞之後徙洪州都督入爲崇文館學士卒

贊曰欽明以經授中宗爲朝大儒乃詭聖僻說引讎妻郊見上帝腥德播聞享祚不終蓋與少正卯順非而澤莊周以詩書破冢者同科獨保腰領死家實寧不幸邪後之託儒爲姦者可少戒云

山憚者河東人善治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帝昵宴近臣及脩文學士詔偏爲伎工部尙書張錫爲淡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爲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治爲黃鸞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黷而山憚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答賜服一稱其後與欽明僻論阿世不能終其守久之復拜國子司業

王瓊者方慶六世孫少爲禮家學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廣修祠祭靡神不祈瓊上言請築壇東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爲祠祭使瓊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獲被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瓊乃用之肅宗立累遷太常卿又以祠禱見寵乾元三年拜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大兵後天下願治瓊望輕無它才不爲士議諧可既驟得政中外悵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帝由是喜意它議不能奪帝嘗不豫太卜建言祟在山川瓊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感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疊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檢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鏽不啓震怒破鏽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藉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既以聞瓊不能詰帝亦不加罪明年罷瓊爲刑部尙書又出爲淮南節度使猶兼祠祭使徙浙東召入再遷太子少師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懷始瓊託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李國積者以

術士顯廣德初建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區招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露臺大地婆父祠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各爲堂皇給百戶掃除又卽義扶谷故湫祠龍置房宇有詔從之乃除地課工方歲饑人不堪命昭應令梁鎮上疏切諫以爲有七不可天地之神推之尊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享今廢先王之典爲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又違神虛人何從而致福邪宗廟月無三祭此不宜然婆父之鄙語不經見若爲地建祖廟上天必貽向背之責夫湫者龍所託耳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不宜崇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若三皇五帝道君等兩京及所都各有宮廟春秋彝饗此復營造是謂瀆神夫休咎豐凶本於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明矣卽劾國積等勳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市權營罔天聽負抱棄捐道路相望無時而息人神胥怨災孽並至臣昨受命有所安輯陛下許以權宜今所興造臣謹以便宜悉停帝從之鎮慨慨有名士也仕至司門郎中瓊曾孫博別傳

唐書卷一百九考證

王璵傳方慶六世孫○沈炳震曰按方慶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入相璵肅宗乾元元年入相相去六十三年耳且璵開元末已爲博士則又止四十餘年不應爲六世孫也而宰相世系表方慶生光輔光輔生龍龍生仲連仲連生紹紹生璵抑何世次歷歷耶恐別是一王璵而作史者混牽爲一也

乾元三年拜肅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潛按璵之入相紀在元年五月二年三月罷爲刑部尙書七月出爲肅同絳等州節度使非自肅州入相也傳中顯誤

璵曾孫傳別傳○沈炳震曰別傳者專立一傳查新舊二書傳皆附傳未嘗專立傳也

唐書卷一百九考證



唐書卷一百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三十五

諸夷蕃將

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勤也與處羅可汗入隋事煬帝從伐遼積勞爲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於樓煩高祖與太原大奈提其衆隸麾下榮顯和戰飲馬泉諸軍却大奈以勁騎數百背擊顯和破之軍遂振授光祿大夫從平長安以多賞帛五千匹賜姓史從秦王平薛舉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功殊等積前後賜侍女三雜綵萬段貞觀初權累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寶國公食封戶三百卒贈輔國大將軍

馮盎字明達高州良德人本北燕馮弘裔弘不能以國下魏亡奔高麗遣子業以三百人浮海歸晉弘已滅業留番禺至孫融事梁爲羅州刺史子寶聘越大姓洗氏女爲妻遂爲首領授本郡太守至盎三世矣隋仁壽初盎爲宋康令潮成等五州僚叛盎馳至京師請討之文帝詔左僕射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奇之曰不意蠻夷中乃生是人即詔發江嶺兵擊賊平之拜漢陽太守從煬帝伐遼東遷左武衛大將軍隋亡奔還嶺表噓署酋領有衆五萬番禺新興名賊高法澄洗寶微等受林士弘節度殺官吏盎率兵破之寶微兄子曰智臣復聚兵拒戰盎進討兵始合輒釋曹大呼曰若等識我耶衆委戈袒而拜賊遂潰禽寶微智臣等遂有番禺蒼梧朱崖地自號總管或說盎曰隋季崩蕩海內震騷唐雖應運而風教未孚嶺越無所係屬公克平二十州地數千里各位未正請上南越王號盎曰吾居越五世矣牧伯惟我一姓子女玉帛吾有也人生富貴如我希矣常恐忝先業尙自王哉武德五年始以地降高祖析爲高羅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上柱國高州總管封越國公拜其子智戴爲春州刺史智或爲東合州刺史盎徙封耿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召右武衛將軍蘭蓋發江淮甲卒將討之魏徵諫曰天下初定創痍未復大兵之餘疫癘方作且王者兵不宜爲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爲辱且盎不及未定時略州縣搖遠

夷今四海已平尙何事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散騎常侍韋叔諧喻盎盎遣智戴入侍帝曰微一言賢於十萬衆時蕃兵已出欲遂有功遣副將上盎可擊狀帝不許罷之五年盎來朝宴賜甚厚俄而羅賓諸洞僚叛詔盎率衆二萬爲諸軍先鋒賊據險不可攻盎持弩語左右曰矢盡勝負可知矣發七矢斃七人賊退走盎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帝詔智戴還慰省賞予不可計奴婢至萬人盎善爲治閩閩最擅姦伏得民懷心卒贈左驍衛大將軍荊州都督子三十人

智戴知名勇而有謀能撫衆得士死力會帥皆樂屬之嘗隨父至洛陽統本部銳兵宿衛煬帝弒引其下逃歸時盜賊多橫嶠路絕智戴轉戰而前至高源俚帥脅爲謀主會盎至智戴得與盎俱去後入朝帝勞賜加等授衛尉少卿聞其善兵指雲間曰下有賊今可擊乎對曰雲狀如樹方辰在金利木柔擊之勝帝奇其對累遷左武衛將軍卒贈洪州都督

盎族人子猷以豪俠聞貞觀中入朝載金一舸自隨高宗時遣御史許瓚視其貲瓚至洞子猷不出迎後率子弟數十人擊銅鼓蒙排執瓚而奏其罪帝馳遣御史楊瓌驗訊瓌至卑辭以結之委罪於瓚子猷喜遺金二百兩銀五百兩瓌不受子猷曰君不取此且留不得歸瓌受之還奏其狀帝命納焉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年十一以智勇聞拜拓設建牙磧北與頡利子欲谷設分統鐵勒回紇僕骨同羅諸部處羅卒哀毀如禮治衆十年無謀敵或勸厚賦以自奉答曰部落豐餘於我足矣故首領咸愛之頡利數用兵社尒諫弗納貞觀元年鐵勒回紇薛延陀等叛敗欲谷設於馬獵山社尒助擊之弗勝明年將餘衆西保可汗浮圖城會頡利滅西突厥統葉護又死奚利必咄陸可汗與泥孰爭國社尒引兵襲之得其半國有衆十餘萬乃自號都布可汗謂諸部曰始爲亂破吾國者延陀也今我據西方而不平延陀是忘先可汗非孝也事脫不勝死無恨會長皆曰我新得西方須留撫定今直棄之遠擊延陀延陀未禽葉護子孫將復吾國社尒不從選騎五萬討延陀磧北連兵十旬士苦其久稍潰去延陀繼擊大敗之乃走保高昌衆纔萬人又與西突厥不平由



是率衆內屬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于靈州詔尙衛陽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典衛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咸受賞社介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又所取皆老弱陳弊太宗美其廉賜高昌刀鎗千段詔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從征遼東中流矢擢去復戰部奮屬皆有功還擢兼鴻臚卿二十一年以崑丘道行軍大總管與契苾何郭孝恪楊弘禮李海岸等五將軍發鐵勒十三部及突厥騎十萬討龜茲師西突厥擊處密處真敗之入自焉耆西兵出不意龜茲震恐進屯磧石伊州史韓威以千騎先進右驍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其王率衆五萬拒駝威陽卻王悉兵逐北威與繼叔合殊死戰大破之社介因拔都城王輕騎遁社介留孝恪守自率精騎追驍行六百里王據大撥換城嬰險自固社介攻凡四十日入之禽其王并下五大城遣左衛郎將權祗甫詢諸酋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歡服刻石紀功而還因說于闐王入朝王獻馬畜三百餘軍西突厥焉耆安國皆爭犒師孝恪之在軍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介社介不受帝聞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帝崩請以身殉衛陵寢高宗不許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六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治冢象慈山謚曰元子道真歷左屯衛大將軍咸亨初爲遷婆道副大總管與薛仁貴討吐蕃以援吐谷渾爲論欽陵所敗盡失其兵詔有司問狀免死爲民

阿史那忠者字義節蘇尼失子也資清謹以功擢左屯衛將軍尙宗室女定襄縣主始詔姓獨著史居父喪哀慕過人會立阿史那思摩爲突厥可汗以忠爲左賢王及出塞不樂見使者必泣請入侍許焉封薛國公擢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之金日磾卒贈鎮軍大將軍謚曰貞陪葬昭陵

執步思力突厥酋長也貞觀中護送隋蕭后入朝授左領軍將軍會頡利敗太宗令思力諭降渾斛薩部落稍親近帝逐兔苑中思力諫曰陛下爲四海父母乃自輕臣竊殆之帝異其言後復逐鹿思力脫巾帶固諫帝爲止及討遼東詔思力屯金山道領突厥扞薛延陀延陀兵十萬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戰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躡六百里會毗伽可汗死羣兵殲北而歸復從江

夏王道宗破延陀餘衆與平吐谷渾詔尙九江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安國公坐交房遺愛高宗以其戰多赦不誅流藩州主請削封邑偕往主前卒龍朔中以思力爲歸州刺史卒麟德元年復公主封邑贈思力勝州都督謚曰景

契苾何力鐵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父葛隋末爲莫賀咄特勒以地近吐谷渾隘陁多屬喝徙去熱海上何力九歲而孤號大俟利發貞觀六年與母率衆千餘詣沙州內屬太宗處其部於甘涼二州擢何力左領軍將軍九年與李大亮薛萬徹萬均討吐谷渾於救水川萬均率騎先進爲賊所包兄弟皆中創墮馬步鬪士死十七八何力馳壯騎冒圍奮擊虜披靡去是時吐谷渾王伏允在突淪川何力欲襲之萬均懲前敗以爲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突水以爲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巢穴乃閉精騎千餘直擣其牙斬首數千級獲橐駝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伏允挺身免有詔勞軍於大斗拔谷萬均恥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不勝憤挺刀起將殺之諸將勸止及還帝責謂其故何力具言萬均敗狀帝怒將解其官授何力何力頓首曰以臣而解萬均官恐四夷聞者謂陛下重夷輕漢則誣告益多又夷狄無知謂漢將皆然非示遠之義帝重其言乃止有詔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尙臨洮縣主十四年爲慈山道副大總管與討高昌平之始何力母姑臧夫人與弟沙門在涼州沙門爲賀蘭都督十六年詔何力往視母於是薛延陀毗伽可汗方強契苾諸酋爭附之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驚謂其下曰上於爾有大恩且遇我厚何遽反皆曰可敦都督去矣尙何顧何力曰弟往侍足矣我義許國不可行衆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呼曰有善烈士受辱賊廷邪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卽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何力被執也或讒之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脫必遽帝曰不然若人心如鐵石殆不背我今使至言狀帝泣下卽詔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許延陀尙主因求何力乃得還授右驍衛大將軍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既許之臣奈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詰豐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下必攜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狠戾

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判外搆。不戰而禽矣。帝然之。毗伽果不敢迎。鬱邑不得志。恚而死。少子拔酌殺其庶兄突利。自立。國中亂。如其策云。帝征高麗。詔何

力爲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賊稍創。甚。帝自爲傳。乘城拔。得刺何力者。高突勃驍。使自殺之。辭曰。彼爲其主。冒白刃以刺臣。此義士也。犬馬猶報其養。況於人乎。卒捨之。俄以崑丘道總管平龜茲。帝崩。欲以身殉。高宗諭止。永徽中。西突厥阿史那賀魯以處月處蜜姑蘇歌邏祿卑失五姓叛。寇延州。陷金嶺。略蒲類。詔何力爲弓月道大總管。率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統秦成岐雍及燕然都護回紇兵入萬討之。處月酋朱邪孤注遂殺招慰使果毅都尉單道惠。據牢山以守。何力等分兵數道。攀高而上。急攻之。賊大潰。孤注夜遁。輕騎窮蹙。行五百里。孤注戰死。虜渠帥六十。俘斬萬餘。牛馬雜畜七萬。取處蜜時健侯斤合支賀等以歸。還左武衛大將軍。封鄜國公。顯慶中。爲沮江軍行軍大總管。與蘇定方及右驍衛大將軍劉伯英伐高麗。不克。龍朔初。復拜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蕃三十五軍進討。帝欲自率師繼之。次鴨綠水。蓋蘇文遣男生以精兵數萬拒險。衆莫敢濟。會冰合。何力引兵譟而濟。賊驚。遂潰。追斬首三萬級。餘衆降。男生脫身走。有詔班師。時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爲安撫大使。何力以輕騎五百馳入其部。虜大驚。何力諭曰。朝家知而誅。遂及翻動。使我貴爾。過得自新。罪在凶渠。取之則已。九姓大喜。共擒僞葉護及特勒等二百人以歸。何力數其罪誅之。餘衆遂安。士卒道死者。令所在收瘞。護其家。未幾。蓋蘇文死。男生爲第所逐。使子詰闕請降。乃拜何力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安撫大使。經略之。副李勣。同趨高麗。勣已拔新城。留何力守。時高麗兵十五萬屯遼水。引靺鞨數萬衆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破之。斬首萬級。乘勝進拔八城。引兵還。與勣會合。攻辱夷大行二城。克之。進拔扶餘。勣勒兵未進。何力率兵五十萬先趨平壤。勣繼進。攻凡七月。拔之。虜其王以獻。進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徙封涼。總章。儀鳳間。吐蕃滅吐谷渾。勢益張。入寇鄯廓河坊等州。詔周王爲洮州道。相王爲涼州道。行軍元帥。率何力等討之。二王不行。亦會何力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諡曰毅。始龍朔中。司隸少卿梁簡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于庭。示何力曰。此

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簡仁驚悟。更植以桐。

子明。字若水。儒祿授上柱國。封漁陽縣公。年十三。遷奉翬大夫。李敬玄征吐蕃。明爲柏海道經略使。以戰多。進左威衛大將軍。襲封。賜錦袍寶帶。它物蕃數。擢嫡子三品官。再遷難田道大總管。至烏德鞬山。誘附二萬帳。武后時。明妻及母臨洮縣主皆賜姓武。以左鷹揚衛大將軍卒。年四十六。贈涼州刺史。諡曰靖。明性淹厚。喜學。長辯論。子從襲爵。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略。爲百濟達率兼風達郡將。猶唐刺史云。蘇定方平百濟。常之以所部降。而定方囚老王。縱兵大掠。常之懼。與左右酋長十餘人遁去。嘯合。捕亡。依任存山自固。不旬日。歸者三萬。定方勒兵攻之。不克。常之遂復二百餘城。龍朔中。高宗遣使招諭。乃詣劉仁軌降。累遷左領軍員外將軍。洋州刺史。儀鳳三年。從李敬玄劉審禮擊吐蕃。審禮敗。敬玄欲引還。阻泥溝。兵不得出。賊屯高壓官軍。常之夜率敢死士五百人掩其營。殺掠數百人。賊會跋地設棄軍走。帝數其才。擢左武衛將軍。檢校左羽林軍。賜金帛殊等。進爲河源軍副使。調露中。吐蕃使贊婆等入寇。屯良非川。李敬玄之敗。常之引精騎三千夜襲其軍。斬首二千級。獲羊馬數萬。贊婆等單騎去。即拜河源道經略大使。因建言河源當賊衝。宜增兵鎮守。而運饌須廣。乃斥地置烽七十所。墾田五十頃。歲收粟斛百餘萬。由是食衍士精。戍邏有備。永隆二年。贊婆營青海。常之馳掩其屯。破之。悉燒糧。獲羊馬甲首不貲。詔書勞賜。凡洩軍七年。吐蕃懼畏。不敢盜邊。封燕國公。垂拱中。突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忽與賊遇。賊騎三千。方擐甲。常之見其羣。以二百騎突之。賊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至。遂夜遁。久之。爲燕然道大總管。與李多祚。王元言等擊突厥。骨咄祿元珍於黃花堆。破之。追奔四十里。賊潰歸磧北。會左監門衛中郎將曩賢欲窮追要功。詔與常之共計。曩賢獨進。爲虜所覆。舉軍沒。曩賢下吏誅。常之坐無功。會周興等誣其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反。捕繫詔獄。投繯死。常之御下有恩。所乘馬爲士所箠。或請罪之。答

曰何遽以私馬鞭官兵乎前後賞賜分麾下無留賞及死人皆哀其枉

李謹行鞞輜人父突地稽部酋長也隋末率其屬千餘內附居營州授金紫光祿大夫遷西太守武德初奉朝貢以其部爲燕州授總管劉黑闥叛突地稽身到定州上書秦王請節度以戰功封者國公徙部居昌平高開道以突厥兵攻幽州突地稽邀擊敗之貞觀初進右衛將軍賜氏李卒謹行偉容貌勇蓋軍中累遷營州都督家童至數千以資自雄夷人畏之爲積石道經略大使諭欽陵衆十萬寇遼中候遲不知士樵米半散謹行聞虜至即植旗伐鼓開門以伺欽陵疑有伏不敢進上元三年破吐蕃于青海重書勞勉封燕國公卒贈幽州都督陪葬乾陵

泉男生字元德高麗蓋蘇文子也九歲以父任爲先人遷中裏小兄楷唐謁者也又爲中裏大兄知國政凡辭令皆男生主之進中裏位鎮大兄久之爲莫離支兼三軍大將軍加大莫離支出按諸部而弟男建男產知國事或曰男生惡君等逼已將除之建產未之信又有謂男生將不納君男生遣謀往男建捕得即矯高麗命召男生懼不敢入男建殺其子獻忠男生走保國內城率其衆與契丹靺鞨兵內附遣子獻誠訴諸朝高宗拜獻誠右武衛將軍賜乘輿馬瑞錦寶刀使還報詔契何力率兵援之男生乃免授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兼持節安撫大使舉哥勿南蘇倉巖等城以降帝又命西臺舍人李虔輝就軍慰勞賜袍帶金鈿七事明年召入朝詔所過州縣傳舍作鼓吹右羽林將軍李同以飛騎仗廷寵遷遼東大都督玄菟郡公賜第京師因詔還軍與李勣攻平壤使浮屠信城內間引高麗銳兵潛入禽高麗詔遣子齊手制金印即還水勞賜還進右衛大將軍卞國公賜寶器宮侍女二馬八十儀鳳二年詔安撫遼東并置州縣招流冗平敘賦罷力役民悅其寬卒年四十六帝爲舉哀贈并州大都督喪至都詔五品以上官哭之諡曰襄勣碑著功男生純厚有禮奏對敏辯善射藝其初至伏斧鑕待罪帝宥之世以此稱焉

獻誠天授中以右衛大將軍兼羽林衛武后嘗出金幣命宰相南北牙羣臣舉善射五輩中者以賜內史張光輔舉獻誠獻誠讓右玉鈴衛大將軍薛吐摩支

摩支固辭獻誠曰陛下擇善射者然皆非華人臣恐唐官以射爲恥不如罷之

后嘉納來俊臣嘗求貨獻誠不答乃誣其謀反絃殺之后後知其冤贈右羽林衛大將軍以禮改葬

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長號黃頭都督後入中國世系遷遠至多祚驍勇善射以軍功累遷右鷹揚大將軍討黑水靺鞨誘其渠長置酒高會因醉斬之擊破其衆室韋及孫萬榮之叛多祚與諸將進討以勞改右羽林大將軍遂領北門衛兵張柬之將誅二張以多祚素感德可動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將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東之曰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乃大帝子而嬖豎擅朝危逼宗社國家廢興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捨今日尙何在答曰苟緣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東之遂定謀以敬暉李湛爲右羽林將軍命總禁兵與多祚王同皎請太子至玄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易之昌宗恐漏大謀不敢豫奏頓首請歸死后病臥顧湛曰我於而父子不薄亦豫是邪中宗復位封多祚遼陽郡王食實戶八百子承訓爲衛尉少卿湛遷大將軍封趙國公食實戶五百帝祠太廟特詔多祚與相王登興夾侍監察御史王觀謂多祚夷人雖有功不宜共與帝曰朕推以心腹卿勿復言崔玄暉等得罪多祚畏禍及故陽厚章氏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多祚與成王千里率兵先至玄武門樓下具言所以誅三思狀按兵不戰宮闈令楊恩勗方侍帝即挺刀斬其婿羽林中郎將野呼利兵因沮潰多祚爲其下所殺二子亦見害籍沒其家景雲初追復官爵并宥家屬

湛者義府最幼子字與宗沈厚有度六歲授周王府文學累遷右散騎常侍襲河間郡公武后徙上陽宮留湛宿衛頃之復爲右散騎常侍賜鐵券三思惡之貶果州刺史歷洛絳二州累遷右領軍大將軍開元十年卒贈幽州都督初義府以立武后故得宰相而湛爲中興功臣世不以其父惡爲貶云

論弓仁本吐蕃族也父欽陵世相其國聖曆二年弓仁以所統吐渾七千帳自歸授左玉鈴衛將軍封酒泉郡公神龍三年爲朔方軍前鋒游奕使時張仁愿



第三受降城。弓仁以兵出諸真水草心山爲逼衛。開元初突厥九姓亂。弓仁引軍渡漠。踰白檀林。收火拔部。喻多真種落降之。賊跌思太叛。戰赤柳。圍弓仁。騎才五百。自新堡進。時賊四環之。衆不敵。弓仁推牛誓士。自若。再宿。潰圍出。人服其壯。凡閱大小戰數百。未嘗負。賜寶玉甲第良田。等列莫與比。累遷左驍衛大將軍。朔方副大使。會病。玄宗遣上醫視。卒。年六十六。贈懷川郡王。諡曰忠。孫惟貞。

惟貞名瑛。以字行。志向恢大。開元末爲左武衛將軍。肅宗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綬銀。聞旬。衆數萬。從還鳳翔。遷光祿卿。爲元帥。前鋒討擊使。戰陝州。以功進殿中監。史思明攻李光弼於河陽。周摯以兵二十萬陣城下。惟貞請銳卒數千。擊數門出。自旦及午。苦戰破之。光弼表爲開府儀同三司。光弼討史。勳義以惟貞守徐州。賊將謝欽讓據陳。乃假惟貞。賴州刺史。斬賊將降者萬人。封蕭國公。實封百戶。光弼病。表以自代。擢左領軍衛大將軍。爲英武軍使。卒。

尉遲勝。本王于闐國。天寶中入朝。獻名玉良馬。玄宗以宗室女妻之。授右威衛將軍。毗沙府都督。歸國。與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擊破薩毗播仙。累進光祿卿。安祿山反。勝使弟曜攝國事。身率兵五千赴難。國人固留勝。勝以少女爲質而行。肅宗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廣德中。進驃騎大將軍。遣還。固請留宿衛。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都郡王。實封百戶。勝請授國於曜。詔可。勝既留。乃穿築池。觀摩賓客。士大夫多從之。游從德宗至興元。爲右領軍將軍。歷睦王傳。貞元初。曜上言。國中以嫡承嗣。今勝讓國。請立其子銳。帝欲遣銳襲王。勝固辭。以曜久行國事。人安之。銳生京華。不習其俗。不可遣。當是時。兄弟讓國。人莫不賢之。睦府除徙原王傳卒。贈涼州都督。

尙可孤。字可孤。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世處松漠間。天寶末。隸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復事史思明。上元中。自賊所歸。累授左右威衛大將軍。封白水縣伯。爲神策大將。以功試太常卿。徙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一百五十。魚朝恩主衛兵。器其勇。養爲子。名智德。使將兵三千屯扶風。武功。歷十餘年。隊伍閑整。朝恩死。詔賜氏李。名嘉勳。李希烈叛。擢爲招討。應援荆襄。使復本姓名。累戰有功。朱泚之難。

召可孤。可孤率兵三千道襄鄧而西。屬賊兵銳。乃壁七盤。僞將仇敬忠等來寇。可孤擊卻之。遂收藍田。德宗將遷梁州。命引兵守瀘上。拜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招討使。敬忠拒戰。可孤急擊斬之。進軍與李晟收長安。爲先鋒。以功加檢校尙書右僕射。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二百。又會諸軍進討李懷光。次沙苑。卒于軍。贈司空。可孤性謹密。沈壯。既有勳勞。未嘗自論功。御衆公嚴。嚴數稱之。

裴玢。五世祖。裴王疏勒。武德中來朝。拜鷹揚大將軍。封天山郡公。留不去。遂籍京兆。玢初爲金吾將軍。論惟明。爲僕力。德宗時。奉天。以功封中書。郡王。從惟明鎮鄜坊。玢將後節度使王。德宗中。軍將何朝宗。夜縱火作亂。玢獲。置不出。還明。命朝宗以待命。有詔。拜軍司馬。崔路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鎮節度。擢玢爲司馬。驗年。公濟卒。乃授玢節度使。元和三年。徙山南西道。玢爲治嚴後。畏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敝衣。居處取避風雨而已。倉庫完實。百姓安之。當世將帥未有及者。以疾辭位。入朝。不事朝。妻乘竹輿。二侍婢黃碧縵服。七年。卒。贈尙書左僕射。諡曰節。

贊曰。夷狄性悍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驚挺不可遷。蓋巧不足而諒常有餘。觀大奈等事。皆一其志。無有顧望。用能功績光明。爲天子倚信。至渾瑊。跌跌光顏。輩烈垂無窮。惟其諒有餘故也。戒光顏自有傳。今類其人著之篇。

唐書卷一百十



唐書卷一百十考證

唐書卷一百十考證

阿史那社余傳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舊書九年率衆內屬拜左驍衛大將軍

契苾何力傳進拔八城引兵還○舊書凡拔七城乃迴軍

唐書卷一百十考證

新平知

唐書卷一百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三十六

郭二張三王蘇薛程唐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少有奇節不治貨產父兄以爲無賴隋亂率少年數百附李密密喜謂曰世言汝穎多奇士不謬也使與李勣守黎陽密敗勣遣孝恪送款封陽翟郡公拜宋州刺史詔與勣經略武牢以東所定州縣委以選補竇建德之援洛也孝恪上謁秦王進計曰王世充力竭計窮其面縛可跂足待建德悉衆遠來糧餉阻絕殆天亡時也若固守武牢以軍汜水逐機應變禽殄必矣王然之賊平置酒大會洛陽宮語諸將曰孝恪策禽賊王長先下漕功固在諸君右遷上柱國歷貝趙江涇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改左驍衛將軍累加金紫光祿大夫貞觀十六年拜涼州都督改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限以沙磧隔絕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初王師滅高昌詔以所虜焉耆生口七百還焉耆王王叛歸歆谷設可汗孝恪請擊之即拜西州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夜襲其王龍突騎支虜之帝悅降璽書褒勞俄拜岷丘道副大總管進討龜茲破其國城乃自留守遣餘軍分道進龜茲國相那利遁去孝恪以餘部未平出營於外國人有謂孝恪曰那利素得志今亡在外勢必爲變城中頗有異志願公備之孝恪忽其言不設備那利果率衆陰與城內胡爲應薄城鼓譟始覺之乃率千餘人合戰城中舉應那利孝恪殊死鬪中流矢卒子待詔亦歿將軍曹繼叔進兵復拔其城太宗責孝恪斥候不明至顯覆奪其官後愍死戰更爲舉哀高宗即位追還官爵贈待詔游擊將軍賜物三百段次子待封官左豹韜衛將軍咸亨初副薛仁貴討吐蕃戰大非川敗績貸死爲民

張儉字師約京兆新豐人隋相州刺史皖城郡公威孫父植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高祖從外孫也高祖起儉以功除右衛郎將遷朔州刺史時頗利可汗方彊每有求取所遺書輒稱詔敕邊吏奉承不敢卻及儉獨拒不受大教民營田

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賑贖免飢殍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思結部者窮歸于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磧北者親戚私相過省儉不禁示羈縻而已儉徙勝州後將不察其然遽奏思結叛朝廷議進討時儉以母喪奪服爲使者撫納之儉單騎入其部召酋帥慰諭推腹心或匍匐歸命因舉徙代州遂檢校代州都督儉勸墾田力耕歲數稔私蓄富實儉恐虜易驕乃建平糴法入之官虜悅喜由是儲斛流贏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坐事免詔白衣領職營州部與契丹奚習韃靼蕃切畛高麗引衆入寇儉率兵破之俘斬略盡復拜營州都督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進略地至遼西川漲久未度帝以爲畏懦召還見洛陽宮陳水草美惡山川險易并久不進狀帝悅拜行軍總管使領諸蕃騎爲六軍前鋒時高麗侯者言莫離支且至帝詔儉自新城路邀擊虜不敢出儉進度遼趨建安城破賊斬數千級累封皖城郡公後改東夷校尉官爲都護府即以儉爲都護永徽初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諡曰密儉兄大師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弟延師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性謹畏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嘗有過卒贈荊州都督諡曰敬陪葬昭陵儉兄第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祁人祖裕隋州刺史尙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諡曰文方翼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母李爲主所斥居鳳泉墅方翼尙幼雜庸保執苦不棄日墾田植樹治林垠墾完牆屋煥松丸墨爲富家主聽還京師嘗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乃朽木也太宗聞擢右千牛高宗立而從祖女弟爲皇后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姦豪脅息徙瀚海都護司馬坐事下遷朔州尙德府果毅歲餘代還居母喪哀瘠甚帝遣侍醫療視其友趙持滿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變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絕友義敵生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禮收葬金吾劾奏帝嘉之不罪再遷肅州刺史州無墮墜寇易以攻方翼乃發卒建樓堞斷多樂水自環烽邏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餓死皆重闢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簿其贏以濟飢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芝產其地裴行儉討遮旬奏爲

副兼檢校安西都護。徙故都護杜懷寶爲庭州刺史。方翼築碎葉城。面三門。紆還多趣。以曉出入。五旬畢。西域胡縱觀。莫測其方略。悉獻珍貨。未幾。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懷寶自金山都護更鎮安西。遂失蕃戎之和。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簿噶叛。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戰伊麗河。敗之。斬首千級。俄而三姓咽麴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所部雜虜謀執方翼爲內應。方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縛之。會大風。雜金鼓。而號譟無聞者。殺七千人。卽遣騎分道襲咽麴等。皆驚潰。烏鶻引兵遁去。禽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初。方翼次葛水。暴漲。師不可度。沈祭以禱。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無舟。而冰一昔合。時以爲祥。西域平。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作。方翼爲耨耕法。張機鋌。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賴。明年。召方翼議西域事。引見奉天宮。賜食。帝前。帝見衣有汗。濯處。問其故。具對熱海苦戰狀。視其創。帝咨嗟久之。賜寶良厚。俄而妖賊白鐵余以綏州反。詔方翼與程務挺討之。飛旛擊賊。火其柵。平之。封太原郡公。阿史那元珍入寇。被詔進擊。時庫無完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鉤聯解合。賊馬忽見。奔駭。遂敗。獲大將二。因降桑乾舍利二部。武后時。王后屬無在者。方翼自視功多。冀不坐。而后內欲因罪除之。未得也。及務挺被殺。卽并坐方翼。追入朝。捕送獄。流崖州。卒于道。年六十三。神龍初。復官爵。方翼善書。與魏叔琬齊名。

于珣字伯玉。與兄璵。弟璵。以文學稱。時號三王。天授初。珣及進士第。應制科。遷藍田尉。以拔萃擢長安尉。因進見。武后召問刑政。嘉之。詢其族氏。對曰。廢后臣之姑也。后不悅。左遷亳州司法參軍。神龍初。爲河南丞。武三思矯制。貶臨川令。宋璟輔政。召授侍御史。出許州長史。歲旱。珣時假刺史事。開廩賑民。卽自劾。玄宗赦之。累遷工部侍郎。而璵至中書舍人。珣嘗爲秘書少監。數年而璵繼職。終右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諡曰孝。子錡。天寶中。歷右補闕。殿中侍御。璵子銑。自有傳。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後徙始平。父崑。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曉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崑卒。代領其衆。破劇賊。

張金稱。楊公卿。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舍境。鄉黨賴之。貞觀初。爲匡道府折衝。從李靖襲突厥。頗利於磧石。率殺馬一百爲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頗利及隋公主惶窘。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再還左衛中郎將。與程名振討高麗。破之。拜右屯衛將軍。臨清縣公。從慈山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川。賀魯率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連戰未決。鼠尾施等復引二萬騎爲援。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擣賊營。賊衆大潰。殺千餘人。所棄鎧仗牛馬。藉藉山野。不可計。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謬謂知節曰。賊雖走。軍死傷者衆。今當結輜重陣間。被甲而趨。賊來卽戰。是謂萬全。又矯制收軍。不深入。於是馬廩卒勞。無聞志。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哉。且公爲大將。而聞外之事不得專。顧副將乃得專之。理不其然。胡不囚文度待天子命。不從。至恒鶻城。有胡人降。文度復曰。師還而降。且爲賊不如殺之。取其資。定方曰。此乃自作賊耳。寧曰伐叛。及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比知節等還。悉下吏當死。貸爲民。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復征賀魯。以任雅相。回紇婆潤爲副。出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破之。俟斤嬭獨祿擁衆萬帳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并回紇萬人。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擡稍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鏖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明日振兵復進。五營失。舉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數百騎西走。定方令副將蕭嗣業。回紇婆潤率雜虜兵。趨邪羅斯川。追北。定方與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禽。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金牙山。方賀魯將敗。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修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傷。唐之州縣。極西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策功拜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別封子慶節爲武邑縣公。會恩結關侯。斤都曼先鎮諸胡。劫所部及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復叛。詔定方還爲安撫大使。率兵至葉葉水。而賊據馬頭川。定方選精

率騎萬三千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遂大敗。走馬保城。師進攻之。都曼計窮。遂面縛降。俘獻於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論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慈嶺以西。遂定。加食邢州鉅鹿三百戶。遷左武衛大將軍。出爲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津口。賊瀕江屯兵。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陣。與之戰。賊敗死者數千。王師乘潮而上。舳艫銜尾進。鼓而譟。定方將步騎夾引。直趨真都城。賊傾國來酣戰。破之。殺虜萬人。乘勝入其郭。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進圍其城。義慈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義慈之孫文思曰。王與太子出。而叔豈得擅爲王。若王師還。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右縋城下。人多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便士登城。建唐旗幟。於是泰開門請命。其將稱植與義慈降。隆及諸城遂款。百濟平。俘義慈。隆。泰等獻東都。定方所滅三國。皆生執其王。實寶珍寶不勝計。加慶節尙章。率御。未幾。定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俄徙平壤道。破高麗之衆於涇江。奪馬邑山爲營。遂圍平壤。會大雪。解圍還。拜涼州安集大使。以定吐蕃吐谷渾。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帝悼之。責謂侍臣曰。定方於國有功。當褒贈。若等不言何邪。乃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諡曰莊。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薛未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至安地。會即將劉君邛爲賊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係首馬鞍。賊皆懾伏。由是知名。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倚山結屯。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鞭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衆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口馬甚衆。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令北門長上。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闡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將還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夜突玄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賜

以御馬。蘇定方討賀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破。虜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賚遺。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顯慶三年。詔副程名振經略遼東。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二千級。明年。與梁建方。契苾何力。遇高麗大將溫沙多門。戰橫山。仁貴獨馳入。所射皆應弦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生禽之。俄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執其王阿卜固獻東都。拜左武衛將軍。封河東縣男。詔副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爲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禽僞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鐵勒有思。結多覽葛等部。先保天山。及仁泰至。懼而降。仁泰不納。虜其家以賞軍。賊相率遁去。有候騎言虜輜重畜牧被野。可往取。仁泰選騎萬四千。卷甲馳絕大漠。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還。人飢相食。比入塞。餘兵纔二十之一。仁貴亦取所部爲妾。多納賕遺。爲有司劾奏。以功見原。乾封初。高麗泉男生內附。遣將軍龐同善。高保往慰納。弟男建率國人拒弗納。乃詔仁貴率師援送。同善至新城。夜爲虜襲。仁貴擊之。斬數百級。同善進次金山。虜不敢前。高麗乘勝進。仁貴擊虜斷爲二。衆即潰。斬賊五千。援南蘇木底。蒼巖三城。遂會男生軍。手詔勞勉。仁貴負銳。提卒二千進攻扶餘城。諸將以兵寡勸止。仁貴曰。在善用。不在衆。身帥士。遇賊輒破。殺萬餘人。拔其城。因旁海略地。與李勣軍合。扶餘既降。宅四十城相率送款。咸震遼海。有詔仁貴率兵二萬與劉仁軌鎮平壤。拜本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檢校安東都護。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檢制盜賊。隨材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爲邊安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待封嘗爲鄴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貶居其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



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柵悉內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不整滅之矣乃約齊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牛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援援待封初不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取之糧仗盡沒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將論欽陵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數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爲庶人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爲鷄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噉歲萬年宮微卿我且爲魚前日珍九姓破高麗爾功居多人有言向在烏海城下縱虜不擊以至失利此朕所恨而疑也今遠西不寧瓜州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麾邪於是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官給襲襲還鄉里

子訥字慎言起家城門郎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蕭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賂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後突厥擾河北武后以訥世將詔攝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使對同明殿具言醜虜馮暴以廬陵王藉言今雖還東宮議不堅信若太子無動賊不討而解后納其言俄還幽州都督安東都護改并州長史檢校左衛大將軍訥久處邊有戰功開元初玄宗講武新豐詔訥爲左軍節度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禮成尤見慰勞明年契丹奚突厥連和數入邊訥建議請討詔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與訥帥衆二萬出檀州賓客議方暑士負戈羸糧深討慮恐無功姚元崇亦持不可訥獨曰夏草薦茂蒸犢方息不費饋餉因盜資振國威靈不可失也天子方欲奇威四夷喜奇功乃聽訥言而授紫微黃門三品以重之師至灤河與賊遇諸將不如約爲虜覆盡亡其軍訥脫身走而罪宣道及大將李思敬

等八人有詔斬以徇獨賓客免盡奪訥官爵俄而吐蕃大會金達延乞力徐等衆十萬寇臨洮入蘭州剽牧馬詔訥白衣攝羽林將軍爲龍右防禦使與王峻擊之追及賊戰武階驛犄角劫之破其衆尾北至洮水又戰長城堡殺虜數萬禽其酋六指鄉彌洪悉收所掠及仗械不賞時帝欲自將北伐及訥大克乃止行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即軍陟功狀拜訥左羽林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以子暢爲朝散大夫又授涼州鎮軍大總管赤水建康河源邊州皆隸節度俄爲朔方行軍大總管久之以老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常卿諡曰昭定訥性沈勇寡言其用兵臨大敵益壯弟楚玉開元中爲范陽節度使以不職廢生子嵩嵩生燕薊間氣豪邁不肯事產利以膂力騎射自將豫安祿山亂晚爲史朝義守相州僕固懷恩破朝義長驅河朔嵩懼迎拜軍門懷恩釋之奏爲檢校刑部尚書相衛洛邢等州節度使方大亂後人亦厭禍嵩謹奉職頗有治名大歷初封高平郡王實封二百戶號其軍爲昭義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更封平陽七年卒贈太保詔其弟嵩知留後事累加檢校太子少師十年爲其將裴志清所逐以兵歸田承嗣舉奔洛州請入朝降服待罪銀臺門赦之乃分其地以嵩族子擇爲相州刺史雄衛州刺史堅洛州刺史承嗣誘雄亂不從遣客刺殺之初嵩好蹴鞠隱士劉鋼勸止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譽刻歡嵩悅圖其形坐右嵩子平

平字坦塗年十二爲磁州刺史父喪軍吏以故事脅知留務僞許之已而讓奪夕以喪歸累授右衛將軍宿衛三十年宰相杜黃裳擢爲汝州刺史治有風績王師討蔡繇左龍武大將軍授鄭滑節度使數戰有功始河溢鄧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左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宅地疏道二十里以醴水悍還墻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未幾復帥鄭滑李師道平詔分滑青齊登萊五州爲平盧軍徙平爲節度使王庭湊圍牛元翼棣州危詔平出援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往刺史王稷餉陋狹衆潰而歸推突將馬士端爲帥劫屯士萬人薄州堞城中兵寡平悉公帑家貲募銳卒二千迎戰以

奇兵掩賊輜重，賊狼顧，遂大敗，降餘黨。平引謀亂者二千人斬堂皇下，脅從皆縱還田里，威震一方。詔還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魏國公。在鎮六年，兵饒完，賦均一。寶歷初入朝，民郵路願留，數日得出。拜檢校司空，河中絳隰節度使，復得隸晉慈二州，益兵三千，進檢校司徒，更封韓，召拜太子太保，以司徒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傅。

子從字順之，以蔭授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累遷汾州刺史，隄文谷瀘河二水，引溉公私田，汾人利之。徙濮州，儲粟二萬斛，以備凶災。於是山東大水，詔右司郎中趙樸為賑卹使，樸表其才，擢將作監，終左領軍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程務挺，洛州平恩人，父名振，隋大業末仕，寶建德為普樂令，盜不跡境，俄棄賊自歸。高祖詔授承寧令，使率兵經略河北，即夜襲鄴縣，俘男女千餘人以歸，去數舍，閨婦人方乳者九十餘人，還之，鄴人感其仁。劉黑闥陷洛州，名振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母妻為賊所得，名振率眾千餘掠冀州滄瀛等州，邀擊糧道，悉毀賊水陸餉具，黑闥怒，殺其母妻，賊平，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拜營州長史，封東平郡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百兩，轉洛州刺史。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略，不合旨，帝勃然詰之，名振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諂讓而辭吐不屈，奇士哉！」拜右驍衛將軍，平壤道行軍總管，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眾，號為名將。遷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擊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歷晉蒲二州刺史，鏐方道總管，卒，贈右衛大將軍，諡曰烈。務挺少從父征討，以勇力聞，拜右領軍衛中郎將，破突厥六萬騎於雲州，會僞可汗阿史那伏念叛，總管李文暉等三將以次奔敗，詔裴行儉討之，以務挺副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金牙山，務挺與副總管唐玄表引兵赴之，伏念懼，乃間道降於行儉，故裴炎以為非行儉功，遷務挺右武衛將軍，封平原郡公。絳州部落稽白鐵，余據城平叛，建僞號，署置百官，進攻絳息大城，殺官吏，火區舍，詔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生禽白鐵，余進左驍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嗣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張虔瓘等豫廢中宗，立豫王為皇帝，累被褒賚，以左武衛大將軍為單于道安撫大使，禦突厥，務挺等殺

禦士服其威愛，突厥憚之，不敢盜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治，又奏與唐之奇杜求仁等，或言務挺與炎及徐敬業潛相援結，后遣左驍衛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其家，突厥聞務挺死，率相慶，為立祠，每出師輒禱焉。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少以軍功進，儀鳳中，劉審禮討吐蕃，孝傑以副總管戰大非川，為虜執，贊普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之。武后時，為右驍衛將軍，孝傑居虜中久，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為武威道總管，與阿史那忠節討吐蕃，克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城。武后曰：「貞觀中西境在四鎮，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復，孝傑功也。」乃遷左衛大將軍，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清源縣男。證聖初，復為朔方道總管，與吐蕃戰不利，免。會契丹李盡忠等叛，有詔起白衣為清邊道總管，將兵十八萬討之，軍至東硤石谷，與賊接，道隘，虜眾孝傑率銳兵先驅出谷，整陣與賊戰，而後軍總管蘇宏暉以其軍退，援不至，為虜所乘，軍潰，孝傑墮谷死。士相蹂且盡，初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謂鼠妖，精胡象也。白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時張說以管記還，白狀，后問之，說具陳孝傑乃心國家，敢深入以少當眾，雖敗功可錄也，乃贈夏官尚書，耿國公，以其子無擇為朝散大夫，遣使者斬宏暉，使未至而宏暉已立功，遂贖罪。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曾祖規，為後周驍騎大將軍，休璟少孤，授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公彥，舉明經高第，為吳王府典籤，改營州戶曹參軍，會突厥誘奚契丹叛，都督周道務以兵授休璟，破之於獨護山，數賊多，遷朔州長史，承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州，休璟以為不可，上疏曰：「豐州控河，遏寇，號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為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為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吐蕃破焉耆，安惠道大總管韋待價等敗，休璟收其遺亡，以定西土，授豐州都督，乃陳方略，請復四鎮，武后遣王孝傑拔龜茲等城，自休璟倡之，聖歷中，授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將趨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洪源谷，休

環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錯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臣曾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二將獲首二千五百策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覘休璟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異擢為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西突厥為質勒失諸蕃和舉兵相攻安西道閉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不少選盡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請屯置盡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進拜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后請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改太子右庶子仍知政事會契丹入塞復以夏官尚書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安東都護時中宗為皇太子休璟將行進啟曰易之兄弟恩寵過幸數入禁闥非人臣所宜願加防察帝復位召授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酒泉郡公謂曰初欲召公計事以有北狄憂前日直言今未忘也加特進尚書右僕射賜邑戶三百封宋國公是歲大水上疏自劾免不許累遷檢校吏部尚書景龍二年致仕未幾復起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景雲初以特進為朔方行軍大總管備突厥停舊封別賜百戶明年復請老給一品全祿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大都督諡曰忠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餘地幾萬里山川夷坦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初得封以賦絹數千散賜其族又出財數十萬大為塋墓盡葬其五服親當時稱重惟張仁愿議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虞患始老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於是賀婁尚宮方用事附者輒榮赫休璟乃為子娶其義女故復起宰相頗為時譏嘗其當國亦無它毗益云子先慎至陳州刺史先擇為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華州下邳人本名仁重以睿宗諱音近避之有文武材武后時累遷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弘霸者稱后乃彌勒佛身又屬閣舍人張嘉福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邀仁愿聯章仁愿正色拒之後王孝傑為吐刺軍總管與吐蕃戰不利仁愿蓋其軍因入言狀孝傑坐免擢仁愿侍御史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數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為右肅政臺中丞詔仁愿即敘其麾下功仁愿先問承景破敵曲折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愿勅奏承景罔上虛列虜級貶為崇仁令以仁愿代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默啜寇趙定還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賊引去矢著其手武后遣使勞問賜藥注傳遷并州都督長史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會穀貴多盜仁愿一切捕殺諸積府門畿甸震懾無敢犯先是賈敦頤嘗為長史有政績時人為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為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去引兵踵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婆葛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漠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股懷役者盡力中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初建三城也不置墾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怯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為總管始築墾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帝為賦詩祖道賞賚不貲還鎮軍大將軍睿宗立乃致仕加兵部尚書累祿全給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保仁愿為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為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在朔方奏用御史張敬忠何嘗長安尉寇泚郭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微分總軍事太子文學劉彥昭為管記譙烏尉晁良貞為隨機皆著稱後至大官世名仁愿知人子之輔至趙州刺史張敬忠自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開元七年拜平盧節度使

王陵滄州景城人後徙洛陽父行果為長安尉知名陵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



曰：是子當與吾宗長。豪曠不樂爲銜檢事，擢明經第，始調清苑尉，歷除殿中侍御史。會朔方元帥魏元忠討賊不利，劾奏副將韓思忠敗律當誅，曠以恩忠偏裨，權不己制，且其人勇智可惜，不宜獨誅，固爭得釋。曠亦出爲渭南令，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餉衡永，曠始築羅郭，罷戍卒，壞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後，求歸上冢，州人詣闕留，有詔往，懼寇暴，戶口影瘳，宜卽留以須政成。在桂踰期年，人丐刻石頌德，初劉幽求放封州，廣州都督周利貞必欲殺之，道出曠所，曠知其故，留不遣，利貞移書督趣，幽求懼曰：「勢且難全，正恐累君，奈何？」曠曰：「公之坐，非朋友所絕，曠在終不忍公無罪就死。」俄崔湜等誅幽求，復執政，故詔幽求爲刻石辭，遷鴻臚少卿。充朔方軍副大總管，安北大都護，豐安定遠等城，並授節度，進太僕少卿。龍右羣牧使，開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其酋達延以兵踵而前，曠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俄而薛訥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間，亘一舍而近，曠往迎訥，夜使壯士銜枚鑿突，虜駭引去，追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清源縣男，兼原州都督。以子班爲朝散大夫，又進并州都督。長史明年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小殺繼降，降者稍稍叛去，曠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也，延傑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久必爲患，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會衆，告以禍福，唯以金縢，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運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饑者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復料饑者必曰：「故事置於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頗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已。」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復精兵之實，閉結虜之患，此上策也。事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爲備，擬費甚人勞，下策

也。置之胡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冰，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救曠將并州兵濟河以討，曠聞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明曰：「曠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曠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朔方行軍大總管，改御史大夫，隸兵部，尚書省。復爲朔方軍大總管，九年，蘭池胡康待賓據長泉反，陷六州，詔曠知運與討，平之，封清源公，官一子。玄宗以宮人賜知運等，曠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常近，聞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曠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曠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曠賣己，乃復叛，曠坐貶梓州刺史，改太子詹事。中山郡公進吏部尚書，太原尹代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朔方軍節度大使，河北河西隴右河東之軍盡屬是冬。帝親郊，追會大禮，曠以冰壯，請留將兵待邊，手勅慰勉，會有人告許州刺史王喬謀反，辭逮曠，詔源乾耀張說雜訊無狀，以黨與貶新州刺史，遷定州，復以戶部尚書爲朔方軍節度使，卒，贈尚書左丞相，諡曰忠烈。曠氣貌偉特，時謂爲熊虎相，感慕節義，有古人風，其操下肅，吏人畏愛，始二張之誣魏元忠，曠獨上疏申治，宋璟曰：「魏公全矣。」子再觸逆鱗，其殆乎？曠曰：「魏公以忠獲罪，苟得辨，雖死弗悔。」曠卒後，信安王禕討奚於幽州，告捷，且言戰時士咸見曠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嗟異，戶部郎中陽伯成上疏請封曠墓，表異之，優其子孫，帝乃遣使祭曠廟，進諸子官。

贊曰：唐所以能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爲之牙距也。至師行數千萬里，窮討殊裔，獵取其國，由鹿豕然，可謂選值其材，歟？夫宰相代天秩物，變化人神，惟有德者宜之。若休璟仁愿，用以丞弼，非疆所不能邪？據功名之地，則綽綽矣。



唐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一〇一四

唐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蘇烈傳出爲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臣僚按舊書制授熊津道大總管帥師討百濟當從舊書熊津在朝鮮國城南百濟海口也唐置熊津都督府于此

薛仁貴傳遇高麗大將溫沙多門戰橫山○舊書作溫沙門

仁貴孫嵩七年卒贈太保○舊書傳與新書紀皆作大曆八年

張仁愿傳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舊書作千八百所

唐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三十七

王貞韓蘇薛柳馮蔣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客于魏，孤且寡，事母謹甚，淹究經術，性褻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官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太宗使宰相聽其論，於是尚書外郎獨孤慙以儒顯，給事中許敬宗推慙確論。義方引遠百家異同，連拄慙，直出其上。左右爲慙不平，輒罷會。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素善張亮，亮抵罪，故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威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吉安介變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徒，爲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簫，登降跪立，人人悅順。久之，徙洹水丞，而亮兄子皎自朱崖還，依義方，將死，誣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許之，以皎妻少故與之誓於神，使奴負柩，輟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葬，皎原武歸妻其家，而告亮墓，乃去。還雲陽丞，顯慶元年，擢侍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追其丞畢正義，殺死，無敢白其姦。義方自以與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即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義方即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稀，光武失之達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貊夷落，罪無逃罰，沉葦數下，姦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於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校伎，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參軍，歲終不復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卒。年五十五。義方爲御史時，

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廉不食。類此，始魏徵愛其材也。每恨太直，後卒以疾惡不容于時。既死，門人買半千，何彥先行喪，時松柏冢側，三年乃去。彥先，齊州全節人，武后時位天官侍郎。

員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終鎮西將軍，平涼郡公。半千始名餘慶，生而孤，爲從父鞠愛，尋非通書史。客晉州，州舉童子，房玄齡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常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今名。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賞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嚮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復幸親，行年三十，懷志潔操，未蒙一官，不能陳力歸報天子。陛下何惜玉墜方寸地，不使臣披羅肝膽乎？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權所長，有一居先，臣當伏死都市。書奏不報。調武陟尉，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釋之。俄舉岳牧，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衆未對，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爲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既對策，擢高第，歷華原武功尉，嚴卑劇，求爲左衛曹參軍，使吐蕃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謂爲古人，乃在朝邪？」境外事不足行，宜留待制。即詔入閣供奉，遷司賓寺主簿，稍與丘悅、王劇、石抱忠同爲弘文館直學士。又與路敬淳分日待制，顯福門下。擢累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者皆浮狹少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忤旨，下遷水部郎中。會詔擇牧守，除棧州刺史，復入弘文館爲學士。武三思用事，以賢見忌，出豪斷二州刺史，半千不顧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睿宗初，召爲太子右諭德，仍學士職，累封平原郡公。表乞骸骨，有詔聽朝朔望。半千事五君，有清白節，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開元九年，遊亮山沮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四。即

薛嵩吏民哭野中，抱忠長安人，名屬文，初置右臺，自清道率府長史爲殿中侍御史，進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共領選，寡廉潔，而奇號清平，二人坐蒸連耀伏誅，悅，河南人，亦善論議，仕至岐王傅。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游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爲匪人所辱，思彥欲殺之，律不可，萬年令李乾佑異其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弘文館，仗內供奉，巡察劍南，益州高贛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府宰飲以乳，二人癯，盡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至西洱河，誘叛蠻降之，會蜀大饑，開倉振民，然後以聞，置書褒美，使并州，方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汗，訊掠已服，思彥疑之，展集童兒數百，摹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真盜，後太白晝見，勸帝修德答天譴，帝讓中書令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沒事實，主何事邪？』」義府謝罪，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二百萬緡，思彥劾處死，武后爲請而免，義府與諸武共譖思彥，出爲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按釋其寃，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受，至官闕月，自免去，放蹟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參軍，帝召問，不見，卿久，今何官邪？思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太屈，復召爲御史，俄出爲江都主簿，又徙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州，張僧微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餉繒二百，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微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繒，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詆外戚擅權，后惡之，中書令李敬玄劾奏思彥見天子不蹈舞，實氣軼軼不可用，時已拜乾封丞，故徒朱鸞丞，遷賀州司馬卒，始思彥在蜀，引什邡令鄧儼右坐曰：『公且貴，願以子孫誼公，比其斥而儼已爲文昌左丞子琬。』

以智治國之賊，不以智治國之福，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衆，法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汙腐，吏貪者士恥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厲，道佛不懲，而戒士木質厚，裨販弗輩，其故奈何？維以皇道也，自茲以來，任巧智，斥奢諤，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諸附者無黜刺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倫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淳樸相反，由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爲立身之階，仁義爲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安能盡察哉？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沈者爲黠，剛正者爲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何由變淳之淳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法而益國，設之可也，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奔者一棊爲善，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由不治哉？永淳時，雍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今婦女女役，常不知怪，調露時，河內尉劉憲父喪，人有請其員者，有司以爲名教不取，今謂爲見機，太宗朝，司農以市木權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木權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顯刻剝，名爲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買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執符紛競，校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鐵積粟相夸，今匿貨示贏，以相尙，往夷狄款關，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買其勇，今差勸閭閻宗逃亡，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爲游民，窮詐而犯禁，殺死而抵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量能授官，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人不報，出監河北軍，兼按察使，先天中，賦絹非時，於是穀賤，繒益貴，丁別二繒，人多徙亡，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尙何賴？」又上言：「須報則弊已甚，務微罷督乃聞，詔可，開元中，遷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官卒。」

蘇安恆，冀州武邑人，博學，尤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太子離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恆投匭上書曰：「陛下唐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憂勤，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感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不傳位東宮，休養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並興，且梁河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夏計，宜退就公侯，任以閑閒，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皇家，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失馭，羣雄鹿駭，唐家親事戎旅，以平萬縣，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日前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即位，今太子年德已成，尚食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宗廟？大帝陵寢，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斷不斷，將受其亂，賊能高揖萬機，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爲忠，則擇是而用，以爲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於是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恆獨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渴怒，陰陽紛舛，陛下始革命，勤秉政，樞機謀猷，天下以爲明主，暮年厭怠，謙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爲暗君，邪正糅進，獄訟冤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各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憑附，不聞數策，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無名，況賊虜方彊，賦斂重困，而自縱讒慝，搖動遐邇，臣恐四夷抵目，覩現爲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翅，無使驕橫，爲社稷之憂，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邀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神龍初，爲習藝館內教，節愍太子離，或譏安恆豫謀，死獄中，睿宗立，知其枉，詔贈諫議大夫。

薛登，常州義興人，父士通，爲隋鷹揚郎將，江都亂，與州民聞人達安據城拒賊，武德初，持地自歸，授東武州刺史，輔公祏反，士通與賊將西門君儀戰，破之，及平，封臨汾侯，終東州刺史，登通實文史，善議論，根證該審，與徐堅、劉子玄齊名，調閣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乃上疏曰：「比觀舉薦，類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推引，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爲先，雕文爲後，故人樂勸讓，士去輕浮，以計貢賢愚，爲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西慚，干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熾，畫策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脩，爲閭里推舉，然後府寺交辟，魏取放達，晉先門閭，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文帝納李諤之言，詔禁文章浮詞，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表不典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竟舉，竟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奔競取附，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効官，武閱守禦，昔吳起將戰，左右進劍，吳子辭之，諸葛亮臨陣，不親戎服，蓋不取弓劍之用也。漢武帝聞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儼，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食競之路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時四夷貢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爲邊害，登諫曰：「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草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



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擄遺官戎秩步營門服改號稱晉  
楚夏魏國史成敗燕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狐思必在後昔  
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漢運五部匈奴於汾晉率  
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威乘中國之虛  
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積漢謂穹廬實於城郭既  
矣於章叔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元海五部散亡之餘而能  
自援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鄯單于之願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  
邊人縶繫麴糵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草面方由余効忠日碑盡節然  
臣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  
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武后不納久之出爲常州刺史  
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姓憤震登嚴勒守備聞境賴安再遷尚書左丞景雲中  
爲御史大夫僧慧範怙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將治之或勸以自  
安答曰憲府直枉朝奏暮黜可矣遂劾奏反爲主所構出岐州刺史遷太子賓  
客開元初爲東都留守再爲太子賓客登本名謙光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今  
名坐子累歸田里家苦貧詔給致仕祿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

王求禮許州長杜人武后時爲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瑯琊怪侈而  
不法求禮以爲鐵鸞金龍丹腰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采  
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久不報契丹叛  
使孫萬榮寇河北詔河內王武懿宗禦之備邊不進賊敗數州去懿宗乃修華  
人爲賊誣誤者數百族請誅之求禮劾奏曰誣誤之人無良邊吏教習城不完  
固爲虜脅制寧素持叛心哉懿宗擁兵數十萬聞敵至走保城邑今乃移禍無  
辜之人不亦過乎請斬懿宗首以謝河北懿宗大懼后盡赦其人當是時契丹  
陷幽州饑饉屈竭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助軍興求禮曰  
公祿萬鍾正可贖仰祿之人可奈何欽望拒不應既奏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  
有四海何待九品俸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姚璹曰秦漢皆有稅算以佐  
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虛天下事邊奈何使陛下効之后曰止久視二年

三月大雨雪風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瑞率羣臣入賀求禮讓曰宰相燮和陰  
陽而華春兩雪乃災也果以爲瑞則冬月雪渠爲瑞雪邪味道不從既賀者入  
求禮即厲言今陽氣憤升而陰冰激射此大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戎狄亂  
華盜賊繁興正官少僞官多百司非賄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羣臣震恐  
后爲罷朝然以剛正故官制雖神龍初終衛王府參軍

柳澤蒲州解人曾祖亨字嘉禮隋大業末爲王屋長陷李密已而歸京師姿貌  
魁異高祖奇之以外孫妻之三遷左衛中郎將壽陵縣男以罪貶邛州刺史  
進散騎常侍代還數年不得調持兄喪方葬會太宗幸南山因得召見哀之數  
日入對北門拜光祿少卿亨射獵無檢帝謂曰卿於朕舊且親然多交游自今  
宜少戒亨由是痛飭屬謝賓客身安靜素力吏事終檢校岐州刺史贈禮部尚  
書幽州都督諡曰恭澤耿介少言笑風度方嚴景雲中爲右率府鎧曹參軍四  
歲不遷先是中宗時長寧宜城安定諸公主及后女弟昭容上官與其母鄭尚  
宮榮寵西夫人趙及姻聯數十族皆能降墨敕授官號斜封及姚元崇宋璟輔  
政自罷斜封官數千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澤詰關上疏曰臣聞  
藥不毒不可以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還諛佞者  
非治安之宜臣竊見神龍以來紀綱大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賈官  
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閭閻然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姦  
冒進天下瀾亂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墜耳目所親豈可忘憂誠  
哉且斜封官者皆僥幸私謁迷謬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即位之初用元崇  
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棄邪羣月將燕飲融不應褒贈  
李多祚鄭克義不容置雪也陛下何不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使善惡混并反  
覆相攻道人以非勸人以僻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此誤陛下  
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近致遠積小爲大累  
微成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官尚書奉御彭君慶以巫  
覡小伎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  
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惟陛下裁察就入不報澤入朝會有詔選者得言

事乃上書曰頃者章氏蠱亂姦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下神聖勇智安宗社於已危援黎苗之將禍乃今獨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惟樂室家胥歡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陛下慎厥初修其終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懼也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下畏親貴而不禁寵倖撓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則姦詐起而暴亂生焉雖朝廷施善戮而法不行矣陛下欲親與愛莫若安之福之夫寵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邪驕奢之淫危之梯也謂福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數求俊哲使朝夕納諫其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遠罰姑求之道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賞姑求之非道產淫巧者拒之則淫巧息進忠讜者賞之則忠讜進臣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啓願求溫良博聞恭儉忠諫者爲之僚友仍請東宮置拾遺補闕使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遠臣又聞馳聘收獵令人發狂今貴戚打毬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宵人盤游數澤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惟陛下誕降訓訓勸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臣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頃章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倖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今陛下何勸其皇祖謀訓之則乎陛下何懲其孝和寵任之失乎故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夫寵愛之心未有能免要去其太甚閑之以禮則可矣諸王公主尉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鑒戒宜在厥初使居寵思危觀過務善書曰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惟陛下黜奢僭竊息進操素行業以勸其非心臣聞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願陛下不作無益不啓私門不墜實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矣睿宗善之拜監察御史開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慶立雕製範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爲珍玩以誦怪爲異寶乃治

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廢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宜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爲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歷遷太子右庶子爲鄭州刺史未行卒贈兵部侍郎澤從祖範與

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道恪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收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敢不盡愚帝乃解高宗時歷尙書右丞楊州大都督府長史

與字子邵以父隋時使高麗卒焉故往迎喪號踊盡哀爲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爲皇后遷中書侍郎進中書令皇后挾媚道覺罷爲吏部尙書后廢貶愛州刺史許敬宗等構與通官掖謀行燭毒與褚遂良朋黨罪大逆遣使殺之沒其家書以上親並流嶺表與房隸桂州爲奴婢神龍初乃復官許子孫親屬緣坐者悉免開元初澤兄漢爲中書舍人上言臣從伯祖與去顯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門同被譴戮雖被原雪而子孫殆盡唯曾孫無忝客籍冀州陛下先天後詔書書任宰相並錄其後況臣之伯祖無辜被誅今棄望未還後嗣備處願許伯祖歸葬孤孫北還於是詔無忝護喪柩歸鄉里官給喪事無忝後歷潭州都督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其先蓋長樂信都著姓曾祖子琮北齊右僕射叔祖慈明有文辭仕隋爲內史舍人奉詔討李密爲密將所縛身數創密厚禮之情謂曰東都危蹙我欲率西方賢豪建功業幸公同之慈明曰公家事先帝名在王室乃挾玄感舉兵亡命至今復圖反噬何邪密囚之俄爲羅讓所殺武德初贈吏部尙書諡壯武元常舉明經及第調浚儀尉高宗時權累監察御史劍南道巡察使與利除害蜀人甚賴歷尙書左丞書密諫帝中宮權重宜少抑帝雖置其計而內然之由是爲武后所惡元常在職修舉讜諍澄遠帝委遇特厚帝不豫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后暴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

石妄僞，不可以示羣臣。后怒，出爲隴州刺史。會天下岳牧集乾陵，后不欲元常得會，故道徙眉州刺史。劍南有光火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喻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賊平。轉廣州都督，詔便驛赴官。安南酋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州縣。詔元常討之。率士卒航海，馳檄先示禍福。賊黨多降。元常縱兵斬首惡而還。雖有功，猶以拂旨見怨。不錄功。凡三徙，終不得至京師。卒爲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下獄死。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願通婚。

從弟元淑，及后時歷清漳，浚儀始平三縣令。右善去惡，人稱爲神明。與奴僕曰：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斥俸餘以給貧窮。咸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爲苦。中宗降璽書勞勉，付狀史官。元淑約潔過於元常，然剛直不及也。終祠部郎中。

蔣欽緒，萊州膠水人，頗工文辭。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姬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循，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爲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它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數後時邪？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因謂曰：朋友之過，免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其務薦引士類，此欽緒精治道，馭吏整嚴，雖銖秒罪不貸。出爲華州長史。蕭至忠自晉州被召，過欽緒，欽緒本姻家，因戒曰：以君才，不患不見用，患非分而求耳。至忠竟及禍。開元十三年，以御史中丞錄河南囚，宣慰百姓，振窮乏。徙吏部侍郎。歷汴魏二州刺史。卒。性孤潔自守，唯與賈曾、郭利貞相友云。

于沈，亦專潔，博學少有名。以孝廉授洛陽尉，遷監察御史。與兄演、溶、弟清俱爲才吏。有名天寶間。始河南尹韓朝宗，裴迴嘗委訊覆檢句，而處事平，剖斷精允，羣僚莫能望也。乾元中，歷陸渾、整屋、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將沈賢令，供億當有素，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遷長安令。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領渭橋運出納使。元載持政，守道士類不遷。沈以故滯郎位，不得調。常衰代，相聞士議，恨沈屈，故擢御史中丞。東都副留守，再

遷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職。德宗出奉天，沈奔行在，爲賊所拘，欲誘署僞職。沈絕食不應命。竄伏里中，不復見。京師平，乃出，擢右散騎常侍。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清，舉明經中第，調鞏丞。東京留守李愷賢之，表爲判官。與愷同死。安祿山亂，贈禮部侍郎。敬宗時，錄其孫郾爲伊闕令。初，清蒙難，以秩卑不及諡。太和初，吏部郎中王高言之朝，追諡曰忠。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周內史璠之孫其先自北海內徙武德初隱太子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說太子引直典書坊授右衛率府錄事參軍太子廢出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畝不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再遷侍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俄持節按獄交州出冤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爲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寬所以絕意帝歎曰爲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云永徽元年拜御史大夫蕭齡之嘗任廣州都督受賊當死詔羣臣議請論如法詔戮于朝堂臨建言羣臣不知天子所以議之意在律有八王族戮于隱親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今齡之貪賊復虐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他囚故議之有司又令人死非堯舜所以用刑者不可爲後世法帝然之齡之齊高帝五世孫由是免死臨累遷吏部尚書初來濟南台州李義府謫普州臨奏許諱爲江南巡察使張倫劍南巡察使諱與濟南而倫與義府有隙武后常右義府察知之謂臨遣所私督其過坐免官起爲潮州刺史卒年六十臨儉薄寡欲不好治第宅性旁通事務掩人過見妻子必正衣冠兄皎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從王征討掌書機貞觀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爲限皎請以冬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爲法終益州長史贈太常卿子之奇給事中坐章懷太子屬從後除括蒼令與徐敬業起兵誅臨孫紹紹神龍時爲太常博士遷左臺侍御史度支員外郎常兼博士章庶人誅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紹官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爲警衛故曲有

豐碑吼鳴鵠爭石墜屋壯士怒之類惟功臣詔葬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參殿容得接闔閭哉在令五品官皆葬無給鼓吹者唯京官五品則假四品蓋班秩在夫若子請置前詔用舊典不省中宗始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知章后能制天子欲迎詔之即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又四時及列帝誕日遣使者詣陵如事生紹以爲非禮引正誼固爭帝又詔武氏陵及諸武墓皆置守戶紹謂吳順二陵守戶五百與昭陵同在令先世帝王陵戶二十今雖崇奉外家宜準附常典又親王墓戶十梁魯乃追贈不可踰真王褒德衛卒至贈宗廟不可明甚請罷之又言比羣臣務厚葬以備人象駭眩耀相矜下逮衆庶流宕成俗願按令切敷裁損凡明器不許列衛路惟陳墓所昏家咸設障車擁道爲戲樂邀貨損貲動萬計甚傷化素禮不可示天下事雖不從議者美歎睿宗即位數言政損益再遷給事中兼太常少卿先天二年玄宗贈武顯山紹以典儀坐失軍容當斬帝怒甚執憲下左右猶冀少貸金吾將軍李龜德傳詔斬之時深咎龜德帝亦悔俄詔罷龜德官橫死于家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隋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爲長史嘗數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爲嫌若某尤疎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再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爲戶部侍郎於制兄弟不並臺閣出爲雲陽令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乾封二年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遂與勣同爲宰相俄知左史事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鷹馬萬匹帑庫虛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固常懷懷于有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隨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綸錦百段爲減鷹馬數千改貴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又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虛言嘗有小疾因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蒙寵使拜侍中兼太子賓客



囚聞其還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嚴正未嘗回容諸司奏議悉心糾駁故帝委之或時移疾他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瓚議未若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即皆報可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瓚病臥家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二虜俱事臣恐人不堪弊請惠兵修德以懷異俗詔可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瓚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諡曰懿以書事孝敬皇帝詔陪葬恭陵四子潛爲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韋溫誅涉爲亂兵所殺

文瓚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貞觀中爲治書侍御史遷亳州刺史永徽初獻文皇帝頒優制褒美拜戶部侍郎坐房遺愛從母弟出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瓚下教曰春秋二社本于農今此州廢不立尙何觀比歲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神在于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悅從之卒于官

于錫久視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代其甥李嶠爲宰相請遷廬陵王不爲張易之所右與鄭果俱知選坐洩禁中語又賊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導道神氣不懾日膳豐鮮無損貶味道徒步赴遠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神龍中累遷工部尚書兼修國史東都留守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爲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卒文琮從父第文收終太子率更令善音律著新樂書十餘篇

徐有功名弘敏避孝敬皇帝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襲封東莞縣男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乾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己於是周與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搆議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傳相鉤連掩捕護送楚掠凝慘又行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論更爭以周內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

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時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責惠錢于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謀后令俊臣鞠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爲冲督債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虜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職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救後被旨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爲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虜貞是已既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仗在廷陞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毅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滅詔從之皆以更赦免如此護宥者數十百姓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巧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蹇兄弟爲人誣構有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面欺者亦斬在古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選者日多選曹諛囑公行謗謗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鞠訊結斷刑慘獄嚴革命歲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

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屬成森雖朝堂進表列屬內牒叫閭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冤正增其枉載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屬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接驗勅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寶孝謹妻龐爲其奴怖以妖祟教爲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鞠之龐當死子希城訟冤有功明其枉季昶勅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經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爲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冤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讎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卽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就第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開元初寶希戒等請以己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德由是自大理司直遷恭陵令會昌中追諡忠正初鹿城主簿潘好禮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威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子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五世孫商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焰不使天下殘於燧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子張渠不信夫

商字義聲或字秋卿客新鄭再世因爲新鄭人幼隱中條山擢進士第大中時擢累尚書左丞宣宗詔爲巡邊使使有指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保特峨山以千帳度河自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軍凡千人裝紙爲鎧勁矢不能洞徙節山南東道裏多山樹爲累賊商取材卒爲捕盜將別爲屯營寇

所發輒迹捕捕必得逮爲精兵江西都將反章宙乘傳抵山南發兵商命部將韓季友以捕盜營士往賊平宙表留季友所部爲綱紀咸通初以刑部尚書爲諸道鹽鐵轉運使封東莞縣子四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荊南節度使累進太子太保卒子彥若事僖宗爲中書舍人昭宗立再用爲御史中丞張濬師敗太原以彥若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代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不得入還爲御史大夫乾寧初復當國進位太保齊國公崔胤專政以彥若位己右不悅以平章事爲清海軍節度使卒於鎮而行軍司馬劉隱因主留務方時多難彥若最見信于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當問彥若其所倚任如此

唐書卷一百十三

唐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唐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徐有功傳起拜右司郎中○舊書作左司

卒年六十八○舊書作六十二

加贈越州都督○舊書作越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唐書卷一百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三十九

崔徐蘇豆盧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累補宮門丞崇文館學士中宗爲太子時選侍讀典東朝章疏武后幸嵩高見融銘啓母碣數美之及已封卽命銘朝觀碑授著作佐郎遷右史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未遊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唯斂工商而不及往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復動而搖之市者兼受善惡也若甚則細人無所容細人無所容久必爲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崇宗惡少在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南走蠻北走狄今江津河許列鋪率稅檢覆稽留加主司僦略邀巧則商人廢業魏晉齊隋所不行况陛下乎如有師與費廣雖倍算商旅加斂齊人可也后納之張易之兄弟頗延文學士融與李嶠蘇味道蘇臺少監王紹宗降節佐附易之誅貶袁州刺史召授國子司業與修武后實錄勞封清河縣子融爲文華殿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撰武后哀冊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年五十四贈衛州刺史諡曰文膳部員外郎杜審言爲融所獎引爲服總麻六子其聞者禹錫趙禹錫開元中中書舍人贈定州刺史諡曰貞趙禮部尙書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成孫巨右補闕亦有文會孫從

從字子父少孤貧與兄能偕隱太原山中會歲饑拾橡實以飯講學不廢擢進士第從山南嚴震府爲推官以母喪免兄弟廬墓手藝松柏喪關不應辟命久之章舉引爲西山運務使奏遷判官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辭已具從疑其寃縱不治俄得寃盜舉卒劉闢反欲奔東川從以書諭止闢闢怒從乃募兵舉城守闢方悉兵拒高崇文戰而敗從完州自如盧坦表宣州副使入爲殿中侍御史遷吏部員外郎異時吏給選者成牒以先後丐賂從一限出之後遂爲法裴度爲御史中丞奏以右司郎中知雜事度已相代爲中丞所彈治不屈

唐 書 卷一百十四 列傳

權幸事繁臺閣而付仗內者必請還司薦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李脩以寵得京兆尹爲莊憲太后山陵橋道使務以減末徭費爲功至不殆道輜車留渭橋久不得進從三劫之無少貸俄授陝觀察使遷尙書右丞王承宗請割德棣而遣子入侍也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狠謫非單使可屈次魏田弘正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毬場宣詔爲陳逆順大節禍福之効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貌愈恭至泣下卽按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帝欲遂相監軍使揣知爲用事者求金從不肯答用是不得相長慶初蘇尙書左丞領鄜坊節度屬部多神策屯軍數亂法驕橫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遣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盜境實歷初爲東都留守故事留司官入宮城門列展衙見留守吏誕傲久廢至是復行召拜戶部尙書宰相李元閔以從裴度李德裕所善內不喜從求致仕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告滿百日去於是衆譁語不平宗閔懼復授檢校尙書左僕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州凡交易貨產奴婢有實率錢畜羊有口算又買麴牟其贏以佐用度從皆蠲除之官吏俸帛常加倍以給獨節度使則否從皆與之同太和六年卒年七十二下有剗股肉以祭者贈司空諡曰貞從爲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讓階品當立門戟終不請位方鎮內無聲妓娛玩士大夫賢之

能字子才朱泚之亂渾瑊以朔方軍戰武功引佐幕府進累侍御史河東鄭儼表爲判官累遷黔中觀察使以讒坐貶從爲中丞奏以自代蘇將作監授嶺南節度使與從皆秉節居鎮世傳爲榮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尙書從子慎由安潛能子彥會

慎由字敬止聰警彥記資端厚有父風采蘇進士第擢賢良方正異等鄧滑高鉅尉判官入爲右拾遺進翰林學士授湖南觀察使召還由刑部侍郎領浙西入遷戶部侍郎判戶部始慎由苦目疾不得視醫爲治刮適愈而召從進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鄴有隙鄴輔政引劉瑑而出慎由爲東川節度使初宣宗餌長年藥病渴且中蹇而國嗣未立帝對宰相欲肆赦患無其端



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教爲有名，帝惡之，不答。鄭等乘是，去之。時大中十二年也。咸通初，徙華州刺史，改河中節度使，以吏部尚書請老，授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贈司空，諡曰貞子胤，別傳。

安潛字進之，進士擢第，咸通中，歷江西觀察、忠武節度使。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陣繕械，不以力贊仰朝廷，首請會兵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陳許境。使大將張自勉將兵七千援宋州，時宋威屯曹州，而官軍數却，賊圍宋益急。自勉收南月城，斬賊二千級，仙芝夜解去。宰相鄭畋言請以陳許兵三千隸宋威，而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自勉隸麾下，畋謂威有疑忿，必殺自勉，奏言：「今以兵悉畀威，是自勉以功受辱，安潛抗賊有功，乃取銳兵付威，後有緩急，何以戰？是勢不蒙賞，無以示天下。」詔止以四千付威，餘還自勉。俄代高駢領西川節度，吏倚駢爲姦利者，安潛皆誅之，數更除緣政，於是盜賊衰。蜀民以安，宰相盧攜素厚駢，乃誣以罪，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僖宗避賊劍南，召爲太子少師。王鐸任都統，表以自副，鐸解兵，安潛復爲少師。東都留守，青州王敬武卒，詔拜平盧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會敬武子師範專地，不得入而還，後還太子太師卒。贈太子太師，諡貞孝。安潛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閱具獄未嘗不身聽之。

彥會，咸通初，繇太僕卿爲徐州觀察使，曉律令，然下急，爲政剛猛。徐軍素驕，而彥會長于撫民，短治軍，士多怨之。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彥會親吏尹戡，徐行儉食，不恤士，乃譏裏賜之，請無發兵，復留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官龐勛爲將，取庫兵，剽湘衡，戍丁壯，合衆千餘北還，自浙西趨淮南，達泗口，所過先遣俳兒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遏。彥會命牙將田厚簡慰勞，而用都虞候元密伏甲任山館擊賊，勛遣吏給言士思歸，不敢遏，請至府，解甲自縛。彥會斬其吏，勛陷宿州，發庫錢募兵，亡命者從亂如歸，船千艘，與騎夾岸，謀而進。彥會料丁男乘城，或勸率衆奔兗州。彥會曰：「我方帥也，奉命守此，惟有死爾。」斬議者一人，號于衆，俄而勛傳城，城中大霧如墮，彥會悉誅賊家屬，勛衆四面起，捕

入，囚彥會大彭館，有曹君長者說勛曰：「貴者不並處，今朝廷未以留後命公，蓋觀察使存爾，勛乃殺彥會於寢，自監軍使遣官屬皆死，始彥會治第鄭州，引水灌沼，水十步，忽化爲血，署張佛徒，液蜜爲人，一昔鼠齧皆斷首，徐有子亭，下清水爲池，彥會導清河灌之，鑄石龍首注溜，蔽以屋，徐人謂屋覆龍，於文爲龍，清河崔望也，爲吞噬云。」贈刑部尚書，乾符中，錢其子祐之爲榮陽尉，徐吏有路審中者，彥會知其能，頗任之，既遇害，路守卒斂藏其尸，張玄稔攻徐州，審中率死士應官軍，開南白門，官兵入，因得破勛，後位鳳州刺史，鄭畋謂審中節貫神明，請擢爲右羽林將軍，詔可。有許鐸者，罷武城令，客於徐，勛脅以官，不從，彥會官屬被囚，鐸潛饋資糧，及死，爲之瘞，匿免其子弟，賊平，乃皆歸其喪，詔拜石首令，賜銀緋，僚官焦瑒、溫廷皓、李悅、崔樞、柳泰、盧崇嗣、韋廷範，贈官有差，錄其子官之。

徐彥伯，兗州瑕丘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爲文，結廬太行山下，薛元超安撫河北，表其賢，對策高第，調永壽尉，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善判、司士李巨工書，而彥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遷職方員外郎，奉迎中宗房州，進給事中，武后選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伯、李嶠居首，遷宗正卿，出爲齊州刺史，帝復位，改太常少卿，以修武后實錄勞，封高平縣子，爲衛州刺史，政善狀，璽書嘉勞，移蒲州，以近畿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辭致典綽，擢修文館學士，工部侍郎，歷太子賓客，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彥伯事寡嫂謹，撫諸侄同己子，乘筆累朝，後來翕然慕倣，晚爲文稍澹，然當時不及也。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爲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繫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爲戒世云。

蘇味道，趙州樂城人，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連冠州舉進士中第，累調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才之，會征突厥，引管書記，裴居道爲左金吾衛將軍，情味道作章，攬筆而具，開微清密，當時咸傳，廷載中，以鳳閣

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爲真。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爲危懼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渠州刺史。召爲天官侍郎。聖曆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更拜其親。有詔州縣治喪事。味道因役庸過程。遂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易之敗。坐黨附。貶眉州刺史。復遷益州長史。未就道。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史。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爲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撲殺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撲殺手。性友愛。其弟味元。味元嘗請託不遂。因慢折之。味道怡然不屑。所論著行于時。

豆盧欽望。雍州萬年人。祖寬。隋文帝外孫。爲梁泉令。高祖定關中。與郡守蕭瑀率豪姓進款。擢累殿中監。子懷讓。尚萬春公主。詔寬用魏太和詔去豆姓著盧。貞觀中。遷禮部尚書。左衛大將軍。芮國公。卒。贈特進。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定。復其舊姓。欽望累官越州都督。司賓卿。長壽二年。拜內史。封芮國公。李昭德被罪。有司劾奏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入爲司府卿。遷秋官尚書。中宗還東宮。拜太子宮尹。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罷爲太子賓客。帝復位。擢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三思等怙勢宣烝。竊問王室。戮忠戚。缺算非常。不能有所裁抑。獨謹身諱諱自全。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卒。年八十。贈司空。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諡曰元武。后時宰相。又有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皆可述者。附左方。

史務滋。宣州溧陽人。累吏勞。遷司賓卿。進拜納言。后革命。詔務滋等十人分行天下。雅州刺史劉行實兄弟爲侍御史。來于詢。輕其反。詔務滋與來俊臣雜治。使臣言務滋與囚善。掩其反狀。后命俊臣并治。遂自殺。

崔元綜。鄭州新鄭人。祖君肅。武德中爲黃門侍郎。端禮卿。元綜天授初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恪慎。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優尤護細。外若謹厚。而中刻薄。每受制鞠獄。必操垢索疵。不入死不肯止。人畏鄙之。未幾坐事流振州。指紳爲慶。會赦還。除監察御史。遷蒲州刺史。致仕。善攝生。年九十餘卒。

周允元。字汝夏。豫州安城人。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誠。安得爲過。卒。贈貝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十四

唐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唐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崔融傳大子其聞者焉錫題○舊書融二子

融曾孫從以母喪免兄弟廬墓○舊書以父憂免兄弟廬于父墓

周允元傳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檢校鳳閣侍郎○舊書鳳閣左肅政臺御史中丞

唐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列傳第四十

狄 邈

狄邈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邈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經訴黜陟使聞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恨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諸長史聞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栢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齡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戮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裏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感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

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或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詎誤至此有詔悉誅成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因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特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絕而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遣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謗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謗者乃不顧知后嘆其長者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實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爲報可則曹子數千凡幾詔耶爲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爲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滅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還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數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獲弛即丐筆書帛置諸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微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答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欲必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爲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權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



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遺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徂以廣廣，右戎四鎮，左屯安東，杆軸空虛，轉輸不絕，行役既久，怨曠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荏弱，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也。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解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遠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恆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姑赦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顧，躡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又請嚴安東，復高姓爲君，長省江南轉輸以惠民，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微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瘵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母子執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

語廬陵事，仁傑數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瑱、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忤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去，仁傑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爲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爲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剝屋賣田，人不爲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爲淵，疏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禽，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比由恩不溥洽，失在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故臣以爲邊鄙暫警，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爲憂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遷除內史，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卓異，時無輩者。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玉鈐衛將軍，燕國公，賜姓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垂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願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爲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諡曰文惠。仁傑所薦進者，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始居母喪，有白鶴馴擾之祥，中宗卽位，追贈司空，睿宗又封樂國公，子光嗣，景暉，光嗣，聖曆初爲司府丞，武后召宰相各舉尙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

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歷滯許貝三州刺史，母喪，奪爲太府少卿，固讓。睿宗嘉其誠，許之。累遷揚州長史，以罪貶歙州別駕。卒。景暉，官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虐，民苦之。因共毀其父生祠，不復奉。至元和中，田弘正鎮魏博，始奏葺之，血食不絕。族孫兼謨。

兼謨，字汝諧，及進士第，辟襄陽府使。剛正有祖風，令狐楚執政，薦授左拾遺，數上書言事。歷刑部郎中，勸鄧鄭三州刺史。歲旱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徙。改蘇州，以治最擢給事中。左藏史盜度支練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帝問之，對曰：典史犯贓，不可免。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與其失信，寧失罪人。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爲憚。遷御史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綱紀，一臺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畏忌顧望，則職業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兼謨頓首謝。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爲陛下守土，宣國詔，知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己，貽弊一方。爲諸道缺望。請付有司治罪。士矩繇是貶蔡州別駕。歷兵部侍郎。河東節度使還爲尚書左丞。武宗子岷封益王，命兼謨爲傅。俄領天平節度使，辭疾，以秘書監歸洛陽，遷東都留守。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峽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甌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緡贈之，已能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略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作佐郎。襲父爵，兄弟友睦，事諸舅謹甚。再轉滕王友，恥爲王府屬，棄官去。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爲領江道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胡牀，體胖，安餐乾脯，不顧。密昇料精銳擊之，虜卻。衆壯其謀，入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高宗欲遂餌之。處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邇婆練案其方書爲秘劑，取璽籙怪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而大漸，上醫不知所爲。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爲取笑夷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第拜盧伽逸多爲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

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爲守禦而重門擊柝，庸待不虞耶。我嘗疑秦法爲寬，荆軻匹夫耳。七首竊發，羣臣皆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殿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爵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脩爲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脩察變識機，故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懈於位，人之攸暨，仁也。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中道也。帝曰：善。轉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歛轡，却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敘此爲實。處俊曰：先帝仁慈，博類非一臣之第處，僕被擇供奉時，有三衛護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欲刪整僞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帝觀鴈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謙誦，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數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還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譴見于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爲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帝哀數其忠，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贈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官赴哭。官庀葬事。子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爲白帝曰：處俊死，諫臣曰：生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願一罷之。帝聞惻然，答其意，止贈物而已。處俊資約素，

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諱諱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舅許國師同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貴顯故江淮間爲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

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象賢故因事誅之臨刑極罵乃死後怒令離殯其尸斷更祖父棺冢自是訖後世將刑人必先以木丸塞口云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振其急難不責報於人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善咸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爲中書令李敬玄所毀故授恒水尉久之

除右門闕初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與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事漸寧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既庶而富遂屠

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此不知變

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榮陽成皇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

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則復道

爭功拔劍擊柱晷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遺德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祀畢芻狗捐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況其輕乎國家自文明

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鈎距無以順人不勿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

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瘠饑不鼎食卽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虛禮遺糟粕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華斐之角牙

頤姦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

史姦數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

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時賦斂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

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

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以老疾還政事

俄改成都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謀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味

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潔其爲人出爲

鄭州刺史遂致仕侍御史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濟州刺史既明非其罪

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

從昆弟居四十年貧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也積表蠻叛以

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爲桂州都督贊服其威惠相率降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

張思敬爲右史皆稱職初二張權寵敬則密謂敬則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

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策始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問論封建指

秦爲失敬則以爲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著論明之儒者以

爲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

並獲復矣尚有遺者耶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往爲宗楚客冉

祖雍等所誣諱守刺史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干

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啓之於是追贈秘書監諡曰元

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

失一段有赤烏白鶴棲所居樹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平郭山憚員半千魏

知古共謚爲孝友先生

贊曰武后乘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

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

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後固爭不

使妻乘夫陰反陽至姦人街怨仇皆以逞蓋所謂誼形於主耶敬則一諫而羅

織之獄衰時而後言者數

唐書卷一百十五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四十一

二王韋陸二李杜

王琳字方慶以字顯其先自丹楊徙雍成陽父弘直爲漢王元昌友王好畋游上書切諫王稍止然益疏斥終荆王友方慶起家越王府參軍受司馬遷班固二史於記室任希古希古他遷就卒其業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琲前都督路元歡冒取其貨舶會不勝忍殺之方慶至秋毫無所索始部中首領皆墨民詣府訴府曹奉相餉謝未嘗治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犯者痛論以法境內清畏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下詔賜瑞錦雜綵以著善政轉洛州長史封石泉縣子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神功初清邊道大總管武攸宜破契丹凱還且獻俘內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請鼓吹備而不作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時以爲疑約納謂禮有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時忌年愈無理據世用其言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武后幸玉泉祠以山道險欲御腰輿方慶奏昔張猛諫漢元帝乘船危就橋安帝乃從橋今山阿危峭險道曲狹比於樓船又復甚危陛下奈何輕踐畏塗哉后爲罷行方慶嘗以令期及大功喪未葬不聽朝賀未除弗豫享宴比羣臣不遵用類系教誼不可長有詔申責內外畏之后嘗就求義之書方慶奏十世從祖義之書四十餘番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一軸并上十一世相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疊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纂高祖規曾祖襄并九世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御武成殿偏示羣臣詔中書舍人崔融序其代閱號寶章集復以賜方慶士人歎其寵以老乞身改驢臺監脩國史中宗復爲皇太子拜方慶檢校左庶子后欲季冬講武有司不時辦遂用明年孟春方慶曰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不可以稱兵兵金也金勝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威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

霜大擊首種不入今孟春講武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願陛下不違時令前及孟冬以順天道手制褒允是歲真拜左庶子進封公奉入同職事三品兼侍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太子名者晉山濤啓事稱皇太子不名率敬爲太子更弘爲榮沛王爲太子更賢爲文今東宮門殿名多嫌觸請一改之以協舊典制可長安二年卒贈兗州都督諡曰貞中宗復位以東宮舊臣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故門人次爲雜禮答問家聚書多不減祕府圖書皆異本方慶歿後諸子不能業隨皆散亡孫備六世孫瑛別傳瑛曾孫搏

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尙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侯事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羣臣示中興之漸所謂人難言者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爲不誣矣

備字靈龜明經調莫州參軍辟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幕府時契丹屈烈部將謀入寇河北騷然備至虜中脅說禍福虜乃不入安祿山叛拜博陵常山二太守副河北招討卒贈太常卿自襲至備六世封石泉云備孫遂

遂好興利操下以嚴累遷鄧州刺史太府卿西北供軍使與度支潘孟陽爭營田事憲宗怒出遂爲柳州刺史親吏章行素柳季常當受課料兩池吏見遂斥即抵以罪始詔書出左丞呂元膺勅遂補吏犯賊法當坐而詔稱清能業官按遂犯有狀不宜謂清且柳大州不可使治帝喻之乃下會兵宿淮西亟財賦藉遂幹彊拜宣歙觀察使蔡已平師東討李師道召爲光祿卿淄青行營糧料使辭卿職換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始調兵食歲三百萬俄而賊誅遂簿羨貲百萬以獻帝高其能于時析齊爲三鎮即拜遂沂兗海觀察使遂資福刻杖扑皆踰制威夏治署舍牆垣程督慘峭將吏素悍戾遂輒罵曰反殘賊人人羞忿裨校王弁與役人浴于川語曰天方雨繡且毀等罪耳乃謀亂明日遂方燕弁率其黨挾兵進遂驚匿廁下執而數其罪殺之其副張敦實官屬李矩甫



皆死并自知留事帝以沂海漸定畏青鄆亦搖乃拜并州刺史至徐州械送京師斬東市監軍上遂所製杖出示於朝爲戒云

判戶部乾寧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董昌誅出爲威勝節度使未行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浙東西宣撫使會錢鏐兼領二浙故留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昭宗建嫡后博請因赦天下以尊大其禮正拜右僕射遷司空封魯國公初中官權威帝欲剪抑之自石門還政一決宰相羣宦不平博藩鎮內脅天子博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御萬物偏聽產亂古所戒也今奄人盜威福偏制君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事急且有變崔胤與博並位素忌博明達有謀即勅博爲中官外應會胤罷宰相疑博擄斥乃厚結朱全忠胤已復輔政即請博與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交私將危社稷全忠因顯疏其尤光化三年罷爲工部侍郎貶漢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參軍事賜死藍田驛

韋思謙名仁約以近武后父諱爲嫌遂以字行其先出雍州杜陵後客襄陽更徙爲鄭州陽武人八歲喪母以孝聞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貧賤不得進官吏部尚書高季輔曰予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棄大德邪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懼州縣爲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劾之罷爲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請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猶直觸機輒發暇卽身乎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錄錄保妻子耶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爲倉曹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爲數旬客以重吾府改侍御史高宗賢之每召與語雖其倦徙倚軒檻猶數刻罷疑獄劇事多與參裁武候將軍田仁會輕奏御史張仁律帝廷詰仁律懼不得對思謙爲辯其柱因言仁會營罔陷人不測者詞旨詳暢帝善之仁律得不坐累遷右司郎中尚書左丞振明綱轄朝廷肅然進御史大夫性警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爲讒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鵠鶴羣豈衆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帝崩思謙扶疾入臨涕泗冰須俯伏號絕詔給扶持轉司馬卿復爲右肅政大夫

故事大夫與御史鈞禮思謙獨不答或以爲疑思謙曰班列固有差奈何尙姑息邪垂拱初封博昌縣男同鳳閣鸞臺三品轉納言辭疾不許詔肩輿以朝聽子孫侍以太中大夫致仕卒贈幽州都督子承慶嗣立

承慶字延休性謹畏事繼母爲篤孝擢進士第補雍王府參軍府中文翰悉委之王爲太子遷司議郎儀鳳中詔太子監國太子稍嗜聲色與土功承慶見造作玩好浮廣倡優鼓吹譴諫戶奴小人皆得親左右承慶色恐因是作威福宜加繩察乃上疏極陳其端又進論善箴太子頗嘉納承慶嘗謂人所以撓濁浮躁本之於心乃著靈臺賦譏當世亦自廣其志太子廢出爲烏程令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毫失大臣意出爲沂州刺史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夫構大廈墮巨川必擇文梓餘煌若亟毀而敗則是用朽木乘膠船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夫以亮舉猶歷試諸難沉庸庸者可超處輔相以百揆萬幾昇小人哉書不報未幾復爲舍人掌選病免改太子諭德歷豫號二州刺史有善政轉天官侍郎修國史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公之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誅承慶以素附離免冠待罪時議草赦令咸推承慶召使爲之無撓色誤辭援筆而就衆嘆其壯然以累猶流嶺表歲餘拜辰州刺史未行以秘書員外少監召兼修國史封扶陽縣子詔撰武后紀聖文中宗善之遷黃門侍郎未拜卒帝悼之召其弟相州刺史嗣立會葬因拜黃門侍郎繼其位贈禮部尚書諡曰溫

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笞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卽遣奴自捶母感寤爲均愛世比晉王覽第進士累調雙流令政爲二川最承慶解鳳閣舍人武后召嗣立謂曰爾父嘗稱二子忠且孝堪事朕比兄弟稱職如而父言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卽拜鳳閣舍人時學校廢刑濫及善人乃上書極陳承慶後庠序應散曹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章句之選弛貴閭後生以傲倖升寒族平流以替業去垂拱間仕入彌多公行私謁選補逾濫經術不聞猛暴相夸陸下鹹下明詔追三館生徒敕王公以下子第一入太學尊尙師儒發揚勸獎

海內知機然後審昇銓總各程所能以之臨人則官無曠民樂業矣又曰揚豫以來大獄屢興窮治連捕數年不絕大猾伺隙陰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正不赦之辜恣行楚慘類自認服王公士人至連頸就戮道路藉藉咸知其非而鍛鍊已成不可翻動小則身誅大則族夷相緣共坐者庸可勝道彼皆報讎復讐苟圖功求官賞耳臣願陛下廓天地之施雷雨之仁取垂拱以來罪無重輕所不赦者皆原洗死者還官生者霑恩則天下瞭然知向所陷罪非陛下意也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後以爲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後曰誰爲朕行嗣立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請先行以示羣臣后悅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肅政大夫楊再思等十八人悉補外未幾承慶知政事嗣立以成均祭酒徙魏洛二州政無它異坐善二張貶饒州刺史繇相州刺史入爲黃門侍郎轉太府卿修文館大學士中宗景龍中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崇飾觀寺用度百出又恩倖食邑者衆封戶凡五十四州皆據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數州隨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樂太平公主率取高貴多丁家無復如平民有所損免爲封戶者亟於軍興監察御史宋務光建言願停徵封一切附租庸輸送不納嗣立建言今廩帑耗竭無一歲之儲假遇水旱人須賑給不時軍興士待資裝陛下何以具之伏見營立寺觀累年不絕鳩修繁麗務相矜勝大抵費常千萬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地藏開發盤蟲傷露上聖至慈理必不然準之道法則乖質之生人則損陛下豈不是思又食封之家日月復衆凡用戶部丁六十萬人課二絹則固一百二十萬臣見太府歲調絹纔百萬匹少則十之二有所貸免曾不半在比諸封家所入已寡國初功臣共定天下食封不二十家今橫恩特賜家至百四十以上天下租賦在公不足而私有餘又封家徵求各遣奴卑凌突侵漁百姓怨嘆或買馬斷盜誅責紛紜曾無少息下民饑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丁課一送太府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臣聞設官建吏本於治人而務安之也明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

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人未試而遽遷務進微幸比肩保連故文者治官則回邪賊汗武者治軍則庸懦怯弱補授亡限員外置官吏困供承官竭實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設爵待士才者有之不才者進則有才之路塞賢人據正遠僥倖之門僥倖開則賢者隱矣賢者隱則人不安人不安國將危矣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貲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與太平帝不聽嗣立與韋后屬疏帝特詔附屬籍顧待甚渥營別第驪山鸞鳴谷帝臨幸命從官賦詩制序冠篇賜況優備因封嗣立道遙公名所居曰清虛原幽棲谷嗣立獻木栢藤盤數十物唐隆初拜中書令韋后敗幾死于亂寧王爲赦免出爲許州刺史以定策立睿宗賜封百戶徙汝州入爲國子祭酒太子賓客坐宗楚客等制遺制事不執正貶岳州別駕再徙爲陳州刺史開元中河南道巡察使表其廉欲復用會卒年六十六贈兵部尚書諡曰孝初嗣立代承慶爲鳳閣舍人黃門侍郎承慶亦代爲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爲宰相世罕其比有二子恆濟知名

恆開元初爲碭山令政寬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趣辦恆不立威而事給姑子御史中丞宇文融薦恆有經濟才讓以其位權殿中侍御史累轉給事中爲龍右河西黜陟使時河西節度使蓋嘉運恃左右援橫恣不法妄列功狀恆勅奏之人代其恐出爲陳留太守卒

齊開元初調鄆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齊居第一不能對者悉免官於是擢齊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儼並貶爲刺史齊四遷戶部侍郎爲太原尹著先德詩四章世服其典懿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居之齊文雅頗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終馮翊太守子與夏令亦以能政聞

嗣立孫弘景擢進士第數佐節度府以左補闕召爲翰林學士蘇光榮爲涇原節度使弘景當草詔書辭不如旨罷學士累遷度支郎中張仲方黜李吉甫謚

得罪憲宗意弘景撓助出爲綿州刺史李夷簡鎮淮南奏以自副召入再遷給事中尉馬都尉劉士涇賂權近權太僕卿弘景上還詔書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睦親者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時蕭儉輔政弘景議論常佐佑之遷再遷吏部侍郎銓綜平序貴幸憚其嚴不敢恩以私歷陝院觀察使召拜尚書左丞較正吏銓所除六十餘官不當進資於是鄭絪丁公著楊嗣復皆奪俸郎吏蕭然望風脩整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與御史詳議虞卿私造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尙私謁邪虞卿多朋助自謂必見納及是惶恐去遷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弘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倚賴爲長慶名卿

陸元方字希仲蘇州吳人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伯父東之善書名家官太子司議郎元方初明經後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武后時使領外方涉海風濤驚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使還除殿中侍御史擢鳳閣舍人秋官侍郎爲來俊臣所陷后置不罪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附會李昭德貶絳州刺史擢天官侍郎兼司衛卿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讎黨又薦其友崔玄暉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子右庶子進文昌左丞卒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羣臣后必先訪問外秘莫知臨終取奏囊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與者又曰吾當壽但領選久耗傷吾神有一桺生平所絨綸者歿後家人發之乃前後詔敕贈越州都督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倩景融尤知名

象先器識沈遠舉制科高第爲揚州參軍事時吉頊與元方同爲吏部侍郎頊擢象先爲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頊曰爲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邪卒以授俄遷監察御史累授中書侍郎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爲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幹樞近君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爲言之遂並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爲時推向湜嘗曰陸公加於

人一等公主既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與寶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岑義等坐爲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以保護功封兗國公賜封戶二百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羣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不者去於是投名自驗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以德化天下奈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窮治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爲申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按察使爲政尙仁恕司馬韋抱真諫曰公當峻扑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慚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邪故所至民吏懷之入爲太子詹事歷戶部尚書知吏部選事母喪免起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丞相諡曰文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爲象賢者乃賜名焉

弟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

景融長七尺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以蔭補千牛轉新鄭令政有風績累遷工部尚書東京留守卒贈廣陵郡都督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管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爲損威人多其友四世孫希聲

希聲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商州刺史鄭愚表爲屬後去隱義興久之召爲右拾遺時儉弱乘權歲數歉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剝敝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掠蔓數十州遂不制擢累歙州刺史昭宗聞其名召爲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以太子少師罷李



茂貞等兵犯京師，與疾避難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

元方從父餘慶，陳右衛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已冠名未顯。兄玄表嘗曰：爾名宦不立，奈何？餘慶感激，閉戶讀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補蕭尉。累遷陽城尉，武后封嵩山，以辦具勞，擢監察御史。聖曆初，遷勝二州黨項誘北胡寇邊，詔餘慶招慰，喻以恩信，蕃會率衆內附，遷殿中侍御史，鳳閣舍人。嘗命草詔殿上，恐懼不能得一詞，降左司郎中。久之，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餘慶於寒品晚進，必悉力薦藉，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開元初，爲河南河北宣撫使，薦富春孫邀、京兆韋述、吳興蔣冽、河南達奚珣，後皆爲知名士。遷大理卿，終太子詹府事。諡曰莊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餘慶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初，武后時酷吏用事，中宗朝倖臣貴，主糾封大行，啗利啻禍之人，與相乾沒，雖亟貴驟用，而戮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赫，訖無悔尤。

子璵，字仲采，舉明經，補長安尉，以清幹稱。開元初，中朝臣子弟不任京畿，改新鄉令。人爲立祠，用按察使宇文融薦，遷瀋池令。累遷兵部郎中，東曠騎使，還除洛陽令。時車駕在洛，摧勸姦豪，人不取犯，爲中書令蕭嵩所器。嵩罷，佗宰相俸陰廉嵩短，璵曰：與人交，過且不可言，況無有邪？以是忤貴近，出爲太原少尹。累徙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璵至，虎不爲暴。

王及善，絳州邯鄲人。父君愕，有沈謀，隋亂，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君愕往說曰：隋氏失御，豪俊共救其亂，宜撫納遺吐而保全之。觀時變，待真主，足下無尺寸之地，兼旬之糧，劫衆而興，但恐殘戮，所過失望，竊爲足下羞之。君廓謝曰：計安出？答曰：井陘之險，可先取。君廓從其言，遂屯井陘山，高祖入關，與君廓偕來，拜君愕大將軍，封新興縣公。累遷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領左屯營兵，與高麗戰，駐驛山，死于陣。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陪葬昭陵。及善以父死事，授朝散大夫，襲邢國公爵。皇太子弘立，擢及善左奉裕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宗聞，賜絹百匹，除右千牛衛將軍。帝曰：以爾忠諫，故擢三品要職，羣臣非獲辟不得至朕。

所，爾佩大橫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病免，召爲衛尉卿，垂拱中，歷司馬卿，山東飢，詔爲巡撫賑給使，拜春官尚書，出爲秦州都督，益州長史，加光祿大夫，以老病致仕。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虜盜邊，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三十里，爲朕臥治，爲屏蔽也。因延問朝政得失，及善陳治亂所宜，后悅曰：禦寇末也，輔政本也。公不可行，留拜內史。來後臣繫獄當死，后欲釋不誅，及善曰：俊臣凶狡，不道，引亡命，汗戮善良，天下疾之，不勦絕元惡，且搖亂胎禍，憂未既也。后納之，廬陵王之還，密贊其謀，既爲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羣臣，及善不甚文，而清正自將，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時二張怙寵，每侍宴，無人臣禮，及善數裁抑之，后不悅曰：卿年高，不宜侍游燕，但檢校閣中，及善即移病，餘月，后不復問。數日，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遂乞骸骨，猶不許，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年八十二，贈益州大都督，諡曰貞，陪葬乾陵。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爲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識，而武后用日知議，神龍初，爲給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須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齎贈制，日知頌絕于道，左右爲泣，莫能視。巡察使路敬潛欲表其孝，使求狀，辭不報，服除，累遷黃門侍郎。景龍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誠，睿宗佗曰：卿曰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于心，無日而足也。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開元三年卒。日知貴，諸子方總角，皆通婚名族，時人譏之。後少子伊衡以妾爲妻，鬻田宅，至兄弟訟，聞家法，遂替云。

杜景佺，冀州武邑人。性嚴正，舉明經中第，累遷殿中侍御史，出爲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徙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答責吏以示威。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爲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日祿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



制真偽莫辨。即欲攪亂一府。敬業揚州之禍。非此類邪。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荊州司馬。吏歌之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寢知名。入爲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稱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改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按員外郎侯味虛罪。已推輒釋之。武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辨已定。待命于外。今雖欲罪臣。奈明詔何。宰相曰。詔爲司刑設。何預秋官邪。景佺曰。詔令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爲守法。擢鳳閣舍人。遷洛州司馬。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季秋出。黎華示宰相。以爲祥。衆賀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再華。周家仁及行華之比。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卽爲災。故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花木黃落。而木復華。瀆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衆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謝罪。后曰。真宰相。會李昭德下獄。景佺苦申救。后以爲面欺。左遷秦州刺史。入拜司刑卿。聖曆元年。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契丹入寇。陷河北數州。虜已去。武懿宗欲盡論其罪。景佺以爲脅從。可原。后如其議。罷爲秋官尚書。坐漏省內語。降司刑少卿。出爲并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初名元方。垂拱中改今名。

李懷遠字廣德。邢州柏仁人。少孤嗜學。宗人欲藉以高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假蔭而官。吾志邪。擢四科第。累轉司禮少卿。出爲本州刺史。改冀州。遷揚益二都督府長史。徙同州刺史。治尚清簡。累遷鸞臺侍郎。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平鄉縣男。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爵趙郡公。賜實封戶三百。以老聽致仕。中宗還京師。召知東都留守。復加同中書門下三品。懷遠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室。嘗乘數段馬。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顧當然邪。答曰。吾幸其馴。不願它駭。神龍二年卒。帝賜錦衾。敕自爲文祭之。贈侍中。諡曰成。子景伯。景龍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爲回波詞。或以詔旨媚上。或要巧譏寵。至景伯。獨爲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景雲中。進太子右庶子。時有建言置都督府非是。詔羣臣普議。景伯與太子舍人盧備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

羣生。非彊幹弱枝。經邦軌物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宄。便。繇是停都督。終右散騎常侍。

子彭年。有才。剖析明悟。歷遷中書舍人。吏部侍郎。與李林甫等。常慕山東著姓。爲婚姻。引就清列。典選七年。卒以賊敗。長流臨賀郡。天寶十二載。擢爲濟陰太守。徙馮翊。天子幸蜀。陷於賊。脅以僞官。憂憤死。贈禮部尚書。

唐書卷一百十六

唐書卷一百十六考證

韋思謙子承慶贈禮部尚書○舊書贈秘書監

陸元方子象先入爲太子詹事歷戶部尚書○舊書歷工部尚書

起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舊書起復同州刺史

杜景佺傳○舊書及通鑑綱目俱作景儉

聖曆元年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沈炳震曰按舊書聖歷二年

則天紀神功元年皆不合

唐書卷一百十六考證





唐書卷一百十七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四十二

裴劉魏李吉

裴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寬厚寡言笑有奇節補弘文生休澣宅生或出游炎讀書不廢有司欲薦狀以業未就辭不舉服勤十年尤通左氏春秋舉明經及第補濮州司倉參軍歷御史起居舍人遷遷黃門侍郎調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侍中高宗幸東都留皇太子京師以炎調護帝不豫太子監國詔炎與劉齊賢郭正一於東宮平章政事及大漸受遺輔太子是爲中宗改中書令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玄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從政事堂於中書省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祿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后已持政稍自肆於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威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在亡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罷承嗣又諷太后誅韓王元嘉書王豐襲以絕宗室望劉祿之韋仁約長默不敢言炎獨固爭后愈銜怒未幾賜爵河東縣侯豫王雖爲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暨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暄曰炎受顧託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審味道御史魚承暉參鞠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左衛率將儼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

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炎被劫，或勉其遜辭。炎曰：「宰相下獄，理不可全。卒不折節，藉其家，無僮石之贏。」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降虜阿史那伏念等五十餘人。議者恨其媚克，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爲陰禍。有知云：睿宗立，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諡曰忠元。範，申州義陽人，介廉有才，以炎故流死嶺州。炎從子伯先。

伯先未冠推蔭爲太僕丞炎死坐流嶺南上變求面陳得失后召見感氣待之  
 曰炎謀反法當誅尙何道伯先對曰陛下唐家婦身荷先帝顧命今雖臨朝當  
 責任大臣須東宮年就德成復子明辟奈何遽子諸武斥宗室炎爲唐忠臣而  
 戮遽子孫海內憤怒臣愚謂陛下宜還太子東宮罷諸武權不然豪桀乘時而  
 動不可不懼后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長流瀘州歲餘逃歸爲吏蹟捕流北廷無  
 復名檢專居賄五年至數千萬娶降胡女爲妻妻有黃金駿馬牛羊以財自雄  
 養客數百人自北廷屬京師多其客謂候朝廷事聞知十常七八時補闕李秦  
 授爲武后謀曰識言代武者劉劉無彊姓殆流人乎今大臣流放者數萬族使  
 之叶亂社稷憂也后謂然夜拜秦授者功員外郎分走使者賜墨詔慰安流人  
 實命殺之伯先前知以橐駝載金幣賓客奔突厥行未遠都護遣兵追之與格  
 鬪爲所執械繫獄以狀聞會武后度流人已誅畏天下姍請更遣使者安撫十  
 道以好言自解釋曰前使使慰安有罪而不曉朕意擅誅殺殘忍不道朕甚自  
 咎今流人存者一切縱還繇是伯先得不死中宗復位求炎後授伯先太子詹  
 事丞遷秦桂廣三州都督坐累且誅賴宰相張說右之免官久乃擢范陽節度  
 使太原京兆尹以京師官冗奏罷畿縣員外及試官進工部尙書年八十六以  
 東京留守累封翼城縣公卒官下

劉禕之字希美常州晉陵人父子翼字小心在隋爲著作郎峭直有行嘗面折僚友短退無餘嘗李伯藥曰子翼晉人人都不憾貞觀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江南道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表所居爲孝慈里母已喪召拜吳王府功曹參軍終著作郎弘文館直學士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辭稱號劉孟高郭並直昭文館俄遷右史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偕



召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兄懿之亦給事中同兩省先是姊爲內官武后遣至外家問疾律之因賀蘭敏之私省之坐流嶺州后爲巧還除中書舍人儀鳳中吐蕃寇邊帝訪侍臣所以置之討之之宜人人異謀律之獨勸帝夷狄猶禽獸雖被渴陵不足校顧載威紆百姓之急帝內其言俄拜相王府司馬檢校中書侍郎帝謂曰卿家忠孝朕子賴卿以師矩冀遂在朕不扶而挺也后既立王爲帝以其參奉大議意親之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縣男方是時詔令叢繁律之恩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坐累貶衛州司馬訴于相府內使審味道謂曰太后言律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歸非於上貶青州刺史加律之太中大夫賜物百段后因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以手足疾移於腹背尙爲一體乎律之引咎於己忠臣也納言王德真推順曰載至德無異才惟能歸善於君爲時所服后曰善後私語屬舍人賈大隱曰后能廢昏立明盡反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曰律之乃負我垂拱中或告律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與許敬宗妾私通太后遣肅州刺史王本立鞠治以赦示律之律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赦后以爲拒制使賜死于家年五十七初律之得罪睿宗以舊屬申理之姻友冀得釋律之曰吾死矣太后威福由己而帝營救速吾禍也在獄上疏自陳臨誅洗沐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占爲表子號塞不通書律之乃自捉筆得數紙詞懇哀到入皆傷之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恨歎其文后惡之貶翰巫州司法參軍思鈞播州司倉參軍睿宗嗣位贈律之中書令翰書爲御史巡察龍右多所按劾次寧州時狄仁傑爲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就館以筆紙置于案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君美於朝毋久留即命駕去性寬簡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憲官改麟臺郎云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祖士廓仕齊爲輕車將軍玄同進士擢第調長安令累官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等流嶺外既廢不自謹藉乃馳逐爲生事上元初會赦還工部尙書劉審禮表其材拜岐州長史再遷吏部侍郎永淳元年詔

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封鉅鹿男上疏言選舉法弊曰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禮誼漸薄者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武德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天祚大聖享國永年異人間出諸色人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舉集限至十不收一取舍清素夏商以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天子王朝庶官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尙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與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臣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迄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敝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庚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況天下之大士類之衆可委數人手乎又尸厥任者聞非其選至爲人擇官爲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情觀勢要悠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且臣聞蒞官者不可以無學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一皆早仕弘文崇賢羊牛犖脚之類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所謂貢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止糟糠富者餘粱肉故當衰敝乏賢則磨策朽鈍以馭之太平多士則遶東髮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爲急竊見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及席旁求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莫慎所舉而苟以應命且惟賢知賢聖人爲論舉陶既舉不仁者遠身苟慙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擇所舉之德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建經久之策但願望魏晉遺風臣竊惑之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即所用詳所失鮮矣不納進拜文昌左丞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遷地官尙書檢校納言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坐誅玄同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

命玄同曰。明府可去矣。毋久留。與以爲沮。已銜之。至是誣玄同言太后老矣。當復皇嗣。后不察。賜死于家。年七十三。初。監察御史房濟監刑。謂曰。丈人盡上變。冀召見得自陳。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爲告事人。玄同子恬。字安禮。事親以孝聞。第進士爲御史主簿。開元中。至穎王傳。

李昭德。雍州長安人。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鄭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盡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終是免死。遷侍御史。母卒。廬墓側。負土成墳。帝遣使就弔。表異其閭。歷治書侍御史。有能名。永徽初。擢御史大夫。爲褚遂良所惡。出爲邢魏二州刺史。乾祐雖驢直。而昵小人。書爲書與所善吏。刺取朝廷事。遂隱其辭。爲吏所賣。遂良白發於朝。坐流驪州。召拜滄州刺史。入爲司刑太常伯。舉雍州司功參軍。崔權爲尚書郎。不得報私語。權所以然。後擢犯罪。告乾祐漏禁中語。以自贖。詔免官。卒。昭德驢直。有父風。權明經。累官御史中丞。永昌初。坐事貶振州陵水尉。還爲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營神都。昭德規劃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洛有二橋。司農卿韋機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其一橋廢。省巨萬計。然洛水歲涇。舊之繕者告勞。昭德始累石代柱。銳其前。斷殺暴瀉。水不能怒。自是無患。俄檢校內史。薛懷義討突厥。以昭德爲行軍長史。不見虜還。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衡。以惑衆庶。且父子猶相篡奪。況姑姪乎。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承嗣爲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率險佞數百人。請以承嗣爲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遣昭德詰其故。昭德答殺慶之。餘黨散走。因奏曰。自古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爲萬世計。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承嗣恨昭德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所知也。有人獲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下。曰。此石赤心。故以獻。昭德叱曰。洛水餘石。豈盡能反邪。時來俊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憚懼。昭德每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擄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頗怙權。爲衆指目。魯王府功曹

參軍丘悅上疏曰。臣聞魏冉誅庶族以安秦。忠也。弱諸侯以彊國。功也。然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祿一言而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卽覺悟。則秦之霸業。或不傳于孫。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公卿百執。具職而已。自長壽以來。厭怠細政。擢委昭德。秉總權綱。而才小任重。實氣強愎。瞽瞍下民。芻狗同列。刻薄慶賞。多所矯虔。聲威翕習。天下杜口。臣伏見南臺教目。羣臣奏請。陛下制已曰可。而昭德建言不可。制又從之。且人臣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或便利。不豫咨謀。而盡可已行。方與駁異。是陽露擅命。以示於人。歸美引咎。諠不類此。一切奏議。皆承風指。陰相傳會。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夫小家治生。千百之貲。將以託人。尙憂失授。況天下之重。可輕委寄乎。履霜堅冰。須防其漸。大權一去。收之良難。願陛下察臣之言。又果毅鄧注著石輪數千言。述其專恣。鳳閣舍人達弘敏以聞。后由是惡之。謂姚璿曰。賊如所言。昭德固負國矣。乃貶欽州南賓尉。俄召授監察御史。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以逆謀。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時甚雨。衆庶莫不冤昭德而快俊臣。神龍二年。贈左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吉頊。洛州河南人。長七尺。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調明堂尉。父哲爲易州刺史。坐賊當死。頊往見武承嗣。自陳有二女弟。請侍王巾。望者承嗣喜。以犢車迎之。三日未言。問其故。答曰。父犯法且死。故憂之。承嗣爲表貸。哲死。還頊龍馬監。劉思禮謀反。頊上變事。后命武懿宗雜訊。因輒囚。引近臣高閔生平所悟者。凡三十六姓。捕繫詔獄。榜楚百慘。以成其獄。同日論死。天下冤之。擢右肅政臺中丞。來俊臣下獄。司刑當以死狀。三日不下。頊從武后游苑中。因間言臣爲陛下耳目。知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頊曰。千安遠告。應反。今爲成州司馬。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蠹賊也。尙何惜。於是后斬俊臣。而召安遠爲尚食奉御。突厥陷趙定。授檢校相州刺史。且募兵制虜南。向頊辭不知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太原溫彬茂死。高宗時。封一節書。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事及突厥至趙去。故后知虜且還。頊至。募士無應者。俄詔以皇太子爲元帥。應募日數千。頊還

官狀后曰人心若是邪卿可爲羣臣道之項誦語于朝諸武惡之始項善張易之殿中少監田歸道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員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皆爲控鶴內供奉項又彊敏故后倚爲腹心聖曆二年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刺史時武懿宗討契丹退保相州後爭功殿中懿宗陋短俯僕項嚴語侵之無所容假后怒曰我在乃藉諸武宅日安可保衛之張易之兄弟以寵威思自全問項計安出項曰公家以倖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不朽策願効之非止保身且世世不絕胙易之流涕項曰天下思唐久矣廬陵斥外相王曲閉上春秋高武諸王非海內屬意公盡從容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易弔爲賀之資也易之昌宗乘間如項教后意乃定既而知項與謀召見問狀項對廬陵相王皆陛下子先帝顧託於陛下當速有所付乃還中宗明年項坐第冒僞官貶琰川尉及辭召見泣曰臣去國無復再謁願有所言然疾棘請須臾間后命坐項曰水土皆一益有爭乎曰無曰以爲塗有爭乎曰無曰以塗爲佛與道有爭乎曰有之項首謝曰雖臣亦以爲有夫皇子外戚有分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家諸王並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疏之不明是驅使必爭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奈何項尋徙始豐尉客江都卒中宗之立項實倡之會得罪無知者睿宗初有發明其忠乃下詔贈御史大夫

贊曰異乎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盜廟假虎翼而責其搏人死固宜哉昭德項進不以道君子恥之雖然一情區區抑武與唐其助有端則實炎遠矣韓之玄同蕭言之及誅不失所以事君者云

唐書卷一百十七

唐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裴炎傳元龜申州襄陽人以炎故流死萬州○舊書坐教炎流死瓊州  
李昭德傳坐流羅州召拜滄州刺史○舊書坐流愛州乾封中起爲桂州都督  
吉項傳項尋徙始豐尉卒○舊書改安固尉尋卒

唐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列傳第四十三

張本韓宋辛二李裝

發廷珪河南源人慷慨有志尙第進士補白水尉舉制科具等累遷監察御史按勘平夏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司馬坂作大衆廷珪諫以爲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木爲塔極冶之金爲象然猶有爲之法不足高也其鑿潤穴覆壓桑壤且巨億計工員窮實驅役爲勞饑渴所致疾疹方作又僧尼乞食自贖而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需費以充非浮屠所謂隨喜者今天下虛竭蒼生彫弊謂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后審之召見長生殿賞慰良厚因是罷役會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荆益奴婢監置登萊以廣軍實廷珪上書曰今河南牛數十不一在詔雖相市甚於抑奪併市則價難準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更饑也高原耕地寧爲牧所兩州無復丁田牛羊踐暴舉境何賴荆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吞藏掠買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至必生疾此有損無益也特聞之君所特在民民所特在食食所實在耕耕所實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爲君羊非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飽腹居乃止張易之陳驥窮治黨與廷珪建言自古革命務歸人心則以刑勝抑今屠豕不殺天地復主宜以仁化蕩弊且易之盛時趨附奔走半天下盡誅則已暴斂一二則法不平宜一切洗貸中宗納之神龍初詔白司馬坂復營佛祠廷珪方奉詔拯河北道出其所見營勞亟懷不能已上書切爭且言自中興之初下詔書弛不急斥少監楊務廉以示中外今土木復興不繕前詔掘壞伐木實害生氣願罷之以紓窮乏帝不省尋爲中書舍人再遷禮部侍郎玄宗開元初大旱關中飢詔求直言廷珪上疏曰古有多難興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慮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爲福也景龍先天間凶黨構亂陛下神武汎掃氛垢日月所燭無不濡澤明明上帝宜錫介福而頃陰陽愆候九穀失稔關輔尤饑臣愚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不樂朝有大功輕免辭而不法愚秦漢以

自高故昭昇咎異欲日慎一日永保太和是皇天於陛下驟顧深矣陛下得不  
幸若休咎而實畏哉誠願約心削志考前王之書教素樸之道登端士放佞人  
屏後宮減外戚揚無職鞠之玩野絕從禽之樂促遠境罷縣戍科惠律獨蠲薄  
徭賦去淫巧捐珠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或謂天戒不足畏而上帝鴻怒風雨  
迷鍾荒饑日甚則無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足恤而億兆攜離慈苦昏墊則無  
以奉上矣斯安危所繫禍福之原奈何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清耳以聽  
刮目以視冀有開見何遽孤其望哉再遣黃門侍郎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  
杖朝堂廷珪執奏御史有譴當殺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王琚持節  
巡天兵諸軍方還復詔行塞下議者皆謂將殺回紇廷珪陳五不可且言中國  
步多騎少人畜一石糧貨甲百斤盛夏長驅晝夜不休勞逸相絕其勢不敵一  
也出軍持敵兵不數萬不可以行歷農廣饋飢歲不支二也千里遠襲其誰不  
知賊有斥候必能預防三也狄人獸居磧漠管之石田克而無補四也天下無  
年當養人惠兵五也又請復十道按察使巡視州縣帝然納之因詔陸象先等  
分使十道時遣使賈綰錦至石國市大馬廷珪曰犬馬非土性弗畜珍禽異獸  
不育于國不宜勞遠人致異物願省無益之故救必然之急天下之幸坐漏禁  
內語出爲泗州刺史頻徙蘇宋魏三州初景龍中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  
等封戶多在河南河北輒朝廷詔兩道蠶產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租廷珪謂  
兩道倚大河地雄奧股肱走集宜得其歡心安可不恤其患而殫其力若以桑  
蠶所宜而加別稅則隴右羊馬山南椒漆山之銅錫鉛鐵海之蜃蛤魚鹽水旱  
皆免寧獨河南西北外於王度哉願依貞觀永徵故事準令折免詔可在官有威  
化入爲少府監封范陽縣男以太子詹事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諡貞穆廷珪偉  
姿儀善八分書與李邕友善及邕躋於仕屢表薦之人尙其方介云

韋湊字彥宗京兆萬年人祖叔諧貞觀中爲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  
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湊永淳初解褐婺州參軍事徙黃州司兵觀  
察使房昶才之表于朝遷揚州法曹州人孟神爽罷仁壽令豪縱數犯法交通  
貴戚吏莫敢繩湊按治杖殺之遠近稱伏入爲相王府屬時姚崇兼府長史嘗



曰：韋子識遠文辭，吾恨晚得之。六選司農少卿，忤宗楚客，出爲貝州刺史。睿宗立，授鴻臚少卿，徙太府，兼通事舍人。時改葬故太子重俊，有詔加諡，又詔雪李多祚等罪，議贈官。奏上言：王者發號出令，必法天道，善善惡惡，明也。賞罰所不加，則考行立證以褒貶之。臣議其君，子議其父，曰：「豈曰厲者不敢以私亂公也？」臣伏見故太子與多祚等擁北軍犯宸居，破扉斬關，兵指黃屋，騎騰紫微，和帝御玄武門，親輪逆順。太子據鞍自若，曾衆不止，逆黨悔，非回兵執賊，多祚伏誅。太子乃遁去，明日帝見羣臣，涕數行下，曰：「幾不與公等相見，其爲危甚矣！」臣子之禮，過位必趨，蹇路馬芻有餘，昔漢成帝爲太子，行不敢絕馳道，秦師免胄過周北門，王孫滿策其必敗，推此則太子稱兵宮中，爲悖已甚，以斬三思父子而嘉之乎？則弄兵討逆，以安君父，可也。因欲自立，則是爲逆，又奚可褒？此時韋氏逆未明，義未絕於太子，母也，子無廢母之理，非中宗命廢之，則又劫父廢母，且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晉太子申生，諱曰恭，漢太子據諱曰戾，今太子乃諱節閔，臣所未諭。願與議者質於御前，使臣言非耶，甘鼎鑊之誅。申大義示天下，臣言是耶，咸蒙冰釋，不復異議。如曰：「未然，奈何？」使後世亂臣賊子，實以爲辭，宜易諱以合經禮。多祚等罪，云免而不云雪，帝翌然引內閣中書曰：「賊如卿言，業已爾，奈何？」對曰：「太子實逆，不可以褒，請質行以示時。」大臣亦重改，唯罷多祚等贈官，景雲初，作金仙等觀，奏諫以爲方農月興功，難贊出公主，然高直舊庸，則農人捨耕取僱，趨末棄本，恐天下有受其飢者，不聽。漢執事以萬物生育，草木昆蟲，傷伐甚多，非仁聖本意，帝詔外詳議，中書令崔提侍中岑羲曰：「公敢是耶？」奏曰：「食厚祿，死不敢顧，況聖世必無死乎？」朝廷爲減費萬計，出爲陝汝岐三州刺史。開元初，欲建碑墳塋，奏以古園陵不立碑，又方早，不可興工，諫而止。遷將作大匠，詔復孝敬皇帝廟號，義宗奏諫曰：「傳云必也正名，禮祖有功，宗有德，其廟百世不毀，商有三宗，周宗武王，漢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歷代稱宗者，皆方制海內，德澤可算，列於昭穆，是謂不毀，孝敬皇帝未嘗南面，且別立廢廟，無稱宗之義，遂罷。遷右衛大將軍，玄宗謂曰：「故事諸衛大將軍與尚書更爲之，近時職輕，故用卿以重此官。」其母辭，尋徙河南尹，封彭

城郡公。會洛陽主簿王鈞以賊抵死，詔曰：「兩臺御史河南尹縱吏侵漁，春秋重責，帥其出。」遷曹州刺史，侍御史張洽通判司馬，久之，遷太原尹，兼北都軍器監，邊備修舉，詔賜時服勞勉之，及病，遣上醫臨治，卒，年六十五，贈幽州都督，諡曰文子，見素。

見素，字會微，質性仁厚，及進士第，授相王府參軍，襲父爵，擢累諫議大夫，天寶五載，爲江西南陽中嶺南道黜陟使，繩糾吏治，所至震畏，遷文部侍郎，平判皆誦於口，銓敘平允，官有勾求，輒下意聽納，人多德之。十三載，玄宗苦雨潦，聞六旬，謂宰相非其人，罷左相陳希烈，詔楊國忠審擇大臣，時吉溫得幸，帝欲用之，溫爲安祿山所厚，國忠懼其進沮止之，謀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皆以見素安雅易制，國忠入白帝，帝亦以相王府屬有舊恩，遂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明年，祿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素不悅，謂國忠曰：「祿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蕃代漢，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芽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懸論之。」既入帝迎諭曰：「卿等有疑祿山意耶？」國忠見素趨下流涕，且陳祿山反明甚，詔復位，因以祿山表置帝前，乃出，帝令中官袁思藝傳詔曰：「此姑忍，朕徐圖之。」由是奉詔然每進見，未嘗不爲帝言之，帝不入其語，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陳玄禮之殺國忠也，兵傷其首，衆傳聲曰：「毋害韋公父子，獲免。」帝令壽王賜藥，傳創次巴西，詔兼左相，封國公，肅宗立，與房琯崔渙持節奉傳國璽及冊，宣揚制命，帝曰：「太子仁孝，去十三載已有傳位意，屬方水旱，左右勸我且須豐年，今帝受命，朕如釋負矣。」煩卿等遠去，善輔導之。見素涕泣拜辭，又命見素子諤及中書舍人賈至爲冊使判官，謁見肅宗於順化郡，肅宗聞琯名且舊，虛懷待之，以見素嘗附國忠，禮遇獨減，是歲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帝曰：「昴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人，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殲乎？帝曰：「賊何等死？」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還以相剋，賊殆爲子與。」

曾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明年三月至鳳翔拜尚書左僕射罷知政事初行在所承喪亂後兵吏三銓簿領場散還部文符偽造帝欲廣懷士心至者一切補官不加檢復見奏奏宜明條綱以爲持久帝未及從既還都還者復集補署無所日虧于朝乃追行其言會郭子儀亦爲僕射從見素太子太師詔至蜀郡奉迎太上皇以功食實封三百戶上元初以疾求致仕許之詔朝期望寶應元年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諡忠貞子諱

贊曰楊國忠本與安祿山爭寵故捕吉溫以激其亂陰儲蜀貨待天子之出則已與韋見素流涕爭祿山反狀將信所言以久其權見素能言祿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國忠敗王室也玄宗不悟仍相之卒爲後帝所譴然猶完其要領幸矣謂見素爲前知果非也

諱歷京兆府司錄參軍國忠之死軍衆不解陳玄禮請殺貴妃以安衆帝意猶豫諱曰臣聞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驚陛下棄神器奔草莽惟創恩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藉賜妃死軍乃大悅擢諱御史中丞爲置領使乘輿將行或曰國忠死不可往蜀諱之河隴或請幸太原朔方涼州或曰如京師雖然不一帝心向蜀未能言諱曰今兵少不能捍賊還京非萬全計不如至扶風徐圖去就帝問於衆衆然之遂至扶風乃決西幸後終給事中

諱字周仁諱第益之子蚤孤事姊恭順及長身不衣帛通陰陽象緯博知山川風俗論議典據以門調補千牛備身自鄆尉判入等授萬年尉歷御史補闕與李約李正辭更進諷諫數移大事裴均韋實之李絳崔彥蕭俛皆布衣舊繼爲宰相朝廷典章多所咨逮嘗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長慶初爲大理少卿累遷給事中敬宗立授御史中丞爲戶部侍郎徙吏部卒贈禮部尚書所著易經解推演終始有深誼既喜接士後出莫不造門而李逢吉方結黨與擅國政頗傳會之素議遂衰然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尚云

知人字行哲叔諱子弱而好古以國子舉授校書郎高宗時擢州參軍八人爲中臺郎知人自荆府兵曹遷司庫員外郎兼判司戎大夫事未幾卒子維緄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陵會歲飢均力勸功人不知勞

坐徐敬業親貶五泉主簿徙內江令教民耕桑縣爲刻頌遷戶部郎中善裁剖時員外宋之問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終太子右庶子

繩長文辭撫養宗屬孤幼無異情舉孝廉以母老不肯仕踰二十年乃歷長安尉威行京師擢監察御史更泗涇鄜三州刺史天寶初入爲秘書少監玄宗尙文視其職如尙書丞郎繩刊是圖簡以善職稱終陳王傳

虛心字無逸維子舉孝廉遷大理丞侍御史神龍中按大獄僕射懷貞侍中劉幽求有所輕重虛心據正不撓景龍中屬羌叛既禽捕有詔悉誅虛心惟論會長死原活其餘遷御史中丞歷判諸州三大都督府長史刑州有鄉豪黃勢干法虛心籍其貲入之官以雁江多盜遂移縣舒城盜賊爲衰入爲工部尙書東京留守累封南皮郡子卒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正第虛舟歷洪魏二州刺史有治名人爲刑部侍郎初維爲郎時柳于廷及虛心兄弟居郎省對之輒敘容自叔謙後至郎中者數人世號郎官家

諱思復字紹出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封長山縣男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爲語父亡狀感咽幾絕故倫特愛之嘗曰此兒必大吾宗然家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嘗省爲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豐歲飢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勅責對曰人窮則盜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爲盜賊州不能訕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以親喪去官嘗薪自給姚崇爲夏官侍郎識之擢司禮博士五遷禮部郎中建昌王武攸寧母亡請鼓吹思復持不可而止坐爲王同皎所薦貶始州長史遷潯州刺史州有銅官人鑄鑿尤苦思復爲買他郡費省獲多有資芝五生州署民爲刻頌其祥徙襄州入拜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初弭土木遽興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嚴善思坐譴王重福事捕送詔獄有司勅善思任汝州刺史與王游至京師不暴王謀但奏東都有兵氣匿反罔上宜伏誅思復曰往章氏擅內謀危社稷善思詣相府白陛下必卽位今詔追善思善發卽至使有逆節者肯遽奔命哉請集百官議議多同善思得免死流靜州遷中書舍人數指旨得失頗見納用開元初爲諫議大夫山東大

韓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蝗。思復上言。夾河州縣飛蝗所至。苗輒盡。今游食至洛。使者往來。不敢顯言。且天災流行。庸可盡瘞。陛下悔過責躬。損不急之務。任至公之人。持此誠實。以答譴咎。其驅蝗使一切宜罷。玄宗然之。出其疏付崇。崇遂遣使復使山東。按所損。還以實言。崇又遣監察御史劉沼覆視。沼希宰相意。悉易故議。以聞。故河南數州賦不得調。崇惡之。出為德州刺史。拜黃門侍郎。帝北巡。為行在巡問。賑給大使。遷御史大夫。性恬澹。不喜為繩察。從太子賓客進爵伯。累遷吏部侍郎。復為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代還。仍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諡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故吏盧僕。邑人孟浩。然立石峴山。初鄭仁傑。李無為者。隱居太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識清。說古。恨仕不及宰相也。子朝宗。

朝宗。初歷左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不法。無乃為狄。又道路藉藉。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可深畏也。況天象變見。疫病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益。帝稱善。特賜中上考。帝傳位太子。朝宗與將軍龐承宗諫曰。太子雖聖。宜且養成威德。帝不聽。累遷荊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渴。不敢視。朝宗移書諫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坐所任吏擅賦役。貶洪州刺史。天寶初。召為京兆尹。分渭水入金光門。置為潭。以通西市材木。出為高平太守。始開元末。海內無事。能言兵者。與衣冠潛為避世計。朝宗盧終南山。為長安尉。霍仙舟所發。玄宗怒。使侍御史王錫凱之。貶吳興別駕。卒。朝宗喜識拔後進。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

朝宗孫欽。字相之。性清簡。元和初。第進士。自山南東道使府入為殿中侍御史。累遷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幾十一。皆皆觀察使。商才補。欽下車。悉來謁。一吏持簿請補缺員。欽下教曰。居官治。吾不審其不奉法。無益。縱令缺者。須按。取可任之。會春。服使至。鄉有豪猾。厚進。請使者。求為縣令。使者請欽。欽許之。既去。召鄉豪。責以撓法。皆其背以令。

部中。自是豪右畏。時詔置五管監兵。盡境賦不足充其費。依處以儉約。遂為定制。眾以為難。卒。贈工部侍郎。

宋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王樂聞過。罔不與。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羣議壅。羣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感則水泉溢。頃虹蜺紛錯。暑雨滯澀。陰勝之沴也。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曰。思之不審。時則有牛禍。意者萬幾之事。陛下未躬親乎。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賢佐雖多。然莫能仰陛下清光。願勸思法宮。擬就大化。以萬方為念。不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淫。凡顯備。存乎人耳。災與細微。安之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求藥。雖復僥倖。尚何救哉。夫寒變應天。實繫人事。今霖雨即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為虛設。又數年以來。公私耗竭。戶口減耗。家無接薪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為既庶且富。試踐閭陌。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壯。盡於邊塞。孀婦轉於溝壑。極吏奢虐。急政破產。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為姦盜。從而刑之。夏可數也。今人貧而奢。不思法設而傷不止。長吏貪。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眾。願坦然而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教。歷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間。防議所集。積疑成患。恐龍生災。愛之適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秘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扶小道。淺



衛列朱紫取銀黃。唐國經傳。天遣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嫌隙。疏奏不省。俄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戶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通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專擇雄與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封戶均餘州。又請食賦附租庸歲送。俾封使。惠傳驛之勞。不見納。以考最進殿中侍御史。遷右臺書。瀘州參軍事。李欽。後為名臣。卒年四十二。時又有清源尉呂元泰。亦上書言時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自頃營寺塔。度僧尼。施與不絕。非所謂急務也。林胡數叛。獯虜內侵。帑藏虛竭。戶口亡散。天下人失業。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為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乃驅役飢凍。彫鑿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譁。戰爭象也。錦繡奇競。害女工也。督餉貧弱。偏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諭。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澠路鼓舞。而索琴瑟。書聞不報。

李善。字協時。京兆萬年人。景龍中。為左拾遺。時置公主府官屬。而安樂府補授尤盛。武樂訓死。主弄故宅。別築第。修費過度。又感與佛寺。公私疲匱。善否上疏曰。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故賞不備。官不濫。士有先行。家有廉節。朝廷錄奉。百姓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積無倉卒之危。垂拱無顛沛之患。夫事有過耳目。動心慮。事不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陛下倍百行賞。倍十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東帛。不充於錫。何所規於無用之臣。無力之士哉。古語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且公主。陛下愛子也。選賢嫁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臺以嬉之。可謂至重至憐也。然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為禍。何者。竭人之財。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怨也。愛一女。取三怨於天下。使過驕士不盡力。朝廷士不盡忠。人心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持乎。

向使魯王實同諸將。則有今日之禍。無量日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所來。所以禍者。寵過也。今幸一宅。造一宅。忘前悔。忽後禍。臣竊謂陛下乃憐之。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願外謀幸臣。為久安計。不使姦臣賊子有以伺之。今疆場危駭。倉庫空虛。卒輪不充。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咸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廟。享久長之祚乎。臣以為滅彫琢之費。以調不足。是有佛之德。惠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重。以給邊垂。是有湯武之功。回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來疏見。在失真實。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頽度為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耳。拔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養孀。非無私愛。是致人毀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常欲填池壑。捐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用度。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庫。度府庫。百僚共給。萬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革相乘。則沙門不能擅甲冑。寺塔不足繼飢饉。矣。帝不省。睿宗立。罷封官千餘人。俄詔復之。方營金仙。玉真觀。善否以左補闕上疏曰。臣謂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為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果腐帛爛。萬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



唐憲食積者數千人安食土者百餘戶。造寺盡財數百億。度人免租庸數十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乏半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實。實皆譴謫。朋佞噪噪。交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親念衆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三禍爲變。享國不永。受終於凶婦。取禍萬代。貽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國。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頃淫雨不解。穀荒于壘。麥爛于場。入秋亢旱。霜損蟲暴。草木枯黃。下人咨嗟。未知所濟。而管寺造觀日繼。于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幾歲儲。庫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民散兵亂。職此由也。而以百萬構無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下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長久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何以繼祖宗。觀萬國耶。陛下在章氏時。切齒羣凶。今貴爲天子。不改其事。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往見明敕。一用貞觀故事。且貞觀有管寺觀。如浮屠黃老。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者乎。往者。和帝之憐憫逆也。宗晉卿勸爲第宅。趙履溫勸爲園亭。工徒未息。義兵交馳。事不得游。宅不得息。信邪僻之說。成骨肉之刑。陛下所見也。今茲二觀。得無晉卿之說。陰勸爲之。冀煥骨肉。不可不察也。惟陛下停二觀。以須豐年。以所費之財。給貧賤。府庫則公主福無窮矣。疏奏。帝不能用。然嘉切直。稍遷右臺殿中侍御史。雍令劉少微恃權貪贓。督否按之。岑義屢以爲請。督否曰。我爲憲司。懼勢以縱罪。謂王法何。少微坐死。遷累賴王府長史。卒。年八十。

李勣字潜之。魏橫野將軍。中興公發之裔。父鈞。殿中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于世。勣恥之。不肯仕。刻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書以列禦寇拒果。其妻怒。是無婦也。樂羊子拾金。妻讓之。是無夫也。乃撫古聯德高蹈者。以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孺。梁鴻。六人圖象。讀其行。因以自儆。久之。更徙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郎李義。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救促。勣上書謝。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妾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己愛君。臣雖欲益榮以濟所欲。得

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遣書曰。有詔河南。勣拾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始見。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凡所出而施者。無不得宜。勣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閭婦女。章野小子。飽聞而服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豈非太平世數。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數屢熟。符貺委至。千紀之姦。不戰而拘。彙彙之凶。銷鑠。果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視若不成。人四海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士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跡接於諸侯之國。今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畜積。以補綴威德之闕。利加于時。名垂將來。踴躍懷企。頃刻以冀。又切聞朝廷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微若不至。更加高秩。如是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吾人進其類。皆有望於公。公不爲起。是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審察而諦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乃善。勣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輒附章列上。元和九年。討淮西。上平賊三術。一曰感。二曰守。三曰戰。感不咸。不失爲守。守不成。不失爲戰。又上策。戒新錢。乃以著作郎召。勣遂起。歲餘。遷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三年。上言。至德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人倦而不知變。天以變通之運。遠陛下。陛下順而革之。則悠久宜。乘平蔡之勢。以德羈服。恆克無不濟。則恩威暢矣。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以五聖營太平。其難如此。臣恐宰相羣臣。臨晦術略。啓沃有所未盡。使陛下翹然思文武禹湯而不獲也。宜正大官。敕九疇。修王制。月令。崇孝悌。教九族。廣諫路。黜選舉。復俊造。定四民。省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願下宰相公卿大夫。議博引海內名儒。大開學館。與羣臣參議。據經稽古。應時便俗者。使切磋商。復作制度。合宣父繼周之言。謹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職都。五辨讎。勣雖處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擢爲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輔政。務剝下佐用度。而勣奉詔弔郡士喪。喪在道。上言。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閭閻戶三千。

而今千宅州縣大抵類此。推其故。始於擁進人之賦。假令十室五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抵石千井。非極泉不止。誠難聚散之臣。割下媚上。願下詔一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又言道路不治。驛馬多死。憲宗得奏。容駭。即詔出飛龍馬數百給畿輔。渤既以峭直觸要臣意。乃謝病歸。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文。昌。值陛下即位。倚以實功。安危治亂繫也。方陛下教大臣。未有呢比左右自驕之心。而天下事一以付之。僥等不推至公。陳先王道德。又不振拔舊典。復百司之本。政之興廢在實。僥等未聞慰一首公。使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尸祿有所懼。士之邪正混然無章。陛下比幸驪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僥與學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政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于聲不實。聲以賄死。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聲者。應考中下。然頃陷劉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修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入。不報。會渤請急。馮宿領考功。以考課令。取歲中善惡為上下。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上為清望官。歲進名聽內考。非有司所得專。渤舉舊事為褒貶。違朝廷制。請如故事。渤議遂廢。會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為副。元穎勸奏渤實直售名。資狂躁。干進不已。外交方鎮求尉薦。不宜在朝。出為虔州刺史。渤奏遷信州移稅錢二百萬。免賦米二萬石。廢冗役千六百人。觀察使上狀。不閱歲。遷江州刺史。度支使張平叔。斂天下通租。渤上言。度支所收貞元二年流戶賦錢四百四十萬。臣州治田二千頃。今旱死者千九百頃。若拘度支所斂。臣懼天下謂陛下當大旱責民。三十年遭賦。臣刺史上不能奉詔。下不忍民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里。有詔。蠲渤。渤又治湖水築隄七百步。使人不病涉。入為職方郎中。進諫。議大夫。時敬宗崇朝。紫宸入閣。帝久不出。羣臣立屏外。至頓仆。渤見宰相曰。昨輪晏朝事。今益晚。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閣待罪。會喚仗乃止。退上疏曰。今日入閣。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殿前。夫殿前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內。憂倦

既積。災釁必生。小則為旱為孽。大則為兵為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又言左右常侍職規諷。循默不事。若設官不責實。不如罷之。俄充理。應使。建言事大者以聞。次白宰相。下以移有司。有司不當許。再納。臣妄訴者。加所坐一等。以絕冒越。詔可。時政移近侍。紀律蕩然。渤勁正不顧患。通章封無聞。日天子雖幼昏。亦感寤。擢給事中。賜金紫服。五坊卒夜闕。傷縣人。鄂令崔發怒。殺吏捕。其一中人也。釋之。帝大怒。收發送御史獄。會大赦。改元。發以囚坐難等下。俄而中人數十持挺亂擊。敗面折齒。幾死。吏哀請乃去。既而囚皆釋。而發不得原。渤上疏曰。縣令曳屣。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令罪在赦前。而中人在赦後。不實于法。臣恐四夷聞之。慢倍之心生矣。渤又誦言前神策軍在慢城。基京兆進食牙盤。不時治。致官人益橫。帝以問左右。皆曰。無之。帝謂渤有黨。出為桂管觀察使。它日。宰相李逢吉等見帝曰。發暴中人。賊不敬。然其母。故宰相韋實之姊。年八十。憂發成疾。陛下方孝治。宜少延之。帝惻然曰。比諫官但言發狂。未嘗道此。即遣使送發於家。且撫慰其母。韋拜詔泣對。使者杖發四十。猶奪其官。至文宗。乃用發為懷州長史。桂有難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粵。鑿為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後為江水潰毀。渠遂廢。淺每轉餉。役數十戶。濟一艘。渤釐浸舊道。郭維有宜。舟楫利焉。踰年。以病歸洛。太和召拜太子賓客。卒。年五十九。贈禮部尚書。渤孤操自持。不苟合於世。人咸謂之沽激。屢以言斥。而悻直不少衰。守節者尙之。

裴諱。本河東聞喜人。為學善隸書。以蔭仕。元和初。累遷左補闕。於是兩河用兵。憲宗任官人為館驛使。檢出納。有曹進玉者。尤恃恩倨甚。使者過。至加捧辱。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諱曰。凡驛有官專尸之。畿內以京兆尹。遣有觀察使。刺史相監臨。臺又御史為之使。以察過關。猶有不職。則宜明科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以宮闈臣領之。則內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夫事不善。誠於初。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澄本正末。宜懲優官之原。出位之漸。帝雖不用。而嘉其忠。擢起居舍人。帝喜方士。而柳泌為帝治丹。求長年。帝御劑中。驟病渴。諱曰。夫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饗天

下之禍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壽考垂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獲嗣祚胤復張太平實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萬之永今乃方士章山南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為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德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伎哉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誅穢惡偽窮情得不恥遁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粟五行以生也發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制以致康彊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餌哉況又金石性既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產毒未易可制夫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樂大李少君後皆詐誦無成功事暴前策皆可驗視禮君之藥臣先書之父之藥子先書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偽則無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穆宗立泌等誅召澤再遷刑部郎中前宰相府舍曹參軍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事外推元衡父蔭贖金公成受獄不訴以赦免蔣驥曰杖極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蔭免公成取賄仇家利母之死逆天性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貶死久之繇給事中為汝州刺史越法杖人輒死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還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改刑部侍郎為華州刺史召拜兵部侍郎出為河南尹復還舊官卒贈戶部尚書諡曰敬謙以道自任悉心事上疾黨附不為權近所持書哀古今辭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自號太和通選上之當時文士非與遊者皆不取世恨其隘憲宗竟以藥棄天下世益謂謙知言穆宗雖誅泌而後稍稍復威方士有布衣張舉者上疏曰神慮濬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病作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用昌在易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用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為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

夫疾暑為賊節宣平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得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而後悔也今人人稱藥良長忤旨其敢言臣遂敢之生非以邀寵願忠誠可為者聞而歌則不安願陛下無怒帝善其言詔訪事不復

李中敏字藏之系出隴西元和中擢進士第性剛峭與杜牧李甘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沈傳師觀察江西辟為判官入拜侍御史鄭注輕逐宰相宋申錫天下以目太和六年大旱文宗內憂詔詢所以致兩者中敏時以司門員外郎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驕熇苗欲摘枯陛下憂勤降德音俾下得盡言臣聞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為御史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然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以禁衛刑止流宋申錫位宰相生平鑽致一不受其道勁正森人忌之陷不測之辜獄不參驗銜恨而沒天下士皆指目鄭注臣知數冤必列訴上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與權權之利然卜式請烹以致雨況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斷一注以快忠臣之魂則天且雨矣帝不省中敏以病告滿歸潁陽注誅以司勳員外郎召累遷諫大夫為理監使建言上書者將納於匱有司允審其副有不可輒卻之臣請區出禁中舉而入為下開必達之路廣聰明直枉結若有司先裁可否恐事不重密非窮塞得自申意請一裁諸上詔可還給事中仇士良以開府階降其子中敏曰內諸者豈安得有子士良慚悉繇是復棄官去開成末為華抗二州刺史卒于官

中敏所善李敦字言源長慶初第進士為侍御史注自邠寧入朝款伏閣劾奏注內通敕使外結朝臣往來兩地卜射賊謝帝不省後慶用事敦被斥去注死繇倉部員外郎累遷江西觀察使終瀘王傳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等累擢侍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雖言將用之甘顯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既而麻出乃以趙儋為鄜坊節度使甘坐輕肆貶封州司馬而李訓內亦惡注繇是注卒不相甘終于貶始河南人楊牢字松年

有至行。甘方未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李重楊。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饒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縶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戰。衿哀。兩血。行路稠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兄踐操如此。未聞執事門。暗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醫疽。割腥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閭。脫之徭。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今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攘。而牢徒步請尸仇手。與夫含腐忍瘡者。孰多。牢絕乳。卽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聞牢之賸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潞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篡之矣。卽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其激叩自任。類此。牢後亦擢進士第。

贊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最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而後有誅夷斥竄事。然或依古肆言。高而難從。以邀主賈直者。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此言事常弊也。若廷珪數子。優游彌縫。皆中時病。非所謂賈直自榮者也。至渤爭晏朝。譚諫方士。甘斥鄭注。不可作宰相。排寵救危。不得不爾。賢哉。

唐書卷一百十八

唐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韋濟傳。春秋重責。帥其出。濟曹州刺史。○舊書。以公事左授杭州刺史。盧心入爲工部尙書。○舊書。歷戶部尙書。李中敏傳。以病告滿歸。潁陽。○舊書。中敏謝病歸洛陽。

唐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唐書卷一百十九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四十四

武李賈白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武后時，長福不敢與事，隱嵩山，修浮圖法，屢詔不應。中宗復位，平一居母喪，追召爲起居舍人，巧終制，不見聽。景龍二年，兼修文館直學士。時天子暗柔不君，羣后悉亂，外戚威平一重斥語，即自請抑母黨，上言去歲災感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聞災不妄生，上見下應，信如景誓。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陛下天性孝愛，感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侯，朱輪華轡，過許史，梁鄧遠甚，恩榮者議積，位厚者費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故臣家以宗子竊祿，疏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僭陽，河洛汎溢，昔王族驕盈，福上書，竇氏專縱，丁禍進諫，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願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帝慰勉不許，遷考功員外郎。于時太平，安樂公主各立黨相，損毀親貴，離間帝患之，欲令教和以訪平一，因上書曰：病之在四體者，跡分而易逐，居心腹者，候遠而難治，刑政乖舛，四支疾也，親權猜間，心腹患也。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是知親族以輯睦爲義也。自頃權貴猜防，外和內離，怨結姻婭，疑生骨肉，邀榮之徒，詭獻忠意，膏肓之伍，苟輪譏計，脅肩邸第之中，嚙頤媼宦之側，故過從絕，猜嫌構，親愛乖，黨與生，積霜成冰，禍不可既，願悉召近親貴人，會宴內殿，告以輯睦，申以恩勤，斥姦人塞讒路，若猶未已，則捨近圖遠，抑慈示嚴，惟陛下之命，帝美其忠，切卒不用。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宅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提議，張說素知平一諷習，勸令酬詰，平一乃讀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癸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

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曰：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聞坐大笑。後宴兩儀殿，帝命后兄光祿少卿墨監酒，墨滑稽敏給，詔學士嘲之，墨能抗數人，酒酣，胡人覆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農少卿宋廷瑜賜魚，平一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與自王公，稍及閭巷，妖妓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誠有玉樹後庭花，趙數驚僻，皆亡國之音，夫禮嫌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顧屏流僻，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況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羣臣，不容以倡優蝶狎，虧汗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廷，可也不納。玄宗立，貶蘇州參軍，徙金壇令，平一見寵中宗時，雖宴豫，嘗因詩頌規諫，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謫，既謫而名不衰，開元末卒，孫元衡，儒術別傳。

李又字尚真，趙州房子人，少孤，年十二，工屬文，中書令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第進士，茂才異等，累調萬年尉，長安三年，詔雍州長史薛季昶選部吏才中御史者，季昶以又聞，擢監察御史，劾奏無避，景龍初，葉靜能怙勢，又條其姦中宗不納，遷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帝遣使江南，發在所庫貨以贖生，又上疏以爲江南魚鼈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既，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拯物不如憂民，且醫士之徒，惟利所視，錢刀日至，網罟歲廣，施之一朝，營之百倍，若回所贖之貨，減方困之徭，其澤多矣。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又草定，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改黃門侍郎，封中山郡公，制敕不便輒較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斯顧，李又不可耳，諫罷金仙玉真二觀，帝雖不從，優容之，太平公主干政，欲引又自附，又深自

拒絕開元初姚崇爲紫微令薦爲侍郎外託引重實去其糾駁權長又明切也未幾除刑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黃門監諡曰貞遺令薄葬毋遷鄉里又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葬日蘇頌畢構馬懷素往祖之哭曰非公爲慟而誰慟歟又事兄尙一尙貞孝謹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爲一集號李氏花尊集又所著甚多尙一終清源尉尙貞博州刺史

賈曾河南洛陽人父言忠貌魁梧事母以孝聞補萬年主簿後遷萊宮或短其詩高宗廷詰詳列詳諦帝異之擢監察御史方事遼東奉使覈軍餉還奏上山川道里并陳高麗可破狀帝問諸將材否對曰李勣舊臣陛下所自悉龐同善雖非關將而持軍嚴薛仁貴勇冠軍高偏忠果而謀契茲何力性沈毅雖忌前有統御才然夙夜小心亡身憂國莫速於勣者帝然所許衆亦以爲知言累轉吏部員外郎李敬玄兼尙書言忠尙氣及主選不能下貶邵州司馬失武懿宗意下獄幾死左除建州司戶參軍卒曾少有名景雲中爲吏部員外郎玄宗爲太子遷選宮僚以曾爲舍人太子數遣使采女樂就率更寺肄習曾諫曰作樂崇德以和人神詔夏有容英氣有節而女樂不與其間昔魯用孔子幾霸戎有由余而彊齊秦遺以女樂故孔子行由余出奔夏以治容哇咬盡心喪志聖賢疾之最甚殿下渴賢之美未彰好伎之聲先聞非所以追啓誦嗣亮輝之烈也餘聞宴私後廷伎樂古亦有之猶當秘隱不以示人況聞之所司明示羣臣哉願下令屏倡優女子諸使者探召一切罷止太子手令嘉答俄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徙諫議大夫知制誥天子親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曾請合享天地如古制并從祀等坐睿宗詔宰相禮官議皆如曾請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固辭讓者謂中書乃曹司非官稱嫌名在禮不諱乃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文辭稱時號蘇賈後坐事貶洋州刺史歷虔寧等州刺史遷禮部侍郎卒子至

至字幼卿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讓冊既進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爲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鳴咽流涕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將軍王去

榮殺富平令杜徽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以流人使自効至諫曰聖人誅亂必先示法令崇禮義漢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按將軍去榮以朔方偏裨提數千士不能整行列挾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贛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孤矢絕倫劍術無前者特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其傷蓋多後逆亂之人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乎亂富平而治於陝乎悖縣令能不悖於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法帝詔羣臣議太子太師韋見素文部郎中崔器等皆以爲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主人開元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復鴻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易之耶詔可蒲州刺史以河東瀕賊傳城廬舍五千室不使賊得保聚民大擾詔遣至慰安官助營完蒲人乃安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還尙書左丞楊綰建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于刺史刺史升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多是縮言至議以爲自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僑處因緣官族所在占籍今鄉舉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員十道大州得置大學館詔博士領之召置生徒使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更附至議轉禮部侍郎待制集賢院大歷初徙兵部累封信都縣伯進京兆尹七年以右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尙書建有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邳父季康爲彭城令李正己之叛說刺史李洧自歸累擢襄州別駕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藍屋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

救流瘠且多出官人。憲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頗愛。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殷材成其正。後嗣不能守。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河東王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鐔誅求百計。不卹彫瘵。所得財號爲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鐔。爭裏劉生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復追。是時孫璣以禁衛。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爲帝言。宜罷璣。進奉國。以棟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園鄉獄。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討。居易諫。唐室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實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貞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與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置行營節度。即承璀爲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恥受承璀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銳。帝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璀。外則虛攸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璀進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爲計。空得一勝。即辟不進。理無成功。不亟罷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彊。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溼暴露。兵氣重蒸。雖不頓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恤于役。脫奔逃相勸。諸軍必搖。三也。回鹘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強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敵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祗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中。論執彊硬。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

匡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威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明年。以母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以必得爲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俄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爲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勸厥政。爲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爲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聘畋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誠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懼。上心既悟。爲之輟畋。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鶴握中。噫。遂歎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轡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緡。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讎國恥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誼不忍。方論間。旁午若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貨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貨餉。每道各出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光顏故有鳳翔徐滑河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徑薄賊。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解深州之圍。與牛元翼合。還襲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聞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爲人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所。宜坐視賊。無能爲。居易雖進忠。不見聽。乃旬外。遷爲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史。病免。文宗立。以秘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太和初。二李黨事興。險利乘之。更相奪。後進退毀譽。若且暮然。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斥。



乃移病還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踰年。即拜河南尹。復以賓客分司。開成初。起爲同州刺史。不拜。以太子少傅進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諱葬。毋請諡。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漸別扶摩。多見聽可。然爲當路所忌。遂擯斥。所蘊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復用。又皆幼君。僊蹇益不合。居官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暮節或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果。吉。收。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鷄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僞者。相輒能辨之。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文章。蓋天稟然。敏中爲相。請諡。有司曰。文後履道第卒。爲佛寺。東都江州人。爲立祠焉。

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敘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爲雜律。又機世人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褻語。入人肌膚。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積中道微險。得宰相名。望湛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行簡。字知退。擢進士。辟盧坦劍南東川府。罷。與居易自忠州入朝。授左拾遺。累遷主客員外郎。代章詞判度支。按進郎中。長慶時。振武營田使賀拔志歲終結課。最詔行簡閱實。發其妄。志懼。自刺不殊。行簡敏而有辭。後學所慕。尚質曆二年卒。

敏中。字用晦。少孤。承學諸兄。長慶初。第進士。辟義成節度使李聽府。聽一見許。

其遠到。遷右拾遺。改殿中侍御史。爲符澈。郃。寧。副使。澈卒。以能政聞。御史中丞高元裕薦爲侍御史。再轉左司員外郎。武宗雅聞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時居易足病廢。宰相李德裕言其衰。茶不任事。即薦敏中。文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即日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進承旨。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德裕貶。敏中抵之甚力。議者皆惡。德裕著書亦言。惟以怨報德。爲不可測。盡斥敏中。云。歷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太原郡公。自員外。凡五年。十三遷。崔鉉輔政。欲專任。患敏中居右。會党項數寇邊。鉉言。宜得大臣鎮撫。天子擢其言。故敏中以司空平章事。兼郃。寧。節度。招撫制置使。初帝愛萬壽公主。欲下嫁士人。時鄭顥擢進士第。有閭閻。敏中以充選。顥與盧氏婚。將授室。而罷銜之。敏中自以居外。畏顥譏。自訴于帝。帝曰。朕知久矣。若用顥言。庸相任耶。顥左右取書一函。發視。悉顥所上。敏中乃安。及行。帝御安福樓。以錢。顥置書。論尉。賜通天帶。衛以神策兵。開府辟士。禮如裴度。討淮西時。次寧州。諸將已破羌賊。敏中即說論其衆皆願棄兵爲業。乃自南山並河按屯堡。回繞千里。又規蕭關。通靈威路。使爲耕戰具。踰年。檢校司徒。徙劍南。西川。增驛軍。完創關壁。治蜀五年。有勞。加兼太子太師。徙荆南。懿宗立。召拜司徒。門下侍郎。還平章事。數月足病。不任謁。固求避位。不許。中使者勞問。俾對別殿。毋拜。右補闕王譔奏言。敏中病四月。陛下坐朝。與他宰相語。不三刻。安暇論天下事。願聽其請。無使有持寵曠責之譏。書聞。帝怒。斥譔。陽翟令。給事中鄭公與申救。不聽。譔者。侍中珪之遠裔。未幾。加敏中中書令。自裴度以勳德居。而敏中以恩澤進。咸通二年。南蠻擾邊。召敏中入議。許挾扶升殿。固求免。乃出爲鳳翔節度使。三奏願歸守墳墓。除東都留守。不敢拜。許以太傅致仕。詔書未至卒。冊贈太尉。博士曹鄴責其病不堅退。且逐諫臣。舉怙威肆行。謹曰醜。

唐書卷一百十九考證

白居易傳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舊書大中元年卒年七十六

居易從祖弟敏中乃出爲鳳翔節度使○舊書河中晉絳節度使

唐書卷一百十九考證

新學社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四十五

五王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以門蔭調右屯衛主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卸于初厚爲禮尋擢監察御史遷累中丞長安中爲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諫曰昌宗諂情恩苞福心億測天命皇神降怒自隨其咎推原厥情豈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免未敗則候時爲逆此凶詭之臣營惑聖心既自歸罪而向與妖人祈禱獲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然從之父子稱尊爲逆子君在臣圖位爲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亡請付三司考治不納時內史李嶠等屢奏往爲酷吏破家者請皆宥雪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自文明後得罪惟楊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上卒見聽嘗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便辭詭合以自免張柬之將誅易之等引與定策於是以彥範敬暉爲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時中宗每北門起居因得謁陳秘計神龍元年正月彥範暉率羽林兵與將軍李湛李多祚楊元琰薛思行等千騎五百人討賊令湛多祚就東宮迎中宗至玄武門彥範等斬關入士皆散歸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斬易之等麻下后聞變而起見中宗曰乃汝耶彥子誅可還宮彥範進曰太子今不可以歸往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久居東宮羣臣思天皇之德不血刃清內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臣等謹奉天意惟陛下傳位萬世不絕天下之幸后乃臥不復言明日中宗復位以彥範爲侍中封魏郡公賜實封五百戶上書戒帝曰時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堯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棄奔南巢禍階未熄魯桓滅國成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軀繼路且以陰柔陽遠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

也伏願上以社稷爲重令皇后無居正殿于外朝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裏擅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汗慢君臣虧尊臣謂興化致治以廉又國家者絲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帝辱昏紐左右不能有所省納俄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爲秘書監普思能爲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帝曰要已用之不可止彥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監以孔穎達爲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時武三思以遷太后銜意慮不利諸武而韋后雅爲帝寵長且三思與普思亂由是朋讒奇中未幾罷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扶陽郡王賜姓韋同后屬籍錫金銀錦繡皆以鐵券恕十死令朝朔望尋出爲洛州刺史改陳州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洩三思誣彥範等同逆陰令許州司功參軍鄭愔上變乃貶彥範瀧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袁恕己賈州司馬崔玄暉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悉奪勳封三思又誅韋后隱穢榜於道請廢之帝震怒三思復曰此殆彥範輩爲之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鞠狀物色其人承嘉即妻彥範暉東之恕己玄暉暴亂搖變內託廢后而實危君人臣無將當伏誅詔有司議罪大理丞李朝隱執奏彥範等未訊即誅恐爲讎家誣讒請遣御史按實卿裴談請即誅斬家籍沒帝業嘗許以不死遂流瀧州禁錮終身子弟年十六以上竊從橫外擢承嘉金紫光祿大夫襄武郡公后又賜綵五百段錦被一進較刑部尚書而貶朝隱三思又輒節怒太子請夷彥範等三族帝不從三思慮五人者且復用乃納崔湜計遣周利貞矯制殺之利貞至貴州逢彥範即縛曳竹樓上肉盡杖殺之年五十四睿宗即位彥範等並追復官爵賜實封二百戶還其子孫諡曰忠烈開元六年詔與暉玄暉東之恕己勳勞王家皆配享中宗廟庭建中三年復贈彥範爲司徒暉太尉玄暉太子太師東之司徒恕己太子太傅彥範工屬文然不甚喜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略居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辯爭愈切諫二張也東之勳兵景運門



將遂夷諸武洛州長史薛季昶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爲天子籍手季昶數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宮因韋后反盜朝權同功者數曰死我者桓君也彥範亦曰主上昔爲英王故吾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初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御史李福業者嘗與彥範謀及被殺福業亦流番禺後亡匿吉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俱坐死福業將刑謝元禮曰子有親吾甚愧恨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見者傷之時監察御史盧襲秀亦坐與桓敬善爲冉祖雍所按不屈或報曰南使至桓敬已死襲秀泣然祖雍怒曰彥範等負國君乃流涕且君下獄諸第皆縱酒無憂色何邪對曰我何負哉正坐與彥範善耳今盡殺諸第則已如獨殺襲秀恐公不得高枕而眠祖雍色動握其手曰當活公遂得不坐襲秀者其祖父慶武德中爲察非掾秦王器之嘗引與議建威事方慶辭曰母老矣勾身歸養王不逼也貞觀中爲彙城令彥範弟玄範官至常州刺史臣範工部侍郎

薛季昶者絳州龍門人武后時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史以累左遷平遙尉復拜御史屢按獄如旨權給事中夏官郎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軍后惡其詭拜季昶爲河北道按察使季昶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咸震北方襄城尉吳澤射殺驛使覓民女髮爲髻州不能動季昶杖殺之然後布恩信甄表善賈或傳季昶爲味虛答辱故深文報怨自給事中數月爲御史中丞坐事左遷久乃入爲雍州長史遷文昌左丞爲洛州長史預誅易之等功進戶部侍郎五王失柄出季昶荊州長史貶儋州司馬初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叶懼二怨不敢往數曰吾至是邪即具棺沐浴仰藥死葬昭州睿宗立詔贈左御史大夫同彥範等賜一子官季昶剛烈然喜入先語以爲實後雖有辦理不能得也而教愛故舊禮有名士其長可蓋所缺云楊元琰者字溫號州園鄉人漢太尉震十八代孫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爲重器及長秀眉美鬚紫眉博頤居父喪七日不食服除補梓州參軍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府表其政置書褒屬再擢承寧軍副使忤用事者免

載初中爲安南副都護三徙爲荊府長史五遷州刺史咸有風績初張柬之代爲荊州共乘驢江中私語外家革命元琰悲涕慷慨志在王室東之執政故引爲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臣忘之今可以勉乃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進雲龍將軍封弘農郡公實封戶五百賜鐵券恕十死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乃跪計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尙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鬣似胡云元琰曰功成不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獨元琰全再遷衛尉卿又上官封願追寵其親帝哀憐贈越州都督長史李多祚死太子難元琰坐厚善繫獄肅至忠救之免睿宗立數上書乞骸骨不聽四遷刑部尙書封魏國公徙太子賓客詔設位東宮太子爲拜俄致仕開元六年卒年七十九諡曰忠生平無留蓄中外食其家者數十人臨終敕諸子薄葬

子仲昌字夏以通經爲脩文生累調不甚顯以河陽尉封策玄宗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軍判入異等遷監察御史坐累爲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蕭恕表其政徙下邳終吏部郎中仲昌實長于吏常分父邑租振宗黨御身以約善與人交士樂從之游云

敬暉字仲暉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歷初爲衛州刺史是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畝閩部賴安遷夏官侍郎出爲太州刺史改洛州長史武后幸長安爲副留守以治幹聞重書勞之多賜物段長安二年授中臺右丞以誅二張功加金紫光祿大夫爲侍中平陽郡公實封五百戶進封齊國暉表請諸武王者宜悉降爵緣是皆爲公三思憤俄封平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初易之已誅薛季昶請收諸武暉亦苦諫不從三思獨亂暉每推坐懷恨暉指流血尋及貶又放瓊州爲周利貞所害睿宗時追復官爵又贈秦州都督諡曰肅愍

崔玄暉博陵安平人本名暉武后時有所避改焉少以學行稱叔父秘書少監行功器之舉明經爲高陵主簿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有賢操常戒玄暉曰吾聞嫡兄辛亥馭云子姓仕宦有官其貧妻不自存此善也若貧賈

盈衍惡也。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于祿粟。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暉所守以清白名。母亡哀毀。甘霖降庭樹。後以庫部員外郎累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爲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爲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厚賜綵物。三年。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遷鳳閣侍郎。先是。酷吏誣籍數百家。玄暉開陳其枉。后感悟。皆爲原洗。宋璟劾張昌宗不軌事。玄暉頗助璟。及有司正昌宗罪。而玄暉弟昇爲司刑少卿。執論大辟。兄弟守正如此。后久疾。宰相不召見者累月。及少間。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闥。后慰納。以誅二張功。爲中書令。博陵郡公。后遷上陽宮。顯玄暉曰。諸臣進皆因人。而玄暉我所擢。何至是。對曰。此正所以報陛下也。俄拜博陵郡王。罷政事。冊其妻爲妃。賜實封五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知都督事。會貶。又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九。諡曰文獻。玄暉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富郊野。羣從皆自遠會食。無它憂。與昇尤友愛。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勸。後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賞。當時稱重。少頗屬辭。晚以非己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子璩。亦有文。開元二年。詔玄暉。東之神龍之初。保父王室。姦臣忌焉。請殺荒海。流落變遷。感激忠義。宜以玄暉子璩。東之孫。並爲朝散大夫。璩終禮部侍郎。璩子漢。

漢。博綜經術。長論議。十歲居父喪。毀辟加人。陸元方異之。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還調。於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構。試鼻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累遷司門員外郎。楊國忠惡不附己。出爲巴西太守。玄宗西狩。迎謁于道。帝見占奏。以爲明治體。恨得之晚。房琯亦薦之。即日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肅宗立。與韋見素等同赴行在。時京師未復。舉遷不至。詔漢爲江淮宣諭。選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廣訪。吾不忍爲。然聽受不甚精。以不職罷。爲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入遷吏部侍郎。集賢院待制。簡淡自處。時望尤重。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榮結固。

龍。漢疾之。因進見。慨然論載。載代宗曰。載雖非重慎。然協和中外。無間然。能臣也。對曰。和之爲貴者。由禮節也。不節之以禮。焉得和。今千戈甫定。品物思又載爲宰相。宜明制度。易海內耳目。而怙權樹黨。毀法爲通。憲恩爲恕。附下苟容。乃曲國車主術。臣所未聞。帝默然。會漢兼稅地青苗錢物使。以錢給百官。而吏用下直爲使料。上直爲百司料。載顯皇城副留守張清植其非。詔尙書左丞蔣渙按實。且載所惡。由是貶道州刺史。卒。贈太子太傅。諡曰元子縱。

縱。絲協律郎。三遷監察御史。會詔擇令長。授藍田令。德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渙之貶。縱棄金部員外郎就養。後爲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王師圍田悅。乏食。詔縱餉四節度。糧軍無乏。德宗出奉天。方鎮兵未至。縱勸李懷光奔命。悉軍財。稱所須。懷光兵疲。次河中。遷延不進。縱以金帛先度。曰。濟者即賜。衆趨利爭西。遂及奉天。還京兆尹。上言懷光反覆不情。宜備之。及帝徙梁州。道扈不及。左右短縱素善懷光。殆不來。帝曰。知縱者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授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訴付成僚屬而已。自兵興。內外官冗溢。時議併省。縱奏兵未息。仕進者多緒。在官則累遷。有功而褒賞不可廢也。比選集。乃據關留人。怨望滋結。朝廷頻詔錄勞。而諸道敘優日廣。若停減吏員。非但承優者無官可敘。亦恐序進者無路騰置矣。詔可。貞元元年。天子郊見。爲大禮使。歲旱。用屈縱擇載文物。儉而不陋。除吏部侍郎。尋爲河南尹。時兵雖定。民彫耗。縱治閉易。蠲略細苛。先是。戍邊者道由洛。儲餽取於民。縱始令官辦。使五家相保。自占發數。以絕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溉高仰。通利里閭人甚宜之。入爲太常卿。封常山縣公。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尙書。諡曰忠。初。漢爲元載所抑。縱訖載世。不求聞達。漢有嬖妾。縱以母事之。妾剛酷。雖縱顯官。而數笞詬。然率妻子候顏色。承養不懈。時以爲難。孫碼。

碼。字東標。及進士第。遷右拾遺。武宗方討澤潞。碼建議。請納劉稹降。忤旨。貶鄧城令。稍轉商州刺史。擢河南尹。右散騎常侍。再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廉勛亂。盡亡其資。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者在亡。乾夫名善數。而內悅妻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

妻乃嫁乾夫遂爲富人宅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詎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輕可久恨數遂失明竭之來可久陳冤竭得其情即赦吏掩乾夫奔前獄史下獄悉發姦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淫獄決而妻鄰民相語歌舞于道從陝觀察使軍亂貶懷州司馬卒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令狐德素異其才便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永昌元年以夏夏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之爲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時突厥獻有女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柬之奏古無天子取夷狄女者忤旨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輪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城土荒外山岨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寧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既屬以利民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寶不關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度難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枝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寶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怨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他人盡其食珍奇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引使陛下赤子身背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即用漢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祖殷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且擒之伎唯曉謀狡算恣情割削扇動會黨造成朋黨折支詭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爲人提挈子弟喧引凶惡聚會稽一擲累萬凡遇逃亡命在彼州者戶贏二千事事則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王鍾石子仁義置其後

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羣蠻詔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德繼往而郎將劉惠基戰死其州遠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寶寶昆州刺史曩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據李接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更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間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敗謬至此今劫害未止恐驚擾之禍日滋宜罷姚州隸隸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備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爲便就奏不納俄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實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難覓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爲洛州司馬宅日又求仁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還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戶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爲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錢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蠻城郭東之因壘爲隄以遏滿怒閩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諡曰文貞授一子官柬之剛直不傳會然遽於學論次書數十篇于愿滿愿仕至襄州刺史滿以著作佐郎侍父襄陽特其家立功簡接鄉人鄉人怨之初易之等誅後中宗猶監國告武氏廟而天久陰不霽侍御史崔暉奏陛下復國當正唐家位號稱天下心奈何尚告武氏廟請毀之復唐宗廟帝嘉納是日詔書下霽辭澄駭咸以爲天人之應

袁恕己滄州東光人仕累司刑少卿知相王府司馬與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公實封五百戶將作少匠楊務廉者以工巧進恕己恐其復啓游樂侈靡之漸會

於中宗曰。務廉位九卿。忠言嘉謨不聞。而專事營構。以媚上不斥之。亡以昭德。乃授陵州刺史。未幾。拜中書令。特進。南陽郡王。罷政事。例及貶。又流環州。爲周利貞所逼。怒已素餉黃金。至是飲野葛數升。不死。憤懣。抔土以食。爪甲盡。不能絕。乃擊殺之。諡曰貞烈。孫高。

高字公頤。少慷慨。有節尚。擢進士第。代宗時。累遷給事中。建中中。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刺史。復拜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爲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疣痂。朝廷不實以法。才示貶黜。今遷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翰等不悅。命舍人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爲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羣臣願食其肉。且不厭漢法。三光不明。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大者戮。杞罪萬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朕已再赦。答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赦者。止赦其罪。不宜授刺史。願問外廷。并赦中人聽於民。若億兆異臣之言。臣請前死。諫官亦力爭。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羣臣奉詔翌日。遣使慰高曰。朕惟卿言切至。已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言勁挺。自是陛下下一良臣。宜加優禮。貞元二年。帝以大盜後。關輔百姓貧。田多荒蕪。詔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勸課。量地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高以爲聖心所憂。乃在窮乏。今田不及五十畝。卽是窮人。請兩戶共給一牛。從之。卒年六十。中外悵惜。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特贈禮部尚書。文宗開成三年。又詔玄暉曾孫鄧爲監察御史。暉曾孫元膺河南丞。東之四世孫懷壽安尉。恕已曾孫德文校書郎。始帝訪御史中丞狄兼善。以仁傑功。且言五王遺烈。乃求其後。秩以官。唯彥範後無聞云。

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爲英王。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爲威。何其淺耶。豐牙一啓。爲黷后。豎兒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與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唐書卷一百二十

唐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敬暉傳。絳州平陽人。○舊書。絳州太平人。考地理志。絳州領縣有太平。無平陽。當從舊書。

長安二年。授中臺右丞。○舊書作長安三年。

崔玄暉傳。賜實封五百戶。○舊書作四百戶。

實恕已孫高坐累貶韶州刺史。○舊書。失旨。貶韶州長史。

唐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四十六

劉鍾崔二王

劉曲求冀州武強人。聖曆中舉制科中第。調閬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久之授朝邑尉。桓彥範等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殺武三思。曲求謂彥範曰。公等無葬地矣。不早計。後且噬臍。不從。既五王皆為三思構死。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以功授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封中山縣男。實封二百戶。授二子五品官。二代俱贈刺史。睿宗立。進尚書右丞。徐國公。增封戶至五百。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第一區。良田千畝。金銀雜物稱是。景雲二年。以戶部尚書罷政事。不旬月。遷吏部。拜侍中。詔曰。頃王室不造。中宗廢代。威聲亂。將隕社稷。朕與王公。皆幾于難。曲求處危思奮。聖鑒儲協和義士。震珍元惡。國家之復存。繫曲求是賴。厥庸茂焉。朕用嘉之。雖昨以土宇而賦入未廣。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定賞。復增大邑。宜加賜實封二百戶。子孫孫傳國無絕。特免十死。銘諸鐵券。以傳其功。先天元年。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曲求自謂有勞于國。在諸臣右。意望未滿。而實懷貞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殊不平。見於言面。已而湜等附太平公主。有逆計。曲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定計。使暉說玄宗曰。湜等皆太平黨。與日夜陰計。若不早圖。且產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請督羽林兵除之。帝許之。未發也。而暉漏言於侍御史鄧光賓。帝懼。即列其狀。睿宗以曲求等屬吏勅。奏以疎間親。罪應死。帝密申右之。乃流曲求於封州。暉於嶺州。光賓於瀘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即日召復舊官。知軍國事。還封戶。賜錦衣一襲。開元初。進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俄以太子少保罷。姚崇素忌之。奏曲求鬱快散職。有怨言。詔有司鞠治。宰相盧懷慎等奏。曲求輕肆不恭。失大臣體。垂崖分之節。翌日。貶睦州刺史。實封戶六百。遷杭州。二州。憲懷卒。于道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獻。六年。詔與蘇瓌配享睿宗廟。建中中。追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初為司農錄事。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署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其筆也。景龍中。為苑總監。會討韋氏。難紹京帥戶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越國公。實封五百戶。實賜與劉曲求等既當路。以實罰自肆。當時惡之。因上疏讓官。睿宗用薛稷謀。進戶部尚書。出為彭州刺史。玄宗即位。復拜戶部尚書。增實封。改太子詹事。不為姚崇所喜。與曲求並以怨望得罪。貶果州刺史。賜封邑百戶。後坐它事。貶懷恩尉。尋奪封。再遷温州別駕。十五年入朝。見帝泣曰。陛下忘曩日事邪。忍使棄死草莽。且同時立功者。今骨已朽。而獨臣在。陛下不垂愍乎。帝惻然。即日授太子右諭德。久之。還少詹事。年踰八十。以官壽卒。紹京嗜書畫。如王羲之。獻之。褚遂良。真跡。藏家者至數十百卷。建中中。追贈太子太傅。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擢進士第。為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長安。陝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領時。饋獻豐甘。稱過賓使者。楚客歎其能。亟薦之。擢為新豐尉。遷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主。得稍遷。神龍中。鄭普思納女後宮。日用勸奏。中宗初不省。廷爭切至。普思由是得罪。時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權寵交熾。日用多所結納。驟拜兵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為回波舞。求學士。即詔兼脩文館學士。帝崩。章后專制。長禍及更。因借普潤道士王暉私謁臨淄王。以自託。且密贊大計。王曰。謀非計身。直紆親難爾。日用曰。至孝勳天。寧無不克。然利先發。不則有後憂。及韋氏平。夜詔權雍州長史。以功授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賜實戶二百坐。與薛稷相忿競。罷政事。為婺州長史。歷揚州。兗州。刺史。由荊州長史入奏計。因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陛下往以宮府討有罪。臣子勢須謀與力。今據大位。一下制書定矣。帝曰。畏驚太上。奈何。日用曰。庶人之孝。承順顏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若令姦宄竊發。以亡大業。可謂孝乎。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固無所驚。帝納之。及討逆。詔權檢校雍州長史。以功益封二百戶。進吏部尚書。帝誕日。日用奏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輿論。且勸告成事。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義。久之。坐兄累。出為常州刺史。後以例減封戶三百。徙汝州。開元七年。詔曰。唐元

之際日用實費大謀功多不宜減封復食二百戶徙并州長史卒年五十并人懷其惠吏民數百皆縗服送喪贈吏部尚書諡曰昭再贈荊州大都督日用才辦絕人而敏于事能乘機反禍取富貴先天後求復相然亦不獲也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恩若芒刺在背云子宗之襲封亦好學寬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者日用從父兄日知字子駿少孤貧力學以明經進至兵部員外郎與張說同爲魏元忠朔方判官以健吏稱遷洛州司馬會譙王重福之變官司逃日知獨率吏卒助屯營擊賊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殿中少監建言廢馬多請分牧隴右省關畿弱嗣授荊州長史四遷京兆尹封安平縣侯坐賊爲御史李如璧所劾貶歙縣丞後歷殿中監進中山郡公說執政薦爲御史大夫帝不許遂爲左羽林大將軍而自用崔隱甫隱甫繇是怨說日知俄授太常卿自以處朝廷久每入謁必與尚書齒時謂尚書裏行終潞州長史諡曰襄

王琚懷州河內人少孤敏悟有才略用天文象緯以從父隱客書爲鳳閣侍郎故數與貴近交時年甫冠見尉馬都尉王同皎同皎器之會謀刺武三思琚義其爲即與周環張仲之等共計事洩亡命自備於揚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給以貲琚亦賴以濟睿宗立琚自言本末主人厚贍使還長安玄宗爲太子聞游獵韋杜間意休樹下琚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至所廬乃蕭然宴陋坐久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駭異自是每到韋杜輒止其廬初太子在潞州襄城張暉爲銅鞮令性豪殖喜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暉第其後生子瑛者也太子已平內難召暉拜宮門郎與姜皎崔滌李令問王守一薛伯陽等並侍左右令問累擢殿中少監守一太僕少卿此數人以東宮皆勢重天下琚是時方補諸縣主簿過謝東宮至廷中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在琚怒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本有功於社稷幸於君親安得此聲太子遽召見琚曰韋氏躬行殺逆天下動搖人思李氏故殿下取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爲其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爲殿下寒心太子命坐且泣曰

計將安便琚曰昔漢主供養昭帝其後與上官桀謀殺霍光不及天子而帝猶以大義去之今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圖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召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琚曰臣善丹沙且工譖譏願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翌日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士日以諸王及姜皎等入侍獨琚常豫秘謀不踰月遷太子舍人兼諫議大夫太子受內禪擢中書侍郎公主謀益甚幽求陳謀先事誅之侍御史鄧光賓漏謀不克皆得罪久之琚見事迫請帝決策先天二年七月乃與岐王薛王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以鐵騎至承天門太上皇聞外譖謀召郭元振升承天樓閉關以拒俄而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岑羲竇懷貞斬常元楷李慈北闕下賈膺福李猷於內客省事平琚進戶部尚書封趙國公較工部尚書楚國公毛仲輔國大將軍霍國公守一太常卿晉國公各食實戶五百令問殿中監宋國公實戶三百琚較令問辭不就以舊官增戶二百於是帝召燕內殿賜金銀雜帛皆一牀帝二千第一區帝於琚眷委特異豫太政事時號內宰相每見閣中視日薄乃得出遇休日使者至第召之而皇后亦使尚宮勞琚母賜養接足羣臣不能無望或說帝曰王琚麻嗣宗皆譖詭縱橫可與履危不可與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士以自輔帝悟稍疏之俄拜御史大夫持節巡天兵以北諸軍改紫微侍郎道未至拜澤州刺史削封戶百歷九刺史復封戶又改六州二郡琚自以立勳至天寶時爲舊臣性豪侈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饋遺至數百萬侍兒數十寶帳備具閨門三百口既失志稍自放不能遵法度在州與官屬小史會豪飲譁博藏鉤爲樂每徙官車馬數里不絕從賓客女伎馳弋凡四十年李邕故與琚善皆華省外遷書疏往復以譚請留落爲嫌右相李林甫恨琚特功使氣欲除之使人劾琚宿衛賊削封階貶江華員外司馬又使羅希奭深按其罪琚懼仰藥未及死希奭絃之時人哀其無罪始琚爲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勞以詔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寶應元年贈太子少保太平

之誅。張璋召還爲大理卿。封鄧國公。實封戶三百。進京兆尹。入侍宴樂。出主京邑。時人以爲寵。然自以幹治稱。累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爲羽林大將軍。三至左金吾大將軍。以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夏。第晤。仕皆清近。璋嘗還鄉上冢。帝賜詩及錦袍繒絲。乘驛就道。子弟車馬聯咽。使者賜資。敕州縣供饌。居處尊顯。天寶五載卒。年九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履冰。歷金吾將軍。季夏殿中監。俱列榮載。

王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沒爲官奴。生毛仲。故長事臨淄王。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爲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並侍左右。而毛仲爲明悟。景龍中。王還長安。二人常負房簾以從。王數引萬騎帥長及豪俊。賜飲食金帛。得其驩心。毛仲曉旨。亦布誠結納。王嘉之。韋后稱制。令韋播高嵩爲羽林將軍。押萬騎。以苛峭樹威。果殺葛福順。陳玄禮訴於王。王方與劉幽求。薛崇簡及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舉大計。幽求諷之。皆願効死。遂入討韋氏。守德從帝止苑中。而毛仲匿不出。事定數日乃還。不之責。例擢將軍。王爲皇太子。以毛仲知東宮馬駝鷹狗等坊。不旬歲。至大將軍。階三品。與誅蕭至忠等。以功進輔國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戶五百。與諸王及姜皎等侍禁中。至連榻而坐。帝暫不見。惘惘若有失。見則釋然。開元九年。詔持節爲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與左領軍大總管王陵。天兵軍節度使張說。幽州節度使裴仙先等數計事。毛仲始見。飾擢頗持法。不避權貴。爲可喜事。兩營萬騎及閑廐官吏憚之。無敢犯。雖官田草萊。樵斂不敢欺。於牧事尤力。婉息不訾。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數倍。時苜蓿苗積千九百頃。以禦冬。市死畜。售絹八萬。募嚴道。焚僮千口。爲牧園。檢勒芻菽無漏隱。歲贏數萬石。從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子才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自開元後。唯王仁皎。姚崇。宋璟及毛仲得之。然資小人志。既滿。不能無驕。遂求爲兵部尚書。帝不悅。毛仲軼軼。又與葛福順爲姻家。而守德及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左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數十人與毛仲相倚杖爲姦。毛仲恃舊。最不法。中使至其家。稱詔。毛仲不甚恭。位卑者。或踞見。廷意卽侮。辭以氣凌之。直出其上。高力士。楊思勳等。

衛之。毛仲有兩妻。其一上所賜。皆有國色。嘗生子。帝命力士就賜。仍授子五品官。還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異三品官。帝怒曰。前毛仲負我。未嘗爲意。今以嬰兒。顧云云。力士等知帝怒。宅日。從容曰。北門奴官。皆毛仲所與。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移書太原。索甲仗。少尹嚴挺之以聞。帝恐毛仲遂亂。置其狀。十九年。有詔貶瀼州。福順。壁州。守德。嚴州。盧龍子。唐地文。振州。王景耀。黨州。高廣濟。道州。並爲別駕。員外置。毛仲四子悉奪官。貶惡地。緣坐數十人。有詔。送毛仲於零陵。守德本名宜得。立功乃改今名。位武衛將軍。嘗遇故主於道。主走避。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之。帝嘉其志。擢爲郎將。陳玄禮宿衛宮禁。以淳篤自檢。帝嘗欲幸號國夫人第。諫曰。未宜。敕不可輕去。就帝爲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夜。帝將出遊。復諫曰。宮外曠野。無備豫。陛下必出遊。願歸城關。帝不能奪。安祿山反。謀誅楊國忠。闕下不克。至馬嵬。卒誅之。從入蜀。還封蔡國公。及李輔國還帝西內。玄禮以老卒。贊曰。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辯。皆足濟危紓難。方多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雄邁之才。不用其奇。則厭然不滿。誠不可與共治乎哉。姚崇勸不用功臣。宜矣。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人志。得而驕。不足論已。

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四十七

魏章郭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爲太學生跌蕩少檢久不調整屋人江融曉兵術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元忠上封事洛陽宮言命將用兵之要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實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賤貧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己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悠悠之人直觀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缺望此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數其生不達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向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爲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充荀勗沮之祜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聘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言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爲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齊段孝玄有言持大兵如擊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略雖竭力盡誠不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資賤而勳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羈士爲相禮節不廷權校爲

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勸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疆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効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二人乎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疏賤干非其事豈欲聞陛下君臣生薄厚哉正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盡忘大體之臣恐資勳庸竭府庫留意雖刀以爲益國所謂惜毫釐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既不行勳亦淹廢歲月紛淆真偽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僞勳所由主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尙書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文昌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爲喻貞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棄之都市後征高麗總管張君义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爲僞勳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义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厲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日月一蝕也又今將吏貪暴所務口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氛瘴官軍遠入前無所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爲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顯死則兵法許敵能圖當以知算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橫尸蔽野斂其頭顱以爲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鐘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藉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爲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

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爲強，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威，國家之利也。高宗嘗之，授秘書省正字，直中書省，仗內供奉，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蕡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郎，徒數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慚，遷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詔元忠監李孝逸軍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爲賊敗，孝逸懼其鋒，按兵未敢前。元忠曰：「公以宗室將天下安危繫焉，海內承平久，聞狂狡竊發，皆傾耳翹心以待其誅，今軍不進，使遠近解情，萬有一朝廷以他將代公，且何辭？」孝逸然之，乃部分進討，時敬業保下阿谿，弟敬猷屯淮陰，咸請先擊下阿，下阿敗，淮陰自破，今淮陰急，敬業必救，是敵在腹背也。」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決，苟有負，則大事去矣。」敬猷博徒不知戰，且其兵寡，易搖，大軍臨之，勢宜克，敬業畏直，擣江都，必將邀我中路，吾今乘勝進，又以逸擊勞，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禽，今捨必禽之弱，而趨難敵之強，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敬猷脫身遁，遂進擊敬業，平之，遷授司刑正，遷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平揚楚功得流，歲餘，爲御史中丞，復爲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動，前死者宗室子三十餘尸相枕藉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赦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免死，傳聲及于市，諸囚歡叫，元忠獨堅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實否，既而隱客至，宣詔已，乃徐謝，亦不改容，流貲州，復爲中丞，歲餘，陷侯思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忠者，乃召復舊官，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何耶？」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爲之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聖曆二年，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橫甚，元忠答殺之，權豪憚服，俄爲龍右諸軍大使，以討吐蕃，又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兼突厥元忠取軍持重，雖無赫赫功，而亦未嘗敗，中宗在東宮，爲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書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

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忠與司禮丞高戢謀殺太子爲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辨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爲證，說初僞許之，至是迫使言狀，不應，后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與同逆，說曩嘗謂元忠爲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明甚。」說曰：「易之昌宗安知伊周？臣乃能知之。」伊尹周公歷古以爲忠臣，陛下不遣學伊周，將何効焉？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則族滅，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冤，后寤其讒，然重違易之，故貶元忠高要尉，中宗復位，召爲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不閱旬，遷兵部尚書，進侍中，武后崩，帝居喪，軍國事委元忠裁，可拜中書令，封齊國公，神龍二年，爲尚書右僕射，知兵部尚書，當朝用事，羣臣莫敢望，謁告上冢，詔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元忠到家，於親戚無所賑施，及還，帝爲幸白馬寺迎勞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爲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爲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彊，安知禮？」阿母子尙爲天子，我何嫌宮中？謂武后爲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幹上書言其惡，帝榜殺之，後莫敢言，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被族，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望冀幹正王室，而稍憚權幸，不能賞善罰惡，譽望大減，陳郡男子袁楚客者，以書規之曰：「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因以布大化，充古誼，以正天下，君侯安得事循默哉？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國之興亡繫焉，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寡之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此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濫哉？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繒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

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爲游食此朝廷三失也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夫代天非材不可也代非其人必失天意失天意而無惠福未之有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遽授以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發財況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賈者邦家之光任之致治棄之生亂近詔博求多士雖有好賢之名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即勢上失天心下違人望非爲官擇吏乃爲人擇官萬洪有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各如繩此朝廷五失也聞賢者給官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也後漢時用事尤甚晚節卒亂天下今大君中興獨有聞賢坐升班秩既無正關率授員外乃盈千人結青紫耗府藏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朝廷六失也古者茅茨採椽以儉約遺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其疏築臺沼崇峙觀無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官以安人非以害人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此誠同天下憂也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可謂同樂矣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人不聊生是有憂而不上卹也而更員外置官非助桀桀夫人情自以員外更恐下不己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己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惠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此言正員猶難其備況員之外乎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皆先帝宮嬪以爲備內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內職則自可處外而令出入禁掖使內官必出外官必入固將弄君之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說可以死敗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託鬼神爲難知故致其詐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國盜也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今幾聽於神乎此

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離與正之元忠得書益慚以三思權專思有以誅之會節愍太子起兵與聞其謀太子已誅三思引兵走關下元忠子太僕少卿昇遇於永安門太子脅使從戰已而被殺議者未辨逆順元忠誦言曰既誅賊謝天下雖死鼎鑊所甘心惟皇太子沒爲恨耳帝以其書有功且爲高宗武后素所禮置不問宗楚客紀處訥大怒固請夷其族不聽元忠不自安上政事及國封詔以特進齊國公致仕朝朔望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爲御史中丞暴奏反狀繇是貶渠州司馬楊再思李嶠皆希順楚客傳致元忠罪唯蕭至忠議當申宥之楚客復遣再思與冉祖雍奏元忠緣逆不宜處內地監察御史袁守一固請行誅遂貶移川尉守一又劾天后嘗不豫狄仁傑請陛下監國元忠止之此其逆久萌帝謂楊再思曰守一非是事君者一其心豈有上少疾遽異論哉朕未見元忠過也元忠至洛陵卒年七十餘景龍四年贈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睿宗詔陪葬定陵以實封一百五十戶賜其子晃開元六年諡曰貞元忠始名真宰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遣不知謝即出儀舉自安帝目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然名不虛謂真宰相也避武后母諱改今名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曾祖孝寬爲周大司空鄭國公祖津隋大業末爲民部侍郎與元文都等留守洛拒李密戰上東門爲密禽後王世充殺文都而津獨免密敗復歸洛世充平高祖素與津善授諫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陵州刺史卒父瑰仕爲成州刺史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于武后權勝部員外郎遷并州司馬有善政后手制勞問陟拜德鄭二州刺史安石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清嚴吏民尊畏久視中遷文昌右丞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仍侍讀尋知納言事時二張及武三思寵橫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爲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真宰相后嘗幸與泰宮議趨疾道安石曰此道板築所成非自然之固千金子且誠垂堂況萬乘可輕乘危哉后爲回轅長



安二年同鳳閣鸞臺三品俄又知納言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元年罷政事俄復同三品遷中書令兼相王府長史封鄆國公賜封三百戶加特進爲侍中中宗與韋后以正月望夜幸其第賞賜不貲帝嘗幸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船安石曰御輕舟乘不測非帝王事乃止睿宗立授太子少保改封鄆國復爲侍中中書令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有異謀欲引安石數因其婿唐暉邀之拒不住帝一日召安石曰朝廷傾心東宮卿胡不察對曰太子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天功陛下今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平公主計也帝矍然曰卿勿言朕知之主竊聞乃構飛變欲誅之賴郭元振保護免遷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三品俄罷政事留守東都會妻薛怨婢笞殺之爲御史中丞楊茂謙所劾下遷蒲州刺史徙青州安石在蒲太常卿姜皎有所請拒之皎第晦爲中丞以安石昔相中宗受遺制而宗楚客韋溫擅削相王輔政諡安石無所建正諷侍御史洪子與劾舉子與以吏赦不從監察御史郭震奏之有詔與韋嗣立趙彥昭等皆貶安石爲沔州別駕皎又奏安石讓作定陵有所盜沒詔籍其贓安石數曰祇須我死乃已發憤卒年六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寶初加贈左僕射鄆國公諡文貞二子陟斌

陟字殷卿與弟斌俱秀敏異常童安石晚有子愛之神龍二年安石爲中書令陟甫十歲授溫王府東閣祭酒朝散大夫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開元中居喪以父不得志歿乃與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彊調爲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威德遠範盡在是矣累除吏部郎中中書令張九齡引爲舍人與孫逖梁涉並司書命時號得才遷禮部侍郎陟於鑒裁尤長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爲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由是無遺材遷吏部侍郎選人多僞集與正調相冒陟有風采擢辨無不伏者黜正數百員銓綜號爲公平然任威嚴或至置詰議者嘗其峻又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公居常簡貴視僚屬等然其以道誼合雖後進布衣與均禮李林甫惡其名高恐逼己出爲襄陽太守徙河南採訪使以判官員錫善訊覆支使韋元甫工書奏時號員推章狀陟皆倚任之俄襲鄆國公坐事貶守鍾離義陽後爲河

東太守以失職內快快乃毀廉隅頗餉謝權倖欲自結天寶十二載入考華清宮楊國忠忌其才謂拾遺吳豸之曰子能發陟罪乎豸以御史相處豸之乃勅陟饋遺事國忠又使甥瑒韋元忠左驗陟惶悸賂吉溫求援由是俱得罪陟貶桂陽尉坐不行徙平樂會安祿山陷洛陽第斌沒賊國忠欲構陟與賊通密諭守吏令脅陟使憂死州豪傑共說曰昔張說被竄匿陳氏以免今若詔書下誰敢庇公願公乘扁舟遁去事寧乃出不亦美乎陟慨然曰命當爾其敢逃刑因謝遣堅臥不出歲餘肅宗卽位起爲吳郡太守使者趣追未至會永王兵起委陟招諭乃授御史大夫江東節度使與高適來瑒會安州陟曰今中原未平江淮騷離若不齊盟質信以示四方知吾等協心戮力則無以成功乃推瑒爲地主爲載書登壇曰淮西節度使瑒江東節度使陟淮南節度使適衛國威命糾合三垂翦除兇惡好惡同之毋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亡族罔克生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神實鑒斯言辭旨慷慨士皆隕泣永王敗帝趣陟赴鳳翔初季廣琛從永王亂非其本謀陟表廣琛爲歷陽太守慰安之至是恐廣琛有後變乃馳往諭詔恩釋其疑而後趣召帝雅聞陟名欲倚以相及是遷延疑有顧望意止除御史大夫會杜甫論房琯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光遠顏真卿按之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絲是疏之富平人將軍王去榮殺其縣令帝將宥之陟曰昔漢高帝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陛下殺人者生恐非所宜時朝廷尙新羣臣班殿中有相弔哭者帝以陟不任職用顏真卿代之更拜吏部尚書久之宗人伐墓柏坐不相教貶絳州刺史遷授太常卿呂鍾入輔薦爲禮部尚書東宮留守史思明逼伊洛李光弼議守河陽陟率東京官屬入關避之詔授吏部尚書令就保永樂以圖收復卒年六十五贈荊州大都督陟早有名而爲林甫國忠擯廢及肅宗擇相自謂必得以後至不用任事者皆新進望風憚之多言其驕倨及入關又不許至京師鬱鬱不得志成疾且卒數曰吾道窮於此乎性倜儻喜飾服馬侍兒寵寵列左右常數十伴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麥以爲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筵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以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

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郭公五雲體然家法修整教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間安色必怡稍息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僅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永泰元年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議忠孝顏真卿以爲許國養親不兩立不當合二行爲證主客員外郎歸崇敬亦較正之右僕射郭英乂無學術卒用太常議云

斌父爲相時授太常通事舍人少修整好文藝容止嚴峭有大臣體與陟齊名開元中薛王業以女妻之遷秘書丞天寶中爲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改太常少卿李林甫構韋堅獄斌以宗累貶巴陵太守移臨汝久之拜銀青光祿大夫列五品時陟守河東而從兄由爲右金吾衛將軍紹爲太子少師四第同時列戟衣冠罕比者祿山陷洛陽斌爲賊得署以黃門侍郎憂憤卒乾元元年贈秘書監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徒足雪其幾至韉亦不失恭子況少隱王屋山孔述睿稱之及述睿以諫議大夫召薦況爲右拾遺不拜未幾以起居郎召半歲輒棄官去徙家龍門除司封員外郎稱疾固辭元和初授諫議大夫勉論到職數月乞骸骨以太子左庶子致仕卒況雖世貴而志冲遠不爲聲利所遷當時重其風操

叔夏安石兄通禮家學叔父太子詹事現嘗曰而能繼漢丞相業矣擢明經第歷太常博士高宗崩卹禮亡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博士裴守真議定其制擢春官員外郎武后拜洛享明堂凡所沿改皆叔夏祝欽明郭山惲等所裁討每立一議衆咨服之累遷成均司業后又詔五禮儀物司禮博士有所脩草須叔夏欽明等評處然後以聞進位春官侍郎中宗復位轉太常少卿爲建立廟社使進銀青光祿大夫累封沛郡公國子祭酒卒贈兗州都督脩文館學士諡曰文子紹

紹開元時歷集賢脩撰光祿卿遷太常唐興禮文雖具然制度時時繆缺不倫至顯慶中許敬宗建言遽豆以多爲貴宗廟乃踰于天請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置簋鉶俎皆一小祀無鉶詔可二十三年赦令以遽豆之薦未能備物宜詔禮官學士共議以聞紹請宗廟遽豆皆加十二又言郊饗爵容止

一合容小則陋宜增大之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爲之節使物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得相越周制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醬而以四簋四豆供祭祀此祀與賓客豐省不得同舊矣且嗜好燕私之饌與時而遷故聖人一約以禮雖平生所嗜非禮則不薦所惡是禮則不去屈建命去祥祭之芟曰祭典有不之羞珍異不陳庶修此則禮外之食前古不薦今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苟踰舊制其何極焉雖遽豆有加不能備也若曰以今之珍生所嗜愛求神無方是簋蠶可去而盤孟栝案當御矣詔漢可抵而簠簠笙笛應奏矣且自漢以來陵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固可盡孝子之心至宗廟法享不可變古從俗有司所承一升爵五升散禮凡宗廟貴者以爵賤者以散此貴小賤大以示節儉請如故太子賓客崔沔曰古者有所飲食必先嚴獻未化火則有毛血之薦未齋醑則有玄酒之奠至後王作酒醴用犧牲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然神尚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主敬可備而不可廢也蓋薦貴新味不尚蕪雜曰備物猶有節制存焉銅俎遽豆簠簋尊彝周人時饌也其用通於燕享賓客周公乃與毛血玄酒共薦晉中郎盧諶家祭皆晉日食則當時之食不可闕於祀已唐家清廟時享禮饌備進周法也園寢上食時膳具陳漢法也職貢助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入蒐田親發所中皆因宜以薦薦而後食則濃腴鮮美盡在矣又敕有司著于令不必加遽豆之數也大凡祭器視物所宜故大羹古饌也威以甄甄古器也和羹時饌也威以銅銅時器也有古器而用時器者則毛血于盤玄酒于尊未有進時饌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有所不稱也雖如遽豆十二未足盡天下之美而措諸廟徒以近侈而見訾抵臣聞墨家者流出於清廟是廟貴儉不尚奢也禮部員外郎楊仲昌戶部郎中楊伯成左衛兵曹參軍劉秩等請如舊便宰相白奏玄宗曰朕承祖宗休德享祀泰盛實貴豐潔有如不應於法亦不敢用乃詔太常擇品味可增者稍加焉紹又請室加遽豆各六每四時以新果珍饗實之制可又詔獻爵視藥升所容以合古二十三年

詔書服紀所未通者。令禮官學士詳議。上言。禮喪服。舅總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而堂姨舅母。恩所不及。焉。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總麻三月。皆情親而屬疏也。外祖正尊。服同從母。姨舅一等。而有輕重。堂姨舅親未疏。不相爲服。親舅母不如同。其亦古意有所未暢。且外祖小功。此爲正尊。請進至大功。姨舅親親服宜等。請進舅至小功。堂姨舅以疏降親舅從母一等。親舅母古未有服。請從祖免。於是韋述議曰。自高祖至玄孫。并身謂之九族。由近及遠。差其輕重。遂爲五服。傳曰。外親服皆總。鄭玄曰。外親之服。異姓正服不過總。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總。以匹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者。有以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則父母等。都邑之士則知尊。稱大夫則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聖人究天道。厚祖稱繫。族親子孫。則母黨之於本族。不同明甚。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事。不可二也。爲人後。降其父母喪。女子嫁。殺其家之喪。所存者遠。抑者私也。若外祖及舅加一等。而堂舅及姨着服。則中外其別幾何。且五服有上殺之義。伯叔父母服大功。從父昆弟亦大功。以其出於祖。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以其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皆總。以其出於高祖。服不得過高祖也。堂姨舅出外曾祖。若爲之服。則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亦可制服矣。外祖至大功。則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總。推而廣之。與本族無異。棄親疎。不可謂順。且服皆有報。則堂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當服。聖人豈薄其骨肉恩愛哉。蓋本於公者末於私。議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則可減也。如是。禮可廢矣。請如古便。楊仲昌又言。舅服小功。魏徵書進之矣。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堂舅堂姨舅母皆升祖免。則外祖父母進至大功。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而報以大功。則本宗之庶孫。用何等邪。帝手敕曰。議既爲姨舅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喪。不得全降於舅。宜服總。堂姨舅古未有服。朕思睦厚九族。宜祖免。古有同繫總。若比堂姨舅於同繫。不已厚乎。傳曰。外親服皆總。是亦不隔堂姨舅也。若謂所服不得過本。而復爲外曾祖父母外伯叔

父母制服。亦何傷。皆親親教本意也。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奏言。外服無降。甥爲舅服。舅母亦報之。夫之甥既報。則夫之姨舅又當服。恐所引益疏。臣等愚皆所不及。詔曰。從服六。此其一也。降殺於禮無文。皆自身率親爲之。數姨舅屬近。以親言之。亦姑伯之匹。可曰所引疏耶。婦人從夫者也。夫於姨舅既服矣。從夫而服。是謂睦親。卿等宜熟計。耀卿等奏言。舅母總。堂姨舅祖免。請準制旨。自我爲古。罷諸儒議。制曰。可。初帝詔歲率公卿迎氣東郊。至三時。常以孟月讀時令於正寢。二十六年。詔紹奏月令一篇。朔日於宣政側設榻。東向置案。紹坐讀之。諸司官長悉升殿坐聽。歲餘罷。高宗上元三年。將裕享。議者以禮緯。三年裕。五年裕。公羊家五年再殷祭。二家舛互。諸儒莫能決。太學博士史玄議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之二年八月丁卯大享。公羊曰。裕也。則三年喪畢。新君之二年當裕。明年當禘。羣廟又宣公八年。禘。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距前禘五年。此則新君之二年裕。三年禘爾。後五年再殷祭。則六年當裕。八年裕。昭公十年。齊歸。薨。十三年喪畢。當裕。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裕。十五年禘。傳曰。有事於武宮是也。至十八年裕。二十年禘。二十三年裕。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是也。則禘後三年而裕。又二年而禘。合於禮議。遂定。後睿宗喪畢。裕於廟。至開元二十七年。禘祭五。裕祭七。是歲紹奏四月。當已禘。孟冬又裕。祀禮數讀。以夏禘爲大祭之源。自是相循五年再祭矣。紹終太子少師。抗者。安石從父兄子。弱冠舉明經。累官吏部郎中。景雲初。爲永昌令。聲譽繁要。抗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遷右御史臺中丞。邑民詣闕留。不聽。乃立碑著其惠。開元三年。自太子左庶子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授黃門侍郎。河曲胡康待賓叛。詔持節慰撫。抗於武略非所長。稱疾逗留。不及賊而返。俄代王峻爲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第拯方爲萬年令。兄弟領本部。時以爲榮。坐薦御史非其人。授安州都督。改蒲州刺史。入爲大理卿。進刑部尚書。分掌吏部選。卒。抗歷職。以清儉。不治產。及終。無以葬。玄宗聞之。特給轎車。贈太子少傅。諡曰貞。所表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華原尉王素。爲僚屬。後皆爲顯人。昇卿步學工書。於八分尤工。歷廣州都督。書東封朝觀碑。



爲時絕筆。僅累遷河西節度使。天寶中。功聞于邊。宅所辟舉如王綰。崔殷等。皆一時選云。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績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嘆服。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擢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爲。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卽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拔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啞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捨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己。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彊。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侯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后從之。又言吐蕃僭僞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授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遽至。因擊樂。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卽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遠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關屯田。盡水陸之利。稻

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纒易數十斛。支盾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威服。塞賴和元振卽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卽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爲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弔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衛。從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略使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羈旅胡人耳。何以自全。乃教以重寶賂宰相。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錯馬以助軍。既得復讎。部落更存闕啜然之。卽勒兵擊于闐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齎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翦屠。士畜疲癯。財力困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爲吐蕃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若爲復得事我。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討者。亦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倭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匄十姓之亂。請元慶爲可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反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倭子僕羅



并拔布爲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宅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鎮患。則冊可汗子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卽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稅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忿侵擾。南導吐蕃將倭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倭子爲蔽。況今北有娑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內。突厥邀伺于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關噉。以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娑臘。知楚客謀馳報之。娑葛怒。卽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關噉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禽關噉。殺嘉賓。又殺呂守素於僻城。牛師獎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遣元振書。且言無仇于唐。而楚客等受關噉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關。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聞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勢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饗餼歡迎。都督嗟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兵得保頓。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日。乃休。進封代國公。實封四百戶。賜一子官。物千段。俄又兼御史大夫。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禪武靈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簾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快快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年。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愠。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

院殿。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云。贊曰。魏韋皆感慨而奮似矣。及在昏上側。臣聞臨機會。不一引手拯姦邪之謀。誠可鄙哉。至嬖后黷王以烝譖滅宗社。亦不肯從也。古所謂具臣者。諒乎。元振功顯節完。一跌未復。世恨其蚤歿云。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魏元忠傳睿宗詔陪葬定陵以實封一百五十戶賜其子晃○舊書作實封一百戶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二十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時畿尉名文章者駱賓王劉光業嶠最少與等夷授監察御史高宗擊毬嚴二州叛掠詔監其軍嶠入洞喻降之由是罷兵稍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爲潤州司馬久乃召爲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爲之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嶠上疏曰禁網上疏法象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難疏則所羅廣而不可碎伏見垂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至別敕令又三十而使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計要在品覈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詳究所能不亦艱哉此非應於職才有限力不逮耳臣願量其功程以爲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言今所察按準漢六條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張事目也且朝廷萬幾非無事而幾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已置使則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傳驛減矣請率十州置一御史以期歲爲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閭里督察姦訛采訪風俗然後可謀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勵己自修比他吏相百也按劾回庸糾擿隨欺比他吏相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能者委之莫不盡力効死矣武后善之下制析天下爲二十道擇堪使者爲衆議沮止俄知天官侍郎事進麟臺少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鸞臺侍郎會張錫輔政嶠其出也罷爲成均祭酒俄檢校文昌左丞留守東都長安三年以本官復爲平章事知納言遷內史嶠辭劇復爲成均祭酒平章事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遣像雖倖許屠輪然非州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

而實稅之臣計天下編戶貧弱者衆有賣舍帖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頒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戶飢寒之苦德元窮矣不納張易之敗坐附會貶豫州刺史未行改通州數月以吏部侍郎召俄遷尚書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書令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外官數千既吏衆猥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于時因蓋向非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患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崇遠輕尊嚴微服潛遊閱歷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禍產意外縱不自惜奈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濫傳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賞爲惠冒級躋階朝陞夕改正闕不給加以員外內則府庫爲殫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愛丞班榮息匪服之議今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恤之老病者已解還授員外者既遣復留恐非所以消敵救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又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會長類廢俸祿顧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乏饑不安居處不可以守位倉儲蕩耗財力傾殫不足以聚人山東病水潦江左困輸轉國匱於上人窮於下如令邊場少疎恐逃亡遂多盜賊羣行何財召募何衆閑遏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歲饑糴糶不厭而投艱隄之會收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榮土木恐結三靈譴蒙四海又比緣征戍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其中高戶多丁賄商大賈詭作臺符屬名僞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史移沒籍產以州縣甲等更爲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捉驛者役逮小弱即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舉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持鼓者已二萬員願量留之餘勒還籍以杜妄費中宗以其身宰相乃自陳失政勾罷官無所嫁非手詔詰嶠嶠惶恐復視事三年加修文館大學士封趙國公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政事下除懷州刺史致仕初中宗崩嶠嘗密請相王諸子不宜留京師及玄宗嗣位復其表宮中或誦誅之張說曰嶠誠情逆順然爲當時



謀吠非其主不可追罪天子亦願更赦遂免貶滁州別駕轉子慶州刺史  
楊之官改廣州別駕年七十嶠嘗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讀武后時汜水獲  
瑞石嶠爲御史上書符一篇爲世譏諷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  
蘇味道齊名號四傑而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蕭至忠沂州丞人祖德官爲秘書少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兩營人引避至  
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卒友至乃去衆數服仕爲伊闕洛陽尉遷監察御  
史勅奏屬閣侍郎蘇味道職食超拜吏部員外郎至忠長繫斷書閣當時中宗  
神龍初爲御史中丞始至忠爲御史而李承嘉爲大夫書讀諸御史曰彈事有  
不容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  
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即勅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慚至是承嘉爲戶部  
尚書至忠勸祝釁明寶希玠與承嘉等罪百寮震悚遷吏部侍郎猶兼中丞節  
愍太子以兵誅武三思而敗宗楚客等時御史冉祖雍上變言相王與太子  
謀帝欲按之至忠泣曰往者天后欲以相王爲太子而王不食累日獨請迎陛  
下其讓德天下莫不聞陛下貴爲天子不能容一第受人羅織耶竊爲陛下不  
取帝納其言止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求治之道  
首于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職廢事廢則人殘歷代所以陵遲者此也  
今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爲粉飾上下相蒙苟得爲是夫官爵公器也恩倖私惠  
也王者正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不行  
而勞人解體私謁開而正言塞日陵月削卒見凋弊今列位已廣冗員復倍陛  
下降不賞之遷近戚有無涯之請臺閣之內朱紫充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才  
者不用用者不才故人不効力官匪其人欲求治固難矣又宰相要官子弟多  
居美爵並罕才藝而更相諛託詩云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  
賢輔輔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而衆官廢職私家子弟列試榮班徒長其  
爾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以樞近退小人於閑左使政令惟一  
私不害公則天下幸甚且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覆宗亦以擇  
賢才爾請自宰相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授外官共率百姓表裏相統帝不納俄

爲侍中中書令時楚客懷素植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嶠務自安無所跼正至  
忠介其間獨不能隨時望愈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憚我韋后嘗爲其  
弟洵與至忠姦女冥婚至忠又以女妻后舅崔從禮子無敵兩家合禮帝主蕭  
后主權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唐隆元年以後蕭應坐而太平公主爲言出  
爲齊州刺史治有名默啞遣大臣來朝見至忠風采逴逴畏俯謂人曰是宜相  
天子何乃居外乎太平濫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且丐還主以至忠子任千牛死  
韋氏難意怨望易動能助己請于帝拜刑部尚書復爲中書令封鄭國公乃參  
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至忠始在朝有風  
望容止閑敏見推爲名臣外方直糾擿不法而內無守觀時輕重而去就之始  
爲御史桓彥範等頗引重五王失政更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公主爲宰相  
及韋氏敗連發韋洵彥持其女柩歸後依太平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璟現戲  
曰非所望於蕭傳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能自返也婦嫁將欽緒欽緒每  
戒之至忠不聽數曰九世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已不喜接賓客以簡儉自  
高故生平奉賜無所遺施及籍沒珍寶不可計然玄宗賢其爲人後得源乾曜  
亟用之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乾曜遽乎吾以其貌言似蕭至忠力士曰彼不  
當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第元嘉工部侍郎  
廣徵工部員外郎

贊曰異哉玄宗之器蕭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賢而寄賢以奸利失之則  
邀利以喪賢姻繼后扶寵主取宰相謀聞王室身誅家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  
曜似之遽使當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可用又不知乾曜之不可用也或稱  
帝不以罪掩才益可怪嘆嗚呼力士誠腐夫庸人不能發擢天子之迷若曰至  
忠賢於初固不謬於末既謬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悟往失  
而精來鑒已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祿山皆基干不明身播眼厥信自取之歟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父瓌魏州長史號才吏藏用能屬文舉進士不得  
調其兄徵明偕隱終南山二山學鍊氣爲辟穀登衡廬仿伴眠峨與陳子昂  
趙貞固友善長安中召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離

官別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愛人而奉己也。且頃歲穀雖頗登而百姓未有儲。陛下巡幸。乾靡休息。斤斧之役。歲月不空。不因此時施德布化。而又廣宮苑。臣恐下未易堪。今左右近臣以諛意爲忠。犯忤爲忠。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忠臣不避誅。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諫。以遠名于後。陛下誠能發明制以爲人爲辭。則天下必以爲愛力而苦己也。不然。下臣此章。得與執事者共議。不從。姚元崇持節靈武道。奏爲管記。還應縣令。舉甲科。爲濟陽令。神龍中。累擢中書舍人。數糾駁僞官。歷吏部黃門侍郎。修文館學士。坐親累。降工部侍郎。進尚書右丞。附太平公主。主誅。玄宗欲捕斬藏用。顧未執政。意解。乃流新州。或告謀反。推無狀。流驪州。會交趾叛。藏用有捍禦勞。改昭州司戶參軍。遷黔州長史。判都督事。卒。于始與藏用善。著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善琴奕。思精遠。士貴其多能。嘗以俗徇陰陽。拘畏至理。泥變通。有國者所不宜專。謂天道從人者也。古爲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邦寧。賞罰中。則兵彊。種者。士所歸。賞者。士所死。禮實不僭。則士爭先。否者。雖接時行。罰消。日出號。無成功矣。故任賢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吉。養勞貴功。不積利而福。乃爲折滯。論以暢其方。世謂知言。子昂真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爲顯。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慚無子。第若虛。多才博物。應西幸。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腹。大如拳。怡諫謂之麋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麋鼠。豹文而形小。一坐無服。終起居。郎集賢院學士。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後周京兆尹。諱會孫。祖貞伯。襲鄭國公。入隋。改舒國。巨源有吏幹。武后時。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治案碑無大體。句校省中。遺墮下符。敕免不少。獨難收其利。然下所怨。苦坐李昭德累。貶驩州刺史。累拜地官尚書。神龍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乘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請宰相。再思喟然曰。

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會安石爲中書令。避親罷政事。尋遷侍中。舒國公。韋后與敘昆弟。附屬籍。三思封戶在貝州。屬大水。刺史宋璟議免其租。巨源以爲蠶桑可輸。絲是河朔人多流徙者。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僞。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巨源見帝昏惑。乃與宗楚客。鄭愔。趙延禧等推處祥妖。陰導韋氏行武后故事。俄遷尚書左僕射。仍知政事。帝方南郊。巨源請后爲亞獻。而自爲終獻。及臨淄王平諸韋。家人請避之。巨源曰。吾大臣。無容見難不赴。出都街。亂兵殺之。年八十。睿宗立。贈特進。荊州大都督。博士李處直請謚爲昭。戶部員外郎李邕以巨源附武三思。爲相。託韋后親屬。謚昭爲非。處直執不改。邕列陳其惡。不見用。然世皆直邕。韋氏自安石及武后時。宰相待價。巨源皆近親。其族至大官者。又數十人。

趙彥昭。字彙然。甘肅張掖人。父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放蕩。吾安望哉。不爲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自長安丞爲右臺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十篇。彥昭少豪邁。風骨秀爽。及進士第。調爲南部尉。與郭元振。薛稷。蕭至忠。善。自新豐丞爲左臺監察御史。景龍中。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公主嫁吐蕃。始以紀處訥爲使。處訥辭。乃授彥昭。彥昭顧己處外。恐權寵奪移。不悅。司農卿趙履溫曰。公天幸。而爲一介使。不亦鄙乎。彥昭問計安出。履溫乃爲請安樂公主留之。遂以將軍楊矩代。睿宗立。出爲宋州刺史。坐累貶歸州。俄授涼州都督。爲政嚴下。皆股慄。入爲吏部侍郎。持節按邊。還御史大夫。蕭至忠等誅。郭元振。張說。言彥昭與秘謀。改刑部尚書。封耿國公。實封百戶。彥昭本以權幸進。中宗時。有巫趙袞。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嘗衣婦服。乘車與妻偕。謁其得宰相。巫力也。於是殿中侍御史郭震劾奏舊惡。會姚崇執政。惡其人。貶江州別駕卒。

和達。岐州岐山人。武后時。爲鼎諸閣下上書。自言願助天子和銓百度。有司讓曰。昔桀不道。伊尹負鼎干湯。今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調達。竟不能答。流莊州十餘年。乃舉進士。高第。累擢監察御史。突厥獻駿。讀尚公主。達竟以御。

史中丞攝鴻臚卿報可。默啜遣貴近詣利來曰：「詔送金鐘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雖得公主，猶非實。請罷和親，欲馳去左右。」色動。達亮呼曰：「我大國使，不受我辭，可輒去。」乃牽持其人謂曰：「漢法重女壻，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爲貴，可汗乃貪金而不貴信邪？」默啜聞曰：「漢使至吾國，衆矣，斯食鐵石人，不可易。因備禮以見。」達亮說之曰：「天子昔爲單于都護，恩與可汗通舊好，可汗尙嚮風慕義，戴冠冕，取重諸蕃。默啜信之，爲斂髮紫衣，南面再拜稱臣。遣子入朝，達亮以使有指，擢戶部侍郎，坐善太平公主，斥朗州司馬，終柘州刺史。達亮諫，當大事敢微福，故卒以附麗廢。然唐與奉使者稱達亮。」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蕭至忠傳祖德言○舊書作德言曾孫  
尋授中書侍郎○舊書作轉黃門侍郎  
盧藏用傳父瓌魏州長史○舊書官至魏州司馬  
牟巨源傳祖貞伯○舊書祖名匡伯  
趙彥昭傳睿宗立出爲宋州刺史坐累貶歸州俄授涼州都督○舊書先爲涼州都督後爲宋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四十九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父懿字善懿貞觀中爲壽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諡文獻崇少儻尙氣節長乃好學仕爲孝友擢郎中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機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與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遠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昇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冤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尙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如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殲夷朝廷又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陛下以告牒置弗推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爲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史以母老納政歸侍乃詔以相王府長史侍疾月餘復兼夏官尙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易之歸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臺三品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東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戶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東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俄爲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廐禁兵崇與宋璟建議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爲刺史以實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恭聞王室請加罪貶爲申州刺史移徐謫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爲紀德于碑徙

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聘武新賈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懷瓘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哀哀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王伋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聞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暱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亂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固辭實封乃停舊食賜祿封百戶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僞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崇書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諫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棄彼蠹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勤督農桑去彼螟蟊以及蠹賊此除蝗蝻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



事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聽僞主德不勝祇。今祇不勝德。古者夏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養患。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救教斷地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於是帝方躬萬幾。朝夕詢逮。宅宰相長帝威決。皆謙渾。唯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第除僻。因近舍客廬。會懷慎卒。崇病店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久之。紫微史趙誨受夷人賦。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減。帝不悅。時曲救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相。宋璟蘇頌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對曰。臣聞隋取符堅殿以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壤。乃崩。況木積年而木自當蠹乎。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開中無年。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爲人不爲己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期行。期舊廟難復完。盡奉神主會太極殿。更作新廟。申誠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二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參入閣。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獻。十七年。追贈太子太保。崇析資產。令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比見達官之裔多貧困。至銖尺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嗤詆。田宅水碓。既共有之。至相推倚。以類廢。陸賈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絕後爭。昔楊震。趙明。盧植。張奐。咸以薄葬。知真

識去身。貴速朽耳。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奢靡爲孝。令死者戮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費。徇後乎。吾亡。敕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性不喜冠衣。母以入墓。紫衣玉帶。足便於體。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觀。而與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爲寺奴。齊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舉夷戮。爲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像。以爲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然兒曹慎不得爲此。崇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過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宅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畫省要職。不可數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然資權傾。始爲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崇宅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藉。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懷是必書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爲隱微。以言勤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遂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爲工部尚書。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毗刺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三子。彝。昇。奔。皆至卿。刺史。奔。少修謹。始崇欲使不越官次。而習知吏道。故自右千牛進至太子舍人。皆平遷。開元中。有事五陵。有司以鷹犬從。奔曰。非禮也。奏罷之。請治劇。爲睢陽太守。

召授太僕卿。後爲尚書右丞。子閔。居右相牛仙客幕府。仙客病甚。閔獲使薦奔及盧奐爲宰相。仙客妻以閔。閔坐死。奔貶永陽太守。曾孫合勛。

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其田。詔美原主簿朱儁覆按。復以田歸使。合劾發其私。以地還民。歷陝虢觀察使。終秘書監。

勛。字斯勳。長慶初擢進士第。數爲使府表辟。進監察御史。佐鹽鐵使務。累遷諫議大夫。更湖常二州刺史。爲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爲令狐綯等譖逐。綯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勛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爲厚薄。終喪。王傳。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塋之旁。署北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刻土爲牀曰化臺。而刻石告後世。

宋璠。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爲元魏吏部尚書。璠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嚴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辯。說惶遽。璠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譴。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閣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璠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璠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璠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憚。璠遽傳詔令出。璠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璠謝。璠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數曰。吾悔不先碎璠子首而令亂國經。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璠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輒事璠。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璠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璠曰。公奈何。謂五郎爲卿。璠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璠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璠奏按州縣。縱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

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臈蜀。璠復言臈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冀璠出。則勸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璠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

有告璠者。璠乘庫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恣。龍數有請于璠。璠厲答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尙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章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璠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璠曰。朕謂已誅矣。尙何請。璠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璠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璠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使敕封租。璠拒。不與。故爲所擠。歷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先是崔暉。鄭愔典選。爲戚近干奪。至迎用二歲。闕猶不能給。更置比冬選。流品淆并。璠與侍郎李乂。盧從愿澄革之。銓總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璠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兗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爲京兆府。復爲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爲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璠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崎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帝命臨河南尹李朝隱。知頻使王怡等官。璠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錄此相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璠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廣人爲璠立遺愛頌。璠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詭譎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傳。帝嘗命璠與蘇頌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璠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鳴鳩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

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為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數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寶幸諸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環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謀者環還詔曰儉德之恭後惡之大也禮禮厚葬前世所誠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達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絕免衣衾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謀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鄴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為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後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冢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官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齎綵絹四百匹會曰食帝素服俟變錄囚多所貸道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環曰陛下降德音卹人隱末有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變實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固圍不擾兵甲不濫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爲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京兆人權梁山謀逆勅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乃命環爲京留守復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更欲并坐貸人環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十二年東巡泰山環復爲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環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賜養優渥進兼吏部尚書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乘輿東幸環謁道左詔榮王勞問別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文貞

環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勳驛迎之未書交一言思勳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環爲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歷後突厥默啜負其彊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爲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環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夸威武爲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將軍將靈佺素懷不食死張嘉貞後爲相閣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尙軍恕華衡昇太僕少卿尙漢東太守

渾與李林甫善歷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採訪使在平原暴數求進至重取民一年庸租使東畿薛稷甥女鄭塞而美渾使河南尉楊朝宗聘而已納之薦朝宗爲赤尉恕以都官郎中爲劍南採訪判官數貪縱不法陰害刺客天寶中渾恕尙並以賊敗渾流高要恕流海康尙貶臨海長史華衡亦皆坐貪得罪廣德中渾起爲太子論德物議穢薄之流死江嶺昆弟皆羞飲俳優而衡最險悍廣平之風衰焉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環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環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五十

蘇瓌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之曾孫。擢進士第，補恆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如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悌，擢豫王府錄事參軍。歷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張潛，于辦機貨取鉅萬，瓌單身襁被自將，徙同州刺史。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又宜却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度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闕正，盡一月止，使梃森匿，歲一括實，檢制租調，以免勞弊。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瓌以為糜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虛偽相半，請併寺著僧，常員數缺，則補，后善其言。神龍初，入為尚書右丞，封懷縣男。瓌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再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秘書員外監，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誘為亂。瓌捕繫普思，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皇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瓌使按普思者，進曰：「瓌為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瓌，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輪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帝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白：「皇后為亞獻，安樂公主為終獻，瓌以為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懦，不能從。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於帝曰：「宰相變和陰陽，代天造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賊不稱職，不敢燒尾。」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王以大尉輔政。后詔宰

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之、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彥昭、相瓌議葬中，楚客懷曰：「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瓌正色曰：「遺制乃先帝意，安得輒改？」楚客等怒，卒削相王輔政事。瓌稱疾不朝。是月，韋氏敗，睿宗即位，進左僕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為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諡曰文貞。皇太子別次發哀，遣令薄葬，布車一乘。瓌治州，考課常最，為宰相，陳當世病利甚多，韋溫始為汴州司倉參軍，以賕被杖，及用事，憚瓌正，卒不敢傷。開元二年，賜其家實封百戶。長子頊固辭，乃擢中子以左補闕。六年，詔與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廷，文宗太和，中錄舊德，官其四代孫。頊，諸子頊、詵、頊、頊，字廷頊，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武后封嵩高，舉實貢，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再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冤獄，頊驗發其誣，多從洗宥。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頊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頊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責之計？」乃詔以頊為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為卿恨。」陸象先歿，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頊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頊始。時李又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頊及又，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狹，頊內使，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頊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畜，畜語實勝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親征之詔，而勅虜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千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內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驍往倏來，敗不取奔，勝不



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忡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劇成侯諫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爲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爲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遽邪不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自阪泉功成則修身閑居無爲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視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同何至厭天居社金革爲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千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至尊爲之敵雖朝鼎夕砧猶未可以夸四夷安足勞聖躬哉虜之入唯盜牛馬發窖斃衣未嘗殺略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復顯牽連北狄聞六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一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音亦會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詔立靖陵碑命頊爲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一須營立後嗣謂何帝不納其言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頊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頊輒助成之有不合意頊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彫劫人流亡詔頊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贖頊尙閑靜重與力役即募戍人輸雇直開井置鹽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撤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頊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贖軍費意或謂明公在遠臣得忤上意頊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我可以遠近服忠臣節邪舊州舊直院與吐蕃連謀入寇獲諜者吏請討之頊不聽移書還其諜曰毋得爾直院遂悔不敢侵邊從封泰山詔頊朝覲壇世咨其文還分主十餘事本年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

永徽時大臣薨輒置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昔晉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書頊累舉輔弼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惟蓋之舊股肱之戚宜節廢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不朝詔贈右丞相諡曰文憲葬日帝游咸宜宮將獵聞之曰頊且葬我忍自娛哉半道而還頊性廉儉奉粟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爲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頊敘事外自爲文章云  
說字廷言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遷秘書詳正學士累轉給事中時頊爲紫微侍郎固辭帝曰古有內舉不避親者乎對曰晉祁奚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說卿言非公也頃之出徐州刺史治有迹卒贈吏部侍郎說子震以蔭補千牛十餘歲擢學有成人風頊曰吾家有子累遷殿中侍御史長安令安祿山陷京師震與尹崔光遠殺關遠門吏棄家出奔會肅宗興師靈武震晝夜馳及行在帝嘉之拜御史中丞遷文部侍郎廣平王爲元帥崇擇賓佐以震爲糧料使二京平封岐陽縣公改河南尹九節度兵敗相州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陽貶濟王府長史起爲絳州刺史進戶部侍郎判度支爲秦陵建陵兩使以勞封岐國公拜太常卿代宗將幸東都復以震爲河南尹未行卒贈禮部尚書  
幹環從父兄也父勛字慎行武德中爲秦王諮議典籤文學館學士尙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魏王泰府司馬博學有美名泰重之勸開館引文學士著書名家歷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卒幹擢明經授徐王府記室參軍王好改每諫止之垂拱中遷魏州刺史河朔饑前刺史許恭百姓流徙幹檢吏督糴勸課農桑由是流冗盡復以治稱拜右羽林將軍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與琅邪王沖通書繫獄發憤卒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暉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若爲朕言之

說曰古未有姓若與狄然自炎帝之妻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族久乃爲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爲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轉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后曰晉久視中后追署三陽宮挖秋未還說上就曰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崎嶇之峻逼夏涉秋水涼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屢從兵馬日費資饒太倉武庫並在郡邑紅粟利器藏若山丘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鋒柄臣竊爲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怒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不可一也宮城偏小萬方輻湊填郭溢郭併歸無所排斥居人寢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嫠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巧湧泉上心削鑿起觀場流腰海俯實地脈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華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不可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牆垣局禁內有榛蕪豁谷猛獸所伏暴惡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衆險峻卒有逸獸狂犬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願爲萬姓持重不可四也今北有胡寇虜邊南有夷蠻離散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輪漕方始臣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思人以展慶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生幸甚臣度稱職十不從一何者沮盤詰之類聞林止之玩規遠圖營近遠要後利棄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振貴臣之意然不愛死者懼責責不職耳后不省權屬閣舍人張易之輕陷魏元忠也援說爲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件后實欲飲州中宗立召爲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既葬起爲黃門侍郎固請終制却陳哀到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爲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除喪後爲兵部兼修文館學士累宗即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刺史王重福死東都吏無敢言人獄久不決說往按一昔而罪人得乃

諸元量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爲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森嚴破費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卽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爲宰相以說不附已授尚書左丞罷政事爲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戶始武后末年爲潞安胡載中宗嘗乘樓從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說上疏曰韓宣惠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潞胡未聞與故裸體跣足汨泥揮水威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擇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遂絕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爲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停實封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頤爲相因作五君詠獻頤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頤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孝有勳不宜棄外遂遷荆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益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梓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勅齋稿卽軍中論議朔方軍大使王曉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會衆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賊後討蘭地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略時党項羌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襲破之追北略龐羗羌胡自相猜夜關待賓遁入鐵建山餘衆奔潰說招納光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誅之說不從奏置麟州以安羌衆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讓宋璟陸象先不許明年詔爲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營士馬時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反自爲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至木峯山禽之俘獲三千乃議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仙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以功賜實封三百戶故時邊鎮兵祿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爲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兩

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虞滅兵而招寇。臣請以關門百口爲保，帝乃可。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略盡。說建議一切募勇，選士優其科條，顏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遷京師，後所謂驍騎者也。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永思。雖河東入京師，有漢武雕上祠，此禮廢闕，歷代莫舉。願爲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其言，過祠后土，乃還。進中書令，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爲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東封還，爲尙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詔說撰封禪壇壝，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初源乾曜不欲封禪，說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從兵唯加勳而不賜衆，怨其事。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游戶及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吏部置十銓，與蘇頌等分治選事，有所論請，說頗抑之。於是銓綜失敘，融恨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間，引僧道岸窺視時事，冒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亮臣依據說勢，市權招路，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其言醜慘。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尙書韋抗即尙書省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緒朝堂刑耳，列寬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稿家人以瓦器饋脫粟，說就爲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傳說中書令。說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既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又乞傳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始爲相時，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購和以休息，帝曰：「朕待王君莫計之，說出告源乾曜曰：『君莫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莫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壽州關羊於帝，以申輒論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關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輕至仁無殘，盡力取勸，帝識其意，納之，賜絲千匹。後瓜州失守，君莫死十七年，復爲右丞相，遷左丞相。上曰：『勅所司供饗，說樂內出，應饗帝爲賦詩，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卒，年六十四。爲傳正會，贈太師。諡曰文。」

真，羣臣駭異未決。帝爲製碑，諡如太常，錄是定說，教氣節立然。諸善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秘謀密計甚衆，後卒爲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爲，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尙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懷婉，人謂得江山助云。常典集賢圖書之任，間雖致仕一歲，亦修史於家。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饌太厚，無益國家者，議白罷之。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或與地觀，或尙聲色。今陛下崇儒尙道，躬自講論，詳延衆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邪？」帝知遂廉堅，說書自爲其父碑。帝爲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說歿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曆中，詔配享玄宗廟廷，子均增城。」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開元十七年，說授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撓紀綱，考上下，當時亦不以爲私。後襲燕國公，累遷兵部侍郎，以累貶饒蘇二州刺史。久之，復爲兵部侍郎，自以己才當輔相，爲李林甫所抑。林甫卒，尙陳希烈，冀得其處，既而楊國忠用事，希烈罷，而均爲刑部尙書，坐均貶建安太守，還授大理卿，居常缺望不平。祿山盜國，爲僞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琯聞之，驚曰：「張氏滅矣。」乃見苗晉卿營解之，帝亦顧說有舊，詔免死，流合浦。建中初，贈太子少傅。子懷事德宗，爲中書舍人。

均尙寧親公主時，說居中秉政，均爲舍人，諸父光爲銀青光祿大夫，榮感冠時。玄宗嘗增厚，即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均以此所賜奪均，均曰：「此婦翁遺，非天子賜學士也。」均嘗爲帝贊禮，舉止都雅，帝悅之，因

幸內宅。顧瑄曰：希烈辭宰相，孰可代者？瑄錯愕，未得對。帝曰：無易吾瑄。瑄頓首謝。會貴妃聞，以語國忠。國忠惡之，及希烈罷，薦韋見素代之。瑄始怨上，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國忠曰：祿山有軍功，然不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乃止。及還范陽，詔高力士錢綽坡，力士歸曰：祿山內鬱鬱，若知欲相而不行者，帝以語國忠。國忠曰：所告者必張瑄。帝怒，盡逐其兄弟，以均守建安。而瑄爲盧溪郡司馬，瑄自給事中爲宜春郡司馬。歲中，還瑄爲太常卿。帝西狩，至咸陽，唯韋見素、楊國忠、魏方進從。帝謂力士曰：若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曰：張瑄兄弟，世以恩戚貴，其當卽來。房瑄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爲祿山所器，此不來矣。帝曰：未可知也。後瑄至，召見流涕，帝撫勞，且問均瑄安在。瑄曰：臣之西，亦嘗過其家，將與偕來。均曰：馬不善馳，後當繼行。然臣觀之，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悵。顧力士曰：吾豈欲誣人哉？均等自謂才器亡雙，恨不大用。吾向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瑄遂與希烈皆相。祿山、瑄死賊中。

贊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憊憊，又圖封禪，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中爲姦人排擯，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何獨說哉？至子以利遽敗其家，若瑄、頤再世稱賢宰相，感矣。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蘇瓌子頤，帝不納其言。○臣德潛按：不納其言，謂玄宗不納頤諫立靖陵碑之言也。舊書：玄宗從其言而止，較合。

張說傳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戶。○舊書：三百戶。

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饗太厚，云云。○舊書作徐堅，語

說子均久之，復爲兵部侍郎。○舊書作戶部侍郎。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五十一

魏盧李杜張韓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以著作郎修國史累遷衛尉少卿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以母喪解服除爲晉州刺史睿宗立以故屬拜黃門侍郎兼修國史會造金仙玉真觀雖感夏工程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勸人勸於力則功業罕人勸於財則貢賦少人勸於食則百事廢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勞百姓以從己之欲禮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此皆興化立治爲政養人之本也今爲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所宅卒然迫逼令其轉徙扶老攜幼剝橡發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羣心震搖衆口藉藉陛下爲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勳之微可不慎歟願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遠不納復諫曰自陛下散薪凶逆保定大器蒼生顛覆以謂朝有新政今風教頹替日益甚府藏空屈人力勞敝管作無涯吏員遽增諸司試補員外檢校官已贏二千太府之帛爲殯太倉之米不支臣前請停金仙玉真訖亦未止今前水後旱五穀不立蘇頌向春必甚饑饉陛下欲何方以賑之又突厥於中國爲患日久其人非可以種義誠信約也雖遣使請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彊則驕逆月滿騎肥乘中國饑虛謀親際會窺犯事鄴復何以防之帝嘉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宮又兼左庶子先天元年爲侍中從獵渭川獻詩以觀手制褒答并賜物五十段明年封梁國公實懷貞等誅亂國知古密發其姦懷貞賜封二百戶物五百段玄宗恨前賞薄手勅更加百戶旌其著節是冬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稱職聞優詔賜衣一副自是恩意尤渥由黃門監改紫微令與姚元崇不協除工部尚書罷政事開元三年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嘆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贈幽州都督諡曰忠所薦涇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

參軍齊澣右內率騎曹參軍柳澤密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皆有聞於時文宗太和二年求其曾孫處訥授相陽尉與魏徵裴寬後繼任之

盧懷慎滑州人蓋范陽著姓祖慈仕爲豐昌令遂爲縣人懷慎在童卯已不凡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彥數曰此兒器不可量及長第進士歷監察御史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謁武后上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命五帝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故行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何所取法況應天去提象纔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此屢出愚人萬有一犯屬車之塵雖罪之何及臣愚謂宜還內朝以奉溫清無煩出入不省還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孔子稱苟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爲陛下宜風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爲此耳人知吏之不久而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遠不究其力輪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幸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乎此國病也賈誼所謂縣懸乃小小者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爲漢宣帝終最名實與治致化黃霸夏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爲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問重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爲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盡務而奉粟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備災賑成沙租稅減入糧場有蓄賑最無年何以濟之毋輕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懷微也原員外

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實。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饕餮。爲政之蠹也。竊見內外官有賦餉狼籍。剽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爲牧宰。任以江淮嶺嶺。相示德貶。內懷自棄。徇貨指賞。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退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僻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爲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才。況猜吏乎。臣請以職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書曰。旌別淑慝。卽其誼也。疏奏不報。遷黃門侍郎。漁陽縣伯。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爲申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議爲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成。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虞從愿。帝悼數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虞從愿候之。見敝簣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脔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餘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晏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鄠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庫陋。家人若有所警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卽以纓帛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驂臨視。泣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頌爲之文。帝自書于奠突。

懷慎前守劉巨麟。彭果皆以賊敗。故以奠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爲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吳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奕見忠義傳。

李元紘字大綱。其先滑州人。後世占京兆萬年。本姓丙氏。曾祖榮。仕隋爲屯衛大將軍。煬帝使督京師之西二十四郡盜賊。善撫循。能得士心。高祖與之厚。及兵入關。以衆歸。授宗正卿。應國公。賜姓李。後爲左監門大將軍。以其老。聽乘馬按視宮禁。年八十餘卒。諡曰明。祖寬。高宗時爲太常卿。隴西公。父道廣。武后時爲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遷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金城侯。卒。贈秦州都督。諡曰成。元紘早修謹。仕爲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改好時令。遷潤州司馬。以辦治得名。開元初。爲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磑。磑場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三遷吏部侍郎。會戶部楊瑒。白知慎坐支調失宜。貶刺史。帝求可代者。公卿多薦元紘。帝欲擢爲尚書。宰相以資淺。乃爲戶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帝才之。謂可丞輔。賜衣一稱。絹二百疋。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清水縣男。元紘當國。務峻涯檢。抑奔競。夸進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羣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元紘及蕭嵩。羣臣無與比。是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以閑手耕棄地。省饋運。實軍糧。於是屯田。其爲益尙矣。今百官所廢職田不一。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卽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爲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失。徒爲煩費。遂止。初左庶子吳兢爲史官。譏唐書及春秋。未成。以喪解。後上書請畢其功。詔許就集賢院成書。張說致仕。詔在家修史。元紘因言國史記人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不一。且太宗別置史館。禁中所以秘嚴之也。請勸說以書就館。參會譏錄。詔可。後與杜暹不協。數辨爭。

免。早修。爲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爲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尋召爲兵部侍郎。天寶初。爲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

環怪。前守劉巨麟。彭果皆以賊敗。故以奠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爲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吳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奕見忠義傳。

帝前。帝不憚。皆罷之。以元紘爲曹州刺史。徙蒲州。引疾去。後以戶部尚書致仕。復起爲太子詹事。贈太子少傅。諡曰文忠。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散弱。得封物。賜給親族。宋璟嘗歎曰。李公引宋遠之笑。黜劉冕之貪。爲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杜暹。濮州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爲監察御史。懷州刺史。李文暉爲人所告。詔承志推驗無實。文暉宗室近屬也。卒得罪。承志貶爲方義令。遷天官員外郎。見羅織獄興。移疾去。卒于家。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贈之。暹爲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爲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季公。挺人也。每咨重暹。會季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季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乎。以狀言執政。緣是擢爲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積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庭慶更相訟。詔暹即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界取之。突厥大驚。度積不及去。還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還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約突厥諸國叛。暹覺其謀。發兵計斬之。支黨悉誅。更立君長。于闐遂安。以功加光祿大夫。守邊四年。撫戎練士。能自動勵。爲夷夏所樂。十四年。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賜絹二百。馬一匹。第一區。與李元紘輕重不得。罷爲荊州都督長史。歷魏州刺史。太原尹。帝幸北都。進戶部尚書。許扈蹕還。復東幸。以暹爲京留守。暹率當番衛士繕三宮城。浚池。督役不少懈。帝聞。嘉之。數賜書褒勞。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二十八年卒。贈尚書右丞相。遣使護喪。禁中出絹三百匹。賜之。太常諡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等以暹行忠孝。諡有未盡。博士裴總謂暹往以墨衰受命安西。雖勤勞于國。不得盡孝。其子列訴。帝更敕有司考定。卒諡貞孝。暹友愛。撫異母弟甚厚。其爲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臺臺爲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戚遺。以終身。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贈。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志云。暹族子鴻漸。

鴻漸。字之選。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蘭陵蕭亮遂窮其術。歷右拾遺。玄宗東行河。因游畋。上賦以風。終安州刺史。鴻漸第進士。解褐。延王府參軍。安思順表爲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大城水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瀚。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沒。太子治兵平涼。然散地難恃也。今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回紇。回紇固與國收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雪社稷之恥。不亦易乎。即具上兵馬招輯之勢。且錄軍資器械。儲厝凡最。使涵詣平涼見太子。太子大悅。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滿至白草。頗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爲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豐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既至靈武。鴻漸即與冕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鴻漸明習朝章。採舊儀。設壇壝。城南先一日。草其儀上之。太子曰。聖皇在遠。寇逆方結。宜罷壇壝。它如奏。太子卽位。是爲肅宗。授鴻漸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俄爲武部侍郎。遷河西節度使。兩京平。又節度判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康楚元等反。刺史王政胤身走楚元。僞稱南楚霸王。因襲荊州。鴻漸棄城遁。人皆南奔。爭舟溺死者甚衆。遭朗復鄧等州。聞鴻漸出。皆棄伏山谷。俄而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久之。乃召鴻漸爲尚書右丞。太常卿。元禮儀使。奏建二陵制度。皆鴻漸綜正。以優封衛國公。又建言。周官凶荒殺禮。今承大亂。民人夷殘。其婚葬幽薄。非於國有大功及二等以上親。皆不許給。詔可。代宗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進中書侍郎。崔旰殺郭英乂。據成都。邛州牙將柏貞節。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繼以兵討旰。蜀劍大亂。命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東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之。鴻漸性畏怯。無它遠略。而晚節溺浮圖道。畏殺戮。及逾劍門。僞文張獻誠敗。且憚旰雄武。先許以不死。旰見禮遇之。不敢加難責。反委以政。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因薦旰爲成都尹。而授貞節邛



州刺史。子琳。瀘州刺史。各罷兵。乃請入朝。許之。及見帝。咸言。肝威略可任。宜爲留後。獻寶器五牀。羅錦十五牀。麝香五石。復輔政。議者疾其長亂。進門下侍郎。大曆三年。兼東都留守。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辭疾不行。又讓山南劍南副元帥。聽之。四年。疾甚。辭宰相。罷。三日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諡曰文憲。燭漸自蜀還。食千僧。以爲有報。播紳效之。病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爲封樹。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數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請鎮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廷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伴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卽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魚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縣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尙可言哉。吐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縣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動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于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韋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

宜遂科定其實。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判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爲僥幸。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羣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鏤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縣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實。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尙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實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語。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塞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置選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交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以修名獲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趙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吏乃擅章輟。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尙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

法有所關奏說輒建議之融積不平九齡爲言說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輒成選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第九子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選中書侍郎以母喪解髮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責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權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差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議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漢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感戚學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九齡體弱有臨藉故事公卿皆播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

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九齡上書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願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等世稱其交能終始者及爲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帷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且遣使祭於蜀州厚幣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實其風烈復贈司徒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爲伊闕令會祿山盜河洛陷焉而終不受僞官賊平擢太子贊善大夫九齡第九子亦有名終嶺南節度使其曾孫仲方仲方生岐秀父友高野見異之曰是兒必爲國器使吾得位將振起之貞元中擢進士宏辭爲集賢校理以母喪免會鄧拜御史大夫表爲御史進累倉部員外郎會呂溫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實坐斥去仲方以溫黨補金州刺史官人奪民田仲方三疏申理卒與民直入爲度支郎中吉甫卒太常諱恭懿博士尉遲汾請諡敬憲仲方挾前怨未已因上議曰古之諡考大節略細行善善惡惡一言而足按吉甫雖多才多藝而側媚取容疊致台衮塞信易謀事無成功且兵凶器不可從我始至以伐罪則邀必成功今內有賊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蠱之臣師徒暴野農不得在晦婦不得在桑耗賦殫畜尸僵血流骸骸成岳毒痛之痛訴天無辜陷禍之發實始吉甫又言吉甫平易柔寬名不配行請侯蔡平然後議之憲宗方用兵疾其言醜訐貶爲遂州司馬稍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憲宗立李程輔政引爲諫議大夫帝時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仲方見延英輪蹄堅苦帝爲減三之二又詔幸華清宮仲方曰萬乘之行必具豫衛易則失威重不從猶見慰勞等令崔發以學貴門繫獄遂赦不見有

仲方曰：恩被天下，流昆蟲而不行御前乎？發絲是不死。大和初，出爲福建觀察使，召還，進至左散騎常侍。李德裕秉政，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德裕罷，復拜常侍。李訓之變，大臣或誅或繫，翌日，羣臣謁宣政，牙闥不啓，羣臣錯立，朝堂無史卒贊候，久乃半扉啓，使者傳召仲方曰：有詔可京兆尹，然後門開，喚仗于時族夷將相，隄足旁午，仲方皆密使識其尸，俄許收葬，故皆骸不相亂，已而禁軍橫多撓政，仲方勢竿不能有所繩勒，宰相鄭覃更以薛元賞代之，出爲華州刺史，召入授秘書監，人頗言覃助德裕，擢仲方不用，覃乃擬丞郎以聞，文宗曰：侍郎朝廷華選，彼牧守無狀，不可得，但封曲江縣伯，卒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諡曰成仲，方確正有風節，既駁吉甫說，世不直其言，卒不至顯，既歿，人多傷之，始高祖仕隋時，太宗方幼而病，爲刻玉像於熒陽佛祠以祈年，久而祠晦，仲方在鄭，敕吏治護，鑲石以聞，傳于時。

韓休，京兆長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其兄大敏，仕武后爲鳳閣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褒爲部人告變，詔大敏鞠治，或曰：行褒諸李近屬，后意欲去之，無列其寃，恐累公，大敏曰：豈顧身枉人以死乎？至則驗出之，后怒，遣御史覆按，卒殺行褒，而大敏賜死，于家休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殿躬，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號而與它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以母喪解，服除，爲工部侍郎，知制誥，還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爲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

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鑾獸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忠，寶應元年，贈太子太師，子浩，治洪，洪，渾，洄，皆有學，尚浩，萬年主簿，坐籍王鉷家貲有隱，入爲尹，鮮于仲通所劾，流循州，洪爲司庫員外郎，與洪皆以累貶，洪後爲華州長史，渾大理司直，安祿山盜京師，皆陷賊，賊逼以官，浩與洪，洪，渾，出奔，將走，行在浩，洪，渾，及洪四子，復爲賊禽，殺之，洪善與人文，有節義，藉甚於時，見者爲流涕，肅宗以大

臣子能死難，詔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渾，太常少卿，洪，上元中終，諡議大夫，治終殿中侍御史。

渾，字太冲，以蔭補左威衛騎曹參軍，至德初，避地山南，採訪使李承昭表爲通川郡長史，改彭王府諮議參軍，初，洪知制誥，當草王璵詔，無借言，街之，及當國，渾兄弟皆斥冗官，璵罷，乃擢殿中侍御史，三遷吏部員外郎，性直，明吏事，在南曹五年，簿最詳，再遷給事中，知兵部選，時盜殺富平令韋當，賊隸北軍，魚朝恩私其凶，奏原死，渾執處，卒伏辜，遷右丞，知吏部選，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隱，渾檢制吏下及四方輸將，犯者痛根以法，會歲數餘，兵革少息，故儲積數帛稍豐實，然覆治案牘，深文鉤剝，人亦咨怨，大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什入京兆尹黎幹言狀，渾恐有所蠲貸，固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餘頃，始渭南令劉藻附渾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帝又遣御史朱敖覆，實害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聞，豈卹隱意邪？貶南浦員外尉，計亦斥爲豐州司戶員外參軍，方是時，潦敗河中鹽池，渾奏池產瑞鹽，帝疑，遣諫議大夫蔣鎮廉狀，鎮具渾，渾乃賀帝，且請置祠，詔號寶應靈慶池，德宗立，惡渾格刻，徙太常卿，議者不厭，乃出爲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西觀察使，尋檢校禮部尚書，爲鎮海軍節度使，綏輯百姓，均租調，不踰年，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淮汴震駭，渾訓士卒，分兵戍河南，既狩



梁州又獻縑十萬匹請以鎮兵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封南陽郡公李希烈陷汴州澆遣裨將王棲耀李長榮柏良器以勁卒萬人進討次睢陽而賊已攻寧陵棲耀等破走之漕路無梗完靖東南澆功多時里胥有罪輒殺無貸人怪之澆曰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反此輩皆鄉縣豪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為惡又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婺州屬縣有犯令者誅及鄰伍坐死數十百人又遣官分察境內罪涉疑似必誅一判輒數十人下皆恐怖聞京都未平乃閉關梁禁牛馬出境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毀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塙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以為朝廷有永嘉南走事置館第數十於石頭城穿井皆百尺命偏將丘渚督役日數千人渚虐用其衆朝令夕辦先世丘壘皆發夷造樓艦三千枕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乃還追李長榮等歸以親吏盧復為宣州刺史增營壘教習長兵毀鍾鐃軍器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澆亦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以金繒相餉餉然澆握殭兵遲延不赴難而調發糧帛以濟朝廷者繼屬當時實賴之李晟方屯渭北澆運米饋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澆船臨江澆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貞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封鄭國公以繕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意雖帝亦惑之會李泌開關辦數帝意乃解二年更封晉是歲入朝澆既宿齒先達頗簡倨接新進用事不能滿其意衆怨之獻羨錢五百餘萬緡詔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右丞元琇判度支也以關輔旱請運江南租米西給京師帝委澆專督之而琇畏其剛愎難共事請自江至揚子澆主之揚子以北自主之澆由是銜琇會琇以京師錢重貨輕發江東鹽監院錢四十萬緡入關澆給奏運錢至京師率費萬致千不可從帝責謂琇琇曰千錢其重與斗米均費三百可致帝以諭澆澆執不可至是誣劾琇饋米與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帝怒不復究驗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左丞董晉白宰相劉滋齊映曰昨關輔用兵方雖旱琇不增一賦而軍興皆濟可謂勞臣今被誣無名刑遣人懼假令權臣違忠公胡不請三司鞠之滋映不能用給事中袁高

抗疏申執澆指為黨與獲不報劉玄佐不朝帝密詔澆諷之及過汴玄佐素憚澆修屬吏禮澆辭不敢當因結為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澆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也玄佐泣悟澆以錢二十萬緡為玄佐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犒軍玄佐入朝澆薦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澆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衰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抗南詔分軍外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各置兵二萬為守禦臣請以本道財賦饋軍給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則河隴之地可翹足而復帝善其言因訪玄佐玄佐請行會澆病甚張延賞奏減州縣冗官收祿俸募戰士西討玄佐慮延賞剗資儲辭犬戎未覺不可輕進因稱疾帝遣中人勞問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乃止澆尋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諡曰忠肅澆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挾廡第回稍增補之澆見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圯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德德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為家人資產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善治易春秋著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篇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澆侍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後晟終立大功澆幼時已有美名所與游皆天下豪俊晚節益苛慘故論者疑其飾情希進既得志則疆肆盡自其性云子暉舉終國子司業

舉字仲聞資質重厚有大臣器由雲陽尉策賢良方正異等拜右拾遺累遷考功員外郎父喪德宗遣使弔問俾論議澆行事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以進帝嘉之服除宰相擬考功郎中帝為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號稱職俄拜京兆尹奏署鄭錄為倉曹參軍錄苛斂吏乃說舉悉索府中雜錢折糴粟麥三十萬石獻於帝舉悅之奏為與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舉府帑已空內憂恐奏不敢實會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訴之事聞貶撫州員外司馬未幾改杭州刺史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舉嫉之謂人曰吾不能



事新貴從弟驤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為鄂岳觀察使叔文敗即拜節度使鎮海入為戶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忠武軍節度使大抵以簡儉治所至有績召拜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莊憲太后崩充大明宮留守穆宗以舊傳恩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俄為真又進左僕射長慶四年復為東都留守卒於道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諡曰貞惠驤父既孤不復視饗生知音律常曰長年後不願聽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聞鼓琴至止息數日矣我猶康之為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為秋秋者天將搖落蕭殺其歲之晏乎晉乘金運商又金聲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陵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繼為揚州都督咸有與復之謀皆為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惠者晉雖暴興終止惠於此其哀憤躁蹙懣痛追骨之音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兆乎康避晉魏之禍託以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

泗字幼深蔭補弘文生滿歲參調吏部侍郎達奚珣以地望抑之除章懷太子陵令無愠容安祿山亂家七人遇害泗避難江南蔬食不聽樂乾元中授睦州別駕劉晏表為屯田員外郎知揚子留後召拜諫議大夫與補闕李翰數上章言得失權知制誥坐與元載善貶邵州司戶參軍德宗即位起為淮南黜陟使復為諫議大夫晏被罪天下錢穀歸尚書省而省司廢久無綱紀莫總其任乃擢泗戶部侍郎判度支泗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緡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今今商州紅崖冶產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即冶舊監置十爐鑄之歲得錢七萬二千緡度費每緡九百則得可浮本矣江淮七監請皆罷又言天下銅鐵冶乃山澤利當歸王者請悉隸鹽鐵使從之復罷省胥吏冗食二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發歛焉故人不艱食泗與楊炎善炎得罪不自安無何奉上疏理炎罪帝意泗教之貶蜀州刺史與元元年入為兵部侍郎轉京兆尹貞元十年終國子祭酒贈戶部尚書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漶不接也觀玄宗

開元時屬精求治元老翹奮動所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多謀所効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離亂華身播邊陲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選使當天寶時庸能有救哉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盧懷慎子典前守劉巨鵬彭果皆以賊敗○舊書作劉巨鵬彭果

杜暹子鴻漸鴻漸即與亮等勸即皇帝位以保中外蓋大謬見舊書五上

表乃從綱目亦作廣五上太子乃許之

張九齡傳以道俾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舊書作右拾遺

子拯居父喪有節行○舊書子名極

韓休傳遷太子少師○本紀作太子少保

休子鴻遠懷繼三千統○舊書造樓船戰艦三十餘艘

休孫奉長慶四年復爲東都留守卒于道○舊書作二年卒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五十二

張源發

張嘉貞字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隋終河東郡丞遂家蒲州爲騎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嘉貞見內殿以簾自鄣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親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轉其得人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爲鄴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死無恨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即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腹賦驥輔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絲聞天下事遂得滅死天子以爲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且百年壽孰爲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溝壑誠得効萬一無負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復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爲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即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二年尊傳奏敏於裁遣

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裕帝數幸東都洛陽主簿王鉤者爲嘉貞難第會以賊聞有詔杖之朝堂嘉貞畏纊染促有司速斃以滅言秘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仙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勳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仙先豈容復愷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爲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初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爲侍郎及皆相說位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未幾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頗憚媚帝幸太原嘉祐以賊聞說誅嘉貞棄服待罪不謁遂出爲幽州刺史說代其處嘉貞銜恨謂人曰中書令幸二員何相迫邪踰年爲戶部尚書益州長史判都督事詔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銜說不已於坐慢罵說源乾曜王陵共平解乃得去明年王守一死坐與厚善貶台州刺史俄拜工部尚書爲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封河東侯及行帝賦詩詔百官祖道東門久之以疾丐還東都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恭肅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有嗜進者汲引之能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其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爲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肯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引萬年主簿韓朝宗爲御史卒後十餘歲朝宗以京兆尹見帝曰陛下待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沒子孫咸在廷張嘉貞晚一息寶符獨未官帝惘然召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延賞

延賞雖蚤孤而博涉經史通史治苗晉卿尤器許以女妻之肅宗在鳳翔權監察御史辟署關內節度使王恩禮府恩禮守北都表爲副入遷刑部郎中始元載被用以督卿力故厚遇延賞薦爲給事中御史中丞大曆初除河南尹諸道



營田副使河洛當兵衝邑里墟落延實政簡約輕徭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關完雄有詔褒美時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實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召還會李少良勅元載陰罪載斥其狂下御史臺治訊而延實適拜大夫不滿所私出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宅遷吏禁之延實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爲乃具舟遣之敕吏爲修室廬已遣償而歸者更增於舊瓜步舟艣津溲而過繁江南延實請度屬揚州自是行無稽獲會母喪免服除累拜荆南劍南西川節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馬使張勣成都爲亂延實奔鹿頭戍勣酣亂不設備延實諫知之遣將叱干遂捕斬勣復成都自楊國忠討南蠻三蜀疲弊及乘輿臨狩糜用百出後更郭英乂崔寧楊子琳亂益於僭公私蕭然延實事爲之制入謹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貢獻踵道及次梁倚劍蜀爲根本即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劍南李晟總神策軍戍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實遣吏奪取故嚴衙之至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實爲尚書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嚴書爲韓滉識權命滉移書道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嚴平憾且使薦延實於帝於是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擊之以示和解嚴因爲子請婚延實不許嚴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今不許婚豈未忘也先時吐蕃尙結贊請和嚴奏戎狄無信不可許滉亦請調軍食峙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滉卒延實揣帝意遂罷嚴兵奏以給事中鄭雲逵代之帝曰嚴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嚴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是夏吐蕃背約劫渾瑊將校多沒如嚴等策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贊禮或關則宰相攝事嚴當拜而延實諫其禮用尙書崔漢衡劉滋代攝時議遣劉玄佐復河漣延實因建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并省其員悉收粟料糧課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即詔上州留上佐錄事參軍司戶司兵司士各一員餘參軍留半中州減司士上縣令尉具中縣省尉京兆河南府司錄判官赤縣丞簿尉各省半餘府準上州詔下內外始怨玄佐辭西討延實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實

奪嚴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體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道路謗謗浸淫聞於上延實懼請詔州縣或考先滿或攝掌過停限而官見乏者聽在所擇省員有幹譽者權補以才不以實而大臣馬燧白志貞韋倫表言省官太甚不可行會延實疾困不能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曰成肅延實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爲任職子弘靖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以蔭爲河南參軍杜亞辟佐其府亞疑牙將令狐運劫鉤絹弘靖直其枉亞怒斥出府裴延齡爲德陽公主治第欲徙弘靖先廟上疏自言德宗異之權監察御史累遷戶部侍郎陝州觀察使徙河中節度使元和中拜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總留務憲宗欲誅之弘靖請先遣使者弔贈待不恭乃加兵詔可進中書侍郎封高平縣侯武元衡遇害賊未得王承宗邸廩卒張宴被告詔付御史臺勅驗有狀弘靖疑御史傳致宴罪言之帝不聽遂誅宴并討承宗弘靖曰戎事並興鮮有濟不如悉力淮西已平乃治河朔議再討乃歸政以檢校吏部尙書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未及鎮詔伐承宗弘靖自以諫不聽思自勅乃大閱兵請身討賊詔許出軍無親往既王師無功帝懷憂言下詔褒美弘靖亦遣使問道喻承宗承宗款附召拜吏部尙書徙節宣武宣武承韓弘虛政代以寬簡民便安之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內屬請弘靖爲代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盧龍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輿弘靖素貴肩輿而行人駭異俗謂祿山思明爲二聖弘靖德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滋不悅旬一決事賓客將吏罕聞其言委成於參佐章雍張宗厚又不通大體腰刺軍賜專以法根治之官屬輕悅酣肆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止其詬責士皆曰反虜書曰天下無事而輩撓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街之總之朝詔以錢百萬犒將士弘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有怨言會雍欲鞭小將劉人未嘗更答辱不伏弘靖繫之是夕軍亂囚弘靖剽門館掠其家貨婢妾執

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無貨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辦幸得脫歸即推門求出衆畏其謀欲還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驕驕衆怒擊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謝弘靖願草心事之三請不對衆曰公不殺我矣軍中可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後詔弘靖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保弘靖少有令問杜鴻漸杜佑皆器許歷臺閣顯級人以爲有輔相才及居位閉默自處無所規拂幽初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衆書書俸祕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威嚴甲當時歷五世無所增葺時號三相張家云子文規次宗襲度兼政引文規爲右補闕度出襄陽貶溫令度奏置幕府累轉吏部員外郎右丞韋溫勅文規父昔被囚逗留不赴難不宜任省署出爲安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子彥遠博學有文辭乾符中至大理卿次宗開成初爲起居舍人文宗始詔左右史立端頭下記宰相奏對既退帝召見審正是非故開成時事最詳以稱職兼集賢院直學士文規左遷改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李德裕再當國引爲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出遷明二州刺史卒孫茂樞字休府及進士第天祐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柳璨事貶博昌尉嘉祐嘉貞第有幹略方嘉貞爲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滿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後貶蒲陽府折衝開元末爲相州刺史舊刺史多死官衆疑畏嘉祐以周總管尉遲迥死國難忠臣也立祠房解被衆心三歲入爲左金吾將軍後吳兢爲刺史又加神冕服遂無患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祖師民隋刑部侍郎父直心高宗時太常伯流死嶺南乾曜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黜陟江東奏課最頻遷諫議大夫景雲後公卿百官上巳九日廢射禮乾曜以爲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別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遵襲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恡費而舊典爲虧臣愚謂所計者財所虧者禮故孔子不愛羊而存禮也大

射謂春秋不可廢開元初邵王府史犯法玄宗敕左右爲王求才長史太常卿姜皎薦乾曜自梁州都督召見神氣爽澈占對有序帝悅之擢少府少監兼邵王府長史累遷尚書左丞四年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贈月與姚崇俱罷會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仗內白鷹因縱失之詔京兆尹捕獲於野絀捧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實罪苟其獲戾尹專之遽入自劾失旨帝一不問衆伏其知體而善引咎八年復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後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遺臣三惠俱任京師請出二惠備外以示自近始詔可乃以子河南參軍爲絳州司功太祝潔爲鄭尉詔曰乾曜身率庶寮以讓既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師者分任于外緣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帝嘗自較其考與張說僧賜時議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戚不榮異無以責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始東封還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久之罷侍中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安陽郡公帝幸東都以老疾不任陪扈卒贈幽州大都督乾曜性謹重其始仕已四十餘歷官皆以清慎恪敏得名爲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叔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事晚節唯唯聯署務爲寬平博學故辭咎悔姜皎爲嘉貞所排雖得罪訖不申救君子譏焉族孫光裕亦有名居官號清惠撫諸弟友義爲中書舍人與楊浴劉令植同制著開元新格歷尚書左丞會選諸司長官爲刺史光裕任鄭州爲世夏吏卒官子清以雍睦保家士友推之天寶中爲給事中襄州刺史安祿山犯河洛爲江陵大都督長史以禦賊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懿

裴耀卿字煥之寧州刺史守真次子也數歲能屬文擅童子舉稍遷秘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與揀丘悅文學章利器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王即帝位授國子主簿累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資豪門坐賈預給以直絕僭欺之弊及去人思之爲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廣而戶寡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聚十課科斂均省爲東州知類最封禪還次宋州宣從官帝歡甚

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鎮。牽外無它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授。即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爲立碑頌德。歷冀州。入拜戶部侍郎。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又持帛二十萬。賜立功奚官。耀卿曰。幣涉寇境。不可以不備。乃令先與期。而分道賜之。一日畢。突厥室韋果邀險來襲。耀卿已還。還京兆尹。明年秋。兩害稼。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既實。則乘輿西還。事莫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往貞觀永徽時。祿粟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變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教果。爲國大計。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天下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爲陝洛運費。又益半爲營署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粗米悉輸東都。從都至陝。河益湍沮。若廣漕路。變陸爲水。所支尙廉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輦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教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河鑿山。以開車道。運數十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絲鹽津沂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敕吏爲和市費。還侍中。二十四年。以尙書左丞相罷。封趙城侯。夷州刺史楊潛。以賊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上言。刺史縣令異諸吏。爲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躬受笞。事大逼辱。法至死。則天下共之。然一朝下吏。屈挫羣類。民且哀憐。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痛。恐非榮守長勸風俗意。又難犯抵死。無杖刑。必三覆後決。今非時不覆。或天其命。非所以寬

宥之也。凡大暑決囚多死。秋冬乃有全者。請今貸死決杖。會盛夏生長時並停。則有再生之實。是時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爲河西龍右節度使。因令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邀。未赴屯。耀卿言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驕愛之。恐不足與立事。今感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士卒相見。若不素講。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擊凶門而出。今酣嗽朝夕。胖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苟不易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詣部。卒無功還。天寶初。進尙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曰。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劍佩。博士導。郎官唱按。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居一歲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諡曰文獻。子綜。吏部郎中。綜子信。

信。字弘正。幼能文。第進士。補校書郎。判等。高。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郢爲京兆政刻急。本曹尉。章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信請代役。要如程。當時稱其義。帝幸梁。信奔見行在。授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信建議討。帝深器之。詔用盧杞爲饒州刺史。與諫官執不可。歷遷諫議大夫。黔中觀察使。韋士文爲夷獠所逐。詔信代之。部夷安服。歷同州刺史。中書舍人。遷尙書右丞。時李異以兵部尙書領鹽鐵。將遷使局。就本曹。經構已半。會信至。以爲不可。異難怙恩。而疆猶撤之。時重其有守。改吏部侍郎。以疾爲國子祭酒。工部尙書卒。贈吏部尙書。諡曰貞。信清勁明銳。所與友皆第一流。鄭餘慶尤厚善。既歿。餘慶爲行服。士林美之。

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猶懣懣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實窮於伎。弘靖窮於權。惜哉。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張嘉貞傳遂出爲幽州刺史○舊書因出爲幽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蘇子如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五十三

蘇尹畢李鄭王許潘倪席齊

蘇珣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鄆尉。時李義琰爲雍州長史。鄆多訟。日至長史府。珣裁決明辨。自是無訴者。義琰異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垂拱初。爲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珣密牒按訊。珣推之無狀。或言珣助韓魯者。后詰之。擬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即詔監軍河西。五遷右司郎中。御史王弘義附來俊臣爲酷。世畏疾。莫敢觸其鋒。會督伐材於號。督過程人多死。珣按奏。弘義坐免。遷給事中。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糜用億計。珣上疏切諫。見納。中宗將斬韋月將。珣執據時令不可以大戮。忤三思意。改右臺。俄出爲岐州刺史。復爲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株索支黨。時睿宗居藩。爲獄辭牽連。珣密啓保釋。亦會宰相開陳。帝感悟。多所貸。擢戶部尚書。封河內郡公。以檢校太子詹事致仕。卒。年八十一。贈兗州都督。諡曰文。

子晉。數歲知爲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祕書少監王紹宗。數曰。後來之王榮也。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爲中書舍人。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曾。奏。屢獻謠言。天子嘉允。出爲泗州刺史。以珣老。請解職奉養。珣卒。歷戶部侍郎。襲爵。遷吏部。時宋璟兼尚書事。晉與齊澣更典二都選。既糊名校判。而晉獨事實拔。當時譽之。及裴光廷知尚書。有過官被却者。就藉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廷以爲侮已。出晉汝州刺史。遷魏州。終太子左庶子。始晉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之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謀去武三思。爲宋之孫等所殺。死。晉厚撫其子。漸爲營婚宦。晉卒。漸喪之。若諸父云。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事。屬邑豪蒲氏。驕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捕其姦賊。萬計。卒論死。部人稱慶。刻石數頌。還明堂令。以善政聞。

擢殿中少監。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朔方震驚。思貞循撫境內。獨無擾。武后重書褒慰。長安中。遷秋官侍郎。忤張昌宗意。出爲定州刺史。召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屬威嚴。更爲語曰。不畏侯卿仗。祇畏尹卿筆。加銀青光祿大夫。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異焉。神龍初。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以方發生月。固奏不可。乃決杖流嶺南。三思諷所司加法殺之。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思。而以他事劾思貞。不得謁。思貞謂承嘉曰。公爲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諛附姦臣。圖不軌。今將除忠良。以自恣邪。承嘉慚怒。劾思貞爲青州刺史。或問曰。公敏行。何與承嘉辯。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承嘉恃權而侮吾。義不辱。亦不知言何從而至。治州有績。蠶至歲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數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睿宗立。召授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僕射竇懷貞護作金仙玉真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答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譖。以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闔門待罪。帝知之。特詔令視事。懷貞誅。拜御史大夫。累遷工部尚書。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贈黃門監。諡曰簡。思貞前後爲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最聞。

畢構。字隆擇。河南偃師人。六歲能爲文。及冠。擢進士第。補金水尉。遷九龍主簿。居親喪。毀棘甚。已除。猶屏處丘園。武后召爲左拾遺。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爲王。構當讀表。抗聲析句。左右皆曉。知三思疾之。出爲潤州刺史。政有惠愛。徙衛同陝三州。遷益州府長史。景龍末。召爲左御史大夫。會平諸韋。治其黨。衣冠多坐。構詳比重輕。皆得其情。時李傑爲河南尹。與構皆一時選。世謂畢李。封魏縣男。復爲益州長史。按察劍南。振弊梏私。號爲清嚴。睿宗嘉構修絮獨行。有古人風。其治術又爲諸使最。乃賜璽書袍帶。再遷吏部尚書。並遙領益州長史。徙廣州都督。玄宗立。授河南尹。進戶部尚書。久之。移疾。帝手疏醫方賜之。當時以戶部爲凶官。遽改太子詹事。冀其愈。會卒。贈黃門監。諡曰景。始構喪繼母。而二妹襁褓。身鞠養至成人。妹爲構服三年。第相以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終荊州司馬。構子

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贈戶部尚書炕生垆始四歲與弟增以細弱得不殺爲貴口河北平宗人宏以財贖出之後舉明經爲臨渙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高炕節聞垆篤行表署幕府攝符離令後調王屋尉以謹廉聞喜賓客家未嘗以有無計及歿無貲以治喪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事遷累天官員外郎爲吏詳敏有治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遺蕩細弱下戶爲豪力所兼傑爲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神龍中爲河東巡察黜陟使課最諸道先天中進陝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改河南尹傑既精聽斷雖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繇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斂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命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于棺河汴之交舊有梁公塋廢不治南方漕弗通傑調汴鄭丁男復作之不費而利入代宋璟爲御史大夫尙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內侍玄宗姬嬪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帝怒詔斬昕等朝堂左散騎常侍馬懷素建言陽和月不可以殊死乃敕杖殺之謝百官降書慰傑以護作橋陵封武威縣子初傑引侍御史王旭爲護陵判官旭貪贓傑將繩之未及發反爲所構出衢州刺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復爲御史劾免開元六年卒帝悼之特贈戶部尚書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第進士補井陘尉天授中以制舉召見廷中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爲忠對皆不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擢左司禦曹曹參軍事遷水部員外郎后還長安復以待制召后曰非書於東都對忠臣者乎朕今不忘遷鳳閣舍人中宗立擢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畬戶不得畜兵惟忠曰善爲政者因其俗且吳人所謂家鶴膝戶犀渠此民風也禁之得無擾乎遂止進大理卿節愍太子敗守衛諱誤皆流已決諸黨請悉誅之帝欲改推惟忠奏大獄始判復改詔恐反側者不自安且失信天下有詔百司參議卒輪如前所全貸爲多俄授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且許黜陟守宰還奏稱

旨封榮陽縣男遷太子賓客卒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擢進士第中宗神龍中爲左臺侍御史以剛鷟爲治所居人吏畏警呼爲卑鷟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爲仁持文爲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規帝失大抵以易萃之六二曰引吉无咎謂處萃之時已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以遠害惟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已居下位而中正是託期於上應之不括囊以守祿也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魏游擊爲廷尉帝私教擊有所降恕擊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又言爲國當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嚴者非凝網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故捨街策以奔踉則王夏不能御驛停藥石於廣腰則俞跗不能攻疾又言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帝垂涕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卒可其奏隋文帝子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楊素曰王陛下愛子請赦之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乃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子律乎故天子操法有不變之義凡數千言帝嘉之景雲初以左御史中丞遷大理少卿時詔用漢故事設刺史監郡於天下劇州置都督選秦威重者授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申格復授齊州刺史河南道按察使徙汴州封北海縣男太極元年兼御史中丞內供奉實封百戶出爲魏州刺史改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姦猾令行禁信境內肅然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榮山妄稱襄王子與左右屯營官謀反自稱光帝夜犯長樂門入宮城將殺志愔志愔踰垣走而屯營兵悔更斬榮山等自歸志愔慚卒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散騎常侍封真定公遂家洛陽景先由進士第釋褐夏陽尉神龍初東都造服慈閣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長數曰是宜付太史擢左拾遺以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參軍舉手筆俊拔茂才異等連中進揚州兵曹參軍遷爲左補闕宋璟蘇頌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時議僉懷梓按不避近疆與齊泚王丘韓休張九齡更知制

結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開元十年，伊汝盜，壞廬舍甚衆。景先見侍中源乾曜曰：災眚所降，王者宜修德應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已引咎，以答天譴。公在元弼，庸可默乎？乾曜悟，遽白玄宗。遣陸象先持節賑贖。十三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爲刺史。治號州。大理卿源光裕鄭州兵部侍郎寇泚宋州禮部侍郎鄭溫琦郾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鴻臚少卿崔志廉襄州衛尉少卿李昇期邢州太僕少卿鄭放定州國子司業蔣挺湖州左衛將軍裴觀滄州衛率崔誠遂州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咸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紙筆，令自賦。資絹三千遺之。後徙岐州，入爲吏部侍郎卒。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第明經，累遷上蔡令。治在，最擢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徙岐王府司馬。居後母喪，詔奪服，固辭不出。開元初，爲邠州府長史。王爲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詔好禮檢督王家。至過失皆上聞。王每游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剎，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乃臥馬下，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慚爲還。遷豫州刺史，勸力于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其苛。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答之。械而拘於門。復以公累徙溫州別駕卒。好禮博學能論議，節行修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勳，居室服用嚴苟，至終身世謂近名。

倪若水，字子泉，恆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劍南道，經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爲教誨，風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鷄鷩，過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國藥之玩。自江嶺而南，逮京師，水舟陸賈，所飼魚蟲稻粱，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權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錢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騎僕，未幾入爲戶部侍郎。

郎復拜右丞卒。

席豫，字建侯，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長安中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爲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爲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爲諫官。豫恥汙敝，遁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爲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爲樂壽令。前令以親喪解，而豫母病，訴諸朝。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羣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進絀清明，爲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遜名相甲乙。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己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九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舉遺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埋斂，明列科防，俗爲之改。豫清直亡欲，當官不爲勢權所撼，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慮？答曰：細不謹，况大事邪？及疾篤，遺令三日斂，斂已卽葬，勿久留以贖公私。貲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諡曰文。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弟晉亦以文名當時。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年十四，見特進李嶠，嶠稱有王佐才。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如初，卿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澣辭母老，不忍遠離，賞而罷。聖曆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奈何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景雲初，姚崇取爲監察御史，凡勸奏，常先風教，號善職。睿宗將祠太廟，刑部尚書裴談攝太尉先告。澣奏：孝享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慢嫺不恭，并勸談神昏形淫，挾邪以罔上。神龍時，事武三思，陷敬暉，沒其家，以獲進。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寘之法。談由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爲給事。



中書舍人韓殷及諸詔皆授筆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舍人數顧  
樂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樂舉自代樂用其謀璟為相它日問曰吾  
不敢當房杜比爾日韓公云何韓曰不如環請故答曰前時近郊戶三百以為  
困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韓懷素等結次四庫書表韓為副改秘書少監出為汴  
州刺史地當舟車聚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韓以清毅聞吏  
民頌美玄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夷君長馬乘駝亦數萬  
所須彌數十里韓列長欄帝幸聯耳上食凡千盤納第餽身進膳帝以為知禮  
嘉其為留三日賜帛二千匹韓以淮至徐城險急鑿渠十八里入青水人便其  
漕中書令張說擇丞韓以王丘為左韓為右李元紱杜暹當國表宋璟為吏部  
尚書韓及蘇晉為侍郎世謂臺選書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是時  
開府王毛仲龍長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無不從韓乘間曰福  
順與兵馬與毛仲為婚家小人龍極則森生不預圖且有後患高力士小心謹  
畏加官人可備禁中驅使腹心所委何必毛仲哉又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  
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  
為興州別駕韓往錢因道諫韓察奏悉從遣言狀帝怒召韓入殿中曰卿尚疑  
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且察輕躁無行常游太平門者詎不知邪韓免冠頓首  
謝貶高州夏德丞察再貶星化尉其黨齊數郭震皆流放久之韓徙索盧丞邠  
州長史陳常二州刺史遷潤州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韓徙  
漕路緣京口境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城官  
征其入招還流人五百戶置明州以安輯之復徙汴州韓中失勢益懷恨素操  
懷表更倚力士助得為兩道採訪使與利以中天子意裏貨財遺謝貴幸納劉  
戒女為妾不答其妻李林甫惡其行欲擠而廢之會其幕府坐賊事連韓詔矜  
韓老放歸田里天寶初召為太子少詹事留司東都嚴挺之亦為林甫所廢與  
韓家居杖屨經過不缺日林甫畏之乃用韓為平陽太守離其謀更以黃老清  
靜為治年七十二肅宗時韓林甫所陷者皆褒洗故韓贈禮部尚書韓嘗稱  
陳希烈宋璟苗晉卿章述之才後皆大顯麻察者河東人由明經第五遷殿中

侍御史魏元忠子昇死節愍太子難而元忠繫大理昇妻鄭父遠嘗納錢五百  
萬以女易官武后重元忠舊臣欲榮其姻對授遠河內令子洛州參軍元忠下  
獄遠人絕婚許之明日嫁其女察劾遠敗風教請錮終身遠遂廢當時謂察為  
公而終以檢校斥云韓豫抗

抗字退舉少值天寶亂奉母夫人隱會稽壽州刺史張鑑辟署幕府抗吏事閑  
敏有文雅從鑑鎮江西及以宰相領鳳翔奏署監察御史李楚琳亂奔奉天授  
侍御史遷戶部員外郎蕭復引為江淮宣尉判官德宗自梁洋還財用大屈鹽  
鐵使元秀薦抗材改倉部郎中韓鹽利俄為水陸運副使護漕江淮給京師歷  
諫議大夫坐小累為處州刺史歷蘇州徙潭州觀察使召為給事中遷河南尹  
進太常卿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無遠謀大略雖用心至精末乃  
滋彰苛刻以病乞身罷為太子賓客卒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諡曰成初吏部  
歲考書言以宅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官覆實以為常抗以尚書侍郎皆大臣  
選今更覆最非任人勿疑之道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悉試考功謂之別頭  
皆奏罷之又省州別駕田曹司田官判司雙曹者減中書吏員此其稍近治者  
云

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四

裴崔盧李王嚴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父齊，隋大業中爲淮安司戶參軍。郡人楊琳、田瓚等亂，劫吏多死，唯齊以仁愛故，賊約其屬無敢害。護送還鄉，守真早孤，母喪哀毀，殯盡舉進士。六科選中，累調乾封尉。養寡姊，謹甚。士推其禮法。永淳初，關中旱，悉粟祿奉姊及諸甥，與妻患惡食不贍也。授太常博士，守真善容典，時謂才稱其官。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鬻刀割牲，實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親，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二樂舞入，帝常立以視，須樂闌乃坐。守真并言：「二舞誠祖宗威德，然古無天子立觀者。化育詒此，孰非厥功，不應鼓舞，別申嚴奉。」詔可。未及行，會帝崩，大行舊禮無在者。守真與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按故事，稱情爲文，咸適所宜。時人服其得禮。天授中，爲司府丞，推嚴詔獄，多裁恕，全免數十姓。不合武后旨，出爲汴州司馬。累遷成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吏民兩懷之。徙寧州，送者千數出境，尙不止。長安中卒。贈戶部尚書。子子餘，耀卿。巨卿曾孫行立，耀卿巨卿別有傳。

子餘，事繼母以孝聞。中明經，補鄆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誥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業。業答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景龍中，爲左臺監察御史。涇岐有隋世番戶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爲奴婢，充賜口。子餘曰：「官戶以恩原爲番戶，且今又子孫可抑爲賤乎？」履溫倚宗楚客，執辯于廷。子餘執對不撓，遂詔其議。開元初，累遷冀州刺史，爲政惠裕，人稱有恩。入爲岐王府長史。卒。諡曰孝。時程行誥雖真中書令，張說數曰：「二體可無愧矣。」子餘居官清，家聞友愛，兄弟六人，皆有志行云。

行立，重然諾。學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遷衛尉少卿。口陳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寬猛時當。絲州刺史，遷安南經略使。瓊王國叛，人李樂山謀廢其君，來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斬之。歸其孥，蠻人悅服。英策及范廷芝者，皆賂洞蠻也，隸于軍。它經略使多假借，暴恣于治。行立陰把其罪，貸之，許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召之，約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踰期，行立答殺之。以尸還范氏，更爲擇良子弟以代。於是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黃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俄代桂仲武爲安南都護，銳於立功，爲時所嘗召還。道卒，年四十七。贈右散騎常侍。

崔沔，字善冲，京兆長安人。後周龍州刺史士約四世孫。自博陵徙焉。純謹無二言，事親篤孝，有才章，擢進士，舉賢良方正高第，不中者誦管之。武后敕有司覆試，對益工，遂爲第一。再補陸渾主簿，入調吏部郎中，參議數日，君今卻說也。薦爲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訕。睿宗召授中書舍人，以母病東都，不忍去，固辭求侍。更表陸渾尉郭麟，太樂丞封希顏，處士李喜以代己。應詔改虞部郎中，俄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太倉粟及減苑園鳥獸所給，以賑貧乏。人賴其利。監察御史宋宣遠與盧懷慎姻家，恃以弄法，姚崇子彝留司東都，通賓客，招賄賂。沔將按劾，崇懷憤方執政，共薦沔有吏才，轉著作郎，去其權。蓋憚之也。久之，爲太子左庶子。母亡，受弔，應前賓客未嘗至，極室，語人曰：「平生非至親，不升堂入謁，豈以存亡變禮邪？」中書令張說數稱之，服除，遷中書侍郎。玄宗以仙州數喪刺史，欲廢之。沔請治舞陽，舞陽故樊噲國也，更爲樊州。帝不納。州卒廢，沔既喜輪得失，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侍郎貳之，取充位而已。」沔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豈可俛首懷祿邪？」凡詔敕曹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出爲魏州刺史，兩度敗獫狁，弛禁使人召還，分掌吏部十銓，以左散騎常侍爲集賢修撰，歷秘書監。太子賓客，是時太常議加宗廟還豆，又欲增喪服於侍，是卿章總請坐增還豆至十二，外祖服大功，舅小功，堂姨若舅，舅母祖免，沔曰：「祭祀上矣，古者飲食必先嚴，未火化，故有毛血之薦，未有薦，故有玄酒。」

之奠。後王作爲酒醴犧牲，以致馨香。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神道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雖曰備物，而節制存焉。鉶俎豆，簠簋尊彝之寶，皆周時饌，其用通宴饗賓客。而周公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祖，晉盧諶家祭禮，所薦皆晉時常食，不純用古。此聖賢變文而通其情也。然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明矣。國家清廟時享，禮饌具設，周制也。古物存焉，國寢上食，時膳備列，漢法也。宅珍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收蒐狩親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無以加矣。諸珍羞鮮物，第敕有司，悉使著于令，因宜而薦，不必加遽豆以爲嫌也。太羹，古食也。盛於古器，和羹，常饌也。盛於時器，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繇古質而今文，便事也。故加遽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耳。魯丹桓宮之楹，刻其楹，春秋非之。班固稱墨家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然清廟不奢，舊矣。太常所謂，臣所未安。又太常官爵小不及合，執持至難，汙曰：禮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是也。然今不及制，則非禮，自有司之陋也。隨失制宜，不待議而革云。又言禮本於家正，家正而天下定，家不可以貳，故父以尊榮，母以厭降，是以內服齊斬，外服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將戎，禮先亡也。比制唐禮，推廣舅恩，故弘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廢亡，可不戒哉。時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楊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仲昌，監門兵曹參軍劉秩等，議與沔合。又詔中書門下參議，於是宗廟遽豆坐各六，煥若舅小功，舅母總麻，堂煥袒免，餘仍舊制。每朝廷有疑議，皆咨遽取衷。卒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孝沔。儉約自持，祿粟隨散宗族，不治居室，嘗作陋室銘以見志。子祐甫，至宰相，別傳。盧從愿，字子襲，六世祖昶，仕後魏爲度支尚書，自范陽徙臨漳，故從愿爲臨漳人。擢明經，爲夏尉，又舉制科高第，拜右拾遺，遷監察御史，爲山南黜陟巡撫使，還奏稱旨，累進中書舍人。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于官，僞牒詭功，擅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官其一子，從愿請贈其父，敬一爲鄭州刺史，制可。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爲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開元四年，玄宗悉召縣令

策於廷，考下第者罷之。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爲天下第一。寶書勞問，賜絹百匹，召爲工部侍郎，遷尚書左丞，中書侍郎，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代章抗爲刑部尚書，數充校考使，升退詳確，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將以括田戶功爲上下考，從愿不許，融恨之，乃密白從愿威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爲多田翁。後欲用爲相，屢矣，卒以是止。十八年，復爲東都留守，坐子起居郎論輪羅干官取利多，貶絳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飢，詔爲宣撫處置使，發倉廩賑飢民，使還乞骸骨，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祿終身，卒。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文。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明法中第，調臨汾尉，擢至大理丞，武三思構五王而侍御史鄭愔請誅之，朝隱獨以不經鞠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醜地，宰相韋巨源、李嶠言於中宗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帝更以爲聞喜，令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即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譴謗，朝隱辟然，無避屈，遷長安令，宦官閻興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數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能，使徧聞之。進太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是權豪斂伏。爲執政所擠，出通州都督，徙絳州刺史。開元初，遷吏部侍郎，銓敘明審，與盧從愿並授一子官。久之，以第縣令有下第，降滑州刺史，徙同州。玄宗東幸，召見慰勞，賜以衣帛，擢河南尹，政嚴清，姦人不容息。太子舅趙常奴怙勢橫閭里，朝隱曰：此不繩，不可爲政，執而榜辱之，帝賜書慰勉，入爲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丐贖五千匹，亡命，帝怒，詔殺之。朝隱曰：景仙其先叔有國功，載初時家爲酷吏所破，誅夷略盡，而景仙獨存，且承嫡於法，當請，又丐乞贖無死，比藉當死坐，猶將宥之，使私廟之祀無毀，魂可也。帝不許，固請曰：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別輕重，有司當守，且贖惟枉法抵死，今丐贖即新，後有枉法，抑又何加？且近發德音，杖者聽減，流者給程，豈一景仙獨過常法，有詔決杖百，流嶺南，朝隱更授岐州刺史，母喪解，召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固辭，見時年已衰而篤于孝，自致毀瘠，士人以爲難。明年，詔書敦遣揚州就職。



還爲大理卿封金城伯代崔隱甫爲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夫闕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少衰進太常卿出爲嶺南採訪處置使兼判廣州卒於官贈吏部尚書官給車轎北還諡曰貞

王丘字仲山同皎從子也父同琚終太子左庶子丘十一擢童子科宅童皆專經而獨屬文絲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授奉禮郎氣象清古行修潔於詞賦尤高族人方慶及魏元忠更薦之自僊師主簿權監察御史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覈實材登科纔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十年采錄精明無丘比其後席豫嚴挺之亦有稱然出丘下遷紫微舍人吏部侍郎典選復號平允其舉用如山陰尉孫滋桃林尉張鏡微湖州尉張晉明進士王泠然皆一時茂秀久之爲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飢議以中朝臣爲刺史制詔畢陶稱在知人在安民皆念存邦本朝乾夕惕無忘一日今長吏或未稱蒼生謂何深思循良以草類敝宜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爲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爲下畏慕入知吏部選改尚書左丞以父喪解服除爲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裴光廷辛蕭嵩與丘善將引與當國丘固辭咸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爲御史大夫丘訥於言所白奏帝多不喜改太子賓客襲父封以疾徙禮部尚書致仕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童騎敝陋既老藥餌不自給帝數之以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天寶二載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

嚴挺之名後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少好學姿質軒秀舉進士并擢制科調義興尉號材吏姚崇爲州刺史異之崇執政引爲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志勸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陀請然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挺之上疏諫以爲醺者因人所利合釀爲歡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倚下人罷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買壞家產營百戲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侍御史任正名特風憲至廷中責置衣冠挺之讓其不敬反爲所勸貶萬州員外參軍事開元中爲考功

員外郎累進給事中典貢舉時號平允會杜暹李元紘爲相不相中暹善挺之而元紘善宋通用爲中書舍人遠校吏部判取捨與挺之異言於元紘元紘屢詰諫挺之厲言曰公位相國而愛憎反任小人乎元紘曰小人爲誰曰宋通也絲是出爲登州刺史改太原少尹初殿中監王毛仲持節抵太原朔方籍兵馬後累年仍移太原取兵仗挺之不肯應且以毛仲寵幸久恐有變密啓於帝俄改濮州二州刺史所治皆嚴威吏至重足脅息會毛仲敗死帝以挺之言忠召爲刑部侍郎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爲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以九齡方得君詔事之內實不善也戶部侍郎蕭冕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爲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吳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引以輔政使往謁林甫挺之負正陋其爲人凡三年非公事不造也林甫益怨會挺之有所諉於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暴其語禁中下除洛州刺史徙絳州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諄諄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給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閑官得自養帝恨吒久之乃以爲員外詹事詔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乃自爲文誌墓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挺之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然溺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哀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其塔左君子以爲偏子武

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爲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然數禁教武讀書不其究其義以蔭調太原府參軍事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以其名臣子薦爲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坐瑄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爲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



吏部尚書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悅實至百萬蜀雖號富饒而峻  
指函數閭里爲空然虜亦不敢近境梓州刺史章彝始爲武判官因小忿殺之  
瑄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南然欲殺南數矣李白爲蜀  
道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永泰初卒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矣  
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挺之從孫綬綬父丹嘗爲劍南鹽鐵青苗租庸使以武在蜀辭不拜綬擢進士  
第以待御史副劉贊爲宣歙團練使贊卒綬總留事悉庫物以獻召爲刑部員  
外郎贊佐進奉由綬始河東節度使李說病軍司馬鄭僊總其政說卒代爲節  
度時僊宗務姑息方鎮若帥死不它命即用軍司馬代之以和服衆情至是帝  
頗憶綬所獻故擢爲河東司馬明年僊卒即檢校工部尚書代其使憲宗立楊  
惠琳反夏州劉闢反蜀綬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選銳兵遣大將  
李光顏助討賊二賊平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扶風郡公進司空在鎮九年尚寬  
惠治稱流聞士馬草息嘗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回鶻梅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  
伏入爲尚書右僕射綬既名貴於吏事有方略然銳進趣奉謙靡之始就廊下  
食在百官上帝使中人賜舍桃綬見拜之爲御史劾奏綬慚懼待罪詔釋綬而  
貶中人出爲荆南節度使封鄭國公澱州蠻張伯靖殺吏據辰錦州連九洞自  
固詔綬進討綬勸兵出次遣將齊徽開曉羣蠻悉降吳元濟反食以綬明恕可  
大事乃徙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淮西招撫使綬引師壓賊境多出金帛賞士以  
厚賂謝中人招聲援既未有以制賊閉屯彌年不戰宰相裴度謂綬非將才以  
太子少保召還檢校司徒判光祿卿事進少傅卒年七十七贈太保綬才不踰  
中人然歷三鎮所奏辟及綬時位將相者九人初綬未顯過于闐鄉尉李達達  
不禮方飯宅客不召綬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展入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  
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曰吾昔羈旅闕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召客亦  
不敢留君達慚不得去左右引出縛而瘞臥館數月其佐令狐楚爲請乃免河  
東李進賢者善畜牧家高貲得幸於綬署牙門將元和中進賢累爲振武節度  
使辟綬子澈爲判官澈年少治苛刻軍中苦之回鶻入辟羈東進賢發兵討之

吏裏糧不實次鳴砂焚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大怒衆懼因燔城門攻進賢  
左右拒戰不勝趨而去奔靖邊軍乃殺澈而屠進賢家詔以夏綬銀節度張煦  
代之誅亂首數百人乃定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裴守真傳不合武后言出爲汴州司馬○舊書作汴州司錄

崔沔傳戶部郎中楊伯成○舊書作陽伯城

李朝陽傳證曰貞○舊書作證曰貞

嚴挺之從孫綬檢校司徒判光祿卿事○舊書作尋檢校司空

唐書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裴滄，絳州聞喜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滄論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滄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爲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後爲永年令，有惠政。吏刻石頌美，以倉部郎中病廢，滄待疾十餘年，不肯仕。琰之沒，始擢明經，調陳留主簿，遷監察御史。時崔湜、鄭愔典吏部，坐姦賊爲李尚隱所劾，詔滄按訊，而安樂公主上官昭容爲阿右。滄執正其罪，天下稱之。累進中書舍人，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時旱甚，役不止，滄上言：「春夏毋聚大衆，起大役，不可與土功，妨農事。若役使乖度，則有疾疫水旱之戒。」此天人常應也。今自冬徂春，雨不時降，人心惴然，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嘆之孽，職爲此發。且東作云：「始丁壯就功，妨多益少。」飢寒有漸，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爲念，宜下明制，令二京管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戶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飢寒敵哉？不報。遷兵部侍郎，以銓總勞，特授一子官。開元五年，爲吏部侍郎，甄拔士爲多，拜御史大夫。滄雅與張說善，說方宰相，數薦之。滄長於敷奏，天子亦自重焉。滄吏部尚書，世儉素，而晚節稍畜伎妾，爲奢侈事，議者以爲闕。改太子賓客，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懿，從祖弟寬。

爲賢公使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舉拔萃，爲河南丞，遷長安尉，宇文融爲侍御史，括天下田，奏爲江東覆田判官，改太常博士，禮部建官，忘日享廟應用樂，寬自以情立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是之，請如寬議。」遷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曰：「殺人而王毛仲方以貴倖，將害其獄，寬固執不肯從。」河西節度使蕭嵩表爲判官，歷兵部侍郎，宰相裴耀卿領江淮運，列倉河陰，奏寬爲戶部侍郎，自副，遷吏部，出爲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繇金吾大將軍授太原尹，玄宗賦詩褒錢，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虜酋也，與中人通，數冒賄，寬以法繩治，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感附。三載，用安祿山守范陽，召寬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簿，寬密白其妄，會河北部將入朝，感譽寬政，且言華虜猶思之，帝嗟賞，時倚加厚。李林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乃漏寬語以激敦復，敦復任氣而疎，以林甫爲誠，先是寬以所善請於敦復，即欲白發其言，林甫趣之，敦復未及聞，尾幸溫泉宮，而林甫下神將程藏曜，曹瑩自以他事繫臺，寬捕按之，敦復謂寬求致其罪，遽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因得事聞於帝，由是貶寬，雖陽太守，及韋堅獄起，寬復坐親覲安陸別駕，林甫任羅希夷殺李適之也，亦使過安陸，將怖殺寬，寬叩頭祈哀，希夷乃去，寬懼終見殺，巧爲浮屠，不許，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爲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其爲政務清簡，所莅人愛之，世皆慕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爲首，然惑于佛，喜與桑門游，習誦其書，老彌篤云，子諤。

諤，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練，舉止不煩，累遷京兆倉曹參軍，號王巨表，署襄鄆營田判官，母喪，居東都，會史思明亂，逃山谷間，思明故爲寬將，德寬舊恩，且聞諤名，遣捕騎跡獲之，喜甚，呼爲郎君，僞授御史中丞，賊殘殺宗室，誅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疏賊虛實於朝，事泄，思明恨罵，危死而免，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數燕見奏事，代宗幸陝，諤徒步挾考功南曹印赴行。



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將用爲御史中丞爲元載沮却故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請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推利歲出內幾何許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許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未種載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故未敢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載忌之出爲度州刺史歷饒遠三州除右金吾將軍德宗新即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將薨陵事禁屠殺尙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請列奏帝謂不長彊禦善之或曰尙父有社稷功豈不爲庇之許笑曰非君所知尙父方貴戚上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時朝堂別置三司決庶獄辯爭者輒擊登聞鼓許上疏曰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曲枉延直言今曉猾之人輕動天聽爭纖微若然者安用吏治乎帝然之於是悉歸有司許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爲重輕因獻獄官箴以諷坐所管誅貶閬州司馬俄召爲太子右庶子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東都副留守凡五世爲河南許視事未嘗敢當正處以寬厚和易爲治不鞠人以賦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尙書

寬第子育字胤叔擢明經佐李抱玉鳳翔幕府不得意謝歸更從宣歙觀察使陳少遊抱玉怒勅貶桐廬尉時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判官許鳴謙名知人見崔造及育器之白栖筠取育爲支使代宗惡宰相元載怙權召栖筠爲御史大夫欲以相栖筠引育殿中侍御史尤爲載所惡會栖筠卒育護喪歸洛陽人爲危之育屹然不沮少遊復表爲淮南觀察判官載誅始拜刑部員外郎遷宣州刺史楊炎當國爲載復讐窮撫所惡會育部人積實難奉爲賊炎遣員黨勸喻貶汀州司馬稍遷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遷江西觀察使初李兼嘗罷南昌卒千餘人收資稟爲月進育白罷之兼遷徙襄州宰相讓所代德宗雅記育才遂拜荆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割下希恩製重錦異綾名貢奉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歡育待之有節獻餉直不數金軍勢止三爵是時武臣多粗暴庸人待賓介不以禮少失意則以罪中傷之育亦勅斥

其管記世恨育之流于俗卒年七十五贈尙書右僕射諡曰成

陽嶠其先北平人世徙洛陽北齊尙書右僕射休之四世孫舉入科皆中調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左右御史中丞桓彥範袁恕己爭取爲御史楊再思素與嶠善知其意不樂彈抨事爲語彥範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待情樂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爲右臺侍御史久乃遷國子司業嶠資謹飭好學喜誘勸後生修講舍人以爲善職睿宗立進尙書右丞時議建都督府擇最吏故嶠爲涇州都督議罷歷魏州刺史荊州長史本道按察使率以清白聞魏州人務耳闕下請嶠爲刺史故再治魏入爲國子祭酒封北平縣伯引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爲學官皆名儒冠云生徒游惰者至督以鞭楚人怨之乘夜毆嶠道中事聞詔捕毆者殺之嶠撫孤姪與子均常語人曰吾備位方伯而心亦昔時一尉耳以老致仕卒諡曰敬

宋慶禮洛州永平人擢明經補衛尉武后詔侍御史桓彥範行河北鄆斷居庸五回等路以支突厥召慶禮與議見其方略器之俄遷大理評事爲嶺南採訪使時崖振五州首領更相掠民苦于兵使者至輒苦瘡痍其敢往慶禮身到其境諭首領大誼皆釋仇相親州土以安罷戍卒五千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以習識邊事拜河東河北營田使善騎日能馳數百里性甘於勞苦然好與作瀆塞掘堽植兵以邀虜徑議者蚩其不切事稍遷貝州刺史復爲河北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扼制奚契丹武后時趙文翹失兩蕃情攻殘其府更治東漁陽城玄宗時奚契丹款附帝欲復治故城宋璟固爭不可獨慶禮執處其利乃詔與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爲使築城三旬畢俄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漁陽滑靺靱戶還舊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不數年倉廩充居人蕃輯卒贈工部尙書慶禮爲政嚴少私吏畏威不敢犯太常博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諡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勞臣在邊垂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纍數千無甲兵彊衛指期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事晏然其功可推不當諡諡慶禮兄子辭玉亦自詣闕訴改諡曰敬楊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五世祖縉爲陳中書舍人名屬文終交愛九州都督

武康郡公子林甫代領都督。隋滅陳。蹟三年。乃降。徙長安。林甫字衡卿。爲柳城太守。高祖軍興。遣其子琮招之。琮郡以來。授檢校總管。足疾不能進朝。帝以絳州舉涼。拜刺史。累封宜春郡公。琮字孝璋。爲上津令。會天下亂。去官。與秦王同里居。武德初。爲王府參軍。兼庫直。隱太子事。平。詔親王宰相一人入宴。而琮獨預。太宗賜懷昔賦。申以恩意。歷河綏二州刺史。母饋。子以餅。妻傷受而棄之。垣外。人各其廉。琮始爲麟游令。時實懷貞大管金仙玉真二觀。檢取觀內書。實逆人贊者。暴斂之。以佐費。琮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而拒大夫命乎。琮曰。所論者。民寬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爲止。初。章后表民二十二爲丁限。及敗。有司追趣其課。琮執不可。曰。章氏當國。擅擢士大夫。赦罪人。皆不改。奚獨取已寬之人。重斂其租。非所以保下之宜。遂止不課。由是名顯當世。累擢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吝不法。琮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爲日知先構。琮廷奏曰。肅繩之司。一爲恐脅所屈。開森人謀。則御史府可廢。玄宗直之。令傑還視事。而逐日知。琮進歷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帝常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延英殿。琮言利病尤詳。帝實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戶。餘口。琮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喑默。唯唯。獨琮抗議。故出爲華州刺史。帝封太山。集樂工山下。居喪者亦在行。琮謂起直赴。使和鍾律。非人情所堪。帝許。乃免。入爲國子祭酒。表大儒王通質。尹子路。白履忠等三人教授國子。有詔適質。諫議大夫。皇太子侍讀。履忠老不任職。拜朝散大夫。罷歸。子路直弘文。餘皆有名。琮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習春秋三家。儀禮者。纔十二。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以存學家。其能通者。稍加優官。獎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爲瑒立頌太學門。又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太學。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與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實官裏。而博士虛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吏浮虛之徒。貶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勳道業者。舉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啓

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而勸進之。有司爲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乂在朝。難矣。帝然其言。再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年六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琮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冠婚喪祭。乃提舊典爲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衰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琮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石耳。琮伯父志操。頗剛簡。未遇時。著閑居賦。自託常曰。得田十頃。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位終司屬卿。安平縣男。琮從父兄。是。精孝經學。常手寫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崔隱甫。貝州武城人。隋散騎侍郎儵曾孫。解褐左玉鈐衛兵曹參軍。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浮屠惠範倚太平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狀。反爲所擠。貶邛州司馬。玄宗立。擢汾州長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有寵。嘗實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巧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離。隱甫殺之。有詔實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緡。孫佺敗績于奚。擢隱甫并州司馬。護邊。會兄逸甫疾甚。未及行。詔實逗留。下除河南令。累拜華州刺史。太原尹。入爲河南尹。居三歲。進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爲大夫。始置獄。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提諸獄。其後患囚往來或漏泄。復繫之府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皆得顧事。無所承詔。隱甫始一切令歸臺。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側目。咸名赫然。帝嘗詔校外官歲考。異時必委曲參審。竟春未定。隱甫一日會朝。集使。詢逮檢實。其幕皆訖。議者服其敏。帝嘗謂曰。卿爲大夫。天下以爲稱職。張說當國。隱甫素惡之。乃與中丞宇文融。李林甫。暴其過。不宣。處位。說賜罷。然帝族朋黨。免其官。使侍母。歲餘。復爲大夫。遷刑部尚書。兼河南尹。帝還京師。即拜東都留守。累封清河郡公。卒。贈益州大都督。諡曰忠。始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常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諂。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第或問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深介自守。明吏治。在職以彊正稱云。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遠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

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管夷吾以編轅論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實萬年。年二十舉明經。再調下邳主簿。州刺史姚班說其能。器之神龍中。左臺中丞侯令德爲關內黜陟使。尚隱佐之。以最擢左臺監察御史。於是崔湜鄭愔典史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逆用三年員闕。材廉者輒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懷讓劾其罪。湜等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驚刻。人憚其強。嘗經警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爲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湜憤復舊路。乃出尚隱爲伊闕令。懷讓魏令。湜等伏誅。玄宗知尚隱方嚴。繇定州司馬擢吏部員外郎。懷讓自河陽令拜兵部員外郎。懷讓舊人。後歷給事中。尚隱以將作少監營橋陵。封高邑縣男。未幾。進御史中丞。御史王旭招權。稍不制。仇家告其罪。尚隱窮治。具得姦賊。無假借。遂抵罪。進兵部侍郎。俄出爲蒲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生。已鍾石著驗。聞人渴待徵等助實其言。尚隱勅處妖妄。詔流懷照播州。再遷河南尹。尚隱性剛亮。論議皆披心示誠。處事分明。御下不苟密。尤詳練故實。前後制令。誦記略無遺。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尚隱坐不素覺。左遷桂州都督。帝遣使勞曰。知卿忠公。然國法須爾。因賜雜絲百匹。遣之。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褒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丘爲御史大夫。時司農卿陳思問引屬吏。多小人。乾隱錢穀。尚隱按其違贓。累鉅萬。思問流死嶺南。改尚隱太子詹事。不闕旬。進戶部尚書。前後更楊益二州長史。東都留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五。謚曰貞。尚隱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軀失名。所發當也。素謙歸重。仕官未嘗以過譴。惟勸詆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云。自開元二十二年。置京畿採訪處置等使。用中丞盧奕爲之。尚隱以大

夫不充使。永泰以後。大夫王翊。崔渙。李涵。崔寧。盧杞乃爲之。

解琬。魏州元城人。舉幽素科。中之。調新政尉。後自成都丞奏事。稱旨。隕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顯琬習邊事。追追西撫羌夷。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屯。遷侍御史。安撫烏蠻。勸及十姓部落。以功擢御史中丞。兼北廷都護。西城

安撫使。琬與郭元振善。宗楚客惡之。左授滄州刺史。爲政引大體。部人順附。景龍中。遷御史大夫。兼朔方行軍大總管。前後乘邊積二十年。大抵務農習戰。多爲長利。華虜安之。景雲二年。復爲朔方軍大總管。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令于處忠。料三城兵。省其戍十萬人。改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史。濟南縣男。以老丐骸骨。不待報輒去。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準品給全祿。重書勞問。會吐蕃騷邊。復召授左散騎常侍。詔與虜定經界。因譖輯十姓降戶。琬建言。吐蕃不可以信約。請調兵十萬屯秦渭間。防遏其姦。是冬。吐蕃果入寇。爲秦渭兵擊走之。俄復請老。不許。遷太子賓客。年八十餘。開元五年。終。同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二十

唐書卷一百三十考證

裴耀卿寬刺史韋銑有女擇所宜歸○沈炳震曰舊書刺史韋銑爲按察使引  
爲判官以女妻之官與名俱不合

贈太子太僕○舊書作贈太子少傅

李尙隱傳刺史姚班說其能器之○臣德潛按舊書時姚萇爲同州刺史甚禮  
之

神龍中左臺中丞侯令德爲關內黜陟使尙隱佐之○沈炳震曰舊書景龍中  
爲左臺監御史

代王邱爲御史大夫○舊書作代王綰爲御史大夫

東都留守薛高邑伯○臣德潛按新書在代王邱爲御史大夫後舊書在代王  
綰前

唐書卷一百三十考證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五十六

宗室宰相

李適之，恆山愍王孫也。始名昌，神龍初，擢左衛郎將，開元中遷累通州刺史，以辦治聞。按察使韓朝宗言諸朝權秦州都督，從陝州刺史河南尹，其政不苟細，爲下所便。玄宗患穀洛歲暴，耗傷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刻石著功，詔永王璘、皇太子瑛、署額進御史大夫。二十七年，兼幽州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租被廢，而父象見逐，武后時葬有闕，至是丐陪瘞昭陵關中，詔可。褒冊典物，煥照都邑，行道爲客，數遷刑部尚書，適之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娛，畫決事，案無留辭。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相，累封清和縣公。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即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爲愛己而薄適之，不親。於是皇甫惟明、韋堅、裴寬、韓朝宗皆適之厚善，悉爲林甫所構，得罪，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相求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欣然自以爲免禍，俄坐韋堅累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賢陰被詔殺堅等，貶所州縣震恐，及適宜春，適之懼，仰藥自殺。

李峴，吳王恪孫也，折節下士，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玄宗歲幸溫湯，旬內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驚昂，何盈，擢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爲零陵太守，峴爲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諂曰：欲果賤，追李峴，尋徙長沙。永王爲江陵大都督，假峴爲長史，至德初，肅宗召之，拜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擢京兆尹，封樂國公。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呂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事多獨決，諲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檢

制，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然深銜峴，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與令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崇鞠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爲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承，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若虛中頃伯陽等至，勅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逐李暉，嶺南流，疊播州，峴謂責太重，入言於帝曰：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爲重，輕示無御史臺，帝怒，李揆不敢爭，乃出峴爲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帝曰：峴欲專權耶？乃云：任毛若虛示無御史臺，朕今出之，尙恨法太寬，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下寬之，祇益威德耳。代宗立，改荆南節度，知江淮選補使，入爲禮部尚書，兼宗正卿，乘輿在陝，由商山走帝所，還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爲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敕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員，不踰月，爲要近譖短，遂失恩，罷爲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復知江淮選，改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卒。年五十八。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爲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且羯胡亂常，誰不凌汙，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邪？陛下之親戚勳舊，子若孫一日皆血鉄砧，尙爲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況河北殘孽，劫服官吏，其人尙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爲賊致死，困獸猶鬪，況數萬人乎？於是器與呂諲皆齟齬，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尙騰類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峴兄峴，峴從上皇，峴翊戴肅宗，以勳力相，高同時爲御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峴爲戶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父擇言，累爲州刺史，封安德郡公，以吏治稱。張嘉貞爲益州都督，性簡貴，接部刺史，倨甚，擇言守漢州，獨引同榻坐，講繹政事，名重當時，勉少喜學，內沈雅，外清整，始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俗厯錯號

難治。勉權姦決隱，爲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關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數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遷司膳員外郎。關東獻俘百將，即死，有數者，勉過問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澡心自歸，無絲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完，後歸者日至，累爲河東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進梁州刺史，勉假王睟南鄭令。睟爲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讒殺良吏乎？」即拘睟爲請，得免。睟後以推擇爲龍門令，果有名。羌渾奴刺寇州，勉不能守，召爲大理少卿。然天子素重其正，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諷使下己，勉不肯，乃出爲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厲兵睦鄰，平賊屯，部人父病，爲蠱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驗服，勉曰：「是爲其父，則孝也。」縱不誅，入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詔事之，須其入，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不從，曰：「吾侯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修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尋拜嶺南節度使，番禺賊馮崇道、桂叛，將朱濟時等負險，爲亂，殘十餘州。勉遣將李觀率容州刺史王翊討斬之。五嶺平，西南夷船歲至，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枕。居官久，未嘗技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人叩關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汧國公。滑毫節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爲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東諸帥暴桀者，皆尊憚之。田神玉死，詔勉節度汴宋，未行，汴將李靈耀反，魏將田悅以兵來叩汴，而屯，勉與李忠臣、馬燧合討之。淮西軍據汴北，河陽軍壁其東，大將杜如江、尹伯良與悅戰匡城，不勝，徙壘與靈耀合。忠臣將軍李重倩夜攻其營，與河陽軍合謀，賊不陣潰，悅走河北。靈耀奔韋城，爲如江所禽，勉縛以獻，斬關下。既而忠臣專汴，故勉還滑臺。明年，忠臣爲麾下所逐，復詔勉移治汴。德宗立，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爲汴宋滑毫河陽等道都統，建中四年，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之。帝又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接，勉奏言：「賊以精兵攻襄城，而許必虛，令兵直擣許，則襄圍解，不待報，使其將

唐漢臣與德信襲許，未至數十里，有詔詰讓，二將懼而還。次扈澗，不設備，爲賊所乘，殺傷什五，輜械盡亡。漢臣走汴，德信走汝。勉懼東都危，復遣兵四千往戍，賊斷其後，不得歸。於是希烈自將攻勉，勉氣索，嬰守累月，援莫至。夏，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與元元年，勉固讓都統，以檢校司徒平章事召。既見帝，素服待罪，詔不許。勉內愧，取充位而已，不敢有所與。貞元初，帝起盧杞爲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時雖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二歲，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諡曰貞簡。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位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爲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遣戍兵，常視其資糧，春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善鼓琴，有所自製，天下寶之。樂家傳響泉韻磬，勉所愛者。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以宗室子始補鄭丞，德宗幸奉天，朱泚外示迎天子，遣使東出關至華，候吏李翼不敢問。夷簡謂曰：「泚必反，向發幽隴兵五千救襄城，乃賊舊部，是將追還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凶狡還，西助泚，送死危禍也。請驗之，翼馳及潼關，果得召符，白于關大將駱元光，乃斬賊使，收僞符獻行在。詔即拜元光華州刺史，元光掠功，故無知者。夷簡棄官去，擢進士第，中拔萃科，調藍田尉，遷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遷虔州司戶參軍。九歲復爲殿中侍御史，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性驕倪，始爲江南觀察使，冒沒千財，夷簡爲屬刺史，不爲憑所禮。至是，發其貪，憑貶臨賀尉。夷簡賜金紫，以戶部侍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貞元時，取江西兵五百戍襄陽，制蔡右脅仰給度支，後亡死略盡，而歲取貲不置。夷簡曰：「迹空文，苟軍興，可乎？」奏罷之。閔三歲，徙帥劍南西川。舊州刺史王願積姦，屬蠻怒，昨去，夷簡逐願，占檄諭福，蠻落復平。始章舉作奉聖樂，于頓作順聖樂，常奏之軍中。夷簡輒廢去，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語其屬曰：「我欲蓋前人非，以貽戒後來，十

三年召爲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以過度乃求外遷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穆宗立有司方議廟號夷簡建言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有武功廟宜稱祖詔公卿禮官議不合止久之請老朝廷謂夷簡齒力可任不聽以右僕射召辭不拜復以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產貨病不迎醫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毋碑神道惟識墓則已世謂行己能有終始者

李程字表臣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也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再遷司勳員外郎薛渭源縣男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爲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矍然止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候程性曠日過八塲乃至時號八塲學士元和三年出爲隨州刺史以能政賜金紫服李夷簡鎮西川辟成都少尹以兵部郎中入知制誥韓弘爲都統命程宣慰汴州歷御史中丞鄂岳觀察使還爲吏部侍郎敬宗初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冲逸好宮室畋獵功用奢廣程諫曰先王以儉德化天下陛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回所費奉園陵帝嘉納又請置侍講學士選名臣備訪問加中書侍郎進彭原郡公寶曆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徙河中召拜尚書左僕射俄檢校司空領宣武山南東道節度再爲僕射先是元和長慶時僕射視事百官皆賀四品以下官答拜太和四年詔不答拜王涯賣易直行之自如程循其故不自安言諸朝御史中丞李漢謂不答拜於禮太重文宗不許聽用太和詔書議者不善也程爲人辯給多智然簡傲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最爲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朝廷羽翮也武宗立爲東都留守卒年七十七贈太保諡曰繆子廓第進士累遷刑部侍郎大中中拜武寧節度使不能治軍補闕鄭魯奏言新麥未登徐必亂既而果逐廓乃擢魯起居舍人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略爲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太和中爲行軍司馬聽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府罷擢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令狐楚節度河東引爲副使入遷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判度支帝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宰相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石器雄遠當軸秉權亡所撓方是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士良等惡縮不得對氣益奪搢紳賴以爲彊七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陛帝喟而歎石進曰陛下之數臣固未論敢問所從帝曰朕數治之難也且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震擾皆自取之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賢聖猶有優劣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僞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威德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爲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夷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于時大臣新族死歲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殺太甚則致陰沴比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以生變請下詔慰安之帝曰善又問奈何致太平之難鄭軍曰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即贊曰恤之得術尙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簿最不得措其姦則百司治百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張元昌爲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爲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況天子獨不可爲法乎是時宰相更卒因內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士九石建言宰相左右天子



教化若徇正忘私宗廟神靈猶當祐之雖有盜無害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黨害正直雖加之防鬼得以誅無所事於召募請直以金吾爲衛帝嘗顧鄭軍曰軍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軍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彊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軍之對臣皆以爲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爲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譴走塵起百官或竊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軍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實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闕門君實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實有謀幾亂開成敕令賜京畿一歲租俸方鎮正至端午三歲獻以其直代百姓配繆天下非藥物若果它實悉禁又罷宣索營造帝曰朕務其實不欲事空文石以異時詔令天子多自踰之因請內置敕令一通以時省覽臨遣十道黜陟使敕以政治根本使與長吏奉行之乃盡病利俄進中書侍郎帝嘗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時卿大夫過邪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棄燭游勸之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彊國其庶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閉關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爲謀主故藩鎮日橫天子爲旰食元和間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彼彊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頽屈者士不之助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爲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奏咸陽令韓遠治與成梁渠當咸陽右十八里左直永豐倉秦漢故槽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車輓勞則饒下牛盡可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然恐役非其時奈何帝曰以陰陽拘畏乎苟利於人朕奚慮哉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賊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食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宅宰相所用彊蔽其過此其私也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觀

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繞十一石因臥家固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始訓注亂權歸閣登天子畏偏幾不立石起爲相以身殉國不卹近倖張權綱欲彊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而未爲之遽罷去遣日饗賓都關士人恨憤石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尚書它不聽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徙節河東會伐潞詔以太原兵助王逢軍檣社石起橫水戍千五百人令別將楊弁領之常日軍與人賜二縑治裝會財置而給以半士怨又促其行弁乘隙激衆以亂還兵逐石出之詔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俄檢校吏部尚書即拜留守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

第福字能之太和中第進士楊嗣復領劍南辟幕府崔鄭輔政兼集賢殿大學士引爲校理調藍田尉後石當國薦福可任治人錄監察御史至戶部郎中累歷州刺史進諫議大夫大中時党項羌屢擾議者以將臣貪產虐怨議擇儒臣治邊乃授福夏綏銀節度使宣宗臨軒論遣福以善政聞從鎮鄭滑再遷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宣武節度使入遷戶部尚書會蠻侵蜀詔福持節宣撫即拜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蠻戰敗績貶斬王傳分司東都僖宗初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就拜留守改山南東道節度使王仙芝寇山南福圍訓鄉兵邀險須之賊不敢入轉略岳鄂以逼江陵節度使楊知溫求援於福乃自將州兵率沙陀壯騎五百赴之賊已殘江陵鄂而聞福至乃走以勞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朝以太子太傅卒

李回字昭度新與王德良六世孫本名驥字昭回避武宗諱改焉長慶中擢進士第又策賢良方正異等辟義成淮南幕府稍遷監察御史累進起居郎李德裕雅知之爲人彊幹所洩無不辦錄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四遷中書舍人會昌中以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時方伐劉稹武宗慮河朔列鎮陰相締以撓兵事德裕薦回持節往諭何弘敬王元逵以澤潞還京洛非若河北三鎮國家許世以壤地傳子孫者且獲父子無功悖誼理上以邢洛磁三州與河北比境用

軍莫便魏鎮。且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公等取三州報天子。二將聽命。又張仲武以幽州兵攻回鶻。而與劉沔不協。回至。諭以大義。仲武釋然。即合太原軍攻潞。復以回爲使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棄輓謁道左。回不弛行。顧左右呼直史。責破賊限牒。宰等震恐。期六旬取潞。否則死之。未及期三日。賊平。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俄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崩。爲山陵使。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以與德裕善。決吳湘獄時。回爲中丞。坐不糾擿。貶湖南觀察使。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給事中還制。謂責回薄。遂貶賀州刺史。徙撫州長史卒。大中九年。詔復湖南觀察使。贈刑部尚書。

贊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彥諤。幾亡天下。李程和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秦隋棄親侮賢。皆二世而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饗國長久。嗚呼。感歎。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考證

李勉傳。明年至者乃四千餘牀。○臣德潛按。舊書。末年至者四十餘。夷舶至者四十餘。未見不暴征之效也。新書爲允。

以太子太師罷卒。○舊書作罷知政事。加太子太保。

李程傳。寶曆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沈炳震曰。舊書。寶曆二年。罷相。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李石傳。襄邑巷王神符五世孫。○沈炳震曰。新書不載父名。舊書。父朋。新書宗室表名。朋。

俄檢校吏部尚書。○舊書作檢校司徒。

李回傳。徙撫州長史卒。○沈炳震曰。舊書。再貶撫州刺史。白敏中。令狐綯罷相。入朝。爲兵部尚書。復出。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卒。據此。非卒於撫州長史也。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考證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五十七

劉吳章蔣柳沈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讀春秋左氏曾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數曰書如是兒何意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讀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補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妾受不爲忠妾施不爲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挽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從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尙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文無功又仕僊臺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干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修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駁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往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僞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威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纂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

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又書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滂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轍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概如此子玄內實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墓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書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第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駢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威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褻衣車履高冠是車中服轡而銜跪而鞍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爲定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玄爲大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榱桷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殺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



部尚書諡曰文六子。貺、鍊、集、秩、迅、迥。

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子玄卒，有詔訪其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妄。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證，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為也。因著外傳云。子滋、浹。

滋字公茂，通經術，善持論。以蔭歷漣水令，楊綰薦材堪諫官，累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廙奏補功曹，母喪解服，除以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勸職奉法，進至給事中。與元元年，以吏部侍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蝗相仍，吏不能詰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貞元二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相無所設施，廉抑畏慎而已。明年罷，又明年復為吏部侍郎，還尚書會御史中丞韋貞伯劾奏，選不實，滋覆疏舛，吏因得為姦。詔與侍郎杜黃裳奪階，卒。贈陝州大都督，諡曰貞，浹亦有學，稱生子教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答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教儒曰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教儒怡然，不為痛隱。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闕，元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為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云。

鍊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終右補闕。父子三人更泄史官，著史例，頗有法，集左散騎常侍，終荆南節度使。子贊，以蔭仕為鄆丞，杜鴻漸自劍南還過鄆，廚驛豐給，楊炎薦名儒子，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刺史，政幹疆場，野娼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輔政，分所統為三道，以贊為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年，贊本無學，第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既富饒，即厚斂，廣買奉以結恩，又不能訓子，皆驕傲不度，素業衰矣。卒，贈吏部尚書，諡曰敬，迥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浙更安史亂，迥饒運財賦，力于職，大歷初，為吉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外郎，坐小累下除，隴

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琯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為蘭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止戈記，至德新議等，凡數十篇。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琯聞，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歟。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數日，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康，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屬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兢才堪論議，詔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節閔太子難，姦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兢上言：文明後，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實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毀，以陛下為命，而自託於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爰刈股肱，獨任胸臆，可為寒心，自昔竊位宗支，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糜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跡，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幹，夷芟略盡，陛下即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察，伏願陛下全常棣之恩，慰閭閻之心，天下幸甚。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應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諫諍木，欲聞己過，今封事諍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況陛下豁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顧生殺之權，其為威嚴峻矣，開情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奈何以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

卽位猶有褚无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疏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頗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爲戒撓直就曲斲方爲刃偷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爲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己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關龍逢而滅於湯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此其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監于茲哉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爲堯舜莫己若而諫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爲訕已卽除名蕭瑀諫無伐遠出爲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剿絕爲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爲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己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略則蕪辭拙跡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黏腰殿之壁坐望臥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爲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燭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開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榆矣尋以母喪去官服除自陳修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功有詔拜議大夫復修史奉宗廟實錄留東都詔就馳驛取進梓宮以父喪解宰相張說用趙冬曦代之終喪爲太子左庶子開元十三年帝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爲樂說諫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明年六月大風詔羣臣陳得失就上疏曰自春以來亢陽不雨乃六月戊午大風

拔樹壞居人廬舍傳曰敬德不用厥災旱上下蔽隔庶位踰節陰侵於陽則旱災應又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壞木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懷謀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故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亂府庫未充冗員尙繁戶口流散法出多門賦謁大行趨競彌廣此弊未革寔陛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慙慙願斥屏羣小不爲慢游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雖有旱風之變不足累聖德矣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醜澤浮辭事多不實就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巧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就等赴館撰錄進封長垣縣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就取書得六十餘篇累遷洪州刺史坐累下除舒州天寶初入爲恆王傅雖年老衰僕甚意猶願還史職李林甫嫌其衰不用卒年八十就敘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疎時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勸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就所爲卽從容諍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就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就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韋述弘機曾孫家廚書二千卷述爲兒時誦憶略徧父景駿景龍中爲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爲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執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寶也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陋悅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宅唯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遲固遂上第開元初爲機陽尉秘書監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卽秘書續七志五年而成述好譜學見柳沖所撰姓族系錄每私寫懷之還舍則又繕錄故於百氏源派爲詳乃更撰開元譜二十篇累除右補闕張說既領集賢院薦述爲直學士

遷起居舍人從封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先是詔修六典徐堅構意歲餘數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事周六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初令狐德棻吳兢等撰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傳又爲創一篇萬欲蚤就復奏起居舍人賈登著作佐郎李銳助述結續述成文約事詳蕭穎士以爲譌周陳壽之流改國子司業充集賢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澹榮利爲人純厚長者當世宗之接士無貴賤與均舊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祕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安祿山亂則失皆盡述獨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汚偽官賊平流渝州爲刺史薛舒所困不食死廣德初甥蕭直爲李光弼判官詣闕奏事稱旨因理述倉卒得通能存國史賊平盡送史官于休烈以功補過宜蒙恩宥有詔贈右散騎常侍韋氏之顯者孝友詞學則承慶嗣立選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則叔夏史才博識有述所著書二百餘篇行於時第述學業亦亞述與述對爲學士與述並禮官擢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云

蔣父字德源常州義興人徙家河南祖瑛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安祿山反以計佐其帥全奔潞等州兩京陷被拘乃陽狂以免號王巨引致幕府歷侍御史擢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又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吳兢位史官又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彊記逮冠該綜羣籍有史才司徒楊綰尤稱之將明在集賢值兵興圖籍散舛白宰相請引父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亦奇之署集賢小職又料次贖年各以部分得善書二萬卷再遷王屋尉充太常禮院修撰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尙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爲左衛將軍許主下降又上疏以爲墨緣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尙主者繆鑿典禮違人情不可爲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又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爲少對曰臣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

使有司循典故毋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爲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襲墨緣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緩服衣冕裳去聖室行親迎以凶漬嘉爲朝廷喪法疏入帝迂其言從行前詔然心嘉又有守十八年遷起居舍人轉司勳員外皆兼史任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類刻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遽召又至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衆悉亡以對乃訪父父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數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爲學士儒者榮之順宗既薨議祔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問父父曰中宗即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爲不遷主有司疑曰五王有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配饗永絕父曰祔祔功臣乃合食太廟中宗廟雖毀而祔祔並陳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初一也由是遷廟遂定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貫之刪正制敕三十篇爲開元格後敕李絳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父問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勳不可自替可乎曰養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不可執政然之故罪止錡及子息無旁坐者未幾改秘書少監復兼史館修撰與獨孤郁韋處厚修德宗實錄以勞遷右諫議大夫裴均罷宰相而李吉甫惡均均嘗監修故授父太常少卿久之遷秘書監累封義興縣公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尙書諡曰懿父在朝廷久居史職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相未能決必咨訪之父據經義或舊章以參時事其對允切該詳初以是被遇終亦忤貴近介介不至顯官然實質樸直遇權臣秉政輒數歲不遷嘗疏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結髮志學老而不



嚴雖甚寒暑。卷不釋于前。故能通百家學。尤明前世沿革。家藏書至萬五千卷。初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僣武修文。羣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又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又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它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必曰武。又既改之矣。更曰慶。羣臣乃知帝且厭兵云。又論諫百餘篇。五子。係伸。伸。知名。仙。信。皆位刺史。

係。善屬文。得父典寶。太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明年。拜右拾遺。史館修撰。與沈傳師。鄭絳。陳夷行。李漢。參撰憲宗實錄。轉右補闕。宋申錫被誣。文宗怒甚。係與左常侍崔玄亮涕泣苦諍。申錫得不死。歷膳部員外。工禮兵三部郎中。皆兼史職。開成末。轉諫議大夫。宰相李德裕惡李漢。以係友。塔。出為桂管觀察使。人安其治。復坐漢貶。唐州刺史。宣宗立。召為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吏部侍郎。歷興元。鳳翔。節度使。懿宗初。拜兵部尚書。以弟伸位丞相。懇辭。乃檢校尚書右僕射。節度山南東道。封淮陽郡公。徙東都留守。卒。子曜。字耀之。咸通末。由進士第。署鄂岳團練判官。除虞工二部員外郎。改起居郎。黃巢之難。曙闔門無噍類。以是絕意仕進。隱居沈痛。中和二年。表請為道士。許之。

伸。字大直。第進士。大中二年。以右補闕為史館修撰。轉駕部郎中。知制誥。白敏中。領鄆寧節度。表伸自副。加右庶子。入知戶部侍郎。九年。為翰林學士。進承旨。十年。改兵部侍郎。判戶部。宣宗雅信愛伸。每見必咨天下得失。伸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觀心。亂由是生。帝嗟嘆。伸三起三留。曰。它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論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踰四月。解戶部。加中書侍郎。懿宗即位。兼刑部尚書。監修國史。咸通二年。出為河中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宣武。俄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七年。用為華州刺史。再遷太子太傅。表乞骸骨。以本官致仕。卒。贈太尉。

伸。以父任歷右拾遺。史館修撰。轉補闕主客郎中。初。柳芳作唐曆。大曆以後。闕而不錄。宣宗詔崔龜從。韋澳。李荀。張彥遠及偕等。分年撰次。盡元和。以續云。累遷太常少卿。大中八年。與盧耽。牛勣。王楓。盧告撰次文宗實錄。蔣氏世穆儒。唯伸及係子兆。能以辭章取進士第。然不為文士所多。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

咸云蔣氏日曆。天下多藏焉。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承寧尉直史館。肅宗詔芳與韋述。綬。韓。吳。兢。所次國史。會述死。芳緒成之。與高祖。訖。乾元。凡百三十篇。敘天寶後事。棄取不倫。史官病之。上元中。坐事徙黔中。後歷左金吾衛騎曹參軍。史館修撰。然芳篤志論著。不少遺忘。厥承寇亂。史籍淪缺。芳始謫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時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推衍義類。做編年法。為唐曆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為諸儒譏訕。改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卒。子登。寬。

登。字成伯。淹實。年六十餘。始仕宦。元和初。為大理少卿。與許孟容等刊正敕格。以病改右散騎常侍致仕。年九十餘。贈工部尚書。

子璟。字德輝。寶曆初。第進士宏詞。三遷監察御史。時郊廟告祭。吏部以雜品攝上公。璟據開元元和詔書。太尉以宰相攝事。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師傳攝。餘司不及差限。請如舊制。從之。累遷吏部員外郎。文宗開成初。為翰林學士。初。芳承泰中按宗正。據斷自武德。以昭穆系承。撰承泰新譜二十篇。璟因召對。帝歎新譜詳悉。詔璟攝撫承泰後事。綴成之。復為十篇。戶部供筆札。裏料。還中書舍人。武宗立。轉禮部侍郎。璟為人寬信。好接士。稱人之長。游其門者。它日皆顯於世。會昌二年。再主貢部。坐其子招賄。貶信州司馬。終郴州刺史。

寬。字敬叔。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並居集賢院。歷右補闕。史館修撰。坐善劉晏。貶巴州司戶參軍。還為太常博士。昭德王皇后崩。寬與張薦議。皇太子宜依晉魏。卒哭除服。左補闕穆質請依禮。著而除。寬議見用。德宗既親郊廟。慎祠事。動稽典禮。寬以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薦及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修飭儀矩。帝疑郊廟每升輒去劍履。及象劍尺寸。祝語輕重。寬據禮以對。本末詳明。天子嘉異。久之。以論議劾切。執政不善。出為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自以久疏斥。又性躁狷。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觀之意曰。臣竊感江漢朝宗之誼。鹿鳴君臣之饌。頌聲之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興。不遑議禮。方牧未朝。饗樂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目不親朝廷之禮。



耳不聞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有二年于茲矣。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羣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忝牧圉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入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溢先朝露，觀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殒者衆，臣自憚何德，以堪久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庭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遣，會冤閩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馬，置牧區於東越，名萬安監，又置五區於泉州，悉索部內馬驢牛羊合萬餘，游畜之，不經時死，耗略盡，復調充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代還卒，贈工部尚書。

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吏部侍郎楊炎雅善之。既執政，薦既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初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爲則天皇后，進以彊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廢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廟唐列，爲帝紀，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實漢約，無還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尙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尊，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闕而列爲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失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踐開元冊命，而后之名不易，今附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首，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

德宗立，銳于治，建中二年，詔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故官若同正試攝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至臺輦幹力什器館宇，悉有差，權公錢收子贍用度，既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待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闕，何事官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置員三十，大抵費月不減百萬，以惠準本，須二千萬，得息百萬，配戶二百，又當復除其家，且得入流，所損尤甚，今關輔大病，皆言百司息錢毀室破產積府縣，未有以革，臣計天下財賦耗數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宅費十不當二者一，所以黎人重困，杆軸空虛，何則，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廣，不獲已爲之，又益以開官冗食，其弊奈何，藉舊而置猶可，若之何加焉，事遂寢，炎得罪，既濟坐貶處州司戶參軍，後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撰建中實錄，時稱其能，子傳師。

傳師，字子言，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少爲杜佑所器，貞元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挽輟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蓋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故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諸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德輿門生七十人，推爲顏子，復登制科，授太子授書郎，以鄴尉直史館，轉右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遷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爲湖南觀察使，方傳師與修憲宗實錄，未成，監修杜元穎因建言張說，令孤偁在外官論次國書，今棄史殘課，請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寶歷二年，入拜尚書右丞，復出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慎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令乃論決，嘗擇郎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誠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莅以廉靖聞入爲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贈尚書，傳師性夷粹無

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  
賊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實杜牧極當時選云治家不威嚴閨門  
自化兄弟子姓屬無親疏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人帑無儲錢寓宅以葬  
子詢字誠之亦能文辭會昌初第進士補渭南尉累遷中書舍人出爲浙東觀  
察使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咸通四年爲昭義節度使治尙簡易人皆便安奴私  
侍兒詢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爲亂夜攻詢滅其家贈兵部尙書左散騎常侍劉  
潼代爲節度馳至剗奴心祭其靈坐

贊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策擎繁其間巨盜再興圖  
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著之人隨世哀掇而疏舛殘餘本末顛倒故  
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可爲永懷者矣又舊史之文猥釀不  
綱淺則入俚簡則及漏寧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聘耶或因淺仍俗不足於  
文也亦有待于後取當而行遠耶何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己歟自韓  
愈爲順宗實錄議者陶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乃知爲史者亦難言之游夏不  
能措辭於春秋果可信已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考證

柳登子璵○舊書作璵子

柳芳子璵坐政無狀代還卒贈工部尙書○沈炳震曰舊書以政無狀詔以闕

濟美代歸而卒無贈工部尙書之文贈尙書者係璵之兄登

沈既濟子傳師轉右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舊書作左拾遺

寶歷二年入拜尙書右丞○舊書作尙書左丞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考證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八

二郭兩王張牛

郭虔瓘，齊州歷城人。開元初，錄軍閫。遷累右驍衛將軍，兼北廷都護、金山道副大總管。明年，突厥默啜于同俄特勒圍北廷。虔瓘飭臺自守，同俄驍騎馳城下，勇士狙道左，突斬之。虜亡酋長，相率丐降。請悉軍中所資贖同俄死，聞已斬。舉軍慟哭去。虔瓘以功授冠軍大將軍，安西副大都護，封歸國公。建募關中兵萬人，擊餘寇，遂前功。有詔募士給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章濬上言：「漢徙豪族以實關中，今畿輔戶口連耗，異時戎虜入盜，丁壯悉行，不宜更募驍勇。」以空京甸，實荒服，萬人所過，遞歇熟饗，亘六千里。州縣安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若何而濟，縱有克獲，其補幾何。僊稽天誅，則發大事，不省既而虔瓘果不見虜，還涼州。刺史河西節度大使，進右威衛大將軍。四年，妻家奴八人有戰功，求為游擊將軍，宰相勸其特功，亂綱紀，不可聽罷之。陝王為安西都護，詔虔瓘為副。虔瓘與安撫招慰十姓可汗使阿史那獻數持異，交訴諸朝。玄宗遣左衛中郎將王惠寶齎書諭解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衆。以虔瓘獻宿將，當捨嫌室隙，戮力國家。自開西鎮，列諸軍，戍有定區，軍有常額，卿等所統，蕃漢雜之，在乎善用，何必加募。或云突騎施圍石城，獻所致也。葛邏祿稱兵，虔瓘所沮也。大將不協，小人以逞，何功可圖。昔相如能詘廉頗，寇恂不吝夏復，宜各曠然，終承朕命。今賜帛二千段及他珍器，俾諒朕意。虔瓘奉詔久之，卒軍中。以張孝嵩為安西副都護，李嵩偉妻貌，及進士第，而慷慨好兵，在安西勸田訓士，府庫盈饒，徙太原尹卒，以黃門侍郎杜暹代。

郭知運，字達時，瓜州晉昌人，長七尺，腰臂虎口，以格鬪功累補秦州三度府果毅。從郭虔瓘破突厥有功，加右驍衛將軍，封介休縣公。吐蕃將坐達延，乞力徐寇渭源，盜牧馬，詔知運與薛訥、王駿等相犄角，敗之。進階冠軍大將軍，兼臨洮軍使，封太原郡公。賜賚萬計，徙隴右諸軍節度大使，鄯州都督，突厥降戶阿悉

爛跌跌思泰率衆叛，執單于都護張知運，詔以朔方兵追擊至黑山呼延谷，敗之。虜棄仗走，取副都護還。詔知運兼隴右經略使，營柳城。開元五年，大破吐蕃，獻俘京師。明年，復出將，輕兵丙夜至九曲，獲精甲名馬，駝牛甚衆，既獻，復詔分賜文武五品以上清官及朝集使三品者，進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六州胡康待賓反，率王駿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帛。九年，卒于軍。年五十五。贈涼州都督，知運屯西方，戎夷畏憚，與王君奭功名略等。時號王郭，帝詔中書令張說紀其功於墓碑。上元中，配饗太公廟。永泰初，諡曰威。子英傑，英父英傑，字孟武，為左衛將軍，幽州副總管。開元二十三年，長史薛楚玉遣英傑與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帥萬騎及奚衆討契丹，屯榆關。契丹酋長可突干拒戰，都山下。奚衆貳官軍不利，知義守忠引麾下遁去。英傑克勦力戰死，其下尙六千人，殊死戰，虜示以英傑首，終不屈，師遂滅。

英父字元武，以武勇有名河隴間。累遷諸衛員外將軍，哥舒翰見之曰：「是當代吾節制者。」祿山亂，拜秦州都督，隴右採訪使。賊將高嵩擁兵入汧隴，英父僞勞之，且具饗，既而伏兵發，盡虜其衆。至德二載，加隴右節度使，召還改羽林軍大將軍，掌衛兵，以喪去職。史思明陷洛陽，謀掠陳蔡，詔英父統淮南節度兵，賊叩陝，就又改陝西節度，潼關防禦使，進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使。代宗卽位，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大夫，雍王率諸將討賊洛陽，留英父殿于陝，東都平，權知留守。無檢御才，其麾下與朔方回紇遂大掠都城及鄭汝，環千里無居人，以功實封三百戶。召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日驕蹇，為修汰，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未幾，嚴武死成都，乃拜劍南節度使。自以有內主，故肆志無所憚。初，玄宗在蜀時，舊宮為道士祠，冷金作帝象，盡繪乘輿侍衛，每尹至，先拜祠，後視事。英父愛其地，勝選輒壞繪像自居之。衆始不平，又教女伎乘驢擊毬，鉦鼓輦動，及它服用日無慮數萬，以資倡樂。未嘗問民間事，為政苛暴，人以目相謂，怨崔寧不己同也。出兵襲寧，不克。寧因人之怨，率麾下五千直趨成都。英父拒戰，衆皆反戈內攻，乃奔蘭州。次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斬首送寧，遂屠其家。王君奭，字威明，瓜州常樂人。初事郭知運為別奏，累功至右衛副率，知運卒，代



爲河西龍右節度使。右羽林軍將軍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四年。吐蕃會悉諾  
邏寇大斗拔谷。君集聞其怠。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度青海。襲破之。以功遷  
大將軍。封晉昌縣伯。拜其父壽爲少府監。聽不事。君集凱旋。玄宗宴。君集及妻  
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俄而吐蕃陷瓜州。執刺史  
田元獻及壽。殺居人。取資糧。進攻玉門軍。使人謂君集曰。將軍常自以忠勇。今  
不一進戰。奈何。君集登陣西向哭。兵不敢出。初涼州有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  
世爲酋長。君集微時數往來。爲所輕。及節度河西。回紇等頗執。恥爲下。君集  
怒。數督過之。既怨。潛遣人至東都言狀。君集聞。驛奏四部有叛謀。帝使中人  
卽訊。回紇不能自直。於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瀘州。渾大得流吉州。賀蘭  
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流瓊州。而承宗黨瀚海州司馬護  
輸等益不平。思有以復怨。會吐蕃使間道走突厥。君集率騎到蕭州。掩取之。還  
至甘州。護輸狙兵發。奪君集節。殺左右親吏。剖其心。曰。是始謀者。君集引帳下  
力戰。兵盡乃死。護輸欲以尸奔吐蕃。追兵至。乃棄尸去。帝痛惜之。贈特進。荊州大  
都督。以喪還京師。官護其葬。詔張說刻文墓。碑。帝自書以寵之。始吐蕃寇瓜州。  
分遣莽布支攻常樂。令賈師順乘城守。俄而瓜州陷。悉諾邏并兵攻之。數日。虜  
衆有烟家在城中。使夜見師順曰。州已失守。虜衆來。孤城可久。不早降。以  
全噍類乎。師順曰。吾受天子命守此。義不可下賊。數日。又說師順曰。明府不降。  
吾衆且還。宜有以贈我。師順請脫士卒衣襦。悉諾邏知無有。乃夜微營去。毀瓜  
州城。師順閉門收器械。復完守備。吐蕃果使精騎還襲。見有備。乃去。以功遷都  
州都督。龍右節度使。師順岐州人。終左領軍將軍。

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礮。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  
將作樂。虞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脩復位署。招流冗使復  
業。有詔以瓜州爲都督府。卽詔守珪爲都督。州地沙磧。不可藝。常蓄雪水溉田。  
是時渠竭。爲虜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昔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  
下。因取之。脩復堰坊。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遷鄯州刺史。龍右節度使。  
徙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加採訪處置等使。契丹奚連年梗邊。牙官可  
突干。胡有謀者。前長史趙含章。薛楚玉等不能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大敗。  
帝喜。詔有司告九廟。契丹酋屈烈及突于恐懼。乃遣使詐降。守珪得其情。遣右  
衛騎曹王悔。詣部計事。屈烈無降意。徙帳稍西北。密引突厥衆將殺悔。以叛。契  
丹別帥李過折與突于爭權。不叶。悔因間誘之。夜斬屈烈及突于。盡滅其黨。以  
衆降。守珪次紫蒙州。大閱軍實。實將士。傳屈烈。突于首於東都。二十三年。入見  
天子。會藉田畢。卽哺燕。爲守珪飲。至。帝賦詩寵之。加拜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  
將軍。賜金綵。授二子官。詔立碑紀功。久之。復討契丹餘黨于捺祿山。幽復不營。  
會裨將趙堪。白真陀羅等。遣使平盧軍使烏知義度。湟水邀叛奚。且蹂其稼。知  
義辭不往。真陀羅矯詔脅之。知義與虜鬪。不勝。還。守珪匿其敗。但上克獲狀。事  
頗泄。帝遣謁者牛仙童按實。守珪逼真陀羅自殺。厚賂使者還奏如狀。後仙童  
以賊敗事逮守珪。以功貶括州刺史。疽發背死。子獻誠。  
獻誠。天寶末。陷安祿山。授僞署後事。史思明將兵數萬守汴州。東都平。史朝義  
走還汴。獻誠不內。藉所統兵以州降。詔卽拜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改寶應軍。  
左廂兵馬使。更封鄧國公。既來朝。代宗禮賜尤渥。擢山南西道節度使。討南山  
劇賊高玉。禽之。俄兼劍南東川節度。時崔旰殺郭英乂。獻誠率衆戰梓州。大敗。  
大曆三年。以疾歸京師。舉其弟獻恭自代。以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病甚。固乞  
辭位。卒。始獻誠喜功名。爲政寬裕。有機略。隨方制變。而簡廉不逮於父。從弟獻  
恭。數有軍功。以右羽林軍代爲節度使。大曆末。破吐蕃於岷州。久之。拜東都留  
守。累遷檢校吏部尚書。德宗欲徙盧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上還詔書苦  
爭。獻恭見帝曰。高所奏宜聽。帝不答。復前曰。高乃陛下良臣。當優異之。上遂不

從祀世服其不撓子胞積閱亦至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援武軍逐節度使李進賢屠其家及判官嚴澈憲宗怒詔將以本軍進討許以便宜賜練三萬爲軍資河東王鐸遣兵五千爲援煦入捕亂卒蘇國珍等數百人誅之卒贈太子太保

獻職從弟獻甫以軍功試光祿卿殿中監從河中節度使賈耽討梁崇義有勞德宗西幸又從渾瑊討朱泚戰多累遷至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李懷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領禁兵戍咸陽累年兵農悅安貞元四年代韓游瓌領邠寧節度使邠寧軍素驕憚獻甫嚴因游瓌去遂縱掠邀范希朝爲帥都將楊朝晟誅首亂者獻甫乃得入於是斷山凌壑選巖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獻甫遣兵馬使魏茂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寇十二年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賓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開元二年吐蕃寇隴右詔隴右防禦使薛訥率杜賓客郭知運王峻安思順禦之以海賓爲先鋒戰武階追北至壕口殺其衆進戰長城堡諸將矐其功按兵顧望海賓戰死大軍乘之斬賊萬七千級獲馬七萬牛羊四十萬玄宗憐其忠贈左金吾大將軍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授尚書奉御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肅宗爲忠王帝使與游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雄起帝器之曰後日爾爲良將試守代州別駕大猾閉門自斂不敢干法數以輕騎出塞忠王言於帝曰忠嗣敢爾恐亡之由是召還信安王禕在河東蕭嵩出河西數引爲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讎志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會閱武鬱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略陣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封清源縣男與皇甫惟明輕重不得構忠嗣罪貶東陽府左果毅河西節度使杜希範欲取吐蕃新羅城有言忠嗣才者希範以聞詔追赴河西進拔其城忠嗣錄多授左威衛將軍知兵馬俄吐蕃大出欲取當新城展歷官軍陣衆不敵舉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百人賊衆驚相

蹂軍虜翼掩之虜大敗拜左金吾衛將軍領河東節度副使大同軍使尋爲節度使二十九年節度朔方兼鹽州都督天寶元年北討奚怒皆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會而還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疆特文降耳乃營木刺蘭山謀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從清塞橫野軍實之併受降振武爲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徙河東節度使進封縣公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關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感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伺虜隙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爲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物自朔方至雲中聚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夏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又授一子五品官後數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谷渾於墨離平其國乃固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離所失請厲兵馬待豐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撫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買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讎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

官辭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償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蕃馬漸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寶應元年。追贈兵部尚書。

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馬直以空虜資。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吒哉。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初爲縣小史。令傳文靜器之。會爲隴右營田使。引與計事。積功遷洮州司馬。河西節度使王君奭召爲判官。君奭死。仙客獨得免。薦爲代節度。復委以軍政。仙客清勤不懈。接士大夫以信。及嵩還執政。因薦之。稍遷太僕少卿。判涼州別駕。知節度留後事。俄爲節度使。開元二十四年。代信安王禕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始在河西。畜事省用。倉庫積鉅萬。器械犀銳。崔希逸代之。即以聞。帝令刑部員外郎張利馳傳覆視。如狀。帝悅。將用爲尚書。宰相張九齡持不可。乃封隴西郡公。實封戶二百。李林甫探知帝旨。稱其材。會九齡罷。故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事。遙領河東節度副大使。爲相。謹身無它。與時沈浮。唯唯恭愿。前後錫與。絀度不敢用。百司諮決。無所處可。輒曰。如令式。帝既用仙客。知時議不歸。乘間以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史。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且用康謏。蓋恚言也。有爲謏言者。嘗以爲實。喜甚。久之。封歸國公。加左相。卒。贈尚書右丞相。諡曰貞簡。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考證

郭知運子英傑。開元二十三年。長史薛楚玉遣英傑與裨將吳克勳。爲知義羅守。忠帥萬騎及奚衆討契丹。○臣德潛按綱目。於開元二十一年。書幽州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敗死。舊書亦作二十一年。新書誤。

郭知運子英。又以功實封三百戶。○舊書作二百戶。

張守珪子獻誠。擢山南西道節度使。○舊書作充山南西道觀察使。

王忠嗣傳。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沈炳震曰。舊書。攻米施可汗。走之。兩書皆天寶元年事也。元宗本紀。斬米施在天寶三年。以走之爲合。

牛仙客傳。卒。贈尚書右丞相。○舊書作贈左丞相。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考證

宋 堽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九

宇文融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平昌公敷裔孫祖節明法令貞觀中爲尚書右丞謹幹自將江夏王道宗以事請節節以聞太宗喜賞絹二百勞之曰朕比不置左右僕射正以公在省耳永徽初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于志寧爲侍中坐房遺愛友善貶桂州卒融明辯長於吏治開元初調富平主簿源乾曜孟溫繼爲京兆實其人厚爲禮時天下戶版籍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絲賦豪猾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爲覆田勸農使鉤檢帳符得僞勸丁丁甚衆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章洽裴寬班景倩厚狄履溫賈晉等二十九人爲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括正丘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萬緒帝悅引拜御史中丞然吏下希望融言不能無擾張空最務多其獲而流客頗脫不止初議者以生事沮詰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舉又集羣臣大議公卿雷同不敢異唯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酬失瑒坐左遷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而後上臺省臺省須其意乃行下融所過見高年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感涕者使還言狀帝乃下詔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益貯九穀權發敎官司勸作農社使貧富相恤凡農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使趨刈獲流亡新歸十道各分官屬存撫使遠厥功復業已定州縣季一申牒不須挾名中書令張說素惡融每建白說輒引大體廷爭融揣說不善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謂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怨說曰狗鼠何能爲會帝封太山還融以選限薄冬請分吏部爲十銓有詔融與禮部尚書蘇頌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散騎常侍徐堅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河州刺史史章虛心鄭州刺史賈會懷州刺史王丘分總而不得參事一

決於上融奏遷事說屢卻之融怒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等廷劾說引術士解構又受賊說由是罷宰相融長說且復用嘗詆不已帝疾其黨詔說致仕放隱甫于家出融爲魏州刺史方河北大水詔領宣撫使俄兼檢校汴州刺史河南北溝渠隄堰決九河使又建請墾九河故地爲稻田權陸運本錢收其子入官與役紛然而卒無成功入爲鴻臚卿兼戶部侍郎明年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吾執政得數月久天下定矣乃薦宋璟爲右丞相裴耀卿爲戶部侍郎許景先爲工部侍郎當時長其知人而性下急少所推下既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然而神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能屈信安王禕節度朔方融畏其權輒侍御史李宙劾奏之禕密知因玉真公主高力士自歸節日由通奏帝怒罷融爲汝州刺史居宰相凡百日去而錢穀亦自此不治帝思之讓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既罪之矣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對即使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其患受賊饋復藉乃貶融平樂尉歲餘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于巖州道廣州遷延不行爲都督耿仁忠所讓惶惑上道卒初融廣置使額以僉上心百姓怨恐有司廢失職自融始帝猶思其舊功贈台州刺史其後官利得幸者踵相繼皆本於融云

于審字審融之貶也審與兄弟侍母京師及聞融再貶不告其家徒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于巖州後擢進士第累遷大理評事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槩以高庫度杖長短又鑄銅爲規齊其巨細楊國忠顯政殺擢南流人以中使傳口勅行刑異議者嫉其酷乃以審爲嶺南監決處置等使活者甚衆後終和永二州刺史

韋堅字子全京兆萬年人姊爲惠宣太子妃妹爲皇太子妃中表貴戚故仕最蚤絲祕書丞歷奉光長安令有幹名兄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遷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東歲終增鉅萬玄宗咨其才擢爲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訖隋常治之堅爲使乃占咸陽墾殖爲堰絕瀾漚而東注采豐倉下復與渭合初隄水術苑左有望春樓堅



千下聖爲澤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爲升樓詔羣臣臨觀堅豫取洛汴宋山東小  
解舟三百並貯之澤工枕師皆大笠修袖芒屨爲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  
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繡會稽則羅吳綾絳紗南海瑤瑯象齒  
珠玕沉香豫章力士寶紋器若錯金宣城空青石綠始安蕉葛蚌膽翠羽吳郡  
方文綾船皆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絕關中不識運糧扶輿觀者駭異先是人間  
唱得休乾那歌有楊州銅器語開元末得寶符於桃林而陳尉崔成甫以堅大  
輸南方物與歌語叶更變爲得寶歌自造曲十餘解召吏唱習至是衣缺旛衫  
錦半臂絳羅額立幘前倡人數百皆巾幘鮮冶齊聲應和鼓吹合作船次樓下  
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帝以給貴戚近臣上百牙盤食府縣教坊音樂迭進惠  
宣妃亦出寶物供具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官屬實有差謫役人一年賦舟  
工賜錢二百萬名澤曰廣運堅進兼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等使又兼御史中  
丞封章城縣男堅妻姜皎女李林甫男于也初甚昵比既見其寵惡之堅亦自  
以得天子意銳於進又與左相李適之善故林甫授堅刑部尚書奪諸使以楊  
慎矜代之堅失職稍怨望河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數於帝前短林甫稱堅  
才林甫知之惟明故爲忠王友王時爲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宴集林  
甫妻堅外戚與通將私且謀立太子有詔詔林甫使楊慎矜楊國忠王錡吉  
溫等文致其獄帝感之貶堅爲雲太守惟明播川太守籍其家堅諸弟訴枉帝  
大怒太子懼妻與妃絕復貶堅江夏別駕未幾長流臨封郡第願爲將作少匠  
冰耶令芝兵部員外郎于諤河南府戶曹皆請去歲中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就  
殺之殺惟明於黔中惟堅妻得原從坐十餘人倉部員外郎鄭章右補闕內供  
奉鄭欽監察御史豆盧友楊惠嗣薛王珣皆免官被竄堅始鑿潭多境民家  
墓起江淮至長安公私騷然及得罪林甫遣使江淮鉤索堅罪捕治舟夫漕吏  
所在徵皆滿郡縣剝斂價輸實及鄰伍多裸死牢戶林甫死乃止

號無不精麗歲常費省數百萬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以戶部尚書致仕卒慎  
矜沈毅任氣健而才初爲汝陽令有治稱陞禮部太府玄宗訪其子可代父任  
者宰相以慎矜慎矜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慎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  
矜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矜名大理評事爲含嘉倉出納使被眷尤渥慎矜遷侍  
御史知雜事高置風格始議輸物有汙傷貴州縣償所直轉輕入京師自是  
天下調發始煩天寶二年權判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太府出納如故於時李  
林甫用事慎矜雖非其意固讓不敢拜乃授諫議大夫兼侍御史更以蕭諒爲  
中丞諒爭輕重不平罷爲陝郡太守林甫知慎矜爲己屈卒授御史中丞兼諸  
道鑄錢使章堅之獄王錡等方文致而慎矜依違不甚力錡恨之雖林甫亦不  
悅錡父與慎矜外兄弟也故與錡狎及爲侍御史錡慎矜所引後遷中丞同列  
慎矜猶以子姓畜之錡負林甫勢滋不平會慎矜權戶部侍郎仍兼中丞林甫  
疾其得君且逼己乃與錡謀陷之明年慎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胡  
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挂棊裸而坐林中厭之又言天下且亂勸慎矜居臨汝置  
田爲後計會婢春草有罪將殺之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慎  
矜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惠留宮中遷侍左右帝嘗問所從  
來婢奏爲慎矜家所賣帝曰彼乏錢邪對曰固將死賴史敬忠以免帝素聞敬  
忠技術問質其然婢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廷中步星變夜分乃去又白獸磨  
車帝怒而婢漏言於楊國忠國忠錡方睦陰相語始慎矜奪錡職田辱詬其母  
又書私語讒書錡銜之未有殺也至聞國忠語乃喜且欲書帝以取驗異時奏  
事數稱引慎矜帝怦然曰爾親邪毋相往來錡知帝惡甚後見慎矜輒侮侮不  
爲禮慎矜怒錡乃與林甫作飛牒告慎矜本隋後書讒肆妖言與妄人交規復  
隋室帝方在華清宮聞之震怒收慎矜尚書省詔刑部尚書蕭炎大理卿李道  
邃殿中侍御史盧鉉楊國忠難訊馳遣京兆尹參軍吉溫繫慎矜名於洛  
陽獄考治捕太府少卿張瑄致會昌傳舍勅瑄與慎矜共解國忠榜掠不服鉉  
遣御史崔器索讒書於慎矜小妻以內得之詎曰逆賊所實固密今得矣以示  
慎矜慎矜曰它日無是今得之吾死命矣夫溫又誘敬忠首服詰言慎矜不能

劉有詔杖殺忠賜懷料瑄死籍其家子女悉置嶺南烟黨通事舍人辛景湊天馬副監方侯承暉閑廐使殿中監章衡等坐竄徙者十餘族所在部送近親不得仕京師遣御史趙真卿馳洛陽決獄懷餘名聞兄死皆哭既讀詔輟哭慎名曰奉詔不敢稽死但裏姊垂白作數行書與別真卿許之索筆曰拙於謀己兄弟併命姊老孤兒何以堪此遂縊手指天而絕懷料兄弟友愛事姊如母儀幹皆秀偉愛賓客標置不凡著稱於時懷名嘗視鑒數曰兄弟皆六尺餘此貌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胡不使我少體弱邪世哀其言寶應初懷料王琚韋堅皆復官爵

王銖中書舍人璠側出子也初爲鄆尉遷監察御史權累戶部郎中數按獄深文玄宗以爲才進兼和州和州長春宮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京畿關內採訪黜陟使林甫方與大獄據東宮銖不附己者以銖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驚擊復囑銖所摧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敕擢天子意人雖被誅銖更奏取脚直轉異貨百姓聞開輸送乃倍所賦又取諸郡高戶爲租庸脚士大抵實業皆破督責連年人不賴生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銖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爲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銖有富國術寵遇益厚以戶部侍郎仍御史中丞加檢察內作閑廐使苑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龍右羣牧度支營田使天寶八載方士李淳上言見太白老人告玉版秘記事帝詔銖按其地求得之因是羣臣奉上帝號明年銖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總監裁接使於是領二十餘使中外畏其權銖於第左建大院文書叢委吏爭入求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天子使者賜遺相望羣嬖熾灼帝寵任銖亞林甫而楊國忠不如也然銖畏林甫謹事之安祿山怙寵見林甫自事稍自怠林甫欲示之威託以事召王大夫俄而銖至趨進俯伏祿山不覺自失銖語久祿山益恭故林甫雖忌其威亦以附己親之子準爲衛尉少卿以關難供奉禁中林甫子岫亦親近準驕甚凌岫出其上過尉馬都尉王綏以彈彈其中折玉簪爲樂既置酒永穆公主親視供具萬年尉章黃裳長安尉買季卿等候準經過具倡樂必奏舞無敢違意銖事嫡母孝而與

弟鉞友愛鉞疾銖宦達常忿慢不第銖終不異情鉞歷戶部郎中銖與鉞召術士語不軌術士驚引去銖畏事泄託宅事捕殺之以絕口王府司馬安定公主子章會竊語於家左右往白銖銖遣季卿收會長安獄夜縊死以尸還家會姻屬權近而惕息不敢言銖封太原縣公兼殿中監爲中丞也與楊國忠同列用林甫薦爲大夫故國忠不悅鉞與邢綽善綽補驢少卿璠子也以功名相期銖因璠亦交綽十一載四月綽與鉞謀引右龍武軍萬騎燒都門誅執政作難先二日事覺帝召銖付告牒銖意鉞與綽連故緩其事但督兩縣尉捕賊買季卿達綽於路鉞謂曰我與綽有舊今反恐妄相引君勿受既至綽與其黨持弓刃突出格關銖與國忠繼至綽黨相語曰勿關大夫或白國忠曰賊語陰相謂不可戰會高力士以飛龍小兒甲騎四百至斬綽盡禽其黨國忠奏銖與謀帝不信林甫亦爲銖言故帝原銖不問然欲銖請罪使國忠諷之銖良久曰第爲先人所愛義不欲捨而謀存帝聞頗怒而陳希烈固爭當以大逆銖未知方上表自解有詔希烈訊銖矣有司不肯通奏銖見林甫林甫曰事後矣俄而銖至國忠問曰大夫與否未及應侍御史裴冕叱銖曰上以大夫故官君五品君爲臣不忠爲弟不誼大夫豈與反事乎國忠愕然曰與固不可隱不與不可妄銖乃曰兄不與獄具詔銖杖死銖賜死三衛尉冕請國忠以其尸歸敕葬之諸子悉誅家屬徙遠方有司籍第舍數日不能備至以寶鉞爲井幹引泉激聲號自兩亭其奢侈類如此銖兄錫見諸第貴戚不肯仕銖疆之爲太子僕至是貶東區尉死於道時人傷焉初銖附楊懷矜以貴已而佐林甫陷懷矜覆其家凡五年而銖亦族矣盧鉞者本以御史事章堅爲判官堅被劾鉞發其私以結林甫又營張璠及按懷矜則璠璠死至銖得罪方爲開廐判官妄曰大夫以腰索馬五百我不與衆疾其反覆貶盧江長史它日見璠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臾卒死

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儼然有據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鹽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聞天子悞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

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黷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夏刻進，刺下益上，歲進羨絹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嬖以相屠脅，四族皆覆。爲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敎德革亡，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鉷、國忠後出，橫虐最甚，當方毒天下，復思融云。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考證

宇文融傳融乃奏莊憲等二十九人爲勸農判官○臣億階按舊書置勸農

判官十人通鑑綱目俱作十人

楊慎矜傳詔刑部尚書蕭良○舊書作蕭良之

王鉷傳然鉷畏林甫權事之○舊書作雖晉公林甫亦畏避之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考證

列傳第六十

哥舒翰封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父道元爲安西都護將軍赤水軍使故仍世居安西翰少補效穀府果毅家富于財任俠重然諾縱酒長安市年四十餘遭父喪不歸不爲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略稍知名又事王忠嗣署衙將翰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予故士歸心爲大斗軍副使佐安思順不相下忠嗣更使討吐蕃副將倂見翰怒立殺之麾下爲股肱遷左衛郎將吐蕃盜邊與翰遇苦拔海吐蕃枝其軍爲三行從山差池下翰持半段槍迎擊所擣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授右武衛將軍副龍右節度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候積石軍麥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使王難得楊景暉設伏東南谷吐蕃以五千騎入塞放馬號甲將就田翰自城中馳至擊虜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獲馬無遺者翰嘗逐虜馬驚陷于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臂力聞翰工用槍追及賊擬槍於肩叱之賊反顧翰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卽下馬斬其首以爲常會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部將請齎金帛以救忠嗣翰但齎樓裝曰使吾計從奚取於是行用此足矣翰至帝虛心待與語異之拜鴻臚卿爲龍右節度副大使翰已謝卽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頭從帝且泣帝寤爲末貸其罪忠嗣不及誅朝廷稱其義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曰龍見卽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隨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羣牧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數日未克翰怒擇其將高秀巖張守瑜將斬之秀巖請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加特進賜養彌渥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平帝每欲和解之會三人俱來朝帝使驛騎大將軍高力士宣城東翰等皆集詔尙食生羶鹿取血滷腸

爲熟洛河以賜之翰母于闐王女也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翰曰謠言狐向窟嗔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見愛敢不盡心祿山以翰機其胡怒罵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託辭去久之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眺陽郡築神策苑秀二軍進討西平郡王賜首樂田園又賜一千五品官裨將賞拜有差宰相楊國忠惡祿山白發其反狀故厚結翰俄進太子少保翰嘗酒極聲色因風痹體不仁既疾廢遂還京師闕門不朝請十四載祿山反封常清以王師敗帝乃召見翰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以田畧丘爲軍司馬蕭昕爲判官王思禮鉅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蕩蘇法鼎管崇嗣爲屬將火拔歸仁李武定渾瑊契苾事以本部隸麾下凡河龍朔方奴刺等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旄干折衆惡之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過門毋下百官郊餞旌旗亘二百里翰惶恐數以疾自言帝不聽然病瘼不能事以軍政委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衆搆池無屬意明年進拜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走之始安思順度祿山必反嘗爲帝言得不坐翰既惡祿山又怨思順及是知重兵在己有所論請天子重違因僞爲賊書遺思順者使關邇禽以獻翰因疏七罪請誅之有詔思順及弟元貞皆賜死徙放其家國忠始懼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度漚水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殿萬有一不利京師危矣既募牧兒三千人日夜訓練以劍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瀘上使腹心杜乾運爲帥翰疑圖己表請乾運兵隸節下因詔召乾運計事者至軍卽斬首棄牙門并其軍國忠愈恐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安又謀久不決數奏言祿山雖竊據河朔不得人心請持重以敵之待其離隙可不血刃而禽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羣師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詔翰進討翰報曰祿山習用兵今始爲逆不能無備是陰計誘我賊遠來利在速戰王師堅守毋輕出關計之上也且



四方兵未集。宜觀事勢。不必速。當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殺。人人怨之。淹時月不能進尺寸地。又郭子儀。李光弼兵益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始悔反矣。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謬說帝趣輪出潼關復陝洛。時子儀。光弼遙計曰。輪病且甚。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搗之。覆其巢窟。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請輪固關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戰。項背相望也。輪寤。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薄山。北阻河。賊以數千人先伏險。輪浮舟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進。道阻無行列。賊乘高懸石下擊。殺士卒甚衆。輪與良丘登北阜。以軍三萬夾河鳴鼓。思禮等以精卒居前。餘軍十萬次之。乾祐爲陣。十五五。或卻或進。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禽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還者。王師懈。不爲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關。輪以乾祐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爪目。將駭賊。持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燔燄熾突。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殺。尸血復藉。久乃悟。又棄甲奔山谷。及陷河死者十一二。有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沈。至縛矛盾乘以度。喧叫振天地。賊棄之。奔潰略盡。始關門有三壘。廣二丈。深一丈。士馬奔賊相壓。少選壘平。後至者踐之以入。既敗。輪引數百騎絕河還營。羸兵載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關。乾祐進攻。於是火拔歸仁等給輪出關。輪曰。何邪。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日覆沒。持是安歸。公不見高仙芝等事乎。輪曰。吾寧效仙芝死。汝舍我。歸仁不從。執以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祿山見輪貴。曰。汝常易我。今何如。輪俯伏謝罪。曰。陛下撥亂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炆在南陽。臣爲陛下以尺書招之。三面可平。祿山悅。即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執火拔歸仁曰。背主忘義。吾不爾容。斬之。輪以書招諸將。諸將皆譏輪不死節。祿山知事不可就。囚之。東京平。安慶緒以輪度河。及敗。乃殺之。輪爲人嚴少恩。軍行未嘗卹士飢寒。有陷民樵者。痛笞辱之。監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擣酒飲。彈絲篋琵琶爲樂。而士米乾不爨。帝令中人哀思。憂勞師士。

皆斷衣服穿空。帝卽斥御服餘者。製袍十萬以賜其軍。輪藏庫中。及敗。封鎖如故。先是有客樂懷初遺輪書。請堅壁勿戰。以屈賊。輪善之。奏爲左武衛將軍。留幕府。及輪與國忠武。懷初曰。難將作矣。乃遁去。輪失守。華陰馮翊上洛郡官吏皆潰。帝遣劍南將劉光庭等將新募兵萬餘人往助輪。未至而輪被縛云。其後贈太尉。諡曰武忠。

子曜。字子明。八歲。玄宗召見華清宮。擢尚書奉御。累遷光祿卿。以輪陷賊。哀憤號慟。故吏裴冕。杜鴻漸等見之。數慰。李光弼討河北。曜請行。拜鴻臚卿。爲光弼副。降安太清。救宋州有功。改殿中監。封爲東都鎮守兵馬使。德宗立。召爲左龍武大將軍。李希烈陷汝州。以周晃爲僞刺史。詔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郾。寧。涇。原。奉。天。好時兵萬人討希烈。帝召見。問曰。卿治兵孰與父賢。對曰。先臣臣安敢比。但斬長蛇。曜封豕。然後待罪私室。臣之願也。帝曰。爾父在開元時。朝廷無西憂。今朕得卿。亦不東慮。及行。帝祖通化門。是日牙干折。時以輪出師已如此。而新持旌者。卒以敗。今曜復爾人憂之。曜擊賊。收汝州。禽晃以獻。斬其將二人。希烈還保許州。詔城襄城。曜以疲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不許。有詔督戰。曜進次頽橋。雷震軍中。七馬驚。曜懼。還屯襄城。希烈遣衆萬人縱火攻柵。曜人于壘以薄。曜苦戰破之。居數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築兩道屬城。矢集如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河南都統李勉出兵相持角。勉以希烈在外。許守兵少。乘虛襲之。希烈自解。乃遣部將與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勿讓。使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爲賊設伏。斃死者殆半。器械輜重皆亡。德信走汝州。勉恐東都危急。使將李堅華以兵四千往守。賊梗道。不得入。汴兵沮。襄城圍益急。帝乃詔普王以荆襄江西鄂沔之師討襄州。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救襄城。未行。京師亂。帝幸奉天。襄城陷。曜走洛陽。會母喪。奉爲東都。姚令言救襄城。未行。京師亂。帝幸奉天。襄城陷。曜走洛陽。貞元元年。部將叛。夜焚河南門。曜挺身免。帝以汴州刺史薛珏代之。召入爲鴻臚卿。終右驍衛上將軍。贈幽州大都督。子七人。俱以儒聞。曜茂才高第。有節概。曜。曜。曜。皆明經擢第。

高仙芝，高麗人，父舍難，初以將軍隸河西軍，爲四鎮校尉。仙芝年二十餘，從至安西，以父功補游擊將軍。數年，父子並班。仙芝美姿質，善騎射，父猶以其儒緩憂之。初，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等，不甚知名。後事夫蒙靈，乃善遇之。開元末，表爲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小勃律，其王爲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屬吐蕃。自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仙芝乃自安西過播磨城，入提瑟德，經疏勒，登蔥嶺，涉播密川，遂頓特勒滿川。行凡百日，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軍爲三，使疏勒趙崇璣自北谷道，接換賈崇璣自赤佛道。仙芝與監軍邊令誠自護蜜俱入。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爲柵，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婆勒川，會川漲，不得渡。仙芝殺牲祭川，命士人齋三日，積集水涯。士不甚信，既涉，旗不露，獨兵已成列。仙芝喜，告令誠曰：「擣吾方步，賊擊我，我無類矣。今既濟而陣，天以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拔其城，斬五千級，生擒千人，馬千餘匹。衣資器甲數萬計。仙芝欲遂深入，令誠懼不肯行。仙芝留羸弱三千使守，遂引師行。三日，過坦駒嶺，嶺峻絕，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險，不敢進，乃潛遣二十騎衣阿弩越胡服來迎。先詣都校曰：「阿弩越胡來迎，我無慮矣。」既至，士不肯下，曰：「公驅我何去？」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斷婆勒橋矣。仙芝即陽喜，令士盡下。婆勒河，弱水也。既行三日，越胡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王曰：「不聞若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會，領皆吐蕃腹心。仙芝密令元慶曰：『若會領逃者，第出詔書呼之，賜以綳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不可得。仙芝招喻，乃出降。因平其國，急遣元慶斷婆勒橋，其妻吐蕃至，不克度。橋長度一箭所及者，功一歲。乃成。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還連雲堡，與令誠俱班師。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懼降附。仙芝遣判官王庭芬奏捷京師。軍至河西，靈寶怒，不迎勞。既見，罵曰：「高麗奴，干闥使爾何從得之？」仙芝懼，且謝曰：「中丞力也。」又曰：「馬者鎮守使，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皆何從得之？」答曰：「亦中丞力也。」靈寶曰：「審若此，捷書不待我而敢即奏，何邪？」奴當斬，斬新立功。

故貸爾仙芝不知所爲，令誠密言狀於朝。且曰：「仙芝立功而以憂死，後執爲朝廷用者，帝乃擢仙芝爲鴻臚卿，假御史中丞，代靈寶爲四鎮節度使，而詔靈寶還。靈寶懼，仙芝朝夕見，輒趨走。靈寶益慚，副都護程千里，衙將畢思琛，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皆嘗諍仙芝於靈寶者，既視事，呼千里、畢思琛曰：「公面雖男兒，而心似婦人。何邪？」謂琛曰：「爾奪吾城東千石種田，憶之乎？」對曰：「公見賜者，仙芝曰：『爾時吾畏汝威，豈憐汝而賜邪？』又召滔，欲梓辱，良久，皆釋曰：『吾不恨矣。』由是舉軍安之。俄加左金吾衛大將軍，與一子五品官。九載，討石國，其王車鼻施約降。仙芝爲俘獻闕下，斬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於恒溫斯城，以直其冤。仙芝爲人貪，破石，擄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夏馬寶玉甚衆，家資累鉅萬，然亦不甚愛惜。人有求輒與，不問幾何，尋除武威太守。代安思順爲河西節度使，羣胡固留思順，更拜右羽林軍大將軍，封密雲郡公。祿山反，樂王爲元帥，仙芝副之，領飛騎驍騎及朔方等兵，出禁財募關輔士五萬，繼封常清東討。帝御勤政樓，引樂王受命，宴仙芝以下。帝又幸望春亭，勞遣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常清敗還。仙芝急，乃開太原倉，悉以所有賜士卒，焚其餘，引兵趨潼關。會賊至，甲仗資糧委於道，彌數百里。既至關，勒兵繕守具，士氣稍稍復振。賊攻關，不得入，乃引還。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應，因言其逗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腰盜粟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令誠已斬常清，陳尸於道，仙芝自外至，令誠以陌刀百人自從，曰：『大夫亦有命。』仙芝遽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我爲盜，誼責權輕也。謂令誠曰：『上天下地，三軍皆在，君豈不知？又顧麾下曰：『我寡若輩，本欲破賊取重賞，而賊勢方銳，故遷延至此，亦以固關也。我有罪，若輩可言，不爾當呼枉軍中威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視常清尸曰：『公我所引拔，又代吾爲節度，今與公同死，豈命歟？』遂就死。」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外祖教之讀書，多所該究。然孤貧，年過三十，未有名。夫蒙靈寶爲四鎮節度使，以高仙芝爲都知兵馬使，嘗出軍，奏僉從三十餘人，衣襟鮮明，常清慨然投履請豫。常清素瘠，又脚跛，仙芝陋其貌，不納。明日復至，仙芝

謝曰：儻已足，何庸復來？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鞭約，故無嫌自前。公何見拒深乎？以貌取士，恐失之子羽。公其念之。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仙芝不得已，寫名牒中，會建奚諸部叛，自黑山西趣碎葉，有詔遣靈臺使仙芝以二千騎追蹙，遂棄行遠。人馬疲，禽賊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具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駭，即用之。軍還，靈臺迎勞仙芝，已去奴祿帶刀，而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儻封常清也。眺等驚，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以功授臺州戍主，仍爲判官。仙芝破小勃律，代靈督爲安西節度使。常清以從戰有勞，擢慶王府錄事參軍事，爲節度判官。仙芝征討，常知戎務。常清才而果，胸無疑事。仙芝委家事於郎將鄭德詮，其乳母子也。威動軍中。常清嘗自外還，諸將前謁，德詮見常清始貴，易之。走馬突常清，騎士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門輒閉。因離席曰：吾起細微，中丞公過聽，以主留事，郎將安得無禮？因叱曰：須暫假郎將死以肅吾軍。因杖死，以面仆地曳出之。仙芝妻及乳母哭門外救請，不能得。遽以狀白仙芝。仙芝驚，及見常清，憐其公，不敢讓。常清亦不謝。會大將有罪，又殺二人。軍中莫不股慄。仙芝節度河西，復請爲判官。久之，權安西副大都護。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未幾，改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常清性動儉，耐勞苦。出軍乘驛，私廐載二馬，賞罰分明。天寶末入朝，而安祿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見帝憂，因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明日，以常清爲范陽節度副大使，乘驛赴東京。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賊移書平原，令太守顏真卿以兵七千防河。真卿馳使司兵參軍事李平入奏。常清取平表發視，即倚帳作書遺真卿，勸堅守。且傳賻祿山檄數十函與之。真卿得以分曉諸郡。祿山度河，陷榮陽，入婁子谷。先驅至葵園，常清使驍騎拒之，殺拓羯數十百人。賊大軍至，常清不能禦，退入上東門，戰不利。賊鼓而進，劫官吏，再戰於都亭驛，又不勝。引兵守宣仁門，復敗。乃自提象門出，伐大木塞道，以殿。至穀水，西奔陝。語高仙芝曰：賊銳

甚，難與爭鋒。潼關無兵，一夫奔突，則京師危。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敗書聞，帝削常清官，使白衣隸仙芝軍効力。仙芝使衣黑衣監左右部軍，及邊令賊以詔書至，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汙國家節度戮賊手。今死乃甘心，始常清敗，徑入關，欲見上陳討賊事。至渭南，有詔赴潼關。常清憂懼，爲表以謝，且言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又言臣死後，望陛下無輕此賊，則社稷安。至是臨刑，以表授令賊而死。人多哀之。

贊曰：祿山夏百關驍虜，乘天下忘戰，主德遷動，故提戈內謀，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鋒，一戰不勝，即奪爵土，欲入關見天子，論成敗事。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回斬千軍。仙芝棄陝守關，逼賊西勢，以喪地被誅。玄宗雖爲左右蒙蔽，然荒奪其明，亦甚矣。卒使叛將得藉口，執翰以降賊，嗚呼！非天熟其惡，使亂四海，舉黔首而殘之邪？彼二將奚誅焉。

唐書卷一百三十五考證

高仙芝傳仙芝遣判官王庭芬奏捷京師○舊書作王庭芳

唐書卷一百三十五考證

蘇子如





列傳第六十一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封割郡公。吐蕃寇河源，楷洛率精兵擊走之。初行，謂人曰：「賊平，吾不歸矣。」師還，卒于道。贈營州都督。諡曰忠烈。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不嬉弄，善騎射。起家左衛親府左郎將，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它日得我兵者，光弼也。」俄襲父封，以破吐蕃。吐谷渾功，進雲麾將軍。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為副，知留後事。愛其材，欲以子妻之。光弼引疾去。肅宗節度使哥舒翰異其操，表還長安。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雲中太守。尋加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上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圍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顏果卿死，郡為戰區，露骨蔽野。光弼得思義，不為賊幽閉者，厚恤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魏州，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幾銳，弗能持重。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二萬傳檄，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漈，而軍思明雖數困，然特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魏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敵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以奇兵斷饒道，馬食薦藉。光弼命將取駕行唐，賊鈔擊之，兵負戶戰，賊不能奪。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棄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藁城等十縣，連攻趙州。詔加光弼范陽大都督府長史，范陽節度使，思明悉鼓城入博陵，殺官吏。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攜掠，光弼坐離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與子儀合軍，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覆賊根本。會潼

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諫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徧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宜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玠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為橐駝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為飛樓障以木，慢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類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新指天子。光弼遣人隨地禽取之，思明大駭，從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陣，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于壑。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圍解，閱三替，乃歸私廬，收清夷橫野等軍。賊別將攻好時，破大橫關。光弼追敗之，加檢校司徒，尋遷司空，封鄭國公。食實戶八百。乾元元年入朝，詔朝官四品以上郊謁，進兼侍中。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敗之。光弼與諸將議，思明勸兵魏州，欲以怠我。不如起軍逼之。彼憊嘉山之敗，不敢輕出，則慶緒可禽。觀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可。既而思明來援，光弼拒戰，尤力，殺略大當。會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剽掠。獨光弼整衆還太原。帝貸諸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闕洛，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用濟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果代。復遣都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擣，光弼救陣徐行。趙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誅之以計，然洛無見糧，危偏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

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路。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緩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答。判官韋損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汜水竭。盡爲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人。督軍取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夜。甲士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卒伍均少。棄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頻白馬禎。治壘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渾西。破逆黨。斬千級。溺死者甚衆。生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擊引却。光弼自將治中渾。樹壁。掘壘。擊拾南城。攻中渾。光弼道務非元禮戰羊馬。賊大潰。擊收兵。復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彊而可破者。劉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劉聞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皆驍勇。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使宣若三應。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旣而濕燥。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卻也。乃命易他馬。有神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逆賊不戰而卻者。光弼召援手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入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禽周鞏。徐瑒。王季泰。授。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韉。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見兵河清。聲度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度。旣久。遣軍留牙將雍

希顯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法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顯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顯獲希顯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顯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悞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顯無名不斥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陣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厚進食實戶一千五百思明使譟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朝恩信然麾下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媚光弼以陰使朝恩誘降除討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弼使傳止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難矣且賊我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陵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爲壚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度河併聞喜抱玉以兵塞渠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懷恩太尉更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河中尹晉絳等州節度使未幾復拜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知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鎮泗州帝爲賦詩以饒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與裴勣遣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衆寡若出不意當自潰遂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於宋州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尙衝敗仲卿相攻兗鄆間來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還河南瑒衝仲卿踵入朝其爲諸將憚服類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光弼收許州新賊羅千級縛僞將二十二人朝義分兵攻宋州光弼破走之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以詔增實封戶二千與一子三品階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烟閣相州北邙之

敗朝恩蓋其策繆故深忘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瑒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遲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遣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奉表上前後所賜實封詔不許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尙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將卽以其布遂爲光弼行喪號哭相聞帝遣使弔卹其母贈太保諡曰武穆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子儀有志操廉介自將從賈耽爲裨將奏兼御史大夫元和初分徐州符離爲宿州光弼有遺愛權豪爲刺史後遷涇原節度使罷軍中離後出奉錢贖將士質賣子還其家卒贈工部尚書光弼弟光進字太應初爲房瑄裨將將北軍戰陳濟斜兵敗奔行在肅宗宥之代宗卽位拜檢校太子太保封涼國公吐蕃入寇至便橋郭子儀爲副元帥光進及郭英乂佐之自至德後與李輔國並掌禁兵委以心膂光弼被譖出爲渭北鄆寧節度使永泰初封武威郡王累遷太子太保卒母李有幾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節制皆一品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凡四十四帷時以爲榮光弼所部將李懷光僕固懷恩田神功李抱玉董秦哥舒曜韓游瓌渾釋之辛京果自有傳若荔非元禮郝廷玉李國臣白孝德張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仲莊柏良器皆章章可稱列者附次左方

荔非元禮起裨將累兼御史中丞光弼守河陽周擊攻北城光弼方壁中渾擊開併兵從光弼光弼使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擊軍擊特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鶴檀車鹿兵填塹八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戰曰方戰賊爲我實重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戰擊軍小卻元禮以敵堅未可以馳還軍示弱

怠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禮欲按軍法答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柵中良久顧麾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斬我爾死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擊遁去以功累遷驃騎大將軍懷州刺史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上元二年光弼進收洛陽軍敗元禮徙軍翼成爲麾下所害

郝廷玉驍勇善格鬬爲光弼愛將及保河陽禽徐瑣玉功爲多累封安邊郡王授神策將軍吐蕃犯京畿與馬瑋屯中渭橋宅曰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嘗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累爲秦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

李國臣河西人李姓安力能扶關以折衝從收魚海五城遷中郎將後爲朔方將積勞擢雲麾大將軍賜姓李從光弼守河陽累封臨川郡王大曆八年爲鹽州刺史吐蕃敗渾瑊於黃菩原將略研龍國臣謂人曰虜乘勝必擾京師我趨秦原彼當反顧乃引兵登安樂山鳴鼓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聞之自百里城回軍踰險城因擊敗之卒贈揚州大都督

白孝德安西人孝光弼爲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挑戰加右足馬鬣上馬罵光弼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是非大將所宜左右以孝德對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懷恩賀曰事克矣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易之不爲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援手止之曰侍中使我致辭無它與語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龍仙罵之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還後累功至北庭行營節度使從弟寧僕固懷恩引吐蕃兵入寇孝德擊敗之永泰初吐蕃回紇圍涇陽郭子儀說回紇約盟吐蕃退走子儀使渾瑊以兵五千出奉天命孝德應之大戰赤沙峯斬獲甚衆累封昌化郡王歷太子少傅建中元



年卒贈太保。

張伯儀魏州人以戰功隸光弼軍浙賊袁晁反使伯儀討平之功第一擢睦州刺史後爲江陵節度使樓厚不知書然推誠遇人軍中畏肅民亦便之李希烈反詔與賈耽張獻甫收安州戰不利伯儀中流矢師却失所持節賊追及奮力以禦之兩刃相擣不得下會救至免至漢水擊野人船以達河州潰兵至江陵哭於廷伯儀妻勞勉出其家帛給之乃定伯儀收散卒還久之除右龍武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既請諡博士李吉甫議以中興三十年而兵未戢者將帥養寇藩身也若以亡敗爲戒則總干戈者必圖萬全而不決戰若伯儀雖敗而其忠可錄遂諡曰恭。

白元光字元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歷寧朔州刺史元光初隸本軍補節度先鋒安祿山反詔徙朔方兵東討元光領所部結義營長驅從光弼出上門累遷太子詹事封南陽郡王爲兩都遊奕使長安平率兵清宮進擊餘寇身被數創肅宗躬爲傅藥轉衛尉卿兼朔方先鋒史思明攻河陽光弼召主騎軍其後歷靈武留後定遠城使貞元二年卒贈越州都督。

陳利貞幽州范陽人初爲平盧將安祿山亂從光弼軍河南張巡被圍睢陽也光弼遣郝廷玉及利貞救之輕騎出入廷玉稱爲勝己以子妻之及歸薦于光弼自行間累遷檢校太子賓客封靜戎郡王李希烈叛詔哥舒曜東討利貞爲前鋒次刺城賊衆大集利貞出奇兵五百橫擣其右賊鋒誦數月不敢前及希烈攻曜裏城利貞登陣捍守七十日未嘗懈沐非議事不下城朱泚反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州人故與廷芝合謀應泚而利貞麾下亦從爲亂夜半難作利貞拔劍當軍門大譁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鋒乃止廷芝出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貞元五年疽發首卒遣觀察使崔縱書自陳受國恩恨不得死所云。

侯仲莊字仲莊蔚州人爲光弼先鋒授忠武將軍爲安太清有功累加冠軍將軍僕固懷恩以朔方反仲莊爲都將訓兵自守號爲平射人畏其鋒懷恩敗郭子儀代之引爲腹心封上谷郡王爲神策京西將德宗幸奉天遷左衛將軍爲

防城使修壘堞晝夜執戈徼巡從幸與元殿軍駱谷授防禦招收使帝還都復鎮奉天幾二十年卒贈洪州都督。

柏良器字公亮魏州人父造以獲嘉令死安祿山難乃學擊劍欲報賊父友王奐爲光弼從事見之曰爾額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授兵平山越遷左武衛中郎將以部兵隸浙西豫平袁晁方清其後潘瑒虎胡參分據小傷蒸里又擊破之是時年二十四更戰陣六十二李希烈圍寧陵逼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沿汴渠夜入及旦伏弩發賊棄城者皆死錄功封平原郡王入爲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圖形凌煙閣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販者中尉賈文揚惡之坐友人闖入換右領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官專之終左領軍衛大將軍贈陝州大都督子耆別傳。

烏承玼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爲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賴門二龍契丹可突于殺其王邵固降突厥而奚亦亂其王魯綽擊族屬及邵固妻于自歸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玼擊之破於捺祿山二十二年詔信安王祿率幽州長史趙含章進討承玼請含章曰二虜固劇賊前日戰而北非畏我乃誘我也公宜奮銳以折其謀含章不信戰白城果大敗承玼獨按隊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于奔北奚渤海大武藝與弟門藝戰國中門藝來詔與太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玼望要路塹以大石亘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流民得還士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安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思明恃兵彊爲自固計慶緒密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就督事且圖之承玼勸思明曰唐家中興與天下更始慶緒偷肆暴刻公殆與俱亡有如東身本朝漸洗前汙此反掌功耳思明善之新承慶等奉表請命始承恩爲冀州刺史失守思明護送東都故肅宗使自雲中趨幽州開說思明與承玼謀殺之承玼不克死承玼奔李光弼表爲冠軍將軍封昌化郡王爲石碣軍使王恩禮爲節度使軍政倚辦焉久之移疾還京師卒年九十六子重胤別傳。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鸞有守遺祿山變拔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

實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夏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  
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奪侍內橫  
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己邪方攘袂徇國天  
下風靡一爲遲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  
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爲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考證

李光弼傳對劉郡公○舊書作劉國公

生執五千人○舊書作生擒五百人

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舊書作與之百

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舊書作楊希文

光弼入朝懇讓太尉更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舊書作遂加開府儀同三  
司侍中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考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六十二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八載木刺山始築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詔即軍爲使俄苦地偏不可耕徙築永清號天德軍又以使兼九原太守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爲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子儀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擊高秀巖河曲敗之遂收雲中馬邑開東陜加御史大夫賊陷常山河北郡縣皆沒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平襄城南攻趙郡禽賊四千縱之斬偽守郭獻璩還常山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部將以徇士殊死鬪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寡軍容闕然及是國威大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濤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騎五千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迫行在子儀以回紇首領葛邏支擊之執獲數萬牛羊不可勝計河曲平至德二載攻賊崔乾祐於潼關乾祐敗退保蒲津會永樂鎮趙復河東司戶參軍韓旻司士徐景及宗室子鋒在城中謀爲內應子儀攻蒲復等斬陣者披圍內軍乾祐走安邑安邑僞納之兵半入縣門發乾祐得脫身走賊安守忠壁永豐倉子儀遣子旻與戰多殺至萬級旻死于陳進收倉於是關陝始通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關

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渭水上賊守忠等軍清渠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儀收潰卒保武功待罪于朝乃授尚書左僕射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澧水臨大川彌互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躡戰官軍奮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緣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翼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掠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至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僞尸相屬千道嚴莊等走洛陽按慶緒度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頓首陳謝有詔還東都經略北討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百官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中書令帝即詔大舉九節度師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誠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謀而射既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獲鎧冑數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又戰慈恩岡破之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旻前軍逼之戰鄆南夷貊相當旻中流矢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實功不專是以及于敗有詔留守東都俄改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媒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兵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擾京輔天子旻食乃授邠



寧鄯坊兩節度使仍留京師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上元初詔爲諸道兵馬都統以管崇嗣副之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邠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廷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與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干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絳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加實戶七百爲肅宗山陵使子儀懼且成憂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時史朝義尙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爲朝恩元振交臂之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遠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遇射生將王獻忠以駁騎叛劫諸王欲奔虜子儀讓之取諸王送行在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寢完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州威震關中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轟萬炬以疑賊初光祿卿殷仲卿募兵藍田以勁騎先官軍爲游弈直度潼民給虜曰郭令公來虜懼會故將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於是遣大將李忠義屯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守朝堂子儀以中軍繼之射生將王撫自署京北尹亂京城子儀斬以徇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嶺函襟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

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窟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宦豎捷迷庶政荒蕩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實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嘯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亭舍不煙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隄戡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爲鬪場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罹剽劫國用不足乎昔衛爲狄滅文公廬于漕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況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爲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閑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亟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謝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僕固懷恩縱兵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鎮河中懷恩子瑒屯榆次爲帳下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州廣德二年進太尉兼領北道邠寧涇原河西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辭太尉不拜懷恩誘吐蕃回紇黨項數十萬人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懷恩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諒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慮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子儀至自涇陽恩養榮結進拜尚書令懇辭不聽詔趣詣省視事百官往慶敕射生五百騎執戟龍衛子儀確讓且言太宗嘗踐此官故累聖曠不置員皇太子爲雍王定關東乃得授渠可猥私老臣應大典且用兵已來僭賞者多至身兼數官冒進亡恥今凶醜略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帝不獲已許之具所以讓付史

官因賜美人六人從者自副車服帷幄咸具永泰元年詔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復鎮河中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掠涇州驢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燧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盤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會曰諸君同難難久矣何忽亡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棄之若倖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羣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羊馬橐駝不勝計遂自涇陽來朝加實封二百戶還河中大曆元年華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聞遣以蠟書賜子儀令悉軍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殺智光傳首闕下二年吐蕃寇涇州詔遣屯涇陽邀戰於靈州敗之斬首二萬級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詔率師五萬屯奉天白元光破虜於靈武議者以吐蕃數爲盜馬燧孤軍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使屯邠州從燧爲涇原節度使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廷英帝與語吐蕃方彊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

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虜傷彫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邪虜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入兼數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饋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累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又自陳衰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德宗嗣位詔還朝攝冢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前二千戶給糧千五百人駕馬二百疋盡罷所領使及帥建中二年疾病帝遣舒王到第傳詔省問子儀不能興叩頭謝恩薨年八十五帝悼痛廢朝五日詔羣臣往弔隨喪所須皆取于官贈太師陪葬建陵及葬帝御安福門哭過其喪百官陪位流涕賜諡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廷著令一品墳崇丈八尺詔特增丈以表元功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譏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殺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暗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殺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復不軌子儀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皆貴顯朝廷

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領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關焉子曜吁唏嗟嗟曜映而四子以才顯

曜性沈靜實貌傑累從節度府辟署破虜有功爲開陽府果毅都尉至德初推子儀功授衛尉卿累進太子詹事太原郡公子儀專征伐曜留治家事少長無間言諸第或飾地館威車服曜獨以朴簡自處子儀罷兵還太子少保昆弟六人共制拜官子儀薨以遺命簿上四朝所賜名馬珍物德宗復賜之乃悉散諸弟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葱薤終不屬口後盧杞秉政忌勳族子儀壻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祿卿王宰皆以次得罪森人幸其危多論奪田宅奴婢曜大恐獨宰相張鑑力保護德宗稍聞之詔有司曰尙父子儀有大勳力保又王家嘗蓄山河瑑金石許有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無賴者以尙父歿妄論奪之自今有司毋得受建中三年卒贈太子太傅諡曰孝初曜襲代國公食二千戶貞元初詔減半以封曜映曜人二百五十戶未幾復詔四人各減五十戶封曜子鋒曜子鐸各百戶云

曜善騎射從征伐有功復兩京戰最力出奇兵破賊累進鴻臚卿河中軍亂子儀召首惡誅之其支黨猶反及曜選親兵晝夜警以備非常森人不得發以功拜殿中監吐蕃回紇入寇加御史中丞領朔方軍援邠州與馬瑒合軍擊虜破之虜復來陣涇水北子儀遣曜率徒兵五千騎五百襲虜曜以兵寡不進須臾賊半濟乃擊斬首五千級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乃止居父喪值朱泚亂南走山谷賊昇致之欲汙以官伴瘠不答賊露兵脅之不勦數以城中事貽書李晟旣而奔奉天天子還改太子賓客子綱從朔方杜希全幕府希全傲爲豐州刺史曙憐其弱不任事丐罷德宗遣使者召綱綱疑得罪挺身走吐蕃不納希全執送京師賜死曙坐免尋復太子賓客累封趙國公卒贈兵部尙書孫承嘏承嘏字復卿幼秀異通五經元和中和及進士第累遷起居舍人居母喪以孝聞太和六年爲諫議大夫言政事得失文宗以鄭注爲太僕卿承嘏極論其非注頗懼進給事中俄出爲華州刺史給事中盧戴還詔書且言承嘏數封駁稱職宜在禁闥帝曰朕謂久次欲優其稍入耳乃復留給事中時江淮旱用度不支

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校緝帑帑非所宜帝順納遷刑部侍郎帝嘗稱其儒素無貴驕氣不類勳家每進對恩接備厚方大任用會卒家無餘貲親友爲辦喪祭贈吏部尙書

曜字曜以太常主簿尙昇平公主暖年與公主侔十餘歲許昏拜尉馬都尉試殿中監封清源縣侯寵冠戚里大曆末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時主坐事留禁中朱泚亂遣署暖官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公主奔奉天德宗嘉之釋主罪進暖金紫光祿大夫賜實封五千戶尋遷太常卿貞元三年襲代國公卒年四十八贈尙書左僕射初暖女爲廣陵郡王妃王即位是爲憲宗妃生穆宗穆宗立尊妃爲皇太后贈暖太傅四子鐸劍鐸鐸鐸鐸封

劍長七尺方口豐下代宗朝以外孫爲奉禮郎累官至左金吾大將軍改檢校工部尙書爲邠寧節度使入爲司農卿憲宗寢疾宦豎或妄議廢立者穆宗問計於劍劍曰殿下爲太子當旦夕視膳何外慮乎時稱得元舅體穆宗卽位檢校戶部尙書兼司農卿俄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徙河中尹領進絳慈隰節度敬宗立召拜兵部尙書又帥劍南東川太和中南蠻寇蜀取成都外郭杜元穎不能禦劍劍兼領西川節度未行蠻衆已略梓州州兵寡不可用劍貼書譴蠻首基巖以侵叛意基巖曰元穎不自守數侵吾國我以是報乃與劍偕好約無相犯天子嘉之卽拜西川節度使以疾請代爲太常卿卒贈司徒子仲文仲恭仲詞開成二年詔仲文襲太原郡公給事中盧弘宣奏劍妻沈公主女代宗皇帝外孫其子仲詞尙饒陽公主仲文冒嫡不應襲使仲文承嫡則沈當黜且仲詞亦不得尙主乃詔仲詞檢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封而仲文以太皇太后故置不問仲恭歷詹事府丞亦尙金堂公主

劍字利用尙德陽郡主詔襲延齡爲主營第長興里順宗立主進封漢陽公主擅權檢校國子祭酒駙馬都尉自景龍後外戚多爲檢校官不治事宰相薦其才不當以外戚嚴乃拜右金吾將軍封太原郡公恭遜折節不以富貴加人性周長不立赫赫名有諫於上退必毀稿家人子弟無知者別墅在都南尤勝壇穆宗嘗幸之置酒極歡改太子詹事充閑廐宮苑使卒贈尙書左僕射

銑性和易累爲殿中監尚西河公主驤卒代爲太子詹事官苑閑廐使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按問發疾狀欠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鉅無嗣以沈氏子嗣

曙代宗朝累官司農卿德宗幸奉天曙方領家兵獵苑北閑蹕至伏謁道左遼從衆入駱谷霖雨塗潦衛兵或異語帝召謂曰朕不德而苦公等宜執朕送京就謝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生從陛下時曙與功臣于季昇章清令狐延李彥輔被問曙見言曰兩行路險且虞姦變臣等世蒙恩今相誓願更效帝馬許之帝還曙清擢金吾大將軍餘並爲禁軍將軍曙終祁國公子儀母弟幼明性謹愿無過拙于武宴賓客以子儀故終少府監贈太子太傅子昕肅宗末爲四鎮留後關隴陷不得歸朝廷但命官遙領其使建中二年昕始與伊西北延節度使曹令忠遣使入朝德宗詔曰四鎮二廷統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以來相與率職自關隴失守王命阻絕忠義之徒泣血固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守將交修共治之効朕甚嘉之令忠可北廷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賜氏李更名元忠昕可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諸將吏超七資敘官云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諄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悉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堅以至賊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實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偏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爲福唐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後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德後云

唐書卷一百三十七

唐書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郭子儀後漢書後校國子祭酒贈鴻臚卿○晉書累官至衛尉卿諸葛都尉

改唐中書

唐書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六十三

二李馬路

李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臂力絕衆開元中從安西都護來曜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虜累功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爲先鋒所擣摧北馬靈骨爲節度出戰必與俱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爲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婆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郭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禽其主平之授右威衛將軍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盪先鋒加特進虜號爲神通大將初仙芝特以計襲取石其子出奔因構諸胡共怨之以告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爲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而大食乘勝諸胡銳于鬪我與將軍俱前死尙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坐須須臾即馳守白石路既隘步騎魚貫而前會拔汗那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騁嗣業懼迫及手挺鑿擊人馬斃仆者數十百虜駭走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爲疏勒鎮使城一隅陲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龍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宮憲識者以爲至誠所感云天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帝前醉起舞帝龍之賜綵百金五五十物錢十萬曰爲解醒具安祿山反肅宗遣之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無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實於數萬衆事之濟否固在卿輩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持角常爲先鋒以巨柁管關賊值類崩潰進四鎮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會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往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三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規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是斬首六萬級填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進收東都嗣業戰多乃與張鎰魯炁來瑱嗣吳王祗李奐略定諸州兼衛尉卿封號國公實封戶二百兼懷州刺史北庭行營節度使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爲諸軍冠中流矢臥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潰血流數升卒諡曰忠勇贈武威郡王給靈輿護還葬在所葬日使人臨弔中朝臣祖泣榮給掃除十戶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苑馬十疋前後賞賜皆上于官以助軍云子佐國襲爵歷丹王府長史卒推嗣業功贈宋州刺史

馬璘岐州扶風人少孤流蕩無業所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草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于地乎開元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以奇勞累遷金吾衛將軍至德初王室多難統精甲三千自二庭赴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千衆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幟照日諸將尤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還試太常卿明年吐蕃寇邊詔璘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璘引還聞關輔亂至鳳翔虜圍已合節度使孫志直嬰城守璘令士持滿外向突入縣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虜潰率輕騎追之斬數千級漂血丹渠帝引見慰勞擢兼御史大夫永泰初拜四鎮行營節度南道和蕃使俄檢校工部尚書北庭行營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爲盜遂戮之天大旱里巷爲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早由政不脩即命撤之明日雨是歲大穰未幾徙涇原權知鳳翔龍右節度副使四鎮北庭如舊復以鄭穎二州隸之大曆八年吐蕃內寇渾瑊戰宜祿不利璘設伏潘原與瑊合擊破之俘級數萬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明年入朝求宰相以檢校左僕射知省事進扶風郡王十一年卒於軍年五十六贈司徒諡曰武璘少學術而武幹絕倫遭時屯棘以忠力奮在涇八年繕

屯壁爲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爲用。虜不敢犯。爲中興銳將。初涇軍乏財。帝諷李抱玉讓鄭穎。穎因得裏積。且前後賜資無算。家富不貲。治第京師。後其妻堂無慮。費錢二十萬緡。方璘在軍。守者覆以油慢。及喪歸。都人爭入觀。假稱故吏。入赴弔者日數百。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即位。乃禁第舍不得踰制。詔毀璘中寢及宦人劉忠翼第。璘家懼。悉籍亭館入之官。其後賜羣臣宴。多在璘山池。而子無行。財亦尋盡。

李抱玉。本安興貴曾孫。世居河西。善養馬。始名重璋。閑騎射。少從軍。其爲人沈毅有謀。尤忠謹。李光弼引爲裨校。天寶末。玄宗以其戰河西有功。爲改今名。祿山亂。守南陽。斬賊使。至德二載。上言。世占涼州。恥與逆臣共宗。有詔賜之姓。因徙籍京兆。舉族以李爲氏。進至右羽林大將軍。知軍事。擢陳鄭穎。璘。節度使。史思明已破東都。凶焰勃然。鼓而行。自謂無前。光弼壁河陽。拒之。使抱玉守南城。賊急攻。抱玉縱奇兵出。表裏倂殺甚衆。賊乃捨去。從光弼戰。大敗。因不能西。差功第一。封樂城縣公。代宗立。兼澤潞節度使。統相衛儀邢十一州兵。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書。武成郡王。懇辭王爵。從涼國公。進司徒。廣德中。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徧南山五谷間。東距號。西抵岐。惟剿不勝計。詔太子賓客薛景仙爲南山五溪谷防禦使。引兵招捕。久不克。更詔抱玉討賊。抱玉盡得賊林抵蹊。分兵守諸谷。使牙將李崇客精騎四百自桃林號川襲之。賊帥高玉脫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誠禽以獻。悉索支黨斬之。不闕旬。五谷平。即詔抱玉權鳳翔。龍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龍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爲兵部尚書。大曆二年。來朝。久之。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度使。屯盤屋。抱玉兼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乃上言。龍坻。扶文。縣地二千里。虜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關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臣得專事關隴。帝多其讓。許之。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爲將臣之良。卒年七十四。贈太保。諡曰昭武。從父弟抱真。

抱真。字大玄。沈慮而斷。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

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既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殿中少監。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既謝。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仍爲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削。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稟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久之。爲澤潞節度行軍司馬。會昭義節度李承昭病。詔抱真權磁邢兵馬。留後德宗嗣位。校檢工部尚書。領昭義節度使。建中中。田悅反。圍邢及臨洛。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又破之臨洛。遂解臨洛邢之圍。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復與悅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帝倉卒狩奉天。聞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鄭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中。離沮其姦。爲羣盜所憚。與元和初。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繇倪國公。進義陽郡王。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己詔。並赦羣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諜軍事於司馬盧玄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向。雪吾之恥。亦唯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己。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臥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戶。貞元初。朝京師。詔還所鎮。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禮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會天下稍無事。乃飾臺沼以自娛。好方士。謂不死可致。有孫季長者。爲治丹。且曰。服此當僊去。抱真表

署募府。嘗語左右曰。秦漢君不偶。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夜夢驚鶴。瘡而刻。寫鶴衣羽服。習乘之。後益感厭勝。因疾。請降官。上讓司空。還爲左僕射。餌丹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飛肪敷漆下之。疾少間。季長曰。危得僥。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卒。年六十二。其子殷中侍御史。絳。匪喪。與其屬盧會昌。元仲經謀。會諸將。仲經詭抱真令曰。吾疾不任事。令絳典軍。勉佐之。副使李說及諸校府首。皆嘆曰。諾。絳感服。出衆拜之。悉發府庫勞軍。會昌卽爲抱真表。翌日。令諸將署章。請以節付絳。天子已聞抱真喪。遣使者馳入軍。詔以事屬大將王延貴。絳護若抱真疾。請詰朝見。凡三日。絳乃出見使者。陳兵甚嚴。使者曰。朝廷已知公薨。詔以兵屬延貴。君速歸發喪。絳愕然。謂諸將曰。詔不許。若何。衆不對。乃遽以印鑰上監軍。始發喪。使者趣延貴視事。護絳赴東都。仲經逃諸外。捕殺之。會昌得不坐。始絳遣將陳榮以書抵武俊。假其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善者。恭王命。非同惡也。今聞已亡。誰詐其子。使不俟朝制邪。囚榮而讓絳焉。詔贈抱真太保。

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始名劍客。以世蔭爲鄴尉。席豫黜陟河朔。表爲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爲天下最。玄宗以爲可嗣漢魯恭。因賜名。轉渭南令。主杜化東陽二驛。時關畿用兵。使人係道。嗣恭儲具有素。而民不擾。後爲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驕蹇不受制。嗣恭因稱疾。守亮至卽殺之。一軍皆震。永泰三年。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出爲江西觀察使。以善治財賦稱。有賈明觀者。素事魚朝恩。朝恩誅。當坐死。宰相元載納其賂。遣効力江西。將行。居民數萬懷瓦石候擊。載諭市吏禁止。乃得去。魏少游畏載。常回容之。及嗣恭代少游。卽日杖死。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五嶺大授。詔嗣恭兼嶺南節度使。封冀國公。嗣恭募勇敢士八千人。以流人孟搖。敬寬爲才。擢任之。使瑤督大軍當其衝。冤率輕兵。由間道出不意。遂斬光及支黨萬餘。築尸爲京觀。俚洞魁宿爲惡者。皆族夷之。還爲檢校兵部尚書。復知省事。嗣恭起州縣吏。以謀治進。至顯官。及晃事。株戮殆商。沒其財數百萬。私有之。代宗惡焉。故賞不酬功。德宗立。陰賂宰相楊炎。炎錄前効。更拜兵部尚書。東都留守。

俄加懷鄴汝陝河陽三城節度。東都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左僕射。子應。應字從衆。以蔭爲著作郎。貞元初。出爲虔州刺史。詔嗣父封。璽。賴石梗嶮。以通舟道。德宗時。李泌爲相。號得君。帝嘗曰。誰於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言。曩爲元載所疾。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並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闕不言。勉起見臣。臣常愧其長者。恩有以報。帝曰。善。卽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金紫。累遷宣歙池觀察使。封襄陽郡王。李錡反。應發鄉兵救湖常二州。以故錡不能拔。元和六年。以疾授左散騎常侍。卒。諡曰靖。恕字體仁。從嗣恭討哥舒晃。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得從便。宜擢降將伊慎用之。賊平。恕功多。嗣恭節度河陽也。恕爲懷州刺史。年纔三十。楊炎用。扞魏博。爲時嗤詆。累遷鄜坊宣歙觀察使。坐事貶吉州刺史。以右散騎常侍致仕。卒。贈洪州都督。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馬璘傳擢兼御史大夫○舊書授兼御史中丞

李抱玉弟抱真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戶○舊書作五百戶

路嗣恭傳永泰三年○舊書作大曆三年

出爲江西觀察使以善治財賦稱○臣德潛按本文卸蒙上永泰三年事也舊

書在大曆六年七月而舊書本紀則係七年正月

有賈明觀者素事魚朝恩朝恩誅當坐死○臣德潛按此爲朝恩坐死也舊書

云賈明觀者事北軍都虞候劉希暹魚朝恩誅希暹從死此又爲希暹坐死也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六十四

房 瑁 李

房瑁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瑁少好學風度沈整以蔭補弘文生與呂向偕陞陸渾山十年不諳際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為校書郎舉任縣令科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訕獄非是貶睦州司戶參軍復為縣所至上德化與長利以治最顯天寶五載試給事中封漳南縣男時玄宗有逸志數巡幸廣溫泉為華清宮瑁官所置百司區署以瑁實機算詔總經度驪山疏巖剔數為天子游觀未畢坐善李適之韋堅斥為宜春太守歷瑯邪鄆扶風三郡頻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瑁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即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韋見素崔漢舉冊靈武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籍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瑁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二與瑁參決諸將相莫敢望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為江淮租庸使瑁諫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瑁不得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瑁除正大夫何為攝邪進明衡之因曰陛下知晉亂乎惟以尙虛名任王衍為宰相基祖浮華不事天下事故至於敗方唐中興當用實才而瑁性疏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陛下待之厚然執肯為陛下用乎帝曰何哉對曰陛下頃為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人曰監國而瑁為聖皇建遺諸王為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為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虛之地永王璽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瑁意諸子一得天下身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入其語始惡瑁以進明為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會瑁請自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瑁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

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佐乃以兵部尚書王恩禮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為判官給事中劉秩為參謀瑁分三軍趨京師楊希文將南軍自宜春入劉希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瑁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溝斜戰不利瑁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蕘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悉皆降賊初瑁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縹緲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驟牛悉靡栗賊投弩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瑁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使裏夷散復圖進取瑁雅自負以天下為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人未嘗更軍旅瑁每詔曰彼夷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瑁喪師而眷任未衰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瑁謂帝不見省易之圓以金昇李輔國不淹日被寵遂怨瑁瑁數稱疾不入會御史大夫顏真卿劾奏讓議大夫李何忌不孝瑁素善何忌不欲以惡名錮之託被酒入朝貶西平郡司馬琴工董廷蘭出入瑁所瑁昵之廷蘭藉瑁勢數招賕謝為有司劾治瑁訴于帝帝因震怒叱遣之瑁惶恐就第罷為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清河郡公瑁之廢朝臣多言瑁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瑁亦自謂當柄任為天子立功善瑁者暴其言于朝瑁方日引劉秩嚴武與宴語移病自如帝以瑁虛言浮誕內軼軼挾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瑁為邠州刺史逐秩武等因下詔陳其比周狀喻敕中外始邠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廢弛即治府為營吏擾民居相滑謹瑁至一切革之人以便安政聲流聞召拜太子賓客遷禮部尚書為晉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瑁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略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瑁為相遽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境故功名廢損云贊曰唐名儒多言瑁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瑁以忠諫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感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感則責望備實不副則管咎深使瑁遭時承平從

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陳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爲累也戒哉

子孺復幼頗能屬文然狂縱不法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置幕府多招術家言已三十當得宰相以薰權近希進取後辟浙西韓滉府兄宗僊喪自橫外遺孺復不出臨弔與妻鄭不相中慈母爲言乃具指召家人生斂之鄭方乳促上道鄭死于行又娶崔昭女崔悍媚殺二侍兒私墜之觀察使以聞貶連州司馬聽崔去既又與崔通請復合詔許未幾復離終容州刺史

瑄孫啓以蔭補鳳翔參軍事累調萬年令素贊附王叔文貞元末叔文用事除容管經略使陰許以荆南帥節啓至荆湖宿留不肯進會叔文與韋執誼內忿爭不果拜俄而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就鎮凡九年改桂管觀察使州邸以賂請有司飛驛送詔既而憲宗自遣宦人持詔賜啓啓畏使者邀重餉即曰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給請視因馳歸以聞貶太僕少卿啓自陳獻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殺宦人貶啓虔州長史死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饋遺博易罷臘口等使

瑄族孫式擢進士第累遷忠州刺史韋皋表爲雲南安撫副使蜀州刺史皋卒劉闢反式留不得行賊平高崇文保貨之言諸朝除吏部郎中時河朔諸將劉濟張茂昭等更相勸奏帝欲和之拜式給事中使河北還奏如旨遷陝虢觀察使改河南尹會討王承宗鎮州索餉車四千乘民不能具式建言歲凶人勞不任調發又御史元稹亦言賊未禽而河南民先困詔可都郵安之改宣歙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諡曰傾吏部郎中韋乾度曰始式刺蜀州劉闢構難即謂闢曰向夢公爲上相儀衛甚盛幸無相忘闢喜以爲祥後闢發兵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參謀曰符載大節已虧不宜得諡博士李虞仲曰始闢反爲其用者皆殺死其類可盡被惡名乎如式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闢走西山召所疑畏者盡殺之式在其間會赦得免而曰大節已虧近於溢言諡乃定張鑑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有大志視經史猶漁獵然好王霸大略少事吳兢就器之游京師未知名軍嗜酒鼓琴自娛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即返不及世

務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己重聞錡才薦之釋褐衣拜左拾遺歷侍御史玄宗西狩錡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數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外聞錡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萬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尋詔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賊圍宋州張巡告急錡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閻丘曉趣救曉懷撓逗留不肯進比錡至淮口而巡已陷錡怒杖殺曉帝還京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捕平殘寇史思明提范陽獻順款錡揣其僞密奏曰思明勢窮而服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校獵臨難必變宜追還宿衛書入不省時宦官絡繹出錡境未嘗降情給納自范陽滑州使還者皆感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錡無經略才帝以錡不切事機遂罷宰相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思明叔冀後果叛如錡言召拜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坐市嗣岐王珍第貶辰州司戶參軍代宗初起爲撫州刺史遷洪州觀察使更封平原郡公袁晁寇東境江介震駭錡遣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楊昭梟之沈千載者新安大豪連結椎剽州縣不能禽錡遣別將盡殄其衆改江南西道觀察使卒錡起布衣二期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貨產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爲舊德云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儉者九歲升堂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儉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聘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愛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矣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矣者乎

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惠召譚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過之厚嘗賦詩譏諷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斷春郡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必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轅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實卿道義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爲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邪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卽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慚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懷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邪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擊高尙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敵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疆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積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

矣人臣尙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爲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劍南一遣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詔戒行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泌嘗取松栢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効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置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肇甥昏曰敕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己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秘書少監充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衮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遭州闕衮威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潭州刺史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饋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淮西兵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吳少誠密招之既入境泌邀險悉擊殺之三年拜中書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鄜縣侯初張延賞滅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彫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時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奏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爲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而所收科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奉至千緡方



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懷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必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增其奉時以爲宜而實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必又自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皋歸登必因收其公廩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凡三年始以章綬梁肅爲左右補闕太子妃蕭母郛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必入帝數稱舒王賢必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爲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爲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它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必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敢也即噙鳴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竊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親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郛國爲其女姑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爭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緡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必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必必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頗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播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違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實善罰惡矣帝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己有天命君而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

學士脩國史必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必爲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已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已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我爲古若何而可必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獻生子里間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已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必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必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譏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切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權王璵執政大抵興造工役輒牽禁忌俗說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嘗使禁工駢珠刺繡爲乘輿服舉焚之以爲禳禱德宗素不爲然及嗣位罷內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輜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謀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啓塞從時何魁岡爲亟詔畫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尙時日拘忌因進用必必亦自有所建明獨柳玭稱兩京復必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子繁繁少才嘗無行必始起陽城官諸朝故城重德必而親厚於繁及疏裴延齡既具奏以繁可信夜使繁書已封盡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明日延齡白帝曰城以疏示於朝即擢其條以自疏解城奏入帝怒遂不省必與梁肅善故繁師事肅及卒悉其室士議譴醜由是擯棄積年後爲太常博士權德輿爲卿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參軍累遷隴州刺史罷歸不得調敬宗誕日詔與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入殿中抗老佛誦論改大理少卿弘文館學士諫官御史交章彈治乃出爲亳州刺史州有劇賊刺史盧略財貨爲患它刺史不能禽繁有機略悉知賊巢所在一旦出兵捕斬之議者責繁不先啓觀察府爲擅與詔御史舒元與按之元與繁素隙盡翻其獄以爲擅殺不辜有詔賜死京兆人皆冤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書家傳十篇傳于

世

贊曰。必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必於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錢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繁爲家傳。言必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必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爲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按其近實者著于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考證

房瑒族孫式○舊書式爲瑒姪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考證



崔國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後魏尚書左僕射亮八世孫。少孤，志尚卓遠。善學兵家。開元中，詔舉遺逸，以鈐謀對策甲科。歷京兆府參軍、尹薦、鳳之、選會昌丞。崔國忠通領劍南節度，引國為左司馬。知留後。玄宗西出，扶風、還御史中丞、劍南節度副大使、國銳功名，初開闢，劍南忠意，乃治城隍，列館宇，備什具。帶大河池，國號其隸屬土，號義勇，備供易辦。帝嘗書泣下曰：「世亂忠臣，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劍南節度使。天子至，朝廷百司嚴半惟慢，皆具益，雖賞之，庸未立，命與房琯。章見素赴行在所，帝為制遺愛碑于蜀，以寵之。至德二載，遷中書令，封趙國公，實封戶五百。乾元元年，罷為太子少師，留守東都。於是上皇所置宰相無在者。王師之敗，相州也。軍所過皆剽掠，國備安東，獨奔襄陽，詔削爵，封郡王。傳李光弼表為懷州刺史，改汾州以治行。經從淮陽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文民乞假，經校校尚書右僕射，封道之久，乃檢校左僕射，入知省事。大歷中，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師，諡曰昭襄。

苗晉卿，字元輔，華州下邳人。世以儒素稱。進士第，調為修武尉。累遷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知吏部選事，選人訴繁，好官，屬色新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愠。久之，遷侍郎，猶寬縱，而吏下因緣作弄，力時承平，選書萬人，李林甫為尚書，軍國政以給事委晉卿，及宋遙，然嚴令它官同，裴晉卿，要才實，天寶二載，列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與為第一。與御史中丞傅之子，傅新得幸於帝，晉卿微附之，與本無嫌，故議者嘗然不平。安祿山因問言之，帝為御花等樓，實中，歲十一二，與特終終日，筆不下。人謂之與白帝，大起殿，傅推賜太守，遙感當太守，晉卿安祿山太守，明年，使魏郡，即充河北採訪使。居三年，賊化大行，晉卿入計，歸，帝遣使慰問，進門，進步，又陳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手，那太守，迎候，使所屬令行，隨至，必立，故自爾，侍老有威，降西，而後，時美

其德，改河東郡，兼河東採訪使，徙扶風郡，封高平縣男。遷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召為憲部，兼左丞，安祿山反，晉卿廷奏，陝郡不守，楊國忠本忌其有望，即奏東道賊，非大臣不可鎮，遂授陝郡太守。陝賊防禦使，晉卿見帝，以老辭，許言，職致仕于東。車駕入蜀，晉卿多陷賊，晉卿聞道走金州，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平京師，封韓國公，食五百戶。改侍中，既而乞骸骨，罷為太子太傅，未幾復拜侍中。玄宗崩，肅宗疾甚，詔晉卿攝冢事。國諡曰：「大行遺詔，皇帝三日聽政，稽祖家故事，則無冢宰之文，事遺詔，則宜聽朝，惟陛下順變，以奉萬國，帝不聽，後數日，代宗立，復詔攝冢事，國辭乃免。時年老，甚乞間，日入政事堂，帝優之，聽入閣不違，為御小廷，英召對，率相對小廷，英自晉卿始。吐蕃犯京師，晉卿以病眼，東賊與賊骨之，嗟不責，賊不敢害，帝遣拜太保，罷政事。永泰初，歲年八十一，贈太師，京兆少尹，諡曰懿。國元載未顯時，為晉卿所過，載方相，故國有司改諡文貞。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為營生祠，立石頌美。再乘敗，出入七年，小心謹畏，不若斥是非得失，故能安保寵名。然謀違事體，百官譴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肅宗欲以李輔國為常侍，奏曰：「常侍近密，非實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之。」朝廷欲除陳希烈等死，晉卿曰：「陛下得張通，備安守忠，諒李哲等，何以加罪，帝不從，俄而史思明亂，持是以誘衆，帝自為父碑文，有諷異碑上，賊入上黨，焚燒略盡，而苗氏松檟獨無傷。大歷七年，罷，肅宗廟廷，十子，殺五，聖德，繼而，呂，張，成，樂德，樂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樂官，帝不許，曰：「晉卿往攝政，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與帝王同，樂等宜與外官，實奏王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官與衆共之，樂而不官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中傷則枉直無辨，而機關之道，行可不慎哉。」肅宗下以晉卿在邪，樂等座坐，則當公議其罪，若知見輕，亦宜擯樂等以示天下。且晉卿起文儒，要位台輔，樂等厚，為三朝所推，安肯為族誅，雖甚狂賊，猶不為之況老臣乎，帝然之，而樂等終不順。

裴君字重河，中河東人。本冠族，仕家以蔭，再調渭南尉。王綰為京兆採訪使，君署判官，歷中侍御史，累少事，無明，果於事，吏請，君繼任之，及綰



得拜有詔廷辨其位甚下而抗言其輕餓死李林甫方用事僕屬皆引去獨  
冤爲數語由是慶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行軍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  
爲天下兵馬元帥拜冤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冤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過  
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默于動且南狩屬宗社  
神祇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有如遠巡失德兆心則大事  
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聖駕還京師還居儲貳以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  
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登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  
關輔人日夜思歸大衆一蹙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臣等昧死請  
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卽位進冤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建  
官置官度僧道士收買贖軍與時取價既賤衆不爲宜肅宗至鳳翔罷冤政事  
拜尚書右僕射兩京平封國公實封五百戶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復爲右  
僕射待制集賢院俄充山陵使於是中書舍人劉烜爲李輔國所昵冤表爲判  
官烜抵法坐降虢州刺史徙潭州大歷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冤首佐先帝馳  
驅靈武有社稷勳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輕譴海內冤之陛下宜還冤於朝復俾  
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冤早所厭引錢德之又食其妻蔡且下己還  
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拜不能與載自扶之代爲贊謝俄兼河南  
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不踰月卒有詔贈太尉冤以忠勳自將然不知宰相大  
體性豪俊既素貴與服食飲皆光麗珍重極焉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  
客不能名其饌自製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領使既衆吏白俸錢月二  
千緡冤顧視喜見顏間世嘗其嗜利云始肅宗廟惟苗晉卿配享冤奉使二十  
餘年有錢正元者奏言肅宗爲元帥時師饑一拔冤於草創中獻大義以勸進  
收養戰勇幾十餘萬既逾月房琯來又一年而晉卿至今晉卿從祀而冤乃不  
與有詔配享肅宗廟

部員外郎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連慶性強敏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  
事第一肅宗時爲吏部侍郎蕭華輔政屢薦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代宗初僕固懷恩反帝以連慶忠厚大臣故奉詔宣慰懷恩聽命將入朝既  
而爲其將范志誠阻止時帝在陝連慶脫身赴行在帝還連太子少傅罷爲集  
賢院待制改吏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聽就第注官時  
以爲榮嘗有族子病狂易告以謀反帝識其謬置不問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  
賢有來謝者以爲恥諫而見從卽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刺譏疏數而莫知所  
言大歷十年薨年九十餘初爲郎時著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  
器云子向

向字德仁以蔭得調建中初李紆爲同州刺史奏署判官李懷光叛河中使其  
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紆奔奉天而向領州務貴先脅吏督役不及期將斬以  
徇民皆駭散向獨詣貴先盡開諭之貴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也累爲樞密渭  
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戶部員外郎德宗末方鎮之制多自選於朝以待有變次  
授之故向以選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歷陝觀察使以吏部尚書致仕向能  
以舉行持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卒年八十贈太子少  
保子實官累御史大夫實子樞

樞字紀聖咸通中第進士杜審權鎮河中奏署幕府再遷藍田尉宰相王鐸知  
之遂直弘文館鐸罷樞久不調從僊宗入蜀擢殿中侍御史中和初鐸爲都統  
表署鄆滑軍書記龍紀初進給事中改京兆尹與孔緯厚善緯以罪貶故樞改  
右庶子出爲歙州刺史遷右散騎常侍爲汴州宣諭使樞素與朱全忠相結納  
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絕昭宗悅遷兵部侍郎時崔胤亦倚全忠專朝柄因與  
樞善俄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貶胤官樞亦罷爲工部尚  
書已還宮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出爲清海節度使全忠言樞有經世  
才不宜棄外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累進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  
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樞以爲廷範勳臣自宜  
任方鎮何用爲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實佐曰吾常器樞不忤諫今乃

爾藥聞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戶參軍三濟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爲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呂誼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孤貧不自業里人程氏財雄于鄉以女妻誼亦以誼才不久困厚分賞賄賄所欲故稱譽日廣開元末入京師第進士調寧陵尉採訪使韋陟署爲支使哥舒翰節度河西表支度判官歷太子通事舍人性靜慎勤總吏職諸條或出游誼獨類然據案鉤視簿最翰益親之累兼殿中侍御史翰敗潼關誼西趨靈武由中人尉薦肅宗才之拜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從至鳳翔遷武部侍郎帝復兩京詔盡繫羣臣之汙賊者以御史中丞崔器憲部侍郎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爲三司使處其罪又詔御史大夫李峴及誼領使誼於權宜知大體不及峴而援律傳經過之當時憚其持法然以峴故多所平反乾元二年九節度兵敗帝憂之擢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翌日復以李峴李揆第五琦爲宰相而苗晉卿王琬罷會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還執政累封須昌縣伯遷黃門侍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誼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誼釋縵拜賜人譏其失禮誼引妻之父楚賓爲衛尉少卿楚賓子震爲郎官中人馬尚言者素暱於誼爲人求官誼妻爲藍田尉事覺帝怒命敬羽窮治殺尚言以其肉賜從官罷誼爲太子賓客數月拜荊州長史遭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誼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誼爲尹置承平軍萬人遇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境凡七州隸其道初荊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爲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卒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還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誼伏甲擊殺之誼黨偶數十人積尸府門內外震服妖人申泰芝用左道事李輔國權謀議大夫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芝總之納羣蠻金賞以緋紫出諸中詔書賜衣示之羣蠻伏於賞而財不足更爲剽掠更不敢制潭州刺史應承鼎疾其姦因泰芝過潭縛付吏勒贓鉅萬得左道讖記并奏之

輔國矯追泰芝還京既召見反譖承鼎陷不事詔誼按罪誼使判官嚴郢具獄暴泰芝之惡帝不省賜承鼎死流郢建州後泰芝終以賊徙死承鼎追原其誣誼爲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爲尹奏取材者數十人縛牙兵故威惠兩行誼之相與李揆不平既斥乃用善治聞接泰帝復用即妄奏置軍湖南非便又陰遣人刺誼過失誼上疏訟其事帝怒遂擢出之顯條其罪誼苦羸疾卒年五十一贈吏部尚書誼在朝不稱任職相及爲荊州號令明賦斂均一其治尙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誼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及歿吏哀錢十萬徙祠府西始誼知杜鴻漸元載才薦於朝後皆爲宰相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誼有司博士獨孤及諡曰肅郢以故事宰相諡皆二名請益曰忠肅及執奏謂誼在義美惡不在多名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淮夷重耳一戰而霸而諡曰文其缺之恪肅俞之忠隨會不忘其君而諡曰武故知稱其大略其細也且二名諡非古也漢與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一名不盡其善乃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唐與參用漢制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肅端直近貞性多猜近福言福則失貞稱貞則遺福故曰貞福蓋有爲爲之也若跡無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懿陳叔達曰忠溫彥博曰恭岑文本曰獻章巨源曰昭皆當時赫赫居宰相位者諡不過一名而言故事宰相必以二名固所未聞宜如前諡遂不改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觀圓之銳而失守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臧否冤明強嗜利不知大體誼輔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所長顯于時故聖人使人也器之不聘所不能而後爲治也連慶嘉祗中人之實與

唐書卷一百四十

唐書卷一百四十考證

苗晉卿傳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舊書作天寶一年

呂諲傳置承平軍萬人○舊書承平軍團練三千人

以湖南之岳潭榔道邵連黔中之培凡七州隸其道○沈炳震曰按方鎮表增

領唐衡潭岳榔邵永道連凡九州此作七州誤

後泰芝終以賊徒死承鼎追原其經○臣德潛按此是承鼎之昭雪在泰芝死

後也而舊書則云承鼎竟得雪後泰芝竟以賊敗統死似雪罪以後泰芝始

統死者然

唐書卷一百四十考證

蘇子卿

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六十六

崔鄧魏衛李韓盧高

崔光遠，系出博陵，後徙靈昌。祖敬嗣，嗜酒博博，中宗在房州，吏多肆慢，不為禮敬。嗣為刺史，獨盡職推奉，儲給豐衍，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帝輒超拜，後召見，悟非是，訪真敬嗣，已死，即授其子汪五品官。汪生光遠，勇決任氣，長六尺，瞳子白黑分明。開元末，為唐安令，與楊國忠善，累遷京兆少尹，為吐蕃弔祭使。還，會玄宗西狩，詔留光遠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採訪使，乘輿已出，都人亂，火左藏大盈庫，爭奪財珍，至乘驢入宮殿者。光遠乃募官攝府縣，誰何宮闕，斬十數人，乃定。因僞使其子東見祿山，而祿山先署張休為京兆尹，由是追休，授光遠故官。俄而同羅背賊，以殿馬二千出奔，賊將孫孝哲、安神威招之，不得。神威憂死，官吏驚走，獄囚皆逸。光遠以為賊且走，令人守神威，孝哲等第斬曳落河二人，孝哲馳白祿山，光遠懼，與長安令蘇震出開遠門，使人奔呼曰：「尹巡門，門兵具器仗迎謁，至，皆斬之。」募得百餘人，遂趨靈武。肅宗嘉之，擢拜御史大夫。復為京兆尹，遭到渭北，募僑民，會賊黨劉涇陽、休祠房、椎牛呼飲，光遠刺知之，率兵夜趨其所，使百騎殺滿，狙其前，命驍士合謀，賊醉不能師，斬其徒二千，得馬千馱，俘一酋長以獻。自是賊常避其鋒。扈帝還，改禮部尚書，鄴國公，封實戶三百。乾元元年，繇汴州刺史代蕭華為魏州節度使，初郭子儀與賊戰，汲郡光遠載率汴師千人援之，不甚力。及守魏，使將軍李處益拒賊，子儀不救，戰不勝，奔還。賊因傳城下，詭呼曰：「處益召我而不出，何也？」光遠信之，斬處益，處益善戰，衆倚以為重。及死，人益危。魏城經袁知泰、能元浩等完築，牢甚。光遠不能守，夜潰圍出，奔京師。帝赦其罪，拜太子少保，會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反，陷荆襄諸州，因拜持節荆襄招討，充山南東道兵馬都使。又徙鳳翔尹，先是岐龍賊郭情等掠州縣，峙五堡，光遠至，遣官喻降之，既而沈歛不親事，情等陰約党項及奴刺，突厥敗章倫於秦隴，殺監軍使，帝怒光遠無狀，召還，復使節度劍

南，會段子璋反東川，李奐敗走成都，光遠進討平之，然不能禁士卒剽掠，士女至斷腕取金者，夷殺數千人。帝詔監軍按其罪，以憂卒。

鄧景山，曹州人，本以文吏進，累至監察御史。至德初，擢拜青齊節度使，從淮南為政簡肅，有最集城門，鄧班語景山曰：「罷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初展有異志，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表其狀，詔遷揚州長史，兼江淮都統，密詔景山執送京師。展知之，擁兵二萬度淮，景山逆擊，不勝，奔壽州。因引平盧節度副使田神功討展，神功兵至揚州，大掠居人，發冢墓，大食波斯賈胡死者數千人，展叛。凡三月平，追景山入朝，拜尚書左丞，以崔圓代之。王思禮在太原，備詹事，請輸半以實京師，會卒，管崇嗣代之，政弛不治。數月，為下盜發略盡，帝聞，即以景山為太原尹，封南陽郡公。至則振嚴紀綱，檢覆千隱，衆大懼。而景山清約，子弟饒不過草具，用器止烏漆，待上賓，惟豚魚而已。取倉粟紅腐者食之，兼給麾下，麾下怨訕，左右白景山，景山曰：「此不食，留將安用邪？」因慢罵，士皆羞忿，有裨校抵死，諸將請贖，不許，其弟請代，不許，請納一馬贖，景山乃許減死。衆怒曰：「吾屬命纔一馬，直乎？」景山護失叱遣之。少將黃抱節因衆怒作亂，景山遇害。時寶應元年也。肅宗以其統馭失方，不復究驗，遣使喻撫其軍，軍中請辛雲京為節度，詔可。景山與劉晏善，其後家寒窶，晏屢經紀之，嫁其孤女，諡曰敬。

崔璿，博陵人，以士行修謹聞。累官至澶州刺史，不為煩苛，人便安之。流亡還歸，居二年，增戶數萬，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大曆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吏習寬弛，不奉法，璿稍以禮法繩裁之，下多怨。別將臧玠判官達奚觀忿爭，觀曰：「今幸無事，玠曰欲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殺觀，璿聞難，惶懼走，遇害。帝悼惜之，魏少游字少游，邢州鉅鹿人，以吏幹稱。天寶末，累遷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肅宗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而留少游繕治宮室，少游大為殿宇帷帟，皆象宮闕，諸王公主悉有次舍，供饌窮水陸。又有千餘騎，鎧輅光鮮，振旅以入，帝見宮殿不悅，曰：「我至此，欲就大事，安用是為？」稍命去之。除左司郎中，兩京平，封鉅鹿縣侯，遷陝州刺史。王師潰於鄴，河洛震駭，少游鎮守自若，擢京兆尹，李輔國以其不



附己改衛尉卿會率羣臣馬助軍少游與漢中王瑀持異帝怒貶渠州長史復爲京兆尹始請中書門下省五品尙書省四品諸司正員三品諸王駙馬皆以上親及婿若甥不得任京兆官詔可大曆二年爲江西觀察使進刑部尙書改封趙國公六年卒贈太子太師少游四爲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謀飾規檢有足稱者

衛伯玉史失其何所人少習武技爲有力天寶中從安西府積勞至員外諸衛將軍肅宗即位慨然願立功乃歸長安領神策兵馬使出鎮陝州行營乾元二年賊將李歸仁以騎五千入寇伯玉與戰于坂破之獲馬六百匹還羽林大將軍從四鎮北廷行營節度使俄爲神策軍節度使思明遣子朝義夜襲陝將動京師伯玉迎擊破之於永寧加特進封河東郡公廣德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玉有幹略可方面大事乃拜荆南節度使進封城陽郡王大曆初以母憂當代輒將吏留己復詔節度荆南議者醜其留十一年歸京師卒

李澄遠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寬之遠胃以勇剽隸江淮都統李垣府爲偏將又從永平節度李勉軍勉帥汴表澄滑州刺史李希烈陷汴勉走澄以城降賊希烈以爲尙書令節度永平軍興元元年澄遣盧融間道奉表詣行在德宗嘉之署爲詔內密丸授澄刑部尙書汴滑節度使澄未即宣乃先勒訓士馬希烈疑以養子六百戍之賊急攻軍陵澄遣至石柱澄密令焚營爲驚遁者養子輩果乘以剽掠澄盡斬之以告希烈不能詰賊遣將翟崇暉率精兵寇陳州未還汴軍寡澄度不能制己又中官薛盈珍持節至封翟武威郡王賜寶封乃燔賊旗節自歸希烈既失澄而崇暉復敗是奔汝南澄引兵將取汴屯其北門不敢進及劉洽師屯東門賊將田懷珍納之比澄入洽已保子城矣澄乃舍凌儀兩軍士日爭忿未能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送款於澄澄遣子清馳赴先此河陽李芑使偏將雍希範攻鄭數殘剽液拒之及納清希範大怒急攻鄭清助守殺河陽兵數千希範焚陽武去澄遂如鄭詔授清檢校太子賓客易名克寧貞元初遷澄檢校尙書左僕射義成軍節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贈司空澄始封隴西公後乃進王爵每上章必疊署二封士大夫笑其野澄之喪克寧閤不發聞旬

日欲自領事其行軍司馬馬鉉不許克寧殺之墨經加卒學城將爲亂劉洽以兵屯境上遣使諭止遂自戢然道閉者半月詔以買耽代鎮克寧乃護喪歸悉索府中財夜出軍士從剽之殆盡澄柩至京猶賜克寧莊一區錢千緡粟麥千石云

韓全義家素寒史失其先世與卒伍以巧佞事宦者竇文場權累長武城使進拜夏經銀宥節度使詔以長武兵赴之全義素懦食無紀律爲下斬狎詔未下軍中徧知之謀曰夏州沙磧無樹藝生業不可往是夜謀而亂全義縋以逸殺其親將王栖巖趙虔曜等軍虞候高崇文誅亂首衆乃定全義得赴屯吳少誠以蔡拒命詔合十七鎮兵討之時軍無帥統惟以奄豎監之遂敗于小渡德宗以文場素爲全義地因用爲淮西行營招討使以陳許節度使上官況副之諸鎮兵皆屬全義無它方略號令悉稟監軍每議攻戰宦豎十數紛爭帳中小人好自異互詆訾不能決賊知之數請戰遇賊廣利城方暑地沮洳士皆病癘全義未嘗存之既戰師皆潰退保五樓賊移屯逼之乃與監軍買英秀等保潞水不能固又入屯陳州是時惟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潞水全義誘潞滑州數大將殺之然卒不振宦人共掩其敗帝不知少誠度無能爲即遣書謝監軍求洗前咎帝下其議宰相賈耽以爲五樓之敗賊不追者以冀恩耳請納其誠帝然之全義班師過關下託疾不入謁司馬崔放見帝謝無功帝曰全義誘少誠歸國功大矣何必殺敵乃爲功邪還屯夏州中人即第宴饗然卒不見天子去時恨帝失政使姦人得肆云憲宗在藩疾之既嗣位全義大懼願入覲不復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其子獻女樂八人帝不納曰我方以儉治天下惡用是爲哉

盧從史其先在元魏時爲戚族後徙籍不常父虔好學由進士第歷御史祕書監從史少好騎射遊澤潞間節度使李長榮署爲督將貞元後藩臣關德宗必取本軍所喜戴者授之從史在潞姦猾得志又善附迎中人會長榮卒即擢拜昭義節度副大使既得志凌恣不道至奪部將妻而能辯給粉澤其非府屬孔戣等屢以直語爭刺初唯後益不從皆引去元和中丁父喪去官從史即獻

計誅王承宗陰向帝旨。繇是奪服領澤潞。因詔討賊。而勅兵逗留。陰與承宗交。得其密號授軍中。又高第果直以舊度支。即上書求兼宰相。且誣諸軍與賊通。兵未可進。憲宗患之。初神策中尉吐突承璀與對壘。從史時過其營。飲博。承璀多出寶幣奇玩夸之。從史資者獲所玩悅。必遺焉。從史喜。益狎不疑。帝用裴增謀。敕承璀圖之。承璀伏壯士幕下。伺其來與語。士突起。持出帳後。縛內車中。從者驚亂。斬數十人。諭以密詔。而大將高重胤素忠果。部勒其衆。乃定。會夜疾驅。未明出境。道路無知者。於是五年夏四月。有詔慰其軍。就從史罪惡。貶驪州司馬。賜死于繼宗等。並徙嶺南。

高重胤。幽州范陽人。其先五代不異居。孝閔里閭。德宗初。採訪使洪經綸言之。詔表關于門。重胤能讀春秋及兵法。頗以威概自。校騎多變。往見長武城使高崇文。崇文異其才。擢任軍職。從擊劉闢。戰觀克。下鹿頭城。降李文悅。仇良輔等。追戰七盤城。有功。禽闢於羊壇。擢拜彭州刺史。俄代崇文為長武城使。封咸義郡王。元和中。以左威衛將軍隨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諸將多覆軍。獨重胤有功。詔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以旌之。承璀已執盧從史。其軍相驚。乃遣重胤諭之。應而大呼曰。元惡縛矣。公等宜自安。即脫鎧擢而前。衆遂定。欲留為帥。重胤聞遣去。拜豐州刺史。三城郡圍隸防禦使。討吳元濟也。析山南東道為兩鎮。以重胤宿將。拜唐鄧節度使。逼賊南衙。重胤雖悍而寡謀。統制尤非所善。始引兵趨蕭陂。戰小勝。進至文城。柵賊歸北。逐之。禽伏所獲。連大敗。才以身免。詔貶歸州刺史。乃厚賂權宦。召為右衛大將軍。拜振武節度使。會吐蕃攻鹽夏二州。重胤以兵五千屯拂雲堆。虜引去。凌金河。斷幽地數千頃。改左武衛大將軍。又節度邠寧。位檢校司徒。重胤中道發首。不能事。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召。率于道贈太保。重胤位既高。言多不達。帝欲罷其兵。益自憂。乃上私第為佛祠。請署曰懷恩。以塞帝疑。俄又詔優優。屢作慢辭斥。勅大臣。其反覆自任類此。

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唐書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崔光遠傳光遠乃某官攝府縣誰何官關新十數人乃走○臣德澤按誰何官關四字未明舊書云某攝府縣官分守之殺數十人方止較明白魏城經實知某能元浩等先錄牢甚○能元浩舊書作元皓李澄傳使傷將雍希顏攻鄧○舊書作雍顯

唐書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六十七

李楊崔柳韋路

李麟，裔出懿祖，屬長疏，父濬，歷潤州刺史，以誠信號良吏。開元中，終劍南節度按察使，贈戶部尚書。麟好學，善文辭，以父蔭補京兆府戶曹參軍。麟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累擢兵部侍郎，與楊國忠同列。國忠怙權疾之，改權禮部貢舉。國忠遷，麟復本官，改國子祭酒，出爲河東太守。有清政，安祿山反，朝廷以麟儒者，非禦侮才，遷爲祭酒，封渭源縣男。玄宗入蜀，麟走見帝，再遷憲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渙、崔圓踵赴肅宗行在，獨麟以宗室子留總百司。上皇還京，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襄國公。張皇后挾李輔國譖撓政，苗晉卿、崔圓等畏其權，皆附離取安。獨麟守正，不阿順。輔國忌之，乾元初，罷爲太子少傅。明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諡曰德。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玉，在武后時爲顯官，世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爲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在，拜起居舍人，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麻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俄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之。官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既誅，因是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汰其選，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會宴，天下士競益歸綰，帝亦知之，自擢爲太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制下，士相賀。綰朝，綰固讓，帝不許。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即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舊制。刺史被代若別

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傳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賊貨，本遣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傳，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諸使所，如其故關，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嘗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州官月裏，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爲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綰素痼疾，居旬日，遽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于時釐補宰敝，唯綰是特。未幾薨，帝驚悼，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邪？」即日詔贈司徒，遣使者冊授，欲及其未斂也。詔百官如第弔，遣使會弔，贈絹千匹，布三百匹。太常諡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儉人也，持異議，宰相常哀陰助之。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巴州員外司馬。猶賜諡曰文簡。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經諸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詰其極。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俊，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騎數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宅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孝公沔之子也。世以禮法爲聞家。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自起居舍人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關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哀爭議不平。哀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哀輒駁異。祐甫不爲下，會朱泚軍中，祐甫同乳表其端，詔示哀。哀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貓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錄，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邪？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誠邊候，勤徵巡，則貓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異其言，哀益不喜。帝崩，哀與禮官議，禮爲君新喪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爲



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三日也。哀曰。實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更吏。豈胥吏歟。哀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哀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堦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哀不勝怒。乃勅祐甫率情變禮。禮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不待偏曉。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平章事當署敕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哀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哀爲固。上是日。羣臣直經立月華門外。即兩換職。以哀河南少尹。而拜祐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啓巧填委。故官賞綬素。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刻塞公路。網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哀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嘗愚同滯滯。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長。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勣。勣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勣。留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滑州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後自敎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帝曰。善。正己慚服。時議者雖其謀謀。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屠與至中書。臥而承旨。若還第。即遣使咨決。年六十。贈太傅。諡曰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緘縢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子植嗣。

植字公休。祐甫弟。隴江令晏甫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歿。當以隴江次子主吾祀。及卒。護喪者以聞。帝惻然。召植使即喪次。終服。補弘文生。博通經史。於易尤邃。與鄭覃同時。爲補闕。皆宰相後。每朝廷有得失。兩人者更疏論執。嘗望蔚然。元和中。爲給事中。時皇甫鎛判度支。建言減百官奉裏。植封還詔書。鎛又請天下所納鹽酒利增估者。以新準舊。一切追償。植奏言。用兵久。百姓凋罄。往難估贖其實。今不可復收。於是議者咸罷鎛。鎛懼而止。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間。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實上聖。與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屬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繼。治致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晝夜孜孜。納君於道。環書手寫。尙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於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干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所以然。臣在重罪。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他日又問。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家產。而罷驛臺。身衣弋綈。履草屨。築上書臺。爲殿帷。信乎。何太儉邪。植曰。夏史非貌言。漢承秦後。縱之餘。海內凋瘵。文帝從代來。知稼穡艱難。是以躬履儉約。爲天下守財。景帝遵而不改。故家給戶足。至武帝時。錢朽貫朽。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威動四方。然侈靡不節。末年戶口減半。稅及舟車。人不聊乃。下哀痛詔。封丞相爲富人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而天下足。帝曰。卿言善。患行之爲難耳。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且懼部將構亂。乃先齎金鏡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融等驕放。驕驕。願得官自效。日訴于前。皆抑不與。及遣張弘靖赴鎮。縱克融等北還。不數月。克融亂。復失河朔矣。天下尤之。植內慚。罷爲刑部尙書。旋授岳鄂觀察使。未幾。遷嶺南節度使。還。拜戶部尙書。終華州刺史。贈尙書左僕射。

使字德長。祐甫從子也。性介潔。矜己之清。視賊貨者若讎。以蘇州刺史奏課第一。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恤也。使至。謂屬

史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民創其禁自是商賈流通貨物益饒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時田弘正徙鎮州以魏兵二千行既至留自衛請度支給歲糧穆宗下其議饒固執不與弘正不得已遣魏卒俄而鎮兵亂弘正遇害使之爲也時天子失德使黨與威有司不敢名其罪出爲鳳翔節度使踰年徙河南尹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曰肅

贊曰植輔政當有爲之時無經國才履危防微機不知其潰而發也手地權縱縱虎復藩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爲天下笑使客財資賊又皆幸不誅天以河北亂唐故君臣不肖物緣其謀情哉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梁僕射後六世孫後籍襄州單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兄相天且踐爲浮屠道可殺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衛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臺條以儼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爲左補闕大曆初江西魏少游表爲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屠奴軍侯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冤少游趣訊僧首伏因厚謝二人路嗣恭代少游渾還國練副使俄爲袁州刺史祐甫輔政爲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入爲尚書右丞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持斧之搜索所在渾羸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爲賊汗且載於文從戈非僞武所宜乃更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銜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賊之獲既而果爲賊縛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詰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嘗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鐫工不敢聞私市玉足之及獻帝不類隨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遺教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衆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璽賈私募兵助討吐蕃渾曰季羔

先朝號名臣由祖以來世祿襲關千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肯子毀門構微一時倖播風教哉讀渾贊以示懲沮帝嘉納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己待之奏事或日晏他相取充位渾遠省中撈吏自若渾雖爲現所引惡其事贊曰省闕非刑人地而撈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猶察不滿歲輒罷今公奈何踏前非顧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邪渾悔悟稍觀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與小史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移疾出即日詔付外施行疾聞因乞骸骨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渾慨然曰既委有司而復撓之豈賢者用心邪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主辦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選異者渾城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忠師之便馬建實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虞渾跪曰五帝無詭誓三王無盟詛蓋盟祖之與皆在季末今威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夫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臣亦當爾邪皆頓首謝夜半郊寧節度使韓游瓌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即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估權渾守正遠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善辯好談諧與人交豁如也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遊酣醉乃還渾然無難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圖門奉朝請數曰吾等視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五年卒年七十五諡曰貞渾母兄識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創端往往詣極雖趨尙非渾然當時作者伏其簡拔渾亦善屬文但沈思不逮於識云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繼母以孝聞親歿廬墓終喪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授集賢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宰相裴增引直史館改咸陽尉憲宗初權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開言古帝王以納諫爲聖拒諫爲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願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增密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實之善出開州刺史以戶部郎

中人知制誥韓宗立爲翰林侍讀學士。處厚以帝神志不向學，即與路隋合局。書時，春秋禮孝經論語，授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其助省覽，帝稱善。並賜金幣，再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於帝，建言官自應置龍天下之財，宰相不能節下。羣臣議處厚發十難，請其迂謬。平叔愧縮，遂廢。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擢李紳遷爲福州司馬。其黨劉栖楚等欲殺紳必死，建言當徙贛地。處厚上言，逢吉黨與以紳之斥，猶有餘事。人情危駭，時云：「要令裴令，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隨言罔極，交亂四國。此古人疾讒之深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按紳先朝舊臣，就令有過，尙當被瑕洗雪，成無改之美。況被讒乎？建中時，山東之亂，與宰相朋黨，楊炎爲元載復讐，盧杞爲劉晏復讐。兵連禍結，天下騷然。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深念哉？紳雖是免逢吉怒，至寶曆三年，赦書不言左降官，未量移者，以沮紳內徙。處厚復奏，逢吉緣紳一人而使近歲流斥，皆不蒙澤，非所以廣恩於天下。帝悟，追改其修進翰林承旨學士。兵部侍郎方天于荒時，月視朝才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爲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襁褓，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賜錦綵以慰其意。王廷湊之亂，帝數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髮度不能用，乃當體而數，使無蕭曹。此禍唐所以謂漢文帝有顧牧不能用也。後葉中急變，文宗終內難，猶豫未即下詔，處厚入，昌言曰：「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何所避諱哉？遂奉教班誅。是夕就令及它儀矩，不暇責有司。一出處厚，無違舊章者。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豐昌郡公。堂吏湯鉢數招權納賄，處厚笑曰：「此半滑漢也。」斥出之。相府肅然。初，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駕及當爲別駕者，引處之朝。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東宮王府官。朱紫滿科，授受不綱。處厚乃置六雄十莖十聚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帝雖自力機政，然機務輕改，搖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侍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肖，得於機議邪？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實易直長厚忠實，經

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頭首。帝覺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爲治。諱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時李同捷叛，詔諸軍進討。魏博史憲誠懷向背，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中書處厚召語曰：「晉公以百口保爾帥於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爲，以邦法從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李載義數破潰鎮兵，皆剽剽以獻。處厚戒之。前後完活數百千人。大和二年，方奏事，暴疾仆。香案前，帝命中人翼扶之，與還第。一昔薨，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姿狀如甚儒者，居家亦循易，至廷爭，毅然不可回奪。剛于御史，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錄善。時亦饒其太廣，性嗜學，家書雖正至萬卷，爲拾遺時，謾德宗寶錢，後又與路隋共次憲宗寶錢，詔分日入直，創具凡例，未及成而終。本名澤，避憲宗諱改今名。

路隋，字南式，其先出陽平父泌，字安期，通五經，端亮寡言，以孝悌聞。建中末，爲長安尉。德宗出幸天棗，妻于奔行在，扈符梁州，排亂軍以出，再中流矢，裂裳濡血以策脫。渾瑊召置幕府，東討李懷光，奏署副元帥判官。從瑊會盟平涼，爲虜所執，死焉。時隋學儒，以恩授八品官。遠長知父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嚮，不食肉。母告以親類，終身不引鏡。貞元末，吐蕃請和，隋三上疏，宜許，不報。舉明經，授潤州參軍事。李錡欲困辱之，使知市事。隋怡然坐，雖不爲屈，章夏卿高其節。辟置東都幕府。元和中，吐蕃款塞，隋五上疏請修好，冀得泌還。詔可。遣祠部郎中徐復報聘，而泌以喪至。帝愍憫，贈絳州刺史，官爲治喪，服除，擢隋左補闕。史館修撰，以鯁亮稱。穆宗立，與韋處厚並擢侍讀學士，再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金幣來謝者，隋却之曰：「公事而當私私邪？進承旨學士，遷兵部侍郎。文宗嗣位，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爲切直，宦豎不喜，嘗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居異，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皆上言改修非是。夫史冊者，褒勸所在，匹夫美惡尙不可輕，況人君乎？議者引舊不疑，第五倫爲比，以蔽聰

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將保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館請條示其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適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久之辭疾不聽冊拜太子太師明年李德裕貶袁州長史不署奏爲鄭注所忌乃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鎮海節度使道病卒年六十贈太保諡曰貞

贊曰縮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祐甫發正己隱情渾策吐蕃必叛伐謀知幾君子哉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亮事君者邪隋輔政十年歷牛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哉

唐書卷一百四十二

唐書卷一百四十二考證

楊綽傳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巴州員外司馬○舊書作廣州  
柳渾傳入爲尚書右丞○舊書遷尚書左丞  
改右散騎常侍○舊書改左騎常侍  
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舊書貞元二年

唐書卷一百四十二考證





唐書卷一百四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六十八

高元李韋薛崔戴王徐鄭辛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皋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祿山亂，召翰討賊，即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帝問羣臣策安出，適請竭誠，募死士抗賊，未為晚。不省。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因言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明，乃至荒路，監軍諸將不恤軍務，以倡優雜戲相娛樂，渾龍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責死戰，其敗固宜。又魯炆何履光，趙國珍屯南陽，而一二中人監軍更用事，是能取勝哉？臣數為楊國忠言之，不肯聽。故陛下有今日行，未足深恥。帝領之，俄遷侍御史，權譴議大夫，實氣敢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鎮，適感言不可，俄而承王叛，肅宗雅聞之，召與計事。因判言王且敗，不足憂。帝奇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軍陟淮西來瑱，率師會安陸，方濟師而王敗，李輔國惡其才，數短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為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斂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而西，經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劍南。異時以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等八州專為一節度，歲月之計，四川不得參也。嘉陵比困夷獠，日雖小定而瘡痍未平，耕紡上業，衣食貿易皆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稅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役，其斂可見，而官利者，猶望萬端，窮朝抵夕，千索百贖，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鄰保，咸以罰挾而遺逃益滋。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繫，地入有訖，而科斂無涯，為蜀計者，不亦難哉？又平戎以西數城，皆驛山之類，蹊險絕，運糧東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為戎狄言，不足利戎狄，為國家言，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

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以一劍南併力從事，不爾，非陛下洗滌關東清逆亂之意也。蜀人又援則貽朝廷憂，帝不納。梓屯將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斬之，而光遠兵不戢，遂大掠。天子怒，罷光遠，以適代為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鄭，欲牽制其力，既無功，遂亡松維二州及雲山城。召還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忠。適尚節義，語王霸，衰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為播紳所推，然政寬簡，所治人便之。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其貽書賀蘭進明，使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憾，未度淮，移檄將校，絕承王，俾各自白，君子以為義而知變。

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字惟固，從太宗征遼東，以功賜宜君田二十頃，還口并馬牝牡各五十，拜寧塞令，襲常山公。祖亨，字利貞，美姿儀，嘗曰：我承王公餘烈，為犬聲樂是習，吾當以儒學易之。霍王元軌聞其名，辟參軍事，父延祖，三歲而孤，仁基教其母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姪彊勸之，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撥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反，召結戒曰：而曹達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產辱云。卒年七十六，門人私諡曰太先生，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禮部侍郎陽凌見其文曰：一第愿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謹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其一曰：議者問，往年逆賊東窮海，南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醜徒復，在四方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朝放組，彊寇師及渭西，曾不踰時，摧銳擄凶，復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邪？乃今河北森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運糧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爵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

實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爲安。而忍以未安忘危邪。對曰。此非難言之。前日天子恨愧陵廟。爲羯逆傷汗。憤慨上皇。南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竭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強。以危取安之絲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疑寬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殷勤良馬。官籍美女。輿服禮物。休符瑞籙。日月充備。朝廷歌頌。威德大業。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諸臣顧官。怡愉天顏。文武大臣。至於庶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不能以疆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寇盜疆弱。可言哉。其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共自謀。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則國家兩全。不勝則兩亡。故生死決於戰。是非極於謀。今吾各位重。財貨足。爵賞厚。勤勞已極。外無仇讎害我。內無窮賤迫我。何苦當鋒刃以近死。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吾州里有病父老母。孤兄寡嫂。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沉於死者。人誰哀之。又聞曰。天下殘破。蒼生危窘。受賦與役者。皆寡弱貧獨。流亡死徙。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安。我等豈無賦歛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人且如此。奈何。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不能令必信。信可必矣。而太信之中。至姦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忠信。蒼生益冤結。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等議於野。又何所及。其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蒼生。滅姦逆。圖太平。勞心悉精。於今四年。說者異之。何哉。對曰。如天子所思。說者所異。非不知之。凡有詔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再。頗類諧戲。今有仁卹之令。愛勤之詔。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爲言難不行。猶足以勸彼沮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行已言之令。必將來之法。難徭弊制。拘忌煩令。一切蠲蕩。任天下賢士屏斥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爲不及。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募義士於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鏖戰死。露骨於泌南。名曰哀丘。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連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以謀。帝善之。因命發苑葉軍控賊南鋒。結

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呂誼請益兵拒賊。帝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誼府。又參山南東道來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瑒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渠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邪。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瑒納之。瑒誅結。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巧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諫。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爲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後家漢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聲叟。彼謂以聲者。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筇簪而盡船。獨聲辭而揮車。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聲乎。公守著作。不帶筇簪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聲辭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加於當世。誰是聲者。吾欲從之。彼聲叟不慚帶筇簪。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聲叟不羞聲辭於鄰里。吾又安能慚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爲稱。直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爲。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待。乃爲語曰。能帶筇簪。全獨而保生。能學聲辭。保宗而全家。聲也如此。漫乎非邪。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卽上言。臣州爲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羣獠騷離。未有所安。橫南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進授容管經略使。身輪轡。綬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李承。趙州高邑人。幼孤。其兄暉養之。既長。以惻聞。擢明經。遷累大理評事。爲河南採訪使判官。尹子奇陷汴州。拘承送洛陽。覘得賊謀。皆密啓諸朝。兩京平。例貶臨川尉。不三月。除德清令。尋擢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淮南西道黜陟使。

委置常豐堰於楚州以禦海潮。坻田增國收常十倍。德宗將討梁崇義，李希烈揣知之，乃表崇義過惡，請先誅討。帝悅，數對左右稱其忠，會承使回，言希烈能立功，然恐後不可制。帝初謂不然，及崇義平，希烈果叛，始思其言。擢拜河中尹，督絳觀察使。承廉正，有雅望，以才顯於時。未幾，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希烈猶據襄州，帝慮不受命，欲以禁兵衛送承，承辭，請以單騎入。既至，希烈會承外館，迫脅日萬端，承晏然誓以死守。希烈不能屈，遂大掠去。襄漢蕩然，承輯經撫安之。居二年，閩境完復。初，希烈雖去，留部校守規，往來踵舍，承因得任所，厚藏叔雅結希烈腹心周會。王玢、姚懷及曾等謀殺希烈，承首謀也。密詔襄樊，尋檢校工部尚書、湖南觀察使。建中四年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

韋倫，系本京兆，父光乘，在開元天寶間爲朔方節度使，倫以蔭調藍田尉，幹力勸殖。楊國忠署爲鑄錢內作使判官，國忠多發州縣齊人令鼓鑄，皆非所習，雖錐扶苛嚴，愈無功。倫請準直募匠代，無聊之人，緣是役用減，鼓鑄多矣。玄宗晚節威營宮室，吏介以爲欺，倫閱實工具，省費倍從，帝入蜀，以監察御史爲劍南節度行軍司馬，置判官。時中人衛卒多侵暴，尤難治，倫以清儉自將，西人賴濟。中官疾之，以譏貶衡州司戶參軍。度支使第五琦薦倫才，擢商州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將康楚元亂，自稱東楚義王，刺史王政棄城遁，賊南襲江陵，絕漢沔餉道。倫調兵屯鄧州，厚撫降賊寇益急，乃擊禽楚元以獻，收租庸二百萬緡，召爲衛尉卿。俄兼寧龍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橫，倫不肯謁，憾之。中罷爲秦州刺史，吐蕃黨項歲入邊，倫兵寡，數格虜敗，貶巴州長史。徙務川尉，代宗立，連拜忠台饒三州刺史。宦者呂太一反嶺南，詔拜倫韶州刺史，韶連郴都團練使。爲太一反間，貶信州司馬。斥棄十年，客豫章，德宗嗣位，遷使絕域者，擢倫太常少卿。元和吐蕃使，倫至，諭天子威德，贊普順悅，乃入獻。遷進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再使如前。倫處朝數論政得失，宰相盧杞惡之，改太子少保，從狩奉天。及杞敗，關播罷爲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流涕曰：「宰相無狀，使天子至此，不失爲尚書。」後何勣聞者，憐其公，帝後欲復用杞爲刺史，倫苦諫，言懇至，到帝納之。進太子少師，鄧國公。致仕，時李楚琳以

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府監，倫言楚琳逆節，忠誠戎醜，不當寵以官。又請爲義倉以捍無年，擇賢者任帶左右，謂吐蕃豺虎野心，不可事信約，宜謹備邊，帝善其言。厚禮之，居家以孝慈稱。卒，年八十三。贈揚州都督，諡曰肅。薛珏，字溫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爲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讓。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宅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廨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稱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劉玄佐表兼汴宋行軍司馬，李希烈塞汴州走，即拜珏刺史。遷河南尹，入爲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詞，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爲京兆尹，司農供三宮畜茹三十車不足，請市京兆，是時羣形爲萬年令，珏使形禁賣，民苦之。德宗怒，羣形俸帝疑下情不達，因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言闕失，謂之巡對。珏剛嚴，曉法治，勤身以勸下，然苛察無經術大體，坐善贊參改太子賓客，出爲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子存慶，字嗣德，貌偉岸，及進士第，歷御史尚書郎，五遷給事中，與韋弘景封駁詔書，時稱其直。劉總以幽州歸，穆宗謂宰相曰：「必用薛存慶，可以宣朕意。」對延英一刻，遣之。至鎮州，疽發於背，卒。贈吏部侍郎。

崔漢衡，博州博平人，沈懿博厚，善與人交，始爲費令，滑州節度使令狐彰表掌書記。大曆六年，以檢校禮部員外郎爲和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建中二年，吐蕃請盟，擢殿中少監，爲和蕃使，與其使區頰贊俱來約盟，改稱驢驘，持節送區頰贊歸，遂定盟清水。德宗幸奉天，吐蕃以兵佐澤城，敗賊武功，轉秘書監。俄拜上都留守，兵部尚書，東都滑州青魏博賑給宣慰使，又使幽州，還命稱指。貞元三年，豫吐蕃盟平涼，被執，虜將殺之，因夷言謂之曰：「我善結贊，無殺我。」而漢衡誠信素著，虜亦尊重，故至河州得還。明年，出爲晉慈隰觀察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戴叔倫字幼公，澧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曹王皋領湖南江西，表佐幕府。皋討李希烈，留叔倫領府事，試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澆灌，爲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獄無繫囚。俄卽真，期年，詔書褒美，封鹽縣男，加金紫服。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者莫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天下州縣有上中下緊望雄輔者，有司銓擬，皆便所私，此非爲官擇人爲人求治之術，其尤切者。縣令錢事參軍事，此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以殿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其言，遷容管經略使，經使夷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卒于道，年五十八。

王翊字宏肱，并州晉陽人。少治兵家，天寶中授羽林軍宿衛，擢才兼文武科，出爲辰州刺史，與討襄州康楚元有功，加兼秘書少監，遷郎州刺史。大曆中，擢容管經略使，初安祿山亂，詔嶺南兵隸南陽魯炆，炆敗績，衆奔潰，潯洞夷獠相挺爲亂，夷酋梁崇善號平南都統，與別帥單固合，又與西原賊張侯夏更誘，因陷城邑，遂據容州。前經略使陳仁秀元結長孫全緒等皆備治，藤梧翊至，言於衆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客治宅所，必得容乃止。」卽出私財募士有功者，許署吏，於是人自奮，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因至廣州，請節度使李勉出兵併力，勉不許，曰：「容陷賊久，據方疆，今速攻，恐自敗耳。」翊曰：「大夫卽不出師，願下書州縣，陽言以兵爲助，冀藉此聲威，萬一功勉許諾，翊乃移書義藤二州刺史，約皆進討，引兵三千與賊鏖戰，日數遇，勉撤止之，輒匿不發，戰愈力，卒破賊，禽崇善，悉復容州故地，捷書聞，詔更置順州，以定餘亂。翊凡百餘戰，禽首領七十，軍間遁去，復遣將李憲等分討西原，平鬱林等諸州，累兼御史中丞，招討處置使，會哥舒晃反，翊命憲悉師援廣州，因合衆乘間來襲，翊設伏擊之，生禽間，橫表平，代宗遣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賜第京師，時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中兵乘邊，召翊爲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將凌正數干法不遵，約其徒夜斬關逐翊，翊覺之，陰亂，滿刺以差其期，衆驚，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惕息，歷汾

州刺史，爲振武軍使，綏銀等州留後，入拜京兆尹，會起涇原兵討李希烈，次澧水，京兆主供饗，饗敗肉腐，衆怒曰：「食是而討賊乎？」遂叛，翊挺身走奉天，拜太子詹事，德宗還都，再遷大理卿，出爲福建觀察使，徙東都留守，既至，開田二十餘屯，修器械，皆良金書車，練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誠叛，獨東畿爲有備，關東賴之。貞元十八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肅。翊雅善盧杞，杞之殺崔寧，沮李懷光不得朝，皆與其謀，議者以爲當子正雅，字光讓，行謹飭，爲崔所器，元和初，擢進士，遷累監察御史，穆宗時，京邑多盜賊，正雅以萬年令，威震豪彊，尹柳公綽言其能，就賜緋魚，累擢汝州刺史，屬監軍怙權，乃謝病去，入爲大理卿，會爭宋申錫獄，堅甚，申錫得不死，太和中卒，贈左散騎常侍，翊兄翊，性謙柔，歷山南東道節度使，代宗目爲純臣，世稱謙廉，卒，贈戶部尚書，諡曰忠惠。

翊曾孫凝，字成庶，依其舅宰相鄭肅，舉明經，進士，皆中，歷臺省，遷入知名，擢累禮部侍郎，不阿權近，出爲商州刺史，驛道所出，吏破產不能給，而州有冶賦羨銀，常權直以優吏，凝不取，則以市馬，故無橫擾，人皆慰悅，徙湖南觀察使，僖宗立，召爲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坐舉非其人，以秘書監分司東都，卽拜河南尹，遷宣歙池觀察使，時乾符四年也，王仙芝之黨屠至德，勢益張，凝遣牙將孟琢助池守，賊益兵來攻，實欲襲南陵，凝遣樊備以舟師扼青陽，備遣令輕與賊戰，不勝，凝斬以徇，諸將聞皆股慄，以死綴賊，賊不能進，時江南環境爲盜區，凝以彊弩拒采石，張疑幟，遣別將馬穎解和州之圍，明年，賊大至，都將王涓自承陽赴敵，凝大宴，謂涓曰：「賊席勝而驕，可持重待之，慎毋戰，涓意銳，日趨四舍，至南陵，未食卽陣，死焉，監軍收餘卒數千，還走城，沮撓無去意，卒又恣橫，不能禁，凝讓曰：「吏捕蝗者不勝而仰食於民，則率暴以濟災也，今兵不能捍敵，又恣之犯民生業，何以稱朝廷待將軍意？」監軍詞屈，趣親吏入民舍奪馬，凝乘門望見，麾左右捕取殺之，由是不敢留，然益儲畜繕完，以備賊，賊至，不能加，會大星直隸庭陞，術家言宜上疾不視事以厭勝，凝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爲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普與城相存亡，勿復言，既而賊去，未幾卒，年五十八，贈吏部尚書，諡曰貞。

徐申字維降京兆人擢進士第累遷洪州長史嗣曹王舉討李希烈檄申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辦舉表其能遷韶州刺史詔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爲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犂墾發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累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閑如初創驛候作大市器用皆具州民詣觀察使以其有功於人請爲生祠申固讓觀察使以狀聞遷合州刺史始來韶戶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之會初置景州授刺史賜錢五十萬加節度副使遷邕管經略使黃洞納質供賦不敢桀踰年進嶺南節度使前使死吏盜印署府職百餘員畏事泄謀作亂申覺殺之誣誤一不問遠俗以攻劫相矜申禁切無復犯外蕃歲以珠璣瑣香文犀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贖索商賈競盈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經疊巒抵蜀攜關不備詔可加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公詔未至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諡曰平

郝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父純字高卿舉進士拔萃制策皆高第張九齡李邕數稱之自拾遺七遷至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爲宰相元載所忌時魚朝恩以牙將李琮署兩街功德使琮恃勢桀橫衆辱京兆尹崔昭于禁中純曰此國恥也即詣載請速處其罪載不納遂辭疾還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立崔祐甫輔政召爲太子左庶子集賢殿學士不拜以老乞身改詹事聽致仕帝召見褒數良久賜金紫公卿以下咸祖都門世高其節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頗真卿柳芳與相論譚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郝之聞矣未冠爲陽翟丞佐李抱真潞州幕府以才歷王虔休李元皆留不徙久乃進房州刺史黔中經略觀察使漢州賊向子琪以衆八千岨山剽劫士美討平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遷京兆尹天子多所咨遺出爲鄂岳觀察使時安黃節度使伊慎入朝其子有主後務僣蹇母死京師不發喪欲固其權士美知之使府屬過其境宥出迎因以母訃告之卽爲辦裝宥惶遽上道改河南尹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府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鄙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粟錢市物自給又

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衛於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爲私恩亦罷之討王承宗也遣大將王獻督萬人爲前鋒獻恣橫逗境士美卽斬以徇下令曰敢後者斬親鼓之大破賊下三營環柏鄉時諸鎮兵合十餘萬繞賊多玩寇犯法獨士美兵銳整最先有功憲宗喜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承宗大震懼亡幾會詔班師然威震兩河以疾召拜工部尚書後檢校刑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景生平與人交已然諾以是名重於世

辛祕系出隴西貞元中擢明經第授華原主簿以判入等調長安尉其學於禮家尤洽高郵爲太常卿奏爲博士再遷兵部員外郎常兼博士再辟禮儀使府憲宗初拜湖州刺史李錡反遣大將先取支州蘇常杭睦四刺史或戰敗或拘脅獨祕以儒者賊易之未及至祕召牙將丘知二夜開城收壯士得數百逆賊大戰斬其將進焚營保錡平賜金紫食謂祕材任將帥會河東范希朝出討王承宗召祕爲希朝司馬主留務累遷汝常州刺史河南尹進拜昭義軍節度使是時承討恆趙之後潞人彫耗祕至則約出入蓄用度比四年儲錢十七萬緡糧七十萬斛器械堅良隱然復爲完鎮召還道病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肅後更諡懿祕爲大官居不易第服不改初其奉祿悉與妻表親屬病自銘其墓作書一通緘之卒後發視則送終制也儉而不違於禮云

唐書卷一百四十三

唐

書 卷一百四十三考證

唐書卷一百四十三考證

李承傳居二年間境完復○舊書承治之二年頗得完復

王翊傳翊兄翊性柔謹歷山南東道節度使○沈翔震曰本紀自至德至上元

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史翊無王翊也此或屬副使

辛秘傳授華原主簿○舊書作華原尉

秘曰意後更錄○舊書作秘曰昭

唐書卷一百四十三考證

新學社

來瑱邠州永壽人父瑒嘗行開元末持節西副大使四鎮節度使著名西邊終右領軍大將軍瑒略知書尚名節雖有大志天寶初從四鎮任劇職累遷殿中侍御史伊西北廷行軍司馬詔舉智謀果決才堪統衆者拾遺張鎰薦瑒能斷大事有禦侮才擢瑒川太守充招討使會母喪免以孝聞安祿山反張鎰薦之與瑒次拜汝南太守未行改瑒川賊攻瑒川方積果多瑒完壁自如手射賊皆應弦仆賊使降將畢思琛招之父故將也拜城下泣且叩瑒不應前後俘殺甚衆賊懼目爲來瑒鐵以功就加防禦使河南淮南游奕逐要招討使從山南東道節度使代魯吳會嗣號王巨表反方固守乃遣瑒故官賊圍南陽急瑒與魏仲犀合兵救之不勝人情悔瑒能撫訓士舉動安重賊不得侵改淮南西道節度兩京平封國公食二百戶乾元二年徙河西未行王師敗於相州詔拜陝西節度使兼潼關防禦團練鎮守使明年襄州部將張維瑾等殺其使史翽徙瑒山南東道襄陽均房金商隨鄧復十州節度使既至維瑾降上元二年春破史思明餘黨於魯山俘賊渠又戰汝州獲馬牛橐駝凡兩戰斬首萬級明年詔瑒還瑒安襄漢士亦宜其政因願留己而外示行至鄧復詔歸鎮肅宗聞其謀惡之呂諲王仲昇等皆言瑒得士心不可以留乃改山南東道襄陽唐復隨鄧六州節度使而仲昇與賊戰申州爲賊禽初仲昇被圍而江陵呂諲病瑒願望不即救及師出仲昇已沒行軍司馬裴茂表其狀且言瑒善謀而勇恐後難制即除之可一戰禽也帝頗謂然遂改瑒淮西申安新黃光河兼河南陳豫許鄭汴曹宋穎泗十五州節度使以龍之陸奉其權加茂襄陽等七州防禦使代瑒瑒懼言淮西無糧須麥收可上遣又願衆固留代宗立復授襄州節度奉義軍渭北兵馬使密詔茂圖之茂自增州率衆浮漢下會日入侯者白瑒瑒與帳下謀其副薛南陽曰公奉詔留鎮而茂以兵脅代是無名也茂智勇非

公敵而衆心不附彼若乘我不虞縱火夜攻賊可憂也若須明則破之必矣明日茂督軍五千陣敷水北瑒以兵迎之呼其軍告曰爾何事來曰公不受命故中丞伐罪瑒曰詔還鎮此州乃以詔書示之皆曰偽也吾千里討賊豈空歸邪爭射之瑒走旗下薛南陽曰請公勸兵勿戰乃以三百騎爲奇兵旁萬山出其背夾擊之其衆幾盡茂脫身走至申口禽之送京師瑒因入朝謝罪帝待之無疑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是時程元振居中用事疾瑒乃告與巫祝言不順會王仲昇歸又言由瑒與賊合故陷賊帝積怒遂下詔削除官爵貶播川尉員外置及鄂賜死籍其家瑒之死門下客散去掩尸于坎校書郎殷亮獨後至哭尸側爲備棺金以葬帝徐悟元振輕以它罪流漆州先是瑒行軍司馬龐充以兵二千戍河南至汝聞瑒死乃還襲襄州別將李昭德之走房陵昭與薛南陽榮義不相臣崇義殺昭帝以崇義爲節度使代瑒既而爲瑒立祠四時致饗避瑒廳事不處哀祈禮葬詔可廣德元年追復官爵裴茂者始以蔭爲京兆司錄參軍瑒鎮陝州引爲判官移襄州又爲行軍司馬遇之厚及瑒私漢上茂欲得其處故背瑒言狀帝倚以圖瑒而性輕褻少謀師與給用無節及敗有詔流瑒州至藍田賜死

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天寶末爲縣史會天下兵興賊署爲平盧兵馬使率衆歸朝從李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後守陳留戰不勝與許叔冀降于史思明思明使與南德信劉從諫南略江淮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乃并將其兵詔拜鴻臚卿襲德信鄆州不克劉展反鄆景山引神功助討自淄青濟淮衆不盡入揚州遂大掠居人資產發屋剽掠殺商胡波斯數千人俄而禽展送京師遣淄青節度使會侯希逸入青州更徙兗鄆時賊圍宋州急李光弼奏神功往救賊解去又破法于營復攻德信降之朝義聞乃奔下博進封信都郡王徙河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大曆二年來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詔宰相百官送至省又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還軍神功事母孝始嘗僞稱自如見光弼待官屬鈞禮乃折節謙損既獲疾宋之將吏爲積祈報恩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爲撤樂贈司徒詔其第曹州刺史神玉知汴州留事賜絹千匹布五百



端百官卑喪賜屏風茵褥飯千桑門追福至德後節度使不兼宰相者惟神功恩禮最篤神王終汴宋節度留後

侯希逸營州人長七尺豐下銳上天寶末爲州裨將守保定城安祿山反使中人韓朝敵傳命希逸斬以徇祿山又以親將徐歸道爲節度使希逸率兵與安東都護王玄志斬之遣使上聞詔拜玄志平盧節度使玄志卒副將李正己殺其子共推希逸有詔就拜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與賊戰數有功然孤軍無援又爲奚侵掠乃拔其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使寶應初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戶圖形凌煙閣希逸始得青治軍務農有狀後稍怠肆好畋獵佞佛與廣祠廬人苦之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己因衆怨閉關不內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大曆末進封淮陽郡王建中二年遷司空未及拜卒年六十二遺教其子上還前後實封贈太保

崔寧本貝州安平人後徙衛州世儒家而獨喜縱橫事因落魄客劍南以步卒事鮮于仲通又從李宓討雲南無功還成都行軍司馬崔論論之薦爲牙將歷事崔圓裴冕寬被謗朝廷疑之遣使者問狀寧部兵務耳白其冤使者以聞寧亦還京師留爲折衝郎將寶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不通嚴武白寧爲利州刺史既至賊遁去由是知名及武爲劍南節度使過州心欲與俱西而利非所屬使寧自爲計寧曰節度使張獻誠見疑難輒去然獻誠嗜利若厚賂之寧可以從大夫矣武然之以奇錦珍貝遺獻誠且求寧獻誠果喜令自移疾去武遂奏爲漢州刺史吐蕃引難羌寇西山破柘靜等州有詔收復於是武遣寧將而西既薄賊城城皆累石不得攻惟東南不合者丈許諫知之乃爲地道再宿而拔拓地數百里虜衆驚相謂曰寧神兵也及還武大悅裝七寶轡迎入成都以奇于軍永泰元年武卒行軍司馬杜濟別將郭英幹郭嘉琳皆請英幹之兄英義爲節度使寧與其軍亦巧大將王崇俊妻俱至而朝廷既用英義英義又恨之始署事即誣殺崇俊又遣使召寧寧恐託拒吐蕃不敢遣英義怒因出兵聲言助寧實欲襲取之即徙寧家於成都而淫其妾媵寧懼益貧阻英義乃自將討

之會天大雪馬多凍死士心離遂敗歸寧聞英義損裁將卒稟賜下皆恨怒又毀玄宗冷金像乃令軍中曰英義反輒居先帝舊宮乃進譴成都英義陣城西使柏茂琳爲前軍英幹爲左軍嘉琳爲後軍與寧戰茂琳等敗軍多降寧寧即署降將使率兵還攻英義不勝走靈池爲韓澄所殺於是劍南大擾楊子琳起瀘州與邛州柏貞節連和討寧明年代宗詔宰相杜鴻漸爲山西劍南兩等道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往平其亂鴻漸出駱谷或進計曰公不如駐關中數購書陳英義罪嘉琳方略因以寧所署刺史即授之使不疑而後與東川張獻誠及諸帥合兵擾寧不一年寧勢且窮必東身歸命鴻漸疑未決會寧遣使至獻誠錦數萬辭卑約甚鴻漸貪其利遂入成都政事一委寧日與僚屬杜亞楊炎縱酒高會乃表貞節爲邛州刺史子琳爲瀘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數薦寧於朝先是寧與張獻誠戰奪其旌節不肯與故朝廷因授寧成都尹山西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鴻漸既還朝遂爲節度使大曆三年來朝寧本名旰至是賜名楊子琳襲取成都帝乃還寧於蜀未幾子琳敗寧見蜀地險饒於財而朝廷不甚有紀乃痛誅數使第寬居京師以賂厚謝權貴深結元載父子故寬驟擢御史中丞寬兄審至給事中寧在蜀久兵變疆而肆侈窮欲將吏妻妾多爲汙逼朝廷隱忍不能詰累加尚書左僕射十四年入朝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山陵使俄以平章事爲御史大夫即建白擇御史當出大夫不宜謀及宰相因奏李衡子結等任御史宰相楊炎怒寢不行炎方詆毀寧申救於帝又奏事元載而炎亦出載門故街之未忍殺是歲十月南蠻與吐蕃合兵入文川方維邛郫復沒州縣民逃匿山谷中寧方在朝軍無帥德宗促寧還鎮炎業與有嫌恐己入蜀不可制即說帝曰蜀天下之奧壤自寧擅制朝廷失外府十四年矣今寧雖來以全師守蜀賦稅入天子者與無地同寧本與諸將等夷獨因叛亂得位不敢自負以恩柔煦育故威令不行今雖歸之必無功是徒遣也若其有功隨不容奪則西蜀之奧敗固失之勝亦非國家所有惟陛下執察帝曰卿策云何炎曰請無歸寧今朱泚所部范陽勁卒戍近甸趨與禁兵雜往寧無不克因是役得以親兵內其腹中則蜀將破膽不敢動然後換授他

帥以收其權得千里肥饒之地是謂因小禍受大福也帝曰善遂罷寧西川節度改兼京畿觀察使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鄜坊丹延州都團練觀察等使託言重臣綏靜北陲而每道置留後使得自奏事杜希全靈州王翊振武李建徽鄜州及戴休顏杜從政呂希倩皆炎署置使伺寧過失寧至夏州與希倩招党項降者甚衆炎惡之即奏希倩無綏邊才而以神武將軍時常替代之更拜寧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司空如故朱泚亂帝出居奉天寧後數日至帝喜甚寧謂所親曰上聰明從善如轉規但爲盧杞所惑至此爾因潸然涕下杞聞之思有以構寧於帝會王翊赴難時與寧俱出延平門而西寧數下馬趨廁輒迂久翊懼賊追即呼曰既至此而欲顧望乎杞微聞即諷翊以聞會泚行反間而除柳渾爲宰相署寧中書令時朔方掌書記康湛爲整屋尉翊逼湛詐作寧遺泚書獻之杞遂奏寧初無效順心向聞與賊盟署中書令今果後至復得所與賊書反狀明甚若兇渠外逼姦臣內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歎歎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顧不能扶罪當死帝命左右扶起之乃召寧至朝堂云使宣慰江淮俄而中人引寧暮後使二力士縊殺之年六十一初命陸贄草制贄索寧與泚書將坐其事杞復云書已亡寧死籍其家中外冤之帝乃赦寧親屬而歸其實云貞元十二年寧故將夏綏銀節度使韓潭請以所加禮部尚書雪寧罪有詔聽其家收葬始寧入朝留其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乘間起瀘州以精騎數千襲據其城寬戰力屈寧委任素驍果即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會糧盡且大雨引舟至廷乘而去子琳者本瀘南賊帥既降詔隸劍南節度屯瀘州杜鴻漸表爲刺史既敗收餘兵沿江而下諸刺史震懼備鎮牢以饗士過黃草峽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前驅至悉禽之遂入夔州殺別駕張忠城守以請罪朝廷以其本謀近忠故授峽州刺史移瀘州鎮遏使後歸朝賜名猷寧季弟密密子繪俱以文辭稱繪四子龜黯確顏皆擢進士第龜字越卿開成中爲戶部侍郎白罷忌日百官行香有詔褒可歷平盧天平軍節度使終尚書左丞子亮字野夫乾符中爲吏部侍郎美文辭談辯華給以銓管非所長出爲陝隴觀察使是時王仙芝亂漢上河南羣盜

興莫簡倪不曉事但以器賴自高委政所屬不恤人疾苦或訴旱者指廷樹示之曰柯葉尚爾何旱爲即榜笞之上下離心俄爲軍吏所執竟其羣衆再拜祈免乃得去渴甚求飲於民民飲以溺坐失守貶端州司馬終左散騎常侍黯字直卿開成初爲監察御史奏郊廟祭事不虔文宗語宰相曰宗廟之禮朕當親之但千乘萬騎國用不給故使有司侍祠然是日朕正衣冠坐以俟旦今聞主者不虔祭器敝惡豈朕事神瀟灑意邪公宜教有司道朕斯意黯乃具條以聞擢員外郎累遷諫議大夫確顏位皆郎中

嚴礪字元明震從祖弟也少爲浮屠法太守見之偉其材表爲玄武尉震在山南署牙將德宗之幸主饋餉有功然輕躁多姦謀以便佞自將累爲興州刺史震卒以礪權主留府事遺言薦之即拜本道節度使詔下諫議大夫給事中補闕拾遺合議皆以爲礪資淺土望輕不宜授節制帝不從礪在位貪吝苟得士民不勝其苦素惡鳳州刺史馬勣即誣奏貶賀州司戶參軍劉闢反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所稅外加斂錢及芻粟數十萬元和四年卒贈司空後監察御史元稹奉使東川劾發其贓請加惡諡朝廷以其死故但追田宅奴婢還其主稅外所斂悉蠲除云

唐書卷一百四十四



唐書卷一百四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

元王黎楊慶實

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於妃曰元氏載少孤既長嗜學工屬文天寶初下詔舉明經老列文四子舉者載策入高第補新平尉載監選黔中苗晉卿東都留守皆署判官以名聞至德初江東採訪使李希言表載自副權祠部員外郎洪州刺史入爲度支郎中占奏數給肅宗異之累遷戶部侍郎充度支江淮轉運使帝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兆尹缺輔國白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翌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許昌縣子載以度支繁浩有吏事督責損威寵乃悉天下錢穀委劉晏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益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不疑華原令顧繇上封白發其私帝方倚以當國乃斥繇除名爲民魚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憚之雖帝亦銜意乃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其愛將爲助朝恩已誅載得意甚益矜肆時擬奏文武官功狀多謬舛載虞有司較正乃請別敕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即附甲團奏不須檢勘欲示權出於己又與王縉請以河中爲中都夏關輔河東十州稅奉京師選兵五萬屯中都鎮禦四方杪秋行幸上春還可以避羌戎患載以議入即從前敕所由吏於河中經圖宮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初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大曆八年吐蕃寇邈寧議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書在西州具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境極于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草蕪水甘蓄蠶存焉比吐蕃毀夷垣墉棄不居其右則監牧故地巨壘長壕重復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藏而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作二旬可訖貯粟一歲戎人

夏牧青海上羽書比至則我功集矣從子儀大軍在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險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龍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脛朝廷高枕矣因圖上地形使吏間入原州度水泉計使庸車乘香鑪之器悉具而田神功沮短其議乃曰與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決載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爲文武才略莫己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擢遣忠貞進食獲凡仕進于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爲冠近郊作觀樹帳帶什器不從而供膏腴別墅羅珍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伎雖禁中不逮帝盡得其狀載嘗獨見帝深戒之誓然不悛客有賦都盧尋橈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會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載由是非黨與不復接生平道義交皆謝絕帝積怒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帝御延英殿遣左金吾大將軍吳承恩收載及王縉繫政事堂分捕親吏諸子下獄詔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儉禮部侍郎常袞諫議大夫杜亞訊狀而責辨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臨詰陰事皆服乃下詔賜載自盡妻王及子揚州兵曹參軍伯和祠部員外郎仲武校書郎季能並賜死發其祖父冢斲棺棄尸毀私廟主及大寧安仁里二第以賜百官署舍破東都第助治禁苑王氏河西節度使忠嗣女悍驕戾奢載巨禁而諸子半賊聚斂無涯藝艷浮者奔走爭善妓妾爲倡優戲親族環觀不愧也及死行路無嗟隱者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官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女真一少爲尼沒入掖庭德宗時始告以載死號踊投地左右呵止帝曰安有聞親喪責其哀殯乎命扶出帝爲太子也實用載議興元元年詔復其官聽改葬故吏許初楊皎紀惛等合贊以葬諡曰荒後改曰成繼載敗董秀卓英倩李待榮術者李季連悉論死其宅與載厚善坐貶者若楊炎王昂宋暉韓洄王定包佶徐績裴真王紀韓會等凡數十百人英倩弟英璘家金州州人緣以授官者亦百餘家制鄉曲衆無賴少年以伺變恃載權牧宰莫敢問載誅英璘盜



庫兵據險以叛。詔發禁兵及山南西道兵二千討捕。刺史孫道平禽殺之。詔給復其州三年。

李少賈者。以吏治由諸帥府遷累殿中侍御史。罷遊京師。不見調。憤載不法。疏論其惡。帝留少賈客省。欲究其事。其友章頌者候之。漏言於陸贄。贄召頌問知之。乃奏下少賈御史臺。劾其漏禁中語。并與頌頌論殺之。與贄經子與頌及少賈善。又狎載子弟親黨。故載廉得其謀。初載威時。人皆疾厭之。大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鄒讓以麻繩繫持竹筴。席而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筴貯屍。席裹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以衣館。內客省問狀多譏切。載其言。謂諸州團練使。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權署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故讓指而刺云。

王綰字夏卿。本太原祁人。後客河中。少好學。與兄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辭清。屬科上第。歷侍御史。武部員外郎。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有指俄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南西道諸節度行營事。辭侍中。加東都留守。歲餘。拜河南副元帥。損軍資錢四十萬緡。營完宮室。朱希彩殺李懷仙也。詔拜盧龍節度使。至幽州。委軍於希彩。乃還。會辛雲京卒。兼領河東節度。讓還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太原將王無縱。張奉璋。恃功。以綰儒者易之。不如律令。綰斬以徇。諸將股慄。再歲。還。以本官復知政事。時元載專朝。天子拱手。綰曲意附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狎侮。雖載亦疾其凌斬也。京兆尹黎幹數論載惡之。綰折幹曰。尹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縉素奉佛。不茹葷食肉。曉節尤謹。妻死。以道政里第爲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願令出財佐營作。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感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縉是禁中祀佛。諷頌齋。號內道場。引內沙門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殿馬。度支具粟給。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爲禱。幸其去。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公王。羣居賴寵。更

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浮屠。雖藏奸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蓄尊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爲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斂巧貨。縉爲上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馮。雖時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跽。西戎內寇。未及擊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綴飾鏤排。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鐃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爲常。羣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墮陵。由縉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性貪冒。縱親戚尼姘。招納財賄。猥屑相權。若市買然。及敗。劉晏等鞠其罪。同載論死。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況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以上憫其羣。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久之。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建中二年死。年八十二。黎幹。戎州人。善星緯術。得待詔翰林。擢累諫議大夫。封壽春公。自負其辯。沾沾喜議論。初唐家郊祭天地。以高祖神皇帝配。寶應元年。杜鴻漸爲太常卿。禮儀使。於是禮儀判官薛頤。集賢校理歸崇。敬等共建神堯獨受命之主。非始封君。不得冒太祖。配天地。景皇帝受封于唐。即商之契。周之后稷。請奉景皇帝配天地。於禮宜甚。幹非之。乃上十詰十難。傳經誼。抵鄭玄。以折頤崇敬等曰。頤等引帝者。至日祭天於圓丘。周人以遠祖配。今宜以景皇帝爲始祖。配昊天圓丘。臣幹一詰。國語稱有虞氏。夏后氏。並帝黃帝。商帝舜。周帝嚳。二詰。商頤長發。大禘也。三詰。周頤雍。太祖也。四詰。祭法。虞夏並帝黃帝。商周俱帝嚳。五詰。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六詰。爾雅。禘。大祭也。七詰。家語。凡四代帝王所郊。皆以配天。所謂禘。五年大祭也。八詰。盧損以禘。祭名。禘。諦也。事取明諦。故云。九詰。王肅言。禘。五年大祭。十詰。郭璞亦云。此經傳先儒皆不言祭昊天於圓丘。根證章章。故臣謂禘止五年宗廟大祭。了無疑礙。其十難。一曰。周頤雍之序曰。禘。祭太祖也。鄭玄說。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也。商頤長發。大禘也。玄曰。大禘。祭天也。商周兩頤。同文異解。案玄之意。以禘加大。因曰。祭天。臣謂春秋大事于太廟。雖曰大得祭天乎。虞夏商周。禘黃帝與嚳。禮。不王不禘。皆不

言大玄安得稱祭天平長發所頌不及譽與感生帝故知不爲祭天信譽明矣  
商周五帝大祭見於經者甚詳而禘主廟不主天今背孔子之訓言取玄之偏  
誼經緯祀典不見其可二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  
言惟天子當禘如虞夏出黃帝商周出嚳以近祖配之自出之祖無廟乃自外  
至自外至者同之天地得主而止又自出者在母亦然春秋傳陳則我周之自  
出詎可謂出太微五帝乎玄以一禘爲三誼在祭法則曰祭昊天於圓丘在春  
秋傳則郊以後稷配靈威仰在商頌曰祭天在周頌則禘曰大於四時祭而小  
於祫本末駁舛臆判自私自不足以訓三曰商周之前禘所自出自漢魏以來曠  
千餘歲其禮不傳蓋玄所說不當於經不質于聖先儒置之不用是爲棄言四  
曰今禮家行於世者皆本玄學臣請取玄之陳還破頌等所建頌等曰景皇帝  
爲始祖以配天按王制天子七廟玄曰周禮也太祖與文武之祧合親廟四而  
七商氏六廟契與湯合二昭二穆而六據玄則夏不以鉞顓頊昌意爲始祖是  
又與玄乖背自古未有以人臣爲始祖者唯商以契周以稷夫稷契皆天子元  
妃子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契佐禹有大功舜封之商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  
生商宅殷土芒芒后稷母曰姜嫄出野履巨跡而生稷稷勤稼穡堯舉爲農師  
舜封之邰號曰后稷其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即有邰家室舜禹有天下  
契稷在焉傳曰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  
百穀而所祀皆在祀典及子孫而有天下故尊而祖之五曰既用玄說小德配  
寡而后稷止配一帝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帝配昊天於玄爲可爲不可乎六  
曰衆詰臣曰上帝一帝周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衆也則上帝是五帝  
臣曰否旅有衆義出於爾雅又爲祭名亦曰陳也如前所詰旅上帝爲五帝則  
季氏旅於泰山可得爲四鎮邪七曰援玄之言則景帝親盡主應在祧反配天  
地禮不相值夫所謂始祖者經綸草昧功普體大以比元氣含覆廣大者也故  
曰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則質器用陶匏則性性  
用禮則誠兆於南郊則就陽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也白虎通義曰祭天歲  
一者何事之不敢黷也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一歲四祭曠莫大焉上

帝五帝祀闕不舉怠執甚焉黷與怠皆失也臣聞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不  
以情變唐虞家累聖歷祀百年非不知景帝爲始封當時通儒鉅工尊高祖以配  
天宗太宗以配上帝人神克厭爲日既久乃今以神堯降降有含樞紐而太宗仍  
配上帝則樞紐上帝佐也以子先父非天地祖宗之意八曰景皇帝非造我區  
夏不得與夏之禹商之契周之稷漢高帝魏武帝晉宣帝唐神堯皇帝並功而  
陟配圓丘上與天匹曾謂圓丘不如林放乎九曰魏以武帝晉以宣帝爲始祖  
者夫操與懿皆人傑也擁天下彊兵挾弱主制海內之命名雖爲臣勢實爲君  
後世因之以成帝業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十曰神堯拯隋室之亂振臂大呼齊  
人塗炭汎掃蕩羣凶無餘出入不數年而成王業漢祖之功不能加焉夏以  
禹漢以高帝我以神堯爲始祖訂夏法漢於義何嫌今願崇敬草天對易祖廟  
事之大者不稽于古難以疑文僻說定之臣官以諫爲名不敢不盡愚議聞代  
宗不聽其言其後名儒大議而景帝配天卒著于禮俄遷京兆尹頗以治稱京  
師苦樵薪乏幹度開漕渠與南山谷口尾入于苑以便運載帝爲御安福門觀  
之幹密具舸船作倡優水嬉冀以媚帝久之渠不就俄改刑部侍郎魚朝恩敗  
坐交通出爲桂管觀察使大曆八年復召爲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  
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既  
而霖雨十三年涇水擁隔請開鄭白支渠復秦漢故道以溉民田廢礪磳八十  
餘所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徇財色附會嬖近挾左道希主恩帝甚感  
之德宗在東宮幹與宦者特進劉忠翼陰謀幾危宗嗣及即位又詭道希進密  
乘車謁忠翼事覺除名長流既行市人數百羣謀投礮從之俄賜死藍田驛忠  
翼本名清潭與左衛將軍董秀皆有寵於代宗當盛時爵賞在其口吻指買財  
賄貨產累皆巨萬至是積前罪并及誅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爲龍門令劉武周攻之死于守贈  
全節侯祖哲以孝行稱父播舉進士退居求志玄宗召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  
肅宗時即家拜散騎常侍號玄靜先生炎美須眉峻風厲文藻雄蔚然豪爽尙  
氣河西節度使呂崇實辟掌書記神烏令李太簡嘗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撈

二百餘，幾死，崇實愛其才，不問李光弼表爲判官，不應召拜起居舍人，固辭，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終喪爲司勳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誥者，稱常楊云，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故擢炎吏部侍郎，史館修撰，載當國，陰擇才可代己者，引以自近，初得禮部侍郎劉單，會卒，復取吏部侍郎薛平，坐事貶，後得炎，親重無比，會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又嘗得炎所爲李潛洛碑，實千壁，日觀玩之，及即位，崔祐甫薦炎可器任，卽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尙書，比部覆出納，舉無干數，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爲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給其間，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炎爲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計數萬，莫與斯甚，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爲版籍，法度玩愒，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獨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實籍不除，天寶中，王鉷爲戶口使，方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遂大斂，至德後，天下起兵，因以饑癘，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爲竊盜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薪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膏親愛，旬輸月

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敝，乃請爲兩稅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尙書度支總焉，帝善之，使諭中外，議者沮詰，以爲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天下果利之，自是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吏不誠而姦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炎與韓表以卑議悟天子，中外翕然屬望爲賢相，居數月，崔祐甫疾不能事，喬琳免，炎獨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減護元陵功優人，始不悅，又請開豐州陵陽渠，發畿縣民役作閘，里驛然，渠卒不就，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於是復議城原州，節度使段秀實諫安邊卻敵，宜以緩計，方農事，不可遽興功，炎怒，追秀實爲司農卿，以郊車李懷光督作，遣朱泚，崔寧統兵各萬人，翼之，詔書下，涇軍悉曰，吾軍爲國西屏十餘年，始自邠土，農桑地著之安，從此樸莽中，手披足踐，既立城壘，則又投之塞外，且安實此乎，又懷光持法嚴，舉軍畏之，裨將劉文喜因人之怨，乃上疏求秀實，朱泚爲使，詔以泚代懷光，文喜不奉詔，閉城拒守，質其子吐蕃以求援，時方燭旱，人情騷擾，羣臣皆請赦文喜，帝不聽，詔減服御給軍，且趣師涇州，士當受春服者，皆卽賜，命泚懷光率軍攻之，壘環其州，別將劉海賓斬文喜獻其首，涇州平，而原卒不能城，又以劉晏勅載已坐貶，乃出晏忠州，用庚準爲荆南節度使，誣晏殺之，朝野側目，李正己表請晏罪，炎懼，乃遣腹心分走諸道，裴冀使東都河陽魏博，孫成使澤潞磁邢幽州，盧東美使河南滑青，李舟使山南湖南，王定使淮西，聲言宣慰，而實自辯解，官晏往，書傳會姦邪，謀立獨孤妃爲后，帝自惡之，非它過，帝聞，使人復其言於正己，還報信然，於是帝意銜之，未發也，會盧杞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炎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杞無術



學說么陋。炎障之託疾不與會食。杞陰爲憾。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主書過咎。逐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奈何相侵邪。始炎還朝。道襄漢。因勸梁崇義入朝。後又使李舟邀說之。崇義益反側。及其叛。議者歸咎於炎。以爲趣成之。帝欲以淮西李希烈統諸軍。討炎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逐忠臣取其位。此可以任乎。居無尺寸功。猶僭用希烈。又嘗訪羣臣可大任者。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帝以炎論議疏闊。遂罷爲尚書左僕射。既謝。對廷英訖。不至中書。杞怒。益欲中之。先是嚴郢爲京兆尹。不附炎。炎輒御史張著勅之。罷兼御史中丞。源休與郢不善。自源休罷。爲京兆尹。令伺郢過。休反與郢善。炎怒。會張光晟謀殺回紇酋帥。乃使休使回紇。郢坐度田不實。下除大理卿。至是炎罷。其子弘業賂路狼籍。故杞引郢爲御史大夫。按之。并得宅過。惠伯爲河南尹時。嘗市炎第爲官廨。御史勅炎宰相。抑吏市私第。責取其直。杞召大理正田晉評罪。晉曰。宰相於庶官。比監臨計羨利。罪奪官。杞怒。謫晉衛州司馬。於是當監主自盜。罪絞。開元時。蕭嵩嘗度曲江南。欲立私廟。以爲天子臨幸處。乃止。後炎復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王氣。故炎取之。帝聞震怒。會獄具。詔三司同覆。貶崖州司馬。同正。未至百里。賜死。年五十五。貶惠伯多田尉。亦殺之。初。炎矯飭志節。頗得名。既傳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伎害根中。不能自止。毗睚必讎。果於用私。終以此及禍。自遭州還也。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積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乎。及貶。還所服久之。詔復其官。謹肅。左丞孔戣駁之。更曰平屬。

唐準者。常州人。無學術。以柔媚自進。得幸於王縉。縉至中書舍人時。流職。縉之再遷。尚書右丞。縉得罪。出爲汝州刺史。復入爲司農卿。又善炎。故炎使節度荆南。是已。縉死。引爲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卒。贈工部尚書。

嚴郢。字叔教。華州華陰人。父正。縉以才吏更七郡。終江南西道採訪使。郢及進士第。補太常協律郎。守東都太廟。祿山亂。郢取神主秘于家。至德初。定洛陽。有

司得以奉迎。還。擢大理司直。呂元鎮鎮江陵。表爲判官。方士申泰芝以術得幸肅宗。遂遊術術間。以妖幻詭衆。奏賊鉅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召還泰芝。下承鼎江陵獄。郢具言泰芝左道。帝遣中人與譚離訥。有狀。帝不爲然。御史中丞敬羽白。泰芝。郢方入朝。亟辨之。帝怒。叱郢去。郢復曰。承鼎劾泰芝。詭皆有實。泰芝言承鼎。驗左不存。今緩有罪。急無罪。臣死不敢如詔。帝卒殺承鼎。流郢建州。泰芝後坐妖妄不道。誅。代宗初。追還承鼎官。召郢爲監察御史。連署帥府司馬。郢子儀表爲關內河東副元帥。判官。遷行軍司馬。子儀鎮邠州。檄郢主留務河中。士卒不樂戍邠。多逃還。郢取渠首尸之。乃定。歲餘。召至京師。元載薦之。帝時載得罪。不見用。御史大夫李栖筠亦薦郢。帝曰。是元載所厚。可乎。答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取而留爲姦人用邪。即日拜河南尹。水陸運使。大曆末。進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疾惡撫窮。敢誅殺盜賊。一衰。減隸官匠丁數百十人。號稱職。宰相楊炎請屯田豐州。發關輔民墾陵陽渠。郢習朔邊地利。即奏舊屯肥饒地。今十不墾一。水田甚廣。力不及而廢。若發二京關輔民。浚豐渠。營田。擾而無利。請以內苑蒔稻。驗之。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饑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給錢月八千。糧不在。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縣共之。計一農歲錢九萬六千。米月七斛二斗。大抵歲餼丁三百。錢二千八百八十萬。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終歲獲不酬費。況二千里發人出塞而歲一代乎。又自太原轉糧以哺私出資。費倍之。是虛畿甸。事空徭也。郢又言五城舊屯地至廣。請以豐渠糧俾諸城。夏貸冬輸。取渠工布帛給田者。令據直轉輸。則關輔免調發。而諸城關田。炎不許。渠卒不成。棄之。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得悉從邊。郢言罪人從邊。卽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僞造用符印。彊光火諸盜。今一從之。法太輕。不足禁惡。又罪抵徒。科別差殊。或毆傷夫婦。離非義絕。養男別姓。立嫡不如式。私度關。冒戶等不可悉。而與十惡同徒。卽輕重不倫。又按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職。今若悉待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腰接填委。章程素挽。且邊及近邊。犯死徒流者。若何爲差。請下有司更議。炎惡異己。陰輒御史張著勅郢。匿發民浚渠。使怨歸



上繫金吾長安中日數千人遮建福門訟郢冤帝微知之削兼御史中丞人知郢得原皆迎拜會秋旱郢請蠲租稅炎令度支御史按覆以不實罷爲大理卿炎之罷盧杞引郢爲御史大夫共謀炎罪卽逮捕河中觀察使趙惠伯下獄楚掠慘棘鍛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薨州天下以郢挾宰相報仇爲不直然杞用郢敗炎內忌郢才因按察廷玉事殺御史鄭詹出郢爲費州刺史道逢樞殯問之或曰趙惠伯之殯郢內慚忽忽歲餘卒

寶參字時中刑部尚書誕四世孫學律令爲人矜嚴悻直果於斷以蔭累爲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勅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人皆義之遷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惠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俟免喪參曰父隸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一縣畏伏進大理司直按江淮獄揚州節度使陳少游偃蹇不郊迎遣軍吏致問參厲辭譴讓少游漸往謁參參不顧卽去荅州刺史鄧珽盜賊入千緡宰相右珽欲免輸其財詔百官集尙書省議多希意爲助參獨持法卒輸入之遷監察御史湖南判官馬彝發部令賊千萬令之子因權幸誣奏彝參往按直其僂穢彝後佐曹王舉以幹直聞者也入爲御史中丞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語天下事或決大議帝器之然多與宰相較異數爲排卻卒無以傷參由是無所憚或率情制事矣時定百官班裏參書爲大理司直故多其入使在丞上惡詹事李昇抑其班在諸府少尹下中外稍惡其專進兼戶部侍郎民家生豕二首四足有司欲以聞參曰此乃豕禍屏不奏陳少游死子請襲封參大署省門曰少游位將相以艱危易節上舍垢不忍殺其息容得傳襲邪神策將軍孟華戰有功或誣以反龍武將軍李建玉陷吐蕃自拔歸部曲告與虜通皆論死參悉治出之人始屬望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鹽鐵使每延英對它相罷參必留以度支爲言實事政也然參無學術不能稽古立事惟樹親黨多所糾察四方畏之於是淄青李納厚饋參外示嚴長實賂帝親近爲聞故左右爭毀短之申其族子也爲給事中參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漸禁密靜故申所至人目爲喜鵲帝聞以

戒參且曰是必爲累不如斥之參以情訴曰臣無孺子姓申雖疏屬無它惡帝曰而雖自保如外言何參固陳丐初陸贄與參不平吳通玄兄弟皆在翰林與贄軒輊不得申舅嗣號王則之與通微等善遂共譖贄帝得其姦遂申爲道州司馬不決日貶參郴州別駕宣武劉士寧餉參絹五千湖南觀察使李異故與參隙以狀聞又中人爲之驗左帝大怒以爲外交戎臣欲殺參贄雖怨然亦以殺之太重乃貶羅州司馬逐其息景伯于泉州女尼于郴州沒入贄產奴婢帝又欲殺申則之及屬人榮贄固爭法有首從首原則從減榮與參雖善然初無邪僻數激憤有直言晚頗疏忌請貶榮遠官申則之除名流嶺南詔可時宦侍謗沮不已參竟賜死于邕州年六十而杖殺申免榮死諸贄並逐云

吳通玄者涇州人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章父道瓊以進士詔授太子諸王經故通玄等皆得侍太子游太子待之甚善始通玄舉神童補秘書正字又擢文辭清麗科調同州司戶參軍德宗立弟兄踵召爲翰林學士頃之通微遷職方郎中通玄起居舍人並知制誥凡帝有謀述非通玄筆未書懷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並位贄文高有謀特爲帝器遇且更險難有功通玄等特以東宮恩舊進昵而不禮見贄驟擢頗嫌恨贄自恃勁正屢短通玄於帝前欲斥遠之卽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元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通玄怨日結謀奪其內職會贄權知兵部侍郎主貢舉乃命爲真貞元七年通玄拜諫議大夫自以久次當得中書舍人大德望贄與參交惡參從子申從舅嗣號王則之方爲金吾將軍故申介之使結通玄兄弟共危贄而通玄以宗室女爲外婦帝知未及責則之飛謗云贄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輕構大怒罷參宰相逐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又銜淫汙近屬事自詰之不敢答賜死長城驛贄遂相矣通玄死通微白衣待罪於門帝宥之內懼禍不敢行喪服

贊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適主暗庸故致位輔相若其薦開尹城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司一租賦以檢制有亡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輔國以利合險刻

著諸心。豁壑之欲。發乎無厭。炎牽連載勢。與醜裔乘國維綱。返爲載復讎。釋官於君。卒與妻子併誅。暴先骨。殛命於道。蓋自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未始不爲患。故鄧舒以俊死。而鄧析以辯亡。若兩人者。所謂多才者邪。縉言福業報應。參得君自私。無可論者。易稱鼎折足。其刑剝。諒哉。

唐書卷一百四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一

二李

李栖筠字貞一，世爲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特，喜書，多所通曉，爲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妄交游。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共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府判官，常清被召，表攝監察御史，爲行軍司馬。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李峴爲大夫，以三司按羣臣陷賊者，表栖筠爲詳理判官，推原其人，所以脅汙者，輕重以情，悉心助峴，故峴愛恕之。嘗一旦出呂誼，崔器上三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舛，多僞冒，栖筠判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遷山南防禦觀察使，會峴去相，栖筠坐所善，除太子中允。衆不直，改河南令。李光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爲行軍司馬，兼糧料使，改絳州刺史，擢累給事中。是時楊綰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羣臣議。栖筠與賈至、李廙以綰所言爲是，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磧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爲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爲浚渠，斷江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大夫，封贊皇縣子，賜一子官。人爲刻石頌德。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誘流殍爲盜，積數萬，依夥欽間阻山自防，東南厭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果恃功，擅留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即拜栖筠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圖之。栖筠至，張設武備，遣辯士厚賚金幣，抵果軍，實勞使士欲愛，奪其謀，果懼，悉衆度江掠楚泗而潰，以功進兼御史大夫，則又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沖、吳何異等，超拜學官，爲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人。又奏部豪姓多徙

貫京兆河南，規脫係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元載當國，久益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毅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黜載。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即召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擇可爲大夫者。延賞先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瑒等上書劾載陰事，詔御史問狀，延賞稱疾不敢鞠，少良瑒覆得罪死，帝殊失望，出延賞爲淮南節度使，引拜栖筠爲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稟貽，栖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侯莫陳怱以優補長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勢，怱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爲徐浩、杜濟、薛邕所引，非真優也。始浩罷嶺南節度使，以環貨數十萬餉載，而濟方爲京兆，邕吏部侍郎，三人者皆載所厚，栖筠并劾之。帝未決，會月蝕，帝問其故，栖筠曰：「月蝕脩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陛下邪？」繇是怱等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願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爲法。帝比比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補助，栖筠見帝倚違不斷，亦內憂憤，卒年五十八，自爲墓誌，贈吏部尚書，諡曰文獻。栖筠喜獎善而樂人攻己短，爲天下士歸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云。子吉甫。

吉甫字弘憲，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年尙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宮虛，卹禮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實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權人益重其量，坐是不徙者六歲。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當除其署，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韋皋蓄財多，故劉闢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異爲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兵，與崇文趨果聞，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終江道者四，且宣洪斯鄂，殲焉，號天下精兵。



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據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圖志矣帝從之獨復請大臣爲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蜀東川益資蘭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對關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邊載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陲日生帝辭其使復請嚴漢塞事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謀曰邊境荒阻大牙相吞邊吏按圖復視且不能知今吐蕃歸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著劍門要險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普不納張惜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水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惜乃兩郡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陽扼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凡宰相議爲光琦持異者使渙請常得如素官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渙於延英承旨迎附羣意即爲文書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路謝第詠官至刺史鄭餘慶當國書一責怒數日即罷去吉甫請開勅其姦帝使渙渙家得貲數千萬貶死雷州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旬以絕苛斂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實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元和二年杜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疆至是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獲罪吉甫始簿其員人得敘進官無留才又度李絳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爲鎔游說者吉甫曰鎔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圖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衆爲先鋒可以絕後患韓弘在汴州多憚其威賊詔弘子弟率兵爲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鎔衆聞徐梁兵與果斬鎔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裴均以前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擢權彊用事者皆怒帝亦

不悅均黨因宜言殆執政使然右拾遺獨孤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贊皇羊士諤呂溫薦羣爲御史中丞羣即奏士諤侍御史溫知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羣等銜之俄而吉甫病醫者夜宿其第羣捕醫者勅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羣等皆貶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裴均自代乃以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帝爲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餽禁方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開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爲請吉甫白以時救恤帝驚馳道使分遣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均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員廣絲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爲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粟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難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案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小大皆千緡宰相常衰始爲裁限至李泌置開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奉存額去開劇之間厚薄頗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又奏收都畿佛祠田租租入以寬貧民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爲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爲不可故非禮之舉人君所慎請裁置墓戶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戶奉墳而已吉甫再

拜辭。帝曰：「事不安者，第言之，無謂朕不能行也。」十宅諸王既不出閣，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絲中人，厚爲財謝，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慎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閭者配焉。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劉潼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還涇原，畿民賴之。八年，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能爲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慮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略故城，以護党項而已。既而果邊吏妄言，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略軍，居中以制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遠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略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聞吳少陽立，上下攜洋，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間以撓其黨，會討王承宗，未及用。後田弘正以魏歸，吉甫知魏人謂田進誠才，而唐州乃蔡瑒所請拔進誠爲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烏重胤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聯唐許，當蔡西面，兵寡不足憚寇，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弘正歸國，則爲內鎮，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請徙屯汝州，帝皆從之。後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弘正曰：「吾未嘗移河陽軍也。」及元濟擅立，吉甫以內地無脅齒援，因時可取，不當用河朔故事，與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羣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年五十七。帝震悼，賜外別賜練五百卹其家，自大敘至卒哭，皆中人臨弔。吉甫圖淮西地，未及上，帝敕其子獻之，及葬，祭以少牢，贈司空，有司謹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非之，帝怒，貶仲方，更賜諡曰忠懿。」始吉甫當國，經綏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褒忠臣，後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劍南，屢言元衡材宜還爲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倚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均左遷，皆其謀也。李正辭晚

相失，及與蕭俛同召爲翰林學士，獨用俛而罷正辭，人莫不疑。俛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然畏慎奉法，不忤害，顧大體，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曰：「已巳，帝令宅日見，固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慈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又表假郵置院具婚禮，帝怒其輕肆，欲遠斥之。李絳爲言，不能得。吉甫見帝，謝引用之，非帝意，釋得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撤而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所論著甚多，皆行于世。前卒一歲，焚或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

子德脩，亦有志操，寶曆中爲膳部員外郎，張仲方入爲諫議大夫，德脩不欲同朝，出爲舒湖楚三州刺史，卒。次子德裕，自有傳。

李鄴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第進士，又以書判高等補秘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致幕府，擢累監察御史，懷光反河中，鄴與母妻陷焉，因給懷光以兄病臥洛且草，母欲往視，懷光許可，戒妻子無偕行。鄴私遣之，懷光怒，欲加罪，謝曰：「鄴籍在軍，不得爲母，奈何？不使婦往，懷光止不問，後與高郵刺賊盧瑋及所以攻取者，白諸朝，德宗手詔褒答，懷光覺，嚴兵召二人問之，鄴詞氣不撓，三軍爲感動，懷光不殺，囚之。河中平，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以言不用，罷歸洛中，召爲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囚監軍，迫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以鄴剛敢，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士，喻以禍福，出監軍獄中，脫桎梏，使復位，衆不敢動，愔即上表謝罪，稱兵馬留後。鄴曰：「非詔命，安得輒稱之？」削去乃受。既還，稱旨，還郎中。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爲京兆尹，進尚書右丞。元和初，京師多盜賊，復拜京兆，以檢校禮部尚書爲鳳翔龍右節度使，是鎮常兼神策行營，前此用武將，始受詔，即詣軍脩謁，鄴以爲不可，詔爲去神策行營號，俄徙河東，入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急，李師道謀撓沮之，鄴以兵二萬分壁鄆境，實餉不仰有司，是時兵與天子憂財乏，使程昇馳驛江淮，諷諸道輸貨助軍，鄴素富彊，即籍府庫留一歲儲，餘盡納于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鄴倡之，先是吐突承璀爲監軍，貴寵甚，鄴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卑

善承璽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鄴不喜由宦幸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曰肅鄴彊直無私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而鄴當官以峻法操下所至稱治猛決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殺禽擯多委軍吏而參佐束手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亦以此少之

于拭仕歷宗正卿京兆尹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秘書監卒

拭子礪字景望大中末擢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分司東都劾奏內園使郝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摘礪奏犯順宗嫌名坐奪俸礪上言因事告事旁訟他人者咸通詔語也礪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豈臣所引詔書而有司輒論奏臣恐自今用格令者委曲回避旁緣為姦也詔不奪俸黃巢陷洛礪挾尚書入印走河陽時留守劉允章為賊脅遣人就礪索印拒不與允章悟亦不臣賊嗣襄王之亂轉側淮南高駢受僞命礪苦諫不納入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辭職歸華陰復以學士召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昭緯素疾礪諷劉崇魯掠其麻哭之官礪懷姦與中人楊復恭昵款其第為時溥所殺不可相天子翌日下遷太子少傅礪乃自言為崇魯誣汗書十一上不止初崇魯父坐受賊仰藥死故礪以醜語及之議者譏其非大臣體昭宗素所器遇決意復用之而李茂貞等上言深詆其非帝不獲已又罷為太子少師於是茂貞及王行瑜韓建擁兵闕下列礪罪殺之于都亭驛行瑜誅有詔復官爵贈司徒諡曰文穆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所著文章及註解諸書傳甚多子沈字東濟有俊才亦遇害贈禮部員外郎

贊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彊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骸若栖筠鄴二子其剛者歟栖筠抗權邪不及相鄴得相不願拜非剛嚙克勝之吉甫踐天宰謀謨是矣而鯁正有愧於父云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考證

李鄴子拭歷仕宗正卿京兆尹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秘書監卒○巨德潛按舊書又有于柱官至浙東觀察使此新書所無而舊書亦無子拭

拭子礪○舊書作柱子礪

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書在景福二年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考證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七十二

三王魯辛馮三李曲二盧

王思禮高麗人入居營州父爲朔方軍將思禮習戰鬪從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翰爲龍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將周倓事翰以功授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從討九曲後期當斬臨刑翰釋之思禮徐曰死固分也何復貸爲諸將壯之天寶十三載吐谷渾蘇毗王款附詔翰至磨環川應接思禮墜馬蹇甚翰謂監軍李文宜曰思禮跛足尙欲何之俄加金城郡太守安祿山反翰爲元帥奏思禮赴軍玄宗曰河隴精銳悉在潼關吐蕃有憂唯倚思禮耳翰固請乃兼太常卿充元帥府馬軍都將翰委以軍事密勸翰表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十騎劫至潼關殺之翰曰此乃吾反何與祿山事潼關失守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同走行在肅宗責不堅守引至靈武將斬之宰相房琯諫以爲可收後效遂獨斬承光赦思禮等尋副房琯戰便橋不利更爲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功賊安守忠來戰思禮退保扶風賊分兵略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李光進戰未利行在戒嚴從官潛出其卒帝使左右巡御史盧侯諶其姓名衆稍稍止命郭子儀以朔方兵擊之會崔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以兵二千屯扶風聞賊已西欲乘虛襲京師徑至高陵賊引軍還擊椿等椿已至中渭橋殺守者千人進攻苑門伯倫戰死椿被執先是賊餘衆留武功既傳官軍入京師乃燒營遁自是賊不敢西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食實戶五百尋兼鄆州等州節度乾元元年總關中麟州行營兵三萬騎八千與子儀圍賊相州軍潰惟李光弼思禮完軍還尋破史思明別將萬餘衆於直千嶺光弼從河陽代爲河東節度副大使上元元年加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相唯思禮而已二年薨贈太尉諡曰武烈思禮善守計短攻戰然持法嚴整士不敢犯在太原器甲完備累至百萬斛云

魯吳幽人長七尺餘略通略通書史以蔭補左羽林長上龍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爲別奏頗真卿嘗使龍右謂翰曰君與郎將總節制亦嘗得人乎吳時立階下翰指曰是當爲節度使從破石堡城收河曲遷左武衛將軍後復以破吐蕃跳邊功除右領軍大將軍安祿山反拜上洛太守將行於帝前畫攻守勢還南陽太守兼守提防禦使封金鄉公尋爲山南節度使以嶺南黔中山南東道子第五萬屯潼水南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擊之衆欲戰吳不可賊右趨乘風縱火鬱氣奔營士不可止實扉走賊矢如雨吳與中人薛誼挺身走衆衆沒賊時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襄陽節度使徐浩未至其子弟半在軍挾金爲資糧至是與械偕棄與山等賊資以富吳散兵保南陽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招下不從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田承嗣繼往賴川來瑱襄陽魏仲犀合兵援吳仲犀弟孟剛兵至明府橋望賊走吳城中食盡米斗五十千一鼠四百餘者相枕藉朝廷遣使者曹日昇宣慰加吳特進太僕卿不得入日昇請單騎致命仲犀不可會顏真卿自河北至謂曰使者不顧死致天子命設爲賊獲是亡一使者脫能入城則萬心固矣中官馮廷璽亦曰將軍必入我請以兩騎助仲犀益騎凡十輩賊望見知皆銳兵不敢擊遂入致命人心益固日昇復以騎趨襄陽領兵千由音聲道運糧餉吳故吳得與賊相持踰三月吳被圍凡一年晝夜戰人至相食卒無殺至德二載五月乃率衆突圍走襄陽承嗣尾擊吳殊死戰二日斬獲甚衆賊引去俄拜御史大夫襄鄧十州節度使亦會二京平賊走河北時襄漢數百里鄉聚蕩然舉無樵烟初賊欲剽亂江湖糧吳適扼其衝故南夏以完策勳封岐國公實封二百戶乾元元年又加淮西節度鄧州刺史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吳領淮西襄陽兩鎮步卒萬人騎三百明年與史思明戰安陽王師不利吳中流矢輒奔諸節度潰去所過剽奪而吳軍尤甚有詔來瑒節度淮西從吳鄭陳亮節度使至新鄭聞郭子儀整軍屯穀水李光弼還太原吳憂憤仰藥死年五十七

王難得沂州臨沂人父思敬少隸軍試太子賓客難得健干武工騎射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嘗言子郎支都者恃越敏衆名馬寶劍鞍略陣挑戰甚閑暇



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隸馬馳。支都不暇關。直斬其首。玄宗壯其果。召見。令殿前乘馬。挾矛作刺賊狀。大悅。賜錦袍金帶。累授金吾將軍。從哥舒翰擊吐蕃。至積石。虜吐谷渾王子悉弄參及悉頰藏而還。復收五橋。拔樹障城。進白水軍使。收九曲。加特進。肅宗在靈武。軍實乏。難得上家賞助。軍試衛尉卿。俄領興平軍。及鳳翔兵馬使。收京師。方戰。麾下士失馬。難得馳救。矢著眉。拔膚。難得目。乃拔箭斷膚。殊死前驅。血噴面不已。帝嘉之。從郭子儀攻相州。累封琅邪郡公。爲英武軍使。寶應二年卒。贈潞州大都督。

子子頰。少從父征討。檢校衛尉卿。生莊憲太后。元和元年。憲宗朝太后南宮。乃襲贈恩敬爲司徒。難得太尉。子頰太師。唯子頰子用及封。

用。字師柔。拜太子詹事。歲三月。封太原郡公。掌殿苑。累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諡長無過卒。贈工部尚書。

辛雲京。蘭州金城人。客籍京兆。世爲將軍。雲京有膽決。以禽生斬。誠常冠軍。積功遷特進。太常卿。史思明屯相州。雲京以銳兵四千襲陰陽。追破其衆。至浪井。錄多授開府儀同三司。加代州都督。鎮北兵馬使。太原軍亂。帝惡鄧景山。下無漸。以雲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進封金城郡王。雲京治謹于法。下有犯。雖絲毫比不肯貸。及賞功。亦如之。故軍中畏而信。回紇特舊勳。每入朝。所在暴鈔。至太原。雲京以戎狄待之。虜畏不敢恣。數年。太原大治。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曆三年。檢校左僕射。卒。年五十五。代宗爲發哀。流涕。贈太尉。諡曰忠獻。宅曰郭子儀元載見上。語及雲京。帝必怏然。及葬。命使弔祠。時將相祭者至七十餘。輿車移晷乃得去。德宗時。第至德以來將相。雲京爲次。從弟京果。字京果。信安王祿節度朔方。京果與弟曼以策干。諫諍。容加異。後從李光弼出井陘。督糧。邊先驅。戰嘉山。尤力。肅宗異之。召見。曰。瞻彭關張之流乎。累遷鴻臚卿。召爲英武軍使。代宗立。封肅國公。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進晉昌郡王。歷湖南觀察使。後爲工部尚書。致仕。朱泚盜京師。以老病不能從。西嚮。而卒。贈太子少保。曼亦從光弼定恆趙。後署太原三城使。史思明屯相軍。及澄陽。曼逆擊走之。東都陷。退守河陽。卒于屯。雲京曾孫。別傳。

馮河清。京兆人。始隸郭子儀軍。以戰多。拜左衛大將軍。後從涇原節度使馬瑋充兵馬使。數以偏師與吐蕃遇。多效級。名聞軍中。建中時。節度使姚令言率兵討關東。以河清知留後。幕府殿中侍御史姚況領州。而行師過關。有急變。德宗走奉天。河清聞。召諸將計事。東向哭。相勵以忠。意象軒轅。衆義其爲。無敢異言。即發儲糧完仗。百餘乘。獻行在。初帝之出。六軍倉卒。無良兵。士氣沮。及河清輸械至。被堅勦兵。軍聲大振。即拜河清涇原節度使。安定郡王。況行軍司馬。朱泚數遣諜人。詠之。河清輒斬以徇。與元元年。潭城以吐蕃兵敗賊韓旻等。涇人妄傳吐蕃有功。將以叛卒。卒與贊歸之。衆大恐。且言不殺馮公。吾等無類矣。田希鑒遂害河清。況挺身還鄉里。京師平。贈河清尚書左僕射。拜況太子中舍人。況性簡退。未嘗言功。屬歲凶。奉稍不自給。以饑死。河清再贈太子少傅。李芑。字茂初。趙州人。解褐上邽主簿。嚴武爲京兆尹。薦補長安尉。李勉觀察江西。表署判官。永泰初。宣饒劇賊方清。陳莊西絕江。劫商旅爲亂。支黨聚結。芑請以秋浦置州。扼衿要。使不得合從。勉是其計。奏以宣之秋浦。青陽。饒之至德。置池州。即詔芑行州事。後魏少游代勉。表署都團練副使。攝江州刺史。以母喪解勉之節度。承平。復辟幕府。會李靈耀反。署芑兼亳州防禦使。護陳賴鑣道。便軍與德宗立。授河陽三城鎮遏使。糧賞善者。必先以給士。士悅之。連練事宜。嚴備。常若有敵。未幾。拜節度使。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屬。與馬燧等破田悅。沮水上。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實封百戶。進團悅。悅將符璫以騎五百降。芑大開壁門。納之。與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以疾將請老。謂所親曰。歲方旱蝗。上厭征伐。天下城壘堅。戈鋌利。然務以力勝。其可盡乎。敵者莫若德。方鎮之臣。宜先退讓。死權錮祿。吾敢哉。言而不踐。非吾志也。固求罷。歸東都。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保。李叔明。字晉。蘭州新政人。本鮮于氏。世爲右族。兄仲通。字向。天寶末。爲京兆尹。劍南節度使。兄弟皆涉學。輕財務施。叔明擢明經。爲楊國忠劍南判官。乾元中。除司勳員外郎。副漢中王瑒使回紇。回紇遇瑒慢。叔明讓曰。大國通好。使賢王持節。可汗唐之婿。恃功而倨。可乎。可汗爲加禮。復命。還司門郎中。東都平。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權商州刺史。上津轉運使。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

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久之以疾辭。除太子右庶子。崔旰擾成都。出爲卬州刺史。旰入朝。卽拜東川節度使。遂州刺史。徙治梓州。大曆末。或言叔明本嚴氏。少孤。養外家。冒鮮于姓。請還宗。詔可。叔明初不知。意醜之。表乞宗姓。列屬籍。代宗從之。建中初。吐蕃襲火井。掠龍州。陷扶文遠三州。叔明分五將邀擊。走之。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梁崇義阻命。詔引兵下峽。戰荊門。敗其衆。襄州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德宗幸興元。出家貲助軍。悉衣幣獻官掖。加太子太傅。封勣國公。初。東川承兵盜。鄉邑彫破。叔明治之二十年。撫接有方。華裔遂安。後朝京師。以病足。賜錦鞶。令宦士肩舁以見。拜尚書右僕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仕。貞元三年卒。諡曰襄。始叔明與仲通俱尹京兆。及兼秩御史中丞。並節制劍南。又與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爲威門。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無爲者也。道清虛寡欲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軍儲爲數耗。臣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不止本道。可爲天下法。乃下尚書省雜議。於是都官員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爲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爲下。今道士有名亡實。俗鮮歸重。於亂政輕。僧尼格穢。皆天下不逞。苟避征役。於亂人甚。今叔明之請。雖善。然未能變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蒸人。必將有職。游閑浮食。王制所禁。故賢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稅。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士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尼及女冠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欲已衰。況有戒法。以檢其性情哉。刑部員外郎裴伯言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爲編人。官爲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爲廬舍。議雖上。罷之。

子昇。以少卿從德宗。梁州。叔明嚴敕。以死報。故昇有功。擢兼軍將軍。貞元初。遷太子詹事。坐部國公主。貶羅州別駕。叔明素豪俊。在蜀殖財。廣第舍田產。殍數年。子孫驕縱。實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爲鑒云。

曲環。陝州安邑人。客隴右。少喜兵法。資勇敢。善騎射。天寶中。從哥舒翰討吐蕃。拔石堡。取黃河九曲。洪濟等城。授果毅別將。安祿山反。從魯炅守鄧州。與賊武令珣戰。尤力。加左清道率。從李抱玉屯河陽。又自將兵守澤州。破賊銳將安曉。拜羽林將軍。與諸將討史朝義。平河北。累轉金吾。大將軍。大曆中。戍龍州。數破吐蕃。以功兼太常卿。德宗初。虜寇劍南。詔環以邠龍兵五千。馳救。收七盤城。威武軍。雄茂等州。虜破走。威名大振。加太子賓客。賜名馬。豫討涇州。劉文喜。還開府。俄同三司。封晉昌郡王。邠龍兵馬使。時李納逼徐州。環與劉玄佐救之。敗其衆。功最。建中三年。擢邠龍行營節度使。李希烈陷汴州。環守寧陵。戰陳州。斬賊三萬五千級。禽其將翟崇暉。進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改陳許節度。賜封三百戶。二州比爲寇衝。民苦剽掠。客他縣。環勸身節用。寬賦斂。簡條教。不三歲。歸者纓係。訓農治兵。穀食豐衍。轉檢校尚書左僕射。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四。贈司空。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少涉學。有材武。以信義爲鄉黨畏慕。大曆中。刺史李深署爲裨將。澤潞李抱真聞其名。厚以幣招之。授兵馬使。抱真討河北。戰雙岡。臨洛。虔休以多權步軍都虞候。封同昌郡王。實封五十戶。抱真卒。元仲經等謀樹其子緘。一軍思亂。虔休正色語衆曰。軍王軍州。王土也。師亡。當棄天子。何云。云有妄謀。衆服其言。得不亂。德宗嘉之。以爲王爲昭義節度大使。擢虔休潞州左司馬。領留後。本名延貴。至是賜名。號令撫循。軍中大治。初。抱真之喪。軍司馬元誼據洛州叛。虔休遣將李廷芝討之。戰長橋。斬級數百。次難澤。又破之。守戍皆奔魏博。卽決水壘城。將壞。遣掌書記盧瑱入見。誼陳利害。誼請朝。卽以瑱爲洛州別駕。使守洛。誼出。亦奔魏。治潞二歲。遷昭義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始屬城州縣守宰多署它職。不親政。故治苟簡。虔休悉增條裏。遣就部人。以安妥。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敬。虔休性格敏節。用度既沒。所部格廩皆可支。

數歲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以宮爲均示五聲有君也以土爲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于朝云後中和樂本于此子麗成等十人並補太學生

盧羣字載初系出范陽少學於垂山淮南陳少游聞其名奏署幕府已而薦諸朝李希烈反以監察御史爲江西行營糧料使嗣曹王臯節度江西奏爲判官舉徙荆襄皆從其府以勁正聞入爲侍御史郭子儀家與嬖人張昆弟訟財不平又言嬖人宅匿珍寶德宗促按之羣奏言子儀有大勳德今所訟皆其家事且嬖人宅子儀昔畀之非子第所宜言請赦勿問從之入謂羣識大體累遷兵部郎中淮西吳少誠擅決司清水溉田使者止之不奉詔命羣臨詰少誠曰是於人有利益曰臣道貴順恭恪所以爲順也專命廢順雖利何有且急於事上者固不能責其下矣少誠聽命羣又爲陳古今成敗事逆順禍福皆有效所以感動之少誠竦然既置酒與賦詩又歌以慰之少誠感悅不敢桀以奉使稱旨還檢校秘書監鄭滑節度行軍司馬姚南仲入朝即以羣代節度羣嘗客于鄭質良田以耕至是則出券貸直以田歸其人卒年五十九贈工部尚書

李元素字太朴邢國公密裔孫仕爲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之幕府穆員張弘靖按鞠無狀亞怒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死者甚衆亞請斥運醜土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讎亞怒勅寧罔上寧抵罪又自以不失盜爲功因必其怒傳致而周內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相難之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寃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勅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寃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即道還寃狀帝感寃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死于貶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抗得真盜緣是天下重之遷給事中後美官闕咸冀元素得其處會鄭滑節度使盧羣卒拜元素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其軍治有異績元和初召爲御史大夫大夫自貞元後雖其人不補而元素以夙望召拜中外企聽風采既

而一不建爲容容持祿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則謝賓客曰無以官散外我見屬吏輒先拜人人失望李絳反拜浙西節度使數月還爲國子祭酒進戶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孤奉長姊謹憐及沒悲感成疾因辭職屏居其妻石泉公王方慶之孫前妻子皆不肖而元素溺姬侍王不見答元素久疾益昏惑遂出之王訴諸朝詔免元素官且令畀王貲五百萬卒贈陝州大都督

盧士致者山東人以文儒進端厚無競爲吏部員外郎善于職再遷知京兆尹劉總入朝與士致故內姻乃請析瀛鄭兩州用士致爲觀察使詔可俄而幽州亂朱克融襲之朝廷欲重其任就加節度使士致空家貨助軍然部卒多家幽州陰導克融入故士致闔府皆見囚幽州天子赦克融得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徐就州刺史復爲賓客卒贈工部尚書

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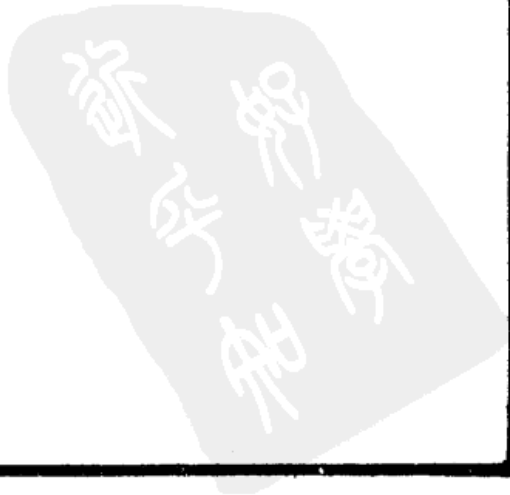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四十七考證

王思禮傳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舊書遷戶部尚書

辛雲京傳授開府儀同三司加代州都督○舊書官至北京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

盧雲傳少學于垂山○舊書少學于太安山

唐書卷一百四十七考證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七十三

令狐彰張李劉田王牛史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富平人其先自燉煌內徙父傳爲世善吏始尉范陽通民家女生彰龍歸留彰母所既長志膽沉果知書傳大義射命中從安祿山署左衛郎將與張通儒入長安又署左街使二京平走河朔史思明署博滑二州刺史屯滑臺時中人楊萬定監滑州軍彰欲以節自顯募沒人夜度河悉籍士馬州縣獻款因萬定以聞肅宗大悅下書慰勞彰移壁杏園渡思明疑之遣薛岷以兵劫彰彰諭衆以大誼皆感死力遂破岷兵潰圍出以麾下數百人朝賜甲第帷帳什器拜滑毫魏博節度使河朔平加兼御史大夫封霍國公檢校尚書右僕射始滑當寇衝城邑墟墟彰躬親吏下檢軍力農法令嚴無敢犯者田疇大闢庫委豐餘歲時賞賦如期時吐蕃盜邊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齋糧所過無秋毫犯供饑饉不受時雖其能然猶阻忤忍忤者輒死怒賴州刺史李崱遣姚顗代之戒曰不時代殺之崱知其謀因殺顗死者百餘人奔汴州上書自言彰亦勅之河南尹張延賞長彰留崱使故彰書先聞斥崱夷州殺之與魚朝恩有隙及用事彰不敢入朝會母喪失明卒方疾甚教子建通運歸東都私第悉上軍府兵仗財用簿最表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堪大事請以自代代宗得表咨憐下詔褒美其門閭贈太傅

建累官右龍武軍使德宗幸奉天建方肆士射遂以四百人從且殿擢行在中軍鼓角使左神武軍大將軍其妻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將棄之誣與門下客郭士倫通榜殺士倫而逐其妻士倫母痛憤卒寶臣請勅按無狀建會赦免帝取常膳錢五十萬葬士倫母子并恤其家俄起建爲右領軍大將軍復坐專殺以勳被貸坐妄自陳貶施州別駕卒贈右領軍大將軍又加贈揚州大都督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奏彰將死籍上土地兵甲遺諸子還第彰同時河朔諸鎮傳子孫熏灼數代唯彰忠義奮發而長子建坐事幼子運無辜皆竄死今

通幸存惟陛下用之因授贊善大夫時討蔡故連徙壽州團練使聞吉甫卒不自安每戰虛張首級敗則掩不奏露布上宰相武元衡卻之後爲賊攻焚屠聚破屯柵通大懼重墜不敢出詔金吾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將至遂代之貶昭州司戶參軍事久乃召爲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還其制帝使喻植以彰有功不忍棄其嗣制乃下終左衛大將軍運爲東都留守將爲杜亞所陷流死歸州張孝忠字孝忠本奚種世爲乙失活酋長父諡開元中提衆納款授鴻臚卿孝忠始名阿勞以勇聞燕趙間共推張阿勞王沒諾干二人齊名沒諾干王武俊也孝忠魁偉長六尺性寬裕事親孝天寶末以善射供奉仗內安祿山奏爲偏將破九姓突厥以功擢漳源府折衝祿山史思明陷河洛常爲賊前鋒朝義敗乃自歸授左領軍將軍以兵屬李寶臣累加左金吾衛將軍賜今名寶臣以其沉毅謹詳遂爲姻家易州諸屯委以統制十餘年威惠流聞田承嗣寇冀州寶臣付兵四千使出上谷屯貝丘承嗣見其軍整嚴數曰阿勞在焉冀未可圖也即焚營去寶臣與朱滔戰瓦橋奏孝忠爲易州刺史分精騎七千當幽州擢太子賓客封符陽郡王寶臣晚節稍忘刻殺大將李獻誠等而召孝忠孝忠不往復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復命曰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吾懼禍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不親天子也孝節泣曰即歸且僇死孝忠曰借往則并命吾留無患也果不敢殺然寶臣素善孝忠及病不能語以手指北而死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慮師出爲己患使判官蔡雄往說曰惟岳孺子弄兵拒命吾奉詔伐罪公乃宿將安用助逆而不自求福也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而淮西軍下襄陽梁崇義尸出井中斬漢江上者五千人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亡可見公誠去逆蹈順倡先歸國可以建不世功孝忠然之遣將程華報滔連和遣易州錄事參軍事董復入朝德宗嘉之擢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滔并力孝忠子弟在恆州者皆死孝忠重德滔爲子茂和聘其女締約益堅敗惟岳於東鹿滔欲乘勝襲恆州孝忠乃引軍西北壁義豐滔疑之孝忠將佐諫曰尙書推赤心於朱司徒可謂至矣今逆賊已潰元功不終後且悔之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而恆州多宿將迫之則死關緩之

則改圖且沿官大而職淺可以應始難與守成故吾堅壁于此以待賊之滅耳沿亦止屯東鹿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以獻已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中遂有易定時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爲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後沿與武俊復遣蔡雄說之答曰吾既爲唐臣而天性懷義業已效忠不復助惡矣吾與武俊少相狎然其心喜反覆不可信幸謝司徒志鄙言沿復嘆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乃浚溝壘修器械感厲將士乘城固守沿悉兵攻之帝詔李晟實文場率師援孝忠沿解去遂全其軍孝忠因與晟結婚天子出奉天孝忠遣將楊榮國以銳卒六百佐晟赴難收京師與元初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糲日膳裁豆膳而已入服其儉推爲賢將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茂宗尙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實甚厚五年爲將佐所惑以兵襲蔚州入之奉詔還鎮有司劾擅與削司空六年還其官卒年六十二追封上谷郡王贈太師諡曰貞武子茂昭茂宗茂和

茂宗擢累光祿少卿左衛將軍元和中歷開府使初至德時西戎陷隴右故隴右監及七殿皆廢而開府私其地入寶應初始以其地給貧民茂宗恃恩奏悉收其賦又奏取麟游岐陽牧地三百餘頃民訴諸朝詔監察御史孫革按行還奏不可茂宗責左右助誣革所奏不實復遣侍御史范傳式覆實乃悉奪其田長慶初岐人列訴下御史盡以其地還民寶歷初遷充海節度使終左龍武統軍

茂和歷左武衛將軍裴度討蔡奏爲都押衙茂和數以膽勇求自試謂度無功辭不行度請斬之以令軍憲宗曰予以其家忠且孝爲卿遣斥後終諸衛將軍茂昭本名昇雲德宗時賜今名字豐明少沉毅頗通書傳孝忠時累擢檢校工部尙書孝忠卒帝拜王諒爲義武軍節度大使以茂昭爲留後封延德郡王後二年爲節度使弟昇雲王武俊爲人座上變罵武俊怒襲義武安喜無極掠萬餘人茂昭嬰城遣人厚謝乃止久之入朝爲帝從容言河朔事帝堞聽曰恨見卿晚召宴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幣優具詔其子克禮尙晉康郡主帝方

倚之經置北方會崩故茂昭每入臨輒哀不自勝順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遣之鎮賜女樂二人固辭車至第門茂昭引詔使辭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宜見昔汾陽威寧西平北平皆有大功故當是賜今下臣述職以朝奈何濫賞後日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復賜安仁里第亦讓不受憲宗元和二年請朝五奏乃聽願留不許加兼太子太保既還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合軍爲恆州北道招討茂昭治虜虜列亭候平易道路以待西平軍承宗以騎二萬踰木刀溝與王師薄戰茂昭躬擐甲爲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繞賊大敗之承宗幾危會有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乃請舉宗還朝表數上帝乃許北鎮遣客間說皆不納詔左庶子任迪簡爲行軍司馬乘驛往代茂昭奉兩州符節管鑰圖籍歸之先救妻子上道戒曰吾使而曹出易庶後世不爲汙俗所染未半道迎拜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至京師雙日開延英對五刻罷又表遷墳墓于京兆許之明年疽發於首卒年五十冊贈太師諡曰獻武帝思其忠擢諸子皆要職歲給絹二千匹少子克勤開成中歷左武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恩幼推與其甥吏部員外郎裴夷直劾曰克勤敝有司法引庇它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于令夷直字禮卿亦煒亮第進士歷右拾遺累進中書舍人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乃出爲杭州刺史斥隴州司戶參軍宣宗初內徙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常侍

陳楚者茂昭甥也字材卿定州人有武幹事茂昭歷牙將常統精卒從征伐茂昭入朝權諸衛大將軍封普寧郡王元和末義武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亂拜楚爲節度使馳傳赴軍及郊無迎者左右勸無入楚曰定軍不來迎以試我今不入正墮計中乃冒雪行四十里夜入其州然軍校部伍皆楚舊也由是衆心乃定徙河陽三城入爲左羽林統軍檢校司空卒年六十一贈司空子君奕亦至鳳翔節度使

康日知豐州人祖植當開元時縛康待賓平六胡州玄宗召見擢左武衛大將軍封天山縣男日知少事李惟岳擢累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

部將百人啗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辱甚。安足共安危哉。吾城固土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悅耳。悅兵血饑。形壞可浮。不能殘半。況吾城之完乎。又給爲書。檢示曰。使者。肅詔。喻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德宋美其謀。擢爲深趙觀察使。賜實封戶二百。會武俊拒命。遣將張鍾葵攻趙州。日知破之。上俘京師。與元元年。以深趙益成德。徙日知奉誠軍節度使。又徙晉絳。加累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會稽郡王。貞元初卒。贈太子太師。

子志睦。字得衆。資邁偉。工馳射。隸右神策軍。遷累大將軍。討張韶。以多兼御史大夫。進平盧軍節度使。李同捷反。放兵略千乘。志睦挫其銳。不得逞。遂下蒲臺。盡奪其械。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涇原。封會稽郡公。卒。年五十七。贈司空。

子承訓。字敬辭。推門功。進累左神武軍將軍。宣宗擢爲天德軍防禦使。軍中馬乏。虜來戰。數負。承訓罷。元費市馬益軍。軍乃奮發。始克項。破射鵰軍。洛源鎮悉俘其人。聞承訓威。政皆還。俘不敢警。詔檢校工部尚書。封會稽縣男。擢義武節度使。會南詔破安南。詔徙嶺南西道。城邕州。合容管經略使。隸之。遂統諸軍行營兵馬。南詔深入。承訓分兵六道出以掩襲。戰不利。士死十八。唯天平卒二千還屯。聞軍震。於是節度副使李行素完城不出。南詔圍之四日。或請夜出兵襲蠻。承訓意索不聽。天平裨將陰募勇兒三百。夜縱燒蠻屯。斬首五百。南詔恐。明日解而去。承訓謬言大破賊。告于朝。羣臣皆賀。加檢校尚書右僕射。籍子弟婦。昵冒賞。而士不及。怨言嘩流。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白狀宰相。承訓慚。移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信。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諸監軍使巧權。鎧北還。不許。即擅斧庫劫戰械。推糧料判官應勛爲長。勛衆上道。懿宗遣中人張敬恩部送。詔本道觀察使崔彥曾慰安之。次潭州。監軍詭奪其兵。勛畏必誅。募舟循江下。益夏兵招亡命。收銀刀亡卒。膾匿之。及徐城。謀曰。吾等叩城大呼。衆必應。前日實縶五十萬。可得也。衆喜。牙健趙武等欲亡。勛斬首送彥曾曰。此搖亂者。彥曾不能詰。勛怒。都押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又使白彥曾曰。士負罪。不敢釋甲。請爲二

屯。且白退戡等。府屬溫廷皓謂彥曾曰。勛擅委戍。一可殺。專戕大將。二可殺。私置兵。三可殺。士不予第。即父兄。振袂而唱。內外必應。銀刀亡命復在其中。四可殺。請分兩營。會去三將。五可殺。彥曾謂然。乃禱羣黃堂前。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須勛至。劫取之。遣遇子羸服覘賊。比暮。勛至。捕覘者。知其謀。即聽偶人刺虛幟。而詭路襲符離。密久乃寤。回屯城南。勛與宿將喬翔戰。睢河。翔大敗。攝太守焦瑒遁去。勛入據州。自稱兵馬留後。初。瑒決汴水絕勛北道。水未至。勛度。比密兵攻宿。水大至。涉而傳城。不克。攻勛。勛百艘運糧趨泗州。留婦孺持振。翌日。密覺。追之。士未食。賊伏兵于舟而陣。汴上。軍見密皆走。密追躡。伏發。夾攻之。密敗。衆殲。遂入徐州。囚彥曾及官屬。殺尹戡等。又徇下邳。連水宿遷。臨淮。斬虹諸縣。皆下。遣僞將屯柳子。屯豐。屯滕。屯沛。屯蕭。以張其軍。乃露章求節度使。有周重者。隱濠泗間。號有謀。勛迎爲上客。問策所出。因教勛救囚徒。據揚州。北收兗鄆。西擊汴宋。東掠青齊。拓境大河。食教倉。可以持久。勛無雄才。不納。僞將劉行及攻濠州。執刺史盧望回。自稱刺史。帝遣中人康道隱宣慰徐州。勛郊迎。旗幟矛戟。亘三十里。使騎鳴鑼角。聲動山谷。置酒球場。引道。隱閱其衆。給爲賊來降六十人。妄戮平民。上首級夸勝。道隱還。固求節度。即殘魚臺金鄉。碭山。單父十餘縣。斬官吏。出金帛募兵。游民多從之。帝乃拜承訓檢校尚書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武寧軍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南面行營招討使。率魏博鄭延義武鳳翔沙陀吐渾兵二十萬討之。勛好鬼道。有言漢高祖廟夜閱兵。人馬流汗。勛曰。往請命。巫言。穰場有隱龍。得之可戰勝。勛大役徒鑿地。不能得。賊將李圓。劉信。攻泗。敗宗。丁從實。分徇舒廬壽沂海諸道。兵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絙。賊半度。絙絕。半溺死。度者不得戰。殲之。賊別取和州。破沐陽。下蔡。烏江。巢諸縣。揚州大恐。民悉度江。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移書陳禍福。許助求節度。勛按甲聽命。淮南合宣潤兵戍都梁山。勛夜度淮。遽躡薄。賊將劉行立。王弘立與勛合。敗淮南將李湘。屯淮口。劫盱眙。帝又詔將軍宋威與淮南并力。承訓屯新輿。賊挑戰。時諸道兵未集。承訓帳下纔萬人。退壁宋州。勛益驍。光蔡鉅賊陷滁州。殺



刺史高錫望應勛。載可師引兵三萬奪淮口。圍勛都梁山。降其衆。可師恃勝不戒。弘立以兵襲之。可師不克陣而潰。士溺淮死逸者數百人。賊取可師首傳徐州。詔以馬士舉爲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馳傳入揚州。士舉曰。城堅士多。賊何能爲。衆稍安。始帝以晏權故智異子。節度武寧。欲以怖賊。及是。返爲賊困。不敢戰。乃更以龍州刺史曹翔爲兗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屯滕沛。魏博將薛尤屯蕭豐。賊首孟敬文欲絕勛自立。陰刻鑑爲文曰。天口云云。錫爾將軍。夜墜之野。耕者得之以獻衆。駭異。乃齋三日受之。勛知其謀。使人襲殺之。於是承訓屯柳子。右夾汴築壘。連屬一舍。勛籍城中兵止三千。劫民授甲。皆穿窟穴遁去。王弘立度雖。圍新與鹿塘。承訓縱沙陀騎。驢之。弘立走。士赴水死。自鹿塘屬襄城。伏尸五十里。數首二萬。獲器鎧不貲。承訓攻柳子。姚周度水戰。又敗。乘風火賊。周提餘卒去。沙陀驕之。及芳亭。死者枕藉。斬劉豐。而周以十騎走宿州。守將斬之。勛懼。乃害崔彥曾等。謂其下曰。上不許我節度。與諸君真反矣。大索兵。得三萬。許信。趙可立勛。稱天冊將軍。勛謁漢高祖廟受命。以其父舉直爲大司馬。守徐州。或曰。方大事。不可私于父。失上下序。舉直乃拜于廷。勛坐受之。引兵救豐。刻木作婦人。衣絳被髮。軍過。斫而火之。乃行。勛夜入城。外不知。勛出銳軍擊援屯。魏博軍知勛自將。驚而潰。賊以所得送徐州。以夸下。曹翔退保兗州。勛欲乘勝攻承訓。或曰。今北兵敗。西軍搖。不足虞也。方蠶月。宜息衆力。農至秋。士馬彊決。可以取勝。舉直曰。時不重得。願將軍無繼敵。勛曰。然。時承訓方攻臨渙。聞勛計。追還兵仗。以待勛。軍皆市人。羣而狂。未陣。即奔。相蹈藉死者四萬。勛釋甲。服垢襦脫。收夷痕士三千以歸。遣張行實屯第城。馬士舉救泗州。賊解去。進攻賊濠州。是時又詔齡中觀察使秦匡謀討賊。下招義鍾離定遠。勛遣吳迥屯北津。援濠。士舉銳兵度淮。盡碎其營。初。勛之遁。懼衆不軍。妄言有神。韓野中曰。天符下。國兵休。勛使下相語。符未降。故敗北津。帝恨魏博軍不勝。以宋威爲西北面招討使。率兵三萬屯蕭豐。約勛降者當赦之。始宿衛人劉洪者。被黃袍白馬。使人封檄叩觀。察府曰。我當王徐。崔彥曾斬之。遺黨匿山谷。欲附勛。承訓諭降之。王師破臨渙。斬萬級。收襄城留武小雖諸壁。曹翔下滕。賊將以

新帥降。賊李直奔入徐州。翔又破豐。徐城下邳。賊益蹙。勛以張玄稔守宿州。張儒劉景助之。自稱統軍。列壁相望。承訓拔第城。張行實奔宿州。承訓遂圍宿州。行實救勛。官軍盡銳于此。西鄆虛單。將軍直擣宋毫。出不意。宿圍自解。勛喜。引而西。使舉直許信守徐。承訓攻敗。十遇皆勝。遣辯士以威動玄稔。玄稔。賊重將也。以帛書射城外。約誅勛自歸。使張舉獻期。俄與二將會柳溪。伏士於旁。玄稔馳騎譁曰。勛首已棄。僕射寨矣。伏與斬劉景。張儒。玄稔率諸將肉袒見承訓。自陳陷賊。不早奮。久暴王師。願禽賊贖死。承訓許之。復讀詐爲潰軍。劫符離。符離不知。內之。已入。即斬守將。得兵萬人。北攻徐州。許信等不敢出。玄稔環城。彥曾故吏路審中啓白門。內玄稔兵。許信等啓北門走。玄稔身追之。士大崩。皆赴水死。斬舉直。許信。李直等。收叛卒親族。悉夷之。勛聞徐已拔。氣喪無賴。衆尙二萬。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訓悉兵八萬逐北。沙陀將朱邪赤裏急追至宋州。勛焚南城。爲刺史鄭處冲所破。將南趨毫。承訓兵循渙而東。賊走。斬縣官兵。斷橋不及濟。承訓乃縱擊之。斬首萬級。餘皆溺死。閱三日。得勛尸。斬其子於京師。吳迥守濠州。糧盡。食人。驅女孺運薪塞墜。并填之。整旅而行。馬士舉斬以獻。勛之始得徐州。賞儲湯然。乃四出剽取。男子十五以上。皆執兵。舒鉏鉤爲兵。號霍錐。破十餘州。凡二歲。滅詔。擢張玄稔右驍衛大將軍。承訓遷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節度河東。於是宰相路巖。章保衡。勅承訓討賊。逗撓。食虜獲。不時上功。貶蜀王傅。分司東都。再貶恩州司馬。僖宗立。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六十六。子傳業。嘗從父征伐。終鄆坊節度使。

李洧者。淄青節度使正己從父兄也。始署徐州刺史。建中初。正己卒。子納叛。攻宋州。洧率州自歸。加兼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實封戶二百。充招諭使。初。洧遣巡官崔程入朝。且白宰相。徐州不足獨抗賊。得海沂爲節度。可與成功。洧素與二州刺史有約。且不肯爲賊守。程先告張鑑。而盧杞怒。不先白。故洧請中格。及納攻徐。劉玄佐與諸將擊退之。既賊方張。乃加洧海沂密觀察使。時海密爲賊守。不受命。洧未有以取之。遷檢校戶部尚書。會疽發背。少間。肩輿過市。市人叫歡。洧驚。疽潰。卒。贈尚書左僕射。以洧將高承宗代之。其弟淡。險人也。貶居下。

陰約納攻徐，爲內應，并說滕將翟濟，濟執以聞，擢濟沂州刺史，召淡入京師，以清赦不罪。

劉潼盧龍節度使，平之次子，濟母弟也，涉書史，有材武，好施愛士，能得人死力，始事朱滔，常陳君臣大分，裁抑其凶，及得幽州，不三月，病且死，潼待湯液未嘗離，輒以父命召濟於冀州，濟嗣總軍事，故德潼之讓，以爲瀛州刺史，有如其諱，許代己，久之，濟自用其子，爲副大使，潼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爲天子戍龍，悉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拜秦州刺史，屯普潤，軍中不設音樂，士卒病，親存問所欲，不幸死，憲宗立，方士羅令則詣潼營，妄言廢立以動潼，命繫之，辭曰：「吾之黨甚衆，公無囚我。」約大行梓宮發兵，無不濟，潼械送關下，殺之，錄功，號其軍曰保義，蕃戎畏懼，不敢入寇，常懷然有復河湟志，屢爲朝廷言之，未見省，封累彭城郡公，及病，籍士馬求代，既還，卒于道，年四十九，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景。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玢，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爲從昆弟，仕爲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東城河間四縣令，以治稱，遷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玢固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盜磁相，廷玢無所回染，及悅代立，忌廷玢之正，召爲節度副使，廷玢至，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何苦與恆鄆爲叛臣？自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悛，盡殺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汗人刀也。」遂稱疾不出，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爲必與吾宗，名之曰與，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封沂國公，季安修汰，銳殺罰，弘正從容規切，軍中賴之，翕然歸重，季安內忌，出爲臨清鎮將，欲因罪誅之，弘正陽瘳，臥家不出，乃免，季安死，子懷讓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讓委政於家奴將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脅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免，即令于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干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旌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

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衛員漣之地，籍其入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饋謝慶弔，服玩僭侈者，即日徹毀之，承嗣時正寢華顯，弘正避不敢居，更就採訪使堂皇聽事，幽恆鄆蔡大懼，遣客饋說餉，弘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賚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問高年，憐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度明辯，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上益謹，復請度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令節度僉謀布衣崔權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與壤，化爲戎城，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含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齡，奉陛下宸算，冀道揚太和，洗濯讎風，然後退歸丘園，避賢者路，死不恨，制詔褒答，且賜今名，錫與踵塗，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變，已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南宮，承宗懼，歸窮於弘正，弘正表諸朝，遂獻德棣二州以謝，納二子爲質，俄而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兵進討，弘正自揚劉度河，距鄆四十里，堅壁，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戰陽穀，再遇再北，斬萬餘級，賊勢蹙，悟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初，悟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觥戲，引魏博使至，廷以爲歡，悟肝衡，攘臂助其決，坐中皆憚悟勇，客有白弘正者，弘正曰：「鄆士疲於戰，瘡者未起，悟當卹亡弔乏，慰士大夫心，奈何取快目前邪？」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爲也，既而詔悟爲義成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明，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德殿，眷勞殊等，引見僚佐將校二百餘人，皆有班賜，進兼侍中，實封戶三百，擢其兄融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司，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闕下，帝勞曰：「昨韓弘以疾辭不就軍，朕既從之矣，今卿復爾，我不應違，但魏人樂卿之政，四鄰畏卿之威，爲朕長城，又安用辭？」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姓仕朝廷，帝皆擢任之，朱紫滿門，榮冠當時，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爲節度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時天子

賜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弘正親加撫喻。乃安。仍請留魏兵爲紀綱。以持衆心。度支崔倭客其衆。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衛卒於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震悼。冊贈太尉。諡曰忠愍。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融退。扶怒之。故當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爲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晦。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遠也。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屬講論終日。客爲著折公史例行于世。弘正之禍也。其判官劉茂復獨免。士相戒曰。是人議事盡忠。遇吾等信。敢干其家者。共殺之。弘正子布。羣

布字敦禮。幼機悟。弘正戍臨清。布知季安且危。密白父請以衆歸朝。弘正奇之。及得魏使布總親兵。王師誅蔡。以軍隸嚴綬。屯唐州。帝以布大臣子。或有罪。且撓法。弘正請以董曉代。而士卒愛布。願留。帝乃止。凡十八戰。破凌雲柵。下鄆城。以功授御史中丞。裴度輕出觀兵洮口。賊將董重質以奇兵掩擊。布伏騎數百突出。薛之。諸軍繼至。賊驚引還。蔡平。入爲左金吾衛將軍。諫官嘗論事。帝前。同列將麾卻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輕進。弘正從德。以布爲河陽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時韓弘與子公武亦皆領節度。而天下以忠義多田氏。布所至必省冗將。募戰卒。寬賦勸穡。人皆安之。長慶初。徙涇原。弘正遇害。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疆而鎮弱。且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遣召布。解纓拜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伎樂與妻子賓客決曰。吾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而入。居望室。屏節旄。凡將士老者。兄事之。祿奉月百萬。一不入私門。又發家錢十餘萬緡。領士卒。以牙將史憲誠出麾下。可任。乃委以精銳。時中人屢趣戰。而度支饋餉不繼。布輒以六州租賦給軍。引兵三萬進屯南宮。破賊二壘。於是朱克融據幽州。與王廷湊脅幽。河朔三鎮舊連衡。桀驁自私。而憲誠善異志。陰欲乘釁。又魏軍驕悍。格戰會大雪。師寒糧乏。軍中訪曰。它日用兵。圖粒米盡仰朝廷。今六州刮肉與鎮。冀角死生。雖尙書瘠已肥國。魏人何罪。憲誠得聞。因以

搖亂。會有詔分布軍合李光顏救深州。兵怒不肯東。衆遂潰。皆歸憲誠。唯中軍不動。布以中軍還魏。明日。會諸將議事。衆譁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衆且亂。歎曰。功無成矣。卽爲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尹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入。至几筵。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年三十八。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孝。子錢宣宗時。歷銀州刺史。坐以私鍾易邊馬論死。宰相崔鉉奏布死節於國。可貸錢以勸忠烈。故貶爲州司馬。

羣會昌中。歷蔡州刺史。坐賊且抵死。兄肇聞之。不食卒。宰相李德裕奏。漢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坐殺人當死。次兄初。玉母渾。詣官請代。因縊物故。於時皆赦其死。於是武宗詔減死一等。

牟寬。厚明吏治。爲神策大將軍。開成初。鹽州刺史王宰失羌人之和。詔牟代之。累遷鄜坊節度使。再徙天平。三爲武寧。一爲靈武軍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諸子皆有方面功。以忠義爲當世所高。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沈謀。年十六。勸承宗亟引兵共討李師道。承宗少之。不用。然軍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未發喪。大將謀取帥宅。姓參謀崔燧與諸校計。以祖母涼國夫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諸將牢請。承元曰。上使中貴人監軍。盡先請監軍至。又如命。乃謝曰。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從我乎。衆曰。惟所命。乃視事牙闥之偏。約左右不得稱留後。事一關參佐。密表請帥于朝。穆宗詔起居舍人柏耆宣慰。授承元檢校工部尚書。義成軍節度使。北鎮以兩河故事。脅誘承元不納。諸將皆悔。耆至。士與千軍。承元令曰。諸君不欲我去。意固善。雖然。格天子詔。我獲罪。奈何。前李師道有詔赦死。欲舉族西。諸將止弗遣。他日乃共殺之。今君等幸置我無與師道比。乃徧拜諸將。諸將語塞。承元卽出家資盡賜之。斬不從命者十輩。軍乃定。於是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賜其軍錢百萬緡。赦囚徒。問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累帛有差。承元去鎮。左右哀器幣自隨。承元使空櫓毋留。入朝。昆弟拜刺史者四人。位于朝者四十人。祖母入見。帝命宦者禮葬其等。徙承元鄜坊丹延節度使。徙鳳翔。鳳翔右表涇原。地平



少嚴險吐蕃數入盜承元據勝地爲郭置守兵千詔號臨河城府郭左百賈州聚異時爲虜剽掠至燦烽相警承元版壤線之人乃告安以勞封岐國公太和初祖母喪詔曰武後當橫流時拯定奔潰功在史官今李不幸贈卹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五年徙節平盧淄青始置禁未嘗行兩河承元請歸有司由是充鄆諸鎮皆奉法承元資仁裕所至愛利卒年三十三贈司徒

牛元翼趙州人材果而謀王承宗時倚其計爲疆雄與傅良弼二人冠諸將王廷湊叛穆宗以元翼在成德名出廷湊遠甚自深州刺史擢爲深冀節度使以備其軍廷湊怒遣部將王位以銳兵攻元翼不勝乃合朱克融共圍之詔進元翼成德軍節度使以宣武兵五百進援元翼固守長慶二年詔赦廷湊罪徙元翼山南東道以深州賜廷湊使中人促元翼南廷湊恨之已受詔兵不解招討使裴度詰書諭克融解而歸廷湊退舍詔並加檢校工部尚書兩悅之淹月元翼率十餘騎冒圍跳德棧朝京師廷湊入盡殺元翼親將臧平等百八十人元翼見廷湊實問優待命中人楊再昌取其家并迎田弘正喪廷湊辭以弘正殯亡在所元翼家須秋遣魏博節度使史憲誠遣其弟入趙四返說廷湊曰田公非得罪於趙戶尙何惜元翼去深州乃一孤將何利其家廷湊乃歸弘正喪于京師元翼聞平等死憤恚卒悉還所賜于朝廷湊遂夷其家

賈弼字安道清河人以射冠軍中初瀛之博野樂壽介范陽成德間每兵交先薄二城故常爲劇屯德宗以王武俊破朱滔功皆隸成德故以賈弼守樂壽李寶宇博野廷湊之叛兩賊交誘之而堅壁爲國固守有詔以樂壽爲左神策行營拜賈弼爲都知兵馬使實所領士隸右神策號忻州營亦以實爲都知兵馬使賜第京師俄以賈弼爲沂州刺史賈弼率衆出戰力乃得去實引兵三千趨沂州廷湊邀之實斬三百級追者不敢前天子以賈弼實忠有狀乃更賜奴婢服馬召賈弼爲左神策軍將軍實曆初擢夏綏銀節度使異時蕃帳亡命來者必償馬乃與賈弼至皆執付其部會種歡懷終橫海節度使實擢累保義軍節度使王智興討李同捷未克而爲重胤卒謂實可共立功請諸朝乃授橫海節度使師所過暴鈔至屯按軍不進遂身入朝咸陳賊勢請濟師欲大調發羣臣

議實兵太重且盜滄景未決而棣州平實內愧不自安願留京師遂罷保義軍沂州營更授夏綏銀節度使卒實再易鎮治無可言者然廷湊之亂聯軍十五萬無成功賊鋒不可學而樂壽博野截然峙中者累歲梗其否暴議者以爲難敬宗世實圖其事上之

史孝章字得仁資修謹父憲誠以戰力奮賓客用挽彊舉劍相矜孝章獨退讓如諸生稱道皆詩書魏博節度使李愬閱大將子弟籍千軍孝章願以文署職愬奇之檄試都督府參軍憲誠得魏遷士曹參軍孝章見父數奸命內非之承間諫曰大河之北號富彊然而挺亂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貲非痛洗滌竭節事上恐吾踵不旋禍且至因涕下沾衿父震武不盡聽文宗賢之授孝章節度副使累遷檢校左散騎常侍父欲助李同捷孝章切爭憲誠稍憚其義又勸出師討同捷自明帝益嘉之進檢校工部尚書及兵出父救孝章統之入朝勞于蕃厚憲誠亦上書求親帝知非憲誠意特緣孝章悟發故分相衛遣而授孝章節度使未至魏人亂父卒死千軍帝念史氏禍而卹孝章故奪喪拜右金吾衛將軍徙節度鄆坊進檢校戶部尚書久之自鄆寧以病丐還卒于行年三十九贈尚書右僕射孝章本名唐後改今名

憲誠弟憲忠字元貞少爲魏牙門將田弘正討齊蔡常爲先鋒閱三十戰中流矢酣鬪不解由是著名憲誠表爲貝州刺史魏亂奔京師加累檢校右散騎常侍隴州刺史增亭鄆徙客館于外戎謀無所伺會昌中築三原城吐蕃因之數犯邊拜憲忠涇原節度使以怖其侵吐蕃遣使來請墮城且願以書殺使者之人置塞上憲忠使謝曰前吾未城爾犯我地安得禁吾城爾知殺吾使者宜先取罪人謝我將無所不得今與爾約前節度使事一置之吐蕃情得而服憲忠疏涇子墮積緡錢十萬累百萬斛戍人宜之會党項羌內寇又徙朔方有詔馳驛赴屯憲忠辭曰羌不得其心故不自安今亟往知吾爲備爾益健請徐行許之乃移書與羌人示要約羌人乃皆喜奉酒進迎道大中和初突厥擾河東鈔漕米行賈徙節振武軍于是故帥荒沓使游奕兵覘戎有良馬牛彊取之歸直十一戎人怒因與盜掠憲忠廉儉少所欲嘗曰吾居河朔去此二千里乃乘五



健馬。今守邊發吾餘奉。不患無馬。何忍棄市哉。故所至莫不懷德。累封北海縣子。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金吾大將軍。以病自丐。改左龍武統軍卒。年七十一。贈司空。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令狐彰子建其妻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將棄之經與門下客郭士倫通  
○舊書作經與備教生邢士倫姦通

張孝忠子茂昭憲宗元和二年請朝○舊書本紀作元年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四

劉第五班王李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天寶中，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再遷侍御史，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署晏右職，固辭。移書房瑄，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詔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晏至吳郡，而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為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壁。會王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召拜彭原太守，徙隴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東都，乃治長水，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等使。京兆尹鄭叔清、李齊物坐殘擊罷，詔晏兼京兆尹，總大體，不許號稱職。會司農卿嚴莊下獄，已而釋，誣劾晏漏禁中語，宰相蕭華亦忌之，貶通州刺史。代宗立，復為京兆尹。戶部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晏以戶部讓顏真卿，改國子祭酒。又以京兆讓嚴武，即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坐與程元振善，罷為太子賓客。俄兼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旬農稼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破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望洛，見宇文愷梁公堰，斷河為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為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倍賦半，爲一利。東都彫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定，爲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賁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既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承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見戶畿千餘，居無尺椽，憂無感運，默游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

爲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減木，所在厥淤，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繩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姦宄，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縠，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既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逐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鄼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再遷吏部尚書，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又知吏部三銓事，推處最殷，分明下皆惜伏，元載得罪，詔晏鞠之。晏謂載黨盛，不可獨訊，更敕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綰得免死，晏請之也。常哀執政，忌晏有公望，乃言晏舊德，當師長百僚，用爲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計務方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且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粟入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勅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煩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也。代宗嘗命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晏常以羨補乏，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第五琦始權鹽佐軍興，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初歲收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計歲入千二百萬，而權居太半。民不告勤，京師鹽盡，詔取三萬斛以贖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爲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買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駃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所居脩行里，粗樸庫陋，飲食儉狹，室無腰婢，然任職久，勢輒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茗橘珍甘，常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

斷道以禁前發。晏厚貨致之。常冠諸府。由是嬖倖益多。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大曆時。政因循。軍國皆仰晏。未嘗檢實。德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使。晏亦固辭。不許。又加關內河東三川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始楊炎爲吏部侍郎。晏爲尙書。威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將爲載報仇。先是帝居東宮。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宦人劉清潭與嬖幸請立妃爲后。且言王數有符異。以搖東宮。時妄言晏與謀。至是。炎見帝流涕曰。賴祖宗神靈。先帝與陛下不爲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幹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伏辜而晏在。臣位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究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力相解釋。率尤切至。炎怒。斥寧于外。遂罷晏。使坐新故所交簿物抗謬。貶忠州刺史。中官護送。炎必欲傳其罪。知庚準與晏素憾。乃擢爲荊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旨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七月。詔中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且暴其罪。家屬徙嶺表。坐累者數十人。天下以爲冤。時炎兼刪定使。議籍沒衆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滑青節度使李正己表誅晏大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與元初帝寢寤。乃許歸葬。貞元五年。遂擢晏子執經爲太常博士。宗經秘書郎。執經還官求追命。有詔贈鄭州刺史。又加司徒。晏歿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諷。李衡。包佶。盧微。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各於時。晏既被誣。而舊吏推明其功。陳諫以爲管蕭之亞。著論紀其詳。大略以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戶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天下戶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紵。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

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賒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德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關國用。國用關則復重斂矣。又賑給近僥倖。吏下爲姦。獲得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爲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糧耳。它產尙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支。多出救粟。恣之糴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沾逮。自免阻飢。不待令驅。以爲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飢則賤與。率諸州米。蓄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邪。秀後以尙書右丞判度支。國無橫斂。而軍旅濟。爲韓滉所惡。貶雷州司戶參軍。坐私入廣州賜死。膜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封開喜縣公。衡歷戶部侍郎。信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信擢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晏奏起爲汴東兩稅使。晏罷。以信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秘書監。封丹陽郡公。徵幽州人。晏薦爲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貶珍州司戶參軍。元琇判度支。薦爲員外郎。琇得罪。貶秀州長史。三遷給事中。戶部侍郎。曹參善之。方倚以代己。會同州刺史缺。參請用尙書左丞趙懷德。宗惡參欲間其腹心。更用徵爲之。久乃徙華州。厚結權近。冀進用。同華地迫而貧。所獻嘗穀。陋至徵厚賦。斂有所奉入。輒加常數。人不堪其求。若初者。事晏爲宅職。包佶稱之。歷太康令。勸刺史李芾斂羨錢。交權倖。芾厚遇之。累遷浙東觀察使。代王緯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使。時天下錢少。貨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不通。若初始奏縱錢。以起萬貨。詔可。而持剛檢下。吏民畏服。卒贈禮部尙書。宗經終給事中。華州刺史。子儼。字仁澤。舉進士。累官度支郎中。會昌初。擢給事中。以材爲宰相。李德裕所知。時回鶻衰。朝廷經略河湟。建遣儼按邊。調兵械糧餉。爲宣慰。儼夏以北党項使。始議造木牛運。宣宗立。德裕得罪。儼貶朗州刺史。終大理卿。晏兄暹。爲汾州刺史。天寶疾惡。所至以方直爲觀察使。所長建中末。召爲御史。

大夫宰相盧杞憚其嚴更薦前河南尹于頔代之遷終州刺史

頔字休明河南人初爲京兆士曹參軍尹史翻器之翻鎮山南東道表爲判官翻死亂兵手頔挺出收葬之時稱其誼累遷京兆尹任機輔爲政煩碎無大體元載昵厚之載得罪出鄭州刺史徙河南尹以佞柔故得爲大夫三遷工部尚書入朝仆金吾仗下御史劾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

遷孫潼字子固擢進士第杜棕判度支表爲巡官累遷祠部郎中大中初討党項羌軍食乏宰相欲以潼爲使難其遣潼見宰相曰上念邊饑議遣使潼畏不稱耳安敢憚行遂命爲供軍使會復河湟調師屯守以潼判度支河湟供軍案歷京兆少尹山南有劇賊依山爲寨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於飢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請遣使喻釋之詔潼馳往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潼就館而降會山南節度使封敖遣兵擊賊潼罷歸數陳邊事擢右諫議大夫出爲朔方靈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察使召爲左散騎常侍拜昭義節度使徙河東又徙西川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填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爲南詔間候有車龍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空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長安人少以吏幹進頗能言彊國富民術天寶中事韋堅堅敗不得調久之爲須江丞太守賀蘭進明才之安祿山反進明徙北海奏琦爲錄事參軍事時賊已陷河間信都進明未戰玄宗怒遣使封刀趣之曰不亟進兵即斬首進明懼不知所出琦勸厚以財募勇士出賊不意如其計復收所陷郡肅宗駐彭原進明遣琦奏事既謁見即陳今之急在兵兵彊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爲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貨飛餉函洛惟陛下下命帝悅拜監察御史句當江淮租庸使遷司農員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遷司金郎中兼侍御史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名使自琦始進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當軍興諸事極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於是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河南等道支度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西淮南館驛等使乾元二年進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初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之既當國又鑄重規一代之五十會物價騰踊錢值相望議者以爲非是詔貶忠州長史會有告琦納金者遣御史馳按琦辭曰位宰相可自持金邪若付受有狀請歸罪有司御史不曉以爲具服獄上之遂長流夷州寶應初起爲朗州刺史有異政拜太子賓客吐蕃盜京師郭子儀表爲糧料使兼御史大夫關內元帥副使改京兆尹俄加判度支鑄錢鹽鐵轉運常平等使累封扶風郡公復以戶部侍郎兼京兆尹坐與魚朝恩善貶括州刺史徙饒州二州復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守德宗素聞其才將復用召之會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子峯婦鄭皆以孝著表闕于門

班宏衛州汲人父景倩國子祭酒以儒名家宏天寶中擢進士第調右司禦曹參軍高適鎮劍南表爲觀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衆謀作亂事覺誣引屯將規殺死衆兇懼宏駭治即殺之人心大安郭英乂代適表維令以病解大曆中擢起居舍人四遷給事中李寶臣死子惟岳匿喪求節度帝遣宏使成德喻其軍惟岳厚獻宏不納還報稱旨擢刑部侍郎京官考使右僕射桂寧署兵部侍郎劉迺爲上下考宏不從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籍伍符省署不校也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削之迺聞謝曰敢掠一美以邀二罪乎進吏部侍郎貞元初仍旱蝗賦調益急以戶部侍郎副度支使韓滉俄而寶參當國代滉使而參任大理司直時宏已爲刑部侍郎德宗以宏熟天下計故進宏尚書副參且曰朕藉宰相重而衆務一委卿無庸辭參亦以宏素貴私謂曰閱歲當歸使於公宏喜後參自安不念前語宏剛愎以參欺己議事稍不合揚子院鹽鐵轉運之委藏也宏任御史中丞徐繁主之繁以賄聞參議所代宏固不可參選諸院吏未始訪宏宏數條參所用吏過惡以聞輒留中無何參以使勞加吏部尚書而封宏蕭國公恨參以虛寵加己銜之每制旨有所營建必極瑣麗親程役媚結權嬖以傾參張滂先善於宏薦爲司農少卿及參欲滂分掌江淮鹽鐵宏以滂疾惡且以法繩參因謬曰滂彊戾不可用滂聞不喜久之參知帝遇己薄乃讓使然不欲宏專問策於京兆尹薛珏珏曰滂與宏交惡而滂剛決若分鹽鐵轉運必能制宏參遂薦滂爲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而以



宏判度支分滂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鹽鐵轉運隸宏以悅其意又還江淮兩稅置巡院官令宏滂共差擇滂欲得簿最宏不與及署院官更持可否不能定處處官之不補滂奏言臣職不脩無逃死如國家大計何由是有詔分掌宏見宰相辭曰宏主漕歲得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至七十萬今職移於人敢請罪滂在側僂曰公所言非也朝廷不奪公職乃公喪官緒縱姦吏自取咎爾凡爲度支使不一歲家輒鉅億億馬產第後王公非盜縣官財何以然上既知之故令滂分掌今公無乃歸怨上乎宏不答於是移病歸第宰相白其狀詔許如劉晏轉隸故事以東都河南淮南江南山南東道兩稅滂主之東渭橋以東巡院隸焉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宏主之滂至揚州乃窮劾姦悉發其贓至鉅萬徙死嶺表宏清潔勤力屢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參得罪宏爲有力卒年七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敬後二年滂亦罷爲衛尉卿

王紹本名純避憲宗諱改焉自太原徙京兆之萬年父端第進士有名天寶間與柳芳陸據殷寅友善據嘗言端之莊芳之辯寅之介可以名世終工部員外郎紹少爲顏真卿所器字之曰德素妻爲武康尉再佐蕭復府包信領租庸鹽鐵使署判官時李希烈阻兵江淮輸物留梗乃徙餉道自賴入汴紹入關德宗已西狩乃督輕貨趣間道走洋州紹先見行在帝勞之曰吾軍乏春服朕且衣裘奈何紹流涕曰信遣臣買奉無慮五十萬當即至帝曰道回遠經費方急何可望邪後五日繼至由是紓難遷倉部員外郎是時兵旱無年詔戶部收關官俸稅茶及無名錢以脩荒政紹由員外郎判務遷戶部兵部郎中皆專領進戶部侍郎判度支頃之遷尚書德宗臨御久益不假借宰相自實參陸贄斥罷中書取充位惟紹謹密眷待殊厚主計凡八年每政事多所關訪紹亦未嘗一言漏于人順宗立王叔文奪其權拜兵部尚書出爲東都留守元和初檢校尚書右僕射爲武寧軍節度使復以濠泗二州隸其軍自張愔後兵禍難治紹蒐輯軍政推誠示人裨將安進達唐重靖謀亂紹以計取之出家貲賞士舉軍安賴復拜兵部尚書判戶部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諡曰敬

李異字令叔趙州贊皇人以明經補華州參軍事舉拔萃授鄆尉進累左司郎

中常州刺史召拜給事中出爲湖南觀察使貞元五年徙江西異銳於爲治持下以法察無遺私吏不敢少給順宗立擢兵部侍郎杜佑表爲鹽鐵轉運副使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股耗異泣職一年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緡再遷吏部尚書天資長於吏事至治家亦旬檢案牘簿書如公府吏有過秋毫無所縱股慄脅息常如與異對程昇坐王叔文廢異特薦引之昇之計較精於異故異能善職蓋有助云元和四年疾革郎官省候異言不及病但與商校程課功利是夕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異爲人忌刻校怨在江西有所憎恨輒殺之始實參爲相出異常州促其行及參貶郴州異時觀察湖南宣武節度使劉士寧致緡數千匹於參異即劾參交通藩鎮以怒德宗遂殺參云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輸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擊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債而振要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晏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考證

第五琦傳久之篇須江丞○舊書累至西江丞

召之會卒年七十一○舊書作年七十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考證



宋 瑒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五

李常趙崔齊盧

李授字端卿，系出隴西，爲冠族。去客樂陽，祖玄遠，爲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秘書監。授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試中書，遷右拾遺，再轉起居郎。知宗子表疏，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扈狩劍南，拜中書舍人。乾元二年，宗室請上皇后號曰坤聖，肅宗問授，對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諡，景龍不君，章氏專恣，乃稱坤聖。今陛下動遵典禮，奈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事。」遂止。后，即張氏，有子數歲，欲立爲太子，而帝意未決。時代宗已封成王，帝從容語授曰：「成王長有功，將定太子，卿意謂何？」授曰：「陛下此言，社稷福也。因再拜賀。」帝曰：「朕計決矣。」俄兼禮部侍郎，授病取士不考實，徒尋搜索，華所挾，而迂學陋生，亦枕圖史，且不能自措于詞，乃大陳書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第，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未卒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封姑臧縣伯。授美風儀，善奏對，帝數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於是京師多盜，至移衛殺人尸溝中，吏視氣，李輔國方橫，請還羽林騎五百備徵捕，授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議格，授決事明當，然銳於進，且近名，兄楷，有時稱，滯冗官不得遷，呂諲敢事出授遠甚，以故宰相韓荆南治聲尤高，授懼復用，遣吏至諲所，構挾過失，諲密訴諸朝，帝怒，貶授袁州刺史，不三日，以楷爲司門員外郎，授累年乃徙，欽州刺史。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授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豈頭風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授試秘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幾，丐食取給，牧守稍厭，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德宗幸山南，授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授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憫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授不可。」異時

年少授者不敢辭，授至蕃，會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授，公是否？」授長留，因給之曰：「彼李授，安肯來邪？」還卒鳳州，年七十四，贈司空，諡曰恭。

常袞，京兆人，天寶末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游，由太子正字累爲中書舍人，文采瞻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魚朝恩賴寵兼判國子監，袞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臣領職，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虜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鬪，奪舍光門，魚契走城外，袞建官今西蕃盤桓境上，數入寇，若相連結以乘無備，其變不細，請早圖之。又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爲老子浮屠解禱事，袞以爲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急，而節度使刺史非能勇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敘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所以賞賽，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代宗嘉納，遷禮部侍郎，時宦者劉忠翼權震中外，涇原節度使馬燁爲帝寵任，有所干請，袞皆拒卻，元載死，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文、崇文館大學士，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袞苛細，以清儉自賢，帝內重綰而顧任之，禮遇倍愛，袞弗及也。每所恨忌，會綰卒，袞始當國，先是百官俸寡，議增給之，時韓滉使度支，與袞皆任情輕重，滉惡國子司業張參，袞惡太子少詹事趙慈，皆少給之，太子文學爲洗馬副，袞姻家任文學者，其給乃在洗馬上，其聘私崇慈類此，故事日出內府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袞奏罷之，又將讓堂封，宅宰相不從，乃止。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過舍人院，咨議政事，至袞乃塞之，以示尊大，德元載敗，望實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駱伯，以其駱駝無實不食之辨云。袞爲相，散官議朝議而無封爵，郭子儀官于帝，遂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河內郡公，德宗即位，袞奏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貶潮州刺史，建中初，楊炎輔政，起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爲設學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鈞禮，朝游燕樂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于官，年五



十五、贈尚書左僕射。其後閩人春秋配享袁于學宮云。

趙懷字退翁。涇州隴西人。曾祖仁本。仕爲吏部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懷志行峻潔。不自銜買。寶應中。方營泰建二陵。用度廣。又吐蕃盜邊。天下荐饑。懷褐衣上疏。請殺禮從儉。士林歎美。試江夏尉。佐諸使府。進太子舍人。母喪。免。有芝生壤樹。建中初。擢水部員外郎。湖南觀察使李承慶懷自副。承慶代之。召還。闔門不與人交。李泌薦之。對殿中。占奏明辨。通古今。德宗欽悅。拜給事中。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爲使。而懷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竇。以市馬規利入。獨懷不然。使未還。尚書左丞缺。帝曰。趙懷堪此。遂以命之。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懷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諷。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懷知過。更以考升。實參當國。欲抑爲刺史。帝不許。參罷。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贄於裁決少所讓。又徙懷門下侍郎。繇是不平。自以不任職。數稱疾。時杜黃裳遣奄人譏詆。穆武李宜盧雲等爲裴延齡構。懷勢危甚。懷救護申解。皆得免。初。贄約共執退延齡。既對。贄極言其姦。帝色變。懷不爲助。遂罷贄。乃始當國。懷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賦。寬刑罰。懇懇爲天子言之。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一議相臣曰。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能者任之。實材之備。爲不可得。二議庶官曰。臣嘗謂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曰。何必五也。十二可矣。故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略小瑕。隨能試事。用人之大要也。三議京司關官曰。今要官關多。閑官員多。要官以材行。閑官以恩澤。是選拔少。優容衆也。宜補閑員。以育人材。四議考課曰。今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擢以不次。善矣。臣謂黜陟宜資歲限。若任要重。未嘗遷者。加爵或秩。其餘進退。宜示遲速之常。若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卽無苟且之心。滯淹之慮。五議遺滯曰。陛下委宰輔舉才。不偏知也。則訪之庶僚。又不偏知也。訪之衆人。衆聲囂然。十譽之未信。一毀之可疑。臣謂宜采士論。以譽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棄。六議藩府官屬曰。諸使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朝。無俾久滯。帝皆然之。下詔褒答。輔政五年卒。年六十一。其息上卒時。奏帝悼惜之。贈太子太傅。諡曰貞惠。懷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穉。猶儒先。

生家也。得粟入。先建家廟。而竟不營產。其鎮湖南也。令狐矩。崔微並爲部刺史。不守法。懷以正彈治之。皆遣客暴懷失於朝。及爲相。乃擢微自大理卿爲尚書右丞。矩方貶衡州別駕。引爲吉州刺史。人以爲賢。

崔造字玄宰。深州安平人。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居上元。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辟爲判官。累遷左司員外郎。與劉晏善。晏得罪。貶信州長史。徙建州刺史。朱泚亂。造輒馳檄比州。發所部兵二千以待命。德宗嘉之。京師平。召還。至藍田。自以舅源休與賊同逆。上疏請罪。帝以爲有禮。下詔慰勉。擢給事中。貞元二年。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謂造敢言。爲能立事。故不次用之。造久在江左。疾錢穀諸使罔上。或干沒自私。乃建言天下兩稅。請委本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京師。諸道水陸轉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鹽鐵務還尚書省。六曹皆宰相分領。於是齊映判兵部。李勉刑部。劉滋吏禮二部。造戶工二部。又以戶部侍郎元秀判諸道鹽鐵權酒事。吉中平度支諸道兩稅事。而浙江東西歲入米七十五萬石。方歲饑。更以兩稅準米百萬。豪猾洪潭二十萬。責韓轉。杜亞漕送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仍置巡院。歲盡。宰相計最殿。以聞。造厚元秀。故首命之。時滬方領轉運。有寵於帝。朝廷仰其須。滬持不可改。帝重違之。復以滬爲江淮轉運使。餘如造請。是秋。江淮米大集。帝美滬功。以滬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懼。始託疾辭位。乃罷爲太子右庶子。貶秀雷州司戶參軍。於是造所請悉罷。以憂愧卒。年五十一。議者謂造舉不適時。方用之乏。不能權濟大事。雖據舊典。奚能抗一切之制云。

齊映。瀘州高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詞。中之補河南府參軍事。滑毫節度使令狐彰署掌書記。彰疾甚。引映託後事。映因說彰納節。歸諸于京師。彰從之。卽以女妻映。彰卒。軍亂。映間歸東都。三城使馬燧辟爲判官。盧杞薦授刑部員外郎。又爲鳳翔張鑑判官。映練軍事。論奏數稱旨。進行軍司馬。會德宗出奉天。鑑儒緩不知兵。部將李楚琳者。素懷悍。欲介賊爲亂。映與齊抗請先事誅之。鑑不用。更示寬大。徐謂楚琳曰。欲以君使外若何。楚琳恐。夜殺鑑。以應賊。映雅爲軍中幕。

賴故得免。奔奉天。授御史中丞。從幸梁。道險澁。常爲帝御。會馬駭突。帝恐傷映。詔捨轡。固不去。曰。馬奔蹶。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清蹕。臣雖死。不足償責。帝嘉嘆。擢給事中。映爲人白。哲長大。音嬌爽。故帝令侍左右。或前馬臚傳詔旨。進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封河間縣男。與崔造。劉滋。並輔政。滋端重寡言。映謙不肩事。否可一顧于造。會造疾。映乃當國。吐蕃數入寇。關輔震駭。咸言帝欲避狄。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內外恟恟。謂陛下具糗糧。欲治行。夫大幸不再。奈何不與臣等計乎。因俯伏流涕。天子爲感寤。後給事中袁高忤帝旨。而映以爲尙書左丞。御史大夫。始映微時。張延賞遇之善。及映相。而延賞爲左僕射。數爲映畫事。又爲所親求官。映不答。延賞慙。既復用。卽劾映非宰相器。明年。貶夔州刺史。徙衡州。久之。爲桂管江西兩觀察使。始映罷。不以罪。冀復進。乃培斂獻貢。以中帝欲初諸藩銀大瓶。止五尺。李兼爲江西。始獻六尺瓶。至映。乃八尺云。卒。年四十八。贈禮部尙書。諡曰忠。盧邁。字子玄。河南河南人。性孝友。舉明經入第。補太子正字。以拔萃調河南主簿。集賢校理。公卿交薦之。擢右補闕。三遷吏部員外郎。以族屬客江介。出爲滁州刺史。召還。再遷諫議大夫。數條當世病利。進給事中。俄會考課。邁以不滿歲。固辭二考。薦紳高其讓。改尙書右丞。將作監元巨攝祠。以私忌不聽。誓御史劾之。帝疑其罰。下尙書省議。邁曰。按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禮散齊有大功喪。致齊有期喪。齊有疾病。聽還舍。不奉祭。無忌日不受誓者。雖令忌日與告。且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今攝祭。特命也。宜以常令拒特命。執非所宜。遂抵罪。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時陸贄趙憬專大政。邁居中。治身循法。無它過。久之。暴眩省中。輿還第。詔大臣卽問。固乞骸骨。罷爲太子賓客。卒。年六十。贈太子太傅。邁每有功德。必容稱其服。而情有加焉。叔下邳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羣子。姓均指使。無位貌之異。再娶無子。或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所得稟賜。皆賑嫗舊之乏。其從父弟起。喪還洛陽。過都。邁奏請往哭之。盡哀。時執政自以宰相尊。五服皆不過從問弔。而邁獨不徇時。議者重其仁而亮云。

贊曰。楊綰之德。陸贄之賢。而哀慄以爲憎。何哉。士固蔽於嬖前。然主聽不一。故乘以爲姦。昔齊桓。秦堅。任管仲。王猛。與區區霸天下。豈不以不肖者參之。君臣相諒。果難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

唐

書 卷一百五十考證

唐書卷一百五十考證

李揆傳祖元道○舊書作元道會孫

唐書卷一百五十考證



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及進士第，鄧景山節度青齊淮南，再署幕府。遷右補闕，與神策軍使王駕鶴為姻家。元載惡之，出為河南兵曹參軍事。數載，屬縣政異等。陳少游鎮浙東淮南，表為判官。攝除州刺史。李靈耀叛，少游屯淮上，所在盜賊蟬書，播儲實力，給軍與人，無怨苦。楊綰常哀皆善播，引為都官員外郎。德宗初，湖南峒賊王國良驚剽州縣，不可制。詔播宣輯，因得請事，對殿中。帝問政治之要，播曰：「為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乃治。」帝曰：「朕比下詔求賢才，又遣使黜陟，據遠所遺，須能者用之。若何？」播曰：「陛下雖求賢，又使舉薦，然止得求名文辭士，焉有有道賢人肯舉？」帝曰：「卿姑去，還當更議。」播且言：「奉詔平賊，有如不受命，臣請發州兵討之。」帝曰：「善。」及還，再遷給事中。故事，諸司甲庫以令史直曹，剽脫為姦。播悉易以士人，時建其法，歷吏部侍郎。帝求宰相，盧杞雅知播，播可制。因從容言播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鎮浮動。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政一決於杞，書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欲開口爭事，邪播即暗長毋敢與。時李元平、陶公達、張翥、劉承誨率輕騎游播門下，能修書奏計，以功名自喜。播謂皆將相材，數請帝用之。元平本宗室疏裔，好論兵，鄙天下士大夫無可者，人人怨疾之。李希烈叛，帝以汝州據賊衝，刺史疲數不勝任，播咸稱元平。帝召見，拜左補闕。不數日，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築郭，浚隍，希烈陰使亡命虜募凡內數百人。元平不懼，賊遣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遺矢於地。希烈以其眇小無能，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乃以其子來邪？」因罵罵曰：「官宰相使爾當我，何待我淺邪？」僞署御史中丞。播聞，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僞署為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公達等以元平屈賊，皆廢不用。播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已

貶而播猶執政，議者不平。遂罷為刑部尚書。韋倫等曰：「宰相不善謀，使天子播越，尚可尚書邪？」相與泣諸朝。未幾，知制誥使初上元中，詔擇古名將十人配享武成廟。如十哲，侑孔子。播奏：「太公古賢臣，今其下稱亞聖。孔子十哲，皆當時弟子，今所配年世不同，請罷之。」詔可。貞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送咸安公主降回鶻。虜人重其清，還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斥賣車騎，闔門不嬰外事。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始希烈死，或言元平雖屈賊，然有謀不克發，乃貸死。流珍州。會赦還，住鄭中。觀察使皇甫政殺其姪以發帝怒，遂流死賀州。董贊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擢明經，肅宗幸彭原，上書行在，拜秘書省校書郎。待制翰林，出從淮南崔圓府為判官。還朝，累遷祠部郎中。大曆中，李涵持節送紫微公主於回紇，贊判官。回紇特有功，見使者倨，因問歲市馬而唐歸我賄不足，何也。涵懼未及對，數目贊。贊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者，不已多乎。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皮償賞，天子不忘爾勞，敕吏無得問，爾反用是望我邪？」詰戎以我之爾與也。其敢確爾父子寧畜馬蕃，非我則誰使。衆皆南面拜，不敢有言。還遷秘書少監。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出為華州刺史。朱泚反，遣兵攻之。贊棄華走，行在，改國子祭酒。宣慰恆州，還至河中而李懷光反。贊說之曰：「朱泚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批雖寵公，亦無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公敵賊有餘力，若襲取之，清宮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如公則雖敵賊，懷光喜且泣，贊亦泣。又語其將卒，皆拜。故懷光雖僞變，亦不助泚。帝還京師，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改尚書左丞。是時右丞元琇為韓滉排笮得罪，現勢振朝廷。贊見宰相，誦元琇非罪。士大夫壯其節。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贊參得君，裁可大事，不關咨贊。贊循謹無所駁異，參欲以其姪申為吏部侍郎，輒贊以聞。帝怒曰：「無乃參迫卿為之邪？」贊謝，具道所以。然帝即問參過失，贊無敢隱。由是參罷宰相。贊惶恐，上疏固辭位。九年，罷為禮部尚書。以兵部尚書為東都留守。會宣武李萬榮病且死，詔贊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萬榮死，鄧惟恭總其軍。贊



受命不召兵。惟幕府驕傲從之。即日上道。至鄭。逆者不至。人勸止以觀便宜。晉不聽。直造汴。及郊。惟恭始出迎謁。既入。即委以軍政。無所更改。衆服晉有體。莫測其謀。始惟恭謀代葛榮。故不遣吏以疑晉。令不敢入。及晉至。情得。則執執不能平。汴士素驕。怙亂。晉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晉一罷之。惟恭乃結大將相里重晏等謀亂。晉覺之。殺其黨。械送惟恭京師。帝錄其繫李迺勞。貸死。流汀州。帝恐晉懷恨。詔拜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司馬。以佐晉。晉謙愿儉。事多循仍。故軍相安。長源持法峭刻。數欲更張舊事。晉初許之。已而悉罷不用。以財賦委孟叔度。叔度爲人佻悅。軍中惡之。晉在軍凡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曰恭惠。晉爲相也。五月朔。天子會朝。公卿在廷。侍中贊皇臣賀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公卿相顧未有詔。晉從容進曰。攝中書令臣參病不能事。臣請代參事。南面宣致詔詞。進退甚詳。金吾將軍沈房有期喪。公除。常服入閣。帝疑以問晉。對曰。故事。朝官期以下喪。服純綬。不復衣淺色。南班亦如之。又問晉冠冕之制。對曰。古者服冠冕。以佩玉節步。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君前趨進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顛仆。在式朝臣皆綾袍。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故漢尚書郎舍香。老萊采服。君父一也。若然。服純綬。亦非禮也。帝然其言。詔入閣官毋趨走。期以下喪。不得以慘服會。令羣臣衣本品綾袍。金玉帶。自晉而復。

子讓。字惟深。亦權明經。三遷萬年令。討王承宗也。權度支郎中。爲東道行營糧料使。坐盜軍賞。流封州。至長沙。賜死。子居中。善詩。爲張籍所稱。

陸長源者。吳人。字泳祖。餘慶。天寶中爲太子詹事。有清譽。長源贈於學。始辟昭義薛嵩幕府。嵩修汰。常從容規切。嵩曰。非君安能爲此。歷建信二州刺史。韓滉兼領江淮轉運使。辟署兼御史中丞。以爲副。入遷都官郎中。復出汝州刺史。遂徙宣武。政皆出司馬。初欲峻法繩驕兵。爲晉所持。不克行。而判官楊凝。孟叔度等又苛細。叔度淫縱。數入倡家調笑。嬉笑。晉有所偷弛。長源輒裁正之。晉卒。長源總留後事。大言曰。將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衆始懼。軍中請出帑帛爲晉制服。不許。固請止給其直。叔度希冀。又償直以鹽。乃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斤。舉軍大怒。或勸長源曰。故事有大變。則厚賜于軍。軍乃安。長源曰。異時河北賊

以錢買戍卒。取旌節。吾不忍爲。衆怒益甚。長源性剛不適應。又不爲備。纔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食其肉。放兵大掠。死之日。有詔拜節度使。遠近嗟恨。贈尚書左僕射。長源好諧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長源死。監軍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劉全諒。使總後務。全諒至。其夜軍復亂。殺大將及部曲五百人。乃定。帝即詔全諒檢校工部尚書。宣武節度使。全諒始名逸淮。至是賜名。本懷州武涉人也。父客奴。以行戍留。籍幽州。事平盧軍。以材力顯。開元中。室韋首領段善洛數苦邊節度使薛楚玉使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歸。與卒伍拜左驍衛將軍。爲遊奕使。性驢。數戰有功。安祿山反。詔以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諱爲使。賊遣韓朝陽誘之。知諱即降。賊害安東副都護馬靈督。客奴不平。與諸將共殺知諱。遣使與安東將王玄志相聞。天寶十五載。以客奴爲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以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正臣遣使道海至平原。與太守顏真卿相結。真卿喜。以子爲質。而歸質糧焉。且請出師。未至而真卿棄平原。乃還。因襲范陽。爲史思明所敗。奔還。玄志執殺之。全諒事劉玄佐爲牙將。以勇果善騎射。爲玄佐厚禮。累兼御史中丞。及玄佐子士寧代立。疑宋州刺史瞿夏佐不附己。揚言行部。至則以全諒代之。故汴將士多歸心焉。視事凡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軍中立韓弘代節度云。

袁滋字德深。華州朝山人。陳侍中憲之後。彊學博記。少依道州刺史元結。讀書自解其義。結重之。後客荆郢間。起學廬講授。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于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累辟張伯儀。何士幹幕府。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寃。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表爲侍御史。刑部大理署罪人。失其平。憚滋守法。因權勢以請。滋終不署。奏遷工部員外郎。韋奉勣招來西南夷。南詔畢奉尋內屬。德宗選郎吏可撫循者。皆憚行至。滋不辭。帝嘉之。權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紫。持節往。踰年還。使稱指。進諫議大夫。遷尚書右丞。知吏部選。求外遷。爲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舍。然專以慈惠爲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爲償。所亡

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耆老。適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憲宗監國。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闢反。詔滋爲劍南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半道以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爲劍南東西川節度使。是時賊方熾。又滋兄峯在蜀爲闢所劫。滋畏不得全。久不進。貶吉州刺史。未幾。徙義成節度使。滑用武地。東有淄青。北魏博。滋嚴備而推誠信。務在懷來。李師道。田季安。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以戶部尚書召。改檢校兵部。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徙荆南。吳元濟之反。滋言蔡兵勁。與下同欲。非朝夕計可下。宜廣方略。離其心。及宿兵三年。調發益屈。詔出禁錢繼之。滋揣天子且厭兵。自表入朝。欲議罷淮西事。道聞蕭俛。錢徽坐沮議黜去。滋翻其謀。更言必勝。順可天子意。乃得還。俄而高覆高敗。帝思以恩信傾賊。且滋嘗云云。乃授彰義節度使。僑治唐州。又以滋儒者。拜陽夏爲唐州刺史。將其兵。滋先世墳墓在蔡。吳少陽時爲脩墓築陂牧。諸哀多署右職。累給之。滋至治。去斥候。與元濟通好。賊圍新與。滋卑辭請解。賊因是易滋。不爲備。時帝責戰急。而滋至六月。以無功貶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累封淮陽郡公。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滋既病。作遺令。處後事。訖三年。皆有條次。性寬易。與之接者。皆自謂可見肺腑。至家人不得見喜。溫厚居處衣食。能爲春秋。嘗以劉惔悲甘陵賦。褒善斥惡。屢春秋指。然其文不可廢。乃著後序。工篆隸。有古法。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

趙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八代祖彤。後魏征南將軍。父驊。字雲卿。少嗜學。履尚清饒。開元中。擢進士第。補太子正字。調雷澤河東丞。採訪使韋陟器之。表置其府。又爲陳留採訪使。郭納支使。安祿山陷陳留。驊沒於賊。時江西觀察使韋僕族妹。坐其夫爲職官。不供賦。沒爲婢。驊哀之。以錢贖。厚爲資給。賊平。訪近屬。歸之。時人高其義。驊以嘗陷賊。貶晉江尉。久之。召拜左補闕。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建中初。遷秘書少監。教交友行義。不以夷險異操。少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贄。蕭穎士。李華。邵軫。善。時爲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謂能全其交也。驊位省郎。衣食乏。俸單寒。諸子至。徒步。人爲若笑。涇原兵反。驊竄山谷。病死。贈華

州刺史。宗儒第進士。授校書郎。判入等。補陸渾主簿。數月。拜右拾遺。翰林學士。時父驊遷秘書少監。德宗欲寵其門。使一日並命。再遷司勳員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事。自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考中上。殿最混淆。至宗儒黜陟詳當。無所回憚。右司郎中獨孤夏器。殿中侍御史杜倫。以過黜考。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僊。降考中中。凡入中上者。纔五十人。帝聞善之。進考功郎中。累遷給事中。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服金紫。居二歲。罷爲太子右庶子。屏居慎靜。奉朝請而已。遷吏部侍郎。召見。勞曰。知卿杜門六年。故有此拜。曩與先臣並命。尙念之邪。宗儒俯伏流涕。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三遷至檢校吏部。判南節度使。散冗食。戍二千人。歷山南西道河中二鎮。拜御史大夫。改吏部尚書。穆宗立。詔先朝所召賢良方正。委有司試。宗儒建言。應制而來者。當天子臨問。試有司。非國舊典。請罷之。詔可。俄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有五方師子樂。非太朝會不作。帝嗜聲色。宦官領教坊者。乃移書取之。宗儒不敢違。以訴宰相。宰相以事專有司。不應關白。以儒不職。罷爲太子少師。太和初。進太子太傅。文宗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六年。授司空。致仕。卒。年八十七。冊贈司徒。諡曰昭。宗儒以文學歷將相。位任崇劇。然無儼矩。以治生瑣碎失名。

賈易直。字宗玄。京兆始平人。擢明經。補校書郎。十年不應辟。以判入等。爲藍田尉。累遷吏部郎中。元和六年。進御史中丞。蘇陵就觀察使。入爲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坐賊。易直令官屬按之。得贓三十萬。憲宗疑未盡。詔窮治。至三百萬。貶易直爲金州刺史。久之。起爲宣歙浙西觀察使。長慶二年。李元以汴州叛。易直欲出庫財賞軍。或謂給與無名。必且生患。乃止。時江淮旱。漕物淹積。不能前。軍士聞易直嚮官。其部將王國清指漕貨激衆謀亂。易直知之。械國清送獄。其黨數千羣。入獄。篡取之。欲大剽。易直登樓令曰。能誅亂者。一級賞千兩。衆喜。反縛爲亂者三百餘人。易直悉斬之。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四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封晉陽郡公。即讓度支。置其俸三月。有詔停判。文宗立。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爲左僕射。判太常卿事。頃之。檢校

司空爲鳳翔節度以疾還京師卒贈司徒諡曰恭惠易直以公潔自喜方執政未嘗引用親黨初元和中鄭餘慶議僕射上儀不與隔品官九種易直爲中丞奏駁之及爲僕射乃自用隔品致恭爲時鄭笑于糾仕至滑南尉集賢校理妻父王涯被禍宦官知易直子得不死貶循州司戶參軍

贊曰關播舉李元平守汝州賊縛而臣之宰相不知人果可敗國德宗不以是責宰相幾喪天下晉備弛苟安滋欲以恩信傾賊廷暗之人爲可語功名會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考證

董晉傳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爲左散騎常侍○舊書改太常卿遷右散騎常侍

以兵部尚書爲東都留守○臣德潛按此貞元元年事也舊書德宗紀貞元十二年晉爲東都留守

陸長源傳字詠○舊書作詠之

袁滋傳御史中丞袁貞伯聞之○袁貞伯舊書作袁滋爲劍南東西川節度使

○舊書作西川節度使

趙宗儒傳父驎○舊書作驎臣西按驎爲陳留採訪使沒于賊以大等定罪貶晉江尉舊書乃入忠義傳失實甚矣不若新書止敘于宗儒傳前爲是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考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七

張美武李宋

張鑑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胤五世孫也父齊丘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鑑以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表爲元帥府判官遷累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樸以公事譴責邑人齊令執令執官人也銜之樸樸罪鑑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鑑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樸樸免死而鑑坐貶則貨官貶則爲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樸得流鑑貶撫州司戶參軍徙晉陵令江西觀察使張鑑表爲判官遷屯田右司二員外郎居母喪以孝聞不妄交游特與楊綰崔祐甫等大曆初出爲漳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十人李靈耀反于汴鑑圍閩鄉兵嚴守禦有詔褒獎權侍御史兼隸淮鎮守使以是遷壽州刺史歷江西河中觀察使不閱旬改汴滑節度使以病固辭詔留私第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詔省庫儲膳及皇太子食物鑑因奏減堂餼錢及百官車奉三分一以助用度時黜陟使裴伯言謫壽州處士田佐時詔除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鑑以爲禮輕恐士不勸復詔州縣吏以絹百匹粟百石就家致聘佐時卒不至郭子儀壻太僕卿趙縱爲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鑑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尙當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賊不得干貴下不得援上載本既修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裴晏因婢坐譴與臺下類生反長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縱殺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訴漸息今縱事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獨下縱殺情所不服且將帥功大於子儀家士僅乾兩壻前已得罪縱復縱之不數月斥其三壻假令縱實犯法事不緣奴尙宜錄勸念亡以從藩宿况爲奴所應耶陛下方貴武臣以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懷於異日也帝納之貶縱

循州司馬杖奴死鑑召子儀家僮數百暴示奴尸盧杞忌鑑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即諍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褻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鑑曰文武兼資蓋重內外無易卿者其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龍右節度使鑑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頃之與吐蕃相尙結贊盟清水約牛馬爲牲鑑恥與盟將未殺其禮乃給語吐蕃以羊豕犬代之帝幸奉天鑑舉家資將自獻行在而營將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心軍司馬齊映等謀曰楚琳必爲亂乃遣屯龍州楚琳知之稽故未行鑑以帝在外心憂感謂已亟去不爲備楚琳夜率其黨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齊映自賣出齊抗託備皆免鑑趨城走不及遠與二子爲候騎所執楚琳殺之屬官王昭張元度柳遇李淑皆死詔贈鑑太子太傅

姜公輔愛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授右拾遺爲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後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參軍事公輔有高材每進見數奏詳亮德宗器之朱泚助田悅也以靈夏書聞遣泚太原馬緘獲之泚不知也召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貽害不從俄而涇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書帥涇原得士心向以潁叛奪之兵居常懷不自聊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爲羣兒得之帝倉卒不及聽既行欲駐鳳翔倚張鑑公輔曰鑑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朱泚部曲潁陽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帝亦記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鑑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請爲守備盧杞曰泚忠正篤實奈何言其叛傷大臣心請百口保之帝知羣臣多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爲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輔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從梁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韋有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與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之葬不欲事塋塋令累毀爲浮圖費甚寡約不容宰相關預苟欲指朕過



爾贊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諫微而弼之乃其所也帝曰不然朕以公輔才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解朕既許之內知且罷故賈直傳名爾遂下遷太子左庶子以母喪解復爲右庶子久不遷陸贄爲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賈丞相嘗言爲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爲道士未報它日又言之帝問故公輔隱贄言以參語對帝怒黜公輔泉州別駕遣使齎詔讓參順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憲宗時贈禮部尚書

武元衡字伯蒼曾祖載德則天皇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名元衡舉進士累爲華原令畿輔鎮軍督將皆驕橫撓政元衡移疾去德宗欽其才召拜比部員外郎歲內三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爲御史中丞常對延英帝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爲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及即位是爲憲宗復拜中丞進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戶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驩禮信任異它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除其期帝問宰相鄭絪絪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錡而錡計窮果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爲劍南西川節度使絲蕭縣伯封臨淮郡公帝御安福門慰遣之崇文去成都盡以金帛幣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恃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怒數上章詆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牘臂持去還司傳謀盜殺宰相連十餘里達朝堂百官恟懼未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中外乃審知是日仗入紫宸門有司以聞帝震驚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爲再

不食贈司徒諡曰忠愍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搜賊賊必亂又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容言於帝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搜爲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營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晏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竊其實帝密誅之初京師大恐城門加兵誰何其偉狀異服燕趙言者皆驗訊乃遣公卿朝以家奴持兵呵衛宰相則金吾殺騎導翼每過里門搜索喧譁因詔實漏上二刻乃傳點云從父弟儒衡

儒衡字廷碩姿狀秀偉不妄言與人交終始一節宰相鄭餘慶不事華潔門下客多垢衣敗服獨儒衡上謁未嘗有所易以莊詞正色見重於餘慶元衡歿帝待之益厚累遷戶部郎中知諫議大夫事俄兼知制誥皇甫鎛以宰相領度支刺下以媚天子儒衡疏其狀鎛自訴於帝帝曰乃欲報怨邪鎛不敢對儒衡論議勁正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令狐楚忌之會以狄兼謨爲拾遺楚自草制引武后革命事感推仁傑功以指切儒衡且沮止之儒衡泣見上曰臣祖平一當天后時避仕終老不涉於累帝慰勉之自是薄楚爲人也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然以疾惡大分明終不至大任以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贈工部尚書

李絳字深之系本貫皇權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絳諫憲宗將奪取其貲絳與裴垵諫曰絳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貲恐非遏亂略憲綏困窮者願賜本遣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敕令賜諸道以夏饋餉絳請付度支鹽鐵急遽以遣惠取求之弊光琦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懷懷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

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讟銷。將帥擢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職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薛與崔。盡錢徵章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爲如此事。是時威與安國佛祠。倖臣吐突承瑞請立石紀聖德。滿營構華廣。欲使薛爲之。領將遺錢千萬。薛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始刻峽山。揚暴虐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今安國有碑。若敘游觀。即非治要。述榮飾。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薛伏奏愈切。帝悟曰。微薛。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輸。薛陽裝均遠。詔書嚴。數百具。薛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救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鄭絪漏其謀。帝召絪議。欲逐絪。絪爲開白。乃免。絪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謫。欲黜其尤者。若何。絪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重慶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初承瑞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絪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授敕。承瑞果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絪奏承瑞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賄利干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絪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錄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

廣顧託南面。當如此。絪頓首。爲重胤縶盧從史。而承瑞歷署昭義。留後。絪曰。縶絪據山東要害。磁邢洛跨兩河間。可制其舍從。今華暨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將莅本軍。綱紀大素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唱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爲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覲。絪上言。任迪簡既往代。則士之從茂昭。皆爲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迪簡以帑庫置場。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迪簡亦危。絪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吳少誠病甚。絪建言淮西地不與賊接。若朝廷命帥。今乃其時。有如阻命。則決可討矣。然鎮寨不可并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勳。時江淮大旱。帝下敕。令有所蠲弛。絪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官人復積有怨。當大出之。以省經費。嶺南之俗。鬻子爲業。可聽非券。劑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皆止。帝皆順納。後閱月。不賜對。絪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爲霸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爲計得矣。願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帝嘗收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絪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帝怪前代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己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爲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煥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絪獨無有。何哉。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蓄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爲陛下。下謹出納。焉有羨贏哉。若以爲獻。是從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雖然悟。帝每有前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瑞龍方威。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瑞淮南監軍。翌日。拜絪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高邑男。方江淮歲儉。民待飢。有御史使還。奏不爲災。帝以語絪。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執不實。而御

史荀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顯出其名。顯實之。李吉甫嘗感嘆天子威德。帝欣然。絳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帝曰。是時。帝以爲指火。續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而戎內紅。近以徑。應爲。去京師。遠不千里。絳雖相接也。加比承平。無年。食。應。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渠便高枕而臥。我帶入。謂左右曰。絳言。骨。其。事。相也。遣使者。賜。醢。醢。酒。魏。博。田。季。安。死。于。懷。誠。軍。中。請。節。度。吉。甫。繼。討。之。絳曰。不然。兩河所懼者。都將以兵。圖。己。也。故。委。諸。將。總。兵。皆。使。力。能。任。均。以。相。維。制。不。得。爲。變。若。主。帥。強。則。足。以。制。其。命。今。懷。誠。乳。方。吳。不。能。事。必。假。權。于。人。權。重。則。怨。生。向。之。權。力。均。者。將。起。事。生。患。矣。衆。所。歸。必。在。寬。厚。簡。易。軍。中。素。所。愛。者。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陛。下。蓄。威。以。俟。之。俄。而。田。與。果。立。以。魏。博。總。命。帝。大。悅。吉。甫。復。請。命。中。人。宣。慰。因。刺。其。變。餘。議。所。宜。絳。獨。謂。不。如。推。誠。撫。納。即。假。旄。節。它。日。使。者。持。三。軍。表。來。請。與。則。制。在。彼。不。在。此。可。委。與。特。授。安。得。同。哉。然。帝。重。違。吉。甫。故。詔。張。忠。順。持。節。往。而。授。與。留。後。絳。固。請。曰。如。與。萬。有。一。不。受。命。即。姑。息。復。如。向。時。矣。由。是。即。拜。與。節。度。使。絳。復。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舉。六。州。來。歸。不。大。稱。賞。人。心。不。激。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有。言。太。過。者。絳。曰。假。令。舉。十。五。萬。衆。期。歲。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于。費。今。與。天。挺。忠。義。首。變。行。俗。破。兩。河。之。膽。可。謂。小。費。應。機。事。哉。從。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它。計。故。常。爲。衆。人。所。愛。夫。聖。人。同。疏。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違。亮。薛。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爲。黨。耶。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節。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乾。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誣。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爲。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稼。粟。家。貨。願。悉。付。有。司。帝。曰。善。乾。絳。在。位。嚴。不。入。禁。中。吐。蕃。犯。經。州。掠。

人畜。絳。因。直。道。遂。獲。多。實。兵。少。今。京。西。北。神。策。鎮。軍。本。防。威。秋。坐。仰。衣。食。不。使。戰。事。至。之。日。乃。先。舉。中。尉。夫。兵。不。內。御。要。須。應。變。失。延。慶。差。千。里。請。分。緣。本。道。則。號。令。齊。一。前。戰。不。還。踵。矣。然。士。卒。樂。兩。軍。姑。息。宦。者。以。爲。言。議。遂。獲。嘗。威。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官。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輪。蹄。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官。武。后。命。官。復。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官。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邪。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難。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驟。臺。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但。科。能。讓。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閱。夏。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焉。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耶。吉。甫。乃。欲。輒。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比。命。訪。聞。里。以。贊。致。之。彼。不。論。朕。意。故。至。諫。擾。乃。悉。歸。所。取。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璫。於。淮。南。絳。雖。去。位。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強。其。憂。有。五。彼。虜。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貯。化。謀。一。也。屯。土。不。足。斥。候。不。明。城。無。完。塹。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塞。應。援。阻。三。也。比。年。通。好。往。來。規。規。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既。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十。年。出。爲。華。州。刺。史。承。璫。田。多。在。部。



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緝戶，歲責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收獵有詔，澤潞太原天成府并罷之。入爲兵部尚書，母喪免。遷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鏐惡絳故，諫其恩，議者不直，鏐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穆宗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遷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爲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進，望冠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爲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遇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璠，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立，召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璠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重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謀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陣，或言絳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冤，冊贈司徒，諡曰貞，贈禮甚厚。景延亦贈官，祿一子。大和中，詔史官裴元和中將相圖形凌煙閣，絳在焉。獨留中，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爲七篇。子璋字重禮，大和中擢進士第，辟盧鈞太原幕府，遷監察御史，奏太廟祫享復用宰相攝事，進起居郎，舊制設次郊丘，太僕盤車載樂，召羣臣臨觀，璋奏罷之，咸通中，累官尚書右丞，湖南宣慰觀察使。

宋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所人，少而孤，擢進士第，累辟節度府，後頻遷起居舍人，以禮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敬宗時，拜侍講學士，長慶寶曆間，風俗奢靡，羣小朋黨，申錫素孤直少與，及進用，議者謂可以激浮競，文宗卽位，再轉中書舍人，復爲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宮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剷除本根，思可與決大事者，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等，且倚以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拜尚書右丞，踰月，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滿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太和五年，遣軍候豆盧革誣告申錫與璠王謀反，守澄持奏浴堂，將遣騎二百屠申錫家，宦官馬存亮爭曰：「謀反者獨申錫耳，當召南司會議，不然，京師跂足亂矣。」守澄不能對，時

二月晦，羣司皆休，中人馳召宰相馬希範，死於道，易所乘以復命，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閔至中書，中人唱曰：「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得罪，望延英門以笏叩領，還第，僧孺等見上，出告告，皆駭愕，不知所對，守澄捕申錫親吏張全真、家人賈子、諒信及十六宅典史，脅成其罪，帝乃罷申錫爲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會中書集賢院，雜驗申錫反狀，京師諱言相驚久乃定，翌日，延英召宰相，羣臣悉入，初議抵申錫死，僕射賈島直率然對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不然，於是左散騎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發羅泰蔣保奏裴休賈宗直韋溫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伏殿陛，請以徽付外，帝震怒，叱曰：「吾與公卿議矣，卿屬第出。」玄亮固言執據愈切，涕泣懇到，纔是議貸申錫於懷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苦請出著與申錫勅正情狀，帝悟，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爲冤，擢豆盧革兼殿中侍御史，初申錫既歸，易素服俟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厚恩，不能鉅姦亂，反爲所陷，我豈反者乎？」初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者納賂餉，敗風俗，故自爲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勅，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爲咨，閔然在宰府，無它謀略，七年，感憤卒，有詔歸葬，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慚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書，錄其子慎微爲城固尉，會昌二年，賜諡曰貞。

贊曰：鑑元衡暴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爲賊姦所乘，不歿元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挽，雖然，賢者於忠諫，寧以一不幸，遽使慷慨於其心哉，要躬可殞而名與岱嶽等矣，公輔隙開而猶納說焉，申錫謀小任大，順沛從之，惜乎。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考證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考證

張儉傳後風五世孫○後風傳作會孫非五世孫也

武元衡傳會祖載錫○舊書作德載

歲內三遷至右司郎中○舊書一歲遷左司郎中

李絳傳御史中丞王璠○舊書作王權

宋中興傳錄其子慎徽爲城國尉○舊書作慎徽文宗紀又作道徽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考證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師濬仕爲隴州刺史留不歸更爲濟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督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靈督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圍恒邏斯城會虜救至仙芝兵卻士相失秀實夜圍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己陷衆非仁也嗣業慚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還安西請秀實爲判官遷隴州大推府果毅後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羣師餌我也請大索悉得其虜伏虜師燔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嗣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賊兒女耳嗣業因固請宰遂東師以秀實爲副嗣業爲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喪表起爲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鄰嗣業與諸將圍之以輜重委河內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愁思困嗣業中流矢卒衆推慕非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即遣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親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即日鼓行入援孝德從弟寧署支度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乃請屯奉天仰給畿內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剽孝德不能制秀實曰使我爲軍候豈至是邪司馬王綬言之速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軍中畏服兵還孝德屬爲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時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

納賄實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羣行丐頤於市有不嘆輒擊傷市人權登萬寶益盛道至擅害孕婦孝德不敢勒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醢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聚上檀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還老健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愕貽因曉之曰尙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離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郭惡子第以貨實名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即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譴者死秀實曰吾未哺食請設食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郭由是安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謨曰我知入不知早也實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諭令謨令謨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杖擊二十與致廷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實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毅入罵令謨曰汝賊人乎涇州野如藉人饑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實而市數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尙不愧奴隸邪令謨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馬羣代孝德每所咨逮羣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始薶城涇州秀實爲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大曆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既驟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警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藥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明日捕之并其

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軍遂還。涇州于時食無久儲。郭無居人。朝廷患之。詔驍領鄭元二州以佐軍。命秀實爲留後。軍不乏資。二州以治。驍其績。奏爲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邊。戰盟倉師不利。驍爲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志死。而欲安其家邪。乃悉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驍得歸。久之。驍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按甲備變。驍卒命。愿將馬順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于廷。賓將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欲謀亂。秀實送廷幹京師。徙珍。景華于外。一軍遂安。即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元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腰無贏財。實佐至。議軍政不及私。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別條陳。帝悅。慰資良渥。又賜第一區。實封百戶。還之鎮。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追元載議。欲城原州。詔中使問狀。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功。請須農隙。炎謂沮。遂召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軍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輸粟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豐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駭。得符還。秀實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爲繼。而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季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僞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樂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面衝衝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不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賓明禮豐岳等皆繼爲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

才垂涕悔。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諡曰忠烈。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一區。長子三品。諸子五品。並正員官。帝還都。又詔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碑云。太和天子。伯倫始立。朝有詔給鹵簿。賜度支綾絹五百。以少牢致祭。伯倫累官福建觀察使。終大僕卿。時宰相李石請文宗加贈。鄭元曰。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帝惻然。爲罷朝。可其請。孫凝。文楚。珂知名。凝自鄭滑節度使入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甘露之變。凝當誅。裴度奏忠臣後。宜免死。貶循州司馬。文楚。咸通末。爲雲州防禦使。時李國昌鎮振武。國昌子克用欲得雲中。引兵攻之。殺於關。難。臺下。沙陀之亂。自此始。珂。僖宗時居潁州。黃巢圍潁。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拒戰。衆寡懸殊。賊遂潰。拜州司馬。劉海賓者。彭城人。以義俠聞。爲涇原兵馬將。與秀實友善。累戰功。兼御史中丞。劉文喜據涇州叛。海賓與其子光國給以奏請。及入對。因言姦惡可誅狀。既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樂平郡王。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戶。

顏真卿。字清臣。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鑒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吉溫以私憾構中丞宋渾。誣實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渾。後平。宰相楊國忠惡之。輒中丞將列奏爲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陣濬隄。料才壯儲。

唐虞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舒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數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分總部伍大舉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鄆郡太守王燕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愬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愬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它日結劒讀體敵而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果卿爲常山太守新賊將李欽湊等清上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即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賈載沈震爲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太守使郡人李崱來乞師導曰聞公首奮振唱大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爲腹心它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真卿爲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手將何以教我導曰朝家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鄭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知泰以勁兵拔鄭口出官師使討鄆幽陵平原清河合十萬衆徇洛陽分犀銳制其衝公堅壁勿與戰不數十日賊必潰相圖死真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將李擇交副將苑冬觀和琳徐浩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將白嗣深乙舒家等兵二萬拒戰賊敗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兵絕平原救軍真卿懼不敢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運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肅宗已卽位璽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爲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崱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衆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

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援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尋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曰當關不敢棄趨出樞樞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勅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健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違讖又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岷以爲生事非短真卿因召爲刑部侍郎展卒舉兵度淮而岷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爲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卽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議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卽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諫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極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爲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



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聞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遽爲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竟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動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痍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謀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致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于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爲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於是中人等騰布中外。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勵以爲禮儀使。因奏列聖謚。請從初議。爲定哀慘。固排之。罷不報。時喪亂後。典法湮沒。真卿雖博識。今古屢建議。登正爲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刀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遣使上疏雪己。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尙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僞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慚。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詎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坑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張伯儀敗。希烈令齊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會。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牋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與元後。王師復振。賊虜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廷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舉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頤。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賜布帛米粟加等。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後皆有功。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貞元六年。赦書授額五品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弘式爲同州參軍。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胸胸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嗥噬無前。魯公獨以爲合羣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僊蹇。爲姦臣所撓。見頌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諫士。寧以未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己得其正。而後儼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考證

段秀實傳孝德篇爲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舊書秀實拜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鄯州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張掖郡王臣四按秀實初爲涇州刺史名位尙卑無封王之理後以節度封王于事理爲近當從舊書  
今鑑開大槐疏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沈炳震曰按舊書大曆八年置倉之職今鑑尙爲都將此云自恨死疑未的也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考證



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九

李晟

李晟字夏器，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通神將。晟幼孤，母李氏，身長六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憐會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殲之。三軍譁，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召署列將，擊虜州叛羌於高當川，又擊連狂羌於罕山，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初，擊党項有功，授特進，試太常卿。大曆初，李抱玉署晟右軍將，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餘大震，關隴諸羌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靈州去。遷開府儀同三司，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戰，璘舍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璘內忌晟威略，歸之朝，爲右神策都將，德宗始立，吐蕃寇劍南，方崔寧未還，蜀士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之，請滿天拔飛越等三城，絕大渡，斬虜千級，虜遁去。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斬楊朝光，虜衆冰度洛水，破悅，又戰沮水，悅大敗，遂進攻魏，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魏怒，欲班師，晟曰：「事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憂，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魏悟，釋然，即遣抱真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圍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授御史大夫，又傳神策三將軍莫仁權等，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晟留趙三日，與孝忠連兵北略恆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之，悅武俊引兵戰白樓，孝忠兵獲，晟引步騎擊破之，清苑益急，滔武俊大懼，悉起兵來救，國晟軍內攻景濟而外抗滔等，自正月至五月不解，會晟疾甚，不能與，軍中共計引還定州，而賊猶不敢逼，疾間將復進，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謂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

忠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憑約，并遣良馬，孝忠有親將，賜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涇北，壁東渭橋，所過權無犯，時劉德信自尾澗敗歸，亦次渭南，軍無制，德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威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乃引趨陳，與懷光聯營，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纓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爲賊餌，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遲延有異志，晟使問說懷光曰：「賊據京邑，天子暴露于外，公宜速進，兵雖不肖，願爲公先驅，死且不悔。」懷光不納，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軍多，拔軍擊之，懷光使分所獲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即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今桀逆未平，軍不可以異，且衆以爲言，臣無以解，惟陛下裁處。」懷光欲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勝，遣翰林學士陸贄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果賜不均，軍何以戰？」贄顧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唯所命，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刻削，軍賜事出己，乃止。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促戰，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兵，陰通朱泚，反連虜，晟懼爲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神佐趙光鈺，唐臣，張瑄爲神佐，劍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通蜀漢，矜喉，未報，會吐蕃欲佐，批帝，帝幸咸陽，營戰，懷光大敗，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略谷道，監備供不豫，從官乏食，帝數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顧渚城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顧渚城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若皆執，則雖將復之，乃維甲兵，治陣，隱以圖收復，是時，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詞厚幣，爲致賊於懷光者，時，教唐皇更乃使張瑄假京兆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爲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衆與播」



運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昧元凶。取富貴。非素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泣曰。惟公命。於是略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嚴節度。嚴休頤舉奉天。韓游瓚悉邪軍。從嚴懷光始。懷光乃移書顯慶之使。破賊自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長爲嚴襲。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威。勇以兵數千自拔歸。嚴皆表以要官。帝遣使者問道。嚴兼河中。晉絳慈惠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鄆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帝欲益西幸。嚴請駐紮。漢以繫天下望。又進京畿渭北鄆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司錄參軍李叔仲自賊中來。乃署節度府判官。以諫議大夫鄭雲達爲行軍司馬。擢張或自副。神策軍及嚴家皆爲賊質。左右有言者。嚴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此使嚴吏王無忌。屠殺壁門曰。公等家無恙。嚴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叱斬之。時韓游瓚不屬。嚴夏士有衣裘者。嚴能與下同甘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攜怨。過士得姚令言。崔宣諱者。嚴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數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于我。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振旅而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嚴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驚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拔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欄。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嚴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勸吳統等縱兵擊。賊攻華師急。嚴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僱尸相藉。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眠。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嚴曰。賊既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邪。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從辛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嚴先夜墮苑垣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嚴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櫓以入。促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大兵分道進。雷譟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鬪。嚴令唐夏臣等步騎奔突。賊陣成輒北。十餘遇。皆不勝。墮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後。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賊略盡。泚軍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嚴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

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都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伯取賊馬二。卽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藍仙門。略元光屯章敬寺。嚴屯安國寺。新賊用事者及臣賊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擢臺省官。以俟。衆與餘骨汗于賊者。請以不死。羅布至梁。帝威拉。羣臣上壽。且言嚴蕩夷兇惡。而市不易俗。宗廟不震。是安之人不識旗幟。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嚴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嚴司徒。兼中書令。實封千戶。嚴遣大將吳統以兵三千到寶雞。清道自請迎。不許。帝至自梁。嚴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嚴再拜頓首。實兒珍大盜。順朝安復已。卽跪陳備爪牙臣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爲掩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有詔賜第永樂里。徑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嚴入第。京兆供饗。教坊鼓吹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于碑。敕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云。又令太子錢副以賜。始嚴屯渭橋也。嚴感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憂感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嚴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動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嚴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嚴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戕其帥。嚴請治不戕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嚴鳳翔。龍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實封千五百戶。嚴請與李楚琳俱行。亦將治殺張鑑罪。帝方務安反側。不許。嚴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時宦者尹元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嚴勅元貞矯使。欲洗有元惡。請治罪。又言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信。少則力不足。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光。則必以晉絳慈惠還之。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弱。忽有反逆。四夷聞之。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秦。若棄疆示弱。以招覲覲。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悉復敍勳行賞。追還糧庫。今府庫空虛。物不酬滿。是激其叛。四也。既解河中。諸道還屯。當有賜資。實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

芻蕘且罄。人餓死牆壁間。其大將殺戮幾盡。圍之旬時。力窮且潰。顧無養腹心疾。爲後憂。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燧故不許。燧至涇而田希鑒逆謁。執之。并其黨石奇等悉伏誅。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爲涇原節度使。燧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奢食。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土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資懷歸降附。得大酋浪惠。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必召惠處於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虜皆指目歆。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尙結贊者。誓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之。必爲吾患。即遣使季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龍岐。無所掠。陽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晟。選兵三千。使王伋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晟又遣野詩良輔等攻摧沙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與晟合。因請調軍食。以給西師。然天子內厭兵。疑將臣生事。亦會滉卒而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後雖詔解。而陰不與也。密言晟不可久持兵。更薦劉玄佐。李抱真。經略西北。俾立功以間晟。帝惑其言。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見晟。備冊禮。進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詔晟乘輅謁太廟。視事尙書省。賜良馬。錦綵千計。是歲。賊與吐蕃盟。平涼虜劫之。賊挺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計。云。通王府長史丁瑄者。嘗爲延賞擁抑。內怨。乃見晟曰。以公功。乃奪兵柄。夫惟位高者難全。盡早圖之。晟曰。君安得不祥之言。執以聞。明年。詔爲晟立五廟。追責高祖以下。附其主。給牲器。牀帳。禮官相事。它日。與馬燧見延英。帝嘉其勳。下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盛德。掃清季荒。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用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義。用端命于上帝。付畀四方。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列于凌煙閣。繼昭續效。表式儼形。以弗忘朝夕。永垂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歲在己巳。秋九月。我行西宮。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顧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親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在玄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

弼翼之勳。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今顧晟等。保軍朕躬。咸宣力肆勳。光復宗祧。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旌厥實。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爲也。在于其曷敢忘。有司宜敘先後。各圖其象。于舊臣之次。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刻石于門。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實萬年。詔可。九年。晟年六十七。帝聞流涕。詔百官就第進平。比大敘。帝手詔。誓以存保世嗣。申告愆前。冊贈太師。諡曰忠武。及葬。又御望春門臨送。遣謁者宣詔于柩車。百官拜哭于道。憲宗元和。中。詔其家與屬籍。以晟配饗德宗廟廷。傳宗符蜀倉部員外郎袁皓。采晟功烈。爲與元聖功錄。徧賜諸將表。勵之。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于。是雖厨養小。必記姓名。尤惡下爲朋黨者。篤分義。隆於故舊。鳳州刺史譚元澄。嘗有德於晟。後貶死。晟既貴。直其枉。詔贈元澄寧州刺史。晟撫其二子。爲成就之。在鳳翔。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縉紳儒者事。公勳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邪。是非唯上所擇爾。叔度慚。故晟每進對。譽譽盡大臣節。未嘗離于外。治家以嚴。子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正歲。崔氏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即卻之。不得進。達禮教類若此。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既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鹽座。其眷遇終始。無與比者。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愿。聽云。

愿。少謙謹。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元和初。領夏綏銀宥節度使。政簡而嚴。部有失馬者。愿署牒于道。以金贖之。三日失馬。并良馬一繫署下。且曰。逸而至。不告罪當死。謹以良馬贖。愿歸失馬而縱其良。境內肅然。徙節武寧軍。會伐青鄴。數有功。以久疾。用趙代之。召爲刑部尙書。俄檢校尙書左僕射。節度鳳翔。自是還聲色而政衰矣。長慶中。徙宣武。始張弘靖給其軍頗厚。愿至。府庫殫匱。實費不及弘靖時。而後費過之。以威刑操下。用婚家賣緩典帳中兵。騷擾怠沓。牙將李臣則等因

衆不忍夜斬緩首。應聞變不及中。與左右數人縋而逸。奪野人乘馳以免。其家死於兵。三子匿而免。兵既亂。因大掠。推李齊主後務。請諸朝時實歷不職。貶隋州刺史。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復拜河中晉絳等節度使。雖嘗以荒侈敗。不能自俊。軍政愈弛。結納權近。官賞隨賂。遺軌盡。痛人怨。且亂。會卒。贈司徒。

憲與愬於諸子號最仁孝。長喜儒。以禮法自矜制。調太原府參軍事。禮泉尉。于頔鎮襄陽。辟署於府。時吳少誠張淮西。獨悍。頔威。時謂憲爲之助。又辟魏博田弘正幕府。遷衛州刺史。以治行稱。徙絳州。絳有幻人誅民以亂。憲執誅之。河中兵本仰食于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與繙常數十萬石。故赦保山爲固。民之輸者。十牛不勝一車。憲漢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糶河南。以錢還繙絳。既免負載勞。又權其贏以完新倉。絳人賴利。入爲宗正少卿。副金吾大將軍。胡證爲送太和公主使。還獻回鶻道里記。遷太府卿。太和初。絳江西觀察使。遷南節度使。憲勸伐家子。所歷皆以吏能顯。政績暴著。善治律令。性明恕。詳正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卒。官下。

愬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以蔭補協律郎。遷累衛尉少卿。早喪所生。爲晉國王夫人所鞠。王卒。嚴以非嫡。敕諸子服緇。愬獨號慟不忍。嚴乃許服緇。既練。嚴薨。與憲廬墓側。德宗敦歸第一。一夕復往。帝許之。服除。授太子右庶子。出爲坊晉二州刺史。以治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夫。進詹事。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爲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親爲營護。蔡人以嘗敗辱。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爲備。愬沈驚。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車騎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果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鄭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嶺呀山。以取鍾冷城。入白狗汶港柵。拔楚城。襲朗山。

再執守將。平青陵城。禽驍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禽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更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牀。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署以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與柵。其戰書易官軍。愬候祐護糧于野。遣吏用賊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賊禽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之。會兩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雖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邪。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謀者。詔釋以還。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清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擇檄鳴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謀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謀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解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刀殺弓。會大雨雪。天晦。風偃。旗裂。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道十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鵞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墻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襦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



待得在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想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想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想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廩廚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俟變度。至想以棄。見度將避之。想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想謁蔡人。從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實封戶五百。賜一千五百官。帝方經略隴右。故徙想節度鳳翔。李師道反。詔想代。鳳翔武寧軍。旬日。驍父兄兩鎮。世以爲榮。董重質得罪被斥。想請賜軍中自效。許之。乃署爲牙將。想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禽其隊帥五十。俘賊萬計。淄青平。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昭義節度。賜第興寧里。會田弘正守鎮州。乃以想帥魏博。長慶初。曲鎮亂。殺弘正。想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于天化者。田公力也。上以其愛人。使往治鎮。且田公撫魏七年。今鎮人不道而戕害之。是無魏也。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何以報之。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嘗以捕大盜。吾又以平蔡。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乃下令軍中。勅兵以俟。會想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年四十九。贈太尉。諡曰武。想行己儉約。其昆弟賴家勳。貴飾輿馬。於室廬。唯想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始克克京師。市不改肆。想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晚雖忽于取士。與鄭注等。議者不以掩其賢。

贊曰。想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決策入死。以想能用其謀也。祐之才。待想乃顯。故曰平蔡功。想爲多。聽字正思。七歲。以蔭爲協律郎。父吏少之。不甚敬。聽輒使鞭之。歲奇其才。長乃辟佐于順府。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以聽爲神策行營兵馬使。既戰。斬賊將。憲宗壯之。詔圖狀以獻。承璀數問聽計。卒縛盧從史。遷左驍衛將軍。出爲蔚州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鑪。官鑄錢日五萬。人無犯者。徙安州。會觀察使柳公諱方討蔡。以聽典軍。一咨之。聲振賊中。召爲羽

林將軍。帝討李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西兵縣。鄂人素易之。聽日整勒士。皆奮。即掩賊不虞。趨連水。破沐陽。絕龍沮堰。遂取海州。攻朶山。降之。懷仁東海兩城。遂風送款。以功兼御史大夫。夏。經銀賓節度使。又徙靈夏。部有光祿渠。久廢。聽始復屯田。以省轉餉。即引渠溉塞下地千頃。後賴其饒。進檢校工部尚書。穆宗初立。曲鎮反。擇名臣節度太原者。代裴度。使統兵北討。始聽爲羽林時。有駿馬。帝在東宮。使左右驅取之。聽自以身宿衛。不敢獻。於是帝曰。李聽往在軍中。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乃授檢校兵部尚書。充河東節度使。敬宗嗣位。改義成軍。太和初。討李同捷。而魏博將丁志沼反。擊其帥史憲誠。詔聽出援。擊殺志沼。以功封涼國公。拜一千五百官。王廷湊之亂。詔聽悉兵屯貝州。史憲誠懼。聽因取道襲之。夏。甲侯諸郊。聽救士。乘兵野次。魏人乃安。憲誠既請朝。魏人怨。詔聽兼帥魏博。聽遲延不即赴。魏遂亂。殺憲誠。共推大將何進滔。乘城拒守。聽不得入。乃屯館陶。又不設備。魏人襲之。師驚潰。死失殆半。輜械盡棄之。聽晝夜馳以免。於是御史中丞溫造等劾奏魏州亂。憲誠死職。聽請論如法。天子不罪也。罷爲太子少師。聽素以賂遺得權。幸心。故多爲助力。未幾。拜郾寧節度使。郾寧相傳不利治垣舍。前刺史視其壞。莫敢葺。聽曰。將出塞。凶門。何避治。署邪。亟使完新之。卒無異。改帥武寧軍。有故奴爲徐將。不喜聽來。乃先殺親吏之使徐者。以沮聽。聽果懼。以疾解。授太子少保。贈歲。節度鳳翔。又徙陳許。鄭注誅其過。詔以太子太保分司東都。開成初。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文宗嘆曰。付之兵不疑。退處散地。不怨。惟聽爲可。四年。以疾求還。復拜太子太保。卒。年六十一。贈司徒。聽治官苛細。急暴。故頗極所欲。威飾車馬服玩。或賊之。聽曰。家聲在人。若示衰薄。恐不見忠功之效。吾欲奇而勸之也。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箔牆屋皆滿。

聽子琢。以家閥擢累。義昌平盧鎮海三節度使。無顯功。不爲士大夫稱道。數免復還。廣明時。沙陀數盜邊。於是琢爲宿將。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蔚州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徙河陽三城。坐逗撓。下遷刺史。卒。

王伋者。嚴之甥。武敢。開騎射。嚴在師。伋無不從。攻朱泚於光泰門。賊方銳。伋與



李漢襲戰驟血，賊數北。諸軍乘之，遂大捷。以功擢神策將，兼吐蕃有功。屬視使與子姓等，其給與過之。屬兵罷，使亦不見用。召爲左衛上將軍。元和中，拜朔方靈鹽節度使。吐蕃欲作爲關橋以逼師，積材河曲。朔方府常遣兵發其木，委于河。故莫能成。及使至，屬知其策，乃厚賂之而亟還功。築月城以守。自是屬歲入爲寇。朔方乘隙不暇，人以咎使。在鎮檢下亡術，猜忌多殺人。召還爲右衛將軍。故事，將相除徙皆內出制。故號白麻。至使，以實罷。遂中書進制。久之卒。贊曰：屬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劉河南、李希烈、鄭叔嚴無積實，輔權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使以忠龍威人，故蒙英靈爲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稷，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稱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八十

馬 渾

馬燧字洵美系出右扶風徙爲汝州郟城人父季龍舉孫吳備儒善兵法科仕至鳳州刺史燧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與諸兄舉義策數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舉兵書戰策沈勇多算安祿山反使買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珪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禽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會顏果卿招循舉兵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縱殺之燧走西山間道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餽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因進說曰屬與回紇接且得其情觀僕固懷恩樹黨自重裂河北以授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等其子瑒仇男不義將必親太原公當備之既而懷恩與太原將謀舉其城辛雲京覺之不克嵩自相衛歸懷恩糧以絕河津抱玉令燧說嵩嵩告絕於懷恩即署燧左武衛兵曹參軍累進至鄭州刺史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爲便徙懷州時師放後歲大旱田蕪不及耕燧勸教化止橫調將吏有親者必遣之厚爲禮瘞暴貽止煩苛是秋稻生于境人賴以濟抱玉守鳳翔表燧龍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爲譙樓八日而畢虜不能暴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授商州刺史兼水陸轉運使大曆中河陽兵逐其將常休明詔燧檢校左散騎常侍爲三城使汴將李靈耀反帝務息人即授以汴宋節度留後靈耀不拜引魏博田承嗣爲援詔燧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鄭靈耀多張旗幟以犯王師忠臣之兵潰而西燧軍頓於澤鄭人震駭忠臣將還歸燧止之益治軍忠臣乃還收士卒復振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

敗賊於西梁固靈耀以銳卒八千號銀狼軍燧獨戰破之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寇諸軍田悅帥衆二萬助靈耀破永平將杜如江等乘勝距汴一舍而屯忠臣合諸軍戰不利燧爲奇兵擊之悅單騎遁汴州平燧知忠臣暴傲讓其功出會板橋忠臣入汴果因會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秋大雨河溢軍吏請具舟以避燧曰使城中盡魚而獨完其家吾不忍既而水不爲害還河東節度留後進節度使太原承帥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所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遣饋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戟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關廣場羅兵三萬以肄威震北方建中二年朝京師還檢校兵部尚書封國公還軍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邢將李洪臨洛將張伾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嶺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己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是夜東壘遁燧進營狗明山取棄壘置輜重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洛饗士以戰必勝術也即分恆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夏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展及哺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洛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俘千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彈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復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恆冀軍其右燧進屯鄆請益兵詔河陽李元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鑊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恒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

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遁趙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燧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樵薪廣百步爲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走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孫晉卿安墨嘖虜三千人戶相驗籍三十里潛青兵幾滅悅夜走魏州其將拒納比明追不至悅乃得入抱真其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潛青恆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悅嬰城自守於是李再春以博州悅兄昂以洛州王光進以長橋皆降悅使符璘李瑋衛還潛青殘兵璘等亦降魏魏御溝實城燧塞其上游魏人恐悅遣許士則侯臧開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會二人者怨望乃連和悅恃燕趙方至即出兵背城陣燧復與諸軍破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魏州大都督長史滔武俊後聯兵五萬傳魏會帝遣李懷光以朔方軍萬五千助燧懷光勇干闔未休士即與滔等戰不利悅決水灌軍燧兵亦屈退保魏縣滔等瀕河爲壘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初李抱真欲殺懷光刺史楊鉢鉢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怒及共解邢圍復軍糧燧自有之以餘給抱真軍抱真益怒涇之捷軍進薄魏悅以突騎犯燧營李芑救之抱真勸兵不出燧將攻魏取攻具於抱真營并請雜兩軍平其功抱真不聽請獨當一面繇是逗遛帝數遣使講解武俊略趙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燧怒謂抱真以兵還守其地我能獨戰死邪將引還李晟和之乃復與抱真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洛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玄卿爲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抱真亦請兼隸于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至太原遣軍司馬王權以兵五千走奉天又遣子巢與諸將于壁中謂橋帝已幸梁乃還時天下方騷北邊數有警燧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以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隴爲東墜省守陣萬人又隴汾環城樹以固隄詔兼保軍節度使帝還京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爲河東保軍奉賊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略元光合兵討之

時賊黨要廷珍守晉毛朝敵守隰鄭抗守慈燧移檄諸帥皆以州降因拜燧晉絳慈隰節度使武俊之圍趙也康日知不支將棄趙燧請詔武俊擊朱滔授以深趙以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及三州降燧固讓日知且言因降受節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利帝嘉許籍府庫兵仗以授日知日知大喜過望燧乃率步騎三萬次于絳略定諸縣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玉遂圍絳拔外郭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遣李自良定六縣降其將辛統收卒五千裨將谷秀遠令掠士女斬以徇與賊戰寶鼎射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級獲馬五百于時天下蝗兵艱食物貨翔踊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帝未決燧以懷光逆計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元光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隸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當貴可速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邪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爲不及也數日嘗疑馬公能審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遠遠矣進營焦籬堡堡將降餘戍望風遁去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衆猶萬六千誅其黨閭閻晏孟賈張清吳罔等宅脅附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官還太原帝賜展辰台衛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榜其額以龍之貞元二年吐蕃尙結贊破盟夏二州守之自屯鳴沙及春畜產死糧乏詔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與略元光韓游瓌等會師擊虜燧次石州結贊懼乞盟帝不許乃遣將輪頰熱甘辭請于燧且重幣申勸勸明年燧還太原與輪頰熱俱朝咸言官許以盟天子然之燧之朝結贊遠引去帝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劫獲僅得免吐蕃歸燧之兄子弁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飢公若度河我無種矣願公許和今釋弁以報帝聞悔怒奪其兵拜司徒兼侍中賜妓樂奉朝請而已與李晟皆圖象凌煙閣後病足不任謁九

年十月，自力朝延英，詔母拜時，殿已卒。帝顧燧曰：「尙記與太尉晨俱來邪？」今乃獨見公，因悲涕。燧亦疾而仆。帝親掖之，詔左右扶去，送至陞。燧頓首泣謝，固乞骸。侍中不許。本年七十，贈太傅，諡曰莊武子。燧。

楊少以蔭至補膳少卿，建中中，燧討賊，山東，楊留京師。於是大軍，朝廷議括商旅，緡錢多亡，命入南山爲盜。楊客軍超俊，李雲端等竊議以爲事且危，楊是其言。遣奴諷燧，燧怒，執奴以聞。使兄炫拘楊請罪。帝方倚燧，貸不問。但誅其客，勅炫賜楊杖三十。然亦罷括商人令。燧沒後，以賞甲天下。楊亦善殖財，家益豐。晚爲豪幸，中官往往逼取，楊畏不敢。以至困窮。終少府監，贈工部尙書。諸子無室，廬自託。奉誠園亭觀，即其安邑里舊第云。故當世視楊以厚畜爲戒。有司諡曰繼子。繼祖生四歲，以門功爲太子舍人。五遷至殿中少監。

燧兄炫，字弱翁，少以儒學聞。隱蘇門山，不應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鎮太原，始署掌書記。常奉軍謀，光弼器焉。刑部郎中田神功帥宣武，署節度判官。授連瀾二州刺史，以清白顯。燧爲司徒，授刑部侍郎，辭疾，以兵部尙書致仕卒。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卑蘭都督，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遷。累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瑊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瑊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署折衝果毅，節度使安思順授瑊偏師，入葛祿部，略特羅斯山，破阿布思，與諸軍城永清，及天安軍，遷中郎將。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肅宗卽位，瑊以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最。改太常卿，實封二百戶。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會釋之喪，起復朔方行營兵馬使。從子儀擊吐蕃，邠州，留屯邠。虜復入，至奉天，瑊戰漢谷，有功。遷太子賓客，屯奉天。周智光反，子儀令瑊以步騎萬人下同州。智光平，以邠軍隸朔方軍。瑊屯宜祿。大曆七年，吐蕃盜塞，深入，瑊會涇原節度使馬璘討之。次黃善原，瑊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逼賊奔突。

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虜驍而入，遂大敗。死者十八。于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于虜，奈何？」瑊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自是歲防長武城。咸秋，領邠州刺史，吐蕃入方渠懷安，瑊擊走之。子儀入朝，留知邠寧慶兵馬後務，固乾，侵太原，破鮑防軍，拜瑊都知兵馬使。自石碣關而南，督諸軍掎角。虜引去，進兼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子儀爲太尉，德宗析所部爲三節度，以瑊兼單于大都護，振武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府，經銀麟勝州，節度副大使，未幾，崔寧領朔方，故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建中中，李希烈詐爲瑊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普王爲荊襄元帥，討希烈也。以瑊爲中軍都虞候。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弩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息。凡浹日，聖塹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懼，或夜縋出，撥疏本供御，帝與瑊相泣。泚方據乾陵下，賊聲望紅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爲勝在景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草，冒之。周布水囊爲郭，指城東北，構木廬，蒙車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墜。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令馬承倩往，有急可奏。瑊俯伏鳴咽，帝撫而遣之。瑊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搆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鹽。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羣臣號天以禱，瑊中矢，自擢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是日詔授瑊二千官，乃第賞將校。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進行在都知兵馬使，實封五百戶。衆與進狩山南，瑊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卻之。遷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鹽州夏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道永平軍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瑊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戡多難。往欽哉。」瑊頓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乃率



諸軍趨京師。賊韓旻拒武功。賊率吐蕃輪羣兵破之。武事川斬首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賊與韓游瓌。戴休顏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晟兼侍中。實封戶八百。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號行營副元帥。絳樓煩郡王徙威寧。賜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將相送歸第。與李晟鈞禮。俄加朔方行營副元帥。與馬燧同討李懷光。懷光平。檢校司空。任一子五品官。還屯河中。吐蕃相尙結贊陷鹽夏。陰圖京師。而畏晟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辭重禮請燧講好。燧苦贊。帝乃詔約盟平涼川。以晟爲會盟使。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晟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賊鎮奉天。虜龍還河中。貞元四年。虜人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羣臣奉慰。廷英贈太師。諡曰忠武。喪車至自鎮。帝復展朝。城好書。通春秋漢書。書墓司馬遷自敘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實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信待。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榮驚則姑息之。惟晟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常持軍。猜聞不能入。君子實之。本名日進。稍顯改焉。五子。鎬。鐵。爲連官。

鎬。諱喜。交士大夫。歷鄜唐二州刺史。有政譽。元和中。延州沙陀部苦邊吏貪。震擾不安。李絳建言。宜選才職稱者爲刺史。乃任鎬延州。會討王承宗。而義武節度使任迪簡病不能軍。以鎬將家可用。乃遷檢校右散騎常侍。義武軍節度副使。俄代迪簡爲使。治兵頗有法。然短於計略。不持重。鎮定二軍間。不百里。鎬引兵壓鎮境。而屯距賊三十里。鼓角聲相聞。賊始亦畏。見鎬無斥候。乃潛師入定境。焚唐書。屠鄉聚。鎬軍遂搖。亦會中人督戰。乃出陣。賊大敗而還。詔以陳楚代之。時師飢凍。聞鎬方罷。遂亂。劫鎬之家。至裸辱。楚聞馳入城。乃定。令軍中斂所剩歸鎬。以兵衛出之。貶韶州刺史。後代州刺史韓重華奏收鎬供軍金幣十餘萬。乃復貶循州卒。贈工部尙書。

鐵。以蔭補諸衛參軍。累擢至豐州刺史。坐贓七百萬。文宗以勸臣子。貶貴州司

馬。還爲袁王傅。至太子詹事。訓注亂。或言鐵匿賈餗。爲百騎所捕。苦辨乃免。然家爲兵剽皆盡。文宗憐之。授少府監。遷殿中。宰相以賊之裔。擬刺史。帝曰。是豈可以牧民。念其父功。富之可也。宰相言鐵嘗治郡有績。從之。拜壽州刺史。終諸衛大將軍。

贊曰。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親令于衆。無不感概用命。關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奔辱。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廢功。燧親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如詔爲恭。殆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則燧固出晟下遠甚。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考證

渾瑊傳父瑊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回鶻傳爲使回懷恩所殺沈炳震以回鶻傳誤臣西按回鶻傳云知朔方留使使回懷恩之走歸爲歸鎮釋之曰是必衆潰將拒之其甥張韶曰使如悔禍渠可不納釋之信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殺釋之收其軍其敘次歷歷似不宜誤然舊書傳亦云與吐蕃戰沒于靈武蓋傳聞異詞故新書兩收之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考證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與行間以先鋒功授甘泉府果毅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涇州斬獲甚多加驃騎大將軍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往討常冠軍懷光赴難奉天屬朝晟兵千入下咸陽賜實封百五十戶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大索軍實多募士欲潛歸之朝晟父懷實為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游瓌遣懷實告行在德宗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朝晟泣見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不可以主兵懷光驚之及諸軍圍河中游瓌營長春宮而懷實戰甚力懷光平帝原朝晟因為游瓌都虞候父子皆開府賓客御史中丞軍中以爲榮吐蕃犯邊游瓌自將守寧州而御土寬軍驕及張獻甫來代軍遂亂朝晟逃於郊衆皆監軍請以苑希朝爲節度使希朝時已在京師明日朝晟出給衆曰子來實所請之當也衆稍定朝晟結諸將謀誅首惡者居三日給遣人自邠來曰前請報罷張公已舍邠矣反者皆當死吾不願盡誅也第取首惡者衆所謹指斬二百餘人獻甫遂入于軍帝以希朝爲節度副使而朝晟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城鹽州發卒護境朝晟屯木波堡會獻甫卒有詔代爲邠寧節度使朝晟請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詔問須兵幾何朝晟曰部兵可辦帝問前日城五原與師七萬今何易朝晟曰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今虜戎而城廣料王師不十萬勢難輕入若發部兵十日至塞下未三旬城畢積糧聚糧留卒守之寇至不可拔衆野戰虜且走此萬全計也若發大兵閱月乃至虜亦來來必戰戰則不暇城矣帝納其策師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禦之遂爲澤州土故仰足圖其事以聞有詔置稱命皇曰應聖已城吐蕃衆至度不能奪乃引去復城焉而歸開地三百里十七年卒于屯

戴休顯字休顯夏州人東世尚武志膽不常郭子儀引爲大將肅平党項羌以

安河曲試太常卿封濟陰郡公進封咸寧郡王兼朔方節度副使城邠州功最運鹽州刺史朱泚反率兵三千晝夜馳奔問行在德宗嘉之賜實戶二百與渾瑊杜希全韓游瓌等扞禦有勞帝進封瑊洋留守奉天李懷光屯咸陽使人誘之休顯斬其使勒兵自守懷光貽駭自涇陽夜走還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合渾瑊兵破泚偏師斬首三千級進至中渭橋京師平又與瑊率兵趨岐陽進泚殘黨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進戶四百從乘輿至京師賜女樂甲第拜左龍武軍卒贈揚州大都督弟休璠歷開府儀同三司封東陽郡王休晏歷輔國大將軍封彭城郡公俱以將略稱

陽惠元平州人以趨勇奮事平盧軍從田神功李忠臣浮海入青州詔以兵隸神策爲京西兵馬使鎮奉天德宗初立稍繩諸節度跋扈者是李正己屯曹州田悅增河上兵河南大擾詔移兵萬二千戍關東帝御望春樓看師因勞遣諸將酒至神策將士不敢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天之帥張巨濟與衆約是役也不立功毋飲酒臣不敢食其言既行有饋於道惟惠元軍瓶罍不發帝容赦不已置書慰勞俄以兵三千會諸將擊田悅戰御河奪三橋惠元功多以兵屬李懷光及朱泚反自河朔赴難解奉天圍加檢校工部尚書攝貝州刺史詔惠元與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鄆坊節度使李建徽及懷光聯營便橋晟知懷光且叛移屯東渭橋翰林學士陸贄諫帝曰四將接應最等兵塞位下爲懷光所易勢不兩完晟既應舉請與惠元東徙則建徽孤立宜因晟行合兩軍皆往以備賊爲解越發進道則懷光計無所施帝不從使神策將李昇往伺還奏懷光反明甚晨夕奪二軍惠元建徽走奉天懷光遣將冉宗馳騎迫及於好時惠元被髮呼天血流出血相繼戰而死二子晟璠璠并中皆及害建徽獨免詔贈惠元尚書左僕射晟殿中監高州刺史

少子曼字公素惠元之死被入創墮別井或最得免歷邢州刺史盧從史既縛曼軍潰有戰卒五千從史嘗以子視者奔于曼曼閉城不內衆皆哭曰奴失帥今公有光城又度支錢百萬在府少賜之爲表天子求旌節曼開城福福遣之衆感悔遂還軍惠元嘉之遷易州刺史王師討吳元濟以唐州刺史提兵深入



二百里，離申州，拔外郭，殘其垣，以功加御史中丞。容州西原蠻反，授本州經略招討使，擊定之。進御史大夫，合邕容兩管爲一道，卒，贈左散騎常侍。

李元諒，安惠人，本安氏，少爲宦官，略奉先養恩，冒姓略，名元光，美須鬚，驚敢有謀，以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李懷讓節度鎮國，署奏以自副，居軍十年，士心憚服。德宗出奉天，賊遣將何望之至華州，於是刺史董晉棄城走，望之欲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引兵徑薄其城，拔之。時兵與倉卒，裏屬爲饋，劍蒿爲矢，募兵數日至萬餘，軍氣乃振。賊來攻，輒卻，時尚可孤守藍田，元諒屯昭應，王權壁中渭橋，賊兵不能踰渭南，未幾，運鎮國軍節度使，封武康郡王。先是，詔發幽龍兵東討李希烈，師方出關，泚使劉忠孝召還，至華陰，華陰尉李夷簡說驛官捕之，追及關，元諒斬以徇，所召兵不得入。由是華州獨完，俄詔元諒與李晟收京師，次蘆西，元諒先奮靈武，敗之，進屯苑東，晟使壞苑垣入，泚連戰皆北，遂大潰。京師平，讓功於晟，退壁近郊，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實封戶五百，賜甲第女樂，一子六品官。李懷光反，與馬燧、渾瑊討之，其將徐廷光素易元諒，數變罵爲優，胡戲斥侮其祖，又使約降，曰：「我降，漢將耳，及馬燧至，降於燧，元諒見韓游瓌曰：『彼詬吾祖，今日斬之，子助我乎？』許諾，既而遇諸道，即數其罪，叱左右斬之。諸將謝，燧大怒，將殺元諒，游瓌見曰：『殺一偏裨，尚爾，即殺一節度，法宜如何？』燧默然。元諒請輸錢百萬勞軍，自贖，燧亦爲請，燧赦之。帝以專殺，恐有司劾治，前詔勿論。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會平涼，元諒軍潘原，游瓌軍洛口，以爲援。元諒曰：『潘原去平涼七十里，虜詐不情，如有急，何以赴？』請與公連屯，賊以連詔不聽，賊壁塋所二十里，元諒密從營次之，既會，元諒望雲物曰：『不祥，虜必有變。』傳令約部伍出陣，俄而虜却，盟，賊奔還，元諒兵成列出，而潘原節度使李觀亦以精兵五千伏險，與元諒相表裏，虜騎乃解。元諒遣車重先，而與賊接，賊徐還，時以爲有古良將風，是會也，微元諒，觀二人，賊且不免。帝嘉數勦，賜馬金幣，厚厚，因賜姓及名，更節度，隴右，治夏原，夏原墜堞，堞旁皆平林，薦草，虜入寇，常牧馬休徒於此，元諒增高浚濶，身執苦與士卒均，櫛櫛耕，關美田數十里，勸士墾，歲入粟穀數十萬斛，什具畢給，又築連營，連烽火，爲守備，進據勢，虜列

新壁，虜至無所掠，戰又輒北。由是涇隴以安，西戎憚之。卒，年六十二，贈司空，諡曰莊威。

李觀，其先自趙郡徙洛陽，故爲洛陽人，少沈厚，嘗言以策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子儀遣佐坊州刺史吳伯爲防邊，使以親喪解，吐蕃內寇，代宗幸陝，觀隨整厓，率鄉里子姓千人守黑水，虜不敢侵，嶺南節度使楊懷微奏爲偏將，徐浩、李勉代節度，常倚以軍政，數捕平劇賊，運大將，試殿中監，召爲右龍武將軍，涇師叛，觀適番上，即領兵千餘，應德宗奉天，詔盡發諸軍，整飭進，增募五千人，軍槍，諸士氣益振，賜封戶二百，授二子八品官，從至梁州，帝還，詔總後軍，權四鎮北廷行軍，涇原節度使，在屯四年，訓部伍，儲藏饒衍，平涼之盟，吐蕃不得志，是年，觀入朝，前一日就道，虜至期，出精騎狙擊，不及去，以少府監檢校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傅。

韓游瓌，靈州靈武人，始爲郭子儀裨將，安祿山反，使阿史那從禮將同羅突厥五千騎，僞降於朔方，出塞門，誘河曲九蕃府六胡叛，部落凡五十萬，子儀使游瓌率京果擊破之，九蕃府還附，累進，邠寧節度留後，奉天之狩，兵未集，游瓌與慶州刺史輪惟明以兵三千來赴，自乾陵北趨，虜未至，有詔引軍屯便橋，次泥泉，與泚兵值，游瓌欲還奉天，監軍翟文秀曰：『吾壁于此，賊敢踰我而西，可夾攻取之。』今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迫天子也。游瓌曰：『不然，我寡賊衆，彼分以亢我，餘衆猶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衛天子，且奉天無疆卒，安得夾攻？吾士乏且寒，賊以利誘之，衆且潰，遂還奉天。泚兵驕攻之，戰不利，泚兵奮門，游瓌殊死戰，乃解。泚大治戰棚，雲梯，士皆懼，游瓌曰：『賊取佛祠乾木爲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大譟，攻南雉，游瓌曰：『是分吾力也。』趨北雉，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傳滿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燬，賊氣沮，故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帝以衛軍無職，局軍置統軍一員，以游瓌，惟明、賈隱林處之。李懷光叛，誘游瓌爲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誣臣，使震驚衆，後持臣自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府兵，估以爲亂，今郊有強弩，靈武有寶車，河中呂鳴岳、張武有杜從政，諸將有李朝臣，

渭北有寶觀。皆守將也。陛下以其衆與地授之。罷懷光權而尊以元功。諸將仰首各聽其帥。彼安能以亂帝。帝曰。罷懷光權而此益張。若何。對曰。陛下約士以不次之賞。今賞賦方至。發而酬之。其守自固。邠有萬精甲。臣得將之。可以誅賊。四方杖義而起。賊不足慮。帝笑其言。會懷光誘復至。軍城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環不知。發怒。燒罵。帝疑有變。即日幸梁州。游環使子從帝。懷光微假游環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環既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曰。邠有留甲。可以立功。殆天假也。游環悟。誘舊部兵八百馳入邠。說昕曰。懷光自蹈禍機。公今可取富貴。無共汚不義也。我願以麾下爲公先驅。昕不聽。游環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昕欲殺游環。戒左右衷甲入。昕小史李岌潛自游環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首以聞。時懷光子玢在邠。游環衛出之。曰。殺之。祇以怒敵。至必遽不如捨之。玢至涇陽。懷光遂走蒲州。游環屯七盤。受李晟節度。詔拜邠寧節度使。遂會渾瑊於奉天。與瑊載休頗分扼京西要險。李晟入長安。游環破泚兵咸陽。泚走涇州。游環使諭涇將楊澄澄。拒不納。泚遂敗。京師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實封戶四百。帝至自與元游環及瑊休頗從。而李晟尙可孤。李元諒奉迎。論功與瑊等皆第一。游環還屯邠寧。懷光寇同州。瑊元諒敗於乾坑。詔游環率兵并力。敗瑊衆五千于屯。遂會瑊馬。瑊圍蒲城。師次焦羅堡。守將尉珪降。懷光見勢單。乃殺死貞元二年。吐蕃入涇。龍節度使游環追至安化。虜營合水北。游環策曰。賊行無人地。必怠。可襲取之。使將史履澄夜領兵五百入其營。斬數百級。取馬五千。還明虜以兵尾擊。游環羅帳自衛。擊鼓四發。虜驚潰去。是歲復圍鹽州。刺史杜彥光約與之。吐蕃許之。又取銀夏。麟等州。游環請收鹽州以斷戎人走集。虜入漢。食禾菽。方春而病。此天亡時也。有詔李元諒韓全義率師一萬會游環收鹽州。吐蕃請修清水盟以歸。優地。馬。爲之請。詔問游環。答曰。西戎弱。則請盟。強則入寇。今優地益深而乞盟。詐我也。帝不從。會盟平涼。詔游環以軍屯洛口。盟之日。游環以勁騎五百待非常。令曰。卽有變。急趨柏果。以分虜勢。賊被劫。馳以免。虜見兵出。卽解去。後吐蕃寇大回原。游環方壁長武。卽選騎八百迎擊。自引兵繼之。監軍以爲戒。不可易。答曰。賊攻重義。今游騎先破。則彼大

衆不敢前。豐義全矣。戰南原。敗之。吐蕃夜遁。會子欽緒以射生將衛京師。與妖人李廣弘謀反。謀泄。奔邠州。中人捕斬。以狀示游環。游環懼。求歸死京師。帝不許。又執欽緒二惠送京師。帝亦原之。未幾入朝。素服聽命。有詔復位。勞遇如故。游環感言。城豐義以遏虜使。帝悅。趣還軍。初游環之朝。衆謂且得罪。故齎送殊薄。既還。舉軍不自安。大將范希朝善兵。游環畏其偏欲誅之。希朝奔鳳翔。帝聞召入宿衛。游環遣兵築豐義。纔二板而潰。卒數百大掠。游環不能禁。詔用張獻甫代之。游環畏亂。委軍輕出。還京師。拜右龍武統軍。卒。諡曰襄。廣弘者。自言宗室子。始爲浮屠。妄曰。我嘗見岳瀆神。當作天子。可復冠。男子董昌舍廣弘於資敬寺。召相工唐郭視之。教郭告人曰。廣弘且大貴。乃誘欽緒。神策將魏循。李儋。越州參軍事劉昉等作亂。昉家數具酒大會。廣弘所陰相署置。又妄曰。神戒我十月十日趣舉。約欽緒夜擊鼓。謀凌霄門。焚飛龍殿。循等以神策兵迎廣弘。事捷。大剽三日。循。儋上變。乃禽廣弘及支黨鞠仗內。付三司訊實。皆殊死。廣弘臨刑。色自如。由是禁人不得入觀祠。

杜希全。京兆醴泉人。以裨將隸郭子儀。積功。至朔方節度使。軍令整嚴。士畏其威。奉天之狩。希全與鄜坊節度使李建徽。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引兵赴難。次漠谷。爲賊邀擊。乘高縱石下之。彊弩雜發。德宗使援之。不克。還保邠州。賊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豐義夏節度使。封餘姚郡王。將卽屯獻。體要入章。砭切政病。帝嘉納。賜君臣箴一篇。尋兼夏綏銀節度使。都統。建言鹽州據要會。爲塞保鄆。自平涼背盟。城陷于虜。於是豐武勢懸。鄜坊單逼。爲邊深患。請復城鹽州。乃詔希全及朔方邠寧銀夏鄜坊振武及神策行營諸節度合選士三萬五千屯鹽州。又勅涇原劍南山南軍深入吐蕃。牽撓其力。使不得犯塞。執築凡六千人。閱二旬畢。由是虜憚不輕入。希全居河西久。頗越法橫肆。帝數容掩其短。豐州刺史李景略名出希全上。疑逼己。遂排劫之。帝爲斥以答其意。素苦風眩。稍劇。益忘忽。遂經殺判官李起。吏下累息卒。贈司空。邢君牙。瀛州樂壽人。少從幽州平盧軍。以戰功歷累。殺折衝郎將。安祿山反。從侯希逸涉海入青州。田神功爲充鄆節度使。使君牙將兵屯好時。防威秋。吐蕃

犯京師代宗出陝以扈從功累封河間郡公建中初李晟從馬燧討田悅以君牙爲都將在武安憂國聞凡五戰斬賊功最德宗出奉天晟率君牙倍道赴難徙屯渭橋軍中便宜惟君牙得豫晟在鳳翔數行邊常以君牙守晟入朝代爲鳳翔觀察使俄領節度檢校尚書右僕射吐蕃歲犯邊君牙劾辦戰以爲備戎不得侵又城鳳州平戎川號系信城卒官贈司空初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獲簿書以盜沒軍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與假吏輸錢云何君牙慚遂釋吏引爲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緡爲謝其屈己好士類此

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唐書卷一百五十六考證

韓幹傳進郿軍節度留後○舊書作郿軍節度使臣四按韓幹屯七盤受李晟節度時韓幹郿軍節度使此處自應是節度留後舊書誤

唐書卷一百五十六考證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鄆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鑑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衡文，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瘼，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語，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奸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覈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樂，察其趨舍，八計曰：稅戶口，豐耗以稽撫字，稅墾田，贏縮以稽本末，稅賦役，厚薄以稽廉價，稅案籍，煩簡以稽聽斷，稅囚繫，盈虛以稽決滯，稅盜盜有無以稽禁察，稅選舉，衆寡以稽風化，稅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閭閻以冀稅，虛產以表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擾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建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為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勞於服遠，其若倚近，多方以救失，其若改行，今幽燕恆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秦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鄆襄廣復之實，東則鎮道阻，北則郡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也，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其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遣李元平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鎮諸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又言立國之權在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運轉而不

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集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備廢，故緣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雖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爲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憲文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鳳翔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鳳翔，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爲之較邊軍，缺環衛，竭內廩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爲算室廩，貸商人，設諸權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滔，李希烈，實固邊疆，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凡還軍，援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權酒，抽買貨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棼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効，從符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曰：數百贊初若不經思，遽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屯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贊沛然有餘，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剋責，贊曰：陛下引咎，亮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贊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危運，恐不在人也，贊退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據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與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餽，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衆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優限，而加餉焉，加餉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數率貨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于追呼，膏血竭于管榷，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屈，又接私牧，資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番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



事其子孫。巧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樂。元臣貴位。執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  
應。算裨販之緡。實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鬱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  
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遠則寡恕于入  
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于物。而德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  
之輩。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忿讎並興。非常之虞。惟  
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白晝犯關。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  
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効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  
方以興衰繫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所視聽  
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  
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  
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  
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  
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  
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  
生亂者。特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道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  
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勅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  
矣。其資治與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  
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勸恩而熟計之。捨己以從衆。遠欲以遵道。遠懷倭。親忠直。  
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効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  
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帝又問贊事。切於今者。贊勸帝羣臣參日。使極  
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  
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  
於人實爲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敵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  
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皆同道。雖加賞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實因  
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爲防患。不亦過哉。願

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  
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  
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  
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  
不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  
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奸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爲靡不效。取以智  
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  
己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給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  
下與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  
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己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爲  
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  
美宣王之功曰。哀職有聞。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  
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  
美其無過。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  
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  
聖。掩威德。行小道。乃有人則造膝。出則跪辭。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  
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  
可謂感矣。然而人到于今。以從諫改過爲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  
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威德未有  
虧焉。納而不達。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達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便進言  
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綈寡。言無驗。不必用。實言當理。不必遷。遂於志  
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  
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  
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

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實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二好勝人恥聞過驕辯給巧聰明屬威嚴恣驕慢上之弊也詭諛諂媚望長儒下之弊也好勝而恥聞過必甘佞諂忘直言則詭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驕辯而街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願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屬威而恣慢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咎己則畏懼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動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嚮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登況疏隔而猜忌者乎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遠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贊曰今乘輿播越大難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為朕計之贊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主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抵天戒且備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率與加元號以受實惠哉帝從之會與元敕令方具帝以乘付贊使商討其詳贊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秦則易驕欲激之使還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論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官闕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舒多難收羣心惟在敕令而已勸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雖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

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草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或末論故宜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緒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寶物贊諫以為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者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賈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餽寇今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寶私別庫恐羣下有所缺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實瑣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官兵稟陳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處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贊見懷光議事贊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軍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展移軍初贊與懷光語及處懷光妄託曰吾無所藉處贊即美其強雄使不得翻覆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者且無辭歸短於朝又遣李建徽陽惠元與嚴弁屯東渭橋託言嚴兵寡不足支賊傳為掎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弱無以沮解帝猶豫曰嚴移屯懷光固快快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為辭少須之嚴已徙營不聞旬懷光果奔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贊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贊奏信實必罰驕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衰天寶之季孽幸傾國爵以情授實以寵加綱紀始壞矣竊胡乘之連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實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滿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為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舉虛實揣輕

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虛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粟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職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高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取榮貴。以顯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銛。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果一戚。則受之。彼忘無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無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勳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俄以勞還。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鑑。得位雖數。賈奉諫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譴貶代之。賈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告。景刻不可差。商賈既回。遠而略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兩道。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則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連賊。敢爲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願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途。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欲以內外從官。皆號定難元從功臣。賈曰。官官具。格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書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召澤潞。勳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賈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瘁。之吐。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盡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脩飭郊丘。展禮事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養傷。有功。樂進忠直。優問耆老。定反側。寬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其官室治。服玩耳目之娛。中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持絕。欽盜焉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寡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賊。賊實遣。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賈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賈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

阻短。又言事無所回。陸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母章猶在江東。帝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贈遺一不取。惟章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輒。紹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入謝。伏地。號泣。帝爲興。改容慰撫。嘗遇瀕。天下屬以爲相。而賈素不平。忌之。賈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劾。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賈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筆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賈奏言。齊桓公問管仲。審察。對曰。得實不能任。審察也。任實不能固。審察也。固始而不終。審察也。與實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審察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自異爲不羣。趨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頗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實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實鑒。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嚴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統。及宰相。厭官。長吏。薦士。則又納權。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稍。則案牘。備。實。其。以爲。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實。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調。集。人。檢。視。吏。察。天。下。便。之。當。是。時。賈。疏。遠。趨。便。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實。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容。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調。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自。韓。山。排。調。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備。外。威。軍。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稱。功。中。國。不。獲。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賈。請。北。復。馬。黃。尚。



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敵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戒嚴。于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精。圖之而功。庸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置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所以啓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才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彊且以水草爲居。討獵爲生。便於馳突。不取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連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吏。脩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運以示威。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爲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賊力貴智。奸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脩封疆。守要害。蹊蹶蹙。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闢。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探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鐔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倘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恤常制。不徇衆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滿則動。暫滿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取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

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謀而自用。弛禁防而不備。故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它。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邀所不能。彊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實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爲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爲隣。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伏溫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地。聞絕塞荒陲。則辛酸動容。聆彊蕃勁虜。則懾駭兢情。又使去親族。捨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梟布路東。漢平居。理資儲以奉浮元。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請徙之人。本以增戶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成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銳。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劫執交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實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懲有庸。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譬觀軌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違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嫌忍而不誅。故忘身效節者。抵諫於衆。憤軍緩殺者。畜姦不長。褒貶繆戾。紛然相亂。公者直己。不求諸人。則懼困厄。姦者行私。苟媚於衆。則取便崇。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過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實將帥將帥曰。責權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爲解。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慚。取衆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無施戰陣。虜常橫行。以謂境無人焉。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閭井日耗。敎求日繁。傾家析產。權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



制用若此可謂財源於兵衆矣三失也今四夷最強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衆未嘗中國十最大郡而內處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羅不犀利甲不精完不遇敵動則中國熱其衆不敢抗靜則憚其疆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庸衆失爲羈閑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尙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與未遠外討則備四鎮隴安定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徑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指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誘徑原懷光反以汧朔方則分朔方爲三節度其鎧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既無軍法臨下莫能專屬邊書告急方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讓救焚矣兵以氣若勢爲用者也氣聚則威散威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差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彼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粟止於當身又爲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粟優厚繼以茶藥資以饒饒豐喜相睦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能爲奏請遠饋神策者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彌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頗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爲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爲養士若此可謂恩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備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兵某某參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剋屯何時成功觀其言校其實若曰不足取當觀之於初不宜始憚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單肘於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勢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履否誠信實受實者不爲虛當罰者不敢辭付授專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鉞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以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爲制者多其部

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間實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有意乎增難則不可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雖不留思況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不能焉守城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留之頃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椎剽矣畜夫機婦罄伴囚矣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進礙敗者減百爲一獲者衍百爲千帥守以總制在朝不卹於罪陛下以權出己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折而三之一其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粟資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單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惠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邊罷豈同日輪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長武城靈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軍捷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所部州若府邊東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言不從也班宏判度支卒官贊爲李異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贊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贊上書苦諫帝不憚竟以太子賓客罷贊本長懷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譴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贊顧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爲刺史論言慰勞車馬數上表請贊代領劍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始贊入翰林年尙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

客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敕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讓者謂與元戮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贊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險隘。與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怒。惡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天即乎。既放荒遠。常聞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瘠瘠。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贊曰。德宗之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贊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憐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贊白罷翰林。以爲與吳通。文兄弟爭寵。贊參之死。贊滿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詔得君。則正士危。何可管耶。觀贊論諫數十百篇。讓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七

唐書卷一百五十七考證

陸贄傳以水草篇居討獯篇生○討字疑射字之誤。

唐書卷一百五十七考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八十三

韋 張 嚴 韓

韋暉字城武京兆萬年人六代祖範有勳力周隋間暉始仕爲建陵尉郎諸帥府更辟權監察御史張鎰節度鳳翔署管田判官以殿中侍御史知鳳州行營留事德宗狩奉天李楚琳殺鎰劫衆叛歸朱泚鳳州刺史郝通奔降楚琳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旣歸節而留兵五百戍鳳上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請暉爲帥將劫以臣泚別將翟暉伺知以自暉雲光懼不克率衆出奔至汧陽遇泚奴使暉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爲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暉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達誅之請以兵俱許之暉迎勞先納奴僞受泚詔即讓雲光曰旣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生死暉曰大使固善苟無宅圖請釋甲以安衆而後可入也雲光以暉諸生亡能爲乃命士委仗饋暉受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下至暉伏甲左右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它奴拜暉鳳翔節度使暉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聞乃授暉鳳州刺史置義軍拜節度使暉其功暉遣兄平及弁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達和龍坻達安帝自梁洋還召爲左金吾衛將軍遷大將軍貞元初代張延賞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屬附吐蕃其盜塞必以蠻爲鄉道暉計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使招徠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酋領直那時以王壽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壽暉上言復讓行于殊俗則憐民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又明年雲南獻邊求內屬約東蠻鬼主驟傍直夢衛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斷蠻水橋攻吐蕃請暉濟師暉遣精卒二千與蠻共破吐蕃於蠻登殺青海大酋乞城達達城酋悉多楊朱及論東榮等虜寇死盡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錢裝通街結贊之子虜貴將悍者也旣敗會其百餘行吳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橋以次降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

東蠻地二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閣羅鳳西結吐蕃狙勢強弱爲患暉能綏服之故戰有功詔以那時爲順政王夢衛懷化王驪傍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衛復與吐蕃盟暉遣別將蘇冠召之詰其叛斬于琵琶川立次鬼主樓棄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雄制諸蠻城龍路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豐州策虜且來撓襲詔暉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軍勳張芬分出西山豐州破峨和通鶴定康城諸的博嶺遂圍維州博嶺難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劍山屯焚之南遣元帥輪莽來援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岸乃城豐州詔暉休士以功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詞陵南水白狗通租弱水清遠咄霸八國會長皆因暉請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遺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暉治復之緣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暉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入國雲南安撫使俄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復嶺州吐蕃悉完盡造舟謀擾邊暉輒破卻之自是巖巖城等九節度嬰嬰龍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些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價焉帝詔暉深入以撓虜暉遣大將陳泊等出三奇崔亮臣趙石門無衣山仇氣重振走維州邢毗出黃崖略樓羅老翁城高備王英俊餘峨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廣出嶺山成溪賊守至道黎蠻羣良金趨平夷路惟明自靈關夏陽攻通租偏松城王有遣步大度河陳孝陽率蠻酋那時等道西瀘攻昆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鎮捕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朔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離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衆勝深入師譟而奮虜大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詔檢校太尉會王叔文等干政暉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領劍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遁去暉知叔文多釁又自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即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廢太子暴叔文之姦且勸進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殛姦黨是歲暉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諡曰忠武暉治蜀



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龍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劇善附土至雖昏嫁皆厚資之婿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其僚掾官雖顯不使還朝即署屬州刺史自以修橫務蓋藏之故劉闢階其厲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事者詆所進兵皆鎮定秦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絲是議惠暢字達夫畢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爲蜀道易以美畢焉始畢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畢沒蜀人德之見其遺象必拜凡刻石者畢名者皆鑄其文畢諱之兄畢第平率以陸調南陵尉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辟淮南杜佑府元和初爲國子司業劉闢與盧文若反畢子行式娶文若女第畢不以聞闢平行式妻當沒掖庭有司并按畢或以道遠不應坐乃皆赦之終太子右庶子平與畢斬朱泚使者聞走奉天上功擢萬年尉平子正實字公理少孤畢謂能大其門名曰臧孫推隆爲單父尉不得意棄官去改今名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太子校書郎調華原尉後又中詳閣吏治科遷萬年主簿擢累司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久之進壽州團練使宣宗立以治嘗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橫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實既至無所取更容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實毀淫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以爲神不厭正實登城沃酒以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遽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歲既病遣令無厚葬無用鼓吹無請諡卒年六十八贈工部尚書

劉闢者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章華府遷累御史中丞度支副使畢主後務諷諸將徵旆節憲宗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即位欲徵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使闢意帝可動益驚蹙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即以兵取梓州且以術家言五福太一舍于蜀乃造大樓以祈祥帝始重征討而宰相杜黃裳勸帝且言闢妄書生耳可鼓而俘也薦高崇文李元奔等將神策行營兵皆西使嚴礪李康犄角之詔許自新闢

不聽崇文取東川帝乃下詔奪其官進破鹿頭關遂下成都闢從數十騎走至羊灌田自投水不能死騎將鄭定進禽之文若先殺其族縋石自沈于江失其尸檻車送闢京師尚冀不死食飲于道晏然將至都神策以兵迎之係其首曳而入驚曰何至是邪帝御與安樓受俘詔詰反狀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爲惡不能制詔問遣使賜節何不受乃伏罪獻廟社徇干市斬于城西南獨柳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以次誅始闢書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闢即裂食之唯盧文若至如平常故益與之厚而皆夷族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父玠少任俠安祿山反使李廷偉脅徇山東魯郡太守韓擇木迎館之玠率衆築段絳等集兵將斬以徇擇木不許唯司兵參軍張平助其謀乃殺廷偉并其黨以聞擇木平皆受賞而玠去之江南不自言功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尙氣自許以功名顯李光弼鎮河南盜起蘇常間殘掠鄉縣代宗詔中人馬日新與光弼麾下進討建封見中人請前喻賊可不須戰因到賊屯開管福禍一日降數千人縱還田里由是知名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職輒去令狐彰節度滑毫奏置幕府彰不朝覲建封非之往見轉運使劉晏晏奏試大理評事使筦漕務歲餘罷時馬燧爲三城鎮遏使雅知之表爲判官擢監察御史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即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爲岳州刺史李希烈既破梁崇義駭屢不臣壽州刺史崔昭與相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杞倉卒不暇取它吏即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即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楊豐齎敕二昇建封少游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其首因送傷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悉汗不自處建封乃勅其附賊狀帝方震難不暇治也希烈又署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壁霍丘秋柵拒之賊不能東還團練使帝還自梁少游卒憂死進兼御史大夫濠壽盧觀察使是時四方尙多故乃繕陣壁益治兵四鄰附悅希烈使果帥悍卒來戰建封皆沮卻之賊平進封階又任一子正員官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始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獨

孤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乏不支於是李泌建言東南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埔橋爲江淮計口今徐州刺史高明應甚少脫爲李納所并以梗餉路是失江淮也請以建封代之益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帥又賢即滑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復爲雄鎮久之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詔會朝赴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以獻帝眷遇異等賜名馬珍具是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應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嚴但稱宮市則莫敢離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關闕所奉及脚備至有重荷趨避而徒返者有農賈一驢薪宦人以數尺布易之又取中費且驅驢入宮而農納薪薪帛欲亟去不許憲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匹然宮市不廢也諫臣文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問爲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獨民逋賦帝問何如答曰殘遺積負決無可斂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陳河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徽皆病不能事左右得以爲姦右金吾大將軍李輪好刺細事規寵人疾惡之帝悉嘉可未幾制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聞元已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馬燧軍城劉玄佐李抱真等勳寵卓越未有以詩餞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爲況建封又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病求代詔章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冊贈司徒治徐凡十年躬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健黠亦未嘗曲法假之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士賈不肯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

子情始以蔭補就州參軍事建封卒府佐鄭通職者攝留事畏其軍亂因浙西戍兵過徐謀引以爲援軍怒斧庫取兵環府大譟殺通職及大將數人乃表于朝請情爲留後假旄節帝不許被濠泗隸淮南詔杜佑討徐亂泗州刺史張伾以兵攻埔橋與徐軍遇伾大敗帝未有以制乃授情右驍衛將軍徐州刺史知留後以伾爲泗州留後杜兼爲濠州留後俄進情武寧軍節度使元和初以疾求代召爲工部尚書以王紹節度武寧還濠泗隸徐徐人喜遂不敢亂而情

得行未踰境卒情治徐七年其政稱治贈尚書右僕射

嚴震字退閑梓州鹽亭人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至德乾元中數出資助邊得爲州長史西川節度使嚴武知其才署押衙遷恆王府司馬委以軍府衆務武卒罷歸會東川節度使李叔明表爲渝州刺史震以叔明姻家移疾去山南西道節度府又表爲鳳州刺史母喪解起爲興鳳兩州團練使好興利除害建中中劍南黜陟使章榘狀震治行爲山南第一乃賜上下考封鄜國公治鳳十四年號稱清嚴遠邇咨美遷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反遣腹心穆珪光等遺帛書誘之震即斬以聞是時李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蹕山南震聞馳表奉迎遣大將張用誠以兵五千扞衛用誠至整屋有反計帝憂之會震牙將馬勛嗣至帝告以故勛曰臣請歸取節度符召之即不受斬其首以復命帝悅使計日往勛還得符請壯士五人與偕出駱谷用誠以爲未知其謀以數百騎逐勛館之左右嚴侍勛未發陰令焚草館外士寒爭附火勛從容引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懼將走壯士自後禽之用誠子斫勛傷首左右扞刀得免遂仆用誠而格殺其子勛即軍中士皆擐甲矣勛昌言曰若父母妻子在梁州今棄之而反何所利邪大夫取用誠爾若等無與衆乃服不敢動即縛用誠送於震杖殺之而拔其副以統師始勛赴行在踰半日期帝頗憂比至大喜翌日發奉天既入駱谷懷光以騎追襲賴山南兵以免尋加檢校戶部尚書馮翊郡王實封二百戶天子至梁州宰相以爲地貧無所仰給請進幸成都震曰山南密邇畿輔李晟銳於收復方藉六師爲聲援今引而西則諸將顧望實功無期帝未決會嚴表至亦請駐蹕梁洋議遂定然梁漢間刀耕火耨民采稻爲食雖領十五郡而賦入纔比東方數大縣自安史後山賊剽掠戶口流散震隨宜勸課鳩斂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供億具焉車駕將還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詔改梁州爲興元府即用震爲尹加實封二百戶久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保諡曰忠穆從孫諱與宰相楊收善咸通中繇桂管觀察使擢爲江西節度使改號鎮南軍時南蠻內寇詔募士三萬備之或言譟廣補卒擅納緣廩及收得罪軍保衛以譟衆善收賂賄復藉遣使按覆詔賜死

韓弘滑州匡城人少孤依其舅劉玄佐舉明經不中從外家學騎射由諸曹試大理評事爲宋州南城將軍劉全諒署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全諒死軍中思玄佐以弘才武共立爲留後請監軍表諸朝詔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先是曲環死吳少誠與全諒謀襲陳許使數輩仍在館弘始得帥欲以忠自表於衆即驅出少誠使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敗之汴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及殺陸長源主帥勢輕不可制弘察軍中素恣橫者劉鏐等三百人一日數其罪斬之牙門流血丹道弘言笑自如自是訖弘去無一敢肆者李師古屯曹州以謀鄭滑或告師古治道矣兵且至請備之弘曰師來不除道也師古憤得乃引去累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以官與太原王鏐等詰書宰相恥爲鏐下憲宗方用兵淮西藉其重更授檢校司徒班鏐上嚴綬以王師敗乃拜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而令李光顏爲重胤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然陰爲逆構計以危國邀功者每諸將告捷輒奏曰不怡元濟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李師道誅弘大懼因請入朝冊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崩攝冢宰俄出爲河中節度使以病請還復拜司徒中書令卒年五十八贈太尉諡曰隱始弘自汴來朝獻馬三千絹五十萬宅錦綵三萬而汴之庫藏餼餉百餘緡絹亦百餘萬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不可數弘爲人莊重寡言罪殺人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沉謀勇斷故少賊師道等皆憚之詔使至或驚侮不爲禮齊蔡平勢屈而後請覲然天子尊寵異等能以名位始終亦其天幸

子公武字從僊起家衛尉主簿爲宣武行營兵馬使以討蔡功檢校左散騎常侍鄆坊等州節度使弘入朝爲右金吾將軍弘出河中弘弟充徙宣武乃曰二父居重鎮我以孺子又當執金吾職乎因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性恭遜不以富貴自處卒贈戶部尚書諡曰恭

充本名璿少亦依舅家李元爲河陽節度使署牙將元改昭義又從之元嘗謂賓佐曰充後當貴諸君必善事之未幾弘領宣武召主親兵元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無足累君者二女方幼以爲託遂辭去累授御史大夫弘峻法人人

不自保充謙懷無少懈念弘在鎮久不入見天子身又得土不自安固請入宿衛弘許之不即遣後因獵單騎走洛陽朝廷亮其節權右金吾衛將軍轉大將軍斥軍士虛名不如令者七百人歷少府監鄆坊等州節度使穆宗立幽鎮魏復亂王承元以募兵二千屯滑州朝廷恐其兵相結爲叛徙承元鄆坊而授充檢校尚書左僕射爲義成軍節度使會汴軍逐李愿以李亦主留事帝謂充素爲汴士悅向詔節度宣武兼統義成兵討汴戰郭橋破之會李質斬汴遂入汴初陳許李光顏亦奉詔討汴屯尉氏意先得汴欲俾掠以餌軍而汴監軍姚文壽亦欲內光顏充聞其謀馳至城下汴人望見充數躍無復貳者始帝遣人問破賊期充對汴天下咽喉臣願督其人然王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卽克帝喜曰充料敵若神加檢校司空籍汴所脅爲兵者三萬悉縱之又責首亂者千餘斥出境令曰敢後者斬由是內外按堵汴人愛賴之卒年五十五贈司徒諡曰肅充雖將家性儉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生乘機決策無嫌悔世推善將李元復充爲嫁二女周其家自弘去汴監軍選軍中敢士二千直閣下日秩酒肴物力幾屈然不敢廢充未入時李質總軍事乃曰韓公至而頓去二千入食豈不失人心乎不去且無以繼可以弊事遺吾帥乎因悉罷之而後迎充李質者節士也始爲牙將及汴爲留後邀帥節勸之不從汴疽發于首委質以兵遂禽汴終金吾將軍

贊曰畢建封弘本諸生震興田畝間未有以異人及投陳龍驤皆爲國梁極光奮一時使不遭遇庸庸夫汴汴並腐而腐可也畢弘雖陰歷卒能以誠言自解長沒天年宜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八考證

韋皋傳始皋謬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皋沒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臣四按舊書云皋重賦斂以事月進致蜀土虛竭與新書所記殊不類然皋治蜀久功烈篇西南最新書似得其實

張建封傳是時宦者主宮市建封乘間為帝言之帝頗順聽○臣四按舊書亦載此事于嘉納之下即記蘇弁希旨上信之凡言宮市者皆不聽較新書似詳備若止知新書云云則似宮市竟因此而罷矣

唐書卷一百五十八考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八十四

鮑李蕭薛樊王吳鄭陸盧柳崔

鮑防字子慎襄州襄陽人少孤養孤志于學善辭章及進士第歷署節度府僚屬入爲職方員外郎薛兼訓帥太原被病代宗授防少尹節度行軍司馬召見慰遣之俄知留後兼太原尹節度使人樂其治詔圖形別殿入爲御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召拜左散騎常侍從德宗奉天進禮部侍郎封東海郡公貞元元年策寶良方正得穆質裴復柳公綽薛登崔郾韋純魏弘簡熊執易等世美防知人時比歲旱策問陰陽侵診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憤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質高第帝見策嘉其初防與知雜御史裴通導驛不引避裴隨其僕設爲相防尹京兆迫使致仕授工部尚書防曰吾與蕭昕子齒而同昕老坐宰相餘忿邪不得志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少保諡曰宣防於詩九工有所感發以機切世敵當時稱之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號鮑謝云

李自良兗州泗水人天寶亂往從兗鄆節度使能元皓以戰多累授右衛率從裨修討賊袁晁積閣至試殿中監事浙東薛兼訓節度府兼訓從太原又爲牙將鮑防代總節度事會回乾元寇防遣大將焦伯瑜等擊之自良曰寇遠來難與爭鋒請築二壘控歸路堅壁勿出求戰不許師老而憤其勢易乘防不聽伯瑜戰百井大敗由是知名焉賊代防表爲軍候自良爲人勳且有謀賊倚信之從討田悅還攻李懷光河中數屢鋒陷功在諸將右貞元三年賊來朝德宗罷兵以自良代之自良以事嫌久不敢當職者多其讓乃授右龍武大將軍入謝帝終以河東近胡謂曰卿於進退事不有禮然守北門無易卿者勉爲朕行乃以檢校工部尚書充河東節度使居治九年舉不想法簡儉易循民不知有軍上下諱附卒于官贈尚書左僕射

蕭昕字中明梁都陽王恢七世孫世居河南再中博學宏辭科調壽安尉累遷

左補闕哥舒翰爲副元帥拒安祿山辟掌書記翰敗僕道走蜀肅宗立奉詔冊見行在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代宗狩陝昕由武關從帝擢國子祭酒建請崇太學以樹教本帝寤其言詔羣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隸業者聽補生員大曆中持節弔回紇回紇特功廷議昕曰乃中國亂非我無以平奈何市馬不時歸我直棄失色昕徐曰國家龜定寇難功雖絲毫不可遺實況隣國乎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連禍又引吐蕃暴我郊甸天舍其衷吐蕃敗北回紇悔懼叩額乞和天子卽舊功則雙馬不得出塞下孰爲失信者回紇大慚因厚禮昕遣使者約和轉工部尚書封晉陵侯德宗出奉天昕年八十餘步出城賊求之急獨竄山谷間僅至奉天還太子少傅爵郡公兼禮部尚書知貢舉久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九十三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懿昕始薦張鎰來瑱在禮部擢杜黃裳高郢裴垕其後鎰與布衣不數年位將相瑒爲將有威名黃裳等繼輔政並爲名宰云

薛播河中寶鼎人曾祖文思官中書舍人播早孤伯母林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子及播兄弟故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爲衣冠光隲累授殿中侍御史遷武功萬年令溫敏而裕與人交有常李栖筠常袞崔祐甫並器之祐甫輔政拜中書舍人出爲汝州刺史坐小累貶泉州再遷至河南尹以禮部侍郎卒贈本曹尚書子公達擢進士第佐鳳翔軍會帥不文書集射設的高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軍莫能中公達執弓矢揖曰請爲公歡射三發連中衆大呼笑帥不喜乃自免去復佐河陽軍以國子助教居東都卒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孤依外家客河朔相衛節度使薛嵩表爲堯山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兩津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暇所乘馬傾諸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楊炎等之權左補闕澤有武力善兵法議者謂有將帥器嘗召對延英德宗嘆其論兵與我意合累遷山南東道司馬就拜節度使每射獵諸將憚其材武數與李希烈戰禽累將張嘉瑜杜文朝梁俊之等賊氣沮縮遂取唐二州貞元三年爲荆南節度使會山南東道副曹王皋卒軍亂則居人以澤威惠著襄漢間復徙山南東道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四年卒年

五十七。贈司空。諡曰成。至帝為徽宗廢朝。

子宗師。字紹述。始為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歸州刺史。徙絳州。始有迹。進諫大夫。未拜卒。始宗師家饒于財。悉散施。烟膏。客。妻子皆不給。宗師笑不答。然力學。多通解。著春秋傳。魁紀公。樊子。凡百餘篇。別集。南多。韓愈。宗師。論議。平正。有經據。書。薦其材云。

王諱字文卿。并州太原人。父之威。為長安尉。與弟之貴。皆有文。諱舉明經。以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大曆中。與李泌俱為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泌見惡於元載。嗣恭。遂殺之。諱。避。載。諱。免。泌。執。政。奏。於。已。有。私。恩。德。宗。許。為。必。報。故。進。諫。給。事。中。浙。西。觀察。使。缺。泌。無。諱。帝。曰。是。朕。為。君。報。德。者。乎。黃。門。要。地。獨。不。留。諱。事。郭。勣。曰。浙。西。賦。入。尤。劇。諱。清。而。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初。州。縣。有。諱。時。勣。未。入。者。十。八。萬。府。史。請。夏。為。進。奉。諱。上。疏。願。獨。以。紆。民。詔。聽。之。貞。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延。齡。以。請。道。貨。錢。四。百。萬。緡。獻。為。美。錢。以。圖。寵。諱。奏。此。諸。州。經。費。大。忤。延。齡。意。改。檢。校。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諱。居。官。以。清。白。稱。然。好。用。刻。深。吏。督。察。其。下。條。約。苛。碎。人。不。聊。云。吳。淩。章。教。皇。后。弟。也。繡。布。衣。與。兄。敵。一。日。賜。官。封。皆。等。而。淩。長。太。威。乞。解。太。子。詹。事。換。檢。校。賓。客。兼。東。令。進。累。左。金。吾。衛。大。將。軍。淩。才。敏。銳。而。謙。長。自。將。帝。數。顧。訪。尤。見。委。信。是。時。令。狐。彰。田。神。功。等。繼。沒。其。下。乘。喪。挾。兵。輒。僣。變。楊。亂。淩。持。節。至。汴。滑。委。悉。慰。說。義。所。欲。為。奏。各。盡。其。情。亦。度。朝。廷。可。行。者。故。軍。中。雖。附。帝。才。其。為。重。之。元。載。當。國。久。復。狀。曰。諱。帝。陰。欲。誅。未。發。也。顧。左。右。無。可。與。計。即。召。淩。圖。之。俄。而。收。載。賜。死。於。是。王。師。揚。炎。王。昂。韓。會。包。佶。等。皆。當。坐。淩。建。言。法。有。首。從。從。不。應。死。一。用。極。刑。帝。德。傷。仁。諱。等。緣。是。得。減。死。丁。後。母。喪。解。職。既。除。拜。右。衛。將。軍。德。宗。初。出。為。福。建。觀察。使。政。動。清。美。譽。四。隣。與。宰相。賈。參。有。憾。參。數。加。短。毀。又。言。淩。風。疾。不。良。趨。走。帝。召。還。驗。其。疾。非。是。緣。是。不。直。參。擢。淩。陝。隴。觀察。使。代。李。真。參。軍。也。宣。武。劉。玄。佐。死。以。淩。檢。校。兵。部。尚。書。領。節。度。使。馳。代。未。至。汴。軍。亂。立。玄。佐。子。士。寧。帝。欲。遣。兵。內。淩。而。參。請。授。士。寧。以。沮。淩。還。為。右。金。吾。衛。大。將。軍。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流。亡。帝。以。通。京。北。尹。韓。皋。罷。之。即。召。淩。

代。事。已。謝。曾。視。事。明。日。詔。乃。下。淩。為。人。強。力。効。儉。聖。聖。未。嘗。擾。民。上。下。愛。向。京。師。苦。宮。市。強。估。取。物。而。有。司。附。媚。中。官。率。阿。從。無。最。爭。淩。見。便。殿。因。言。中。人。所。市。不。便。貧。民。徒。紛。紛。號。議。宮。中。所。須。實。臣。可。辦。若。不。欲。外。吏。與。閹。禁。中。事。宜。料。中。官。高。年。謹。信。者。為。宮。市。令。平。買。和。售。以。惠。衆。議。又。言。掌。閑。驛。騎。飛。龍。內。園。美。華。園。禁。兵。諸。司。雜。供。役。手。資。課。太。繁。宜。有。蠲。省。帝。輒。順。可。初。府。中。易。淩。貴。戚。子。不。便。領。每。有。疑。獄。時。其。將。出。則。適。淩。取。決。幸。急。卒。得。容。歎。淩。叩。鞍。一。視。凡。指。擿。盡。中。其。弊。初。無。留。思。衆。畏。服。不。意。淩。精。裁。遣。如。此。後。史。非。大。過。不。榜。責。召。至。廷。詰。服。原。去。其。下。傳。相。訓。勸。舉。無。稽。事。文。敬。太。子。義。章。公。主。仍。薨。帝。悼。念。厚。葬。之。車。土。治。墳。虞。事。廢。淩。候。帝。閑。餘。言。極。爭。不。避。或。勸。論。事。宜。簡。約。不。爾。為。上。厭。苦。淩。曰。上。明。聖。憂。勞。四。海。不。以。愛。所。鍾。而。疲。民。以。逞。也。顧。左。右。鉗。嘴。自。安。耳。若。反。復。啓。瘡。幸。一。聽。之。則。民。受。賜。為。不。少。獨。舌。阿。旨。固。無。有。如。窮。民。上。訴。臣。云。罪。何。以。能。進。兼。兵。部。尚。書。及。屬。病。門。不。內。醫。巫。不。書。藥。家。人。泣。請。對。曰。吾。以。庸。謹。起。田。畝。位。三。品。祿。仕。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自。古。外。戚。令。終。者。可。數。吾。得。以。天。年。歸。侍。先。人。地。下。足。矣。帝。知。之。詔。侍。醫。數。進。湯。劑。不。復。已。一。飲。之。卒。年。七。十。一。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成。先。是。街。樹。稀。殘。有。司。時。檢。其。空。淩。曰。榆。非。人。所。陸。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淩。已。亡。行。人。指。樹。懷。之。唐。與。后。族。退。居。奉。朝。請。者。猶。以。事。失。職。而。淩。任。中。外。未。嘗。以。罪。過。罷。為。世。外。戚。表。云。淑。子。士。矩。

士。矩。文。學。蚤。就。善。與。豪。英。游。故。人。人。助。為。談。說。開。成。初。為。江。西。觀察。使。裴。軍。修。縱。一。日。費。凡。十。數。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晚。年。纔。九。萬。軍。用。單。匱。無。所。仰。事。聞。中。外。共。申。解。得。以。觀。職。文。宗。弗。窮。治。也。貶。蔡。州。別。駕。諱。官。執。處。其。罪。不。納。於。是。御。史。中。丞。狄。兼。善。建。言。陛。下。擢。任。士。矩。非。私。也。士。矩。負。陛。下。而。治。之。亦。非。私。也。請。遣。御。史。至。江。西。即。訊。使。杜。江。淮。宅。鎮。循。習。意。帝。聽。乃。流。端。州。

鄭。權。汴。州。開。封。人。擢。進。士。第。佐。涇。原。節。度。劉。昌。府。昌。被。病。入。朝。度。其。軍。必。亂。以。權。寬。厚。容。衆。權。主。後。務。昌。去。軍。果。亂。權。挺。身。冒。刃。明。諭。逆。順。殺。首。亂。者。一。軍。畏。伏。德。宗。方。厭。兵。藩。屯。校。佐。得。士。心。者。皆。就。命。之。權。自。試。參。軍。拜。行。軍。司。馬。權。累。河。南。尹。進。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從。德。懷。檢。滄。景。軍。時。討。李。師。道。權。身。將。兵。出。屯。

奏置歸化縣。綏納降附。滄州刺史李宗爽數違命。權勅奏。詔遣之。宗爽以州兵留已自解。憲宗更以爲重。亂代權。滄人懼。共逐宗爽。還京師。有詔新以徇。徙權節度。邪寧。或訟宗爽爲權所誣。左遷原王傅。改右金吾衛大將軍。穆宗立。以左散騎常侍。持節爲回鶻告哀。使以足疾辭。不許。肩昇就道。權識諸魁。然有閹。與可汗爭曲。直持議明壯。虜種異之。使還。三遷工部尚書。用度最優。乃結權幸。求鎮守。於是檢校尚書右僕射。權節度使。多哀寶珍。使吏輸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納焉。人笑之。卒于官。

陸巨字景山。蘇州吳人。元和三年。策制科中第。補萬年丞。再遷太常博士。禮史孟真。練容典。博士降色。訪遠史。倚以僭。會將冊皇太子。草儀。真參議。僞奏巨榜逐之。胥曹失色。遷累戶部郎中。太常少卿。歷充蔡。號蘇四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徙宣歙。太和八年。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巨文明嚴。重所到。以善政稱。初爲兗州。對延英。具陳節度分兵屯屬州。刺史不能制。故易亂。帝因詔屯士得隸刺史。溫州。海。經賊亂。奪官吏半祿代民租。使相沿。更以爲姦。巨還官。全東。緝賊罪。吏畏而賴之。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刻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李復爲鄆滑節度使。奏爲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留者。大將等悅之。詰復請爲重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亟還。乃及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邪。諸將慚。遂出。就坦謝。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內牙中。封府庫。舉軍大恐。坦勸止之。軍乃安。復卒。詔姚南仲代之。盈珍以南仲本書生。易之曰。是將材邪。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若侵之。必不受。我留恐及禍。乃從復喪歸東都。爲壽安令。盈珍果與南仲不相中。幕府多聽死者。河南賊限已。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十日。不聽。坦詣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遇。令傳爾。由是知名。累爲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赤縣尉爲臺所按。京兆尹密殺之。帝遣中人就釋。坦白中丞。請中覆。中人走以聞。

帝曰。吾固宜先命有司。遂下詔。乃釋。數月。遷中丞。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爲進奉。帝因敕。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闕濟美。格詔輸獻。坦勸奏。晟。濟美。白衣待罪。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信者。敕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奈何。以小信失大信乎。帝曰。朕既受之。奈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李錡誅。有司將毀其墓。坦上疏諫止。裴均爲僕射。將居諫議常侍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舊比。均曰。南仲何人。曰。守正而不交權幸者。均怒。遂罷爲左庶子。數月。拜宣歙池觀察使。初。劉闢。張勳。坐誅。兄弘。官晉州。自免去。人莫敢用者。坦奏弘有才行。其弟從闢時。距三千里。宜不通謀。今坐廢。非用人意。因請署判官。帝曰。使張不誅。尙錄其材。況彼兄耶。時江淮旱。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數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益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估遂平。再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平。爲代北水運時。畜異焉。不以獻。事下度支。坦遣吏驗。未反。帝遣之。更遣中人劉崇。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官。豈有司不足信乎。三奏。帝乃止。表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壁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河毀西。受降城。宰相李吉甫。議徙天德。坦以爲城當磧口。得制北狄之要。美水豐草。邊鄙所利。若避河。不過退徙數里。奈何徇一時省費。墮萬世策邪。天德故城。地壞。堊瘠。北倚山。去河遠。烽火無所統接。虜騎唐突。勢不容知。是無故而墮地二百里。故曰非便。城使周懷義。亦以爲言。吉甫不悅。出坦爲東川節度使。數月。懷義憂死。燕重。旰代之。遂徙天德。師人怨。殺重。旰。復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多協。絳藉爲己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治東川。盡蜀山澤。鹽井。權率之籍。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無逃還者。惟請收軍吏閏月糧。助行營。爲人所非。元和十二年。卒。年六十九。贈禮部尚書。舊制。官階勳俱三品。始聽立。戰後。雖轉四品官。非貶削者。載不奪。坦爲戶部侍郎時。階朝議大夫。勳護軍。以當任宣州刺史三品。請立。戰時。鄭餘慶。淹。練。舊章。以爲非。是爲憲司。勅正。詔。罰一月俸。事載自貞元以來。立。戰十八家不應令。並追正之。



閻濟美者，第進士，有長者名。貞元末，蘇婺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徙浙西，爲治簡易，居鎮未嘗增常賦，罷浙西也。方在道，見詔而賈獻無所還，故帝爲言之，尋出華州刺史，入爲秘書監，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諡曰溫。

柳晟，河中解人。六世祖敏，仕後周爲太子太保，父潭，尚和政公主，官太僕卿。晟年十二，居父喪，爲身孝，代宗養宮中，使與太子諸王受學於吳大璋，并子通玄。率十日輒上所學，既長，詔大璋等卽家教授，檢校太常卿。德宗立，晟親信用，事朱泚反，從帝至奉天，自請入京師，說賊黨以攜沮之。帝壯其志，得遣。泚將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皆晟雅故，晟出密詔陳福福逆順，常奉詔受命，約自拔歸。要藉朱既昌告其謀，泚捕繫晟及常，外獄，晟夜半坎垣毀械而亡，斷髮爲浮屠，間歸奉天。帝見爲流涕，乘輿還京師，擢原王府長史，吳通玄得罪，晟上書理其辜，其第止曰：「天子方怒，無貽悔，不聽。」凡三上，帝意解，通玄得減死。晟累遷將作少監，以護作崇陵封河東縣子。授山南西道節度使，府兵討劉闢還，未扣城，復詔戍梓州。軍曹怒，脅監軍謀變，晟聞，疾驅入，勞士卒，既而問曰：「若等何爲成功？」誅驕不受命者。晟曰：「若知劉闢得罪天子而誅之，奈何復欲使後人誅若等耶？」士皆免，賈拜。從所徙入，爲將作監，使回鶻奉冊立可汗，逆謂曰：「屬聞可汗無禮自大，去信自疆，夫禮信不能爲，何足奉中國乎？」可汗諸貴人愕然駭，皆跪伏成禮。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爵爲公。卒，年六十九。詔從官臨弔，贈太子少保，晟敏于辯，下士樂施，唯自與元入朝，賈獻不如詔，爲御史中丞盧坦所勅，憲宗以其賢，置弗暴云。

崔戎，字可大，玄暉從孫也。舉明經，補太子校書郎，判入等，調藍田主簿，辟淮南李鄴府，衛次公代鄴，憲宗稱戎才，故次公倚戎子職，裴度節度太原，署參謀，時王承宗以鎮叛，度請戎往諭，承宗至泣下，乃聽命，入爲殿中侍御史，擢累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劍南爲宣撫使，奏罷稅外薑芋錢，當賦錢者率三之，以其一準繒布，優其估以與民，經招流亡，凡屬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錢，奉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徙兗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

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轡，時詔使尙在，民泣請使請白天子，句戎還，使許諾，戎悉責其下，衆曰：「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鉅賊姦吏十餘輩，民大喜，歲餘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子雍，字順中，由起居郎出爲和州刺史，勵勸以兵劫烏江，雍不能抗，遣人持牛酒勞之，密表其狀，民不知，訴諸朝宰，相路嚴素不平，因是傳其罪，賜死宣州。

唐書卷一百五十九

唐書卷一百六十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八十五

徐呂孟劉楊潘崔章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擢明經有文辭張說稱其才蘇魯山主簿薦爲集賢校理見喜兩五色鵲賦容嘆曰後來之英也進監御史裏行辟幽州張守珪幕府歷河陽令治有績東都留守王倕表署其府民有妄作符命者衆不爲疑浩獨按篆詰狀果詐爲之遷累都官郎中爲嶺南選補使又領東都選肅宗立蘇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手遭難肅速而書法至精帝喜之又參太上皇詔冊龍絕一時授兼尚書右丞浩建言故事有司斷獄必刑部審覆自李林甫楊國忠當國專作威福許有司就宰相府斷事尚書以下未省郎署乖慎郵意請如故便詔可故詳斷復自此始進國子祭酒爲李輔國貶廬州長史代宗復以中書舍人召遷工部侍郎會稽縣公出爲嶺南節度使召拜吏部侍郎與薛邕分典選浩有妾弟冒僞託之邕擬長安尉御史大夫李栖筠劾之帝怒邕歎州刺史浩明州別駕德宗初召授彭王傳進郡公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諡曰定始浩父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貌扶石渴驥奔泉云晚節治廣及領選頗嗜財惑於所嬖卒以敗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父挺之終浙東節度使渭第進士從浙西觀察使李涵爲支使進殿中侍御史大曆末涵爲元陵副使渭又爲判官涵繇御史大夫擢太子少傅渭建言涵父名少康當避宰相崔祐甫其言權司門員外郎御史共勸渭昔涵再任少卿不以嫌今謂少傅爲慢官疑渭爲涵游說乃貶渭歙州司馬貞元中累遷禮部侍郎始中書省有古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還復樂茂人以爲瑞柳渭令貢士賦之帝聞不以爲善又與裴延齡爲姻家擢其子操上第會入閣還私謁之書于廷出爲潭州刺史卒贈陝州大都督四子溫恭儉讓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贄治春秋梁蕭爲文章貞元末擢進士第與韋執誼

厚因善王叔文再遷爲左拾遺以侍御史副張薦使吐蕃會順宗立薦卒於虜虜以中國有喪留溫不遣時叔文秉權與游者皆貴顯溫在絕域不得還常自悲元和元年乃還而柳宗元等皆坐叔文貶溫獨免進戶部員外郎溫藻翰精富一時流輩推尚性險躁驕而好利與寶蓋羊士諤相昵爲御史中丞薦溫知雜事士諤爲御史宰相李吉甫持之久不報溫等怨時吉甫爲宦侍所抑溫乘其間謀逐之會吉甫病夜召術士宿于第即捕士掠訊且奏吉甫陰事憲宗駭異既詰辨皆妄言將悉誅輩等吉甫苦救乃免於是貶溫均州刺史士諤資州議者不厭再貶爲道州久之徙衡州治有善狀卒年四十

恭字恭叔尚氣節喜縱橫孫吳術爲山南西道府掌書記進殿中侍御史終嶺南府判官儉亦爲御史讓太子右庶子皆美材

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曾祖統武后時同州刺史簡舉進士宏辭連中累遷倉部員外郎王叔文任戶部簡以不附離見疾不敢顯黜宰相韋執誼爲徙宅曹元和中拜諫議大夫知國事韓泰韓晞之復刺史吐突承璀爲招討使簡皆固爭詰延英言不可狀以悻切出爲常州刺史州有孟漬久淤簡開治導溉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召爲給事中代李德裕爲浙東觀察使遂抑士族右編人至橫恣不檢及簡一反之農估兼受其弊時謂兩失之以工部侍郎召還初使府得代詔至署留後即行李備觀察浙西始請留故使交政及簡還半道堂牒還之如例乃聽解進戶部加御史中丞戶部有二員判使按者居別一署謂之左戶元和後選委華重宰相多由此進崔羣既相而簡代之故簡意且柄任及出山南東道節度使內不樂政頗嚴峭時有詔置臨漢監以牧馬命簡兼使職簡以親吏陸翰主奏郎關通聞侍輪持之數傲復簡怒追還以士囊斃之家上變發簡姦賊御史劾簡得遺吐突承璀貲七百萬左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司馬以敕令進睦州刺史復徙常州仍太子賓客分司卒簡尤工詩聞江淮間尚節義與之交者雖歿視卹其孤不少喪晚路殊蹙急依佛過甚爲時所誦常與劉伯芻歸登蕭儉碑次梵音者

劉伯芻字素芝兵部侍郎迺之子行修謹淮南杜佑奏署節度府判官府罷召

拜右補闕遷主客員外郎數遇友家飲賦爲章執誼陰勅貶虔州參軍久乃除考功員外郎裴均待之善權累給事中李吉甫當國而均卒不加贈伯芻爲申理乃贈太子少傅或言其妻均從母也吉甫欲按之求補就州刺史稍遷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尚書伯芻風度高嚴善談議而動與時適論者少之

子寬夫寶曆中爲監察御史奏言以王府官攝祠位輕非嚴恭意請以尚書省東宮三品若左右丞侍郎通攝俄轉左補闕陳祐注浮屠書因供奉僧以聞除濠州刺史寬夫勅狀敬宗怒謂宰相曰祐不緣得州諫臣安受此言寬夫曰衆勅姑獨臣草狀應伏誅推言所從恐累國體帝諱其言釋之

子允章字蘊中咸通中爲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古制改國子祭酒又建言羣臣輪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萬刺史萬詔可後爲東都留守黃巢至分司李璣擊尚書印走河陽允章寄治河清巢僭號輒受僞官文書盡用金統遣取印璣所璣不與更悔愧移檄近鎮起兵扞賊璣持印還之後廢于家

楊憑字虛受一字嗣仁號州弘農人少孤其母訓道有方長善文辭與弟凝凌皆有名大曆中踵擢進士第時號三楊憑重交游尚氣節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鄴相友善一時敢慕號楊穆許李歷事節度府召爲監察御史不樂輒免去累遷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觀察使性簡傲接下脫略人多怨之在二鎮尤修汰入拜京兆尹與御史中丞李夷簡素有隙因勅憑江西姦賊及宅不法詔刑部尚書李鄴大理卿趙昌即臺參訊于時憑治第承寧里功役叢煩又曲妓妾於承樂別舍謗議頗譴故夷簡藉之痛撻發欲抵以死既置對未得狀即逮捕故官屬推譴憑家貲翰林學士李絳奏言憑所坐賊不當同逆人法乃止憲宗以憑治京兆有績但貶臨賀尉始德宗時假借方鎮習爲僭僞事夷簡首按憑時以爲宜而緣私怨論者亦不與俄徙杭州長史以太子詹事卒憑所善客徐晦者字大章第進士賢方正擢樞密尉憑得罪姻友憚累無往候者獨晦至藍田慰錢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爲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

知我今忍違邦邪有如公異時爲姦邪譖斥又可爾乎德輿歎其直稱之朝李夷簡遷表爲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舉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後歷中書舍人覆直守正不沈浮於時嗜酒喪明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敬之

敬之字茂孝元和初擢進士第判入等遷右衛曹參軍累遷屯田戶部二郎中坐李宗閔黨貶連州刺史文宗向儒術以宰相鄭覃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楊家三喜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兼祭酒卒敬之書爲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士林一時傳布李德裕尤客賞敬之愛士類得其文章孜孜玩誦人以爲癖雅愛項斯爲詩所至稱之緣是擢上第斯字子遷江東人敬之祖客壩上見閩人濮陽隱閱其文大推挹偏語公卿間會應死敬之爲敬葬

潘孟陽史亡何所人父炎大曆末官右庶子爲元載所惡久不遷載誅進禮部侍郎以病免方劉晏任權炎乃其壻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節晏得罪坐貶澧州司馬時與疾上道不自言于邵高其介申救不見聽孟陽少以蔭登博學宏詞科補渭南尉再遷殿中侍御史公卿多父行及外家賓客故被慰薦擢累兵部郎中貞元末王紹以恩倖進數稱孟陽才權知戶部侍郎杜佑判度支奏以自副時憲宗新立詔孟陽馳驛江淮視財賦加鹽鐵轉運副使并察諸使治否孟陽特與主又氣豪倨從者數百人所至會賓客留連倡樂招金錢多補吏譽望大衰使還罷爲大理卿其後左司郎中鄭敬宣慰江淮帝誠曰朕官中用尺寸物皆有籍唯賑民無所計卿是行宜輸朕意毋若潘孟陽彈財費酣飲游山寺而已元和三年出爲華州刺史遷劍南東川節度使宰相武元衡與孟陽舊復以戶部侍郎召判度支又兼京北五城營田使太府王遂爲

西北供軍使持營田不可至私忿恨更請聞論列帝怒罷孟陽左散騎常侍明年復舊官威其第舍帝微行至樂游原望見之以問左右孟陽懼不敢治而伎腰用度過侈汰人多指怒之病風痺復改左散騎常侍卒贈兵部尚書諡曰康初孟陽爲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

崔元略博州人父敬貞元時終尚書左丞元略第進士更辟諸府遷累殿中侍御史以刑部郎中知御史雜事進拜中丞時李夷簡召爲大夫故詔元略留司東臺改京兆少尹行府事數月遷爲尹徙左散騎常侍初中丞關曠者屬崔植而元略諍謂植入閣不如使御史彈治及宰相以二人進元略果得之植恨恨既當國以元略爲宜撫黨項使辭疾不行植奏不少責無以示羣臣乃出爲黔南觀察使徙鄂岳久乃拜大理卿敬宗初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收貨錢萬七千緡爲御史劾奏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溫造以三司雜治元略素事宦人崔潭峻頗左右之獄具劾兼秩而已俄授戶部侍郎譏謗大興諫官斥元略方勅而還有助元略自解辦乃止京兆劉栖楚又勅元略前進東渭橋縱吏增估物不償直取工徒貳二萬緡詔奪一月俸於是栖楚規相位疑元略妨己路故舉疑似譏染之太和三年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出爲東都留守改義成節度使卒贈尚書左僕射子鉉

鉉字台碩擢進士第從李石荆南爲賓佐入拜司員外郎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學士承旨武宗好蹴鞠角抵鉉切諫帝褒納之會昌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鉉入朝凡三歲至宰相而石猶在江陵澤潞平兼戶部尚書與李德裕不叶罷爲陝隴觀察使宣宗初擢河中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召用會昌故官輔政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博陵郡公鉉所善者鄭肅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肅紹復蒙帝聞之題於殿是時肅爲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相帝不許用爲河南尹它日帝語鉉曰魯去矣事由卿否鉉懼謝罪久之出爲淮南節度使帝錢太液亭賜詩寵之時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肅鉉出兵討擊詔兼宣歙池觀察使既平加檢校司空罷兼使居九年修教一下無復改民以順賴咸通初徙山南東道荆南二鎮

封魏國公肅勸叛自桂管北還所過剽略鉉聞大募兵屯江湘遠賊歸路賊懼更踰嶺自淮而北朝廷壯其忠卒官下

子沆字內融累遷中書舍人韋保衡逐于琮沆亦貶循州司戶參軍僖宗立召爲永州刺史復拜舍人進禮部吏部二侍郎乾符五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听旦告麻大霧塞廷中百僚就班修慶大風雨雹時謂不祥俄改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時王景崇進兼中書令讓其兄景儒求易定節度沆謂魏博盧龍且相援執不可盧攜專政而黃巢勢凌威沆每建裁過多爲攜沮抑賊陷京師匿張直方第遇害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皆舉進士第

元受以高陸尉直史館元和時于臯爲河北行營糧料使元受從之督供饋臯嘗得罪元受逐死橫表

元式始署帥府僚佐累官湖南觀察使會昌中澤潞用兵遷河中拜河東義成節度使宣宗初以刑部尚書判度支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戶部尚書以疾罷卒贈司空諡曰莊大中時又有宰相崔龜從字玄告初舉進士復以賢良方正拔萃三其科拜右拾遺太和初遷太常博士最明禮家沿革問不虛酬定敬宗廟室視辭皇帝不可云孝弟九宮皆列星不容爲大祠大臣薨不於計日輟朝乃在數日外因引貞觀時任瓌卒有司對仗奏太宗責其不知禮岑文本歿是夕罷警嚴張公謹亡哭不避辰日故閔悼之切不宜過時又言三品以上官非經任將相密近不宜輟朝詔皆可其議九宮遂爲中祠再遷至司勳郎中知制誥真拜中書舍人歷戶部侍郎大中四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數徙鎮卒

韋綬字子章京兆萬年人有至性然好不經喪父錢臂血寫浮圖書建中末爲長安尉朱泚亂羸服走奉天拜華陰令佐襄陽于順府數譏諍刺頗橫恣頗不能容薦諸朝三遷職方郎中穆宗爲太子綬入侍讀遷諫議大夫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焉得全書耶綬白之帝喜即賜綬錦綵方太子幼綬數爲偃言以悅太子它日侍太子爲帝道之帝怒曰綬當以經義輔導太子而反語此朕何賴焉外遷虔州刺史穆宗立召爲尚書右丞集賢院學士出入



禁中。怙寵甚。建白帝誕日。百官先詣光順門賀皇太后。然後上皇帝千萬歲壽。詔可。久之。宰相奏古無生日稱賀者。綴議格。時大臣論啓或未決。綴居中助可否。九月九日宴羣臣曲江。綴請集賢學士得別會。帝一順聽。進位禮部尚書。帝問所以振災邀福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祕祝。勅有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至之福。書笑前史如失德以却災。媚神以丐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時帝不德。故託諷焉。俄以檢校戶部尚書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入辭。請門戟十二以行。又乞賜錢二百萬。官子元弼太常丞。帝以舊恩許之。綴率而貪。不能事軍政。綱維亂弛。卒。贈尚書右僕射。帝遣中人弔其家。有司謹通醜。故吏以爲言。改謬醜。不報罷。

唐書卷一百六十

唐書卷一百六十考證

呂渭傳中書省有古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還。復築院人以爲瑞。渭令貢士賦之。帝聞不以爲善。○臣西按舊書云上聞而嘉之。與新書異。

唐書卷一百六十考證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薦字文成早舉絕倫爲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廷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也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調露初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嘗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授岐王府參軍八以制舉皆甲科再調長安尉遷補膳丞四參選判策爲銓府最員外郎員半千數爲公卿稱薦文辭猶青銅鏡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聖聖中上官侍郎劉奇以薦及司馬鍾爲御史性躁下儻蕩無檢罕爲正人所遇姚崇尤惡之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薦多口語詘短時政貶權南刑部尚書李日知訟斥太重得內徙薦屬文下筆輒成浮雖少理致其論著率詆諆蕪穢然大行一時晚進莫不傳記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獄問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爲也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終司門員外郎薦敏銳有文辭能爲周官左氏春秋初爲頭真卿數賞大曆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表薦才任史官詔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以母老辭不就喪除禮部侍郎于邵以聞召充史館修撰兼陽翟尉真卿爲李希烈所拘遣兄子峴及家僕奏事五輩皆留內客省不得出薦上疏曰去正月中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遠告別介副不及陳請屏僮單騎即日載馳冒森鋒於臨汝折元惡於許下捐軀杖義威誦羣凶遂令脅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周會奮發於外章清伺應於內希烈蒼黃窘迫奔固舊穴盡真卿義風所激也真卿逮事四朝爲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盼鉤戟之下呼嗟憤懣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母鍾念幼子目不絕泣求責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並逮捕京師此三人留之無益請寬境上以贖真卿先降詔書分明諭告且希烈知真卿人望不敢加害既無嫌隙但因循未遣耳若歸其親愛賊亦何怪遣一

使哉臣又聞真卿所遣兄子峴及家僕從官奉表來者五輩皆留中其子願等奉表實希一見謹許休辭告以安否疏奏盧杞持之不報朱泚反詭姓名伏匿城中著史通先生傳京師平權左拾遺詔復用杞爲刺史薦與陳京趙需等論杞森惡傾覆不當用入對挺確德宗納之貞元元年帝親郊時更兵亂禮物殘替用薦爲太常博士參綴典儀略如舊章刑部尚書關播持節送咸安公主于回紇以薦爲判官還選工部員外郎久之擢諫議大夫復爲史館修撰方裴延齡用事傷俊良建白無不當帝意薦將疏其惡延齡知之因言于帝曰諫議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君善惡二者不可兼薦改秘書少監延齡必欲以罪斥廢之會遣使冊回鶻毗伽懷信可汗使薦至回鶻還爲監吐蕃贊普死擢薦工部侍郎爲弔祭使薦占對詳辯三使絕域始兼侍御史中丞後大夫次赤嶺被病卒年六十一吐蕃傳其柩以歸順宗立問至贈禮部尚書諡曰憲薦自拾遺至侍郎凡二十年常兼史館修撰初貞元時京師旱帝避正殿減膳薦自限日以應古制及定昭德皇后廟樂遷獻懿二祖定大儀位號大臣附廟鼓吹法莫不參載諸儒謂博而詳所著書百餘篇子又新別有傳孫讀字聖用幼穎解大中時第進士鄭薰辟署宣州幕府累遷禮部侍郎中和初爲吏部選廉精允調官丐留二年詔可榜其事曹門後兼弘文館學士判院事卒

趙涓冀州人幼有文天寶時第進士補鄆城尉稍歷臺省河南王綰引署副元帥府判官德宗初爲衢州刺史始永泰時禁中火近東宮代宗疑之涓以監察御史爲巡使驗治明詔述火所來乃宦人直舍帝在東宮頗德之及治衛不爲觀察使韓滉所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既至滉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罪聞不信也命典吏部選從符梁與元元年卒贈戶部尚書子博宣亦擢進士第舉翰臺選沈於酒傲忽少檢陳許曲環辟署於府久不能堪乃輕受吳少誠金爲反間數言休咎感衆有詔杖四十流康州時人冤之

李紆字仲舒始仕爲校書郎大曆初李季卿薦爲左補闕累遷中書舍人德宗居奉天絲禮部侍郎選爲同州刺史帝次梁紆委城趨行在擢兵部侍郎高邑

伯達言享武成王廟不宜與文宣王等制從之。舒性樂易喜接後進其自奉養頗華裕不爲嚴辭崖檢官雖貴而游縱自如奉詔爲興元紀功述及它郊廟樂章論撰甚多進吏部侍郎年六十二卒贈禮部尚書。

鄭雲達系本秦陽父。爲郿城尉州刺史移職民之暴警者遮道留。詔殺六人探訪使奇之言狀擢北海尉安祿山反縣民孫俊敗市人以應。詔率衆擊殺之改登州司馬李光弼表爲武寧府判官遷沂州刺史。詔降賊李浩五千人終勝州刺史雲達爲人誣譖敢言已登進士第去客燕朔朱泚善之表爲掌書記妻以浴女泚將朝使雲達先入奏同府奏廷玉歸于泚奏貶爲平州參軍。泚代泚將復辟雲達爲判官廷玉與要藉官朱體微宅日與泚從容言泚非長者不可付以兵雲達數漏其語以怒泚故泚論廷玉等皆得罪死泚助田悅雲達諫不從遂棄室自歸德宗悅擢諫議大夫帝在梁雲達依李處威表以禮部侍郎爲軍司馬時時容遠戎略元和初爲京兆尹卒第方達悻悻結徒剽劫父欲殺之不克雲達自劫不能教恐赤臣家詔錮死黔州。

徐岱字處仁蘇州嘉興人世家子於學無所不通辯論明銳座人常屈大曆中劉晏表爲校書郎觀察使李栖筠欽其賢署所居爲復禮鄉名達于朝擢僊師尉禮儀使蔣鎮薦爲太常博士掌禮事從德宗出奉天以膳部員外郎兼博士貞元初爲太子諸王侍讀遷給事中史館修撰帝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輪轉德殿并召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歸于善帝大悅。寶子有差兩宮恩遇無比性篤慎至宮殿中語未嘗近之不談人短宗族孤孺者皆爲婚嫁然各畜自持家管鑰世所譏云卒贈禮部尚書。

王仲舒字弘中并州祁人少客江南與梁肅楊憑游有文稱貞元中賈夏方正高第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不可使入閣帝顧宰相指曰是豈王仲舒邪俄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員外郎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坐累爲連州司戶參軍再徙荆南節度參謀元和初召爲吏部員外郎未幾知制誥楊憑得罪斥去無敢過其家仲舒屢存之將直憲憲貶峽州刺史母喪解服除爲華州刺史州疫旱人徙死幾空居五年里閭增完就加金紫服徙蘇州隄松

江爲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書與民爲期不擾自辦穆宗立每旨仲舒之文可思最宜爲詔有古風召爲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漸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研於其間哉吾久棄外周知俗病利得治之不自愧宰相聞之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權酒利多化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不絕數斛易斗酒仲舒罷酷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舒焚簿書脫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數曰我當減燕樂他用可乎爲出錢二千萬代之有爲佛老法與浮屠祠屋者皆驅出境卒于官年六十二贈左散騎常侍諡曰成仲舒尙義概所居患民廢置自爲科條初若煩密久皆稱其便。

馮伉魏州元城人徙京兆第五經宏辭調長安尉三遷膳部員外郎爲睦王等侍讀李抱真卒伉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羅獯數犯法伉爲著論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鄰授之使轉相教習居七年韋渠牟薦爲給事中皇太子諸王侍讀對殿中賜金紫服進兵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以散騎常侍召領國子祭酒者再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

庾敬休字順之鄧州新野人祖光烈與弟光先不受安祿山僞官遁去光烈終大理少卿光先吏部侍郎父何嘗朱泚反又與弟倬逃山谷不臣賊官兵部郎中敬休擢進士第又中宏辭辟宣州幕府入拜右補闕起居舍人建言天子視朝宰相羣臣以次對言可傳後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則載錄李德裕史官如故事詔可既而執政以幾密有不可露罷之召爲翰林學士文宗將立魯王爲太子慎選師傅敬休以戶部侍郎兼魯王傅初劍南西川山南道歲征茶戶部自遣巡院主之募買入入錢京師太和初崔元略奏責本道主當歲以四萬緡上度支久之逗留多不至敬休始請置院務歸收度支錢乃無通沒又言蜀道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以本道關官職田賑貧民詔可再爲尙書左丞卒贈吏部尚書敬休夷澹多容可不飲酒食肉不還聲色弟簡休亦至工部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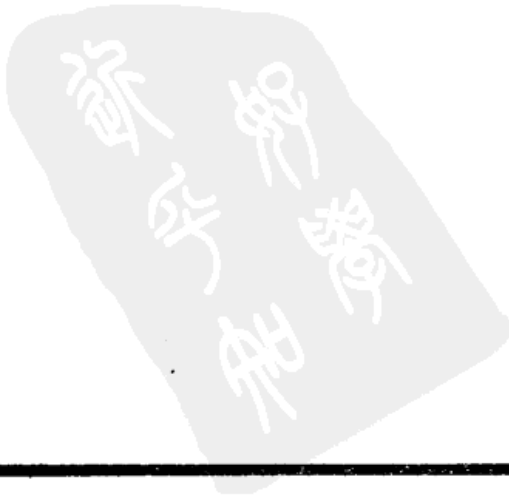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六十一考證

徐岱傳○此傳及王仲舒傳舊書俱入文學傳

馮仇傳○舊書入儒學傳

庾敬休傳○舊書入忠義傳

唐書卷一百六十一考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八十七

姚弋弘 顧章 段呂 許薛 李

姚弋弘，華州下邳人。乾元初，擢制科，授太子校書。遷右補闕。大曆十年，弋弘皇后崩，代宗悼痛，詔近城爲陵，以朝夕臨望。弋弘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其可與靈寢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宮闕，南迫大道，使近而可視，歿而復生，雖宮以待之可也。如令骨肉歸土，魂無不之，雖欲自近，了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也。今起陵目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且匹夫向隅，滿堂不樂，況萬乘乎？天下謂何？陛下諒后以貞懿而終以憂近，臣竊惑焉。今國人皆曰：后陵在邇，陛下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聖德，無益先后。欲寵反辱，惟陛下執計疏奏。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諫言。坐善宰相常哀，出爲海鹽令。浙西觀察使韓琬表爲推官，權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召還，四遷爲御史中丞，改給事中。陝虢觀察使，拜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權橫政，不能運，因毀南仲於朝。德宗感之，俄遣小使程務盈誣表以罪。會南仲裨將曹文洽入奏，知其誣，則晨夜追至其樂驛，及之與同舍。夜殺務盈，投其屍于河，爲二書，一抵南仲，一治南仲冤。且自言殺務盈狀，乃自殺。釋吏以聞。帝駭異，南仲不自安，固請入朝。帝勞曰：盈珍橫卿政邪？曰：不撓臣政，臣應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使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之化，而正師律也。帝默然。乃授尚書右僕射，貞元十九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保，諡曰貞。初，崔位馬少微者，俱在南仲幕府。盈珍之譖也，出位爲遂州別駕。東川觀察使王叔邕希旨，奏位殺之，復出少微補外。使宦官護送，度江投之水云。

官極諫。壬辰，詔書召裴冕等十有三人集賢殿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威德也。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所上封皆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爲祿仕，此忠諫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陛下選授之精，歟？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中豈不有溫故知新，可懲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陛下議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說，堯之囁舌，禹之昌言，豈若是邪？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然則多聞闕疑，不恥下問，聖人之心也。願陛下以堯孔心爲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輪，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師與不惠，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杆軸，擁兵者第館，且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刺，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平暴，百接應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顛，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鰥骨矣。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忍令宗廟有累卵之危，萬姓悼心失圖，臣實懼焉。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霜降，三月苦熱，錯繆顛倒，珍莫大焉。此下陵上替，德離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寧，謹戒以警陛下。宜反躬罪己，旁求賢良者而師友之，黜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廢無用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節用愛人，兢兢乾乾，以徵福于上下，必能使天感神應，反妖災爲和氣矣。又言滅江淮山南諸道兵，以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爲愚，然許即施行，及今未有沛然之詔。臣竊遲之。今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邪徑鳳翔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迫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風竊之盜，而兵不爲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爲無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阨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屏屢之實，充疲人貢賦，歲可以減國租半。陛下豈遲疑於改作，逡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夫瘳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爲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

豈易不俟終日之義邪。俄改太常博士。或言景皇帝不宜爲太祖。及據禮條上。諡呂。雖虛葬。郭知運等無浮美。無隱惡。得褒貶之正。遷禮部員外郎。歷濠舒二州刺史。歲饑旱。鄰郡庸亡什四以上。舒人獨安。以治課加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徙常州。甘露降其廷。卒。年五十三。諡曰憲。及喜暨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之。性孝友。其爲文彰明善惡。長於論議。曉曉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事也。子朗郁。

朗字用晦。由處士辟署江西宣歙浙東三府。元和中。擢右拾遺。建言宜用觀察。使領本道鹽鐵。罷揚鹽管權吏。除百姓之患。不聽。盜殺武元衡。朗請貶京兆尹。誅捕賊吏。因勸罷兵。忤憲宗意。貶興元戶曹參軍。久乃拜殿中侍御史。兼史館修撰。坐與李景儉飲。景儉使酒慢宰相。出爲韶州刺史。召還。再遷諫議大夫。敬宗初。宦官嚴郾令崔發難于下。朗請誅首惡以正常法。王播。路權。近還判鹽鐵。朗違疏論執。遷御史中丞。故事。選御史皆中丞自請。是時崔晃。鄭居中。繇宰相力得監察御史。朗拒不納。晃居中卒改他官。侍御史李道樞醉謁朗。朗勸不度。下除司議郎。會殿中王源植貶官。朗直其枉。書五上不報。即自劾。執法不稱。願罷去。帝遣中人尉諭。不許。文宗初。遷工部侍郎。出爲福建觀察使。創發背卒。贈右散騎常侍。

郁字古風。始生而孤。與朗育於伯父。擢進士第。最爲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元和初。舉制科高等。拜右拾遺。俄兼史館修撰。進右補闕。吐突承璀討王承宗。郁執不可。挺議。堅固。號稱職。擢翰林學士。德輿輔政。以嫌去內職。拜考功員外郎。仍兼修撰。憲宗數德輿乃有佳婿。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儆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俄知制誥。德輿去位。還爲學士。九年。以疾辭。禁近徙秘書少監。屏居鄆卒。年四十。贈絳州刺史。郁有雅名。帝遇之厚。議者亦謂當宰相。共以早世惜之。

子庠。字實府。喪父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及弔客來。輒號慟幾絕。後舉進士。仕至尚書丞。

顧少連。字夷仲。蘇州吳人。舉進士。尤爲禮部侍郎薛平所器。擢上第。以拔萃補

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獨移文獻神。虎不爲害。御史大夫于頔薦爲監察御史。德宗幸奉天。徒步詣謁。授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再遷中書舍人。閱十年。以謹密稱。嘗請徙先兆于洛。帝重違去。詔遣其子往。且命中人護藏葬役。歷吏部侍郎。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連挺笏曰。段秀實劾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歡解之。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爲灼灼名。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能一。少連以法均之。遷吏部尚書。封本縣男。徙兵部。爲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閑田。募耕以便民。閱武力。利鐙仗。號良吏。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敬。始少連攜少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車駕還。授同州參軍。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少遷於學。善文辭。大曆中。與弟正卿同舉。夏卿方正。皆策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仍歲旱。蝗。詔以郎官宰畿甸。授奉天令。課第一。改長安令。轉吏部員外郎。郎中。擢給事中。出爲常蘇二州刺史。徐州節度使張建封疾甚。詔夏卿爲徐泗行軍司馬。且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徐軍立其子情爲留後。召夏卿爲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親。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願當是哉。執誼大慙。轉京兆尹。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尚書。爲東都留守。辭疾。改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獻。夏卿性通簡。好古有遠韻。談說多聞。晚歲將罷歸。署其居曰。大隱洞。與齊映。穆贊。贊弟員友善。雖同遊。終年不見其喜愠。撫孤姪。恩踰己子。爲政務通理。不甚作條教。所辟士如路隋。張賈。李景儉等。至宰相達官。故世稱知人。

正卿。字璿。字茂弘。及進士第。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德裕任宰相。罕接士。唯璿往請。無間也。李宗閔惡之。德裕罷。貶爲明州長史。會昌末。累遷楚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

段平仲。字秉庸。本武威人。隋民部尚書達六世孫。擢進士第。杜佑。李復之節度淮南。連表掌書記。擢監察御史。器落有氣節。嗜酒敢言。是時德宗春秋高。躬自聽斷天下事。有所壅隔。羣臣畏帝苛察。無敢言。平仲常曰。上聰明神武。但臣下

畏怯，自爲循默爾。使我一曰得召見，宜大有開納。會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開倉賑恤。平仲與考功員外郎陳歸被選，同得對。粗陳賑恤事，帝察其意有所畜，以歸在側未言，事訖，平仲方獨進，帝乃并留歸，正色問之，雜以它語。平仲錯愕，不得言，乃謬稱名，帝怒叱去之。蒼黃向曙，後歸趨降招之，乃得去。由是坐廢七年。然名由此顯。元和初，爲諫議大夫，憲宗使吐突承璀討鎮州，亟疏爭，不可及還，無功。又請斬之，再遷尚書右丞。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世推其敢直云。終太子左庶子。

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上，君不降而達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返是而天下之務榮焉幾矣。德宗察察欲折伏臣下，自爲聰明，而治愈疏。段平仲一忤上，蒼惶失對，而猶以取名，何哉？下知所職而上喪其所以爲上也。故聖王屈己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姿儀瓌秀，有器識。始游京師，謁故宰相齊映，映嘆曰：「吾不及識婁郝，殆斯人類乎？」策賢良高第，調安邑尉，辟長春宮判官。李懷光亂河中，輒解去。論惟明節度渭北，表佐其府。惟明卒，王棲曜代之，德宗敕棲曜留元膺自佐，入拜殿中侍御史。歷右司員外郎，出爲鄆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元和中，累擢給事中，俄爲同州刺史。既謝帝，遽問政事，所對詳詰。明日，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謫言，宜留左右，奈何出之？」李藩、裴洎謝，因言陛下及此，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昧死請留元膺給事左右。未幾，兼皇太子侍讀，進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爲大將，入拜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太府卿王遂交相惡，乃除孟陽散騎常侍，遂鄆州刺史，詔辭無所輕重。元膺上其詔，請明枉直，以顯褒懲。江西裴堪按虔州刺史李將順受賂，不覆訊而貶。元膺曰：「觀察使奏部刺史，不加覆，雖當誅，猶不可爲天下法。請遣御史按問，宰相不能奪。」遂拜東都留守，故事留守賜旗甲，至元膺不給，或上言用兵討淮西，東都近賊，損其儀，沮威望。請比華汝壽三州，帝不

聽，并三州罷之，留守不賜旗甲，自此始。都有李師道留邸，邸兵與山棚謀竊發，事覺，元膺禽破之，始盜殺都人震恐，守兵弱不足恃。元膺坐城門，指縱部分，意氣閑舒，人賴以安。東畿西南通鄆，號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趨悍善鬪，號曰山棚。權德輿居守，將羈縻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爲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詔可。改河中節度使，時方鎮多姑息，獨元膺秉正，自將監軍及中人往來者，無不嚴憚。入拜吏部侍郎，正色立朝，有台宰望處事裁宜，人服其有體。以疾改太子賓客，居官始終無嘗缺。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擢進士異等，又第明經，調校書郎。辟武寧張建封府，李納以兵拒境，建封遣使諭止，前後三輩往，皆不聽。乃使孟容見納，數引逆順，納即悔謝，爲罷兵。表爲濠州刺史。德宗知其能，召拜禮部員外郎。公主求補崇文生者，孟容固謂不可，主訴之。帝問狀，以著令對。帝嘉其守，擢郎中，累遷給事中。京兆上言好時風，電害稼，帝遣宦人覆視，不實，奪尹以下俸。孟容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應罰，然陛下遣宦者覆視，案網紀，宜更擇御史一人參驗，乃可不聽。」浙東觀察使裴肅謫判官齊總暴斂，以厚獻厭天子所欲，會肅卒，帝擢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爲衢州刺史。衢大州也，孟容還制曰：「方用兵處，有不及待次而擢者，今衢不他虞，總無功，越進超授，羣議謂何？且總本判官，今詔書乃言權知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初無制授，尤不見其可。假令總有可錄，宜暴課最解中外之惑，會補闕王武陵等亦執爭，於是詔中停。帝召謂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邪？」自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論駁四方知天子開納多士，浩然想見其風。貞元十九年夏，大旱，上疏言陛下齋居損膳，具牲玉，走羣望，而天意未答，豈豐歉有定，陰陽適然乎？竊惟天人文感之際，繫教令順民與否，今戶部錢非度支歲計，本備緩急，若取一百萬緡代京兆一歲賦，則京圻無流亡，振災爲福，又應省察流移，征防當還，未還役作禁錮，當釋未釋，貨通饋送，當免免之，沉滯鬱抑，當伸伸之，以順人奉天。若是而神弗祐，歲弗稔，未之聞也。先是爲裴延齡、李齊運流斥者，雖十年弗內移，故孟容因旱及之。帝始不悅，改太常少卿。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神策軍自與元後日



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臺觀當爲陛下抑豪彊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累遷吏部侍郎盜殺武元衡孟容白宰相曰漢有一級難姦臣寢謀今朝廷無有過失而狂賊敢爾尙謂國有人乎願白天子起裴中丞輔政使主兵柄索賊黨罪人得矣後數日果相度俄以尙書左丞宣慰汴宋陳許河陽行營拜東都留守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保諡曰憲孟容方勁有禮學每所折衷咸得其正好提掖士天下清議上之

第季同始署西川章舉府判官劉闢反棄妻子歸拜監察御史歷長安令再遷兵部郎中孟容爲禮部侍郎徙季同京兆尹時京兆尹元義方出爲鄆坊觀察使奏劾宰相李絳與季同舉進士爲同年才數月輒從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爲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豈臣所助邪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當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帝然之終宣歙觀察使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進士第擢監察御史元和初討劉闢郵傳事叢詔以中人爲館驛使存誠以爲害體甚奏罷之轉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璣林庫廣籍工徒存誠曰此姦人屬名以避征役不可許又神策軍與咸陽尉袁備不平誣奏之備被罰二敕皆執不下憲宗悅遣使勞之拜御史中丞浮屠鑒虛者自貞元中關通賂遺倚官豎爲姦會坐于頓杜黃裳家事逮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保救於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論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卒抵死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仗內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御史臺及按果無實未幾復爲給事中會御史中丞關帝謂宰相曰持憲無易存誠者乃復命之會暴卒帝悼惜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子廷老廷老字商叟及進士第謫正有父風寶曆中爲右拾遺憲宗政日僻嘗與舒元

褒李漢入閣論奏曰比除拜不由宰相擬進恐網紀凌壞姦邪放肆帝屬辭曰更論何事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色變曰興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爲職有聞即應論奏然見外簪材瓦絕多知有所警帝曰已論時進清思院殿中用銅鑑三千薄金十萬餅故廷老等懇言之尋加史館修撰鄭注用事權南節度使鄭權附之悉益公庫寶貨輸注家爲謝廷老表按權罪由是中

人切齒又論李逢吉黨張權輿程甘範不宜居諫爭官逢吉怒會廷老告滿百日出爲臨晉令文宗立召爲殿中侍御史李讓夷數薦之拜翰林學士日酣飲不持檢操帝不悅并讓夷罷之開成三年遷給事中在公卿間侃侃不干虛譽推爲正人卒贈刑部侍郎子保遜第進士擢累給事中保遜子昭緯乾寧中至禮部侍郎性輕率坐事貶礪州刺史

李遜字友道魏申公發之後趙郡所謂申公房者客居荊州始署山南東道掌書記累遷濠州刺史初濠州兵謀殺其將楊騰騰走揚州因滅騰家曹亡剽劫遜至鎗論利害衆釋鎗自歸觀察使言限外浮斂遜一不應入爲虞部郎中由衢州刺史以政最擢浙東觀察使當貞元初福建軍亂前觀察使奏益兵三千屯干境以折閩衝遂爲長戍幾二十年遜署事即停其兵入爲給事中故事天子以時日聽政對羣臣遜奏陛下求治而有所陳當不時上豈宜限以日如是畢歲得望天子者幾何憲宗悅從之遷戶部侍郎代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方討蔡析山南東道爲兩節度以唐鄧隨三州授高霞寓得專攻討而遜督襄復鄧均房五州賦饋之初襄陽兵隸霞寓者多逃還後霞寓戰賊不勝言爲遜所撓帝欲按狀宰相請置不問下遷太子賓客中人誣之更貶恩王傳久乃歷京兆尹國子祭酒以檢校禮部尙書爲忠武節度使時吳元濟始平治條疏類遜召會大衆申嚴約束明諭賞罰上下皆感畏衆遂安遜於爲政抑彊植弱貧富均一所至有績可紀長慶初幽鎮繼亂遜首建誅討計不聽詔以兵萬人會行營即日遣先諸軍至由是進檢校吏部尙書未幾徙節鳳翔過京師以疾求解爲刑部尙書卒年六十三贈尙書右僕射諡曰貞

子方玄字景業第進士裴誼奏署江西府判官有大獄論死者十餘囚方玄刺

審其冤。悉平貸之。累爲池州刺史。鈎檢戶籍。所以差量徭賦者。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盡爲此云。終處州刺史。

遜弟建字杓直。與兄俱客荊州。鄉人爭鬪。不詣府而詣建。平決無頗。母憐其孝。每字之曰。梭子。勸吾食。吾輒飽。進藥。吾意其舉。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珣瑜曰。臣爲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它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順宗立。李師古以兵侵曹州。建作詔諭還之。詞不假借。王叔文欲更之。建不可。左除太子詹事。改殿中侍御史。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宰相有竄定詔議者。亟請解職。除京兆少尹。會遜被讒。建申治之。出爲澧州刺史。召拜刑部侍郎卒。贈工部尚書。初建爲學時。家苦貧。兄造知其賢。爲營丐。使成就之。故遜建皆舉進士。後雖通顯。未嘗置垣屋。以清儉稱。

建子訥字敦止。及進士第。遷累中書舍人。爲浙東觀察使。性疏下。遇士不以禮。爲下所逐。貶朗州刺史。召爲河南尹。時久雨。洛暴漲。訥行水魏王堤。懼漂泊。疾馳去。水遂大毀民廬。議者薄其材。初訥居與宰相楊收接。收欲市訥。冗舍以廣第。訥叱曰。先人舊廬。爲權貴優笑地邪。凡三爲華州刺史。歷兵部尚書。以太子太傅卒。遺命葬不請國簿。避贈諡。詔聽。

唐書卷一百六十二

唐書卷一百六十二考證

獨孤及子。郁始生而孤。與朗育于伯父沔。臣西按此。則郁爲朗之弟。明矣。而舊書謂郁弟明。疑誤。

唐書卷一百六十二考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八十八

孔穆崔柳楊馬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少力學。隱徂來山。永王璘稱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璘民伍瑋敗。知名廣德中。李季卿宣撫江淮。薦爲左衛兵曹參軍。三遷庫部員外郎。出爲涇原行軍司馬。累拜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爲荆襄副元帥。署行軍司馬。俄而德宗狩奉天。行在擢給事中。爲河中陝華招討使。累上破賊方略。帝嘉納。未幾。兼御史大夫。爲魏博宣慰使。巢父辯而才。及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開曉其衆。是時悅久不臣。下皆厭亂。雖然喜曰。不圖今日還爲王人。酒中悅起。自陳騎射工。曰。陛下見用。何敵不摧。巢父曰。若爾。不蚤自歸。乃一劇賊耳。悅曰。能爲劇賊。豈不能爲功臣乎。巢父曰。國方多虞。待子而息。謝焉。數日。田緒殺悅。與大將邢曹俊等聽命。巢父即以緒權知軍務。紓其難。李懷光據河中。帝復令巢父宣慰。罷其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衆忿曰。太尉無官矣。方宣詔。乃謀而合。害巢父。并殺中人啖守盈。初。巢父至。懷光以其使魏博而田悅死。疑其謀出巢父。故軍亂不肯救。帝聞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忠。詔具禮收葬。賜其家粟帛存卹之。從子穆。戡。戰。殲。字君嚴。擢進士第。鄭滑盧羣辟爲判官。羣卒。攝據留務。監軍楊志謙雅自肆。衆皆恐。穆志謙至府。與對榻臥起。示不疑。志謙嚴憚。不敢動。入爲侍御史。累擢諫議大夫。條上四事。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盡墾。四山澤權酷。爲州縣弊。憲宗異其言。中人劉希光受賂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逐爲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穆得副章。不肯受。面質讓之。涉更因左右以聞。穆劾涉結近侍營罔上聽。有詔斥涉峽州司馬。宦寵側目。人爲危之。穆自以適所志。軒軒甚得。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寢不下。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鞠狀具。京兆尹左右之翻其情。穆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尋尹三月。俸。再遷尚書左丞。信州刺

史李位好黃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重謀上急變。捕位勅禁中。穆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請付有司。詔送御史臺。穆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故出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縹菜蛤蛤之屬。穆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歷大理卿。國子祭酒。會嶺南節度使崔詠死。帝謂裴度曰。書輪罷縹菜者。誰歟。今安在。是。可往。爲朕求之。度以穆對。即拜嶺南節度使。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入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衣食。穆乃倍其俸。約不得爲貪暴。稍以法繩之。南方嚮口爲貨。掠人爲奴婢。穆峻爲之禁。親吏得嬰兒於道。收育之。穆論以死。由是閭里相約不敢犯。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百餘族才可用。之。裏無告者。女子爲嫁遣之。著船舶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閱貨宴。所餉犀排。下及僕隸。穆禁絕。無所求索。舊制海南死者。官籍其實。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穆以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爲限。悉推與。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虜掠。幸有功。乃請合兵討之。穆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穆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改右散騎常侍。還爲左丞。以老自乞。雅善韓愈。謂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之果。穆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即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責。何特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嗟嘆。即上疏言。臣與穆同在南省。數與穆相見。其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穆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穆大夫七十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七十盡許致仕。今穆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不報。以禮部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如漢徵士禮。卒。年七十三。贈兵部尚書。諡曰貞子。遺孀溫裕。仕爲天平節度使。遺孀子緯。

緯。字化文。少孤。依諸父。多與有名者游。才譽蚤成。擢進士第。東川崔慎由表置幕府。從崔鉉淮南。復從慎由守河中。再遷觀察判官。宰相楊收薦以長安尉直



弘文館遷監察御史。進禮部員外郎。兼集賢直學士。母喪解還。爲右司員外郎。趙隱言其才。拜翰林學士。俄知制誥。頻遷戶部侍郎。擢御史中丞。韓方雅疾惡若讐。中外聞風。未繩輒肅。三遷吏部侍郎。權要私謁至盈几。一不省。當路不悅。改太常卿。從僖宗西到蜀。以刑部尚書判戶部。蕭遘雅不喜。坐調度不給。改太子少保。及帝避朱玫。次陳倉。惟黃門衛士數百。乘輿詔拜韓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時羣臣歸次盤屋。爲監剽脅。衣囊略盡。韓謁宰相。欲有所論。遘與裴澈德田令孜。不欲行。辭不見。韓召御史曰。吾等身被恩誼。不辭難。今詔羣臣皆不至。夫與人布衣游。猶緩急相卹。況於君乎。且泣下。御史亦辭方寇。斂巧衣食。請辦一日費而行。韓曰。吾妻疾。旦暮盡。丈夫豈以家事後國事乎。公善自謀。吾行決矣。往見李昌符曰。詔書再至。而羣臣未行。僕大夫也。不敢後。願假兵護送天子所。昌符具資裝送之。既及行在。韓策攻必反。建言關邑。既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梁州。即日去陳倉而攻兵至。韓言。幾不脫。進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平。從帝還。領諸道鹽鐵轉運使。累遷尚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啓運。保又功臣。鐵券恕十死。又賜天興良田。善和里第各一區。兼京畿管田使。昭宗即位。進司空。以太學焚殘。乃兼國子祭酒。完治之。加司徒。封魯國公。帝將郊。見中尉樞密使索宰相朝服。有司白中人無衣冠。助祭事。中尉怒。責禮官必得。韓言。中人不朝服。國典也。陛下欲假借之。則請以所兼官爲之服。諫官固執。帝召謂曰。方舉大禮。爲我容之。進兼太保。時天武都頭李順節。疏暴人也。以浙西節度使兼平章事。臺史白已謝。當班見百官。韓判止之。明日。順節感服至。則無班。快快去。他日見韓。以爲言。韓曰。固疑公見望也。且百辟卿士。天子廷臣。班見宰相。以宰相爲之長。公提天武健兒。據堂受禮。安乎。必欲用之。去都頭乃可。順節怒。不最言。張濬將伐太原。帝不決。以問韓。韓助濬。既濬敗。坐傳言。出爲荆南節度使。俄貶均州刺史。二人皆密結朱全忠。全忠爲請。詔聽所便。乃屏居華陰。李茂貞入殺章昭度。帝惡大臣朋比。與藩臣交。更召韓入朝。再擢吏部尚書。以司空門下侍郎復輔政。使者數勸力疾到京師。見帝。嗚咽流涕。自陳衰疾。不任事。乞歸田里。帝動容。詔使者送韓至堂視事。會天子出次石門。從至莎城。

以病還都。家人召醫視。韓曰。天下方亂。何久求生。不肯服藥。卒。贈太尉。

韓字勝始。進士及第。補修武尉。以大理評事佐昭義李長榮節度府。長榮死。盧從史自別將代之。留署掌書記。從史稍得志。益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結。欲久連兵以固其位。韓始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始若受其言。後僣蹇不軌。韓遂以疾歸洛陽。未幾。李吉甫鎮揚州。表置幕府。韓未應。從史曰。是欲舍我而從人邪。即誣以事。奏三上詔以衛尉丞分司東都。自貞元後。帥鎮勅奏條佐。不驗輒斥。至是。給事中呂元膺執不可。憲宗遣使諭曰。朕非不知。行用之矣。未幾。卒。年五十七。從史敗。追贈司勳員外郎。

韓字方舉。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韓擢明經。書判高第。爲校書郎。陽翟尉。累遷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昭義判官徐孜。故嘗助盧從史爲跋扈者。從史敗。孟元陽代。欲復用之。韓移書昭義。前繫孜。乃上列其狀。帝怒。流孜播州。韓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始朱泚以彭偃爲中書舍人。偃子充符得。不死。辟鄜坊府。或薦其能。召還京師。韓謂京兆尹裴武曰。泚所下詔。令皆偃爲之。悖逆子不爲。竄獸伏。乃于魯求進乎。子盡效季孫行父逐莒僕。以勉事君者。武即逐出充符。拜京兆少尹。再遷爲湖南觀察使。召授右散騎常侍。京兆尹。歲旱。文宗憂甚。戰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澍。帝悅。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子溫業。

溫業字遵志。擢進士第。大中時。爲吏部侍郎。求外遷。宰相白敏中願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後爲太子賓客。

穆寧懷州河內人。父元休。有名。開元間。獻書天子。擢懷師丞。世以儒聞。寧剛正。氣節自任。以明經調鹽山尉。安祿山反。署劉道玄爲景城守。寧募兵斬之。懷州縣并力捍賊。史思明略境。郡守召寧。寧東光令禦之。賊遣使誘寧。寧斬以徇。郡守恐。怒賊令殺死。即奪其兵。罷所攝。始寧過平原。見顏真卿。書商賊必反。及是。聞真卿拒祿山。即遣真卿書曰。夫子爲衛君乎。真卿喜。署寧河北採訪使。寧以患屬其母弟曰。苟不支嗣。足矣。即馳謁真卿曰。先人有嗣矣。我可從公死。既而賊攻平原。寧勸固守。真卿不從。夜亡過河。見肅宗行在。帝問狀。真卿對不用。

穆軍官故至此帝異之馳驛召軍將以諫議大夫任之會真卿以直忤旨軍亦罷上元初爲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住埔橋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撤取資糧事不與光弼怒召軍欲殺之或勸軍去軍曰避之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逃罪乎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師衆數萬爲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閉廩不救欲濟吾兵邪答曰命軍主糧者救也公可以撤取乎今公求糧而軍專饋軍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時重其能守官累遷鄂岳西都團練及租庸鹽鐵轉運使當是時河漕不通自漢河徑南山以入京師淮西節度使李忠臣不奉法設戍逼以征商賈又縱兵剽行人道路幾絕與軍來淮爲治憚軍威掠劫爲衰漕賈得通坐杖死河州別駕貶平集尉大曆初起爲監察御史三遷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治有狀後刺史疾之以天寶舊版校見戶妄勅軍多連亡貶泉州司戶參軍事于質訴其枉三年始得通詔御史覆視實增戶數倍召入拜太子右諭德軍性不能事權右毅然寡合執政者惡之雖直其輕猶置散位軍默不樂喟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又可以進乎遂移疾滿百日屢奏親友強之輒復一朝德宗在奉天奔詣行在擢秘書少監改太子右庶子帝還京師乃曰可以行吾志矣即罷歸東都以秘書監致仕卒軍居家嚴事寡姊甚善撰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疾病不嘗藥時稱知命四子贊質質軍之老贊爲御史中丞質右補闕員侍御史贊監察御史皆以守道行館驛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尙韓穆二門云贊字相明權累侍御史分司東都陝隴觀察使盧岳妻分贊不及妾子妾訴之中丞盧召欲重妻辜贊不聽召與宰相賈至共誣贊受金捕送獄第實上寬狀詔三司覆治無之猶出爲郴州刺史參政召爲刑部郎中對延英擢御史中丞裴廷齡判度支屬吏受賂具獄欲曲貸吏贊執不可廷齡白贊深文貶饒州別駕久之拜州刺史憲宗立進宣徽觀察使李于官贈工部尙書

後論吐突承璀不宜爲將憲宗不悅改太子左庶子坐與楊憑等出爲開州刺史卒

員字與直工爲文章杜亞留守東都署佐其府蚤卒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爲醅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實爲乳腐云

崔邠字處仁貝州武城人父僅三世一疊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至德初獻賦行在肅宗異其文位吏部侍郎邠第進士復擢賢良方正授渭南尉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姦以餽亮知名由中書舍人再遷吏部侍郎性溫裕沈密行己又簡儉憲宗器之裴均亦薦邠材可宰相會病遂不拜久乃爲太常卿知吏部尙書銓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與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以母憂解卒于喪年六十贈吏部尙書諡曰文簡第鄭鄩鄩字廣略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中進士第補集賢校書郎累遷吏部員外郎下不敢欺每擬吏親挾格褒貶必當寒遠無留才三遷諫議大夫穆宗立荒于游畋內酣蕩所瞻不能朝鄩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膏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謝遷給事中敕宗嗣位拜翰林侍讀學士旋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讀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怒曰朕少聞當讀益高餞適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知有嚮備意帝重咎謝咸賜錦幣鄩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爲十篇上之以便觀省遷禮部侍郎出爲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則奪吏奉助輸歲率八十萬鄩曰吏不能贍私安暇卹民吾不能獨治安得自封卽以府常費代之又詔賦畧輸太倉者歲數萬石民困於輸則又輦而致之河鄩乃旁流爲大教受粟實而注諸槽民悅忘輸之勞改鄂岳等州觀察使自蔡人叛鄂岳常苦兵江湖盜賊頗行鄩修治鎧仗遠蒙衝駭退窮寇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又觀察浙西遷檢校禮部尙書卒于官贈吏部尙書諡曰德鄩不藏貲有輒周給親舊爲治其昏喪居家怡然不訓子弟子弟自化室處

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馴難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者也聞者服焉五子瑤瑰瑾珮瑤瑤任禮部侍郎浙西鄂岳觀察使瑾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瑰珮俱達官擢進士累遷至左金吾衛大將軍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閱旬李訓亂約死於難世謂鄧之亡崔氏積善報也贈禮部尚書

鄆及進士竊補渭南尉累除刑部郎中出副杜元穎西川節度府召入爲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再遷吏部侍郎由宣歙觀察使入爲太常卿文宗末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罷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宣宗初以檢校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節度淮南卒于軍崔氏四世總麻同疊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鄆鄆凡爲禮部五吏部再唐與無有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數曰鄆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卽其里爲德星社云

柳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與吾門者此兒也因小字起之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補校書郎間一年再登其科授渭南尉歲歉饑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豐乃復或問之答曰四方病饑獨能飽乎累遷開州刺史地接夷落寇常逼其城吏曰兵力不能制願以右職署渠帥公綽曰若同惡邪何可撓法立誅之寇亦引去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武元衡節度劍南與裴度俱爲判官尤相引重召爲吏部郎中憲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公綽奏太醫箴以諷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高卑以均人謹好愛能保其身清靜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浹肌膚於外好愛在耳目誘心知於內端潔爲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吒傷氣不養其外爾脩所忌人乘氣生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真智實誘情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克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太醫敢告諸御

天子高其才遣使謂曰卿言氣行無間陳不在大愛朕深者當置之坐隅踰月拜御史中丞公綽本與裴垍善李吉甫復當國出爲湖南觀察使以地卑溼不可迎養求分司東都不聽後徙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璣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卽請自行許之引兵度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謂曰公所以屬轅賓駑豈非兵事邪若穢戎容則兩郡守耳何所統壹哉以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卽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授之選兵六千屬焉戒諸校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被用畏威遂盡力當時服其知權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婦人敖蕩者沉之江軍中感服曰中丞爲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元和十一年爲李道古代還除給事中李師道平遣宣諭鄆州復命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卽時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旣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以母喪去官服除爲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兼御史大夫長慶元年復爲京兆尹時幽鎮用兵補置諸將使驛係道公綽奏曰比館遞匱乏驛置多闕敕使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黃綠者不下十數吏不得視券隨口輒供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絕請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吏得紓罪宦官共惡疾之改吏部侍郎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弘遣子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司省候是謂異禮宜力疾以見公卿安可臥令子姓傳言邪弘懼挾扶以出改禮部尙書以祖諱換左丞俄檢校戶部尙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其廢馬害圉人公綽殺之或言良馬可愛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寶曆元年就遷檢校左僕射牛僧孺罷政事爲武昌節度使公綽具軍容伏謁左右諫止之答曰奇章始去台宰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有道士獻丹藥問所從來曰自薊門時朱克融方叛遽曰惜哉藥自賊境來雖驗何益卽棄藥而逐道士入爲刑部尙書俄拜邠寧節度使先



是神策諸鎮列屯部中不聽本道節制故虜得窺間公緯論所宜因詔屯營緩急悉受節度復爲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嫂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緯曰尊卑非關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遂減論太和四年爲河東節度遭歲惡擢節用度餼軍飲食與士卒鈞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所過皆厚勞飭兵以防襲奪至太原公緯獨使牙將單騎勞問待以至意關牙門令譯官引謁宴不加常暢德之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陘北有沙陀部勇武喜關爲九姓六州所畏公緯召其酋朱邪執宜治廢柵十一募兵三千留屯塞上其妻母來太原者令夫人飲食問遺之沙陀感恩故悉力保鄣以病乞代授兵部尚書不任朝請忽爾左右召故吏章長衆謂屬諉以家事及長至乃曰爲我白宰相徐州專殺李聽親吏非用高瑀不能安因瞑目不復語後二日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保諡曰元公緯居喪毀墓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謹甚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外兄薛官早卒爲育其女嫁之嘗曰吾莅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昌乎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善取士如許康佐鄭朗盧簡辭崔瑒夏侯孜李拭章長皆知名顯貴云

子仲鄧字諱蒙母韓即事女也嘗訓子故仲鄧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嚙以助勤長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爲韓愈咨賞元和末及進士第爲校書郎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數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入爲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有禁卒經里人斫父墓柏射殺之吏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右補闕蔣係等不省仲鄧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刑有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復爭遂獨詔京兆杖之不置朝廷嘉其守會昌初累轉吏部郎中時詔減官冗長者仲鄧條簡汰日損千二百五十員議者厭伏遂左諫議大夫武宗延方士築望仙臺累諫諱切帝遣中人愧諭御史崔元藻以覆按吳湘獄得罪仲鄧切諫宰相李德裕不爲嫌奏拜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私製者北司吏入累違約仲鄧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會廢淫屠法盡壞銅象爲錢仲鄧爲鑄錢使吏請以字識錢者不答既淮南鑄會昌字久之僧反取爲鐘餞云中書舍人紇于果斬甥劉朗歐其母朗爲禁軍校仲鄧不待奏即

捕取之死杖下宦官以爲言改右散騎常侍知吏部銓德裕頗抑進士科仲鄧無所拘是時以進士選無受惡官者又嘗調者持關簿令自閱即擬唱更無能爲姦宣宗初德裕罷政事坐所厚善出爲鄭州刺史周墀鎮滑而鄭爲屬郡高其績及入相薦授河南尹召拜戶部侍郎墀罷宅宰相惡仲鄧左遷秘書監數月復出河南尹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輩輩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焉可類乎擢劍南東川節度使大吏邊章簡挾勢肆食前帥不能制仲鄧因事殺之官下肅然居五年召爲吏部侍郎俄改兵部領鹽鐵轉運使有劉習者以藥術進詔署鹽官仲鄧以爲習有本色官若委錢穀名分不正帝悟乃賜緡還遣大中十二年辭疾以刑部尚書罷使轉戶部封河東縣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南鄭令權弄以罪仲鄧杖之六日死貶雷州刺史頃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虢州刺史以檢校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會盜發父墓棄官歸華原徙華州刺史不拜咸通五年爲天平節度使初仲鄧爲諫議大夫後每還必鳥集升平第庭樹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及是不復集卒於鎮仲鄧方嚴尙氣義事親甚謹李德裕貶死家無祿不自振及領鹽鐵遂取其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宰相令孤綯持不可乃移書開諭綯感悟從之每私居內齋束帶正色服用簡素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再爲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於摘貪吏濟羸弱每旱潦必貸贖蠲負里無遺家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斥粟爲婚嫁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第其迹略相同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鄧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鈔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真無行字子璣璣璧珙

璣字韜玉學不營仕著春秋三氏異同義又述天祚長曆斷自漢武帝紀元爲編年以大政大祥異僭叛戰伐隨著之閭位者附見其左常謂杜征南春秋後序述紀甲曆爲得實自餘史家皆差璣係以爲然終著作郎璣字文玄大中中與璣繼擢進士皆秀整而文杜牧李商隱稱之杜悰鎮西川表在幕府久乃至會悰徙淮南歸其積俸璣不納悰舉故事爲言卒辭之以藍



田尉直弘文館遷右拾遺而給事中蕭倣鄭絳謂珪不能事父封還其詔仲野辭其子買成謀職爲不可謂不孝則詔勸就養詔可始公絳治家埒韓滉及陸贄士人愧悛終衛尉少卿

韓字實玉馬植鎮汴州辟管書記又從李璣桂州規止其不法璣不聽乃拂衣去未幾璣亂植右補闕再轉屯田員外郎僖宗幸蜀授翰林學士累遷右諫議大夫

珪以明經補秘書正字由書判拔萃累轉左補闕高湜再鎮昭義皆表爲副權刑部員外郎湜貶高要尉珪三疏申理湜後得瘞瘞數以爲其言雖自辨不加也出爲懷南節度副使府中橋熟既食乃納直於官黃巢陷交廣逃還除起居郎累入京師奔行在再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脩國史拜御史大夫直清有父風昭宗欲倚以相中官譖珪煩碎非廊廟器乃止坐事貶鹽州刺史卒光化初帝自華還詔復官爵珪書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它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戚則人親族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夫士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它人用己無善而望它人愛猶農夫幽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殺可乎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己以孝弟爲基恭默爲本畏怯爲務勤儉爲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儒來莅官則繁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愛與禍不備繁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瑄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髻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大乎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咸實爲名閥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還尚書之先爲婿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聘并其家無以爲衣食資顧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

至曰女福厚豐必有令匹子孫將通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齋裝以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譽如返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遠客不二羹飯夕食鮑鮑而已皆保重名於世承寧王相國涯居位賈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銀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女惜但叙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叙爲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爲郎更妻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買相國錄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展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齎銀器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賈爲數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玩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家忠於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矣賈之奴害客于牆廡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得乎舒相國元與李繁有隙爲御史鞠譴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今世人咸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事歟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醴醬可一日無哉其大概如此

公權字載懸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擢進士第李聽鎮夏州表爲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公綽嘗寓書宰相李宗閔言家第本志儒學先朝以待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從散秩乃改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復召侍書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書夜召對子亭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從幸未央宮帝駐蹕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春而衣已給公權爲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富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

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傳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常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諄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異日與周擇同對論事不阿擇爲惴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爲學士始制誥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召問得失因言郭耽領邠軍而議者頗有臧否帝曰耽尙父從子太皇太后季父官無玷郵自大金吾位方鎮何所更議答曰耽誠勳舊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平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疑嫌間不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是日帝命中宮自南內送女還敗家其忠益多類此遷學士承旨武宗立罷爲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引爲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李德裕不悅左授太子詹事改賓客累封河東郡公復爲常侍進至太子少師大中十三年天子元會公權稍耄忘先輩臣稱賀占奏忽謬御史劾之奪一季俸議者恨其不歸事咸通初乃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公權博賈經術於詩書左氏春秋國語莊周書尤遷每解一義必數十百言通音律而不喜奏樂曰聞之令人驕忘其書法結體勁媚自目一家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它學士亦屬繼帝獨顧公權者以爲詞情皆足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尙也其遷少師宣宗召至御座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三體奇秘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爲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書書京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自爲得意凡公卿以書取遺畫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書貯盂孟一箇廉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臣獨者公權笑曰銀盂羽化矣不復詰唯研筆圖籍自備稅之

暴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劾發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載不敢怨道吏厚謝預知其終自爲墓銘子公器公度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彊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位光祿少卿公器生遵遵生煥別有傳

道平詔宣慰滑青朝廷始議分其地而劉悟節度滑州未出鄆於陵趣使上道  
還奏帝悅其能會浙西觀察使李錡死皇甫鏘素忌於陵薦以代錡帝不之可  
穆宗立遷戶部尚書為東都留守數上疏乞身不許授太子少傅弘農郡公  
俄以尚書左僕射致仕詔賜實錄不受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節度節操堅  
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太和四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司空諡曰貞孝四  
子景復仕至同州刺史紹復中書舍人師復大理卿中子嗣復位宰相自有傳  
馬總字會元系出扶風少孤養不妄交游貞元中辟署滑州姚南仲幕府監軍  
薛盈珍輕南仲不法總坐貶泉州別駕盈珍入用事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  
誅之會刺史穆贊保護乃免徙恩王傳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廉清  
不悅用儒術教其俗敗事嘉美穆贊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劉著唐德以明  
伏波之裔徙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十二年兼御史大夫副襲度宣  
慰淮西吳元濟為彰義節度留後蔡人習偽惡相掉許猶戾有夷貊風總為  
設教令明賞罰唐治洗汰其俗一變始奏改彰義為淮西尋擢拜淮西節度使  
徙忠武改華州防禦鎮國軍使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為一道除總節度賜號  
天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  
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鎮二年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為戶部尚書總篤學雖吏  
事愆愆書不去前論著頗多卒贈右僕射諡曰懿

贊曰果父特正義觸羣不肖謀不以權遂喪其身事鄆皆所謂邦之司直者後  
世卒善衍公諱仁而勇於陵方重總沈懿皆有大臣風才堪宰相而用不至果  
時有不幸邪穆崔柳代為孝友聞家君子之澤遠哉

唐書卷一百六十三

唐書卷一百六十三考證

崔師傳父僊○宰相世系表作僊

柳公諱傳其廬馬審國人公諱殺之○臣四按諱愈與公諱審此事在元和用  
兵時今敘在長慶三年將山南東道節度時與舊書同誤

唐書卷一百六十三考證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八十九

歸奚三崔盧二薛衛胡丁二王殷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權明經遺父喪孝聞鄉里嗣國子直講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授左拾遺肅宗次靈武再遷起居郎贊善大夫史館修撰兼集賢殿校理修國史儀注以貧求解歷同州長史潤州別駕未幾有事橋陵建陵召還參掌儀典改主客員外郎復兼修撰代宗幸陝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時百官朝朔望皆服袴襪崇敬非之建言三代遠漢無其制隋以來始有服者事不稽古宜停詔可又言東都太廟不當置木主按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栗主則廢桑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本武后所建以祀諸武中宗去主存廟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且商遷都前八後五不必每都別立神主也若曰神主已經奉祀不得一日而廢則桑主以虞至練祭而埋之明是不然時有方士巨彭祖建唐家土德請以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雜議崇敬議禮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祀黃帝黃帝於五行爲土而火爲母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月月則否彭祖率韓侯說事詭不經不可用又議五人帝於國家爲前後無君臣義天子祭宜毋稱臣祭而稱臣於天帝無異又春秋釋奠孔子祝版皇帝署北面揖以爲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於師陶父行東面之禮事皆施行大曆初授倉部郎中充弔祭冊立新羅使海濱風濤舟幾壞崇敬謀以單舸載而免答曰今共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哉少選風息先是使外國多齎金帛實囊所無崇敬囊惟金衣東夷傳其清德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八年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亂廣州監察御史憚之請望祀而還崇敬正色曰君命豈有畏邪遂往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雍水環綠如璧然以喻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往禮爲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

或曰璧沼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雍豐臺號三雍宮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唯有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威辟雍獨闕讀以國子監爲辟雍省祭酒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業者柯籙大版今學不教樂於義無當請以祭酒爲太師氏位三品司業爲左師右師位四品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顧門廢棄傳受義絕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章疏講解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形容莊重可爲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差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律館算館助教皆罷罷教授法學生謁師費用腰脩一束酒一壺衫布一絁色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斟酒三爵止乃發篋出經摺衣前讀師爲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哺請益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既生徒及第多少爲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擯楚之國子移禮部爲太學生太學又不變從之四門四門不變從本州之學復不變移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請罷帖經於所習經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爲通策三道以本經對通二爲及第其孝行聞鄉里者舉解具言試日義闕一二許兼收焉天下鄉貢如之習業考試並以明經爲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有詔尙書省集百官議皆以習俗久制度難分明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官世職者稱氏國學非世官不得名辟雍省太師氏大抵憚改作故無施行者坐史給粟錢不實貶饒州司馬德宗立召還復拜國子司業稍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充皇太子侍讀又兼晉王元帥參謀封餘姚郡公田悅李納亂命持節宣慰稱旨表歸上冢龍賜綸帛饒生以爲榮遷工部尙書仍前職年老以兵部尙書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尙書左僕射諡曰宣論撰數十篇子登

登字冲之事繼母爲孝大曆中舉孝廉高第貞元初策實夏爲右拾遺裴廷幹得幸德宗欲遂以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寬吾名嘗建



之下君難獨處故同列有所諫正輒聯署無所回諱轉右補闕起居舍人凡十五年候類有出其下而進趨自喜得顯官惟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遠權勢終不以淹曉概懷遷兵部員外郎順宗爲皇太子登父子侍讀及即位以東宮恩超拜給事中遷工部侍郎復爲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從左散騎常侍入謝憲宗問政所先登知帝密而果于斷勸順納諫爭內外傳爲讜言後判國子祭酒事進工部尚書累封長洲縣男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少師諡曰憲登性溫恕家僮爲馬所踐答折馬足登知不加責有遺金石不死藥者給曰已嘗及登服幾死詔之乃未之嘗人皆爲怒而登不爲愠常慕陸象先爲人世亦許其類云子融

融字章之元和中及進士第累遷左拾遺事文宗爲翰林學士進至戶部侍郎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火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勅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利生人受敝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代貧民租入詔不從置錢河陰院以虞水旱初戶部員外郎盧元中左司員外郎判戶部案姚康受平糶官秦季元絹六千匹貨乾沒錢八千萬俱貶南尉數年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子弟受賂三百萬未入者半帝問融益所犯與盧元中姚康孰甚對曰元中等枉失庫錢益所坐子弟受賄事異法輕故益止貶梧州參軍融遷京兆尹李固言爲相惡之徙秘書監固言罷權知兵部侍郎歲闌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東川還歷兵部尚書累封晉陵郡公會昌後儒臣少朝廷禮典多本融議辭疾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大中七年卒贈尚書左僕射

奚陟字殷卿其先自譙毫西徙故爲京兆人少篤志通羣書大曆末擢進士文辭清麗科授弘文館校書郎德宗立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使吐蕃陟自副以親老辭不拜楊炎輔政召授左拾遺居親喪毀瘠過禮朱泚反走間道及車駕于興元拜起居郎翰林學士不就職賊平改太子司議郎歷金部吏部員外會左右丞缺轉左司郎中貞元八年遷中書舍人於是江南淮西皆大水詔陟勞問循慰所至人人便安中書吏倚宰相勢常姑息獨陟遇之無假借先是右

省雜給職田粟主事與拾遺等陟以率稍爲率由是吏官有差中書令李晟有紙筆猥料積于省宅日以遺舍人而雜事舍人常私有之陟均舍寮無厚薄雖細務皆身親其勞久益羸力人以爲難遷刑部侍郎京兆尹李充有美政裴延齡惡之誣劾充比陸贄數遺金帛當抵罪又乾沒京兆錢六十八萬緡請付比部鉤校時中崔元翰怨贄搆延齡指連繫撓掠甚急內以險文陟持平無所上下具獄上且言京兆錢給縣館傳錄以度支符用度略盡充既免元翰不得意以患死陟尋知吏部選事遷侍郎銓綜平允時謂與李朝隱略等不能撓發清明如裴行儉盧從愿也十五年病癰帝遣醫療視救曰陟賢臣爲我善治之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陟少自底厲著名節常薦權德輿爲起居舍人知制誥楊於陵爲郎中其後皆有名字敬玄位左補闕

崔衍字著深州安平人父倫字敘居父喪既護柩行千里道路爲流涕廬家彌年服除及進士第歷吏部員外郎安祿山反陷于賊不汙僞官使子弟間表賊事賊平下遷晉州長史李齊物訟其忠授長安令封武邑縣男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爲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邈婆城闕六歲終不屈乃許還代宗見之爲感動嗚咽卽具陳虜情僞山川險易指畫帝前人服其詳遷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諡曰敬衍天寶末擢明經調富平尉繼母李不慈倫自吐蕃歸李敘衣以見問故曰衍不吾給倫怒召衍將袒而鞭之衍涕泣無所陳倫第殷趨白衍所舉舉送夫人所尚何云倫悟緣是譖無入調清源令勸民力田懷附流亡觀察使馬燧表其能徙美原父卒事李益益謹歲爲李子卽償實不勝計故官刺史妻子僅免飢寒歷蘇杭二州號居陟華閭而賦數倍入衍白太重裴延齡領度支方聚斂私謂衍前刺史無發明公當止衍不聽復奏州部多嚴田又郵傳劇道屬歲無秋民舉流亡不獨減租額人無生理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患陛下不憂恤也患申請不實不患朝廷不矜貸也陛下拔臣大州寧欲視民困而顧望不盲哉德宗公其言爲詔度支減賦還宣歙池觀察使簡靜爲百姓所懷幕府奏聘皆有名士後多顯于時卒年六十九贈工部尚書衍儉約畏法室無妾

屢被稍周於親族葬埋嫁娶尚以濟者數十家及卒不能藏喪表諸朝賜賜帛三百段米粟稱之先是天下以進奉結主恩州藏耗竭章舉劉贊裴肅爲之倡贊死衍代之舊買金錫凡十八品皆倍直市于州民置多逃去衍至獨草之居十年當用度府庫充衍及穆贊代州以錢四十萬緡假民賦故雖旱人不流捐由衍蓄積有素也路應爲觀察使以衍有惠在民言狀元和元年詔書褒美賜一子官云謹曰懿

盧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少孤學無不覽第進士宏辭授秘書郎張延賞節度荆南表爲枝江尉掌書記入遷右補闕朱泚反景亮勸德宗曰陛下罪己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景亮志義粹然多激發與穆贊同在諫爭地書數上諫穀無所回宰相李泌勸景亮等嘗衆會漏所上語言引善在己即有惡歸之君帝怒貶爲朗州司馬質亦斥去廢抑二十年至憲宗時由和州別駕召還再遷中書舍人景亮善屬文根於忠仁有經國志嘗謂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士天下可爲也乃與軒頊以來至唐劉治道之要著書上下篇號三足記又作答問言輓運大較及陳西戎利害切指當世公卿伏其達古今云元和初卒贈禮部侍郎憲宗時以直諫知名者又有王源中

源中字正蒙擢進士宏辭累遷左補闕是時中官領禁兵數亂法捕臺府吏屬繫軍中源中上言憲憲者紀綱地府縣責成之所設吏有罪宜歸有司無令北軍亂南衙麾下重於仗內帝納之累轉戶部郎中侍郎擢翰林學士進承旨學士源中嗜酒帝召之醉不能見及寤憂其慢不悔不得進也他日又如之遂失帝意以疾自言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刑部侍郎未幾領天平節度使開成三年卒贈尚書右僕射源中澹名利率身治人約而簡當時咨美

薛平河中寶鼎人七世祖道實爲隋禮部尚書父順爲奉天尉與楊國忠有舊及用事將引之輒謝絕平以史最拜長安令歷號州刺史憲宗時奏最擢湖南觀察使徙浙東以治行遷浙西加御史大夫累封河東郡公所居守法度務在安人治身嚴謹所衣綾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居三鎮聲樂不聞于家所得祿即分散親屬故人而無餘藏除左散騎常侍年七十致仕是時有年過草不肯

去故輪者高草居四年卒贈工部尚書諡曰宣華於文章中長於詩兄芳有器幹萊與華其母代宗從母也以外戚奉朝請皆贊善大夫

草子廣太和初爲右補闕內供奉其弟齊佐與元李絳幕府絳遇害齊死于難廣聞不及請馳赴之哀甚聞者垂泣後歷工部員外郎

衛次公字從周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禮部侍郎潘炎異之曰國器也高其第調渭南尉嚴震在興元辟佐其府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中擢左補闕翰林學士德宗崩與鄭絪皆召至金鑾殿時皇太子久疾禁中或傳更議所立衆失色次

公曰太子雖久疾聖嫡也內外係心久矣必不得已宜立廣陵王絪隨贊之議乃定順宗立王叔文等用事輕弄威柄次公與絪多所持正知禮部貢舉斥華取實不爲權力侵撓由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改兵部侍郎絪以宰相罷坐與

善下除太子賓客久乃爲陝州觀察使獨橫租錢歲三百萬復入爲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功之孫皆以貧不得調次公召見曰子之祖勣在王府寧限常格乎即優補而遣進尚書左丞時方討蔡數建請罷兵帝將相之

制藥具而蔡捷書至乃追止以檢校工部尚書爲淮南節度使久之召還道病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少傅諡曰敬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游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尚終始完潔

子洙舉進士尙臨真公主檢校秘書少監尉馬都尉文宗曰洙起名家以文進宜諫官龍之乃爲左拾遺歷義成節度使咸通中卒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客毗陵陽羨山年四十餘不仕江西觀察使李衡辟署幕府三返乃肯應故宰相齊映代衡奏留之府罷復歸陽羨福建觀察使柳冕辟佐其府先是馬總佐鄭滑府監軍宦人誣勅之貶泉州別駕冕欲除總以

附倖家即使戎攝刺史按置其罪戎曰以是待我邪我始不願仕正謂此爾不肯從還白其狀冕怒據案引戎入戎叱引者曰見賓客乃爾乎由東廂進冕度未可屈揖而去囚之宅館環兵脅辱之累月戎終不爲屈淮南節度使杜佑聞

之書責冕會冕亦病死得解自放江湖間復爲藩府交奏稍遷河南令吐突承璀討鎮州所過吏迎廷畏不及治道前驅惟戎境內按故無所治迺留府卒犯

令者縛置獄留守怒遣將略出之不與累遷浙東觀察使所部州觸酒禁者罪當死捕未買先鬻者死戎弛其禁卒治下年七十五贈左散騎常侍戎爲吏不尙約束詭名譽其有善歸之所部故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悉奉粟糶濟內外親無疏遠皆歸之既病以所有分遺之曰吾死矣可持爲歸資衆皆哭而去

弟放端厚寡言第進士擢累兵部郎中穆宗爲太子拜侍讀及即位參贊機命帝謂曰小子新立懼不克荷先生宜相以輔不逮放叩頭曰臣庸淺不足處大任自有賢能處之帝美其誠進工部侍郎集賢學士寵待尤至改刑部侍郎帝嘗問朕欲學經與史何先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帝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爲注訓蓋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帝曰聖人以孝爲至德要道信然終江西觀察使諡曰簡

胡証字啓中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第渾瑊美其才又以鄉府奏實幕下絳殿中侍御史爲韶州刺史以母老辭爲太子舍人更從襄陽于頔署掌書記入爲戶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內屬請使自副詔兼御史中丞爲弘正副使入還諫議大夫元和九年党項屢擾邊而單于都護府累更武將職事廢証以儒而勇選拜振武軍節度使道河中時趙宗儒爲帥以州民入謁里人榮之居四年召任金吾大將軍又充京西北巡邊使太和公主降回鶻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和親使舊制行人有私覲禮縣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納資於使而命之官証請儉受省費以絕鬻官之濫次漢南虜人欲屈脅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又欲主使遣疾驅者証固不從以唐官儀自將訖不辱命還拜工部侍郎改京兆尹左散騎常侍寶曆初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固辭拜嶺南節度使卒年七十一贈尚書右僕射廣有舶貝奇寶証厚殖財自奉養奴數百人營第脩行里彌亘閭陌車服器用珍侈遠號京師高嘗素與賈鍊等李訓敗衛軍利其財聲言鍊匿其家爭入剽劫執其子鐵內左軍至斬以徇証放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羣服私

飲爲武士所窘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醕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櫟合其附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醕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約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時人稱其俠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隣媼抱子哀感不肯食請於父緒願絕粒學老子道父聽之稍長父勉教就學舉明經高第授集賢校書郎不滿秩輒去侍養于家父喪貧土作冢貌力瘞瘞見者憂其死孝觀察使薛平表上至行詔刺史平問賜粟帛旌闕其闕淮南節度使李吉甫表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校理會入輔政權爲右補闕遷直學士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諸王訓十篇穆宗立未聽政召居禁中條詢治理且許以相公著陳讓牢切乃擢給事中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公著內知帝欲進用故辭疾求外遷授浙西觀察使徙爲河南尹治以清靜聞四遷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長慶中浙東災癘拜觀察使詔賜米七萬斛使賑饑久之入爲太常卿太和中以病丐身還鄉里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公著清約守道每進一官輒憂見顏聞四十喪妻終身不畜妾及卒天下惜之

崔弘禮字從周系出博陵北齊左僕射懷遠六世孫器有大志通兵略過宣武從劉玄佐獵夷門玄佐酒酣顧曰崔生獨不知此樂邪弘禮笑曰我固喜武請爲公歡玄佐臂鷹與弘禮馳逐急緩在手一軍驚曰安得此奇客玄佐大悅欲留之固辭厚爲資餉至京師所善李觀病且死弘禮殯殮爲治喪葬畢乃去及進士第平判異等豐武李樂表爲判官以親老不應更署東都留守呂元膺參謀時天子討蔡李師道謀殺洛陽沮朝廷以釋蔡危弘禮爲籍揣賊情部分設張東都卒無患還留守判官擢忻汾二州刺史田弘正請朝表弘禮徙衛州兼魏博節度副使伐李師道弘正多所咨逮還魏博又表爲相州刺史長慶初張弘靜鎮幽州詔弘禮往副未及行軍亂改絳州刺史李亦反于汴詔徙河南尹倚以捍賊還河陽節度使治河內秦渠溉田千頃歲收八萬斛徙華州刺史改天平節度使李同捷叛與李聽合師討之至濮州大將李萬瑒劉家擁兵自



固弘禮表萬瑞守沂州。宋守黃州。奪其兵。羣賊焉城。破之。獲錢數十萬。時徐泗節度使王智與檄兗海鄆曹滑青當徐道者。出車五千乘。轉果饋軍。弘禮度道遠。乃自兗歸。自黃陝抵青丘。師人大濟。李祐以鄭滑兵三千入齊。而潰弘禮悉斬之。爲出鄭兵二千。祐遂大破賊。戶籍十餘里。祐望鄭拜曰。活我者崔公也。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東都留守。召還。以病自乞。改刑部尚書。復爲留守。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弘禮短於治民。少愛利。晚頗務多積。素識賊之。

崔玄亮字晦叔。磁州昭義人。貞元初擢進士第。累署諸鎮幕府。父喪。客高郵。臥苦終制。地下溼。因得瘧病。不樂進取。元和初。召爲監察御史。累轉駕部員外郎。清慎介特。澹如也。稍遷密款二州刺史。歎人馬牛生駒犢。官籍蹄噉。故吏得爲姦。玄亮焚其籍。一不問。民山處。輸租者苦之。下令許計斛輸錢。民賴其利。歷湖曹二州。辭曹不拜。太和四年。繇太常少卿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爲宿望。拜右散騎常侍。每遷官。輒讓形於色。鄭注構宋申錫。捕逮倉卒。內外震駭。玄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玄亮置笏在陛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今殺一凡庶。當稽典律。況欲誅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不爲申錫言也。俯伏流涕。帝感悟。衆亦服其不撓。繇此名重朝廷。頃之。移疾歸東都。召爲號州刺史。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玄亮晚好黃老清靜術。故所居官未久。輒去。遺言山東士人利便近。皆葬兩都。吾族未嘗遷。當歸葬滎陽。正首丘之義。諸子如命。

王質字華卿。五世祖通。爲隋大儒。質少孤。客壽春。力耕以養母。諱學不勸。諸生從授業者甚衆。年逾四十。僊蹇無進取意。姻友苦勸以仕。乃舉進士中甲科。繇秘書省正字累佐帥府。五遷侍御史。繇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再轉諫議大夫。宋申錫之得罪。質與諫官伏閣。文宗開延英召見。泣涕陳諫。帝稍寤。申錫得不死。爲宦豎所惡。出號州刺史。李德裕素器之。擢給事中。河南尹。徙宣歙觀察使。卒。年六十八。贈左散騎常侍。諡曰定質。清白畏慎。爲政必先究風俗。所至有惠愛。雖與德裕厚善。而中立自將。不爲黨。奏署幕府者。若河東裴夷直。天水趙哲。隴西李行方。梁國劉贊。皆一時選云。

殷侗陳州人。幼有志於學。不治資產。長通經術。以講道爲娛。貞元末及五經第。其學長於禮。擢太常博士。元和八年。回鹘請和。親朝。廷以仰費廣劇。欲紓以期。詔侗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鹘。可汗驕甚。威陳甲兵。欲臣使者。侗不爲屈。已傳命。虜實其僞。宣言欲留不遣。衆色怖。侗徐曰。可汗唐婿。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僞也。虜憚其言。不敢逼。還還處部員外郎。王承宗叛。遣侗招諭。承宗聽命。進諫議大夫。侗輪朝廷治亂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通。以語切。出爲桂管觀察使。寶曆元年。從江西。所至以潔廉稱。入爲衛尉卿。文宗即位。李同捷叛。而王廷湊陰爲脅齒。兵久不解。詔五品以上官議尚書省。帝銳欲討賊。羣臣無敢異論者。獨侗請舍廷湊而專事同捷。且言願以宗社安危爲計。善師攻心爲武。舍垢安人爲遠圖。網漏吞舟爲至誠。帝不納。然內嘉侗同捷平。以侗嘗爲滄州行軍司馬。遂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時瘡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荆棘。侗單身之官。安足蠲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爲治。歲中流戶襁屬而還。遂爲營田。丐耕牛三萬。詔度支賜帛四萬匹。佐其市。初州兵三萬。仰粟度支。侗始至。一歲自以賦入贍其半。二歲則周用。乃奏罷度支所賜戶口滋饒。瘡諸盈腐。上下便安。請立石紀政。以勞加檢校吏部尚書。六年。從天平節度。自李師道亂。朝廷雖析三鎮。然務安反側。賦入盡爲軍實。無輸王府者。侗以餉軍有贏。當上送官。乃裁制經費。歲以錢十五萬緡。粟五萬石歸有司。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御史大夫。溫造勅侗連制擅賦。敕民爲無名之獻。詔以度承宣代還。會濮州據崔元武受吏賂。又率屬邑奉錢。增私馬估。官疊三罪。計緡百二十匹。大理以入私馬一重。削三官。刑部覆訊當流。未決。侗奏三犯不同。坐所重。律頻減者。累論。元武犯皆枉法。當死。詔用覆訊。流元武賀州。帝嘉侗守法。進刑部尚書。以造所奏不直。復用爲天平節度。開成元年。再召爲刑部尚書。時李訓鄭注已誅。帝問侗治安術。侗言朝廷宜任耆德。毋輕用新進。帝善之。賜緡三百匹。初鹽鐵度支使屬官悉得以罪人繫在所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侗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賜黃金十斤。以酬直言。涇原節度使朱叔夜坐僇牟士卒。賊數萬。家畜兵器。罷爲左武衛大將軍。侗薄其罪。天子



由是疏之賜叔夜死出情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坐減兵不先諭啓左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領忠武軍節度卒年七十二贈司空以經術進臨事銳敏有聲名晚節內裏台輔務交結而素望少衰云孫盈孫

盈孫廣明初爲成都諸曹參軍傳宗至蜀聞有禮學擢太常博士光啓三年帝將還京而七廟焚殘告享無所盈孫白宰相始乘輿西有司盡載神主以行至等處爲監奪今天子還宮宜前具其禮宰相建官脩復宗廟功費廣讀與禮官議時他博士不在獨盈孫從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垣墉廣袤稱之今朝廷多難宜少變禮按至德時作神主長安殿饗告如宗廟廟成乃附今正衙外無它殿伏聞詔旨以少府監爲太廟請因增完爲十一室其三太后廟權舍西南夾廊廟成禮運詔可自是神主樂縣皆所制定舊禮家當其儀龍紀元年昭宗郊祠兩中尉及樞密皆以宰相服侍上盈孫奏言先世典令無內官朝服侍祠必欲之當隨所攝資品雖無援據猶免僭通詔可時喪亂後制度彫素補舊典皆盈孫折衷焉終大理卿贈吏部尚書

王彥威其先出太原少孤家無貲自力於學舉明經甲科淹識古今典禮未得調求爲太常散吏知其經生補檢討官彥威采獲隋以來下訖唐凡禮沿革皆條次彙分號元和新禮上之有詔拜博士憲宗以正月朔有司議葬用十二月下禮彥威建言天子之葬七月春秋之義志廟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葬一人故過期不葬則禮之高祖中宗葬皆六月太宗四月高宗九月睿代二宗皆五月德宗十月順宗七月惟玄肅二宗皆十二月有爲爲之非常典也且葬畢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皆卜日今葬卜歲墓則畢祔在明年正月是改元慶賜皆廢矣有詔更用五月淮南李夷簡上言大行皇帝功高宜稱祖穆宗下其議彥威奏古者始封爲太祖由太祖而降則又祖有功宗有德故夏人祖顓瑁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魏晉而下務欲推美自始祖外並建列祖之議叔世亂衆不可以爲訓唐本屬禮以景皇帝爲太祖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後咸稱宗以爲成法不然太宗致升平玄宗清內難肅宗收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當本三代之制觀魏晉亂法大行廟號宜

稱宗制可又舊事附廟必告於太極殿然後奉主入廟既事則已而有司附主畢又遷告太極殿彥威以爲不可執政怒坐視辭讓奪二季俸削一階彥威終不回屈後累擢司封郎中弘文館學士諫議大夫李師道既平其十二州賦法未均詔彥威爲勘定兩稅使彥威悉人不爲煩還兼史館修撰與平民上官與殺人亡命吏囚其父與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議減死彥威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而不殺是教殺人有詔貸死彥威詰宰相據法爭論下遷河南少尹俄改司農卿李宗閔執政雅善之進拜平盧節度使開成初召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彥威於儒學固該邃亦善吏事但經總財用出入米鹽非所長也而性剛訐自恃書見文宗顯奏曰百口家知有歲計而軍用一切可不謹邪臣按見財量入以爲出隨色占費終歲用之無毫釐差假令臣一旦迷愚欲自欺沒亦不可得因上占領圖又言至德迄元和天下觀察皆十節度者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大都通邑皆有兵最凡八十餘萬長慶籍戶三百五十萬而兵乃九十九萬率三戶資一兵今舉天下之人歲三千五百萬上供者三之一又三之二則衣賜仰給焉自留州留使外餘四十萬衆皆仰度支又爲供軍圖上之彥威雖自謂樞密奏言著定其費於利害無益也始神策軍多以粟糴於度支取直吏私增買厚給之經用益耗開成初有詔禁止時宦者仇士良魚弘志方用事彥威乃奏復與直悅媚士良等又効王播賈羨羣以冀速進會邊兵訴所賜不時緣皆敵惡攝吏送臺獄而彥威視事自如及詔停務始惶恐就第貶衛尉卿俄檢校禮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毀山房三千餘所盜無所容徙節宣武封北海縣子性彥敏善著書頗行于時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靖

贊曰韓愈稱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爲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則以德固自有次第崇敬乃請東揖以殺太皇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顏回爲庶幾其從於陳蔡者亦各有號出於一時後世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於十人坐而祀之始於開元非

特牽於一時之稱號。記曰。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如崇敬。誠不知禮尊君以媚世。歷朝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語。柳宗元志之於其書。必有辨其妄者。

唐書卷一百六十四

唐書卷一百六十四考證  
崔衍傳○舊書入孝友傳

唐書卷一百六十四考證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

三鄭高權崔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三世皆顯官餘慶少善屬文擢進士第嚴震帥山南西道奏置幕府貞元初還朝擢庫部郎中爲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選浮屠法濫以罪爲民訴闕下詔御史中丞宇文逸刑部侍郎張彥大大理卿鄭雲遠爲三司與功德判官諸葛述參按述故史也餘慶勅述復職不宜與三司雜治時建其言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奏對多傳經義素善度支使于頔凡所陳必左右之頔坐事貶又歲旱饑朝廷議賑禁衛十軍爲中書史漏言疊二忤故貶郴州司馬順宗以尙書左丞召會憲宗立即其官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爲光琦沮變者令渙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貨餉奔委之第詠至官刺史杜佑鄭紹執政頗姑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後渙以賊敗帝還聞叱去事善之改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尙書工崔環者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餘慶執奏諸道數無功受五品正員開徵幸路不可權者不悅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自朱泚亂都督數驚太常肄樂禁用鼓餘慶以時久平奏復舊制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太子少師請老不許時數赦官多汎濫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賓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廷而少衣綵者品服太濫人不以爲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條奏德草還尙書左僕射僕射比非其人及餘慶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帝患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前載乃詔爲詳定使俾參裁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爲副崔鄭陳佩楊嗣復庚敬休爲判官凡損增儀矩號稱詳衷俄拜鳳翔尹節度鳳翔復爲太子少師封秦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建官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

年七十五贈太保諡曰貞帝以其貧特給一月奉料爲贈餘慶少砥礪行己完潔仕四朝其後悉賜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嚴狹至官府乃開肆廣大常語人曰疎不及親友而後僕妾者吾鄙之大抵中外姻嫁其禮嚴皆親閱之使生內謁必引見詳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誠使曰是家貧不可妄求取議者或詆其沽激餘慶不屑也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嘗其不適時與從父姻家昭國坊趙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于泚

泚本名涵避文宗故名改焉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予而朕直臣也可更相實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時刺史或迫吏下紀功愛涵請實觀察使以杜其欺餘慶爲僕射避除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文宗立入翰林爲侍講學士帝使粹擢經史爲要錄愛其博而精試舉諸條摘問之隨即酬析無留答因賜金紫服累進尙書左丞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在與元創學廬泚嗣完之養生徒風化大行以戶部尙書召未拜卒年六十四贈尙書右僕射諡曰宣四子處晦從諱尤知名

處晦字廷美文辭秀拔仕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宣武節度使卒先是李德裕次柳氏舊閨處晦謂未詳更撰明皇雜錄爲時感傳

從諱字正求及進士第補校書郎遷累左補闕令狐綯魏扶皆泚門生數進譽之遷中書舍人咸通中爲吏部侍郎經次明允出爲河東節度使從宣武以善最聞改權南東道節度先是林邑蠻內侵召天下兵進援會應勳亂不復遣而北兵塞弱從諱募土豪署其酋右職爲約束使相捍禦文廣晏然僖宗立召爲刑部尙書久之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沙陀都督李國昌間邊多虞入據振武雲朔等州南略太谷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之戰數負傳圭斬弘軫以徇彥球所部反攻傳圭殺之劫府庫爲亂朝廷以爲憂帝欲大臣臨制乃拜從諱檢校司徒以宰相秩復爲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詔自擇參佐從諱即表長安令王綱自副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



勳員外郎趙崇爲節度觀察府判官。前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遺李渥掌書記。長安尉崔澤支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爲小朝廷。言得才多也。時承軍亂。劉歆日旁午。從譚既視事。姦無度情。乃推捕反賊。誅其首惡。以彥球本善。意且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曠無餘猜。故得其死力。渠凶宿狡。不敢發。發又輒得。士皆寒毛惕伏。會黃巢犯京師。帝駐梁漢。詔從譚發部兵。屬北面招討副使。譚萬爽入討。從譚團士五千。遣將輪安從爽。而李克用謂太原可乘。以沙陀兵奄入其地。壁汾東。釋言討賊。須索繁仍。從譚以氣驕。軍克用諭謂曰。我且引而南。欲與公面約。從譚登城。開勉感。使立功報天子厚恩。克用辭窮。再拜去。然陰縱其下。肆掠以撼人心。從譚追安。使與將王蟾。高弁等踵擊。亦會振武契苾通至。與沙陀戰。沙陀大敗。引還。即遣安等屯北百井。安擅還。從譚合諸將。命持安出。斬之。鞠場中和二年。朝廷赦沙陀。使擊賊。自贖兵不敢道太原。鳳石並河而南。獨克用從數百騎過。辭城下。從譚以名馬器幣歸之。明年。賊平。詔克用代領河東。克用使來曰。方省親屬。願公徐行。從譚即日以監軍周從高知兵馬留後。掌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赦克用至。按籍效之。乃行。黃頭軍以糧少。劫其資。從譚聞走絳州。方道梗不通。數月。召拜司空。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帝至興元。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太保。還第。卒。諡文忠。從譚進止有禮法。性不矜滿。沈毅有謀。在汴時。以處碑歿於鎮。訖代不奏樂。牙中識陸展於後生。數稱譽之。展後位宰相。張彥球者。拳擊善斷。累破虜有功。奏爲行軍司馬。後署金吾將軍。初盜流中原。沙陀彊悍。而卒收其用者。蓋從譚爲太原重也。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提衡。賊尤憚之。號二鄭云。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山。以養母。不干州里。轉運使劉晏奏補寧陵宋城尉。山南節度使張獻誠表南鄭丞。皆謝不應。大曆中。以諷諫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以拔萃爲萬年尉。崔祐甫爲相。擢左補闕。出爲涇原節度府判官。入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以母喪解。訖喪。遷吏部員外郎。詔擇十省郎治鐵赤。珣瑜檢校本官。兼奉先令。明年。進饒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四遷吏部侍郎。爲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

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贊。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數不聽。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既至河南。清靜惠下。賤斂貴發。以便民。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魏運。珣瑜密儲之。陽瞿以給官軍。百姓不知。憊運勞。凡迎送救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與監軍別。微有所取。非詔約者。珣瑜輒挂壁不酬。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爲急。公可不報。珣瑜曰。武士統戎。多恃以取求。苟以爲罪。尹宜坐之。終不爲萬人產沙也。故下無怨讎。時謂治河南比張延實。而重厚堅正過之。復以吏部侍郎召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爲京兆尹。刺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府緝帛入有素。錄者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邪。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順宗立。即遷吏部尚書。王叔文起州吏。爲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奄人。攘撓政機。章執誼爲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悉叱吏。更走入白。執誼起。就閣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轅嬰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臥家不出。七日。罷爲吏部尚書。亦會有疾。數月卒。年六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諡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諡。非春秋之正。請更議。復謂二諡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慎靜。周也。文終。文成。漢也。況珣瑜名臣。二諡不嫌。巽曰。諡一正也。亮。舜是也。二諡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于軍。

軍以父蔭補弘文校書郎。擢累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中官爲和羅使。軍奏罷之。穆宗立。不卹國事。數荒昵。吐蕃方彊。軍與崔郾等廷對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狙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縢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溢被賜與。願節用之。以所餘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軍曰。閣中殊不款款。後有爲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閣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王承元徙鄭滑節度使。鎮人固留不出。承元請以重臣勞安其軍。詔軍爲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始鎮人慢甚。及軍傳詔。開易大義。軍遂安。承元乃得去。寶曆初。權京兆尹。文。



高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衛州遂爲衛州人九歲通春秋工屬文著語賦諸儒稱之父伯祥爲好時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寶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爲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烝烝之恩要無以加臣謂盡力追孝誠爲有益妨時勦人不得無損捨人就寺何福之爲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楹春秋書之爲非禮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況寺非宗祫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爲不可亦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百姓懷懷無日不惕道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壤地委諸豺狼太宗難繼之業傳之陛下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乘于今未已夫與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衆資糧屏屨取足於人勞罷宛轉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役王命縱未能出禁財贍饑寒猶當稍息勞敝以嘆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權酷之敝欲以此時與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盜賊相挺而興戎狄乘間以爲風塵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率脩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懼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未聞崇樹梵宮雕琢金玉之爲孝者夏禹卑宮室盡力溝洫人到於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乎及制作之初支費尙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實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于天地千福萬祿先後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邪書奏未報復上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臣聞神

人無功者不爲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爲可名之名不爲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爲可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銷禍不勞人以攘禍陛下之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爲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爲也若以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費財若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今興造趣急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遑食惠撙節愁痛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載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固違羣情徇左右過計臣竊爲陛下惜之不納以茂才異行高第累擢咸陽尉郭子儀取爲朔方掌書記子儀怒判官張疊奏抵死郭引球甚力忤子儀意下徙猗氏丞李懷光引佐邪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郭勸不如西迎乘輿懷光反方銳不聽既又欲悉兵鼓而西時渾瑊提孤軍抗賊羣將未集郭恐爲懷光所乘與李鄴固止之會懷光子瑋候郭郭因脅說曰君視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尙誰在且國家固有天命人力不豫焉今若恃衆而動自絕于天十室之小必得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瑋大懼流汗不能語郭因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歸國事洩懷光先斬二將然後引郭詰詰郭抗詞無所愧隱觀者爲泣下懷光慙赦之孔巢父遇害郭撫屍而哭懷光已誅李晟表其忠馬燧奏管書記召拜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久之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郭疾之乃謝絕請謁頗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遷太常卿貞元末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病不能事王叔文黨根據朝廷帝始詔皇太子監國而郭以刑部尙書罷明年爲華州刺史政尙仁靜初略元光自華引軍戍夏原元光卒軍入神策而州仍歲詢其糧民困輸入累刺史憚不敢白郭奏罷之復召爲太常卿除御史大夫數月改兵部尙書固乞骸骨以尙書右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曰貞郭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產或勸盡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生平不治產有勸管之者答曰祿廩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郭之相也與鄭珣瑜同拜既叔文用事珣瑜憂甚爭不能得乃稱疾不出郭未有



所建白俄與珣瑜免故議者賢珣瑜而咎鄧子定

贊曰王叔文雖內連相尹外倚姦回以據天權然是時太子已長朝無嫌嫌若珣瑜與杜佑等毅然引東宮監國執退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循苟安所謂需用彼相者矣珣瑜一念臥第與鄧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重云

定辯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鄧曰奈何以臣伐君鄧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鄧異之小字童二世重其早惠以字顯長通王氏易爲圖合入出上圖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

鄭絪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所交皆天下有名士擢進士宏辭高第張延賞帥劍南奏署掌書記入爲起居郎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武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爲中尉實文場特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絪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巾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著爲令也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止內侍諸衛將軍同正賜緋者無幾自魚朝恩以來無復舊制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謂爾爲我爲之文場叩頭謝更命中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絪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悟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王雄嘗欲危之帝召絪草立太子詔絪不諫輒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領乃定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歸從史辭謝之種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語絪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絪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絪任宰相職各節不當如犬彘彘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內忌遂爲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置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絪絪常默居位四年罷爲太子賓客久乃檢校禮部尚書出爲嶺南節度使後累遷河中節度入爲御史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保文宗太和中年老乞骸骨以太

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諡曰宣綸本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爲垣隸事以篤實稱善名理學世以耆德推之孫穎輩進士以起居郎尚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有器識宣宗時恩寵無比終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

權德輿字載之父舉見卓行傳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復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爲判官杜佑裴育交辟之德輿聞其材召爲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州縣大水壞廬舍漂殺人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霪雨二時農田不開遺亡日衆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爲羨利以夸己功用官錢售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因以罔上邊軍乏不稟糧召禍疆場其事不細陛下疑爲流言胡不以新利召延齡質本末擇中朝臣按覆邊實如言者不謬則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疏奏不省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當是時帝親覽庶政重除拜凡命諸朝皆手制中下始德輿知制誥而徐岱給事中高郢爲舍人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德輿獨直兩省數旬一還舍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爲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爲乏士要重之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禮部貢舉真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十九年大旱德輿因是上陳關政曰陛下肅心減膳閱惻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臣聞銷天災者脩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畿甸之內大車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路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在所裁留經用以種貧民今茲租賦及宿逋遺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無可斂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於上矣十四年夏旱吏趣常賦至縣令



爲民殿學。者不可不察。又言漕運本濟關中。若轉東都以西緣道倉廩。悉入京師。晉江淮所輸。以備常數。然後約太倉一歲計。斥其餘者以糴于民。則時價不踊。而蓄藏者出矣。又言大曆中一歲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稅入如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銳於上。獻爲國拊。怨廣實之求。而兵有虛籍。剝取多方。雖有心計巧曆。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咬口。困人均也。又言比經。緹放者。自謂技藝無期。坐爲匪人。以動和氣。而冬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食既空。愆然就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近陛下洗宥。緹放者。或起爲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牽復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頗采用之。憲宗元和初。歷兵部侍郎。坐累徙太子賓客。俄還前官。時澤潞盧從史。詐僞不制。其父虔卒京師。而從德王承宗父死。求襲德。與諫以爲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帥。從史拔自軍校。僣蹇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習俗既久。當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不可。帝不聽。及王承宗叛。從史乃詭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與復請。赦承宗。從史後皆略如所料。會裴垍病。德與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鐸絲河中入朝。求兼宰相。李藩以爲不可。德與亦奏。平章事非序進宜得。比方鎮帶宰相。必有大忠。若勳。否則疆不制者。不得已與之。今鐸無功。又非姑息時。一假此名。以開後人。不可。帝乃止。董溪。于鼻。善以運糧使盜軍。與流嶺南。帝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德與諫。溪等方山東用兵。乾沒庫財。死不償責。陛下以流斥太輕。當責臣等繆誤。審正其罪。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則人人懼法。臣知已事不諱。然異時或有此比。要須有司論報。罰一勳百。孰不甘心。帝深然之。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德與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爲輔相。寬和不爲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自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于治事。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亟辨。德與從容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爲本官。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進扶風郡公。于順以子殺人自囚。親戚莫敢過門。朝廷無爲讀者。德與將行。言于帝曰。順之罪。既貸不竟。宜因

賜寬詔。帝曰。然卿爲吾過論之。復拜太常卿。徙刑部尚書。先是詔許孟容。將又刊集格敕。既成。上之。留禁中。德與請出其書。與侍郎劉伯芻參復研考。定三十篇。奏上。復檢校吏部尚書。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後二年。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德。與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正。瞻尋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臨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播紳羽儀云。

子璩。字大圭。元和初。擢進士。歷監察御史。有美稱。宰相李宗閔。乃父門生。故薦爲中書舍人。時李訓。挾寵以周。易博士在翰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給事中鄭肅。韓偓等連章劾。訓傾覆陰巧。且亂國。不宜出入禁中。不聽。及宗閔貶。璩屢表辨解。貶閬州刺史。文宗憐其母病。徙鄭州。訓誅。時人多璩明禍福。大體能世其家。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梁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第。舉賢良方正。授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諫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它學士不得上書矣。固讓。見聽。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嫡而遭王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羣爲禮王作讓。羣奏大凡已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爲太子。帝從其議。競博田季安以五千緡助營開業佛祠。羣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進戶部侍郎。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既誅。師古等妻子沒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資產。置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羣。巧子以養。帝輒然。欲赦之。以問宰相。羣對。陛下幸憐其老。宜卽遣使諭旨。若須出赦。無及矣。於是免死。羣凡啓奏。平恕如此。帝嘗語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爲辨。謗略以自微。鑒其要云何。羣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則欺。爲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漫濶膚受之說。以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繩之以法。則人自歸正。而不敢以欺。帝聽其言。處州刺史苗犢進羨錢

七百萬羣以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戶之賦是時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爲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爲亂願陛下以開元爲法以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謂祿山反爲治亂分明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爲感動羣以是諷帝故鎛銜之帝卒自相鎛會羣臣上帝號鎛欲兼用孝德爲號羣獨以爲有睿聖則孝德并見帝聞不樂會度支稟賜邊士不時物多弊惡李光顏憂甚至欲引佩刀自決中外皆恐鎛奏邊鄙無事乃羣鼓動欲以買直歸怨天子於是罷爲湖南觀察使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爲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俄拜御史大夫未幾檢校兵部尚書充武寧節度使羣以其副王智與得士心不若假以節度不報智與討幽鎮還藉兵逐羣羣失守左遷秘書監分司東都改華州刺史歷宣歙池觀察使進兵部尚書出爲荆南節度使召拜吏部尚書卒年六十一贈司空

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日惕于中猶以爲未也曰吾覆亡不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與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施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可去雖存佞不遽亂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慨然自慰曰我曷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共終崔羣以爲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扁鵲所以誚桓侯也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考證

鄭餘慶子游○游舊書作游

鄭珣瑜傳○舊書無

鄭紹傳累遷河中節度入爲御史大夫○沈炳震曰按舊書本紀長慶元年鄭紹自東都留守遷吏部尚書二年爲太子少傅四年自兵部尚書復爲吏部尚書太和二年以吏部尚書改太子少保其間無爲河中節度文未詳孰是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考證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上書論事。徙太平。河東節度使王恩禮署爲度支判官。累進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異績。召授鴻臚卿。兼左右威遠營使。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崇義反。東道耽進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東道。德宗在梁。耽使司馬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代耽。召爲工部尚書。耽納詔于懷。欽如故。既罷。召澤曰。詔以公見代。吾且治行。勅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行軍以公命問行在。乃規施餓利。公土地。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爲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朝廷有命。卽爲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乃行。軍中遂安。俄爲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優詔許獵近郊。遷義成節度使。滑青李納雖創僞號。而陰蓄毒謀。冀有以逞。其兵數千。自行營還。道出滑。或謂館于外。耽曰。與我鄰道。奈何疑之。使暴于野。命館城中。其廡下。納士皆心服。耽每敗。從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然畏其德。不敢謀。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封魏國公。常以方鎮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順宗立。遷檢校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屢移疾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曰元靖。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土地區產山川夷阻。必先知之。方吐蕃寇邊。益有隴西。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爲圖。又以洮連甘涼屯鎮。領道里廣狹。山水險原。爲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爲百里。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爲實。外夷本之爲虛。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落就舛。多所釐正。帝等之賜予加等。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爲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

元爲採訪。唐置升降備滿。至陰陽離數。罔不通。其器恢然。畫長者也。不喜臧否人物。爲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上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愠。世謂淳德有常者。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聲。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俊傑。爲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去官。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聲爲和親判官。信安郡王滿表署靈州別駕。關內道度支判官。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聲鄯州都督。知留後。馳傳度隴。破烏蕤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聲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遣書求和。希聲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悉衆爭墮泉。希聲大小戰數十。俘其大酋。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授二子官。時軍屢興。府庫虛耗。希聲居數歲。芻粟金帛豐餘。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聲結其驥。答曰。以貨落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聲不職。下遷恒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昇金者皆得罪。希聲愛重文學。門下所引如崔顥等。皆名重當時。佑以蔭補濟南參軍事。刺縣丞。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宅曰。元甫有疑。微不能決。試詔佑。佑爲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府徙浙西。淮南皆表置幕府。入爲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遷容管經略使。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爲水陸轉運使。改度支兼和糴使。於是軍興餽漕。佑得劇決。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革。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爲救。敵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職教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司。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書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



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實日加且漢置別駕  
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  
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  
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關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  
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黎苗凋瘵  
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  
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  
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  
其亡又况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  
立開皇時陳尙割據皆羅取俊乂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  
軍是卸遇士人如奴固無施難業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  
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  
狀舉者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  
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  
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  
憚改作邪議入不省盧杞當國惡之出爲蘇州刺史前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辭  
不行改饒州俄遷嶺南節度使佑爲開大衛疏析塵閉以息火災朱崖黎氏三  
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召拜尙書右丞俄出爲淮南節度使以母喪解詔不許  
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立其子情請于朝帝不許乃詔佑檢校尙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徐泗討定之佑具舳艫遺屬將孟準度淮擊徐不  
克引還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情徐州節度使析濠泗  
二州隸淮南初佑決雷陂以廣墾殖斥海瀕棄地爲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  
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然寬假僚佐故南宮傳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  
帝爲佑斥去之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冢宰進  
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爲副佑既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  
後叔文以母喪還第佑有所按決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邪乃出

諫爲河中少尹叔文欲搖東宮冀佑爲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  
李巽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盡讓度支鹽鐵於巽始度支舊用度多署  
吏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管絃還將作木炭歸司農凍染還少府職務簡修  
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爲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爲無良邊  
臣有爲而叛即上疏曰昔周宣中與獫狁爲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莽中  
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請戍蓋聖王之治  
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干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  
外邪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鎮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  
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夷狄比突厥默覈寇  
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此邀功但授郎  
將而已緣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  
蕃與中國雜處聞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敝求緣役遂致叛亡與北狄西  
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  
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今戎虜方彊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  
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求則德懷去則謹備彼當懷柔草其森謀何必亟興  
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歲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  
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之仍拜光祿  
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予備厚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太  
傅諡曰安簡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撰百家俚周六官法爲政  
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  
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爲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  
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顧治亭觀林茂壘山殷泉與  
賓客置酒爲樂子弟皆奉朝請貴戚爲一時冠天性精於吏職爲治不暇察數  
幹計賦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爲夫人有所蔽  
云

于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簿考定音律卿高郵稱之

佑既相出為昭應令。遷太僕卿。子悰。尚公主。式方以右戚。輒病不視事。穆宗立。授桂管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為醫方。藥盡。膳及死。期而泣。世稱其篤行。卒。贈禮部尚書。從郁。元和初。為左補闕。崔羣等以宰相子為嫌。再徙秘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

悰。字永裕。以門蔭。三遷太子司議郎。權德輿為相。其婿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嫌。自白。憲宗見郁文雅。歎曰。德輿有婿乃爾。時岐陽公主帝愛女。舊制選多戚里。將家。帝始詔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皆辭疾。唯悰以選。召見麟德殿。禮成。授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太和初。由澧州刺史召為京兆尹。遷鳳翔忠武節度使。入為工部尚書。判度支。會公主薨。悰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珣曰。比駙馬都尉皆為公主服。斬衰三年。故悰不得謝。帝矍然。始詔杖而期。著于令。會昌初。為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禁中。監軍請悰同選。又欲閱良家有姿相者。悰曰。吾不奉詔而輒與。罪也。監軍怒。表于帝。帝以悰有大臣體。乃詔罷所進伎。有意倚悰為相矣。踰年。召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劉稹平。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從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澆溝渠遺米。自給。呼為聖米。取陂澤麥蒲實。皆盡。悰更表以為祥。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涵宴適。不能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為留守。復節度劍南西川。召為右僕射。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始宣宗世。襄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內院。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襄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為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詰中書。獨揖悰。宅宰相畢。誠杜審權。將伸不敢進。乃授悰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論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悰遽封授使者復命。謂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公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未幾。冊拜司空。封鄆國公。以檢校司徒為鳳翔荆南節度使。加兼太傅。會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于悰。悰囚之。劾不能伏節。有詔斬之。悰不意其死。駭愕得疾。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曰。昭。宰相百官臨奠。悰於大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

周用。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秃角犀。子奇休。懿宗時。歷翰林學士。給事中。坐事貶端州司馬。

弟儒。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大順初。錢鏐遣弟鉞率兵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海昌郡將沈榮行刺史事。而昭宗更命儒休為之。以榮為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遣榮害焉。始儒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榮曰。殺爾金焉。往與兄述休同死。悰弟悌。

悌。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謙自廣陵來見悌。勸出家屬。獨以身守。悌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悌之聞難。完濟城隍。闔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易。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悌為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悌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毬場。賊皆殲焉。圓怒。傳城戰。悌殺數百人。圓退壁城西。勛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悌擊鼓。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息。謙乃請救於成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度使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來援。反為圓軍所包。一軍盡沒。悌使人間道走京師。詔戴可師以沙陀吐渾兵二萬招討。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為圓所敗。湘等並沒。於是援絕。賊乃以鐵鎖絕淮流。梯衝乘城。糧盡。為薄饘以給。懿宗遣使加悌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勛遣圓入城見悌。約降。悌怒殺之。勛復遣之書。悌答書言安祿山。朱泚等終底覆滅者。以陰攜其黨。勛累攻不得志。會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圓凡十月。悌拊循士。皆殊死奮。而辛謙冒圍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為難賊平。悌遷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卒。

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為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為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權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顓病。棄官。復為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失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生人常病兵。兵相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去。山東之地。禹畫九

土曰冀州。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鬱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織。難意。懸百出俗。益卑。人益脆弱。唯山東教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雖已破。冀其復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隄。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武王。齊桓公。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秦。秦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韓彭。齊有之。故劇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鄴。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魏英雄。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猶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車。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鄆。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哇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以爲寇。以表據裏。混頓回轉。顛倒橫邪。未常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頽委。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然七十餘年。運遺孝武。難衣一肉。不敗不樂。自卑元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刷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怙秦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鄆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暇。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然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

果自治乎。并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襄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陣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車。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頃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頃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疆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漢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果多。敵人便戰者。便於守。兵少果少。人不暇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郡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漢戰。最下策也。累遷左補闕。史館修撰。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詰夏。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爲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疆百里。用萬人爲壘。望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爲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俄而澤潞平。略如牧策。歷費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爲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龔。龔小謹。數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



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悛更歷將相而牧因不自振，頗快快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校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飯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為墓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最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云。

顓字勝之，幼病目，母禁其為學。舉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語人曰：得杜顓足數數百人，授秘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為浙西府賓佐，德裕貴戚賓客無敢忤，惟顓數諫正之。及貶袁州，數曰：門下愛我，皆如顓。吾無今日。太和末，召為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敗，行未及都，聞難作，疏辭疾歸。顓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喪明卒。

令狐楚，字殷士，德棻之裔也。生五歲，能為辭章，連冠買進士。京兆尹將薦為第一，時許正倫、韋諷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嫌其爭，讓而下之。既及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奏而後聘。雖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滿歲謝歸，李說、嚴綬、鄭儼繼領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儼暴死，不及占後事，軍大譟，將為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草遺表，諸將圍視，楚色不變，秉筆就視，以偏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以親喪解，既除，召授右拾遺。憲宗時，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為文，於駢奏制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輒呈兩錢以官利，幸與楚，蕭儉皆厚，故薦于帝。帝亦自聞其名，召為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方伐蔡，久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肯數。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領義節度使，楚草制，其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罷逢吉，傳楚學士，但為中書舍人。俄出為華州刺史，後宅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材，鍾既相，擢楚河陽懷節度使，代烏重胤。始重胤徙滄州，以河陽士三千從，士不樂，半道潰歸，保北城，將轉掠旁州。楚至中澤，以數騎自往勞之，眾甲而出，見楚不疑，乃皆降。楚斬其首惡，眾遂定。度出太原，鎮虜，楚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即位，進門下侍郎，鎮得拜，時謂楚錄鍾以進，且書逐裴度，天下所共疾，會蕭儉輔政，乃不敢言，方

營景陵，詔楚為使，而親吏章正牧，奉天令于輩等不償，備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為羨餘，懇訴係路，詔捕輩等下獄，殊出楚為宜，欽觀察使，俄貶衡州刺史，再徙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長慶二年，擢陝觀察使，諫官論執，不置，楚至陝，一日復罷，還東都，會逢吉復相，力起楚，以李紳在翰林沮之，不克，敬宗立，遂出紳，即拜楚為河南尹，還宣武節度使，汴軍以驕故，而韓弘弟兄務以峻法繩治，士偷于安，無草心，楚至，解去酷烈，以仁惠鑄論，人人悅喜，遂為善俗。入為戶部尚書，俄拜東都留守，徙天平節度使，始汴鄆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辭不取，又毀李師古園檻，制者久之，徙節河東，召為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射，故事檢校官重，則從其班，楚以吏部自有品，固辭，有詔嘉允。俄兼太常卿，進拜左僕射，彭陽郡公。會李訓亂，將相皆繫，神策軍文宗夜召楚與鄭元，禁中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不則大臣難治，內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領之，既草詔，以王涯、賈餗寬指其罪，不切仇士良等怨之，始帝許相楚，乃不果，用李石，而以楚為鹽鐵轉運使，先是鄭注奏建權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植茶，人不便，楚請廢使如舊法，從之。元和中和，出禁兵界左右街使，衛宰相入朝，至建福門，及是亂，乃罷。楚即奏鎮帥初拜，必戎服，屬仗詣省謁辭，本於鄭注實為亂兆，故王璠郭行餘驅將吏驟血京師，所宜停止，詔可。開成元年前，上已賜羣臣宴曲江，楚以新誅大臣，暴骸未收，恐感結，稱疾不出，乃請給衣衾，權禮以敘刑，順陽氣是時政在宦豎，數上疏辭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諡曰文。楚外嚴重，不可犯，而中寬厚，待士有禮，客以星步鬼神進者，一不接，為政善撫御，治有績，人人得所宜，疾甚，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有命，何事此物邪？自力為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吾氣晚且盡，可助我成之，其大要以甘露事誅，雖者衆，請聲威普見，昭洗辭曲盡，無所諉脫，書已，敕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請諡，勿求鼓吹以布車一乘葬，銘誌無擇高位，是夕有大星墜，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有詔停國諱，以申其志，子緒、綢、顯于時，緒以蔭仕，歷諸藩，汝三州刺史，有佳政，汝人請刻石頌德，緒以絢當國，讓宣宗嘉其意，乃止。綢字子直，舉進士，擢累左補闕，右司郎中，出為湖州刺史，大和中，宣宗謂宰相



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顧而辭者李梓宮不去果離邪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緒少風痺不勝用絢今守湖州因曰其爲人宰相器也即召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宅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絢誦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羅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書三復乃已絢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書舍人龔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遷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絢至皆驚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再拜司空未幾檢校司徒平章事爲河中節度使徙宣武又徙淮南副大使安南平以饋運勞封涼國公遷勛自桂州還道浙西白沙入濁河刺舟而上絢聞遣使慰撫且餽之裨將李湘曰徐兵擅還果反矣雖未有詔一切制亂我得專之今其兵不二千而廣舟艦張旗幟示侈於人其畏我甚高郵崖峭水狹若使荻積火其前勁兵乘其後一舉可覆不然使得絕淮泗徐之不逞禍亂滋矣絢儒緩不能用又自以不奉詔因曰彼不爲暴聽其度淮何豫我哉勛還果盜徐州其衆六七萬徐乏食分兵攻睢和楚壽陷之糧盡啖人以飽詔絢爲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方攻泗州杜慆堅守絢命湘率兵五千救之勛護辭謝絢曰數蒙赦所以未卽降者一二將爲異耳願圖去之以身聽命絢喜即請假勛節而救湘曰賊已降第謹戍淮口無庸戰湘乃微警釋械日與勛衆歡言後賊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隨湘及監軍鄒厚本時浙西杜審權使署將翟行約率千兵與湘會未至而湘覆賊僞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絢既師敗乃以左衛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絢爲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僖宗初拜鳳翔節度使頃之就加同平章事徙封趙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子瀟漢風

瀟避嫌不舉進士絢輔政而瀟與鄭顥爲姻家怙勢驕僣通賓客招權以射取四方貨財皆側目無敢言懿宗嗣位數爲人白發其事故絢去宰相因丐瀟與羣進士試有司詔可是歲及第諫議大夫崔瑄勸羣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

解縉盡十月屈朝廷取士法爲瀟家事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聽瀟乃以長安尉爲集賢校理稍遷右拾遺史館修撰詔下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交疏指其惡且言絢用李琢爲安南都護首亂南方賊虐流著使天下兵戈調敎不給琢本進路于瀟瀟爲人子陷絢於惡願可爲諫臣乎又勅絢大臣當調護國本而大中時乃引諫議大夫豆盧瑑刑部侍郎李鄴爲要王等侍讀亂長幼序使先帝貽厥之謀幾不及陛下且瀟居當時謂之白衣宰相瀟未嘗舉進士而妄言已解使天下謂無解及第不已罔乎瀟亦懼求換宅官改詹事府司直絢方守淮南上奏自治帝爲貶雲爲興元少尹蛻華陰令瀟亦湮阨不振死漢風皆舉進士漢終中書舍人

定字履常楚第及進士第太和末以駕部郎中爲弘文館直學士李訓亂王退休方以是日就職定往賀爲神策軍并收欲殺者屢矣已而免終桂管觀察使贊曰耽佑楚皆惇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啗中而玉表歟絢世當國亦無足譏牧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白志貞者本名琇珪故太原史也事節度使李光弼礮礮自力有智數光弼善之使與帳下議代宗素聞及光弼卒擢累司農卿在官十年德宗以爲敏遂倚腹心進授神策軍使賜今名有所建白善規億帝指故言無不從從待奉天以爲行在都知兵馬使懼李懷光暴其惡乃與趙贊盧杞等抑懷光不使朝懷光反論斥其姦貶恩州司馬贊播州司馬稍徙聞州別駕貞元二年起爲果州刺史宰相李勉固諫不許明年拜浙西觀察使死于官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乾元末爲汜水尉賊陷東都去客江夏華州刺史董晉表署判官稍遷太常博士盧杞秉政引爲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崔造表知東都度支院召爲祠部郎中不待命輒還集賢院宰相張延賞疾其易出爲昭應令與尉交訴所賦京兆尹鄭叔則佑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延齡卒逐尹德宗用參輔政即擢延齡司農少卿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實三百萬緡爲廢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實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俄以戶部侍郎爲真又請以京兆苗錢市草千萬俾民輸諸苑宰相陸贄等以爲非是不從京右偏故有舊舊地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陵芳數百頃願以爲內殿牧地水甘草薦與苑殿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慚帝不責也京兆積歲和市不得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誣其妄反令還輸號曰底折錢嘗請敕財以實府帝曰安得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惠百司務殷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在今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闕不卽補收其粟以實帑簿宅帝謂延齡曰

朕所居浴室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庖廚陛下奉宗廟龍場天下賦三之一乎鳩臚禮賓勞子四夷用十一爲有贏陛下所御養餼簡儉以所餘爲百官廩料煥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爲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尙不乏況一棟哉帝頷曰人未嘗爲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十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爲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謬妄不可任帝以爲排嬖愈益厚延齡贊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書奏句獲乾隱二千萬緡請舍別庫爲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興作廣宣索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脅就功號曰敕索弗讎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物月計符按覆覈有御史以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乃言培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宅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敕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爲治此乃便削兆民爲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橫斂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銑皆指延齡專以檢僞罔上帝怒乃罷贊宰相左除滂等官時大旱人情愁懣延齡言贊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饑民流度支糧芻之以激怒衆士宅日帝畋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賦廩芻者天子威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贊等朝廷震恐延齡又捕充所善吏張忠榜掠之誣充沒官錢五十萬緡以餌結權幸令妻以積車載金餉贊忠具獄其母投訴光順門監有詔御史審劾一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逞復奏充妄用京兆錢數願下有司比句以比部郎中崔元翰欲釋憾於贊也賴刑部侍郎奚陟辦治充等得不寃延齡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剝下附上肆驕誦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特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屢罵遺臣時人側目屬

疾臥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輩往，死年六十九。人稱以相安，唯帝悼不已。冊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永貞初，度支建勳，勳列別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元和中有司謹曰：穆。

崔樞字至無，系本博陵，大曆間，中進士，博學宏辭，補校書郎，咸陽尉，避親改大理評事，累勞至右諫議大夫，于時宰相趙憬卒，盧攜屬疾，裴延齡素善攜，屬之德宗，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中書虛位十日，議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外懷失，而損性齷齪，能自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隨年進門下侍郎，嘗以疾臥家，久賜絹三百為醫藥費，攜無卓卓稱于人者，而歷二省華要至宰相，母殯而不葬，亦不履殯，女兄為尼，沒不臨喪，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攜以便柔遜，應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疎，然憐過彌溫，卒，贈太子太傅，諡曰靖。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工部侍郎，述從子也，少警悟，工為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去為道士，不終，更為浮屠，已而復冠，浙西韓滉表試校書郎，進至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佛老二師並對，麟德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未究，解然答問鋒生，帝聽之意動，遷秘書郎，進詩七百言，未浹旬，擢右補闕，內供奉，始同列易之，後數遣中人專召渠牟，絲是皆屬目，歲中至諫議大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率滿下三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渠牟為人佻躁，志向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機巧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覽庶政，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御史，皆自推簡，然處深宮，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齊，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伴人主，延齡實皆姦虐，紹無所建明，渠牟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動天下，召崔牟于茅山，起鄭隨布衣，至補闕，引體泉令馮伉為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既偏于任聽，士之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再擢太常卿，卒，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諡曰忠，所論著甚多，傳于時。

李齊運者，蔣王憚孫，始補寧王府東閣祭酒，權累監察御史，復辟江淮都統，李

垣府，由工部郎中為長安令，政頗修辦，宗正少卿李瀚從子有所訟，齊運於瀚為卑行，而不禮訟者，瀚怒，尋請朝，齊運以聞，代宗貶瀚，由是稍擢京兆少尹，出為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德宗出狩，李懷光還兵奔難，晝夜馳及河中，士罷困乃休三日，齊運悉所賦勞軍，牛酒豐甘，人人喜悅，及懷光反，還守河中，齊運棄城走，詔拜京兆尹，時李晟壁渭橋，齊運發民築城保，晉駕果以餉，賊平，頗有助，萬年丞源遠不事，齊運怒，辱之，死於廷，遠家告冤，御史大夫崔縱請窮治，帝不許，御史聯章深劾，齊運訴于帝，言為朋黨所擠，天子使宰相諭諫官御史，後毋得連署，章以劾，然卒不直，遠冤久之，大蝗，旱，齊運不能政，乃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開嚴宮苑，使進至禮部尚書，宰相內殿對已，齊運常次進，帝與參決大事，既無學，暗于大體，第以甘言阿諛而已，嘗薦李絳為浙西，受賂數十萬，又薦李詞為湖州刺史，人告其贓，帝置不問，齊運臥疾，滿歲不能謁，每除吏，往往遣使即家咨遣，晚以妾為妻，具冕服行禮，士人嗤之，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以蔭仕，嗣曹王皋，辟署江西府判官，遷蘄州刺史，舉節度山南東道，復從之，舉卒，實知後務，刻薄軍費，士怨，欲殺之夜，縋亡歸京師，累進司農卿，擢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寵而愎，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饑，實方務聚斂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撤舍鬻苗，輸于官，優人成輔端為俳語諷帝，實怒，奏賤工諷國帝為殺之，或言古者警誦箴諫，雖恢諧託諭，何誅焉，帝悔，然不罪實，故事京兆避臺官，實嘗與御史王播遇而嘲唱爭道，播鉤責從者，實怒，奏播為三原令，廷辱之，惡萬年令李衆，誣逐虔州司馬，以所善虞部員外郎房啓代之，其怙權作威若此，公卿為譏短，遷斥者甚衆，事情鬱鬱，見顏間，權德輿為禮部而實私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此第，不爾，君且外遷，德輿雖拒之，然常憚其輕吏部每奏科目，頗嚴密，以杜請託，實公詣曹劫請趙宗儒，無所畏，詔書獨人通租，實格詔固執，畿民大困，官吏皆被榜罰，指取二十萬緡，吏乞貸還贖，輒死，按之無罪者，復曰：死亦非枉，復殺之，專以殘忍為政，順宗在諒闇，不踰月，



實殺數十人于府。貶通州長史。市人爭懷瓦石邀劫之。實懼。夜遁去。長安中相實以教令內移死號州。

皇甫鏞。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爲監察御史。居喪游處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久之。遷吏部員外郎。典南曹。鈐制吏森。稍知名。進郎中。遷累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鏞更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由聚斂句剝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致事。極論鏞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赴關。韓弘與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願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鏞。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鏞與程異知帝意。故數賈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爲奧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爲朋黨。不內其言。鏞乃益以巧媚自固。建擴內外官。裏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鏞貴售之以給邊兵。故諸陳謀。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鏞指所著韓曰。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鏞銜度。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擠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羣有天下重望。勸正敢言。後議帝號。鏞乃譖羣抑擢。微稱帝怒。逐羣湖南。鏞罷度支。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爲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姦妄。始譖政。集羣臣於月華門。貶鏞崖州司戶參軍。死其所。泌者。本楊仁晝也。習方伎。道古薦于鏞。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爲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求之。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以爲列聖亦有龍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愛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間。鞭笞苛急。歲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鏞與道古。皆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頗疑泌。屢譖怒。不常。宦侍懼。以獻。勝。大通自言百五十歲。鏞敗。與泌皆誅。初。吏實泌。答曰。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無它異。鏞之貶。前坊州刺史班肅以嘗僚獨饒於野。朝廷義之。擢爲司封員外郎。

鏞弟鏞。字獻卿。第進士。鏞爲相時。任河南少尹。見權寵太盛。每極言之。鏞不悅。乃求分司。爲太子右庶子。鏞敗。朝廷賈之。授國子祭酒。開成初。以太子少保卒。鏞能屬文。工詩。爲人寡言。正色。衣冠甚偉。不屑世務。所交皆知名士。著書數十篇。

王播。字明敷。其先太原人。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播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而播起舉賢良方正異等。補鹽鐵判官。中丞。李汶薦爲監察御史。雲陽丞源威季坐貶。免。路有司。復得調。播勸解其官。歷侍御史。李實爲京兆尹。與播過諸衛。故事。尹當避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爲三原令。將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邑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歲終。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德宗將播以要近。會母喪解。還除駕部員外郎。長安令于頔。奴客與民盜馬。吏繫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遷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刺舉不阿。有能。稱關中饑。諸鎮或閉糴。播以爲言。三輔不乏。歷號州刺史。李異領鹽鐵。奏以副己。擢御史中丞。歲終。改京兆尹。時禁屯刈。畿內者。出入屬餽。劍姦人冒之以剽劫。又勸將家馳獵近郊。播請一切呵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憲宗以爲能。進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是時天下多故。大理議。科條盡繁。播悉置格律坐隅。商賈重輕。剖決如流。吏不能竄其私。帝討淮西也。切於饋餉。播引程昇自副。昇尤通貨。盈虛。使馳傳江淮。夏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超拜禮部尚書。稍以賞賄結宦要。中外以爲言。播薦皇甫鏞及錢用事。更忌播。而以昇代。播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戶部尚書。爲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立。逐鏞。播求還。長慶初。召爲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權幸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事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爲淮南節度使。仍領使職。不肯易印。詔聽自隨。是時南方旱。人相食。播指敕不少。喪民皆怨之。然。凌七里港。以便漕。引。後賴其利。敕宗即位。即拜檢校司空。以王涯代。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樂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於是。譖。譖大夫獨孤。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勳。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見。廷。



英言播傾邪。開通帝左右狀。帝沖闇。不內其言。遂復領使。天下公議益不與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原郡公。時章處厚當國。以獻替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錢穀進。不甚與事。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尉。諡曰敬。播少孤貧。自刻苦。至成立。居官以彈濟稱。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爲樂。所署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雅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再領鹽鐵。嗜權利。不復初操。重賦取。以正額月進爲羨餘。歲百萬緡。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盤數千。綾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起字舉之。釋褐校書郎。補藍田尉。李吉甫辟爲淮南掌書記。以殿中侍御史入兼集賢殿直學士。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改游事。歲中考第一。錢徽坐貶。舉失實。貶起。起建言。以所試送宰相。閱可否。然後付有司。詔可。議者謂起爲失職。拜禮部侍郎。李齊賢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賜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方播以僕射居相。避選曹。改兵部。爲集賢殿學士。拜陝西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誅賊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入拜尚書左丞。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土。奏爲營田。以省餽。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不從。寬于法。絲是層積成出。民賴以生。召授兵部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漢。潼。關。連。屬。吏弗完治。起至部。先修復。與民約爲水令。遂無凶年。李訓爲宰相。起門生也。欲引與共政。即加銀青光祿大夫。復以兵部尚書召判戶部。訓敗。起素長厚。人不以訓譏之。止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教博顯。帝數訪達時政。因積兩願。願逐臣過惡。又短鮑叔殺身不忘人過。以解帝錮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象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又使廣五位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爲僮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知之。詔月益仙館院錢三十萬。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恥也。起賴其入。不克讓。武宗立。爲章陵

幽。使。東。都。留。守。召。爲。吏。部。尚。書。判。太。常。卿。帝。患。選。士。不。得。才。特。命。起。典。貢。舉。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者。人。伏。其。鑒。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入。辭。帝。勞。曰。宰。相。無。內。外。公。國。書。老。朕。有。關。當。以。聞。宴。賜。備。厚。宣。宗。初。檢。校。司。空。以。疾。願。代。不。許。年。八。十。入。贈。太。尉。諡。曰。文。懿。喪。還。命。使。者。弔。其。家。葬。及。祥。亦。如。之。起。性。友。悌。播。喪。哀。戚。加。於。人。嗜。學。非。饕。餮。不。輒。廢。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莊。恪。太。子。薨。詔。爲。哀。冊。詞。情。悽。惋。當。世。稱。之。帝。嘗。以。疑。事。令。使。者。口。質。起。具。勝。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宅。撰。集。亦。多。矣。終。太。常。博。士。子。鐸。錄。自。有。傳。起。子。龜。式。

龜。字。大。年。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賈。氣。常。以。光。福。第。賓。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至。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曰。君。谷。未。始。以。人。事。自。嬰。武。宗。雅。知。之。以。左。拾。遺。召。入。謝。自。陳。病。不。任。職。詔。許。終。父。喪。召。爲。右。補。闕。再。擢。屯。田。員。外。郎。稱。疾。去。崔。瑊。觀。祭。宣。歙。表。爲。副。龜。樂。苑。陵。山。水。故。從。之。入。爲。祠。部。郎。中。史。館。修。撰。咸。通。中。知。制。誥。鐸。爲。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刺。史。牙。將。白。約。素。暴。橫。嘗。譁。言。月。裏。薄。以。動。士。心。爲。亂。龜。捕。殺。之。人。皆。震。慄。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部。尚。書。子。堯。力。學。有。文。辭。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

式。以。廕。爲。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累。遷。殿。中。侍。御。史。少。節。儉。巧。于。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勅。之。出。爲。江。陵。少。尹。大。中。中。爲。晉。州。刺。史。餽。郵。傳。器。用。畢。給。會。河。曲。大。數。民。流。徙。代。州。不。納。獨。式。勞。卹。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饑。將。入。寇。汾。澮。聞。式。嚴。備。不。敢。進。境。報。其。種。落。曰。晉。州。刺。史。當。避。之。以。善。最。稱。徙。安。南。都。護。故。都。護。田。早。作。木。柵。歲。率。緡。錢。既。不。時。完。而。所。責。益。急。式。取。一。年。賦。市。芍。木。暨。周。十。二。里。罷。歲。賦。外。率。以。紆。齊。人。浚。壕。緣。柵。外。植。刺。竹。寇。不。可。冒。後。蠻。兵。入。掠。錦。田。步。式。使。譯。者。開。諭。一。昔。去。謝。曰。我。自。縛。叛。條。非。爲。寇。也。忠。武。戌。卒。服。短。後。褐。以。黃。首。巾。南。方。號。黃。頭。軍。天。下。銳。卒。也。初。交。趾。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諱。曰。黃。頭。軍。將。度。海。襲。我。矣。相。率。夜。圍。城。合。謀。請。都。護。北。歸。我。當。抗。黃。頭。軍。式。徐。被。甲。引。家。僮。乘。城。責。讓。矢。槍。交。發。叛。者。走。翌。日。盡。捕。斬。之。初。容。管。災。歉。不。

歲貢式始上輪大轎宴軍中。歸質外蕃而占城真臘慕義悉入獻亦還所掠王  
民寧國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抵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詔可。因至京  
師。懿宗問方略對曰第假臣兵寇不足平也。左右官要皆曰兵衆則餽多當惜  
天下費。式奏盜若猖狂天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關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兵多  
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  
福里第麾幟皆東廂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乃閱所部得  
吐蕃回鶻選練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爲向導擒甫斬之。加  
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鹽之利慈溪民陳城冒名仕至縣令皆豪  
縱州不能制。式曰甫竊發不足畏若澤城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咸通三  
年徐州銀刀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尙書徙武寧節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  
日悉以計誅亂兵會詔降武寧爲團練罷歸終左金吾大將軍。  
贊曰裴延齡引經館職其主以不忠爲忠德宗倚延齡韋渠牟等商天下成敗  
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回沈可不戒哉。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鏘以聚斂取  
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爲而然。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考證

王起傳炎子鐸錄自有傳○臣西按宰相世系表以鐸爲炎子以鐸爲起子與  
傳異。

起子龜式○舊書以式爲播子。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考證



韋執誼京兆舊族也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異等授右拾遺年踰冠入翰林爲學士便敏側媚得幸於德宗使豫詩歌屬和被詔稱旨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寵任相埒出入備顧問帝誕日皇太子獻書浮屠象帝使執誼贊之太子賜以帛詔執誼到東宮謝太子卒見無所藉言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執誼繇是與叔文善以母喪解終喪爲吏部郎中數召至禁中補闕張正一以上書召見所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駘裴諷常仲孺呂洞往賀之或謂執誼曰彼將論君與叔文鉤黨事執誼即白成季等朋比有所窺望帝詔金吾伺得相過食飲狀悉逐出之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執誼爲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伾居中竊命欲執誼據以奉行因用迷藥朝權執誼既爲所引然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爲所便遂詬怒反成仇怨及憲宗受內禪流叔文分北支黨貶執誼爲崖州司戶參軍帝以宰相杜黃裳之壻故最後貶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尙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聞人足聲輒悸動至于敗始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爲郎書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徹去及爲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爲不祥惡之果貶死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因論政及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趨避叔文獨嘿然既罷太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視聽問安無與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之謂殿下收服羣情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繇是重之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懷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它日幸用之陸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附之若韋執誼陸

質呂溫李景儉韓皋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爲死友而凌準程異又因其黨進出入龍秘外莫得其端張滂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順宗立不能聽政深居施經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王伾密語諸黃門陛下素厚叔文即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伾伾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伾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作詔文施行焉時景儉居親喪溫使吐蕃惟質秦諫準諫宗元禹錫等倡譽之以爲伊周管葛復出惘然謂天下無人叔文每言錢穀者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白用杜佑領度支鹽鐵使已副之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戶部侍郎宦人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悞曰吾當數至此議事不然無絲入禁中伾復力請乃聽三五日至翰林然不得舊職矣在省不事所職日引其黨謀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爲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泰爲司馬副之於是諸將移書中尉告且去宦人始悟奪其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乃諭諸鎮慎毋以兵屬人希朝奉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忠言文珍等皆在夏金以餉因揚言曰天子適射兔苑中跨鞍若飛敢異議者斬又自陳親疾病以身任國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宜聽然向之悉心戮力難易亡所避報天子異知爾今一去此則百勝至執誼爲吾助者又言羊士諤毀短我我將杖殺之而執誼懼不果劉闢來爲韋舉求三川吾生平不識闢便欲前執吾手非凶人邪掃木揚將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悵又陳領度支所以與利去害者爲己勞文珍隨語詰折叔文不得對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將何爲邪明日乃發喪執誼益不用其語乃謀起復斬執誼與不附己者聞者懼懼廣陵王爲太子羣臣皆喜獨叔文有憂色誦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獻歡泣下太子已監國貶渝州司戶參軍明年誅死王伾者杭州人始以書侍詔翰林入太子宮侍書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待詔伾本關東貌遜陋楚語無宅大志帝愛寵之不如叔文任氣好言事爲帝所禮至出處又不及伾之無間也叔文入止翰林而伾至翰林院見牛昭容等當其黨威門皆若沸羹而伾尤通天下賂謝日月不闕爲巨賈載寢以受珍使不可



出則獲其上叔文既居喪。臣日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爲宰相。且總北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乃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悸。行且臥。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與歸第。貶開州司馬。死。其所支黨皆逐。惟質以前死免。時者。混族子。有俊才。以司封郎中貶饒州司馬。終永州刺史。諫警敏。嘗覽華署。歲。鍾。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閭。籍終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州刺史。準字宗一。有史學。自翰林學士貶連州司馬。死。千貶。秦字安平。有筆畫。臣叔文所倚重。能決大事。以戶部郎中。神策行營節度司馬。貶虔州司馬。終湖州刺史。

陸質字伯冲。七代祖澄。仕梁爲名儒。世居吳。明春秋。師事趙匡。匡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陳少游鎮淮南。表在幕府。薦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史。質素善章執誼。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爲給事中。憲宗爲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改時執誼懼太子怒。已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爲寡人講學。何可及。宅質懼。懼出執誼未敗時。質病甚。太子已即位。爲臨問加禮。卒。門人以質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私共誣曰。文通先生。所著書甚多。行于世。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素善章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議。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馮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爲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羣勸禹錫挾邪亂政。羣即日罷。羣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惡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儂。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操濯用之。會程异復起。領運務。

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落。曉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又敘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忤心失恕。陰責最大難。宅美莫贖邪。欲感輒權近。而憾不釋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爲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爲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宅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埋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數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賞以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頌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今教類廢。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佗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姓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者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給妻孥。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界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饗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樂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

年遷京師道士植桃其成若覆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免葵蕪麥動搖春風耳以詔權近聞者益諱其行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兼集賢殿大學士雅知馮錫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服從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馮錫恃才而廢福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僊寒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爲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始疾病自爲子劉子傳稱漢景帝子勝封中山子孫爲中山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爲北部郡人墳墓在洛北山後其地歷不可依乃葬樂陽檀山原德宗棄天下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弈得通籍因問言事積久未至起蘇州據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陰薦丞相杜佑爲度支鹽鐵使頃日自爲副實震一時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平呂溫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者皆子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辨移人既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官校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責臣由是及貶其自辨解大略如此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襲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寶參貶夔州司馬遷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敏一時雖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禮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寬斥地又荒瘠因自放山澤間其壘厄感鬱一寓詩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條始書言情曰僕者進當職執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久與游者發怒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煩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尋在附會聖朝寬大貶

黜甚薄不寒衆人之怒謗語轉傳其言激激漸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習僕以悅仇人之心曰爲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益益爲罪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耗重墮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膚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啾啾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與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與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賦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廬爲耕畦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人矣又貽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貧賤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與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執事既隔復忤貴近狂疎謬戾陷不測之事今黨與幸復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尙何敢冀俟除棄廢癘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奴隸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覺然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貴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

縷每春秋時變子立梓其類無後繼者懷懷然歎歎惕恐此事便已推心  
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聞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  
自隨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急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  
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  
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偏滿悲隸膚肉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  
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  
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  
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  
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  
擇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棄志違分  
被謗譏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攜婦翁者然類當世豪傑  
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  
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  
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  
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劇通據鼎耳  
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怡賈生斥逐復召宣  
室兒寬擢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對而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懷偉博辯  
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性誤逐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慷慨懷賢自同  
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  
藉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棄筆觀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  
時讀書自以不至忘輒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傳卷  
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  
興哀於無用之地垂憐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  
雖不敢望歸掃塋城還託先人之靈以垂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  
實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養無復復矣然素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  
無用力者宗元久相據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曰臣所貶州流人

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司  
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宏發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  
瞽史詭誕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爲尚書  
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傳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  
闕闕會貶逐中較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尋故休致使聖  
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累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爲書念終泯沒  
鬱夷不聞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  
稽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激關怒振動  
事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通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電暴其  
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饒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噬禽獸  
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啖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  
吼兵刃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  
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聖人焉曰黃帝游  
其兵車交臂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聖人焉曰  
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  
莫不統率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  
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  
文命祗承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章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  
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冀永祀後之祇淫爲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  
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爲符斯皆詭譎闕誕其可羞也莫知本於厥  
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垓登龍膺寶濯瘴癘瘳瘳以遷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妄  
臣乃下取應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瞞瞞神鼎骨骸縱  
踴俾東之泰山石闕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驚逆其  
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尤亂鉤  
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較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  
以爲鼎踣九壤以爲鐘鑿以毒燎燭以虛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踏其有最



止於是大聖乃起。不降霖雨。滂澍澆沃。蒸爲清氣。疏爲冷風。人乃溍然休然。相  
睇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斷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乎舒  
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坑抵擠。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族。  
歌舞悅懌。用抵于元德。徒奮祖呼。矯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  
命遏德。義威殄戮。威壓嚴威。無對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踴躍  
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果。惟人之爲。敬莫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廉。  
敝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德。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  
而卒。惟德祗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  
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  
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干天。于其人。休  
符不干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爲貞符。載未有喪仁而久  
者也。未有特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維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  
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濟。  
深鴻旭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謀哉乃勳。  
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  
事。其詩曰。於穆教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煥  
于靈。濡炎以泮。勳厥凶德。乃厥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享以嬉。  
賦微而藏。厚我糗糧。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  
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己。拱之戴之。神其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  
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漢鑑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  
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  
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承祚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  
余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宗元不得召。內閣悼。悔念往吝。作賦自儆。曰。德  
咎愆以本始。今執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汙以閱世。今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  
觀古今。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今追駭步而退游。繁誠之既信。直令。仁  
友鶴而萃之。日施陳以繁慶。今遊亮舜禹之爲。上雖軒而混莽。今下駭龍而懷

私。旁羅列以交貫。今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今而無其形。推變乘時。今與志  
相迎。不及則殆。今過則失。貞謹守而中。今與時偕行。萬類芸芸。今率由以寧。剛  
柔弛張。今出入綸經。登能抑枉。今白黑濁清。蹈乎大方。今物莫能嬰。率軒讓以  
植。內令。欣余志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今謂耿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今惟  
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今事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今猶斷斷於  
所執。哀吾黨之不改。今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今逢天地之否隔。欲圖  
退而保己。今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今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  
令。甘脂潤。今鼎鑊幸皇鑒之明。有令。蒙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今宜夫重  
仍乎禍譴。既明懼乎天討。今又幽懷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畫駭。今類蠶麻之  
不息。凌洞庭之洋洋。今沂湘流之沍沍。風擊以揚波。今舟摧抑而迴還。日  
墮以昧幽。今黜雲涌而上屯。暮屑罕以淫雨。今聽噉噉之哀猿。衆鳥萃而噉號  
令。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今逝莫屬余之形魂。攢轡奔以紆委。今東海  
涌之崩潰。畔尺進而尋退。今澶涸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今羈縻禁以繁  
哀吾生之孔艱。今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今不亟死而生爲逾再歲之  
寒暑。今猶質質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今詎蔽罪以塞禍。惟減身而無後。今願  
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今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今長拘掣而輒  
軻。囊余志之脩纂。今何爲此戾也。豈食食而盜名。今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  
以直遂。今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今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轡之無橈。今  
行九折之峨峨。却驚棹以橫江。今沂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今完形軀之  
既多。苟餘齒之有憾。今蹈前烈而不顧。死蠻夷固吾所令。雖顯寵其焉加。配大  
中以爲偶。今諒天命之謂何。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  
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  
承決。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  
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  
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己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  
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



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程昇。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鄭尉。精吏治。爲叔文所引。繇監察御史爲鹽鐵揚子院留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異領鹽鐵。薦昇心計可任。請拔擢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爲揚子留後。稍遷淮南等道兩稅使。昇起退廢。能厲已竭節。悉矯革征利舊弊。入還。累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方討蔡。昇使江表調財用。因行諭諸帥府。以羨贏貢。故昇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以饒。遂兼御史大夫。爲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昇以錢穀奢。而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乘筆明年。西北軍政不治。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會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恭。身歿官第。無留貲。世重其廉云。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以異。宗元等撓節從之。微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債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爲明卿才大夫。惜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四

杜裴李章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狼顧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所惡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章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堪章執館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詔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即拂衣出皇太子總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檢校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俄而劉闢叛議者以關特險討之或生事唯黃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擁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自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脫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噉前世魏明帝欲按尙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曰長聽政衛士傳凌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爲豈必列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肅齊滅蔡復兩河以機乘運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

鄆國公明年年七十贈司徒諡曰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雅澹未始忤物初不爲執館所禮及敗悉力營救既死表還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不怒雖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嘗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鄆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載不問載終太僕少卿

裴弟勝字城卿寶曆初擢進士第楊嗣復數薦材堪諫官不爲鄭覃所佑宣宗感章武舊事元和時大臣子若孫在者多振拔之帝嘗問勝勝具道黃裳首建憲宗監國議帝嘉歎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欲倚爲宰相及蕭鄴罷爲中人沮毀而更用蔣仲以勝檢校禮部尙書出爲天平節度使不得意卒

裴埒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埒校辭判研嚴精密皆值才實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埒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惜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爲我言之埒卽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爲戶部侍郎帝器埒方直以爲任公卿薄其過眷信彌厚吉甫罷乃拜埒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埒始承旨翰林天子新翦蜀亂屬精致治中外機筭埒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既當國請繩不軌謀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問欲有關說帝憚埒誠使勿言帝在殿中常呼埒官而不名橫雨節度使楊於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埒曰以一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埒勸其儒以李鄴代之王承宗擅殺節度方帝屢創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璀每欲撓埒權因探帝意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範嚴征討計埒固爭以爲從史苟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與師以圖身利且武使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實罰不一沮勸廢矣帝猶違不能決久之卒用承璀

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增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增比遣往。得其大將高鳳等要領。增乃為帝陳從史暴戾不君。視承瓘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與師之勞。帝初瞿然。徐乃許之。增請秘其計。帝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瓘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增奏承瓘首謀無功。陛下雖誅法。人心不服。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估。更實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增奏禁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貲。悉為上供。自是起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增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增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增。增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大慚。增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為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增年少柄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帝懷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為兵部尚書。增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增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增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增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會卒。不加贈。給事中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增始相。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為學士。下為直學士。餘皆校理。史館以登朝者為修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令。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增。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增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增明。倚任方篤。尚不免疑嫌。以信處位之難云。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為湖南觀察使。有名于時。藩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敏于學。居父喪。家本饒財。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

數年。略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為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觀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據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即用。終不許。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藩名彊致之。仲舒等為俳說。度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為皇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為詔。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敕邪。裴增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為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禱之數。藩具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己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為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鐸。路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鐸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為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為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為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簡。藩材能不及

字實之發均然人物清楚是其流亞云

章實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重八世孫父肇大曆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秘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諂載除吏部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諡曰貞實之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權賢良方正異等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路都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劾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于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實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永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謙自代及爲右補闕謙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闕實之與崔暹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宅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蔭子補齋郎實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爲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爲之又勸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爲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之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相裴瑒嘗三奏事憲宗不從實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諸乎瑒曰奉教事果見聽瑒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爲惠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即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笑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也實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官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他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實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實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實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鎛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潛青裴度欲爲讀銀緋實之曰宿姦佞

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悉陰構之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較故罷爲吏部侍郎於是翰林學士左拾遺郭求上疏申理詔免求學士出實之爲湖南觀察使不三日章顓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紹坐與實之厚善悉貶爲州刺史顓正辭處厚皆清正以鉤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宿時國用不足遣鹽鐵副使程昇督諸道賦租昇調州縣厚斂以獻實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昇意因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貞後更諡曰文實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爲僞辭以悅人爲右丞時內僧造門曰君且相實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緒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子漢字子裴第進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漢謁己溫歸以告漢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漢曰然恐無呈身御史周堪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堪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漢曰願公無權堪愕然漢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衽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堪數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堪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歲中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累遷兵部侍郎進學士承旨與蕭實皆爲宣宗禮遇每兩人直必偕召問政得失晝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妥者即遷延須臾帝開陳可否未嘗不順納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於教使何如漢陳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搖首曰未也策安出漢倉卒答曰若謀之外廷則太和事可用進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綠自綠至緋猶可衣紫卽金爲一矣漢愧汗不能對乃罷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豎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漢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漢具道狀且言必實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爲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會戶部關判使帝以問漢漢三不對帝曰任卿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氣耗煩劇非所任者帝默不樂出



謂其甥柳玭曰：吾本不爲宰相知，上便委以使務，脫謂吾佞而得，卒無以自白。今時事變遷，皆吾輩食爵位致然。未幾授河陽節度使，入辭，帝曰：卿自便而還我，非我去卿。玭宗立，徙平盧軍入爲吏部侍郎，復出爲鄆州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坐吏部時，史盜錄書爲姦，貶秘書監，分司東都，就還河南尹，辭疾不拜。玭歸樊川，逾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贈戶部尚書，諡曰貞。漢在河陽累年，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漢所，帝以簿紙手作詔賜漢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將以爲相也。因問輔養術，漢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怪妄，宜斥遠之。其八月，帝崩，不果相。爲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卿爲朕撰一書，漢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鈎次，題爲處分語，後鄆州刺史薛弘宗中謝，帝敕戒州事，人人驚服。

綬，字弘育，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憊然，疑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廷文就無留思，喜曰：兒無愧矣。入爲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郎，既而轉解縣，侍親疾，調適湯藥，彌二十年，衣不脫帶，既居喪，毀瘠不支，服除，李達吉辟置宣武府，頻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擄，罪不測，溫僞曰：丞相操履有初，不宜反，乃姦人陷之，吾等豈許溫是，使上嚴審，咎邪，事同舍伏閣切爭，由是益知名。太和五年，太廟室漏，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責卿李銳，監王堪奪其果，自敕中人輩之，溫諫，更舉其職，國以治，事歸於正，法以修，夫設制度，立官司，度經費，則宗廟最重也，比詔

下閏月，有司弛愼不力，正可黜慢官，懲不恪，擇可任者，維完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今慢吏奪果，而易以中人，是許百司公廢職，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臣竊惜之。請還將作，則官修業矣。帝乃罷宦人，會羣臣請上尊號，溫固諫，今河南水江淮旱，歉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凍仆，此非樂飾虛名時，帝頗納，乃謝羣臣，改侍御史，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爲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鄭注節度鳳翔，表爲副溫，曰：拒則遠黜，從之禍不測，吾焉能爲注起邪？注誅，由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未幾，爲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憂長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殺治命邪？禮部侍郎崔彥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爲孝，帝意釋，換知制誥，引疾徙太常少卿，宰相李固言薦溫給事中，帝曰：溫素避事，肯爲我輪駁乎？須太子長，以爲賓客，久之，本爲給事中，初兼莊恪太子侍讀，展詣宮，日中見太子，諫曰：殿下成年，宜聽鳴琴作，問安天子，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悅，辭侍讀，見，王晏平罷，溫武節度使，以馬及錢仗自隨，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樂工尉遲瓊授光州長史，溫悉封上詔書，太子得罪，詔諸羣臣，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重其言，還尚書右丞，溫鐵推官姚勗按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外郎，將遷省，溫使戶止，即上官郎官清選，不可實能，更帝命中人論送，溫執職不替，詔改勸檢校禮部郎中，帝問故於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材幹而不入清選，化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表晉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溫，出爲陝西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食田中，難以供賦，可乎？爲緩期，而賦辦，武案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引同輔政，溫苦言，李漢可釋，德裕憤然，出宣徽觀察使，他民訟刺史，勗無狀，榜殺之，威行部中，既疾，召親屬賦詩，在室懷憂，因泣下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職矣。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諡曰孝，溫性剛峻，人並見無敢戲慢者，與楊嗣復，李珣等，嘗勸與李德裕平政，二人不從，及皆誅，溫歎曰：用吾言，孰至是邪？一女歸薛蒙，女工屬文，讀會大家女訓，行于世，溫少舍所善惟蕭祐。

祐者，字祐之，夷陵君子也，少貧，隱居以孝愛聞，周處卿李實嘗相祐居喪

未及輸召至將責之會有賜與情祐爲奏實稱善卽薦於朝終制以處士拜左拾遺累遷諫議大夫終桂州觀察使贈右散騎常侍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誓然不以塵事自蒙故溫號山林友云

贊曰杜黃裳善謀略能持法李藩頗挺章實之忠實皆足穆天綽經國體撥衰舊王舊據四方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邪昔子貢孔堂高第而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資食黃裳亦以受餉見疵至於忠烈峴然則不可掩已

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唐書卷一百七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五

二高伊朱二劉范二王孟趙李任張

高崇文字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闡崇文性機重寡言少藉平盧軍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吐蕃三萬寇寧州崇文率兵三千往救戰佛堂原大破之封渤海郡王全義入朝留知行營節度使後移遷長武城都知兵馬使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詔檢校工部尚書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傳統左右神策驍游奉天諸屯兵討闢時顯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卯滿受命辰已出師器賈械先無一不具過興元土有折逆旅七番者即斬以徇乃西自閬中出卻劍門兵解梓潼之圍賊將邢泚退守梓州詔拜崇文東川節度使初闢陷東川執節度使李康不殺也至是歸康以句雪崇文數康失守罪斬之鹿頭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闢城之旁連入屯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于城下會雨不克攻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曉將高霞寓鼓之士板練上矢石如雨募死士奮而有之盡殺成者焚其柩下瞰鹿頭城人可頭數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顏與崇文約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賊大震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夏輔舉鹿頭城二萬衆降執闢于方叔增募強遠趣成都餘兵皆面縛送款闢走追禽之檻送京師入成都也師屯大達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邢泚已降而貳斬于軍衣冠骨汗者請牙請命崇文爲條上全括之進檢校司空西川節度副大使南平郡王實封三百戶刻石紀功于鹿頭山崇文不通書厭案牘詔判以爲繁且蜀僻無所事請扞邊自力乃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宗慶節度使爲京西諸軍都統崇文特功而後舉蜀將罷百工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曉朝廷儀儔於親臨有詔聽便道之屯居郾三年戎備整修卒年六十四贈司徒諡曰威武會昌六年詔配享宗廟

子承簡少事忠武軍後更隸神策以崇文平蜀功除嘉王傅襲度征蔡奏署牙將蔡平詔析上蔡郾城遂平西平四縣爲潁州拜承簡刺史治郾城始開屯田列防廬瀕潁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爲腴田先是賊築武宮以夸戰勢承簡夷其丘庀家財以葬軍備官備俎豆歲時行禮野有收實民得以食將吏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府實賦尤急承簡代下戶數百輸租遷宋州會宣武將李芥反遣使實財于宋承簡囚之前後數輩輒繫獄一日并出斬于牙門威震部中芥悉兵攻之宋有三城南城陷承簡保北兩城數與賊戰會徐州殺至芥爲李質所執兵遂潰拜充海沂密節度使遷義成軍檢校尚書左僕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復節度使郾寧先是廣多以威秋犯邊承簡請屯寧州以制其侵屬疾還朝道卒贈司空諡曰敬崇文孫駢自有傳

伊慎字塞悔兗州人通春秋戰國策天官五行書用善射爲折衝都尉喪母將合葬而不知父墓晝夜哭夢若有導者既發之舊志可按也乃得葬江西路嗣恭討哥舒晃以慎爲先鋒疾戰破賊斬首三千級下詔州戰把江口水湍駛乃爲梓潼薪薪乘風縱火賊焚且溺不可計與諸將追斬晃泔溪授連州長史知團練副使三遷江州別駕討梁崇義也慎以江西牙兵屬李希烈希烈署漢南北兵馬使不受獨率所部破崇義於潁水效俘三萬襲漢平功多希烈愛其材數饋遺欲廢止之卒以計免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皋主鍾陵得而壯之拔爲大將希烈恐爲事所任遣以七屬甲詐爲懷書行反間帝遣使即軍中新之舉表列其輕未報賊所任遣以七屬甲詐爲懷書行反間帝遣使即軍中新之舉殺賊將斬級千餘拔蔡山尤力遂下新州即拜刺史封南充郡王天子在梁州包信轉東南討糧次新口賊遣曉將杜少誠以兵萬人逼江道不得西慎選士七千列三屯相望偃旗以待少誠分圍之未合慎自中屯鼓之諸屯悉出奮擊賊亂少誠走斬將許少華封其尸爲京兆潛無留難進圍安州希烈之甥劉戒虛以兵八千來援慎逆擊于應山禽之示城下州開門降以功爲安州刺史實封百戶攻隋州戰厲鄉斬首五千級喻降李惠登即薦惠登爲刺史拜懷安黃州節度使吳少誠反詔領步騎五千兼統荆南湖南江西兵當一面遇賊于



三州管義陽戰于中斬首數千加檢校刑部尚書貞元末詔安黃爲奉義軍  
卽爲奉義節度憲宗卽位以兵付其子寅身入朝拜尚書右僕射改金吾衛大  
將軍以錢三千萬賂宦人求帥河中事憲帝沒其半賊貶右衛將軍明年念舊  
勞復檢校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卒贈太子太保諡曰壯繆乾符中盜發其墓  
賜絹二百修墓云

朱忠亮字仁輔汴州浚儀人舉明經不中往事昭義節度使薛嵩爲裨將屯普  
潤開田峙糧以功擢太子賓客朱泚亂率麾下四十騎至奉天封東陽郡王爲  
定難功臣扈從梁州爲賊鈔獲繫長安獄賊平李晟釋之奏緣本軍累遷定平  
軍使憲宗立加御史大夫涇州將楊琦謀拒詔爲亂方集諸校計事屋壞琦壓  
死乃授忠亮涇原四鎮節度使本名士明至是賜今名隱嚴軍籍得實名者三  
千人歲收乾沒十萬緡吏白毫卒不任職者可罷答曰古於老馬不棄況戰士  
乎聞者莫不感奮涇俗舊多賣子忠亮以財贖免者前後數百築潘原城有勞  
改封丹陽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靈

劉昌奇字光俊太原陽曲人幼重遲不好戲常若有所思度及壯策說邊將不  
售去入蜀楊琳亂昌奇說之琳琳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奇州佐琳琳死客  
河朔間曲瓊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瓊檄李納劉曉大誼瓊上其稿德宗異之  
瓊欲遣去昌奇止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況士馬完奮足支賊若堅壁不戰七  
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說許諾賊攻壞不得修昌奇密遣飛棚聯柵  
卽募突將千人壘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柵已立守陣遂安兵馬使安國事謀  
應賊昌奇以計斬之召其麾下千人爲養人賞二錢乃伏兵于道令持鐃者斬  
一不能脫賊聞解去以功擢說陳許節度使昌奇陳州刺史韓全義敗于藏水  
引軍走陳求入保昌奇登陣揖曰天子命君討蔡何爲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  
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自意迎拜數  
服改陳許行軍司馬說卒軍中推昌奇有節檢校工部尚書代節度命境上吏  
不得犯蔡人少賊更有來犯者捕得縛送使自治之少賊漸其軍亦禁境上暴

掠者對彭城郡公元和八年大水壞廬舍窮居人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左龍  
武統軍召還京師始憲宗惡昌奇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  
衆人心難善可召也遂以韓舉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臥第歲中卒  
贈瀘州大都督諡曰威

范希朝字彥昭河中虞鄉人初從郭守讓軍爲別將事節度使韓游瓌德宗在奉  
天以戰守功累遷御史中丞治軍嚴毅游瓌畏其才將伺隙殺之希朝懼奔鳳  
翔帝聞召實左神策軍貞元四年以游瓌政無狀使代之希朝曰始僞而來終  
代其任非所以防觀觀安反仄也固讓左金吾衛將軍張獻甫軍中憚獻甫嚴  
以兵脅置軍使請於帝必得希朝方止詔拜寧州刺史郭守讓節度使俾佐獻  
甫俄遷檢校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壓作謂之刮城門希  
朝度要害置屯保斥邊嚴密鄰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  
是必發光嚴給姓名來也邈州每長帥至必效藥宅驢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  
結其歡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初單于城地不樹希朝命蒔柳  
數歲成林貞元末請朝時諸鎮不以事自述職者希朝而已帝悅拜右金吾衛  
大將軍王叔文用事謂其易制用爲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  
營節度使屯奉天以韓泰爲副因欲使泰代之會不能得神策軍而罷憲宗立  
檢校尚書左僕射復爲右金吾衛大將軍俄檢校司空出爲朔方靈夏節度使  
遷河東率師討王承宗敗之木刀溝然老病不能有大功還朝改左龍武統軍  
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諡忠武改曰宣武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  
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千落衆萬餘有之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  
有功

王鐸字昆吾自言太原人始隸湖南團練府爲裨將楊炎遣還與語異其才嗣  
曹王舉爲團練使俾鐸降武岡叛將王國夏以功擢鄧州刺史舉之節度江  
西也李希烈南侵舉與鐸兵三千使屯潯陽而舉全軍臨九江襲新州遂以衆  
濟表鐸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都虞候鐸小心善刺軍中情僞事無細大舉  
悉知之因推以腹心雖家人燕居或預焉舉攻安州使伊懷威兵圍之而遣鐸

入城中約降使殺不從者翌日城開慎以賊降乃已功不下鐔鐔稱疾避之畢  
爲荆南節度使欲署府少尹而上在鄆其人乃復都虞候從畢朝京師畢奏  
鐔文用雖不足而它可試德宗擢爲鴻臚少卿先是天寶末西城朝貢會長及  
安西北廷校吏歲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右既陷不得歸皆仰慕鴻臚禮賓月四  
萬緡凡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是鐔悉籍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  
二千奏皆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右神策軍以會長署牙將歲省五十萬緡  
帝嘉其公權容管經略使凡八年路落安之運糧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  
征薄多牟利於市鐔租其廬權所入與常賦埒以爲時進退其餘悉自入諸  
船至盡有其稅於是財蓄不貲日十餘艘載皆犀象珠琲與商賈雜出于境數  
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鐔之財召爲刑部尚書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鐔  
檢校兵部尚書爲佑副厚事佑以悅之坐必就司馬聽事不數日遂代佑久之  
入拜尚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爲河中節度使進兼太子太傅徙河東河東自  
范希朝討鎮無功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鐔能補完畜養未幾兵至五萬  
騎五千財用豐餘會回鶻并庭尼師入朝鐔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廷列  
五十里旗幟光鮮戈鋌犀密回鶻悉不敢仰視鐔慨然受其禮帝聞嘉之即除  
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鐔自見居財多且懼謗納錢二十萬李絳奏言  
鐔雖有勞然貪望不屬恐天下議以爲宰相可市而取帝曰鐔當太原殘破後  
成雄富之治官爵所以待功功之不圖何以爲勸王播所獻數萬萬亦可以平  
章政事乎不聽卒贈太尉諡曰魏鐔初附太原王勣爲從子以婚閭自高勣子  
第亦藉鐔多得官又常讀春秋自稱儒者士頗笑之善任數持下在淮南時嘗  
得無名書內轉中使取它書焚之入信其無名者異日因小罪并以所告窮驗  
示衆以神明性纖密有所程作雖碎瑣無所遺官官屢壞吏將易之鐔取壞者  
付船坊以鍼箬每燕饗輒錄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鐔家錢徧天下  
子履歷鴻臚少卿鐔在藩履常留京師視勢高下輕重以納賞焉嘗請籍坊以  
廣第舍作複垣洞穴實金錢其中鐔卒奴告獲更遺占沒所獻髮度爲官乃論  
殺奴長慶二年用履爲德州刺史悉全寶腰侍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因

軍亂殺履納其女爲妻開成中潼州節度使劉約妻履子叔榮生五歲值全略  
亂爲郡人匿養得不死送叔榮京師文宗憫焉詔授九品官使奉鐔祀  
孟元陽史失其何所人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由環領節度使時已爲大將使  
董作西華屯咸夏屬而立千餘役休乃就舍故田軋歲稔而軍食常足環卒吳  
少誠來寇元陽舉城守圍甚急然終不能傳城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殺去獨  
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所部屯潁水破賊二千詔拜陳州刺史  
憲宗立遷河陽節度使五年盧從史敗檢校尚書右僕射徙帥昭義軍入爲右  
羽林統軍封趙國公改右金吾大將軍復拜統軍平贈揚州大都督  
主栖曜濮州濮陽人安祿山反尚衡夏義兵討賊署牙將徇兗鄆諸縣下之進  
牙前總管賊將邢超然守曹州乘城詣曜曰彼可取也一矢殛之遂拔曹  
州累授試金吾衛將軍袁晁亂浙東御史中丞袁倓討之表爲偏將與賊戰日  
十餘遇生禽晁收州縣十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介未定詔內  
常侍馬日新以汴滑軍五千鎮之中人暴橫賊蕭廷蘭乘機逐日新劫其衆  
栖曜方游近郊賊脅取之與圍蘇州栖曜乘賊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出戰  
賊衆大敗運試金吾大將軍李璽曜反汴州浙西觀察使李潘使提兵四千爲  
河南犄角有功李希烈陷汴州也乘勝東略次寧陵將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  
滉使栖曜以彊弩三千涉水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帳前驚曰江淮  
弩士入矣遂不敢東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爲鄆坊節度使十九年卒贈  
尚書右僕射諡曰成栖曜性謹厚善騎射始將兵時涉遼境過游騎環合乃規  
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的虜相顧懼引去  
子茂元少好學德宗時上書自薦擢試校書郎改太子贊善大夫呂元膺留守  
東都署防禦判官潛青留邸卒謀亂元膺率兵圍之士無敢先者茂元取一人  
斬之衆乃進賊遂出奔果遷嶺南節度使遷落安之家積財文燭權貴鄭注用  
事遷涇原節度使注敗悉出家資餉兩軍得不諫封懷陽郡侯召爲將作監領  
陳許節度使又徙河陽討劉稔也李德裕以茂元兵寡詔王宰領陳許合義成  
兵援之以河陰所貯兵械內庫甲弓矢陷刀賜之會病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

使卒贈司徒諡曰威。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善騎射。天寶末。從河南防禦使張介然討安祿山。授易州遼城府左果毅。史朝義兵圍宋州。城中食盡且降。昌說刺史李峋曰。李光弼在河陽。江淮足兵。勢必來援。今虜麴尚多。若屑以食。可支二十日。則救至。岑聽之。昌乃被鎧登城。以義諭賊。賊畏不敢攻。俄而光弼援軍至。賊夜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將用之。會光弼卒。還爲宋州牙門將。李靈耀以汴州反。刺史李僧惠欲應之。昌請見。陳逆順計。且泣。僧惠悟。即馳奏請自將討賊。故靈耀失助。不得逞。汴州平。李忠臣疾僧惠。攻殺之。昌遁去。劉玄佐領宣武節度使。擢昌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偏師收考城。先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玄佐攻濮州。以昌攝刺史。李希烈取汴。玄佐別將高翼提精卒守襄邑。城陷。翼赴水死。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衆五萬攻之。昌掘塹以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更攻陳州。昌從玄佐以浙西兵三萬救之。西去陳五十里。昌諱其軍大破之。禽賊將翟曜。希烈奔還蔡州。加檢校工部尚書。累封一百戶。貞元三年入朝。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原士卒有逗留沮事者。斬三百人。乃行。舉軍潛伏。尋授京西行營節度使。歲餘。改四鎮北廷行營兼涇原節度。七年。城平涼。開地二百里。扼彈箠峽。又西築保定。背青石嶺。凡七城。二堡。旬日就。以功檢校尚書右僕射。累封南川郡王。十四年。歸化堡軍亂。逐大將張國誠。詔昌經略。昌入堡。誅數百人。復使國誠統之。昌在邊凡十五年。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養食。兵械銳新。邊障安寧。及感疾。詔赴京師。未行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初。城平涼。當劫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始命瘞之。夕夢若詰昌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爲養具。斂以棺槨。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葬淺水原。詔翰林學士爲銘識其所。昌感陳兵衛。具牢醴。率諸將素服臨之。過兵莫不感泣。

子士逕。尚雲安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少卿。家積財。內結權近。善胡琴。故得幸於貴人。後遷太僕卿。給事中。章弘景等封還制書。以士逕交通近倖。不當居九卿。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逕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弘景等乃率

詔。

贊曰。唐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玄佐召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陣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猝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國家將富貴汝。史臣謂不然。且勸兵乘城與賊抗。所顧實罰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牧以爲張巡。許遠。昭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于世。寧牧未之思邪。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始爲昭義李承昭節度府屬。累遷虔州刺史。安南酋獠杜英翰叛。都護高正平以憂死。拜昌安南都護。夷落嚮化。毋敢桀居十年。足疾。請還朝。以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爲國子祭酒。未幾。州將逐泰。德宗召昌問狀。時年踰七十。占對精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詔書至。人相賀。叛兵即定。憲宗初立。檢校戶部尚書。遷嶺南節度使。降輯陳荒。以勞徙節荊南。召入。再遷工部尚書。兼大理卿。出爲華州刺史。對麟德殿。趨拜強駭。帝訪其所以。願養。還太子少保。卒。年八十五。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成。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略以蔭補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歷末。客河中。閻門讀書。李懷光爲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貨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嚴實論殺之。既而有若女厲者。進謝廷中。如光妻云。遷大理司直。懷光屯咸陽。將襲東渭橋。召幕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杖策詣行在。此轉禍爲福也。不聽。既出軍門。慟哭曰。豈意此軍乃陷不義乎。遂遁歸。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子府。累轉侍御史。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通道。前刺史軟柔。每虜使至。與抗禮。時梅鋒將軍入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前遣人謂曰。可汗新沒。欲弔使者。乃坐高壠待之。梅鋒俯僂前哭。景略即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於是虜容氣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此回紇使至者。皆拜于庭。咸名顯聞。希全忘之。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遷左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殿輪奏行。有大臣風會。河東節度使李說病。以景略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時方鎮既重。故少召還者。惟不幸。則司馬代之。自說有疾。人心固屬。



景略矣。會梅鋒復入朝，說大會，虜人爭坐，說不敢過。景略叱之，梅鋒識其聲，驚拜曰：「非李豐州邪？」遂就坐。將吏相顧嚴憚，說愈不平。路中尉賈文場謀殺去之。歲餘，塞下傳言回紇將南寇，文場方侍帝傍，即言豐州當得良將，且舉景略。乃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窮蹙苦寒，地瘠鹵，邊戶勞弊。景略至，節用約己，與士同甘苦，塞威應承，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儲粟器械畢具，威令肅然。聲雄北疆，回紇畏之。卒于屯，年五十五。天下惜用景略才，有所未盡，贈工部尚書。

任迪簡，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天德李景略表佐其軍，宴客而行酒者，誤進臘，景略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飲為醺，徐以它辭請易之。歸，略血不以聞。軍中悅其長者。景略卒，舉軍請為帥，監軍使拘迪簡不聽。衆大呼，破戶出之。德宗遣使者察變，具得所以然，乃授豐州刺史。天德軍使由殿中侍御史授兼大夫，散騎常侍，入為太常少卿。太子左庶子張茂昭以易定歸，擢迪簡行軍司馬代之。大將楊伯玉據牙不納，衆殺之。別將張佐元復叛，迪簡斬以徇。乃入以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承茂昭奢縱，後公私屈辱，欲養士，無所給。至與下同糲食，身居載戶，踰月，軍中感其公。請安臥內，迪簡乃許。三年，上下完充，以疾入除工部侍郎，不能朝。改太子賓客，卒，贈刑部尚書，諡曰襄。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棄儒不願，乃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有功，李順伐劉展，署為都將，效首萬福。累擢壽州刺史。舒肅肅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都，至類為盜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賊倉卒不得戰，悉禽之。盡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還其家，不能自致者，給船車以遣。真拜刺史。兼淮南節度副使，而節度崔圓忌之，失刺史。改鴻臚卿，使將千人鎮壽州。不以為恨。時許果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駐濠州，陰窺淮南。圓使萬福攝濠州刺史。果聞，即移戍當塗。賊陳莊陷舒州，圓又令攝舒州刺史。督淮南盜賊，窮破株黨。大曆三年，召見，代宗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果累卿。」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以一許果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姑為我。」果事且當大用，乃拜和州刺史。兼行營防禦使，督盜淮南。萬福至州，果懼徙屯。

上元，過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使萬福追討，未至。果為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循淮鈔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免者十三。盡還所剽於民。元甫將厚賞士，萬福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今一小煩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帝下詔褒美，賜具衣，官錦十雙。久之，詔以本鎮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萬福詣揚州還，所領兵會元甫死，諸將願得萬福為帥。監軍使遣請之，對曰：「我非幸人，勿以此待我。」遂去。以利州刺史鎮咸陽。且留宿衛。李正己反，屯兵蒲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漢口，德宗乃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漢口，駐馬于岸，悉發漕船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改泗州刺史。魏州飢，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兄子將米百車饑之。贖魏人自賣者，給資遣之。為杜亞所忌，召拜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乃言爾昏耄，何邪？」詔圖形淺烟閣，數賜與，并敕度支籍口畜，給其費。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閣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威事，偏裨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以工部尚書致仕，年九十，萬福自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茲凡九州皆有惠愛，初在泗州，遇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福獨不遣，謂使者：『為我白公，妻老且醜，不足辱公意。』卒不行，人稱其直。」

高固，不知何許人，或言四世祖侃，永徽中為北廷安撫使，禽車鼻可汗，以功為安東都護。固生微賤，為家所賣，轉為潭城童奴，字黃岑，性敏慧，有毅力，善騎射。能讀左氏春秋，愛養之，以齊有高固，因以名。以乳媪女女固，從城屯朔方。德宗在奉天，固仍從賊，賊突入東門，固引銳士長刀殺賊數十人。曳車塞闕，賊不能入。封渤海郡王。李懷光反，使邵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元十七年，邵寧節度使楊朝晟卒，詔將并邵寧朔方為一軍。議以李朝宗為節度，劉南金副之。以詢邵軍，咸曰：「如詔，數日復劫固為帥。」固曰：「然能聽吾言，乃可來。唯唯。」固徇曰：「毋殺人，毋肆掠。」三軍皆順悅。帝亦念固功，乃拜邵寧節度使，固本宿將，且寬。



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爲僞類輕笑，及受命衆多懼，固一釋不問。憲宗時，檢校尚書右僕射，入爲右羽林統軍卒，贈陝州大都督。

郝玘，不記其鄉里，貞元中爲臨涇鎮將，書從數百騎出野，遺說節度使馬燧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顧城之爲休養便地，玘出，或謂燧曰：『玘言信然，雖然，公所以蒙厚大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今若用玘言，則邊已安，尙何事爲？燧遂不聽。及段佑代節度，玘又說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爲防，獨西戎耳，而塞至京師，且萬里，自祿山反，西陲盡亡，塞內爲邊郡，每慮入寇，靡井闢父子與馬牛，焚積聚，殘室廬，邊人耗盡。今若築臨涇以折虜勢，便甚。』佑唯許，請于朝。卒詔城臨涇爲行原州，以玘爲刺史，戍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玘在邊積三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於敵，獲虜必剝剔而歸其屍，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還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原行營節度使，封保定郡王，贊普常等玘身鑄金象，令于國曰：『得生玘者，以金玘償之。』朝廷畏失名將，徙爲慶州刺史。卒，佑本郭子儀牙將，征伐有功，貞元末爲涇原節度使，虜畏憚之，終右神策大將軍。

史敬奉者，靈州人，事朔方軍爲牙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十四年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予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衆於靈蘆河，獲馬牛雜畜，追萬數，賜實封五十戶。敬奉遂陷，類不勝衣，其走逐奔馬，挾鞍勒以上，而後羈帶之，矛矢在手，前無疆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每出輒分其隊爲四五，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與鳳翔將野詩良輔及郝玘，皆以名雄邊，良輔者，後爲隴州刺史。朝廷遣使至吐蕃，虜輒言唐家稱和好，豈妄邪？不爾，安得任良輔爲隴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七十

唐書卷一百七十考證

范希朝傳以許瑒或無狀使代之。○舊書：許瑒，歿，邠州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爲節度，兩書不合。臣因按：許瑒傳，遣兵築豐饒，二板而潰，事平大掠，許瑒不能禁，初用張獻甫代之，是時許瑒未歿也。及還京後，乃歿耳。當從新書。

唐書卷一百七十考證

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六

李烏王楊曹高劉石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屬以其地爲羅田州世襲刺史隸朔方軍光進與弟光顏少依舍利葛旃葛旃妻其女兄也初葛旃殺僕固瑒歸河東幸雲京遂與光進俱家太原以沈果稱從馬燧救臨洛戰涇水有功歷前後軍牙門將兼御史大夫代州刺史元和四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都將時光顏亦至大夫故軍中呼大小大夫俄檢校工部尚書爲振武節度使賜姓以光龍之別詔光顏拜洛州刺史弟兄榮冠當時光進徙靈武卒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貫貯納管鑰於奴光進命反之曰婦違事姑且書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光顏字光遠葛旃少教以騎射每數其天資果健己所不逮長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高崇文平劍南數舉旗陷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洛二州刺史元和九年討蔡以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始踰月擢本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潁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屢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刃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當此時諸鎮兵環寨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始裴度宣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義必立功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潁河初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重胤中矛創甚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出則小潁河之堡可乘且重胤不可破遣大將田頌宋朝隱襲其城夷之賊失聲衆弘怒不救重胤連節度取頌等將戮之衆軍惜其材光顏不敢拒會中人景忠信至知其然即矯詔械繫在所馳以聞有詔釋之弘及光顏更以表言帝謂弘使曰違都統令當死但以

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弘不悅自是與弘有隙十一年屢困賊遂拔凌雲柵捷奏入帝大悅厚賚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郾城死者什三數其甲凡三萬悉書符斗星署曰破城北軍鄧守將鄧懷金大悉其令董昌齡因是勸懷金降且來請曰城中兵父母妻子皆質賊有知不戰而屈且赤族請公攻城我舉火求援援至公迎破之我以城下光顏許之賊已北昌齡率僞印懷金率諸將素服開門待光顏入之城自壞者五十版弘素饒縱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之乃飭名姝教歌舞六博播弄珠琲舉止光麗豐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侍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勵裴度築赫連城於海口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譟戰城爲震度危甚光顏力戰却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棄騎去顯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董重質奔泗曲軍降愬光顏躍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入朝召對麟德殿賜與蕃渥命宴其第歸芻米二十車帝討李師道徙義成節度使許以忠武兵自隨不三旬再敗賊濮陽拔斗門斬數千級上言許鄭兵合不可用遂復鎮忠武吐蕃入寇從郿軍軍時虜襲鹽州城使光顏復城之亦以忠武兵從初田頌鎮夏州以切害開邊隙故党項引吐蕃圍涇州部我力戰破之光顏聞賊至料兵以赴郿人慢言怙愾譟不肯行光顏爲陳說大義感慨流涕聞者亦泣下遽即路虜走出塞穆宗立召還賜開化里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軍資況不貲以寵示羣臣俄從鳳翔帝將伐鎮州復還忠武又兼深冀行營節度使宰相百官班饌帝御通化門臨送賜珍器夏馬玉帶光顏提軍深入而饒運不至有詔以滄景德棣州益之光顏以宰相處置失宜辭兼領亦會赦王廷湊復所治李齊胤汴州詔總軍出討朝受命暮即戎翌日拔尉氏與汴人

戰琵琶溝。未陣薄之。賊走。齊平進。兼侍中。敬宗初。真拜司徒。河東節度使。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諡曰忠。賜良厚。及葬。文宗以其功高。復賜帛二千匹。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爲用。許師勁悍。常爲諸軍鋒。故數立功。王仙芝黃巢反。諸道告急。多請以助守。大校曹師罕以千五百人。隸招討使宋威。張實以四千人。隸副使曾元裕。傳宗倚許軍以屏蔽東都。有請以爲援。率不報。大將張自勉討雲南。黨項。勸亂。解州。戰。淮口。以功累擢右威衛上將軍。至是表請討賊。詔乘傳赴軍。解宋州圍。威忌自勉成功。請以隸麾下。且欲殺之。宰相得其謀。不聽。以自勉代元裕。

烏重胤字保君。河東將承玘子也。少爲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璀將圖之。以告重胤。乃縛從史。慢下士持兵合譴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實違者斬。士敵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公。帝討淮蔡。詔重胤以兵壓賊境。劉汝州。隸其軍。與李光顏相犄角。大小百餘戰。凡三年。賊平。再遷檢校司空。進邠國公。徙橫海軍。建言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職。大帥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能據一州爲叛哉。臣所管三州。輒運刺史職。各主其兵。因請廢景州。法制脩立。時以爲宜。討王廷湊也。出屯深州。方朝廷號令乖迕。賊遽不制。重胤久不敢進。穆宗以爲觀望。詔杜叔良代之。以重胤爲太子太保。長慶末。以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改節天平軍。文宗初。真拜司徒。李同捷請襲父位。帝方務靜安。授同捷充海。以重胤將兼節度。滄景。以齊州。隸軍。未幾。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諡懿穆。重胤出行伍。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胤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侯。得士心。大抵如此。待官屬有禮。當時有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既歿。士二十餘人剖股以祭。子漢弘嗣爵。居母喪。奪爲左領軍衛將軍。固辭。帝嘉許之。

石洪者。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後獨以石爲氏。有至行。舉明經。爲黃州錄事參軍。罷歸東都。十餘年。隱居不出。公卿數薦。皆不答。重胤鎮河陽。求賢者以自重。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爲我來邪。乃具書幣邀辟。洪亦謂重胤知己。

故欣然戒行。重胤喜其至。禮之。後詔書召爲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有李珣者。世儒。家。珣獨尙材武。有崖岸。書至澤潞。見李抱真。欲署牙將。聞其使酒。不用。都將王虔休曰。珣奇士。不能用。即殺之。無爲它人得也。抱真不納。虔休代節度。引爲將。重胤禽從史。珣將救之。既聞謀出朝廷。乃止。重胤愛其才。討淮西也。表爲行營都將。終右武衛上將軍。

王沛。許州許昌人。少勇決。爲節度使上官浚所器。妻以女。署牙門將。浚卒。宅墻田解。浚子襲領其軍。謀殺監軍。沛知其計。密告之。支黨悉禽。德宗嘉美。即拜行軍司馬。而劉昌裔領節度。奏沛爲監察御史。有詔護浚喪還京師。帝召見數息。以爲功異等。嫌昌裔所請。謂沛曰。吾意殊未厭。爾歸矣。方便別奏。沛未至。許拜兼御史中丞。李光顏討吳元。濟奇沛風概。署行營兵馬使。使將勁兵別屯。數破賊有功。時詔書趣戰。諸將觀望。不敢度。潞以壁。沛引兵五千夜濟。合流扼賊衝。遂城以居。於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繼度。圍鄆城。沛先結壘。與賊對。蔡將鄧懷金遂降。蔡平。加兼大夫。復從光顏定淄青。及光顏鎮邠。詔分許兵往戍。沛又爲都將。救鹽州。敗吐蕃。以功擢寧州刺史。徙陳州。李汧之亂。以忠武節度副使率師討汧。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進拜充海沂密節度使。是時新建府俗獷。蔡沛明示法制。寬闊以時。軍政大治。以檢校工部尙書徙忠武。大和元年。卒。贈尙書右僕射。

子達。從父征伐。累功。署忠武都知兵馬使。太和中。入爲諸衛將軍。從劉沔。石雄破回鶻於天德。有士二千人。未嘗戰。欲冒賞。賜。達不與。或爲請之。答曰。士奮死取賞。若無功而賞。何哉。武宗以達用法嚴。使宰相李德裕讓之。達曰。戰者。前鋒白刃。不以法人。孰用命。討劉稹也。爲大原道行營將。領陳許兵七千屯翼城。鎮平。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後亦至忠武。節度使云。

楊元卿。史失其何所人。少孤。懷既有術略。客江海上。時時高論。人謂狂生。吳少誠。毀屠蔡州。元卿以褐衣見。署劇縣。俄召入幕府。又事少陽。每奏事至京師。頗爲宰相李吉甫。謝元卿。還與少陽言君臣大義。以動其心。賊黨惡而共構之。判官蘇肇保救。乃免。然元卿陰曉少陽事。而輸款朝廷。及元卿擅襲節度。元卿

欲困其財使不振謬說曰先公孟子財將至寒餒府之有亡我具知之君若大賜將士以自固又卑辭厚禮邀事諸鎮則諸將悅庶幾助我吾爲君持表見天子安有不從者元濟許之既至則具條賊虛實請敕諸道執元濟誅之元濟覺乃殺其妻并四子均爲一棚射之聲亦被害憲宗拜元卿岳王府司馬與李想議僑置蔡州以元卿爲刺史優納降附壞賊黨與元卿入見願假度支錢及乞奏請不合旨又裴度以諸將討蔡三年功且成若又以州與元卿恐缺望生事議格更授光祿少卿蔡平超拜左金吾衛將軍建言淮西多怪珍寶帶往取必得帝曰我討賊爲人除害賊平我求得矣焉用寶止勿復言出爲汾州刺史復入爲金吾長慶初鎮魏易帥元卿具道所以成敗事穆宗久乃悟賜白玉帶擢涇原節度使元卿墾發屯田五千頃屯築高垣牢鍵閉寇至耕者保垣以守居六年涇人德之徙節河陽何進滔亂魏博元卿請自齎三月糧舉軍出討文宗嘉美加檢校司空獻粟二十萬石助天子經費進光祿大夫徙宣武軍太和七年以疾歸東都授太子太保卒贈司徒然性檢巧所至聚斂諸結權近故累更方任云

子延宗開成中爲磁州刺史與河陽兵謀逐帥自立事敗詔以元卿嘗毀家歸忠全其宗杖死延宗於京兆府賜還田產

曹華宋州楚丘人始從宣武軍縛亂將李迺送關下節度使董晉署爲牙將後避仇奔東都會吳少誠叛留守王珂署華襄城戍將華浚墮墜墜日與賊搏數禽賊賊憚之憲宗初累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召至京師賜予甲繒錦還屯拜寧州刺史未行屬吳元濟不受命詔河陽懷汝節度使爲重胤討之重胤請華自副戰青陵城賊大奔拔雲柵以功封陳留郡王華平進棣州刺史州與鄆比時賊略定滴河華遠逐賊斬二千級復其縣又募羣盜可用者貸死補屯卒使據孔道賊至輒擊卻之不敢北擢橫海節度副使時朝廷披鄆爲三鎮其明年充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饗募甲士千廡酒中令曰天子以鄆人參別而戌有轉徙勞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兵左既而出州兵乃闔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于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

赤氣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惡沂地褊請治兗許之自李正己盜齊魯俗益汙繁華下令曰鄆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資贍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鎮人塞田弘正華亟請以本軍進討不從進華檢校工部尚書就充節度使率不叛以兵取宋州華不待命以兵逆擊破之亦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徙鎮義成軍盜殺商賈吏捕得乃華變人華怒斷其頸以祭死者卒年六十九贈左僕射華雖出戎伍而動必由禮愛重士大夫不以貴倨人至所暨必待以誠信人以爲難

高瑀冀州蓨人少沈邁喜言兵釋褐右金吾曹參軍累遷陳蔡二州刺史入爲太僕卿忠武節度使王沛死衛軍諸將多自謂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習軍中情僞欲任之會其軍表句瑀乃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貨至鉅萬貧者假貸富人既得所欲則推斷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儂帥州比水旱無年瑀相地宜築隄廣百八十里時其鍾洩民賴不饑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六年徙節武寧軍以刑部尚書召辭疾拜太子少傅不閱月復詔節度使武卒千鎮贈司空瑀寬和居官無赫然聲所至稱治士人懷之

劉沔字子汪徐州彭城人父廷珍以羽林軍扈德宗奉天以戰功官左驍衛大將軍東陽郡王沔少孤客振武節度使范希朝署牙將軍中大會沔捉刀立堂下希朝奇之召謂曰後日必處吾坐希朝卒入爲神策將大和末遷累大將軍擢涇原節度使徙振武開成三年突厥劫營田沔發吐渾契苾沙陀部萬人擊之賊一舉無返者悉頒所獲馬羊千戰卒築都護府西北四疊進檢校戶部尚書武宗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回鶻寇天德詔以兵據雲伽關虜引去會昌二年又掠太原振武天子使兵部郎中李拭調兵食因視諸將能否拭獨稱沔乃拜河東節度兼招撫回鶻進屯鴈門關虜寇雲州沔擊之斬七裨將敗其衆以還太和公主功加檢校司空議者恨其諱又進金紫光祿大夫賜一子官虜殘衆走詔沔追北仍錄李靖平頡利事賜之軍還次代州歸義軍降虜三千使隸食諸道不受詔據據沈河叛沔悉禽誅之劉稹阻命詔沔南討屯榆社沔素與



張仲武不協。時方追幽州兵。故從義成。會王宰逗留。宰相李德裕表沔鎮河陽。以滑兵二千壁萬善。居宰肘腋下。激之俾出軍。獲平。進檢校司徒。徙忠武節度使。以病改太子少保。不任謁。拜太子太傅致仕。卒。年六十五。贈司徒。

石雄。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來。少爲牙校。敢殺讐。氣蓋軍中。王智與討李同捷。收棣州。使雄先驅度河。鼓行無前。初。徐軍惡智與苛酷。謀逐之。而立雄。智與懼。變因立功。奏徐州刺史。詔以爲壁州刺史。智與由是殺雄。素所善百餘人。經雄陰結士搖亂。請以軍法論。文宗素知其能。不殺。流白州。徙爲陳州長史。党項擾河西。召雄隸振武劉沔軍。破羌有勞。帝難智與久不擢。會昌初。回鶻入寇。連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雄爲天德防禦副使。兼朔州刺史。佐劉沔屯雲州。沔召雄謀曰。虜離散當掃除久矣。國家以公主故。不欲亟攻我。若徑趨其牙。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我當迎主歸。有不如捷。吾則死之。雄曰。諾。即選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拔羅虜三千騎。夜發馬邑。旦登振武城望之。見虜車十餘乘。從者朱碧衣。噪者曰。公主慢也。雄潛使喻之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無動。雄穴城夜出。縱牛馬鼓譟。直擣烏介帳。可汗大駭。單騎走。追至殺胡山。斬首萬級。獲馬牛羊不貲。迎公主還。進豐州防禦使。武寧李彥佐討劉稹逗留。以雄爲晉絳行營諸軍副使。助彥佐。是時王宰屯萬善。劉沔屯石會關。顧望莫先進。雄受命。即勒兵越烏嶺。破賊五壁。斬獲千計。賊大震。雄臨財庫。每朝廷賜與。輒置軍門。自取一匹縑。餘悉分士伍。繇是衆感發。無不奮。武宗喜曰。今將帥義而勇。罕雄比者。就拜行營節度使。代彥佐。徙河中。稹危憂。其大將郭誼密獻款。請斬稹。首自歸。衆疑其詐。雄大言曰。稹之叛。誼爲謀主。今欲殺稹。乃誼自謀。又何疑。雄以七千人徑躡潞。受誼降。進檢校兵部尚書。徙河陽。初。雄討稹。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宣宗立。徙鎮鳳翔。雄素爲李德裕識。拔王宰者。智與子於雄故有隙。跡之役。雄功最多。宰惡之。數欲沮陷。會德裕罷。宰相因代歸。白敏中懷曰。黑山天井功。所酬已厭。拜神武統軍。失勢快快卒。

贊曰。世皆謂李德裕提孤旅入蔡。縛賊爲奇功。殊不知光顏於平蔡爲多也。是時

賊戰日窘。盡取銳卒抗光顏。憑空壕以居。故總能乘一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勝。想烏能奮哉。

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唐書卷一百七十一考證

石雄傳李彦佐討劉稹逗留以雄爲營鋒行營諸軍副使助彦佐○舊書李彦佐爲招撫使以晉州刺史李丕爲副臣四按紀會昌三年九月李彦佐爲招討使石雄爲副四年三月以雄爲招討李丕爲副是丕爲雄副非爲彦佐副也副彦佐者乃雄耳舊書有脫文當從新書

唐書卷一百七十一考證

新學閣



于頔字允元，後周太師諱七世孫。陸補千牛，調華陰尉。累遷侍御史，爲吐蕃計會使，有專對材，擢長安令。駕部郎中，出爲湖州刺史。部有湖陂，異時溉田三千頃，久廢。頔行縣，命脩復陂閘，歲獲稻積萬石。州地庫藏，葬者不掩，頔爲坎瘞枯骨千餘人，賴以安。未幾，改蘇州。罷淫祠，濬溝洫，端路衢，爲政有績。然暴橫少恩，杖前部尉以逞威，觀察使王緯以聞。德宗不省，俄遷大理卿。爲陝觀察使，慢言謝緯曰：始足下勅我三進官矣，益自肆，峻罰苛慝，官吏慙恐，皆重足一迹。參軍事姚勔不勝虐，自沉于河。貞元十四年，拜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吳少誠叛，頔率兵自唐州戰吳房，期山取之，禽其將李璣。又勝之，澤神溝於是請升襄州爲大都督府，廣募戰士，儲良械，擲然有專漢南意。所轄者類治軍法，帝曉務姑息，頔所奏建無不開允。公敵私，輪持下益急，而慢於奉上。誣劾鄧州刺史元洪，朝廷重遣爲流瑞州。命中人護送至襄陽，頔遣兵劫洪，遣拘之。表責洪太重，改吉州長史。遣使厚諭，乃已。嘗怒判官薛正倫，奏貶陝州長史。比詔下，頔中悔，奏復署舊職。正倫死，以兵圍其居，強使孽子與婚，昵吏高洪，縱使刺下。別將陳儼不勝忿，刺殺洪，一府驚潰。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俄擅以兵取鄧州，天子未始誰何，初襲有榮器，天下以爲法。至頔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襲樣節度。憲宗立，權綱自出，頔稍懼，願以子尙主帝許之。遂入朝，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請準杜佑月三奉朝，詔可。時宦者梁守謙幸於帝，頔用事，有梁正言者，與頔子敏善。敏因正言厚賂守謙，求頔出鎮，久不報。敏怒其給，責所饋，誘正言家奴支解之。梁涸中，家童上變，詔捕頔。吏沈壁及宅，奴送御史獄。命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儀雜問之。頔與諸子素服待罪，建福門，門吏不內，屏營負牆立。更遣人上章，有司拒不聞。翌日復往，宰相論使還第，貶爲恩王。傳子敏宣雷州，至商山，賜死。次子季友

奪二官，正及方免官。流壁封州，正首誅死。久之，拜戶部尚書，帝討蔡，頔獻家財以助國，帝卻之。又坐季友居喪荒宴，削金紫，光祿大夫。帝初欲頔告老，宰相李逢吉謂得謝乃優禮，非所以示責。明年乃致仕。宰相以太子少保官之。帝改署賓客，勢不得意卒。贈太保，太常諡曰厲。頔嘗制順聖樂舞獻諸朝，又教女伎爲八佾，聲態雄侈。號孫吳順聖樂云。季友尙憲宗，永昌公主拜駙馬都尉，從穆宗獵苑中，求改順聖會。徐泗節度使李愬亦爲請，更賜諡曰思。尙書右丞張正甫封還詔書，右補闕高鉉、博士王彥威持不可。謂頔文吏，僭彊犯命，擅軍襄鄧，欲脅制朝廷，殺不辜，留制囚，進使者，僭正樂，勢迫而朝，非其宿心，得全腰領而殛，猶以爲幸，不宜更諡。帝不從。方長慶時，以勳家子通豪俠，欲事河朔，以策干宰相元稹，而李逢吉黨謀傾執政，乃告稹結客刺裴度，事下有司，驗無狀，方坐誅。

王智與字匡諫，懷州溫人。少曉銳，爲徐州牙兵。事刺史李清，清棄李納，舉州自歸。納怒，急攻清，智與能戰步，奉表不數日至京師，告急。德宗出朔方軍五千擊納，解去。自是爲徐特將，討吳元濟也。李師道謀撓王師，數侵徐救蔡，節度使李愿遣智與率步騎拒賊，其將王朝晏方攻沛，智與逆擊敗之。朝晏脫身保沂州，進破姚海兵五萬於豐北，獲美妾三人。智與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即斬以徇。朝晏自沂以輕兵襲沛，夜戰狄丘，復破之。累遷侍御史，元和十三年伐師道，智與以步騎八千次胡陵，與忠武軍會，以騎昇其子晏平，晏平爲先鋒，自率軍繼之。壞河橋，收黃隊，遂攻金鄉，拔魚臺，俘斬萬計。賊平，進御史中丞。明年召還爲沂州刺史，長慶初，河朔用兵，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充武寧軍副使，河北行營諸軍都知兵馬使，帥兵三千度河，屬朝廷用崔羣爲武寧節度使，羣畏智與難制，密請遣還京師，未報。會赦，王廷湊請節度班師，智與還羣，遣寮屬迎之。令士委甲而入，智與心不悅，因勒兵斬關入，殺異己者十餘輩。然后謁羣，謝曰：此軍情也。羣乃治裝去。智與以兵衛送還朝，至桶橋，掠鹽鐵院及貨物，劫商旅，逐濠州刺史侯弘度，朝廷遣罷兵，不能討。即詔檢校工部尙書，充本軍節度使。智與由是羣索財賂，交權幸以買虛名，用度不足，始稅泗口以佐軍須。李公求宋州。



智與悉銳師出宋西鄙破之漳口齊平加檢校尚書左僕射李同捷以滄德叛  
智與請悉師三萬五月糧討賊詔拜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滄德行  
管招撫使既戰降其將十輩銳士三千遂拔棣州諸將聞戰愈力遂有功入朝  
燕麟德殿賜子備厚冊拜太傅封屬門郡王進兼侍中改忠武河中宣武三節  
度卒年七十九贈太尉子九人晏平晏宰知名

晏平幼從父軍以討同捷功檢校右散騎常侍朔方靈鹽節度使父喪擅取馬  
四百兵械七千自衛歸洛陽御史劾之有詔流康州不即行陰求援於河北三  
鎮三鎮表其因改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廷老盧弘宣等還詔不敢下改承  
州司戶參軍溫固執文宗諭而止

晏宰後去晏獨名宰少舉果長隸神策軍甘露之變以功兼御史大夫為光州  
刺史有美政觀察使段文昌薦之朝除鹽州刺史持法嚴人不甚便累擢邠寧  
慶節度使回鶻平徙忠武軍討劉稹也詔宰以兵出魏博趙磁州當是時何弘  
敬陰首鼠聞宰至大懼即引軍濟漳水宰相李德裕建言河陽兵寡以忠武為  
援既以擇洛則并制魏博遂詔宰以兵五千推鋒兼統河陽行營進取天井關  
賊黨離沮德裕以宰乘破竹勢不遂取澤州以其子晏實守磁為顧望計帝有  
詔切責宰懼急攻陵川破賊石會關進攻澤州其將郭誼殺稹降宰傳稹首京  
師遂節度太原宣宗初入朝厚結權幸求宰相周墀勅之乃還軍吐蕃引党項  
回鶻寇河西詔統代北諸軍進擊以疾不任事徙河陽罷為太子少保分司東  
都進少傅卒晏實幼機警智與自養之故名與諸父齒墀平擢淄州刺史終天  
雄節度使

杜兼字處弘中書令正倫五世孫初正倫無子故以兄子志靜為後父厲為鄭  
州錄事參軍事安祿山亂逃去賊索之急宋州刺史李岑以兵迎之為追騎所  
害兼尚幼逃入終南山伯父存介為賊執臨刑兼號呼願為奴以贖遂皆免建  
中初進士高第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置其府積勞為濠州刺史性浮險尚豪  
侈德宗既厭兵大抵刺史重代易至歷年不徙兼探帝意謀自固即脩武備募  
占勁兵三千帝以為才過橫恣使官章實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事忤兼經

勅以罪帝遣中人至兼廷勞畢出詔執實等殺之二人無罪死兼莫不冤又妄  
繫令孤運而陷李藩欲殺之不克元和初入為刑部郎中改蘇州刺史比行上  
書言李藩必反留為吏部郎中尋擢河南尹杜佑奏兼終始倚為助力所至  
大殺戮夏蕤財貨極奢欲適幸其時未嘗敗卒年七十家聚書至萬卷著其末  
以陸贄為不孝戒子孫云

從弟兼貞元和及進士第有至性父死河北母更兵亂不知所之兼憂號終日  
及兼為澤潞判官輒微有娼妓對不凡乃兼母因得奉養而不知父墓區處晝  
夜哀慟它日舍佛祠觀柱間有文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兼奔往亦有耆老  
識其地因是乃得葬元和中為萬年令時許季同為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  
租賦不時繫二縣吏將罪之兼等辯列尤苦尹不為縱兼乃謁宰相請移散官  
憲宗遣中使問狀具對府政苛細力不堪奉詔皆免官兼尹三月俸議者以兼  
為直末幾授戶部郎中後歷振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  
諡曰敬

子中立字無為以門廕歷太子通事舍人開成初文宗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  
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脩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閭閻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  
崔盧耶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召見禁中拜著作郎  
月中遷光祿少卿駙馬都尉尚真源長公主中立數求自試憤憤不樂因言朝  
廷法令備具吾若不任事何賴貴戚撓天下法耶帝聞異之轉太僕衛尉二少  
卿歷左右金吾大將軍京師惡少優戲道中具驕唱呵衛自謂盧言京兆驕放  
自如中立部從吏捕繫立箠死還司農卿繩吏急反為中傷左徙慶王傳久之  
復拜司農卿入謝帝曰卿用法深信乎答曰數下百司養名不肯事如司農尤  
叢劇陛下無遠信流言假臣數月事可濟帝許之初度支度六宮餼錢移司農  
司慶季一出付吏大吏盡舉所給於人權其子錢以給之既不以時黃門來督  
實慢罵中立取錢納帑舍率五日一出吏不得為姦後遂以為法加檢校右散  
騎常侍京兆尹缺宣宗將用之宰相以年少欲歷試其能更出為義武節度使  
舊係軍三千乘威轉鹽海瀕民苦之中立置飛雷將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

不勞軍食足矣。大中十二年大水汎沒青鄆而滄地積卑中立自按行引御水入之毛河東往海州無水災卒年四十八贈工部尚書中立居官精明吏下寒慄畏伏中雖坐累免及復用亦不爲寬假其天資所長云

杜亞字次公自云本京兆人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擢校書郎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入朝歷吏部員外郎鴻漸爲山南劍南副元帥亞與楊炎並爲判官再遷諫議大夫亞自以當衡柄怏怏不悅李栖筠風望高時謂當宰相故亞厚結納元載得罪亞與劉晏等劾治載死遷給事中常哀惡之出爲江西觀察使德宗立召還亞意必任台宰倍道進與人語皆天下大政或以事祈謁輒相然可帝知不悅也既又建奏疏關不稱旨罷爲陝虢觀察兼轉運使徙河中劉晏抵罪貶睦州刺史與元初入遷刑部侍郎又拜淮西節度使至則治漕渠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隄高卽田因得溉灌疏啓道衢徹壅通堙人皆悅願然承陳少游後哀率煩重用度無藝人冀有所矯革而亞雅意丞弼厭外官往往不親事日夜召賓客言嘯流連方春南民爲競度戲亞欲輕駛乃繫船底使篙人衣油綵衣沒水不濡觀沼華蓮費皆千萬隴西李衡在坐曰使桀紂爲之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爲鳳詔曰要當稱是林沼衡曰未有錦纈云何亞大慚自是府財耗竭貞元中罷歸宰相竇參憚其宿望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病風痺且廢猶欲固寵奏遷苑中爲營田可減度支歲粟詔許之先是苑地可耕者皆留司中人及屯士占假亞計瘡更舉軍帑錢與旬人至秋取菽粟償息輸軍中貧不能償者發困窘略盡流亡過半又賂中人求兼河南尹帝審其妄使禮部尚書董晉代之賜亞還病不能謁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傅諡曰肅

范傳正字西老鄧州順陽人父倫爲戶部員外郎與趙郡李華等有當世名傳

正舉進士宏辭皆高第授集賢殿校書郎歷歙湖蘇三州刺史有殊政進拜宣歙觀察使代還坐治第過制憲宗譴不用改光祿卿以風痺卒贈左散騎常侍傳正好古性精悍初自整飭官益遽用度益奢侈傾貲貨市權貴驩私公府如家格亦幸素有名得不敗云

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輪權嬰梗切出爲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府書記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爲帝高選故郊迎趨謁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中書舍人久之進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實才吏也不爲禮因構實出醜言送詔獄實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帝怒未置度見延英言實無辜帝悉曰實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實度曰實若此固宜第實爲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實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運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曲兵帝數度知言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募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羣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死得不死哄導賊伏獨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義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杖及病創一再旬分衛兵護第存候踵跡疾愈詔毋須宣政衙即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擊不解內外大恐人累患及度當國外內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時尙書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登宰相至闕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宣延天下英豪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會莊憲太后崩爲禮儀使帝不聽政議置冢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秉統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世官廢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拘空名猶樞務乃詔百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可王鐸死冢奴告鐸子獲易父奏未嘗遺獻

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貲度諫曰自鐸死數有獻今因告訐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帥聞之有以家爲計者帝悟殺二奴還使者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確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靈寓戰卻宅相揣帝厭兵欲赦賊鉤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建言餉億煩置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激賊怒弘者意弘快快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其辭望疑間之嫌於是表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撓沮出之外度屯鄭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縣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迴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偶語於晝夜不然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聞死抵法餘一獨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既而申光平定以馬總爲留後度入朝會帝以二劍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鄭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請如詔度固不然騰奏申解全宥者甚衆策勳進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戶三千復知政事程異皇甫鏘以言貶職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繼人始得乘輦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柏耆脅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論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爲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怙強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



正讀自黎陽濟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即叩城境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顯素少斷士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深抵鄆以營陽數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上曰善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禽大賈張陟貨五坊恩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貨錢雖已償悉鈎止根引數十百人列筆挺脅不承又獲盧大夫遺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羣奏垣上訴朝汶譴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列陳中人橫恣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朝汶曰以爾使我差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繇是京師澄肅帝嘗語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爲難辨則易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爲異縛所構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帝以李光顏爲重胤爪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所畏無尺寸功度既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俄兼押北山諸蕃使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權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稹過惡帝不得已罷弘簡鎮近職俄擢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官不可罷度兵搖衆心帝不召於是交章極論未之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懼疆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陸見始陳二賊畔換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觀意感概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廷英待卿始議者謂度無與援且久外爲森檢揔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毅將貴臣至齋咨出涕舊儀閣中羣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實則謁者答帝以度勳德故特以殊禮度之行移克融廷湊書開說諄諄傳以大誼二人不敢禁皆願罷兵帝方憂深州圍欲必出牛元翼更使度書布告或曰賊知度失兵柄必背約願

望帝釋然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偁慢劉悟舉軍譁怒執承偁悟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藩臣不與政辭不對帝彊之度曰臣素知承偁怙寵悟不能堪書以書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知之邪帝曰我不及知顧悟誠惡之胡不自聞何哉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顏咫尺比尚未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聽哉帝亟曰前語姑置直謂今日奈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偁則四方羣盜隱然破膽矣帝曰顧太后養爲子且我何愛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偁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佞側目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構度共誣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翼曰乃見帝遂立景王爲嗣逢吉既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引所厚李仲言張又新李續張權輿等內結宦官種支黨醜沮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奪平章事長慶四年王廷湊屠元翼之家敬宗產悅數宰輔非其人使兇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患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廟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鑒而數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擢棄于外所以渴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謂處厚曰度累爲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帝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帝雖孺蒙然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尉安且示召期實曆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僞詔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西岡六民聞以爲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患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糗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畢屯百

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邪因止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宋克融執賜衣使者楊文端跪言慢已并訴所賜遺惡又勾假度支帑三十萬匹不者軍必有變且請遣工五千助治東都須天子東巡帝怒患之欲遣重臣臨慰度曰克融無恙而恃是將亡譬猛虎自噬躍山林憑窟穴則然勢不得離其處人亦不爲懼陛下無庸遣重使第以詔書言中人僭竊須還我自責譴春服不謹方詰有司所上工宜即遣已詔在所供擬此則賊謀窮矣陛下若未能然則答宮室營繕既有序毋遣工爲重勞朝廷錄召發乃有賜與朕無所愛獨與苑陽體不可爾帝曰善用度次策克融聽命歸文端未幾軍亂殺克融帝縱弛曰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望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委裏有所壅闕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詒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已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爲數視朝未幾判度支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加門下侍郎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襲滄景軍度奏討平之即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奏可進階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戶三百度懇讓不得可乃受實封太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帝擇上醫護治中人日勞問相驛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讓免冊禮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疏跡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媚度勲業久居上欲有所遷乃共嘗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即白帝進兼侍中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白龍元和所置臨漢監數千馬納之校以替田四百頃還襄人頃之固請老不許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注宗姪懷客悉收逮訊報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武德縣主藏史盜錢亡命捕不得河陽節度使溫造獄其令王實責實繫三年母死弗許喪度爲帝言之實得釋時聞聲擅威天子擁虛器播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

賢里沼石林叢岑綠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煥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爲朕臥護北門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璠率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三年以病勾還東都真拜中書令臥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已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嫂別詔曰方春慎疾爲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及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震悼以詩置靈几冊贈太傅諡文忠贈禮優賜命京兆尹鄭復護喪度臨終自爲銘誌帝怪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葉以儲貳爲讀無私言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大中和初詔配享憲宗廟廷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葬管城遠今廟食五子識論知名識字通理性敏悟凡經目未始忘推蔭補京兆參軍擢累大理少卿王師討劉稹爲供軍使稹平改司農卿進湖南觀察使入拜大理卿襲晉國公半封爲涇原節度使時蕃酋尙悉熱上三州七關列屯分守宣宗擇名臣以識帥涇原畢誠帥邠寧李福帥夏州帝親臨遣識至治城障整戎器開屯田初將士守邊或積歲不得還識與立成限滿者代親七十近戌由是人感悅加檢校刑部尙書從鳳翔忠武天平邠寧靈武等軍進檢校尙書右僕射靈武地斥鹵無井識普神而鑿之果得泉歷六節度所莅皆有可述卒贈司空諡曰昭諡有文籍蔭累官考功員外郎宣宗訪元和宰相子思度勲望故待諡有加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詔加承旨適會帝幸其院諡即稱謝帝曰可歸與妻子相慶取御奩果以賜識舉衣跣受帝顧宮人取巾裏賜之後爲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黃巢盜國迫以僞官不從遇害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

赫然排羣議任度政事。所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憸人庸夫。乘釁鑄鉞。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浮沉。爲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訛云。

唐書卷一百七十三

唐書卷一百七十三考證

裴度傳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能避禍。于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燭度動衆久居上。欲有所遷。乃共營其跡。損短之。○臣西按舊書云。初王播廣事進奉。度亦振拾羨餘以効播。後進宰相。李牛等不悅其所爲。其語意竟似牛李以公心惡度者。當以新書爲實。

唐書卷一百七十三考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九

二李元牛楊

李達吉字虛舟，系出隴西，父頽有錮疾，達吉自料醫劑，遂通方書，舉明經，又擢進士第。范希朝表為振武掌書記，薦之德宗，拜左拾遺，元和時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改中書舍人，知禮部貢舉，未已事，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禮部尚書王播署榜，達吉性忌刻，險譎多端，及得位，務儂好惡，裴度討淮西，達吉慮成功，密圖沮止，趣和議，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即位，徙山南東道，緣譖侍恩，陰結近侍，長慶二年，召入為兵部尚書，時度與元稹知政，度嘗條稹僭倭，達吉以為其隱易乘，遂拜中之，遣人上變，言和王傳于方結客，欲為稹刺度，帝命尚書左僕射韓皋給事中，鄭覃與達吉參鞠方，無狀，稹度坐是皆罷，達吉代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因以恩爵動詭譎者，更相疑以抵傷，度於是李仲章處厚等誦言度為達吉排，度初得留，時已失河朔，王智興以徐叛，李亦以汴叛，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相度，而中外文章言之帝，訖不省，度遠外遷，亦平，進尚書右僕射，帝暴疾，中外阻遏，達吉因中人梁守謙，劉弘規，王守澄，請立景王為皇太子，帝不能言，領之而已，明曰下詔，皇太子遂定，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達吉遣從子訓路，結守澄為奧援，自是驕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劉栖楚，李處，程普，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路關子，後達於達吉，無不得所欲，未幾，封涼國公，敬宗新立，度求入覲，達吉不自安，發權與為作職，言以沮度，而韋處厚為帝言之，計事不行，有武昭者，陳留人，果敢而辯，度之討蔡，遣說吳元濟，元濟臨以兵，辭不撓，厚禮遣還，度署以軍職，從鎮太原，除石州刺史，罷歸，不得用，德宗與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參軍茅彥居長安中，以氣俠相許，達吉與李程同執政，不叶，程族人仍叔謂昭曰，丞相欲用君，願達吉持不可，昭急憤，酒所語其友劉審，欲刺達吉，審竊持權，與達吉因案召見昭，厚相結

納，忿隙得解，達吉素厚待彥，彥與書曰，足下當以自求字僕，吾當以利見字君，辭頗復昵，及度將還復命，人發昭事，由是昭棄皆下獄，命御史中丞王播按之，訓驅彥使誣昭與李程同謀，不然且死，彥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為也，獄成，昭榜死，彥流崖州，涉康州，仍叔貶道州司馬，訓流象州，擢審長壽主簿，而達吉謀益露，昭死，人皆冤之，初達吉與昭獄，以止度入而不果，天子知度忠，卒相之，達吉於是遽疎，以檢校司空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表李續自副，張又新行軍司馬，頃之，檢校司徒，初門下史田恆達，達吉親信，顧財利，進婢，壁之，恆坐事，罷達吉家，名捕弗獲，及出鎮，表隨軍，滿歲不敢集，使人偽過門下省，謂房州司馬為有司所發，即襲州捕之，詭譎不遺，御史劾奏，詔奪一季俸，因是貶續為涪州刺史，又新汀州刺史，久乃徙宣武，以太子太師為東都留守，及訓用事，召拜尚書左僕射，足病不能朝，以司徒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諡曰成，無子，以從弟子植嗣。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六代祖巖為隋兵部尚書，稹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舉，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宮而橈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曰，伏見陛下降明詔，脩廢學，增貢子，然而事有先於此，臣敢昧死言之，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讒入，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終于道者，教也，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闕淫，聽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及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諭焉，回佞廣遠，固吾所積懼，昭之者，易辨焉，人之情，莫不耀所能，黨所近，苟得志，必快其所慕，物性亦然，故魚得水而游，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夫成王所慕，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慕，則興禮樂，朝諸侯，使指刑罰，教之至也，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刑餘之人，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日恣睢，天下之人未盡愚，而亥不能分馬鹿矣，高之威攝天下，而亥自幽深宮矣，若秦亡，則有以



聚之也。太宗爲太子，選知禮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即位後，雖間宴飲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威古，斯游習之致也。貞觀以來，保傅皆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故周周位高，不爲司議郎，其驗也。母后臨朝，置王、中、奉、爲太子，雖有骨鯁敢言之士，不得在側，謹保安職，及諸官中，惟樂工劉德、爲、豈不哀哉！比來茲弊尤甚，師實保傅，不疾廢耗，即休戎罷帥者處之，又以僻滯華首之儒，備侍直侍讀，越月踰時，不得召，夫以匹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元夏而反不及乎？臣以爲高祖至陛下十一聖，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者，故不之省，殷萬世之後，有周成中才生於深宮，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自，況稼穡艱難乎？願令皇太子治諸王，備講義，行嚴師問道之禮，饗禽色之娛，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羣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諛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微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實於上，上下之志，肅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治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爲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爲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則擇利曰：吾君所惡者，拂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進見者草而不內，言事者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況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讜諍之君，非無耳目，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欲不亂，可得哉？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自是論事者唯懼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感，意不以忌諱爲慮，於是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四方言得失於外，不數年大治，豈文皇獨聰明於上哉？蓋下盡其言，以宣揚發暢之也。夫樂全安，惡戮辱，古今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上激而進之也。

喜順從，怒暴犯，亦古今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思爲子孫建永安計也，爲後嗣者，其可順一朝意而蔑文皇之天下乎？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封執諫而蒙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冤決事，明察幽之意者，以陛下睿博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蓋下不能有所發明耳。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對不及頃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它有司或時召見，僅能奉簿書，計錢穀登降耳，以陛下之政視貞觀，何如哉？貞觀時，尙有房、杜、王、魏、輔弼之智，日有獻可替否者，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而言事進計者，歲無一人，豈非羣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輒昧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羣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收游，于時輪修高弘本、豆盧瑑等出爲刺史，聞旬追還詔書，積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爲河南尉，以母喪解，服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數百萬，沒入塗山甫等八十餘家田產奴婢，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俸，礪黨怒，俄分司東都，時浙西觀察使韓皋杖安吉令孫，數日死，武寧王紹謨送監軍孟昇喪，乘驛內喪，郵中吏不敢止，內園攬繫人贖年，臺不及知，河南尹經殺諸生尹太階，飛龍使誘亡命奴爲養子，田季安盜取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買錢千萬，凡十餘事，悉論奏，會河南尹房式坐罪，積舉劾，按故事追攝，移書停務，詔薄式罪，召積還，次數水驛，中人仇士夏夜至，積不讓，中人怒，擊積敗面，宰相以積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而李絳、崔羣、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司馬，次號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積尤長於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誦，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積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積歌詞數十篇奏御，帝大悅，問積今安在，曰：爲南宮散郎，即權知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感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爲士類所薄，積內不平，因賦風俗詔，歷詆羣有司，以逞其憾，俄遷

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稷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卻之度三上疏勸弘簡鎮鎮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迫羣議乃罷弘簡而出稷爲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野雖然輕笑稷思立奇節報天子以厭人心時王廷湊方圍牛元翼於深州稷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得兵部虛告二十以便募士稷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實誅裴度曰于方爲稷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詔韓皋鄭覃及逢吉雜治無刺度狀而方計暴聞遂與度偕罷宰相出爲同州刺史諫官爭言度不當免而黜稷輕帝獨憐稷但削長春宮使初微未具京兆劉遵古遣吏羅禁稷第稷訴之帝怒責京兆免捕賊尉使使者慰稷再拜從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役郵子萬人然稷素無檢望輕不爲公議所右王播卒謀復輔政甚力訖不遂俄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所論著甚多行于世在越時辟實輩輩天下工爲詩與之酬和故錢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稷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牛僧孺字思黯隨侯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工屬文第進士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條指失政其言頗訐不避宰相宰相怒故楊於陵鄭敬章賈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皆調去僧孺調伊闕尉改河南還監察御史進累考功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穆宗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從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賊黨死賂宦侍爲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賄賂權貴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翊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資

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往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謬知人繇是遠以相尋遷中書侍郎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是時政出近倖僧孺數表去位帝爲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鄂城土惡亟圯歲增築賦義茅於民吏倚爲擾僧孺陶鑒以城五年畢鄂人無復歲費又廢沔州以省冗官文宗立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賢不宜棄外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幽州亂楊志誠逐李載義帝不時召宰相問計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夫范陽自安史後國家無所繫休戚前日劉總挾境歸國荒財耗力且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歸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扞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是時吐蕃請和約弛兵而大會悉恒謀舉維州入之劍南於是李德裕上言韋皋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羌二千人燒十三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使羣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曰吐蕃餘地萬里失一維州無害其疆今脩好使者尚未至遽反其言且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敵次之彼來責曰何故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若東襲龍坂以騎緩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則京師戒嚴是雖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遂詔返降者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解之帝亦以爲不直會中尉王守澄引織人竊議朝政它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疆家上不墮蔽下不怨讎雖未及至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謂它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固請罷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副大使天子既急於治故李訓等投隙得售其妄幾至亡國開成初表解劇鎮以檢校司空爲東都留守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木與賓客相娛樂三年召爲尚書左僕射僧孺入朝會莊恪太子薨既見陳父子君臣人倫大經以悟帝意帝法然流涕以足疾不任謁檢校司空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緡緡龍勺詔曰精金古器以比況君子卿宜少留僧孺固請乃行會昌元年漢水溢壞城郭坐不謹防下遷太子少保進少師

明年以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誅而石雄軍吏得從稹與僧孺李宗閔交結狀又河南少尹呂述言僧孺聞稹誅懷懼之武宗怒謂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還為太子少師卒贈太尉年六十九諡曰文簡諸子蔚最顯

蔚字大章少擢兩經又第進士繇監察御史為右補闕大和中屢條切政宣宗喜曰牛氏果有子差尉人意出金州刺史遷累吏部郎中失權倖意貶國子博士分司東都復以吏部召兼史館修撰咸通中進至戶部侍郎襲奇章侯坐累免未一歲復官久之檢校兵部尚書山南西道節度使治梁三年徐州盜起神策兩中尉諷諸藩悉助軍蔚索府帑三萬以獻中人嫌其吝用吳行魯代之黃巢入京師遁山南故吏民喜蔚至爭迎候因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子徽

徽舉進士累擢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遷溫吏多姦歲調四千員徽治以剛明扼杜干請法度復振蔚避地于梁道病徽與子扶籃輿歷閣路盜擊其首血流面持與不息盜迫之徽拜曰人皆有父今親老而疾幸無駭驚盜感之乃止及前谷又逢盜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之家進帑裏創以饋飲奉蔚留信宿去抵梁徽趨謁行在巧歸侍親疾會拜諫議大夫固辭見宰相杜讓能曰上還幸當從親有疾當侍而徽兄在朝廷身乞還營醫藥時兄循已位給事中許之父喪客梁漢終喪以中書舍人召辭疾改給事中留陳倉張濬伐太原引為判官敕在所教遺徽太息曰王室方復廢藏殫耗當協和諸侯以為藩屏而又擠以兵諸侯離心必有後憂不肯起濬果敗復召為給事中楊復恭叛山南李茂貞請假招討節伐之未報而與王行瑜輒出兵昭宗怒持奏不下茂貞亟請帝召羣臣議無敢言徽曰王室多難茂貞誠有功今復恭阻兵而討之罪在不俟命爾臣聞兩鎮兵多殺傷不早有所制則梁漢之人盡矣請假以節明約束則軍有所畏帝曰然乃以招討使授茂貞果有功然益僣蹇帝使宰相杜讓能將兵討徽諫曰岐國西門茂貞憑其衆而暴若令萬分一不利屈威重奈何願徐制之不聽師出帝復召徽曰今伐茂貞彼衆烏合取必萬全卿計何日有

捷對曰臣職諫爭所言者軍國大體如索賊平之期願陛下考著龜責將帥非臣職也既而師果敗遂殺大臣王室益弱俄繇中書舍人為刑部侍郎襲奇章男崔胤忌徽之正授左散常侍徙太子賓客以刑部尚書致仕歸樊川卒贈吏部尚書

徽字表齡第進士繇藩鎮幕府任補闕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為可奚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勣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以司勳員外郎為睦州刺史帝勞曰卿非得怨宰相乎對曰陛下比詔不由刺史繇令不任近臣宰相以是擢臣非嫌也即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為越等乃賜銀緋咸通末拜劍南西川節度使時蠻犯邊抵大渡進略黎雅叩叩峽關護書求入朝且曰假道徽囚其使四十人釋二人還之蠻懼即引去僖宗幸蜀授太常卿以病求為巴州刺史不許還京為吏部尚書嗣襄王亂徽客死太原

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調華州參軍事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詆切時政觸宰相李吉甫惡之補洛陽尉久流落不偶去從藩府辟署入授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裴度伐蔡引為彰義觀察判官蔡平遷駕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即位進中書舍人時繇為華州刺史父子同拜世以為寵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干巧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樹黨相磨軋凡四十年擢紳之禍不能解俄復為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仲薛庠袁都等世謂之玉筍寶歷初累進兵部侍郎父喪解太和中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即引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己者德裕所善皆逐之遷中書侍郎久之德裕為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醇為黨魁德裕因請皆出為刺史帝然之即以虞卿為常州元夫為汝州蕭醇為鄭州宗閔曰虞卿位給事中州不容在元夫下德裕居外久其知黨人不



如臣之詳。虞卿日見賓客於第。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質之曰。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大沮。不得對。俄以同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訓鄭注始用事。疾德裕。共營短之。乃罷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進封襲武縣侯。恣肆附託。會虞卿以京兆尹得罪。極言營解。帝怒叱曰。爾嘗詆鄭軍爲妖氣。今自爲妖耶。即出爲明州刺史。貶處州長史。訓注乃勅宗閔異時陰結尉馬都尉沈璣。內人宋若憲。宦者韋元素。王隱言等求宰相。且言項上有疾。密問術家呂華迎考命曆。曰。惡十二月。而隱言監軍劍南。受德裕賂。復與宗閔家私。乃貶宗閔潮州司戶參軍事。蟻逐柳州。元素等悉流嶺南。親信並斥。時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之。人人駭栗。連月晦晦。帝乃詔宗閔。德裕烟家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外。嘗數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開成初。幽州史元忠。河陽李載義。累表論洗。乃徙爲衢州司馬。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軍。乃託宦人顧帝。帝因紫宸對。果曰。朕念宗閔久斥。應授一官。軍曰。陛下徙令少近則可。若再用。臣請前免。陳夷行曰。宗閔之罪。不即死爲幸。寶曆時。李續張又新等號八關十六子。朋比險妄。朝廷幾危。李珣曰。此李逢吉罪。今續張不可不任以官。夷行曰。不然。薛平逐四凶。天下治。朝廷何惜數儉人。使亂紀綱。嗣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憎愛奪。帝曰。州刺史可乎。軍請授洪州別駕。夷行曰。宗閔始貶。鄭注階其禍。幾覆國。嗣復曰。陛下向欲官鄭注。而宗閔不奉詔。尙當記之。軍質曰。嗣復黨宗閔者。彼其惡似李林甫。嗣復曰。軍言過矣。林甫妬賢忌功。夷滅十餘族。宗閔固無之。始宗閔與德裕俱得罪。德裕再徙鎮。而宗閔故在貶地。夫懲勸宜一。不可謂黨。因折軍曰。比殷侑爲韓益求官。臣以其昔坐貶。不許。軍託臣勿論。是豈不爲黨乎。遂擢宗閔杭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既而軍夷行去位。嗣復謀引宗閔輔政。未及而文宗崩。會昌中。劉稹以澤潞叛。德裕建言宗閔素厚。從諫。今上黨近東都。乃拜宗閔湖州刺史。稹敗。得交通狀。貶漳州長史。流封州。宣宗即位。徙柳州司馬。卒。宗閔性機警。始有當世令名。既獲貴。權勢初爲幾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爲相。宗閔遂與爲怨。韓愈爲作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閔崇私黨。黨熾中外。卒以是敗。子璣。璣

皆擢進士。令孤絢作相。而璣以知制誥歷翰林學士。絢罷。亦爲桂管觀察使。不嘗御軍。爲士卒所逐。貶死。宗閔第宗冉。其子湯。累官京兆尹。黃巢陷長安。殺之。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婦謂妻曰。吾聞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八歲知屬文。後擢進士。博學宏辭。與裴度柳公綽皆爲武元衡所知。表署劍南幕府。進右拾遺直史館。尤善禮家學。改太常博士。再遷禮部員外郎。時於陵爲戶部侍郎。嗣復避同省。換他官。有詔同司親大功以上。非聯判。句檢官長。皆勿避。官同職異。雖父子兄弟無嫌。遷累中書舍人。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雅相善。二人輔政。引之。然不欲越父當國。故權知禮部侍郎。凡二載。得士六十八人。多顯官。文宗嗣位。進戶部侍郎。於陵老。求侍不許。喪除。擢尙書左丞。太和中。宗閔罷。嗣復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宗閔復相。徙西川。開成初。以戶部侍郎召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俄與李珣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農伯仍領鹽鐵。後紫宸奏事。嗣復爲帝言。陸渾屏居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官。珣趣和曰。士多趨競。能獎誘。貪夫廉矣。比寶洵直以論事見賞。天下釋然。況官渾耶。帝曰。朕賞洵直。褒其心爾。鄭軍不平曰。彼包藏固未易知。嗣復曰。洵直無邪。臣知之。軍曰。陛下當察朋黨。嗣復曰。軍疑臣黨。臣應免。即再拜祈罷。珣見言切。緣曰。朋黨固少弭。軍曰。附離復生。帝曰。向所謂黨與。不已盡乎。軍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故在。珣乃陳邊事。欲絕其語。軍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珣。嫉朋比。珣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未知軍果謂誰爲黨邪。因當香案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尉安之。亡日。帝問符識。可信乎。何從而生。嗣復曰。漢光武以識決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書夏天下。班彪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止賊亂。非重之也。珣曰。治亂宜直推人事耳。帝曰。然。又問天后時有起布衣爲宰相者。未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輕用官。自爲之計耳。必責能否。要待歷試乃可。是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建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姚璹。趙憬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



委中書門下直日記錄月付史官宅宰相議不同止久之帝又問延英政事執當記之珏監修國史對曰臣之職也陳夷行曰宰相所錄悉掩蔽聖德自益矣名臣向言不欲威權在下者此也珏曰夷行疑宰相實威權實刑賞不然何自居位而為此言邪臣得罷為幸軍曰陛下開成初政甚善三年後日不逮前嗣復曰開成初軍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珏同進臣不能悉心奉職使政事日不逮前臣之罪也縱陛下不忍加誅當自殄滅即叩頭請從此辭不敢更至中書乃趨出帝使使者召還曰軍言失何及此邪軍起謝曰臣愚不知忌諱近事雖善猶未盡公臣非專斥嗣復而遽求去乃不使臣言耳嗣復曰陛下月費俸粟數十萬時新異賜必先及將貴臣輔聖功求至治也使不及初豈臣當死累陛下之德奈何惟陛下下別求賢以自輔帝曰軍偶及之矣執咎嗣復閤門不肯起帝乃免軍夷行相而嗣復專天下事進門下侍郎建言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反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批洋者菁華乃出帝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言卿其志之未幾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宗帝之立非宰相意故內薄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而罷嗣復為吏部尚書出為湖南觀察使會誅薛季稜劉弘逸中人多言嘗附嗣復廷不利於陛下帝剛急即詔中使分道誅嗣復等德裕與崔瑋崔珙等詣延英言故事大臣非惡狀明白未有誅死者皆太宗玄宗德宗三帝皆常用重刑後無不悔願徐思其宜使天下知威德有所容不欲人以爲冤帝曰朕繼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且珏等各有所附會若珏季稜屬陳王猶是先帝意如嗣復弘逸屬安王乃內爲楊妃謀且其所給書曰姑何不數天后德裕曰飛語難辨帝曰妃昔有疾先帝許其弟入侍得通其謀禁中證左尤具我不欲暴于外使安王立肯容我耶言畢威然乃曰爲卿赦之因追使者還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立起爲江州刺史以吏部尚書召道岳州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孝穆嗣復領實舉時於陵自洛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權浙東觀察使李師綬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爲美嗣復五子其顯者授損

授字得符於昆弟最賢由進士第遷累戶部侍郎以母病求爲秘書監後以刑部尚書從昭宗幸華從太子少保卒贈尚書左僕射

子嬰字公隱累擢左拾遺昭宗初立數遊晏上疏極諫歷戶部員外郎崔胤招朱全忠入京師嬰挈族客湖南終諫議大夫

損字子默絳州補藍田尉至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爲相欲易其殿以廣第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感戴巖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邪窮達命也卒不與巖不悅使損按獄黔中踰年還三遷絳州刺史巖罷去召爲給事遷京兆尹與宰相盧攜雅不叶復除給事中陝虢軍亂逐觀察使崔瑋命損代之至則盡誅有罪者拜平盧節度使徙天平未赴復留卒官下

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儒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逢吉險邪稭浮躁嗣復辯給固無足言幸主孱昏不底於戮治世之罪人數

唐書卷一百七十四考證

李達吉傳父頤○舊書作祖頤父歸期與新書異沈炳震曰按宰相世系表與

舊書同則新書似誤

李仲○仲當作紳

唐書卷一百七十四考證

新學堂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

寶劉二張楊熊柏

寶羣字丹列京兆金城人父叔向以詩自名代宗時位左拾遺羣兄弟皆擢進士第獨羣以處士客毗陵母卒羣一指置棺中廬墓次終喪從廬庇傳啖助春秋學著書數十篇蘇州刺史章夏卿薦之朝拜表其書報聞不召後夏卿入爲京兆尹復言之德宗擢爲左拾遺時張薦持節使吐蕃乃還羣侍御史爲薦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卽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爲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爲和羣判官一何易帝壯其言不遣王叔文黨威雅不喜羣羣亦恃梓不肯附欲逐之羣執禮不可乃止羣往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奈何曰去年李實伐恩特權震中外君此時遠巡路傍江南一吏耳今君又處實之勢豈不思路傍復有知君者乎叔文悚然亦卒不用憲宗立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出爲廣州刺史節度使于頔聞其名與語奇之表以自副武元衡李吉甫皆所厚善故召拜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薦羣代爲中丞羣引呂沔羊士諤爲御史吉甫以二人躁險持不下羣伎狠反怨吉甫吉甫節度淮南羣謂失恩因擠之陳登者嘗術狡過吉甫家羣卽捕登掠考上言吉甫陰事憲宗面覆登得其情大怒將誅羣吉甫爲救解乃免出爲湖南觀察使改黔中會水壞城郭調谿洞羣變築作因是羣蠻亂貶開州刺史稍遷容管經略使召還卒于行年五十五贈左散騎常侍羣狠自用果於復怨始召將大任之衆皆懼及聞其死乃安兄常半弟庠羣皆爲郎工詞章爲聯珠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

常字中行大曆中及進士第不肯調客廣陵多所論著隱居二十年鎮州王武俊聞其才奏辟不應杜佑鎮淮南署爲參謀歷朗陵江撫四州刺史國子祭酒致仕卒贈越州都督

半字貽周累佐節度府晚從昭義盧從史從史渡驛半度不可諫卽移疾歸東

都從史敗不以覺微避去自賢位國子司業

庠字胃卿終葵州刺史

羣字友封雅裕有名于時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翁元稹節度武昌

奏羣自副卒

劉栖楚其出寒鄙爲鎮州小史王承宗奇之薦於李逢吉逢吉鄧州司倉參軍擢右拾遺逢吉之罷裴度逐李紳皆嗾而爲奸者敬宗立視朝常晏游政失德栖楚諫曰惟前世王者初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卽卽位安臥靜內日晏乃作大行殯宮密邇鼓吹之聲日聞諸朝且憲宗及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阼未幾惡德流布恐禍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爲官使陛下負天下議請辭首以謝遂領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聞聲叩頭待詔吉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此有詔賜歸乃出遷起居郎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廷英帝問向廷爭者在邪以爲諫大夫召未幾宣授刑部侍郎故事侍郎無宣授者逢吉喜助已故不次任之數月改京兆尹峻陟蜀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號名北軍流藉衣冠有罪則歸軍中無最捕栖楚一切窮治不閱旬宿姦老盡無遺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請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然其性詭激敢爲怪行乘險抵牾若無顧藉內實恃權怙寵以干進詰宰相厲色慢辭羣處厚惡之出爲桂管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

張又新字孔昭工部侍郎薦之子元和中及進士高第歷左右補闕性傾邪李逢吉用事惡李紳冀得其罪求中朝凶果敢言者厚之以危中紳又新與拾遺李續劉栖楚等爲逢吉搏吠所憎故有八關十六子之目又新立紳貶端州司馬朝臣過宰相賀蘭者曰止宰相方與補闕語姑伺之及又新出流汗揖百官曰端溪之事竊不敢讓入皆辟易畏之尋轉祠部員外郎嘗買婢還約爲牙伶搜索陵突御史劾舉逢吉庇之事不窮治及逢吉罷領山南東道節度表又新爲行軍司馬坐田徑事貶汀州刺史李訓有寵又新復見用遷刑部郎中爲申州刺史訓死復坐貶終左司郎中又新善文辭再以昭附貶喪其家聲云



楊虞卿字師皋，號弘農人。父寧有高操，談辯可喜，擢明經，調臨漢主簿。棄官還夏，與陽城爲莫逆交。德宗以諫議大夫召城，城未拜，詔寧即論與俱來。陝就觀察使李齊運表置幕府，齊運入爲京兆尹，表寧先主簿，拜監察御史。坐累免。順宗初，召爲殿中侍御史，終國子祭酒。虞卿第進士，博學宏辭，爲校書郎，抵淮南，委婚幣焉。會陳商葬其先，貧不振，虞卿未嘗與游，恐所賻助之，擢累監察御史。穆宗初立，逸游荒恣，虞卿上疏曰：「烏菴遺害，仁鳥逝，誹謗不誅，良臣進，臣敢冒昧獻言。」臣聞堯舜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況今北虜方梗，西戎弗靖，兩河有瘡痍之虞，五嶺罹氣厲之役，人之疾苦積下，朝之制度莫脩，邊亡見儲，國用遼屈，固未可以高枕而息也。陛下初臨萬幾，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入對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它內朝臣偕入齊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廷，忠言不聞，臣實羞之。蓋主恩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今宰臣四五人或頃刻侍坐，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卑故也。公卿列位，雖陟降清地，曾未奉優睦，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爰顧逮，惠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此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爲聖明也。時又有衡山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帝倡優在側，馳騁無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辭頗危切。帝詔宰相尉謝，宰相因是賀天子納諫，然不能用也。俄詔行勞西北邊，還遷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史館脩撰進吏部，會曹史李寶等讒僞告，調官六十五員，職千六百萬以上。虞卿發其姦，寶等繫御史府，而虞卿親吏書受二百萬，亡命，私奴受三十萬。虞卿縛奴送獄，三司嚴休復、高武、章景休雜推寶等皆誅死。虞卿坐不檢下免官。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爲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再遷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幸，倚爲姦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員，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爲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宗閔待之尤厚，就黨中爲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輊事。

機故時號黨魁，德裕之相，出爲常州刺史。宗閔復入，以工部侍郎召，遷京兆尹。太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爲帝治丹，剔小兒肝心用之，民相驚，局護兒曹，帝不悅。注亦內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即約李訓奏言，語出虞卿家。因京兆驕伍布都下，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周比，因傳左端倪，帝大怒，下虞卿詔獄。於是諸子弟自囚闕下，稱冤。虞卿得釋，貶虔州司戶參軍死。子知退，知權，擅堪，漢公皆擢進士第。漢公最顯。漢公字用乂，始辟興元李絳幕府，絳死，不與其禍，遷累戶部郎中，史館修撰，轉司封郎中，坐虞卿下除舒州刺史，徙湖亳蘇三州，擢桂管浙東觀察使，絳戶部侍郎拜荆南節度使，召爲工部尚書，或劾漢公治荆南有貪贓，降秘書監，稍遷國子祭酒，宣宗擢爲同州刺史，於是給事中鄭裔綽、鄭公與共奏漢公冒濫無廉，概不可處近輔，三還制書，帝它日凡門下論執，歐正未嘗卻。漢公素結左右有奧助，至是帝惑不從，制卒行，會寒食宴近臣，帝自擊毬爲樂，巡勞從臣，見裔綽等曰：「省中議無不從，唯漢公事爲有黨。」裔綽獨對同州太宗與王地，陛下爲人子孫，當精擇守長付之，漢公既以墨敗，陛下容可舉劇部，私貪人，帝悲見顏間，翌日斥裔綽爲商州刺史。漢公自同州更宣武天平兩節度使卒，子籌，範，仕亦顯。汝士字慕巢，中進士第，又擢宏辭，牛李待之善，引爲中書舍人，開成初，錄兵部侍郎爲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西川，乃族昆弟，對擁旌節，世榮其門，終刑部尚書，子知溫，知至，悉以進士第入官，知溫終荆南節度使，知至爲宰相，劉瞻所善，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瞻得罪，亦貶瓊州司馬，擢累戶部侍郎，楊氏自汝士後，貴赫爲冠族，所居靜恭里，兄弟並列門戟，咸通後，在臺省方鎮，率十餘人。張宿者，本寒人，自名諸生，憲宗爲廣陵王時，因張茂宗薦尉，得出入郎中，誣誦敢言，及監撫，自布衣授左拾遺，交通權幸，四方賂遺滿門，數召對，不能慎密，坐漏禁中語，貶郴丞，十餘年，累遷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數言其狡諂，不可信，白爲濠州刺史，宿上疏自言，留不遣，帝欲以爲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職要重，當待賢者，宿細人，不可使行是官，陛下必用之，請先去臣乃可。」帝不悅，後逢吉

罷召權知諫議大夫宰相崔彥王涯同請曰諫議大夫前世或自山林擢行伍任之者然皆道義卓異於時今宿望輕若待以不次未足以寵適以累之也請授他官不聽使中人宣授滿宿怨執政不與己乃日肆讒譖與皇甫鎛相附離多中傷正人君子元和末持節至淄青李師道願割地遣子入侍既而悔復遣宿往暴卒于道贈秘書監

熊望者字原師擢進士第性險躁以辯說游公卿間劉栖楚爲京兆尹樹權勢望日出入門下爲刺取事機陰佐計畫敬宗喜爲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狎栖楚薦望未及用帝崩文宗立韋處厚秉政詔望因緣險薄營密職圖幸權拂衆議貶漳州司戶參軍

柏耆者有縱橫學父夏器爲時威名將耆志健而望高急于立名是時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耆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爲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勸承宗至泣下乃請獻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耆左拾遺由是聲震一時遷起居舍人王承元徙義成軍遣諫議大夫鄭覃往慰成德軍資緡錢百萬資未至舉軍譁議穆宗遣耆諭天子意衆乃信悅轉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太和中李同捷反詔兩河諸鎮出兵久無功乃授耆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與判官沈亞之諭旨會橫海節度使李祐平德州同捷窮請降祐使大將葛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耆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衆師既行諫言王廷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耆遂斬其首以獻諸將嫉耆功比奏橫詆文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戶參軍亞之南康尉宦人馬國亮嘗受同捷先所得王復女及奴婢珍貴初祐聞耆殺洪大驚疾遽劇帝曰祐若死是耆殺之至是積前怒詔長流愛州賜死

贊曰詩人斥耆人最甚投之豺虎有北不置也如耆栖楚輩則然雖許以示公機黨以植私其言禍福若可聽率而入于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譖者歟利口覆邦家者歟耆持耆取功自遠其死哀哉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考證

賈彥傳京兆金城人○舊書扶風平陵人

唐書卷一百七十五考證



唐書卷一百七十六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

韓愈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權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諛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暴前刺史勅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輒百姓遮索軍頭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賊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論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盡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所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子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聲逐之芒芒獨旁搜而遠紹傳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諮商鑒信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追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

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宗細木爲杙構榱桷榑桷各得其所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五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難進巧拙紆紆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倫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理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賂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庠忘量己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榱而當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稱者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脩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感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驕放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聞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遣軍三萬奮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錡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錡謗譖裴暴由是改



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遠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香保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禪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雖未能即行豈可恣之令成也今陛下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傷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逼宣政一見禮賓一設

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錄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火水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憚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暉曰愈言奸佞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顧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曰臣以狂妄愚惑不識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妄謂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復祿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刺心豈足爲謝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瘴癘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鯢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慚慚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鍊白玉之腰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惜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難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鄰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烈不剛羣臣奸諂羣居棋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開機闢關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處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承承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貨罪畢量自拘海島感感

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腹前通懷  
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願感悔欲復用之持  
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湜素忌愈  
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  
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  
豚投諸水而祝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週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  
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  
夷楚越沉溺嶺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  
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  
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  
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  
食民畜產廬廬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爲長雄刺史雖弱亦  
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伏乞賜視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且承天子命以來  
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鰲  
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  
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  
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  
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頑不靈而  
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彊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  
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  
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  
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  
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  
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  
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韓未終士卒皆曰  
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

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  
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  
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  
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驅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  
爲愈曰神策大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  
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  
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  
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  
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  
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  
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  
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氏爲服期以報  
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  
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闡深與孟軻揚雄相表  
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宅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  
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  
亦皆自名於時

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  
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澗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  
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  
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諡曰貞曜先生郊爲  
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苦奇麗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  
顧二謝云

張籍者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爲太常寺太祝久次遷秘書郎愈薦爲國  
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重之籍性狷直  
嘗責愈喜博鑒及爲駁難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揚雄

以垂世者，愈最後答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之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實有可以至於道者，浸其源，道其所歸，既其根，將食其實，此感德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忤，其聲曉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何有？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而惡整，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衛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道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于揚雄，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后能有所立，吾豈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無所為書，而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至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遠哉！我以為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之道，傳者者不聖，則吾所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以衆人辨也，有矣。』駁難之，謂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于云乎？吾戲謔，今不為虛令，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藉為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為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辨急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為判官，度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

贈以車馬，綉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為顧況集序，未常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嫌，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為蜂螫，摘小兒斂蜂，搏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詎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血流。』

盧仝，居東都，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嘗為月鉉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時又有賈島，劉叉，皆韓門弟子。

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元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諍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還司戶，未受命卒，年五十六。

劉叉者，亦一節士，少放肆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為歌詩，然特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常穿履破衣，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為獨拜，能面道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諫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贊曰：唐與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繩墨混并，天下已定，始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蕭蕭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刃以模，剗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騫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低悟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為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卸孤，矯拂始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表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唐書卷一百七十六考證

韓愈傳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舊書父仲卿無名位二書不合

唐書卷一百七十六考證







唐書卷一百七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

錢崔二章二高馮三李盧封鄭敬

錢徽字蔚章父起附見盧綸傳徽中進士第居數城數城令王鄧善接儒士游客以財貨饋坐是得舉觀察使遷澤視其簿獨徽無有乃表署掌書記蔡賊方熾澤多募武士于軍澤卒士頗希賞周澈主留事重擅發軍廩不敢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徽先冬頒衣絮士乃大悅又辟宣徽崔衍府王師討蔡徽遣系石兵會戰戊還頗驕蹇會衍病亟徽請召池州刺史李遷署副使遷至而衍死一軍賴以安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從容言宅學士皆高選官預聞機密慶夢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梁守謙爲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數曰一字不可益邪銜之以論淮西事忤旨罷職徙太子右庶子出就州刺史入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謫徽求致第籍渾之者憑子也多納古帖秘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異者李宗閔婿殷士者汝士之弟皆與徽厚文昌怒方帥劍南西川入辭即奏徵取士以私訪紳及元稹時稹與宗閔有隙因是共擠其非有詔王起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汝士等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邪教子弟焚書初州有盜劫賈船捕吏取漢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代用哉命代貧民租入轉湖州時宣徽早左丞孔戣請徙徽領宣徽宰相以其本文辭進不用戣曰相君宜知天下事徽江號之治不及知況其宅邪還遷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會宣墨麻羣臣在廷方大舉稍稍引避徽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因上疏告老不許太和初復爲華州俄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徽與薛正倫

魏弘簡等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任庶子時韓公武以路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有公望于可復方義可復死鄭注時方義終太子賓客于珣字瑞文善文辭宰相王搏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擢得珣貶撫州司馬

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鄭餘慶李夷簡皆表在幕府與均禮入朝爲侍御史咸正特立風采動一時徽宗將幸東都裴度在與元憂之自表求觀與章偕來於是李逢吉當國裴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餘人悉力援却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它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咸嫉其矯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曷曠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累遷陝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爲神入拜右散騎常侍秘書監太和八年卒咸素有高世志造詣新遠間游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諸文中歌詩最善

韋表微字子明隋鄆城公元禮七世孫驥非能屬文母訓論稍厲輒不敢食以是未嘗讓責韋舉鎮西川王緯司空璿獨孤良弼裴說居幕府皆厚相推挹況嘗謂表微似衛玠自以不能及也擢進士第數辟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真行不樂曰爵祿管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試鏡猶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俄爲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應嚴將防皆請去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進知制誥後與處厚議增進學士復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翕右奈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久之遷中書舍人徽宗嘗語左右欲相二章會崩文宗立獨相處厚進表微戶部侍郎丁志沼叛詔李聽率師討之次河上天子憂無成功表微曰以聽軍勢不十五日必破賊及捷書上止決日志沼殘兵六千奔昭義宰相請推處首惡者誅之歸者從者于魏表微上言逆子降又殺之非好生也請以魏代史憲誠于魏志沼之徒可使招納不聽以病罷罷學士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始被病醫藥不能具所居

堂廢隘陋既沒平客咨嗟爲故舊難庸下與攜手語笑無間然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概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樂樂職工能算其師著九經師授諸詆其違

高鉞字翹之史失其何所人與弟銖錯俱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史館脩撰元和末以中人爲和羅使鉞繼疏論執轉起居郎數陳政得失穆宗嘉之面賜緋魚召入翰林爲學士張韶變與倉卒鉞從敬宗夜駐左軍翌日進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入見帝因勸躬聽覽以示憂勤帝納其言賜錦綵俄罷學士累進吏部侍郎人善其振職出爲同州刺史卒贈兵部尚書遺命薄葬鉞少孤寡介然無黨援以致宦達諸弟皆檢歷友愛爲摺紳景重子湜字澄之第進士累官右諫議大夫咸通末爲禮部侍郎時士多絲權要干請湜不能裁既而抵牾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取公乘億許棠森夷中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昭義節度使爲下所逐貶連州司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億字壽仙棠字文化夷中字坦之皆有名當時

銖字權仲既擢第署太原張弘靖幕府入遷監察御史太和時擢累給事中文宗得李訓驟拜侍講學士銖率諫官伏閣言訓素行檢邪不可任必亂天下帝遣使者論曰朕留訓時時講經前命不可改當是時已旱而水慧變未息鄭注權震赫人情危駭既銖等弗見省羣臣失色明年訓當國出銖爲浙東觀察使歷義成節度使大中初遷禮部尚書判戶部從太常卿嘗罰禮生博士李愨愨見曰故事禮院不關白太常故卿莅職博士不參集不宜罰小史愨舊典銖數曰吾老不能退乃爲小兒所辱卒

錯字弱金連中進士宏辭科辟河東府參謀歷吏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開成元年權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界有司錯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軍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頹俗而錯乃能爲陛下得人帝曰諸議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記以誠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訓即以錯爲禮部侍郎閏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遷吏部侍郎出爲鄂岳觀察使卒贈禮部尚書

子湘字潛之擢進士第歷長安令右諫議大夫從兄湜與路巖親善而湘厚劉瞻巖既逐瞻貶湘高州司馬僖宗初召爲太子右庶子終江西觀察使

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父子華廬親墓有靈芝白兔號孝馮家宿貞元中與弟定從弟審寬並擢進士第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建封卒子惜爲軍中脅主留事李師古將乘喪復故地惜大懼於是王武俊擁兵觀釁宿以書說曰張公與公爲兄弟欲共力驅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張公不幸幼兒爲亂兵所脅內則誠款隔絕外則強寇侵逼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奉天子不忘舊勳赦惜舉使東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武俊悅即以表聞遂授惜留後宿不樂佐惜更從浙東賈全觀察府惜憾其去奏貶泉州司戶參軍召爲太常博士王士真死子承宗阻命不得諡宿謂世勢不可違乃上佳諡示不忘忠再遷都官員外郎度節度彰義軍表爲判官淮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時進知制誥牛元翼從節山南東道爲王廷湊所圍以宿總留事遷進中書舍人出華州刺史避諱不拜徙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拜河南尹洛苑使姚文壽繼部曲奪民田墮千軍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輒與文壽偕來宿掩取榜殺之歷工部刑部二侍郎脩格後敕三十篇行于時累封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郭增兵械十餘萬詔分餘甲賜黔巫道涪水數壞民廬舍宿脩利防庸一方便賴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脩短天也撓法以求祐吾不敢卒年七十贈吏部尚書諡曰懿治命薄葬悉以平生書納墓中子圖字昌之連中進士宏辭科大中時終戶部侍郎判度支寬爲起居郎

定字介夫偉儀觀與宿齊名入方漢二馮于順泰善之順在襄陽定徒步上謁吏不肯白乃亟去順聞斥吏歸錢五十萬及諸境定返其遺以書讓順不下士順大慚第進士異等辟浙西薛平府以鄴尉爲集賢校理始定居襄陽號毀甚故數移疾大學士疑其簡怠奪職三遷祠部員外郎出爲鄂州刺史吏告定略民妻乾沒庫錢御史鞠治無狀坐游宴不節免官起爲國子司業再遷太常少卿文宗嘗詔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肄于廷定部諸工立縣間端凝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珣珣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邪觀爾定送客西江詩

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還諫議大夫是歲訓注敗多誅公卿中外  
危懼及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定力爭罷之又請許左  
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執政不悅改太子詹事鄭覃兼太子太師上日欲  
會尚書省定據禮當集詹事府詔可論者多其正換衛尉卿以散騎常侍致仕  
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初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鸛記章休符使  
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審字退思開成中爲諫議大夫拜桂管觀察使歷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  
所立睿宗署額審請琢周著唐終祕書監子緘字宗之乾符初歷京兆河南尹  
李虞仲字見之父端附見文藝傳虞仲第進士宏辭累遷太常博士建言諱者  
所以表德懲惡春秋褒貶法也茹士爵祿優辱流放皆緣一時非以明示百代  
然而後之所以知其行者惟諱是觀古者將葬請諱今近或二三年遠乃數十  
年然後諱諱人歿已久風績湮歇探諸傳聞不可信諱狀雖在言與事浮臣  
請凡得諱者前葬一月請考功刺太常定議其不諱與諱而過時者聽御史劾  
舉居京師不得過半期居外一期若善惡著而不諱許考功察行諱之節行卓  
異雖無官及官卑者在所以聞諱可寶曆初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  
出爲華州刺史歷吏部侍郎簡儉寡欲時望歸重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  
李翱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  
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氏人之行非大善大  
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  
言虛美溺于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實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  
爭語足以爲直官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不  
者願教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略  
曰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刷五聖憤恥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  
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爲賊通脅質其父母妻子  
而驅之戰陛下降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授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  
以相謂賊衆莫不懷感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昔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

賊而曜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  
詔蠲賦十萬石羣臣動色百姓歌樂遍呶呶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  
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  
李宗襲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德兆欣感臣恐不能盡識若  
宅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  
復制度與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寧弊事復高祖太宗  
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還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  
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  
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爲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  
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脩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  
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  
高枕自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  
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爲也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  
儉表翱自代景儉斥翱下除朗州刺史久之召爲禮部郎中翱性峭鯁論議無  
所屈仕不得顯官拂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逢吉詭詭不校翱悉  
懼即移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更表爲廬州刺史時州旱逢吉遣使通捐係路  
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實戶仍輸賦翱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  
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柏耆使  
滄州翱感言其才者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  
東道節度使卒翱始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諡曰  
文

盧簡辭字子策父綸別傳與兄簡能弟弘止簡求皆有文並第進士歷佐師府  
入遷侍御史習知法令及臺閣舊事寶曆中黎幹子燭詣臺請復葉縣故田有  
司其能知簡辭獨詰曰按幹坐黨魚朝恩誅貴田皆沒大曆後數十年比有赦  
令無原洗之言燭安得冒論不爲治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簡辭窮按乃得  
金鉢瑟瑟枕大如斗敬宗曰禁中無此昂爲吏可知矣李程鎮太原表爲節度



判官入授考功員外郎累擢湖南浙西觀察使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坐事貶衢州刺史卒

簡能見鄭注傳其子知猷字子善中進士第登宏辭補秘書省正字蕭鄴鎮荆南劍南再辟掌書記入遷右補闕出爲饒州刺史以政最聞累進中書舍人朱致亂避難不出僖宗還京召拜工部侍郎史館修撰歷太常卿戶部尚書至太子太師昭宗爲劉季述所幽感憤卒贈太尉知猷器量渾厚世推爲長者善書有楷法文辭瞻麗子文度亦貴顯

弘止字子彊佐劉悟府累擢監察御史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副使入拜侍御史華州刺史字文鼎戶部員外盧允中坐貶弘止按訊文宗將殺鼎弘止執據畢由允中鼎乃連坐不應死帝釋之累遷給事中會昌中詔河北三節度討劉稹何弘敬王元逵先取邢洛磁三州宰相李德裕長諸帥有請地者乃以弘止爲三州團練觀察留後制未下稹平即詔爲三州及河北兩鎮宣慰使還拜工部侍郎以戶部領度支初兩池鹽法弊得費不相償弘止使判官司空與檢鈎釐正條上新法即表與兩池使自是課入歲倍用度賴之躡年出爲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與後更卒驕奢銀刀軍尤不法弘止戮其尤無狀者終弘止治不敢譁優詔褒勞弘止羸病丐身還東都不許徙宣武卒于鎮贈尚書右僕射子虔謹有美才終秘書監

簡求字子誠始從江西王仲舒幕府兩爲裴度元稹所辟又佐牛僧孺鎮襄陽入遷戶部員外郎會昌中討劉稹以忠武節度使李彥佐爲招討使各選簡求副之俾知後務歷蘇壽二州刺史大中九年党項擾邊拜涇原渭武節度使徙義武鳳翔河東三鎮簡求爲政長權變文不害居邊每經御人皆安之太原統退渾契苾沙陀三部難馴制它帥或與相盟質子弟然寇掠不爲止簡求歸所質開示至誠虜憚其恩信不敢亂久之辭疾以太子少師致仕還東都治園沼林苑與賓客置酒自娛卒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子嗣業汝弼皆中進士第汝弼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從昭宗遷洛方柳璨斬喪王室汝弼懼移疾去客上黨後依李克用克用表爲節度副使太原府于平簡求所著多在每宴事中

未嘗居賓位西向僂首人笑其有禮嗣業子文紀後貴顯

高元裕字景圭其先蓋渤海人第進士累辟節度府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徽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豎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寤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俄換侍御史內供奉士始相賀李宗閔高其節擢諫議大夫進中書舍人鄭注入翰林元裕當書命乃言以醫術侍注愧憾及宗閔得舉元裕坐出錢貶閬州刺史注死復授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莊恪太子立擇可輔導者乃兼賓客進御史中丞即建言紀綱地官屬須選有不稱職者請罷之於是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鄧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簡並奪職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元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縣後益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兼本臺得專督察詔可累擢尚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爲宣歙觀察使入授吏部尚書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渤海郡公奏蠲通賦甚衆在鎮五年復以吏部尚書召卒于道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元裕性勤約通經術敏於爲吏嚴嚴有風采推重于時自侍講爲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選少逸長慶末爲侍御史坐失舉劾貶贊善大夫累遷諫議大夫乃代元裕稍進給事中出爲陝虢觀察使中人賁映石驛吏供餅惡鞭之少逸封餅以聞宣宗怒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豈易具邪謫隸恭陵中人皆斂手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元裕始名允中太和中改今名

元裕子璩字疊之第進士累佐使府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擢諫議大夫近世學士超省郎進官者惟鄭顥以尙主而璩以龍升云懿宗時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閱月卒贈司空太常博士曹鄴建言璩宰相交游醜雜進取多蹊徑證法不思妄愛曰刺諫諍爲刺從之封教字碩夫其先蓋冀州舊人元和中署進士第江西裴堪辟置其府轉右拾遺雅爲宰相李德裕所器會昌初以左司員外郎召爲翰林學士三遷工部侍郎教屬辭贈敏不爲青氈語切而理厚武宗使作詔書獻邊將傷夷者曰傷居

鄭薰字子博，亡鄉里世系，擢進士第，歷考功郎中，翰林學士，出爲宣歙觀察使。前人不治，薰頗以清力自將，牙將素驕，共謀逐出之。薰奔揚州，貶棣王府長史。分司東都，懿宗立，召爲太常少卿，擢累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戟，於是宦人用階蔭者，薰却之，不肯敘，宰相杜悰才其人，擬判度支，辭，又擬刑部，兼御史中丞，固辭，乃免。久之，進左丞，性愛友，糾族百口，粟不充，求外遷，擬華州刺史，輒留中，爲侍酬，沮後以太子少師致仕。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爲隱巖，薛松于廷號七松處士云。敬晦，字日彰，河中河東人，祖括，字叔弓，進士及第，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不諧己，外除果州刺史，進累兵部侍郎，志簡淡，在職不求名，周智光已誅，議者健括才，選爲同州刺史，拜御史大夫，隱然持重，弗以私害公，大曆中卒。晦進士及第，辟山南東道節度府，與馬曜聯舍，於是帥不政，法制陵頽，曜引大吏廷責之，吏負兼軍職，不引咎，走訴諸府，牙將且十輩，方雜語以申吏枉，晦讓諸將曰：「吏冒軍名，公等不能詰，反引與爲伍，奈何？」衆愧謝，闔府咨美。擢累諫議大夫，武宗時，趙歸真以詐營罔天子，御史平吳湘獄得辜宰相，晦上疏極道非是，不少回，縱大中中，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浙西觀察使，時南方連饑，有詔弛榷酒老，官用告匱，晦處身儉勤，貲力遂充，徙充海節度使，以太子賓客分司卒，贈兵部尚書，諡曰肅，晦兄昕，晦弟甲，煦，俱第進士籍，昕爲河陽節度使，晦，右散騎常侍，世寵其家。

韋博，字大業，京兆萬年人，祖黃裳，浙西節度觀察使，博取進士第，遷殿中侍御史，開成中，蕭本詐得舉，詔與中人籍其財，中人利寶玉，欲竊取去，博奪還，簿無遺寶，回鶻入寇，以符徽爲河東節度使，拜博爲判官，久之，進主客郎中，時詔毀佛祠，悉浮屠隸主客，博言令太暴，宜近中，宰相李德裕惡之，光澤，渾瑊以何清朝爲靈武節度使，詔博副之，權右諫議大夫，召對，賜金紫，因行西北邊，商虜強弱，還奏有旨，進左大夫，爲京兆尹，與御史中丞蕭瑄不平，皆得舉，下除博衛尉卿，出爲平盧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徙昭義，卒，年六十二，贈兵部尚書。李景讓，字後己，贈太尉澄孫也，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亟論不可，遂知名，沈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號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勸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勸而祿，猶當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書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舉，乃赦，故雖老，猶加筆教，已起欣欣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召景讓廷責曰：「爾填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迺罷。一軍遂定，景讓家行脩治，闔門唯謹，入爲尚書左丞，拜天平節度使，徙山南東道，封酒泉縣男，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勅免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栢，威肅當朝，爲大夫三月，蔣仲輔政，景讓名素出仲右，而宣宗擇宰相，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佗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愧，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者深，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爲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輩詎能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曰孝，性獎士類，拔孤仄，如李蔚，楊知退，皆所推引，始爲左丞，蔣仲坐晏所，酌酒語客曰：「有孝於家，忠於國者，飲此。」客肅然，景讓起奉爵，仲曰：「無宜於公，所善蘇滌，裴夷直，皆爲李宗閔，楊嗣復所擢，故景讓在會昌時，抑壓不遷，宣宗街穆。」

唐書卷一百七十七 列傳

宗舊怨。景讓建議。遷敬文武三主。以猶子行爲嫌。請遷代宗。以下主復入廟。正昭穆。事下百官議。不然。乃罷。德望稍衰矣。然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斷其驅石焉。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弟景溫字德己。歷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徙華州刺史。以美政聞。累遷尚書右丞。盧攜當國。弟隱繇博士。還本部員外郎。材下資淺。人疾其冒。無敢繩。景溫不許赴省。時故事久廢。景溫既舉職。人皆隸其正。弟景莊亦至顯官。

唐書卷一百七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

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拔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憲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恥，將藉落支黨，方官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脅羣臣，內擊侮天子。蕡常痛疾，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爲，端拱司契，陶吐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威德之所臻，重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主，質文迭救，百氏滋熾，風流變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唯昧道，祇荷丕構，率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揚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逮，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壅阨，災旱竟歲，播種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治，思所以究此繆盪，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冰，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啓情懷，冀臻時雍，予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素稽富庶之所急，何施草於前弊，何澤惠於下土，何簡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孰執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鑑，擇乎中庸，斯在洽聞，朕將親覽，實對曰：臣職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于道，商賈謗于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袞言之罪，

無所悔，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事承大問，敢不悉心以言，至於上所忘，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讎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王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應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祇荷不構，而不敢荒寧，率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繼左右之職，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繼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逮，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脩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據災旱在致精誠，廣播種，在視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尙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數，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豪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進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威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



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細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閒。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所先憂者官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必當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闢弑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死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勳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塞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幾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襄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祿蕭牆森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官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優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逮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

雪涕哀益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實武不顯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跪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累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羣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搖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禹之爲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死。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彊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察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遺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逮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平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

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變發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顛於左右，食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食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實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教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脩己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時爲忠。知人在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

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統，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教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祥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據災，早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種，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勸，人勸於力則功策罕，人勸於財則貢賦少。人勸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勸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種不愆矣。臣前所謂國慶罕書，本乎冗食尙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慶書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嚴考課之實，定選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閭閻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又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畫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彙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脩

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前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踏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寇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奪閭里羈縻藩臣干陵宰輔離裂王度汨亂朝綱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變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節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賈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責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猜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情業繇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責其祿職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會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著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干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進退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錯爲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傷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聽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關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

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以仁壽可以消搖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脩闡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顯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勳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治哉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鍊庫部郎中龐參見責對嗟伏以爲過古罪重而畏中官耽睡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概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輕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責逐我留吾類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責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賈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謂責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與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責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計必容雖過當獎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責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責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賢直臣逃苟且之慚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邵字子玄後歷賀州刺史責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責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責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凶人然儒而不審臣下畏禍不敢言故責對極陳晉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閼鞅吳子陰贊帝決帝後與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守澄廢帝弟漳王而斥申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賈鍊與王涯李訓舒元興位宰相以謀敗皆爲中官

夷其宗而宦者益橫帝以憂崩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黃當太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黃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晚憤懣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黃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概緩而不切也黃與諸儒偕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何邪其後宋申錫以謀泄貶李訓以計不滅死宦者遂彊可不戒哉意黃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後爲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紓患耶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考證  
劉黃傳○舊唐書入文苑傳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考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

李鄴二王賈舒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族孫質狀魁梧敏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辟河陽節度府從父達吉爲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死之坐武昭獄流象州文宗嗣位更赦還以母喪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相得甚歡時達吉方留守快快不樂思復用知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即以注術仲言經義并薦於帝仲言持說辭激叩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備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尹益橫帝愈憤恥而憲祖之獄罪人未得離外假借內不堪欲夷絕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容無仗節死難者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仲言叶力帝外託講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言尙縉纈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服除起爲四門助教賜緋袍銀魚時太和八年也其十月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入院詔法曲弟子二十人宿宴示優寵於是給事中鄭肅韓偓諫議大夫李珣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權璩等共劾仲言儉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仲言數進講至闕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因改名訓帝猶慮宦人猜忌乃疏易五義示羣臣有能異訓意者賞欲天下知以師臣待訓明年秋七月進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啓帝召還至青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燭死又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南韋元素河東王踐言於橫外已行皆賜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鞭尸元和逆黨幾盡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己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與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讎素忌李德裕宗閔之寵乃因楊虞卿獄指爲黨人書所惡者悉陷黨中遷

貶無闕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帝爲下詔開諭羣情稍安不踰月以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服仍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適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爲然俄賜第勝業里賞資旁午每進見宅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惴惴迎拜天下險怪士徵取富貴皆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感之嘗建言天下浮屠避儒賦耗國衣食請行業不如令者還爲民既執政自白罷因以市恩始注先願訓藉以進及勢相埒賴寵爭功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鎮鳳翔外爲助援內實猜克待遲且殺之擢所厚善分總兵柄於是王璠爲太原節度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羅立言權京兆尹韓約金吾將軍李季本權御史中丞陰許璠行餘多募士及金吾臺府卒劫以爲用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羣臣賀訓元輿奏言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許之即聲如舍元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曰豈約妄邪顧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等驗之訓因欲閉止諸宦人使無逸者時璠行餘皆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殺而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受詔旨聞者趨入邠寧軍不至璠懼弗能前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不能舉首士良等怪之曰將軍何爲爾會風動塵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聞者將闔扉爲宦侍叱爭不及閉訓急連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於是自隨訓入者宦人曰患矣上當還內即扶輦決果恩下殿趨訓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良手搏訓而墮訓壓之將引刀斬中救至士良免立言李季本領衆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鄒志榮撻訓仆之輦入東上閣即閉宮中呼萬歲元輿雖知謀不以告涯曰上將開延英邪而羣臣見宰相相問故會士良遣神策副使劉泰倫陳君奕等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輓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史六七百人復分兵屯諸宮門捕訓黨千餘人斬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事連天子相與怨憤帝懼爲不語故宦人得肆志殺戮俄而元輿涯皆爲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笞急乃自署反狀詔出衛騎千餘馳咸

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獲涯訓等第兵遂大掠入黎壇羅讓渾鐵胡証等家及賈耽廟貲一空兩省印簿書輒持去秘館圖籍蕩然無餘者明日召羣臣朝至建福門從者不得入光範門尚閉列兵誰何乃錄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羈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久之閣門使馬元贊啓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不朝既而士賈白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遽召僕射令狐楚鄭重兵部尚書王源中吏部侍郎李虞仲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民乘亂往往復私怨相戕擊人死甚衆帝遣楊鎮斬遂夏等屯兵大衛鼓而徵之兵乃止帝逼宦官於是下詔暴訓涯等罪孝本易綠袴猶金帶以帽障面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鍊墮民間羸服乘驢自歸瑤聚河東兵環第自衛弘志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尙書爲相瑤喜啓關納之既行知見給拉曰李訓累我俄行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并奴婢悉聚左右軍瑤見涯悲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訓既敗被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山依浮屠宗密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整屋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爲官人酷辱所監者曰得我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禽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兩市皆腰斬梟首以徇鍊臨刑憤叱獨元與曰遺錯張華尙不免豈特吾屬哉約最後捕得黃以反狀不服斬之殺訓弟仲襲元舉始元舉以屬疏自解得去士賈訊奴言事前一昔宿訓第遣人追斬之訓死士賈捕宗密將殺之怡然曰與訓游久浮屠法遇困則救死固其分乃釋之是時暴尸旁午有詔葉都外男女孩學相離風淹旬許京兆府憲敕作二大冢葬道左右宅日帝頗思訓數爲李石鄭軍稱其才而宦豎益熾帝末以制居常忽忽不憚每游燕雖倡樂雜沓未嘗數顧慘不展往往瞋目獨語或裴回眺望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疾至棄天下云

鄭注絳州翼城人世微賤以方伎游江湖間元和末至襄陽依節度使李勣爲憑資黃金鉅之資親遇署衙推從至徐州稍參處軍政注多藝曉陰狡僥探人度隱輒中所欲爲惡籌事未嘗不用挾邪市權衆軍患之監軍王守澄自想鄭注絳州翼城人大驚引至後堂語終夕恨相見晚謝鄭曰賊如公言即署巡官守澄入總樞密與俱至京師屬加贈卹日夜爲守澄計議因陰通賂遺初士纖巧者附離後要官貴人亦趨往既陷宋申錫擅帥側目金吾將軍孟文亮鎮郾寧取爲司馬不肯行御史中丞宇文鼎劾奏乃上道過奉天輒遣御史復言注姦狀請付有司治罪始王涯用注力再輔政又憚守澄逼其奏更擢通王府司馬右神策判官士議譴駭劉從諫惡其人欲因斥去之即表副昭義節度至府不旬月文宗暴眩守澄復薦注即日召入對浴堂門賜餐至渥是夜替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資貪吝既藉權寵專官射利貨積鉅萬不知止起第善和里通承巷飛廉復壁聚京師輕薄子方鎮將吏以燭聲罔聞入神策與守澄語必終日或夜艾乃罷險人躁夫有所干謝日走門李訓既附注進於是兩人權震天下矣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鉅藉中官自謂功在晏刻帝惑之乘是進退士大夫撓執朝法實不肯清亂以爲弛張當然衆策其必亂帝問富人術以權茶對其法欲置茶官籍民園而給其直工自損暴則利悉之官帝始詔王涯爲權茶使又言秦雍災當與役服之帝嘗詠杜甫曲江詩有宮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樹宮室聞注言即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采霞亭詔公卿得列舍隄上注本姓魚冒爲鄭故當時號魚鄭及用事人度謂曰水族貌醜陋不能遠視常衣纈裘外示質素始李勣病瘳注治之有狀守澄神其術故中人皆昵愛俄檢校尙書左僕射鳳翔龍右節度使詔月入奏事請審屬於訓訓與舒元興謀終殺注慮其衆後爲助更擇臺閣長厚者以錢可復爲副李勣葬爲司馬盧簡能薦傑爲判官盧弘茂爲掌書記舊制節度使受命戎服詣兵部謁後廢廢注請復之而王璠郭行餘皆謹爲常是日度支京兆等供帳入辭帝賜通天犀帶出都門旗千折注惡之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葬陸水注奏言守澄國舅舊願身護喪因羣宦者臨送欲以鎮兵悉禽誅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令韓遠知其謀奔武功注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弘節勸注殺監

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十餘人。注驚挽不暇。仲清與前少尹陸暢用其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注妻兄魏達尤仇隙。贊注為姦。數顯跡。為軍更令。鳳翔少尹。遣達至京師與訓約。被誅。可復等及親卒千餘人。皆族矣。權仲清內常侍。遠咸陽令。叔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千萬。暢鳳翔行軍司馬。集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羣臣皆賀。乃夷其家。初未獲注。京師戒嚴。原廓坊節度使王茂元。蕭弘皆勒兵備非常。及是人相慶。藉其賞。得絹百萬匹。宅物稱是。注敗前菌生所服帶上。藉中藥化為蠅數萬。飛去。可復。微子也。為禮部郎中。簡能者。簡辭第。駕部員外郎。傑者。俊弟也。主客員外郎。弘茂。右拾遺。可復將死。女年十四。為祈免。女曰。殺我父。何面目以生。抱可復求死。亦斬之。弘茂妻蕭臨刑。詬曰。我太后妹。奴輩可來殺。兵皆斂手。乃免。弘節勇而多謀。始在廊坊趙儋節度府。為注所辟。敬彝為路隋所辟。隋卒。客江淮。以未赴免。因擢兵部員外郎。終衢州刺史。

王涯。字廣津。其先本太原人。魏廣陽侯罔之裔。祖祚武。時諫罷萬象神宮。知名。開元時。以大理司直。馳傳決獄。所至仁平。父昇。歷左補闕。溫州刺史。涯博學。工屬文。往見梁肅。肅異其才。薦於陸贄。擢進士。又舉宏辭。再調藍田尉。久之。以左拾遺為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會其甥皇甫湜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忤宰相。涯坐不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從為袁州刺史。憲宗思之。以兵部員外郎召。知制誥。再為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清源縣男。涯文有雅思。承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棄定。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遺。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循默。不稱職。罷。再遷吏部侍郎。穆宗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時吐蕃寇邊。西北騷然。又略雅州。涯調兵拒之。上言。蜀有兩道。直擣賊腹。一絲龍川。清川以抵松州。一絲綿州。威蓋柵樓。城皆虜險要地。臣願不受金帛。使信臣持節與北虜約曰。能發兵深入者。殺某人。取某地。受某賞。開懷以示之。所以要約諄熟。異它日者。則匈奴之銳可出。西戎之力衰矣。帝不報。長慶三年。入為御史大夫。遷戶部尚書。鹽鐵轉運使。寶曆時。復出領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嗣位。召拜

太常卿。以吏部尚書代王播。復總鹽鐵。政益刻急。歲中進尚書右僕射。代郡公。而御史中丞宇文鼎以涯兼使職。恥為之屈。奏僕射視事日。四品以上官不宜獨拜。涯怒。即建言與其廢禮。不如審官。請避位以存舊典。帝難之。詔尚書省雜議。工部侍郎李固言謂禮。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不臣人之臣也。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避正君也。大夫於獻不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己也。古者列國。君猶與大夫答拜。所以尊事天子。別嫌明微也。議者謂僕射代尚書令。禮當重。凡百司州縣。皆有副貳。缺則攝總。至著定之禮。則不可越。僕射由是也。按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開元禮。京兆河南牧州刺史縣令。上日。丞以下答拜。此禮令相戾。不可獨據。又言受冊官始上。無不答拜者。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異。雖相承為故事。然人情難安者。安得弗改。請如禮便。帝不能決。涯竟用舊儀。自李師道平。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官歲取貳百萬。觀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建白。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詔書。收隸天子鹽鐵。詔可。久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為一使。兼領之。乃奏罷京畿榷酒錢。以悅衆。俄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罷度支真拜司空。始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榷茶。天子命涯為使。心知不可。不敢爭。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誅。皆羣詬置。抵以瓦礫。涯質狀頗省。長上短下。動舉詳華。性奢儉。不畜妓妾。惡卜祝及宅方伎。別墅有佳木流泉。居常書史自怡。使客賓若夷鼓琴娛賓。文宗惡俗侈靡。詔涯懲革。涯條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貴戚皆不便。謗訕囂然。議遂格。然涯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等。不能繫去。就以至覆宗。是時十一族貨資悉為兵掠。而涯居承寧里。乃楊憑故第。貯鉅萬。取之彌日不盡。家書多與祕府伴。前世名書畫。以厚貨鉤致。或私以官。璽垣納之。重複祕固。若不可窺者。至是為人破垣。剽取畫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籍田宅。入于官。子孟堅為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仲翔太常博士。季琰校書郎。皆死。仲翔始匿侍御史裴鑄家。鑄執以走軍。仲翔曰。業不見容。當自求生。奈何反相噬邪。聞者哀之。後令狐楚見帝。從容言。向與臣並列者。既族滅矣。而璽尚不藏。深可悼痛。帝惻然。詔京兆尹薛元賞葬涯等十一人。各賜襲衣。仇



士夏使盜竊發其冢投骨渭水。涯女爲寶劍妻以瘡病免。家人給告涯當貶。忽夢涯自提首告曰。族滅矣。惟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號墮地。乃以實告。涯從弟沐客江南。因聘來京師。謁涯。二歲乃得見。許以祿仕。難作。亦死。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之寬。道復爵位。官其後裔。

賈鍊字子美。河南人。少孤。客江淮間。從父全觀察浙東。鍊往依之。全尤器異。收卹厚。鍊進士高第。聲稱籍甚。又策賈良方正異等。授渭南尉。集賢校理。擢累考功員外郎。知制誥。鍊美文辭。開敏有斷。然福急。氣陵輩行。李渤爲諫議大夫。惡其人。爲宰相言之。而李達吉寶易直愛鍊才。得不斥。穆宗崩。告哀江浙。道拜常州刺史。舊制兩省官出使。得朱衣吏前導。鍊赴州。猶用之。觀察使李德裕。敕吏還。快爲憾。入爲太常少卿。復知制誥。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再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姑臧縣男。太和九年以上。詔百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鍊自矜大。不徹扇蓋。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鍊曰。黃面兒敢爾。儉曰。公爲御史。能嚙嚙耶。大夫溫造以聞。坐奪俸。不勝意。求出爲浙西觀察使。未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爲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既得位。會李宗閔得罪。而指儉特爲黨。斥去之。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嘗夢云。君可休矣。鍊寤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爾。臣奈何。劉蕡以賢。夏方正對策。指中人爲禍亂根本。而鍊與馮宿。龐嚴爲考官。畏避不敢聞。竟罹其禍。鍊本中立。不肯身犯顏排姦倖。以及誅。與王涯實不知謀人。寬之。

舒元興。婺州東陽人。地舉不與士齒。始學卽警悟。去客江夏。節度使鄒士美異其秀特。數延譽。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既試。尙書雖水炭脂炬。食具皆人自將。吏一倡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過。疑其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爲陛下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聚斂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邪。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

人。而曰必取二十。謬進者乃過半。謂合令格可乎。俄擢高第。調鄆尉。有能名。裴度表舉與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勅按深害無所縱。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與自負。才有過人者。銳進取。太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爲名臣。今臣備位于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因入。又不露所組。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入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感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自激。印出示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居喪。尤與元興善。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與奏辨明審。不三月。卽真。兼刑部侍郎。專附鄭注。注所惡。舉繩逐之。月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詭謀謬算。日與訓比。敗天下事。二人爲之也。然加禮舊臣。外釣人譽。先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爲當路所軋。致閑處。至是。悉還高秩。元與爲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凭殿闌。誦賦。爲泣下。第元與元肱。元迴。皆第進士。元與又擢賈良方正。終司封員外郎。餘及誅。

王璠字魯玉。元和初。舉進士。宏辭。皆中。遷累監察御史。儼峻整著。稱于時。以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鎮州。長慶末。擢職方郎中。知制誥。時李達吉秉政。特厚璠。璠拜御史中丞。璠挾所恃。頗橫恣。道直左僕射李絳。交驍不避。絳上言。左右僕射。師長庶官。開元時。名左右丞相。雖去機務。然猶總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曰。班兄百官。而中丞御史在廷。元和中。伊慎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諷以懷位緣恩。進削其禮。至僕射就臺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憲度倒置。不可爲法。遂吉憚絳正。遏其事不奏。但罷璠爲工部侍郎。而絳亦用太子少師分司東都。議者不直之。初。璠按武昭獄。意遠吉德己。及罷中丞。乃失望。久之。出爲河南尹。時內殿小兒頗擾民。璠殺其尤暴者。遠近畏伏。入爲尙書右丞。再遷京兆尹。自李諒後。政條墮敝。姦豪凌不戢。璠頗修舉。政有名。鄭注姦狀始露。宰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文鼎。密與璠議除之。璠反以告王守澄。而注由是傾心於璠。進左丞。判

太常卿事出爲浙西觀察使李訓得幸。璠於達吉舊故。故薦之。復召爲左丞。拜戶部尚書。判度支。封祁縣男。李宗閔得罪。璠亦其黨。見注求解。乃免。訓將誅宦人。乃授河東節度使。已而敗。璠子退休直弘文館。所善學士令狐定及劉軻。劉軻仲無頗。柳喜集其所。皆被縛。定等目解。得釋。退休誅。璠鑒潤州外墜。得石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術家謂璠祖名釜。生礎。礎生璠。璠盡休。蓋其應云。郭行餘者。元和時擢進士。河陽烏重胤表書記。重胤葬其先。使誌家。辭不爲。重胤怒。卽解去。擢累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導從擊之。自言宰相。裴度頗爲論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爲牧。故尹爲長史。司馬。卽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焉。未聞道路間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答。遷楚汝二州刺史。大理卿。擢祁寧節度使。李訓在東都。與行餘善。故用之。

韓約。朗州武陵人。本名重華。志勇決。略涉書。有吏幹。歷兩池榷鹽使。虔州刺史。交趾叛。領安南都護。再遷太府卿。太和九年。代崔郾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居四日。起事。約絲錢數進。更安南富饒地。聚資尤多。

羅立言者。宣州人。貞元末擢進士。魏博田弘正表佐其府。改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闕。隱號於衆曰。有不如約。爲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知有役。設鎗絕汴流。盜盜屏息。河南尹丁公著上狀。加朝散大夫。然倨下傲上。出具弓矢。呵道。宴賓客列倡優。如大府人皆惡之。以是稀遷。然自放不羈。改度支河陰。留後。坐平糶非實。沒萬九千緡。墮鐵使惜其幹。止奏削兼侍御史。蘇廬州刺史。召爲司農少卿。以財事鄭注。亦與李訓厚善。訓以京兆多吏卒。擢爲少尹。知府事。以就其謀。

李孝本。宗室子。元和時第進士。累遷刑部郎中。依訓得進。於是御史中丞舒元與引知雜事。元與入相。擢權知中丞事。

顧師邕。字睦之。少進士。性恬約。喜書。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李訓薦爲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訓遣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獲逸。劉

英嗣按邊。既行。命師邕爲詔。賜六道殺之。會訓敗。不果。師邕流崖州。至藍田。賜死。

李貞素。嗣道王實子。性和裕。衣服喜鮮明。漢陽公主妻以季女。累遷宗正少卿。由將作監改左金吾衛將軍。韓約之詐。貞素知之。流儋州。至南山。賜死。

贊曰。李訓浮躁。謀鄭注。斬小人。王涯暗害。舒元與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反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固言。鄭軍。稱訓。裏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尙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廈之顛。天下爲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爲閹謁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

唐

書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韓約傳○此傳及顧師範李貞素傳書俱無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蘇子卿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爲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數召見褒獎優華帝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巧挾宦人誦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佗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貶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德裕不得進至是聞帝暗庸詠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國清亂實易直傾府庫資軍賞用空彈而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基則賦物儲初南方信機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婦相曉救違約者顯實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度蔽天子下詔褒揚敬宗立後用無度詔浙西上脂蓋妝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敕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敝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絳薛平皆權酒於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權詔又敕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稱急今所須脂蓋妝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尙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

不敘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違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索盤條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獵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數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鵲鵲爲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纖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笛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鵲鵲雖牙微物也二三臣尙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鵲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絺元帝罷輕纖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爲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徐州王智興給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擯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爲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剔髮規影儀賦所度無算臣聞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爲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昏荒數游幸狎比羣小聽朝閉忽德裕上丹晨六箴表言心乎愛矣退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拔自先聖偏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頤蒙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敕求怪珍也四曰納諫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羣小也六曰防微諷僞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羣處厚諱作詔厚謝其意然爲逢吉排筆訖不內徙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聲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七汲轉鬻於道互相欺誅往者日數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帝方感佛老禱福祈年浮屠方士並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惠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救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



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脩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渾冰。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奭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爲重乎。儻必致真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慎毋及藥。則九廟尉悅矣。息元果誕謾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爲圖以觀之。終帝世無它驗。文宗卽位。乃逐之。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爲鄧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舊法。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章牟招來南詔。復嶺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事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難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子遺。今瘞夷尙斬。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聚。饋餉遠。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療。舊與州兵之任職者。廢遣。彙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絲是蜀之器械。皆犀銳。車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驚擊。奇鋒。流電。蹙聲。突騎。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中峽關。徙嶺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內果。瞻黎嶺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韓瑊雅

果。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樸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憂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絲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卽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咸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卽以兵部尚書召。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故事丞郎詣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李聽爲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閣。酣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絲龍尾道趨出。遂無輒至閣者。又罷京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不然。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無繇成功。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利。因是挾賞行天下。所至州鎮。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後帝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侍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覆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達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姦邪。尙何能改。達吉位宰相。而顛愛兇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憚。訓注皆怨。卽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爲興元節度使。入見帝。自陳願留闕下。復拜兵部尚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太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爲尙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路仲陽導王爲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注璠三人者。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譴焰少

衰遂貶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亦免宰相。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經構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初。帝從容語宰相。朝廷豈有遺事乎。衆皆以宋申錫對。帝俛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保。況申錫邪。有司爲我憂顧之。又曰。德裕亦申錫比也。起爲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壇壇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書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壇懼而出。又指坐展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即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爲鷟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官姚合。魏謩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帝置章不下。詔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諸鎮更代。例殺半數以備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授簿最。具在。惟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即自劾始至鎮。失於用。例不敢妄。遂待罪。有詔釋之。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爲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小人爲邪。小人亦謂正人爲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爲論。松柏之爲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蒿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琴瑟笙竿。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離。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宗皆感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變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並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數。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帝嘗疑楊嗣復。李珣願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即率三

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無異時。使二人罪惡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爲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諫官論事。雖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勤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雖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勸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尋冊拜司空。回鶻自開成時。爲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言。德裕曰。回鶻於國書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實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帝於是貸粟二萬斛。會啜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丐羊馬。欲藉兵復故地。又願假天德城以舍公主。帝不許。乃進逼振武。保大柵。杷頭峯。以略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杷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爾。得健將出奇奪還之。王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即以方略授劉沔。令雄邀擊。可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敗。進位司徒。黠戛斯遣使來。且言攻取安西北廷。帝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廷五千里。異時。絲河西。龍右抵玉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龍入吐蕃。則遣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與發。何道饋餉。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爲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食外以耗內。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尙欲棄割以肥中國。況久沒甚遠之地乎。是持實費市虛事。滅一回

鶴而又生之帝乃止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揆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昔皆儒術大臣守之李抱真始建昭義軍最有功德宗尚不許其子繼及劉悟死敬宗方怠於政遂以符節付從諫太和時擅兵長子陰連訓注外託効忠請除君側及有狗馬疾謝醫拒使便以兵屬揆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揆所恃以脅齒也如令魏鎮不與則破矣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揆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皆曰悟功高不可絕其嗣又從諫畜兵十萬累支十年未可以破也宅宰相亦嬖要趙和德裕獨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爲兵猶五攻昌霸三越漢況其下哉然羣縮勝負兵家之常惟陛下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爲浮議所搖則有功矣有如此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忿然曰爲我語於朝有沮吾軍議者先誅之羣論遂息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逗留持兩端德裕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伐魏弘敬聞遽勒兵請自涉漳取磁陂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率裨將楊弁主留事方是時揆未下朝廷益爲憂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帝遣中人馬元實如太原偵其變弁厚賄中人帳飲三日還謬曰弁兵多屬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詰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亂渠能列卒如此多邪則曰晉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裕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錢故兵亂石無以索之弁何得邪太原一鎗一戟舉送行營安致十五里明光乎使者語塞德裕即奏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請捨揆而誅弁遽趣王達起榆社軍詔元逵趨上門會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即日召榆社卒入斬弁獻首京師德裕每疾貞元太和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即仰給度支多遷延以困國力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縣一屯以報天子故師無大功因請敕諸將令直取州勿攻縣故元逵等下邢洛磁而積氣索矣俄而高文端歸命稱揆糧乏皆女子接糧哺兵未幾郭誼持檄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積賢子安知反職誼爲之今三州已降而積窮蹙又取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路盡取誼等及嘗爲積用者悉誅之策功

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尙父子儼乃不敢拜近王智與李載義皆超拜保傅蓋重借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於趙家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庶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嘗居級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己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詰問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鈞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僞見矣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太和後風俗寢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臣衡曰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爲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



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森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遏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憤切言之。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平，數上疏乞骸骨，而星家言熒惑犯上相，又懇巧去位，皆不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宅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為森豎。翌日，罷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恠成其冤，至為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為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滿，滿曰：執政皆共憾，可乎？既夕，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為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為質，哀哀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銳兵累士，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北。繇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議，詔書付宰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軍兵百人取一以為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違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為子孫之謀，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恩効。已而三州降，賊遂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

詔語，咨其切於事而能伐謀也。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救為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為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後除浮屠法，僧亡命多趣幽州。德裕召御史戒曰：為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今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忤于武，不可戢，即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方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嘗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皆不願至陛下前。帝曰：歸真我自識，顧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爾，對曰：小人於利，若蛾赴燭，向見歸真之門，車轍滿矣。帝不聽。于是挾術詭時者進，帝志衰焉。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于世云。子緯，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山尉。懿宗時，以赦令徙郴州，餘子皆從死。貶所，緯子延古，乾符中為集賢校理，權累司勳員外郎，還居平泉。昭宗東遷，坐不朝謁，貶衛尉主簿。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嘏，字乾錫，諱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嚴舉進士，復以制策歷邢州刺史。劉稹叛，使其黨裴問戍于州，嘏說使聽命，改考功郎中。時皆謂違實，至是作詔，不肯巧傳以罪。吳汝納之獄，朝廷公卿無為辨者，惟淮南府佐魏錫就逮，吏使誣引德裕，雖痛楚掠，終不從，竟貶死嶺外。又丁柔立者，德裕當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爭官，不果用。大和中，為左拾遺，既德裕被放，柔立內慙傷之，為上書直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為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學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根夫主威奪者下陵，聽弗明者實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孤疑不斷之際，是引桀、跖、孔、顏相闕于前，而以眾寡為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為名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擢以仇，使比周勢成，根株牽連，實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唐書卷一百八十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

唐書卷一百八十考證

李德裕傳漳王養母○舊書作養女誤

唐書卷一百八十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六

陳三李曹劉

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也世客潁川由進士第擢累起居郎史館修撰以勞遷司封員外郎凡再歲以吏部郎中爲翰林學士莊恪太子在東宮夷行兼侍讀五日謁爲太子講說數遷至工部侍郎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珣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語相侵短夷行不能堪輒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者尉勞起之會以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鄆寧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姦臣數干權願陛下無倒持大阿以鑄授人嗣復曰古者任則不疑齊桓公器管仲於讐虜豈有倒持慮邪帝以其面相觸頗不悅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賈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殿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緡賜洵直進門下侍郎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罷珣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爲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時用郭蘧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元翰論不可蘧果坐賊敗帝欲賞元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善輒進官恐後不免有私夷行蓋專詆嗣復又素善覃陰助其力以排折朋黨是時雖天子亦惡其太過恩禮遂衰罷爲吏部尚書尋拜華州刺史武宗即位召爲御史大夫俄遷門下侍郎平章事進位尚書左僕射夷行與崔瑒俱拜乃奏僕射始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爲僕射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羣官先拜而後答以無二上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

廷不容獨優前日鄭餘慶著僕射上儀謂隔品官無亢禮時實易直任御史中丞議不可及易直自爲僕射乃忘前議當時鄭厭之臣等不願以失禮速請於時且開元元年以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詔可始累朝紛議不決至夷行遂定以足疾乞身罷爲太子太保以檢校司空爲河中節度使卒

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世宦南方客潤州紳六歲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授之學爲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蘇州刺史章夏卿數稱之葬母有烏銜芝墜轎車元和初擢進士第補國子助教不樂輒去客金陵李紳愛其才辟掌書記銷燬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紳稱疾留後王澹爲具行銷怒陰教士樹食之即脅使者爲衆奏天子幸得留紳召紳作疏坐鋪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銷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爲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紳獄中銷誅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激于義非市名也乃止久之從辟山南觀察府穆宗召爲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累擢中書舍人積爲宰相而李達吉教人告于方事稹遂罷欲引牛僧孺懼紳等在禁近沮解乃授德裕浙西觀察使僧孺輔政以紳爲御史中丞顧其氣剛下易疵累而紳愈勁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更持臺府故事論詰往反詆訐紛然絲是皆罷之以紳爲江西觀察使帝素厚遇紳遣使者就第勞賜以爲樂外還紳泣言爲達吉中傷入謝又自陳所以然帝悟改戶部侍郎達吉終欲陷之紳族子虞有文學名隱居華陽自言不願仕時來省紳雅與柏耆程昔範善及耆爲拾遺虞以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操痛誚之虞失望後至京師悉暴紳所言於達吉達吉滋怒乃用張又新李續等計擢虞昔範與劉栖楚皆爲拾遺以伺紳隙內結中人王守澄自助會敬宗立達吉知紳失勢可乘使守澄從容奏言先帝始議立太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達吉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達吉乘間言紳書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初即位不能辨乃貶紳爲端州司馬

相楚等怒得善地皆切齒詔下百官實達旨唯左拾遺吳思不往達旨斥思令告大行喪於吐蕃此時人無敢言者惟韋處厚屢言神枉折達旨之奏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紙書一箇發之見裴度元稹三疏請立帝為嗣始大感悟悉焚達旨書所上謗書始神南還歷封康國滿腹險澁惟乘張流乃濟康州有煙籠舊傳能致雲雨神以書檄俄而大張賀曆敕令不言左降官與量移處厚執爭詔為追定得從江州長史遷滁壽二州刺史靈山多虎擯茶者病之治機弊發民跡射不能止神至盡去之虎不為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太和中李德裕當國擢神浙東觀察使李宗閔方得君復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初鄭軍以神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神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大旱蝗不入境武宗即位徙淮南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趙郡公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辭位以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復節度淮南卒贈太尉諡文肅始遭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陵坐賊貶潘州司戶參軍死汝納家被逐久不調時李吉甫任宰相汝納怨之後遂附宗閔宗閔中會昌時為承事尉第湘為江都尉郡人訟湘受賊狼藉身娶民顏悅女神使觀察判官魏錫鞠湘罪明白論報殺之時議者謂吳氏世與宰相有嫌疑神內顧望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遣御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盜用程糧錢有狀要部人女不實按悅嘗為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應坐德裕惡元藻持兩端奏貶崖州司戶參軍宣宗立德裕去位神已卒崔鉞等久不得志導汝納使為湘訟言湘素直為人誣讒大校重牢五木被體吏至以妻妾腰結賊且言顏悅故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神枉殺之又言湘死神令即瘞不得歸葬按神以舊宰相鎮一方忤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感夏被殺崔元藻銜德裕斥已即翻其辭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德裕權軋天下使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但用神奏而實湘死是時德裕已失權而宗閔故黨令狐綯崔鉞白敏中皆當路因是還誠以利誘動元藻等使三司結神杖鉞作藩虐殺良平準神龍詔書雖更覆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神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詔削神三

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等擢汝納左拾遺元藻武功令始神以文藝節操見用而屢為怨仇所振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務為威烈或陷暴刻故雖沒而坐相冤云

李讓夷字達心系本龍西擢進士第辟鎮國李絳府判官又從西川杜元穎幕府與宋申錫等申錫為翰林學士薦讓夷右拾遺俄召拜學士素善薛廷老廷老不飭細檢數飲酒不治職罷去坐是亦奪職累進諫議大夫開成初起居舍人李讓夷文宗謂李石曰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兼起居郎今諫議雖數可言其人以石以馮定孫簡蕭俛李讓夷對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請用崔球張次宗鄭軍曰球故與李宗閔善且記往操筆在赤墀下所書為後世法不可用黨人若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言乃決用讓夷進中書舍人既而李珣楊嗣復以軍之薦終帝世不得遷武宗初李德裕復入三遷至尚書右丞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謫州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宣宗立進司空門下侍郎為大行山陵使未復土拜淮南節度使以疾願還卒于道贈司徒讓夷廉介不妄交位雖顯劇以儉約自將為世咨美

曹確字剛中河南河南人擢進士第歷踐中外官累拜兵部侍郎懿宗咸通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進中書侍郎確遠儒術器識方重動循法度時帝薄於德昵寵優人李可及可及者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師煢燼少年爭慕之號為拍彈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為帝造曲曰數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襍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者皆涕下舞闌珠寶覆地帝以為天下之至悲愈寵之家嘗娶婦帝曰第去吾當賜酒俄而使者負二銀植與之皆珠珍也可及憑恩橫甚人無敢斥遂擢為威衛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賈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今而位將軍不可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幸時惟確屢言之而神策中尉西門季玄者亦剛毅謂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子當族滅書見其受賜謂曰今

載以官車後籍沒亦當爾確居位六年進尚書右僕射以同平章事出爲鎮海節度使徙河中卒始畢誠與確同宰相俱有雅望世謂曹畢云弟汾以忠武軍節度使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卒

劉瞻字幾之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舉進士博學宏詞皆中徐商辟署鹽鐵府參議太常博士劉瞻執政薦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紹宗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諭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即自上疏固爭紹宗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陛下拘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路巖章保衡從爲惡言聞帝俄斥廉州刺史於是翰林學士鄭畋以資詔不深切御史中丞孫理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等分貶嶺南巖等殊未憐按圖視驩州道萬里即貶驩州司戶參軍事命李庚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贖正特爲譴擯舉以爲冤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傳宗立徙康號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爲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貧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己終始完潔弟助字元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取最下者及長能文辭喜黃老言年二十卒

李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史擢累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爲贊唄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譏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俄拜京兆尹太常卿出爲宣武節度使徙淮南代還民詣闕請留詔許一歲傳宗乾符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東都留守河東亂殺其帥崔季康用邠寧李侃代之士不附以蔚嘗在太原府有惠政爲人所懷拜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至鎮三日卒始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構以沈檀塗粉鏤龍鳳葩藻金鉤之上施覆坐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鳳爲神人高數尺確道以升前被繡囊錦襪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或言昔憲宗嘗爲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

乃以金銀爲刺珠玉爲帳孔鸞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爲櫓注陸城塗黃金每一刺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係道綴珠瑟瑟幡蓋殘絲以爲幢節費無貲限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裹土爲刹相望于塗爭以金翠技飾傳言刹悉震搖若有光景云京師高貴相與集大衢作踏臺綵閣注水銀爲池金玉爲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篤向如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傳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者盡辭錢或嗚咽流涕

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瘴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實爲一條據之不疑指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讀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豔其間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意疑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誦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脅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遠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冀禳寇戎大作孟蘭僧祖宗像分供塔廟爲賊臣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愈頻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與哀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費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淚拜伏雖享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殉嗚呼運慶祚殫天告之矣懿宗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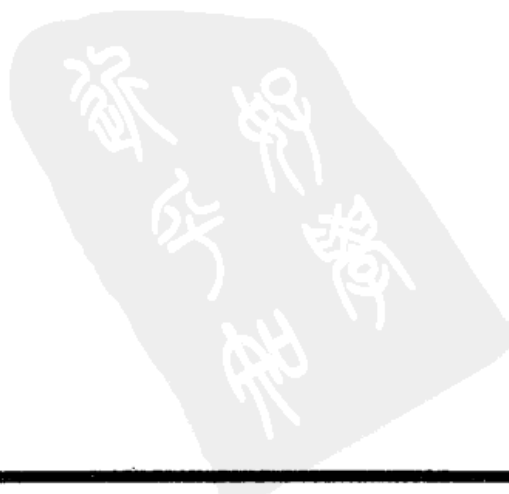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李紳傳教元曾孫○舊書作高祖教元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七

二李崔蕭二鄭二盧韋周二裴劉趙王

李固言字仲樞其先趙人擢進士甲科江西裴堪劍南王播皆表署幕府累官戶部郎中溫造爲御史中丞表知雜事進給事中將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改太子賓客固言上還制書曰陛下當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斥處調護地非所宜詔改宅王傳固言再遷尙書右丞李德裕輔政出固言華州刺史俄而李宗閔復用召爲吏部侍郎州大豪何延慶橫猾譁衆遮道使不得去固言怒捕取杖殺之尸諸道既領選按籍自擬先收寒素梏吏姦進御史大夫太和九年宗閔得罪李訓鄭注用事訓欲自取宰相乃先以固言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旋坐黨人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訓自代其處訓敗文宗頗思之復召爲平章事仍判戶部羣臣請上徽號帝曰今治道猶難羣臣之請謂何比州縣多不治信乎固言因白鄧州刺史王堪隋州刺史鄭憂尤無狀帝曰貞元時御史獨王堪爾鄭軍本堪堪疑固言抵己即曰臣知堪故用爲刺史舉天下不職何獨二人帝識其意不主前語因稱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聞德宗時多闕官宰乏才邪固言曰用人之道隨所委任觀稱與否而升黜之無乏才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計親疏實易直爲宰相未嘗用姻戚使己才不足任天下重自宜引去苟公舉雖親何嫌用所長耳帝不欲大臣有黨故語兩與之俄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爲西川節度使詔雲韶雅樂即臨畢館送之讓還門下侍郎乃檢校尙書左僕射始置羣軍千匹又募銳士三千武備雄完武宗立召授右僕射會崔瑛陳夷行以僕射爲宰相改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領河中節度使蒲津歲河水壞梁吏撤管舟人固言至悉除之帝伐回鶻詔方鎮獻財助軍上疏固諫不從以疾復爲少師遷東都留守宣宗初遷右僕射後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固言吃接賓客頗奢緩然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辨

李珣字待價其先出趙郡客居淮陰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爲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廷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河陽烏重胤表置幕府以拔萃補渭南尉擢右拾遺穆宗既位荒酒色景陵始復土即召李光顏于邠寧李愬于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羣臣珣與宇文鼎溫會韋瑒馮業同進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顏等將與百官高會且元朔未改陵土新復三年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之使未還遏密弛禁本爲齊人鐘鼓合樂不施禁內夫王者之舉爲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顏愬忠勞之臣方威秋屯邊如令訪謀獻付疆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爲厚邪帝雖置其言然厚加勞遣璽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珣上疏謂權率本濟軍興而稅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方天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若爲人飲與鹽粟同責若重稅之售必高其斂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爲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陛下初卽位詔懲聚斂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帝不納方是時禁中造百尺樓土木費鉅萬故播亟斂陰中帝欲珣以數諫不得留出爲下邳令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舉擢才乎除禮部員外郎僧孺還相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加戶部侍郎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珣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宜與之言珣曰臣知之姦回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注力也可不一見之注由是怨珣及李宗閔以罪去珣爲申辨貶江州刺史徙河南尹復爲戶部侍郎開成中楊嗣復得君引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固言皆善三人者居中秉權乃與鄭軍陳夷行等更持議一好惡相影和朋黨益熾矣珣數辭位不許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珣曰爲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關禍亂可至哉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尙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珣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陛下嘗謂臣曰賣易直勸我凡宰相啓擬五取

三、二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帝又語貞元初政事，誠善。玢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敵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玢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爲文皇帝謀，固此耳。帝頗向納，進封贊皇縣男，始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既而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玢曰：「帝既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即位，人皆爲危之。」玢曰：「臣下知奉所言，安與禁中事？」帝新聽政，玢數稱道無逸，篇以勸。時潞州劉從諫獻大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玢請卻之，以示四方。遷門下侍郎，爲文宗山陵使，會秋大雨，梓宮至安上門，陷于溝，不前，罷爲太常卿。終以議所立，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宣宗立，內徙郴州二州，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還河陽節度使，罷橫賦宿逋百餘萬，以吏部尚書召。玢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俄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玢顧己大臣，諠不以內外自異，表請立皇太子，維天下心。江淮旱，發倉粟賑流民，以軍羨儲穀半價與人，卒年六十九。贈司空，諡曰貞穆。始淮南三節度皆卒於鎮，人勸易署，玢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實正綏，若何去之？」及疾亟，官屬見臥內，惟以州有稅酒直，而神策軍常爲豪商占利，方論奏，未見報爲恨，一不及家事，性寡欲，早喪妻，不置妾侍，門無餽餉，淮南之人德之。玢已歿，叩闕下願立碑，刻其遺愛云。

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白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宰相，是時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爲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殆文宗爲邪？崔珙，其先博陵人，父頤，官同州刺史，生八子，皆有才，世以擬漢荀氏八龍。珙爲人有威重，精吏治，以拔萃異等累擢至泗州刺史，由太府卿爲淮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訪治撫後先，珙對精亮有理趣，帝咨嗟迂久，時徐州以王智興後軍驕數犯法，節度使高瑀未能制，天子思材望威烈者檢革其弊，見珙意慷慨，又知治泗得士心，即謂宰相曰：「欲武寧節度使者，無易珙才。」更詔王茂元帥嶺南而以珙代瑀，居二歲，徐人戢戢入爲右金吾大將軍，遷京兆尹，會大旱，奏析漙入禁中者取十九溉民田，仇士良使盜擊宰相李石於觀仁里，逃出禁軍，珙

坐不能捕，以爲負望，少衰，開成末，累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即拜中書侍郎，會昌二年，進位尚書左僕射，明年，以兄瑄喪，被疾求解，以所守官罷，與崔鉉故有怨，及鉉宰相代爲使，即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與劉從諫厚，數譖其姦，貶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馬，宣宗立，徙商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鳳翔節度使，鉉復執政，珙懼，以疾自乞，方是時，西戎歸故地，邊奏係驛，議所以綏接，珙坐不自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就拜留守，復節度鳳翔，卒于官。

子涓，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史乃以紙各署姓名傳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終御史大夫。

瑄，字從律，玢兄，舉進士，賢良方正，皆高第，累辟諸使府，入朝，稍歷吏部員外郎，李德裕任御史中丞，引知雜事，進給事中，太和初，持節宣慰盧龍，使有指，及與元殺李絳，復往尉撫，軍皆按堵，還遷工部侍郎，京兆尹宋申錫爲議所危，官豎切齒，時罕敢辯者，瑄與大理卿王正雅固請出獄付外，與衆治之，天下重其賢，以尚書右丞出爲荊南節度使，進左丞，時弟珙任京兆尹，並據顯劇處，世以爲榮，俄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徙東都留守，以吏部尚書召，辭疾不拜，會昌中，終山南西道節度使，贈尚書左僕射，瑄行方介，有器蘊，人屬以爲相，而卒不至，當時共咨云：「弟瑄，尤顯，瑄位刑部尚書，瑄河中節度使。」

瑄子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擢進士第，累進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爲之首，咸通中，世推李都爲大龍甲，涓豪放，不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澹與焉，終吏部侍郎。

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爲，目曰釘座梨，言座所珍也，乾寧中，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從遷洛，罷爲尚書右僕射，柳璨忌衣冠有望者，貶爲白州長史，被殺於白馬驛，家沒被庭，諸崔自咸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蕭鄴字啓之，梁長沙宣王懿九世孫。及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翰林學士。出爲衡州刺史。大中中，召還翰林，拜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判本司。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罷爲荆南節度使，仍平章事。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徙劍南西川。南詔內寇，不能制，下遷檢校右僕射。山南西道觀察使、歷戶部吏部二尚書，拜右僕射，遷以平章事。節度河東，在官無足稱道卒。

鄭肅字又敬，其先榮陽人，以儒世家。肅力于學，有根柢。第進士，書判拔萃，補興平尉。累擢太常少卿、博士，有疑議往咨，必據經條答。文宗高擇魯王府屬，肅以諫議大夫兼長史，王爲皇太子，遷給事中。進尚書右丞，出爲陝虢觀察使。開成二年，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輔導東宮，詔兼賓客，爲太子授經。既而太子母愛弛，爲譏所乘，廢斥有端。肅因入見，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爲動容，然內寵方熾，太子終以憂死，出爲檢校禮部尚書。河中節度使武宗知太子無罪，特困於譏，而朝廷謂肅臨義不可奪，使使有大臣節召爲太常卿。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德裕叶心輔政。宣宗即位，遷中書侍郎，罷爲荆南節度使。卒，贈司空。諡曰文簡。子洎，仕至州刺史。洎子仁規，仁表，皆秉爽有文。仁規位中書舍人。

仁表累擢起居郎，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傲縱多所陵藉。人畏之，劉鄩未仕，往謁洎，而仁表等鄙視其文，鄩爲相，因罪貶仁表死。後外始肅罷政事，帝以盧商代之。

商字爲臣，蚤孤，家貧困，能以學自奮。舉進士，拔萃，皆中。由校書郎佐宣歙西川幕府，入朝累十餘遷，至大理卿。爲蘇州刺史，吏以鹽法求贏貲，民愈困。商令計口售鹽，無常額，人便之。歲賞返增，宰相上其勞。進浙西觀察使，召爲刑部侍郎。京兆尹方伐路，獨擅踏太行，餉軍環六七鎮。詔商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又詔杜悰兼鹽鐵度支，并二使財以贍兵，乃不乏。出爲東川節度使，以兵部侍郎還判度支。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大中元年春，詔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理囚繫於尚書省，誤縱死罪，罷爲武昌軍節度使，以疾解。拜戶部尚書卒。

盧鈞字子和，系出范陽，徙京兆藍田。舉進士中第，以拔萃補秘書正字。從李絳爲山南府推官，調長安尉。又從裴度爲太原觀察支使，遷監察御史。爭宋申錫獄知名。進吏部郎中，出爲常州刺史。遷給事中，有大詔令必反覆省審，駁奏無私。拜華州刺史，關輔驛馬疲耗，鈞爲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乏事。權領南節度使，海道商舶始至，異時帥府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稱潔廉。專以清靜治，蕃獫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第舍，吏或撓之，則相挺爲亂。鈞下令，著華不得通婚，禁名田產，闔部肅壹，無敢犯。貞元後流放衣冠，其子姓窮弱，不能自還者，爲營棺槨還葬。有疾若喪，則經給醫藥殯斂。孤女稚兒，爲立夫家，以奉粟資助。凡數百家。南方服其德，不德而化。又除米金稅，華蠻數千走關下，請爲鈞生立祠。刻石頌德。鈞固辭，以戶部侍郎召。判戶部，會昌中，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使，築隄六千步以障漢。王師伐劉稹，武宗以鈞寬厚能得衆，詔兼節度昭義軍。會稹死，敕乘輿往，進檢校兵部尚書，專領昭義。鈞及潞石雄兵已入，而稹將白惟信率餘卒三千保潞，城未下。雄召之，使往十餘輩，皆死。鈞次高平，惟信獻款，且曰：「不即降者，畏石尚書爾。」鈞與約而遣。方雄欲盡夷潞兵，鈞不聽，坐治堂上。左右皆雄親卒，擊鼓傳漏，鈞自居甚安。雄引去，乃召惟信至，送關下。餘衆悉原，俄而興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惟家人以觀。戍卒驕，顧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追大將李文矩爲帥。鈞倉卒奔潞城，文矩投地僵臥，稍論叛者衆，乃悔服，即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鈞請徐乘其變，而使者不發，須報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以騎戰。兵夜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宣宗即位，改吏部尚書，會劉約自天平徙宣武，未至，暴死。家僮五百無所仰衣食，思亂，乃授鈞宣武節度使。人情晏然，召入，復爲吏部尚書。遷檢校司空。太子少師封范陽郡公。節度河東，大中九年，召爲左僕射。鈞宿齒，數外遷，而後來多至宰相，始被召，自以當輔政，既失志，故內怨望。數移病不事事，遽游林野。累日一還，令狐綯惡之，罷僕射，以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暢暢，舉朝咨歎。以鈞耄碩長者，顧不任職，咎綯爲媚賢，綯聞言



于帝即以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俄檢校司徒。爲東都留守。懿宗初。復節度宣武。辭不拜。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太傅。諡曰元。鈞與人交。始若澹薄。既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爲鮮明。位將相。沒而無贏財。

盧簡方。失其系世。不知所以進。盧鈞鎮太原。表爲節度府判官。會党項羌叛。鈞使簡方督兵乘邊。旁河相險集。樹堡鄣。自神山至鹿泉。縣三百里。扈遏其衝。賊不得騁。候選便之。累遷江州刺史。徙大同軍防禦使。大開屯田。練兵修關。沙陀畏附。權義昌節度使。入拜太僕卿。領大同節度。久之。徙振武軍。道病卒。

韋琮。字禮玉。世顯仕。琮進士及第。稍進殿中侍御史。坐訕獄不得實。改太常博士。擢累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無功。罷爲太字賓客分司卒。

周鐸。字德升。本汝南人。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辟湖南團練府巡官。入爲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學。屬辭高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閱歲。召還。太和末。訓注亂政。以黨語汙播紳。有名士分逐之。獨鐸雖嘗爲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兼舍人事。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咨質所宜。鐸最爲天子。欽職。俄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武宗卽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徙江西觀察使。勅舉部刺史。窮捕劇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劫。進拜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宿將暴整。不循令者。鐸命鞭其背。一軍大治。以兵部侍郎召判度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它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宰重賂權幸。求同平章事。領宣武。鐸言天下大鎮如并汴者幾幾。宰之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持不與。繇是妄進者少。羣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鐸對不合旨。罷爲劍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鄭元言于帝曰。世謂鐸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徒。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貞元時爲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鏐誘山越爲亂。

陷州縣。肅引州兵破禽之。自記平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生三子。休仲子也。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歷諸府辟。署入爲監察御史。更內外任。至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中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進中書侍郎。太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楫債敗。吏乘爲姦。冒沒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遣官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漕。褒能者。請急者。由江抵渭。舊歲率雇繒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敕巡院不得輒侵牟。著新法十條。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爲便。居三年。累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滯。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宅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貨。悉歸鹽鐵。秉政凡五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子。久之。由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爲觀察行。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適媚。有體法。爲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頌以爲樂。與紇干泉素善。至爲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劉瑑。字子全。高宗宰相仁軌五世孫。第進士。鎮國陳夷行表爲判官。入遷左拾遺。諫罷武宗方士。言多懇摯。大和中。擢翰林學士。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捉筆遽成。辭皆允切。會伐党項。詔爲行營宣慰使。遷刑部侍郎。乃哀棄放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繇河南尹進宣武軍節度使。先時大變。雜進倡舞。瑑曰。豈軍中樂邪。取壯士千人。被鎧擁矛盾習擊刺。與吏士臨觀。又下令不訶止夜行。使民自便。境內以安。徙河東節度使。未幾。以戶部侍郎召判度支。始瑑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外無知者。既發太原。人方大驚。後請間。帝視案上曆。謂瑑爲朕擇一令日。瑑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即

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書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甄別流品瑑質曰王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述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實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慎由不得對絳是罷宰相俄而瑑大病加工部尚書拜臥內猶手疏陳政事居位半歲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瑑以名節自將凡議論處事不私趨於當乃止未嘗以言色借貴近與瑑同知政者夏侯孜

孜字好學亳州譙人累遷婺州刺史絳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宗立進門下侍郎譙郡侯俄以同平章事出爲西川節度使召拜尚書左僕射還執政進司空爲貞陵山陵使坐墜壞出爲河中節度使猶同平章事初堂史署制仆孜懷中即死不數日孜罷咸通時蠻犯蜀深入士乏糧追責孜治蜀無素備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祖植當德宗出狩變倉卒羽衛單寡朱泚攻城急植率家人奴客以死拒守獻家財勞軍帝嘉之賊平渾瑊引在幕府累擢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以自副融疾病委以軍政大將宋朝晏火其營夜爲亂植列卒不動須之遲明而潰捕斬皆盡優詔嘉慰累擢嶺南節度使終于官父存約辟署與元李絳府值軍亂方與絳燕閒吏報賊至絳麾存約使去對曰荷公德厚誼不當獨免即部勒左右捍之而同被害隱以父死難與兄隱廬墓幾十年闔門誦書不應辟召親友更敦勉令仕會昌中擢進士第歷州刺史河南尹以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咸通末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封天水縣伯性仁悌不敢以貴權自處始布衣時家無貲與隣同耕以養雖姻宗之富未嘗干以財宦寢顯還家易衣侍左右猶布衣也隣終宣歙觀察使既輔政宅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參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

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廷即回班候夫人起居播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皆有母遂踵其禮僖宗初罷爲鎮海軍節度使王郢之亂坐撫御失宜下除太常卿廣明初爲吏部尚書居母喪卒子光遠光裔光胤皆第進士歷臺省華劇光遠尤規矚自持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時光裔由膳

部郎中知制誥對掌內外命書士敬羨之

裴坦字知進隋營州都督世節裔孫父又福建觀察使坦及進士第沈傳師表置宣州觀察府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歷楚州刺史令狐綯當國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貽駭以爲唐與無有此舉人爲坦羞之再進禮部侍郎拜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數月卒坦性簡儉子取楊收女齋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世清其弊從子贊

贊字敬臣及進士第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戶部尚書帝疑其外風檢而曜帷薄遽問翰林學士韓偓偓曰贊咸通大臣坦從子內雍友合疏屬以居故減獲獲衆出入無度殆此致謗言者帝每聞咸通事必肅然斂衽故偓稱之爲贊地帝幸鳳翔爲大明宮留守罷俄進尚書左僕射以司空致仕朱全忠將篡貶青州司戶參軍殺之

鄭延昌字光遠咸通末得進士第遷監察御史鄭畋鎮鳳翔表在其府黃巢亂京師畋倚延昌調兵食且諭慰諸軍畋再秉政擢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進累兵部侍郎兼京兆尹判度支拜戶部尚書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刑部尚書無它功以病罷拜尚書左僕射卒

王溥字德潤失其所人第進士擢累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崔胤鎮武安表署觀察府判官胤不赴鎮溥留充集賢殿直學士御史中丞趙光遠奏爲刑部郎中知雜事昭宗蒙難東內溥與胤說衛軍執劉季述等殺之帝反正驟拜翰林學士戶部侍郎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戶部不能有所裨益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常卿工部尚書會朱溫僭逼貶滑州司戶參軍賜自盡與裴樞等投尸于河

盧光啓字子忠不詳何所人第進士爲張濬所厚擢累兵部侍郎昭宗幸鳳翔宰相皆不從以光啓權總中書事兼判三司進左諫議大夫參知機務復拜兵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罷爲太子少保改吏部侍郎初光啓執政韋貽範蘇檢相繼爲宰相貽範字垂憲以龍州刺史貶通州檢爲洋州刺史二人奔行在貽範運給事中用李茂貞薦闕旬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倚權臣恣養不恭會母喪免贈月奪服不數月卒檢初拜中書舍人貽範薦於茂貞即拜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茂貞與朱全忠通好乃求尙主取檢女爲景王妃以固恩帝還京師檢長流瓊州光啓賜死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考證

鄭肅傳荆南節度○舊書作河中節度

劉琰傳居位半歲卒○舊書琰相又歷方鎮卒沈炳震曰案懿宗紀咸通時未

見琰爲方鎮文當從新書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八

畢崔劉陸鄭朱韓

畢誠字存之黃門監構從孫構弟相生凌凌生勾世失官爲鹽估勾生誠蚤孤夜然薪讀書母卹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遂通經史工辭章性端慤不妄與人交太和中舉進士書判拔萃連中辟忠武杜悰幕府悰領度支表爲巡官又從辟淮南入拜侍御史李德裕始與悰同輔政不協故出悰劍南東川節度使故吏惟誠錢卽如平日德裕忘之出爲慈州刺史累官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要家勢人以倉駕二曹爲辱誠沛然如處笑官無異言宰相知之以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召入翰林爲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誠唯唯卽拜刑部侍郎出爲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誠到軍遣吏懷諭羌人皆順向時戍兵常苦調餼乏誠募土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美俄徙昭義又遷河東河東尤近胡復脩杞頭七十烽謹候虞寇不敢入懿宗立遷宣武節度使召爲戶部尚書判度支未幾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期固稱疾改兵部尚書罷旋兼平章事節度河中卒年六十二誠於吏術尤所長既貴所得祿奉養諸宗屬之乏無間然始誠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忘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妹感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於邸誠亦放之太醫李玄伯者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龐紫芝等俱誅死

崔彥昭字思文其先清河人淹貫儒術擢進士第數應帥鎮辟奏於吏治精明所至課最累進戶部侍郎繇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先是沙陀諸部多犯法彥昭撫循有威惠三年境內大治耆老叩關願留詔可傳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初楊收路巖章保衡皆坐朋比賄賂得罪死蕭倣秉政矯革之而彥昭協力故百職修舉察不至苛不六月遷門下侍郎帝因下詔暴收等過惡申勅丁寧以成其美彥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顏色柔聲在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凝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憾至是凝爲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而凝竟免伶人李可及爲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權南累拜兼尚書右僕射以疾去位授太子太傅卒

劉鄩字漢藩潯州句容人父三復以善文章知名少孤母病廢三復丐果以養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奇其文表爲掌書記德裕三領浙西及劍南淮南未嘗不從會昌時位宰相擢三復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鄩六七歲能屬辭德裕憐之使與其子共師學德裕既斥鄩無所依去客江湖間陝號高元裕表署推官高少逸又辟鎮國幕府咸通初擢左拾遺召爲翰林學士賜進士第歷中書舍人遷承旨鄩傷德裕以朋黨抱詆死海上令狐綯久當國更數赦不爲還官爵至懿宗立綯去位鄩乃申直其冤復官爵世高其義進戶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傳宗嗣位再遷尚書左僕射初章保衡路巖與鄩同秉政爲迹親俄而蕭倣崔彥昭得相罷鄩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黃巢方熾詔高駢代之徙節度鳳翔固辭還左僕射帝西狩追乘輿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將軍張直方家賊捕急三人不肯臣俱見殺

豆盧瑑字希貞河南人仕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與崔沆皆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宣告于廷大風雷雨拔樹未幾及禍初咸通中有治歷者工言禍福或問比宰相多不至四五謂何答曰紫微方災然其人又將不免後楊收章保衡路巖盧攜劉鄩于琮瑑與沆皆不得終云

陸展字祥文宰相贊族孫客於陝遂爲陝人光啓二年從僖宗幸山南擢進士第累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展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爲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展最先就帝覽之嘆曰貞元時陸



贊吳通玄兄弟善內廷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始得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勝出至是每甚暑中學士輒戲曰造勝天也以譏展進非其時累爲尚書左丞封嘉興縣男徙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留爲宴賓學士院未始有至展送光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嗣軍王以兵伐鳳翔展諫曰國步方安不宜加兵近輔必爲它盜所乘無益也且親王而屬軍事必有後害帝顧軍與責展沮撓貶峽州刺史師果敗久之授工部尚書從天子自華州還以兵部尚書復當國封吳郡公天復初帝密語韓偓曰陸展裴贊執忠於我偓曰展等皆宰相安有它腸帝曰外言展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僞曰展等皆宰相安有它腸帝曰外言展不喜展如是亦不足責且陛下反正展素不知謀忽聞兵起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爲不喜乃譴言也帝遂悟累兼戶部尚書帝至自鳳翔大赦天下諸道皆賜詔獨不及李茂貞展曰國西鳳翔爲最近述其罪固不可赦然尚修職貢朝廷未之絕無宜於詔書有以異也始崔胤罷相展代之胤內怨望及是議以爲陰有黨附貶沂王傅分司東都胤死復授吏部尚書從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有望者貶展濮州司戶參軍殺之白馬驛年五十九展初名允迪後改云

鄭綮字蘊武及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擢累左司郎中因囊甚巧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爲敕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歲滿去羸錢千緡藏州庫後它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爲刺史送都還綮王徽爲御史大夫以兵部郎中表知雜事遷給事中杜弘徽任中書舍人綮以其兄讓能輔政不宜處禁要上還制書不報輒移病去召爲右散騎常侍往往條摘失政衆譴傳之宰相怒改國子祭酒議者不直復還常侍大順後王政徵綮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疏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官不妄俄聞制詔下數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威

詰慶極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侃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爲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錄參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舍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與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與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閭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爲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與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驚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疆愼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朴爲人木彊無它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又水部郎中何迎亦表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素無聞人人大驚俄判戶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兵所處可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資饋遠者以羨餘上後數月巖士爲韓建所殺朴罷爲秘書監三貶郴州司戶參軍卒與朴皆相者孫偓

孫偓字龍光父景商爲天平軍節度使偓第進士歷顯官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俄兼禮部尚書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處置等使始家第堂柱生槐枝期而茂旣而偓棄政封樂安縣侯與朴皆貶衡州司馬卒偓性通簡不矯飾嘗曰士苟有行不必以己長形彼短己清彰彼濁每對客奴童相詬詆仆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即自撓矣兄儲歷天雄節度使終兵部尚書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遺以疾解後遷累

左諫議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王溥薦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胤嘗與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盡去之胤曰陛下誅季述時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懼死含垢隱忍須後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攝領權綱猶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倖使自翦其黨庶有不濟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雖誅六七巨魁未見有益適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中書舍人令狐渙任機巧帝嘗欲以當國俄又悔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辭曰渙再世宰相練故事陛下業已許之若許渙可改許臣獨不可移乎帝曰我未嘗面命亦何憚渙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勣正雅重可以進繩中外帝知渙崇門生也嘆其能讓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謂三使相後稍稍更附韓全誨周敬容皆忌胤胤聞召鳳翔李茂貞入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衛胤聞以爲不可胤不納渙又語令狐渙渙曰吾屬不惜宰相邪無衛軍則爲閹豎所圖矣渙曰不然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胤聞憂未知所出李彥弼見帝倨甚帝不平渙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則狂謀自破帝不用彥弼渙及渙漏禁省語不可與圖政帝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學士耶繼昭等飲殿中自如帝怒渙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厚與金帛官爵毋使豫政事今宰相不得顧決事繼昭輩所奏必聽它日遽改則人人生怨初以衛兵檢中人今敕使衛兵爲一臣竊寒心願詔茂貞還其衛軍不然兩鎮兵鬪闕下朝廷危矣及胤召朱全忠討全誨汴兵將至渙勸胤督茂貞還衛卒又勸表暴內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即許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劫帝西幸渙夜追及鄆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渙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緩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峨冠廟堂入泣血極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渙求草渙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耶渙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謀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艱然出姚洎聞曰使我

當直亦繼以死既而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渙甚從皓讓渙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胤王溥所薦今日北司雖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歲無奉入吾等議救接君知之乎渙不敢對茂貞疑帝問出依全忠以兵衛行帝行武德殿前因至尚食局會學士溥在宮人招渙渙至再拜哭曰崔胤甚健全忠軍必濟帝喜渙曰願陛下還宮無爲人知帝賜以麴豆而去全誨誅宮人多坐死帝欲盡去餘黨渙曰禮人臣無將將必誅宮諫官恩不可赦然不三十年不能成人盡誅則傷仁願去尤者自內安外以靜心帝曰善崔胤請以輝王爲元帥帝問渙曰日累吾兒否渙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暈王聞焉聲曰上與后幽困焉崔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是帝曰然足見天生忠孝與人異意遂決渙議附胤類如此帝反正勵精政事渙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初渙侍宴與京兆鄭元規咸遠使陳班並席辭曰學士不與外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既元規班至終絕席全忠胤臨陞宣事坐者皆去席渙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爲知禮全忠怒渙薄己悻然出有譖渙喜侵侮有位胤亦與渙貳會逐王溥陸展帝以王贊趙崇爲相胤執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罷贊崇皆渙所薦爲相者全忠見帝斥渙罪帝數顧胤胤不爲解全忠至中書欲召渙殺之鄭元規曰渙位侍郎學士承旨公無遽全忠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渙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

兄儀字羽光亦以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渙貶之明年帝宴文思秘場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棟州司馬侍御史歸謫登州司戶參軍

贊曰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賢人遁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愎庸奴乃欲鄣橫流支已顛寧不殆哉觀繁朴輩不次而用捭豚臠拒羶牙趣亡而已一韓渙不能容況賢者乎

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九

馬楊路盧

馬植字存之鳳州刺史勛子也第進士又擢制策科補校書郎絳州團練副使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爲安南都護精吏事以文雅絢飾其政清淨不煩洞夷便安羈縻諸首領皆來納款遣子弟詣府請賦租約東植奏以武陸縣爲陸州卽東首領爲刺史既而州部廢池珠復生以政最檢校左散騎常侍從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召拜光祿卿遷大理植自以譽望在當時諸公右久補外還朝不得要官爲宰相李德裕所抑內怨望宣宗嗣位白敏中當國凡德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以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遷戶部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初左軍中尉馬元贇最爲帝寵信賜通天犀帶而植素與元贇善至通昭穆元贇以賜帶遺之它日對便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震恐具言狀於是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既行詔捕親吏下御史獄盡得交私狀貶常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忠武宣武節度使卒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院御史遇不肯避朝長馮緄錄其驕僕辱之植怒奏言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者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舉酒今緄辱收與大學士等請斥之中丞令狐綯援故事論收宣宗釋不問因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院還臺以一人爲朝長云

楊收字藏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遺直德宗時以上書閣下仕爲濠州錄事參軍客死姑蘇收七歲而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切當率類此及壯長六尺二寸廣額深頤疏眉目寡言笑博學彊記至它藝無不通解貧甚以母奉浮屠法自幼不食肉約曰爾得進士第乃可食洛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翻拭有刻在兩鑾果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則出諸調由羅葛附璫木然時有

安說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說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說卽以黃鍾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說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黃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鍾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乾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長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圓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說說時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以兄假未仕不肯舉進士既假說禍乃入京師明年擢進士杜棕表署淮南推官棕領度支又節度劍南東西川輒隨府三遷宰相馬植表爲渭南尉集賢校理議補監察御史收又以假方外還詎不可先固辭植嗟美爲止復爲棕節度府判官蜀有可縣直嶺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秔稻或謂棕計與屯田省轉饋以飽邊土棕將從之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機衝本非中國今輟西南屯土往耕則姚黃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獲糧得長驅是實賊糧豈國計耶乃止始周墀罷宰相節度東川表其弟嚴掌書記俄而墀卒棕辟爲觀察府判官兄弟並在幕府未幾假自浙西判官擢監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世榮其友以詳禮學改太常博士而嚴亦自揚州召爲監察御史收因建言漢制縹緞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旗常今旗常因車飾縹太僕非是未及行以母喪免服除從淮南崔鉉府爲支使還拜侍御史夏侯孜以宰相領度支引判度支案遷長安令懿宗時擢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南蠻自大中以來火州州掠交趾調華



人往屯。涉氣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益張。收議豫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悉教蹋張。戰必注滿。蠻不能支。又峙食。汎舟餉南海。天子嘉其功。進尚書右僕射。封晉陽縣男。既益貴。稍自感滿。爲夸侈。門吏童客倚爲姦。中尉楊玄价得君而收與之厚。收之相。玄价實左右之。乃招四方賕餉數千緡收。不能從。玄价以貨己。大恚。陰加毀短。知政凡五年。罷爲宣歙觀察使。不敢當兩使稟料。但受刺史俸。留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又勅收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使。受謝百萬。及它隱盜。明年。貶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收不從。曰。方謫去。可乎。以二小舸趨官。又明年。流羅州。俄詔內養追賜死。收得詔。謝曰。輔政無狀。固宜死。今獨一弟嚴以奉先人之祀。使者能假須臾。使乘筆乎。使者從之。收自作書謝天子。丐弟嚴死。奉先臣後。以書授使者。即仰燭死。帝見書惻然。乃宥嚴坐。收流死者十一人。後三年。詔追雪其辜。復官爵。子鉅。鉅乾寧初爲翰林學士。從入洛。終散騎常侍。鎮至戶部尚書。

收兄發。字至之。登進士。又中拔萃。累官左司郎中。宣宗追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廟主。署新謚。詔百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摶以爲改作主。求古無文。執不可。知禮者建之。改太常少卿。爲蘇州刺史。治以恭長慈幼爲先。徙福建觀察使。又以能政聞。朝廷意有治劇才。拜嶺南節度使。承前寬弛。發操下剛嚴。軍遂怨。起爲亂。囚傳舍。貶婺州刺史。假字仁之。仕終常州刺史。收與昆弟護喪葬。僱師會者千人。

嚴字彥之。舉進士。時王起選士三十人。而楊知至。賈絨。源重。鄭朴及嚴五人皆世貴。起以聞。詔獨收嚴。累遷至工部侍郎。翰林學士。收知政。請補外。拜浙東觀察使。收貶嚴亦斥爲邵州刺史。徙吉王傅。乾符中。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卒。子涉。

涉。昭宗時仕至吏部侍郎。哀帝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人端重。有禮法。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實人多罹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語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禍且累汝。然以謹靖。終免于禍。注。爲翰林學士。涉已相。辭內職。爲戶部侍郎。

路嚴字魯瞻。魏州冠氏人。父羣。字正夫。通經術。善屬文。性志純潔。親履終身不肉食。累官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文宗優遇之。居循循謹飭。若不在勢位者。所與交。雖褐衣之賤。待以禮。始終一節。嚴幼惠敏過人。及進士第。父時故人在方鎮者交辟之。久乃答。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員外郎入翰林爲學士。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八歲。進至尚書左僕射。於是王政稅弊。宰相得用事。嚴顯天子荒閑。且以政委己。乃通賂遺。奢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既權倖。則爭故與保衡還相惡。俄罷嚴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承繼盜邊後。嚴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入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始爲相時。委事親吏邊威。會至德令陳蟠叟奏書。願請開言財利。帝召見。則曰。臣願破邊威家。可佐軍與。帝問威何人。對曰。宰相嚴親吏也。帝怒。斥蟠叟。自是人無敢言。威乃與郭籌者相依倚爲姦。嚴不甚制。軍中惟邊將軍郭司馬爾。安給與以結士心。嘗聞武都楊威。籌莅之。其議事以書相示。則焚之。軍中驚。以有異圖。恟恟。遂聞京師。嚴坐是徙荆南節度使。道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嚴體貌偉麗。美須鬣。至江陵。兩皆皆白。捕誅威籌等。嚴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有司。或言嚴嘗密讀三品以上得罪誅。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

保衡者。京兆人。字蘊用。父慤。宣宗時終武昌軍節度使。保衡咸通中以右拾遺尚同昌公主。遷起居郎。駙馬都尉。主郭淑妃所生。懿宗所愛。而妃有寵。故恩禮最異。悉宮中珍玩資予之。俄歷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尚主至是。裁再拜。又進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性浮淺。既恃恩。據權以嫌愛自肆。所悅即擢。不悅擯之。保衡舉進士王鐸第。子籍。蕭選與同升。以書諫于己。皆見斥。逐楊收。傾路嚴。人益畏之。主薨而寵遇不衰。僖宗立。進司徒。俄爲愆家白發陰罪。貶賓州刺史。再貶澄邁令。遂賜死。第保又自兵部侍郎貶賓州司戶參軍。而劉瞻等坐主薨。見貶者皆復起。盧攜字子升。其先本范陽。世居鄆。擢進士第。被辟浙東府。入朝爲右拾遺。歷臺

省。累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乾符五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拜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攜姿陋而語不正。與鄭畋俱李翱甥。同位宰相。然所處議多駁。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表宋威。齊克讓。曾袞。皆善將。爲招討使。及威殺向君長。賊熾結。益不制。乃以王鐸鎮荊南。爲諸道都統。攜不悅。是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宰相百官議。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又欲激巢使戰。而敗鐸。因授率府率。又徇駢與南詔和親。與畋爭。相恨。畋是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爲兵部尚書。會駢將張璘破賊。帝復召攜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之。即按關東諸將爲鐸敗。畋所任者。悉易置。內倚田令孜。而外寄戎政於駢。與奪惟所愛惡。後病風足蹇。神智瞋塞。事多決於親吏楊溫。李絳。賄賂顯行。及巢破淮南。璘戰死。忠武兵亂。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明日。以太子賓客罷分司東都。是夜仰藥死。巢入京師。斲棺磔尸於長安市。子晏。天祐初爲河南尉。柳璨殺之。

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威鎬而西。易若舉毛。可謂朝無人焉。唐將亡。攜爲之鳴。宜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骨也。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路巖傳。置定邊軍于邛州。○沈炳震曰。巖咸通十二年罷相。出鎮西川。定邊軍乃咸通九年李師望所置。十一年寶滂兵敗。已廢矣。皆在巖未罷相前。此處誤。

盧攜傳。乾符五年。○舊書作四年。臣浩按。昭宗紀。在元年。三處互異。

唐書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鄭收字台文系出榮陽父亞字子佐爽邁有文舉進士賢良方正書判拔萃三  
中其科李德裕爲翰林學士高其才及守浙西辟署幕府擢監察御史李回任  
中丞薦爲刑部郎中知雜事拜給事中德裕罷宰相出爲桂管觀察使坐吳湘  
獄不能直貶循州刺史死於官收舉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  
所試自省乃可奏爲宣武推官以書判拔萃擢渭南尉父喪免宣宗時白敏中  
令狐綯繼當國皆惡德裕其賓客並廢斥故收不調幾十年外更帥鎮幕府綯  
去位始爲虞部員外郎右丞鄭兼收收罪不可任郎官出之久乃入爲刑部員  
外郎劉璠爲宰相薦授戶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勛  
書詔紛委收思不淹尋成文榮然無不切機要當時雅之勛平以戶部侍郎進  
學士承旨贈以諫諍懿宗賜罷收草制書多褒言章保衡等怨之以爲附下罔  
上貶梧州刺史傳宗立內徙郴州二州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廷  
英獨常侍不與收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於令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故時宰相聯聯數坊呵止行人收敕導者止百步禁百官僕史不得  
擅至宰相府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收請以嶺南鹽  
鐵委廣州節度使韋宙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度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  
等漕役軍食遂饒後以王師甫爲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  
二十萬緡收曰苟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  
侍郎封樂陽郡侯以星變求去位不許乾符六年黃巢勢盛據安南唐書求  
天平節度使帝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收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  
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最爾賊奈  
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收曰不然巢之亂本於緩其衆以利合故能與江淮根  
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志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

衆一離巢即机上肉耳法謂不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  
憂未艾也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天子內亦屬聯  
乃然攜議收曰安危屬吾等而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駢奏南蠻方  
彊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收以爲損國威靈不可即抗論至相詬  
譏攜怒拂衣去裾蟻於視因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以收  
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召拜吏部尚書明年爲鳳翔西節度使募銳兵五  
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會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  
自絀戎衣給戰士帝出梁洋收上謁斜谷泣曰將相悞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  
勞遣之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收曰方艱虞時事有機急不可中覆請  
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不可收還蒐士卒繕器械浚城隍使  
於梁者遣相屬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收開諭不可即悉出金帛請得脫  
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僞赦令示軍中乃去明日詔使至收召監軍袁敬柔以逆  
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以盟收遣子凝續從帝有詔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賊  
將又至收斬于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  
軍中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璠  
率衆三萬來攻收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收儒柔縱步騎鼓而前收以銳卒  
數千當賊疏陣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驚日暮軍  
四合鏖戰龍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遁去禽璠子斬之威  
動京師時諸鎮兵在襄內尙數萬無所歸收招來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  
楚秦州仇公邁鄜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劍門  
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收檄至遠近咸聲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  
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微收天子幾殆帝聞捷曰朕知收不盡儒者之勇乃爾弘  
夫取咸陽以梓潼兵渭水賊伏甲僞走弘夫與宗楚秦勝入都門爲賊所覆收  
數勸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鄜夏兵屯東渭橋再進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城  
四面行營都統賜御袍犀帶拜而不賀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麾下求  
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收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



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衝敗出境。既半道。內慚。復即辭疾。詔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便醫於興元。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改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軍務一以咨決。與州戎將孫鄴坐賊抵死。敗奏言方關輔失守。鄴護褒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保嵯峨山拒賊。農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舊制使府校書郎以上。滿三歲。遷監察御史裏行。至大夫常侍。滿三十月。遷雖節度兼宰相。亦不敢越。自軍興。有歲內數遷者。改以爲不可。請行營節度。繇裏行至大夫。許滿二十月。校書郎以上。滿二歲。乃奏。非軍興者。如故事。從之。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敗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敗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令孜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敗而奪之鎮。令敗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而遣客上敗過谷。帝得其情。不許。敗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乘輿東還。繇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頗時。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於臣無纖芥者。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凝續爲壁州刺史。留養。徙龍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敗忠力。又贈太傅。凝續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博野將將戍奉天。敗召隸麾下。委以游邊。厚禮之。茂貞感其節。及敗還。表爲請諡。曰文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饗僖宗廟廷。又贈宗楚弘。夫官。敗爲人仁恕。委采如峙玉。凡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鄭穀者。薰子也。方敗乘政。擢爲給事中。至侍郎。其損怨類如此。巢之難。先諸軍破賊。雖功不終。而還相天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昆弟子也。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咸通後。仕棲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實士。爲世稱挹。拜御史中丞。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年。繇禮部尚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超拜司徒。軍保衛。緣恩。俸輔政。始由鐸得進士。故諸事之。雖竊政權。將大斥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播紳賴焉。鐸亦上疏辭解。乃以檢校左僕射。出爲宣武節度使。僖宗初。以左僕射召。始鐸當國。

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會河南盜起。天下跋鐸入輔。又鄭畋數言其賢。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諸將觀望。不進。天下大震。朝廷議置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羣盜。帝即以鐸爲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封晉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械。武備張設。李係者。西平王晟諸孫。敏辯善言兵。然中無有。鐸信之。舉爲將。分精兵使守湖南。俄而賊捨廣州。鼓而北。係望風未戰。輒潰。鐸退營襄陽。於是高駢代之。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子少師。從天子入蜀。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復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是時誅討大計。悉屬駢。駢內幸多難。數偃蹇。而外逗撓。鐸感慨。王室。每入對。必噙涕流涕。固請行。時中和二年也。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爲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判延資戶部。租庸等使。於是表崔安潛自副。鄭昌圖。裴贄。裴樞。王搏等。在幕府。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買。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爲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爲監軍。率衛兵泊梁。蜀師三萬壁盤屋。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數蹙。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于己。乃構鐸於帝。罷爲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危。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勳居關東諸鎮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鐸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且衆。過魏。樂彥禎子從訓。心利之。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內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從訓以詭謀。使伏兵高難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

第錄。累官汝州刺史。乾符中。王仙芝來攻。鐸拒之。自督勇士與別將董漢勳守南北門。城陷。漢勳力戰死。鐸貶韶州司馬。終太子賓客。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授校書郎。沈詢判度支。徐商領鹽鐵。皆辟署使府。始宣宗詔宰相選可尙主者。或以徽聞。徽本澹聲利。聞不喜。往見宰相劉瑑曰。徽年過四十。又多病。不應在選。瑑爲言。乃罷。從令孤絢。署宣武淮南軍書記。召授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徐商罷政事。守江陵。心欲表徽在幕府。恐其不樂外。忍不言。徽自往曰。公知徽安得不從。商大喜。表爲殿中

侍御史署節度府判官御史中丞高湜薦知雜事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爲殿最歲久易漫吏輒竄易爲姦徽始用墨遂絕妄欺擢翰林學士廣明元年盧攜罷宰相以徽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關傳宗西狩冒夜出徽與崔沆豆盧瑑俱射于琮詰朝乃知追帝不及墮崖樹間爲賊所執迫還將汧以官徽陽瘡不答以刃環脅卒不動賊令歸第使醫護視久之守者懈乃奔河中裂繅書章遣人間走蜀詔拜兵部尚書京城四面宣慰催陣使昭義高潯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擅還據潞州別將孟方立殺廣因取邢洛磁三州貳于己昭義所隸唯澤一州帝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守潞士心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朝議以大臣鎮撫即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昭義節度使是時李克用亦爭澤潞徽商朝廷力未能以兵抗之奉表固辭詔可更爲諸道租庸供軍使因說行營都監楊復光請赦沙陀罪令赴難其夏沙陀會諸軍遂平京師徽助爲多遷右僕射大亂之後宮觀焚殘園陵皆發掘鞠爲丘莽乘輿未有東意詔徽充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脩奉使徽外調兵食內撫綏流亡踰年稍稍完聚與復光制有宜即奉表請帝東還又進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仍權京兆尹官要家爭遣人治第侵冒齊民訟訴滿前徽不屈勢倖一平以法繇是爲帝左右所憎以其黨薛杞爲少尹輕其權杞方居喪徽奏止不使到府衆忿共譖罷徽令赴行在俄授太子少師徽遂移疾河中滿百日免帝還京師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謁宰相疾其怨望貶集州刺史會帝避沙陀出次寶雞帝念徽無罪拜吏部尚書封琅邪郡侯未行而嗣襲王煜作亂帝進次漢中煜逼召徽以廷廢自言及煜僭號迫羣臣作誓牒徽託手弱卒不肯署煜平帝至鳳翔召徽爲御史大夫固辭足痺復拜太子少師昭宗立見便殿進對詳洽帝顧宰相曰徽神氣尙彊可用乃復授吏部尚書是時銓選失序吏肆爲姦補調重複不可檢徽爲手籍一驗實之遂無姦滯進右僕射大順元年卒贈司空諡曰貞諱言其先本魏諸公子秦滅魏至漢徙關中霸陵以其故王家爲王氏十世祖顯仕周爲同州刺史死葬咸陽鳳政原子孫因家杜陵會祖擇從昆第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皆擢進士第至鳳閣

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大中時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者三十餘人徽有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其設施無可道者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擢進士第踐歷華近累遷中書舍人傳宗西狩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從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京授司空再狩山南還次鳳翔李昌符亂與倉卒昭度質家族於禁軍誓共討賊士感動乃平昌符遷太保兼侍中昭宗即位守中書令封岐國公閬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以昭度爲西川節度使敬瑄不內詔東川顧彥朗與建合兵以討拜昭度兼行營招撫使乃建幢節行城下諭其衆曰毋久閉壘敬瑄遣人置曰鐵券先帝所命若何違之淹半歲始拔漢州建給昭度曰公暴師遠出事蠻夷地方山東兵連禍結朝廷不能治腹心疾也宜亟還定之敬瑄小醜當責建等可辦昭度信之請還未半道建以重兵守劍門急攻成都因敬瑄自稱留後罷昭度爲東都留守杜讓能既被害以司徒門下侍郎復爲平章事進太傅王行瑜求爲尚書令昭度建言太宗由是即位後人臣無復拜者郭子儀有大功嘗授之固辭免況行瑜乎乃更號尚父行瑜怒會用李璣輔政而崔昭緯密語行瑜曰前公已爲尚書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硯叶力此姦人務立黨與惑上聽恐事復有如此杜太尉時行瑜乃與李茂貞數上書譏詆朝政昭度懼稱疾罷爲太傅致仕行瑜茂貞韓建聯兵至關下言昭度伐蜀失謀請貶之未及報而行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天子不得已下詔暴其罪行瑜誅乃追復官爵許其家收葬贈太尉

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性通脫無檢汎知書史喜高論士友擯薄之不得志乃羸服屏居金鳳山學從橫術以捭闔干時樞密使楊復恭遇之以處士薦爲太常博士進度支員外郎黃巢之亂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傳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饋餉數百畝士皆厭給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臣安知爲此張濬教臣也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宰相王鐸任行營都統奏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彊累召不肯應濬往說之而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濬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俯伏而敢侮慢公乃

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貽愧謝潘宣詔已士接兵默歎潘召將佐至鞠場倡言忠義之士當審利害黃巢叛亂耳捨天子而臣之何利耶今諸侯勤王者踵相接公等據一州以觀成敗後賊平將安往賊能此時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而取吾憐公等捨安而蹈危也諸將雖然曰諫議語是敬武即引軍從潘西擢潘爲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後再狩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潘始復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故復恭銜之及爲中尉數被離間昭宗即位復恭特援立功專任事帝稍不平當時多言潘有方略善處大計乃復見委信嘗問致治之要對曰在彊兵兵彊天下服矣天子繇是甘心於武功後與論古今事潘輒曰漢晉之遠無可道陛下春秋鼎盛天資英特內偏宦臣外迫強臣故不能安此臣所以痛心而泣血也是時朱全忠威振關東而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歸全忠全忠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鐔上言先帝幸梁繇李克用與朱玫連和請舉兵誅之願帥兵爲犄角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潘固爭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久不決孔緯曰潘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願一時事爾臣見師度河賊必破今軍中費尙足支數年幸聽勿疑既潘緯相倡和帝乃決出師詔潘爲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副之韓建爲供軍使以全忠匡威鐔並爲招討使樞密使駱全鰲爲行營都監以汴甲三千爲糧下發五十二軍邠寧鄭夏離虜合五萬帝置酒安喜樓臨餞潘飲酣泣下曰陛下偏於賊臣願以死除之復恭聞不憚率中尉等錢長樂坂以酒屬潘潘不肯舉是役也潘外幸成功而內制復恭故銜之先是汴華邠岐兵絕河會平陽汴將朱崇節已戍潞潘慮汴人遂據有之乃令接分兵趨潞以中人韓歸範持節護送至軍會太原將李存孝方攻潞接至長子爲存孝所禽汴人亦棄城去潘次陰地關諸軍壁平陽存孝擊之皆大北委械去潘飲衆夜遁比明軍失大半存孝進掠晉絳慈隰其鋒甚威潘聞道出王屋奔河清梓而濟應下略盡全鰲飲藥死建遁去克用上書請罪其辭悻悻因韓歸

範以聞朝廷震動即日下詔罷潘爲武昌軍節度使三貶瀘州司戶參軍全忠爲申請詔聽使便潘乃至藍田依韓建及韋昭度死復用緯爲宰相故潘亦拜兵部尚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潘爲相暮請以兵見乃止乾寧中罷使拜尚書右僕射上疏乞骸骨還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雖自屏處然朝廷得失時時言之劉季述亂潘徒步入洛泣諭張全義并致書諸藩請謀王室之難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潘爲謀主不克全忠脅帝東還潘聞曰乘輿卜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潘構宅鎮兵使全義遣牙將如盜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百餘人實天復二年十二月始潘素厚承寧史彥彥格知其謀以告潘子格潘度不免父子相持泣曰留則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格拜而辭彥彥率士三十人送之泝漢入蜀後事王建少子播間道走淮南依楊行密時行密得承制除拜播請每除吏必紫極宮玄宗像前致制誥于後乃出之示不忘朝廷且欲雪家冤而不克終廣陵

贊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機其德久矣纖人柄朝靡謀不乖如收鐔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爲天下倡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而爲逆賢亂宦所乘功業無所成就潘以亂止亂悻悻厥心悲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周王鄧陳劉趙二楊顯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待選爲魯城令安祿山反率縣人拒戰死之祖光濟事平盧節度希逸爲牙將每戰得攻魯城者必手屠之歷左贊善大夫從李涪以徐州歸天子父懷義通書記擢累檢校工部尚書天德西城防禦使以徙城事不爲宰相李吉甫所助以憂死寶藉蔭爲千牛備身天平節度使殷侑嘗爲懷義參軍寶從之爲部將會昌時選方鎮才校入宿衛與高駢皆隸右神策軍歷夏原鎮使以善擊毬俱備軍將駢以兄事寶寶彊毅未嘗詘意於人官不進自請以毬見武宗稱其能擢金吾將軍以毬喪一目進檢校工部尚書經原節度使務耕力粟糧二十萬斛號良將黃巢據宜欽從寶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巢聞出采石略揚州僖宗入蜀加檢校司空時羣盜所在盤結柳超據常熟王敖據崑山王騰據華亭宋可復據無錫寶練卒自守發杭州兵戍縣鎮判八都石鏡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陳晟主之於潛都吳文舉主之鹽官都徐及主之新登都杜稜主之唐山都饒京主之富春都文禹主之龍泉都凌文舉主之中和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天下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寶和裕喜接士以京師陷賊將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明年董昌據杭州柳超自常熟入睦州刺史章緒殺之四年餘杭鎮使陳晟攻諸諸以州授晟寶子瓊統後樓都晟不能取軍部伍橫擊寶亦稱感聲色不卸事以增楊茂實爲蘇州刺史重徵人不聊田令致以趨義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郭署汙垣屬去詔以王蘊代茂實留潤州初鎮將張都以舉義事寶光啓初劇賊劉崑山寶遣都領兵三百戍海上都醉而叛王蘊謂州兵還休不設備都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將拓拔從討定之都保常熟因攻常州刺史劉章迎降衆稍集寶遣將丁從實督兵攻之都走歸睦使鎮遏使高勣從寶遠據常州及董昌從義勝軍節度使寶承制擢杭州都將鎮鎮州事宣州賊李君旺陷義興守之是時右

散騎常侍沈韓使至江南實田令致勢震暴州縣嗣襄王下令搜令致黨寶收詰及趙載殺之高駢領鹽鐵辟寶子信爲支使寶亦表駢從子在幕府駢爲都統遂不禮寶寶銜之帝在蜀淮西絕貢賦謾言道浙西爲寶剿阻帝知其誣不直駢自是顯隙駢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寶喜將赴之或曰高氏欲圖公地寶未信駢遣人請會金山謀執寶寶答曰平時且不聞境上會況上蒙塵宗廟焚辱寧高會時耶我非李康不能爲人作功勳欺朝廷也駢遣人切讓寶亦詬絕之會部將劉浩刁願與度支催勸使太子左庶子薛朗叛寶方獲外兵格鬪火照城中寶驚出論曰爲吾用則吾兵否則寇也六州皆我鎮何往不適乃自青陽門出奔士大掠官屬崔綰陸錡田倍皆死浩奉朗領府事寶至奔牛據駢饋以蠶葛其且亡也寶抵于地曰公有呂用之難方作無謂我即奔常州依丁從實召後樓都無一士至者錢鏐遣杜稜成及攻薛朗後子建徽攻從實聲言迎寶擊破賊君旺取船八百艘遂圍常州從實奔海陵鏐具棧迎寶舍棹亭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駢爲畢師鐸所囚寶死年七十四贈太保鏐以杜稜守常州文德元年拔潤州劉浩亡不知所往執朗剖其心祭寶使阮結守潤州楊行密殺高勣而張都丁從實皆死初黃巢平時傳遺小史李師悅上符璽拜湖州刺史昭宗時遷忠國軍節度使董昌反師悅連和與鏐有隙而結好於行密安仁義次潤州復助之乾寧三年卒子繼徽代以地附行密其將沈攸謂不可繼徽乃奔揚州陳晟據睦州十八年死弟詢代立長鏐忌己因徐綰與田頌通鑿割桐廬隸杭州詢遂絕鏐攻關溪鏐使方永珍舉詢天祐元年行密遣將闕匪陶雅殺之執鏐弟鏐大將王求顏全武等未幾鏐將楊智攻婺州詢乃奔楊溫溫以金師會守之及鏐破衢州師會走鏐取其地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家勝業里爲天下高貴父宗巧射利後廢自奉僅千人以此蓄累除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遙領興元節度使處存自右軍鎮使歷檢校刑部尚書定州制置使累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存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禦外約王重榮連盟進屯渭橋而涇州行軍司馬唐弘夫亦屯渭北詔處存檢校尚書右僕射督戰俄拜東南面行



營招討使。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每痛國難未夷，語輒流涕。軍中多處存義，愈爲之用。秦李克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輩曉諭，勸率共平京師。王鐸差與復功，以勳王舉義，處存爲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爲第一。遷檢校司空，復出兵三千，屬大將張公慶會諸軍捕巢泰山，賊之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田令孜討王重榮，從處存節度河中。上書言重榮有大功，不可改易。搖諸侯之心，不納。越上道，軍次晉州，刺史冀君武閉門不內，而重榮拒詔，處存臨事通便宜，有大將風。幽鎮兵悍馬強，其地勢也，而易定介於其間，便軼歲至。及李匡威得志，謀并取之，處存善修鄰睦，內撫民有恩，痛折節下賢，協穆太原以自助。遠近同心。歲時講兵，與諸鎮抗，無能侵軼者。累加侍中，檢校太尉，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師。諡曰忠肅。三軍述河朔舊事，推子部由副使爲留後，昭宗從之。累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進太保。光化三年，朱全忠使張存敬攻幽州，以瓦橋津，道和溝關，部方與劉守光厚，乃界叔處直兵援其尾。令騎將甄瓊章大義豐，而存敬游奕騎已至，且戰且引，十餘里，執瓊章，而氏叔琮下深澤，執大將馬少安。圖祁州，屠之。斬刺史楊約，休兵十日。處直壁沙河，存敬軍河北，挑戰，處直不出。涉河，乃戰。處直大敗，亡大將十五，士死者數萬。存敬收械甲以賦戰士，而焚其餘。遂圍定州，部斬親吏梁汶，移書存敬，且請盟。俄而外郭陷，部以其族奔太原，使處直主留後。全忠亦至，處直辭曰：敵邑事上，未嘗不忠。事鄰未嘗不禮。弗虞君之見攻也。全忠責何故事克用。答曰：太原藉兄弟之舊，修好往來，常遣也。君苟爲罪，請改圖。全忠許之。處直以從孫爲質。上所持節，即獻絹三十萬，具牛酒犒師。存敬取成而還。全忠表處直爲節度留後，檢校尚書左僕射。部至太原，克用表爲檢校太尉。卒。處直字允明，天復初爲太原郡王。鄧處訥，字冲韞，祁州龍潭人，少從江西人閔瑒防秋安南。中和元年還，道潭州，逕觀察使李裕，召諸州戎校，詢曰：天下未定，今與君等安讓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衆稱善。乃推瑒爲留後，請諸朝。傳宗方在蜀，遣使者撫慰。當是時，撫州刺史鍾傳據洪州，雖者欲二盜相噬，即復置鎮南軍，擢瑒節度使。瑒悟，不受命。更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以處訥爲祁州刺史，朗州武陵人曹滿者，

本漁師，有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荆南節度使高勣擢滿爲裨將，將鎮蠻軍，從駢淮南，地歸與里人區景思獵大澤中，噉亡命少年千人，署伍長，自號朗團軍。推滿爲帥，景思爲司馬。襲州，殺刺史崔肅，詔授朗州兵馬留後，歲略江陵，焚廬落，劫居人，俄進武貞軍節度使。先是，陳溪人周岳與滿狎，因獵宰肉不平而鬪，欲殺滿，不克，見滿已據州，悉衆趨衡州。遂刺史徐穎，詔授衡州刺史。石門峒酋向瓊聞滿得志，亦集夷獠數千，屠牛勞衆，操長刀柝弩寇州縣。自稱朗北團，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頃既疆大，且治人有恩，哀徐穎窮，率兵納之。向瓊召梅山十峒，據朗祁州道，瑒掩其營，周岳羸軍誘戰，瑒墮伏中，故大敗。淮西將黃皓殺瑒，岳聞亂，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處訥聞之，哭詣將入平。處訥曰：與君等荷僕射恩，若合一州之兵，問周岳罪，奈何。衆曰：善。於是礪甲訓兵，積八年，結雷滿爲援。攻岳斬之。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軍節度使。不三日，會劉建鋒、馬殷兵至，攻澧陵。處訥遣祁州豪傑蔣勛、鄧繼崇率兵三千斷龍回關，勛以牛酒犒師。殷說勛曰：劉公勇智絕人，術家言當與異軫，今精兵十萬，攻必下，戰必克，收敗衆以餉軍，公哀鄉兵扞關，殆矣。不如下之。富貴可得也。勛謂然。又其下畏建鋒虐，夜棄甲走。建鋒至關，曰：此天意也。盡用祁州旗幟。潭州守者以爲勛軍，納之。既入，處訥方宴，執而殺之。建鋒許勛賞，未及行，遣請弗許。勛怒，率鄧繼崇攻湘鄉，取祁州，進壁定勝。武安建鋒使殷督諸將擊之。殷大敗，走江泝。鄉人夏侯陟教殷以奇兵出迪田，踰澗山，據江爲壁，伏兵于莽，誘勛度江。勛見士未陣，爭出鬪。殷分兵襲其壁，應瀕江軍夾擊，勛大敗，拔定勝一壁。進圍祁州。未下，而建鋒死。殷代爲節度使，勛請和，不許。卒禽勛斬之。是時道州蠻酋蔡結、何庚、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宿人魯景仁從黃巢爲盜，至廣州，病不能去，以千騎留連州。衆飢，從蔡結求糧，乃相倚杖。與州戎將黃行存誘工商四五千人據連州。郴人陳彥離殺刺史董岳，發官帑募士，自稱都統，勝兵四千。零陵人唐行晏舉巢，自防盜。永州殺刺史鄭蔚，與景仁合從，數遣使誘虛實。完盡自守。殷遣將李璣攻永州，殺行晏。李璣攻道州，蔡結約峒獠爲援，久不勝。謀曰：蠻所恃，林藪耳。乃屯大川，伐山焚林，獠驚走。城陷，執蔡結、何庚，殷斬之。

李璣出來陽常寧攻郴州。陳彥謙出戰，軍亂不能陣，斬彥謙，進圍連州。魯景仁乘城守，三日不下，夜焚其門入之。景仁自刺死，項字公諱滿字秉仁，岳字峻昭，行晏字昌圖，滿不修飭，每宴使客，抵寶器，中曰：「此水府也。」蛟龍所憑，吾能覆溺，乃探入水，俄取器以出，累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聞荆南節度使成汭兵出，襲江陵，入之，焚樓船，殘墟落，數千里無人跡。弟彥恭結忠義，節度趙匡凝以逐彥威，據江陵，匡凝弟匡明擊之，還走朗州。陳儒，江陵人，世爲牙右職，廣明元年，以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時朗州刺史段彥善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信宗入蜀，召紹業還行在，以彥善代節度，彥善與監軍朱敬政不平，謀殺之，敬政覺，先率兵入其府，彥善方變，拔劍起，城奔親軍，盡不得入，彥善曰：「而等負我，我親屬佐皆死，敬政以少尹李璣爲留後，且輕彥善以罪，帝遣中人似先元錫，王魯琪慰撫，密戒曰：『若敬政可誅，誅之，以爾代而魯琪爲副。』敬政感兵出迎，元錫等不敢發而還，復詔鄭紹業爲節度使，還留不進，敬政署儒領府事。明年，遷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進檢校右僕射，敬政有悍卒三千，號忠勇軍，暴甚，儒不能制，初紹業將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師，既歸，儒告以忠勇，琮治琮，琮除之，大將程君從聞之，率衆奔連州，琮連斬百餘人，軍乃潰，已而琮復領軍，曹滿三以兵薄城，儒厚啖以利，乃去。淮南將張瑄，韓師德據復岳二州，自署刺史，儒請瑄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共擊滿，師德兵上峽，大略去，瑄引兵入，逐儒，儒將奔行在，既又却還，囚之，瑄潰州人暴勇而殘，荆故將夷幾盡，時以楊玄暉代敬政監軍，召敬政還成都，懼帝治前罪，稱疾自解，前此數殺大將，害商，故積賄，每曝衣，執纊不可計，瑄見心動，遣卒賊之，敬政衣黃衣，盜刺其腹死，秦宗自來寇，馬步使趙匡欲率儒出，瑄竟之，殺匡而絕儒食，七日死，瑄固盛二歲，權豪皆盡，米斗錢四十千，計杼而食，號爲通腸，疫死者，爭啗其尸，縣首于戶，以備饑，軍中甲鼓無遺，夜擊圍爲誓，宗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遣趙德諲攻瑄，瑄求救於歸州刺史郭禹，禹率峽州刺史潘章解圍，明年，德諲又至，諸將困于戰，城遂陷，瑄死，人無識者，併尸于井，復州刺史陳璠從璠至江陵，密斷璠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

劉巨容，徐州人，爲州大將，應勛之反，自拔歸，授埔橋鎮遏使，浙西突陣將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簡箭射郢死，拜明州刺史，徙楚州團練使，黃巢亂江淮，授新黃招討副使，徙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巢據荆南，俄還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杆巢屯團林，江西招討使曹全最與巨容守荆門關，與賊戰，巨容僞北，巢追之，伏與林樹間，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轉關一舍，虜獲不可計，巢降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入，以功遷檢校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諸將謂然，故巢復熾，及陷兩京，巨容合諸道兵討之，授南面行營招討使，累兼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司空，封彭城縣侯，巨容明吏治，時僖宗在蜀，公卿多因巨容請赴行在，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爲禁軍所逐，引麾下東出襄鄧，秦宗權遣趙德諲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始揚州人申屠生能化黃金，高駢客之，爲呂用之所誅，亡奔襄漢，駢遣吏捕得生，見巨容自言其術，巨容留不遣，田令孜之弟道襲州，巨容出金夸之，及在蜀，匿生使術不得傳，令孜恨之，龍紀元年，殺巨容，夷其宗，生并死。

巨容部將馮行襲者，均州武當人，以謀勇稱，里中和初，鄉豪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城，行襲伏士江隄，以單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願將軍兵多，必剿掠，若留衆江北，以輕騎進，我爲鄉導，城可下。」喜信之，既度江，吏出迎，伏甲與行襲擊喜斬之，衆皆潰，行襲乘勝逐刺史呂煒，據均州，巨容因表爲刺史，帝在蜀，均之右有長山，當襄漢賈道，有劇賊據險劫獻物，行襲平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爲行軍司馬，使領兵沿谷口，以通秦蜀，鳳翔李茂貞養子繼瑒據金州，行襲攻拔之，昭宗即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將襲京師，道金商行襲逆戰破之，就擢戎昭軍節度使，朱全忠圍鳳翔，神策中尉韓全誨遣中人二十輩督江淮兵過其州，行襲方附全忠，盡殺之，收詔書送全忠，天祐二年，王建遣將王思綰攻行襲，敗其兵，州大將金行全出降，行襲奔均州，建以行全爲子，更名宗朗，授觀察使，以梁巴關三州隸之，宗朗不能守，焚郭邑去，全忠以行襲不足禦建，遣別將屯金州，行襲據徙，戎昭軍於均州，以金房爲隸，全忠

以金人不樂行殺以馮恭領州罷防禦使而廢戎昭軍

趙德諱秦州人從秦宗權爲右將以討黃巢功授申州刺史光啓初與秦宗權合兵攻襄州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宗權假德諱山南東道節度使留後進攻荆南悉收寶貨留神將王建肇守之遣人曉諭百室明年歸州刺史郭禹來討建肇納之奔黔州德諱失荆南又度宗權必敗舉地附朱全忠全忠乃爲秦州四面行營都統即表以自副加忠義軍節度使宗權平加中書令封淮安郡王卒于匡凝嗣

匡凝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自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昭宗即授節度使不三年以威惠聞累遷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匡凝矜嚴威飾前後持鑑自照全忠之敗滑口匡凝與秦國節度使崔洪河東李克用淮南楊行密約合兵攻全忠會方城鎮過使度彰奔全忠發其謀全忠移書切責使氏叔琮攻唐州刺史趙匡珪降進圍隨州執刺史趙匡珪斬首五千級拔鄧州執刺史國相匡凝懼乞盟全忠使親將陳俊王紳入叔琮軍崔洪留之紳亡歸洪與行密欲邀友恭軍不克會河東客伊超使淮南還過蔡洪亦留之因是并後送全忠以部將苛拘爲解遣兄賢入質全忠還之質洪子於汴全忠使賢調蔡州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不悅殺賢洪懼驅民趨申州遂奔行密歷鼓百餘里武昌杜洪邀之弗及蔡士多亡去從者纔二千人天祐元年封匡凝爲楚王時諸道不上供唯匡凝歲貢賦天子全忠方圖天下遣人諭止之匡凝流涕曰吾爲國屏翰渠敢有他志副使王筠勸絕全忠全忠怒出兵攻之第匡明大破汴軍於鄧州因勸匡凝與王建連和及荆南成納敗匡凝取江陵表匡明爲荆南節度留後有詔拜檢校司徒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全忠以其兵分可圖也乃使楊師厚攻匡凝自將中軍繼之屯臨漢匡凝遣客謝囚不遣敗荆南救兵俘其將全忠循江而南師厚緣陰谷伐木爲梁匡凝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燔州單舸夜奔揚州行密見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歸我邪筠自殺全忠以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遂趨江陵匡明亦謀奔淮南子承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三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謂然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武信軍

節度使分其衆爲義勇義順義廣義四都全忠遂有荆南

楊守亮曹州人本姓管名亮與弟信俱從王仙芝爲盜亮身長七尺餘色如鐵仙芝死文事徐唐葛劫劉洪統二州楊復光平江西得其兄弟養爲假子以信養於弟復恭家曰守亮守信復恭收京師守亮以戰多拜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保守信與平軍節度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恭又以假子守亮爲龍劍節度使守亮爲武定軍節度使守厚爲綿州刺史初朱致取與鳳州就州刺史滿存以兵赴行在復收二州昭宗擢爲威義軍節度使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復恭四假子及利聞觀察使席儋等共攻王建建軍已圍楊廣分軍逼守厚軍未成列而敗先是守亮守忠聞建兵出拔衆奔綿州并力共攻東川弗勝建將華洪以兵萬人壁綿州之郊敗守忠守厚二人分道行收兵趨閬州始復恭敗依守亮而鳳翔李茂貞郿寧王行瑜鎮國韓建等共勸守亮納叛人請以鎮兵討之茂貞自爲興元節度使以書請資宰相帝爲削守亮官爵因詔茂貞問罪滿存來救不克以衆入興元茂貞拔興鳳洋三州破守亮於西乘勝入興元復恭校諸假子及存奔閬州洪進圍之帝以徐彥若帥鳳翔以興元授茂貞茂貞不肯拜帝乃以其子繼密爲興元節度使俄而洪拔閬州守亮等皆挺身走將北奔太原趙商山飢甚丐食于野爲邏戍所縛見韓建守亮視建左右八百人皆常隸己韓建曰此屬吾養之素厚無一爲我死公無費衣食不如殺之建許諾復曰公幸貸我俾生見天子陳先人功萬有一不死建遣車送京師吏縛以帛內絙于口帝御延喜樓問反狀守亮不得語領而已左右白服罪即執獻太廟斬獨柳下梟于市守厚死巴州麾下兵多歸王建存奔京師爲左武衛大將軍

楊晟不詳宗系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之妾周隨使亡去隸神策軍爲都校信宗在陳倉郿寧朱致遠萬騎合昌符追行在乃擢晟感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守大散關致兵攻關晟數卻戰潘氏遂大敗內外無固志帝更徙興元晟西奔致取興鳳二州晟襲文州逐刺史據成龍茂等州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將與連和假威戎軍節度使守彭州晟擊連無功引還且長建



圖己乃約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兄弟合謀拒建。掠新繁、樊、漢州。又攻東川。顧彥暉爲建兵所逐。建使王宗裕率騎五萬圍嚴。食四郊麥。掠民資產。嚴假子實以騎八千降於建。建以奇兵襲楊守厚等。皆亡去。嚴開門決戰。大敗。遂約降。建饋十羊。嚴曰：「以我爲机上肉乎？」不出。建築甬道屬陣。以入。斬嚴首。嚴有仁心。下懷其恩。雖城中食盡。無叛者。初昌符死。嚴得其妾周。母事之。周請爲妻。嚴固辭。旦夕問省。乃視事。愛將安師建者。勇而有禮。既就執。建顧曰：「爾報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三謂不回。乃戮之。」

顧彥朗。彥暉者。豐州人。並爲天德軍小校。其使蔡京以兄弟有封侯相。每厚禮之。使子贈資。稍稍進秩。黃巢亂。長安。率軍同復京師。彥朗遷累右衛大將軍。光啓中。擢拜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劍門。陳敬瑄使吏奪其節。彥朗不得入。保利州。敬瑄誣劾彥朗擅與兵掠西境。僖宗下詔。申曉諭。和乃得到軍。署彥暉漢州刺史。初楊守亮忌壁州刺史王建凶暴。欲逐之。建聞合溪洞豪會取閬州。擊利州。刺史走。即據二州。守亮不能制。彥朗與建雅舊。陰助贊。建攻成都。彥朗挾故憾。與并力。道路郵梗。敬瑄告難于朝。帝詔和解。又救李茂貞。鑄諭會彥朗卒。彥暉自知留後。明年爲節度使。中人送節爲綿州刺史。楊守厚所留。守厚發兵攻梓州。彥暉告急于建。建使李簡救之。戒曰：「賊破。并取彥暉。無須再往也。」簡破守厚軍。彥暉辭疾。不克取。建素有吞噓心。以彥朗與婚。姪久未忍。及彥暉則交好愈疏。而境上關賊相稽詁。建怒。景福元年。遂攻彥暉。彥暉請救於楊守亮。遣楊子彥成梓。執建大將王宗弼。彥暉責曰：「王公何以見討。君爲大將。不諫云何。」宗弼謝罪。即解縛。使就館。稱幕金服。皆具。更養爲子。改名琛。明年。建將華洪破綿州。守厚走得彥暉。時詔已進彥暉檢校司空。東川節度使矣。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督彥暉建赴行在。建率兵二十萬次綿州。即劫彥暉劫輜運。回襲之。彥暉不敢出。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擊取巴。聞蓬渠通果龍利八州。帝遣中人爲兩川宣諭協和使。建奉詔還。而兵不解。彥暉謀窘。因大略漢眉資簡等州。李茂貞亦欲爭其地。使子與元節度使繼密引軍救彥暉。以魏東川。四年。華洪率衆五萬攻彥暉。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敗彥暉兵。奪

鎧馬八百。凡五十戰。圍遂固。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鄭王戒丕鎮鳳翔。徙茂貞代建。皆不奉詔。梓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上。養子瑤尤親信。彥暉以所佩劍號亦勞賓佩之。使侍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建者先齒亦勞賓。衆曰：「諾。」及圍急。瑤請聚親信飲。得同死。彥暉顧王琛曰：「爾非我舊。可自求生。」指頰垣令逸。彥暉手殺妻子。乃自刎。宗族諸將皆死。麾下兵猶七萬。初韋昭度爲招討使。彥暉建皆爲大校。彥暉詳緩有儒者風。建左右髡髮。黥面若鬼。見者皆笑。至是。錄笑者皆殺之。私署洪爲東川節度留後。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讎。嫉其爲中國之害也。春秋之世。楚滅陳。鄭而卒復其祀。聖人善之。處存乎黃巢。定京師。功冠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依趙凝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皆爲朱溫所翦。覆過於夷狄。荆舒之爲害也。甚矣。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



唐

書 卷一百八十六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考證

陳儒傳計杯而食○南北監本作杯，閣本作杯。

唐書卷一百八十六考證

新平知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繼，太和末爲河中騎將，從石雄破回鹘，終鹽州刺史。重榮以父任爲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伺察。時兩軍士千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寔數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謗於府，擢右署重榮多權寵，衆所嚴憚。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略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地還京師，賊調取橫數，使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吏不堪命。重榮脇說都曰：「我所詭謀紆難，以外援未至，今賊衰責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奔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滂問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奉迎，滂至，大饗士，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尙誰索？」目滿，吏趣具騎，滂即奔還。重榮遂主留後，賊使健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巢率衆自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即拜檢校工部尙書，爲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執以徇。賊使尙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十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沉于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己，若乞師焉，事莫不濟。」乃遣

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累加檢校太傅，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于時巨盜甫定，國用大蹙，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議二池領屬鹽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于有司，則斥所餘以贍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徙重榮充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勅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討，壁沙苑。重榮貽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戚上也。因示偽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玫，帝數詔和解，克用合河中兵戰沙苑，玫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走鳳翔，俄嗣襄王煊僭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即獻縑十萬，願討玫，自贖崇望還，羣臣皆賀。重榮遂斬煊，長安復平，然性悍酷，多殺戮，少縱舍，嘗植大木河上，內設機軸，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溺，嘗學部將常行儒，行儒怨之光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旦殺之，推立重盈，重盈前此已歷汾州刺史，黃巢度淮，擢陝觀察使，重榮據河中，三遷檢校尙書右僕射，即拜節度使，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代重榮，留長子珙領節度事，入殺行儒，軍復安，昭宗立，進太傅，兼中書令，封琅邪郡王，父子兄弟相繼帥守，而從子蘧亦爲忠武節度使，乾寧二年，重盈死，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出繼重榮，故推爲留後，珙與弟絳州刺史瑤爭河中，上言珂本家蒼頭，請選大臣鎮河中，又與朱全忠書言之，珂急，乃遣使請婚於李克用，克用薦之，天子許嗣鎮，然猶以崔胤爲河中節度使，珙復構珂於王行瑜，李茂貞曰：「珂不受代，且晉親也，將不利於公，行瑜等約韓建共薦珙，詔曰：『吾重已授珂矣，重榮有大功，不可廢，行瑜怒，使其弟行約攻珂，克用遣李嗣昭援之，敗珙於猗氏，獲其將李瑋，三鎮銜帝之却其請也，遣兵犯京師，謀廢帝，誅執政而立吉王，國請授珙河中，克用聞之，怒，以師討三鎮，瑤瑒兵引去，克用拔絳州，斬瑤，而屯渭北，敗行約於朝邑，行約走京師，第行實在左軍，共說樞密使略全瑋謀挾帝幸邠，右軍李繼鵬以告中尉劉景

宣二人茂貞黨也。欲以兵劫全瓊等。請帝幸鳳翔。兩軍合謀承天門街。帝登樓諭和之。繼鵬怒。輒射帝。縱火焚門。帝率諸王及衛兵戰。繼鵬矢及帝背。帝乃退。帝出幸定州。將李錡軍。嗣廷王戒丕。嗣丹王九以鹽州六都兵從。帝出啓夏門。次于郊。兩軍憚鹽州兵銳。各走其軍。帝次莎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沒唐石。惡之。徙石門。民匿保山谷間。帝每出。或獻鮑魚。帝駐馬爲嘗。民皆流涕。既而遣嗣薛王知柔及劉光裕還京師。克用遣使者奔問行在。帝因詔克用。以兵趨新平。又詔涇州張鐸會克用軍。以扼岐陽。克用在河中未出也。帝懼茂貞之逼。復使嗣廷王戒丕以御服玉器賜之。督其西。乃壁渭北。進營渭橋。於是行瑜壁興平。茂貞壁鄠。行瑜兵數卻。茂貞懼。斬繼鵬。傳首以謝。繼鵬姓閻。名珪。左神策軍拍張人。爲茂貞養子云。詔削行瑜官爵。以克用爲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珪爲糧料使。克用遣子存貞請天子還宮。詔以騎三千戍三橋。帝既還。加珪檢校司空。爲節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珪親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河中。因攻珪。珪戰數北。珪任威虜。殺人斷首置前。而顏色泰定。下恐不敢叛。然稍弱。無關志。光化二年。爲部將李璠所殺。自爲留後。詔代珪節度。又失衆。凡五月。爲牙將朱簡所殺。挈其地入朱全忠。表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更名友諒。珪殺給事中王伋等十餘人。幕府遺戮辱甚衆。人有罪。輒剗斷以逞。伋者。故爲常州刺史。避難江湖。帝聞剛鯁。以給事中召。道出陝。珪謂且柄任。厚禮之。伋鄙其武暴。不降意。既宴。列珍器音樂。珪請於伋曰。僕今日得在子第。大賜也。三請。伋不答。珪勃然曰。天子召公。公不可留此。遂罷。遣吏就道殺之。族其家。投諸河。以溺死聞。帝不能詰。珪死。贈太師。詔陝州冤死者。有司弔祭。存問其家。始全忠擊楊行密。不能克。輒荆襄青徐等道。請己爲都統。以討行密。帝依違未報。而珪與太原鎮定等道亦請加行密都統。以討全忠。繇是兩罷之。全忠怨珪。不忘也。帝爲劉季述所廢。珪憤見言色。屢陳討賊謀。既反正。首獻方物。帝甚倚之。而全忠以克用方彊。不敢加兵。及王鐸誅服。拔定州。而克用兵折。乃謂其將張存敬曰。珪恃太原侮我。爾持一繩縛之。存敬以兵數萬度河。由舍山襲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皆降。以何邕戍之。進攻珪。

全忠率師繼進。即勅珪交構克用。爲方鎮生事。不可赦。珪乞師太原。爲細所迂。不能進。珪急使妻遣克用書曰。賊攻我朝夕見俘。乞食大梁矣。克用答曰。道且斷。往救必俱亡。不如歸朝廷。珪窮。遣使告李茂貞曰。上初反正。詔藩鎮無相侵。而朱公不顧約。以攻敵邑。敵邑亡。則邠岐非君所保。天子神器。敵手付人矣。宜與華州韓公出精銳固潼關。以張兵勢。僕不武。公其惠我西偏地。以爲扞守。蒲請公自有之。關西安危。國祚長短。繫公此舉也。茂貞不答。珪益賊。會橋毀。潛具舟將遁。夜諭守兵。無肯爲用者。牙將劉訓叩寢門。珪疑有變。叱之。訓自袒其衣曰。苟有它。請斷臂自明。珪出。問計所宜。答曰。若夜出。人將爭舟。一夫鴟張。禍繫其手。如旦日。以情諭軍中。宜有樂從者。可則濟。否則召諸將行成。以緩敵徐圖。所向。上策也。珪然之。明日。登城語存敬曰。吾於朱公有父子驩。君姑退舍。須公至。吾自聽命。乃執太原諸將。并奉節印。內存敬軍。暨大幡城上。遣兄璠與諸將樊洪等見存敬。存敬解圍而戍。以兵全忠自洛至。全忠王出也。始背賊事。重榮約爲甥舅。德其全已。指日月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忘誓言。過重榮墓。僞哭而祭。次虞鄉。珪欲面縛牽羊。以見全忠。報曰。舅之恩。無日可忘。君若以亡國禮見。黃泉其謂我何。珪出。迎握手泣下。駢轡以入。居旬日。以存敬守河中。舉珂室徙于汴。後令人覲。遣人賊之於華州。自重榮傳珪。凡二十年。諸葛爽。青州博昌人。爲縣佐。伯令管苦之。乃亡命。沈浮里中。龐勛反。入盜中爲小校。勛勢賊。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湯羣自歸。累遷汝州防禦使。李琢討沙陀於雲州。表爲北面招討副使。從夏綏銀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黃巢犯京師。詔率代北行營兵入衛。次同州。降賊。僞署河陽節度使。代羅元果。元果者。本神策將。狀短陋。倚中官勢。剽財輸京師。凡鉅萬。人怨之。爽至。募州人戰。衆不從。相率迎爽。元果奔行在。爽聞道。奉表傳宗。以自明。詔拜節度使。李克用援陳許。道天井關。爽懼。不肯假道。出屯萬善。克用自河中趨汝洛。爽累授京師東南面招討。諸行營副都統。左先鋒使。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溫爲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至修武。爲魏博韓勣擊敗之。不敢入。簡留將趙文珣戍河陽。自攻鄆。時中和二年也。河

陽人誘爽自金商馳復入之。厚禮文并及戍人。還之魏。於是爽攻新鄉。簡自鄆來戰。獲嘉西。閉陰窺關中。其下不悅。裨將樂彥積間衆之隙。引其軍先還。故簡兵入葛自潰。相藉溺清水。至不流。明年詔爽爲東南面招討使。伐秦宗權。表李罕之自副。爽雖與庸庸。善吏治。法令澄壹。人無愁咨。權累檢校司空。光啓二年卒。其將劉經與澤州刺史張言共立爽子仲方爲留後。爲蔡賊孫儒所攻。奔于汴。儒取孟州。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少拳捷。初爲浮屠。行丐市。窮日無得者。抵鉢禪祇枝去。聚衆攻剽五臺下。先是蒲絳民壁摩雲山避亂。羣賊往攻。不克。罕之以百人徑拔之。衆號李摩雲。隨黃巢度江。降于高駢。駢表知光州事。爲秦宗權所迫。奔項城。收餘衆。依諸葛爽。署懷州刺史。爽伐宗權。即表以自副。屯睢陽。無功。又表爲河南尹。東都留守。使捍禦河東。李克用脫上源之難。喪氣還。罕之迎謁。甚勞。鎮加等。厚相結。罕之因府爲屯。會孫儒來攻。罕之不出。數月。走保龍池。東都陷。儒焚宮闕。剽居民去。爽遣將收東都。罕之逐出之。爽不能制。俄而爽死。其將劉經張言共立爽子仲方。欲去罕之。而罕之故與郭璣有隙。擅殺璣。軍中不悅。經間衆怒襲其壁。罕之退保乾城。經追擊。反爲所敗。衆勝入屯洛陽苑中。經戰不勝。還河陽。罕之屯軍將度厄。經遣張言拒河上。反與罕之合。攻經不克。屯懷州。孫儒逐仲方。取河陽。自稱節度使。俄而宗權敗。棄河陽走。罕之言進收其衆。句援河東。克用遣安金俊率兵助之。得河陽。克用表罕之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詔與屬籍。又表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罕之與言甚篤。然性猜暴。是時大亂後。野無遺種。部卒日剽人以食。又攻絳州。下之。復擊晉州。王重盈欲出汴兵救。罕之解圍還。而言善積聚。勸民力耕。儲積稍衆。罕之食乏。士仰以給。求之無涯。言不能厭。罕之拘河南官吏管督之。又東方賈輸行在者。多爲罕之邀頓。重盈反間於言。文德元年。罕之悉兵攻晉州。言夜襲河陽。俘罕之家。罕之窮奔河東。克用復表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遣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師三萬攻官城。中食盡。言納罕於汴求救。全忠遣丁會。葛從周。牛存節來援。戰沉河。聚休休不利。降全忠。存孝還。全忠更以丁會爲河陽節度使。言歸洛陽。罕之保

澤州。數出鈔懷孟晉絳。無休歲。人匿保山谷。出爲樵汲者。罕之俘斬略盡。數百里無舍煙。克用遣罕之存孝攻孟方立。拔磁州。方立戍將馬澆兵數萬。戰琉璃陂。罕之禽澆。敗其衆。大順初。汴將李讓鄧季筠攻罕之。罕之告急於克用。遣存孝以騎五千救之。汴士呼罕之曰。公倚沙陀。絕大國。今太原被圍。葛司空入上黨。不旬日。沙陀無穴處矣。存孝怒。引兵五百薄讓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須爾肉以飽吾軍。請肥者出關。季筠引兵決戰。存孝奮稍馳。直取季筠。讓夜走。追至馬牢川。敗之。克用討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統。檢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罕之恃功多。嘗私克用愛將蓋寓求一鎮。寓爲請。克用不許。曰。鷹鷂飽。則去矣。我懼其翻覆也。光化初。昭義節度使薛志勳卒。罕之夜襲潞入之。自稱留後。報克用曰。志勳死。懼宅盜至。不俟命。輒屯于潞。克用遣李嗣昭先擊澤州。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刺史守將送款于汴。全忠表罕之昭義節度使。命丁會援之。與嗣昭戰。舍口。嗣昭不利。葛從周取澤州。嗣昭又攻罕之。罕之暴得病。不能事。會代戍。全忠更以罕之節度河陽三城。卒于行。年五十八。未幾。嗣昭復取澤州。以李存璋爲刺史。進收懷州。攻河陽。汴將閻寶引兵至。嗣昭還。始備去東都也。井閉不滿百室。言治數年。人安賴之。占籍至五六萬。繕池壘。作第署。城闕復完。全忠懼言異己。乃徙節天平。以韋震爲河南尹。爽諸將無傳地者。言後嗣名全義。

王敬武。青州人。隸平盧軍爲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和中。盜發齊棣間。遣敬武擊定。已還。即逐師儒。自爲留後。時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趣其兵使西。及京師平。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龍紀元年卒。子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嗣領事。昭宗自以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棣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弘攻之。弘與蟾連和。師範以金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惠也。不然。願死墳墓。弘少之。不爲備。師範伏兵迎于路。部將劉鄩斬弘。遂攻棣州。蟾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而安潛不敢入。師範喜。儒學謹孝。于法無所私。舅薛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



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懈，以青州父母所藉，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全忠已并鄆州，遣兵攻師範，師範下之。會全忠圍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楊行密部將朱瑾攻青州，且欲代爲平盧節度。師範聞之，哭曰：「吾爲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行密連盟，遣將張居厚、李彥威以甲槩二百與給爲獻者，及華州先內十與，闖入覺衆，擄甲謀殺全忠守將，棄敬恩。是時崔胤方在華，閉門拒戰，執居厚還全忠，劉鄩襲兗州，入之。師範亦潛兵入河南，徐沂鄆等十餘州同日並發，全忠使從子友寧率軍東討，是時帝還長安，故全忠并魏博軍屯齊州。王茂章方以兵二萬合師範弟師誨攻密州，破之，以張訓爲刺史，進攻沂州，敗其兵還青州。半舍而屯，友寧方攻博昌，未下，全忠督戰急，支寧驅民十萬，負木石築山臨城中，城陷，屠老少，投尸清水，遂圍登州。茂章欲陷友寧，不肯救，未幾城破，友寧負勝攻別屯，茂章度計軍怠，與師範合擊友寧於石樓，斬其首，傳於行密。全忠怒，悉軍二十萬倍道至，茂章閉營，伺軍懈，毀壁出關，還與諸將飲，訖復戰，全忠望見，嘆曰：「吾有將如是，天下不足平。」於是退屯臨淄，茂章畏全忠，乃敕軍而南，使李虔裕以五百人後拒茂章，解衣寐，虔裕諒曰：「追至，軍速去。」茂章曰：「吾共決死，虔裕固諍，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一軍覆茂章，全忠見虔裕欲釋之，瞋目大罵而死，張訓召諸將謀曰：「汴人至，師少，何以待之？」衆請焚城而亡，訓曰：「不然，即封府藏，下縣門，密引兵去，汴軍見府庫完，德之不追，全忠留楊師厚圍青州，敗師範兵於臨胸，執諸將，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尙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全忠歸其弟，假師範知節度留後事，師範獻錢二十萬緡以謝軍，汴將劉重霸執棣州刺史邵播，得其書入百紙，皆教師範戰守，全忠憚而殺之，葛從周圍兗州，劉鄩不肯下，從周以師範命招之，乃盡出將士，開門降，從周爲辦裝，使詣汴，鄩但素服乘驢而往，全忠賜冠帶，辭曰：「因請就繫，不許。」既見，慰之，飲以酒，固辭，全忠笑曰：「取兗州，量何大邪？」播署都押衙，在諸將上，諸將趨入，鄩一無讓，全忠奇之，歲餘，徙師範于汴，亦縶素請罪，全忠見以禮表爲河陽節度使，既受唐禪，

友寧妻訴讎人于朝，乃族師範于洛陽，先是有司坎第左，告之故，師範乃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不免，子懼坑之則昭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孟方立，邢州人，始爲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爲神將成，鄆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鄆，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洛磁爲鎮，治邢爲府，號昭義軍，鄆人請監軍使吳全歸，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歸，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爲帥，傳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徵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爲刺史，謂潞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爲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素傑重遷，有勳言，會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郭審琦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爲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還并潞州表，克修爲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洛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爲昭義，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界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修字崇遠，克用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權留後，進檢校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爲助，故克用舉邢洛磁無虛歲，地爲關塢，人不能稼，光啓二年，克修舉邢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爲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臻等，拔武安臨洛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爲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勾兵於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咬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兵于險，忠信前軍沒，既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纔十二，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洛，方立戰琉璃陂，大敗，禽其二將，被斧鑕，徇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性剛急，持下少恩，夜自行陣，兵皆偃，告勞，自顧不可復振，乃遁，引眦自殺，從弟遷，素得士心，衆推爲節度留後，請援於全忠，全忠

方攻時溥，不卽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弘信，不許。乃趨關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擊邢洛磁三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爲邢洛磁團練使，以遷爲邠州刺史。

贊曰：以亂救亂，跋扈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賊者能之。蓋救亂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王重榮，寧不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爲當世者，俄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賊朱玫，仆僞襄王，謂曰：定王室，實車之也。身死部將手，救亂而卒于亂，重榮兩得之，不殺朱全忠而爲全忠誅絕其嗣，宜矣。餘皆庸奴下材，無所嘗責云。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考證

王重榮傳死義如己○如舊書作知

唐書卷一百八十七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三

楊時朱孫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夥人少孤與羣兒戲常爲旗幟戰陣狀年二十亡入盜中刺史鄭繁捕得異其貌曰而且富貴何爲作賊縱之與里人田頔陶雅劉威等傳宗在蜀刺史遣通章行在日走三百里如約而還秦宗權寇廬壽間刺史募殺賊差首級爲賞行密以功補隊長都將忌之俾出戍將行都將問所乏對曰我須公頭即斬之自爲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走淮南節度使高駢因表爲廬州刺史乃以田頔爲八營都將陶雅爲左衛山將討定鄉盜駢將呂用之恐行密不可制遣俞公楚以兵五千屯合夥各討黃巢而陰圖之行密擊殺公楚秦宗權遣弟度淮取舒城行密破走之時張勳據壽州許勳據滁州與行密罕戰又舒人陳儒攻刺史高謨襲來告難行密未能定賊吳迴李本逐據其城行密厲之取舒州爲勳所奪光啓二年張勳遣將魏虔攻廬州大將李神福田頔破之堵城畢師鐸率彥攻高駢呂用之以駢命署行密行軍司馬督其兵進援客袁襲說行密曰高公老昏妖人用權彥乃以逆除暴熾其亂公亟應必得其地行密乃檄部州夏兵而東次天長而揚州陷行密薄城而屯用之以兵屬之彥以騎兵背城戰行密臥帳中令曰賊近報我俄而陷一屯別將李宗禮入曰兵相迫戰且不利請堅壁徐引歸可也李潛怒曰以順去逆何衆寡爲今尙何歸願以所部前死行密喜益甲出戰倂殺如藉彥軍不出會駢死襲勳行密舉軍竊素大臨三日進攻城未能下用之將張審峻跪伏西墻殺蘭者啓外兵彥軍疲守邊皆潰去行密入據揚州未閱月孫儒奄至兵銳甚襲見行密曰公之入以少擊衆室家未完若外被重圍情見勢殆不如避之行密執海陵鎮遏使高霸殺之并其衆聲所收財歸于廬於是朱全忠自爲淮南節度使遣將張廷範致命而授行密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璿知留後行密大怒廷範璿不敢入全忠更請以行密知觀察留後當此時孫儒強赫然有吞吳越意行密欲通保

海陵襲勳還廬州治兵爲後計行密乃還既又謀趨洪州襲不可曰鍾傳新興兵附食多未易圖也孫端據和州趙璠屯上元結此二人以圖宣州我緯緯有餘力矣行密從之端暉次采石行密自穆潭濟端等戰不勝襲勳行密速趨易山堅壁以須宣人求戰示以弱待其怠一舉可禽宣將蘇瑋兵二萬對屯行密不戰分奇兵伐木開道四出瑋驚北遂圍宣州刺史趙鍾禮盡親將多出降初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黑縑黑甲號黑雲都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士爲黃頭軍以李神福爲左右黃頭都尉兵銳甚曲溪將劉金策鍾必通給曰將軍若出願自吾壘而借鍾喜多遺之金許妻以女明日謀城上曰劉郎不爲爾壘鍾宵遁獲之鍾全忠故人也發使求之襲曰斬首送之無後慮乃歸鍾首于汴昭宗詔行密檢校司徒宣歙池觀察使時韓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行密表徙湖州以兵護送而李師悅在湖州與杭州刺史錢鏐戰不解蘇湖常潤亂其行密雖得宣州而蔡儒爲孫儒所破以廬州降儒進攻行密行密復入揚州北結時博扞儒全忠遣龐師古將兵十萬自賴度淮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還宣州遣安仁義襲成及取潤州自將三萬屯丹陽仁義又取常州殺錢鏐將杜稜儒亦使劉建鋒奪潤州帝以杭州爲防禦使授鏐以宣州號寧國軍授行密節度使大順二年儒屯溧水循山構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廣德計曰兵倍不戰當避其銳驕之乃退舍儒衆以爲怯守者懈神福夜襲走之儒將康旺取和州安景思取滁州神福擊降旺逐景思攻腰山屯破之禽儒將李弘章俄而田頔劉威爲儒所敗行密欲守銅官神福曰儒掃境以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無敵矣又出輕騎絕賊糧道使前不得戰退無仰備不亡何待於是行密以神福爲宣池都游奕使儒始乏食常熟名賊陳可兒聞儒行密之圖竊入常州自稱制置使行密遣陶雅守潤州張訓入揚州因執楚州刺史以輕兵襲常州斬可兒孫儒圍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晝濠作魯陽五堰挖輕舸饋糧故行密軍不困卒破儒即表田頔守宣城長驅入揚州戰凡七年定八州生人將盡行密勞憊休息其下遂安議出疆若界民輸帛幕府高勗曰瘡破之餘不可以加敎且帑貲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鄰所無不積日財有餘矣行密納之始選



吏經勸所部蔡儔以廬州叛附宋全忠納孫儒將張顒而倪章據舒州與儔連和行密遣李神福攻儔破其將儔堅壁不出顒超堞降行密以練衣積軍積請殺之行密愛其勇更置子親軍未幾儔自殺行密先家皆爲儔發掘吏請夷發儔世墓不許表劉威爲刺史遣田頔攻歙州於是刺史裴樞有美政民愛之爲拒戰頔兵數却樞朝廷所命者食盡欲降遣行密書請還京師行密以魯邵代樞州人不肯下請陶雅代雅於諸將最寬厚以禮歸樞于朝是歲李神福拔舒州倪章亡以神福爲舒州刺史乾寧二年行密襲濠州李簡重甲絕水趨而入執刺史張璠以劉金守之進取壽州行密劉知俊儲穀石碣將南襲張訓屯澠水遣兵浮海掩其廬知俊戰不勝因攻澠水大敗身僅免詔拜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郡王董昌爲錢鏐所攻來告窮行密遣臺濠攻蘇州安仁義田頔攻杭州身督戰別將張崇爲鏐執行密欲嫁其妻答曰崇不負公願少待俄而還自是行密終身倚愛明年五月破蘇州執鏐將成及以朱黨守之朱延壽拔斯光二州行密以霍丘當南北走集以呂蒙朱景爲鎮將景驍毅絕人諸盜莫敢犯行密將寇彥卿以騎三千襲之致全忠厚意景不許苦戰彥卿敗而去田頔魏約張宣共圖嘉興鏐大將顧全武救之執宣約逐頔於驛亭埭未幾泰寧節度使朱瑾率部將侯瓌來歸太原將李承嗣史儼史建章亦來奔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爲將於是兵銳甚彊天下帝惡武昌節度使杜洪與全忠合手詔授行密江南諸道行營都統討洪行密將朱友恭率金軍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金敗留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險不得前友恭壘崖開道以彊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全忠率萬從周萬騎攻光州柴再用遣小校王稔以輕騎規賊汴兵圍之候者請救再用曰稔必殺賊第無往稔解鞍自如暮依櫓步戰殺傷多汴兵乃解時亡馬法峻稔追汴軍得馬乃還從周涉淮圍壽州而龐師古率金以衆七萬壁清口朱延壽率從周軍敗之行密欲汴圍解乃擊師古李承嗣曰公能潛師趨清口破其衆則從周不擊而潰行密出車西門繇北門去以銳士萬二千

乾雪馳迫清口不進彊淮上流權師古軍張訓自澠水來行密使將羸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棋軍中不顧朱瑾侯瓌以百騎持旌幟直入師古壘舞槊而馳訓亦登岸超其柵汴軍大驚即斬師古士死十八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渾水方涉爲瑾所乘溺死萬餘瑾徙屯安豐汴將牛全節苦戰後軍乃得度會大雪士多凍死賴州刺史王敬亮燒薪屬道汴軍免者數千人未幾復圍壽州七日走馬珣收散卒三百自黃州間道趨分寧絕山谷襲撫州鏐將危全諷列四壁皆萬人珣謂諸將曰爲諸君擊中壁食其穀以歸乃夜擊之全諷走明日珣高會廣旗幟伐鼓循山而下連營潰既還行密罵曰豎子不遂據其城邪光化元年泰襲取鏐崑山鎮顧全武圍之行密諸將數敗全武遂圍蘇州臺濠固守鏐自以舟師至濠食盡行密遣李簡將勦迎之敗全武兵濠得還後軍潰裴援絕全武勸其降決水灌城城壞裴乃降鏐喜具千人食以待既至士不及百鏐曰軍寡何拒之久裴曰糧盡歸死非僕素也初成及之執行密聞其室唯圖書藥劑將辟爲行軍司馬固辭引刀欲自刺行密乃止厚禮而歸之鏐亦遣魏約等還全忠攻蔡州奉國節度使崔洪來叩師明年遣朱瑾率兵萬人攻徐州屯呂梁洪遂來奔會兩霖瑾引還行密攻徐州汴將李禮壁宿州以援全忠自將次輝州行密戰不勝乃解青州將陳漢賓擁兵送款行密王綰張訓周本率兵迎之漢賓中悔綰訓入見漢賓給麾下裴我不過日中若不至可攻城漢賓釋甲聽命光州叛行密自攻之汴將朱友裕來救撤圍還全忠諭馬殷成汴雷滿合兵攻行密汴滿猶豫納惡殷事全忠掠其境滿來結好行密壁黃陂間杜洪實燭于酒于井棄城去行密知不入全忠又遣使者督殷汴滿連兵解圍行密還詔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天復元年傳言盜殺錢鏐李神福急攻臨安顧全武列入壁相望神福伏軍青山僞若引去謀奔告全武悉衆躡之神福返顧與伏夾攻斬首五千級執全武明日遂圍臨安鏐將秦昶以步兵三千降神福乃令軍中護鏐先墓禁樵采鏐遣使者厚謝神福以鏐不死臨安未可下納綰而還明年大將劉存率兵二萬戰龍七百伐湖南殷伏軍長磯洲以樓櫓據上流乘風颺沙彊弩射之存軍潰行密歸顧全武於鏐

寧亦釋奏裴以報帝在鳳翔以左金吾大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授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封吳王承制封拜且告難時已削奪全忠封爵詔西川河東忠義幽州保大橫海義武大同八道攻之詔朱瑾爲平盧節度使絳州取青齊馮弘鐸爲感化節度使出健水攻徐宿使朱延壽圍蔡州田頌捍錢鏐行密討杜洪馬殷以分全忠勢行密乃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劉存嗣之遣冷業攻馬殷杜洪戰屢敗舉城請救於全忠全忠使韓勣率步兵萬人屯潯口荆南節度使成納亦悉衆救洪神福逆戰敗之納溺死勣引衆走冷業屯平江爲三壁殷將許德勳以銳卒號定南刀夜襲業擊三壁皆破禽業掠上高唐年而去是時杜洪困甚且禽會田頌安仁義絕行密行密召神福存還計事洪復振頌之敗更以臺濠爲宣州觀察使復遣神福存攻鄂州順義軍使汪武與頌連和歙州刺史陶雅攻鍾傳兵過武所迎謁縛武於軍無錫當浙衡行密使張可諒守之錫勁兵三千夜襲城可諒以百騎擊走之吏皆賀答曰未也方勞諸軍一戰乃蔽火斂旗以須覘者以告鍾兵復至可諒大破之臺濠卒行密以子渥爲宣州觀察使天祐二年王彥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義以王茂章爲潤州團練使彥章等率舟師伐殷攻岳州許德勳詹佶以舟千二百柁入蛤子湖瑋山之南爲木龍鎖舟夜徙三百舸斷楊林岸彥章入荆江將趨江陵佶驕之德勳以梅花海鷗迅舸進斷木龍舟蔽江車弩亂發執彥章溺死萬人殷釋彥章還德勳謂曰爲我謝吳王僕等數人在湖湘不可冀也行密寬易善遇下能得士死力每宴使人負劍侍陳人張洪因以劍擊行密不中近將李友禽斬之佶曰侍劍如故行密蚤出有盜斷馬鞅不之問以故人人懷恩始乘孫儒亂府庫殫空能約己省費不三年而軍富雄嘗過楚州臺儼感供帳待之行密一夕去遺衣臥內皆經補浣儼還之行密曰吾與細微不敢忘本君笑我邪儼大慚登城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樓櫓然渠肯爲我忘身乎茂章遽毀損方帝困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爲行密可亢全忠者然兵至宿州給言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還行密恥憤被病全忠亦知天子倚行密爲重乃弑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因是病篤召將吏

付家事問嗣於其佐周隱對曰宣州司徒易而信讒唯淫醜是好不可以嗣不如擇賢者時劉威以宿將有威名隱意屬威行密不答因以王茂章代渥使亟還行密召所親嚴求曰我使周隱召吾兒而不至奈何求往見隱召檄仍在几始渥守宣州押牙徐溫王令謀約渥曰王且疾而君出外此殆姦人計他日有召非我二人勿應也及是二人以符召渥渥至行密承制授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留後行密諡渥曰左衛都將張顥王茂章李遇皆怙亂不得爲兒除之卒年五十四遺令穀葛爲衣桐瓦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

在諸將諡曰武忠張顥歸都統印於宣諭使李儼行節度事諸將畏顥無敢對渥流涕騎軍都尉李濤曰都統印先帝所以賜王父子安得授人諸將唯唯願投袂去乃共請於儼承制授渥兼侍中淮南節度副大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封弘農郡王渥好騎射初與許玄膺爲刎頸交及嗣位事皆決之諸將莫敢忤渥求王茂章親兵不得及去宣輦帷帶以行茂章嬖罵不與踰年遣兵五千襲之茂章奔杭州秦裴執鍾匡時渥授以江西制置使朱思勳范師從陳錡以兵戍洪州渥爲張顥所制二人者渥腹心也顥脅以爲有異謀遣陳祐疾馳懷短兵微服入秦裴帳中裴大驚命飲召三將入皆色動酒行祐數其罪皆斬之渥召周隱曰君嘗以孤爲不可嗣何也隱不對遂殺之

贊曰行密與賤微及得志仁恕善御衆治身節儉無大過失可謂賢矣然所據淮楚士氣剽而不剛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與王室熟視朱溫劫天子而東謀窮意沮憤死牖下可爲長太息矣時溥徐州彭城人爲州牙將黃巢亂京師節度使支詳遣溥與陳瑋率兵五千西討次河陰軍亂剽居人溥招戰其衆引還屯境上疑不敢歸詳以牛酒犒士約悉贖其罪軍乃入共推溥爲留後逐詳客館溥厚具貲裝遣瑋護還京師夜駐七里亭瑋擅殺詳屠其家溥怒署瑋宿州刺史俄殺之別遣將引銳兵三千入關傳宗因以武寧節度命之巢敗東走圍陳州營潞水秦宗權方據淮西相聯結溥地介於賊乃悉師討之軍鋒甚威連戰輒克授東面兵馬都統遂合許克鄆兵逐尙讓於太康斬首數萬級讓以所部萬人降溥遣將李師悅等追尾

巢至蕪蕪大破之諸將爭得巢首而林言斬之持歸溥以獻天子故破賊溥功第一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阻兵拜溥蔡州行營兵馬都統賊平與朱全忠爭功嫌其日構孫儒方與楊行密爭揚州詔全忠爲淮南節度使平其亂溥自以先起功名顯朝廷位都統顧不得而全忠得之頗悵恨全忠使司馬李璠郭言等東兵道宿州遣溥書請假道溥辭不可問其隨以兵襲之言戰甚力解而還全忠怨自是連歲略徐泗師不弛甲全忠自將及其郊未得志引去溥窮乞師於李克用克用爲攻陽山朱友裕救之各亡其大將友裕進攻宿州不能拔時大順元年也明年丁會築堤閼汴水灌宿郭三月拔之使劉瓚守而溥將劉俊引兵二千降全忠軍益不振民失田作又大水荐飢死喪十七以上乃請和於全忠全忠約徙地而罷兵昭宗以宰相劉崇望代之授溥太子太師溥慮去徐且見殺惶惑不受命論軍中固留有詔聽可泗州刺史張諫聞溥已代即上書請練全忠納質子焉溥既復留諫大懼全忠爲表徙鄭州刺史諫畏兩怨集已乃奔楊行密行密以諫爲楚州刺史拜其民徙之以兵屯泗朱友裕率軍攻溥壘城不出有語全忠曰軍行非吉日故師無功全忠遣參謀徐璠至軍責諭友裕答曰溥困且破乃徇妖辭士心墮矣焚其書督鐔饋急攻之溥將徐汶出降溥求救於朱瑾全忠自以兵屯曹將去留精騎數千授璠存曰事急可倍道趨之瑾兵二萬與溥合攻友裕存引兵疾戰瑾溥還壁明日復戰璠存敗死之進逼友裕友裕堅營不出瑾食盡還兗州全忠使龐師古代友裕溥分兵固守石佛山師古攻拔之自是完壘不戰王重師牛存節等梯其堞以入溥徙金玉與妻子登燕子樓自焚死實景福二年全忠遂有其地私置守焉

朱宣宋州下邑人父以豪猾聞里中坐竄鹽抵死宣亡命去青州爲王敬武牙軍黃巢之亂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而宣爲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寡襲殺之據其地遂稱留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留總帳下兵中和初魏博韓簡東魏曹鄴引兵墮河存實迎戰死于陣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兵去僖宗嘉其守

拜宣天平節度使累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有衆三萬弟瑾勇冠三軍陰有爭天下心瑾嗜殘殺光啓中求婚於兗州節度使齊克讓託親迎載兵竊發遂克讓據府自稱留後天子即授以帥節兄弟雄張山東時秦宗權悉兵攻朱全忠使秦賢列三十六壁自將督戰全忠大恐求救于宣宣與瑾身率師往擊宗權宗權敗走全忠厚德宣兄事之情好篤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皆勁兵地欲造怨乃圖之即聲言宣納汴亡命移書詆讓宣以新有恩於全忠故答傲恚望全忠由是顯結其隙使朱珍先攻瑾取曹州壁乘氏宣救曹不克奔還范珍圍濮州宣使弟罕救濮全忠自將擊罕斬之拔濮州朱裕奔歸鄆使珍薄鄆挑戰宣不出裕爲書給降導珍入信之夜以兵數千傳城裕開門軍入縣門發死者數千縱磊石擊未入者殺裨將百餘人復取曹以郭詞爲刺史大將郭銖斬詞奔全忠瑾謀悉兵襲汴全忠乃自攻瑾瑾以兵掠單父與全忠將丁會轉戰不勝去景福初復伐宣令從子友裕先驅自繼之次衛南宣以輕兵夜掩友裕軍走之據其營全忠未知運糧以入乃覺走瓠河與友裕相失距濮十五里舍明日友裕乃至宣留濮州全忠令友裕馳壯騎謀鄆虛實身將而北會宣引還縱兵戰全忠南走絕壘去幾不脫大將多死乃謀持久微極取宣歲一再暴其鄆奪之食俘其工織勵有存者宣令賀瓌守濮州爲友裕所攻委城走友裕進擊徐州時溥求援於宣戰不勝而還溥遂亡全忠即遣龐師古攻齊州宣瑾皆戍以兵久不下乾寧元年全忠身往薄清河結壘宣瑾三分其兵出擊之全忠迎戰東阿南風急汴軍居下甚懼俄而風返全忠得縱火焚其旁燔蕪漲天宣等大北是夏全忠壁曹州南宣薄戰禽其將三人全忠還明年使朱友恭擊兗州瑾堅壁乃壘而守宣饒瑾友恭奪其糧全忠自軍單父會宣求救於李克用友恭退壁曹南數月全忠自伐宣刈其麥敗克用將李承嗣等乃還宣追之大鈔曹州其秋全忠復攻鄆壁梁山宣克用挑戰全忠設伏破之斬首數千級引而南克用驕全忠後至柏和大寨全忠軍多死不閱月復圍兗州因略地襲丘賀瓌以奇兵擊全忠輜重不及戰鉅野東瓌大敗見禽師無子餘軍遁大陂風暴起全忠曰豈殺人有遺邪乃搜軍中復斬數千人風亦止執瓌示城下瑾之兄



璣守齊州。見勢屈。以州歸全忠。結同姓。全忠許之。輕騎至軍。全忠勞苦加禮。因使招璣。璣領精騎。易池笑語如平生歡。乃使將胡規。偽送款。欲得璣。騎上符節。全忠不之虞。璣伏壯士橋下。璣單騎至。方交語。士突起。拔璣以入。斬其首。棄城下。汴軍大震。全忠患數日乃去。三年。克用使其將李瑋以兵屯華。援宣。爲羅弘信所破。全忠大喜。度宣可困。遣龐師古伐宣。宣逆戰。敗于馬頰河。師古迫其西門。兵不出。全忠之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宣才將皆盡。益內沮。度不能與全忠。確則固守。增堞深溝。爲不可逼。明年。葛從周密遣舟千。整師人。踰而升。宣出奔。爲民所縛。追至。執以獻全忠。斬之。而納其妻。使師古攻兗州。二月。食盡。璣自出督芻粟。轉掠豐沛間。而子用貞及大將康懷英等舉城降。璣引麾下走沂州。刺史尹懷賓不納。乃趨海州。刺史朱用芝以其衆與璣奔。楊行密。行密迎之高郵。解玉帶以賜。表領徐州節度使。昇以兵。師古從周以兵七萬討行密。璣敗之。清口。擊殺師古。而從周還師至渾水。方涉。璣追及。殺傷溺死幾盡。璣事行密尤盡力。

孫儒。河南河南人。以趨下橫里中。隸忠武軍。爲裨校。與劉建鋒善。黃巢亂。以兵屬秦宗權。爲都將。光啓初。宗權遣儒攻東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宮闕。屠居人。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與儒戰洛水。爽敗。儒亦東圍鄭州。朱全忠屯中牟。救之。不敢前。儒衆夜登城。刺史李璠走。儒進拔河橋。遂取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出奔。全忠壁河陰。儒掠汴鄆。全忠兵卻屯汴城東南。列僞旗鼓疑之。儒乃還。會全忠與宗權戰。宗權敗走。儒聞殺孟人。汴尸於河。焚井邑。乃去。宗權又遣儒鈔淮南。乘高駢之亂。儒留濠州。會楊行密得揚州。宗權使弟宗衡爭淮南。以儒爲副。建鋒爲前鋒。儒常曰。丈夫不能苦戰萬里。實罰絲已。奈何居人下。生不能富貴。死得廟食乎。未幾。汴兵攻蔡。宗權召之。儒稱疾不往。宗衡督之。即大會帳下。酒酣。斬宗衡。并其衆。與建鋒許德勳等盟。有騎七千。因略定傍州。不淹旬。兵數萬。號土團。白條軍。文德元年。破揚州。自爲淮南節度使。與時溥連和。初。全忠嘗以書招儒。故又納款於汴。且送宗衡。秦彥。畢師鐸首。全忠藉以聞。昭宗授儒檢校司空。全忠署爲招討副使。龍紀初。悉兵攻宣州。行密取淮南。儒還。行密走。始得潤。

常蘇三州。兵益彊。使建鋒守潤常。全忠約行密圖之。儒謀定江南。乃北爭天下。畏全忠。擣虛。乃遣人卑辭厚賄。全忠薦於朝。詔授淮南節度使。大順元年。行密取潤州。以安仁義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儒怒。三分其軍度江。建鋒復拔常潤。仁義走。全忠遣將龐從等軍十萬奄至高郵。儒悉師禦之。故仁義聞取潤州。劉威。田頌等敗建鋒於武進。取常州。杭州錢鏐將沈粲自蘇州奔儒。行密諸將。在潤常者。皆爲建鋒所逐。仁義棄潤州走。明年。儒引兵自京口轉戰。召建鋒皆行。行密諸將屯險者。聞儒至。皆走。儒威等合兵三萬。邀儒黃池。儒遣馬殷擊走之。儒營廣德。乘勝至東溪。淮人大恐。行密遣臺濠屯西溪。自引軍逆戰。儒軍圍之。數重。黑雲將李簡以騎馳之。行密乃免。儒遂圍宣州。行密乞師於錢鏐。會潞潦暴湧。廣德黃池諸壁皆沒。儒分兵取和滁二州。其秋。儒焚揚州。引而西。傳檄遠近。號五十萬。旌旗相屬數百里。所過燒廬舍。殺老弱。以給軍。行密懼。將遁去。載規曰。儒軍數敗。今掃地而至。決死於我。若吾遣降者。間至揚州。撫尉衣食。使儒軍聞其家尙完。人人思歸。不戰可禽也。行密乃遣親將入揚州。取儒營糧數十萬斛。以粟飢民。儒屯廣德。陶雅以騎軍破儒前鋒。屯嚴公臺。十二月。顧威與儒決戰。皆大敗。儒連屯稍西。行密使陶雅屯潤州。扼其歸路。景福元年。儒復圍宣州。屯陵陽。行密戰不利。謀出奔。時劉威方繫獄。且死。行密窮。更召問計。對曰。儒糧倉墮。以以來。糧盡。將爲我禽。若勁兵背城坐制其困。李神福亦請據險邀儒糧。行密乃分兵攻廣德。壁而絕饋道。軍適大疫。儒病。遣建鋒殷鈔諸縣。行密知城下兵寡。乃晨出。率仁義。顧背城決戰。破五十壁。會暴澍。且冥。儒軍大敗。儒病甚。股弁不能與。顧執儒獻行密。諸將皆降。儒就刑于市。見劉威曰。中君之謀。儒嘗引鑑搔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至是傳首闕下。建鋒殷哭之。相語曰。公常有志廟食。吾等有土。當廟以報德。及殷據湖南。表儒贈司徒。樂安郡王。立廟以祀。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考證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考證

楊行密傳左衛○闕本作左衛

二人者遲腹心也○臣西按上文云朱思勳范師從陳鏞以兵戍洪州下文云

三將入皆色動則此二人當作三人篇是然緒本俱作二未詳

孫儒傳仁義走○臣西按上文行密取潤州以安仁義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

則儒復拔常潤二州守將當皆走今但云仁義走而不及李友疑有脫文

仁義賴棄潤州走○臣西按上文仁義間取潤州劉威田頔等取常州此處不

應云仁義賴棄潤州走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考證

蘇子卿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高趙田朱

高仁厚，亡其系出，初事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爲營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鋌，咸以兵萬五千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爲鴟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鴟兒鬪。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先是京師有不肖子，皆著疊帶，持挺剽閭里，號閑子。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餘，寶祐治京兆，至殺數十百人，稍稍憚戢，巢入京師，人多避難，寶雞閑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狀，下約入邑閭縱擊，軍入，閑子聚觀，喧侮，於是殺數千人，坊門反閉，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閭里乃安。會邛州賊阡能衆數萬，略諸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韓求反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還，使督兵四討，屯永安，阡能遣謀者入軍中，吏執以獻，謀自言父母妻子囚於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爲我報賊，明日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農矣，縱謀去，命諸將毀柵，鼓而前，賊渠羅渾擊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衆，皆真降，渾擊詐窮而逸，吏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降衆署背得免，則告諸壁大軍至，賊帥句胡僧大驚，斬之，莫能禁，衆執胡僧以降，韓求知大賊已禽，徇諸壁曰：敢出者斬，衆罵之，求赴水死，衆鉤出，斬以徇，餘柵皆下，仁厚按轡裴回，視賊壘，吏請焚之，仁厚命取財糧，乃縱火，尸賊成都，仁厚還，天子御樓勞軍，授仁厚檢校尚書左僕射，眉州刺史，敬瑄與仁厚謀曰：秀昇未禽，貢輸梗塞，百官乏奉，民不鹽食，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聞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瀕江伐木，頽水礙舟道，負岸而陣，使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直薄營，火而謀之，秀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驚沒營舟，皆沈，衆懼，多潰，秀昇斬潰兵，欲脅止之，衆怒，執秀昇以降，仁厚問狀對曰：天子蒙塵，反者何獨我，仁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初隸神策軍，累遷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聞敬瑄以仁厚代己，有望言，敬瑄諷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師立益怒，移檄言敬瑄十罪，殺監軍田綸，屯涪城，遣兵攻綿州，不克，又檄劍州刺史姚卓文共攻成都，假卓文爲指揮應接使，卓文不應，帝乃下詔削官爵，敬瑄即表仁厚爲東川節度留後，楊茂言爲行軍副使，楊棠爲諸軍都虞候，率兵二萬討之，師立遣大將張士安、鄭君雄守鹿頭關，仁厚次漢州，前軍戰德陽，師立嬰城，閱四旬，夜出兵擾北柵，仁厚設兩翼而伏，披柵門列炬，賊不敢進，伏發，擊走之，楊茂言謂仁厚且敗，引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徇，於是士安不敢出，師立自督士，十戰皆北，仁厚約城中斬首惡者賞，君雄諱于軍曰：天子所討，反者耳，吾等何與，乃與士安譁而進，以仁厚書示師立曰：請以死謝衆，自沈于池死，君雄悉誅其家，獻首天子，仁厚入府，縱繫囚，賑貧絕，詔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光啓二年，遂據梓州，絕敬瑄，君雄時爲遂州刺史，亦陷漢州，攻成都，敬瑄使部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又發維茂州羌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皆追贈司徒。

趙擊，陳州宛丘人，世爲忠武軍牙將，擊資警健，兒弄時好爲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羣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喜書，學擊劍，善射，會昌中，從伐潞州，收天井關，又從征蠻，忠武軍功多，遷大校，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擊爲刺史，表于朝，授之，既視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疏塹，實倉庫，峙糗薪，爲守計，民有貨者，悉內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擊擊禽之，傳宗嘉其功，遷累檢校司空，巢聞楷死，驚且怒，悉軍據潁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據長塢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擊令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爲賊乎，吾家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異議者斬，衆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益怒，將必屠之，乃起八仙營於州左，僭象宮闕，列百官曹署，儲糧爲持久計，宗權輸饋仗軍須，賊益張，擊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故人心固，乃間道乞師於朱全忠，未幾，汴軍至，壁西北，陳人思奮擊，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中和五年，擢彰義軍節度使，巢雖敗

宗權始熾略地數千里屠二十餘州唯陳顥舉獨完以功檢校司徒加泰寧浙西兩節度皆在陳拜領之龍紀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仍治陳州流亡踵還與弟昶至友愛後將老悉以軍事付之乃卒贈太尉昶悉忠力以孤城抗賊果卒敗亡然附全忠亦賴其力復振故季輪調發助全忠常先宅鎮云

昶字大東神采軒異而內沈厚有法度破孟楷功多其之圖昶夜撤師疲而獲如有神相之者翌曙決戰士爭奮死賊禽數人斬級千餘舉泰寧以昶爲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當時方鎮言忠壯吏治舉言舉昶之老乃授留後遷忠武節度使亦留陳進檢校司徒勸農桑於人有恩惠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寧二年卒年五十三贈太尉

舉子珣字有節雄毅喜書善騎射舉之難激勵麾下約皆死以先冢還賊畏見殘齡卽夜縋死士取柩以入庫有巨弩機牙壞不能張珣以意調治激矢至五百步人馬皆洞賊畏不敢逼以勞檢校尚書右僕射遙領處州刺史昶帥忠武珣遷行軍司馬昶之喪知忠武留後政簡濟上下安之全忠表爲忠武軍節度使陳土惡善圯珣疊表擢遂無患三加檢校太保光化三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鄧艾故蹟決瞿王渠溉稻以利農一家三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天復初韓建帥忠武以珣知同州節度留後昭宗還長安詔入朝賜號迎鑾功臣以檢校太傅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從東遷歲餘以疾免卒年五十五贈侍中陳人爲罷市

田頴字德臣廬州合肥人略通書傳沈果有大志與楊行密同里約爲兄弟應州募屯邊還主將行密據廬州頴謀爲多攻趙錕於宣州錕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頴乘輕船追之錕驚遂見禽行密表頴爲馬步軍都虞候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使在頴右兩人名冠軍中共攻常州殺刺史杜稜錢鏐方屯潤州一夕潰會孫儒南略頴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廣德頴破其屯與戰頴走行密怒奪其兵或諫行密曰彊敵傳壘不用顧非計也行密復將頴備貽書仁義通好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

使卒用此二人功禽儒乃表仁義爲潤州刺史頴寧國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義至檢校太保頴已平馮弘鐸至揚州謝行密左右求賞不已獄吏亦有請頴怒曰吏覲吾入獄邪又求池歛爲屬州行密不許頴始怒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錢鏐部將徐綰叛鏐入杭州逐綰綰屯靈隱山迎頴頴遣客何曉見鏐曰王宜東保會稽無爲虐屠士衆也鏐曰軍中小叛常然公爲人長何助逆耶頴攻北門鏐登城與語射中麾下頴築壘絕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幣十萬募能奪地者陳璋以死士三百免胄馳擊奪其地鏐授璋衢州刺史頴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絕西陵爲鏐將所却圍益急先是行密欲女鏐子鏐急乃遣元璋迎女且告行密曰頴得志爲患必大請以子爲質頴召還頴行密使人謂頴曰不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頴不從鏐輸錢二百萬緡縞軍頴又請鏐子元璋出質乃與綰引兵還然內怨行密與鏐因移書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瀆漫終爲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揚爲大刀布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頴請悉儲峙單車以從行密答曰賁賦絲汴而達適足資敵爾於是頴絕行密大募兵李神福自行密頴必叛宜先圖之行密曰頴有大功而反狀未明殺之諸將不爲用頴遣其佐杜荀鶴至汴通好全忠喜屯宿州須變行密以康儒在頴所故授廬州刺史以聞之頴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無地矣頴與安仁義連和攻昇州劫刺史李神福妻息厚養之神福方與劉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謂諸將曰頴反此心腹疾宜速攻之頴遣李肅貽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地以王答曰吾以一卒從吳王任上將終不以妻子易意乃斬肅破頴兵於易山始頴將王壇等以舟師躡神福後至吉陽磯不戰會日暮壇掩神福軍半濟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因縱火士多死明日壇復戰敗於皖口頴乃自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乃瀕水堅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頴走道仁義焚東塘戰數夜攻常州不克轉戰至夾岡立二幟解甲而息追兵莫敢嚮頴陳舟蕪湖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梁米志誠皆爲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梁之一瑾梁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爲然又其治軍

嚴善得士心。戰卒數百。濠梁不毀。開門闕。先告所當中。然後射之。茂章等不敢與。行密遣使謂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爲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欲降。其子固諫乃止。行密召其將臺濠。泣語曰。人嘗告願必反。我不忍負人。願果負我。吾思爲將者。非公莫可。濠頓首謝。率騎度江。爲陣以行。士笑其怯。濠曰。願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王壇等戰。廣德濠以行密書遺壇。諸將皆再拜。氣奪。濠麾兵擊之。壇走。神福旣以不戰困。願給言母病。還至蕪湖。聞壇敗。留精兵二萬。屬郭行琮。身走城濠之行。爲狹營小舍。覘者以爲才容二千人。願輕之。不復召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濠遁。兵爭逐北。遇伏。願大敗。召蕪湖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歸行密。願恚。自料死士數百。號爪牙都。身薄戰。濠退軍示弱。士超墮。濠殊死戰。軍潰。願奔城。橋陷。爲亂兵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闕。示願首。乃潰。願始以元璣歸。戰不勝。輒欲殺之。願母護免。及鏐與行密合。願曰。今日不勝。必殺元璣。已而願死。傳首至淮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亦葬康儒。還元璣於杭。願善爲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遇士。若楊夔。康駟。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文圭有美名。全忠鏐交辟不應。願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故文圭爲盡力。夔知願不足。亢行密。著溺賦以戒。願不用。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安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縛。父子斬揚州市。濠字頂雲。亦合淝人。願破行密。表爲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初卒。

朱延壽者。廬州舒城人。事行密。破秦彥。畢師鐸。趙鐸。孫儒。功居多。行密欲以寬恕結人心。而延壽敢殺。時揚州多盜。捕得者。行密輒賜所盜遺之。戒曰。勿使延壽知。已而陰許延壽殺之。初。壽州刺史高彥溫舉州入朱全忠。行密襲之。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延壽鼓之。拔其城。即表爲淮南節度副使。全忠猶屯壽春。延壽以新軍出。每旗五伍爲列。遣李厚以十旗擊西偏。不勝。將斬之。厚請益五旗。殊死戰。全忠引去。於是取黃蘗光三州。以功遷壽州團練使。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圍蔡。以披全忠勢。擢奉國軍節度使。全忠兵每至。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逼也。延壽用軍常以寡鬪衆。敗還者。盡斬之。田頔之附全忠。延壽陰約曰。公有所

爲我願執鞭。願喜。二人謀絕行密。行密憂甚。給病目。行觸柱僵。妻延壽姊也。掖之行密泣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代我。無憂矣。遣辯士召之。延壽疑不肯赴。姊遣婢報故。延壽疾走揚州。拜未訖。士禽殺之而廢其妻。

贊曰。全忠唐之盜也。行密志梟其元而後已。田頔使出軍賦而助之。此其謀實難而絕之。非忠於唐也。棄所附而覲尊大。亦已妄矣。孔子稱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如仁厚田朱。材不足爲吳蜀之老。可與事天子哉。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



唐

書卷一百八十九考證

一四五四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考證

田甄傳侯王守方以奉天子晉百川不朝于海雖在奔檀漫終爲疆土○天子  
下疑有闕文

唐書卷一百八十九考證



唐書卷一百九十

宋 端 明 殷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五

三劉成杜鍾張王

劉建鋒字銳端蔡州朗山人爲忠武軍部將與孫儒馬殷同事秦宗權儒之敗建鋒收散卒轉寇江西有衆七千推建鋒爲主殷爲前鋒張佖爲謀主略洪虔數州衆遂十餘萬乾寧元年取潭州殺武安節度使鄧處訥自稱節度留後奉表京師詔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武安軍節度使建鋒已得志即嗜酒不事事新惠小史陳贍爲建鋒御者妻美且黠乃私之贍怒袖鐵搥擊建鋒死斷其喉衆推張佖爲帥佖固辭馬殷僞信左韓下令曰吾非而主時馬殷攻邵州未克於是遣人迎殷僞贈于市殷至佖坐受其謁既而率將吏推殷爲留後詔即除檢校太傅潭州刺史殷以成汭楊行密劉隱皆養士以圖王霸謂其屬高郁曰吾欲重幣以奉四鄰而固吾境計安出郁曰荆南閭閻焉能惠我淮南我讎也固不吾援公若置邸京師歸天子職貢王人來錫命四方畏服然後按兵討不廷霸業成矣殷悟厚結宣武朱全忠以請于朝乃拜湖南節度兵馬留後郁又教殷鑄鉛鐵錢十當銅錢一民得自摘山收茗募高戶置邸閭居若號就入牀主人歲入算數十萬用度遂饒於是收邵衡永道郴連六州進攻桂州執留後劉士政諸城望風奔潰盡得昭賀梧象柳宜蒙等州又攻容管執寧遠節度使龐巨羆虜其衆及貲昭宗在鳳翔難方亟遣中人問道賜朱書密詔使殷與楊行密攻汴州殷兵訖不出

殷弟寶沈勇知書史從孫儒爲盜晚事楊行密爲黑雲軍使與錢鏐戰數有功夜臥常有光怪行密知之曰吾今歸汝于兄辭曰寶一敗卒公待以不死湖南在宇下朝夕至但誼不忍舍公行密具寶以遺曰爾還與兄共食湘楚然何以報我答曰願通二國好使商賈相資行密喜既至殷表以自副每勸殷與行密連和殷畏全忠卒不克殷與建鋒同里人凡宗權黨散爲盜者皆以酷烈相科時通名蔡賊云

成汭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爲浮屠後入蔡賊中爲賊帥假子更姓名爲郭禹當戍江陵亡爲盜保火門山後詣荆南節度使陳儒降署裨校久之張瓌囚儒以禹凶慝欲殺之禹結千人奔入峽夜有蛇環其所祝曰有所負者死生唯命既而蛇亡禹乃襲歸州入之自稱刺史招還流亡訓士伍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存奔禹禹以青州刺史三百界之使討荆南部將牟權于清江禽權取其衆禹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荆南節度留後始改名汭復故姓宗權餘黨常厚攻夔州是時西川節度使王建遣將屯忠州與夔州刺史毛湘相脅齒厚屯白帝汭率存乘二軍之間攻之二軍使人諄學汭韓楚言尤劇汭恥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會存夜斬營壁厚破之厚奔萬州爲刺史張造所拒走綿州存入夔州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常尋軍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汭畏其烈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即使司馬劉昌美守夔率存沂江略雲安建將皆奔存按兵渝州盡下瀘江州縣時王建肇據黔州自守帝以建肇爲武泰軍節度使汭遣將趙武率存攻之建肇走汭乃以武爲留後存爲萬州刺史存不得志汭遣客伺之方蹴毬汭曰存必叛自試其力矣遣將襲之存夜率左右超堞走與王建肇皆降於王建汭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熱江賊陰殺令其主簿疑小史導之訊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下踰月吏暴死汭聞益詳於獄始治州民版無幾未再葺自占者萬餘帝數詔刻石頌功輒固辭時鎮國節度使韓建亦以治顯號北韓南郭汭進累檢校太尉中書令上谷郡王雲安權鹽本隸鹽鐵汭擅取之故能畜兵五萬初任賀隱之賢者也故汭所舉少過晚得妻父任之語害諸子汭皆手殺之至絕嗣遭貽本荆南隸州爲雷滿所據別爲節度汭數請之宰相徐彥若許及彥若罷道江陵汭出怨言彥若曰公專一面自視桓文一賊不能取而怨朝廷乎汭大慚晚喜術士餌藥瀕死而蘇天復三年帝詔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圍鄂州朱全忠使韓勅救之諷汭與馬殷雷彥威犄角汭身自將而行下知汭不足亢行密無敢諫惟親吏楊師厚勸之汭爲巨艦堂皇悉備行至公安卜不吉欲還師厚曰公舉全軍中道還何以

見百姓。汭乃行。彥威潛師略江陵。汭諸將念私。無鬪志。淮南將李神福壁沙橋。望汭軍。曰。戰艦雖威。首尾斷絕。可取也。擊汭君山。敗之。火其船。衆大潰。汭投江死。士民皆爲彥威所劫。轉勅走還。王建遂取夔施忠萬四州。天祐中。全忠義汭死國事。請與杜洪皆立廟云。

杜洪。鄂州人。爲里俳兒。乾符末。黃巢亂江南。永興民皆亡。爲盜。刺史崔紹募民。彥雄者爲土團軍。賊不敢侵。於是人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審中爲董昌所拒。走客黃州。中和末。閻紹卒。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洪爲州將有功。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光啓二年。安陸賊周通率兵攻審中。審中亡去。洪乘虛入鄂。自爲節度。留後。傳宗即拜本軍節度使。是時永興民吳討據黃州。駱殷據永興。二人皆隸土團者也。故軍制甚。洪雖得節制。而附朱全忠。絕東南賈路。乾寧初。身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楊行密遣朱延壽助之。洪引還。延壽拔黃州。併討獻京師。駱殷棄永興走。行密取其地。洪得駱殷。倚爲心腹。聞取永興守之。全忠方圖鳳翔。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皆殺之。時行密略光州。詔洪出兵與忠義趙匡凝。武安馬殷襲安州。行密使李神福。劉存奉舟師萬人討洪。駱殷棄永興走。縣民方詔守以待命。神福已得詔。大喜。以永興壯縣。饋餉所仰。既得。鄂半矣。遂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汭。全忠率兵五萬營霍丘。行密禦之。汭兵不利。引還。使別將吳章以三千兵解圍。神福迎破之。時全忠方與河東軍薄戰。故不能救。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答。洪計窮。復走全忠。全忠遣曹延祚合吳章兵萬三千救洪。淮南將劉存濬坎傳城。殷爲洪謀曰。淮兵深入。仰承與以濟。若奇兵取之。賊不戰而潰。洪以精兵合汭人間道掩承興。三十里而舍。存以方詔苗璠當之。汭亡卒走淮壁。官軍虛實。曰。鄆軍備可取。開道軍不可當也。璠曰。殺強則弱者挽矣。乃自擊開道軍。敗之。禽汭士三百人。拘城下。洪軍氣沮。存使辯士臨說。洪恃汭方強。無降意。或勸存急擊援兵。則城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遁。城可取也。俄而汭軍走。是日城陷。執洪及曹延祚。斬其餘。行密見洪責曰。爾同逆賊。弑主與孤爲仇。吾軍還而復爲賊。後拒。今定何如。洪謝曰。不忍負朱公。與延祚皆斬楊州市。以劉存守鄂州。行密死。馬殷遂取其地。

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貨販自業。或勸其爲盜。必大顯。時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爲長。乃鳩夷獠。依山爲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遣柳彥璋略撫州。不能守。傳入據之。言諸朝。詔即拜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聞傳之去。竊州以叛。使弟仔昌據信州。傳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傳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士民譴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不可。乃祝曰。全諷罪無害民者。火即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女女傳子匡時。傳以匡時爲袁州刺史。擊馬殷。又以彭玕爲吉州刺史。玕。健將也。傳倚以爲重。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傳歲薦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臨觀。資以裝齋。故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既責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餅餅爲犀象。高數尋。晚節重敎。商人至棄其貨去。天祐三年卒。匡時自立爲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爲江州刺史。怨兄立。率州附淮南。因言兄結汭人圖揚州。楊渥使秦裴攻匡時。圍洪州。匡時城守不出。凡三月。城陷。淮軍大掠三日止。執匡時及司馬陳象歸揚州。渥切責。匡時頓首請死。渥哀赦之。斬象于市。彭玕既失援。厚結馬殷。且觀虛實。使者還。曰。殷將校輯睦。未可圖也。遂歸款。玕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始危全諷聞匡時立。喜曰。聽鍾郎爲節度三年。我自取之。及渥兵威。不敢救。潛謀攻渥。會淮南亡將王茂章過州。請曰。聞公欲大舉。願見諸將軍才否。全諷蒐衆十萬。邀茂章觀之。對曰。揚州有士三等。公衆正當其下。盡更益之。全諷不能答。後爲楊氏所并。

劉漢宏。本兗州小史。從大將軍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略江陵。焚民室廬。廬無完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鐸降之。表爲宿州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望言會浙東觀察使柳瑋得罪。乃授漢宏觀察使代之。傳宗在蜀。貢輸踵驛而西。帝悅。寵其軍爲義勝軍。即授節度使。漢宏既有七州。志倭大。輒曰。天下方亂。卯金刀非吾尙誰哉。騷擾諸廷。命斫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白蛇。何畏一

本中和二年，遣弟漢賓率諸將攻杭州。壁西陵，爲董昌所敗。復遣兵七萬，瀕江而屯。昌使錢鏐宵濟，破之。明年，漢宏屯黃嶺，發同僚同攻昌。鏐出富陽，擊諸營，多潰去。漢宏大沮，悉軍十萬，列艦西陵，謀宵濟。昌檣於江，有一矢墜前，惡之。俄與鏐遇，鏐俘馘五千。漢宏服走，或執之，給而免。明日復戰，鏐斬其弟漢容。將幸約，時鍾季文守明州，盧約處州，蔣瓌婺州，杜雄台州，朱褒溫州，褒兵最彊。故漢宏使褒治大艦習戰，以史惠施堅實，韓公汶將其軍，帝聞杭越擊戰，遣中人焦居瑤持節詔通好，皆不奉詔。光啓二年，鏐率諸將攻越，自趨導山，破公汶於曹娥壩，與褒戰，燒其艦，進屯豐山。堅實詣鏐降，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台州。鏐斬其母妻于屯，杜雄襲其軍，皆醉，執漢宏以見董昌。漢宏曰：「自古豈有不亡國邪？」昌使斬于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人可殺。我嘗夢持金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張雄泗州漣水人，與里人馮弘鐸皆爲武寧軍偏將。弘鐸爲吏辱，雄爲辯數，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囑會戰艦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常州，聞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之使擊雄。與之蘇州，雄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械。寶兵散，多降暉。衆數萬，雄即以上元爲西州，資其才，欲治臺城爲府。旌旗衣服僭王者，楊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賈寶幣，略雄連和。雄率軍浮海屯東塘，是時揚州圍久，皮囊草帶食無餘，軍中殺人代糧，纔千錢，聞雄至，聞道挾珍走，軍以銀二斤易斗米，遠糧乾，以差爲直。雄軍富過所欲，即不戰去。暉數剿江道，雄擊殺之，坑其衆，自屯上元。大順初，以上元爲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人思之，爲立廟。弘鐸代爲刺史，弘鐸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行密已得淮南，弘鐸納好，然倚兵艦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向公迺進說行密，行密不從。客曰：「公不見聽，未知勝幾樓船。」時行密大將田頌在宣州，陰圖弘鐸，募工治艦，工曰：「上元爲舟，市木遠方，堅緻可勝數十歲。」頌曰：「我爲舟於一用，不計其久，取木於境可也。」弘鐸介宣揚間不自安，而州數有怪。天復二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駭曰：「州且易主。」大將馮暉等勸弘鐸悉軍南遷，聲言討鍾傳，實襲頌。行密知之，遣

客說止，不聽。頌逆擊於葛山，弘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懼復振遣人迎，饋東塘，好謂曰：「兵有勝負，今衆尙彊，乃自棄于海，奈何？」吾府雖險，尙可以居。若欲揚州，我且讓公。弘鐸舉軍盡哭，行密舉飛艦，不持兵，入其軍，執弘鐸手慰勉，遂以歸。表爲淮南節度副使。見向公迺曰：「頌憶爲馮公求潤州否？何多尙邪？」謝曰：「臣爲君恨其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尙何憂？』」

徐約者，曹州人，已得蘇州，有詔授刺史。錢鏐遣弟餘攻之，約驅民墨鏡其形曰：「願戰南都，從事或曰：『都者，國稱，杭終有國乎？』約後讓，與其下哭而別，入海死。鏐使沈榮守蘇州，約衆降潤州阮結，結不能定，鏐以成及討之，盡殲其衆。

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暉爲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因家焉。世以貴顯，僖宗入蜀，盜興江淮，壽春亡，命王緒，劉行全合羣盜據壽州，未幾衆萬餘。自稱將軍，復取光州，劫豪傑置軍中。潮自縣史署軍正，主廩庾，士推其信，緒提二州，籍附秦宗權。它日，賊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行全拔衆南走，略潯陽，贛水取汀州，自稱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斬。」潮與弟審邦、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會母死，不敢哭，夜殯道左，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異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矣，須眉才絕衆，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瘡，亦不自安。與左右數十人伏叢，但縛緒以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爲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以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刺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爲主。』至審知，劍躍於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緒數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潮令千軍曰：『天子蒙難，今當出交廣入巴蜀，以幹王室。於是悉師將行，會泉州刺史廖彥若食暴，聞潮治軍有法，故州人奉牛酒迎潮，乃圍城歲餘，克之。殺彥若，遂有其地。初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率衆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鑑，自領州，詔即授刺史。久之，巖卒，其壻范暉擁兵，自稱留後，巖舊將多歸潮，言暉可取。潮乃遣從弟彥復將兵，審知監之，攻福州。審知乘白馬，履行陣，望者披靡，號白馬將軍。暉守彌年不下。



潮令曰。兵盡益兵。將盡益將。兵將盡。則吾至矣。於是彥復急攻。暉亡入海。追斬之。建汀二州皆舉籍聽命。潮乃盡有五州地。昭宗假潮福建等州團練使。俄遷觀察使。乃作四門義學。還流亡。定賦斂。遣吏勸農。人皆安之。乾寧中。龍福州爲威武軍。即拜潮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潮病。以審知權節度。讓審邦。不許。詔審知檢校刑部尚書。節度觀察留後。厚事朱全忠。全忠薦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賜審知朱詔。自三品皆得承制除授。天祐初。進現邪郡王。

審邦字次都。爲泉州刺史。檢校司徒。喜儒術。通書春秋。善吏治。流民還者。假牛犂。與完廬舍。中原亂。公卿多來依之。振賦以財。如楊承休。鄭璘。韓偓。歸傳懿。楊贊圖。鄭戩等。賴以免禍。審邦遣子延彬作招賢院。以禮之。

劉知謙壽州上蔡人。避亂客封州。爲清海牙將。節度使韋宙以兄女妻之。衆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孫託之。黃巢自嶺表北還。潮湘間羣盜蟻結。知謙因據封州。有詔即授刺史。兼賀水鎮使。以遏梧桂。知謙撫納流亡。愛畜用度。養士卒。未幾得精兵萬人。多具戰艦。境內肅然。久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精甲犀械。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知謙卒。共推其子隱爲嗣。清海軍節度使劉崇龜表爲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代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琚叛。隱率兵奉迎知柔。直趨廣州。禽琚獻之。於是知柔以聞。昭宗拜隱本軍行軍司馬。俄遷副使。天復初。節度徐彥若死。隱自稱留後。虔人盧光稠者。有衆數萬。據州自爲留後。又取韶州。隱與爭之。戰不勝。悉師攻虔州。光稠伏軍掉戰。隱縱驅伏發。挺身免。天祐初。始詔隱權節度留後。乃遣使者入朝。重賂朱全忠。以自固。是歲光稠死。子延昌自稱刺史。爲其下所殺。更推李圖總州事。圖死。鍾傳盡劫其衆。欲遣子匡時守之。不克。州人自立譚全播爲刺史。附全忠云。

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六

忠義上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大凡捐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爲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爲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顛覆萬世不吾壓也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與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慚德而夷齊爲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歟姦逆鼎沸擗人而肆其毒然殺一義士則四方解情故亂臣賊子絕然疑沮而不得逞何哉欲所以爲彼者而爲我也義在與在義亡與亡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礪生民而望不軌也雖然非烈丈夫曷克爲之彼委靡輭熟偷生自私者真畏人也哉故次敘夏侯端以來凡三十三人于左方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左僕射詳孫也仕隋爲大理司直高祖微時與相友大業中討賊河東表端爲副端運數術密語高祖曰玉牀搖帝坐不安晉得歲真人將興安天下之亂者其在公乎但上性沈忍內惡諸李今金才已誅次且取公宜早爲計帝感其言義師興端在河東吏捕送長安帝入京師釋囚引入臥內擢秘書監李密之降關東地未有所屬端請假節招諭乃拜大將軍爲河南道招慰使即傳檄州縣東薄海南建淮二十餘州遣使順附次譙州會亳汴二州刺史已降王世充道塞無所歸計窮仿徨麾下二千人糧盡不忍委端去端乃殺馬宴大澤中謂衆曰我奉王命義無屈公等有妻子徒死無益吾丐若首持與賊以取富貴衆號泣不忍視端亦泣欲自刎爭持之乃止行五日餓死十四三遇賊衆潰從者纔三十餘人遂東走擗盤豆以食端持節臥起數日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縱其下令去毋俱沒會李公逸守杞州勸兵迎端時河南地悉入世充公逸感端之節亦固守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印綬召端解所服衣以贈端曰吾天子使寧汗賊官耶非持首去不可見即焚書

及衣因解節毛懷之聞道走宜陽歷崖峭榛莽比到其下僅有在者皆體髮瘰焦人不堪視端入謁自謝無功不及危困狀帝憫之復拜秘書監出爲梓州刺史散祿粟周孤弱不爲子孫計貞觀元年卒

劉威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豐生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戍涇州爲薛仁果所圍糧盡殺所乘馬啖士而覆骨自斂至和木屑以食城垂陷長平王叔良救之賊乃解與叔良出戰爲賊執還圍涇州令威約城中降威給諾至城下大呼曰賊大飢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衆且至勉之無苦仁果怒執威埋其半土中馳射之至死置益甚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爵平原郡公封戶二千諡忠壯詔其子嗣封爵賜田宅焉

常達陝州陝人仕隋爲鷹擊郎將嘗從高祖征伐與宋老生戰霍邑軍敗自匿帝意已死久乃自歸帝大悅命爲統軍拜龍州刺史時薛舉方強達敗其子仁果斬首千級舉遣將什士政給降達不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衆二千歸賊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乎答曰彼墜老嫗何所道舉奴張貴又曰亦識我否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爲憚亦拔刀逐之趙弘安爲蔽捍乃免仁果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正可求之古人爲執士政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以達并劉威事授史臣令狐德棻云終龍西刺史

敬君弘絳州絳人北齊尚書右僕射顯僧孫也累功歷驃騎將軍封黔昌侯以屯營兵守玄武門隱太子之死左右解散其車騎將軍馮立者有材武數曰生賴其寵死不共難我無以見士大夫乃與巢王親將謝叔方率兵攻玄武門殊死戰君弘挺身出或曰事未可判當按兵待變成列而鬪可也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呼而進皆戰歿立顯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走君弘等敗秦府兵不振尉遲敬德擲巢王首示叔方叔方下馬慟亦出奔明日自歸太宗曰義士也置之俄而立又至帝讓曰汝離我兄弟罪一也殺我將士罪二也何所逃死答曰出身事主當戰之日不知其亡因伏地悲不自勝帝亦勞遣之詔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立已蒙貸歸語人曰上赦吾罪吾當以死報未幾突厥犯便橋立引數百騎與虜薄敗之咸陽帝喜授廣州都督前日

牧守苛肆，爲蠻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產，衣食弗求，羸書見食泉曰：此豈隱之所酌邪？吾雖曰汲，庸易吾性哉？遂劇飲去，在職不三年，有惠愛，卒于官。

叔方歷伊州刺史，善治軍，戎華愛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徙拱廣二州都督，卒。諡曰勤。本萬年人，從巢王征討有功，王表爲屈臣，左軍騎云。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剛直，健于吏。隋大業末，爲南陽郡丞，捕擊盜賊有功。高祖入京師，遣馬元規慰輯山南，獨子臧堅守。元規遣士驅曉，子臧殺之。及煬帝已弒，帝更使其婿薛君倩，詔言隋所以亡，諭子臧。子臧爲故君發喪訖，即送款就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武德初，朱粲新剽，子臧率兵與元規并力。元規兵不進，子臧曰：乘賊新敗，上下惶沮，一戰可禽。若遲延，其衆稍集，吾食盡，致死於我，不可當也。不納。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許。俄而衆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坐公死矣。賊圍固，會霖雨，雉堞崩剝，或勸其降。子臧曰：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城亦陷。元規死之。元規，安陸人，初以隊正從帝征伐，持節下南陽，得兵萬餘，然無謀，以至於敗。

王行敏，并州樂平人，隋末爲盜長。高祖興，來降，拜潞州刺史，遷屯衛將軍。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取長子壺關，或言刺史郭子武懦不支，且失潞，帝遣行敏馳往，既至，與子武不叶。賊圍急，儲侍空乏，衆恟懼，行敏患之，會有告子武謀反，遂斬之。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由是人自奮，賊乃去。行敏又敗竇建德兵於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歷亭，破之，既而釋甲不設備，爲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遂斬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聞而悼惜，黑闥之亂死事者，又有盧士叡、李玄通。

士叡，客韓城，隋亂，結納英豪，高祖與之舊，及兵興，率數百人上謁汾陰，又使兄子諭降劇賊孫華，與劉弘基敗隋將桑顯和於欽馬泉，擢累右光祿大夫，爲瀛州刺史。黑闥遣輕騎破其郭，拒戰半日，士見親屬係虜，乃潰，士叡爲賊禽，欲使說下城堡，不從，見殺。

玄通，藍田人，爲隋鷹揚郎將，高祖入關，率所部自歸，拜定州總管，爲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爲將。玄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囚之，故吏有餉

飲餽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劍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潰腹死，帝爲流涕，擢其子伏護大將軍。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攻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効，須陁疑其不勝，甲少之。士信怒，被重甲，左右執上馬，顧眄，須陁許之。擊賊雞水上，陣纔列，執長矛馳入賊營，刺殺數人，取一級擲之，承以矛，戴而行，賊皆貽懼，無敢亢。須陁乘之，大破賊。士信逐北，每殺一賊，輒刺鼻納諸懷，暨還，驗以代級，須陁數伏，遣以所乘馬。凡戰，須陁先登，士信副以爲常。煬帝遣使圖須陁，士信陣法上內史，後須陁爲李密所殺。士信與裴仁基歸密，署總管，俾統所部討王世充，身被重創，見獲於世充。世充愛其才，厚遇之，與同寢食，後得密將鄧元真等，故士信稍稍疏斥。士信恥與伍，率所部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陝州道行軍總管，因謀世充，士信行則先鋒，反則殿，有所獲，悉散戲下，有功者，或脫衣解馬賜之。士以故用命，然持法嚴，至親舊無少貸，其下亦不甚附。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有惡言詢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囑謀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既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無類。賊平，授絳州總管，封鄴國公。從秦王擊劉黑闥洛水上，得一城，王君廓戍之，賊急攻，潰而出，王語諸將執能守此。士信曰：願以守，乃命之。士信已入，賊悉衆攻，方兩雪，救軍不得進，城陷。黑闥欲用之，不屈而死。年二十八。王隱悼，購其尸以葬，諡曰勇。初，士信爲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數萬北邙以報德，且曰：我死，當墓其側，至是如所志。

張道源，并州祁人名，河以字顯，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忽怖，臥尸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隋末政亂，辭監察御史歸閬中，高祖與署大將軍府戶曹參軍。至賈胡堡，復使守并州。京師平，遣撫慰山東，下燕趙，有詔褒美，封累苑陽郡公。淮安王神通略定山東，令守趙州，爲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聞遣人詣朝請乘虛擄賊心脅，即詔諸將率兵影接，俄而賊平，還拜大理卿。時何稠

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爲也。更資以衣食遺之。天子見其年耆，拜綿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道源雖官九卿，無資產。比亡，餘粟二斛，詔賜帛三百段。

族孫楚金，有至行。與兄越石皆舉進士。州欲獨薦楚金，固辭，請俱罷。都督李勣歎曰：士求才行者也，既能讓，何嫌皆取乎？乃並薦之。累進刑部侍郎。鳳凰初，替見東井，上疏陳得失。高宗欽納，賜物二百段。武后時，歷秋官尚書，爵南陽侯。有清操，然尚文刻，當時亦少之。爲酷吏所構，流死嶺表。

李育德，趙州人。祖諱，仕隋通州刺史。爲名臣，世富于財，家僮百人。天下亂，乃私完械甲，嬰武陟城自保。人多從之，遂爲長。劇賊來掠，不能克。隋亡，與柳燮等歸李密，私署總管。密爲王世充所破，以郡來降。即拜陟州刺史。兄厚德自賊所逃歸，度河，復被執。賊使招育德，陽許之，故兄不死。賊帥段太師令裨校以兵守厚德，陰得其驪，乃與州人賈慈行謀逐賊。慈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獄擁臺囚，謀而出，斬長史。衆不敢動。太師縋城走，即拜殷州刺史。厚德省親，留育德以守。引兵拔賊河內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銳士攻之。城陷，猶力戰，與三弟皆歿。時死節者，又有李公逸、張善相，凡三人。

公逸者，與族弟善行居雍丘，以才雄爲衆所歸。始附王世充，策其必敗，乃獻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即拜總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爲刺史。世充遣其弟將徐毫兵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行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爲賊邏送洛陽。世充曰：君越鄭臣唐，何哉？答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襄邑縣公。

善相，襄城人。大業末爲里長，督兵迹盜，爲衆附賴。乃據許州奉李密，密敗，擊州以來，詔即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賊，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也。會糧盡，衆餓死。善相謂僚屬曰：吾爲唐臣，當効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於獨生。城陷被執，罵賊見殺。高祖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我。乃封其子襄城郡公。

高祖京兆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頴孫也。舉明經，稍遷通義令，有治勞。人刻石

載德，歷趙州刺史。平昌縣子。聖曆初，突厥默啜入寇，數嬰城拒，虜攻益急。長史唐波若度且陷，即與虜通，數覺之，力不能制。即自經，不得死，爲虜執。使降論諸縣，不肯應。見殺。初虜至，有爲數計者，突厥遣銳所向無完。公不能亢，且當下之。答曰：我刺史，不戰而降，罪大矣。武后數恩，贈冬官尚書。諡曰節。詔誅波若，籍其家。下制暴數忠節，波若臣賊，使天下知之。

子仲舒，通故訓學，擢明經，爲相王府文學。王所欽器，開元初，宋璟蘇頌當秉，多咨訪焉。時舍人崔琳練達政宜，璟等禮異之。常語人曰：古事問高仲舒，時事問崔琳，何復疑終太子右庶子。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與致禁中，命高醫內腸，視桑杜紮之。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爲弗及也。神龍初，母喪，葬南關口，營石墳，晝夜弗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犬鹿相援。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于闕。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於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饒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爲榮。卒，配饗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諡曰忠。以子承恩爲廬州長史，中和中，擢其遺孫敬爲太子右諭德。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尉馬都尉寬曾孫也。陳亡，徙河北。長安中，尚太子女安定郡主，拜典膳郎。太子，中宗也。桓彥範等誅二張，遣同皎與李湛、李多祚、即東宮迎太子，請至玄武門，指授諸將。太子拒，不許。同皎進曰：逆豎反道，顯肆不軌，諸將與南衙執事，刻期誅之。須殿下到，以係衆望。太子曰：上方不豫，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相毀家，族以安社稷，奈何欲內之鼎鑊乎？太子能自出諭之，衆乃止。太子猶豫，同皎即扶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入，兵趨長生殿。太后所，環侍嚴定，因奏誅易之等狀。帝復位，擢右千牛將軍，封琅邪公，食實戶五百。主進封公。



主拜同皎駙馬都尉遷光祿卿神龍後武三思惡之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懷李俊冉祖雍謀須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三思會播州司兵參軍宋之愚以外妹妻延慶延慶辭之愚固請乃成昏延慶心厚之不復疑故之愚子疊得其實之愚兄之問嘗舍仲之家亦得其謀令疊密語三思三思遣使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曉大怒斬同皎於都亭驛籍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延慶皆死懷通入比干廟自剄將死謂人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乎后三思亂朝虐害忠良滅亡不久可干吾頭國門見其敗也懷壽春人後太子重俊誅三思天下共傷同皎之不及見也睿宗立詔復官爵諡曰忠壯誅祖雍懷等先是許州司戶參軍燕欽融再上書斥韋后擅政且逆節已萌后怒勸中宗召至廷撲殺之宗楚客復私令衛士極力故死又博陵人郎茂亦表后及楚客亂被誅至是俱贈諡大夫備禮改葬賜欽融一子官

同皎子繇尚永穆公主生子潛字弘志生三日賜緋衣銀魚幼莊重不喜兒弄以帝外孫補千牛復選尚公主固辭元和中權累將作監吏或籍名北軍輒竊墮不事潛悉奏罷之故不戒而辦監無公食而惠錢舊皆私有至潛取以具食遂為故事遷左散騎常侍拜涇原節度使憲宗與對大悅曰吾知而贊職我自用之潛至鎮繕壁壘積粟構高屋衛兵利而嚴遂引師自原州破石取虜將一人斥烽候築歸化潘原二壘讀復城原州度支沮議故原州復陷穆宗即位封琅邪郡公更節度荆南疏吏惡榜之里閭殺尤縱者分射三等課士習之不能者罷故無冗軍太和中檢校尚書左僕射卒于官贈司空

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氣挺特不俗睿宗時姚崇劾叛拜李蒙為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蒙表為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亦不介而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雖無雅故哀其窮力薦之蒙表蒙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之俘華人必厚資財乃肯贖聞仲翔貴也求千緡會元振物故保安留蠻州營贖仲翔苦無資乃力居貨十年得緡七百妻客遠州聞關求保安所在因姚州不能進都督楊

安居知狀異其故貨以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請貸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即委緡于蠻得仲翔以歸始仲翔為蠻所奴三逃三獲乃轉鬻遠會曾嚴遇之晝役夜囚役凡十五年乃還安居亦丞相故吏嘉保安之誼厚禮仲翔遺衣服儲用檄領近縣尉久乃調蔚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乃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沒喪不克歸仲翔為服縗經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為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為娶而護以官

李愬并州汶水人或言其先出與聖皇帝譜系疏晦不復傳父希情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愬少秀敏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張說罷宰相為相州刺史坐有善相者說徧問官屬後執當責工指愬及臨河尉鄭嚴說以女妻嚴而歸其甥陰於愬會母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說在并州引愬置幕府及執政為長安尉宇文融括天下田高選官屬多致賢以重其柄表假愬監察御史分道檢覈以課真拜御史坐小累下除晉陽令三遷給事中力于治有任事稱明簿最下無敢給失李林甫意出為河南少尹尹蕭冕內倚權執法植私愬裁抑其謬吏下賴之道士孫甌生以左道幸託祠事往來嵩少間干請亂吏治愬不為應故挾戾譖諸朝天寶初除清河太守舉美政遷廣陵長史民為立祠賽祝歲時不絕以捕賊負徙彭城太守封酒泉縣侯連徙襄陽河東並兼採訪處置使入為京兆尹楊國忠惡之改光祿卿東京留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弈河南尹達奚珣縉城疊經勵士卒將遏賊西鋒帝聞懼禮部尚書祿山度河號令嚴密候前不能知已陷陳留榮陽殺張介然崔無敵不數日薄城下常清兵皆白徒戰不勝輒北愬收殘士數百哀斷弦折矢堅守人不堪鬪愬約奔吾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愬坐留守府奔守臺城陷祿山鼓而入殺數千人矢著闕門執愬奔及官屬蔣清害之有詔贈司徒諡曰忠壯河洛平再贈太尉拜一子五品官愬通左氏春秋頗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關口嘯墅彌望時謂地癖農仕終少府監產利埒愬云愬十餘子江涵涵等同遇害唯源彭脫

源入歲家獲伴爲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譏源於洛陽者贖出之歸其宗屬代宗聞授河南府參軍遷司農主簿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葷惠林佛祠者愷嘗墅也源依祠居閨戶日一食祠殿其先獲也每過必趨未始踐階自營墓爲終制時時偃臥挺中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曰賈誼稱守圉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天寶時士罕伏節逆羯始與委符組棄城郭者不爲恥而愷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由愷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沈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棄於清世臣竊爲陛下惜之穆宗下詔曰昔盜起幽陵振蕩河洛贈太尉愷處難居首正色就死兩河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焉到今稱之源有曾參之行巢父之操泊然無營況此高年夫喪忠所以勸臣節也旌孝所以激人倫也鎮澆淳莫如尙義厚風俗莫如尊老舉是四者大儆于時其以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遣官教諭上道帝自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即賜又賜絹二百匹源頓首受詔謂使者伏疾年耄不堪趨拜即附表謝辭吐哀懇一無受尋卒敬宗時擢愷孫爲河南兵曹參軍

彭擢明經第天寶中選名臣子可用者自咸寧丞遷右補闕從天子入蜀後愷數年卒有孫景讓景莊景溫別傳

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卽位錄武德以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賜一子正員官史館考勳名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條奏第一等以其歲授官第二等以其次年第三等子孫數訟於朝有詔差爲二等增至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相爲首功臣次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詔求李峴王珪戴胄馬周褚遂良韓瑗郝處俊婁師德王及善朱敬則魏知古陸象先張九齡裴寂劉文靜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桓彥範劉幽求郭元振房瑀袁履謙李嗣業張巡許遠盧弈南霽雲蕭華張鎰李勉張鑑蕭復柳渾賈耽馬燧李愷三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煙閣云司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梁國公房玄齡尙書右僕射檢校侍中萊國公杜如晦

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國公蕭瑀

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上柱國申國公高士廉

太子太師知政事特進鄭國公魏徵

侍中承寧郡公王珪

吏部尙書參預朝政道國公戴胄

中書令江陵縣子岑文本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尙書高唐縣公馬周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禮部民部尙書事清苑縣男劉洎

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河南郡公褚遂良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于志寧

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少傅北平縣公張行成

中書令行侍中兼太子少保齊縣公高季輔

侍中兼太子賓客襄陽縣公韓瑗

中書令兼太子詹事南陽縣侯來濟

侍中兼太子賓客張文瓘

侍中甄山縣公郝處俊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酒泉縣公李義琰

內史河東縣侯裴炎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溫國公蘇良嗣

內史梁國公狄仁傑

納言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天兵軍大總管龍右諸軍大使譙縣子婁師德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石泉縣公王方慶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襲邢國公王及善

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令知兵部尙書事齊國公魏元忠

紫微令梁國公姚崇

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朱敬則

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國公蘇瓌

吏部尙書兼侍中廣平郡公宋璟

黃門監梁國公魏知古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兗國公陸象先

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許國公蘇頌

中書令河東縣侯張嘉貞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水縣公李元紘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宜陽縣子韓休

中書令始興縣伯張九齡

司空河東郡公裴寂

納言上柱國魯國公劉蕡

太尉檢校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揚州大都督趙國公長孫無忌

禮部尙書河間郡王孝恭

尙書右僕射檢校中書令行太子左衛率上柱國衛國公李靖

司空兼太子太師英國公李勣

開府儀同三司鄜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敬德

左光祿大夫洛州都督燕國公屈突通

陝東道大行臺吏部尙書鄆國公殷開山

衛尉卿襄國公劉弘基

澤州刺史鄧國公長孫順德

民部尙書上柱國莒國公唐儉

右驍衛大將軍尉馬都尉譙國公榮紹

右驍衛大將軍襄國公段志玄

洪州都督渝國公劉政會

左武侯將軍相州都督鄆國公張公謹

右武衛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

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胡國公秦叔寶

弘文館學士秘書監丞興縣公虞世南

右衛大將軍兼太子右衛率工部尙書武陽縣公李大亮

右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

夏官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邊道行軍總管耿國公王孝傑

中書令漢陽郡公張柬之

中書令博陵郡公崔玄暉

侍中平陽郡公敬暉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

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己

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韓國公張仁愿

尙書左丞相兼黃門監徐國公劉幽求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脩文館學士齊國公崔日用

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

尙書左丞相兼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燕國公張說

紫微侍郎上柱國趙國公王琚

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中山郡公王峻

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冀國公裴冕

文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縣公房琯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衛國公杜鴻漸

鎮西北廷行營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兼懷州刺史號國公李嗣業

平盧軍節度使柳城郡太守劉正臣

恆州刺史衛尉少卿兼御史中丞顏杲卿

常山郡太守袁履謙

河南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將軍檢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張巡

睢陽郡太守兼御史中丞許遠

御史中丞留臺東都知武選盧奔

雖陽郡太守特進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

右第一

內史令延安郡公竇威

將作大匠判納言陳國公竇抗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江國公陳叔達

納言觀國公楊恭仁

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安吉郡公杜淹

中書令虞國公溫彥博

中書侍郎檢校刑部尚書參知機務崔仁師

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安國公崔敦復

戶部尚書平恩縣公許國師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涇江道行軍總管任雅相

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范陽郡公盧承慶

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楚國公上官儀

右相廣平郡公劉祥道

左侍極兼檢校左相嘉興縣子陸敦信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樂城縣公劉仁軌

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安平郡公李安期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兼道國公戴至德

司列少常伯太子右中護兼正諫大夫同東西臺三品趙仁本

中書令趙國公李敬玄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

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崔知溫

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廣平郡公劉齊賢

納言樂平縣男王德真

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鉅鹿縣男魏玄同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特進輔國大將軍鄧國公岑長倩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臨淮縣男劉祿之

納言博昌縣男韋思謙

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司禮卿判納言事渤海縣子歐陽通

內史李昭德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陸元方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杜景佺

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鄧國公章安石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東都留守趙郡公李懷遠

中書令道遙公章嗣立

守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常山縣男李日知

檢校黃門監漁陽縣伯盧懷慎

中書令左丞相兼侍中安陽郡公源乾曜

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魏縣侯杜暹

侍中趙城侯裴耀卿

左武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

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

荊州都督周國公武士彠

右屯衛大將軍檢校營州都督總管譙國公竇琮

少府監萬國公劉義節

右光祿大夫羅國公張平高

洛州都督右衛大將軍鄧國公竇軌

襄州都督忠國公張長遜

金紫光祿大夫夷國公李子和



左監門衛大將軍檢校右武候將軍樂國公樊興

左監門衛大將軍巢國公錢九龍

右驍衛大將軍歸國公安興貴

右武衛大將軍申國公安倫仁

殿中監鄧國公宇文士及

右武衛大將軍沔陽郡公公孫武達

荊州都督懷寧郡公杜君綽

右驍衛將軍濮陽國公龐卿憚

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恭

右翊衛將軍遂安郡公李安遠

幽州都督歷陽郡公楊孤彥雲

始州刺史左屯衛大將軍襄武郡公劉師立

右威衛大將軍濟東郡公李孟嘗

右監門衛大將軍河南縣公元仲文

右監門衛將軍廬陵郡公秦師行

左領軍大將軍新興公馬三寶

右衛大將軍尉馬都尉驩國公阿史那社尒

鎮軍大將軍號國公張士貴

左衛大將軍現邪郡公牛遠達

鎮軍大將軍嘉州郡公周護

陝州刺史天水郡公丘行恭

潭州都督吳興郡公沈叔安

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姚思廉

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特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宋國公唐休璟

左羽林軍大將軍瑤陽郡王李多祚

左領軍大將軍趙國公李湛

刑部尚書太子賓客魏國公楊元琰

殿中監兼知總監汝南郡公翟無言

冠軍大將軍左羽林軍大將軍光祿卿天水縣公趙承恩

將作大匠裴思諒

右羽林軍將軍弘農郡公楊執一

左衛將軍河東郡公薛思行

光祿卿尉馬都尉現邪郡公王同皎

中書令趙國公鍾紹京

太僕卿立節郡王薛崇簡

右金吾衛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

太子中九同正黨國公馮道力

少府監趙國公崔諤之

左監門衛中候光祿卿申國公許輔乾

左金吾衛大將軍鄧國公張璋

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左羽林軍大將軍平陽郡公薛訥

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臨淮郡王李光弼

河東節度副大使守司空兼兵部尚書霍國公王思禮

左相衛國公章見素

太保韓國公苗晉卿

中書令趙國公崔圓

太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郡王辛雲京

河西隴右副元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涼國公李抱玉

太子太師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信都郡王田神功

四鎮北庭經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扶風郡王馬瑋

左羽林軍大將軍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薛景仙

右散騎常侍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尚衡

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南陽郡公鄧景山

河東節度副使兼鳳門郡太守光祿卿賈循

禮部尚書東京留守酒泉縣侯李愬

東平郡太守姚闡

右第二

盧弈黃門監懷慎少子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脩與兄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天寶初爲鄆令所治輒最積功擢給事中拜御史中丞自懷慎奐及弈三居其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俄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祿山陷東都吏亡散弈前遣妻子懷印間遁走京師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即數祿山罪徐顯賊徒曰爲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觀者恐懼弈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逆黨爲變色肅宗詔贈禮部尚書下有司謹時以爲洛陽亡操兵者任其咎執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讎博士獨孤及曰苟患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玄冥勸其官水死守位忘躬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後身也彼死之日皆於事無補然則祿山亂大於里丕弈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母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來推之不去全操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請證曰貞烈詔可予杞別有傳杞子元輔

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擢進士補崇文校書郎杞死德宗念之不忘拜元輔左拾遺歷杭常絳三州刺史課當最召授吏部郎中進累兵部侍郎爲華州刺史卒元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政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云

張介然者荷氏人本名六朗性懷慮長計畫始爲河龍支郡太守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鍾領節度並署管田支度等使入奏稱旨賜與夏瀝介然啓曰臣位三品當給榮戟若列於京師雖富貴不爲鄉人知願得列戟故里玄宗許之別賜戟京師第門仍賜絹五百匹宴閭里長老本鄉得列戟自介然始輪薦爲少府監歷衛尉卿祿山反授河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陳留據水陸劇居民萃焉而太平久不知戰介然到屯不三日賊已度河車騎蹂躪煙塵漫數十里日

爲奪色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初有詔購賊首而暴誅慶宗狀祿山入陳留見詔書拊膺大哭曰我何罪吾子亦何罪乃殺之即大恚憤殺陳留降者萬人以逞血流成川斬介然於軍門以僞將李廷望爲節度使守陳留祿山已拔陳留則鼓而前無敢亢中宿攻樂陽太守崔無敵率衆乘城聞師謀自墜如雨無敵與官屬皆死賊手以僞將武令珣戍焉無敵者本韋后外家博陵舊望也始無敵娶蕭至忠女至忠敗被貶久乃爲益州司馬素善楊國忠既用事引爲少府監守樂陽有詔贈禮部尚書諡曰毅勇

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唐書卷一百九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七

忠義中

顏果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爲濠州刺史果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莅事明濟嘗爲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爲屈開元中與兄春卿第躍卿並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香嗟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祿山反果卿及長史袁履謙謁于道賜果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陵以兵七千屯土門果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爲著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令賈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謀圖賊果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返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爲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祿山殺循以向潤客牛廷珣守果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士權渙郭仲彥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爲拒守計李愔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真卿斬于光遺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果卿大喜以爲兵掎角可挫賊西鋒乃矯賊命召欽陵計事欽陵夜遁果卿辭城門不可夜開舍之外郵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德等數人飲勞既醉斬之并殺其將潘惟慎賊黨殲投尸漳沱水履謙以首示果卿則喜且泣先是祿山遣將高繼召兵范陽未還果卿使棄城尉崔安石圖之避至滿城度萬德皆會傳舍安石給以置酒邀捨焉度叱吏縛之而賊將何千年自趙來度亦執之日未中送二賊果卿乃遣萬德深通幽傳欽陵首械兩賊送京師與泉明偕至太原王承業欲自以爲功厚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瞞賊於路番不平告之故乃免玄宗擢承業大將軍送吏皆被實已而事顯乃拜果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即傳檄河北官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彥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偽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郡諸郡皆自固果卿兄弟兵大振

祿山至陝關兵與大懼使史思明等率平盧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城兵少未及爲守計求救於河東承業前已擄殺賊功兵不出果卿晝夜戰并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頭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果卿不答遂并盧逖殺之果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果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誓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言否果卿含胡而絕年六十五履謙既斷手足何千年第適在傍咀血噴其面賊憐之見者垂泣果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果卿已虜諸郡復爲賊守張通幽以兄相賊譖果卿於楊國忠故不加禮肅宗在鳳翔真卿表其枉會通幽爲普安太守上皇杖殺之李光弼郭子儀收常山出果卿履謙二家親屬數百人於獄厚給遺令行喪乾元初贈果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初博士裴都以果卿不執政但諡曰忠議者不平故以二字諡焉遂季明及宗子等皆贈五品官建中中又贈果卿司徒初果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溪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昔見夢帝痛爲祭使張溪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後泉明購尸將葬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履謙同坎瘞指其城得之乃葬長安鳳栖原季明遂同塋泉明有孝節喜振人之急既爲承業所遣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壽陽史思明圍李光弼獲泉明妻以草送幽州問關得免思明歸國而真卿方爲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並流離賊中及是并得之悉錄三萬贖姑女還取賞復往則己女復失之履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隸尙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贖給分多勾藤相扶挾度河託真卿真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謙分柩護還長安履謙妻疑飲具儉狹發視之與果卿等乃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郎中政化清明疎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軒裳不給無愠數居母喪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爲難

春卿側儻美姿儀通當世務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犀浦主簿嘗送使於州



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轉蜀尉。蘇頌代爲長史。被譴繫獄。爲樓閣賦。自託頌遠出之。魏徵遠孫瞻。罪抵死。春卿爲請。王真公主得不死。時人高其節。終。師丞。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後。汝。後。真卿主其昏嫁。沈亞之。亦果卿甥。有行義。明黃老學。解褐博野尉。與果卿同死。贈大理正官。其二子。遠達。

賈循者。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嘗稱疾。不答辟署。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蔭松柏。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謚曰廣孝。徵君循有大略。禮部尙書蘇頌。嘗謂今頗牧。及爲益州。表署列將。敗吐蕃於西山。三還靜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伐。次。灤河。屬凍。欲濟無梁。循揣廣狹。爲橋以濟。破虜而還。以功擢游擊將軍。檢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垣岑巖。寇所蔽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薦爲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爲副。遷博陵太守。祿山欲擊奚契丹。復奏循光祿卿。兼副使。知留後。九姓叛。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屬門副之。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牆。人以爲瑞。玄宗以循有功。詔贈其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故果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爲向潤客等發其謀。賊絃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諡曰忠。

從子隱林。爲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衆扈行在。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答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臥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即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朕耶。因令糾察行在。還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賊圍急。隱林與侯仲莊冒矢石死戰。已而解。從臣稱慶。隱林流涕前曰。泚已奔。羣臣大慶。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資性急。不能容掩。若不使。雖今賊亡。憂未艾也。帝不以爲忤。拜神策統軍卒。帝思其質直。贈尙書左僕射。以實戶三百封其家。

張巡。字巡。鄆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巨知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

價貨振護無吝。秩滿還都。於是揚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答曰。是必爲國怪祥。朝宦不可爲也。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謀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通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元皇帝祠。連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豐昌太守嗣吳王祗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實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頓丘令盧諶所殺。實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實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祗聞。承制拜實監察御史。潮怨實。還攻雍丘。實趨門。爲衆殲死。巡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請朝。騰騰祗府。祗乃舉充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東。鄒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糒。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蓋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于通衢。爲百世笑。奈何。潮鼓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葉爲人千餘。被黑衣。夜。越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棄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越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圍之。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

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繫送祗所。團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載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訥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有功者，請于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尙危，國陵孤外，渠可吝賞與？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軍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浴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曰：展出战，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遠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闕吏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詰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勳，以此痛恨，聞者感概，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患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摩幟乘城，招巡巡陰，雄勇士數十人墮中，持鉤陷刀，彈弩，約曰：聞鼓聲而奮，會特衆不爲備，城上譟，伏殺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雄士復登陣，賊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刻畫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餽饒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曰：

賊米一勺，斲木皮爲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羸劣不能戰，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街傳，巡出鉤干柱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瘠，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餓，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鎗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暮，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懷忠曰：不然，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尙衛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遣布數千端，霽雲燒罵馬上，請決死，嗣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圍團，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貴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饑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殲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皆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

爲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雲雲。未幾，巡呼曰：南八弟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雲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聞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適王勣勿行，不納。賜百緡，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鬚髮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彙，守雒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教模，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烏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叛者。城破，遣民止四百而已。始蕭宗詔中書侍郎張鐸代進明節度河西，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犄角救雒陽。巡亡三日而鐸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鐸命中書舍人蕭昕謀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雒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濬、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雲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雒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致，荊州司馬。皆立廟雒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効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弈及巡、雲雲爲上。又贈姚聞雷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宅子去疾。遠子規，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雲雲像于凌煙閣。雒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史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辟署劍南府，欲以子妻之，固辭，兼瓊怒，以事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會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雒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華胡南侵，父巡與雒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數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救於地下。故遠心向背，衆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巡功業墮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規及百官議，皆以去疾體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雒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感者。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尙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賊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甚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南霽雲者，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紹起兵討賊，拔以爲將，尙衛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爲先鋒。遠至雒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勸歸，不去。衛金帛迎，霽雲謝不受。乃事巡，巡厚加禮，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喧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霽雲誓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誅承嗣。

雷萬春者，不詳所來，事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夏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爲賊所

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略不及響雲而彊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響雲鉤。

姚開者開元宰相樂從孫父奔楚州刺史開性豪蕩好飲醇善絲竹歷壽安尉素善巡及爲城父令連同守睢陽累加東平太守巡之遣響雲萬春賊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鍾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超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猷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頤其後皆死巡難四人逸其姓名。

贊曰發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牆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制首尾恩懷樂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萬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遠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教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界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挺發節異代著金石刻贊明厥忠與夷齊餓路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唐書卷一百九十二





唐書卷一百九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八

忠義下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應募西累官安西副都護天寶末兼北廷都護安西北廷節度使突厥首領阿布思內附本隸朔方賜氏李名獻忠後屬幽州素與安祿山有怨內懼故叛還積外數盜邊玄宗患之詔千里將兵討捕千里論葛邏祿陰令犄角獻忠果以窮歸葛邏祿縛之并妻子帳下數千人送千里所乃獻俘動政樓詔斬以徇擢千里右金吾衛大將軍留宿衛祿山反詔募兵河東即拜節度副使雲中太守遷上黨長史賊來攻塞賊多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特勇開縣門率百騎欲直禽希德幾得而致至乃退會橋壞馬顛爲賊執仰首數諸騎使還曰爲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中皆爲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遣囚千里至東都安慶緒僞署待進囚客省慶緒敗爲嚴莊所害後赦令數下追褒死難者惟千里生見執不及云初祿山構難西北戍兵悉入援故河龍郡縣皆陷吐蕃惟河西戍將袁光廷爲伊州刺史固守歷年雖游說百緒終不降諸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糧竭手殺妻子自焚死建中初贈工部尚書

龐堅京兆涇陽人四世祖玉事隋爲監門直閤李密據洛口玉以關中銳兵屬王世充擊之百戰不却世充歸東都秦王東徇洛玉率萬騎降高祖以隋舊臣禮之玉魁梧有力明軍法久宿衛習知朝廷制度帝顧諸將多不閑儀檢故授玉領軍武衛二大將軍使乘輿以爲模範出爲梁州總管巴山獠叛玉棄其首餘黨四奔屬縣獠與反者州里親戚爲賊游說言不可窮讎玉不聽下令軍中日穀熟吾盡收以饋軍非盡賊吾不反聞者懼相謂曰軍不止吾穀盡且餓死乃共入賊營與所親相結斬渠長以降衆遂潰徙越州都督召爲監門大將軍太宗以書厚令主東宮兵雖老不忘小大之務無不親平帝爲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書堅歷潁川太守安祿山反兩陽節度使魯表堅爲長史兼防禦

副使以薛愿爲潁川太守共守潁川時陳留蔡陽已陷賊南陽被圍而潁川當往來劇賊將阿史那承慶悉銳攻之傳城百里樹木皆刊城中士單寡糧少而愿堅晝夜戰諸郡兵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月賊設木構衝車飛梯薄城矢如雨士皆冒譟夜半踰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致東京將磔解之有說祿山曰義士也彼爲其主殺之不祥乃縛于樹比且死見者哭之愿汾陰人父紹太常卿兄崇一娶惠宣太子女其女弟爲太子瑛妃瑛廢貶愿積外久乃得還

張與者東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趨而辯爲饒陽裨將祿山反攻饒陽與開張福福管曉敵人而學城彌年衆心遂固滄趙已陷史思明引衆傳城與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與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爲誠思明曰云何與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爲國掃除反爲其下何哉思明日將軍不觀天道邪吾上起兵二十萬直趨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谷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與曰策約秦隋窮人力舉四海與爲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無遠德祿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即禽耳思明怒錮解之且死罵曰吾能復殲死兵敗賊衆軍中凜然爲改容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事安祿山未有聞與朱泚同里閭少相狎近泚爲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玉有沉略善與人交內外愛附泚多所叩咨數遣至京師當是時幽州兵最彊財雄士驕悍日思吞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聞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北奚虜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噬公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刻多難可勸勸鼎彝若何泚善之廷玉陰欲耗其力則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賦助天子經費獻牛馬係道儲唐爲單因勸泚入朝泚將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囚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公爲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爲復繫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待如初又有朱體微者亦泚腹心廷玉有建白體微輒左右之故泚愈信榮微稍草廷玉

遂藏朝事。泚乃奏涿州爲承奉軍。刺州靜塞軍。瀛州清夷軍。冀州唐興軍。置團練使。以支郡隸屬。盧龍軍稍削。而泚內長弟滔偪已。滔亦勸泚入朝。乃以軍屬滔。廷玉體微。共白泚。公入朝。爲功臣首。後務至重。須誠信者乃可付。滔雖大弟。多變不情。如假以兵。是嫁之禍也。泚不聽。二人體泚。到朝。德宗爲太子時。知廷玉名。及見。禮眷殊渥。泚統幽州行營。爲涇原鳳翔節度使。詔廷玉以大理少卿爲司馬。體微爲要籍。滔有請於泚。或不順。廷玉必折之。俾循故法。滔已破田悅。凌微肆自用。左右有惡廷玉者。妄云素毀滔。欲四分燕。廷玉倡之。體微和之。滔表言二人離間骨肉。請殺於有司。亦遣泚書云。泚患滔奪其軍。不從。會滔以幽州叛。帝示滔表。而泚亦白發其書。乃歸罪於二人。貶廷玉柳州司戶參軍。體微南浦尉。以慰滔。滔使譟伺諸朝。曰。上若不殺廷玉。當請去。得東出洛。我且縛致麾下。支解之。將行。帝勞廷玉曰。爾姑行。爲國受屈。歲中當還。廷玉至藍田驛。人白左巡使鄭詹。商於道險不可往。詹追使趨潼關。廷玉告子少誠。少良曰。我爲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裂。其壤使不得築。而敗於將成。天助逆耶。今吏使我出東都。此殆滔計。吾不可以辱國。比至靈寶。自投于河。宰相盧杞方疾御史大夫嚴郢欲逐之。得廷玉死狀。即抵骨死而斥出郢。帝聞廷玉忠。歸其柩。厚賻之。李晟平朱泚。少誠等適終喪。晟表丐追贈廷玉并官二子。而帝方招來滔。寢其奏。遂已。

符令奇。沂州臨沂人。初爲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擊子璘奔昭義。節度使薛嵩署爲軍副。嵩卒。田承嗣盜其地。引令奇爲右職。田悅拒命。馬燧敗之。沮水。令奇密語璘曰。吾聞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無噍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時。安用苟旦夕。保縲京師。宗族屠地。汝能委質朝廷。爲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可畏。答曰。今王師四合。吾屬俎中醢。兒今行。吾死不朽。不行。吾亦死。尸壘逆地。云何。璘俯泣不能對。初悅與李納會濮陽。因乞師。納分麾下隨之。至是。納兵歸齊。使璘以三百騎護送。璘與父嘯臂別。乃以衆降燧。燧之出。與三千同降。悅怒。引令奇切讓。令奇罵曰。爾忘義背主。旦夕死。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鈞死。愈爾遠矣。悅怒。奮而起。令奇臨刑色不變。年七十九。夷其家。燧署璘

爲軍副。詔拜特進。封義陽郡王。既聞父見害。號絕泣血。燧表其寃。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賜晉陽第一區。祁田五十頃。贈令奇戶部尚書。

璘字元亮。李懷光反。詔燧討之。璘介五千兵先濟河。與西師合從。燧入朝。爲輔國大將軍。賜靖恭里第一區。藍田田四十頃。璘之降。母匿里中。獨免。及悅死。詔迎於魏。賜宴別殿。璘居環衛十三年。卒。年六十五。贈越州都督。

劉迺。字永夷。河南伊闕人。少警穎。聞誦六經。日數千言。善文詞。爲時推目。天寶中。擢進士第。喪父。以孝聞。服終。中書舍人宋昱知銓事。迺方調。因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此唐虞以爲難。今文部始掄材。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皋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爲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爲鼎鑪。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荀爽。故干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樛杪。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黾。豈不悲乎。

執事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厲鴻深沉之事。亦可窺其門闕矣。昱嘉之。補劍尉。劉晏在江西。奏使巡覆。充留後。大曆中。召拜司門員外郎。德宗初。進郭子儀爲尚父。時冊禮廢。視詔文者不適所宜。宰相崔祐甫召迺至閣草之。少選成文。詞義典裁。俄擢給事中。權知兵部侍郎。楊炎盧杞當國。五歲不遷。建中四年。真拜兵部侍郎。帝狩奉天。迺臥疾私第。朱泚遣人召之。固稱篤。復遣僞相蔣鎮慰誘。迺佯瘖不答。灸無完膚。鎮再至。知不可脅。乃太息曰。我書忝曹郎。不能死。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汗賢哲乎。遂止。迺聞車駕如梁州。自投於牀。搏膺呼天。不食卒。年六十。帝聞其忠。贈禮部尚書。諡曰貞惠。子伯芻。別傳。

孟華。史失其何所人。初事李寶臣爲府官屬。論議倖倖不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師陳事。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朱滔與武俊謀解田悅之圍。帝詔華還。欲亂其謀。華至。譴武俊曰。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可取。今日何汨汨。且上於大夫恩甚厚。將

還康中丞他州而歸我深趙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高官者大夫何望於失地邪夫藥苦口者利病大夫後日思愚言悔無遠或曰華入朝私委便宜欲傾我故得顯職武俊感之然以華舊人未忍奪其職卒進授悅華從至臨清稱病還恆州武俊令子察所爲乃闔門謝賓客武俊知不足忘無殺華意既僭稱王授禮部侍郎不肯起嘔血死

張匠者本爲澤潞將守臨洛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匠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偏拜因曰諸君戰苦吾無賞爲賞願以是女賣重爲衆士一日發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健自河東將兵擊悅城下敗之匠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居州十年擢右金吾衛大將軍未拜卒贈尙書右僕射軍中議立其子重政母徐及兄號斬不肯從奔告淮南節度使王鐸乃免詔嘉其忠起爲金吾衛大將軍季鐸處以副職封徐魯國夫人

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將與王玢姚懷章清志相善號四公子希烈反曾密得其計一二以告李勉玢爲許州鎮遏使會哥舒曜拔汝州希烈遣曾往拒曾欲引軍據蔡使玢爲應情清居中謀取希烈密求藥毒希烈不死曾之行希烈使假子十人從次襲城知其謀以告希烈使李克誠率軍千人劫曾殺之而收其兵并殺玢始約事竟毋相引清懼陽說希烈曰今兵寡恐不能就事請乞師朱滔希烈然之至襄邑奔劉洽德宗贈曾太尉玢司徒工部尙書擢清安定郡王實封戶二百又有呂實康秀琳梁與朝賈樂卿侯仙欽皆死希烈之難贈實秀琳尙書左右僕射與朝等皆秩尙書遣蕭昕致祭境上命李勉哥舒曜訪其家子孫詔雖三世有罪常降一等曾無後貞元中女及曾兄子鄭爭襲封有司奏曾首謀歸順身死賊手陛下錫真食不幸絕嗣宜令鄭以五十戶奉祀女亦封五十戶

張名振本李懷光爲都將始懷光已立功德宗賜鐵券奉詔偃兵名振到軍門大言曰太尉見賊不舉使到不迎將反耶且安史僕固等今皆族滅公欲何爲是實忠義士立功耳懷光召見諭以賊強須奮銳俟時請爲不反及引軍入咸陽又曰公不反來此何邪不意攻此收京城欲以賊離懷光怒曰病狂人

也使左右拉殺之

石演芬者本西域胡人事懷光至都將尤親信嘗爲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郛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璠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爲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實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爲股肱公以我爲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爲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齎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德宗聞贈演芬兵部尙書賜其家錢三百萬新成義於朔方

吳徽者章敬皇后之弟代宗立詔贈后祖神泉爲司徒父令珪太尉擢叔父令璠太子家令懷陽郡公令璠太子諭德濟陽郡公徽太子詹事懷陽郡公並開府徽同三司令璠兄弟故爲縣令郎將矣而徽用威王府參軍進俄還鴻臚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徽循循有禮讓無倨氣矜色見重朝廷時以爲材當所位不自感屬者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謂泚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人持節慰曉惡且俊德宗顧左右無敢行徽曰陛下不以臣亡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大悅徽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使陛下恨下無犯難者即日齎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棄僭逆故留徽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甚贈太子太保諡曰忠賜其家實戶二百一子五品正員官京師平官庀其葬子士矩別傳

高沐者渤海人父馮事宣武李靈曜假守曹州靈曜反馮密遣人奏賊縱恣有詔即拜曹州刺史會李正己盜有曹濮馮不能自通朝廷死官下沐貞元中擢進士第以家託鄆故李師古辟署判官師道叛沐率其僚郭師航李公度引古今成敗前後備說不能入師道所厚吏李文會林英等乘間訴曰比悉心憂公家事而爲沐等所疾公奈何舉十二州地成沐輩千載名乎由是疏斥沐令守濮州沐上書感夸山東東海之饒得其地可以富國師道謀皆覺後英奏事京師帝即史官沐以賊數結天子師道怒誅沐而囚師航守衛尉府凡十年吳元濟拒命師道引兵攻彭城敗蕭師數縣而還以緩王師師爲繕書藏衣絮間使郭航間道走武寧軍見李愿請奇兵三千泚海濤萊淄賊倚海不爲備且



居皆罪人無與守。始明長事。署師道所信吏劉諒名以遺。愿白諸朝。議者疑師道使爲之。不得報。航不敢循故道。聞關回遠。還所。未幾。師道召航。航疑事露。欲引決。航曰。事覺。吾獨死。君無患。航卒自殺。遂絕。及王師討師道。諸節度兵四入。而彭城兵下魚臺金鄉。李聽軍取海州。若拾遺。頗用。師道初准西平。師道勢蹙。內甚懼。李公度與大將李英疊教獻三州。使長子入侍。師道然。可。俄中悔。欲殺英疊。買直言諷師道。娶奴曰高沐。冤氣在天。禍且至。英疊復死。是益其果也。乃逐于萊州。俄殺之。又有崔承龍。楊偕。陳佑。崔清。皆抗節忤賊。李文會指爲沐黨。沐之死。皆被囚。劉悟既平。師道捉。臂。獻。流涕。辟置義成節度府。亦諸公度爲僚屬。元和十四年。贈沐吏部尚書。委馬總備禮收葬。恤其家。航。萊州人以氣聞。師道署右職。與。師。居。齊。初。明。舉。進。士。權。德。輿。將。取。之。聞。其。家。賊。中。乃。罷。遂。爲。賊。聘。二。人。卒。能。忠。顯。

買直言。河朔舊族也。史失其地。父道冲。以藝待詔。代宗時。坐事賜。將死。直言給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燭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覺。後署師道府屬。及師道不軌。提刀負指入諫。曰。願前死。不見城之破。又畫縛載檻車狀。而妻子係繫者以獻。師道怒。囚之。劉悟既入。釋其禁。辟署義成府。後徙。亦隨府遷。監軍劉承偁與悟不平。陰與慈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關下。以汶代節度。事洩。悟以兵圍承偁。殺小使。直言遽入責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効李司空邪。它日復爲軍中所指笑。悟聞。感悔。匿承偁於第。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光明於朝。穆宗召爲諫議大夫。羣情灑然。稱允。而悟固留。得聽。始悟子從諫。貴甚。見直言。輒衣紫擁笏。以兵自衛。直言諫悟曰。郎少年。毋使襲山東。朝服可。著邪。悟死。從諫不發喪。召大將劉武德等。矯悟遺言。與。使。共。表。求。襲。位。直言入。諫。曰。父死不哭。何顏面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爲功臣。然以張汶故。自。不。潔。淋。頭。卒。羞。死。郎。今。日。乃。欲。反。邪。從諫起。抱直言項。哭曰。計窮而然。直言曰。君何憂無土地。今。朝。廷。正。速。死。耳。若從武德謀。吾見劉氏爲元濟矣。從諫拜曰。唯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擗。留。後。使。從。

諫居喪。初。從。諫。惟。鄆。兵。二。千。同。謀。直言既折之。軍中遂安。太和九年卒。贈工部尚書。

辛諫者。太原尹雲京孫也。學詩書。能擊劍。重然諾。走人所急。初事李。主錢穀。性廉勁。遇事不處文法。皆與之合。罷居揚州。年五十。不肯仕。而慨然常有濟時意。應勳反。攻杜慆於泗州。諫聞之。率舟趨泗口。實賊柵以入。慆素聞其名。握手曰。吾僚李延樞嘗爲吾道。夫子爲人。何意臨教。吾無憂矣。諫亦謂慆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決。同慆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諫北行。諫未至。慆憂之。延樞知必來。曰。諫至。可表爲判官。慆許諾。俄而至。慆喜曰。國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焚淮口。諫曰。事棘矣。獨出可以求援。乃與楊文播。李行實。夜踰淮。坎岸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大將袁公昇等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諫拔劍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來。乃逗留不進。欲何爲。大丈夫孤國恩。雖生可羞。且失泗則淮南爲寇場。君尙能獨存。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劍直前。厚本持之。公昇等僅免。諫望泗慆哭。帳下皆流涕。厚本決許付兵五百。諫曰。足矣。偏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諫仆面于地。泣以謝。衆既叩淮。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諫將斬之。衆爲諫。諫曰。公等登舟。吾救其死。士遽登已。慆亦出兵。表裏擊。賊大敗。諫入人心。遂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赴援。壁連塘。慆欲遣人延勞。諸吏憚不敢出。諫獨往。橋而還。團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諫復請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詣浙西見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疑諫爲賊計。囚之。諫引李。自。明。時爲大同防禦使。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救。合淮南兵五千。鹽粟具。方淮路梗。不得進。諫引兵決戰。斬賊六百級。乃克入。城上譟叫。慆與下迎。泣。表。其。功。于。朝。授。監。察。御史。團。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初。諫求救也。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粟二十萬。諫子及兄子客廣陵。託慆曰。使先人不乏祀。公之惠也。後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方諫之少。耕于野。有牛鬪。衆長奔。諫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飯諫。然諫短。才及中人。後貴。力亦少衰。

云。

黃碣，閬人也。初爲閬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碣怒曰：「是筆  
宅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駢表其能，爲漳州刺史，徙華州，治有績。  
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董昌爲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  
副。久乃應。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拔田畝，席賁輸之勤，位將相，非有勳業可紀，今  
不能盡忠王朝，乃自尊大，一日誅滅，無種矣。」桓文不侮周室，曹操弗敢危漢，今  
王僻嬰一城，乃爲大逆。何邪？碣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滅，昌怒曰：「碣不順我，  
邪？」斥出之。碣移書幕府李潛曰：「順天建元，以愚策之，針可爲稍邪？或竊其書示  
昌，昌令使者斬之，使以首至。」昌詰曰：「賊負我，三公不肯爲而死邪？」抵牾中，夷  
其家百口。坎鏡湖之南，同瘞焉。昌敗，有詔贈司徒，求其後，不能得。昌已殺碣，潛  
亦遇害。乃召會稽令吳鐔問策。鐔曰：「王爲真諸侯，遺榮子孫而不爲，乃作僞天  
子，自取滅亡。」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固辭曰：「王自棄爲  
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敢以身許王也。昌惡之，  
曰：「遜不知天意，以邪說拒我，囚之。」他日謂人曰：「我無碣，鐔遜何乏事，即害之。」  
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遜五世從孫也。第進士，辟戶部巡官，歷中書舍人，刑部  
侍郎。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爲兵馬招討制置宣慰副使。旣而更授昭義  
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刀黃橫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  
容廟堂，何爲自履行陣也？」揆大罵不訕，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  
「死狗奴，解人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置聲不輟，至死。昭宗憐  
之，贈左僕射。

唐書卷一百九十三

唐書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辛德傳袁公昇○舊書作王公弁

唐書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唐書卷一百九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卓行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質厚少諒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醢精無茵席服除以憂困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參軍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漣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貨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誦五鳳樓下令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董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環諸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蒿子于蒿子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餉餘一緡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局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飲是時程休邢宇宇弟宙張茂之李暹暹族子丹叔惟岳喬潭楊拯房垂柳識皆號門弟子德秀善文辭作奏士賦以自況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渾時爲陸渾尉庀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無荷薪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之餐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

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大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歟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德秀以爲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禮易書春秋詩爲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穎士尤罪子長不編年而爲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自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人不錄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實物蕭病貶惡太亟樊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爲人師也世謂篤論休字士美廣平人字字紹宗宙字次宗河間人茂之字季豐南陽人暹字伯高丹叔字南誠惟岳字讓道趙人渾字源梁人垂字翼明清河人拯字齊物隋觀王雄後舉進士終右驍衛騎曹參軍暹擢制科還南華令大水他縣飢人至相屬暹爲具饗及去糗糧送之吏爲立碑安祿山亂暹客清河爲乞師平原太守顏真卿一郡獲全歷虜州刺史拯與暹名最著渾識以文傳後

權泉字士繇秦州略陽人徙潤州丹徒晉安丘公翼十二世孫父倕與席豫蘇源明以藝文相友終羽林軍參軍泉擢進士第爲臨清尉安祿山籍其名表爲勳尉署幕府泉度祿山且叛以其猜慮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善善妻泉妹也密約以疾召之暮來泉陽喑直視善而暝善爲盡哀自含斂之泉逸去人無知者吏以詔書還泉母母謂實死慟哭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泉潛候於淇門奉侍晝夜南奔客臨淮爲驛亭保以謂北方既度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爲屬高適表試大理評事淮南採訪判官永王舉兵脅士大夫舉號姓名以免玄宗在蜀聞之拜監察御史會母喪得風痺疾客洪州南北梗否踰年詔命不至有中人過州頗求取無厭南昌令王遠欲按之謀於泉泉良久不答泣曰今何由致天子使而遠欲治之掩面去遠悟厚謝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表爲行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固辭



書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邪？李季卿爲江淮黜陟使，列其高行以著作郎召，不就。自中原亂，士人率度江，李華、柳識、韓洄、王定皆仰鼻節，與友善。洄定常評臬，可爲宰輔師保，華亦以爲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卒，年四十六。洄等制服行哭，詔贈祕書少監，元和中，諡爲貞孝，子德興，至宰相，別傳。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叔父爲幽涼二州都督，家衛州，宗屬以伉俠相矜，濟少孤，獨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卿表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臥不起。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祿山至衛，使太守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得已，爲起。祿山下拜，鈞禮，居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濟素善衛令齊玘，因謁歸，具告以誠，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歎血狀，陽不支，昇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德歎歎，止刀，以實病告。後慶緒復使彊輿至東都，安國觀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爲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汙職官羅拜，以愧其心。授祕書郎，或言太薄，更拜太子舍人，來瑱辟爲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宜城楚昭王廟墮地，廣九十畝，濟立壁其左，瑒死，屏居七年。大歷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生子，因其官字曰禮闈，曰憲臺，而禮闈死，憲臺更名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飢，節用以給親里，大獲，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與權皋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祕書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汙其名，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其操於利仁之世，而猶選儒者之所不爲，盡佛人之心，難而害己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愈答曰：「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

事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

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世爲官族，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史，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增、城、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惻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謙恭，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過之，慮其恥，退自匿，書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饑，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粃數斛，乃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緡，戒使者不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倣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緡與之，倣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爲奴以償德。」城曰：「吾子非也，能同我爲學乎？」倣泣謝，即教以書，倣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顧其習，學如初，慚，縊而死。城驚且哭，厚自咎，爲服，縊麻瘞之，陝就觀察使李泌數禮餉，城受之，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詔以著作佐郎召，并賜緋魚，泌使參軍事，轉僕奉詔至其家，城封還詔，自稱多病老憊，不堪奔奉，惟哀憐，泌不敢彊，及爲宰相，又言之德宗，於是召拜右諫議大夫，遣長安尉楊寧齎束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召見，賜帛五十匹，初城未起，縉紳想見風采，既與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獲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辭，即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無得聞言，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每約二弟，吾所傳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送酒家，無留也，服用無贏副，客或稱其佳可愛，輒喜舉

授之。有陳其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贊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爲皇太子，爲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論道，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還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醢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李儋、王魯卿、李讓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等書曰：「詔出陽公道州，僕聞怛然，幸生不諱之代，不能論列大體。聞下執事，還陽公之南也。今諸生愛慕陽公德，懇乞留，輒用撫手甚甚。昔李膺、嵇康時，太學生徒仰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誠諸生見賜甚厚，將亦陽公漸漬導訓所致乎？意公有博厚恢大之德，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飛文陳惡，論者以爲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劬。孟軻館齊，從者竊履，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且陽公在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之夫沮其志，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瞻望焉。與其化一州，其功遠近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己也。於國甚宜，蕃等守闕下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盤，置甌酌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於刺史者，拾不法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詣黃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

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爲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仆門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葬。蕃和州人，事父母孝。學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揖諸生去。乃共閉蕃空舍中，衆共狀蕃義行。白城請留，會城罷，亦止。初，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之士無受汙者。蕃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爲治喪。僕魯人，魯鄉第進士有名。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父與有風幹，當大中時，盧弘正管鹽鐵，表爲安邑兩池榷鹽使。先是法疏闊，吏輕觸禁，與爲立約數十條，莫不以爲宜。以勞再遷戶部郎中。圖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王凝特所獎待，俄而凝坐法貶商州。圖感知己，往從之。凝起拜宣歙觀察使，乃辟置幕府，召爲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常與游。攜還朝，過陝，號屬於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即表爲僚佐，會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圖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陽，問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即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符寶難，不獲從，又還河中。龍紀初，復拜舊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後再以戶部侍郎召，身謝闕下。數日即引去。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陽，趣意野老，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圖本居中修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瞶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每歲時祠禱鼓舞，圖與閭里耆老相樂。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

饋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朱全忠已篡。召爲禮部尙書。不起。哀帝弑。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圖無子。以甥爲嗣。嘗爲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贊曰。節誼爲天下大閑。士不可不勉。觀皋濟不汙賊。據忠自完。而亂臣爲沮計。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傾軔復支。不有君子。果能國乎。德秀以德城。以鯁峭。圖知命。其志凜凜。與秋霜爭嚴。真丈夫哉。

唐書卷一百九十四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一百二十

孝友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聞巷刺草之民，皆得書于史官。萬年王世貴，長安嚴待封，涇陽田伯明，華原韓難陀，華州王瞿曇，鄭縣李法汪，郭士舉，張長，郭士度，鄭迪，柳仁忠，能君德，劉崇，甘元爽，韓子尚，韓思約，下邳張萬微，朝邑申屠思恭，呂昂，韓龜，張元亮，豐臺孫智和，新平馮猛，將，宜川司馬芬，洛交周崇俊，洛川何善宜，博陵崔定仁，冀州燕道情，貝州馬衡，滄州鄭士才，清池孫楚信，劉賢，渤海邊鳳舉，瀛州朱寶積，樂陵蘇伏念，邯鄲章微，雞澤馮仁海，郭守素，文安董相，武邑王達多，張丘感，張藝，鄭登，孫師才，張義節，沙河趙君惠，南樂谷感德，魏縣毛仁，武城茹智達，歷亭王師威，李肆仁，臨河李文綱，湯陰后斤奴，鼓城鼓思義，陳岷田堤岳，太原盧道仁，王知道，蒲州賈孝才，解縣衛玄表，南岳張利見，安邑曹文行，孫懷應，相里志隆，楊王操，邵玄同，張衡，曹存勳，李文襄，董文海，李文秀，張仙兒，張公憲，虞鄉董敬直，河東張金城，呂神通，呂雲，呂志挺，呂元光，趙舉，張祐，姚熾，張師德，馮巨源，杜山藏，河西郭文政，伊闕任仲濟，源榮，鄧汴州張士嚴，陳留家師諒，董允恭，尉氏楊思貞，中牟潘良璵，豐子季通，陽武時惠珣，封丘楊嵩珪，許田李頤道，昨城蔡洪，石磐雄，豐孫彥威，明山胡君才，徐州皇甫恆，彭城尹務榮，荊州劉寶，長壽史博，益州焦懷肅，郭景華，鄆縣曹少微，涪城趙烟，黃陽趙光，黃昇，梓潼馬冬王，秦舉，王興嗣，依政樊濟，巴西韋士宗，文博，樊豐子詮，南鄭李貞古，巢縣張進昭，萬載廖洪，南陵蘇仲方，鄆陽張讚，樂平謝惟勤，沈普，姜嶠，上饒鮑嘉福，虞錫真，句容張常清，弋陽張球，李營，豐子凝，孫楚，黃溪黃舟，建昌熊士瞻，臨江袁鳴，贛縣謝俊，餘杭何公升，章成，緬方宗，建德何起門，桐廬祝希進，諸暨張萬和，蕭山李渭，許伯會，戴恭，俞儋，信安徐知新，徐惠，東陽廖先，唐君祐，睦州許利川，建陽劉常，邵武黃且，張巨鏡，吳海泉，山黃嘉猷，永泰王興，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萬年宋興貴，奉先張郭，澧陽張仁

興，機陽董思龍，湖城閻曼，高平雍仙，高，湖城閻鄭，正平周思義，張子英，曲沃張君密，秦德方，馬玄操，李君則，太平趙德儼，應西陳嗣，北海呂元簡，經城宋洸之，單父劉九江，無城徐文亮，樂陵吳正表，河間劉宣，董承，安邑任君義，衛開，龍門梁神義，寶見步，張奇異，鄭縣王元緒，寇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夏現，桐廬戴元益，高安宋練，涇縣葛晏，弋陽李植，繁昌王丕，皆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有授以官者，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而進，又有京兆張阿九，趙言，奉天趙正言，滑清泌，羽林飛騎，咬榮，鄭縣吳孝友，華陰尹義華，潞州張光琬，解縣南鍛，河東李忠孝，韓放，鄆陵任客奴，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樂工段日昇，河東將陳涉，襄陽馮子，城固雍孫入，虞鄉張抱玉，骨英秀，榆次馮秀誠，封丘楊嵩珪，劉浩清，池朱庭玉，第庭金，繁昌朱悌，歙縣黃茂，左千牛薛鋒及河陽劉士約，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善乎，韓愈之論也，曰：父母疾，享藥餌，以是為孝，未聞毀支體者也，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為之，是不幸而而且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人焉，廣明後方鎮凌法，夸地千里，事不上聞，孝悌篤行之士，旌命所不及，載小說者，名字不參見他書，不可錄，若李知本，張志寬之屬，承上順下，有禮讓君子之風，故輯而序之，張士嚴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士嚴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貧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沒，亦如之，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廬于墓，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為流涕，賜緣帛而去，四人名顯著，詳見于篇。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豐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為獲嘉丞，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知本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賞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



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貞觀初知隱爲伊闕丞知本夏津令開元中孫瑒爲給事中揚州長史知隱孫頤有文辭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位給事中凡四人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而毀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間倚全者百許姓後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貧土成墳手蒔松柏高祖遣使者就弔拜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爲雞令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爲堡因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數挹而去貞觀六年表異門閭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齒也少玄鏡膚聞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與貞觀中州言狀拜徐王府參軍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遜去又三年卒業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殞絕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服除遷秘書郎伏沐闔門誦書監虞世南器其人歲終書上考固辭召爲弘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閣祭酒當代王再表留進朝請郎舉制科擢許王文學復爲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饑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爲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聞其孝爲解縛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履墓有白鶴止廬傍高宗時表異其家至德間有常州人王遇第退俱爲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

之

程衰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第戊洛州母終聞計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殯人不復識改葬曾門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篤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武弘度士驥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髮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日一溢米素芝產廬前親履其旁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爲聞孝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冕爲刻石頌其孝感

鄭潛曜者父萬鈞尉馬都尉榮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瞋面主疾瘳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尙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元讓雍州武功人權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閭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廢

櫛沐飯菜飲水咸享中太子監國下令表闕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悌卓越擢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訟皆詣讓判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輔吾子尋卒

裴敬彝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太中大夫居母喪哭喪明有白鳥巢冢樹兄弟八人皆爲名孝詔表門闕世謂義門裴氏敬彝七歲能文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甘露頂父智周補臨黃令爲下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

臨直枉臨奇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表敬彝于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今心悸而痛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羸毀踰禮乾封初遷累監察御史母病歷許仁則者甞不能乘敬彝自爲輿往迎既居喪詔贈緘帛官爲作靈輿終服以著作郎兼修國史歷中書舍人太子左庶子武后時爲酷吏所陷死嶺南

梁文貞號州閭鄉人少從軍守邊遽還親已亡自傷不得養即穿牆爲門晨夕

沈掃廬墓左。喑默三十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會官改新道。出文真。廬前行。族見之。皆爲流涕。有甘露降。坐木。白兔馴擾。縣令刊石紀之。開元中。刺史許景先表文貞孝絕倫。詔付史官。

沈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曰。吾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度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孫。舉孝廉。上元中。爲衡陽博士。母喪。貧土成墳。不御絮帛。嘗滋味。野火將遠。樹悲號于天。俄而雨。火滅。歲旱。泉湧。廬前。靈芝生。

陳集原。瀧州開陽人。世爲酋長。父龍樹。爲欽州刺史。有疾。即集原輒不食。及亡。嘔血數升。即坐作廬。盡以田資贖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時。歷右豹韜衛大將軍。陸南金。蘇州吳人。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春秋。司馬史。班氏漢書。仕隋。爲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擢著作郎。時王世充將篡逆。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年。朝果無忠臣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宿志也。請因啓事。爲陛下殺之。謀洩。停侍讀。乃不克。貞觀初。終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南金仕爲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僞稱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爲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第趙璧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第自誣。不情。旭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履操謹完。張說。陸象先。以賢謂之。由庫部員外。以痼疾。改太子洗馬卒。

張秀。河中解人。父審素。爲蒲州都督。有陳某仁者。誣其冒職。級私庸兵。玄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即按。某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謀反。於是汪收審素繫雅州獄。馳至蒲州。按反狀。堂禮不勝。殺某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釋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秀與兄理尙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汪更名萬頃。理時年十三。秀少二歲。夜狙萬頃於魏王池。理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關。爲秀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奔江南。將殺構父。

罪者。然後詣有司。遺汜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喟然。謂九齡曰。孝子者。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爲子。孰不顧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卒用耀卿議。議者以爲寬。帝下詔申諭。乃殺之。臨刑賜食。理不能進。秀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閱之。爲誄。揭于道。敕錢爲葬北邙。尙恐仇人發之。作疑冢。使不知其處。太宗時。有卽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爲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尙幼。至貞觀時。朝世更易。而君操寡孤。仇家無所憚。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剔其心肝。噉立盡。趙告刺史曰。父死凶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爲貸死。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爲人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爲人庸。夜讀書。久之。手殺讎人。詣官自陳。帝原之。永徽初。同官人同蹄智壽。父爲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爭爲首。有司不能決者三年。或言第始謀。乃論死。臨刑曰。讎已報。死不恨。智壽自投地委頓。身無完膚。詆智爽血盡。乃已。見者傷之。武后時。下邳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爲縣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命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左拾遺陳子昂議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干讎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聖人修禮治內。飭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暴亂銷。廉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慶報父讎。東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盡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讎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赦。臣聞刑所以生。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非亂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跡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趨其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實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時雖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

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施。茲謂濫。濫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若師祖獨以私怨奮吏氣。虛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顧號不聞。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罪。師祖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之所謂讎者。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釀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爲里人謝全所殺。常安八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鄴執不可。卒抵死。又富平人梁悅。父爲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議。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子復父讎。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若子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法顧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設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雅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

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悅申寬。請罪詣公門。流循州。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賣錢於雲陽張莅。莅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莅趨悍。度救不足解。則舉鎗擊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爲暴。度不解而擊。不爲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侯知道。程俱羅者。豐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墳作冢。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傳墳踴而哭。爲獸爲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爲子。忠君爲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皆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爲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病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驚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迴徹蒼旻。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鄰。又有何澄粹者。池州人。親病日錮。俗尙鬼。病者不進藥。澄粹剔股肉進親。疾爲瘳。後親沒。伏于墓。哭踊無數。以毀卒。當時號青陽孝子。士爲作誄甚衆。壽州安豐李興。亦有至行。柳宗元爲作孝門銘。曰。壽州刺史臣承恩言。九月丁亥。安豐令上所部編戶吐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父老病已不能啖。宿而死。興號呼撫腹。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淚。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顙。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廬中醴泉湧。此皆陛下孝治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請。制曰。可。銘曰。懿厥孝思。茲惟淑壘。秉粹和篇。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嚙。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視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拾膺腐眦。寒暑在廬。草木悼死。爲獸爲悲。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脩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蒸蒸。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夷宮。亦有考叔。瘞莊稱純。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神錫秘祉。三秀豐泉。帝

命祥加亦表其門。統一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饈餽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林攢。泉州莆田人。貞元初。仕爲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槌髀作塚。廬其右。有白鳥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邪。俄而露復集。鳥亦回翔。詔作二闕于墓前。又表其閭。獨後役。時號闕下林家。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親併亡。羸弱居喪。又歲飢。或教其分第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橫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沉。復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爲刻石。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表其家。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爲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割股膳母而愈。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不畜妻僕。處一室。賣藥自業。世傳能作黃金。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贊曰。聖人治天下有道。曰。要在孝悌而已。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而之國。國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行從。其失則以法繩之。故曰。孝者。天下大本。法其末也。至匹夫單人。行孝一概。而凶盜不敢凌。天子喟而旌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故哀而著于篇。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考證

張琬傳同官人同歸智壽○同歸二字不可解舊書作周智壽疑當從舊書

唐書卷一百九十五考證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隱逸

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祿也，汎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惛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末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內審其材，終不可當世取捨，故逃丘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譬焉。且世未嘗無隱，有之未嘗不旌賞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人歸焉，唐與賢人在位衆多，其遁戢不出者，纔班班可述，然皆下槩者也。雖然，各保其素，非託默于語，足崖壑而志城闕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爲仕途捷徑，高尚之節喪焉，故哀可喜者類于篇。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棄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勅遂解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鳬鴈，時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醖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

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讀續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凝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葬，自誌其墓，績之仕，以醉失職，鄉人斬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荏蕸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鬣，龍駘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頭駘膝，踣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栖，龍不差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實軌見之，遺以衣服，鹿麕麋，轉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爲鷲米若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屨，草草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瞻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數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隣等師事之，照隣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

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癰疽。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癰疽。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彗星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癰疽。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潰竭。其癰疽。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針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臨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尙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生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生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孫處約常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倭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博尚未生。及博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遯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樓。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贊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爲出。豈如陛下親降巖穴。邪。帝悅。因敕游巖將家屬傳赴都。拜榮文館學士。帝嘗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問爲方外

友云。時又有史德義者。岷山人。居虎丘山。騎牛帶瓢。出入廬野。高宗聞其名。召至洛陽。俄稱疾歸。天授初。江南宣慰使周興薦之。復召赴都。擢朝散大夫。與死免官歸。素饒衰。

孟詵。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他日至劉稹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武后聞不悅。出爲台州司馬。頻遷春官侍郎。相王召爲侍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治方藥。睿宗召。將用之。以老固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給羊酒。唐肅宗尹。畢構以就有古人風。名所居爲子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就居官頗刻。斂然以治。稱。其間居嘗語人曰。養生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言。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父知敬。善書。武后時仕爲麟臺少監。友貞少爲司經局正字。母病。嘗言得人肉啖之。友貞割股以進。母疾愈。詔旌表其門。素好學。訓誨子弟如嚴。君口不語人過。重然諾。時以爲君子。歷長水令。罷歸。中宗在東宮。召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以太子中舍人徵。固辭疾。詔致珍饌。給全祿終身。四時送其所。州縣存問。玄宗在東宮。表以蒲車。召不至。卒。年九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敕縣令弔祭。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葬。隱嵩山。師黃頭學養生。四十年。頭卒。更居兗州。徂徠。與劉玄博友。善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強。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巡狩。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九十餘。帝令張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拜國子博士。聽還山。敕州縣春秋致東帛酒肉。仍賜絹百。衣一稱。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瑋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東帛。將薦之朝。拒。不答。洛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行冲垢穢復與之。不獲已。而受。俄報身所。盡素絲。曰。義不受無妄財也。先是定州崔元鑒善禮學。用張易之力。授朝散大夫。家居給半祿。元愷謂曰。無功而祿。災也。卒。年八十餘。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

聞其母卒。感暑步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邪。比至。乾意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孔慎言就謁。辭不見。大經遠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鑒墓自爲誌。如言終。

武攸緒。則天皇弟。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隱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教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繒帛野服。王公所遺鹿裘裘。障塵格。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骨。瞳有紫光。晝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懷盈齎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龜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披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數恩。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城東。俄而諸韋誅。王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縣通遣。士爲驚。願詔賜廬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白履忠。汴州浚儀人。實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時號梁丘子。景雲中。召爲校書郎。棄官去。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薦履忠。博學守操。可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國子祭酒楊瑒又表其賢。召赴京師。辭病老不任職。詔拜朝散大夫。乞還。手詔許游京師。徐返里閭。履忠留數月乃去。吳兢。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帶斗米。足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臥。寬徭役。豈易得哉。

盧鴻字類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詔曰。鴻有秦一之道。中庸之德。鈞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

每輒辭託。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返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有司其肅束帛之具。重宣茲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歲給米百斛。絹五十。府縣爲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狀聞。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鴻到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云。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通經誼。美文辭。舉進士不中。性高鯁。不耐沈浮於時。去居南陽。倚帝山。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費紙札耳。復問神仙冷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羣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爲立道館。安祿山欲誅兵。乃還茅山。而兩京陷。江淮盜賊起。因東入會稽。刺中大曆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爲宗元先生。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略相甲乙云。

潘師正者。貝州宗城人。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爲道士。得其術。居遁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敕直造遙谷作門。曰仙游。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新仙。望仙。趙仙曲。卒年九十八。贈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即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時將封太山。兩不止。帝令道合禱祝。俄而霽。乃令馳傳先行太山祈禱。得賞賜。輒散貧乏。無所蓄。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後營宮。還道合墓。開其棺。見骸垢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爲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無它異。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



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徧游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禪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尙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被，遣之。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又命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縉至所居，按金錄設祠，厚賜焉。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諡貞一先生。親文其碑，自師正道，合與承禪等語，言訖謫似方士，劉之不錄，直取其隱榮云。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羣類科，累遷太常博士。張說爲麗正殿修書使，表知章及徐堅、趙冬曦入院撰六典等書。累年無功，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爲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爲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爲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爲閑也。玄宗自爲贊賜之，遷太子右庶子，充侍讀。申王薨，詔選挽郎，而知章取舍不平，陸子喧訴不能止。知章梯牆出首以決事，人皆斬之。坐徙工部。肅宗爲太子，知章還賓客，授秘書監，而左補闕薛令之兼侍讀。時東宮官積年不遷，令之書壁，望禮之薄，帝見復題聽自安者，令之即棄官，徒步歸鄉里。知章晚節尤誕放，遊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未始刊飭，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爲寶。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僧子爲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爲道士。卒年八十六。肅宗乾元初，以雅舊贈禮部尚書，令之長谿人，肅宗亦以舊恩召，而令之已前卒。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縣。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

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姜公輔之謫，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爲葬山下，張建封聞系之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千亭，號其山爲高士峯云。」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莊列二子書，爲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章詣者，爲撰內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樓閣，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耒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績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遊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爲買地大其閤，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載酒，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辨捷類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輒成，嘗撰漁歌，肅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孔述睿，越州山陰人。梁侍中休源八世孫，高祖德紹，事竇建德爲中書侍郎，嘗草檄毀薄太宗，賊平，執登汜水樓，責曰：「爾以檄謗我，云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耶？』」命壯士碎頰樓下。曾祖昌寓，字廣成，貞觀中對策高第，歷魏州司馬，有治狀，帝爲不置刺史，爲政三年，璽書褒美，進膳部郎中。祖祖舜，字奉先，爲監察御史，以累下除，成武令，雉馴于廷，述睿少與兄充符弟克讓，篤孝，已孤，偕隱嵩山，而述睿資嗜學，大曆中劉晏薦於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召，擢累司

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述睿每一遷卽至朝謝俄而辭疾歸以爲常德宗立拜諫議大夫命河南尹趙惠伯齎詔書東帛備禮致遣既至對別殿賜第宅給殿馬兼皇太子侍讀固辭弗許久乃改秘書少監兼右庶子復爲史館修撰述睿重次地理志本末最詳性退讓未始忤物雖親朋燕集至嚴默終日人皆畏之與令狐綯同職綯數抵侮然卒不校也時稱長者貞元四年帝念平涼之難尤惻怛以述睿精慤而誠故遣持祠具稱詔臨祭又以疾乞解久乃許以太子賓客還鄉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仕不給公卿帝特命給焉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

子敏行字至之元和初擢進士第岳鄂呂元膺表在節度府元膺徙東都河中輒隨府遷入拜右拾遺四遷司勳郎中集賢殿學士諫議大夫李絳遇害事本監軍楊叔元時無敢言敏行上書極論之叔元乃得罪以名臣子少修潔及仕宦能交當時豪俊有名一時而雅操不逮父矣卒年三十九贈工部侍郎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垢糞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簍牛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羣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令羣草莽當其記文字情憤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因數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爲優人作歌諧數千言天寶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師太守李齊物見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貌倪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者在己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朋友燕處意有所行輒去人疑其多嗔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苎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久之詔拜羽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貞元末卒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闕羽形置煬突間祀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前季卿爲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

衣野服單具而入季卿不爲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其後尙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崔觀梁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老無子乃以田宅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詠相親爲娛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辟爲參謀教趣就職不曉吏事餘慶稱長者文宗時左補闕王直方其里中人也上書論事見便殿訪遺逸直方薦觀高行詔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大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遊搏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實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竄棄篋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雖比勸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爲輯褫刊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兩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舂鋤採刺無休時或譏其勞答曰堯舜徵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爲致之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後客至絮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廣東書茶龜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租續書事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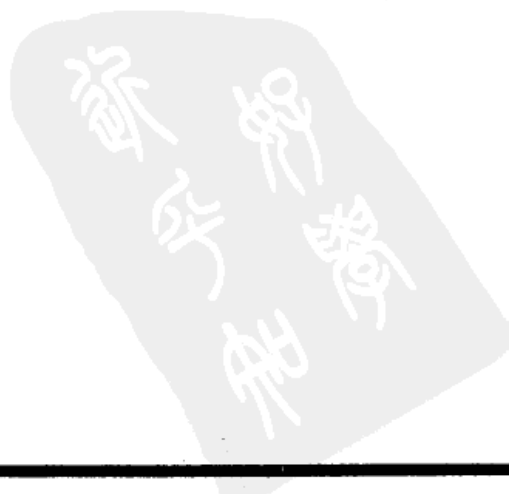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考證

隱逸孟說傳○舊書入方伎傳

潘師正傳貝州樂城人○舊書作趙州贊人

賀知章傳○舊書入文苑傳

唐書卷一百九十六考證



循吏

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吏也。故吏更則法平政成。不更則王道弛而敗矣。在堯舜時。曰九德咸事也。百工惟時也。在周文武時。曰棫機能官人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也。堯舜五帝之盛。帝文武三王之顯。王不能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唐興。承隋亂離。刻被荒荼。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臥與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敷怨。就安。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間遣使者循行天下。勅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授。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請側門候進止。所以光寵守臣。以責其功。初。刺史準京官。得佩魚。品卑者。假緋魚。開元中。又錮廢酷吏。懲無良。羣臣化之。革苛峻之風。爭以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舉任刺史者。郎官執擇。書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官長人不可輕授。亟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協氣嘉生。薰為太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故條次治宜。以著厥庸。若將相大臣。兼以勳閥著者。名見本篇。不列於茲。

韋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給。死無恨。高祖入關。遣使者徇定蜀。承制。擢仁壽。為州都督府長史。南寧州。納款。朝廷。遣使。撫接。至。軍。食。皆。遺。人。苦。之。多。叛。去。帝。素。聞。仁。壽。治。理。詔。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嶲。詔。歲一按行。尉。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循。西。洱。河。開。地。數。千。里。緝。蠻。置。七。州。十。五。縣。會。蒙。皆。來。賓。見。即。授。以。牧。宰。咸。令。閉。殿。人。人。安。悅。將。還。會。長。泣。曰。天。子。藉。公。鎮。撫。來。何。欲。去。我。仁。壽。以。池。壁。未。立。為。解。諸。酋。即。相。率。築。城。起。廩。實。旬。略。具。仁。壽。乃。告。以。實。曰。吾。奉。詔。鎮。撫。庸。最。擅。留。夷。夏。父。老。乃。

悲啼。祖。行。遣。子。弟。隨。賈。方。物。天。子。大。悅。仁。壽。請。徙。治。南寧州。假。兵。遂。撫。定。詔。可。敕。益。州。給。兵。護。送。刺。史。賈。軌。疾。其。功。詠。官。山。僚。方。叛。未。可。以。遠。略。不。時。遣。歲。餘。卒。

陳君賓。陳郡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為襄國通守。武德初。舉郡縣命。封東陽郡公。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鄧州。州承喪亂。後百姓流冗。君賓加意勞徠。不期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霜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羨。蒲盧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糶糧少。令析民房逐食。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還有贏糧出布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內之人。皆為兄弟。變饉饉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百姓養戶。免今年調物。是歲入為太府少卿。轉少府少監。坐事免。起為虔州刺史。卒。

張九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元武民以犍牛依婦家者。久之。犍十餘犍。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九濟。九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抑。九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實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像。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慚。九濟過道旁。有姥廬守所。薛慈。因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慈。九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屈。吏食槐葉菜。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擢幽州刺史。卒。時又有李桐客者。亦以治稱。初仕隋為門下錄事。煬帝在江都。以四方日亂。謀徙都丹陽。召羣臣議。左右希意。以為江左且望幸。若巡狩勒石紀功。復為舊跡。顧不其然。桐客獨曰。吳會卑濕而陋。不足奉萬乘。給三軍。吳人力屈。無以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福。御史劾以譴毀。幾得罪而免。為字文化反。骨將至黎陽。又陷。賈建德。賊平。授秦王府法曹參軍。貞觀初。累為通巴二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為慈父。桐客。冀州衡水人。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曾祖義深，仕北齊爲梁州刺史。父政，漢爲隋水部郎，使淮南，死於盜。素立，仕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秘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初，突厥鐵勒部內附，即其地爲瀚海都護府。詔素立領之。於是關泥熱別部數梗邊，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諭降。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素立止受酒一桮，歸其餘。乃開屯田，立署次，虜益畏威。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出爲綿州刺史。永徽初，徙蒲州，將行，還所餘儲乾并什器于州。齊家書就道，會卒。高宗特廢朝一日，諡曰平。

孫至遠，始名鵬，而素立方奉使，謂家人曰：「古有待事名子。」吾此役可命子孫矣。遂以名之。少秀晤，能治尚書左氏春秋，未見杜預釋例而作編記，大趣略同。復撰周書，起后稷至魏，爲傳紀，令狐德棻許其良史。始調蒲州參軍，累補乾封尉。上元時，制策高第，授明堂主簿，以喪解官。既除，調鴻臚主簿，奏戎狄簿領。高宗悅，擢監察御史裏行。忤貴倖外遷，久乃歷司勳吏部員外郎中。遷天官侍郎，知選事。疾令史受賄謝多所絀易，吏肅然斂手。有王忠者被放，吏謬書其姓爲士，欲擬乾城之。至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此必王忠。」吏叩頭服罪。至遠之知選，以內史李昭德進，人或勸其往謝，答曰：「公以公用我，奈何欲謝以私？」卒不詣。故昭德銜之。出爲壁州刺史，卒。年四十八。至遠父休烈，亦有文，終鄭令。年四十九，世數其父子材不盡云。至遠見桓彥範，力言其賢，慮從厚，尙少，高以評目。許弟從遠，且貴，豫言其位以驗所至，蘇頌其出也。少失母，至遠愛視甚謹，以女妻之。友兄弟，事寡姊有禮，世稱其德。從遠清密有學，神龍初，歷中書令、太府卿，累封趙郡公。諡曰懿。兄弟皆德望相埒，又從父游，道武后時，冬官尙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至遠子舍，字玉田，少聰警，初歷汜水主簿，遇事盡銳，雖廚豎一閹，輒記姓名居業，黜陟使路敬潛薦其清白。擢右臺監察御史裏行，臺廢，授監察御史，累轉國

子司業，事母謹，累世同居，長幼有禮，舍妻物故，時母病，恐悲傷，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朝夕省侍，無憂色，母終，毀而卒。

從遠子巖，年十餘歲，會中宗祀明堂，以近臣子弟執豆，巖進止中禮。授右宗衛兵曹參軍，歷洛陽尉，累遷兵部郎中，發扶風兵應姚崇稱旨，遷諫議大夫，封贊皇縣伯。終兵部侍郎，巖善草隸，爲參軍時製一裘，服終身。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陰人。父粹，爲隋介州長史，與漢王諒同反，誅。大鼎，爲官奴，流辰州，用戰功得還。高祖兵興，謁見龍門，因說帝絕龍門，軍永豐倉就食，傳檄遠近，據天府，示豪傑，爲拊背扼喉計。帝奇之，時諸將已決策先攻河東，故議置，授大將軍府察非掾，出爲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實倉廩。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以大鼎爲饒州道軍師，引兵度彭蠡湖，以功遷涪州刺史，累徙滄州。

無棣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駟騶，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長蘆，漳衡三渠，泄汙潦，水不爲害。是時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爲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鐫脚刺史。永徽中，遷銀青光祿大夫，行荊州大都督，長史卒，諡曰恭。

子克構，有器識，永隆初，歷戶部郎中，族人黃門侍郎顯，以弟紹尙太平公主問於克構，答曰：「室有傲婦，善士所惡，夫惟淑德，以配君子，無患可矣。」顯不敢沮，而紹卒，誅。陳思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辭以辰日不見，克構曰：「事親者，時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言。」天授中，遷麟臺監，坐弟爲酷吏所陷，流死嶺南。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時，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羸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爲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贊之，有司執不贊，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況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徙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沱二水，歲溢溢，壞室廬，淹數百里，敦頤爲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爲饒陽令，政清靜，吏民嘉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擒伏，下無能欺，卒于

官咸亨初教實爲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  
以立威教實喻止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爲衰滅始洛人  
爲教頌刻碑大市旁及教實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爲立碑其側故號常懷碑  
歷懷州刺史有美跡承淳初致仕病篤子孫迎醫教實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  
治老也卒年九十餘子廣福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以實懷貞黨誅德幹歷  
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幹天授初子神讓  
與徐敬業起兵皆及誅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封信都郡公父弘襲封至陵州刺史仁  
會擢制舉仕累左武候中郎將太宗征遼東而薛延陀以數萬騎掩河內詔仁  
會與執失思力率兵擊敗之尾逐數百里延陀幾生得置書嘉尉承徽中爲平  
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今田使君挺精誠  
今上天聞中田致雨令山出雲倉廩實今禮義申願君常在令不患貧五遷勝  
州都督境有風賊依山剿行人仁會發騎捕格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跡入爲  
太府少卿遷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估有贏輒入之官人以爲尙名然實強擊疾  
惡晝夜循行有絲毫姦必發廷中謫罰日數百京師無貴賤舉憚之有女巫傳  
鬼道惑衆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神仁會勅徙于邊轉右衛將軍以年老乞骸  
骨卒年七十八謚曰威

子歸道明經及第累擢通事舍人內供奉左衛郎將突厥默啜請和武后詔將  
軍閻知微冊可汗號持節往默啜又遣使謝知微遇諸道即與緋袍銀帶因表  
使者即到請備禮廷賜歸道諫曰虜背惠積年今悔過入朝解辦創社宜待天  
旨而知微擅賜使朝廷何以加之宜敕初服須天子命小國使者不足備禮還  
之後從焉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詔歸道攝司賓卿往勞默啜請大胡州及都  
護府地不得大怨望執歸道將害之歸道色不撓置且讓爲陳禍福默啜亦悔  
會有詔賜默啜粟三萬石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且許結婚於是更以禮遣歸道  
既還具陳默啜不臣狀請備邊已而果反乃擢歸道夏官侍郎益親信遷左金  
吾將軍司膳卿押千騎宿衛玄武門恒彥範等誅二張而歸道不豫聞及索騎

士拒不應事平彥範欲誅之以辭直免還私第然中宗壯其守召拜太僕少卿  
遷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卒贈輔國大將軍追封原國公謚曰烈帝自爲文以  
祭子賓庭開元時至光祿卿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邳主簿頻遷監察御史姚薦道蠻  
反命懷古馳驛往懷輯之申明誅賞歸者日千計俄縛首惡遂定南方蠻夏立  
石著功恆州浮屠爲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爲后  
申訴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威旨哉即其人有不  
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聞知微之使突厥懷古監其軍默啜脅知微  
稱可汗又欲官懷古不肯拜將殺之辭曰守忠而死與毀節以生孰愈請就斬  
不避也遂囚軍中因得亡而素庇弱不能騎宛轉山谷間僅達并州時長史武  
重規縱暴左右妄殺人取賞見懷古至爭執之有果毅嘗識懷古疾呼曰裴御  
史也遂免遷祠部員外郎姚薦等叩闕下願得懷古鎮安遠夷拜姚州都督  
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剿沒州縣以懷古爲桂州都督招討擊使未  
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爲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以爲示不疑可破  
其謀乃輕騎赴之或曰僚吏難親備之且不信況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明  
況裔人耶身至壁撫諭情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雖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  
附嶺外平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爲左羽林  
大將軍未至官還爲并州人知其還攜扶老稚出迎崔宣道始代爲長史亦野  
次懷古不欲厚愧宣道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此俄轉幽州  
都督經懷兩蕃將舉落內屬會以左威衛大將軍召而孫佺代之佺不知兵遂  
敗其師卒于官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  
臨財廉國名將云

韋景駿司農少卿弘機孫中明經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潁漳連年泛溢人苦  
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郭水至堤趾  
輒去其北燥爲腴田又維槽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爲法方河北  
飢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後爲

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爭，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當時治有名者，景駿與清漳令馮元淑、臨洛令楊茂謙三人。景駿後數年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爭奉酒食迎，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郭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為留終日，後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犯淫鬼。景駿為諸生貢舉，通監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轉奉天令，未行卒。茂謙擢制舉，授左拾遺內供奉，為吏介而勤。歷秘書郎，始賣懷貞雅重其材，及執政，薦為大理正。左臺御史中丞，開元初，出為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與司馬張懷玉同鄉，長相善，洎晚有隙，揮計短長，左遷桂州都督，徙廣州卒。景駿子述自有傳。

李惠登，營州柳城人，為平盧軍裨將，安祿山亂，從董秦泛海，略定滄棣等州。輕兵遠關，賊不支，戰輒北。史思明反，惠登陷賊，以計挺身走山南，依來瑱，表試金吾衛將軍。李希烈反，屬以兵二千使屯陳州。惠登擊州以歸，即拜刺史。州數被亂，野如蕪，人無處業。惠登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政清靜，居二十年，田畝闢，戶口日增，人歌舞之。於是節度使于頔狀其績，詔加御史大夫，升階為上州。俄檢校國子祭酒卒，贈洪州都督。

羅珣，越州會稽人。寶應初，詣關上書，授太常寺太祝。曹王舉領江西荆襄節度，使常署幕府。累遷副使，舉卒，軍亂，劫府庫，珣取首惡十餘人斬以徇。環棘廷中，俾投所劫庫物，一日皆滿，乃責餘黨，召為奉天令。中官出入保道，吏緣以犯禁，珣榜笞之，雖死不置。自是屏惠權。虜州刺史民閭病者，捨醫藥，橋淫祀，珣下令止之。修學宮，政教簡易，有芝草白雀。淮南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再遷京兆尹，請減平糶半，以常賦院之人賴其利，以老病求解，徙太子賓客。累封襄陽縣男卒。諡曰夷。

于讓，字景宜，以文學蚤有譽，舉進士宏辭，實方正，皆高第，為咸陽尉。父喪，幾

毀滅，服除，布衣糲飯，不應辟署十餘年。淮南節度使李鄴即所居教讀，置幕府，除監察御史，位給事中。累遷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有仁惠名，或以婢遺讓者，問所從，答曰：「女兄九人，皆為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讓慘然為焚券，召母歸之，入為散騎常侍，拜江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孝寬六世孫。高祖現，以洗馬事太子承乾，諫不聽。太宗才之，擢給事中。高宗在東宮，為中舍人，封武陽縣侯。孝敬為太子，現以右中護為詹事，卒。贈秦州都督。諡曰貞。丹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能，復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張獻甫表佐鄆寧幕府，順宗為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為舍人。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實以取資，號私觀官。丹曰：「使外國不足于資，宜上請，安有買官受錢？」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羅立君死，還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為隸。始城州，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種茶麥，仁化大行。還河南少尹，未至，徙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上疏以為：「孝文世法嚴人，慢當濟以威，今不誅闢，則可使者唯兩京耳，憲宗褒美，會闢圍梓州，乃授丹劍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議蜀事，闢去梓，因以讓高崇文，乃拜晉慈隰州觀察使，封咸陽郡公。闢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憂而焚，丹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為估，不取贏利，人能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除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之，貧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歲中旱，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為衡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為新廩，馬息不死，築堤杆江，長十二里，實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墾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邪？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有卒違令當死，釋不誅，去，上書告。」



丹不法詔丹解官待辨會卒年五十八職卒所告皆不實丹治狀愈明太和中裴誼觀察江西上言爲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它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執第一周墀對臣書守江西章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干泉上丹功狀命刻功于碑子宙推廕累調河南府司錢參軍李珣表河陽幕府宣宗謂宰相墀曰丹有子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乃拜侍御史三遷度支郎中盧鈞節度太原表宙爲副是時回鶻已破諸部入塞下剿殺吏民鈞欲得信重吏視邊宙請往自定襄屬門五原絕武州塞略雲中踰句注徧見酋豪鑄諭之視亭障守卒增其粟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吏部郎中出爲永州刺史州方災歎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爲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爲書制律并種植爲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餉艱險每饑人輒率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乏罷冗役九百九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宙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爲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淫奔者宙條約使略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鼓羣入民家號行盜皆迎爲辦具謂之起盆後爲解素喧呼痕闕宙至一切禁之還爲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觀察使政簡易南方以爲世官遷嶺南節度使南詔陷交趾撫兵積備以幹聞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咸通中卒

宙弟岫字伯起亦有名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岫曰吾子孫或當依之謙後以功爲封州刺史生二子即隱襲盧攜舉進士陋甚岫獨謂攜必大用攜執政岫自泗州刺史擢福建觀察使云

盧弘宣字子章元和中擢進士第鄭權帥襄陽辟署幕府李愬代權二人交憾弘宣始謁愬愬左右謹衛既與語見其冲遠不覺洗然裴度留守東都表爲判官遷累給事中駙馬都尉韋處仁拜號州刺史弘宣謂非所任還詔不下開

成中山南江西大水詔弘宣與吏部郎中崔璿分道賑卹使有指還京兆尹刑部侍郎拜劍南東川節度使時歲饑盜發結會豪自王僞署官吏發教唐招亡命聯連瀘嘉榮諸州鉢盂落搖亂根株孽熾弘宣下檄脅諭賊黨稍降其黠強者署軍中屏無能還之農魁長逃入峽中吏捕誅之徙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政目簡省人便安之然犯者不甚貸河朔故法偶語軍中則死弘宣使除之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歷工部尚書秘書監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尚書右僕射弘宣惠士庶人家祭無定儀乃合十二家法損益其當次以爲書子告字子有及進士第終給事中

薛元實亡里系所來太和中自司農少卿出爲漢州刺史時李德裕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會維州降德裕受之以聞牛僧孺沮其議執還之元實上書極言可因撫之潰虜膺腹不可失不省段文昌代德裕狀元實治當最遷累司農卿京兆尹出爲武寧節度使罷泗口狼稅人以爲便俄徙邠寧會昌中德裕當國復拜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以爲墨鏡廣夸詭力剽劫坊間元實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元實長吏事能推言時弊件白之禁屯怙勢擾府縣元實數與爭不少縱由是軍暴折戢百姓賴安就加檢校吏部尚書閱歲進工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德裕用元實弟元龜爲京兆少尹知府事宣宗立罷德裕而元龜坐貶崖州司戶參軍元實下除袁王傳久之復拜昭義節度使卒

何易子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輶易子身引舟朴驚問狀易子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鹽鐵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子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闕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効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救吏爲辦召



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關民在廷易子丁寧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過三人廉約蓋資性云

唐書卷一百九十七

唐書卷一百九十七考證

李素立傳父政藻○臣四按宰相世系表作政期政藻弟也

薛大鼎傳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爲冀州○舊書作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

史鄭德本臣四按賈敦頤傳亦作瀛州新書自相矛盾

韋景駿傳司農少卿弘機孫○臣四按弘機子餘慶餘慶子岳岳子景駿則景

駿乃弘機會孫也此云孫誤總由以岳子景駿爲二人皆餘慶子故以景駿爲弘機孫也辨詳舊書考證

唐書卷一百九十七考證

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儒學上

高祖始受命，鉅額夷荒，天下略定，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四時祠求其後，議加爵土。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祕書外省別爲小學。太宗身兼親風，纓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并置書算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授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全集京師。文治燭然，勃興於是。漸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篋踵堂者凡八千餘人。紆修袂曳方履，闡閭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帝又饒正五經繆闕，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章句爲義疏，俾久其傳。因詔前代通儒梁皇保、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譔、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並加引擢。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庭。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其然。高宗尚吏事，武后矜權，至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初孔穎達等始署官，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及是，惟判祥瑞案三牒，即罷。玄宗詔羣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臣之。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學羣書至六萬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

祿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爲炎埃，官勝私楮，喪脫幾盡。章甫之徒，劫爲縵胡，於是嗣帝區區救亂，未之得，安暇語貞觀開元事哉。自楊綰、鄭絳、鄭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誼，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文宗定五經，鑒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寥寥一二可紀。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于艱難，而後敗於易也。嘗論之，武爲救世，文其膏梁，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益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誦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爲儒學篇。

徐贍，字文遠，以字行，南齊司空孝嗣五世孫。父微，梁祕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江陵陷，俘以西，客僱師，貧不能自給。兄文林，鬻書于肆，文遠日閱之，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書儒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彼有所未見者，尙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復研辯，嗟嘆其能，性方正，舉動純重，實威楊玄感，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隋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與漢王諒授經，會諒反，除名爲民。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及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爲學官，擢國子博士，愷等爲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冠云。文遠說經，偏舉先儒異論，分明是非，乃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勞。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爲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振四海，猶能屈體老夫，此感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爲伊霍，繼絕扶傾，吾雖老猶願盡力，如爲莽卓，乘危迫險，則僕棄矣。無能爲也。」密頓首曰：「幸得位上公，思所以竭力先征化及，刷國恥，然後入見天子，請罪于有司，惟先生教之。」答曰：「將軍名臣子，累世盡節，前陷玄感，黨迷未遠而復，今若終之以忠，天下之人所望於將軍者，密頓首曰：「恭聞命。俄而世充專制，密又問焉，對曰：「彼殘忍而意褊促，必速於亂，將軍非破之，不可以朝。密曰：「常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至籌大計，乃明略過人，密敗復入東都，世充給稍異等，而文遠見輒先拜，或問君踞見李密而下王公，何邪？」

答曰：密君，子能受鄙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世充僭號，以爲國子博士，子士會奔長安，世充怒，絕其裏，文遠餓死，數矣。身出樵，爲羅士信所獲，送京師，仍爲國子博士，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鋒生，隨方占對，其能屈，帝異之，封東莞縣男，卒，年七十四，孫有功，自有傳。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太建中，後主爲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數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明申答，屢奪其說，舉坐咨賞，解褐始與國左常侍，陳亡，歸鄉閭，隋煬帝擢秘書學士，大業間，廣召經明士四方踵至，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襄共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詘，還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玄恕爲漢王，以明德爲師，即其廬行東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僂偃壁下，玄恕入拜牀垂，德明對之遺利，不復開口，遂移病成，卒，世充平，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偏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辨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還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議甚多，傳于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子敦信，麟德中，繇左侍極檢校右相，累封嘉興縣子，以老疾致仕，終大司成。

曹憲，揚州江都人，仕隋爲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游於小學家尤遠，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藏，于秘書，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當世榮之，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爲音注，援驗詳復，帝咨尚之，卒，年百餘歲，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句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爲儒，多識廣聞，精故訓，與羅等並名家，羅官沛王府參軍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爲左拾遺，子景倩，亦世其學，以拾遺召，後歷度支員外郎，善見子龜傳。

顏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遂居關中，爲

京兆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事，師古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仁壽中，李綱薦之，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養尉，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雞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爲襄州總管，與之推舊，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指摘疵短，俄失職，歸長安，不得調，其妻黃教授爲生，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宮，授朝散大夫，拜煥煌公府文學，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卽位，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以母喪解，服除，還官，歲餘，坐公事免，帝嘗數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訛，詔師古于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誼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尋加通直郎散騎常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俄拜秘書少監，專刊正書，古爲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然多引後生與讎校，抑素流，先貴勢，雖商賈富室子亦竄選中，由是素議薄之，斥爲郴州刺史，未行，帝惜其才，讓曰：「卿之學，信可稱者，而事親居官，朕無聞焉，今日之行，自誰取之？」念卿曩經任使，朕不忍棄，後宜自戒，師古謝罪，復留爲故官，師古性簡峭，視輩行傲然，罕所推接，既負其才，早見驅策，意望甚高，及是，頻被譴，仕益不進，固然喪沮，乃闔門謝賓客，巾褐裳，放情蕭散，爲林墟之適，多藏古圖書器物書帖，亦性所篤愛，與課五禮成，進爵爲子，又爲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類秘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而論者爭爲異端，師古奏臣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于時諸儒謂爲適中，於是以付有司，多從其說，還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征遼，道病卒，年六十五，諡曰戴，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於時，永徽三年，子揚廷爲符璽郎，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篇，初思魯與妻不相宜，師古苦諫，父不聽，情有所隔，故帝及之。

師古弟相時，字睿，亦以學聞，爲天策府參軍事，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有爭臣風，轉禮部侍郎，羸瘠多病，師古死，不勝哀而卒。

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彊暴，比

游秦至。禮讓大行。邑里歌之。高祖下置書契。終鄆州刺史。謨漢書決疑。師古多資取其義。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聞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晉屬文。通步曆。嘗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讀質所疑。遂大畏服。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即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己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資所未能。己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若其據尊極之位。街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講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議勞。加散騎常侍。爵爲子。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知數爭太子失。賜黃金一斤。絹百匹。久之。拜祭酒。侍講東宮。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劉勰愈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諡曰憲。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譏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穎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言。又爲司業。擢累太子詹事。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王恭者。滑州白馬人。少篤學。教授鄉閭。弟子數百人。貞觀初。召拜太學博士。講三禮。別爲義證。甚精博。畫文藝。文達。皆當時大儒。每講。偏舉先儒義。而必暢恭

所說。

馬嘉運。魏州繁水人。少爲沙門。還治儒學。長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閣祭酒。退隱白鹿山。諸方來受業。至千人。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以孔穎達正義繁雜。故摘其疵。當世諸儒服其精。高宗爲太子。引爲崇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瑋侍講宮中。終國子博士。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人子私養之。貌癯。敏悟絕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仕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微時。數與游。既即位。累擢給事中。詢初做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爲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數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

子通。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藉藁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年饑。未克葬。居廬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以麤絮潛置席下。通覺。即徹去。遷累殿中監。封渤海子。天授初。轉司禮卿。判納言事。輔政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爲太子。通與岑長倩等固執。忤諸武意。及長倩下獄。坐大逆死。來俊臣并引通同謀。通雖被慘毒。無異詞。俊臣代占誅之神龍初。追復官爵。通登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墮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情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向遂良大喜。通晚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朱子奢。蘇州吳人。從鄉人顧彪授左氏春秋。善文辭。隋大業中。爲直秘書學士。天下亂。辭疾還鄉里。後從杜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太宗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年兵不解。新羅告急。帝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持節諭旨。平三國之



憾子奢有儀觀。夷人尊畏之。二國上書謝罪。贈遺甚厚。初子奢行。帝戒曰。海夷重學。卿爲講大誼。然勿入其幣。還當以中書舍人處卿。子奢唯唯。至其國。爲發春秋題。納其美女。帝實達旨。而猶愛其才。以散官直國子學。累轉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始武德時。太廟享止四室。高祖崩。將祔主升廟。帝詔有司詳議。子奢建言。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劉歆議當七。鄭玄本玄成。王肅宗欲。於是歷代廟議不能一。且天子七廟。諸侯五。降殺以兩。禮之正也。若天子與子男同。則間無容等。非德厚游廣。德薄游狹之義。臣請依古爲七廟。若親盡。則以王業所基爲太祖。虛太祖室。以俟無疆。迭遷乃處之。於是尙書共奏。自春秋以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推親親。顯尊尊。爲不可易之法。請建親廟六。詔可。乃祔弘農府君高祖神主爲六室。及帝崩。禮部尙書許敬宗議。弘農府君廟應毀。按玄成說。毀廟主當廢。且四海常所宗享矣。舉而廢之。非神理所恆。晉范宣議。別廟以奉毀廟之主。或言當藏天府。天府瑞異所舍也。禮去祧有壇。有壇。臣皆所未安。唐宗廟共殿異室。以右爲首。若奉遷主納右夾室。而得尊處。祈之禮之未絕也。有詔如敬宗議。然言七廟者。本之子奢。帝嘗詔起居紀錄。臧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尙有聞乎。池陽令崔文康坐事。擢陽尉。魏禮臣劾治。獄成。御史言其枉。禮臣訴御史阿黨。乞下有司雜訊。不如所言。請死。鞠報禮臣不實。詔如請。子奢曰。在律上書不實有定罪。今抵以死。死者不可復生。雖欲自新。弗可得。且天下惟知上書獲罪。欲自言者。皆懼而不敢申矣。詔可。子奢爲人樂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飾。每侍宴。帝令論難羣臣。恩禮甚篤。卒于官。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父文慶。北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見之。爲泣下。奇其操。謂文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爲君成就之。乃授以詩禮。又從熊安生。劉焯等受經。實知大義。仕隋爲餘杭令。以老還家。大業兵起。諸儒廢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里。幽州都督燕王靈夔以禮邀聘。北面事之。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太宗洛陽宮。帝賜食。擢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太子以士衡

齊人也。問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瓌之凶險。駱提婆之佞。韓長鸞之虐。皆奴隸才。是信是使。忠良外誅。骨肉內離。剝喪黎元。故周師臨郊。人莫爲之用。此所以亡。復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事佛在清靜仁恕。如貪悭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爲君仁。爲臣忠。爲子孝。則福祚永。反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太子廢。給傳罷歸鄉里。卒。士衡以禮教諸生。當時顯者。永平。賈公彥。趙季玄。植公彥。終太學博士。撰次章句甚多。子大隱。儀鳳中爲太常博士。會太常仲春告瑞太廟。高宗問禮官何世。而然。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近世元日奏瑞。則二月告廟。告者必有薦。本于始不得其時焉。遷累中書舍人。垂拱中。博士周憬請武氏廟爲七室。唐廟爲五。下比諸侯。大隱奏言。秦漢母后稱制。未有戾古越禮者。悖損國廟數。悖大義。不可以訓。武后不獲已。僞聽之。時皆服大隱沈正不詭從。有大臣體終禮部侍郎。公彥傳業玄植。玄植又受左氏春秋於王德紹。受詩於齊威。該覽百家記書。貞觀間爲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數召見。與方士浮屠講說。玄植以帝闇弱。頗箴切其短。帝禮之不寤。坐事遷巴令卒。

張後胤。字嗣宗。蘇州崑山人。祖僧紹。梁零陵太守。父冲。陳國子博士。入隋爲漢王諒并州博士。後胤甫冠。以學行釋其家。高祖鎮太原。引爲客。以經授秦王。義寧初。爲齊王文學。封新野縣公。武德中。擢員外散騎侍郎。賜宅一區。太宗卽位。進燕王諮議。從王入朝。召見。初帝在太原。嘗問隋運將終。得天下者何姓。答曰。公家德業。天下繫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指擣可定。然後長驅關右。帝業可成。至是自陳所言。帝曰。是事未始忘之。乃賜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爲之笑。令羣臣以春秋酬難。帝曰。朕昔受大誼於君。今尙記之。後胤頓首謝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爲己力。罪也。帝大悅。遷燕王府司馬。出爲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疆力。問欲何官。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受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後胤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遷散騎常侍。永徽中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朝朔望。後賜防閑如舊。卒。年八十三。贈禮部尙書。諡曰康。陪葬昭

使孫齊丘歷監御史。朔方節度使終東都留守。諡曰貞獻。子鑑。別有傳。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賈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  
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授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辯舉。皆諸儒意  
所未叩。一坐厭敷。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  
焯爲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邪。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爲秦王文  
學館直學士。貞觀初。擢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爲蜀王師。王有罪。文達免官。  
拜崇賢館學士卒。

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秘書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爲  
國子助教。既升廣公卿更相贊問。文懿嘗曉密微。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爲九經庫。  
還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雨衣若爲而無漏。  
邪。那律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悅其直。賜帛二百段卒。

孫簡相。仕爲秘書省正字。饒腹圖書。多所刊定。子崇義。天寶末爲幽州大將。以  
雄敢聞。歷左金吾衛大將軍。遂客刺門。生子從政。略涉儒學。有風操。事李寶臣。  
歷定州刺史。封清江郡王。寶臣及張孝忠妻其女。兄弟也。寶臣初倚任。晚稍疏  
忌。從政乃圖門謝交游不事。及惟岳知節度。與田悅謀拒天子命。從政諫曰。上  
神斷。總諸侯。欲致太平。爾考與燕有切骨恨。天子致討。命帥莫先於燕。燕怨復  
難。必盡力後已。前日而考。大將百餘。子弟存者常不平。乘危相覆。誰不能爾。  
昔魏有洛相之圖。王師四集。身投零陵。仰天垂泣。不知所出。爾考保佑。頗兵  
不進。而先帝寬厚。僅獲赦貸。不然。田氏尙有種乎。今悅兇猶執與承嗣。爾又幼  
實貴。不出戶庭。便欲抗拒。且人心難知。天道難欺。軍中諸將乘危投隙。自古豈  
少哉。今圖久安。計莫若令而兄惟誠。攝留後。爾速入宿衛。則福祿可保矣。不納。  
從政遂門移疾不出。惟岳所信王他奴等疑其怨望。日伺之。從政懼。乃吐血。即  
仰藥五日死。曰。吾不恨死。而痛渠覆宗矣。後惟岳殺殺於王武俊。如其揣云。  
蕭德言。字文行。陳吏部郎引子也。系出蘭陵。明左氏春秋。甫冠。以國子生爲岳  
陽王賓客。陳亡。徙關中。號呼屠服工。歸江南。州縣部送京師。仁壽中。授校書郎。

貞觀時。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  
言夏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  
不惑者。公等力也。賚賜尤渥。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閉經。輒被濯束帶危坐。妻子  
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詔以經授晉王。時許叔牙  
爲侍讀。同勸導。王爲太子。德言又兼侍讀。而叔牙亦兼弘文館學士。德言請致  
仕。太宗不許。下詔教勉。封武陽縣侯。進祕書少監。久乃得謝。高宗立。拜銀青光  
祿大夫。全給其祿。遣通事舍人即家致問。乘輿至蕭章門。引見。禮遇隆重。由是  
晉府及東宮舊臣子孫並增秩賜金。卒年九十七。贈太常卿。諡曰博。

叔牙字延基。句容人。貞觀時遷晉王府參軍事。弘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遠。獻  
詩纂義十篇。太子寫付司經。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子子儒。字文舉。高宗時爲奉常博士。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祠令及禮。用鄭玄  
六天說。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太微感帝。明堂太微五帝。直據緯爲說。不指蒼  
昊爲天。而以昊天上帝當北辰耀魄寶。明堂當太微五帝。唐家祀圓丘。太史所  
上圖。昊天上帝外。自有北辰。令李淳風曰。昊天上帝位于壇。北辰斗列第二。壇  
與緯書駁異。司馬遷天官書。太微宮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曰帝。  
猶房心有天王象。安得盡爲天乎。日月麗于天。草木麗于地。以日月爲天。草木  
爲地。昧者不信也。周官兆五帝。四郊又有祀五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神非天  
也。經稱郊祀后稷。王肅以郊圓丘爲一。玄析而二之。曰圓丘曰郊。非聖人意。今  
祠令固守玄說。與著式相違。宜有刊正。且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足配之矣。月令孟春祈穀上帝。春秋啓蟄而  
郊。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祈農。詩春夏祈穀於上帝。皆祭天也。著之感帝。尤爲  
不稽。請四郊迎氣。祀太微五帝。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方丘既祭地。又祭  
神州北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詔曰。可。乾封初。帝已封禪。復詔祀感帝神州。以  
正月祭北郊。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言。顯慶定禮。感帝祀而祈穀昊天。以  
高祖配。舊祀感帝神州。以元皇帝配。今改祈穀爲祀感帝。又祀神州。運以高祖  
配。何升降紛紛。虞氏稱黃帝。郊。殷。周。神農。郊。稷。

玄謂禘者祭天圓丘郊者祭上帝南郊崔靈恩說夏正郊天王者各祭所出帝所謂王者禘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禘遠祖郊始祖也今禘郊同祖禮無所歸神州本祭十月以方陰用事也玄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靈恩謂祭神州北郊以正月諸儒所言援互不明臣願會奉常司成博士普議於是子儒與博士陸遵禮張統師權無二等共白北郊月不經見漢光武正月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以正月武德以來用十月請循武德詔書明年詔圓方二丘明堂感帝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仍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於明堂子儒長壽中歷天官侍郎弘文館學士封穎川縣男以選事委令史句直日偃臥不下筆時人語曰句直平配既而補授失序傳爲口實德言曾孫至忠自有傳

敬播蒲州河東人貞觀初擢進士第時顏師古孔穎達譔次隋史詔播詣秘書內省參纂再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從太宗伐高麗而帝名所戰山爲駐蹕播謂人曰譽與不復東矣山所以名蓋天意也其後果然遷太子司議郎時初置是官尤清近中書令馬周數曰恨資品妄高不得歷此職又與令狐德棻等譔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有司建言謀反大逆惟父子坐死不及兄弟請更議詔羣臣更議播曰兄弟雖孔懷之重然比於父子則輕故生有異室死有別宗今高官重爵本蔭唯遠子孫而不及昆季烏有榮隔其蔭而罪均其罰詔從播議永徽後仕益貴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始播與許敬宗譔高祖實錄與創業盡貞觀十四年至是又譔太宗實錄訖二十三年坐事出爲越州長史徙安州奉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流乎玄齡患顏師古注漢書文繁令掇其要爲四十篇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皆名家

伯莊者彭城人爲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與許敬宗等論譔甚多終崇賢館學士自所著書亦百餘篇子之宏世其學武后時以著作郎兼修國史終相王府司馬睿宗立贈秘書監

景通者晉陵人與弟暉俱有名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非其授者以爲無法云景通仕至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暉後復踐其官及職訥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王爲太子擢訥言洗馬兼侍讀書

集俳諧十五篇爲太子歡太子廢高宗見怒除名爲民復坐事流死振州羅道琮蒲州虞鄉人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者死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過赦歸會霖潦積水失其墳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沸乃得屍負之還鄉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爲時名儒

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唐書卷一百九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儒學中

郎餘令定州新樂人祖穎字楚之與兄蔚之俱有名隋大業中爲尚書民曹郎蔚之位左丞煬帝語稱二郎武德時楚之以大理卿封常山郡公與李綱陳叔達定律令持節論山東爲實建德所獲脅以白刃終不屈賊平以老乞身諡曰平餘令博於學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爲林也從幽州錄事參軍有爲浮屠者積薪自焚長史裴聚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違蔑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毋輕往裴試廉按果得其姦幸敬在東宮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譔後傳數十篇獻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佐郎卒

兄餘慶爲吏清而刻於法高宗時爲萬年令道無撓還御史中丞務謙謹下人引御史坐與議論吏部侍郎楊思玄倨貴視選者不以禮餘慶劾免其官久之出爲蘇州刺史坐累下遷交州都督權州司馬裴敬敷與餘慶雅故以事咎餘慶婢父婢方嬖譖敬敷死獄中又哀貨無藝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按餘慶護譖不能得其情最後廣州都督陳善弘按之餘慶自侍在朝廷久明法令輕善弘不置對善弘怒曰難文弄法吾不及君今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有餘矣欲撓械之餘慶懼服罪高宗詔放瓊州會赦當還朝廷惡其暴徙春州始餘慶治萬年父知運嫌其酷將杖之餘慶避免父數曰國家用之矣吾尚奈何又爲御史中丞復數曰郎氏危矣以憂死餘慶卒以食殘廢

徐齊聃字將道湖州長城人世客馮翊梁越源侯整四世孫八歲能文太宗召試賜所佩金削刀舉弘文生調曹王府參軍高宗時爲潞王府文學崇文館學士侍皇太子講修書于芳林門時姑爲帝婕妤嫌以恩進故求出爲桃林令召爲沛王侍讀再遷司議郎皆不就累進西臺舍人咸亨初詔突厥酋長子弟得事東宮齊聃上書諫以爲貳裘冒頓之裔解耕創社使在左右非所謂恭懷威

儀以近有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之義又長孫無忌以讒死家廟毀頓齊聃言於帝曰齊獻公陛下外祖雖後嗣有罪不宜毀及先廟今周忠孝公廟反崇飾踴躍恐非所以示海內帝寤有詔復獻公官以無忌孫延主其祀齊聃善文諸帝愛之令侍皇太子及諸王屬文以職樞劇許間日一至坐漏禁中事貶新州司馬又流欽州卒年四十四睿宗時贈禮部尚書子堅

堅字元固幼有敏性沛王聞其名召見授紙爲賦異之十四而孤及壯寬厚長者舉秀才及第爲汾州參軍事遷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言書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比犯大逆詔使者勘當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有一不實欲訴無由以就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檢下之姦亂適長使人威福耳臣請如令覆奏則死者無恨又古者罰不逮嗣故卻芮亂國而缺升諸朝哲康蒙戮而紹死於難則於宅親不復致疑今選部廣責逆人親屬至無服者尙數十條且詔書與逆同堂親不任京畿總麻親不得侍衛臣請如詔書外一切不禁以申曠蕩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王方慶共引爲判官方慶善禮學書就質疑晦堅爲中釋常得所未聞屬文典厚再思每目爲鳳閣舍人樣與徐彥伯劉知幾張說與修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領彌年不下筆堅與說專意撰錄條彙粗立諸儒因之乃成書累遷給事中封慈源縣子中宗怒韋月將欲即斬之堅奏感夏生長請須秋乃決時申救者亦衆得以撓死俄以禮部侍郎爲修文館學士睿宗即位授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修史進東海郡公遷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李知古兵擊姚州河蠻降之又請築城使輸賦徭堅議蠻夷羈縻以屬不宜與中國同法恐勞師遠伐益不償損不聽詔知古發劍南兵築城堡列州縣知古因是欲誅其豪酋入子女爲奴婢蠻懼殺知古相率潰叛姚州路閉不通者數年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堅不許又以妻妹義女弟固辭機密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禍耳義敗不染於惡出爲絳州刺史數外徙久乃遷秘書監左散騎常侍玄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充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帝大酺集賢樓舍在百司上說令揭大榜以修其寵堅見遽命撤之曰君子爲取多尙人從上泰山以參定儀典加光祿大夫堅於典故多所詰識凡



七當讓次高選。本年七十餘。帝憐惜。遣使就弔。贈太子少保。諡曰文。齊聯姑爲太宗充容。仲爲高宗婕妤。皆明國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

子嶠。字巨山。開元中爲駕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遷中書舍人。內供奉。河南尹。封慈源縣公。父子相次爲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爲中書舍人。

沈伯儀。湖州吳興人。武后時爲太子右諭德。初太常少卿韋萬石議明堂大事。事上官鄭玄說祀五天帝。王肅謂祀五行帝。貞觀禮從玄。至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乾封詔書祀五天帝。兼祀昊天上帝。詔書從貞觀禮。儀鳳初。詔祀事一用周制。今應何樂。高宗乃詔尙書省集諸儒議。未能定。於是大事參用貞觀顯慶二禮。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玄義奏。嚴父莫大配天。天於萬物爲最大。推父偶天。孝之大尊之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

之祭。宜祖考並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圓丘。神堯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祀文王。文王當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考配。與二經合。伯儀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夏后氏禘黃帝而郊。殷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而郊。穆。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爲最詳。虞夏遠顓

頊郊。魯殷捨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別父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下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配。雖同祭而終爲一主也。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獻數瀆。此神無二主也。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焉。今請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章。二后受之。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自是郊丘三帝並配。

云。伯儀歷國子祭酒。修文館學士卒。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父文逸。過隋季大亂。闔門死於盜。文逸遁免。流離辛苦。自

傷家多難。閉口不食。行者哀其窮。彊飲食之。更資以行。乃得脫。貞觀末。官申州司馬。敬淳少力學。足不履門。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瘠毀。妻不之識。後擢進士第。天授中。再遷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崇賢館學士。數受詔纂輯。屢卹儀典。武后稱之。尤明姓系。自魏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姓略。衣冠系錄等百餘篇。後坐燕連耀交通下獄死。神龍初。贈秘書少監。

弟敬潛。少與敬淳齊名。歷懷州錄事參軍。亦坐耀事繫獄。免死。後爲遂安令。先是令多死。敬潛欲辭。妻曰。君不死獄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邪。從之。到官。有梟嘯其屏。鼠數十走於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爲懼。久之。還衛令。位中書舍人。唐初姓譜學。唯敬淳名家。其後柳沖。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謨次。然皆本之路氏。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擢明經高第。調博城丞。紀王慎爲兗州都督。厚加禮。敕其子東平王續往受業。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武后時。已郊遂享明堂。封嵩山。詔與韋叔夏等草儀具。衆推其練洽。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年雖老。讀書不廢。夜所課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巧官筆楷寫藏祕書。有詔兩館學士成均博士議可否。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本章句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不憚數沮詰其言。元感緣緯申釋。竟不訕。魏知古見其書。數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惜其異聞。每爲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爲儒宗。拜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中宗以東宮官屬。加朝散大夫。卒。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譏詆諸儒。鳳閣舍人張柬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則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禮喪終是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謂之禮。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終二十五月。故譏云。杜預推曆乙巳乃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爲誤。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傳曰。緩夫諸侯之葬。五月。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緩。則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競。乃一月。非一歲。則二十五月。其一驗也。書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於先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擢明經高第。調博城丞。紀王慎爲兗州都督。厚加禮。敕其子東平王續往受業。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武后時。已郊遂享明堂。封嵩山。詔與韋叔夏等草儀具。衆推其練洽。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年雖老。讀書不廢。夜所課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巧官筆楷寫藏祕書。有詔兩館學士成均博士議可否。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本章句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不憚數沮詰其言。元感緣緯申釋。竟不訕。魏知古見其書。數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惜其異聞。每爲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爲儒宗。拜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中宗以東宮官屬。加朝散大夫。卒。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譏詆諸儒。鳳閣舍人張柬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則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禮喪終是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謂之禮。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終二十五月。故譏云。杜預推曆乙巳乃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爲誤。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傳曰。緩夫諸侯之葬。五月。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緩。則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競。乃一月。非一歲。則二十五月。其一驗也。書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於先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擢明經高第。調博城丞。紀王慎爲兗州都督。厚加禮。敕其子東平王續往受業。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武后時。已郊遂享明堂。封嵩山。詔與韋叔夏等草儀具。衆推其練洽。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年雖老。讀書不廢。夜所課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巧官筆楷寫藏祕書。有詔兩館學士成均博士議可否。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本章句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不憚數沮詰其言。元感緣緯申釋。竟不訕。魏知古見其書。數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惜其異聞。每爲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爲儒宗。拜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中宗以東宮官屬。加朝散大夫。卒。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譏詆諸儒。鳳閣舍人張柬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則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禮喪終是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謂之禮。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終二十五月。故譏云。杜預推曆乙巳乃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爲誤。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傳曰。緩夫諸侯之葬。五月。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緩。則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競。乃一月。非一歲。則二十五月。其一驗也。書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於先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擢明經高第。調博城丞。紀王慎爲兗州都督。厚加禮。敕其子東平王續往受業。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武后時。已郊遂享明堂。封嵩山。詔與韋叔夏等草儀具。衆推其練洽。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年雖老。讀書不廢。夜所課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巧官筆楷寫藏祕書。有詔兩館學士成均博士議可否。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本章句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不憚數沮詰其言。元感緣緯申釋。竟不訕。魏知古見其書。數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惜其異聞。每爲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爲儒宗。拜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中宗以東宮官屬。加朝散大夫。卒。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譏詆諸儒。鳳閣舍人張柬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則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禮喪終是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謂之禮。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終二十五月。故譏云。杜預推曆乙巳乃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爲誤。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傳曰。緩夫諸侯之葬。五月。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緩。則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競。乃一月。非一歲。則二十五月。其一驗也。書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於先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擢明經高第。調博城丞。紀王慎爲兗州都督。厚加禮。敕其子東平王續往受業。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武后時。已郊遂享明堂。封嵩山。詔與韋叔夏等草儀具。衆推其練洽。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年雖老。讀書不廢。夜所課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巧官筆楷寫藏祕書。有詔兩館學士成均博士議可否。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本章句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不憚數沮詰其言。元感緣緯申釋。竟不訕。魏知古見其書。數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惜其異聞。每爲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爲儒宗。拜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中宗以東宮官屬。加朝散大夫。卒。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譏詆諸儒。鳳閣舍人張柬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則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禮喪終是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謂之禮。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終二十五月。故譏云。杜預推曆乙巳乃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爲誤。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傳曰。緩夫諸侯之葬。五月。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緩。則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競。乃一月。非一歲。則二十五月。其一驗也。書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於先

王季嗣王祇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則明年祥。又明年大祥，故下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服除而冕。顓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憚，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凡十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二月祇見其祖。顓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周因於殷也。非元年前復有一歲，此二十五月之二祫。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然而以是為斷者，送死有已，服生有節。又曰：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醴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曰：再期之喪三年，期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此二十五月之三祫。儀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二十五月之四祫。春秋禮皆周公尼父所定，敢問此可為法否？昔鄭玄以中月而禫者，內容一月，自喪至禫，凡二十七月，今既用之，而二十五月初無疑論，大抵子於親喪，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何歲月而止乎？故練而慨然，悲慕未盡而踊辭之情，差未祥而耶然，哀傷已除而孤藐之懷，更劇此情之所致。寧外飾哉？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不佩，夫去衰麻，襲錦黻，行道之人皆不忍，直為節之以禮，巨如之何？故仲由不能過制為婦服，孔鯉不能過期哭母，彼詎不懷畏名教之嚴也。當世謂東之言不詭聖人，而元感論遂廢。

王紹宗字承烈，梁左民尚書銓曾孫，系本琅邪徙江都云。少貧俠，嗜學，工草隸，客居僧坊，為書取贖自給。凡三十年，庸足給一月即止，不取贏人，雖厚價輒拒不受。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劫之，稱疾篤，復令唐之奇強遣不肯赴，敬業怒，將殺之。之奇曰：彼人望也，殺之沮士心，不可。由是免。事平，大總管李孝逸表其節。武后召赴東都，謁殿中，褒慰良厚，擢太子文學，累進秘書少監，使侍皇太子。紹宗雅修飾，當時公卿莫不慕悅，其風張易之兄弟亦頗結納。易之誅，坐廢卒於家。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書腹與余正同。

虞即世南也。紹宗兄玄宗，隱嵩山，號太和先生，傳黃老術。

彭景直，瀘州河間人。中宗景龍末為太常博士，時獻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上言：在禮陵不日祭，宗廟有月祭，故王者設廟祫壇，為親疎多少之殺，立七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遠廟為祫，享嘗乃止。去祫為壇，去壇為壇，有禘祭之，無禘乃止。謹周曰：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朔加薦，以象生時朔食，號曰祭。二祫廟不月祭，則古無日祭者。今諸陵朔望進食，近古之殷事，諸節進食，近古之薦新，鄭玄曰：殷事月之朔半薦新，奠也。於儀禮，朔半日，猶常日朝夕也。既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云。近世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唯四時及臘五享於廟，尋經質禮，無日祭於陵之文。漢時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曰祭諸寢月祭諸便殿，賈馮以禮節煩數，白元帝願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後因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修，議者亦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劉歆引春秋外傳曰：祖禘日祭，曾高月祀，二祫時享，壇壇歲貢，魏晉以降不祭墓，唐家擇古作法，臣謂宜罷諸陵日祭，如禮便帝不從，因下詔有司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為之，松草何事古而泥所聞，乾陵宜朝脯進奠，昭獻陵日一進，或所司乏於費，可減朕常膳為之，帝崩葬定陵，有司議以和思皇后祔葬，后為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所，將以招魂合諸梓宮，景直曰：招魂古無傳，不可請如橋山藏衣冠故事，納后祔衣，復寢宮，舉衣魂輅，告以太牢內之，方中奉帝梓棺，右覆以夷衾，衆當其言，制曰可。景直後歷禮部郎中卒。

盧榮，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鳥五世孫，祖彥卿，亦善著書，榮始冠，擢進士第，神龍中累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立，章后疾之，諷中宗以衡府封物給東宮，榮駁奏，太子七卷主歲時服用，宜取於百司，周禮諸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不會，今乃與諸王等夷，非所謂憲章古昔者。詔可。武崇訓死，詔墓視陵制，榮曰：凡王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事出特制，非後人所援比。崇訓坐北，請視諸王，詔曰：安樂公主與永泰不異，崇訓於主當同穴，為陵不疑，榮固執以陵之稱，本施尊極，雖崇訓之親不及雍王，雍墓不稱陵，崇訓錄主而得假是名哉。

詔可。主大怒。出藥陳州刺史。藥曰。苟所論得行。雖遠何憚。開元初。爲秘書少監。其從父行嘉仕爲雍王記室。亦以學聞。藥累封固安縣侯。終邵王傅。諡曰景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若劑焉。驚悟。志思開徹。遂徧明六經。諸生書讀授者。更北面受大義。長安中。擢定王府文學。遷太常博士。中宗時。或建言以涼武昭王爲七廟始祖。知章議武昭遠世。非王業所因。乃止。出爲陸渾令。坐事。輒棄官去。時散騎常侍解琬亦罷歸。與知章覃思經術。舉新。然張說表諸朝。擢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馬懷素緒定秘書。奏知章是正文字。每休沐。講授未始輟。於易老莊書尤縣解。弟子貧者。賜給之。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愠。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爲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烏應奪民利邪。卒官。所注傳頗多。行於時。門人孫季夏等頌其德。刻著東都國子監門外。季夏。僱師人一名。翌仕歷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

張齊賢。陝州陝人。聖曆初。爲太常奉禮郎。武后詔百官議告朔於明堂。講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四方朝集使。皆列於廷。太常博士辟閭仁諤曰。經無天子月告朔。唯玉藻。天子聽朔南門之外。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曰。建子月。告朔日也。此玉藻聽朔同誼。今元日讀時令。合古聽朔事。獨鄭玄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因言聽朔。必以特牲告時帝及神。以文王武王配。其言非是。月令曰。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謂宣令告人。使奉時務業。月皆有令。故云非天子月朔以配帝祭也。告朔者。諸侯禮也。春秋既視朔。遂登臺。玄又說人君月告朔於廟。其祭爲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明非天子所行。玄謂告帝即人帝。神即重黎五官。不言天子拜祭。臣請罷告朔月祭。以應古禮。齊賢不聽其說。質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宅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爲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於邦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載天子諸侯告朔事。顯弗緣。今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于寶謂吉爲朔。故世人謬言爲告。據繆失經。不得爲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在

諸侯。不知玉藻與左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之恣也。又謂時帝五人。帝也。玄於時帝包天人。故以文武作配。是並告兩五帝爲不疑。諸侯受朔。天子藏於廟。天子受朔於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議者曰。天子月告祭。頒朔。則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歲首布一歲事。太史頒之也。是不然。周太史頒朔邦國。是總頒十二朔於諸侯。天子猶月告者。頒官府都鄙也。內外異言之也。禮不可罷。鳳閣侍郎王方慶又推言明堂布政之官。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也。漢儒以明堂太廟爲一。宗祀其祖而配上帝。取宗祀曰清廟。正室爲太室。向陽爲明堂。建學爲太學。園水爲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總受十二月政於南郊。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之明堂。諸侯則受於天子。藏之祖廟。月取一政行之於國。王者以其禮告廟。謂之告朔。視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玄冕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門之外。鄭玄說明堂在國陽。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宿路寢。今元日通天宮受朝。有司遂讀時令布政。古之禮也。舊說天子歲入明堂者十八。大享一月。告朔十二。四時迎氣四。巡狩之歲一。今議者唯許歲首一入。不亦隘乎。陛下幸建明堂。選用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於煩。每五月視朔。惟制定其禮。臣下不敢專。咸均博士吳楊吾等共言。秦滅學。告朔廢。今用四孟月季夏至明堂。告五時帝堂上。請兼如齊賢方慶議。不數歲。禮亦廢。久之。齊賢遷博士。時東都置太社。禮部尙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奈何。齊賢與太常少卿韋叔夏。國子司業郭山惲。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軍行。被社。置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歟。呂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尙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間之社數。非太社也。於是舊主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問博士云。何。齊賢等議。社主之制。禮無傳。天子親征。載以行。則非過重。禮。社祭土主陰氣。韓詩外傳。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之。五土數。社主宜長五尺。以準數。五方二尺。以準陰偶。刻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請度以古尺云。又問社稷壇墠。四方用色。而中不數尺。冒黃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度廣五尺。分四方上。冒黃土。象王



者覆被四方。然則當以黃土覆壇上。舊壇上不數尺。覆被之狹。垂於古。於是。以方色飾壇四面。及陛。而黃土全覆上焉。祭牲皆太牢。其後改先農曰帝社。又立帝稷。皆齊賢等參定。中宗卽位。因武后東都廟改爲唐廟。議滿七室。以涼武昭王爲始祖。齊賢上議。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焉。殷自玄王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實爲太祖。以世數近。故尙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王爲始祖。異乎殷周之本。高穆也。高穆與祚。景皇帝是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唐。遠引涼。不見其可。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爲祖。可乎。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爲周與自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景皇帝失位。神弗臨享。殆非詒厥孫謀者。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言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代系有遠邇。祖以功。昭穆以親。有功者不遷。親盡者毀。今不宜以廟數未備。引當遷之主於昭穆上。苟充七室也。景皇帝既號太祖。以世淺。猶在六室位。則室未當有七。非天子廟不當七也。大帝神主既祔。宣皇帝當遷。宣非始祖。又無宗號。親盡而遷。不可復立。請仍爲六室。詔宰相詳裁。於是祝欽明等上言。博士等三百人爲兩說。齊賢等不祖武昭王。劉承慶等請遷宣皇帝。臣等欲皆可其奏。詔可。俄以孝敬皇帝爲義宗。列於廟。爲七室。西京太廟亦如之。齊賢遷累諫議大夫卒。

柳沖。蒲州虞鄉人。隋饒州刺史莊曾孫。父楚賢。大業中爲河北縣長。高祖兵興。堯君素據郡固守。楚賢說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籙。勳以誠信。豪英景赴。天所贊也。君子見幾而作。侯終日邪。君素不從。楚賢潛行自歸。授侍御史。貞觀中。持節冊拜突厥。辭其遣不受。歷交桂二州都督。杭州刺史。皆有名。沖好學。多所研總。天授初。爲司府寺主簿。詔遣安撫淮南。使有指。封河東縣男。中宗景龍中。遷左散騎常侍。修國史。初。太宗命諸儒譔氏族志。甄羣羣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沖請改修其書。帝詔魏元忠。張鷟。蕭至忠。岑義。崔提。徐堅。劉憲。吳兢。及沖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會元

忠等繼物故。至先天時。復詔沖及堅。就與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討綴。書乃成。號姓系錄。歷太子賓客。宋王師。昭文館學士。以老致仕。開元初。詔沖與薛南金。復加刊寫。乃定。後柳芳著論甚詳。今刪其要。著之左方。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諡爲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尼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諡。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衆矣。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章。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絕。後嗣蒙其福。猶爲疆家。漢高帝與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貴。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尙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貴。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閥。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尙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故官有世貴。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爲僞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尙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諸胄。初



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復官。得視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暉。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戚門爲右姓。柳沖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於尙官。官之弊。至於尙姓。姓之弊。至於尙詐。詐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地望。而不感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質。故尙婚姻。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尙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尙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尙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尙婚姻者。先外族。後本宗。尙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尙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尙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敝。則失其所尙矣。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爲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彊。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彊。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讓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謬。湛爲選曹。讓百家譜。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孺。益爲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爲一篇。不入百家。數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希鏡讓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詳究。希鏡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要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執傳其孫冠。冠讓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簿四篇。王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與官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沖

章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濟。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具此。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爲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稱之。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貧無資。晝樵。夜輒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補鄆尉。積勞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構。懷素表太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禪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錢流人。當得罪。以爲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樂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錢關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心既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貞慎等乃免。宰相李迥秀藉易之勢。敕諫法。懷素勸罷之。轉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屢取實才。權貴諂請。不能阿。擢中書舍人。內供奉。爲修文館直學士。開元初。爲戶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兼昭文館學士。爲學士。手未書。廢卷。謙恭慎畏。推爲長者。玄宗詔與褚無量同爲侍讀。更日番入。既叩閣。肩輿以進。或行在遠。聽乘馬。宮中每晏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有詔。句校秘書。是時文籍盈漫。皆良朽。彈斷。綴勝。紛舛。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繆。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七志已詳。請採近書。篇目及前志遺者。續儉志。以藏秘府。詔可。即拜懷素秘書監。乃詔國子博士尹知章。四門助教王直。直。國子監趙玄默。陸渾丞吳緯。桑泉尉章述。扶風丞馬利微。湖州司功參軍劉彥直。臨汝丞宋鮮玉。恭陵丞陸紹伯。新鄭尉李季釗。杭州參軍殷踐猷。梓潼尉解崇質。四門直講余欽。進士王愷。劉仲丘。右威衛參軍侯行果。邢州司戶參軍袁暉。海州錄事參軍晁夏。右率府曹曹參軍毋從。樂陽主簿王灣。太常寺太祝鄭良。金等分部。讓次。踐猷從弟秘書丞承業。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字。懷素奏秘書少監盧僊。崔炳。爲修圖書副使。秘書郎田可封。康子元。爲判官。然懷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緒別。會卒。帝舉哀。洛陽南城門。贈潤州刺史。諡曰文。給輿道鄉里。喪事官辦。懷素卒。

後詔秘書官並號修書學士。草定四部。人人意自出。無所統一。踰年不成。有司疲於供擬。太僕卿王毛仲奏罷內料。又詔右常侍褚無量。大理卿元行沖考絀不應選者。無量等奏。修撰有條。宜得大儒綜治。詔委行沖。乃令斐述。欽。總輯部分踐猷。懷治經。述。欽。治史。斐。直。治子。灣。仲丘。治集。八年。四錄成。上之。學士無賞擢者。行沖知麗正院。又奏。紹伯。利。微。彥。直。踐猷。行果。子。釗。直。斐。述。灣。玄。默。欽。良。金。與。朝。邑。丞。馮。朝。隱。冠。氏。尉。權。寅。獻。秘書省校書郎孟曉。揚州兵曹參軍韓覃。王嗣琳。福昌令張悌。進士崔藏之。入校麗正書。由是秘書省罷撰。而學士皆在麗正矣。懷仲丘老病還鄉里。紹伯卒於官。直終岐王府記室參軍事。玄默集賢直學士。利微出為山柱令。儒緩無治術。免官。終於家。子。釗。坐保任非人。終德州長史。欽至太學博士。集賢院學士。灣洛陽尉。良金右補闕。京兆府倉曹參軍事。寅獻臨淮太守。曉左補闕。軍萊州別駕。坐誣告刺史流遠方。藏之膳部員外郎。明年。以將仕郎梁令瓚文學直書院。後以右率府兵曹參軍而罷。終恆王府司馬。秘書省校書郎源幼良代利微。後以協律郎罷。

殷踐猷字伯起。陳給事中。不害五世從孫。博學。尤通氏族曆數醫方。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知章書號為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間無不知也。初為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科。授秘書省學士。用曹州司法參軍兼麗正殿學士。以叔父喪哀慟。歎血而卒。年四十八。

少子寅。舉宏辭。為太子校書。出為永寧尉。吏侮護甚。寅怒殺之。貶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斂。其子亮斷指。蕭髮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寅在。其後侍蕭疾。不脫衣者數年。有白蕭髮其棺。後終給事中。杭州刺史。踐猷弟季友。歷秘書郎。善畫。從父仲容。終冬官郎中。有重名。子承業。以謹樸稱。歷太子左諭德。右威衛將軍。族子成己。晉州長史。初母顏叔父吏部郎中敬仲為酷吏所陷。率二妹割耳訴冤。敬仲得減死。及成己生而左耳缺云。

孔若思。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與四世孫。祖紹安。與兄紹新蚤知名。陳亡。客居鄆。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紹安與孫萬壽皆以文辭稱。時謂孫孔。隋大業末。為監察御史。高祖討賊。河東紹安

與夏侯端同監軍。禮遇尤密。帝受禪。端先歸。拜秘書監。已而紹安聞道走長安。帝悅。擢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買馬二匹。若思早孤。其母躬訓教。長以博學聞。有遺以褚遂良書者。納一卷焉。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此為多矣。更還其半。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常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水一石。明自足意。中宗初。敬暉桓彥範當國。以若思多識古今。凡大政事。必咨質後行。三遷禮部侍郎。出為衡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為州別駕。見刺史驚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自若思始。以清白擢銀青光祿大夫。賜絹百匹。累封梁郡公。開元七年卒。諡曰惠。

從父禎。第進士。歷監察御史。門無賓謁。時譏其介。高宗時。再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諡曰溫。子季訓。字季和。永昌初。擢制科。授秘書郎。陳子昂常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終左補闕。

若思子至。字惟微。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名。謬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為近世新族。剽去之。說子均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紛紛邪。均弟素善至。以實告。初書成。示韋述。述謂可傳。及聞均語。懼欲更增損。述曰。止。丈夫書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遂罷。時述及穎士。沖皆謨類例。而至書稱工。

唐書卷一百九十九



唐書卷二百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儒學下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授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瀕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尤精禮司馬史記權明經第累除國子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郭山惲建言皇后爲亞獻無量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爲郊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圓丘不以地配唯始祖爲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又太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遵徹是后不應助祭又內宰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璫爵祭天無裸知此乃宗廟祭耳巾車內司服掌后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爲法時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解官玄宗爲太子復拜國子司業兼侍讀撰義記以進厚被禮答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辯進銀青光祿大夫錫子著渥及卽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解詔州刺史薛瑒弔祭賜物加等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擾不復根觸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喪除召復故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設腰輿許乘入殿中頻上書陳得失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建言廟本符堅故殿不宜罷行無量鄙其言以爲不足聽乃上疏曰王者陰威陽微則先祖見變今後宮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應變異舉峻良擢奢靡輕賦慎刑納諫爭察詭譎繼絕世則天人和會災異訖息帝是崇語車駕遂東無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家願陛下所過各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敘唐初逮今功臣世

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其言卽詔無量祠亮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頌祠禹安邑在所刺史參獻又求武德以來勳臣苗裔紹續其封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倒無量建議請繕錄補第以廣祕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彙整比無量爲之使因表聞喜尉盧僊江夏尉陸去泰左監門率府曹曹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鑑定衛尉設次光祿給食又詔祕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讎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詔羣臣觀書賜無量等帛有差無量又言貞觀御書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請與宰相聯名跋尾不從帝西還從書麗正殿更以脩書學士爲麗正殿直學士比京官預朝會復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帝曰朕知之矣乃選都常享郭謙光潘元祚等爲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齒曹於學詔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厚資賜卒年七十五病困語人以麗正書未畢爲恨帝聞悼痛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今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粹事官給所撰述百餘篇沒後有於書殿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歎息以絹五百匹賜其家始無量與馬懷素爲侍讀後祕書少監康子原國子博士侯行果亦踐其選雖賞賚亟加而禮遇衰矣陸去泰歷左右補闕內供奉王擇從京兆人終汜水令徐楚璧初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時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帝屬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郎東海縣子在中書省久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計議多所參助後更名安貞

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還之後少孤養於外祖司農卿韋機及長博學尤通故訓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臘腹以供滋膳參尤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景雲中授太常少卿行沖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尙之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子曹司馬姓以著石符行沖謂昭成皇帝名健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



本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開元初罷太子詹事出爲岐州刺史兼關內按察使自以書生非彈治才固辭入爲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嗣彭王子志謙坐讎人告變考訊自經株夏四十人行冲察其枉列奏見原四遷大理卿不樂法家固謝所居官改左散騎常侍封常山縣公充使檢校集賢再遷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先是馬懷素謨書志積無量校麗正四部書業未卒相次物故詔行冲并代之玄宗自註孝經詔行冲爲疏立于學官以老罷麗正校書事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帝命行冲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采搜刊綴爲五十篇上于官於是右丞相張說建言載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徵孫炎始因舊書類類相比有如鈔綴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爲訓注悉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冲意諸儒聞已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曰客問主人小戴之學康成之注魏氏乃有刊易二經孰優主人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爲之解世所不傳鉤黨獄起康成於羣伏之中理紛挐之典雖存探究容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而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歲石間起增草百篇魏氏病羣言之冗勝采衆說之精簡刊正其書畢以聞太宗嘉賞錄賜備貳陛下集業宜所循襲乃制諸儒甄分舊義宜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擅壓不申疑於知新果於仍故客曰當局稱迷傍觀必審何所爲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難漢孔安國注古文尙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衆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爲謹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有孔扶者與俗浮沈每誠產曰今朝廷率章句內學君獨倚古義古義非章句內學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遲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請讓諸博士皆忿恨龔勝時爲光祿大夫見歆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歆改亂前志非毀先帝所立歆懼出爲五原太守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追同門朋黨之議本令子駿負勝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勸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

非而肅剛對疲於歲時四也王粲曰世稱伊維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繁縟嗟怪因求所學得尙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論焉凡有二篇王邵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唯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遺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讎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何遽遠近名之嫌邪俄巧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尙書諡曰獻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爲右拾遺初陳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爲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於人而圖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別子爲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焉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爲之享春秋書晉世子曰將以晉昇秦秦將祀子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散非類君祀無乃戾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宮煬伯禽子季氏遠祖尙不爲限況天子篤親親以及旁期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絕也逝者錫蘋繁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詎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其謂何隱於上伯祖也服緇章懷伯父也服期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尙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它如舊運太常博士玄宗泰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焉貞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妃之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妻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閼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樂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事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謙太廟毋置官屬貞節又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於孝和弟也按實備說兄弟不相爲後故殷盤庚不

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爲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稱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爲別廟。大裕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祿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爲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蹟二帝之廢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蹟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書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蹟。第書臣兄。乃可蹟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祔。春秋非之。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祔。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隨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隨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蹟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立於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宋鄭不以帝乙屬王。不肖猶尊之也。況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於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魯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爲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爲世。方上毀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繇稱極祖。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闕也。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尙矣。僭有兄弟代立。承統告事。不得稱嗣子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緒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爲別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爲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絕世不列於廟。及告諱。世祖稱景爲從祖。今謂晉武帝越崇其父而廟毀。

及亡。何漢出惠帝而事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序。重繼也。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宗者。偶室於廟。則爲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紹伯考。棄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別建圓寢。百世不毀。尙何議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爲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真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軋平子。平子援經辯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頌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明年。帝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古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譁訕。以爲神靈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脩德。俄復營構。殫用極侈。詭譎厭變。又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運掖庭人神雜擾。是謂不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以尊示羣臣。願以明堂復爲乾元殿。使人識其舊。不亦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尙書王志愔等。食謂明堂環怪不法。天燼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循制。遷暑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園丘。制曰可。貞節以壽卒。

施敬本。潤州丹陽人。開元中。爲四門助教。玄宗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禮。舊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神。太祝主之。敬本上言曰。周制。大宗伯鬱人。下士二。掌裸事。漢無鬱人。用近臣。漢世侍中微甚。藉孺閭閻等幸臣爲之。後漢邵。蘭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職省起居執虎子。蓋鬱臣也。今侍中位宰相。非鬱人比。祝者。薦主人意於神。非賤職也。古二君相見。卿爲上。儼。況天人際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之比。上士。員外郎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六百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大臣奉天子。輕重不倫。非禮也。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謁者位下。升壇禮重。漢尙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以郎中滿歲稱給事中。未滿歲稱謁者。光祿勳屬有謁者。掌賓贊。員七十。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差異等。今謁者班。

微循空名忘實事非所以事天也帝詔中書令張說引敬本熟悉其議故侍中祝謁者視禮輕重以宅官攝領敬本以太常博士爲集賢院脩撰踰年遷右補闕秘書郎卒

盧履冰幽州范陽人元魏都官尚書義傳五世孫開元五年仕歷右補闕建言古者父在爲母養微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曰會禮之家比聚訟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爲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聞人子之情愛一期服於其親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中父在爲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沒行服再期不可謂宜禮女子無事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爲母服期統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不可不察書留未下履冰即極陳父在爲母立几筵者一期心喪者再期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夫聖人豈蔑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昔武后陰儲篡謀豫自光榮升期齊抗斬衰俄而乘陵唐家以啓疊階孝和僅得反正韋氏復出醜殺天子幾亡宗社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且齊斬已有升降則歲月不容異也此迂生鄙儒未習先王之旨安足議夫禮哉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謂君子有終身之憂何限一期二期服哉聖人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欲釋彼伯叔姑姊焉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母齊父斬不易之道也左散騎常侍元行沖議曰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喪杖期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免官齊而期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今捨尊嚴之重虧嚴父之義謂之禮可乎姨兼從母之名以母之女黨加以舅服不爲無禮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爲適帝弗報是時言喪服各以所見奮文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人間父在爲母服或期而釋禮而釋心喪三年

或期而釋終三年或齊衰三年後履冰以官卒

王仲丘沂州琅邪人祖師順仕高宗議漕輸事有名當時終司門郎中仲丘開元中歷左補闕內供奉集賢脩撰起居舍人時典章差駁仲丘欲合貞觀顯慶二禮據有其舉之莫可廢之之誼即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於上帝禮上辛祈穀於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玄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偏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等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臣謂等上帝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咸樂鄭玄說帝上帝也乃天別號祀於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合而貞觀等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臣謂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爲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玄稱周官族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爲一故於孝經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避后稷今顯慶享上帝合於經然貞觀等祀五方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遷禮部員外郎卒贈秘書少監

康子元越州會稽人仕歷獻陵令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藉以聞並賜衣幣得侍讀子元擢累秘書少監會真四門博士俄皆兼集賢侍講學士玄宗將東之泰山說引子元行果徐堅韋紹商載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人尙昊故前祭而燔柴說堅子元白奏周官樂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嘯福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便行果與趙冬曦議以爲先燎降神尙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挺不從說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邪議未判說請決於帝帝詔後燔乘輿自岱還減從官先次東都唯子元毋更韋述以學士從久乃徙宗正少卿以疾授秘書監致仕卒贈汴州刺史帝嘗制贊賜說子元命工圖其像詔冬曦述更分爲傳行果者上谷人歷國子司



業侍皇太子讀。卒贈慶王傅。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真亦善老子。每啓篇。先薰盥乃讀。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無賢行果云。朝隱終太子右諭德。會真太學博士。

趙冬曦。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歷左拾遺。神龍初。上書曰。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姦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目數百。自是輕重訟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買諂見之。慟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弊。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威。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爲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當時稱是。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還復官。與秘書少監賀知章。校書郎孫季良。大理評事咸。廣業入集賢院脩撰。是時將仕郎王嗣琳。四門助教范仙廈爲校勘。翰林供奉呂向。東方顯爲校理。未幾。冬曦知史官事。遷考功員外郎。踰年。與季良。廣業。知章。呂向。皆爲直學士。冬曦俄還中書舍人內供奉。以國子祭酒卒。冬曦性放達。不屑世事。兄夏曰。弟和璧。安貞。居貞。頤貞。棄貞。皆擢進士第。安貞給事中。居貞吳郡採訪使。頤貞安西都護。居貞子昌。別傳。王嗣琳以太子校書郎罷。東方顯上書忤旨。左遷高安丞。廣業亦坐事左遷餘杭令。仙廈善講論。後爲道士。開元集賢學士。又有尹愔。陸堅。鄭欽說。盧僕。各稱著。

尹愔。秦州天水人。父思貞。字季弱。明春秋。擢高第。嘗受學於國子博士王道珪。稱之曰。吾門人多矣。尹子。匡測也。以親喪哀毀。除喪不仕。左右史張說。尹元凱。薦爲國子大成。每釋奠。講辨三教。聽者皆得所未聞。遷四門助教。讓諸經義。樞續史記。皆未就。夢天官麟臺交辟。寤而會親族敘訣。二日卒。年四十。愔博學。尤通老子書。初爲道士。玄宗尙玄言。有薦愔者。召對喜甚。厚禮之。拜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脩國史。固辭不起。有詔以道士服視事。乃就職。頤領集賢史館圖書。開元末卒。贈左散騎常侍。

陸堅。河南洛陽人。初爲汝州參軍。以友壻李慈伏誅。貶涪州參軍。再遷通事舍人。有詔起復。遣中官敦諭。不就。以給事中兼學士。善書。初名友悌。玄宗嘉其剛。

正。更賜名。從封泰山。封建安男。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制贊。以秘書監卒。年七十一。贈吏部尚書。諡曰懿。

郭欽說。後魏懷柔太守敬叔八世孫。開元初。蘇新津丞請試五經擢第。授鞏縣尉。集賢院校理。歷右補闕。內供奉。通歷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旬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說。欽說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數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度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圮日辰。旬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蘇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圮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己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大驚。服其智。欽說雅爲李林甫所惡。韋堅死。欽說時位殿中侍御史。常爲堅判官。貶夜郎尉卒。子克鈞。爲都官郎中。吐蕃圍靈州。軍餉匱竭。德宗以克鈞爲靈夏二州運糧使。轉米峙塞。下守者遂安。

盧僕。吏部尚書從願三從父也。自開喜尉爲學士。終吏部員外郎。兄備。中宗時。歷右補闕。默啜入寇。敗沙吒忠義。詔百官陳破賊勝策。獨備上疏以爲治內可。以及外。賞罰明則士盡節。鳴沙之役。主將先遁。中軍猶能死戰。正法紀功。則戒行可勸。若忠義。騎將材。不可當大任。宜因古法。募人徙邊。免行役。次廬伍。明教令。賞虜獲。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購辦勇結諸蕃。以圖攻取。擇邊州刺史。蒐乘積粟。謹烽燧。以備守。中宗善其言。然無施行者。備終秘書少監。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陽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糲。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掖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敵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敵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敵僊。救僊莫若忠。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敵且。



末設教於末敵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敵，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敵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敵。」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徇狷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曲屬雖衰，雅未爲風，遠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敵，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鑒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賈，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哀錄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爲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均以詩仲子陵、袁彝、章彤、章陸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均、子陵最卓異。士均，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繇四門助教爲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於官。弟子共葬之。士均諱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均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邪？子陵，蜀人，好古學，舍峨眉山，舉賢良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蒼，大小戴禮，有司請正太祖東鄉位，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藏主德明與聖廟，其言典正，後異論紛沍，復爲通難，示諸儒，諸儒不能詘，久之，典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爲榮，終司門員外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圖書及酒數斛而已。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秦秦不斷如系，至漢與劉扶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變異，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于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

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撫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千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拾成說，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

韋彤，京兆人，四世從祖方質爲武后時宰相，彤名治禮，德宗時爲太常博士。先此天寶中詔尚食朔望進食太廟，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與也。貞元十二年，帝始詔朔望食昇宗正太常合供，於是彤與博士裴堪議曰：「禮，宗廟朔望不祭，園寢則有之，貞觀開元間在禮若令，不敢變古。天寶中始有進食事，殆王瓌緣生事亡，用燕具饗饌，參漬禮薦，不可示遠，傳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聖人等牲牢，布豆，豆，昆蟲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潔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饌，美臠甘旨，謂之饗味，所以燕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是則薦與宴，聖人判爲二物，不可亂也。今若熟饗而享，非以異爲敬之意，且祭不欲數，亦不欲疏，感時致享，以制中也。今園寢月二祭，不爲疏，廟歲五享，不爲數，有司奉承，得盡其恭，若又如威饌於朔望，是失禮之中，有司不得盡其恭也。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極而溢禮，弗敢以肴品之多而廢味，願罷天寶所增，奉園寢以珍，奉宗廟以禮，兩得所宜。帝曰：「是禮先帝裁定，遽更之，其謂朕何？」徐議其可，而朔望食卒不廢，會昭陵寢宮爲原火延燔，而客祭瑤臺佛寺，又故宮在山上，乏水泉，作者憚勞，欲卽行宮作寢，詔宰相百官議，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曰：「園寢非三代制，自秦漢以來，附陵置寢，或遠若邇，則無聞焉。韋玄成等議園陵於興廢，初無適語，且寢宮所占，在柏城中，距陵不遠，使諸陵之寢皆有區限，故不可徙，若止柏城，則故寢已燔，行宮已久，因以治飾，亦復何嫌？或曰：太宗創業，寢宮不輒易，是不然。夫陵城宅神，神本靜，今大興荒廢，舊役密邇，非幽安所安，改之便。」彤曰：「先王建都立邑，不利則爲之遷，況有故邪？今文寢災徙而宮之，非無故也。神安於徙，因而建寢，於禮至順。又它陵皆在柏城，隨便管作，不越封兆，力省易從，帝重改先帝制，還宮山顛，彤卒後，武宗會昌五年，詔京城

不許羣臣作私廟。宰相李德裕等引彤所議古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皆告。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俾立廟京外。不能得其意。於禮宮之南九坊。三坊曰園外地荒左。立廟無嫌。餘六坊可禁。詔不許。聽準古即居所立廟。

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父兼爲右補闕。翰林學士。京善文辭。常哀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遷累太常博士。德宗在奉天。聞段秀實爲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爲方多難時。不宜墮舊機。天下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卹賢臣。天下所以安。況卓卓特異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爲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佖。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得對。百官懷懼。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復興。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極道不可以死。讀杞遂廢。帝之立迎訪太后。久不得意。且意京密白第遣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終代不敢置。初玄宗肅宗既附室。還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引太祖位東。繼禮儀使于休烈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肅宗肅宗從世祖南向。高宗玄宗從高祖北向。帝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爲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後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宗征西四府君爲別廟。大祫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敘親也。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帝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與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附二祖爲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關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祫。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附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帝祫時。變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爲無據。讀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祫於廟。如真卿議。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高稷爲祖。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晉祖宣帝。故高皇帝。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推祖焉。而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享。願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謹按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帝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毀已升藏於二祫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帝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遷於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遷於園。不及帝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帝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歲時以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祫。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訖開元。帝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祖獻懿。然祫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爲弘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顏真卿引蔡謨議。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讓議。晉未嘗用。而唐一王法。容可準乎。臣等謂帝祫郊社無二尊。廢毀遷藏。各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遠廟爲祫。去祫而壇。去壇而壇。壇壇有禱祭。無禱止之義。太祖得正無所屈。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連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連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大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家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祫。先王之祫。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祫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祫乎。故有二祫。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

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章玄成請遷主於園。晉虞喜請遷廟兩階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祫。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喜請夾室中爲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於園。寢安遷主。采漢晉舊章。祫祫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與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人情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大合。祫則序祧。當祫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極親親。及祫。則太祖筵於西。列衆主左右。於是太祖不爲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左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遷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晉始祖率近。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闕宮詩。則永闕可也。因虞主則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也。然永闕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與聖廟爲順。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與聖二廟。祫祫之年。皆有薦饗。是已分食。奚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賀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豫。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墠。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祫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墠。可毀瘞而不祫祫乎。三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與聖廟而不祫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謂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遠者祭

益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祫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又上祫祫議證十四篇。帝詔尙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祔與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廟。論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祔與聖廟。祫祫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十九年。將祫祭。京復奏。祫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尙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德明與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宜祔與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與聖廟。什七八。天子尙猶豫未刪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定遷二祖於與聖廟。凡祫祫一享。詔增廣與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繡爲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與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帝賜京緋衣銀魚。昭陵寢占山上。宦侍憚輓汲乏。請更其所。宰相未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爲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附宦人。帝曰。京議善。卒不從。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自刺弗殊。又言中書舍人崔郾。御史中丞李汶。訕己。帝使詰辨。無狀。然猶自考功員外再遷給事中。皆兼集賢殿學士。帝疑京爲忌者中傷。中人問。京相繼後對延英。帝諭京。京沮駭走出。罷爲秘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架。籍買人貲力。以率貸之。憲宗嘗問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梁漢。久



乃復誰實召亂。爲我言之。對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歿。宰相非其人。姦佞營壘。謂河北叛臣可以力服。甘語先入。主聽惑焉。而陳京趙贊爲帝稅屋架。貸賈緡。內怨外忿。身及大亂。咎與信宵人。刺下佐上。賴天之靈。敗不抵亡。帝恨惋曰。京與贊真賊臣。京無子。以從子襄嗣。襄孫伯宣。辭著作佐郎不拜。

贊曰。德宗敵政。稅間架。借商錢。官市爲最甚。順宗爲太子。欲極陳之。德王叔文之諫而止。其畏如此。區區之臣。冒顏而關說。難哉。其譽國日淺。志不在民矣。憲宗聞暴斂之令。首於賊臣。感憤太息。愛人之至也。及任程异。皇甫鏘。諫者不聽。與利之臣。敗君之德甚矣。

暢當。河東人。父瑾。左散騎常侍。代宗時與裴冕。賈至。王延昌待制集賢院。終戶部尚書。當進士擢第。貞元初爲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子爲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爲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爲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蕡齊映召問當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令羣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爲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爲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慘。還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鬱。夫政以德爲本。德以孝爲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爲母期。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爲得禮。德宗遣內常侍馬欽敘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

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喪之嫌。古未有服喪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爲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爲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期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展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后父母服十二月。從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宮衰麻。酌變爲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二月大祥。十五日禫。內謁即墨服。復詔問質。質以爲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朝則抑哀承慈。實臣子至行。唯心與服。內外宜稱。今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內。臣謂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內。事非至誠。乖於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晉代叔則爲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繇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當以果州刺史卒。

林蘊。字復夢。泉州莆田人。父披。字茂彥。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謾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以治行遷別駕。蘊世通經。西川節度使韋皋辟推官。劉闢反。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怒。械於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爲幸矣。闢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頸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頸豈頑奴砥石邪。闢知不可服。捨之。斥爲唐昌尉。及闢敗。蘊名重京師。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爲相。蘊貽書願以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今臂不附體。北彌幽朔。西極研靡。不數百里。爲外城。涇原鳳翔邠寧三鎮。皆右臂大藩。擁旄鉞數十百人。唯李抱玉請復河湟。命將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長。使守秦隴。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有權臣制樂曲。自立喪紀。葬命契。百姓弗親。五品不遷。故作司徒。唐以畢佐。錚。李安爲司徒。官不擇人。盧從史于忠肅。罪大而刑輕。屢奏無百分之一。農夫一人給百口。蠶婦一人供百身。竭力於下者。飢不得



食。寢不得衣。邊兵菜色。而將帥縱侈自養。中人十戶不足以給一無功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驍將。六事皆當時極敝。蘊亦章事所引重。嫉其專制。感憤關說。然嗜酒多忤物。宰相置不用也。滄景程權辟掌書記。既而權上四州版籍請吏。而軍中習熟擅地。畏內屬。挾權拒命。不得出。蘊陳君臣大誼。諭首將。人人釋然。於是權得去。蘊遷禮部員外郎。刑部侍郎。劉伯芻薦之於朝。出爲邵州刺史。書杖殺客陶玄之。授尸江中。藉其妻爲倡。復坐賊杖流儋州而卒。蘊辦給。嘗有姓崔者。於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章公肅。隋儀同觀城公約七世孫。元和初爲太常博士。兼脩撰。憲宗將耕藉。詔公肅具儀典。容家善之。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廟有二祖妣。疑於附祭。請諸有司。公肅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後繼。皆嫡也。兩附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溫嫡室三。疑並爲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先沒。榮華並從夫禮。附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附舅之所生。是皆夫人也。生以正禮。沒不可貶。於是遂用舒議。且嫡繼於古有殊制。於今無異。等附配之典。安得不同。卿士之禮。祭二妻廟。享可異乎。古繼以媵妾。今以嫡妻不宜援一妻爲比。使子孫榮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孟姪娣也。不入惠廟。宋武公生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薨。立宮而奉之。不合於惠公而別宮者何。追父志也。然其比奈何。曰晉南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侯羊兩氏。唐睿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太師顏真卿祖室有殷柳兩氏。二夫人並附。故事則然。諸儒不能異。初睿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朝。尚食進蔬具。止樂。餘日御便殿。具供奉仗。中書門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謁。前忌與晦三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側門通慰。後遂爲常。及是公肅上言。禮忌日不樂。而無忌月。唯晉穆帝將納后。擬康帝忌月下其議。有司於是荀納王洽等引忌時忌歲。歲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弛朝。徹樂事。要除則禮章。王者不以私懷踰禮節。故禮禮從月樂漸去。其情也不容追遠而立禮反重。今茲太常雖郊廟樂且停。留是謂反重以慢神。

也有司悉禁中外作樂。是謂無故而微也。願依經誼裁正其違。有詔中書門下召禮官學官議。咸曰宜如公肅所請。制可以官壽卒。

許康佐。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之。家苦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乃知其爲親屈。由是有名。遷侍御史。以中書舍人爲翰林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爲文宗寵禮。帝讀春秋至闡弑吳子餘祭。問闡何人邪。康佐以中書方彊不敢對。帝嘻笑罷。後觀書蓬萊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闡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爲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爲戒。帝曰朕還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翦除矣。康佐知帝指。因辭疾。罷爲兵部侍郎。遷禮部尚書。卒。贈吏部。諡曰懿。其諸弟皆擢進士第。而康佐最先進。又舉宏辭。爲太子校書郎。八年康佐繼之。亮佐位諫議大夫。

唐書卷二百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綿句繪章揣合低叩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擢膺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軌漢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竊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尙已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章爲下料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特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僞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朽有如不得試固且闡輝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章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尙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述云

袁朗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爲尚書左僕射朗在陳爲秘書郎江總尤器之後主聞其才詔爲月賦一篇灑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復詔爲芝草嘉連二頌歎賞尤厚累遷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陳亡入隋歷尚書儀曹郎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謨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任瓌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韋挺記室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顏思魯諸議參軍事竇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鎰曹褚遂良士曹戴胄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籤蘇幹文學姚思廉褚亮煥煥公府文學顏

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賈誕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參軍事樂九思戶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明爲文學從父弟承序亦有名王召爲文學館學士朗累封汝南縣男再轉給事中卒太宗爲廢朝一日誦高士廉曰朗任淺而性謹厚使人悼惜詔給喪費存問其家朗遠祖滂爲漢司徒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顯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朗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內冠雖琅邪王氏踵爲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爲伍朗孫誼神功中爲蘇州刺史司馬張沛者侍中文瓊子嘗白誼曰州得一長史隴西李重天下甲門也誼曰夫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尙婚媾求祿利耳至見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尙邪沛大慚承序爲齊王元吉府學士府廢補建昌令治尙慈簡吏民懷德高宗之爲晉王也太宗崇選僚屬問梁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昔陳亡百司奔散有袁憲者朝服立後主傍白刃不避也王世充篡隋羣臣表勸進而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風操清亮無愧先烈帝乃召拜晉王友兼侍讀加弘文館學士卒

朗從祖弟利貞陳中書令敬孫高宗時爲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及王立爲太子百官上禮帝欲大會羣臣命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上疏諫以爲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徙命婦別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納之既會帝傳詔利貞曰卿奕葉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不厚賜無以勸能者乃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卒中宗立以舊恩追贈秘書少監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父朗終陳散騎常侍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爲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鄧陽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爲高陽云始德仁在陳爲吳興王友入隋楊素薦其材授豫章王記室王遇之厚徙封齊復爲府屬王廢官吏抵罪而德仁以忠謹獲賞補河東司法參軍素與隱太子善高祖起兵太子封隴西公以德仁爲友庾抱爲記室俄並遷中舍人以年耆不更更職徙洗馬與蕭德言陳子良

皆爲東宮學士。貞觀初，遷趙王友卒，從子紀，數亦博學。高宗時，紀爲太子洗馬，豫修五禮，數率更令兼太子侍讀，皆爲崇賢館學士。抱者，陳御史中丞衆孫。開皇中，爲延州參軍，入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援筆而成，爲元德太子學士。會嫡皇孫生，大宴，坐中獻頌，太子嗟賞。及在龍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蔡允恭，荊州江陵人，後梁左民尚書大業子。美姿容，工爲詩，仕隋歷起居舍人，煬帝有所賦，必令誦誦，遣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授內史舍人，俾入宮，固辭。絲是疎斥，帝遇弒，經事字文化及，實建德，歸國爲秦王府參軍，文學館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卒。著後梁春秋。

謝偃，衛州衛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仕北齊爲散騎常侍，改姓謝。偃在隋爲散從正員郎，貞觀初，應詔對策高第，歷高陵主簿，太宗幸東都，方穀洛壤洛陽宮，詔求直言，偃上書陳得失，帝稱善，引爲弘文館直學士。遷魏王府功曹，嘗爲慶影賦二篇，帝美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爲序一篇，頗言天下又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賦，偃緣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賜帛數十。初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擢大理丞，偃又獻惟皇誠德賦，其序大略言治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西者人主莫不然，策以瑤臺爲麗而不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爲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己所以尊，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哉。旦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其賦蓋規帝成功而自處至難云。又讓玉璫，真紀以勸封禪，時李百藥工詩而偃善賦，時人稱李詩謝賦，府廢，終相潭令，蘊古，恒水人，教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後坐事誅。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爲占曰：五月爲火，火主離，離爲文，日中文之，威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彊記美文，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爲一時冠，但恨位不到耳。隋大業中，爲堯城令，實建德，信明而信明族第敬素者，爲賊鳩臚卿，自謂得意，語信明曰：夏王英武，

有舉天下心，士女襁負而至不可數，兄不以此時立功立事，豈所謂見幾不俟終日乎。答曰：昔申胥海陽釣師，能固其節，爾欲吾屈身賊中求斗筲邪。遂踰城去，隱太行山。貞觀六年，有詔即家拜興勢丞，遷秦川令卒。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驚倨，數怵輕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按諸水，引舟去。世翼，鄭州滎陽人，周儼同大將軍，敬德孫，貞觀時，坐怨謗流死，舊州，謫交游傳行於世。信明子冬日，武后時位黃門侍郎，爲酷吏誣死。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伯父胤之，少志學，與孫萬壽、李百藥相友善。武德中，杜淹薦爲信都令，有惠政，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陽仁卿等謀次國史，并實錄，以勞封陽城縣男。終楚州刺史。延祐擢進士，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爲出人以上。延祐欽納，後檢校司賓少卿，封薛縣男。徐敬業敗，詔延祐持節到軍，時吏議敬業所署五品官殊死，六品流，延祐謂誣，可察以情，乃論授五品官當流，六品以下除名，全宥甚衆，拜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舊俚戶歲半租，延祐責全入，衆始怨，謀亂，延祐誅其渠李嗣仙，而餘黨丁建等遂叛，合衆圍安南府，城中兵少不支，舉壘待援，廣州大族馮子猷幸立功，按兵不出，延祐遇害。桂州司馬曹玄靜進兵討建斬之。

延祐從弟藏器，高宗時爲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嘗人爲妾，藏器勸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勸再止。藏器曰：法爲天下懸衡，萬民所共，陛下用捨絲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勸，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乎。帝乃詔可，然內銜之不悅也。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魏元忠稱其賢，帝欲擢任爲吏部侍郎，魏玄同沮曰：彼守道不篤者，安用之。遂出爲宋州司馬卒。

子知柔，性簡靜，美風儀，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歷國子司業，累遷工部尚書，開元六年，河南大水，詔知柔馳驛察民疾苦及吏善惡，所表陳州刺史章嗣

立汝州刺史崔日用。兗州刺史韋元珪。符離令蔡毋頊等。止二十七人有治狀。久之。遷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致仕。給全祿終身。遺令薄葬。祖載服用。皆自處其費。贈太子少保。諡曰文弟。知幾。別有傳。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才。昌齡以科廢久。固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結。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戒之曰。昔禰衡潛岳。矜己傲物。不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乃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俄爲崑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賀蘭敏之奏。豫北門修撰。卒。昌宗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數十篇。

崔行功。恆州井陘人。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徙占鹿泉。少好學。唐僉愛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高宗時。累轉吏部郎中。以善占奏。常兼通事舍人。內供奉。坐事貶游安令。又召爲司文郎中。與蘭臺侍郎李懷儼並主朝廷大典冊。初。太宗命秘書監魏徵爲四部羣書。將藏內府。置讎正三十員。書工百員。徵徙職。又詔虞世南。顏師古。鍾嶸。功不就。顯慶中。罷讎正員。聽書工寫于家。送官取直。使散官隨番刊正。至是。詔東臺侍郎趙仁本。舍人張文瓘及行功。懷儼相次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散官。以勞遷蘭臺侍郎。卒。孫銑。尚定安公主。爲太府卿。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銑。主卒。皎子繇。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誥駁奏。主與王氏絕。喪當還崔。詔可。銑猶出爲瀘州都督。行功兄子玄。諱。別有傳。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士。爲隰城尉。特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襲刃刺季重於坐。左右殺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頌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

后令賦歡喜詩。數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峯州。入爲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卒。太學士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尙何言。然吾在。久歷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爲服。縋云。

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爲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李敬玄。不避。敬玄恨。召爲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審言生子閑。閑生甫。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代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鄭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镐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數其功名未就。志氣挫頓。觀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許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錢。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轉饑。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貧。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





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炯及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詔可遷詹事司直俄坐從父弟神讓與徐敬業亂出爲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張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榜殺之不爲人所多卒官下中宗時贈著作郎

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調鄧王府典籤王愛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調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客東龍門山布衣藜藿裴瑾之章方質范履冰等時時供衣藥疾甚足摩一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爲墓偃臥其中照鄰自以當高宗時尙吏已獨儒武后尙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沈潁水

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爲洪州總管表掌書奏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缺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爲府屬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裴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它日崔融與張說評勳等曰勳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夏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閭朝隱如麗服觀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梧玉樹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祖白澤武德中仕至梁利十一州都督封新安公萬頃起家爲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勳命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載糧繼之不及期欲報勳而恐爲譏所得萬頃爲作離合詩遺勳勳怒曰軍機切遽何用詩爲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

譏其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曰謹聞命徙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投萬頃嶺外會赦還爲著作郎武后諷帝召諸儒論譏禁中萬頃與周王府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賓與選凡謀列女傳臣軌百條新戒樂書等九千餘篇至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思茂履冰神客供奉左右或二十餘年萬頃敏文辭然放達不治細檢無儒者風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坐誅履冰者河內人垂拱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春官尙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載初初坐舉逆人被殺神客東光人終著作郎思茂漳南人與弟思鈞早知名累遷鸞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中下獄死楚賓秋浦人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格斟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沈飲無留貲賈盡復入得賜而出類爲常性重慎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尋兼崇賢直學士卒

萬頃孫正修名節擢明經高第授監門衛兵曹參軍舅孫嶽與諱物理歎己不逮肅宗初吏部尙書崔暹寓典選正以書判第一召詣京師以父詢倩老辭疾免河南節度使崔光遠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中賊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汗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路人爲哭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爲冠贈祕書少監以其子義方爲華州參軍義方歷京北府司錄韋夏卿李實繼爲尹事必咨之歷號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閩人也義方用其親屬爲右職李吉甫再當國陰欲承璀與助即召義方爲京北尹李絳惡其黨出爲郾坊觀察使一切辨治然苛刻人多怨之卒贈左散騎常侍第季方舉明經調楚丘尉歷殿中侍御史兵部尙書王紹表爲度支員外郎遷金膳二部郎中號能職王叔文用事憚季方不爲用以兵部郎中使新羅新羅聞中國喪不時遣供饘乏季方正色責之閉戶絕食待死夷人悔謝結歡乃還卒年五十一贈同州刺史

唐書卷二百一

唐書卷二百一考證

唐書卷二百一考證

崔信明傳高祖光伯○舊書後魏七兵尚書光伯會孫

崔行功傳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舊書鉅鹿太守伯讓會孫

杜審言孫甫嘗醉登殿武牀睜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

中衛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

白其母奔救得止○臣德潛按舊書武雖急暴不以爲意今閱甫集無輪兩

人贈答劇見交誼至武沒後甫哭歸觀云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八哀中

云空餘老賓客身上魂縈縷欲殺甫事恐好事者爲之新書喜聞其說而采

之也當從舊書

王勃傳年二十九○舊書作二十八

駱賓王傳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舊書敬業敗伏誅

中宗時詔求其文○舊書則天重其文遣使求之

元萬頃傳馮師本載權繼之○舊書作別帥馮本

唐書卷二百一考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文藝中

李適字子至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再調騎尉尉武后脩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爲使取文學士綴集於是適與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允濟在選書成遷戶部員外郎俄兼脩書學士景龍初又擢脩文館學士睿宗時待詔宣光閣再遷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贈貝州刺史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勅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千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士貴其達子季卿亦能文舉明經博學宏辭調鄆尉肅宗時爲中書舍人以累貶通州別駕代宗立遷爲京兆少尹復授舍人進吏部侍郎河南江淮宣慰使振拔幽滯號振職大曆中終右散騎常侍遺命以布車一乘葬贈禮部尚書季卿在朝薦進才藝與人交有終始懷博君子也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脩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爲大學士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义岑義劉子玄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爲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被除則賜細柳圍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卽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狎佞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旦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等無宅稱附篇左云

韋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撰女誠傳于時元旦擢進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與張易之有姻屬易之貶貶感義尉俄召爲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舅陸頌妻韋后弟也故元旦憑以復進云

唐

書 卷二百二

列傳

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齊彭城郡丞瓌六世孫少孤事母尤孝工文辭與王勃齊名舉進士補下邳尉累遷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獻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武后明堂成奏賦述功德手詔褒咨除著作郎爲來俊臣飛構當死以母老丐餘年繫獄會赦免貶大庾尉復爲著作佐郎脩國史常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遷鳳閣舍人坐二張昵狎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巡察使路敬潛言狀以內憂去官服除召爲脩文館學士既久斥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除給事中考功受賂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長流羅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事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兼脩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爲弄辭悅帝還賜牙緋尋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卒弟全交全字皆有才章而不逮佺期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時爲東臺詳正學士之問偉儀貌雄于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于時張易之等悉昵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爲至爲易之奉溺器及貶貶瀧州朝隱崖州並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問得其實令兄子疊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詔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構威復往諧結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賂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頗自力爲政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誦睿宗立以檢校盈惡詔流欽州祖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爲御史劾奏貶新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並賜死桂州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還回邪乃飲食洗



沐就死。祖雍，江夏王道宗甥，及進士第，有名于時。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嘗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驍勇聞之。惡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劍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崖，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僚勳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惡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

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樂城人，少與兄鏡幾、弟仙舟皆著名。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補陽武尉，中宗爲太子，朝隱以舍人幸，性滑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仗內供奉，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爲儀，請代后疾，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其資佞詔如此。景龍初，自崖州遇赦還，累遷著作郎，先天中，爲秘書少監，坐事貶通州別駕卒。

尹元凱，瀛州樂壽人，由慈州司倉參軍坐事免，棲遲不出者三十年，與張說、盧藏用厚，詔起爲右補闕，時又有富嘉謨、吳少微，皆知名，嘉謨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晉陽，尤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爲太原主簿，並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尙徐庾，浮偃不競，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豫修三教珠英，韋嗣立薦嘉謨少微並爲左臺監察御史，已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之爲慟，亦卒。

劉憲，字元度，宋州寧陵人，父思立，在高宗時爲名御史，于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證等分道賑贍，思立建言：「贍務未畢而遣使撫巡，所至不能無勞錢，又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妨廢且廣，若無釋處，馬須豫集，以一馬勞數家，今農事待雨興作，輟日役，破歲計，本欲安存，更煩擾之，望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便，詔聽罷證等行，遷考功員外郎，始議加明經帖，進士雜文，卒官下憲，擢進士，調河南尉，累進左臺監察御史，天授中奉詔按來俊臣罪，憲疾其

酷，欲痛繩之，反爲所構，貶溝水令，俊臣死，召爲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坐善張易之，出爲渝州刺史，除太僕少卿，脩國史，兼脩文館學士，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啓曰：「殿下位副君，有絕人之才，非以尋撫章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褚无量量明行脩，書年宿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順納，會卒，贈兗州都督，武后時救吏部糊名考判，求高才，惟憲與王適司馬銓，梁載言入第二等，適、幽州人，終雍州司功參軍，銓河南人，神龍初以中書侍郎卒，事繼母孝，奉祿不入私舍，與弟銓，伯父希象皆歷殿中侍御史，希象剛直，不詔終主爵員外郎，載言，聊城人，歷鳳閣舍人，專知制誥，終懷州刺史。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簞，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數析淵洽，表上之，賜餐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志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數曰：「子且名家，嶠爲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環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環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幸，權祕書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籍籍皆言普思，馮詭惑，說妖祥，可致長生，則夷鴟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教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王誅坐善張東之，出爲南和令，貶富州司戶參軍事。

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譙王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還戶部員外郎岑義崔湜惡日用而邕與之交玄宗在東宮邕及崔隱甫倪若水同被禮遇義等忌之貶邕舍城丞玄宗即位召爲戶部郎中張廷珪爲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共援邕爲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帝封泰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然矜肆自謂且宰相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貨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患隕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彊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卽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賑急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違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與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數舍垢之道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況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疏奏邕得減死貶遷化尉流瑋嶺南邕妻溫復爲邕請戍邊自贖曰邕少習文章疾惡如讎不容於衆邪佞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數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妾聞正人用則佞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暫顧罪過旋生諺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飢責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生吏口追邕手書貸人蠶種以爲枉法市羅貢奉指爲姦賊于時旣使朝堂守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爲聞

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無還期妾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邊骨葬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邕後從中人楊思勳討嶺南賊有功徙澶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爲括州刺史喜與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後歷滑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旣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環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爲文章且進上以譏媚不得留出爲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勳有罪下獄邕嘗遺勳馬故吉溫使引邕書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祕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千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軼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收游自肆終以敗云

呂向字子回亡其世實或曰涇州人少孤託外祖母隱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繁髮然世號連錦書彊志千學每賣藥卽市閱書遂通古今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太子及諸王爲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妹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爲文勒石西嶽詔向爲鐫勒使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頤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鴟鵂不鳴未爲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況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矢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太過或荆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驛冒清塵縱醢單于汗宮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久之遷主客郎中專侍皇太子眷養良異始向之生父歿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它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帝聞咨歎官歿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娛憚其心卒贈東平太守向終喪再遷中書舍人

改工部侍郎卒。贈華陰太守。嘗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詁解。時號五臣注。

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蒲酒。張嘉貞爲本州長史。偉其人。厚遇之。翰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軒舉。自如張說至。禮益加。復舉直言極諫。調昌樂尉。又舉超拔羣類。方說輔政。故召爲秘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目使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說罷宰相。翰出爲汝州長史。徙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游。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

孫逖。博州武水人。後魏光祿大夫惠蔚其先也。祖希壯。爲韓王府典籤。四世傳一子。故無近屬。父嘉之。少孤。依外家客。涉聲聞。垂拱初。詣洛陽獻書。不報。第進士。終襄邑令。逖幼有文。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歎。遂與定交。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開元十年。又舉賢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中蘇晉等第其文。異等。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均往拜之。李邕負才。自陳州入。計夏其文。示逖。李最鎮太原。表置幕府。以起居舍人入爲集賢院脩撰。時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天成。玄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繼雅頌體。使逖序。所以然。改考功員外郎。取顏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皆海內有名士。俄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爲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父喪。闋。復拜舍人。開元間。蘇頌齊。游蘇晉。買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爲代言最。而逖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居職八年。判刑部侍郎。以病風乞解。徙太子左庶子。遂廢。累年。徙少詹事。上元中。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諸子成。最知名。成字思退。推隆仕。累洛陽長安令。兄宿爲華州刺史。因悻病瘡。成請告往視。不待報。輒行。代宗嘉其悽。不責也。稍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爲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飢而不亡。再拜。增戶五千。詔書褒美。徙蘇州。改桂管觀察使。卒。成通經術。奏議據正。書有期喪。弔者至。成不易縗。而見客疑之。請故答曰。縗者。古居喪常服。去之。則廢喪也。今而巾幘。失矣。子公器。亦至。邕管經略使。公

器子簡。字樞中。元和初。登進士第。辟鎮國荆南幕府。累遷左司吏部二郎中。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逖掌誥。至代宗時。宿又居職。逮簡凡三世。會昌初。遷尚書左丞。建言。班位以品秩爲等差。今官兼臺省。位置遷誤。不可爲法。元和元年。御史臺白奏。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視檢校官。居本品同類官上。其後侍郎兼大夫者。皆在左右丞上。當時侍郎兼大夫少。唯京兆尹兼之。京兆尹從三品。今位乃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上。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下。左丞乃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當在本品同類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上。不宜居正四品丞郎上。又右丞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位右丞之下。蓋以丞有繩轄之重。雖吏部品高。猶居其下。然則戶部侍郎。雖兼大夫。安得居其上哉。今散官自將仕郎至開府。特進。每品正從有上中下。名級各異。則正從上下。不得謂之同品。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錄事參軍事。皆操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略等。假使諸曹錄事參軍。加臺省官。安得位在司錄。錄事參軍上。且左丞糾射八坐。主省內禁令。宗廟祠祭事。御史不當得彈奏之。良以臺官所奏。拘牽成例。不揣事之輕重。使理可。雖無往比。自宜行之。否者。號曰舊章。正可改也。武宗詔兩省官詳議。皆從簡請。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東都留守。而第範亦爲淄青節度使。世推顯家。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頌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奇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數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撻其詩以



激揚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驕放。不自脩。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後役。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晏書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晏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晏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晏不信。怒罵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晏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是不復射。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實孝友。開元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讀劄官贖維罪。肅宗亦自

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一。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俾筆而化。贈秘書監。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蒙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云。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泚。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哀集數十百篇上之。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囊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兩壞廡舍。有司不復脩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紬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三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悸死。即極思。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事維止。下遷後數年卒。虔學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嘗爲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耗。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問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即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



位公當行爵官。顧守節可以免。度又問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衡州是年及進士第。嗣信安尉。既三年。度詢吏部。則相如果死。故度念其言。終不附賊。

蕭穎士字茂挺。梁鄆陽王恢七世孫。祖昂。而有謀。任雅相伐高麗。表爲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王不用。品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卽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曼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曼有佳兒。吾以曼獲譴。不減。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秘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衡。閻。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懷陽。於是尹衡。王恆。盧異。盧士式。賈崑。趙匡。閻士和。柳弁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己。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鞭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饒林甫云。君子恨其穢。會母喪。免。流播吳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高貴。曰。司馬昭弒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閻。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謀承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使光明云。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來鄆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弁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卽託疾游太室山。已而祿山反。穎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數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

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笑穎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清辟掌書記。賊別校次南陽。清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訓兵擄寇。社稷之功也。賊方專峭陝。公何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清乃按甲不出。亦會祿山死。賊解去。清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爲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使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崔圓聞之。卽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後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人共諡曰文元先生。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穎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穎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孔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退。劉穎。韓拯。陳晉。孫益。韋建。韋收。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華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卽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士十年。答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穎士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用之文辭。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學而已。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文辭。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熟主簿。穎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賦。辟存留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協。存疾其姦。去官風痺卒。韓愈少爲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爲經贈其家。殷寅者。陳郡人。邵軫者。汝南人。陸據。河南人。字德隣。後周上庸公騰六世孫。神高警邁。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師。公卿愛其文。交譽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勳員外郎。

柳拜者字伯存大曆中辟河東府掌書記遷殿中侍御史喪明終於家初拜與劉太真尹徵閣士和受業於頌士而拜好黃老頌士常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斯文不墜寄是子云徵博聞強識士和鈎深致遠吾弗逮已拜不受命而向黃老子亦何殊拜弟談字中庸頌士愛其才以女妻之士和字伯均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論因權歷世文章而感推頌士所長以爲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差稱曹陸

皇甫冉字茂政十歲便能屬文張九齡數異之與弟曾皆善詩天寶中鍾登進士授無錫尉王綰爲河南元帥表掌書記遷累右補闕卒曾字孝常歷監察御史其名與冉相上下當時比張氏景陽孟陽云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論德出爲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倭以郡瀕河請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一縣隸東平魯郡者也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三縣分隸濟南東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太守田琦及源明倭五太守議于東平不能決既而卒廢濮陽以縣皆隸東平召源明爲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是時承大盜之餘國用更屈宰相王琬以祈禱進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羣臣莫敢切諍昭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其他不暇及也源明數陳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曰淫雨積時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斂糧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爨仆于行間日見二三市井餒餒求食死于路旁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森夫盜兒連牆接棟磨礪以須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皇巡蜀之初都內財貨吏民資產靡散于道路之手至有乘馬跌墮入宣政紫宸者況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時遠矣今茲東行始賊臣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霄謂危亡在於須臾臣不勝嗚咽爲陛下痛之願速罷幸不然窮吐樂禍已扼腕於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騷擾江湖叛渙詩

曰中原有故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大河南北舉爲寇盜三公以下廩稍匱絕將士糧賜僅支日月而中官冗食不減往年梨園雜伎愈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繇此也自非中肅指使太常正樂外願一切放歸給長牒勿事須五六年後隨事蠲省今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晉原衛伯玉拂焉者過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壓巫閭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踰關口過二室鄧景山凌淮泗愾然而西狂賊失勢蹙于縲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髮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方士彼淫巫愚祝妄有關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臣等屢拂視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雖陛下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萬口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諍於父不孝也臣不諍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爲苟榮冒祿罔牢之物不若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罔牢之中將使樵夫拮而笑之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後以秘書少監卒源明雅善杜甫鄭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肅字敬之一字寬中隋刑部尚書毗五世孫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擢太子校書郎肅復薦其材授右拾遺脩史以母羸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卒年四十一贈禮部郎中

唐書卷二百二

唐書卷二百二考證

唐書卷二百二考證

李適傳子季卿亦能文○舊書作李適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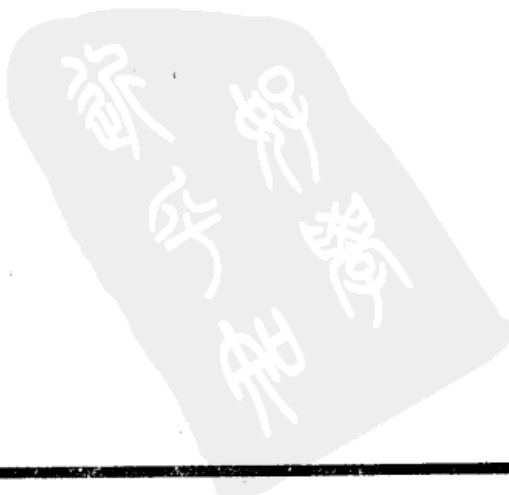
宋之間傳汾州人○舊書作號州弘農人

李邕傳父善爲文選注數析彌洽表上之○沈炳震曰舊書所注文擧六十卷

大行越時

孫遵傳博州武水人○舊書作潞州陟縣人

唐書卷二百二考證



李華字退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沖名冠宗族間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每慕汲黯爲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姪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爲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疎守之策皆留不報玄宗入蜀百官解竄華母在鄴欲開行營母以逃爲盜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華喟然曰烏有驥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勒子第力農安於窮樸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贖金帛往讀乃彊爲應大曆初卒初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絲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汗爲故書雜置梵書之度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愛獎士類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紆柳諶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華觸禍銜悔及爲元德秀權舉銘四皓贊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宗子翰從子觀皆有名翰擢進士第調衛尉天寶末房琯章陟俱薦爲史官宰相不肯擬翰所善張巡死節睢陽人矧其功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聞聖主憂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轂車或追建邑封厚死以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背其君也自逆胡構亂據維陽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誼奮發率烏合守雍丘潰賊心腹及魯兗棄甲宛葉哥舒翰敗績潼關賊遂盜神器歸峙二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帥列城望風出奔巡守孤城不爲却賊欲

繞出巡後以擾江淮巡退軍睢陽扼東南咽喉自春乾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彊出奇無窮殺賊兇醜凡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三軍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撓詞慢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以爨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宥刑在易遏惡揚善爲國者錄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絕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可遏惡可揚瑕錄而用棄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祿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雖終殲滅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鄆一戰犬羊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不至而食盡食盡而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城之初已計食人損數百衆以全天下臣尚謂功過相掩況非素志乎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公將封禪略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與復之功重於糾合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免飢寒江淮旣巡所保戶口充完宜割百戶俸食其子且殫死爲厲有所歸則不爲災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少與巡游哀巡死難不親休明唯令名其榮祿也若不時紀錄月日寢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悲悼謹撰傳一篇昧死上僞得列于史官死骨不朽帝絲是感愜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翰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大曆中病免客陽翟卒翰爲文精密而思遲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旌弟紆自有傳

觀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屬文不設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爲觀尙辭故辭勝理愈尙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



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遽愈之質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違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荊州辟置干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庫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壟頽沒承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閩州播紳聞風竦動而外追軍旅內勞賓客筆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貧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龍其墓初王維過鄧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開元天寶間同知名者王昌齡崔顥皆位不顯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秘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閩丘曉所殺張鎰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鎰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崔顥者亦擢進士第有文無行好捕博嗜酒要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終司勳員外郎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題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劉太真宣州人善屬文師蘭陵蕭穎士舉高第進士淮南陳少游表爲掌書記嘗以少游擬桓文爲義士所嘗與元初爲河東宣慰賑給使累遷刑部侍郎德宗以天下平貞元四年九月詔羣臣宴曲江自爲詩敕宰相擇文人廣和李泌等請羣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真李紆等爲上鮑防于邵等次之張濬等爲下與擇者四十一人惟泌李晟馬燧三宰相無所差次遷禮部掌貢士多取大臣貴近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邵說相州安陽人已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連朝義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留幕府遷累長安令秘書少監大曆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祿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而之治宜建徽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赦各一誠恐雲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修享獻款郊廟裏有德錄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之術也不聽德宗立權吏部侍郎說因自陳家本儒先祖長白山人貞一以武后革命終身不肯仕先臣殿中侍御史璵之逮事玄宗臣十六即孤長育母手天寶中始仕會喪客河北祿山亂喪紀當終臣不觀衰經又再養懼終不免陰走洛魏慶緒遁保西城搜脅儒者爲己用以兵迫臣遂陷醜逆俄而史思明順附欲問道歸北闕下肅宗拜臣左金吾衛騎曹參軍許留思明所會烏承恩事路絕不得歸朝義之敗欲固守河陽臣知回紇利野戰陰勸其行以破賊計朝義已走臣西歸獻狀先帝詔翰林索臣所上言與王伾偕召先帝謂臣曰白著故擢伯侍御史臣爲殿中侍御史使者宣旨制詔盡言其狀則嚙昔本末先帝知之今又推以不次雖自天斷尚恐受謗與人傷陛下之明今吏員未乏而調者多益以功優準平格以判留人去者十七彼且鼓譟說以投擬于上此臣所大懼也因薦戶部郎中蕭定司農卿庾準自代不許說在職以才顯或言且執政金吾將軍裴微謂柳載言曰說事賊爲劇官掌其兵大小百戰掠名家子爲奴婢不可計得有死而無厚顏乃崇第產附貴倖欲以相邦其能久乎建中三年逐嚴郢說與郢善微諷朱泚訟其寃爲草奏貶歸州刺史卒

于邵字相門其先自代來爲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超絕補崇文校書郎繇比部郎中爲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會歲餘部僚亂薄城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檄巧降邵儒服出賊見皆拜即引去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郎中崔寧帥蜀表爲度支副使俄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冊必出其手爲三司使治薛邕獄失德宗旨貶桂州長史復爲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平出杭州刺史久疾求告貶衢州別駕徙江州卒年八十一邵孝悌有行晚塗益修潔樊澤始舉賢良邵望見曰將相材也

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邵以其文擢異等。曰：後當司詔令。已而皆然。獨孤授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邵覆之。置甲科。人咨其公。

崔元翰名。以字行。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擢明經甲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秋。謨演範忘象。渾天等論數十篇。隱共北白鹿山之陽。卒。門人共謚曰貞文孝父。元翰舉進士。博學宏辭。賢良方正。皆異等。義成李勉表在幕府。馬燧更表為太原掌書記。召拜禮部員外郎。實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辭溫厚。有典誥風。然性剛褊。不能取容於時。孤特自恃。掌誥凡再。著不遷。罷為比部郎中。時已七十餘。卒。其好學老不倦。用思精敏。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怨陸贄。李充。乃附裴廷齡。延齡表鈞校京兆妄費。持吏甚急。而充等自無過。訖不能傳致以罪云。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為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鐘磬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始公異與陸贄故有隙。時贄在翰林。聞不喜。世多言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及贄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盧邁坐舉非其人。奪俸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嘗薦御史元敦義。及公異被譴。郢亦劾敦義無美行。詔免敦義官。公異繇是不自振而卒。

李益。故宰相揆族子。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少癡而忌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妒為李益疾。同輩行稍稍進。益獨不調。鬱鬱去。游燕劉濟。辟置幕府。進為營田副使。嘗與濟詩。語怨望。憲宗雅知名。召為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凌藉士。衆不能堪。諫官因暴幽州時怨望語。詔降秩。俄復舊官。累遷右散騎常侍。太和中。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辨云。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鄆陽。大曆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闕。尉。累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鎮河中。辟元帥判官。累遷檢校戶部郎中。嘗朝京師。是時。王縉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

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廣和。異日間渠牟。盧綸李益何在。答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簡能。簡辭。弘正。簡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箴。得詩五百篇以聞。中孚。鄆陽人。官戶部侍郎。翃。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為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終中書舍人。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詔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曙。字文初。廣平人。從章舉於劍南。終虞部郎中。發。晉卿子。終都官員外郎。峒。終右補闕。津。右拾遺。審。侍御史。端。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主賢明。有才思。尤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暖游。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為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主賜帛百。後移疾江南。終杭州司馬。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為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袞罷宰相。為觀察使。始擇鄉鄰秀民能文辭者。與為賓主。鈞禮。觀游。樂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辭歸。泛舟飲錢。舉進士。與韓愈。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庚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辨。與愈友善。詹先為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為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為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從子程字降之。亦工為文。陸洿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既在道。程遺書讓出處之遽。洿不至。還。程名益聞。開成中擢進士第。而里人蕭本妄言與貞獻太后近屬。恩寵赫然。拒恥之。會澤潞劉從諫表程在幕府。程為辨。實本之僞。本終得罪。其子稹拒命。程方休假還家。稹表斥損時政。或言程為之。詔流崖州。賜死。臨刑色不撓。為書徧謝故人。自誌墓。人皆憐之。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與游者，權璪、楊敬之、王恭元，每譔著，時爲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殘，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勃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爲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皇帝卽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張太尉厭垣捍之勦，謝昺定爲國老，田尚書知慮絕俗，又以魏博來歸，曲禮滄景，皆爲信臣。然而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壓其首，梁肅其翼，魏斷其脛，滑鍼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前日主上以澤潞爲之導，既斥從吏，姑赦罪，復爵祿之，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史，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博陵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燕、幽、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離腐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處邪？昔僕之師裴道明嘗言：『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很傲者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罰無貸罪，賞無遺功，諸侯秦

齊趙以益其費，羣帥築室疆兵，進窺房蔡，屯田繼漕，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踣邪？足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然，則舉兇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枕戈持矛，死不得地，不若坐兼爵命而保胤嗣矣。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莫若發一介，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祿祐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盡大善也。且貳而伐，服而捨，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不爲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剗壘，灌以流潦，主將想攜土卒崩離，田儼呂興發於肘腋，屍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爲誠子孫所不祖，生爲暗懷之人，沒爲幽憂之鬼，何其痛哉！元濟得書不悟，會裴度東討，而韓愈爲司馬，武陵勸愈爲度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爲監軍，歸素所快者於內，爲吾地以傾諸侯，出帛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爲丞相之人。然後分三大將環賊而屯，斥侯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授瀕蔡諸將，而以三期給賊，令辯士持尺書劫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窺謀矣。時度部分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破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旋相交，武陵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可使吳城賊將趨，雖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武陵之奇譎類如此。是慶初，寶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爲之。武陵諫曰：『今緣邊膏壤鞠爲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糴，還都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部郎事，今三分其務，更萬員，賦日蹙，西北邊院官皆御史員外郎爲之，始命若實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是御史員外久於事，返不可信也。今更旬月，又將以郎中之爲不可信，即更時歲，



明公之爲亦又不可信。上下相阻，一國交疑，誰爲可信者？況一使之建，胥徒走卒殆百輩，督責騰呼，數千里爲不寧，誠欲邊隅完實，獨募浮民，徙罪人，發沃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久之，入爲太學博士。太和初，禮部侍郎崔暹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暹曰：「君方爲天子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楷授暹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讀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暹謝曰：「得其人，至第五，鄙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暹曰：「如教牧果異等，後出爲韶州刺史，以賊貶潘州司戶參軍。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爲柳州刺史，武陵北還，大爲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還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應犀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劉二韓，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裴爲伍，誠恐露所學，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始李愬節度唐鄧，武陵薦李景儉、王湘、健智沈敏，可表以自副，時號知人。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勳之裔，孫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奏，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鎔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鎔，獎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弘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論使還官，又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黨人輩譖商隱，以爲範，薄無行，共排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柱石觀察使鄭元，府爲判官。亞諸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京兆尹盧弘止表爲府參軍，典箋奏，綯當國，商隱歸，躬自解綯，不置弘止鎮徐州，表爲掌書記。久之，還朝，復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劍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棧陽卒。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儂儂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廷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奇號三十六體。

薛逢，字陶臣，蒲州河東人。會昌初，擢進士第，崔鉉鎮河中，表在幕府。鉉復宰相，引爲萬年尉，直弘文館，歷侍御史，尚書郎，持輪駁切，以謀略高自標顯。初與彭城劉瓌交，瓌文辭出達數人下，常易之。瓌稍親近逢，不得意，遂相忿恨。會瓌當國，有薦逢知制誥者，瓌撰言先朝以兩省官給事舍人先治州縣，乃得除。逢未試，執不可，乃出爲巴州刺史。而楊收、王鐸同謫，署第收輔政，逢有詩微辭，收收銜之，復斥逢爲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卿召還，歷給事中，鐸爲宰相，逢又以詩嘗鐸，鐸怒，中外亦鄙逢褻傲，故不見齒。遷秘書監丞，子廷珪進士及第，大順初，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從昭宗次華州，引拜左散騎常侍，稱疾免。客成都，光化中，復爲舍人，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遠長廬西山，多所記覽，其屬辭於詩尤長。與里人方干善，給事中姚合名爲詩士，多歸重，頻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獎挹。以女妻之。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秘書郎，爲南陵主簿，判入等，再遷武功令。於是畿民多藉神策軍，更以其橫，頗假借，不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向君慶通賦六年不送，驛然出入閭里，頻密捕比伍與競，君慶叩縣廷，頻即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管所貧無少貨，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堰者，厥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官庸庸民浚渠，按故道，斷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御史，守法不阿。拘遷累都官員外郎，表西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布修教，時朝政亂，盜與相推故，而建頻以安，卒官下，喪歸。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爲立廟，梨山歲祠之。天下亂，盜發其冢，壽昌人隨加封塋云。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肅，有名大中時，觀察府召以署吏，不應，帥高其概，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融學自力，富辭調，龍紀初及進士第，章昭度討蜀，表掌書記，遷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召爲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賀，融最先至，于時左右數



駭帝有指授，疊十許，融跪作詔，少選成，語當意詳，帝咨賞良厚，進戶部侍郎，鳳翔劫遷，融不克從，去客閬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卒官。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李賀傳卒年二十七○舊書作二十四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唐書卷二百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方技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榮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爲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撰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於時者茲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詭行幻怪又技之下者焉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爲道士號黃冠子以論撰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羣書明步天曆算貞觀初與傅仁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紙撰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擢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與諸儒修書遷爲令太宗得祕識言唐中興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遲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算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是正五曹孫子等書刊定注解立於學官撰麟德曆代戊寅曆候者推最密自祕閣郎中復爲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己已占等書傳於世子孫孫仙宗並擢太史令唐初言曆者惟傅仁均仁均滑州人終太史令

甄權許州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方書遂爲高醫仕隋爲祕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庠狄蘇風痺不得挽弓權使發矢柳柳立鍼其肩隅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訪逮其術權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年一百三歲所撰脈經針方明堂等圖傳于時立言仕爲

太常丞杜淹苦流腫帝遣視曰去此十日千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心腹懣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還吐一蛇如姆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後以醫顯者清潭宋俠義與許胤宗洛陽張文仲李度縱京兆韋

慈藏俠官朝散大夫藥藏監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脈沈難對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障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武德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胤宗療視必愈或勸其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爲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脈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文仲仕武后時至尙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脅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后集諸言方者與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十八種上之虔縱官侍御醫慈藏光祿卿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仕隋爲鹽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珪章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嶺南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與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困見寶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軌後爲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脈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貞觀初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武后之幼天綱見其

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網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螢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曉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既盡如期以火山令卒子客師亦傳其術爲廢機令高宗置一鼠于匭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妻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懷藏技與天網埒太子詹事蔣儼有所問答曰公厄在三尺土下盡六年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祿矣儼使高麗爲莫離支所囚居土室六年還及爲蒲州歲如期則召據史妻子告當死俄詔聽致仕劉仁軌與鄉人墳賢讀占懷藏答曰劉公當五品而諱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客死仁軌爲尙書僕射賢獵曰我三子皆富田宅吾何客死俄喪三子盡歸田宅客死友家魏元忠尙少往見懷藏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懷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從之游懷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貴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懷藏曰夫人日修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掖廷裴光廷當國懷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既台司矣尙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隋末又有高唐人乙弗弘禮當煬帝居藩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爲萬乘主所戒在德而已及即位悉詔諸術家坊處之使弘禮總攝海內謠謠帝曰而昔官朕既驗然終當奈何弘禮逡巡帝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人臣相與陛下類者不長然聖人不相故臣不能知由是敕有司監視毋得與外語薛大鼎坐事沒爲奴及貞觀時有請於弘禮答曰君奴也欲何事請解衣視之弘禮指腰而下曰位方岳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天壽裴冕爲河

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維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冤妖其言絕之俄而祿山反冤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答曰維日即滅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而冤遂相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史榜之史突入射鰐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毀服給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權尤吏部郎中王遠智系本琅邪後爲揚州人父曇選爲陳揚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爲道士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辯論超詣甚見咨挹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髯帝懼遣之後幸涿郡詔遠知見臨朔宮帝執弟子禮咨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高祖尙微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諒以實遠知曰方爲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苦辭貞觀九年詔潤州即茅山爲觀俾居之重詔曰省所奏願還舊山已別詔不遠雅素并敕立祠觀以伸懷懷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尙當就功令太史令薛頤等往宣朕意遠知多怪言訖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暑少室伯吾將行即沐浴加冠衣若獲者遂卒或言壽盡百二十六歲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贈遠知大中大夫諡升真先生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又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中改諡升玄薛頤者滑州人當隋大業時爲道士善天步律曆武德初追直秦王府密語曰德星舍泰分王當帝天下王表爲太史丞稍遷令貞觀時太宗將封泰山薛星見頤因言臣商天意陛下未可東亦會大臣上議帝遂罷固馬爲道士帝爲築觀九壘山號曰紫府拜頤大中大夫往居之即祠建清臺候辰文災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風合數歲卒高宗時又有葉法善者括州括蒼人世爲道士傳陰陽占繇符策之術能厭劾怪鬼帝聞之召詣京師欲寵以官不拜留內齋楊

禮賜殊絕。時帝悉召方士化黃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日。請  
嚴真偽。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凌空祠爲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  
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爲魅所馮。吾以法攝之耳。問而信。  
病亦皆已。其矯幻類若此。歷高中二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入禁內。雅  
不喜浮屠法。常力詆毀。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臣之。測。睿宗立。或言陰有  
助力。先天中。拜鴻臚卿。員外置。封越國公。舍景龍觀。追贈其父歙州刺史。龍映  
當世。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死庚子。蓋百七歲云。玄宗下詔褒悼。贈  
越州都督。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梁國子祭酒山賓五世孫。少隨父恪令安喜。更有能召鬼  
神者。盡得其術。乾封初。應岳牧舉。調黃安丞。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甚悅。擢冀  
王府文學。試爲窟室。使宮人奏樂其中。召崇儼問何祥邪。爲我止之。崇儼書桃  
木爲二符。刺室上。樂即止。曰。向見怪龍。怖而止。咸亨。帝思崇儼。崇儼坐頃取以進。  
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縑氏老人。圖  
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累遷正諫大夫。帝令入閣供奉。  
每謁見。陳時政。多託鬼神爲言。至爲武后作厭勝事。又言章懷太子不德。儀鳳  
四年。爲盜所刺於東都。好事者爲言崇儼役鬼勞苦。爲鬼所殺。而太后疑太子  
使客殺之。故贈侍中。諡曰莊。擢子珪爲秘書郎。命御史中丞崔證等雜治。誣服  
者甚衆。及太子廢。死狀乃明。

尙獻甫。衛州汲人。善占候。武后召見。由道士擢太史令。辭曰。臣梗野。不可以事  
官長。后改太史局爲渾儀監。以獻甫爲令。不隸秘書省。數問災異。又於上陽宮  
集術家。撰方域等篇。爲安二年。癸亥。犯五諸侯。獻甫自陳。五諸侯。太史位。臣命  
納音。金也。火。金之仇。臣且死。后曰。朕爲卿厭之。還水衡都尉。謂曰。水生金。卿無  
憂。至秋卒。后嗟異。復以渾儀監爲太史局云。

嚴善思。名誤。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與河東裴玄證。隴西李真。蔡靜。皆通儒  
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褚遂良上官儀等奇其能。高宗封泰山。舉銷聲幽數  
科及第。調襄陽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十年。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

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  
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誣交趾。五歲得  
還。是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聖曆二年。癸  
亥。入興鬼。后問其占。對曰。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癸亥。入月。鎮犯天  
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  
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  
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冷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駭。若別  
攻隧以入其中。卽往昔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  
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  
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  
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  
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  
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武后喪公除。太常請大習樂。供郊廟。詔未許。善思  
奏曰。樂者。氣化所以感天地。調五行。漢魏喪禮。以日易月。蓋三年不爲禮。禮必  
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禮陰也。樂陽也。樂崩陽伏。禮廢陰愆。故變以適時。孝道  
之大。安人神。公也。茹哀戚。私也。王者不以私害公。請如太常奏。帝從之。遷禮部  
侍郎。表皇后擅政。爲社稷憂。求汝州刺史。書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  
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  
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爲刺史。及謀反。僞除禮部尙書。重福敗。坐關通論  
死。吏部尙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譴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善  
思爲御史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寃。得免。戶部尙書  
王本立見之曰。邪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  
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爲鳳翔  
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杜生者。許州人。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  
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焉。可



折道傍墓代之乃往折墓見亡奴伏其下攫之宅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竊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羅莽上往取之而得亡奴衆以爲神時有浮屠泓者黃州人與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于冠宗曰莽朝服耳俄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諸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爲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也宅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譬身瘡痛補它肉無益也說子皆汗賊死斥云

張果者晦鄉里世系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人武后時遣使召之即死後人復見居恆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刺史韋濟以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見晤輒氣絕仆久乃蘇晤不敢逼馳白狀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齋置書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神僊事語秘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書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實年六七十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天壽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惛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薑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獲頃視齒爛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傳其斷良久齒已生榮然駢潔帝益神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秘書少監王珣質太常少卿蕭莘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有詔圖形集賢院懸辭還山詔可權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賜帛三百匹給扶持二人至恆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爲立樓觀觀其所夜光者荊州人少爲浮屠至長安因九僊公主得召見溫東帝奇其辯賜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緋衣銀魚金縢千數得侍左右如幸臣和璞喜黃老作頽陽書世傳之天寶中有孫甄生者以伎聞能使石自開草爲人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肯盡其術試自

隱常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厚賜金帛然卒不得帝怒妻以機壓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達思遠駕而西笑曰上爲戲何虐也

姜撫宋州人自言通僊人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常卿韋紹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童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悅御花萼樓宴羣臣出藤百匳徧賜之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冲和先生撫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右驍衛將軍甘守誠能詔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草也旱藕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乃止撫內慚悻請求藥牢山遂逃去

榮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遁甲術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九節度兵皆敗後召待詔翰林建初中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爲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盛夏越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爲右金吾大將軍道茂竄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戚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右曰爲賊逼脅固請嚴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第言準狀赦之晟勉從己又以縑願易晟衫請題衿膺曰宅日爲信再拜去道茂果汗朱泚僞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爲委原其死是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翦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二柏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千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杜佑與楊炎等盧杞疾之佑懼以問道茂答曰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巨涯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就變國與家吉而身危會中和日泌雖驚殲入德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仗士禽斬之李鵬爲感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家惠位宰相次惠亦大鎮子孫百

世屬卒後石至宰相福歷七鎮諸孫通顯云

唐書卷二百四

唐書卷二百四考證

李淳風傳子諫○舊書作子諫

袁天綱傳仕隋爲慶官令○舊書大業中爲安官令

劉仁軌與鄉人增賢請占云云○舊書作增恩賢

唐書卷二百四考證



唐書卷二百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

列女

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中古以前，書所載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後形史職廢，婦訓姆則不及於家，故賢女可紀者，千載間寥寥相望。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聞家令姓，窮窮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雪霜，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云。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德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矩表離婦，德武謂裴曰：「我方貶，無還理，君必隨它族，于此長決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它，欲割耳誓，保母持不許。夫姻姻歲時朔望，裴致禮惟謹，居不御薰澤，讀列女傳，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廷，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為夫婦如初。

楊慶妻王者，世充兄之女，慶以河間王子為郇王，守樊陽，陷於世充，故世充妻之用為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陽，慶謀於王歸唐，謝曰：「鄭以我率策，策者，綴公之心，今負恩背義，自為身謀，可若何？」至長安，則公家婢耳，願送我還東都，慶不聽。王謂左右曰：「唐勝則鄭滅，鄭安則吾夫死，若是生何益？」乃飲藥死。慶入朝，官宜州刺史。

房玄齡妻盧，失其世，玄齡微時病且死，誣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它，會玄齡負愈禮之終身。

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姆，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殺之，師仁始三歲，免死禁錮。蘭英請髡髮，得保養，許之時喪亂，餓死者藉藉，游丐道路以食，師仁身啖土飲水，後詐為探薪，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詔封蘭英永壽鄉君。楊三安妻李，京兆高陵人，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幼，孤寡，晝夜紡績，凡三年，群舅

姑及夫兄第凡七喪，遠近嗟慕，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三百段，遣州縣存問，免其徭役。

樊會仁母敬，蒲州河東人，字象子，笄而生會仁，夫死，事舅姑，祥順家，以其少欲嫁之，潛約婚於里人，至期，陽為母病，使歸視，敬至，知見給，乃外為不知者，私謂會仁曰：「吾婿處不死者，以母老兒幼，今舅將奪吾志，汝云何？」會仁泣，敬曰：「兒母啼，乃伺隙遁去，家追及半道，以死自守，乃罷。」會仁未冠卒，時敬母又終，既葬，謂所親曰：「母死子亡，何生為？」不食數日死，聞者憐之。

衛孝女，絳州夏人，字無忌，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廷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璧，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給驛從雍州，賜田宅，州縣以禮嫁之。鄭義宗妻盧者，范陽士族也，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夜有盜持兵劫其家，人皆匿，惟姑不能去，盧冒刃立姑側，為賊捶撻幾死，賊去，人問何為不懼，答曰：「人所以異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鄰里急難，尚相赴，況姑可委棄邪？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劉淑妻夏侯，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為鹽城丞，喪明，時劉已生二女矣，求與劉絕，歸侍父疾，又事後母以孝稱，五年，父亡，毀不勝喪，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冢，廬其左，寒不絺，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物二十段，粟十石，表異門閭，後其女居母喪，亦如母行，官又賜粟帛，表其門。

于敏直妻張者，皖城公儉女也，生三歲，每父母病，已能晝夜省視顏色，如成人及長，愈恭順仁孝，儉病篤，聞之，號泣幾絕，儉死，一慟遂卒，高宗懿其行，賜物百段，以狀屬史官。

楚王靈龜妃上官者，下邳士族也，靈龜出繼哀王後，而舅姑在，妃朝夕侍奉，謹甚，凡珍美，非經獻，不先嘗，靈龜卒，將葬，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逝者有知，魂可無託乎？」乃備禮合葬，聞者嘉歎，喪除，兄弟共論妃，少又無子，可不有行，泣曰：「丈夫以義，婦人以節，我未能殉溝壑，尚可御枉澤，祭他胙乎？」將自刎，取衆遂不敢強。



楊紹宗妻王華州華陰人在祿而母亡繼母鞠愛父征遠歿繼母又卒王年十五乃舉二母柩而立父象招魂以葬廬墓左承徽中詔楊氏婦在隋時父歿遠西能招魂克葬至祖父母塋隨親服板築哀感行路因賜物段并粟以闕表門買孝女濮州鄆城人年十五父爲族父玄基所殺孝女弟彊仁尙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彊仁能自樹立教同玄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彊仁詣縣言狀有司論死孝女詣闕請代第死高宗聞歎詔并免之內徙洛陽

李氏妻王阿足深州鹿城人早孤無兄弟歸李氏數歲夫死無子以養姊高年無供養乃不忍嫁晝耕夜織能辦生事餘二十年姊乃亡葬送如禮鄉人服其義爭遣女妻往師其風訓壽終于家

樊彥琛妻魏者揚州人彥琛病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彥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箏禍由我發引刀斬其指軍伍欲彊妻之固拒不從乃刃擬頸曰從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見害聞者傷之

李舍母者失其氏有淵識舍爲監察御史得粟米量之三斛而贏問于史曰御史米不概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教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舍舍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慚色

汴女李者年八歲父亡殯于堂十年朝夕臨及葬母欲嫁之斷髮丐終養居母喪哀號過人自庀葬具州里送葬千餘人廬于墓蓬頭跣而負土以完園塋時松數百武后時按察使薛季昶表之詔樹闕門閭

崔繪妻盧者鸞臺侍郎獻之女獻有美名繪喪盧年少家欲嫁之盧稱疾不許女兄適工部侍郎李思冲早亡思冲方顯重表求繼室詔許家內外姻皆然可思冲歸幣三百緡盧不可曰吾豈再辱於人乎寧沒身爲婢是夕出自寶篋藏鏡面還崔舍斷髮自誓思冲以聞武后不奪也詔爲浮屠尼以終

堅貞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爲鄭廉妻未踰年廉死常布衣蔬食夜忽夢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貌未衰醜所召也即截髮麻衣不薰飾垢

面塵膚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貞節婦表旌門閭名所居曰節婦里

符鳳妻某氏字玉英尤殊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爲獠賊所殺會玉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賊服立於舟罵曰受賊辱不如死自沈於海

高敬妻秦敬爲趙州刺史爲默啜所攻州陷敬仰藥不死至默啜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自死敬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足榮自是皆瞋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乃殺之

王琳妻韋者士族也琳爲眉州司功參軍俗僭侈威飾韋不知有管珥訓二子堅冰有法後皆名聞琳卒時韋年二十五家欲彊嫁之韋固拒至不聽音樂處一室或終日不食卒年七十五著女訓行於世

盧惟清妻徐潯州人世客陳留惟清仕歷校書郎徐女兄之夫李宜得以罪斥惟清坐僚姻貶播州尉徐還鄉里糲食斥鋤膏采婦不御會大赦徐聞關迎惟清至荆州聞惟清死二婦奴將劫徐歸下江徐知之數其罪奴不敢逼劫其資去徐倍道行至播州足斷流血得惟清尸以喪還闕歲至洛陽既葬以無子終服還陳留汴州刺史齊澣高其節頌而詩之

饒娥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生小家勤織紉頗自修整父勸漁于江遇風濤舟覆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電水蟲多死父屍浮出鄉人異之歸贈具禮葬父及娥鄰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爲立碑云

賈伯女仲女京兆奉天人永泰中遇賊行剽二女自匿山谷賊迹而得之將逼以私行臨大谷伯曰我豈受汙於賊乃自投下賊大駭俄而仲亦躍而墜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詔旌門閭免其家徭役官爲庀葬

盧甫妻李秦州成紀人父灝永泰初爲斬令梁宋兵興灝降賊數千人刺史曹昇襲賊敗之賊疑灝賣己執灝及其弟渤兄弟爭相代死李見父被執亦請代父遂皆遇害又有王廷妻裴者亦伴賊中欲汙之罵曰吾衣冠子豈愛生

受汙邪。賊臨以兵。罵不止。乃支解焉。宣慰使李季卿聞狀。詔贈李孝昌縣君。裴河東縣君。瀾渤並贈官。

鄒待徵妻。薄者。從待徵官江陰。袁晁亂。薄爲賊所掠。將汙之。不從。語家。媼使報待徵曰。我義不辱。即死於水。賊去。得其尸。義聲動江南。聞人李華作哀節婦賦。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常以忠義誨齊亮。頑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紡而衣。州里矜法焉。大曆初。詔賜兩丁侍養。本道使四時存問終身。

高懸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擊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爲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尙何知而拜之。問父在否。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禮曰。懸諸儒爭爲之誄。彥昭從玄佐救寧陵。復汴州。累功授潁州刺史。朝廷錄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陝州都督。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爲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尙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尙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賊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疊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于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先是萬歲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爲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不下。賊詔封賊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徇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漢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慷慨。慨知君臣大義云。

賈直言妻董。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死。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李孝女者。名妙法。瀘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徙它州。聞父亡。欲間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既至。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以視宗族。不許。復持刀刺心。乃爲開。見棺。舌去。鑿髮治拭之。結廬墓左。手植松柏。有異鳥至。後母病。或不食。飲女終日。未嘗視七箸。及亡。刺血書于母臂而葬。廬墓終身。

李端妻某氏。端籍吳元。濟軍。元和中。自拔歸爲重胤妻。爲賊縛而斃食之。將死。猶號端曰。善事焉。僕射。觀者歎泣。重胤讀以其事屬史官。詔可。

董昌齡母楊。世居蔡。昌齡更事吳少陽。至元。濟時。爲吳房令。母常密戒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徙鄆城。楊復曰。逆賊欺天。神所不福。當速降。無以我累。兒爲忠臣。吾死不嫌。會王師逼鄆城。昌齡乃降。憲宗喜。即拜鄆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母之訓也。臣何能。帝嗟嘆。元。濟囚楊。欲殺者屢矣。蔡平而母在。陳許節度李遜表之。封北平郡太君。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父兄皆防秋屯涇州。吐蕃寇邊。並戰死。和子年十七。單身被髮。徒跣。縶裳抵涇。屯。日丐食。護二喪還。葬于鄉。植松柏。剪髮壞容。廬墓所。節度使王智興白狀。詔旌其門。

段居貞妻謝。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貞本歷陽俠少年。重氣決。娶歲餘。與謝父同買江湖上。並爲盜。所殺小娥赴江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免。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所殺主名。難析其文。爲十二言。持問內外姻。莫能曉。龍西李公佐隱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試以是求之。小娥泣謝。諸申乃名盜亡命者也。小娥脫服爲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于江州。春于獨樹。

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家。日以謹信自效。蘭遂倚之。雖包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期。伺其便。它日。蘭盡集羣。偷釀酒。蘭與春醉。臥廬。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牆救。禽春。得賊千萬。其黨數十。小娥悉疏其入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

其烈白觀察使使不為請還豫章人爭聘之不許祝髮事浮屠道垢衣糲飯終身

楊舍妻蕭父歷為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十六與媚皆韶淑貌載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庸次宣州戰鳥山舟子委柩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墳納棺成墳時松柏朝夕臨有馴鳥鵲兔菌芝之祥長老等為立舍歲時進果饌喪滿不釋縗人高其行或請昏女曰我弱不能北還君誠為我致二柩葬故里請事君子於是舍以高安尉罷歸聘之且請除素蕭以親未葬許其載辭其采已葬乃釋服而歸楊云

韋雍妻蕭張弘靖鎮幽州也表雍在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劫蕭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蕭意象晏然觀者哀歎是夕死大和中楊志誠表其烈詔贈蘭陵縣君雍字和叔擢進士第

衡方厚妻程大和中方厚為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事昌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不免即以死告臥棺中昌齡知之使閹者甚牢方厚閉久以爪攫棺爪盡乃絕程懼并死不敢哭昌齡恬不疑厚遣其妻程使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陳陳冤下御史鞠治有實昌齡乃得罪文宗詔封程武昌縣君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鄭孝女兗州瑕丘人父神佐為官兵戰死慶州時母已亡又無兄弟女時年二十四即剪髮毀服身護喪還鄉里與母合葬廬墓下手樹松柏成林初許適牙兵李玄慶至是謝不嫁大和中兗州節度使蕭徹狀于朝有詔旌表其閭

李廷節妻崔乾符中廷節為郾城尉王仙芝攻汝州廷節被執賊見崔姝美將妻之詔曰我士人妻死亡有命奈何受賊汗賊怒刺其心食之

殷保晦妻封敬孫也名純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說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

竇烈婦者河南人朝邑令畢某妻初同州軍亂逐節度使李瑋走河中令墮望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盜入猝令首欲殺之竇泣蔽捍苦持賊袂至中刀不解令得脫走不死賊亦去京兆聞之歸酒帛醫藥幾死而愈

李拯妻盧者美姿能屬文拯字昌時或通末擢進士遷累考功郎中黃巢亂避地平陽僖宗召為翰林學士帝出寶雞陷于嗣襄王煊煊敗拯死盧伏尸哭王行瑜兵逼之不從脅以刃斷一臂死

山陽女趙者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飢而盜殺死爾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為官所賜願毀服依浮屠法以報即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周迪妻某氏迪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掠賣以食迪飢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得數千錢以奉迪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給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杆矣迪裹餘體歸葬之

李廷壽妻王者當楊行密時廷壽事行密為壽州刺史惡行密不臣與寧國節度使田頌謀絕之以歸唐事泄行密以計召廷壽欲與揚州廷壽信之將行王曰今若得揚州成宿志是與衰在時非繫家也然願日一介為驗許之及為行密所殺介不至王曰事敗矣即部家僕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民發百燎焚牙居呼天曰我誓不為讎人辱赴火死

唐書卷二百五考證

列女傳楊三安妻李京兆高陵人○舊書雍州涇陽人

劉淑妻夏侯氏劉已生二女矣求與劉絕聘待父疾五年父亡毀不勝喪云云

○舊書侍養經十五年父卒毀瘠廬墓云云

楚王靈龜妃上官者下邳士族也○舊書作上邳人

唐書卷二百五考證







外戚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內里無敗家高宗二宗柄移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頭血一日同汗鉄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脩教天寶奪明委政妃宗昭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若乃長孫無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吳淑之忠弗緣內寵者自見別傳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也父整仕隋爲涿郡太守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逮長稍學記書而居財不營喜交豪猾擲徒爲鄆令以疾免高祖平京師拜長安令頗嚴明如職而辦帝受禪擢工部尚書初虞州刺史章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不克帝遣懷恩代將性貪寡算略數戰無功士喪沮詔書切責而懷恩稍怨望帝嘗與戲曰第姑子悉有天下次當爾邪懷恩內喜以爲天命既而居忽忽咤曰我家渠獨女子富貴也因謀亂是時虞鄉南山多宿盜而劉武周使宋金剛略滄州帝發關中軍屬秦王屯栢壁繇是懷恩與麾下元君寶解令榮靜謀引王行本軍與武周連和割河東以啗之引羣賊取永豐倉絕秦王餉道長驅三輔會秦死而行本得其兵部書已定而夏人呂崇茂殺縣令應武周帝敕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擊夏爲金剛所掩諸將皆沒于賊君寶與開府劉讓私侮懷恩曰不早舉大事以及斯辱也故謀變及秦王敗武周於美良川懷恩逃歸帝命率師攻蒲州君寶聞曰王者不死果其然唐儉知狀會武周還劉讓求罷兵因白發懷恩等姦于時行本舉蒲州降懷恩勒兵入城帝方濟河而讓至具得反狀帝召之懷恩不知也單舟以來即縛之窮索黨與盛死于獄以首殉華陰市籍入其家

武士驍字信世殖實喜交結高祖嘗領屯汾晉休其家因被顧接後留守太原引爲行軍司鎧參軍募兵既集以劉弘基長孫順德統之王威高君雅私謂士驍曰弘基等皆背征三衛罪當死奈何授之兵吾且勸繫之士驍曰此皆唐公客若爾必有大嫌故威等疑不發會司兵參軍田德平欲勸威勸募人狀士驍脅謂曰討捕兵悉起唐公威君雅無與徒寄坐耳何能爲德平亦止兵起士驍不與謀也以大將軍府鎧曹參軍從平京師爲光祿大夫義原郡公自言嘗夢帝騎而上天帝笑曰爾故王威黨也以能罷繫劉弘基等其意可錄且嘗禮我故酬汝以官今胡廷妄媚我邪累遷工部尚書進封應國公歷利荆二州都督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定高宗永徽中以士驍仲女爲皇后故崇贈并州都督司徒周國公咸亨中加贈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配享高祖廟廷列功臣上后監朝尊爲忠孝太皇建崇先府置官屬追王五世后革命更於東都立武氏七廟追冊爲帝諸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先天中有詔削士驍僞號仍爲太原王廟遂廢始士驍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元女妻賀蘭氏早寡季女妻郭氏不顯士驍卒後諸子事楊不盡禮銜之后立封楊代國夫人進爲榮國后姊韓國夫人於時元慶已官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兄子惟衡尉少卿楊嗣后上疏出元慶等干外以示退讓由是元慶斥龍州元爽濠州惟良始州元慶死元爽流振州乾封時惟良及弟淄州刺史懷運與岳牧集泰山下於是韓國有女在宮中帝尤愛幸后欲并殺之即導帝幸其母所惟良等上食后實薑焉賀蘭食之暴死后歸罪惟良等誅之諷有司改姓煚氏絕屬籍元爽緣坐死家屬投嶺外后取賀蘭敏之爲士驍後賜氏武封爵累左侍極開臺太史令與名儒李嗣真等參與刊撰敏之韶秀自喜悉於榮國挾所愛俳橫多過失榮國卒后出珍幣建佛廬徵福敏之乾匿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爲太子妃告婚期矣敏之聞其美彊私焉楊喪未畢號衰縗奏音樂太平公主往來外家宮人從者敏之悉逼亂之后憂數怒至此暴其惡流雷州表復故姓道中自經死乃還元爽之子承嗣奉士驍後宗屬悉原士驍兄士稜士逸士稜字彥威少柔愿力于田官司農少卿宣城縣公常主苑園農稼事卒贈潭州都

督陪葬獻陵。

士逸字述，有戰功，爲齊王府戶曹參軍。六安縣公從王守太原，爲劉武周所執，嘗遣間人陳破賊計，賊平，擢授益州行臺左丞，數言當世得失，高祖嘉納之，終韶州刺史。

承嗣既還，擢尚書左丞，襲周國公，遷秘書監，禮部尚書，俄以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辭位，垂拱初，以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改納言，代蘇良嗣爲文昌左相，性暴烈，忍禍，聞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竊娘美，且善歌，奪取之，知之作綠珠篇以諷，婢得詩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殺之，殘其家，初后擅政，中宗幽逐，承嗣自謂傳國及己，武氏當有天下，即諷后革命，去唐家子孫，誅大臣不附者，倡議追王先世，立宗廟，又王元慶曰：梁王諱肅，元爽魏王諱德，后從父士讓楚王諱信，士逸蜀王諱節，又贈兄子承業陳王，而承嗣爲魏王，元慶子三思爲梁王，士讓之孫攸寧爲建昌王，攸歸九江王，攸望會稽王，士逸孫懿宗河內王，嗣宗臨川王，仁範河間王，仁範子載德潁川王，士稜孫攸暨千乘王，維良子攸宜建安王，攸緒安平王，從子攸止恆安王，重規高平王，承嗣子延基南陽王，延秀淮陽王，三思子崇訓高陽王，崇烈新安王，承業子延暉嗣陳王，延祚咸安王，承嗣實封千戶，監修國史，密諭后黨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州人上書請立己爲皇太子，以觀后意，后問岑長倩，格輔元皆執不宜，承嗣不得已，奏請責論嘉福等，不罪也，怨長倩等，皆以罪誅，以特進罷，未幾，復同鳳閣鸞臺三品，承嗣爲左相而攸寧爲納言，故皆罷，又與三思同三品，不及月，俱免，復拜特進，后決意還太子矣，久之，還太子太保，不得志，軼軼憤死，贈太尉，并州牧，諡曰宣，延基襲爵，后嫌斥其名，更曰繼魏王，長安初，與妻永泰郡主及邵王私語，張易之兄弟事後忿爭，語聞，后怒，令自殺，以延魏代王，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與羣臣白奏事不兩大武家諸王宜皆免，帝柔昏不斷，又素畏太后，且欲悅安之，更言攸暨三思皆與去二張功，以折暉等，暉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靜郡，攸暨壽春，懿宗爲耿國公，攸寧江國，攸望葉國，嗣宗管國，攸宜恩國，重規鄒國，延基魏國，攸緒巢國，崇訓鄆國，延祚爲咸安郡公，直臣宋承光，蘇安恆上書言武諸

王嬰封，不識人心，帝不悟，載德終湖州刺史，諡武烈，攸歸歷司屬少卿，至齊州刺史，事母孝，姊亡，期不嘗五辛，語輒流涕，攸止絳州刺史，三人死，太后時不及削封，攸宜歷同州刺史，萬歲通天初，爲清邊道行軍大總管，討契丹，后親餞白馬寺，師無功，還拜左羽林大將軍，景龍時，遷右羽林卒，總禁兵，前後十年，嗣宗終司衛卿，重規爲汴鄭二州刺史，未至，役人營繕，后怒，貶廬州刺史，自是著令諸王爲州不得擅營治，突厥之叛，以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與沙叱忠義張仁重引衆三十萬討之，左羽林大將軍閻敬客爲西道後軍，兵十五萬，後援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終衛尉卿，延秀母本帶方人，坐其家沒入奚官，以妹惠賜承嗣，生延秀，突厥獻女和親，后令延秀納之，詔右豹韜大將軍閻知微，右武衛郎將楊震，莊賡金幣送至突厥所，知微等潛約默啜，執延秀進寇，矯檀故延秀不得歸，神龍初，默啜請和，因延秀送款，還封相國公，左衛中郎將，宗兄崇訓尚安樂公主，數與宴昵，頗通突厥語，倣虜謳舞，姿度閑冶，主愛悅，會崇訓死，遂私侍主，後因尙焉，以太常卿兼右衛將軍，封恆國公，三思死，車后復私延秀，故延秀益自肆，主府倉曹參軍何鳳說曰：今天下繫心武家，庶幾再興，且識曰：黑衣神孫被天裳，神孫非公尙誰哉？因勸服皂衣，或衆車后敗，尙與主居禁中，同斬蕭章門，攸望以太府卿貶死，春州諸武屬坐延秀誅徙者略盡，獨載德子平一以文章顯，與攸緒常避感滿，故免，自有傳，攸寧天授中擢累納言，踰年，以左羽林衛大將軍罷，俄還納言，久乃罷爲冬官尙書，聖曆初，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承嗣三思罷政事，間一年，攸寧三思復當國，置句使，計取民貲產，毀族者凡七十八，呼天自冤，築大庫百餘舍，聚所得財，一昔火，不遺一錢，以冬官尙書罷，神龍初，終岐州刺史，贈尙書右僕射。

三思當太后時，累進夏官尙書，監修國史，爵爲王，契丹陷營州，以榆關道安撫大使屯遼，還同鳳閣鸞臺三品，踰月去位，又檢校內史，罷爲太子少保，還賓客，仍監國史，三思性傾諛，善迎諸主意，鈞探隱微，故后頗信任，數幸其第，賞予尤渥，二張方悉盡，三思痛屈節爲漢義御馬，倡言昌宗爲王子晉後身，引公卿歌詠淫汙，覲然媚人而不恥也，后春秋高，厭居宮中，三思欲因此市權，誘脅

蓋不肖，即建營三陽宮於嵩山，與泰宮於萬壽山，請太后歲臨幸，已與二張扈侍馳騁，竊威福自私云。工役鉅萬萬，百姓愁歎。崇訓之尙主也。三思方輔政，中宗居東宮，欲寵耀其下，乃令具親迎禮，宰相李嶠、蘇味道等及沈佺期、宋之問，諸有名士，造作文辭，慢泄相矜，無復禮法。中宗復位，擢崇訓、尉馬都尉、太常卿兼左衛將軍三思進位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戶五百，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會降封，裁減實戶，俄以太皇遺詔還所減，而封崇訓、尉馬、都尉、太常卿等已誅。二張薛季昶、劉幽求、勸并誅三思等，不從。翌日，三思因章后潛入宮中，反易國政。數日而彥範等皆失柄，所斥去者悉還。詔羣臣復循太后法。三思建言：太帝封泰山，則天皇后建明堂，封嵩山，二聖之美不可廢。帝聽其言，遂更名五嶽曰乾封，合宮、永昌，登封，告成云。明年春，大旱，帝遣三思、攸暨禱乾陵而雨。帝悅。三思因主請復崇恩廟、吳順二陵，皆置令丞。其黨鄭愔上聖感頌，帝爲刻石，補闕張景源建言母子承業，不可言中興，所下制書皆除之。於是天下名祠改唐與龍興云。補闕權若訥又言制詔如貞觀故事，且太后遺訓，母儀也。太宗舊章，祖德也。沿襲當自近者始。帝褒答，是時起毬塲苑中，詔文武三品分朋爲都。帝與皇后臨觀，崇訓與尉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塲，以利其澤，用功不啻人苦之。三思既私章后，又與上官昭容亂，內忌節愍太子，即與主謀廢之。太子懼，故發羽林兵圍三思第，并崇訓斬之，殺其黨十餘人。時疾三思姦亂竊國，比司馬懿，其忌阻正人，特甚。嘗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唯與我者始是哉。與宗楚客兄弟紀處訥、崔湜、甘元東相驕，王同皎、周懷、張仲之等不勝憤，謀殺之。爲冉祖雍、宋之選、李俊所白，皆坐死。因逮染五王，而崔湜遣周利貞就殺之。故祖雍與御史姚紹之等五人號三思五狗。司農少卿趙履溫、中書舍人鄭愔、長安令馬構、司勳郎中崔日用、監察御史李懷、託其權，黨多內外，其尤干政事者。天下語曰：崔冉鄭亂時政，以爵賞自相榮樹。凡構大獄，汗點善員，破壞其宗。天下爲蕩然。始章月，將高軫上疏極言三思過惡，有司殺月將，逐軫惡地，黃門侍郎宋懷執奏，俄見斥。其權大抵如此。既死，帝爲舉哀，廢朝五日，贈太尉，復封梁王。諡曰宣，追封崇訓爲王。諡曰忠，主以太子首祭三思，極睿宗立，以父子皆逆節，斷棺

暴尸，夷其墓。

懿宗以司農卿，爵爲郡王，歷懷洛二州刺史。神功元年，孫萬榮敗王孝傑兵，詔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討之，而妻師德沙叱忠義並爲總管。兵凡二十萬，次趙州。懿宗聞賊且至，懼不知所出，欲棄軍走，或勸曰：賊雖衆，無輜載，以鈔剿爲命。若按兵老之，擊其歸，可成大功。懿宗不暇計，退保相州。賊遂進屠趙州，後萬榮死，懿宗復與妻師德撫循河北，人有自賊中歸者，一切抵死，先別取膽，乃殺之。血沫前而舉動自如，始萬榮入寇也，別帥何阿小陷冀州，殺人無餘種，以懿宗暴忍似之，故號稱兩何。相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初懿宗天授間受詔訊大獄，誅大臣王公，皆深排巧引，內刑鑊中，無有脫者。其險酷雖周來等不能繼也。神龍初，遷太子詹事，終懷州刺史。

攸暨，自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主，拜尉馬都尉，累遷右衛大將軍，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實封戶六百，遷麟臺監，司祀卿，長安中，降王壽春，如特進。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加戶千，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延秀之誅降楚國公攸暨沈謹和厚，於時無忤，專自奉養而已。景龍中卒，贈太尉，并州大都督，還定王諡曰忠簡，公主大逆，夷其墓。

韋溫者，中宗廢后庶人從父兄也。后父玄貞，歷普州參軍事，以女爲皇太子妃，故擢累豫州刺史，帝幽房陵，玄貞流死，欽州妻崔爲蠻首寧承所殺。四子洵、浩、洞、泚同死容州。后二女弟逃還京師，帝復政，是日詔贈玄貞上洛郡王，太師，雍州牧，益州大都督，溫父玄儼魯國公，特進，并州大都督，遣使者迎玄貞喪，詔寶州都督周仁軌討寧承，斬其首祭崔樞。官仁軌左羽林大將軍，汝南郡公，樞至，帝與后登長樂宮，望而哭，贈鄭王諡文獻，號廟曰褒德，陵曰榮先，置令丞，給百戶掃除，贈洵吏部尚書，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洞衛尉卿，淮陽郡，泚太僕卿，上蔡郡，並葬京師。溫初試吏，坐賊斥，神龍初，擢宗正卿，遷禮部尚書，封魯國公，弟濟，自洛州戶曹參軍事，連拜左羽林大將軍，曹國公，后大妹嫁陸頌，進國子祭酒，仲妹嫁嗣號王邕，濟子捷，尚成安公主，溫從弟濯，尚定安公主，並拜尉馬都尉，捷爲右羽林將軍，景龍三年，溫以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遙領揚



州大都督溫既見天下事在手欲自殖以牢其權引用支黨不相一公卿雖畏伏然溫無能不如諸武凶而熾也清初兼修文館大學士時熒惑久留羽林后惡之方清從至溫東后毒殺之以塞變厚贈司徒并州大都督清兄弟頗以文詞進帝方感選文章侍從與賦詩相娛樂清雖爲學士常在北軍無所造作有富商抵罪萬年令李令質按之濯龍赦令質不從毀於帝帝召令質至左右爲悉令質從容曰濯於賊非親但以貨爲請濯雖勢重不如守陛下法死無恨帝釋不責帝崩后專政長有變救溫盡總內外兵守省中又以從子播捷從弟璿高黨分領左右羽林軍溫與宗楚客武延秀等說后託圖讖韋氏當受命謀殺少帝內憚相王太平公主屬尊欲先除之然後發其謀而玄宗兵夜起將軍葛福順攻玄武門入羽林斬播璿高黨首以徇軍中相率而應無敢後后死溫且斬溫分捕諸韋子弟無少長皆斬周仁軌者京兆萬年人后母族也方爲并州長史殘酷嗜殺戮異日見堂下有斷臂惡之送于野數昔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軌刑人舉刀仁軌承以臂墮地乃悟睿宗夷玄貞洵墳墓民盜取寶玉略盡天寶九載復詔發掘長安尉薛榮先往視冢銘載葬日月與發冢日月正同而陵與尉名合云

王仁皎字鳴鶴玄宗廢后父也景龍中以將帥擢授甘泉府果毅遷左衛中郎將帝即位以后故權將作大匠進累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食戶三百仁皎避職不事委還名譽厚奉養積慶妾貨而已卒年六十九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諡昭宣官爲治葬柩行帝御望春亭過喪詔張說文其碑帝爲題石子守一與后學生帝微時與雅舊後詔尚清陽公主從討太平主有功由尚乘奉御遷殿中少監晉國公累進太子少保襲父爵被遇良渥后廢貶柳州別駕至藍田賜死守一查墨無賴藉財蓄巨萬皆藉入于官

楊國忠太真妃之從兄張易之之出也嗜飲博數旬貸于人無行檢不爲姻族齒年三十從蜀軍以屯優當選節度使張寶善其人答屈之然卒以優爲帝都尉罷去益困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琬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說國夫人者哀其貧至成都擄攜一日費輒盡乃亡去久之調

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爲奧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貌頗峻口辯給兼瓊喜表爲推官使部卷貢長安將行告曰卿有一日權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即大喜至京師見羣女弟致贈遺於時號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諸楊日爲兼瓊譽而言國忠善擇藩玄宗引見擢金吾兵曹參軍開府判官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權衡計算鉤畫分錄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與章堅等微欲危太子獄事長卻以國忠怙寵搏驚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遠繫連年經歲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陰爲指擿故國忠乘以爲姦肆意無所憚號國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爲能擢兼度支員外郎遷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會三妹封國夫人兄鉅權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榮戟而第舍華僭彌跨郡邑時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國忠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贖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山賜羣臣各有差錫國忠紫衣金魚知太府卿事初楊慎矜引王鉞爲御史中丞已而有隙鉞挾國忠共劾慎矜抵不道誅由是權傾中外吉溫爲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即經奏京兆尹蕭瑒御史中丞宋渾逐之皆林甫所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結怨鉞龍方渥位勢在國忠忘之因邢綽事構鉞誅死已代爲京兆尹悉領其使即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牽連左逮數以聞帝始貶林甫疎薄之先此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爲匿其敗更敘戰功使白衣領職因自請兼領劍南詔拜劍南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開府引寶華張漸宋昱鄭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師帝再幸左藏庫班賁百官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通訓門門直庫西有詔改爲鳳皇門進仲

應殿中侍御史屬吏率以鳳皇優得調俄拜國忠御史大夫因引仲通爲京兆尹已兼領吏部國忠恥雲南無功知爲林甫掎摭欲自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屯外示憂邊以合上旨實杜禁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辭泣訴爲林甫中傷者妃又爲言故帝益親之豫計召曰然國忠就道惴惴不自安帝在華清宮驛追國忠還林甫病已困入見牀下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以後事屬公國忠懼其詐不敢當流汗被顏林甫果死遂拜右相兼文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榮玄館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而節度採訪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國忠已得柄則窮擿林甫姦事碎其家帝以爲功封魏國公固讓魏徙封衛國忠既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名於銓日即定留放故事歲揭版南院爲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無賢不肖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衆議翕然笑之先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漏盡還本司視事兵吏部尚書侍郎分案注擬開元末宰相員少任益尊不復視本司事吏部銓注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訖而國忠陞使吏到第預定其員集百官尚書省注唱一日畢以奇神明駭天下耳目者自是資格紛謬無復綱序號國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遠趣就國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聯騎相調笑施施若禽獸然不以爲羞道路爲恥駭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惟女兄弟觀之士之醜野蹇僂者呼其名輒笑于堂聲徹諸外士大夫妬恥之先是有司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國忠則召左相陳希烈隔坐給事中在旁既對注曰已過門下矣希烈不敢異侍郎韋見素張倚與本曹郎趨走堂下抱案牒國忠顧女弟曰紫袍二主事何如皆大噉鮮于仲通等諷選者鄭益願立碑省戶下以頌德詔仲通爲頌帝爲易數字因以黃金識其處帝常歲十月幸華清宮春乃還而諸楊湯沐館在宮東垣連蔓相照帝臨幸必徧五家實不嘗計出有賜曰餞路返有勞曰輟脚遠近饋遺聞雅歌兒狗爲金貝踵疊其門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自裴巽第署一字不能盡故吏得輕重顧賊公諷無所忌國忠性疏倪捷給理確處決樞務自任不疑歐氣驕慢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屬悉苛督旬刻相

來何遲。哥舒翰守潼關，按兵守險，國忠聞欲反己，疑之，乃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降賊。書聞，是日帝自南內移仗未央宮，國忠見百官，蹙咽不自勝。監察御史高適請率百官子弟及募義十萬拒守，衆以爲不可。初，國忠聞難作，自以身帥劍南，豫置腹心，樂益聞，爲自完計。至是，帝召宰相計事，國忠曰：「幸蜀便。」帝然之。明日，遷幸，帝出延秋門，羣臣不知，猶上朝。唯三衛驍騎立仗，尙聞刻漏聲。國忠與韋見素、高力士及皇太子諸王數百人護帝，右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謀殺國忠，不克，進次馬嵬，將士疲乏，食玄禮懼亂，召諸將曰：「今天子震蕩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腦塗地，豈非國忠所致？欲誅之以謝天下。」云何？衆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會吐蕃使有請於國忠，衆大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反，衛騎合。」國忠突出，或射中其頰，殺之。爭噉其肉，且盡。衆首以徇，帝驚曰：「國忠遂反邪？」時吐蕃使亦殲矣。御史大夫魏方進責衆曰：「何故殺宰相？衆怒，又殺之。四子喧嘩，曉晞，喧位太常卿、戶部侍郎，聞亂，下馬驅弩，衆射之，身貫百矢，乃殞。尙萬春公主位，鴻臚卿陷賊，見殺。曉奔漢中，爲漢中王瑒撈死。晞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爲追兵所斬。柔故蜀倡也，併坎而瘞其黨。翰林學士張漸、竇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民爭其貨。富埒國忠，昱戀資產，竊入都，爲亂兵所殺。餘坐誅。國忠本名釗，以圖讖有卯金刀當位，御史中丞時帝爲改今名。

李脩，字脩，起寒賤。絲莊憲太后姪，得進，歷坊絳二州刺史，無它才，爲政粗辦。性纖巧，飾廚傳，結納閹寺，求善譽。憲宗以爲才，拜司農卿，進京兆尹，專聚斂以固恩寵。數譖毀近臣，一時側目。太后崩，詔脩爲橋道置頓使，寄官費，物物裁損，爲可喜者。梓宮至瀾橋，從官多不得食，始議更造渭城門，計錢三萬，脩以爲勞，不聽。使鑿軌道深之，柱危不支，方過喪而門壞，輟輅僅免。徹門乃得行。脩妄奏車軸折，山陵使李逢吉列罔上，請免官。方帝用兵，而脩屢有所獻，得不坐。纔詔奪裏，逢吉持之，乃削銀青一階。翌日，加賜黃金，帝以浙西富饒，欲掎擣遺利，以脩爲觀察使，被疾還京師。元和十四年卒，士有相賀者。

鄭光孝，明皇太后弟也。會昌末，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衢，光輝洞照六合，寤

而占之，工曰：「君且暴貴，不闕月，宣宗卽位。」光與民伍，拜諸衛將軍，遷累平盧軍節度使，徙河中，鳳翔，又賜鄆、雲陽二縣良田。大中四年，詔除其租賦，宰相言：「國常賦，寡人下戶不免，奈何？」以外戚廢法，帝悟，追格前詔，俄封其妻爲夫人。光曉帝意，還詔不敢拜。帝嘉之，七年來朝，對延英，占奏俚近，帝失所望，不悅。留爲右羽林統軍，兼太子太保。太后言其家空短，帝厚賜金繒，終不復委方鎮。卒，贈司徒，詔罷三日朝。羣臣奉慰，御史大夫李景讓曰：「禮，外祖父母舅服小功五月，伯叔父若兄弟齊衰期，所以疏外密內也。王者不可使外戚彊，按王公主喪不過三日，光宜少降。」詔罷二日。子漢卿終義昌軍節度使。

唐書卷二百六考證

獨孤懷恩傳元貞皇后弟也○舊書作元貞皇后弟之子

武士越孫承嗣既還擢尚書奉御○舊書作拜尚衣奉御

攸暨壽春○舊書攸暨爲樂壽郡王

主府倉曹參軍何鳳說曰今天下繫心武家云云○舊書作倉曹待鳳

攸望以太府卿貶死春州○舊書攸望至太常卿

武士越兄士稜孫攸暨長安中降王壽春○舊書隨例降封樂壽郡王

韋溫傳后父元貞○舊書后父元儼元儼弟元貞

洞衛尉卿淮陽郡○舊書作淮南郡王

楊國忠傳節度使張有惡其人答屈之○臣德潛按舊書益州長史張寬惡其

爲人

蜀大受鮮于仲通頗資給之○臣德潛按鮮于仲通先資給之復薦之蔡瓊得

蜀貨百萬乃之京師見羣女弟因以進身此國忠得寵之由而後之薦仲通

討南蠻以致喪師辱國皆根于此也舊書不之及此新書周密處

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舊書作率精兵八萬

唐書卷二百六考證





唐書卷二百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宦者上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宮嬪簿最二曰宮闈扈門闈三曰奚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曰內僕主供帳燈燭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爲之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尙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官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千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修功德市禽鳥一爲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尙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懷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疆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曰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懷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衰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爲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噫彘狐不神天與之昏末如亂何故取中葉以來宦人之大者粹之篇

楊思勳羅州石城人本蘇氏冒所養姓少給事內侍省從玄宗討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爲爪牙開元初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真臘金隣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勳請行詔募首領子第十萬

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絲馬援故道出不意賊駭貽不暇謀遂大敗封尸爲京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單行章亂詔思勳爲黔中招討使率兵六萬往執行斬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給祿俸防閑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就國公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反破賓橫等州思勳又平之禽大海等三千人討斬支黨皆盡瀧州蠻陳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游魯號定國大將軍馮瑋南越王破州縣四十詔思勳發永道連三州兵淮南弩士十萬襲斬游魯瑋於陣行範走盤遠諸洞思勳悉衆窮追生縛之阮其黨六萬獲馬金銀鉅萬計卒年八十餘思勳驚忍殺戮所得俘必剝面髣髴髮皮以示人將士憚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內給事牛仙童納張守珪賂詔付思勳殺之思勳縛于格筆慘不可勝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盡乃得死楚客者樂安人後歷桂州都督致仕封松滋縣侯

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開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彊悟敕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累食司官臺既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爲宮闈丞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啓屬內坊擢內給事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讀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幾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躡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修功德市爲獸皆爲之使使還所衷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輕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宅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尊曰翁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賀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帝爲封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延福與妻及力

士貴時故在侍養與麥均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為兄弟後麥亡伯獻繼經受弔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妹力士娶之玄晤權刀筆史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傳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相望不絕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肅大府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帝為置酒左右呼萬歲由是還內宅不復事加累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來廷坊建佛祠與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貨所不逮鐘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鐘納禮錢十萬有佞悅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減十都北堰澧列五磴日餽三百斛直有袁思藝者帝亦愛幸然驕倨甚士大夫疏畏之而力士陰巧得人譽帝初置內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力士思藝為之帝幸蜀思藝遂臣賊而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帝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為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從上皇還進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五百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力士方逃瘴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趨至閣外遣內養授誦制因曰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輔國不許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曰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宮死有餘恨慟而卒年七十九代宗以護衛先帝勞還其官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攜我何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襲付諸將寧不暇邪對曰臣聞至闇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

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為救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內侍省遷內射生使飛龍殿副使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固辭乃以命元振封保定縣侯再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王仲昇者初為淮西節度使與襄州張維瑾部將戰申州被執賊平元振薦為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將軍兼大夫由仲昇始裴寬與元振忤乃倚韓穎等罪貶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諉屬不應因仲昇共誣殺瑒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構憂甚自殺素惡李光弼數媒竭以疑之瑒等上將寬光弼元勳既誅斥或不自省方帥絳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蒼黃出居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闕街蕭然為空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為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雙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雖一魚朝恩以陝郡戮力陛下獨能以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計臣聞夏醫瘵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疾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算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嬖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乎宜即募士西與朝廷會若以朕惡未俊邪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

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自三原衣婦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隆家。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景隆貶新與尉。元振行至江陵死。時又有略奉先者。亦三原人。歷右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尤見倖。廣德初。監僕固懷恩軍者。奉先恃恩貪甚。懷恩不平。既而懼其譖。遂叛。奉先軍容使。掌畿內兵。權焰熾然。奉先初。以吐蕃數驚京師。始城鄆。以奉先爲使。悉毀縣外廬舍。無尺椽。累封江國公。監鳳翔軍。大曆末卒。

魚朝恩。瀘州瀘川人。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內陰結。善宣納詔令。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爲三宮檢校使。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硤石。使子朝義爲游軍。肅宗詔銳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接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之。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寶應中。遷屯陝。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華陰與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使。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特功岸忽無所憚。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溫。誘回紇陷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以霍文場監之。王景岑討良。王希遷監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捷。竊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功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譭。肅宗不內其語。然猶寵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聽。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耶。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爲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譚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徵伺諛寵。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兼鴻臚。禮賓。內飛龍。兩廄使。封鄭國公。始誦學。詔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北。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優備燕。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爲附學生。列麻次。又賜錢

千萬。取子儀供饑餒。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凡詔會羣臣計事。朝恩怙貴。誕辭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元載辯。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彤。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憚。黜行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羣羣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遇避賢路。默默尙可。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造從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卒不敬。故天降之殄。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綰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幾。朝恩有賜墅。觀沼勝爽。我爲佛祠。爲章敬太后薦福。卽后諡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公壤曲江諸館。華清宮樓榭。百司行署。將相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久之。讓判國子監。鴻臚。禮賓等使。加內侍監。徙封韓。增實封百戶。俄兼檢校國子監。初神策都虞候劉希暉。魁健能騎射。最爲朝恩昵信。以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馬使王駕鶴。獨謹厚。亦封徐國公。希暉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贓產入之軍。皆誣服冤死。故市人號入地牢。又萬年吏賈明觀。倚朝恩。捕擄恣行。積財鉅萬。人無敢發其姦。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患令徵者尙幼。爲內給使。服緣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徵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綈。滋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湜。周皓。溫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爲帝知。希暉覺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遠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事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常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從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翔。陽置其權。實內溫以自助。載又議



析鳳翔之郿與京兆以鄂整屋及鳳翔之說實難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爲虞也郭子儀密白朝恩書結周智光爲外應久領內兵不早圖變且大載留溫京師未即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方寒食宴禁中既罷將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載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自辨悻悻皓與左右禽皓之死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隱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增實封戶六百內侍監如故外咸言既奉詔乃投絃云還尸於家賜錢六百萬以葬帝懼軍亂進劉希暹王駕鶴並兼御史中丞又下詔慰曉將士獨希暹自知同惡言不遜駕鶴白殺之遂賜死而賈明觀兼得幸於載故載奏隸江西使立功自贖路嗣恭榜殺之所厚禮部尙書禮儀使裴士淹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坐貶

賈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軍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逐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與元初詔監神策左廂兵馬以王希遷監右而馬有麟爲左神策軍大將軍軍輒由此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賈霍權震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巧援引者足相躡衛士朱華以按摩得幸文場參庫補軍索賊數萬緡而藩鎮贈遺累百鉅萬略士妻女無所憚詔殺之于軍其隆赫如此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爲右焦希遂爲左神策中護軍發尙進爲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後仙鳴移病帝賜十馬令諸祠祈解後稍愈已而暴死帝疑左右進毒捕詰小使問狀誅數十人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內常侍第五守亮代之文場擢累驃騎大將軍時監察御史崔遠行囚于軍吏爲具酒食遠欲悅媚之故不拒文場勸奏詔流遠遠方文場年老致仕卒其後楊志康孫榮義爲左右中尉招權驍肆與賈霍略等帝晚節聞民間訛語禁中事而北軍捕太學生何夔曹壽聚訊人情大懼司

業武少儀上書有如罪不測願明示四方俄得釋是時宦官復威矣希望者涇陽人歷明威將軍贈洪州都督尙進河東人歷忠武將軍贈開府儀同三司志康弘農人歷左監門衛大將軍榮義涇陽人歷右武衛大將軍並贈揚州大都督

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賈所養宦父故改焉性忠謹識義理平涼之盟在渾瑊軍中會虜變被執且西俄而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會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然未得縱欲遂奪神策兵以自強即用范希朝爲京西北禁軍都將收宦者權而忠言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光琦薛文珍尙衍解玉呂如全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爲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絪李程王涯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高崇文討劉闢復爲監軍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爲闢所破囚之崇文至闢歸康求雪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故以事悍見嘗遷累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憲宗之立貞亮爲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呂如全歷內侍省內常侍翰林使坐擅取樟材治第送東都獄至閔鄉自殺又郭曼醉觸夜禁杖殺之五坊朱超晏王志忠繼爲軍入民家榜二百奪職由是莫不懼畏

吐突承璀字仁貞閩人也以黃門直東宮爲掖廷局博士察察有才憲宗立擢累左監門將軍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街功德使封國公王承宗叛承璀揣帝銳征討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即詔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內寺伯宋惟澄曾進玉爲館驛使自河南陝河陽惟澄主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玉主之又詔內常侍劉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謀官李鄴許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膺穆質孟簡獨孤郁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廷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帝乃更爲招討宣慰使爲御通化門慰其行承璀御衆無它遠略爲盧從史侮

神年無功。賴中詔使執從史而問。遣人說承宗。上書待罪。乃詔班師。還爲中尉。平仲勅承瑞。輕謀篡賊。擢國威。不斬首無以謝天下。帝不獲已。罷爲軍器莊宅使。尋拜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會劉希光納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十萬緡。求方鎮。有詔賜死。跡結承瑞。故令出監淮南軍。繼人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投匭言承瑞等冤狀。於是孔戣知國事。聞其不受。即表其姦。遂爲峽州司倉參軍。然帝於承瑞殊厚。會李絳在翰林。苦論其過。故決遣之。帝後欲還承瑞。爲罷絳宰相。召爲內弓。箭庫使。復左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瑞請立禮王。不從。常飾一室藏所賜詔敕。地生毛二尺。惡之。躬養除瘞之。踰年。帝崩。穆宗銜前讎殺之。禁中。徽宗時。左神策中尉馬存亮論其冤。詔許于士驊收葬。宣宗時。擢士驊右神策中尉。是時諸道歲進關兒。號私白。閭閻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閭爲中官區數。咸通中。杜宣猷爲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敕使墓戶。宣猷奉用軍官力從宣猷觀察使。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東尤精。伍無罷士。部無冗員。徽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等。玄明曰。我當爲子卜。子當御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每輪梁材入官。衛士不呵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輪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爲變。有詰其載者。謂謂謀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浴堂門閉。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乘塞。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常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角戲。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爲羞。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新闢入清思殿。升御坐。盜乘輿餘膳。其玄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驚曰。止此乎。紹恩之悉以寶器賜其徒。攻弓箭庫。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壽全。將軍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將軍李承倫。國忠率騎兵討賊。日暮射韶及玄明皆死。始賊入中人倉卒。錄望仙門出奔。內外不知行在。還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還。軍臣詣延英門見天子。然至者不十一。二坐賊所入。聞不樂者數十人。杖而不

誅。賜存亮實封戶二百。梁守謙進開府儀同三司。它論功賞有差。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代還。爲內飛龍使。太和中。以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遠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始去禁衛。衆皆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實。爲拔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弑宣宗。是夜季實直威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數曰。北司供奉官以膺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廳事。唯三樞會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快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還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位。再遷內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次敷水驛。與御史元稹爭舍上廳。擊傷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後至得正廳。讀如舊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太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鷹犬。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盜。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廩肉。已而訓謀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與已就縛。士良肆脅辱。令自承反。示膝于朝。於時其能辨其情。皆謂賊反。士良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衛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石輔政。後獲有風岸。士良與輪議數屈。深忌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士良益無憚。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含憤九泉。不然。天下義夫節士。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邪。即以訓所移書遣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過盜。京師擾。疑不敢進。從諫大怒。殺季卿。騰書于朝。又言臣與訓誅注。以注本宦豎所提舉。不使聞知。今四方共傳宰相欲除內官。而兩軍中尉聞自殺死。妄相殺戮。謂爲反逆。有如大臣挾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安有縱伴劫橫尸闕下哉。陛下視不及。聽未聞也。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

搜捕賊徒，皆封疆甲兵，爲陛下腹心。如姦臣難制，書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校司徒，欲弭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洗滌等罪，不可聽則實不宜妄出，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固辭，累上書，奏指士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強，自是鬱鬱不樂。兩軍發，復宴會絕矣。開成四年，苦風寒，少間，召宰相見延英，退坐思政，殿左右曰：所直學士，謂誰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鼎漢鼎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朕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密使劉弘逸、薛季昶、宰相李珣、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議更立，珣不從，乃矯詔立穎王爲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爲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貴妃謀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言，故王妃皆死，士良還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實封戶三百，俄而珣嗣復罷去，弘逸季昶誅矣。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會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宣旨，宰相作敕書，減禁軍糧，糧初放，以搖怨，語兩軍曰：若有是，樓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敕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士乃帖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爲內侍監，知省事，固請老，詔可。尋卒，賜揚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誠玩好，省游幸，吾屬厚且謹，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威震焉，日以穢穢聲色，盡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恩，則必斥絕術，聞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滿往哉，衆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食酷二十餘年，亦有術自將，恩禮不衰云。死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物，詔削官爵，籍其家，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士，夏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嗣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

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輩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啓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俯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楊復光，閩人也，本番氏，有武力，少養於內常侍楊玄价家，頗以節誼自奮。玄价奇之，宣宗時，玄价監鹽州軍，經殺刺史劉舉，舉有威名者，世訟其冤，稍遷左神策軍中尉，贈去宰相楊收，權寵震時，復光有謀略，累監諸鎮軍，乾符初，佐平盧節度使，會元裕舉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宋威擊仙芝於江西，復光在軍，請判官吳彥宏約賊降，仙芝遣將尙君長自縛如約，威疾其功，密請傳宋威之，故仙芝怨，復引兵叛，後天子藉威階，罷之，以兵與復光，乃進禽徐唐，宮王鐸爲招討，復光仍監軍，鐸之棄荆南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別將宋浩領荆南，奉軍將段彥謨佐之，復光父嘗監忠武軍，而浩已爲大將，見復光少之，不爲禮，彥謨亦恥居浩下，遂有隙，復光曰：胡不殺之？彥謨引謀士擊殺浩，復光以客常璫假留後，而奏浩罪，薦彥謨爲朗州刺史，詔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以復光監忠武軍，屯鄧州，逼賊右衛帝西幸，召紹業見行，在復光更引彥謨爲荆南節度使，彥謨給行邊，詣復光，以黃金數百兩爲謝，其後忠武周殷受賊命，晝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既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復光泣曰：丈夫所感，獨恩與義耳，彼不顧恩義，規利害，何丈夫哉？公奮匹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昧邪？殷流涕曰：吾力不足，陽合而陰離之，故召公計，因持杯盟曰：有如酒，即遣子守亮斬賊使于傳舍，奏宗權據荊州叛，殺復光以忠武兵三千入見之，宗權即遣部將王淑持兵萬人從復光，定荊襄，師次鄧州，淑逗遛，復光斬之，并其軍爲八，以鹿晏弘、晉瑒、張進、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爲之將，進攻南陽，賊將朱溫何勳逆戰，大敗，遂收鄧州，遣北監橋會母喪，班師，俄起爲天下兵馬都監，諸軍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餽餽，溫以所部降，方賊之強，重榮莫不知所出，謂

復光曰臣賊邪且負國拒戰邪則兵寡奈何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患難其爲人奮不顧身比數召未卽至者由太原道不通耳非忍禍者若論上意彼宜必來重榮曰善白王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置使封弘農郡公賜號資忠輝武匡國平難功臣卒河中贈觀軍容使諡曰忠肅復光御下有恩軍中聞其死皆慟哭而麾下多立功者諸子爲將帥數十人守宗亦爲忠武節度使

贊曰楚鄖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冤昭愍之世兩軍寵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斥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誼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與夫書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唐書卷二百七

唐書卷二百七考證

宣者序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舊書內謁者監六人內給事八人

寺伯寺人各六○舊書寺伯二人寺人六人

楊思勗傳左監門衛將軍○舊書思勗右監門衛將軍

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舊書作梅元成叛

馮瑒南越王○本紀作馮仁智

高力士傳林昭隱○舊書作林招隱

朱光輝○舊書作朱文輝

程元振傳元振自三原衣婦衣私入京師○舊書作元振服縵麻于車中入京

城

吐突承璀傳又詔內常侍劉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涪等州糧料使○馬朝

江舊書作馬江朝

唐書卷二百七考證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隨奴爲閑廐小兒貌悍陋略通書計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廟中簿最王錡爲使以典禾豆能檢校耗欺焉以故肥厲之皇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保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肅清事更名護國又改今名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擬議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城未敢肆不啻輩時爲浮屠範行人以爲柔夏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閑廐五坊宮苑管田裁接總監使兼龍右軍牧京畿鑄錢長春宮等使少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實封戶五百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廳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輒推詎州縣獄訟三司制勅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威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爲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授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帝爲娶元擇女爲妻擢以故爲梁州長史弟兄皆位臺省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赦不錄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復道來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宮或相逢道中帝命陳玄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悅王真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禁園第子日奏聲伎爲娛樂輔國素微賤雖暴貴力士等猶不爲禮怨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樓南府大道因變回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元中劍南奏事吏過樓下因上謁太上皇賜之酒詔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義王錡等飲賓子頗厚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聽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輔國矯詔取之裁留十馬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

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審武門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驚幾墜馬問何爲者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隘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輔國失馬罵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納刀呼萬歲皆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解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才數十皆厖老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死鬼左右皆流涕又曰與慶吾王地數以讓皇帝帝不受今之從自吾志也俄而流承恩播州魏悅濠州如仙媛歸州公主居玉真觀更料後宮聲樂百餘更侍太上皇備灑掃詔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自是太上皇快快不豫至棄天下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陳跳丸舞劍百騎前驅御府設食太常備樂宰相羣臣畢會既得志乃厭然驕傲求宰相帝重違曰卿勳力何任不可但羣望未一如何輔國遂颺宰相裴冕使聯表薦己帝密遣蕭華使喻止冕張皇后數疾其顛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召越王兗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囚之而殺后他殿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覺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進司空兼中書令實封戶八百未幾以左武衛大將軍彭師德代爲閑廐軍牧苑內管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中外聞其失勢舉相賀輔國始憫然憂不知所出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陵郡王仍爲司空尚父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門者不內曰尚父罷宰相不可入輔國氣塞久乃曰老奴死罪事即君不了讀地下事先帝矣帝優辭諭遣有韓穎劉烜善步星乾元中待詔翰林穎位司天監烜起居舍人與輔國暱甚輔國領中書穎進秘書監烜中書舍人裴冕引爲山陵使判官輔國罷俱流嶺南賜死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俠者夜刺殺之年五十九抵其首函中殊右臂告裴冕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諡

曰醜後梓州刺史杜濟以武人為牙門將自言刺輔國者

王守澄者史亡所來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宗喜方士說詔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鏘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白見楊仁晝浮屠大通仁晝更姓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並待詔翰林號人曰元佐言有秘方能化瓦礫為黃金詔除號令與董景珍李元戢皆介泌大通薦于天子天子惑其說泌以金石進帝餌之躁甚數暴怒患責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患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羣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驍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宋申錫為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隙於是流楊承和於羅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脅守澄以軍容使就第使內養肅飭賜死事秘時無知者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渭自徐州監軍召還死於中牟劉克明亦亡所來得幸敬宗敬宗善擊毬於是陶元皓斬逆賊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以繕工得見便殿內籍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禁卒或里閭惡少年帝與狎息殿中為戲樂四方聞之爭以趨勇進于帝嘗閱角觝三殿有碎首斷臂流血廷中帝歡甚厚賜之夜分罷所親近既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艾自捕狐狸為樂謂之打夜狐中人許遠振李少端魚志弘侍從不及皆削秩帝獵夜還與克明田務澄許文端石定寬蘇佐明王嘉憲閭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羣飲既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弑帝更衣室燭詔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絳王領軍國事明日下遺詔絳王即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黨顯兵柄于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梁守謙魏從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大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首以徇籍入家賞又殺其黨數十人始克明謀逆母禁不許文宗立嘉母忠賜錢千緡絹五百匹給婢二人田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宗即位擢令孜左神策

軍中尉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尉世號東軍西軍帝沖齡喜關輔走馬數幸大宅與慶池與諸王翽翽一鵷至五十萬錢與內園小兒尤昵狎倚寵暴橫始帝為王時與令孜同臥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為父而荒酣無檢發左藏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鉅萬國用耗盡令孜誣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拔華商寶貨棄送內庫使者監閱權坊茶園有來訴者皆杖死京兆府令孜知帝不足恃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勝苑內外垢玩既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在者惟佞鄙奢食相與備員偷安噤默而已左拾遺侯昌黎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素令孜每建白必阿邑倡和初黃巢求廣州願罷兵攜欲龍高駢使有功不聽賊因又易置關東諸節度賊乘之陷東都令孜急歸罪攜率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為陛下除姦臣乘輿今西幸中父老何望願還宮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馳斬即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舍駘谷時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有詔以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使至成都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公帝見蜀陋陋稍鬱鬱日與嬪侍博飲時時懷袂北望惘然流涕令孜伺間開釋呼萬歲帝為怡悅因感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鐔敬瑄方并力賊不足虞帝曰善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帽名黃頭軍以捍衛帝至大勢將士扈從者已賜而不及黃頭軍皆竊怨令孜令孜置酒會諸將以黃金樽行酒即賜之黃頭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衆士誠大願也令孜目曰君有功邪答曰戰光項薄契丹數十戰此琪之功令孜嘻怒曰知之密以醢注酒中琪飲已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敬瑄討敗之奔廣都遂走高駢所帝聞變與令孜保東城自守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諫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以屬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唯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

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敕使文宗時宮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羣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職不足諫而來者實可追也疏入令致置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于墓頭津初昭圖知正言必見害謂家諫曰大盜未殄宦豎離間君臣吾以諫爲官不可坐觀覆亡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諫許諾卒葬其尸朝廷痛之賊平令致以王鐸爲儒臣且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楊復光也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逼已故譴其實自謂帷幄決勝繫王室輕重出入倨甚會復光死大喜即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愨者富家子頗沈驚賊在長安知愨以清濁二谷之人倚山爲屯不屈賊陰教士卒變衣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聞賜金紫擢內常侍聞帝將還因大言我且擁衆大散關下聞羣臣可歸者納之令致謂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岷峨山殺其衆由是益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涕復光部將鹿晏弘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勣奔龍州晏弘自爲留後以建及張道韓建等爲部刺史帝還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縣復以建及韓建等主之號隨駕五都令致以復光故纔授諸衛將軍皆養爲子別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爲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爲十軍統之又遣親信覘諸鎮不附己者以罪除徙養子匡祐宣慰河中王重榮厚爲禮匡祐教甚舉軍怒重榮因數令致罪責其無禮監軍和解乃去匡祐還訴令致且勸圖之令致白以兩鹽池歸鹽鐵使即自兼兩池權鹽使重榮不奉詔表暴令致十罪令致自將討重榮率郭承祐鳳翔李昌符合鄜延靈夏等兵凡三萬壁沙苑重榮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上書請誅令致致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致走還邠州與昌符皆恥爲令致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還略所過皆盡克用逼京師令致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宮室舍廬十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相完至是令致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宮城唯昭陽蓬萊二宮僅存王建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半水遂次陳倉

克用還河中致畏克用且偏與重榮連章請誅令致而駐鳳翔令致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致以兵入殿殿通帝夜出羣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致勸興元節度使石君涉焚閣道絕帝西意遘惡令致劫質天子生方鎮之難使致進迎乘輿致引兵追行在敗與鳳翔兵戰帝次梁洋稍引而南致兵及中營左右被戮者不勝計令致懼人圖己蒙面以行使王建長劍五百清道震傳國重授之次大散關道險瘴瘴帝危及難數矣分軍守鹽壁亢追兵致畏驅驛帝以閣道毀走他道困甚枕王建膝且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致重榮表誅令致安慰羣臣詔以令致爲劍南監軍使留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令致沮而止宰相遘率羣臣在鳳翔者表令致顧國燭禍戒小人計交亂羣帥請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糧十五萬解給行在重榮以令致在不奉命致乃奉嗣襲王煜即僞位致敗帝乃得還京師始帝入蜀諸王徒步以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令致驅使前王謝足且拘得馬可騎令致怒扶王彊之行王恥之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令致入候帝曰陛下記臣否帝直視不能語令致自署劍南監軍使閱拱宸奉鑾軍自衛晝夜馳入成都表解官求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王即位是爲昭宗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出王建爲壁州刺史建取利州自署防禦使因略定閬平蜀黎雅等州詔即置承平軍拜建節度使令致謀與建連衡亢朝廷且曰吾子也書召之建喜將至復卻之建怒進圍成都令致登城謝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困答曰父子恩何敢忘顧父自絕朝廷苟改圖則父子如初令致曰吾欲面計事建然許令致夜負印節授建明日入成都囚令致碧羅坊始有神策統軍宋文通爲諸軍所疾令致因事召見欲殺之既見乃欣然更養爲子名彥賓即李茂貞也故獨上書雪其罪詔爲湖南監軍凡二歲與敬瑄同日死臨刑裂帛爲絕授行刑者曰吾嘗位十軍容殺我庸有禮因教緝人法既死而色不變乾寧中詔復官爵

楊復恭字子恪本林氏子楊復光從兄也宦父玄翼咸通中領樞密世爲權家復恭略涉學術監諸鎮兵應勳亂戰有功自河陽監軍入拜宣徽使擢樞密使黃巢盜京師令致顧威福斷喪天下中外莫敢亢惟復恭屢與爭得失令致怒



下遷飛龍使復恭乃臥疾藍田傳宗出居興元復爲樞密使制置經略多更其手車駕遠遂代令政爲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實戶八百賜號忠貞聖定國功臣帝崩定策立昭宗賜鐵券加金吾上將軍稍擢取朝政帝嘗曰朕不德爾援立我矣當減省侈長示天下我見故事尙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遂問游幸費對曰聞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應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網朱網畫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從帝乃詔類減半於是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等爲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厭復恭橫恣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祿傾漢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愛瓌任以它職可也不宜假節外藩恐負勢額地不可制帝乃止瓌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己權白爲黔南節度使遣與元而兄子守亮方領節度陰勒利州刺史覆瓿舟于江宗屬賓客皆死以舟自敗聞帝知復恭謀緣是深銜之復恭以諸子爲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守立爲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人畏之帝欲斥復恭懼爲亂乃好謂曰卿家胡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內復恭以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大軍管鑰光寵甚既勢鉤遂與復恭爭恨相中傷暴發其私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宰相對延英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緯指復恭復恭曰臣豈貨陛下者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逞皆姓楊非反邪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心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長樂坡斬其旌節貨貯皆盡緯僅免復恭子守貞爲龍劍節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詔譴朝政大順二年罷復恭兵出爲鳳翔監軍不肯行因丐致仕詔可遷上將軍賜几杖使者還道腹心殺使者於道遁居商山俄入居昭化坊第第近玉山營而子守信爲軍使數省候出入或告父子謀亂時順節遙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與神策軍使李守節率衛兵攻復恭治殺使者罪帝御延喜樓須之家人拒戰守信亦率兵至

昌化里陣以待會日入復恭與守信舉族出奔遂走興元順節已斥復恭則橫暴出入以兵從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遂察其意非常以狀聞有詔召順節輒以甲士三百人入至銀臺門何止之景宣引順節坐殿廊部將嗣光審出斬之從者大譟出延喜門劉永寧里盡夕止賈德嚴與順節皆爲天威軍使順節誅順慶重遂亦奏誅之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同勅守亮納叛臣請出兵討罪軍釁不仰度支茂貞請假山南招討使宦尹惜類執不可帝亦謂茂貞得山南必難制詔兩解之茂貞勅復恭自謂諸孫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逆狀明白且請削守亮官爵遂擅與行瑜出討自號興元節度使詒宰相書慢悖不臣帝爲下詔令茂貞行瑜討之景福元年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閬州茂貞以子繼密守興元詔吏部尚書徐彥若爲鳳翔節度使而以茂貞帥興元不拜請繼密爲留後帝不得已授以節度使自是茂貞始驕大復恭與守亮等自閬州將北奔太原趨商山至乾元爲韓建逼士所禽即斬復恭守信攬車送守亮京師梟首長安市茂貞上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爲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類此假子彥博奔太原收葬其尸李克用爲申雪詔復官爵

劉季述者本微單稍顯於僖昭間權累樞密使楊復恭之斥帝以西門重遂爲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時李茂貞得興元愈跋扈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內樞密使李周幢及重遂謀誅之乃與師以嗣軍王戒丕爲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繼嗣之茂貞引兵迎壁盤屋薄與平王師潰遂逼臨邛以陣暴言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坐安福門斬重遂周幢以謝茂貞更以略全理劉景宣代爲兩中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奔京師謂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方與茂貞睦故全理與鳳翔將閻圭共脅帝待岐王行實及景宣子繼威縱火剽東市帝登承天門矢著樓閣帝懼暮出莎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人馬死十三夜爲盜掠哭聲殷山從駐石門茂貞恐乃殺全理景宣及圭自

解天子還京師。以景務修。宋道弼代之。俄專國。宰相崔胤惡之。徐彥若。王搏懼禍不解。稍抑胤。以和北軍。胤怒。劫擄宦豎不忠。罷去。俄賜死。流道弼驪州。務修愛州。並死。擄。逐彥若于南海。乃以季述。王仲先爲左右中尉。疾胤尤甚。時帝嗜酒。怒責左右不常。季述等愈自危。先是。王子病。季述引內醫工車。謝錫久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宮中不可妄處人。帝不納。詔著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爲兄弟。遣從子希正與汴邸官程巖謀廢帝。會全忠遣天平節度副使李振上計京師。巖因曰。主上嚴急。內外惴恐。左軍中尉欲廢昏立明。若何。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郎主。常也。胤國不義。廢君不祥。非吾敢聞。希正大沮。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門不啓。季述見胤曰。宮中殆不測。與仲先率王彥範。薛齊偃。李師虔。徐彥回。總衛士千人毀關入。謀所立未決。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因矯皇后令曰。車讓謝錫勸上殺人。穢塞災咎。皆大不道。兩軍軍容知之。今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陳兵廷中。謂宰相曰。上所爲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太子見羣臣。即召百官署奏。胤不得對。季述衛皇太子至紫廷院。左右軍及十道邸官俞渾。程巖等詣思玄門請對。士皆呼萬歲。入思政殿。遇者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季述仲先持帝坐。以所持鉤杖。盡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唯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陛下替倦于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頤東宮。帝曰。昨與而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宮監掖帝出思政殿。后倡言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久疾。令太子監國。巖等皆呼萬歲。后以傳國寶授季述。就帝。左右十餘人。入囚少陽院。季述液金以完鑄。師虔以兵守。太子即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皇后爲太上皇后。大赦天下。東宮官屬三品賜爵一級。四品以下一階。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羣臣加爵秩。厚賜。欲媚附上下。改東宮爲問安宮。季述等皆先誅戮。以立威。夜鞭笞。盡出尸十輩。凡有寵于帝。悉榜殺之。殺帝弟睦王。師虔尤苛察。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動靜。輒白季述。帝衣晝服。夜浣。食自寶進。下至筆紙銅鐵。疑作詔書兵器。皆不與。方寒。公主嬪御無衾。聞外廷。胤告難於朱全忠。使以兵除君

側。全忠封胤書與季述曰。彼翻覆。宜圖之。季述以書胤。胤曰。吾人僞書。從古有之。必以爲罪。請誅不及族。季述易之。乃與胤胤謝。全忠曰。左軍與胤盟。不相害。然僕歸心於公。并送二侍兒。全忠得書。悉曰。季述使我爲兩面人。自是始離。季述子希度至汴。言廢立本計。又遣李奉本。肅示太上皇誥。全忠狐疑。不決。季振入見曰。豎刁伊戾之亂。以資霸者。今聞奴曲劫天子。公不討。無以令諸侯。乃因希度奉本。遣振至京師。與胤謀。是時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弑帝。挾天子于天下。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沒錢五千緡。仲先衆辱之。督其償。株連甚衆。胤聞其不逞。曰。能殺兩中尉。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遣客密告德昭。割帶內蜜丸通意。德昭邀別將周承誨。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待旦。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劫之。斬東宮門外。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仲先頭以進。宮人毀扉出。御長樂門。羣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季述彥範至樓前。胤先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槌。帝詰季述未已。葛挺皆進。二人同死。槌下。遂尸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中官奉太子遁入左軍。收傳國璽。齊偃死井中。出其尸斬之。全忠檻送嚴京師。斬于市。季述等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從實檢校司徒。容管節度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氏李。曰繼昭。曰彥昭。承誨亦檢校司徒。營管節度使。視宰相秩。皆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凌煙閣。留宿衛。凡十日乃休。場內庫珍寶賜之。當時號三使相。人臣無比。初。延英。宰相奏事。帝平可否。樞密使立侍。得與聞。及出。或矯上旨。謂未然。數改易。權權。至是。詔如大中故事。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案前受事。師虔請於屏風後錄宰相所奏。帝以侵官。不許。下詔與徐彥回同誅。

韓全誨。張彥弘者。皆不知所來。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爲內樞密使。劉季述之誅。崔胤陸展見武德殿右廡。胤曰。自中人與兵。王室愈亂。臣請主神策左軍。以展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昭宗意不決。李茂貞語人曰。崔胤奪軍權未及手。志滅藩鎮矣。帝聞。召李繼昭等。問以胤所請奈何。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衛兵。且罪人已得。持軍還北。司便。帝謂胤曰。議者不同。勿庸主軍。乃以全誨爲

左神策中尉彥弘爲右皆拜驃騎大將軍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胤怒約京兆鄭元規遣人狙殺之不克全誨等知胤必除己乃已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繼徽總之胤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畫椒恩領之韓偓聞岐汴交戍數諫止胤胤曰兵不肯去耳偓曰初何爲召邪胤不對議者知京師不復安矣全誨彥弘及彥弼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胤固請盡誅之全誨彥弘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奏事宦人更求麗姝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爲內朝由是胤計多露始張濬判度支楊復恭以軍資乏奏假鹽麴一歲入以濟用度遂不復還至胤乃白度支財盡無以稟百官請如舊制全誨隨李繼筠訴軍中置甚請割三司隸神策帝不能卻詔罷胤領鹽鐵胤銜之全誨等懼帝誅己與繼筠彥弼繼筠交通謀亂帝問令狐渙渙請召胤及全誨等宴內殿和解之韓偓謂不如顯斥一二柄臣許餘人自新妄謀必息不然皆自疑禍且速雖和解之凶焰益肆帝乃止是時全忠并河中胤爲急詔令入朝又詔書曰上反正公之力而胤翔入朝引功自歸今若後至必先見討全忠得詔還汴悉師討全誨帝以爲忠又欲其與茂貞同功即詔并力令胤給二鎮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汴兵凡七萬威震關中全誨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幸關東將謀傳禪臣不忍見高祖天下移它姓願至鳳翔合義兵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急即火其下帝降樓乃決西幸彥弼等以帝未即駕愈諍宮中禁索苛亟帝與后相視泣宮人私逃出都民勝沸或奔開化坊依胤第自固閉無留家鳳翔軍與左神策兵陣大衛長樂門外若丘墟然於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思政殿時彥弼先入鳳翔全誨逼帝出惟皇后諸王數百騎爲衛帝繡袍塗金帽以右神策軍從實天復元年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遂火宮城繼誨彥弼欲劫百官從天子李德昭等按兵衛之乃得免茂貞以帝居盤屋全忠取華州下令自釋曰吾被詔及得宰相書令入朝既至皆僞也逆臣全誨震驚天子骨乘輿出還暴露草莽吾當入對言狀時公卿皆在長安數日不聞朝廷敕書胤使王溥見全忠曰上猶在盤屋公宜亟進羣臣慮知獻等奏記全忠請西迎天子答曰進則似脅君退則負國然敢不勉胤

率百官迎全忠繼橋入會長安一昔而西茂貞聞全忠至以帝入鳳翔從臣纔三四人全忠遣楊達裴鑄入鳳翔奉表天子汴部將康懷英襲破李繼昭于武功禽賊六千級全誨懼請救於李克用克用遣全忠書勸執崔胤洗海內謗全忠不答進屯鳳翔東偏茂貞登城諭語曰天子厭災于此誰人誤公來公當入覲全忠曰宦官脅乘輿吾以兵問罪迎上東還王非同謀者尙何所言明日胤鳳翔茂貞不出帝遣中人詔全忠班師不奉詔使者再往全忠聽命引兵攻邠州李繼徽舉城三日乃降質其妻復使繼徽守回壁三原胤與鄭元規至三原邀說全忠全忠亦自聞茂貞將戰從營渭北據高原戰不勝全忠夜入盤屋拔藍田復屯三原時李克用攻慈隰救鳳翔全忠還河中克用部將李嗣昭戰數不利全忠取晉汾二州嗣昭遁還河東全忠曰此茂貞所倚今敗矣何能久乎胤復說全忠曰宦豎謀擁帝入蜀且泣全忠執其手乃定計迎天子會朱友寧敗岐兵于莫父居人皆入保全忠以精甲五萬與茂貞決戰岐兵敗仆尸萬餘茂貞帳下八百人就縛乃嬰城自夏訖冬兵連不能解勝敗略相償援軍十餘壁數爲全忠捷襲不得進城中日困全忠由是取鳳廊坊成龍等州聞劫鈔以佐軍餉故能不乏茂貞疑帝與全忠有密約增甲士守宮殿初帝至鳳翔有鴉數萬棲殿樹謂之神鴉俄而鴉不來人以爲恐全誨等小人既勢窘更相怨疾不復遠慮時財用窘短帝輟所御膳賜全誨等三饌帝曰難得時欲同味耳茂貞食鮓美帝曰此後池魚茂貞曰臣養魚以候天子聞者皆駭於是全忠軍攻東城焚橋鑿戰部將李繼龍出降茂貞懼密圖誅中官以紆難先遣書曰禍亂之生全誨首之變與倉卒故迎天子至此且公未至懼它盜馮陵公既志輔社稷請奉乘輿還宮僕願以敵賊從全忠然許然軍稍薄城大誨者三岐軍皆投匭無開意帝召茂貞全誨彥弼及宰相蘇檢李繼茂繼忠繼和已決中官復沮罷它日帝召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妻殺死者十三王公主夫人皆聞日食今又將竭奈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餘人叩左銀臺門遮全誨罵曰破一州餓死者十萬使以軍容數人耳全誨詰茂貞叩頭訴茂貞謝曰士伍亦何知復訴于帝帝不許李繼昭見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驃騎復破吾族



乎。屬之。乃出降。宦豎數傳援軍至。皆相賀。百姓笑曰。給我乎。是時全忠合四鎮兵十餘萬。營壘相屬。晝夜攻外兵。詬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亦詬外兵曰。奪天子賊。諸鎮見崔胤。皆狐疑不出師。唯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兗州。襲華州。李克用攻晉州以爲援。全忠懼。圍益急。全誨等素譎險。常爲全忠胤所憚。乃請先殺之以迎天子。帝既惡宦人脅遷。而茂貞又其黨。全忠雖外示順。終悖逆。皆不可倚。欲狩襄漢。依趙匡凝。然不得去。乃定計歸全忠。以紓近禍。三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軍。詔崔樞挾中人郭遵誨往。既行。又命宮人龍顏馳見全忠。諭密旨。乃以蔣玄暉入衛。二日。茂貞獨見至日。全誨彥弘恨甚。遽食。不能捉。七自見勢去。計無所用。垂頭喪氣。帝召韓偓見東橫門。執手涕泗。帝曰。今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矣。於是內養八輩候廷中授命。每二輩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彥弘易簡敬容皆死。卽詔第五可範爲左軍都尉。王知古。楊虔朗爲樞密使。知古領上院。虔朗領下院。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茂貞取其輜重。是夜誅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人。悉以首內布囊。詔蔣玄暉。學士薛貽矩送全忠曰。是皆不肯使乘輿東者。既斬之矣。全忠大喜。徧告軍中。以姚洎爲岐汴通和使。全忠貽茂貞書曰。宦者乘陣置不已。曰。稟王旨。是乎。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繼彝等十人。於是開壘門。全忠猶攻北壘。帝遣龍顏賜御巾箱寶器。使罷兵。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京兆誅黨與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客省傳呼徹三仗。有詔釋全忠罪。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將相。勳王無狀。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嗚咽。命韓偓起之。解玉帶以賜。召之食。帝顧衛兵或有憤發者。因履係解。目全忠爲吾繫之。全忠跪結履。汗浹于背。而左右莫敢動。是夜。帝三召。皆辭。朱友倫以兵衛帝。李克用引軍去。帝還京師。胤全忠議盡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哀號之聲聞于路。留單弱數十人。備宮中灑掃。胤以鎮人性謹厚。卽詔王鎔擇五十人爲勅使。內諸司宦官主領者皆罷。於是追諸道監軍。所在賜死。其財產籍入之。詔以中官脅遷狀及全忠迎乘輿本末告方鎮。罷監軍院。咸視國初故事。以三十人爲翼。衣黃衣。不得養子。內諸司皆歸省若寺。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全忠還汴州。帝以第五

可範等無辜。頗悼之。爲文以祭。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始劉季述專廢立。中人皆與聞。帝反正。誅季述及薛齊偓數族而已。餘貸不問。又悔之。後稍稍誅夷。羣宦慶不安。時帝懲幽辱。能勵心庶政。數召見羣臣問治道。有志中興。而全誨胤爭權。外召彊臣。劫本朝以相吞齧。卒用關東軍。窮討暴誅。君側雖清。而全忠勢遽張。帝卒弑死。唐室以亡。其禍本於全誨彥弘云。

贊曰。袁紹誅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漢。崔丞相血軍容。甘心焉。而朱溫篡唐。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內擄姦人。則大臣專。王室卑矣。漢唐相去五百歲。產亂取亡。猶蹈一轍。非天所廢。而人謀洵刺乃然邪。

唐書卷二百八



唐

書 卷二百八考證

唐書卷二百八考證

田令孜傳陳穀璵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舊書作令孜弟

唐書卷二百八考證

一五八二

新學堂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獄已決，尚半然爲微服止樂，至曉節，天下刑幾措，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高中庸庸，盜據天權，下異己，欲脅制羣臣，稍剪宗支，故縱使上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累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來，使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與，澤物磨牙，噬紳縹若狗豚然，至叛與吳達道路，冤血流離，刀鋸忠鯁，貴彊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韓蘭，而天命已遷，猶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爲常，推勅之吏，以峻責痛詆爲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鎖兼暴，拉脅截爪，縣髮熏目，號曰獄特，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撻，使不得眠，號曰宿囚，人苟除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威旨，今舉朝脅息，謂陛下朝與爲密，夕與爲讐，一罹擗遠，便與妻子決，且周用仁昌，奏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息，而酷吏凌虐以罪去，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類事，奏臣作威，梁檢宿校，頗用慘刻，奮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擊殺戮矣，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爲酷，觀使臣輩怵利放命，內懷滔天，又張湯鄧都之士，直云。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初徐敬業兵興，武后患之，見大臣常切齒，欲因大獄去異己者，元禮揣旨，即上書言急變，召對，擢游擊將軍，爲推使，即洛州牧院爲制獄，作鐵籠，繫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囑，或紡囚梁上，絀石於頭，詔一囚窮根抵，相牽聯至數百，未能訖，衣冠氣絕，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威，故輪殺最多，是時來使臣，周與踵而奮，天下謂之來索，薛懷義始貴，而元禮養爲假子，故爲后所信，後以苛猛復受賊，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來使臣，京兆萬年人，父操，博徒也，與里人蔡本善，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使臣，冒其姓，天寶殘忍，喜反覆，不事產，客和州，爲姦盜，捕送獄，獄中上變，刺史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百，天授中，續以罪誅，使臣上書得召見，自陳前上項瑯王冲反狀，爲續所抑，武后以爲諛，擢桑待御史，按詔獄數稱旨，后陰縱其慘，脅制羣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讎介，皆入于死，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肅息，至以目語，使臣乃引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仁敬，康暉，衛遂忠等，陰囑不逞百輩，使飛語誣公卿，上急變，每擿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時號爲羅織，牒左署曰：請付來使臣或侯思止推具，必得，后信之，詔於麗景門別置獄，敕使臣等領按事，百不一貸，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謂入者例皆盡也，使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具爲支脈綱由，咸有首末，按以從事，使臣鞠囚，不問輕重，皆注釐于鼻，掘地爲牢，或寢以匡編，或絕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殺重囚，乃宣詔，又作大枷，各爲號，一定百脈，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猶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後以鐵爲冒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選而絕，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懼，皆自誣服，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任令暉，李游道，袁智弘，崔神基，盧獻等下獄，使臣頗以夷誅大臣爲功，乃奏囚降制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仁傑等已論死，待日而決，稍挺之，仁傑乃遣子持帛書稱枉，后見愕然，實謂使臣對曰：是囚不辭中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舍人周琳往視，遽假仁傑橫帶，立西廂，琳懼使臣，東視唯唯去，莫敢問，先是宰相樂思晦爲使臣夷其家，有子九歲，隸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使臣凶慘，罔上不道，若陛下假條反狀付之，無大小皆如詔，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法爲使臣所弄耳，后意解，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勳，內侍范雲仙，虔勳不堪枉訟，於大理徐有功，使臣使衛士亂斫之，雲仙自陳事先帝，命截其舌，皆即死，人人脅息，久之，使臣納賈人金，爲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爲民，長壽中，遷授殿中丞，坐贓貶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母，俄召爲舍官尉，擢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賜司農奴婢十人以

官戶無面首。聞吐蕃會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婢。諸蕃長數十人割耳。勢面訟冤。僅得解。蕃遠耀等有異謀。吉項以白俊臣。殺數十族。既欲擅發姦功。即中項以法。項大懼。求見后自直。乃免。俊臣誣司刑史樊載。以謀反誅。其子訴闕下。有司無敢治。因自剗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為流涕。俊臣奏與同惡。如璿自訴年。老而流。吏論以絞。后為宥死。流漢州。葛處通。天中上已。與其黨葉龍門。題檣紳名於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昭德。昭德謀誅其惡。未發。衛遂忠雖無行。頗有辭辯。素與俊臣善。始王慶誅女適段蘭而美。俊臣矯詔強娶之。它日會妻族。酒酣。遂忠詰之。蘭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嬖罵。俊臣恥妻見辱。已命毆而縛于庭。既乃釋之。自此有隙。妻亦慚自殺。蘭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風。蘭懼。以妾歸之。俊臣知羣臣不敢斥己。乃有異圖。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衙謀反。因得勝志。遂忠發其謀。初俊臣屢掩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后不發。至是諸武怨。共證其罪。有詔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背著牀。眠矣。爭扶目撻肝。隨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無子。餘家屬籍沒。方俊臣用事。託天官得選者二百餘員。及敗。有司自首。后責之。對曰。臣亂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家。后赦其罪。時有來子珣。周與者。皆萬年人。永昌初。子珣上書。擢左臺監察御史。無學術。語言蚩惡。后倚以按獄。多徇后旨。故賜姓武。字家臣。既經雅州刺史劉行實弟兄謀反。已誅。掘其先墓。得還游擊將軍。常衣錦半臂。自異。俄流死愛州。與少習法律。自尙書史。積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武后奪政。拜尙書左丞。上疏請去唐宗正屬籍。是時左史江融有美名。與指融與徐敬業同謀。斬于市。臨刑請得召見。與不許。融叱曰。吾死無狀。不救汝。遂斬之。尸奮而行。刑者獻之。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子珣。與丘神勳謀反。詔來俊臣鞠狀。初與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與曰。易耳。內之大瓊。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瓊。且熾火。徐謂與曰。有詔按君。請書之。與駭汗。叩頭服罪。詔誅神勳而宥與。表在道。為警人所殺。神勳者。行恭子。為左金吾衛將軍。高宗崩。后使審書懷太子於巴州。歸罪神勳。下遷慶州刺史。俄復故官。佐俊臣等為慘獄。

遂見倚愛。博州刺史瑒瑒王冲起兵。拜神勳清平道大總管討之。州人殺王素服出迎。神勳盡殺之。凡千餘族。即拜大將軍。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貧嫻不治業。為渤海高元禮奴。詭狠無良。恆州刺史裴貞答吏。吏積怨。教思止告舒王元名與貞謀反。付周與鞠訊。皆夷宗。拜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引與同坐。密教曰。上不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卿多不學。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天授中。遷左臺侍御史。元禮又教。上以君無宅。必賜所沒逆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願居其地。既而果假之。以其教對。后益喜。恩賞賈渥。思止本人奴。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讓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棒。即殺瑒瑒王冲者。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我如乘驢而墜。足絳鐙為所曳者。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抵殊死。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鋸截之。無抑我承反。汝位御史。當曉禮義。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物語。非我執教爾邪。思止驚汗。起謝曰。幸蒙公教。乃引登牀。元忠徐就坐。色不變。獄稍狹。思止音吐鄙而訛。人效以為笑。侍御史霍獻可數嘲斬之。思止怒。以聞。后責獻可。我已用之。何所請。獻可具奏。鄙語。后亦大笑。來俊臣奏故妻。逼娶太原王慶誅女。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挹女。事下宰相。李昭德執不可。曰。俊臣往劫慶誅女。已辱國。此奴復爾邪。擄殺之。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以飛變擢游擊將軍。再遷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競慘刻。暑月繫囚。別為狹室。積蒿施麝。屬其上。俄而死。已自誣。乃舍它獄。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懼。弘義輒詭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為集衆捕逐。哇廬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延載初。俊臣貶。弘義亦流瓊州。自矯詔追還。事覺。會侍御史胡元禮使嶺南。次襄州。按之。弘義歸。曰。與公氣類。持我何急。元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何氣類為。杖殺之。郭弘霸。舒州同安人。仕為寧陵丞。天授中。由革命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嘗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

史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間請視便液即染指書驗疾輕重實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微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微爲厲命家人禳解俄見思微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刎腹死頃而蛆腐是時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橋久壞至是成都人喜后問羣臣外有佳事邪司勳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陽橋成弘霸死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初以鸞臺典儀參運監察御史中宗時武三思烝僭不軌王同皎張仲之祖延慶等謀殺之事覺捕送新開獄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初欲原盡其情會赦宰相李嶠等同訊執政畏禍盡滅無所問因呼曰宰相有附三思者嶠等數附承嘉耳咕喘紹之翻然不復顧即引力士十餘曳囚至築其口反接送獄中謂仲之曰事不諧矣仲之因言三思反狀紹之怒擊折其臂因呼天曰吾雖死當訴爾於天因裂衫束之卒誣以謀反皆論族囚等已誅紹之意岸軒傲朝野注目擢左臺侍御史奉使江左過汴州廷尋錄事參軍魏傳弓久之傳弓爲監察御史而紹之坐貶詔傳弓即按紹之謂揚州長史盧萬石曰我頃辱傳弓今來按我死矣獄具得贓五百萬法當死韋后女弟救請故減死貶瓊山尉俄逃還京萬年尉捕擊折其足更授南陵令員外置開元中爲括州長史同正不得與州事死

周利貞者亡其系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蔬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關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獲而有魚焉關得之刺史大笑神龍初擢累侍御史諸附權彊五王等疾之出爲嘉州司馬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反以其計告三思五王貶湜勸速殺之以絕人望問誰可使以利貞對利貞湜內兄也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矯殺敬暉桓彥範袁恕己還拜左臺御史中丞數爲仇人狙報幾不免先天初爲廣州都督湜陷劉幽求請嶺表願利貞殺之賴桂州都督王駿護而免利貞頗事劉劉夷僚苦其殘虐皆起爲寇詔監察御史李全交按問得贓狀貶涪州刺史開元初詔利貞及滑州刺史裴談饒州刺史裴栖貞大理評事張思敬王承本華

原令康肅侍御史封詢行判官張勝之劉暉楊允衛遂忠公孫琰廉州司馬鍾思廉皆酷吏宜終身勿齒尋復授珍州司馬明年授夷州刺史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珍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黨鉅僇恒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下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爲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絀姦不必行也疏入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加朝散大夫廷珪又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痛毒至今東都搜掩其家得金銀錦繡冒違制令當加重貶且久據朝廷捷給便佞見忠於君者猶仇讐然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人今擢典要藩繇六品遷三品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會廷珪罷起爲辰州長史朝集京師與魏州長史敬讓皆奏事讓暉之子也以父冤越次而奏曰周利貞希姦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左臺侍御史翟璋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玄宗曰訴父之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奪讓俸三月復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梧州開元中又有洛陽尉王鈞河南丞嚴安之捶人畏不死視腫潰復答之至血流乃喜

王旭者貞觀時侍中珪孫也神龍初爲兗州兵曹參軍時張易之誅而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輒斬其首送東都遷并州錄事參軍長史周仁軌者韋后黨也玄宗平內難有詔誅之旭不待覆斬首齎還京師遷累左臺侍御史崔湜敗其婦翁盧崇道自嶺外逃歸東都爲讐家上變詔旭訊覆旭廣捕親黨窮極慘楚當以重辟崇道及三子皆死門生故人並海內名士皆結染流徙天下咨其冤旭與大夫李傑不平更相齟齬傑坐斥衡州刺史故旭益橫殘毒以逞官數遷常兼御史其爲人苛急少縱貸人莫敢與忤每治獄囚皆逆服製獄械率有名曰驢駒拔擐積子縣等以怖下又結髮以石脅承之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三豹嵩爲赤全交爲白旭爲黑里閭互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宋憲官屬紀希虬兄爲劍南令坐賊旭妻使臨訊見其妻美逼亂之因殺其夫而納賊數百萬希虬使奴爲臺傭事旭旭不知頗愛任之奴盡



疏旭請求積數千以示希虬。希虬泣訴于王。王爲上聞。詔勅治。獲姦賊不貲。貶龍州尉。惠而死。

吉溫。故宰相頊從子也。性陰詭。果于事。詔附貴宦。若子姓奉父兄。天寶初。爲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蕤得幸。引溫入見。玄宗目之曰。是丞不良。我不用。罷之。蕭冕爲河南尹。御史遣溫到府有所訊詰。乃并治冕。不爲末據。右相李林甫善冕。故得免。冕入守京兆尹。而溫方調萬年尉。不辭。人爲寒恐。於是高力士間出就第。冕多私謁溫。乃先往與力士語。執手歡甚。將出。冕通謁溫。陽惶恐趨避。力士止之。語冕曰。吾故人也。冕揖乃去。它日。到冕府辭曰。國家法。不敢隱。今而後。洗心事公云何。冕待盡歡。林甫與李適之。張垪有隙。適之領兵部。而垪兄均爲侍郎。林甫密遣吏。誣其銓史。僞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累日情不得。冕使溫佐訊。溫分囚廷左右。中取二重囚。訊後舍。楚械榜掠。皆呻呼不勝。曰。公幸留死。請如牒。乃挺出。諸吏迎饑其酷。及引前。不訊皆服。日中獄具。林甫以爲能。溫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林甫久當國。權赫天下。陰構大獄。除不附己者。先引溫居門下。與錢羅羅希夷爲奔走。椎鍛詔獄。希夷文深虐。其舅鴻臚少卿張博濟。林甫壻也。以姻家故。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初溫因中官納其出武敬一女爲盛王妃。擢京兆土曹參軍。林甫欲搖東宮。左驍衛參軍柳勳影會發杜良娣家陰事。溫按狀。勳以誣誅。因引勳所善王曾。王將已。盧寧。徐徵。悉縛論死。尸積大理垣下。家屬離竄。初中書舍人梁涉道遇溫。低帽障面。溫怒。乃輒勳引涉及副號王巨。皆斥逐。林甫惡楊慎矜。王鉉。飛書言圖讖事。委溫以獄。初慎矜客史敬忠與溫父善。見溫極祿時。溫馳至東都。逮捕楊氏親屬賓客。取敬忠於汝州。鐵鎖頸布蒙面。未嘗正視。陰遣吏脅曰。慎矜獄具。須君一辨。君卽服罪可貸。卽不服。死不解。敬忠卽索筆自款。溫陽不見。再三請。乃與之對。如溫所教。溫謝曰。大人毋懼。乃下拜。慎矜以左證具。欲自誣。而讖不得。御史盧鉉索其案。校讖以入。於是慎矜兄弟皆賜死。株連數十族。是時溫與希夷相勸。以虜號羅錫吉綱。公卿見者。莫敢耦語。溫推事未窮。而先計賊成奏。乃引囚。震以烈威。隨問輒承。無敢違。輒楚未收于壁。而獄具矣。林甫才其爲。

擢戶部郎中。兼侍御史。楊國忠安祿山方尊寵。高力士居中用事。溫皆媚附之。兄事祿山。嘗密語曰。李右相雖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見遇久。亦不願以官。公若薦我爲宰相。我處公要任。則右相可擠矣。祿山大悅。亟稱溫才。天子亦忘前語。於是祿山領河東節度。表溫自副。并知節度營田管內採訪總留事。拜鴻門太守。知安邊鑄錢事。以母喪解。祿山表爲魏郡太守。楊國忠當國。引拜御史中丞。兼京畿關內採訪處置使。祿山敕吏設白紵帳于傳以候命。慶緒親御而錢之。溫銜其德。故朝廷動輒輒報。不淹宿而知。天寶十三年。祿山入朝。領開府使。薦溫武部侍郎。以爲副。國忠與祿山爭寵。而溫辟祿山甚。國忠不善也。會河東太守韋陟怨失職。因溫以交祿山。徧饋權近。國忠遣人發其狀。斥溫遭陽長史。其屬員錫及陟皆坐貶。明年。溫仍坐受賊。奪民馬。貶端溪尉。始林甫死。希夷出爲始安太守。張博濟。韋陟。韋誠。李從一。員錫皆追還始安。溫既謫。又依希夷以居。國忠奏遣將沈陽按希夷擅殺罪人。貶海康員外尉。俄遣使者殺溫等五人。溫之斥。帝在華清宮。詔從臣曰。溫本酷吏。朕過用之。故遽構大獄。專威福。今既斥。公屬安矣。溫死五月而祿山反。卽僞位求溫子。方七歲。授河南參軍以報之。

崔器。深州安平人。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爲駙馬都尉。貌偉偉。飲酒至斗不亂。器有吏幹。然性陰刻。樂禍。天寶中。舉明經。爲萬年尉。踰月。擢監察御史。中丞宋渾爲東畿採訪使。引爲判官。渾坐賊敗。器亦廢。後爲奉先令。安祿山陷京師。器受賊署。守奉先。頃之。同羅背賊。賊將安守忠。張瑄。儒亡去。渭上義兵且數萬。器大懼。悉毀賊所署符敕。募衆以應之。渭上軍敗。遂走靈武。素善呂諲。得爲御史中丞。戶部侍郎。肅宗至鳳翔。兼禮儀使。二京平。爲三司使。器草定儀典。令王官陷賊者。悉入舍元廷中。露首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令刀仗環之。以示扈從羣臣。器既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下。乃建議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乃以六等定罪。多所原貸。後蕭華自賊中來。因言王官重爲安慶緒驅脅。至相州。聞廣平王宣詔釋希烈等。皆相顧愧悔。及聞崔器議刑。衆心復搖。帝曰。朕幾爲器所誤。後爲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病亟。叩頭若謝辜狀。家人

問之曰：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鸞。天寶末，爲武功丞，年六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以國用大竭，數請倍天下財，巧傳於法，日月有獻，漸見識用。大抵覆囚先收家貲以定賊，有不滿意，攤索保伍姻近，人懼其威，無敢不如約。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剽州縣間，殺人尉謝夷甫，不勝怒，榜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鑒窮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決，乃使若虛按之。即歸罪夷甫，伯陽爭其力。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即馳入白于帝，詔姑出。若虛泥訴曰：臣出即死，因蔽若虛殿中而召伯陽，伯陽至，具劾若虛罔上。帝主先誅，叱伯陽出，并官屬悉貶嶺外。李峴頗左右鑒等，罷宰相。於是若虛權焰震朝廷，羣臣不舒息，尋擢御史中丞。上元元年，以罪貶賓化尉死。

敬羽，河中寶鼎人，貌寢甚，性便辟，善候人意，補匡城尉。朔方安思順表爲節度府屬，肅宗初，擢監察御史，以言利幸。京師平，任遇寢頗凶，態不能忍，乃作巨枷號勦尾輪，囚人多死，又仆囚于地，以門牡轢腹，掘地實棘，席蒙上，瀕坎鞠囚，不服，則擠之坎，人多濫死。遷累御史中丞，宗正卿鄭國公李遵坐賄下詔獄，羽參按，遵肥而羽瘠，則引遵危坐小牀，瘠且仆，遵欲伸足，羽曰：公乃囚，我廷公坐，何可慢？遵仆三四，徐受所言，得賊至數百萬，嗣岐王珍謀反，詔羽窮劾，乃悉召支黨，環以拷具，囚惶怖，一昔獄成，珍賜死。左衛將軍竇如珣等九人皆斬。太子洗馬翁非熊等六人斃杖下。聞者毛豎，先是胡人康謙以賈富，楊國忠輔政，納其金，授安南都護，領山南東路驛事，吏疾之，誣其通史朝義，羽鞠之，謙須長三尺，明日脫盡，膝裸皆碎，人視之，以爲鬼，乃殺之。羽與毛若虛、裴旻、畢曜同時爲御史，皆暴忍，時稱毛敬裴畢，未幾，具曜流黔中，寶應初，羽斥道州刺史，詔殺之。羽聞使者至，縋服而詣，吏械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相告訐，咤曰：不及推死矣。治州者無宜寢。

唐書卷二百九

唐書卷二百九考證

王旭傳貞觀時侍中珪孫也○舊唐書作曾珪

唐書卷二百九考證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藩鎮魏博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胙脾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休逆汗。遂使其人自視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爲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爲合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鉞鉞鈍。含忍混貨。照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謀。方且鬼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其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侯塞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角奔爲寇。伺吾人顛頽。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逸。以爲後世子孫背脊疽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僭彊之徒。吾以夏將勁兵爲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養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關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祿受之。觀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恩虜虜。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驕而和之。其餘混頓軒轅。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將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

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然。迹其由來。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人謀滅否數。今取擅與若世嗣者爲藩鎮傳。若田弘正。張孝忠等。暴忠納誠。以屏王室。自如別傳云。

田承嗣。字承嗣。平州盧龍人。世事盧龍軍。以豪俠聞。隸安祿山麾下。破奚契丹。累功至武衛將軍。祿山反。與張忠志爲賊前驅。陷河洛。書大雪。祿山按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擐甲列卒。閱所籍。不缺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俄而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復振。抗王師。歲餘。史思明亂。承嗣又爲賊導。及朝義敗。與共保莫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求救。幽州。承嗣守莫。因執賊妻息降于瑒。瑒以金帛反間瑒將士。瑒慮下生變。即約降。承嗣詐疾不出。瑒欲馳入取之。承嗣列千刀爲備。瑒不得志。承嗣重賂之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願備行間。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析。數大赦。凡爲賊誣誤。一切不問。當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誓不死。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至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承嗣沈猜陰賊。不習禮義。既得志。即計戶口。重賦斂。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趨秀彊力者萬人。號牙兵。自署置官吏。圖版稅入。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代宗以寇亂甫平。多所舍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鴈門郡王。寵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爲大都督府。即授長史。詔子華尙承樂公主。冀結其心。而性嗜凶醜。愈不遜。大曆八年。相衛薛嵩死。弟尋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尋。尋以衆歸承嗣。而帝自用李承昭爲相州刺史。未至。承嗣使人詠吏士反。陽言救。實襲取之。帝遣使者諭罷兵。承嗣不奉詔。遣將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取衛州。御史史薛雄亂。不從。屠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逼使者行。



磁州劉渾從之。陸使從子悅願諸將詣使者。務面請承嗣爲帥。使人不敢詰。於是厚賞請己者。帝乃下詔貶承嗣。承嗣刺史許一子從悅。及諸子皆逐惡地。詔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淄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大萬。皆角進。若承嗣不承命。聽在所討。執以軍法從事。其下霍榮國以礮降。李正己攻拔德州。李忠臣攻衛。築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將往往攔阻。殺數十人。乃定。帝又遣御史大夫李涵督諸節度兵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衆圍之。爲寶臣所逐。火輜重。歸于貝。計益窮。不知所出。遣其下郝光朝奉表請委身北闕。下。又使悅與盧子期將萬人攻礮州。屯東山。宣慰使韓朝彩等固守。兼訓以萬騎屯西山。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礮。時承昭以神策射生繼進。入河東。壘諸軍進討數有功。頗顯實。天子使中人多出御服良馬。黃白金萬計。勞資使人供帳高會。諸軍少懈。而正己寶臣二軍會衆。更相見。會正己軍輒引去。忠臣乃棄月壘。濟河。屯陽武。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軍。自閉壁以驕賊。子期分步騎萬人環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而進。河東將劉文英辛忠臣等決戰。而成德幽州兵繞出子期後。於是圍解。更陳高原。諸將與承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屍旁午數里。斬九千級。馬千匹。執子期及將士二千三百。旗幟器甲。角二十萬。諸軍乘勝進。距礮十里。暮而舍。承昭舉燧。朝彩出銳兵鼓譟。魏管斬首五百。悅驚。率餘兵夜走。盡棄旗幕。鎧仗五千乘。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寶臣。寶臣方攻洛州。因以示城下。降之。復徇礮州。礮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子期京師。斬之。天子遣中人勞寶臣。不爲禮。寶臣乃貳。反攻朱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滄州。正己又請天子許承嗣入朝。十一年。帝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節至魏。受其降。許闕門還京師。教魏博所管與更始。承嗣還。還不至。其秋。復略滑州。敗李勉兵。會李靈耀以汴州叛。詔忠臣勉河陽馬燧合討。靈耀求救於魏。承嗣使悅將兵三萬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己將尹伯夏。死者殆半。乘勝屯汴北郭。與靈耀合。燧中臣逆擊破之。悅脫身遁。斬獲數萬。靈耀東走。欲歸承嗣。爲如江所禽。并魏將常準獻京師。明年。承嗣上書請罪。有詔復官爵。子第皆仍故官。復賜鐵券。承

嗣盜有貝博魏衛相礮洛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凡再與師。會國威中奪。窮而復縱。故承嗣得肆姦無怖忌。十四年死。年七十五。贈太保。悅蚤孤。母更嫁平盧戍卒。悅隨母轉側。潛青間。承嗣得魏訪獲之。年十三。拜伏有禮。承嗣異之。委以號令。裁處皆與承嗣意合。及長。剽悍善鬪。冠軍中。賊忍狙詐。外飭行義。輕財重施。以鉤美譽。人皆附之。承嗣愛其才。將死。顧諸子弱。乃命悅知節度事。令諸子佐之。帝因詔悅自中軍兵馬使府左司馬擢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悅始招致賢才。開館宇。禮天下士。外示恭順。陰濟其姦。帝晚年尤寬弛。悅所奏請無不從。德宗立。不假借方鎮。諸將稍惕息。會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聞悅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故悅即奉命。因大集將士。以好言激之曰。而等籍軍中。久仰維摩。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悅乃悉出家貲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德悅。及劉晏死。藩帥益懼。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己懼。率兵萬人屯曹州。乃遣人說悅同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以王侁。屠。許士則爲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長春。符璘。康愔爲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爲請。不答。遂合謀同叛。會于邵。令狐珣等表汰浮圖。悅乃詐其軍曰。有詔閱軍之老疾疲弱者。悉是舉軍。各怨。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遣孟希祐以兵五千助惟岳。別遣康愔以兵八千攻邢州。楊朝光以兵五千壁盧囂。絕昭義餉道。悅自將兵數萬繼進。又使朝光攻臨洛。將張伾。臣固守。食且盡。賞賜不足。乃飾愛女示衆曰。庫廩竭矣。願以此女代賞。士感泣。請死戰。大破悅軍。有詔河東馬燧。河陽李元與昭義軍救伾。三節度次狗明。二山間。未進。倏急以紙爲風。高百餘丈。逼悅營上。悅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營謀迎之。得書言三日不解臨洛。士且爲悅食。燧乃自壺關鼓而東。破盧囂。戰雙岡。禽賊大將盧子昌而殺朝光。悅遁保洹水。於是曹俊爲貝州刺史。乃承嗣時舊將。果而謀。悅未得志。召問計安出。對曰。兵法十則攻。今公以逆干順。勢不敵也。宜留兵萬人屯鄭口。以遏西師。則舉河北二十四州。惟公所命。今攻臨洛。糧竭卒老。不見其可。悅所昵屬。孟希祐等皆皆短之。故悅不聽其言。燧等距悅

軍三十里，築壘相望。悅與納合兵三萬，陣沮水。燧引神策將李晟夾攻悅，悅大敗，死傷二萬計。引壯騎數十夜奔魏。其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須官軍，而三帥頗不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涕曰：「悅藉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此，不敢圖全。然悅久稽天誅者，特以潛資恆冀子第不得承襲，既弗能報，乃至用兵，使士民塗炭。悅正緣母老不能自到，願公等斬悅首以取富貴，無庸俱死。」乃自投于地。衆憐，皆抱持之曰：「今士馬之衆，尚可一戰，事脫不濟，死生以之。」悅收淚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誓同存亡，縱身先地下，敢忘厚意乎？」乃斷髮爲誓。將士亦斷髮，約爲兄弟。乃率富民大家財及府庫所有，大行賜與。而李再春及其子瑤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洛州降。燧等受之，悅皆族昂等家。悅自視兵械乏，衆單耗，懼不知所出。復召曹俊與之謀。曹俊爲整軍完壘，以振士氣。羣心復堅。後十餘日，燧等始進薄城下。未幾，王武俊殺惟岳，而深州降。朱滔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恆州刺史，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怨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間，乃僞路使王侑許士則說滔曰：「司徒奉詔討賊，不十日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賊，故王大夫能得逆首，聞出幽州日，有詔破惟岳得其地，卽隸麾下。今乃以深州與康日知，是朝廷不信於公也。且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風，將誅豪桀，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功臣劉晏等皆旋踵破滅，殺梁崇義，誅其口三百餘，血丹漢江。今日破魏，則取燕趙如牽轅下馬耳。夫魏博全則燕趙安，鄭州尚書必以死報德，且合從連衡，救災卹患，不朽之業也。尚書願上貝州以廣湯沐，使侑等奉薄最孔目。司徒朝至魏，則夕入貝，惟執計之。滔心素欲得貝，卽大喜，使侑先還告師期。先是詔武俊出恆冀粟三十萬賜滔，使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燧軍。武俊懼悅破，將起師北伐，不肯歸粟。馬滔因使王邾說武俊曰：「天子以君善戰，天下無前，故分散粟馬以助君軍。今若舉魏博，則王師北向，漳滏勢危，誠能運管南施，解田悅於倒懸，大夫之利也。豈特粟不出，善焉不離廐，又有排危之義，聲滿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纈衣袖，日知不出趙城，何功於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得深州爲大夫恥。武俊既得深，亦喜，卽日使使報滔。於是滔率兵二萬屯寧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悅

特救至，使康愔督兵與王師戰御河上，大敗。棄甲走城。悅怒，閉門不內，蹈藉死。壘中者甚衆，其夏滔武俊軍至，悅具牛酒迎犒。燧等營魏河西，武俊滔悅壁河東，起樓櫓營中，兩軍相持。自秋迄冬，燧遣嚴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孝忠合攻涿莫二州，以絕幽薊路。悅重德滔，欲推爲盟主，而臣之。滔不敢當，乃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魏，稱魏王，以府爲大名府，署子爲府留後，以屬導爲留守。許士則爲司武，曹俊司文，裴抗司禮，封演司刑，並爲侍郎。劉士素爲內史，舍人張瑜、孫光佐爲給事中。邢曹俊、孟希祐爲左右僕射。田晁、高緬爲征西節度使。蔡濟、薛有倫爲虎牙將軍。高崇節知軍前兵馬。夏侯賴爲兵馬使。晁以兵數千助李納守鄆。明年夏，滔屯河間，留大將馬寔以兵萬人戍魏。會朱泚亂，帝出奉天，燧還太原。武俊等皆罷。悅餞之，厚遺武俊，官屬皆有贈與。元年，滔自將兵欲南度河，助泚。使王邾見悅計事曰：「頃大王在重圍，孤與趙刻日赴王難，以全魏貝。今秦帝已據關中，孤以步騎十萬與回紇趨東都，相應接。王能從孤濟河，合勢以取大梁，孤得西收鞏陝，與秦兵會，天下可定也。則王與趙王永無南慮，爲晉齒之國，幸速計之。」是時悅聞天子已赦罪，復官爵，心不欲行。重遠絕滔，陽遣薛有倫報滔如約。滔大喜，復使舍人李瑄申固所言。悅猶許，許士則諫曰：「冀王勇決權略，一世之雄也。殺懷仙，屠希彩，誅兄使如京師而奪之權，有恩者誅，同謀者覆，彼心腹渠可量哉。今大王之親不加泚，勇不加懷仙希彩也，而念恩不已，拘繫匹夫義，出且見禽，彼得魏博北聯幽薊，南入梁鄭而與泚合，其理然也。大王不如僞許出迎，遣州縣具牛酒，至則以事自解，不可顯恩取禍也。」悅然之。先是武俊陰約悅背滔，使相望，及聞滔要悅西，使田秀馳說悅曰：「聞大王欲從滔度河，爲泚犄角，非也。方泚未盜京師時，滔爲列國，且自高，如得東都，與泚連禍，兵多勢強，反制于豎子乎。今日天子復官赦罪，乃王臣，豈捨天子而北面滔泚耶。願大王閉壘不出，武俊須昭義軍出，爲王討之。悅因秀還具道其謀，而遣曹穆報滔，滔喜。自河間悉師而南，踰貝州，次清河，使人報悅，悅不至。進屯永濟。使王邾等督之曰：「王約出館陶，與大王會，乃濟河。悅良久曰：始約從王，今舉軍持悅曰：魏比困侵掠，供饑屈竭，以悅日拊循，猶恐人且攜間，一日去城邑，朝

出夕變且何歸不然悅不敢背約今遣孟希祐悉兵五千助王因使其屬裴抗盧南史報命滔怒罵曰逆虜前日求救許我貝州我不取尊我為天子我與同為王教我遠來而不出是賊不擊尚何誅乃囚抗等使馬寔取數縣已而釋抗還之悅兵不敢出遂圍貝州滔取武城通德棣供軍饋盡囚諸縣官吏唯清陽不下滔圍之寔拔清平殺五百人俘男女貴財去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救魏會有詔拜悅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濟陽郡王而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始悅阻兵凡四年狂悖少謀亟戰數北死者什八士苦之且厭兵既巢父至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飲門階皆徹衛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妄起兵幾赤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或諫止之緒怒殺諫者乃與左右踰垣入悅方醉寢酣緒挺刃升堂二弟諫止緒斬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妻悅死年三十四比明以悅命召許士則蔡濟計事至則殺之劉忠信者悅常使防督緒直寢門緒呼曰忠信刺僕射與屬等反衆執之語曰無之文已殊絕

緒字緒承嗣第六子悅待諸弟無所間使緒主牙軍而凶險多過常管勛之悅於飲食衣服儉嗇有節緒常苦不足頗怨望故作難悅既死懼衆不附以其徒數百將出奔邢曹俊率衆追還緒乃下令軍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賞衆乃共推緒為留後歸罪屬焉斬其首以徇復殺悅親信薛有倫等數十人因巢父遣使者聽命天子滔聞悅死以兵五千合寔軍進攻魏州寔瀕王莽河壁南距河東抵博州殺略甚衆使人入魏招緒降緒新集而寔圍且急乃遣使以好言見滔滔許與盟曾穆勸緒絕滔而緒部分亦定乃乘城戰武俊抱真各倚好如悅時詔即拜緒節度使寔圍魏凡三月滔敗走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降緒拜駙馬都尉李希烈平以功賜一子八品官緒猜忌殺兄弟姊妹凡數人兄朝仕李納為齊州刺史或言納將入之魏以代緒緒厚賂納且召朝朝以死請不行乃送之京師過滑緒將篡取之賈耽以兵援接乃免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常山郡王又徙王鴈門實封五百戶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暴疾死年三十三贈司空少子季安嗣

季安字慶母微賤公主命為己子寵冠諸兄數歲為左衛曹參軍節度副使

緒死時年十五匿喪觀變軍中推為留後因授節度使除喪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位檢校司空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安畏主之嚴頗循禮法及主薨始自恣擊鞠從禽酣嗜欲軍中事率意輕重官屬進諫皆不納會詔中尉吐突承璀以神策兵討王承宗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賊虜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除君憂季安曰善沮軍者斬時幽州劉濟將譚忠適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宰相謀也今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付中臣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上自為謀以夸服臣下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不及下且能不恥既恥且怒必任智畫仗猛將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誅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計安出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悉甲伐趙而陰遣趙書曰魏若伐趙為賣友魏若與趙為反君賣友反君魏不忍受執事能弛陣鄣遺一城魏得持之獻捷天子以為符此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不世之利也趙不拒君則魏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將率兵會王師伐承宗糧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有丘絳者父時賓佐與同府侯臧爭權季安怒斥為下縣尉俄召還先坎道左既至生瘞之忍酷無忌憚大抵如此死年三十二贈太尉妻元誼女召諸將立其子懷諫最幼不能事政決於私奴將士則數易置諸將軍中怒取田與為留後所謂田弘正者以懷諫歸第殺士則等十餘人季安既葬送懷諫京師授右監門衛將軍龍錫蕃渥緒弟緒華顯于朝緒字雲長貞元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將軍封扶風郡公元和中拜夏綏銀節度使始開元時置宥州扼寇路久而廢緒復城之王師伐蔡緒上表屯牛馬助軍吐蕃寇豐州緒設伏邀其歸俘斬過當入為左衛大將軍李聽代之聽勅緝盜沒軍糧四萬斛疆取羌人羊馬故吐蕃得乘隙貶衛王傳俄而吐蕃又攻鹽州貶房州司馬長慶初終左領軍衛將軍華太常少卿尚承樂新都二公主田氏自承嗣至懷諫四世凡四十九年

史憲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為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將祖及父爵皆為王憲誠始以趙敬從父軍田弘正討李師道將先鋒兵四千濟河拔城柵師踵進乘勝



運北傳鄆堞師道傳首以功兼御史中丞長慶二年田布之自殺也軍亂且暮時憲誠爲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事以搖其衆衆乃逼還府擅總軍務穆宗以朱克融王廷湊方盜幽鎮未有以制即以節度使授之憲誠外託王命而陰結幽鎮依以自固時李齊方亂私與交通數助請旄節城馬頭具舟黎陽示將濟師者會天子遣司門郎中章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倨言辭悖慢俄聞斬亦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如狗也唯知識主雖日加蓋不忍離其誦猶類此進檢校司空與李全略爲婚家太和中其子同捷反潛以糧餉資之文宗申約使者相望因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憲誠使大將至京師偵事作謾言自大宰相章處厚折其詐遣去憲誠懼出兵從王師討之復遣大將丁志沼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廷湊援同捷陰誘志沼以利志沼反屯永濟兵銳甚諸鎮共禦之憲誠告急天子詔義武李勣進討於是志沼與廷湊合兵劫貝州爲勣所敗奔廷湊滄景平憲誠不自安請納地進檢校司徒兼侍中從河中封千乘郡公以李勣代初憲誠將以族行懼魏軍之留問策於弟憲忠憲忠教分相衛請置帥因以魏復請詔魏引軍聲圖志沼而假道清河帝從之憲誠因欲倚魏公去魏及魏次清河魏人驚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無資朝廷何懼爲乃稍安然後素聚兵清河魏至悉出其甲將入魏魏軍聞之懼明日盡甲而出魏按軍館陶不進衆謂憲誠賣己曰給我以沽恩耶夜攻殺之并監軍史夏佐推何進滔爲帥以請詔贈憲誠太尉實太和三年憲誠起凡七年死

何進滔靈武人世爲本軍校少客魏委質軍中事田弘正弘正攻王承宗夜以兵壓鎮州承宗使健將以鐵冒面引精騎千餘馳魏壁進滔率猛士逐之幾獲鎮人大懼從討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憲誠死軍中傳諱曰得何公事之軍安矣進滔下令曰公等既追我當聽吾令衆唯唯執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脅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留後俄進授節度使居魏十餘年民安之進滔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成五年死贈太傅諡曰定子重順襲武宗詔河陽李勣方滄州劉約翰朝京師或割地自效不聽命時帝新即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節度大使以重順自副賜名弘敬帝討劉執加

東面招討使弘敬倚鎮相脅幽無深入意詔因稱其事母孝在軍久宜亟戰弘敬亦自如及王宰驢乾河攻澤州天子慮鎮起山東兵命弘敬倚角塞其道不奉詔王元逵克邢州攻上黨弘敬不得已乃出師未幾宰統陳許兵假道收磁州弘敬懼乃進戰拔平恩詔檢校尚書左僕射澤潞平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兼中書令封楚國公咸通七年死贈太師子全皞襲明年拜節度使平應勛以功遷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喪納所賜節願行喪詔不許全皞年少好殺戮下有小罪鮮縱賞人人危懼後軍中相傳賊滅糧帛衆遂叛全皞單騎遁衆推韓君雄以總軍事而殺全皞實咸通十一年詔贈太保自進滔至全皞凡三世四十二年懿宗更以普王爲大使擢君雄留後君雄魏州人不五月進副大使三遷檢校司空僖宗即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名允中死年六十一贈太尉子簡襲留後俄授節度使進累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魏郡王帝在蜀天下亂簡恃彊完欲拓地觀望非常時諸葛爽爲黃巢守河陽簡攻之爽走即戍以兵北略邢洛而歸東攻鄆鄆將曹存實出戰敗死其將朱宣率衆以守久不下爽棄其隙復取河陽簡還攻之爽迎擊斬鄆簡大敗樂彥植以一軍先還簡奔歸疽發背死彥植代之再世凡十二年

彥植者亦魏人簡時歷博州刺史下河陽有功遷澶州魏人立之詔檢校工部尚書留後進節度使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彥植喜儒術引公衆億李山甫皆在幕府嗣襄王愷之亂彥植使山甫往見鎮州王鏐欲合幽邢滄諸鎮同盟拒賊鏐厚謝卒不克彥植見王室微頗驕滿不軌大與其衆城魏周八十里一月畢人怨其殘子從訓資凶悖劫王鐸取其家魏人不直又聚亡命五百人號子將出入臥內軍中藉藉惡之從訓懼易服奔近縣彥植即以爲六州指揮使相州刺史輩兵械泉布跡接於道軍中益貳彥植常夢解佩帶覆而行既寤曰此神告我下將有背乎已而軍亂果囚彥植迫爲桑門尋殺之推大將趙文珩總留後從訓求殺於朱全忠全忠爲起師次內黃從訓自相州以軍三萬傳城文珩不敢出衆懼殺之更推羅弘信帥軍弘信出戰從訓敗喪餘衆壁恒水弘信遣將程公佐擊斬之衆首軍門實文德元年彥植起凡



七年。

羅弘信，字德季，魏州貴鄉人。善騎射，狀貌雄偉，爲裨將，主馬牧。魏有巫告弘信曰：「白頭老人使謝君，君當有是地。」弘信曰：「神欲危我耶？」文珣死，衆曰：「執願主君軍者，弘信。」弘信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爲宜，遂立之。詔權知留後，再遷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豫章郡公。朱全忠討黃巢，餉果三萬斛，馬二百匹。案宗權亂，復詔弘信以果二萬斛助軍，未輸。檢校工部尚書雷繼來責果，弘信素脅于牙軍，擅殺鄰，全忠以機譖，弘信不敢報。大順初，全忠討太原李克用，遣將趙昌嗣見弘信，假糧馬。又議屯邢洛，假道相衛，弘信不納。全忠使丁會、龐師古、葛從周、霍存等引萬騎度河，弘信壁內黃。凡五戰皆敗，禽大將馬武等。乃厚幣求和，方全忠圖河北，欲結納弘信，乃遣兵全忠攻兗鄆，朱宣求援於克用。遣李存信率兵救之，請遣屯華，其下使魏弼牧，弘信不平。克用欲合鎮定兵營河曲，控魏滑路，弘信馳告全忠，請禁游舸，絕往來。久之，魏人不至，全忠疑其給，自將至滑州。弘信來告曰：「魏人未動者，正欲緩圖之。」全忠遂屯曹，太原將李璠救復壁華，弘信服其暴，而璠濬壘自固。全忠遣使謂曰：「晉人志并河朔，師還爲公憂之。」弘信乃攻璠，告全忠師期。全忠將趨滑爲援，次封丘，而弘信已破璠。克用怒，以兵掠魏博，全忠將侯言屯洹水，克用兵數求戰，言不敢出。全忠以葛從周代將，從周爲閭閻，每克用兵至，輒出精卒薄戰，必捷。克用踰洹西北挑戰，從周大破之，禽其子蔭落，乃引去。然優魏不已，大戰白龍潭，弘信敗。克用追薄魏門而還，弘信乃乞師全忠。全忠遣將壁洹水，救魏，克用游兵剽相魏，民死十九。弘信不堪其傷，光化元年，如全忠告亟，全忠復遣葛從周將兵追躡，拔洛州，執其刺史邢行恭，復攻邢，馬師素自拔走，遂圍磁州。袁奉轡自殺，不五日，取三州，斬首二萬級，禽其將百餘人。自是克用兵不出，始全忠亟討克鄆，懼弘信貳，故歲時賂遺厚。弘信每有饋答，全忠引其使，北面拜受，兄事之。弘信以爲厚已，故推心焉。進累檢校太師，守侍中，徙臨濟郡王。光化元年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諡曰莊肅。子紹威襲。

紹威，字端己，少有英氣，性情悍吏，事明辨，既領留後，昭宗即詔嗣父節度，加累

檢校太尉，號忠勳，宣力致聖功臣。幽州劉仁恭引兵攻鎮冀，遂掠魏。紹威告急於全忠，全忠自將與仁恭戰內黃，日中大破之，斬首三萬級。葛從周方守邢，亦敗其衆於魏縣。仁恭以衆十萬陷貝州，全忠使李思安屯內黃，從周悉軍入魏。仁恭攻魏，從周以五百騎出關，謂門者曰：「前有強敵，不可易命。」關扉，士死戰，執仁恭將二人。仁恭使別將攻內黃，爲思安所敗。從周乘勝破入壁，追北至臨濟。仁恭乃還滄州，與李克用圖魏。紹威與全忠連兵伐滄州，從周攻拔德州，進薄浮陽。仁恭以兵至，監軍蔣玄暉請須其入壁，食盡可取。從周曰：「兵在機機在上，將豈監軍所知？」逆戰老鴉堤，破之，斬首五萬，獲其將百餘人。又戰唐昌范橋，六遇輒勝。仁恭約和，乃還。紹威德全忠，故奉事愈固。全忠遷帝洛陽，命諸鎮治宮闕，而紹威營太廟加侍中，封郡王。魏牙軍起田承嗣，募軍中子弟爲之，父子世襲，姻黨盤牙，悍驕不顧法令，憲誠等皆所立，有不嫌輒害之，無噍類。厚給廩，姑息不能制。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謂其勢彊也。」紹威德義，雖外示優假而內不堪，俄而小校李公佐作亂，不克奔滄州。紹威乃決策屠翦，遣楊利言與全忠謀。全忠乃遣符道昭將兵合魏軍二萬攻滄州，求公佐。又遣李思安助戰，魏軍不之疑。紹威子全忠塔也，會女卒使馬嗣勳來助，選長直千人納盟器，實甲以入。全忠自滑濟河，聲言督滄景行營。紹威欲出迎，假銳兵以入，軍中勸毋出而止。紹威遣人潛入庫，斷絃解甲，注夜將奴客數百與嗣勳攻之，軍趨庫得兵不可戰，因夷滅凡八千族。闔市爲空，平明，全忠亦至，聞事定，馳入軍，魏兵在行者聞變，於是史仁遇保高唐，李重霸屯宗縣，分據貝瀋衛等六州。仁遇自稱魏博留後，全忠解滄州兵以攻高唐，仁遇引衆走，爲游騎所獲，支解之。進拔博瀋二州，李重霸走，俄斬其首，相衛皆降。紹威雖除其傷，然勢弱，爲全忠牽制。比州刺史矣，內悒悒悔恨。全忠兵在滄州，紹威主饋餉，自鄆至長蘆五百里，不絕于道。全忠還，紹威建元帥行府，極土木壯麗，全忠大悅。紹威聞說曰：「郇岐太原皆狂譎，以復唐室爲言，王宜自取神器，專天下之望。」全忠歸，乃受璽，紹威多聚書，至萬卷。江東羅隱工爲詩，紹威厚幣結之，通譜系昭穆，因目己所爲詩爲倫江東集云。

贊曰田承嗣幾禽矣李寶臣怒承倩而釋魏建中之際三將軍持銳躡血功無成者四叛連勢兵結難作天子不能守宗廟傳及弘正去汙入朝數年復亂唐終不得魏與夫豎刁亂齊孰爲輕重

唐書卷二百十

唐書卷二百十考證

田承嗣傳將兵三萬赴之○舊書作五千沈炳震本作六萬何進滔傳封魏郡王○舊書作昌黎郡王

羅弘信傳子紹威襲○舊書作威蓋石晉諱紹字也

唐書卷二百十考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藩鎮鎮冀

李寶臣字為輔本范陽內屬奚也善騎射范陽將張鎰高番為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為盧龍府果毅常規虜陰山追騎及射六人盡殲乃還為安祿山射生從入朝留為射生子第出入禁中祿山反遁歸更為祿山假子使將驍騎十八人劫太原尹楊光翽挾以出追兵萬餘不敢逼又督精甲軍士門以扼井陘事安慶緒為恆州刺史九節度師圍相州也忠志懼歸命于朝肅宗即授故官封密雲郡公史思明度河忠志復叛勅兵三萬固守賊將辛萬寶屯恆州相犄角思明死忠志不肯事朝義使裨將王武俊殺萬寶擊恆趙深定易五州以獻雍王東討開土門納王師助攻冀州朝義平權禮部尚書封趙國公名其軍曰成德即拜節度使賜鐵券許不死宅資與不賞賜姓及名於是遠有恆定易趙深冀六州地馬五千步卒五萬財用豐衍益招來亡命雄冠山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相姻嫁急難為表裏先是天寶中玄宗治金自為象州軍置祠更賊亂悉毀以為資而恆獨存故見寵異加賜寶封始寶臣與正己素為承嗣所易其弟寶正承嗣婿也往依魏與承嗣子維舉謀馬賊觸維死承嗣怒囚之以告寶臣寶臣謝教不讓進杖欲使示責而承嗣遂鞭殺之由是交惡乃與正己共劫承嗣可討狀代宗欲其自相圖則勢難易制即詔寶臣與朱滔及太原兵攻其北正己與滑毫河陽江淮兵攻其南師會聚彊摧牛舉軍寶臣厚賜士而正己頗厭軍怨望正己懼有變即引去惟滔寶臣攻滄州歷年未下擊宗城殘之斬二千級承嗣弟廷琳方守貝州遣高嵩嚴將兵三千戍宗城寶臣使張孝忠攻破之斬嵩嚴逸所執將四十餘人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遂降滔嵩當是時河南諸將敗田悅於陳留正己取德州欲頗窮討承嗣懼乃甘言給正己正己止屯諸軍亦莫敢進於是天子遣中人馬希倩勞寶臣寶臣歸使者百餘使者悉抵諸道寶臣顧左右愧甚諸將已休獨武俊佩刀立麾下語之故

武俊計曰趙兵有功尙爾使賊平天子幅紙召置京師一匹夫耳曰奈何對曰養魏以為資上策也寶臣曰趙魏有量何從而可對曰勢同患均轉寇讎為父子款唾聞耳朱滔屯滄州請禽送魏可以取信寶臣然之先是承嗣知寶臣少長范陽心常欲得之乃勸石若讒者瘞之境教望氣者云有玉氣寶臣掘得之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帝謂寶臣與正己為二而陰使客說曰公與滔共攻滄州即有功利歸天子公于何賴賊能赦承嗣罪請奉滄州入諸趙願取范陽以報公以騎前驅承嗣以步卒從此萬全勢也寶臣喜得滄州又見語與讒會遂陰交承嗣而圖幽州承嗣陳兵出次以自驗寶臣謂滔使曰吾聞朱公貌若神願繪而觀可乎滔即圖以示之寶臣置圖射堂大會諸將熟視曰信神人也密選精卒二千夜馳三百里欲劫滔戒曰取彼貌如射堂者時二軍不相虞忽聞變滔大駭戰瓦橋敗衣佗服得脫禽類滔者以歸承嗣承嗣知寶臣還軍入堡使人謝寶臣曰河內方有警未暇從公石讒吾戲為耳寶臣慚而還俄進封龍西郡王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立拜司空寶臣晚節尤猜忌自顧子惟岳且暗弱恐下不服即殺骨便將辛忠義盧俊許崇俊張南容張彭老等二十餘人籍入其資衆乃攜貳寶臣既貯異志引妖人作讖光為丹書靈芝朱草齋別室築壇置銀盤金匱玉琴獲曰內產甘露神酒刻玉印告其下曰天瑞自至衆莫敢辨者妖人復言當有玉印自天下海內不戰而定寶臣大悅厚資金帛既而畏事露且誅詐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密置董千夜寶臣已飲即瘖三日死年六十四惟岳悉誅殺妖人時建中二年也遺表請以惟岳領軍詔書執政議家事歸節於朝詔贈太傅

惟岳少為行軍司馬恆州刺史寶臣死軍中推為留後求襲父位帝不許趣讓喪還京師以張孝忠代之田悅為請不聽遂與悅李正己謀拒命府小史胡震私人王他奴等專畫反計府屬邵真泣曰先公位將相恩甚厚而大夫違命緣經中愚固感焉魏近且與國不可遽絕絕之速禍請厚禮遣其使徐更圖之齊遠而交疏不如械使者送京師且請致討上嘉大夫忠所請宜許惟岳痛使真作妻震與將吏議不可惟岳又從之其舅谷從政豪俊士也切諫不納於是張



孝忠以易州歸天子。天子詔宋浩與孝忠合兵討惟岳。盡赦吏士。購惟岳首有賞。惟岳與浩戰東鹿。大奔。遂圍深州。明年正月。率兵萬餘。使王武俊爭東鹿。田悅亦遣孟祐來助。武俊以精兵先陷陣。師卻。浩縱帛為號。使壯士百人蒙以繖。趨惟岳軍。馬駭軍亂。因大敗。火其營去。於是深州日急。悅亦舉城矣。惟岳懼。召真議。遣使詣河東馬燧。令其弟惟簡見帝。斬大將謝罪。以兵屬鄭元。身朝京師。孟祐知其謀。走告悅。悅使屠殺來讓曰。敵邑暴兵。本為君索命節。豈為叛逆耶。雖見破於馬燧。而感激士大夫。乘城拒守。以為後圖。今君信邵真譏間。欲歸悅之罪。以自滿。何真而然。不則遣祐還軍。無遣王師。若能誅真以徇。請事公如初。惟岳懼。不能決。畢華見曰。大夫與魏。盟未久。魏雖被圍。彼多蓄積。未可下。齊兵勁地廣。裾帶山河。所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持。足以抗天下。夫背義不祥。輕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逐浩。浩僅免。今合兩將。破浩必矣。惟岳圖之。惟岳見深圍未解。長祐還。乃斬真以謝。明日復戰。又大敗。而康日知舉趙州。聽命。惟岳益困。乃付牙將衛常寧兵五千。而俾王武俊騎八百攻之。日知武俊才雄。素為惟岳忌。及師行。謂常寧曰。大夫信譏。吾朝不圖。是行勝與否。吾不復入。恆矣。將以身託定州。張公安能持頭就刀乎。常寧與副李獻誠曰。君不聞詔書乎。斬大夫首。以其官界之。觀大夫勢終為浩滅。若倒戈還府。事實易圖。有如不捷。張公可歸也。武俊然之。惟岳使要藉官謝。遣至武俊壁。議事。武俊與謀。使內應。至期。啓城門。武俊入。殺人廷中。無亢者。乃傳令曰。大夫叛命。今且取之。敢拒者族。士不敢動。武俊使裨校任越牽惟岳出。繼之戟門下。并殺鄭訥。他奴等數十人。使子士真傳首京師。帝盡赦其府將士。給部中租役三年。真始事寶臣。掌文記。武俊表其忠。贈戶部尚書。其惠呂。擢冀州長史。常寧在武俊時用事。為內史監。其後謀亂。誅。惟岳異母兄。惟誠。尚儒術。謙裕。寶臣愛之。使決軍事。以惟岳正嫡。固讓不肯當。其妹妻李納。故寶臣請惟誠復故姓。而仕諸鄭。為納營田副使。四為州刺史。初。惟岳叛。弟惟簡以家僮累士百餘。奉母鄭奔京師。帝拘于客省。及出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京師。兄死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予汝矣。督其行。

曰。而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及行在。帝見。厚撫之。拜太子詹事。討賊有功。帝從山南。惟簡以三十騎從。夜失道。馳至整屋西。聞中人語。問天子所在。密語曰。上在此。帝見之。流涕執其手曰。爾有母。乃能從朕耶。對曰。臣誓以死。比明。北方有塵起。帝憂。惟簡登高曰。渾瑊以騎來。瑊至。遂決趨興元。惟簡前導。及帝還。封武安郡王。號元從功臣。圖形凌煙閣。賜鐵券。憲宗時。為左金吾衛大將軍。長史萬國俊奪興平民田。吏畏不敢治。至是。訴於惟簡。即日廢國俊。以地與民。出為鳳翔節度使。市耕牛佃具給農。歲增墾數十萬畝。卒年五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子元本。輕薄無行。長慶末。與薛渾私侍襄陽公主。專敗主。幽禁中。元本以功臣子。貸死。流嶺南。弟銖。好學多識。有儒者風。王武俊字元英。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開元中。與饒樂府都督李詩等五千。慢求襲冠帶。入居薊。武俊南十五。善騎射。與張孝忠齊名。隸李寶臣。帳下為裨將。寶臣初。王師入井陘。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衆。曲過直。戰則難。守則潰。銳師遠。庸可禦乎。寶臣遂以恆定等五州自歸。共平餘賊。武俊謀也。奏兼御史中丞。封維川郡王。其子士真亦沈悍。有斷。寶臣倚愛。出入帳中。以女妻之。寶臣以疑殺許崇俊等。士真密結左右。故武俊免於難。惟岳拒命。或言武俊有他志。武俊知之。出入導從。纔一二。未嘗接賓客。惟岳雖內疑。然見其屈損。又惜善。未忍殺。康日知以趙州降。惟岳謀伐之。皆曰。武俊故心替。先君命之。使佐大夫。而士真又大夫女弟壻。今事急。宜去猜嫌。以任之。不然。尚誰使。乃遣與衛常寧將兵往。因謀執惟岳。而日知亦遣人邀說以禍福。武俊乃還兵。使人謂惟岳曰。大夫與齊魏同盟。今魏兵已敗。齊為趙州所限。幽州兵近在定。三軍且救死。聞有詔召大夫。宜亟歸。惟岳惶遽。出。遂絀。即遣其屬孟華奏天子。華辯對稱旨。德宗擢為兵部郎中。授武俊檢校秘書監。兼御史大夫。恆冀觀察使。是時惟岳將楊政義。以定降。楊樂國以深降。朱滔受而戍之。帝以定賜張孝忠。而日知為深趙觀察使。武俊怨不得節度。而失趙定。滔亦怨失深州。二人相結。武俊即縛使者送滔。與之叛。帝聞。詔華離解。不聽。時馬燧李抱真李元昇討田悅。悅方困。武俊殆救之。屯連麓山。帝詔李懷光督神策兵助討賊。軍就舍。氣銳甚。謂燧曰。奉

詔毋養寇及壁壘未成擊之可滅也乃縱兵入陷壁殺千餘人悅軍既屢北不能陣懷光緩步觀之武俊乘其怠使趙萬敵等以二千騎橫突而陷軍踵馳王師亂相蹈藉死尸梗河爲不流懷光還走壁武俊夜決河注王莽渠斷燧路燧計窮而與滔素姻家乃遣使讓滔曰老夫不自量與諸君遇王大夫善戰天下無前吾固宜敗幸公圖之使老夫得還河東諸將亦罷兵吾爲言天子以河北地付公滔亦陰忌武俊勝且不制即謂武俊曰王師既敗馬公車約如此不宜迫人以險答曰燧等皆國名臣連兵十萬一戰而北貽羞國家不知何面目見天子耶彼行不五十里必反拒我滔固許之燧至魏縣堅壁自固師復振滔漸謝嫌隙始構矣武俊使張鍾葵攻趙州日知斬其首以聞於是武俊與田悅等擅相王武俊國號趙以恆爲真定府命士真留守兼元帥以畢華鄭儒爲左右內史王士真司刑王佑司文士清司武並爲尚書士則司文侍郎宋端給事中王洽內史舍人張士清執憲大夫衛常寧內史監皇甫祝尚書右僕射餘以次封拜建中四年抱真使客賈林詐降武俊既見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今諸軍數表大夫至誠上見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憂過失返不得自新耶今大夫親斷逆首而宰相聞於事官國家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以利相動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爲子孫計武俊曰僕庸人也尙知撫百姓天子固不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連兵比戰骨盡野雖勝尙離與居今不憚歸國業與諸軍盟虜性機彊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遺刷之我首倡歸命有不從者率辭伐之河北不五十日可定會帝出奉天抱真將還澤潞悅說武俊滔踵襲之林曰夫還軍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固重不可圖也使戰勝得地利歸於魏不幸喪師趙受其災今滄趙乃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引而北林復激之曰公異邦豪英不應謀中夏燕魏幽險彼王室彊則須公之援則已欲并吞且河北惟有趙魏燕耳滔乃稱冀心圖公冀州矣使滔能制山東大夫當臣事之否則見攻能臣滔乎武俊投袂曰二百年天子猶不能事安能臣豎子耶乃定計通好抱真

而約馬燧盟與元元年赦天下武俊大集其軍馳僞號詔國子祭酒黃晉與中人宣慰拜檢校工部尚書恆冀深趙節度使又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現邪郡王是時滔悉幽州兵與回紇圍貝州將絕白馬津南趙洛李懷光據河中李希烈陷汴南略江淮李納方叛唯李晟軍帽上羽書調發天下十之三人心懾恐及田緒殺悅林復說武俊曰滔素欲得魏博會悅死魏人氣憤公不救魏且下滔益甲數萬張孝忠將北面事滔三遣使衛濟以回紇長驅而南昭義軍必保山西則河朔舉入滔矣今魏尙完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兵破之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天子反正不朽之業誰與公參武俊大喜與抱真相聞自將屯南宮抱真屯經城兩軍相距十里而舍武俊潛會抱真子軍陳說仇憾抱真亦傾意結納約爲兄弟遂俱東璧貝州距城三十里止滔欲迎戰武俊戒士飽食曰軍未合毋妄動遣趙琳趙萬敵兵五百蔽林以待滔使栗將馬實盧南史陣而西李少成引回紇真之日中兵接武俊與子士清引精騎望少成軍抱真次之滔馳騎二百出武陵東南乘高鼓譟武俊使步兵決戰而自以騎當回紇勒兵避其銳回紇馬怒突而過未及返武俊急擊琳等兵亦出回紇驚中斷遂先奔初滔兵憂武俊軍不能傷回紇既却即欲引還因營不能止軍大奔滔走還壁武俊中流矢謂抱真曰士少養盡以騎濟師巢穴可覆也抱真使來希皓率勁騎薄滔營盧玄真乘其後滔懼引衆去希皓追之武俊邀于隘滔大敗免者八千人會夜各按屯武俊營滔東北抱真營西北滔知不支夜半焚車糧遁歸幽州火如晝師大譟其聲殷地抱真以山東蝗食少歸于魏武俊亦遣會有詔復滔官爵武俊上還幽州盧龍節度又詔以恆州爲大都督府即授武俊長史賜德棣二州以士真爲觀察使清河郡王天子至自梁遇武俊益厚子弟雖襁褓悉官之俄進檢校大尉兼中書令得建康京師有司供擬武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雉免九十五觀者駭伏貞元十七年死年六十七羣臣奉慰天子如渾瑊故事贈太師有司禮威烈帝更爲忠烈士真襲位士真其長子也少佐父立功更患難既得節度惠兵善守雖擅置吏私賦入而

歲貢數十萬緡。比燕魏恭恭。元和初。即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死。贈司徒。諡曰景襄。軍中推其子承宗爲留後。始河北三鎮自置副大使。常處鎮長。故承宗以御史大夫爲之。及總留事。憲宗久不報。伺其變。承宗數上疏自言。帝聞劉濟田季安俱大病。議更建節度。翰林學士李絳曰。鎮州世相繼。人所狃習。惟拒命則討之。且諸道之賞饋百萬。士又燕魏淄青。勢同必合。方江淮水潦。財力利困。宜即詔承宗嗣領。季安等雖病。徐圖所宜。定四方有不時。不可速也。帝然之。欲析鎮分建節度使。承宗歲輸賦如李師道。絳曰。假令承宗奉詔。諸道以割地同怨。是官爵虛出而無當也。不如令使者諭之。無出上意。帝乃詔京兆尹裴武慰撫。承宗奉詔恭甚。請上德棣二州。遂以檢校工部尚書嗣領節度。而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棣昌朝。萬子也。與承宗故姻家。帝因欲離其親將。故命之。詔未至。承宗馳騎劫而歸。囚之。詔更用棣州刺史田漢爲二州團練守捉使。遣中人傳詔令歸昌朝。承宗拒命。帝怒。詔削官爵。遣中人吐突承璀將左右神策軍河中河陽浙西宣歙兵討之。趙萬敵者。故武俊將。以健鬪聞。士真時入朝。上言討之必捷。令與承璀偕。有詔武俊忠節茂著。其以實封賜子士則。毋毀墳墓。承璀至軍。無威略。師不振。神策大將鄺定進號驍將。以禽劉闢功王陽山郡。至是戰北。馳而饋。趙人曰。鄺王也。害之。師氣益折。及吳少誠死。李絳奏蔡無四鄰援。攻討勢易。不如赦承宗。專事淮西。帝不聽。昭義節度使盧從史恃承宗外自固。內實與之。太常卿權德輿諫曰。神策兵市井屠販。不更戰陣。恐因勞憊遠。潰爲盜賊。恆冀騎壯兵多。攻之必引時。月西戎乘閒。則禁衛不可頓虛。山東亦難也。京師心腹也。不可不深念。且師出半年。費緡錢五百萬。方夏感暑。水潦疾疫且降。賊慮有潰撓之變。又言山東諸侯。皆以息自副。人心不遠。誰肯爲陛下盡力者。又盧從史倚寇爲援。詠承璀邀寵利。宜召行營善將。令倍驛馳度至半道。授以澤潞。而徙從史宅鎮。破其姦圖。然後赦承宗。衆情必服。帝未許。五年。河東軍拔其一屯。張茂昭破之。木刀溝。帝患從史詐。卒以計縛送京師。劉濟又拔安平。承宗懼。遣其屬崔遠上書謝罪。且言往年納地。迫三軍不得專。而爲盧從史賣以求利。願請吏入賦。得自新。是時宿師久無功。餉不屬。帝憂

之。而淄青盧龍數表請赦。乃詔浣雪。盡以故地界之。罷諸道兵。昌朝歸京師。授右武衛將軍。承宗見兵。境已而罷歸。罪從史。得不詰。自謂計得。然無顧憚。七年。軍庫火。器鎧殆盡。殺守吏百餘人。不自安。及吳元濟反。承宗與李師道上書請宥。赦其將尹少卿爲蔡遊說。見宰相。語不遜。武元衡怒。叱遣之。承宗怒甚。與師道謀。遣惡少年數十曹伏河陰。乘昏射吏。吏奔潰。因火漕院。人趣火所。闕死者十餘輩。縣大發民捕盜。亡去不獲。凡敗錢三十萬緡。粟數萬斛。未幾。張晏等賊宰相元衡。京師大索。天子爲盱食。承宗書疏元衡過咎。留中。至是。帝出表示羣臣大議。咸請聲其罪伐之。詔乃絕承宗朝貢。竄其弟承系承迪。承榮於遠方。以博野樂壽故范陽地。命歸劉總。而所遣盜處處竊發。斷建陵門戟。燔獻陵寢宮。伏甲欲反洛陽。不克。承宗數出兵掠鄰郡。田弘正上言。承宗宜誅。帝使率師壓境。承宗揣詔旨兵不即進。即肆剽滄景易定間。人苦之。十一年。詔削爵。以實封賜士平。使奉武俊後。令河東義武盧龍橫海魏博昭義六節度兵進討。大抵數十萬。環地數千里。以分其勢。然營屯離置。主約不得一。故士觀望。獨昭義鄒士美薄賊境。賊不敢犯。始承宗不能叶諸父。皆奔京師。士則爲神策大將軍。聞其叛。請占數京兆。裴度請用爲邢州刺史。使隸昭義。以傾趙人。有王怡者。武俊從子。爲承宗守南宮。士則招之。約歸命。謀泄。遇害。子元伯奔還。擢監察御史。詔贈怡尚書左僕射。明年。元濟平。承宗大恐。使牙將石汎奉二子至魏博。因田弘正求入侍。且請歸德棣二州。入租賦。待天子署吏。弘正遣知感知信詰闕下。請命。前此。帝使尚書右丞崔從賜詔書許自新。承宗素服待罪。及是。乃詔復官爵。以華州刺史鄭權爲橫海節度使。統德棣滄景等州。復承宗實封戶三百。以所部飢。賜帛萬匹。李師道平。奉法益謹。表所領州錄事參軍判司縣主簿令。皆巧王官。十五年死。贈侍中。軍中推其弟承元爲留後。承元不敢世子鎮。詔用爲義成軍節度使。事見本傳。

王廷湊。本回紇阿不思之族。隸安東都護府。曾祖五哥之。爲李寶臣帳下驍果。善鬪。王武俊養爲子。故冒姓王。世爲裨將。廷湊生駢脅。沈鷺少言。喜讀鬼谷兵家諸書。王承宗時爲兵馬使。田弘正至鎮州。詔以度支緡錢百萬勞軍。不時致。



廷湊暴其藉以觀衆心。衆果怨。由是害弘正。自稱留後。帝監軍表請節。又取冀州。殺刺史王進茂。穆宗怒。以弘正子布爲魏博節度使。率軍進討。仍敕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軍并力。於是大將王位等謀執廷湊。不克。死者三千餘人。會朱克融囚張弘靖。以幽州亂。乃令從臣王師有詔議攻討。先後劍南東川節度使王涯以爲范陽亂。非宿謀。可先事鎮州。又有魏博之怨。濟以晉陽滄德。犄角而進。夫用兵若鬬然。先扼喉領。今瀛莫易定。實賊咽喉。宜屯重兵。俾死生不得相聞。聞諫不入。此萬勝之策。帝乃詔義武節度使陳楚閉境。督諸軍三道攻。而滄德爲重。胤最宿將。當一面。裴度以河東節度使兼幽鎮招撫使。屯承天軍。重胤知時不可。案兵未肯前。帝浮於聽受。銳克伐。更以深冀行營節度使杜叔良代之。叔良素結中人。入見。帝大言曰。賊不足破。會度逐廷湊兵於會星。又入元氏。焚壁二十二。叔良率諸道兵救深州。戰博野。大奔。失所持節。以身免。貶歸州刺史。叔良者。將家子。本以附會至。靈武節度使。坐不職。罷。復贈貴近帥滄景。廷湊知其怯。故先犯之。師由是敗。當是時。帝賜賚無藝。府帑空。既集諸道兵。調發火馳。民不堪其勞。仰度支者。大抵兵十五萬。有司懼不給。置南北供軍院。既薄賦。郵驛遺梗。輒權蘇不繼。兵番休取。芻蕘。廷湊乘間奪轉運車六百乘。食愈困。至所須衣帛。未半道。諸軍強取之。有司弗能制。其縣師深入者。不得衣食。又監軍宦人悉取精粟。士自隨。疲殫者備行陣。戰輒潰。二賊衆不過萬餘。王師統制不一。訖無功。宰相不知兵。爲異議搖撼。載報華民。深州圍益急。明年。魏牙將史憲誠叛。田布衆潰于南宮。帝不得已。乃赦廷湊。檢校右散騎常侍。成德軍節度使。會牛元翼出奔。廷湊遂取深州。詔兵部侍郎韓愈慰其軍。廷湊既原。則稍挺。與克融意誠深相結。爲輔車。援滄州。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襲。文宗不許。更授克海節度使。同捷逆命。乃以珍幣。子女厚結廷湊。帝虞其變。故授檢校司徒。及幽魏徐兗兵討同捷。廷湊擁魏北鄙。以牽制之。而饋滄景。雖糧。因鄆道使者不遺。帝怒。詔絕其輸貢。於是易定柳公濟戰新樂。斬首三千級。昭義劉從諫戰臨城。敗之。引津注深冀。有詔同捷。廷湊同惡。宜削官爵。諸道以兵進討。有能斬廷湊者。賜錢二萬緡。界之官。以州鎮降者。等差爲比。公濟再戰行唐。皆克。焚柵十五。

廷湊射蠟書求救於幽州行營。李載義獲之。又納魏叛將兀志。沼會同捷平。廷湊稍畏。表上景州。而弓高樂陵長河三縣固守。復上書謝。帝方厭兵。赦之。悉復官爵。遷所上州。久之。進兼太子太傅。太原郡公。鎮冀自惟岳以來拒天子命。然重鄭好。畏法。稍屈則祈自新。至廷湊。資凶悍。肆毒甘亂。不臣不仁。雖夷狄不若也。太和八年死。贈太尉。軍中以元達請命。帝聽裴節度。

元達其次子也。識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悅。詔尚絳王悟女壽安公主。元達遣人納聘。闕下。進千盤食。良馬。主粧澤。畜具。奴婢。議者嘉其恭。其後劉稹叛。武宗詔元達爲北面招討使。詔下。即日師引道。拔宣務壁。破援軍堯山。攻邢州。降之。累遷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平。加兼太子太師。封太原郡公。食實封戶二百。進至兼太傅。大中八年死。年四十三。贈太師。諡曰忠。子紹鼎襲。字嗣先。累擢檢校尚書左僕射。其爲人淫酒自放。性暴。厚哀斂。升樓彈射。路人以爲樂。衆忿其虐。欲逐之。會病死。贈司空。子幼未能事。宣宗以元達次子紹懿爲留後。以嗣。俄爲節度使。累封太原縣伯。加檢校司空。政簡易。咸通七年死。贈司空。以紹鼎子景崇嗣。初紹懿病篤。召景崇曰。先君以政屬我。須爾長。將授之。今疾甚。爾雖少。勉總軍務。禮藩鄰。奉朝廷。則家業不墜矣。監軍上狀。懿宗悅。擢景崇爲留後。尋進節度使。景崇字孟安。以公主嫡孫。尤被寵。勳反。景崇遣兵會王師。平賊。進檢校尚書右僕射。主薨。諡曰章惠。景崇居喪如禮。母張卒。號慕慕。懷當時稱之。以政委賓佐。檢戒親屬不得與。嘗欲引母昆弟爲牙將。其佐張位曰。軍中用人。有勞有能。若私其人。厚昇田宅祿食可也。何必以官。景崇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趙國公。乾符五年。進王常山。黃巢反。帝西狩。僞使廣詔至。景崇斬以徇。因發兵馳檄諸道。合定州王處存連師西入關。同行在賈。輪相踵。每語及宗廟園陵。輒流涕。蔚州刺史蘇祐爲沙陀所攻。乞師於幽州。屯美女谷。兵不利。祐將出奔。會詔徙濮州刺史。擁兵之官。道于鎮景。崇館于豐壽。其下剽奪。景崇殺之。嗣節度凡十四年。十三遷至檢校太傅。中和三年死。年三十七。贈太傅。諡曰忠穆。子銘。

銘年十歲。軍中推爲留後。授檢校工部尚書。李克用楊復光攻黃巢。銘凡再饋。



果以濟師。情遂還自蜀。馬牛戎械萬計。於是克用方舉孟方立於邢州。鎔歸  
每獲邢州平。克用遂謀山東。屯常山西。引輕騎涉泚。謀軍會大瀟。平地水出。  
鎔兵奄至。克用匿林中以免。是時幽州李匡威亦謀取易定分其地。王處存方  
厚事克用。克用寵將李存孝已拔邢。則略鎔南鄙。別將李存信等出井陘會之。  
鎔使堯山存孝擊敗之。遂至深趙。鎔求救於匡威。存孝方攻臨城等數縣。聞匡  
威屯鄆。引師去。存信棄忘存孝。妄曰。無擊賊意。克用信之。存孝飛狐人。所謂安  
敬恩者。善騎射。攻萬從風。敗張濬。韓建。數有奇功。至是懼鎔。舉邢州歸朱全忠。  
拜鎔鎔為助。天子詔出鎮幽。鎔兵援之。景福元年。克用假道于鎔。以討存孝。鎔  
不答。乃與處存連兵。侵鎔。拔堅固鎮。攻新市。鎔擒克用。將薛萬金。匡威以兵三  
萬救鎔。克用自攻常山。度泚河。鎔引騎十萬。夜濟礮水。襲敗之。斬二萬級。奪  
鎔器三百乘。克用還壁鹽城。天子有詔和解三鎮。克用還。然未得志。故復伐鎔。  
匡威以五千騎敗克用于元氏。鎔具牛酒會匡威。餉金二十萬以謝。俄而  
匡威為第匡籌所逐。鎔德其助己。迎而館之。匡威親忌日。鎔往弔。伏起。殺其府  
屬楊洽及親吏。後從有甲者牽鎔。匡威曰。與我四州可不死。鎔許之。將鎔入  
牙城。鎮軍譟而闖左門。坎垣出戰。會大風雨。木拔瓦飛。兵相接。有屠者墨君和  
袒而薄賊。衆披靡。乃挾鎔踰城入。既免。賞千金。與第一區。約有十死。匡威走東  
園。兵圍之。與從事李抱真俱死。明日。鎔以禮赦匡威。素服哭諸廷。遣使告匡籌。  
匡籌怒。移書詰兄。所以死狀。表天子請討鎔。詔止之。又詔朱全忠平幽鎮。克  
用聞匡威死。自率兵傳城下。鎔大驚。納練二十萬。乃退。匡籌攻樂壽武強。克用  
出縛馬關。敗鎮兵於平山。因進攻鎔外壘。鎔內失幽州助。因乞盟。進幣五十萬。  
鎔遣二十萬。請出兵助討存孝。乃得解。克用屯樂城。存信屯琉璃陂。為邢人夜  
襲。其營存信軍亂。不克追。克用進薄邢。環城為溝。壕欲示久圍者。城中兵數出。  
溝壘不可成。裨將袁奉翰給存孝曰。君所畏惟王耳。王欲溝壕成。則西歸。公何  
不聽之。存孝兵不出。壘成。攻益急。城中食盡。存孝登城哭曰。我誤計。使我生見  
王死。不恨。克用遣家姬招之。存孝出。泥首言為存信誣。克用曰。爾與鎔書。罵  
我多矣。鞭而尸於市。光化中。全忠討幽州劉仁恭。鎔遣兵屯薊城。俄而仁恭敗。

舉其歸。得十八。全忠既取邢洛礮。又得鎔。因圖河東。使羅紹威謁鎔。絕太原。共  
尊全忠。鎔猶遠。全忠不悅。會克用將李嗣昭攻洛州。全忠自將擊走之。得鎔與  
嗣昭書。全忠怒。引軍攻鎔。次元氏。鎔謂其屬曰。國危矣。奈何。周式請見全忠。可  
以口舌罷也。許之。全忠迎折曰。爾公朋附太原。今無救矣。即出書示式曰。嗣昭  
在者。宜速遣。式曰。王公所與和者。患人鋒鏑聞耳。況繼奉天子詔和解。能無一  
番紙。堅此路乎。太原與趙本無恩。嗣昭肯肯入耶。公為唐桓文。方以仁義成霸  
業。寧困人於險耶。全忠喜。把式袂曰。吾特戲耳。延入帳中。議修好。鎔以幣二十  
萬賂師。遣子昭祚質仕全忠府。全忠因妻之。鎔判官張澤謀曰。失火之家。不可  
恃遠。今定密還。與太原親。宜使全忠圖之。鎔遣式使全忠。全忠乃取定州。王  
郛遂奔太原。鎔母何。有婦德。訓鎔嚴。至母亡。鎔始贖貨財。姬侍千人。儀服僭上。  
又以房山有西王母祠。數游覽。妄求長年事。踰月不還。始廷湊賤微時。鄰有道士  
為卜。得乾之坤。曰。君將有土。及得鎮。迎事甚謹。復問壽幾何。子孫幾何。答曰。  
公三十年。後當有二王。已而廷湊立十三年死。蓋度文也。景崇鎔皆王。廷湊嘗  
使至河陽。醉寢於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廷湊。馳及之。問  
其故。曰。吾見君鼻之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與  
矣。及害弘正而樹適庇。自廷湊乾鎔。凡百年。  
贊曰。朱滔王武俊南面稱王。地聯交昵。及泚僭天子。滔將應之。當時危矣。賈林  
以一語寤武俊。軋兵相仇。折幽薊之銳。泚失其朋。不出孤城。終底覆夷。用林之  
功。賞不及身。德宗為不明哉。

唐書卷二百十一考證

李寶臣傳使將曉騎十八人劫太原尹○舊書作八千人

唐書卷二百十一考證





李懷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守營州，善騎射，智數敏給。祿山之反，以爲裨將。史思明盜河南，留次子朝清守幽州，以阿史那玉高如震輔之。朝義殺立，移檄誅朝清，二將亂。朝義以懷仙爲幽州節度使，督兵馳入，如震欲拒，不及計，乃出迎。懷仙外示寬，以安土，居三日，大會，斬如震，州部悉平。朝義敗，將趙范陽，中人略奪先聞，遣懷仙，懷仙遂降，使其將李抱忠以兵三千戍范陽。朝義至，抱忠閉關不內，乃縊死。斬其首，因奉先以獻。懷仙，即表懷仙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遷檢校兵部尚書，王武威，屬懷仙反，邊羌羣戰不解，朝廷方勸西師，故懷仙與田承嗣、薛嵩、張忠志等得招還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將吏，私買賦，天子不能制。大曆三年，麾下朱希彩、朱泚，謀殺懷仙，斬關者以入，希彩不至，遂明泚懼欲亡，泚曰：「謀不成，有死。」遂將希彩至，共斬懷仙，族其家。希彩自稱留後，張忠志以兵討其亂，不克，代宗因赦罪，詔宰相王縉爲節度使，以希彩副之。希彩聞縉至，蒐卒伍，大陳戎備，以逆，縉建旌榮，希彩迎謁甚恭，縉度不可制，勞軍，聞旬乃還。希彩即領節度，五年，封高密郡王，驚恣不軌，人不堪。七年，其下李璣聞衆之怨殺之，共推朱泚爲留後，泚自有傳。

朱泚，性變詐，多端倪。希彩以同宗倚愛之，使主帳下親兵，泚領節度，遣泚將兵三千爲天子西乘塞，爲諸軍倡。始安史後，山東雖外臣順，實傲肆不廷。至泚首效，帝嘉之，召見泚殿中，帝問曰：「卿材孰與泚多？」泚曰：「統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賜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帝愈喜，特詔勅兵重王城而出，屯涇州，置酒開邊門，餞之。戍還，乃謀奪泚兵，範說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乞留西討吐蕃，以爲權知留後，兼御史大夫，泚殺有功者李璣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李惟岳拒命，泚與成德張孝忠再破之東，取深州，遣檢校司徒，遂領節

度，賜德祿二州。德宗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團練使，詔泚還鎮，泚失深州，不平。又請恆定七州所賦供軍，復不許，愈怨。時馬燧圍田悅，悅窮，聞泚與王武俊同叛，泚姑子劉怱爲涿州刺史，以書諫曰：「司徒身節制太尉，位宰相，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卿司徒里，不朽業也，能以忠順自將，則無不濟，比忘上樂戰不顧成敗，如安史者，今復何有？司徒國之無貽悔，泚不從，連兵殺悅，又懼張孝忠之變，使怱壁險而軍，泚激其衆曰：『士衆血關，既下堅城，朝廷乃見奪，奏實不報，君等疾趨破馬燧軍，以取資糧可乎？』軍中不應。三號之，乃曰：『幽人死於南者，骸擗不揜，痛藏心髓，奈何復欲暴骨中野乎？』司徒兄弟受國寵，士各蒙官賞，願安之，不卹其死，泚罷，潛殺不可共亂者數十人。日知發其謀於燧，天子聞，以悅未下，重起兩寇，即封泚通義郡王，實戶三百，泚愈恃，分兵與武俊屯趙州，日知矯詔發其糧貯，即引兵救悅，次東鹿，軍大譟曰：「天子令司徒北還而南救魏，寧有詔邪？」泚懼，走匿傳舍，裨將蔡雄好輪士曰：「始天子約取成德，所得州縣，賜有功者，拔深州者，燕也。本鎮常苦無絲續，冀得深州以佐調率，今願不得，又天子以帛賜有功士，爲馬燧掠去，今引而南，非自爲也。」軍中悔謝，復曰：「雖然，司徒南行，違詔書，其如還。」泚回次深州，誅首變者二百人，衆懼，乃率兵南壁寧晉，與武俊合，帝命馬燧李懷光擊之。泚屬鄭雲達田景仙皆奔燧，已而泚破懷光軍，則與王師屯魏橋，久不戰，悅傳泚援，欲尊而臣之。泚讓武俊曰：「饒山之勝，王大夫力也，於是泚武俊使官屬共議，古有列國，連衡共抗秦，今公等在此，李大夫在鄆，請如七國，並建號，用天子正朔，且師在外，其動無名，豈長爲叛臣，士何所歸？宜擇日定約，順人心，不如盟者，共伐之。」泚等從之。泚以祿山思明皆起燕，俄覆滅，惡其名，以冀亮所都，因號爲武俊號，悅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爲壇魏西祀天，各僭爲王，與武俊等三讓乃就位。泚爲盟主，稱孤，武俊悅及納稱寡人，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爲賊瑞邪？先是其地土忽高三丈，魏人棄袂佯悅，以爲益土之兆，後二年，泚等冊遣正值其所，泚改幽州爲范陽府，以子爲府留後，稱元帥，用親信爲留守，泚等居室皆曰殿，妻曰妃，子爲國公，下皆稱臣，謂殿下，上書曰朕，所下曰令，置左右內史，視丞相，內史



令監視侍中中書令東西侍郎視門下中書東曹給事西曹舍人視給事中中書舍人司議大夫視議大夫六官省視尚書東西曹僕射視左右僕射御史臺曰執憲置大夫至監察御史驅使要籍官曰承令左右將軍曰虎牙豹略軍使曰鷹揚龍驤以劉曄爲范陽府留守柳良器李千爲左右內史涑兄瓊瑰陸慶爲東西曹僕射楊壽馬寔寇瑒楊榮國爲司文司武司禮司刑侍郎李士真樊播爲執憲大夫中丞其餘以次補署時處士張遼王道爲司諫建寧李晟將兵至易定率張茂昭攻涿莫以絕涑援明年圍清苑涑將鄭景濟固守涑使馬寔將兵萬人與武俊拒援自以兵萬餘救清苑絕糧道兵至定州晟不知夜引兵還涑疑有伏不敢進還保瀛州而李忠晟合兵千人城萊水涑將烏薩戒以兵七百襲殺城卒數百晟不出景濟望涑軍立幟爲應涑進軍薄晟營晟戰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涑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宋端趨涑怒曰孤亟戰且病就醫藥而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兼兄背君如脫屣王必相疑亦聽所爲端還武俊謂寔曰寡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并天下寡人得六七城爲節度足矣寔遣具道所以然武俊亦遣使謝涑涑亦報謝然武俊內銜之滋不憚與田悅潛謀絕涑及泚反燧等皆班師武俊遣使亦遣武俊使至河間賀泚即位武俊曉諭共攻康日知於趙州謀復其軍不克寔歸武俊饋之厚贈遺泚遣人密召涑使趨洛陽涑發書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王郢說悅連和俱西涑素彊調教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以兵五千從攻洛欲僭稱帝乘輿法從及赦令皆具初回紇以女妻奚王大曆末奚亂殺王女逃歸遣平盧涑以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爲婚女悅許焉既而遣使修聘禮於回紇回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僭相王與武俊悅納四金鎰於回紇曰四國願聽命於可汗謹上金鎰啓閉出納唯所命至是乞師焉回紇以二千騎從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懷光餉路未至而王師還回紇過幽州涑使說其會連于曰若能同度河而南玉帛子女不貲計可得也連于許諾涑啗以金帛約曰五十里舍以須悅軍涑兵五萬車千乘騎二萬士私屬萬餘虜兵三千馬彘十倍之過武

俊境武俊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然悅已用武俊謀不肯出備峙于野以待涑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謁涑即歸閉城守涑疑之次承濟武俊陰遣客反間涑曰悅有憾須公南以兵斷公歸路宜少備涑聞怒入承濟執悅吏掠訊不得其情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潼關保執老幼無遺者悅大恐圍城自保涑遣將楊布略定館陶屯平恩置官吏涑整軍北還使馬寔寇冠氏聞悅死遂攻魏州圍貝州於是武俊李抱真合軍擊涑涑急召寔至貝州步馬乏頓明日輒約戰寔請休士三日蔡雄連于等畏武俊堅壁難圖請戰楊布曰大王將取東都達小敵即怯何以畏天下邪術士尹少伯亦言必勝既戰爲二軍所乘大敗大將朱夏祐李進皆被執委仗如丘涑奔入德州恨少伯雄布之謬殺之俄而京師平涑已敗不能軍走還幽州上書待罪有詔武俊抱真開示大信若誠心審固者當洗釐錄勳與更始初涑以劉曄忠力使留守及敗疑圖己彷徨不敢入曄聞其至萬兵繼踵夾道陳二十里迎謁望涑哭涑遂入府氣沮索日邑邑被病政事一委曄貞元元年死年四十二贈司徒劉曄幽州昌平人少爲范陽將將以親老疾宜侍輒去職李懷仙爲節度使檄召不應朱涑時積功至雄武軍使廣聖田節用度以辦治稱稍遷涿州刺史涑之討田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衆心李寶臣以兵劫涑于瓦橋涑走寶臣乘勝欲襲幽州曄設方略勒兵完守寶臣不敢謀擢御史中丞涑敗歸終不貳益治兵人嘉曄忠於所奉及涑死軍中盡推曄乃總軍事俄詔爲節度副大使彭城郡公居鎮歲三月死年五十九贈兵部尚書諡曰恭子濟濟字濟游學京師第進士歷冀州刺史曄病詔濟假州事及曄卒嗣節度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奚數侵邊濟擊走之窮追千餘里至青都山斬首二萬級其後又掠檀薊北鄙濟率軍會室韋破之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想趙必命我伐之趙且大備我奈何裨將韓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曰天子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繫之使視趙果不設備數日詔書許濟無出師濟釋忠謝而問之忠曰昭義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倚趙自固雖甚怨必不殘趙故不足虞也趙既不備燕

從史則告天子曰：燕趙宿怨也。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齊曰：計安出？曰：今天子誅承宗，而燕無一卒濟易水者，正使燕人賈恩於趙，取忠於上，是君貯忠而染私趙之名，卒不見德於趙，惡聲徒嘈於天下。齊然之，以兵七萬先諸軍，斬首數千級，又拔饒陽、屯瀛州，進攻安平，久不拔。齊命次子總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其城，會赦承宗，進中書令。齊之出，以長子緄攝留務，總為行營都知兵馬使，濟病甚，總與左右張玘、成國寶及帳內親近謀殺總，乃使人詐從京師來，曰：朝廷以公前屯瀛州，逗留，詔副大使代節度，明日復使人曰：詔節至太原矣。又使人走呼曰：過代矣。舉軍驚憤，且怒，不知所為。誅主兵大將數十人及素與緄厚善者，亟追緄，以玘兄舉代留事。齊自朝至中，屢不食，渴索醢羹，總使吏唐弘實實毒，齊飲而死。年五十四。緄至涿州，總矯命殺之，乃發喪，贈太師，諡曰莊武。

總性陰賊，尤險譎。已毒父，即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姦，故詔副節度，封楚國公。進累檢校司空，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武，覆按軍兩端，以私饋養，憲宗知之，外示崇寵，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吳元濟李師道平，承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為累，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禱，而總惡祠場則暫安，或居臥內，輒驚不能寐，晚年益慘虐，請剔髮衣浮屠服，欲被除之。詔忠復說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往朱泚希烈自立，趙冀齊魏稱王，郡國弄兵，抵目相視，可謂危矣。然卒於無事，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齊蔡之彊，或首于都市，或身為逐客，皆君目見。今兵變北來，趙人已獻德棣十二城，助魏破齊，唯燕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為君憂之。總泣且謝，因上疏願奉朝請，且欲割所治為三，以幽涿營為一府，請張弘靖治之；瀛莫為一府，盧士玖治之；平薊為一府，薛平治之。盡籍宿將薦諸朝，會憲宗沖逸，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謀，欲龍弘靖重其權，故全付總地。唯分瀛莫置觀察使，拜總檢校司徒，兼侍中，天平節度使，又賜浮屠服，號大覺，榜其第為佛祠，遣使者以節印備來，時總已自免稅，讓節印，遂衣浮屠服，行及定州卒。始總請代獻馬萬五千匹，羣臣或疑其詐，帝獨納之，使給事中薛

存慶宣慰，給所部復一歲，緡錢百萬勞軍。高年憐獨不能自存者，官吏就問賜粟帛，總遂與忠俱行。軍中世懷其惠，擁留不得進，總殺首謀者十人，以節付張臬。夜間道去，還明軍中，乃知詔贈太尉，子璣及弟約至長安者十一人，皆擢州刺史，忠讓總喪至，亦卒。忠，絳人，善兵，善謀事，蓋健男子云。

朱克融，涪州人也，以偏校事劉總，總將入朝，慮後有變，藉其軍材勇與黠暴不制者悉薦之，朝黨厚與爵位，使北方歆慕，無甘亂心。克融在道，方是時，執政非其人，既見總納地，謂天下曠然無復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之不得調，數詣宰相求自試，皆不聽。羣色敗服，饑寒無所貸，內怨忿，會張弘靖赴鎮，因悉遣還，俄幽州亂，因弘靖時，克融父迴號有智，諳以疾廢臥家，衆往請為帥，迴辭老且病，因推克融領軍務，詔以劉悟為節度使，馳往，俄而讓軍皆附克融，悟不得入。克融縱兵掠易州，敗兩縣，寇蔚州，易州刺史柳公濟戰白石嶺，斬三千級，轉寇定州，節度使陳楚破其兵二萬，會鎮州反，殺田弘正，議者謂二賊均逆，而克融全弘靖不敢害，可悉兵先誅趙，救燕，朝廷度幽州未可復取，乃拜克融檢校左散騎常侍，為幽州盧龍節度使，長慶元年也。明年，陷弓高，攻下博，與王廷湊共圍深州，裴度以檄諭，克融乃還，因進檢校工部尚書，表獻馬萬匹，羊十萬，請直賞軍，敬宗初，遷檢校司空，賜邊屯時服，克融以帛疏惡，因詔使楊文端以聞，又上言聞陛下東幸，維願率匠丁五千助營宮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用裴度謀，忍不問，以好言答之，屈其謀，進爵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克融及其子延齡，詔贈司徒，次子延嗣立，領留後，為大將李載義殺而代之，并族其家。

李載義，自稱恆山惡王之後，性矜蕩，好與豪傑游，力挽強擣，劉濟在幽州，高其能，引補帳下，從征伐，積多為牙中兵馬使，朱克融死，子延嗣叛命，殘用其人，載義因衆不忍殺之，暴其罪于朝，敬宗即授檢校戶部尚書，盧龍軍節度使，封武威郡王，初張弘靖之囚，幕府多見害，妻子留不遣，及是，載義悉護送京師，雖僮僕畢行，俄而李同捷據滄景，邀襲封，載義請討賊，自效，文宗嘉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新級數有功，賊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白玉帶，示殊禮，太和四

年爲兵馬使楊志誠所逐奔易州即上言自破滄州賊屢請朝不許今願將妻子身入見帝令使者抵太原尉迎賜袍笏裝器又以其書有功且意恭順乃冊拜太保仍平章事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從河東始回鶻使者歲入朝所過暴慢更不敢何禁備嚴兵自守虜酋習益警悍至鞭候人剽突市區時大會李暢者曉華人語尤凶黠既就館橫須索扶掖郵人載義召暢語曰可汗以舅甥故使將軍朝貢誼不容將軍暴也天子厚養鎮以禮客有不謹吏皆論死若將軍所部不戢而跋扈自如我必殺所犯者將軍其少戒因悉罷所防兵以兩卒護闔帳嚴憚之訖無犯者進兼侍中會更下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爲之辭未有字帝詔曰周書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卿宜當之以方穀爲字其寵待如此開成三年卒年五十贈太尉初載義母葬范陽爲楊志誠掘發後志誠被逐道太原載義奏請剔其心償母怨不許又欲殺之官屬苦救乃免然盡戕其妻息士卒其天資驕暴云帝屈法弗効也

志誠者事載義爲牙將載義宴天子使者鞠場志誠與其黨謀而起載義走因自爲都知兵馬使文宗更以嘉王領節度用志誠爲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權節度副大使踰年進檢校吏部詔下郎吏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儀惟知尙書改僕射爲進秩今一府咸服以待天子命如復爲尙書則舉軍漸使者勢不得出既志誠果怨望軍有讎言囚中人魏寶義及宅使焦泰鸞尹士恭而遣部將王文穎入謝讓還所命帝復賜之文穎不肯受輒去帝忍不責乃遣使進檢校尙書右僕射八年爲下所逐推部將史元忠總留後志誠在鎮密製天子哀輿其被服皆擬乘輿元忠表而暴于朝詔御史按治斥嶺南至商州誅之而以通王領節度授元忠留後明年檢校工部尚書爲副大使會昌初爲偏將陳行素所殺行素邀節制未報次將張絳殺行素起求帥軍武宗自用張仲武代之張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爲雄武軍使行素殺元忠宰相李德裕計河朔諸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少須下且有變帝許之未報果爲絳所殺復誘其軍以請亦置未報是時回鶻爲黠戛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屬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舉回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行泰

絳皆遊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舊矣德裕曰即以爲帥軍得無復亂乎答曰仲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逐絳者德裕入白帝曰行泰等邀節不可許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辭乃擢兵馬留後而詔撫王領節度詔下絳果爲軍中所逐即拜仲武副大使檢校工部尚書蘭陵郡公會回鶻特勒那頤啜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使其弟仲至與別將游奉寰等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駝旌纛不勝計遣吏獻狀進檢校兵部尚書始回鶻常有酋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謁刺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謀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留不遣使失師期回鶻人馬多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失勢往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各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爲銘揭碑盧龍以告後世大中初又破奚北部及山奚俘獲雜畜不貲擢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諡曰莊

子直方以右金吾將軍襲節度留後俄進副大使舉動多不法畏下變起乃託出敗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直方至宣宗遣使者郊勞授金吾大將軍以其族大給檢校工部尚書俸久之進檢校尙書右僕射性暴率坐以小罪笞殺金吾史改右羽林統軍好馳獵往往設置罟於道當宿衛不時入下遷驍衛將軍奴婢細過輒殺積其罪貶思州司戶參軍母驚曰尙有尊於我子邪久乃復授羽林統軍縱部下爲盜復貶康州司馬後居東都弋獵愈甚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羣噪乾符中累進左驍衛大將軍時鄭畋輔政頗言仲武會昌時功第一今直方百口不自存每內燕以衣敝惡辭不赴陛下錄功念舊宜少優假詔還檢校右僕射進左金吾衛大將軍黃巢犯京師直方迎瀾上既而納亡命謀劫巢報天子公卿多依之賊覺屠其族

張允伸字達昌范陽人世爲軍校直方出奔以都知兵馬使爲衆立爲留後天子報可未幾檢校散騎常侍爲節度使累進檢校司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龐勛以徐州反上書欲遣第九弟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



斛。鹽二萬斛佐用度。詔嘉美。賜玉帶寶器統錦。進兼侍中。咸通十二年。以疾甚。上節印就醫藥。詔聽許。以子簡會爲副大使。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諡曰忠烈。尤伸性勤儉。下所安賴。未嘗有邊鄙虞。子十四人。簡會入朝。昆弟多至大將軍。刺史郡佐者。而軍中推張公素爲留後。

公素。范陽人。以列將事。允伸。擢累平州刺史。允伸卒。以兵來會。喪。軍士素附其威望。簡會知不可制。即出奔。詔公素爲節度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參軍。

李茂勳。本回鶻。阿不思之裔。張仲武時。與其侯王皆降。資沉勇。善馳射。仲武器之。任以將兵。常乘邊積功。賜姓及名。陳賁言者。燕健將。爲納降軍使。軍中素信服。茂勳襲殺之。因舉兵。給稱賁言反。公素迎擊。不利。走茂勳入府。衆始悟。因推主州務。以聞。詔即拜節度使。俄以病自上。詔進尙書右僕射。致仕。表子可舉代。遂領留後。進爲節度使。擢累檢校太尉。中和末。太原李克用始彊大。與定州王處存厚相結。可舉惡其窺山東爲己患。乃遣使約吐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鎰。聯和。揚言易定本燕趙屬。得其地。且參有之。即遣軍司馬韓玄紹擊沙陀。藥兒。斬首七千級。殺其將朱耶盡忠等。收牛馬器鎧數萬。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鐸又破沙陀於蔚州。詔以鐸爲雲州刺史。進可舉檢校侍中。乃遣累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鎰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將赴之。鎮人懼。退保新城。克用急攻之。鎰引去。追破之九門。易久未下。盧龍將劉仁恭穴地以入。得其城。士卒有驕色。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騎伏宅道。全忠軍望爲羣羊。爭趨之。處存伏騎發。大敗之。復取易州。全忠遁還。盡失芻糧仗鎧。懼得罪。乃哀餘衆反攻幽州。可舉度不支。引其族登樓。自燔死。

李全忠。范陽人。仕爲棣州司馬。有廬生其室。一尺三節。怪之。以問別駕張建。建曰。廬茅類。生於澤。公茅土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罷歸。事可舉爲牙將。可舉死。衆推爲留後。光啓元年。拜節度使。未幾卒。子匡威嗣。領留後。進爲使。性豪爽。恃燕剽勁兵處。斬然有雄天下意。與赫連鐸共攻太原。爭雲代。李克用使安金俊攻鐸。匡威救鐸。戰蔚州。射金俊殺之。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全忠亦上言願協

力。故張濬因請用兵矣。濬敗。克用攻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爲前鋒。設伏河上。鐸以精騎追阿檀。抵河而伏起。乃大敗。禽其將賈塞兒。遂圍雲州。壻而守。分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匡威以步騎萬餘援王鎰。克用還。因急攻鐸。會食盡。鐸棄州奔匡威。克用取雲州。表石魯友爲刺史。鐸本吐谷渾部酋也。開成中。其父率種人三千帳自歸。守雲州十五年。至是失其地。景福初。鎰誘太原將李存孝降之。克用怒。伐鎰。鎰求求救。匡威遣將赴之。克用去。明年。兵復出井陘。匡威自將援鎰。將行。置酒大會。其弟兵馬留後檢校司徒匡籌妻張國豔。匡威酒酣。報之。第怒。匡威軍次博野。乃據城自爲留後。天子即授檢校太保。爲節度使。匡威麾下多去。屏營無所歸。留深州。遣其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亡竄山谷。抱貞還而鎰已迎館于鎮。匡威引抱貞登城西大悲浮屠。顧望流涕。美其山川。乃共圖鎰。陽爲鎰繕甲治城。勸施授方略。陰施予以傾士心。鎮軍忠於王氏。皆惡之。匡威親忌日。鎰過慰匡威。士衷甲劫鎰入牙城。戰不勝。鎮人斬匡威以徇。匡籌表訴諸朝。檄暴鎰罪。攻樂壽武彊。以報始匡籌之奪也。燕人不以爲義。劉仁恭出奔太原。克用倚其謀。下武彊二州。敗匡籌於居庸關。李存審與戰。匡籌又敗。擊其族奔京師。次景城。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殺之。掠入車馬僮奴。妻方乳。不能進。仁恭獲之。納于克用。爲嬖夫人。始匡威見逐。嘆曰。兄失弟得。皆吾之宗。無所悔。然其材恐不足以守。果亡而幽州地歸克用。以仁恭爲帥。

劉仁恭。深州人。父晟。客范陽。爲李可舉新鎮將。故仁恭事軍中。從李全忠攻易州。號窟頭。稍遷裨校。爲人豪縱。多智數。有大志。嘗自言夢大幡出指端。年四十九。當秉旄節。李匡威惡之。補景城令。會瀛州亂。殺守吏。仁恭募士千人定其亂。匡威復使將兵戍蔚州。踰期未代。士皆怨。會匡籌奪地。故戍卒擁仁恭還幽州。匡籌逆戰。敗之。遂以族奔太原。李克用待之甚厚。賜田宅。拜壽陽鎮將。數以策干克用。請步騎一萬東取幽州。且爲導。克用攻匡籌。匡籌遁去。仁恭與符存審入城。封府庫以待。克用悅。留仁恭守之。以親信分典其兵。乾寧二年。克用擊王行瑜。表仁恭爲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明年。克用攻魏州。召盧龍兵。仁恭



以契丹解。又明年，克用復與其兵救朱瑄。仁恭不答，使者數十往，卒不出。克用以書讓之。仁恭乃慢罵，執其使，盡囚太原士之在燕者，復以厚利誘克用麾下士多亡歸之。克用怒，自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誠於朱全忠，全忠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與克用絕，則益募兵，光化初，使其子守文襲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棄城走，遂有滄景德三州地。用守文爲節度留後，請命于朝。昭宗怒，不與。會中入至，仁恭嬖謂曰：「旄節吾自可爲，要假長安本色耳。」何見拒邪？由是兵益張，顯圖河北。悉幽滄步騎十萬，聲言三十萬，南徇魏鎮，次貝州。屠之，清水爲不流。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使李思安、葛從周赴之。屯內黃。仁恭負彊，下令曰：「思安懦弱，當先破之。」乃取魏，守文與單可及精甲五萬循清水上。思安設伏，自引兵逆戰，僞不勝，守文驍北至內黃。思安整兵還擊，守文伏發，斬可及，獨守文挺鎗衆無還者。從周與邢洺兵與魏將賀德倫等出館陶門，夜擊仁恭，破八屯。仁恭走，自魏抵長河數百里，尸蔽道。鎮人邀敗之東境。仁恭遂衰。三年，葛從周攻滄州。仁恭壁乾寧，從周潛軍戰老驢隄。仁恭敗，退壁瓦橋。卑辭歸窮於克用，求救。克用爲侵邢洛，俄而全忠取瀛莫，克用使周德威出飛狐。天祐三年，全忠自將攻滄州。壁長蘆。仁恭悉發男子十五以上爲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于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間里爲空，得衆二十萬。屯瓦橋，全忠環滄築而憐之。內外援絕，人相食。仁恭求戰，不許。復從克用乞師，使百輩往，乃許。仁恭以兵三萬合攻滄州。降全忠將丁會。滄州圍乃解。是時中原方多故，仁恭得倚燕彊且遠，無所憚，意自滿。從方士王若訥學長年，築館大安山，掠子女充之。又招浮屠與講法，以重土爲錢，斂真錢穴山藏之。殺匠減口，禁南方茶。自嶺山爲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子守光蒸嬖妾，事覺，仁恭請之。李思安來攻，屯石子河。仁恭居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引兵出戰，思安去，因回攻大安。虜仁恭，囚別室，殺左右婢媵，遂有盧龍。

贊曰：朱滔脅其兄泚入朝，及引兵東擣，稱帝以自尊，名雖助泚，志可知矣。至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遺種，其禍與泚鈞，而族夷有先後爲聞也。

唐書卷二百一十二考證

朱滔傳年四十二。○舊書作四十。沈炳震曰：按滔大曆八年來，云年二十八，至貞元元年正爲四十。新書誤。

唐書卷二百一十二考證

唐書卷二百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藩鎮淄青橫海

李正己，高麗人，爲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卽其姑，故薦爲折衝都尉。寶應中，以軍候從討史朝義，時回紇恃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己欲以氣折之，與大會角逐，衆士皆牆立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批其頰，回紇矢液流離，衆軍哄然笑，會大慚，自是沮憚不敢暴。希逸以爲兵馬使，沈毅得衆心，然陰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不當廢，尋逐希逸出之，有詔代爲節度使，本名懷玉，至是賜今名。遂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萬死李靈耀反，諸道攻之，共拔其地，正己復取曹濮徐兗，鄆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馬，歲不絕，賦繇均約，號最疆大，政令嚴酷，在所不敢偶語，威震鄰境，歷檢校司空，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司徒兼太子太保，封饒陽郡王，請附屬籍，許之。因徙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建中初，聞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偕叛，自屯濟陰，陳兵按習，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運道，檄天下兵爲守備，河南騷然，會發疽死，年四十九，興元初，納順命，詔贈太尉。

納少時爲奉禮郎，將兵防秋，代宗召見，擢殿中丞，賜金紫，入朝，擢兼侍御史，正己署爲淄青二州刺史，又爲行軍司馬，濮徐兗沂海留後，進御史大夫，正己死，秘喪不發，以兵會田悅于濮陽，馬燧方擊悅，納使大將衛俊救之，爲燧所破，略盡，收洹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洸以徐州歸，大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款，納患洸背己，且徐險，悉集兵攻洸，帝命宣武劉玄佐督諸軍進援，大破其兵，納還濮陽，玄佐進圍之，殘其郭，納登陣見玄佐，泣且悔，遣判官房說與子弟質京師，因玄佐謝罪，時中人宋鳳朝以納窮，欲立功建不可，帝乃械說等禁中，納於是還鄆，與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置百官，興元初，帝下詔罪己，納復歸命，授檢校工部尚書，復平盧帥節，賜鐵券，又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封龍西郡王，希烈圍陳州，納會諸軍破之城下，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進檢校司徒，死，年三十四，贈太傅，子師古，師道。

師古以蔭累署青州刺史，納死，軍中請嗣帥，詔起爲右金吾衛大將軍，本軍節度使，初棣州有蛤蜊鹽池，歲產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入朱滔，獨蛤蜊爲納所據，以專利，後德棣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河，以守蛤蜊，謂之三以通魏博，以交田緒，盜掠德州，武俊患之，師古始襲武俊，易其弱，且納時將無在，乃率兵取蛤蜊三以，師古使趙錡拒戰，武俊子士清兵先濟滴河，會營中火起，士大謀，不敢前，德宗遣使者諭武俊罷兵，師古亦應三以聽命，書怒其僚獨孤造，使奏事京師，遣大將王濟縋殺之，貞元末，與杜佑李樂皆得封妻，以國爲夫人，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哀使未至，義成節度使李元素騰遺詔示之，師古幸國喪，欲攻掠州縣，卽集將士，告元素僞作遺詔，豈欲反耶，不可不討，執使者，名討元素，勦兵出，次聞順宗立，乃罷，累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元和初卒，贈太傅。

師道，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食所從，乃署知密州，師古病，召親近高沐李公度等曰：『卽我不諱，欲以誰嗣？』二人未對，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邪？彼不服戎，以技自尙，慮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死，沐公度與家奴卒立之，而請于朝，於是制書久不下，師道謀夏兵守境，沐爭止，更上書奉兩稅，守鹽法，請吏朝廷，宰相杜黃裳欲撓削其權，而憲宗方誅劉闢，未皇東討，故命建王審領節度大使，而以師道知留後，歲中加檢校工部尚書，爲副大使，自正己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嚮引亡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納之，以嚴法持下，凡所付遺，必質其妻子，有謀順者，類夷其家，以故能脅汙士衆，傳三世云，帝討蔡，詔與諸道兵而不及鄆，師道選卒二千抵壽春，陽言爲王師助，實欲援蔡也，亡命少年爲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請燒河陰，燒河陰，洛壯士劫宮闕，卽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又有說師道曰：『上雖志討蔡，謀皆出宰相，而武元衡得君，願爲袁盎事，後宰相恐懼，請罷兵，是不用師，蔡圍解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初師

道置邸東都多買田伊關陸渾間以舍山棚道將營嘉珍門察部分之嵩山浮屠圓靜爲之謀元和十年大饗士邸中推牛醢酒既更甲矣其徒白官發之留守呂元膺以兵掩邸賊突出轉略畿部入山中數月奪山棚所市山棚怒道官軍襲擊盡殺之圓靜者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驍悍絕倫既執力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死數日敗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於時留守防禦將都亭驛吏數十人皆陰受師道署職使爲觀察故無知者及窮治嘉珍察乃害武元衡者驢鐵使王播又得嘉珍所藏弓材五千并斷建陵戟四十七始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晏平問道走淮西元濟日與晏厚結數晏平歸以爲元濟暴師數萬而晏然居內與妻戲博必敗之道師道本倚晏爲重聞之怒乃以宅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顏拔凌雲柵始大懼遣使歸順帝重分兵支兩寇故命給事中柳公綽慰撫之加檢校司空蔡平又遣比部員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質子宿謂曰公今歸國爲宗姓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三百餘州天子北面稱藩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許內省宜遣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方入侍宿既還師道中悔召諸將議皆曰蔡數州戰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將崔承度獨進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者朝廷以一釐十餅誘之去矣師道意遂承度請京師戒候吏待其還斬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還帝以其負約用左散騎常侍李邊喻旨既至師道嚴兵以見邊讓曰前已約而今背之何也願得要言奏天子師道許之然備暗不自決私奴婢嬖爭官先司徒土地奈何一旦割之今不獻三州不過戰耳即不勝割地未晚師道乃上書以軍不協爲解帝怒下詔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武寧節度使李愿使將王智興破其衆斬二千級獲馬牛四千略地至平陸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武寧將李祐戰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南節度使李夷簡命李聽趨海州下沐陽胸山進戍東海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拒鄆四十里而營再接戰破三萬衆禽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顏攻懷陽收斗門杜莊二屯弘正又戰

東阿殘其衆五萬師道每聞敗輒悸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自初遣大將劉悟屯陽穀當魏博軍疑其逗留悟懼不免引兵反攻城師道展起聞之白其嫂裴曰悟兵反將求爲民守墳墓即與弘方匿溷間兵就禽之師道請見悟不許復請送京師悟使謂曰司空今爲囚何面目見天子猶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京師棄其尸無敢收視者有士英秀爲殯城左馬總至以士禮更葬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田弘正之度河也禽其將夏侯澄澄等四十七人有詔悉赦之給繒絮還隸魏博義成軍父母在欲還者優遣賊皆感慰相告由是悟得行其謀師道首傳弘正營召澄驗之澄祇目中塵號絕良久悟素與師道妻魏亂妄言鄭公徵之裔不死沒入掖廷宅宗屬悉遠徙悟獨表師古子明安爲朗州司戶參軍親將王承慶承宗弟也師道以兄女妻之潛約左右欲因肆兵執師道會悟入出奔徐州歸朝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始名華德宗以其有功益曰日華父元皓爲安祿山帳下僞署定州刺史故日華籍本軍爲張孝忠牙將滄故成德部州也孝忠絕李惟岳德宗以滄界義武前刺史李固烈與惟岳姻屬即牢守孝忠令日華往喻之固烈請還恆州既治裝悉帑以行軍中怒曰馬瘠士餓死刺史不妻妻髮即吾急今刮地以去吾等何望遂共殺固烈屠其家日華驚匿牀下將士迎出之曰暴吾軍者已死何畏而亡共逼領州孝忠亦以日華寬厚遂假以刺史朱滔叛兵屯河間以故滄定道阻不相聞滔及王武俊皆招日華不納即攻之日華乘城自固參軍事李紱謀曰城久圍府兵不爲援今州十縣瀕海有魚鹽利自給此軍本號橫海將軍能絕易定歸天子自爲一州教甲訓兵利則出無利則守可充盜喉襟君能用僕計請至京師爲天子言之日華謂然乃遣字西帝果大喜拜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即以爲使時建中三年也拜檢校工部尚書詔滄歲饋義武錢十二萬緡糧數萬斛以字爲判官武俊欲得滄遣人說日華歸己日華給曰敵邑爲賊攻力屈則下之願假騎二百以抗賊賊退請以地授公武俊喜歸之馬日華留馬謝其使武俊大怒與滔方睦懼有怨乃止久之武俊歸命日華乃還馬以珍幣厚謝復結好武俊亦釋然貞元二年卒贈兵

部尚書。子懷直。擅知留事。帝以日華故。即拜權知滄州刺史。字入朝。願析東光景城二縣置景州。且請刺史。河朔刺史不廷授。幾三十年。帝嘉其志。以徐申爲景州刺史。昇橫海軍爲節度。權懷直爲留後。明年。爲節度使。九年。來朝。寵遇加等。進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大第宮女。懷直荒田獵。出輒數日不返。帳下程懷信乘衆怒。閉門不納。懷信其從昆也。於是懷直入朝。帝不之罪。更以虔王爲節度使。權懷信留後。以懷直兼右龍武軍統軍。明年。懷信爲節度矣。十六年。懷直卒。贈揚州大都督。後五年。懷信死。子權襲領軍務。詔授留後。元和元年。拜節度使。累進檢校兵部尚書。封邢國公。六年。入朝。憲宗寵禮。遣還鎮。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權始名執恭。夢滄諸門悉署權字。乃改名以應之。及淮西平。惕不安。丐入朝。至京師。固辭軍政。乃詔華州刺史鄭權代之。後以檢校司空爲鄆寧節度使。卒。贈司徒。宗族奉朝請宿衛者三十餘人。

李全略。本王氏名曰簡。事王武俊爲偏裨。承宗時。應用其軍。故入朝。授代州刺史。田弘正遇害。穆宗以全略故鎮州將。召問所欲。官全略多陳利害。冀合帝意。且請盡死力以報。遂授德州刺史。是時杜叔夏兵敗博野。故以全略爲橫海軍節度。滄德棣州觀察使。賜今姓名。未幾。買錢千萬。使子同捷入朝。既還。即奏同捷爲滄州長史。押中軍兵馬。帝不得已。可其請。全略陰規傳久計。選材武。以所私結士心。棣州刺史王稷善撫衆。而家富于財。全略內忌。以計殺之。族其寃。未幾死。同捷領留後事。重賂鄰藩。求領父節。敬宗持久詔不下。俄而文宗立。同捷以帝新嗣位。必大開貸示四方。乃遣弟同志同異入朝。而使其屬崔長奉表請命。有詔拜充海節度使。以烏重胤代之。同捷計窮。矯言軍中留己。於是王智興請以全軍出討。魏博史憲誠令大將傳手詔入于軍。同捷不受。德棣民多奔入鄆。乃下詔削官爵。命重胤率鄆齊兵進討。憲誠智與及汴滑李聽平。盧康志睦。易定張瑄。幽州李載義。以兵傳境。同捷自以與成德有舊。乃傾玉帛于女市。河北三鎮。載義不許。絕其交。執使者并所遺奴婢四十七。獻諸朝。王廷湊本闕橫海。欲乘其隙取之。引軍來援。智與攻棣州。火譙門。引水灌城。凡七月。其將張叔達降。始刺史樂濂以同捷叛。密上變。事洩爲所害。贈工部尚書。智與進圍滄

州。是時帝絕王廷湊朝貢。且討之。兵須懸繁。調發不時。始置供軍糧料使以濟兩河。諸將又多張佯首以冒賞。自重胤卒後。李實傳良弼不終事。更以左金吾衛大將軍李祐代。而智與將李君謀以輕兵絕河。夜殘無棣。降饒安壁五千兵。明年。祐拔無棣平原。有詔行營堅壁務農。非被襲勿決戰。而祐兵已薄德州。帝遣諫議大夫柏耆宣慰。祐攻拔德州。餘卒奔廷湊。同捷益急。乞降。祐疑其詐。耆引兵直入城。取同捷及家屬。馳西。祐入滄州。耆至將陵。斬同捷。使其下傳首京師。詔貸四州一年租賦。赦同捷母并妻息。徙湖南。流崔長商州。同異等以異母貸死。得隨母流所云。

唐書卷二百十三



唐

書 卷二百十三考證

唐書卷二百十三考證

李正己子師道命給事中柳公綽慰撫之。○臣西按舊書，遣公綽慰撫在蔡平之後，新書在宋平之前，未知孰是。

使將王智興破其衆，鄭權戰殲，城斬五百級。○臣西按舊書，李愿破賊在十月十二月，鄭權破賊在十三年七月，新書違類書之似一時事矣。

唐書卷二百十三考證

新學堂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藩鎮宣武彰義澤潞

劉玄佐，滑州匡城人。少倜儻，不自業，爲縣捕盜，犯法，吏笞辱幾死，乃亡命。從承平軍，稍爲牙將。大曆中，李靈曜據汴州，反。玄佐乘其無備，襲取宋州，有詔以州還。其軍節度使李勉即表署刺史。德宗建中初，進兼御史中丞。元宋毫賴節度使，時李納叛，李清以徐州歸，納急攻之。詔玄佐援清，大破納兵，斬首萬餘級。東南鎮滑乃通，進圍濮州。洵陽皆下，再降其守將，遂通濮陽津，還檢校兵部尚書，兼曹濮觀察，滑青充鄆招討使。汴滑都統副使李希烈之反，玄佐與李勉、陳少游、舒嘯聯兵屯淮汝，數困賊。帝在奉天，垂意關東，乃詔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希烈攻陳州。玄佐救之，希烈走，遂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陳州諸軍行營都統。玄佐本名洽，至是賜名，以尊寵之。入朝復兼涇原四鎮北庭兵馬副元帥，檢校司徒。性豪縱，輕財好厚賞，故下益困。汴自李忠臣以來，士卒驕，不能自還。至玄佐，彌甚。其後殺帥長，大鈔劫，汴子利而然也。玄佐貴母尚在，賈婦人也，常月織紵一端，示不忘本。數教教玄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廷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案當之，可安乎？玄佐感悟，故待下益加禮。汴有相國寺，或傳佛經，汴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玄佐赦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傾類若此。初，李納遣使至汴，玄佐感飾女子進之，厚饋遺，皆得其陰謀。故納最憚之。所寵吏張士南及假子樂士朝，皆巨萬，而士朝私玄佐嬖妾，懼事覺，獻玄佐死年五十八，贈太傅。諡曰壯武。軍中匱饑，帝亦爲隱。踰三日，乃發喪。使至，帝問所欲立，曰：「陝觀察使吳元，監軍孟介，行軍盧瑋，以爲便。」乃拜瑋爲節度使。至汴，水玄佐極將還，士請具禮，瑋不許。衆皆怒，陵展甲而謀起玄佐子士寧於喪，使坐重榻，墨其衣，尊爲留後。殺大將曹金岸，凌儀令李適之，唯瑋介復免。士寧乃出財分勞吏士，介以聞。帝召宰相計議，裴曰：「汴

人挾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舍不可解。遂以士寧爲左金吾衛將軍，副節度。始玄佐養子士幹與士朝皆來京師，士幹知玄佐死無狀，遣奴持刀給爲弔，入殺士朝於次。帝惡其事，亦賜士幹死。士寧未授詔時，私遣人結王武俊、劉濟、田緒等，諸鎮不直之，皆執其使，而士寧忍暴，嘗手殺人，杯案間，又彈蒸父諸妾，逼吏民妻女亂之，或羸而觀，每敗獵，數日乃還，其下厭苦不服。大將李萬榮者，故與玄佐同里相善，寬厚得士心。士寧忌之，奪其兵，使攝州事。書引衆二萬，敗城南，未還。萬榮入府，召所留親兵告曰：「天子有詔召大夫，俾我代節度，人賜錢三萬。」士皆拜。於是分兵閉諸門，使告士寧曰：「詔書召大夫，宜速去，不然，事急且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與，將五百騎出奔。次中牟，亡者已半。至東都，惟僮妾數十人從之。既至京師，詔就第，禁出入。萬榮斬其支附數十人，以二十萬緡勞軍。詔籍士寧家資給之。拜萬榮兵馬留後。於是籍籍兵數百人，悉遣西防秋。當戌者怨之。大校韓惟清、張彥琳等請往，不許。使其子迺將，未行。彥琳等因其怨，誘使反。攻萬榮不勝，劫運民資，殺掠數千人而潰。惟清奔鄭州，彥琳走東都，自歸。有詔宥死，竄惡地。殘士奔宋州。劉逸准撫之，萬榮悉誅其妻子，以故衆不安。或呼於市曰：「大軍至，城且破。」萬榮捕按之，或言爲士寧所教。萬榮斬之，以狀聞。故士寧斥置郴州。俄進萬榮節度使，會病甚，以兵屬鄧惟恭。惟恭者，與萬榮同里閭，而署子迺爲司馬。出大將李湛、張伾、伊婁說等于外，欲殺之，不果。萬榮死，是夜惟恭與監軍俱文珍執迺送京師，杖死京兆府，以董晉代之。吳少誠，幽州人，以世廕爲諸王府戶曹參軍事。客荆南，節度使庾準器之，留爲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崇義必叛，密畫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少誠爲前鋒，事平，賜實封戶五十。希烈叛，少誠爲盡力，及死，推陳仙舟主後務。既又殺之，衆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留後。少誠爲治能儉損，完軍實。自希烈以來，申、蔡人劫於苛法而忘所歸，及耆長既物故，則壯者習見暴掠，恬於搏鬪。地少馬，乘驛以戰，號驛子軍。尤悍銳，甲皆畫雷公星文，以厭勝。詔督王師，其屬鄭常楊冀欲劫少誠逐之以聽命，不克。常冀被害，少誠盡宥諸將，以結衆心。貞元五年，進拜

節度使久之曲環卒少誠聞陳許無帥以兵攻臨穎戍將章清與賊通留後上官說遣兵三千救之悉爲賊俘遂圍許州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進討于頔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禽其三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柵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宦人監軍顧進退互爲異見既戰小潁河諸道師未交而潰棄輜仗不賞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上官說副之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吳少陽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爲賊所乘遂大潰全義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遁保潁水汴宋徐泗淄青兵走陳州少誠薄潁水而營全義懼退保陳而潁滑河陽河中兵逃歸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壁潁水全義乃斬路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欲以振師不能也少誠引兵還全義之敗少誠得帳中諸公書數百番持以給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蔡日掠將士妻女爲婢媵以激怒其衆絕向順意少誠弱王師移書於英秀求昭雪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疑少誠復固巢穴矣然猶以宦者監諸道軍劍南章峯上言以爲不如擇重臣爲統帥因薦渾瑊瑊既下若重煩元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流趨荆楚可以撲翦元惡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稱惡惡周變生帳下必其賊黨又當以官爵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足賴帝遂赦少誠盡還其官爵順宗即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司空徙封懷陽郡王元和四年死贈司徒而吳少陽代之

少陽者滄州清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少誠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養以爲第署右職親近無間少陽度少誠猜忍且畏禍請爲外捍少誠乃表爲申州刺史爲治尙寬易舉軍附賴少誠病亟家奴單于熊兒矯召少陽至攝副使總軍事於是殺少誠于元慶自稱留後憲宗以王承宗方叛故詔遣王爲節度使以少陽領留後居三年進拜節度使少陽不立繼役籍隨日賦斂於人地多原澤益畜馬時時掠壽州茶山劫商賈招四方亡命以實其軍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帝遣太醫往視即陽言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子也山首燕領垂頭鼻長

六寸始仕試協律郎攝蔡州刺史有董重質者少誠壻也勇悍久將善爲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請以精兵三千由壽之間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據之遣奇兵掩商鄆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搖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嶠嶺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橫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先是其屬蘇兆楊元卿侯惟清嘗勸少陽入朝或言其有異志元濟益北歸其屍而囚惟清帝以二人者皆死故贈惟清兵部尙書兆尙書右僕射時元卿奏事在長安見宰相李吉甫具言淮西事且請蔡使在道者隨在所繫之少陽死四十日帝不爲輟朝易將增戍以須變會傳言重質殺元濟族其家吉甫因請爲少陽輟朝遣使弔賻贈尙書右僕射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及葉掠襄城陽翟時許汝居人皆竄伏榛莽間縣係千餘里關東大恐弔使至弗克入而還乃詔烏重胤兼汝州刺史引軍壓其境寧州刺史曹華爲之副以戍襄城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總兵臨屯析山南東道詔節度使嚴綬爲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以中人崔潭峻監其軍下詔奪元濟官爵趣諸道進討時大旱詔既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韓弘各遣子率兵緣綬光顏軍綬屯蔡西鄙師小勝不設備爲賊襲敗于礪丘退保唐州壽州刺史令狐通戰數北賊乃拔礪丘屠馬塘逼嬰城不敢出詔左金吾衛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度其至使代通會裴度輔政賊始懼而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趙昌凌朝江董重質李祐李憲王覽趙曄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爲戰抗王師有少誠少陽舊風而李師道魏元卿出入寧陵雍丘間韓弘知而不肯禁文通引兵與賊將王覽董重質戰史蕤岡賊覽首光顏又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小潁河敗之夷其屯塹天子責綬失律更以韓弘兼都統擢高霞寓唐鄆節度使十一年諸軍大合光顏壁潁河文通敗賊於固始拔礪山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級焚其壁次鐵城賊僞奔霞寓窮追伏發死傷略盡退保新興賊圍之監軍李鐵誠馳入唐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元濟以霞寓敗不足虞併兵以備陳其秋文通以兵銜枚夜出九女原屠保壁三十所分兵西北並安陽山破屯逼數百人降者萬餘執兩將光顏敗鄆城兵二萬俘大將復與重胤合攻凌雲柵拔

之帝怒諸軍無大功詔內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有功斥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胤右僕射度御史中丞公武御史大夫詔旨約東屬實諸將恐懼貶重胤以袁滋代之滋懼不能軍更以李愬爲唐鄧節度使元濟食盡士卒食麥茨魚鼈皆竭至斷草根以給者民苦饑相與四潰元濟亦盡其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備置鄧城吳房於行營以綏新附愬引兵攻其西破屯柵十餘所執丁士良吳秀琳皆賊渠健者賊帥張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鄧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伯良奔還蔡曹華取青陵城斷鄧歸路賊將鄧懷金懼即送款光顏受之愬又破朗山執戍將梁希果平汶港等三壁元濟知衆數潰而外失秀琳等因奉表請東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行營馬三百重質不與故不果降愬略與橋得守將李祐不殺引至帳下計議始謀襲蔡賊勢益沮自少賊盜有蔡四十年王師未嘗傳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頔以是兵驕無所憚內恃跋扈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一二縣帝既責罷重胤等諸將乃用命詔起沙陀桑維翰師命裴度爲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計先度未至立功諸將亟戰不勝度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戰問遣士入蔡約元濟降爲左右所劫不得降光顏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衆亢時曲祐爲愬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兵皆在外若直搗縣城賊成禽矣愬然之以精騎夜襲蔡坎垣入之戍者不知也賊恃重質兵在洄曲不虞師之至及愬攻內城防卒尙千餘接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會重質降愬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即攻之明日燒其門民相率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鐵可拾也居二日門壞執元濟舉族傳之長安申光戍兵尙三萬皆降帝御興安門受俘羣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徇于市斬之年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沒入掖庭二第三男子流江陵皆殺之斬其屬官劉協庶趙暉王仁清等十餘人度還以馬總爲留後俄拜節度使析鹽州隸陳許始度之出太子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帝美度功即命愈爲平淮西碑其文曰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

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羣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勳以容大應適去實薨不薨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子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懼走職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具衛遣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子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它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鄆延寧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五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實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聞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祀無用樂顏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入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三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武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寶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



常侍帥鄆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進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執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與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職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執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彊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羣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及相同德以乾天誅乃敕顏鳳烈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兵北乘厥數倍之書兵時曲軍士盡盡既翦凌雲蔡卒大窘勝之郿城來降自夏及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領領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後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饒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縑布始時蔡人蔡不往來今相從賊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戰今眠而起左凌右踰爲之擇人以收餘德還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羣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彊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饒天子活之始饒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愈以元濟之平絲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卒禽之多歸度功而懇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懇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悟武臣心詔斷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李祐以功遷神武將軍賜田宅米粟帝迹重寶教元濟亂欲誅之而李懇先許不死故貶春州司戶參軍凌朝江播州司戶參軍是歲申蔡州始輸賈物戶部以其久不至請元日陳於廷

祐字慶之後擢夏綏銀宥節度使從涇原討李同捷也改滄德景節度累檢校尚書左僕射重寶之貶未幾轉太子少詹事兼武寧軍還左神武將軍資金幣與功臣等權累左右神策劍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歷帥夏綏銀宥訓兵有法羌戎畏服終右龍武統軍贈尚書右僕射

劉悟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叔父全諒節度宣武其敢殺署牙將以罪奔潞州王虔休復署爲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百萬在焉悟破賊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豪橫犯法繫河南獄留守韋夏卿貸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始未甚知後從擊魏軒然馳突撞師古馬仆師古恚將斬之悟感氣以語觸師古不懼師古奇其才令將後軍妻以從嬖歷牙門右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爲助命悟督之悟獨寬假人皆歸賴師道被討使將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樂爲用軍中刁斗不鳴田弘正兵屯陽穀悟從營譚趙魏師踰河取盧縣壁阿井城中飛語以謂馮利涉與悟當爲帥師道內疑數召悟計事悟曰今與魏如角力者勢已交先退者負悟還魏踵薄城下矣左右諫曰兵成敗未可知殺大將孰肯爲用師道然之或言悟且亂不如速去師道遣使兩聲來責戰密語其副張運使斬悟使者與運屏語移時悟疑之遂以情告悟乃斬使者召諸將議曰魏博兵強出則敗不出則死且天子所誅司空而已吾屬爲驅迫就死地孰若還兵取鄆立大功轉危亡爲富貴乎衆皆唯唯而別將趙垂棘沮其行悟因殺之并殺所惡三十人尸帳前衆畏伏下令曰入鄆人賞錢十萬聽復私怨財蓄悉取之唯完軍帑違者斬因遣報弘正使進兵譚趙悟夜半薄西門黎明啓而入殺師道并大將魏範等數十人即拜悟義成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實封戶五百元和十五年來朝進檢校兵部尚書穆宗立徙昭義軍朱克融亂議者假威名以厭其亂移守盧龍至邢州會王庭湊之變不得入還屯進兼幽鎮招討使治邢州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偁不叶衆辱悟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忍承偁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爲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遂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即擣兵退

匿承僧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僧。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彌列其罪，累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寶曆初，巫者妄言師道以兵屯瑯琊，悟惶恐，命禱祭，具千人膳，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數斗卒。贈太尉，表其子從諫嗣。從諫母微賤，少狡獪，師道時使悟出屯，署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戲博交通，具知其陰謀，悉疏于悟，故悟得立功。悟卒，從諫知留後，持金幣賂當權者，朝議謂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奏言：「悟墮死，衆不必同亂，從諫威惠未著，若詔北鎮大將領節度，馳入軍，管其未備，使軍情有屬，謀自屈矣。」有如拒命。三州勢難獨存，數月可覆。時李逢吉守澄納其賂，數為請，敬宗乃以晉王為節度大使，詔從諫主留事，起將作監主簿，檢校左散騎常侍。晉王帝所愛，從諫饋獻相望，未幾拜節度使。太和初，李聽敗館陶，走淺口，從諫引鐵騎黃頭郎救之，聽免。進檢校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封沛國公。昭義自悟時治邢州，而人思上黨，從諫遣治潞，悟苛擾，從諫寬厚，故下益附。方年壯，思立功，六年請入朝，文宗待過加等。明年還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卿多託以私，又見事柄不一，遂心輕朝廷。有驕色，李訓約從諫誅鄭注及甘肅，宰相皆夷族，傳言死非其罪。從諫不平，三上書請王涯等罪，譏切中人。時宦豎得志，天子弱，鄭軍李石新執政，藉其論，執以立權綱。中人憚而怨之，又勸奏蕭本非太后弟，仇士良積怒，倡言從諫志窺伺，從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貳。武宗立，奏太子太師，性奢侈，飾居室與馬，無遠略，善貿易之算，徙長子道入潞，歲權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鐵，收緝十萬，賈人子獻口馬金幣，即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暴橫，奢食，賈子貨錢，吏不應命，即懸于從諫，欲論奏，或遣客游刺，故天下怨怒。從諫蓄馬高九尺，獻之帝，帝不納，疑士良所沮，怒殺馬，益不平。又聞士良寵方渥，愈憂戚，欲自入朝，恐不脫禍，因被病。卒，年四十一。贈太傅，初大將李萬江者，本退澤部，李抱玉送回乾道太原，舉帳從，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所謂津梁種者，歲入馬價數百萬，子弟姻婭隸軍者四十八人，從諫徙山東，懼其重遷，且生變，而子弟亦素縱，少從諫不甚禮，因誣其叛，夷三族，凡三百餘家，姬妾有微過，輒殺之，人皆知其將亡，從

于鎮父從素，仕右曉衛將軍，從諫以為嗣，病甚，與妻裴謀，令主軍事。至大將王協，郭誼，劉武德，劉守義等佐鎮，秘不發喪。協謀遣將姜岑請醫於朝，中人與醫至，時從諫死已再旬，諛曰：「公困革，不任受詔，稟請代拜。」中人曰：「臥而視可也。」辭以母夫人侍，不可屏。中人欲直入，武德等戶之中人恐其變，趨出，貶饋百萬，後使者繼往，為知從諫已死者，未至數舍，衆懼武德與將董可武出兵萬人迎勞，至牙門，不得前，諸將乃詣監軍崔士康邀說，請如河朔故事，士康懼，不敢拒，乃至喪次，扶出，為裹綿巾，曰：「毋更欲殺敕使，諸將哄然笑，遂出見三軍，帝怒，前使者不入，請韓泰，陵，讀所遺姜岑，梁叔文，梁叔明三輩，皆杖死京兆府。詔從素書敕，讀喪還東都，讀不奉詔，詔羣臣議，李德裕建言：「讀所恃者，河朔耳，若遣大臣諭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矣。」有詔奪從諫官，敕諸軍進討。於是河陽王茂元以兵屯萬善，河東劉沔守昂車關，壁橋社，魏博何弘敬，樞密，便平恩，成德王元逵次臨洛，略任堯山向城，河中陳夷行營冀城，便冀氏，茂元別遣將營天井關，為賊將薛茂卿所破，執四將，火十七柵，張巨進攻萬善，不能下。茂元欲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懷澤，行營陳許士果武，賊衆素憚畏而茂卿負戰勝，冀厚賞，或言其兵犯王略深，朝廷且怒，節益不可至。鎮然之，故茂卿失望，乃與宰通，即偽挑戰，亟北，委天井關去，左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使諫言於宰曰：「澤可取，吾應於內，宰疑不進，失期，茂卿扼腕悵恨，鎮聞其貳，召誅之，宰進破劉公直，拔陵川，劉沔又取石會關，李石代沔領河東，鎮因石兄洛州刺史恬移書乞降，石以聞，右拾遺崔碣表請納之，帝怒，斥碣鄆城令，詔敢言罷兵者戮賊境，上令石答書，許旗面縛，石馳往受之，鎮不出，俄而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鎮連和，鎮請將建議，我求承襲，彼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使送京師，使康良佐屯鼓腰嶺，敗太原兵，生擒卒七百，帝猶不赦，始從諫將死，命稹無管羣奴，故李士貴等與王協尤用事，士戰有功，不賞，下無勵志，府中財貨尚山積，而協請稅商人，使劉漢等分出檢實，而漢并齊民，閱其貲，十取二百，姓始怨，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子，其家以輸貲不時，為漢所囚，問以為言，漢大怒，問因殺漢，與刺史崔轅斬大將自歸成德軍。

王釗守洛州給士帶布一端。釗代歲釗謂衆曰：「庫物尚多，欲發以爲賞，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款魏博軍。魏州將高玉、堯山將魏元談等以次降成德。元談以久爲賊守，殺之。魏州三州降。大將郭誼與王協始議圖魏，使董可武誘魏至北第，置酒飲酣，即斬首，悉取從諫子在魏者二十餘人，從子積匡、周等殺之。誅張谷、張沿、陳揚庭、李仲京、王渥、王羽、韓茂章、茂實、賈庠、郭台、甄戈十一族。夷之。軍中素不附者，皆殺。函首送王宰。獻京師。告廟社。帝御興安門受之。劉公直亦降於宰。石雄以兵守境，軍大掠。誼移書責之。雄銜怒，殺之。死。誼斥從諫妻伏夾室，收其資私於己。建大廟，日望旌節。宰相德裕建言：「積庸下亂，繇誼始。及軍窮蹙，乃圖積邀榮，不誅無以懲姦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黨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狂人呼於路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捕誅之。乃請詔雄率兵如數以入。雄至，誼縛誼及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送京師，並誅死。杖崔士康殺之。白惟信者，潞桑將，數與雄戰，懼不敢降。自武鄉殺都將康良佐，欲降盧鈞。雄遣人召降。惟信殺之。卒降鈞。有詔從諫且死，乃署鎮軍事。宜剖棺暴尸于市三日。雄發視，面如生。一目尚開。雄三斬之。仇人剔其骨，幾盡。誼者兗州人，兄及事，悟爲牙將。常樂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三世爲都頭異姓。河北謂都頭異姓。至貴稱也。然空過二丈不利。誼以沒假刺史。穿三丈得石蛇，并三卵。工破之，皆流血。至是誼及爰三子同誅。張谷、張沿、陳揚庭皆有文。時言古今成敗以佐從諫。故善過此三人。谷納邯鄲人李嚴女爲侍人。號新聲。嘗從諫潛圖魏，新聲諫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爲節度，非有戰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擊齊十二州還天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左右皆無賴，章武朝數鎮，顛覆皆雄才傑器，尙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據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以不法終。君當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兒食，言訖悲涕。」谷不決者三月。長言泄。經之。李仲京訓之兄，爲蕭洪府判官。擢監察御史。王渥播之子。王羽、涯族孫。韓茂章、茂實約之子。賈庠、鍊子。郭台、行餘子。甘露難作，皆羸服奔從諫。從諫衣食之，甄戈者，頗任俠，從諫厚給卹，坐上座。自稱荆卿。從諫與定

州戍將有嫌，命戈取之。因爲逆旅上謁，留飲三日。乘間斬其首。它日又使取仇人，乃引不逞者十餘輩劫之。從諫不悅，號爲荆卿。從諫妻裴，以弟立功，詔欲貸其死。刑部侍郎劉三復執不可。於是賜死。以尸還間。裴父敝冕之裔，辟府府。悟奇之。故爲從諫納其女。裴年十五，火光起桂下。家人以爲怪。因許婚。封燕國夫人。寬厚有謀。每勸從諫入朝。爲子孫計。從諫有妾韋，願封夫人。許之。詔至，裴怒毀詔不與。從諫它日會裴，復出詔，裴抵去。曰：「淄青李師古四世阻命，不聞側室封者。君承朝廷姑息，宜自黜削，求洗濯，欲以婢爲夫人，族不日滅耳。」從諫數然止。及韋至京師，乃言李不降。裴會大將妻號哭曰：「爲我語若夫，勿忘先公恩。」願以子母託諸婦亦泣下。故諸將叛益堅。由是及禍。初術者李泳能言禍福。從諫以重幣邀辟署大將。會昌初，謂從諫曰：「往歲長星經斗，公生直之。今鎮復至，當有災。」從諫即徙軍山東。開魏場，鑿柳泉，大興役以厭及病。有言琢所與造皆逆賊，疑有異謀。使積數其罪殺之。府中恟恟。俄而李丕降。有李佐之者，兼孫也。累調河南尉。號直直。書客路爲從諫所禮，留不得去。遂署觀察府支使。因娶其從祖妹。從諫疎疎屬資，腰繫關。佐之亦諱之。不甚答。從諫病，佐之力諷使還東都。從諫雖不能從，然感服其言。病且革。王協等恐佐之妻母有所關說，即羣母歸東都。會佐之奴告佐之交通賓客，漏軍中虛實。獲囚之。妻訴，不見禮。積遂殺之。武鄉令唐漢賓，儉裔孫，以積拒命，固諫歸朝。不聽。舉族見害。李師晦者，本宗室子。始悟辟致幕府。見從諫稍恣橫，假言求長生術，不與事。從諫使歸東都。師晦懼爲谷揚庭等所譖，請居涉。從諫不之疑。獲敗，有爲帝言者，擢伊闕令。而贈薛茂卿博州刺史。大和中，又贈漢賓本縣令。先時河北諸將死，皆先遣使弔祭。次冊贈。次近臣宣慰。度軍便宜。乃與節。軍中不許出。乃用兵。大抵不半歲不能定。故將逆子皆得爲之備。積初不意帝怒即見討。及茂元錄詔示積，舉族號慟欲自歸。而愚懦不決云。自悟至積三世。凡二十六年。李丕者，善長短術。與從諫厚善。署大將。及積阻命，軍中疾其才，不懼。乞爲游弈深入，以圖營壁處。遂自歸。議者疑爲賊遣。德裕奏言：「討賊半年，始有降者。當實以勸餘。」帝召見，擢忻州刺史。不請取榆社東徑武安入討賊。雖邪洛未下而兵不得救。不聽。楊弁

亂遣人誘丕不斬之以兵扼走集德裕言于帝曰度支戶部物積代州今丕塞其路賊破矣乃趣丕討弁兵未至而弁已擒還汾晉二州刺史大中初拜振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党項叛徙鄜坊卒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不能知唐中衰姦雄圖睨而奮舉魏趙燕之地莽爲盜區羣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上庸佐惟不知盜故也引妖就孽以奪厥明寧蕭俛崔植等謂耶

唐書卷二百十四

唐書卷二百十四考證

吳少陽傳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舊書少誠父翔在魏博軍與少陽相友善臣酉按下文養以爲弟不應父與相愛而少誠以爲弟也當以新書爲正

唐書卷二百十四考證





夷狄爲中國患尙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與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班然可睹也。劉琨以爲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降不爲之釋備。嚴守險。險走集。使其爲寇不能也。爲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谷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嘗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弑其親。而箕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威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又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靡耗。華夏運兵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竦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秦春之過舉。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宮廬。掖庭賈人。降於沙漠。夫賈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御。秦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魏晉羌狄居塞垣。貢奉踰昔。百人之會。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齎饒邀利者。相錯旌路。未轉之利。絲粟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驕。華夏日蹙。方其疆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疆則內攻。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賊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

送之勞。棄此而不爲。故曰漢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賊能之而不用耳。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辯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繼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古人體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甘大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怨。是飽豺狼以夏肉而縱其獵噬也。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衛以長戟。臨以彊弩。非求勝也。譬諸蟲多。虺蜴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佑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疆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犬戎。憑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彊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爲農。餘皆習佗技。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漑。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畝一斛。歲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彊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最錯請備障塞。故北邊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緣力薄材。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賊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偷處樂逸。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剝弱。天下雖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實實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飢還未歇。書品

已崇壽命極矣。田官廣矣。金縢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實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專。一曰爲僱月。一曰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伴。愧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燕趙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廣德建中。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爲前鋒。操倍尋之戟。且戰且進。蜀兵折刃吞鐵。不能斃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衆。自度不能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尙可。南蠻殘我。至章巖。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使道蜀入貢。擇子弟習書算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嶲以北。八百里。民畜爲空。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羣蠻嘗有屠蜀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亦欲啓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爲將者刻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賦粟以沙參粒。故邊卒怨望。而巴蜀危憂。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嶲三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耗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凡突厥吐蕃回鶻。以威衰先後爲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述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錄亡云。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疆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閭洪達。曰頡利發。曰達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員限。衛士曰附離。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門樹金狼頭纛。坐常東轡。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賈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偃起虎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靜往聘。與達和。始畢使特勒康利獻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

平京師。遂恃功使者。每來多橫驕。武德元年。骨咄祿特勒來朝。帝宴太極殿。爲奏九部樂。引升御坐。是歲始畢牙帳自破。帝問內史令蕭瑀。瑀曰。魏文帝幸許。城門無故壞。是年文帝崩。豈其類耶。二年。始畢自將度河。至夏州。與賊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注。將侵太原。會病死。帝爲發哀。長樂門。詔羣臣。即館弔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萬。賻之子什鉢苾苾。不克立。以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

處羅復妻隋義成公主。遣使來告。則又潛通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迎隋蕭皇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於寶建德所。因立正道爲隋王。奉隋後。隋人沒者。隸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居定襄。衆萬人。秦王討武周也。處羅以弟步利設騎二千會并州。三日。多掠城中婦人女子去。總管李仲文不能制。以俱儉特勒助屯。明年謀取并州。置楊正道。卜之不吉。左右諫止。處羅曰。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知乎。我自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犬夜羣號。求之不見。遂有疾。公主餌以五石。俄疽發死。主以子奧射設陋弱。棄不立。更取其弟咄苾嗣。是爲頡利可汗。

頡利始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達和。帝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舉絕。隋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歆并說還五原地。皆見聽。且發兵舉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子建成議廢豐州。并割榆中地。於是處羅子郁射設以所部萬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爲塞。頡利又妻義成。以始畢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使居東。義成楊諸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往啓民兄弟爭國。賴隋得復位。子孫有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資。兵銳馬多。警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悖慢多。須求帝方經略天下。故屈禮多所舍貸。贈賚不貲。然而不厭無匡之求也。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却之。頡利執我使者漢陽公瓌。太常卿鄭元璵。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帝亦囚其使與相當。由是寇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李基。略河東。犯原州。穿延州塞。諸將與戰。不能有所俘。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贊

魚膠給云。固二國之好也。帝雖未情。釋其使特勒熱寒等。厚與金還之。大恩上言。突厥饑。馬邑可圖也。詔殿中少監獨孤晟共擊之。晟後約。大恩不敢進。屯新城。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大恩沒。士死者數千人。進擊忻州。爲李高遷所破。黑闥以突厥萬人擾山東。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十五萬騎入鴈門。圍并州。深鈔汾路。取男女五千。分數千騎轉掠原靈間。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幽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道。擊之。李子和以兵趨雲中。掩可汗後。段德操出夏州。狙其歸。并州總管襄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取馬二千。汾州刺史蕭顯祿俘五千。虜陷大震關。縱兵掠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楊師道拒之。獲馬彘它數千。頡利聞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師還。又明年。與黑闥君璋等小小入寇定匡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復屯北邊。秦王屯并州。備虜久乃罷。俄又破代地一屯。進擊渭。幽二州。取馬邑。不有也。復請和。歸我馬邑。七年。攻原朔二州。入代地。不勝。更與君璋合。攻龍州及陰槃城。分擊并地。秦王與齊王元吉屯幽州道。以備胡。君璋與虜出入原朔忻并地。剽掠騷然。數爲諸將驅逐。其八月。頡利與突利兵悉起。自原州連營而南。所在震恐。秦王齊王拒之初。關中霖潦。饑道絕。軍次幽州。可汗萬騎奄至。陣五龍坂。以數百騎挑戰。舉軍失色。秦王馳百騎掠陣。大言曰。國家於突厥無負。何爲深入。我秦王也。故來自與可汗決。若固戰。我纔百騎耳。徒廣殺傷無益也。頡利笑不答。又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助。今無香火情耶。能一決乎。突利亦不對。王將絕水前。頡利見兵少。又聞與突利語。陰相忌。即遣使者來曰。王毋苦。我固不戰。將與王議事耳。於是引却。秦王縱反間。突利乃歸心。不欲戰。頡利亦無以彊之。乃遣突利及夾畢特勒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遂自託於王。爲昆弟。帝見思摩。引升御榻。思摩頓首辭。帝曰。我見若。猶頡利也。乃聽命。突厥既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戎心止矣。帝使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羣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爲中國患。未聞周漢爲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頡利已和。亦會甚雨。弓矢皆弛。惡逆解而還。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五原豐武置舟師於河。

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暫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暫遏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樓關。請互市。帝不能拒。帝始兼天下。罷十二軍。尙文治。至是以虜患方張。乃復置之。以練卒蒐騎。八年。頡利攻靈朔。與代州都督閻嘉戰新城。善敗績。於是張瑾兵屯石嶺。李高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邊。今卒敗約。朕將擊滅之。毋須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若教。瑾未至。虜已踰石嶺。圍并州。攻靈州。轉擾潞沁。李靖以兵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瑾戰大谷。敗績。中書侍郎溫彥博陷千賊。鄆州都督張德政死之。遂攻廣武。爲任城王道宗破。其欲谷設。掠綏州。請和去。敗并州數縣。入蘭鄆彭州諸屯。或小勝。不能制。俄寇原州。折威將軍楊屯擊之。且發士屯大谷。九年。攻原靈。又圍涼州。進犯涇原。李靖與戰靈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拜倂龍渭間。平道將軍柴紹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和。不恥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京師戒嚴。攻高陵。尉遲敬德與戰涇陽。獲俟斤烏沒啜。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以覘我。因夸說曰。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我與可汗書面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身從我。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夸威彌耶。今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請命。蕭瑀封德彝諫帝。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繫於門下省。乃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出玄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羣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旗鎧光明。部隊靜嚴。虜大駭。帝與頡利按轡。即麾軍却而陣焉。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思熟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謂不能師。我若闔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感兵使知必戰。不意我能沮其始謀。彼入吾地既深。懼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日。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橋上。突厥引還。蕭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既而虜自退。其策奈何。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收長孫無忌。李靖潛。



師幽州以須若大軍驍其後伏邀諸前取之反覆掌爾然我新即位爲國者要在安靜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修德與我爲怨其可當耶今仆械卷鎧啗以玉帛虜志必驕驕則亡之端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瑒再拜曰非臣愚所遠也乃詔殿中監豆盧寬將軍趙綽護送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頭帝不納詔歸所俘於我貞觀元年薛延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輕騎走頡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是歲大雪羊馬多凍死人饑懼王師乘其敝即引兵入朔州地聲言會獵議者請責其取約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爲不信況國乎我既與之盟豈利其災邀險以取之耶須其無禮於我乃伐之明年突利自陳爲頡利所攻求救帝曰朕與頡利盟又與突利有昆弟約不可不救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夷狄無信我雖如約彼常負之今亂而擊之侮亡之道也乃詔將軍周範壁太原經略之頡利亦擁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兵乘塞帝曰突厥感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祖命慢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亡矣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築障塞乎突厥俗素質略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又委政諸胡斥遠宗族不用與師歲入邊下不堪苦胡性冒害數翻覆不信號令無常歲大饑哀敕苛重諸部愈貳又明年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響奚渠長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豐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恆安道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受靖節度以討之道宗戰豐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設薩奈特勒帥所部來奔捷書日夜至帝謂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嘗痛心病首思一刷恥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牙磧口大酋康蘇蜜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書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陽文瓊請勅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當

思隋今反側既安何足治耶置勿勅頡利窘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來陽爲哀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其國遂亡復定襄恆安地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帝御順天樓陳仗衛士民繼觀吏執可汗至帝曰而罪有五而父國破賴隋以安不以一鐵力助之使其廟社不血食一也與我鄰而棄信擾邊二也恃兵不戢部落攜怨三也賊華民暴禾稼四也許和親而還延自遁五也朕殺爾非無名顧謂上盟未之忘故不窮責也乃悉還其家屬館于太僕享食之恩結侯斤以四萬衆降可汗弟欲谷設奔高昌既而亦來降伊吾城之長素臣突厥舉七城以獻因其地爲西伊州制詔突厥往達瘡痍長城之南暴骨如丘有司其以酒脯祭爲瘞藏之又詔降亂華民多沒于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爲平民頡利不室處常設宮廬廷中久鬱鬱不自憐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貌羸瘠帝見憐之以朔州貢山多麋鹿有射獵之娛乃拜爲刺史辭不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帝曰昔啓民失國隋文帝不悵粟帛與士衆營護而存立之至始畢稍彊則以兵圍煬帝門今其滅者始背德忘義致然耶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嘆曰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諡曰荒詔國人葬之從其禮火尸起冢瀾東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頡利母婆施之媵臣也頡利始生以授渾邪至是哀憫乃自殺帝異之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塚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于頡利渾邪之墓碑俄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啓民可汗弟也始畢以爲沙鉢羅設帳部五萬牙直隴州西北姿雄趨以仁惠御下人多歸之頡利政亂其部獨不貳突利降頡利以爲小可汗頡利已敗乃舉衆來漠南地遂空授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王云頡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來降者尚十餘萬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請悉降降俘內充豫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爲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空也

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若納克讓則乖本性非西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爲中國仇今其來降不即誅滅當遣還河北彼爲獸野心非我族類弱則伏強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以不欲使近中國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享惠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全安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爲徵曰魏時有胡落分處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援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酋長入宿衛何患之卽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叛亡於是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處河北樹酋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亢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爲都督府割顏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擢會衆爲將軍即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戶乃以突利可汗爲順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

突利初爲泥步設得隋淮南公主以爲妻顏利之立用次第爲延陀設主延陀部步利設主嚮部統特勒主胡部斛特勒主解薛部以突利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樹牙南直幽州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斂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等皆內屬顏利遣擊之又大敗衆離離顏利囚箠之久乃赦突利書自結於太宗及顏利衰驍追兵於突利不肯從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帝謂左右曰古爲國者勞己以憂人則系祚長役人以奉己則亡今突厥衰亂由可汗不君突利雖至親不自保而來夷狄弱則邊境安然觀彼亡我不可以無懼有不逮者禍可紓乎突利至禮見厚賜膳以賜之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戶七百及

爲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啓民破亡隋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暴反爲隋敵爾今爾來歸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警前敗也我欲中國安爾宗族不亡故授爾都督毋相侵掠長爲我北藩突利頓首聽命後入朝死并州道中年二十九帝爲舉哀亦詔文本文其墓子賀遜驍嗣帝幸九成宮突利第結社率以郎將宿衛陰結種人謀反劫賀遜驍北還謂其黨曰我聞晉王丁夜得辟仗出我乘間突進可犯行在是夕大風冥王不出結社率恐謀泄卽射中營謀而殺人衛士等共擊之乃走殺廢人監馬欲度渭微遜禽斬之赦賀遜驍投嶺外於是羣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氏李樹牙河北徙突厥還故地

思摩顏利族人也父曰咄六設始啓民奔隋磧北諸部奉思摩爲可汗啓民歸國乃去可汗號性剛敏善占對始畢處羅皆愛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種故但爲來畢特勒而不得爲設武德初數以使者來高祖嘉其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與顏利俱禽太宗以爲忠授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統顏利故部居河南徙懷化郡王及是將徙內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司農卿郭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以顏利暴殘伐而取之非食其地與人也故處降部於河南薦草美泉利其畜牧衆日孳蕃今復以思摩爲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長於突厥舉磧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而境無相鈔犯有負約我自以兵誅之思摩乃行帝爲置酒引思摩前曰薛一草一木見其滋廡以爲喜況我養爾部人息爾馬羊不減昔乎爾父母墳墓在河北今復舊廷故宴以慰行思摩泣下奉觴上萬歲壽且言破亡之餘陛下使存骨舊鄉願子孫世世事唐以報厚德於是趙郡王孝恭瀋陽郡劉蕡就思摩部築壇場河上拜受冊賜鼓纛又詔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相之薛延陀聞突厥之北恐其衆奔亡度磧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詔毋相侵謹頓首奉詔然突厥雖亂其未亡時殺中國人如府陛下滅其國謂宜收種落皆爲奴婢以償唐人乃養之如子而結社率竟反此不可信明甚後有亂請終爲陛下誅之十五年思摩

帥衆十餘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始度河牙於故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故突厥爭利之思摩遣使謝曰蒙恩立爲落長實望世爲國一犬守吠天子北門有如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不能得其衆下多攜背思摩漸因入朝願留宿衛更拜右武衛將軍從伐遼中流矢帝爲吮血其願厚類此還卒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築墳象白道山爲刊其勞碑於化州

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及從思摩出塞思摩中國見使者必流涕求入侍許之思摩既不能國殘衆稍稍南度河分處勝夏二州帝伐遼或言突厥處河南還京師請帝無東帝曰夫爲君者豈有猜貳哉湯武化桀紂之民無不遷善有隋無道舉天下皆叛非止夷狄也朕聞突厥之亡內河南以振贍之彼不近走延陀而遠歸我懷我深矣朕策五十年中國無突厥患思摩衆既南車鼻可汗乃盜有其地

車鼻亦阿史那族而突利部人也名斛勃世爲小可汗頡利敗諸部欲共君長之會薛延陀稱可汗乃往歸焉其爲人沈果有智數衆頗便附延陀畏逼將殺之乃率所部遷去騎數千尾追不勝竄金山之北三垂斗絕惟一面向容車騎壞土夷博即據之勝兵三萬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距長安萬里西葛邏祿北結骨皆并統之時時出掠延陀人畜延陀後衰車鼻勢益張二十一年遣子沙鉢羅特勤獻方物且請身入朝帝遣雲麾將軍安調遮右屯衛將軍韓華往迎之至則車鼻偃然無入朝意華謀與葛邏祿共劫之車鼻覺華與車鼻子陁茲特勒蘭死調遮被殺帝怒遣右驍衛將軍高侃發回紇僕骨兵擊之其大酋長歌邏祿泥孰闕俟利發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以次降侃師攻阿患山部落不肯戰車鼻攜愛妾從數百騎走追至金山獲之獻京師高宗責曰頡利敗爾不輔無親也延陀破爾不忠也而罪當死然朕見先帝所獲酋長必有之今原而死乃釋縛數伴社廟又見昭陵拜左武衛將軍賜居第處其衆鬱督軍山詔建狼山都督府統之初其子羯漫陀泣諫車鼻請歸國不聽乃遣子菴鐸入朝後來降拜左屯衛將軍建新黎州使領其衆於是突厥盡爲封疆臣矣始置單

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瀚海都護府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即擢領酋爲都督刺史麟德初改燕然爲瀚海都護府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府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續以北海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衆稍威即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爲單于都護帝封禪都督葛邏祿叱利等三十餘人皆從至泰山下已封詔勒名於封禪碑云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調露初單于府大酋溫傳奉職二部反立阿史那泥孰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乃以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苑大智右千牛衛將軍李景嘉討之恃勝不設備會雨雪士羸寒反爲虜襲大敗殺略萬餘人大智等收餘卒行且戰乃免於是嗣業流桂州餘坐免官更拜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暉士無慮三十萬捕擊反者詔右金吾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右武衛將軍崔獻屯絳龍門明年行儉戰黑山大破之其下斬泥孰酋以首降禽溫傳奉職以還餘衆保狼山始虜未叛鳴鵲羣飛入塞吏曰所謂突厥雀者南飛胡必至比春還悉墮盡夏間率無首泥孰果亡狼山衆掠雲州都督懷哲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逐出之永隆中溫傳部又迎頡利族子伏念於夏州走度河立爲可汗諸部響應明年遂寇原慶二州復詔行儉爲大總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暉副之謀者給言伏念溫傳保黑沙鐵其可輕騎取也懷舜獨信之輕兵倍道至黑沙乃不見虜得薛延陀餘部降之引還至長城遇溫傳與戰所殺相當行儉兵壁代之陘口縱反間故伏念溫傳相貳因遣兵擊伏念敗之伏念走與懷舜遇行且戰一日爲伏念所破棄軍奔雲中士爲虜所乘死不可算皆南首仆懷舜殺牲與伏念盟乃免伏念益北留輜重妻子保全牙山以輕騎將襲懷舜會行儉遣部將掩得其輜重比還無所歸乃北走保細沙行儉縱單于鎮兵蹙之伏念意王師不能遠不設備及兵至惶駭不得戰遂遣使間道詣行儉執溫傳降行儉虜之送京師斬東



市永淳元年骨咄祿又反

骨咄祿頡利族人。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世襲吐屯。伏念敗。乃嘯亡散。保總材山。又治黑沙城。有衆五千。盜九姓畜馬。稍彊大。乃自立爲可汗。以弟默啜爲殺。咄悉爲葉護。時單于府檢校降戶部。落阿史德元珍者。爲長史。王本立所囚。會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諸部贖罪。許之。至卽降骨咄祿。與爲謀。遂以爲阿波達干。悉屬以兵。乃聚單于府北鄙。遂攻并州。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分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又攻薊州。圍單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思儉。執豐州都督崔知辯。詔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備邊。嗣聖垂拱間。連寇朔代。掠吏士。左玉鈴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總管。將擊賊總材山。至忻州。與賊遇。戰不利。死者五千人。更以天官尙書韋待價爲燕然道大總管。討之。明年。入昌平。右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復入朔州。地常之與戰。黃花堆。虜敗。追奔四十里。遂過磧。右監門衛中郎將靈寶壁當追。意虜卽破。欲幸取功。乃募謀出塞二千里間。虜無備。趨襲之。將至。漏言于軍。虜得整衆出。皆死戰。大敗。寶壁跳還。舉軍沒。武后怒。誅寶壁。改骨咄祿曰不卒祿。俄而元珍攻突騎施。戰死。天授初。骨咄祿死。其子幼。不得立。默啜自立爲可汗。篡位數年。始攻靈州。多殺略士民。武后以薛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內史李昭德爲行軍長史。鳳閣鸞臺平章事蘇味道爲司馬。率朔方道總管契苾明。厲門道總管王孝傑。威化道總管李多祚。豐安道總管陳令英。瀚海道總管田揚名等。凡十八將軍兵出塞。離華蕃步騎擊之。不見虜還。俄詔孝傑爲朔方道行軍總管。備邊。契丹李盡忠等反。默啜請擊賊。自效。詔可。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以左豹衛將軍閻知微卽卽冊拜。還善可汗。默啜乃引兵擊契丹。會盡忠死。襲松漠部落。盡得李萬榮妻子。輜重。酋長崩潰。後其功復詔知微持節冊默啜爲特進。頡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未及命。俄攻豐勝二州。縱殺略。爲屯將所敗。又遣使者謝。請爲后子。復育有女。願女諸王。且求六州降戶。初突厥內屬者分處豐勝。夏朔代間。謂之河曲六州降人。默啜又請果田種十萬斛。農器三千具。鐵數萬斤。后不許。宰相李嶠亦言不可。默啜

怨爲懷言。執使者司賓卿田歸道。於是納言姚璿等建議與之。乃歸果器降人數千帳。繇是突厥遂彊。詔淮陽王武延秀聘其女爲妃。詔知微攝春官尙書。與司賓卿楊鸞莊持節護送。默啜復曰。我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我世附唐。今聞其子孫獨二人在。我當立之。卽囚延秀等。妄號知微爲可汗。自將十萬騎南向。擊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玄勳以兵五千降。虜入圍。鳩檀后詔司屬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重爲天兵東道總管。兵凡三十萬擊之。右羽林大將軍閻敬容。李多祚爲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兵亦十五萬。默啜破蔚州飛狐。進殘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廬舍。擲聚爲空。后怒。下詔購斬默啜者王之。更號曰斬默。虜圍趙州。長史唐波若應之入。殺刺史高徽。進攻相州。詔沙吒忠義爲河北道前軍總管。李多祚爲後軍總管。將軍竭夷公福富順爲奇兵總管。擊虜。時中宗還自房陵。爲皇太子。拜行軍大元帥。以納言狄仁傑爲副。文昌右丞宋玄爽爲長史。左肅政臺御史中丞霍獻可爲司馬。右肅政臺御史中丞吉頊爲監軍使。將軍扶餘文宣等六人爲子總管。未行。默啜聞之。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阮之。出五回道去。所過人畜金幣子女盡剽有之。諸將皆顧望不敢戰。獨狄仁傑以兵追之。不及。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志。大抵兵與頡利時略等。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聽命。復立咄悉爲左察。骨咄祿子默矩爲右察。皆統兵二萬。子闕俱爲小可汗。位兩察上。典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號拓西可汗。歲入邊戍兵不得休。乃高選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爲天兵軍大總管。婁師德副之。按屯以待。又徙元忠靈武道行軍大總管。備虜。默啜剽隴右牧馬萬匹去。俄復益邊。詔安北大都護相王爲天兵道大元帥。率并州長史武攸宜。夏州都督薛訥。與元忠擊虜。兵未出。默啜去。明年。寇鹽夏。掠羊馬十萬。攻石樓。遂圍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爲持節山東防禦大使。節度滄瀛幽易恆定。鳩檀平。九州之軍。以瀛州都督張仁重統諸州及清夷陳塞軍之兵。與季昶犄角。又以相王爲安北道行軍元帥。監諸將。王留不行。虜入代忻。仍殺略。長安三年。遣使者賀達干請進女女皇太子子。后使平恩郡王重俊。義興郡王重明。咸服立諸。默



噶更遣大酋移力食汗獻馬千匹謝許婚。后渥禮其使。中宗始即位。入攻鳴沙。於是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不勝。死者幾萬人。虜遂入原會。多取牧馬。帝詔絕昏。購斬噶者。王以國官諸衛大將軍。噶殺我行人。鴻臚卿滅思言。詔左屯衛大將軍張仁重爲朔方道大總管。屯邊。明年始築三受降城於河外。障絕寇路。久之。以唐休璟代屯。睿宗初立。又請和親。詔取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下嫁。會左羽林大將軍孫佺等與奚戰。冷陁爲奚所執。獻諸噶。噶殺之。更以刑部尚書郭元振代休璟。玄宗立。絕和親。噶乃遣子楊我支特勒入宿衛。固求昏。以蜀王女南河縣主妻之。下書諭尉可汗。明年使子移涅可汗引同俄特勒。火拔頡利發。石失畢精騎攻北廷都護。郭虔瓘擊之。斬同俄城下。虜奔解。火拔不敢歸。攜妻子來奔。拜左武衛大將軍。燕山郡王。號其妻爲金山公主。賜資優。楊我支死。詔宗親三等以上弔其家。是時突厥再上書求昏。帝未報。初。景雲中。噶西滅娑葛。遂役屬契丹。奚。因虐用其下。既年老。愈昏暴。部落怨叛。十姓左五咄陸。右五弩失畢。俟斤。皆請降。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大漢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落。回紇。玄池。都督蹋實力。胡鼻。率衆內附。詔處其衆於金山。以右羽林軍大將軍薛訥爲涼州鎮軍大總管。節度赤水。建康。河源。等軍。屯涼州。以都督楊執一。副之。右衛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州鎮軍大總管。節度和戎。大武。并州之北等軍。屯并州。以長史王峻副之。撫新附。檢鈔暴。噶屢舉葛邏祿等。詔在所都護總管。犄角應援。虜勢凌削。其塔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與跌跌都督思太。吐谷渾大酋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酋屈頡斤。茲悉頡斤。高麗大酋高拱。殺合葛餘帳。相踵殺邊。詔內之河南。引拜文簡左衛大將軍。遂西郡王。思太特進。右衛大將軍。兼跌跌都督。樓煩郡公。道奴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雲中郡公。屈頡斤左驍衛將軍。兼刺史。陰山郡公。茲悉頡斤左武衛將軍。兼刺史。屬門郡公。拱殺左領軍衛將軍。兼刺史。平城郡公。將軍皆員外置。賜各有差。噶討九姓。戰磧北。九姓潰。人畜皆死。思結等部來降。帝悉官之。拜薛訥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豐州刺史杜賓客佐之。備邊。詔金山大漠。陰山。玄池。都督等共圖取噶。噶班賞格。賜物論之。噶又討九姓。拔野古。戰獨樂。

河。拔野古大敗。噶輕歸。不爲備。道大林中。拔曳固殘衆突出。擊噶。斬之。乃與入蕃使郝靈佺傳首京師。骨咄祿子闕特勒合故部攻殺小可汗及宗族。略盡。立其兄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

唐書卷二百十五上

唐書卷二百十五上考證

顧利傳漢陽公瓌○高紀作漢陽郡王未詳孰是

阿史那泥孰傳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沈炳震曰那泥孰與忠本二人忠別有傳附阿史那社爾非那泥孰也新書作一人非是臣西按新書思摩傳明云詔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那泥孰爲右賢王是明以忠與泥孰爲二人矣此復云云何其自相矛盾耶

車鼻傳禽溫傳李職以遷○沈炳震曰溫傳開耀元年擒此誤

唐書卷二百十五上考證



突厥

毗伽可汗默棘連本謂小殺者性仁友自以立非己功讓於闕特勤特勤不敢受遂嗣位實開元四年以特勤爲左賢王專制其兵初默棘連闕特勤盡殺其用事臣惟默棘連以女妻闕特勤子可敦獨免廢歸其部後突騎施蘇祿自爲可汗突厥部種多貳默棘連乃召默棘連與謀國年七十餘衆尊畏之俄而默棘連太等自河曲歸之始降戶之南也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斂其兵戎人怨怒及姜晦爲巡邊使遮斷禁弓矢無以射獵爲生晦悉還之乃共舉發知運禽之將送突厥朔方行軍總管薛訥將軍郭知運追之衆潰釋知運去恩太等分爲二隊北走王駿又破其左隊默棘連既得降胡欲南盜塞默棘連曰不可天子英武人和歲豐未有聞且我兵新集不可動也默棘連又欲城所都起佛老廟默棘連曰突厥衆不敵唐百分一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習於武事疆則進取弱則遁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若城而居戰一敗必爲彼禽且佛老教人仁弱非武疆術默棘連當其策即遣使者請和帝以不情答而不許俄下詔伐之乃以拔悉蜜右驍衛大將軍金山道總管處木昆執米噶堅昆都督右武衛大將軍骨篤祿毗伽可汗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李大酺突厥默棘連子左賢王墨特勒左威衛將軍右賢王阿史那毗伽特勒燕山郡王火拔石失畢等蕃漢士悉發凡三十萬以御史大夫朔方道大總管王駿統之期八年秋並集稽落水使拔悉蜜奚契丹分道掩其牙捕默棘連默棘連大恐默棘連曰拔悉蜜在北廷與二蕃相距遠必不合駿與張嘉貞有隙必相執異亦必不能來即皆能來我當前三日悉衆北徙彼糧竭自去拔悉蜜輕而好利當先至擊之可取也俄而拔悉蜜果引衆逼突厥牙知駿等不至乃引卻突厥欲擊之默棘連谷曰兵千里遠出土殊死闘鋒不可當也不如驛之邀近而取之距北廷二百里乃分兵由它道襲拔其城即急擊拔悉蜜衆走趨北廷無所歸

悉禽之還出赤亭掠涼州都督楊敬述使官屬盧公利元澄等勒兵討捕默棘連谷曰敬述若城守當與和如兵出吾且決戰必有功澄令于軍曰羸臂持滿外注會大舉裂膚士手不能張弓矢由是大敗元澄走敬述坐以白衣檢校涼州事突厥遂大振盡有默棘連餘衆明年固乞和請父事天子許之又遣使獻方物求婚是時天子東巡泰山中書令張說謀益屯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廷曰封禪以告成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者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也且其可汗仁而愛人下爲之用闕特勤善戰默棘連沈雄愈老而智李靖世勳流也三虜方協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間何以禦之光廷即請以使召其大臣入衛乃遣鴻臚卿袁振往諭帝意默棘連置酒與可敦闕特勤默棘連坐帳中謂振曰吐蕃犬出也唐與爲婚奚契丹我奴而役也亦尙主獨突厥前後請不許云何振曰可汗天子子也子而婚可乎默棘連曰不然二蕃皆賜姓而得尙主何不可云且公主亦非帝女我不敢有所擇但屢請不得爲諸國笑振許爲請默棘連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有詔四夷諸酋皆入仗佩弓矢會免起帝馬前帝一發鼙之頡利發率免頓首賀曰陛下神武超絕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詔問饑欲食乎對曰仰觀孤矢之威使十日不食猶爲飽因令仗內馳射屠封畢厚宴賜遣之然卒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以書約與連和鈔邊默棘連不敢從封上其書天子嘉之引使者梅錄噶宴紫宸殿詔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萬十九年闕特勤死使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奉置詔弔祭帝爲刻辭于碑仍立廟像四垣圖戰陣狀詔高手工六人往繪寫精肖其國以爲未嘗有默棘連視之必悲梗默棘連請婚既動帝許可於是遣哥解果必來謝請婚期俄爲梅錄噶所毒忍死殺梅錄噶夷其種乃卒帝爲發哀詔宗正卿李佺弔祭因立廟詔史官李融文其碑國人共立其子爲伊然可汗伊然可汗立八年卒凡遣使三入朝其弟嗣立是爲苾伽骨咄祿可汗使右金吾衛將軍李質持冊爲登利可汗明年遣使伊難如朝正月獻方物曰禮天可汗如禮天今新歲獻月願以萬壽獻天子云可汗幼其母婆伽與小臣妖斯達干亂遂預敗諸部不協登利從父分掌東西兵



號左右殺士之精勁皆屬可汗與母誘斬西殺奪其兵左殺懼即攻登利可汗殺之左殺者判國特勤也遂立毗伽可汗子俄爲骨咄祿所殺立其弟旋又殺之葉護乃自爲可汗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蜜並起攻葉護殺之算拔悉蜜之長爲頭陁伊施可汗於是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亦遣使者來告國人奉判國特勤子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邏祿爲西殺帝使者諭令內附烏蘇不聽其下不與拔悉蜜等三部共攻烏蘇米施米施遁亡其西葉護阿不思及葛邏祿率五千帳降以葛邏祿爲懷恩王三載拔悉蜜等殺烏蘇米施傳首京師獻太廟其弟白眉特勤鶴龍自立是爲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國人推拔悉蜜爲可汗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亂抵薩河內山擊其左阿波連干十一部破之獨其右未下而回紇葛邏祿殺拔悉蜜可汗率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爲骨咄祿毗伽可汗明年殺白眉可汗傳首獻毗伽可汗妻骨咄祿妻可殺率衆自歸天子御花萼樓宴羣臣賦詩美其事封可殺爲賓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貢皆言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始其族分國於西者曰西突厥

西突厥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號大葉護長子曰土門伊利可汗次子曰室點蜜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達頭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爲孫故地有之東即突厥西雷海南海北瀚海直京師北七千里由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廷北八日行得北廷與都陸弩失畢歌邏祿處月處蜜伊吾諸種離其風俗大抵突厥也言語少異初東突厥木杆可汗死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弟佗鉢可汗佗鉢死先令戒其子菴羅必立大邏便國人以其母賤不肯立而卒立菴羅菴羅後以讓木杆兄子攝圖是爲沙鉢略可汗而大邏便別爲阿波可汗自臣所部沙鉢略殺之殺其母阿波西走達頭當是時達頭爲西面可汗即授阿波兵十萬使與東突厥戰而阿波竟爲沙鉢略所禽及啓民可汗時達頭可汗歲以兵相加而隋常助啓民故達頭敗奔吐谷渾始阿波既禽國人立菴羅特勤子是爲泥利可汗達頭之奔泥利亦敗及死其子達漫立是爲泥邏羅可汗敢苛察多忌大業中從煬帝征高麗賜號曷薩那可汗妻以宗女

留其弟闕達度設畜牧於會寧郡即自稱闕可汗江都亂曷薩那從宇文化及至黎陽通歸長安高祖降榻與共坐封歸義王以大珠獻帝帝不受曰朕所重者王之赤心是無用也闕可汗有馬三千武德元年內屬賜號吐烏過拔闕可汗與李軌連和隋西戎使者曹瓊據甘州誘之俄與瓊合共擊軌兵不勝走達斗拔谷與吐谷渾相輔車爲軌所滅初曷薩那朝隋國人皆不欲既被留不遣乃共立達頭孫號射匱可汗建廷龜茲北之三彌山玉門以西諸國多役屬與東突厥亢射匱死其弟統葉護嗣是爲統葉護可汗

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戰輒勝因并鐵勒下波斯屬賓控弦數十萬徙廷石國北之千泉遠霸西域諸國悉授以誦利發而命一吐屯監統以督賦入明年射匱使使來以曷薩那有世憾請殺之帝不許羣臣曰存一人失一國後且爲患秦王曰不然人來歸我我殺之不祥帝又不聽宴禁中酒酣至中書省縱使者殺之不宣也射匱亦連年保貢條支巨卵師子等帝厚申撫結約與并力討東突厥統葉護可汗請期誦利大懼乃與和約毋相伐也統葉護可汗來請昏帝與羣臣謀西突厥去我遠緩急不可仗可與昏乎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遣交而近攻請聽昏以怖北狄待我既定而後圖之帝乃許昏詔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可汗喜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還獻萬釘寶鉞金帶馬五千匹以藉約會東突厥歲犯邊西道梗澀又誦利遣謂曰若迎唐公主必假我道我且留之統葉護可汗病之未克昏方負其疆不以恩結下衆怨多叛去其諸父莫賀咄殺之帝欲賈玉帛焚祭其國會亂不果至莫賀咄立是爲屈利俟毗可汗遣使者來獻俟毗可汗初分統突厥爲小可汗既稱大可汗國人不附皆失畢部自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辭不受會統葉護可汗子啞力特勤避莫賀咄亂亡在康居泥孰迎立之爲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俟毗可汗分王其國羣屬不解各遣使朝獻太宗追憐曷薩那死非罪爲贈上柱國具禮以葬貞觀四年俟毗可汗請昏不許詔曰突厥方亂君臣未定何遽昏爲各教其部毋相侵由是西域諸國悉叛之國大虛耗衆悉附肆葉護可汗雖俟毗之部亦稍稍去共以兵擊俟毗俟毗走保金山爲泥孰所殺肆葉護爲大可汗肆葉護

已立。即北討鐵勒薛延陀。爲延陀所敗。性猜懷狹於統下。小可汗乙刺者。於國最有功。肆業護聽種夷之衆皆沮駭。又忌泥孰。陰圖殺之。泥孰亡入焉耆。未幾沒車達干。與弩失畢部諸豪謀執廢肆業護。葉護輕騎走康居。憂死。國人迎泥孰於焉耆立之。是爲咄陸可汗。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者。武德時來朝。太宗與之盟。約爲昆弟。死而泥孰代之。或曰伽那設既立。遣使詣闕。不敢當。可汗號。帝詔鴻臚少卿劉善因持節冊號吞阿莫拔利咄陸可汗。賜鼓纛段綵巨萬。泥孰遣使謝。它日太上皇宴使者兩儀殿。謂長孫無忌曰。今蠻夷率服。古亦有乎。無忌上千萬歲壽。太上皇喜。以酒屬帝。帝頓首謝。亦奉觴上太上皇壽。咄陸可汗死。弟同俄設立。是爲沙鉢羅泥利失可汗。歲三遣使奉方物。遂請昏。帝慰而不俞。可汗分其國爲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授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爲左右。左五咄陸部。置五大噉。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侯斤。居碎葉西。其下稱一箭曰一部。號十姓部落云。然不爲衆悅。賴其部統吐屯。以兵襲之。咄陸失率左右戰。統吐屯不勝去。咄陸失與其弟步利設奔焉耆。阿悉吉闕侯斤與統吐屯召國人謀立欲谷設爲大可汗。以咄陸失爲小可汗。會統吐屯殺欲谷設。又爲其侯斤所破。咄陸失乃復得故地。後西部卒自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而與咄陸失交戰。殺傷不可計。乃因伊列河。約諸部河以西。受今於咄陸。其東咄陸失主之。自是西突厥又分二國矣。咄陸可汗建廷鐵易山西。謂之北廷。駭馬結骨諸國悉附臣之。陰與咄陸失部吐屯侯列發以兵攻咄陸失。咄陸失援窮。奔拔汗那而死。國人立其子。是爲乙屈利失。乙毗可汗。踰年死。弩失畢大會迎伽那設之子畢賀咄葉護立之。是爲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太宗詔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冊命。賜鼓纛。建廷雖合水北。謂之南廷。東薄伊列河。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何穆康等國皆隸屬。是時咄陸兵凌威與沙鉢羅葉護數交戰。會二可汗使者皆來。帝敕以敦睦。令各罷兵。咄陸不肯聽。遣石國吐屯攻葉護可汗。殺之。并其國。弩失畢不服叛去。咄陸又擊吐火羅取之。乃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以輕騎二千自烏骨狙擊。敗之。咄陸以處月處密兵圍天山而不克。孝恪追北。拔處月侯斤之城。抵遏索山。斬千餘級。

降處密部而歸。咄陸可汗性狠傲。留使者元孝友等不遣。妄曰。我聞唐天子才武。我今討康居。爾視我與天子等否。遂與共攻康居。遣米國。即襲破之。係虜其人。取貨口不以與下。其將泥孰噉怒奪取之。咄陸斬以徇。泥孰噉之將胡祿屋舉兵襲咄陸可汗。多殺士。國大亂。將歸保吐火羅。大臣勸其返國。不從。率衆去度葉水。及石國。左右亡去略盡。乃保可賀敦城。自輕出招叛。阿悉吉闕侯斤逆擊之。咄陸敗。襲取白水胡城以居。弩失畢不欲咄陸爲可汗。遣使者至闕下請所立。帝遣通事舍人溫無隱持重詔與國大臣擇突厥可汗子孫賢者授之。乃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是爲乙毗射匱可汗。

乙毗射匱既立。改館使者。悉遣之長安。使弩失畢將兵攻白水胡城。咄陸勒兵自城出。鳴鼓角薄。弩失畢不能軍。殺獲甚多。咄陸因其勝。招徠舊部。皆曰。戰千人存一人。我猶不從也。咄陸自知衆怨。乃走吐火羅。乙毗射匱遣使買方物。且請昏。帝令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菴積五國爲聘禮。不克昏。於是阿史那賀魯反。盡得可汗部落。

賀魯者。室點蜜可汗五世孫。曳步利設射匱特勒劫越子也。始阿史那步真來歸國。咄陸可汗以賀魯爲葉護。代步真居多邏斯川。直西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姑蘇歌邏祿弩失畢五姓之衆。咄陸之走吐火羅也。乙毗射匱以兵迫逐賀魯。無常居。部多散亡。有執舍地。處木昆。婆鼻三種者。以賀魯無罪。往請可汗。可汗怒。欲誅執舍地等三種。乃舉所部數千帳與賀魯皆內屬。帝優撫之。會討龜茲。請先馳爲鄉導。詔授龜茲丘道行軍總管。宴嘉壽殿。厚賜子。解衣衣之。擢累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處其部於廷州。莫賀城。密招攜散。應募益衆。方帝崩。即謀取西廷二州。刺史駱弘義以聞。高宗遣通事舍人喬寶明馳撫。因令賀魯遣子至運入宿衛。咄陸中悔。劫於勢不得去。拜右驍衛中郎將。帝遣還。咄陸即勸賀魯引而西。取咄陸可汗故地。建牙於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遂統咄陸弩失畢十姓。咄陸有五噉曰。處木昆。律噉。胡祿屋。闕噉。攝舍提噉。突騎施。賀邏施。噉。鼠尼施。處半噉。弩失畢有五侯斤曰。阿悉結。闕侯斤。哥舒。闕侯斤。拔塞。幹噉。沙鉢。侯斤。阿悉結。泥孰。侯斤。哥舒。處半。侯斤。而胡祿屋。闕。賀魯。塔也。阿悉結。闕。

俟斤長威，勝兵至數十萬，以咥運爲其賀咄葉護，遂寇廷州，敗數縣，殺掠數千人去。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高德遠、右武衛將軍薩孤吳仁副之。發府兵二萬，合回紇騎五萬擊之。略弘義獻計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也。賀魯保一城，方舉積雪，謂唐兵必不來，宜乘此一舉滅之，遷延及春，且生變，縱不率連諸國，必遠遁，遁去且兵本誅賀魯，而處蜜處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留不進，彼與賀魯復合矣。今雖嚴冬風勁，兵苦戰，又不可久留，費邊糧，使賊得堅黨附，除死期也。請寬處月處蜜等罪，專誅賀魯，除禍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也。」願發射脾處月處蜜契苾等兵一萬，急趨之。大軍住澤洛水上，爲之景助。此驅戎狄攻殺，狠也。且戎人藉唐兵爲羽翼，今胡騎出前，唐兵驕後，賀魯窮矣。天子然其奏，詔弘義佐建方等經略之。處月朱邪孤注者，引兵附賊，據牢山，建方等攻之，衆潰，追行五百里，斬孤注，上首九千級，虜其帥六十，不如弘義所計。永徽四年，罷瑤池都督府，即處月置金滿州。又遣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蔥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將進討，是歲咄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葉護請討賀魯，自效。爲賀魯所拒，不得前。明年，知節擊敗邊祿處月，斬千級，收馬萬計，副將周智度擊處木昆城，拔之，斬賊三萬。前軍蘇定方擊賀魯別帳，鼠尼施于鷹娑川，斬首虜獲馬甚衆，賊棄鎧仗彌野。會副總管王文度不肯戰，降恒篤城，取其財，屠之，知節不能制，願慶初，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率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回紇婆閼等窮討。詔右屯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爲流沙道安撫大使，分出金山道，俟斤嫩獨祿等萬餘帳迎降。定方以精騎至曳咥河西，擊處木昆，破之。賀魯舉十姓兵十萬騎來拒，定方以萬人當之，虜見兵少，以騎繞唐軍，定方令步卒據原，攢稍外注，自以騎陳於北，賀魯先擊原上軍，三犯軍不動，定方縱騎乘之，虜大潰，追奔數十里，俘斬三萬人，殺其大酋都搭達干等二百人。明日，驍北五弩失畢皆降。五咄陸聞賀魯敗，趨南道降。步真定方命嗣業婆閼趨邪羅斯川追虜，任雅相提降兵踵後，會大軍，軍中請須臾，定方曰：「今寒晦風烈，虜謂我不能師，掩其不虞可也。」綴則

遠矣。省日兼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收所過人畜，至雙河，與彌射步真會，軍飽氣張，距賀魯牙二百里，陳而行，抵金牙山。賀魯衆適獵，定方兵縱破其牙，俘數萬人，獲鼓鑼器械，賀魯跳度伊麗水，嗣業次千泉，彌射至伊麗，處月處蜜諸部皆下。次雙河，賀魯先以步失達干據柵，彌射攻之，潰。定方追賀魯至碎葉水，盡奪其衆。賀魯咥運將奔鼠尼施，至石國，蘇咄城，馬不進，衆饑，賀魯入城，且市。馬，城主伊涅達干迎之，既入，拘送石國。會彌射子元爽與嗣業兵至，取之，乃悉散諸部兵，開道置驛，收露鬻，問人疾苦，賀魯所掠，悉還之。民西域平，賀魯謂嗣業曰：「我亡虜也，先帝厚我，我則背之，今天降怒罰，尙何道？」且聞漢法殺人必都市，我願就死昭陵，謝罪於先帝也。帝曰：「先帝賜賀魯二千帳主之，今罪人既得，獻昭陵其可乎？」許敬宗曰：「古者軍凱還，則飲至于廟，若諸侯獻賦天子，未聞獻于陵。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於是執而獻昭陵，赦不誅，賀魯已滅，裂其地爲州縣，以處諸部。木昆部爲蜀廷都督府，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爲嚙鹿都督府，突騎施阿利施部爲絮山都督府，胡祿屋闕部爲鹽泊都督府，攝舍提噉部爲雙河都督府，鼠尼施處半部爲鷹娑都督府，又置崑陵濊池二都護府，以統之。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爲興昔亡可汗，兼驍騎大將軍，崑陵都護，領五咄陸部。阿史那步真爲繼往絕可汗，兼驍騎大將軍，濊池都護，領五弩失畢部，各賜帛十萬，以光祿卿盧承慶持冊命之。賀魯死，詔葬頤利冢旁，紀其概於石。

阿史那彌射亦室點蜜可汗五世孫，世爲莫賀咄葉護，貞觀中遣使者持節立彌射爲奚利邲咄陸可汗，賜鼓鑼，族兄步真謀殺彌射，欲自立，彌射不能國，即舉所部處月處蜜等入朝，拜右監門衛大將軍，而步真遂自爲咄陸葉護，衆不服，去之，亦與族人來朝，拜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帝征高麗有功，封平壤縣伯。遷右武衛大將軍，及平賀魯，乃與步真皆爲可汗，得補所部刺史以下，是歲彌射擊真珠葉護於雙河，斬之，殺闕吸二人，彌射步真無綏御材，下多怨，於是思結都曼率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叛，擊破于闐，詔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討之，都曼兵保馬頭川，五年，定方傳其城，擊降之。龍朔二年，彌射步真以兵從



海道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德彌射，且欲并其部，乃誣以謀反，海政不能察，即集軍吏計議，先發誅之，因稱詔發所屬賜可汗首領，彌射以麾下至，悉收斬之。其部鼠尼施拔塞幹叛走，海政追平之，步真死，乾封時，咸亨二年，以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爲左驍衛大將軍，兼匭廷都督，以安輯其衆，俄鳳中，都支自號十姓可汗，與吐蕃連和，寇安西，詔吏部侍郎裴行儉討之，行儉請毋發兵，可以計取，即詔行儉冊送波斯王子并安撫大食，若道兩蕃者，都支果不疑，率子弟上謁，遂禽之，召執諸部渠長，降別帥李遮旬以歸，調露元年也，西姓自是益衰，其後二部人日離散，遂擢彌射子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步真子步利設斛瑟羅爲右玉鈐衛將軍，盡襲父所領及可汗號，元慶累拜鎮國大將軍，行左威衛大將軍，武后擅命，率諸蕃長請賜睿宗氏曰武，更號斛瑟羅曰竭忠事主可汗，長壽中，元慶坐謁皇嗣，爲來俊臣所誣，要斬，流其子獻于振州，其明年，西突厥部立阿史那倭子爲可汗，與吐蕃寇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與戰冷泉大領谷，破之，碎葉鎮守使韓思忠又破泥孰侯斤及突厥施質汗胡祿等，因拔吐蕃泥孰沒斯城，聖曆二年，以斛瑟羅爲左衛大將軍，兼平西軍大總管，令撫鎮國人，是時烏質勒兵張甚，斛瑟羅不敢歸，與其部人六七萬內遷，死長安，擢子懷道爲右武衛將軍，長安中，以阿史那獻爲右驍衛大將軍，襲與昔亡可汗，安撫招慰十姓大使，北廷大都護，四年，以懷道爲十姓可汗，兼懷池都護，未幾擢獻爲西節度使，十姓部落都擔叛，獻擊斬之，傳首闕下，收碎葉以西帳落三萬內屬，置書嘉慰，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已內屬，爲默啜侵掠，以獻爲定遠道大總管，與北廷都護湯嘉惠等掎角，於是突騎施陰幸邊陲，故獻乞益師，身入朝，玄宗不許，詔左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安慰，方冊拜突騎施都督車鼻施噶蘇祿爲順國公，而突騎施已圍撥換大石城，將取四鎮，會嘉惠拜安西副大都護，即發三姓葛邏祿兵與獻共擊之，帝將詔王惠與相經略，宰相臣璵臣頌曰：突騎施叛，葛邏祿攻之，此夷狄自相殘，非朝廷出也，大者傷，小者滅，皆我之利，方王惠往撫慰，不可參以兵事，乃止，獻終以發葛邏祿不能制，亦歸死長安，突騎施吐火仙之敗，始以懷道子昕爲十姓可汗，開府儀同三司，懷池都護，冊其妻

涼國夫人李爲交河公主，遣兵護送，昕至碎葉西俱蘭城，爲突騎施莫賀達干所殺，交河公主與其子忠孝亡歸，授左領軍衛員外將軍，西突厥遂亡，突騎施烏質勒，西突厥別部也，自賀魯破滅，二部可汗皆先入侍，虜無的君，烏質勒隸斛瑟羅爲莫賀達干，斛瑟羅政殘，衆不悅，而烏質勒能撫下，有威信，諸胡順附，帳落慶威，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葉西北，稍攻得碎葉，即徙其牙居之，謂碎葉川爲大牙，弓月城伊麗水爲小牙，其地東鄰北突厥，西諸胡東直西廷州，盡并斛瑟羅地，聖曆二年，遣子遮弩來朝，武后厚加慰撫，神龍中，封懷德郡王，是歲烏質勒死，其子嚙鹿州都督婁葛爲左驍衛大將軍，襲封爵，是時勝兵三十萬，詔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持節冊命，賜官人四，景龍中，遣使者入謝，中宗爲御前殿，引葛騎羽林二仗引見，勞歸，俄與其將闕啜忠節交怨，兵相加暴，婁葛訟忠節罪，請內之京師，忠節以千金賂宰相宗楚客等，願無入朝，請導吐蕃擊婁葛以報，楚客方專國，即以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經制，嘉賓與忠節書疏反復，婁葛過得之，遂殺嘉賓，使弟遮弩率兵盜塞，安西都護牛師獎與戰，火燒城，師獎敗，死之，表索楚客頭以徇，大都護郭元振表婁葛狀直，當見赦，詔許，西土遂定，既而與遮弩分治其部，遮弩恨衆少，叛歸，默啜請爲鄉導，反攻其兄，默啜留遮弩，自以兵二萬擊婁葛，禽之，默啜歸，語遮弩曰：汝兄弟不相協，能盡心事我乎，兩殺之。

突騎施別種車鼻施噶蘇祿者，哀拾餘衆，自爲可汗，蘇祿善撫循其下，部種稍合，衆至三十萬，於是復雄西域，開元五年始來朝，授右武衛大將軍，突騎施都督，却所獻不受，以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拜蘇祿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賜錦袍，鉤帶魚袋七事，爲金方道經略大使，然蘇祿不純臣于唐，天子羈係之，進號忠順可汗，其後閱一二歲，使者納贊，帝以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妻之，是歲突騎施襲馬於安西，使者致公主教於都護杜暹，暹怒曰：阿史那女敢宣殺邪，答其使，不報，蘇祿怒，陰結吐蕃舉兵掠西鎮，圍安西城，暹方入當國，而趙頌貞代爲都護，乘城久之，出戰，又敗蘇祿，略人畜，發困貯，徐聞暹已宰相，乃引去，即遣首領葉支阿布思來朝，玄宗召見，饗之，會東突厥使者亦來，與爭長，曰：突



騎施國小且突厥臣不宜居上蘇祿使者曰寡乃爲我不可下遂設東西幄而蘇祿使者西席乃克宴始蘇祿愛治其人性勤約每戰有所得盡以予下故諸族附悅之爲盡力又交通吐蕃突厥二國皆以女妻之遂立三國女並爲可敦以數子爲華護費日廣而無素儲晚年愁蹙不聊故國獲稍留不分下始貳矣又病風一支攣不事事於是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支二部方感而種人自謂娑葛後者爲黃姓蘇祿部爲黑姓更相猜讎俄而莫賀達干都摩支夜攻蘇祿殺之都摩支又背達干立蘇祿子吐火仙骨啜爲可汗居碎葉城引黑姓可汗亦微特勒保恒邏斯城共擊達干帝使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和撫突騎施拔汗那西方諸國莫賀達干與嘉運率石王莫賀咄吐屯史王斯謹提共擊蘇祿子破之碎葉城吐火仙棄旗走禽之并其弟葉護頓阿波疏勒鎮守使夫蒙靈督挾銳兵與拔汗那王掩恒邏斯城斬黑姓可汗與其弟撥斯入曳建城收交河公主及蘇祿可敦亦微可敦而還又料西國散亡數萬人悉與拔汗那王諸國皆降處木昆匐延闕佳噉等諸部皆上書謝曰生於荒裔國亂王薨更相攻屠賴天子遣嘉運將兵誅暴拯危願得稽首聖顏以部落附安西永爲外臣許之明年擢闕佳噉爲右驍衛大將軍冊石王爲順義王加拜史王爲特進顯其功嘉運倖吐火仙骨啜獻太廟天子赦以爲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修義王頓阿波爲右武衛員外將軍以阿史那懷道子昕爲十姓可汗領突騎施所部莫賀達干怒曰平蘇祿我功也今立昕謂何即誘諸落叛詔嘉運招諭乃率妻子及羣官首領降遂命統其衆後數年復以昕爲可汗遣兵護送昕至但闐城爲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爲可汗安西節度使夫蒙靈督誅斬之以大羣官都摩支闕頭斤爲三姓葉護天寶元年突騎施部更以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爲可汗數通使貢十二載黑姓部立登里伊羅蜜施爲可汗亦賜詔冊至德後突騎施衰黃黑姓皆立可汗相攻中國方多故不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猶能遣使者入朝大曆後葛邏祿威徙居碎葉川二姓微至臣役於葛祿斛瑟羅餘部附回鶻及其破滅有特麗勒居焉耆城稱葉護餘部保金沙領衆至二十萬

贊曰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彊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皆往從之恭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爲彊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卽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蓋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貴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蔑如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暴師不告勞料敵無遁情善任將必其功蓋黃帝之兵也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道寢衰當始與難運之威衰屬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吐蕃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得禮得禮嗣為乞佛熾盛所滅樊尼擊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為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其俗謂疆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其官有大相曰論董副相曰論董屠莽各一人亦號大論小論都護一人曰悉編製通又有內大相曰論董製通亦曰論莽熱副相曰論董製通小相曰論董充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曰論董波製通副整事曰論董覺製通小整事曰論董波充皆任國事總號曰尚論製通突瞿地直京師西八千里距都善五百里勝兵數十萬國多震雷風雹積雪盛夏如中國春時山谷常冰地有寒瘴中人輒瘡促而不害其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有城郭廬舍不肯處聯纓帳以居號大拂廬容數百人其衛候嚴而牙其監部人處小拂廬多老壽至百餘歲者衣率氍毹以赭塗面為好婦人辮髮而榮之其器屈木而韋底或氈為盤凝鈔為盤實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漿以飲其官之章飾最上翠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屋皆平上高至數丈其稼有小麥青稞麥蕎麥豈豆其獸犛牛名馬犬羊麋天鼠之皮可為裘獨犛鹿日馳千里其寶金銀錫銅其死葬為冢堅塗之其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為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或剜鼻以皮為鞭杖之從喜怒無常其獄窮地深數丈內囚于中二三歲乃出其寔大賓客必驅犛牛使客自射乃敢饋其俗重鬼右巫事獺為大神喜浮屠法習呪詛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多佩弓刀飲酒不得及亂婦人無及政貴壯賤弱母拜子子倨父出入前少而後老重兵死以累世戰沒為甲門敗儒者垂狐尾於首示辱不得列于

人拜必手據地為犬號再揖身止居父母喪斷髮黛面墨衣既葬而吉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為契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轡甚急驛益多告寇舉烽其畜牧逐水草無常所其鎧冑精良衣之周身駭兩目勁弓利刃不能甚傷其兵法嚴而師無餽糧以國獲為資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其四時以麥熟為歲首其戲碁六博其樂吹螺擊鼓其君臣自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所服玩乘馬皆瘞起大屋家廟樹衆木為祠所贊普與其臣歲一小盟用羊犬猴為牲三歲一大盟夜肴諸壇用人馬牛驢為牲凡牲必折足裂腸陳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其後有君長曰暇悉董摩董摩生陀土度陀土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詎素若詎素生論贊素論贊生棄宗弄贊亦名棄蘇農亦號弗夜氏其為人慷慨才雄常驅野馬繫牛馳刺之以為樂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馮德遐下書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幣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厚幾得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始有以間我乎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亢走青海之陰盡取其資畜又攻党項白蘭羌破之勒兵二十萬入寇松州命使者賈金甲具言迎公主謂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輕出規賊反為所敗屢羌大擾皆叛以應賊乃詔吏部尚書侯君集為行軍大總管出當彌道右領軍大將軍劉蘭出洮河道並為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軍牛進達出關水道又領軍將軍劉蘭出洮河道並為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進討進達自松州夜襲其營斬首千級初東寇也連歲不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罪面請昏許之遣大論薛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乞寶稱是以為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柏海親迎見道宗執禮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媿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為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公主惡國人精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視觀屬國統納為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帝代還遣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麗特遠弗率於禮天子自

將度遼，隳城陷陣，指日凱旋，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鵠猶鴈也，臣謹治黃金為鵠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三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西域，為中天竺所鈔，弄贊發精兵從玄策討破之，來獻俘。高宗即位，擢尉馬都尉，西海郡王，弄贊以書詒長孫無忌曰：「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願勒兵赴國共討之，并獻金琲十五種以薦昭陵。」進封寶王，賜餉蕃渥。又請蠶種，酒人與碾磑等諸工，詔許。永徽初死，遣使者弔祠，無子，立其孫，幼不事，故祿東贊相其國。顯慶三年，獻金益金頗羅等，復請昏，未幾，吐谷渾內附。祿東贊怨忿，率銳兵擊之，而吐谷渾大臣素和貴奔吐蕃，恭以虛實，故吐蕃能破其國。慕容諾曷鉢與弘化公主引殘落走涼州，詔涼州都督鄭仁泰為青海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獨孤卿雲等屯涼郡。左武侯大將軍蘇定方為安集大使，為諸將節度，以定其亂。吐蕃使論仲琮入朝，表吐谷渾罪，帝遣使者譴讓，乃使來請與吐谷渾平賊，求赤水地牧馬，不許。會祿東贊死，東贊不知書，而性明毅，用兵有節制。吐蕃倚之，遂為疆國，始入朝，占對合旨。太宗擢拜右衛大將軍，以現邪公主外孫妻之。祿東贊自言先臣為聘婦，不敢事詔，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敢辭，帝異其言，然欲懷以恩，不聽也。有子曰欽陵，曰贊婆，曰悉多子。曰勃論祿東贊死而兄弟並當國，自是歲入邊，盡破有諸羌羈縻十二州，總章中，徙吐谷渾部于涼州，旁南山，帝刈吐蕃之入，召宰相姜恪，閣立本將軍契苾何力等議先擊吐蕃，立本曰：「民饑未可以師，何力曰：吐蕃介在西極，臣恐師到獸竄，山伏捕討無所得，至春復侵吐谷渾，臣請勿救，使疑吾力困而驕之，一舉可滅也。」恪曰：「不然，吐谷渾方衰，吐蕃實勝，以衰氣拒勝兵，戰必不亢，不救則滅。」臣謂王師亟助之，使國幸存，後且徐圖可也。議不決，亦不克從。咸亨元年，入殘羈縻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撥換城，於是安西四鎮並廢。詔右衛大將軍薛仁貴為還擊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副之，出討吐蕃，并護吐谷渾還國。師凡十餘萬，至大非川，為欽陵所拒，王師敗績，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詔司戎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姜恪為涼州道行軍大總管，出討會稽，班師，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仲琮少辨太學，頗知書，帝召見問曰：「贊普孰與其相贊，對曰：

勇果善斷不違也，然動以治國，下無敢欺令主也。且吐蕃居寒露之野，物產寡薄，為海之陰，感夏積雪，暑既冬寒，隨水草以牧，寒則城處，施帳帳器用不當中國萬分一，但上下一力，議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能久而強也。帝曰：吐谷渾與吐蕃本甥舅國，素和貴叛其主，吐蕃任之，奪其土地，薛仁貴等往定慕容氏，又伏擊之而寇我涼州，何邪？仲琮頓首曰：臣奉命來獻，它非所聞。帝建其答，然以仲琮非用事臣，故殺其禮。上元二年，遣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求與吐谷渾倚好，帝不聽。明年攻鄯廓河芳四州，殺略吏及馬牛萬計，乃詔周王顯為洮州道行軍元帥，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以相王輪為涼州道行軍元帥，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鴻臚卿蕭嗣業等軍討之。二王不克行，吐蕃進攻疊州，破密恭丹嶺二縣，又攻扶州，敗守將，乃高選尚書左僕射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久之無功。吐蕃與西突厥連兵攻安西，復命中書令李敬玄為洮河道行軍大總管，西河鎮撫大使鄯州都督代仁軌，下詔募猛士，毋限籍役，狼負帝自臨邊，又救益州長史李孝逸，壽州都督拓王奉益發劍南山南士，先戰龍支，吐蕃敗，敬玄率劉審禮擊吐蕃青海上審禮戰沒，敬玄頗承風機，礙險不得縱，吐蕃壓王師屯，左領軍將軍黑齒常之，率死士五百夜奔其營，虜驚，自相輜藉而死者甚衆，乃引去。敬玄僅脫，帝既憐仁無遠略，見諸將數敗，乃博咨近臣求所以禦之之術，帝曰：朕未始損甲履軍，往者滅高麗百濟，比歲用師，中國騷然，朕至今悔之。今吐蕃內侵，盡為我謀，中書舍人劉祿之等具對，須家給人足，可擊也。或言賊險詰不可與和，或言營田嚴守便，惟中書侍郎薛元超謂縱敵生患，不如料兵擊之。帝顧黃門侍郎來恆曰：自李勣亡，遂無善將，恆即言向洮河兵足以制敵，但諸將不用命，故無功。帝殊不悟，因罷議。儀鳳四年，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欽陵復擅政，使大臣來告喪，帝遣使者往會葬，明年贊婆素和貴率兵三萬攻河源，屯夏非川，敬玄與戰，湟川敗績，左武侯將軍黑齒常之以精騎三千夜擄其營，贊婆懼引去，遂擄常之為河源軍，經略大使，乃嚴烽邏，閉屯田，虜謀稍折，初劍南度茂州之西築安戎城以迓其鄰，俄為生羌導虜取之以守，因并西洱河諸蠻，盡臣羊同党項諸羌，其地東與松茂接，南極婆羅門，西取



四鎮北抵突厥幅員餘萬里漢魏諸戎所無也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遣使者弔祠又歸我陳行焉之喪初行焉使廣輪欽陵欲拜已臨以兵不爲屈留之十年及是喪還贈睦州刺史贊婆復入貢非川常之輩走之武后時與贊夷同朝賀永昌元年詔文昌右相章待價爲安惠道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閼溫古副之以討吐蕃兵逗留坐死徙明年復詔文昌右相岑長倩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兵半道罷又明年大首領曷蘇率貴川部與党項種三十萬降后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爲安撫使率兵二萬迎之次大度水吐蕃禽曷蘇去而它酋營插又率羌蠻八千自來玄遇卽其部置葉州用營插爲刺史刻石大度山以紀功是歲又詔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爲武威道行軍總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戎狄爲中國患尙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漢以百萬衆困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夷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兩關斷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於是障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算緡法稅舟車權酒酤夫豈不懷爲長久計然也匈奴於是孤特遠竄遂開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於延光三絕三通太宗文皇帝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蔥嶺剖裂府鎮煙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而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驢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實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懾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表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廣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廷安西諸蕃悉亡讎乃格於是首領勸諭贊與突厥僞可汗阿史那倭子南侵與孝傑戰冷泉敗走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孰沒斯城證聖元年欽陵贊婆攻臨洮孝傑以蕭邊道大總管戰素羅汗山虜敗還又攻涼州殺都督遣使者請和約罷四鎮兵求分十姓地武后詔通泉尉郭元振往使道與欽陵遇元振曰東贊事朝廷誓好無窮今慢自絕歲擾邊父通之子絕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

曰然然天子許和得罷二國戍使十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自守若何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土爲列國主道非有它且諸部與吐蕃異久爲唐編人矣欽陵曰使者意我規創諸部爲唐邊患邪我若貪土地財賦彼青海湟川近矣今舍不爭何哉突厥諸部積漢唐莽去中國遠甚安有爭地萬里外邪且四夷唐皆臣并之雖海外地際靡不磨滅吐蕃適獨在者使以兄弟小心得相保耳十姓五咄陸近安西於吐蕃遠俟斤距我載一礮騎士騰突不易旬至是以爲憂也烏海黃河關源阻奧多瘴毒唐必不能入則弱甲戢將易以爲蕃患故我欲得之非圖諸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數百狹纔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穫不五六年可斷其右今棄不爲亦無虞于我矣青海之役贊仁素約和邊守不戒崔知辯徑俟斤掠我牛羊萬計是以求之使使者固請元振固言不可許后從之欽陵專國久常居中制事諸弟皆領方面兵而贊婆專東境幾三十年爲邊患兄弟皆才略沈雄衆憚之器弩悉弄既長欲自得國漸不平乃與大臣論罷等圖去之欽陵方提兵居外贊普託言獵卽勒兵執其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者召欽陵贊婆欽陵不受命贊普自討之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百餘人贊婆以所部及兄子莽布支等款塞遣羽林飛騎迎勞擢贊婆特進輔國大將軍歸德郡王莽布支左羽林大將軍安國公皆賜鐵券禮尉厚贊婆卽領部兵戍河源死贈安西大都護又遣左肅政臺御史大夫魏元忠爲龍右諸軍大總管率龍右諸軍大使唐休璟出討方虜攻涼州休璟擊之斬首二千級於是論彌薩來朝請和贊普自將萬騎攻悉州都督陳大慈四戰皆克明年乃獻馬黃金求昏而虜南屬悵皆叛贊普自討死于軍諸子爭立國人立棄隸縮贊爲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盟又使大臣悉董熱固求昏未報會監察御史李知古建討姚州蠻劄吐蕃鄉導詔發劍南募士擊之蠻酋以情輸虜殺知古尸以祭天進攻蜀漢詔靈武監軍右臺御史唐九徵爲姚州道討擊使率兵擊之虜以鐵紐渠漢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毀紐渠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中宗景龍二年還其昏使或言彼來逆公主且習聞華言宜勿遣帝以中國當以信結夷狄不



許明年吐蕃更遣使者納貢。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尙贊咄名悉臘等逆公主。帝念主幼。賜錦綉別數萬。雜伎諸工悉從。給龜茲樂。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節送。帝爲幸始平帳飲。引羣臣及虜使者宴。酒所。帝悲涕歎。爲赦始平縣罪。死皆免。賜民繇賦一年。改縣爲金城鄉。曰鳳池。里曰悅別。公主至吐蕃。自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外雖和而陰銜怒。卽厚餉矩。請河西九曲爲公主湯沐。矩表與其地。九曲者。水甘草良宜畜牧。近與唐接。自是虜益強。虜入寇。玄宗開元二年。其相全達延上書宰相。讀載盟文。定境於河源。巧左散騎常侍解琬泣盟。帝令姚崇等報書。命琬持神龍誓往。吐蕃亦遣尙欽藏。御史名悉臘獻辭。未及定。全達延將兵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楊矩懼。自殺。有詔薛納爲隴右防禦使。與王駿等并力擊帝。怒。下詔自將討之。會駿等戰武階。斬首萬七千。獲馬羊無慮二十萬。又戰長子。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乘之虜大敗。衆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死。洮水爲不流。帝乃罷行。詔紫微舍人倪若水臨按軍實戰功。且弔祭戰亡士。敕州縣并瘞吐蕃露屍。宰相建言。吐蕃本以河爲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置獨山九曲二軍。距積石二百里。今旣負約。請毀橋。復守河如約。詔可。遣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慰安公主。然小小入犯。邊無閑歲。於是郭知運王君奭相繼節度隴右河西以扞之。吐蕃遣宗俄因子到洮水祭戰死士。且請和。然恃威強。求與天子敵國。語悖傲。使者至臨洮。詔不內。金城公主上書求聽脩好。且言贊普君臣欲與天子共署誓刻。吐蕃又遣使者上書。言孝和皇帝嘗賜盟。是時唐宰相豆盧欽望魏元忠李嶠紀處訥等凡二十二人。及吐蕃君臣同誓。孝和皇帝崩。太上皇嗣位。脩睦如舊。然唐宰相在誓刻者皆歿。今宰相不及前約。故須再盟。比使論乞力等前後七輩往。未蒙開許。且張玄表李知古將兵侵暴甥國。故違誓而戰。今舅許蒲貸前惡。歸於大和。甥旣堅定。然不重盟。爲未信。要待新誓也。甥自總國事。不牽于下。欲使百姓久安。舅雖及和而意不專。於言何益。又言舅責乞力徐集兵。且兵以新故相代。非集也。往者疆場自白水皆爲閑壤。昨郭將軍屯兵而城之。故甥亦城假令二國和以迎送。有如不通。因以守境。又疑與突厥骨

咄祿善者。舊與通聘。卽日舅甥如初。不與交矣。因奉寶瓶。極以獻。帝謂昔已和親。有成言。尋前盟可矣。不許復誓。禮其使而遣。且厚賜贊普。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攻小勃律國。其王沒謹忙。詰書北廷。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墮吐蕃。都護圖之。孝嵩聽許。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謹忙兵夾擊吐蕃。死者數萬。多取鎧仗馬羊。復九城故地。始勃律王來朝。父事帝。還國。置綏遠軍以扞吐蕃。故歲常戰。吐蕃每曰。我非利若國。我假道攻四鎮爾。及是累歲不出兵。於是隴右節度使王君奭請深入取償。十二年。破吐蕃。獻俘。後二年。悉諾邏兵入大斗拔谷。遂攻甘州。火鄉聚。王君奭勒兵避其銳。不戰。會大雪。吐蕃戰凍如積。乃踰積石軍。趨西道以歸。君奭豫遣謀出塞燒野草。悉諾邏頓犬非川。無所牧。馬死過半。君奭率秦州都督張景順約齊窮蹙。出青海西方。冰合。師乘而度。于時虜已踰大非山。留輜重疲弱濱海。君奭縱兵俘以旋。時中書令張說以吐蕃出入數十年。勝負略相當。甘涼河鄯之人奉調發困甚。願聽其和。帝方寵君奭。不聽。未幾悉諾邏恭祿燭龍莽布支入陷瓜州。毀其城。執刺史田元獻及君奭父。遂攻玉門軍。圍常樂。不能拔。回寇安西。副都護趙頊貞擊却之。會君奭爲回紇所殺。功不遂。帝乃用蕭嵩爲河西節度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瓜州刺史。復城之。嵩縱反間。殺悉諾邏恭祿。明年大將悉未朗攻瓜州。守珪擊走之。鄯州都督張志亮又戰青海西。破大莫門城。焚棄宅橋。隴右節度使杜賓客以彊弩四千射虜。破之。祁連城下。斬副將一上級五千首。虜敗。慟而走山。又明年。守珪率伊沙等州兵破虜大同軍。又信安王禕出隴西。拔石堡城。卽之。置振武軍。獻俘於廟。帝以書賜將軍裴旻曰。敢有掩戰功不及賞者。士自陳。將吏皆斬。戰有逗留。舉隊如軍法。能擒其王者。授大將軍。於是士益奮。吐蕃令囊骨委書塞下。言論莽熱。論泣熱皆萬人將。以贊普命謝都督刺史。二國有舅甥好。昨彌不弄羌項交構。二國故失。惟此不聽。唐亦不應聽。都督遣腹心吏與囊骨還議盟事。囊骨猶千牛官也。於是忠王友皇甫惟明並言約和。便帝曰。贊普向上書悖慢。朕必滅之。毋議和。惟明曰。昔贊普幼。是必邊將好功之人爲之。以激怒陛下。且二國交惡。必與師。師與則隱盜財利。

詐功級希陛下過賞以甘心焉。今河西龍右贊耗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以紓邊患。惠民之上策也。帝采其言。敕惟明及中人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普大喜。因悉出貞觀以來書詔示惟明。厚饋獻使名悉臘隨使者入朝。奉表言。甥先帝舅顯親也。曩爲張玄表李知古交關。遂成大費。甥以文成金城公主。取失禮乎。特以冲幼。枉爲邊將譏亂。如蒙澄亮。死且萬足。千萬歲不敢先負盟。且獻怪寶。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內之悉臘。略通華文。既宴。與語甚厚。賜紫服金魚。悉臘受服辭魚曰。國無是不敢當。帝遣御史大夫崔琳報聘。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爲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又請五經。敕秘書寫賜。并遣工部尚書李善往聘。賜物萬計。吐蕃遣使謝。且言唐吐蕃皆大國。今約和爲久長計。恐邊吏有妄意者。請以使人對相曉敕。令昭然具知。帝又令金吾將軍李倕監赤嶺樹碑。詔張守珪與將軍李行禮。吐蕃使者莽布支分諭劍南河西州縣曰。自今二國和好。無相侵暴。乃使悉諾勒海納貢。并以幣器偏遺執政。明年。上寶器數百具。制治詭殊。詔置提象門示羣臣。其後吐蕃西擊勃律。勃律告急。帝諭令罷兵。不聽。卒殘其國。於是崔希逸爲河西節度使。鎮涼州。故時驛畔皆樹壁守捉。希逸謂虜戎將乞力徐曰。兩國約好。而守備不廢。云何。請皆罷。以便人。乞力徐曰。公忠誠無不可。恐朝廷未皆信。脫掩吾不備。其可悔。希逸固邀乃許。即共刑白犬盟。而後悉撤障壁。虜畜牧被野。明年。僊史孫誨奏事。妄言虜無備。可取也。帝采之。詔內豎趙惠琮共往按狀。小人欲徵幸。至涼州。因共矯詔詔希逸發兵。襲破吐蕃青海上。斬獲不貲。乞力徐遁走。吐蕃患不朝。二十六年。大入河西。希逸拒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拔新城。更號威戎軍。希逸顧失信。怙怙悵悵。召拜河南尹。既而與惠琮俱見犬祟。疑而死。誨亦及它誅。肅宗代爲河西節度留後。杜希望隴右節度留後。王昱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碎赤嶺碑。希望發鄯州兵奪虜河橋。並河築鹽泉城。號鎮西軍。破吐蕃兵三萬。昱以劍南兵入攻安戎城。築二小壘左右之。兵次蓬婆嶺。輸劍南粟餉軍。吐蕃悉銳來救。昱大敗。小壘皆沒。士死凡數萬。昱貪妄。非將選。故敗。貶死高要。

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軍。詔臨洮朔方分援。虜絕臨洮道。白水軍使高東于拒守。虜引去。昱遣將追尾。有雲出軍上。白兔舞。大破吐蕃。昱之敗。以張宥代節度劍南。以章仇兼瓊爲益州司馬。宥文吏。不知兵。委事兼瓊。兼瓊因得入奏。天子果其議。拔兼瓊代宥節度。兼瓊謀誘吐蕃。安戎城主爲應。導官軍入盡殺虜戎。以監察御史許遠守之。吐蕃圍安戎。絕水泉。會石裂泉湧。虜驚引去。復攻維州。不得志。詔乃改安戎曰平戎云。是歲金城公主薨。明年爲發哀。吐蕃使者朝。因請和不許。虜乃悉衆四十萬攻承風堡。抵河源軍。西入長寧橋。安仁軍渾崖烽騎將藏希液以銳兵五千破之。吐蕃又襲廓州。敗一縣。屠吏人。攻振武軍石堡城。蓋嘉運不能守。天寶元年。龍右節度使皇甫惟明破虜大嶺軍。戰青海。破莽布支。斬首三萬級。明年。破洪濟城。戰石堡。不克。副將諸葛訓死之。又明年。惟明破虜。獻俘京師。帝以哥舒翰節度龍右。翰攻拔石堡。更號神武軍。又禽其相兀論樣郭。十載。安西節度使高仙芝俘大酋以獻。是時吐蕃與蠻閭羅鳳聯兵攻瀘南。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姦罔上。自言破蠻衆六萬於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哥舒翰破洪濟大莫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實天寶十二載。於是置神策軍於臨洮。洮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以實河曲。後二年。蘇毗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蘇毗。彊部也。是歲贊普乞黎蘇龍臘贊死。子寧悉龍臘贊嗣。遣使者脩好。詔京兆少尹崔光遠持節齎冊弔祠。還而安祿山亂。哥舒翰悉河隴兵東守潼關。而諸將各以所鎮兵討難。始號行營。邊候空虛。故吐蕃得乘隙暴掠。主德初。取巂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修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報聘。然歲內侵。取廓羅岷等州。及河源莫門軍。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誑。姑務紓患。乃詔宰相郭子儀蕭華裴遵慶等與盟。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使散騎常侍李之芳。太子左庶子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龍右地盡亡。進圍涇州。入之。降刺史高暉。又破邠州。入奉天。副元帥郭子儀禦之。吐蕃以吐谷渾党項兵二十萬東略武功。渭北行營將呂日將戰。整屋西破之。又戰終南。日將走。代宗幸陝。子儀退趨商州。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

承宏爲帝。改元。擅作敕令。署官吏。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通樓山谷。亂兵因相據鈔。道路梗閉。光祿卿殷仲卿率千人壁藍田。選二百騎度滻。或給虜曰。郭令公軍且來。吐蕃大震。會少將王甫與惡少年伐鼓譟苑中。虜驚。夜引去。子儀入長安。高暉東奔。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殺之。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天子還京。吐蕃退。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拒守。鎮西節度使馬勣以千騎戰郿之。吐蕃屯原會。咸渭間自如也。是歲南入松維保等州及雲山新龍城。明年遣使人李之芳等。劍南嚴武破吐蕃南鄙兵七萬。拔當狗城。會僕固懷恩反。自靈武遣其將范志誠任數合吐蕃。吐谷渾兵攻邠州。白孝德郭晞嬰壘守。乃入居奉天西。子儀入奉天。按軍不戰。郭晞以銳士夜擣其營。斬首數千級。奪馬五百。取四將。吐蕃引去。是時嚴武拔鹽州。又戰西山。取其衆八萬。虜圍涼州。河西節度使楊志烈不能守。跳保甘州。而涼州亡。永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懷恩不得志。導虜與回紇。項羌渾奴刺犯邊。吐蕃大會尙結惠贊摩尙惠東贊等衆二十萬至醴泉奉天。邠將白孝德不能亢。任數以兵略鳳翔整屋。於是京師戒嚴。朔方兵馬使渾日進孫守亮屯奉天。詔子儀以河中兵屯涇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整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率大軍屯于苑。吐蕃逼奉天。日進以單騎馳之。士二百踵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仆。虜大驚辟易。日進挾虜一將躍出。舉軍望而譟。士還無一矢著身者。明日。虜薄城。日進發機石勁弩。故兵多死。凡三日。虜斂軍入壁。日進知虜曲折。即夜斫其營。斬千餘級。生禽五百。又戰馬嵬。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五千。獲馬橐它械甚衆。帝欲自討賊。下詔大擄馬。京師始置團練。都人震擾。壘垣亡去者十八。詔中人戶都門。不能止。吐蕃游騎四百略武功。鎮西節度使馬璘使健士五十擊之。殲士氣益奮。虜徙營九變之陰。掠醴泉居人數萬。焚室廬。田皆赤地。周智光與虜戰澄城。破之。吐蕃至邠北。復與回紇合。還攻奉天。抵馬嵬。任數以兵五千掠白水。殘同州。於是城中涇橋鄆以屯兵。會懷恩死。虜謀無主。遂與回紇爭長。回紇怒。詰子儀請舉吐蕃自救。子儀許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大破之。降僕固名臣。

帝乃班師。

唐書卷二百十六上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下

吐蕃

永泰大曆間再遣使者來聘於是戶部尚書薛景仙往報詔宰相與吐蕃使者盟俄寇靈州掠宜祿郭子儀精甲三萬戍涇陽入屯奉天靈州兵破虜二萬上級五百首景仙與論泣陵備來請境鳳林關而路悉等十五人又來三年虜引衆十萬復攻靈州略邠州先是尙悉結自寶應後數入邊以功高請老而贊磨代之爲東面節度使事河隴邠寧馬璘朔方將白元光再破其衆獲馬羊數千劍南亦破虜萬人尙悉摩復來朝天子以虜數入塞詔治守障從當悉柘靜恭五州皆據險以守八年虜大萬騎侵靈州敗民稼進寇邠寧渾瑊與戰不利副將死略數千戶瑊整卒夜襲其營涇原馬璘以兵掩之潘原射豹皮將死軍中哭乃遁去璘收所俘士及男女而還郭子儀又破其衆十萬九年帝遣諫議大夫吳損脩好虜亦使使者入朝於是子儀屯邠州李抱玉屯高壁馬璘屯原州李忠臣屯涇州李忠誠屯鳳翔滅希讓屯渭北備虜之入明年西川節度使崔寧破虜於西山虜攻臨涇龍州次普潤焚掠人畜與抱玉戰義寧破之道涇州璘尾追敗之於百里又明年崔寧破虜故洪節度氏繼覺項等兵斬首萬級禽酋領千人牛羊虜饑甚衆獻之朝吐蕃不得志入掠黎雅於是劍南兵合南詔與戰破之禽大龍官論器然又侵坊州取党項牧馬崔寧攻望漢城破之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恭戰岷州吐蕃走寧破西山三路及叩南兵斬首八千級十三年虜大會馬重英以四萬騎寇靈州塞漢御史尙書三渠以擾屯田爲朔方留後常諫光所逐重英殘廢而去乃南合南詔衆二十萬攻茂州略扶文遂侵黎雅時天子已發幽州兵馳拒虜大奔破初虜使數至留不遣所俘虜口悉部送江南德宗即位先內靖方鎮顧歲與虜戰其亡復相償欲以德綏懷之道太常少卿韋倫持節歸其俘五百厚給衣襦切敕邊吏謹事障無輒侵虜地吐蕃始聞未信使者入境乃皆感畏是時乞立贊爲贊普姓戶盧提氏曰我乃有

三恨不知天子喪不及弔一也山陵不及購二也不知舅即位而發兵攻靈州入扶文便道口三也即發使者隨倫入朝帝又遣倫還蜀俘虜以倫再至歡甚授館作樂樂九日留以輪欽明恩等五十人從獻方物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復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車我及請雲州西盡實蘭山爲吐蕃境漢衡奏天子乃遣入蕃使判官常魯論悉諾羅入朝道贊普語且引景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與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以獻爲進賜爲寄領取爲領之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爲解并約地於賀蘭其大相尙悉結嗜殺人以前南之敗未報不助和議次相尙結贊有謀固請休惠邊人贊普卒用結贊爲大相乃禮好漢衡與其使區頰贊偕來約盟境上拜漢衡驢驘卿以都官員外郎樊澤爲計會使與結贊約且告龍右節度使張鑑同盟澤與結贊約盟清水以牛馬爲牲鑑欲未其禮乃給結贊曰唐非牛不田蕃非馬不戰請用犬豕羊結贊聽諾將盟乃除地爲壇約二國各以二千士列壇外冗從立壇下鑑與蕃府齊映齊抗驢驘漢衡計會使于頃及澤魯皆朝服結贊與論悉諾羅藏熱輪利陀輪力徐等對升壇刑牲壇北雜其血以進約唐地涇州右盡彈等峽龍州右極清水鳳州西盡同谷劍南盡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鎮蘭渭原會西臨洮東成州抵劍南西磨些諸蠻大度水之西南盡大河北自新泉軍抵大磧南極賀蘭塞宅嶺其間爲閑田二國所棄戍地毋增兵毋創城堡毋耕邊田既盟請鑑詣壇西南隅浮屠爲誓於是升壇大享獻酬乃遣帝命宰相尙書與虜使者盟長安而清水之約疆場不定復令漢衡決於贊普乃克盟於是宰相李忠臣盧杞關播崔寧工部尙書喬琳御史大夫于頔太府卿張獻恭司農卿段秀實少府監李昌慶京兆尹王翊金吾衛大將軍渾瑊與區頰贊等同盟京城之右郊禮如清水前二月告廟齊三日關播跪讀載書已盟乃大享詔左僕射李揆爲入蕃會盟使還區頰贊等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詔右散騎常侍于頔持節慰撫太常少卿沈房爲安西北廷宣慰使以報之渾瑊用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於武亭川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界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責先約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償結贊莽



羅等，帛萬匹。於是虜以爲怨。貞元二年，詔倉部郎中趙建往使，而虜已犯涇隴。邠寧掠人畜，敗田祿。內州皆閉壁，游騎至好時。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神策將李昇等屯咸陽。河中渾瑊、華州元光援之。以左監門將軍康成使焉。尙結贊屯上嵒原，亦令使論乞陀來請盟。鳳翔李晟遣部將王似以銳兵三千夜入汧陽，明日薄其中軍。虜驚潰走，結贊僅自脫。虜衆二萬，侵鳳翔，李晟擊却之。因襲破摧沙堡，燒儲脩，斬守者，吐蕃攻鹽夏，刺史杜彥光拓拔乾暉不能守，悉其衆南奔。虜遂有其地。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正殿，痛自咎。詔元光經略鹽夏三年，命左庶子崔渼李鈺踵使，結贊得鹽夏，皆戍以兵。乃自屯鳴沙，然饋餉數困。於是略元光韓游瓌潰塞而屯，馬燧次石州，跨河相犄角。結贊大懼，屢請盟。天子不許，即以貴將論頗熟厚賂乞和於燧，燧以爲情，身入見天子，請將以燧入，皆守壁不戰。結贊遽還走，馬多死，士不能步，有饑色。渼始至鳴沙，傳詔讓結贊破約陷鹽夏，對曰：「本以武功未償，乃來。又候碑仆，疆場不明，故行境上。涇州乘城自保，鳳翔李令不納吾使，雖康成等來，皆不能致委曲。我日望大臣而卒無至者，我故引還。」鹽夏守將懼吾衆，以城丐我，非我敢攻也。若天子復許盟，虜之願也。唯所命。當以鹽夏還唐。又言清水盟，大臣少，故約易壞。請悉遣宰相元帥二十一人會盟，拜官置鹽夏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外蕃所信。請主盟。帝復使渼報結贊曰：「希全守鹽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觀既徙官，以渾瑊爲盟會使。約五月盟清水，使先效二州以驗虜信。結贊辭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土梨樹，乃歸二州。天子從之。賊來受命，拜漢衛兵部尙書，以副賊。賊率師二萬待期，詔元光助之。宰相議所盟地，左神策將馬有鄰建言：「土梨樹林蒼巖阻，兵易籠伏，不如平涼夷漫坦直，且近涇，緩急可保也。」乃定盟平涼。賊約結贊主客均以兵三千至壇外，誕從四百叩壇，以辭軍交還相入，將盟。結贊伏精騎三萬于西，縱驍騎出入城軍，賊將梁奉真亦隸馬入虜軍營，陰執之。而賊不知也。客請賊等具冠劍，皆就輕更衣，從容胖肆。虜忽三伐鼓，衆譟而興，賊不知所出，走，輕便得馬，不銜而馳，十里始得銜，虜追矢若雨，不傷也。至元光營，乃脫。裨將李榮兵數百據北阜，與虜戰，失盡，乃降。判官韓弁監軍宋鳳朝死之。漢衛

與判官鄭叔矩，路泌，掌書記袁同直，列將扶餘準、馬寧、孟日華、李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弁、中人劉延邕、俱文珍、李朝清等六十人皆被執。士死者五百，生獲者千餘人。漢衛語虜曰：「我崔尙書也。」結贊與我善，若殺我，結贊亦殺若。乃不死。人負一木，以繩三約之，係其髮驅之。夜則杙地繫而仆，蒙以剝守者履其上。始結贊將劫希全，觀急以銳兵直趣京師，既不克，又欲禽賊等，搆虛入寇，其謀本然。既引去，至故原州，坐帳中，見漢衛等，慢言渾瑊戰武功，我力也。許裂地償我，而自食其言。吾既作金枷，將必得賊以見贊。贊乃今失之，徒致公等無益也。當使人歸報。初，漢衛遇亂，從史呂溫身蔽兵，溫傷而漢衛脫。虜人嘉其義，厚給養之。結贊屯石門，以俱文珍、馬寧、馬弁歸唐，而囚漢衛叔矩、河州、辛榮、鄆州、扶餘準、鄆州。帝猶使中人齎詔書賜結贊，拒不受。虜戍鹽夏，涉春疫大興，皆思歸。結贊以騎三千迎之，火二州廬舍，頽郭堞而去。杜希全分兵保之。帝哀漢衛等陷辱，下詔賜其子七品官。叔矩必奔，日華榮、志信、澄、良貴、演明，一子八品官。袁同直而下，一子九品官。以決勝軍使唐良臣屯潘原，神策將蘇太平屯隴州。結贊召漢衛日華延邕至石門，以五騎送境上。遣使者奉表來，李觀曰：「有詔不內吐蕃使者。」受漢衛等，放其使。結贊以羌渾衆屯潘口，傍青石嶺，三分其兵趨隴汭陽間，連營數十里。中軍距鳳翔一舍，詭漢服號邢君牙兵，入吳山寶鷄，焚聚落，略畜牧丁壯，殺老孺，斷手剔目，乃去。李晟嘗懸大木塞安化隘處，虜過悉焚之。詔神策將石季章壁武功，良臣移師百里城。虜又剽汧陽華亭男女萬人，以界羌渾。將出塞，令東向辭國，衆慟哭，投壻谷死者千數。吐蕃又入豐義園華亭，絕汲道。守將王仙鶴請救於隴州刺史蘇清沔，合太平兵赴之。虜逆戰，太平不勝，引還。虜日千騎四掠，虜兵不敢出。虜積薪將焚華亭，仙鶴以衆降清沔，潛兵大衆，夜半約城中舉火燭天。虜衆驚，因襲其營，乃去。更攻連雲堡，飛石投市井，皆滿。爲虛梁絕壑而升，守將張明遠降于虜。虜分捕山間亡人及牛羊，率萬計，涇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能得一俘，但賀賊出塞而已。連雲堡，涇要地也。三垂峭絕，北據高，虜所進退，候火易通。既失之，城下卽虜境。每蕞，必陳兵于野，故多失時。是歲三州不相容，虜數千騎犯長武城，城使韓全義拒之，韓游瓌

兵不出於是虜安行邪涇間諸屯西門皆閉虜治故原州保之帝取所獲吐蕃生口不二百徇諸市以安京師四年五月虜三萬騎略經寧慶鄯五州之鄙焚吏舍民閭保執數萬韓全義以陳許兵戰長武無功初吐蕃盜塞長春夏疾疫常以威秋及是得唐俘多厚給產質其卒故威夏入邊尙悉董星論莽羅等又寇寧州張獻甫拒斬載百級斬鄯州乃去五年章舉以劍南兵戰臺殺虜將乞藏遮遜悉多楊朱西南少安不三年盡得嶺州地久之北廷沙陀別部叛吐蕃因是陷北廷都護府安西道絕獨西州人尙爲唐守八年寇鹽州陷水口塞營田渠發河東振武兵合神策軍擊之虜引還又寇涇州掠田軍千人守捉使唐朝臣戰不利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破虜于芳州取黑水壁焚積聚自虜得鹽州塞防無以障遏而鹽武單露鄜坊便迫寇日以驕數入爲邊患帝復詔城之使涇原劍南山南深入窮討分其兵毋令專向東方詔朔方河中晉絳邠寧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鹽夏綏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右神策軍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綏銀節度使韓潭鄜坊丹延節度使王栖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合兵三萬以左神策將軍胡堅右神策將軍張昌爲鹽州行營節度使板築之役者六千人餘皆陳城下九年始裁閱二旬訖功而虜兵不出遂以兼御史大夫紇于遠與兼中丞杜彥光戊之當是時軍功最多破堡壁五十餘所敗其南道元帥論莽熱沒龍乞悉諾又與南詔破之于神川于鐵橋畢俘賊三萬降首領論乞驛湯沒藏悉諾碑十二年寇慶州及華池殺略吏人是歲尙結贊死明年贊普死其子足之煎立邢君牙築永信城于龍州以備虜虜使者農桑普來請脩好朝廷以其無信不受章舉取新城虜治劍山馬嶺進寇臺登嶺州刺史曹高仕擊卻之禽龍官斬級三百獲馬糧械數千十四年韓全義破虜于鹽州十六年鹽州破虜于烏蘭橋章舉拔末恭顯二城十七年寇鹽州陷麟州殺刺史郭鋒湮墮墮陣係居人掠党項諸部屯橫槽烽虜將徐舍人者語俘道人延素曰我乃司空英公裔孫也武后時家祖以兵算王室不克子孫奔播絕域今三世矣我雖握兵心未嘗忘歸也顧不能自拔耳陰使延素夜逸又言吾按邊求資糧至麟而守者無備遂入之知郭使君

勳臣家欲全安之不幸死亂兵語方已會飛鳥使至召其軍還遂引去飛鳥猶傳騎也章舉出西山與虜戰破之雅州龍官馬定德本虜之知兵有策慮者周知山川險易每用兵常馳驛計議授諸將以行比年寇黎嶺章常折其兵定德畏得罪遂來降因定昆明諸蠻吐蕃以下屢叛大侵鹽州時章舉維州贊普使論莽熱沒藏乞悉諾兼松州五道節度兵馬都統羣牧大使引兵十萬援維州章舉南詔兵薄險設伏以待驍使千人嘗敵乞悉諾見兵寡悉衆追墮伏中兵四合急擊遂禽之獻京師明年吐蕃使者論頗熱復來右龍武大將軍薛倓往報二十年贊普死遣工部侍郎張薦弔祠其第嗣立再使使者入朝順宗立以左金吾衛將軍田景度庫部員外郎熊執易持節往使永貞元年論乞藏勸藏歸金幣馬牛助崇陵有詔陳太極廷中憲宗初遣使者脩好且還其俘又以使告順宗喪吐蕃亦以論勸藏來後比年來朝然以五萬騎入振武拂鵲泉萬騎至鹽州大石谷鈔回鶻還國者五年以祠部郎中徐復往使并賜鉢闡布書鉢闡布者虜浮屠豫國事者也亦曰鉢擊連復至鄯州擅還其副李達致命贊普復坐貶虜以論思邪熱入謝且歸鄭叔矩路泌之柩因言願歸秦原安樂州詔宰相杜佑等與議中書論思邪熱拜于廷佑答拜堂上復以鵠臚少卿李鈺丹王府長史吳彙報之自是朝貢歲入又款龍州塞互市詔可十二年贊普死使者論乞驛來以右衛將軍烏重珣殿中侍御史段鈞弔祭之可黎可足立爲贊普重珣以扶餘進李驤偕歸準東明人本朔方騎將驤隴西人貞元初戰沒于虜者使者知不死求之乃得還詔以準爲澧王府司馬驤嘉王友吐蕃使論矩立藏來朝未出境吐蕃寇賓州與靈州兵戰定遠城虜不勝斬首二千級平涼鎮遏使郝玼又破虜兵二萬夏州節度使田緡破其衆三千詔留矩立藏等不遣劍南兵拔峨和栖鷄城十四年乃歸矩立藏等吐蕃節度論二摩宰相尙塔藏中書令尙綺心兒總兵十五萬圍鹽州爲飛梯鵲車攻城刺史李文悅拒之城壞輒補夜襲其營晝出戰破虜萬人積三旬不能拔朔方將史敬奉以奇兵繞出虜背大破之解圍去始沙州刺史周鼎爲唐固守贊普徙帳南山使尙綺心兒攻之鼎請救回鶻踰年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皆以爲不可鼎遣都

知兵馬使閻朝領壯士行視水草。晨入謁辭行。與鼎親吏周沙奴共射。殺弓揖。讓射沙奴即死。執鼎而殺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歲。糧械皆竭。登城而諄曰。苟毋徙宅境。請以城降。綺心兒許諾。於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贊普以綺心兒代守。後疑朝謀變。置毒餅中而死。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穆宗即位。遣秘書少監田洎往告。使者亦來。虜引兵入屯靈武。靈州兵擊却之。又犯青塞烽。進寇涇州。瀕水而營。綿五十里。始洎至牙。虜欲會盟。長武洎含糊應之。至是顯言洎許我盟。我是以來。逼涇一舍止。詔右軍中尉梁守謙爲左右神策軍京西北行營都監。發卒合八鎮兵援涇州。貶洎郴州司戶參軍。以太府少卿邵同持節爲和好使。初夏州田緡哀沓。党項怨之。導虜入鈔。那瓏與戰。多殺其衆。李光顏又以邠兵至。乃引去。復遣使者來。南略雅州。詔方鎮與虜接者。謹備邊。長慶元年。聞回鶻和親。犯清塞堡。爲李文悅所逐。乃遣使者尙綺力陀思來朝。且乞盟。詔許之。崔植杜元穎王播輔政。議欲告廟。禮官謂肅宗代宗皆嘗與吐蕃盟。不告廟。德宗建中之盟。將重其約。始詔告廟。至會平涼。不復告。殺之也。乃止。以大理卿劉元鼎爲盟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副之。詔宰相與尙書右僕射韓皋。御史中丞牛僧孺。吏部尙書李絳。兵部尙書蕭俛。戶部尙書楊於陵。禮部尙書韋綬。太常卿趙宗儒。司農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綽。右金吾將軍郭鐵。及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京師西郊。贊普以盟言約。二國無相寇讎。有禽生問事。給服糧歸之。詔可。大臣豫盟者悉載名於策。方盟時。吐蕃以壯騎屯魯州。靈州節度使李進誠與戰大石山。破之。虜遣使者趙國章來。且致宰相信幣。明年。請定疆。候元鼎與論訥羅就盟其國。敕虜大臣亦列名于策。元鼎歸。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廢。蘭州地皆杭稻。桃李榆柳。峽戶皆唐人。見使者塵蓋。夾道觀。至龍支城。畫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便從軍沒于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尙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嗚咽。密問之。虜州人也。過石堡城。崖壁峭壁。道回屈。虜曰。鐵刀城。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而信安王韓瑊守瑊所定封石皆仆。獨虜所立石猶存。赤嶺距長安三

千里而羸。蓋龍右故地也。曰悶恆盧川。直邈婆川之南百里。滅河所流也。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頽塗之繪白虎。皆虜貴人有戰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殉死者瘞其旁。度悉結羅。鑿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至慶谷。就館。滅河之北川。贊普之夏牙也。周以槍纒。率十步植百長。契中刺大幟爲三門。相距皆百步。甲士持門。巫祝爲冠虎帶。擊鼓。凡入者。搜索乃進。中有高臺。環以寶楯。贊普坐帳中。以黃金飾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結朝霞。首佩金鐮劍。鉢製通立于右。宰相列臺下。唐使者始至。給事中論悉答。熟來議盟。大享於牙右。飯舉酒行。與華制略等。樂奏秦王破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百伎皆中國人。盟壇廣十步。高二尺。使者與虜大臣十餘對位。酋長百餘坐壇下。上設巨榻。鉢製通升告盟。一人自旁譯授于下。已歃血。鉢製通不歃。盟畢。以浮屠重爲誓。引鬱金水以飲。與使者交慶。乃降。元鼎還。虜元帥尙塔藏館客大夏川。集東方節度諸將百餘。置盟策臺上。徧曉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尙塔藏語元鼎曰。回鶻小國。我嘗討之。距城三日。危破。會國有喪。乃還。非我敵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鶻有功。且如約。未始妄以兵取尺寸地。是以厚之。塔藏默然。元鼎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蘇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淩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虜遣論悉諾思等入謝。天子命左衛大將軍令狐通。太僕少卿杜載答之。是歲尙綺心兒以兵擊回鶻。党項。小相尙設塔率衆三萬。牧馬木蘭梁。比歲使者獻金。益銀。冶犀鹿。貢犛牛。寶曆至太和。再遣使者朝。五年。維州守將悉怛謀擊城以降。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受之。收符章仗。更遣將虞藏儉据之。州南抵江陽岷山。西北望龍山。一面崖。三涯江。虜號無憂城。爲西南要扞。會牛僧孺當國。謀還悉怛謀。歸其城。吐



蕃夷誅無遺種。以怖諸戎。自是比五年虜使來必報。所貢有玉帶金釵。獨犒羣牛尾。賈駝馬羊橐它。贊普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以第達磨嗣。達磨嗜酒。好收獵。喜內。且凶愎少恩。政益亂。開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論集熱來朝。獻玉器羊馬。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饑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間夜聞聲鼓聲。人相驚。會昌二年。贊普死。論贊熱等來告。天子命將作監李璣平祠。無子。以妃琳兄尙延力子乞離胡爲贊普。始三歲。妃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屬尙多。何至立琳氏子邪。哭而出。用事者共殺之。別將尙恐熱爲落門。川討擊使。姓末名農力熱。猶中國號郎也。請詔善幻。約三部得萬騎。擊鄯州節度使尙婢婢。略地至渭州。與宰相尙與思羅戰。薄寒山。思羅敗走松州。合蘇毗吐渾羊同兵八萬保洮河自守。恐熱謂蘇毗等曰。宰相兄弟殺贊普。天神使我舉義兵誅不道。爾屬乃助逆背國耶。蘇毗等疑而不戰。恐熱麾輕騎涉河。諸部先降。并其衆至十餘萬。禽思羅殺之。婢婢姓沒盧。名贊心牙。羊同國人。世爲吐蕃貴相。寬厚。略通書記。不喜仕。贊普彊官之。三年。國人以贊普立非是。皆叛去。恐熱自號宰相。以兵二十萬擊婢婢。鼓擊牛馬橐它。聯千餘里。至鎮西軍。大風雷。部將震死者十餘人。羊馬橐它亦數百。恐熱惡之。按軍不進。婢婢聞之。厚幣賂書約驪。恐熱大喜曰。婢婢書生。焉知軍事。我爲贊普。當以家居宰相處之。於是退營大夏川。婢婢遣將應結心。莽羅薛呂。擊恐熱於河州之南。伏兵四萬。結心據山射書。極罵。恐熱怒甚。感兵出關。結心僞北。恐熱追至數十里。莽羅薛呂以伏兵裏擊。大風雨。河溢溺死甚衆。恐熱單騎而逃。既不得志。尤猜忍殺戮。部將莫敢藏。豐贊皆降。婢婢厚遇之。明年。恐熱復攻鄯州。婢婢分兵五道拒守。恐熱保東谷山。堅壁不出。岌藏緣以重璫。斷汲道。旬日。恐熱走薄寒山。募散卒。稍至得數千人。復戰。駟鷄山。再戰。南谷。皆大敗。兵卒仍歲不解。大。中三年。婢婢屯兵河源。聞恐熱謀度河。急擊之。爲恐熱所敗。婢婢統銳兵扼橋。亦不勝。焚橋而還。恐熱閉出鷄頂嶺。關。馮破爲梁。攻婢婢。至白土嶺。敗其將尙鐸羅。榻藏。進戰。羣牛破。婢婢將燭盧。羣力欲負硤自固。以困恐熱。大將磨離。羅子不

從。乃辭疾先歸。羅子急擊恐熱。一戰而死。婢婢糧盡。引衆趨甘州西境。以拓拔懷光居守。恐熱麾下多歸之。恐熱大略鄯廓瓜肅伊西等州。所過捕戮。積尸復籍。麾下內怨。皆欲圖之。乃揚聲將請唐兵五十萬共定其亂。保渭州。求冊爲贊普。奉表歸唐。宣宗詔太僕卿陸耽持節慰勞。命涇原靈武鳳翔鄯廓振武等兵迎援。恐熱至。詔尙書左丞李景讓就問所欲。恐熱倨夸自大。且求河渭節度使。帝不許。還過咸陽橋。咄數曰。我舉大事。覲得濟此河。與唐分境。於是復趨落門。川。收散卒。將寇邊。會久雨糧絕。恐熱還奔廓州。於是鳳翔節度使李玘復清水。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復原州。取石門等六關。得人畜幾萬。靈武節度使李欽取安樂州。詔爲威州。鄯廓節度使張欽緒復蕭關。鳳翔收秦州。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得扶州。鳳翔兵與吐蕃戰。龍州。斬首五百級。是歲河隴高年。千餘見闕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爭解辦易服。因詔差賜四道兵。錄有勞者。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民墾殖。貸五歲賦。溫池委度支權其鹽以贖邊。四道兵能營田者。爲給牛種。戍者倍其資。鑪再歲一代。商賈往來於邊者。關鎮毋何留。兵欲墾田與民同。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磧石。宛秀等軍。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輪臺。伊吾。屯田。禾菽。彌望。開遠門。揭候。署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乾元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常覽天下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略之。未暇也。至是羣臣奏言。王者建功立業。必有以光表於世者。今不動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歸。請上天子尊號。帝曰。憲宗嘗念河湟。業未就而殂落。今當述祖宗之烈。其議上順憲二廟。諡號。夸顯後世。又詔朕姑息民。其山外諸州。須後經營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甘等十一州地圖以獻。始義潮陰結豪英歸唐。一日衆攘甲譟州門。漢人皆助之。虜守者驚走。遂攝州事。繕甲兵。耕且戰。悉復餘州。以部校十輩皆操挺。內表其中東北走天德。城防禦使李丕以聞。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詔收慰。擢義潮沙州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爲節度使。其後河渭州虜將尙延心以國破亡。亦獻款。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延心及渾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鳳林關。以延心爲



河渭等州都游奕使咸通二年義潮奉涼州來歸七年北廷回鶻僕固俊擊取西州收諸部鄯州城使張季頤與尙恐熱戰破之收器鎧以獻吐蕃餘衆犯邈寧節度使薛弘宗卻之會僕固俊與吐蕃大戰斬恐熱首傳京師八年義潮入朝爲右神武統軍賜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歸義十三年卒沙州以長史曹義金領州務遂授歸義節度使後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州爲回鶻所并歸義諸城多沒渾末亦曰渾末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師必發豪室皆以奴從平居散處耕牧及恐熱亂無所歸共相囑合數千人以渾末自號居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間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馬尤良云

贊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蹙其牙犁其廷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強雄爲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諱王畿爲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賊華人謀夫燒帥圖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寧惟聖人不讓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大使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封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四夷爲外懼守成之良資也

唐書卷二百十六下

唐書卷二百十六下考證

吐蕃傳下馬璘屯原州○舊書作泗中疑誤

貶洎郴州司戶○舊書作柳州

唐書卷二百十六下考證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上

回鶻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其人驍猛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干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業中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袁資其財既又恐其怨則集渠豪數百悉阮之袁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爲侯斤稱回紇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婆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地磧鹵畜多大足羊有時健侯斤者衆始推爲君長子曰菩薩材勇有謀嗜獵射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附爲時健所逐時健死部人賢菩薩立之母曰烏羅渾性嚴明能決平部事回紇緣是寢感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誦利遣欲谷設領騎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緣是附薛延陀相脅齒號活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彊菩薩死其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太宗爲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其下屬駭爲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飲高會引見渠長等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爲瀚海多覽葛部爲燕然僕骨部爲金微拔野古部爲幽陵同羅部爲龜林思結部爲盧山皆號都督府以渾爲皋蘭州斛薛爲高闕州阿跌爲鷄田州契苾羽爲榆溪州奚結爲鷄鹿州思結爲歸林州白霫爲賓州其西北結骨部爲堅昆府北骨利幹爲玄闕州東北俱羅勃爲燭龍州皆以酋領爲都督刺史長史司馬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以李素立爲燕然都護其都督刺史給

玄金魚符黃金爲文天子方招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祕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坫置朱提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閣通坫趾注之瓶轉受百斛錄登回紇數千人飲畢尙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官以上租飲尙書省中渠領共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至尊賜官爵與爲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至尊道世爲唐臣乃詔磧南鷄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羣馬漣肉待使客歲內貂皮爲賦乃拜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署官吏宣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內宰相三又有都督將軍司馬之號帝更詔時健侯斤宅部爲祁連州隸豐州都督白霫宅部爲居延州吐迷度兄子烏紇悉吐迷度之妻遂與俱陸莫賀達干俱羅勃謀亂而歸車鼻可汗二人者皆車鼻壻故烏紇領騎夜劫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遣使給烏紇許白爲都督烏紇不疑卽往謝因斬以徇帝恐諸部攜解命兵部尙書崔敦禮持節臨撫贈吐迷度左衛大將軍贈祭備厚擢其子婆閭左驍衛大將軍襲父所領俱羅勃既入朝帝不遣阿史那賀魯之盜北廷婆閭以騎五萬助契苾何力等破賀魯收北廷又從伊麗遣行軍總管任雅相等再破賀魯金牙山遷右衛大將軍從討高麗有功婆閭死子比栗嗣龍朔中以燕然都督府領回紇更號瀚海都護府以磧爲限大抵北諸蕃悉隸之比栗死子獨解支嗣武后時突厥默啜方彊取鐵勒故地故回紇與契苾思結渾三部度磧徙甘涼間然唐常取其壯騎佐赤水軍云獨解支死子伏帝圖立明年助唐攻殺默啜於是別部移健頡利發與同羅等皆來詔置其部於大武軍北伏帝圖死子承宗立涼州都督王君奐誣暴其罪流死涼州當此時回紇稍不循族子瀚海府司馬護輸乘衆怨共殺君奐便絕安西諸國朝貢道久之奔突厥死子骨力裴羅立會突厥亂天寶初裴羅與葛邏祿自稱左右葉護助拔悉蜜擊走烏蘇可汗後三年襲破拔悉蜜斬頡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狀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天子以爲奉義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隰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漢高闕塞也北盡磧口三百里悉有九姓地九姓者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囁羅勿曰貊歌息訖曰阿勿喃曰葛薩曰斛嗔素曰藥勿葛曰

奚邪勿藥羅葛回紇姓也與僕骨渾拔野古同羅思結契苾六種相等夷不列於數後破有拔悉蜜葛邏祿總十一姓並置都督號十一部落自是戰常以二客部爲先鋒有詔拜爲骨咄祿毗伽闕懷仁可汗前殿列仗中書令內案授冊使者使者出門升輅至皇城門降乘馬幡節導以行凡冊可汗率用此禮明年裴羅又攻殺突厥白眉可汗遣頓啜羅達千來上功拜裴羅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裴羅死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歲遣使者入朝肅宗卽位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煌郡王承寔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可汗喜以可教妹爲女妻承寔遣渠領來請和親帝欲固其心卽封虜女爲毗伽公主於是可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討同羅諸蕃破之河上與子儀會呼延谷可汗恃其彊陳兵引子儀拜狼羆而後見帝駐彭原使者葛羅支見貶班下帝不欲使執轅引升殿慰而遣俄以大將軍多攬等造朝及太子葉護身將四千騎來惟所命帝因冊毗伽公主爲王妃權承寔宗正卿可汗亦封承寔爲葉護給四節令與其葉護共將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使首領達干等先到扶風見子儀子儀犒飲三日葉護辭曰國多難我助討逆何敢食固命乃留既行日賜牛四十角羊八百蹄米四十斛香積之戰陳檀上賊跪伏騎於王師左將襲我僕固懷恩回紇馳之盡其伏乃出賊背與鎮西北廷節度使李嗣業夾虜之賊大敗進收長安懷恩率回紇南蠻大食衆緣都而南壁壘東進次陝西戰新店初回紇至曲沃葉護使將軍鼻施吐撥裴羅旁南山東出搜賊伏谷中藏之營山陰子儀等與賊戰傾軍逐北亂而卻回紇望見卽踰西嶺曳旗趨賊出其後賊反顧遂大潰追奔數十里人馬相騰蹂死者不可計收仗械如丘嚴莊挾安慶緒棄東京北度河回紇大掠東都三日森人導之府庫窮殫廣平王欲止不可而耆老以縉紳萬足賂回紇止不剿葉護還京師帝遣羣臣勞之長樂帝坐前殿召葉護升階席會領於下宴且勞之人人賜錦繡繒器葉護頓首言留兵抄苑臣歸料馬以收苑陽乾除殘盜帝曰爲朕竭義勇成大事卿等力也詔遣司空肅忠義王歲給絹二萬疋使至朔方軍受賜乾元元年回紇使

者多彥阿波與黑衣大食會閣之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又使請昏許之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卽冊磨延啜爲英武威遠毗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瑒攝御史大夫爲冊命使以宗子右司郎中裴兼御史中丞爲禮會使并以副瑒尚書右僕射裴冕送諸境帝餞公主因幸咸陽數尉勉主泣曰國方多事死不畏瑒至虜而可汗胡帽豬袍坐帳中儀衛光嚴引瑒立帳外問曰王天可汗何屬瑒曰從昆弟也時中人雷靈俊立瑒上又問立王上者爲誰瑒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奴爾願立卽上乎靈俊趨下於是引瑒入瑒不拜可汗曰見國君禮無不拜瑒曰天子願可汗有功以愛女結好比中國與夷狄昏皆宗室子今寧國乃帝生女有德容萬里來降可汗天子當以禮見安踞受詔邪可汗慚乃起奉詔拜受冊翌日尊主爲可教瑒所賻賜物可汗盡與其牙下酋領瑒還獻馬五百匹貂裘白氍毹等乃使王子骨啜特勒宰相帝德等率騎三千助討賊帝因命僕固懷恩總之又遣大首領蓋將軍與三女子謝昏并告破堅昆功明年骨啜與九節度戰相州王師潰帝德等奔京師帝厚賜尉其意乃還俄而可汗死國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國人壻死朝夕臨喪期三年此終禮也回紇萬里結昏本慕中國吾不可以殉乃止然勢面哭亦從其俗云後以無子得還始葉護太子前得罪死故太子移地健立號牟羽可汗其妻僕固懷恩女也始可汗爲少子請昏帝以妻之至是爲可教明年使大臣俱錄其賀達干等入朝并問公主起居使人通謁於延英殿代宗卽位以史朝義未滅復遣中人劉清潭往結好且發其兵比使者至回紇已爲朝義所誅曰唐祚有喪國無主且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卽引兵南寶應元年八月也清潭齎詔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邪清潭爲言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已卽天子位其仁聖英武類先帝故與葉護收二京破安慶緒者是與可汗素厚且唐歲給回紇縉紳豈忘之邪是時回紇已踰三城見州縣榛蕪烽障無守有輕唐色乃遣使北收單于府兵倉庫數以語凌斯清潭清潭密白帝回紇兵十萬向塞朝廷震驚遣殿中監葉子昂迎勞且視軍過于太原密識其兵裁四千孺弱萬餘馬四萬與可教偕來帝令懷恩與回紇會因遣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回紇

入滑州。俾沙苑而東。于昂說曰。自寇亂來。州縣殘廢。供億無所資。且賊在東。未若入井陘。以取邢洛衛懷。收賊財帛。乃鼓而南。上策也。不聽。于昂曰。然則趨懷太行。南據河陽。扼賊喉衿。又不聽。曰。食太原倉粟。右次陝。與澤潞河南懷鄆兵合。回紇從之。詔以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進子昂兼御史中丞。與右羽林衛將軍魏元忠為左右廂兵馬使。中書舍人韋少華為元帥判官。御史中丞李進為行軍司馬。東會回紇。敕元帥為諸軍先鋒。與諸節度會陝州。時可汗壁陝州。北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蹈舞。于昂辭曰。王嫡皇孫。二宮在殯。禮不可以蹈舞。回紇廷詰曰。可汗為唐天子第。於王叔父行也。容有不蹈舞乎。于昂固拒。即言元帥。雍太子也。將君中國。而可蹈舞。見可汗。回紇君臣度不能屈。即引子昂進少華。藉撈之。百少華。一夕死。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於是懷恩與虜左殺為先。驅朝義使反間。左殺執以獻。與諸將同擊賊。戰橫水。走之。進收東都。可汗使拔賀那賀天子。獻朝義旗物。雍王還靈寶。可汗屯河陽。留三月。屯旁人困於剽辱。僕固瑒率回紇兵與朝義戰。蹀血二千里。塞其首。河北悉平。懷恩道相州西山。山口還屯。可汗出澤潞與懷恩會。道太原。去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數千人。皆遁保聖善白馬。二祠浮屠避之。回紇怒。火浮屠。殺萬餘人。及是益橫。詭折官吏。至以兵夜斫舍光門。入鴻臚寺。方其時。陝州節度使郭英。又留守東都。與魚朝恩及朔方軍驕肆。因回紇為暴。亦掠汝鄭間。鄉不完。屢皆蔽紙為裳。虐于賊矣。帝念少華等死。故贈少華左散騎常侍。珣揚州大都督。賜一子六品官。於是冊可汗曰。頡咄登里骨噶密施合俱錢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教曰。綠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教。以左散騎常侍王珣使。即其牙命之。自可汗至宰相。共賜實封二萬戶。又以左殺為雄朔王。右殺寧朔王。胡祿都督金河王。拔覽將軍靜漢王。十都督皆國公。承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儀率麾下叩回紇營。回紇曰。願見令公。子儀出旗門。回紇曰。請釋甲。子儀易服。酋長相顧曰。真是公矣。時李光進路嗣恭介馬在側。子儀示酋長曰。此渭北節度使某。朔方軍糧使某。酋長下馬拜。子儀亦下見之。虜數百環視。子儀麾下亦至。子儀

麾左右使卻。且命酒與飲。遣以纒頭綵三千。召可汗弟合胡祿等持手。因讓曰。上念回紇功。報爾固厚。何負而來。今即與汝戰。何遽降也。我將獨入爾營。雖殺我。吾將士能擊汝。酋長驚服曰。懷恩詭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見虜。是以來。今天可汗在。公無恙。吾等願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教弟也。願赦死。於是子儀持酒。胡祿請盟而飲。子儀曰。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二國將相如之。有如負約。身死行陳。屠戮方時。虜宰相磨咄莫賀達干頓等聞言。皆奪氣。酒至其所。輒曰。無易公誓。始虜有二巫。言此行必不戰。當見大人而還。及是相顧笑曰。巫不吾給也。朔方先鋒兵馬使白元光合回紇兵於靈臺。會雪霽嚴晦。吐蕃閉營。撤備。乃縱擊之。斬首五萬級。生禽萬人。獲馬橐駝牛羊。收所俘唐戶五千。僕固名臣降。合胡祿都督等二百人皆來朝。賜與不可計。子儀以名臣見名臣懷恩兄子。銳將也。大曆三年。光親可教卒。帝遣右散騎常侍蕭昕持節弔祠。明年。以懷恩幼女為崇徽公主。繼室。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冊拜可教。賜綵綵二萬。是時財用屈。稅公卿驛乘宅給行。宰相錢中澗橋。回紇之留京師者。曹輩掠女子於市。引騎犯舍光門。皇城皆闔。詔劉清潭慰止。復出暴市物。奪長安令邵說馬。有司不敢何詰。自乾元後。益貪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緡。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驕。留舍鴻臚。駑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為償六千。十年。回紇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貸勿劾。又刺人東市。縛送萬年獄。首領劫取囚。殘獄吏去。都人厭苦。十三年。回紇襲振武。攻東陘。入寇太原。河東節度使鮑防與戰陽曲。防敗績。殘殺萬人。代州都督張光嚴又戰羊虎谷。破之。虜乃去。德宗立。使中人告喪。且修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師向塞。見使者不為禮。宰相頓莫賀達干曰。唐大國。無負於我。前日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略盡。今舉國遠鬪。有不如捷。將安歸。可汗不聽。頓莫賀怒。因擊殺之。并屠其支黨及九姓胡幾二千人。即自立為合骨咄祿毗伽可汗。使長建達干從使者入朝。建中元年。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資殖產甚厚。酋長突董靜密施大小梅錄等還國。裝囊係道。留振武三月。供



擬珍寶不賞軍使張光晟陰伺之皆感女子以棄光晟使驛吏刺以長鎗然後知之已而聞頗莫實新立多殺九姓胡人懼不敢歸往往亡去突董察視嚴亟羣胡獻計於光晟請悉斬回紇光晟許之即上言回紇非素彊助之者九胡爾今其國亂兵方相加而虜利則往財則合無財與利一亂不振不以此時乘之復歸人與幣是謂借賊兵資盜糧也乃使裨校陽不禮突董果怒鞭之光晟因勒兵盡殺回紇羣胡收棄宅馬數千縑錦十萬且告曰回紇扶大將謀取振武謹先誅之部送女子還長安帝召光晟還以彭令方代之遣中人與回紇使車達于往言其端因欲與虜絕敕源休使命太原明年乃行因歸突董等四喪突董可汗諸父也源休至可汗令大臣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頡干迦斯踞坐責休等殺突董事休言彼自與張光晟鬪死非天子命又曰使者皆負死罪唐不自戮何假手於我邪良久罷去休等幾死留五旬卒不見可汗可汗傳謂休曰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汗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爲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散支將軍康赤心等隨休來朝帝隱忍賜以金繒後三年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帝著前患未平謂宰相李泌曰和親待子孫圖之朕不能已泌曰陛下豈以陝州故憾乎帝曰然朕方天下多難未能報且毋議和泌曰學少華等乃牟羽可汗也知陛下即位必償怨乃謀先苦邊然兵未出爲今可汗所殺矣今可汗初立遣使來告垂髮不翦待天子命而張光晟殺突董等雖幽止使人然卒完歸則爲無罪矣帝曰卿言則然朕不可貸少華等奈何泌曰臣謂陛下不貸少華少華負陛下且北虜君長身赴難陛下在藩春秋未壯而輕度河入其營所謂冒豺虎之場也爲少華等計當先定會見禮臣猶危之奈何子然赴哉臣昔爲先帝行軍司馬方葉護來先帝祇使宴於府及議征討則不見也葉護邀臣至營帝不許使好謂曰主當勞客客反勞主邪東收京師約曰土地人衆歸我王帛子女予回紇戰勝葉護欲大掠代宗下馬拜之回紇乃東向洛臣猶恨以元帥拜葉護於馬前爲左右過然先帝曰王仁孝足辦朕事下詔尉勉葉護乃牟羽諸父也牟羽之來陛下以元子不拜於帳下而可汗不敢少有失於陛下則陛下未

嘗屈矣先帝拜葉護全京城陛下乃不拜可汗固伸威於虜何恨焉然計香積陝州事以屈己爲是乎伸威爲是乎藉令少華等以陛下見可汗閉壁五日與陛下張飲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助威神使豺狼馴服牟羽母捧陛下以貂裘叱左右促命騎躬送出營此少華等負陛下也假令牟羽爲有罪則今可汗已殺之立者乃牟羽從父兄是爲有功渠可忘之邪且回紇可汗銘石立國門曰唐使來當使知我前後功云今請和必舉部南望陛下不之答其怨必深願聽昏而約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使來若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不可者帝曰善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安公主下嫁又詔使者合闕達于見公主於麟德殿使中謁者齎公主畫圖賜可汗明年可汗遣宰相跌跌都督等衆千餘并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率大酋之妻五十人逆主且納聘跌跌至振武爲室韋所鈔戰死有詔其下七百皆聽入朝舍鴻臚帝御延喜門見使者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墜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驚猶鶻然帝欲娶回鶻公主問禮於李泌對曰肅宗於燉煌王爲從祖兄回鶻妻以女見帝於彭原獨拜廷下帝呼曰婦而不名嫂也當艱虞時方藉其用猶以臣之況今日乎於是引回鶻公主入銀臺門長公主三人候諸內譯史傳導拜必答揖與進帝御祕殿長公主先入侍回鶻公主入拜謁已內司賓導至長公主所又譯史傳問乃與俱入至宴所賢妃降階俟回鶻公主拜賢妃答拜又拜召已由西階升乃坐有賜則降拜非帝賜則避席拜妃公主皆答拜訖歸凡再饗帝又盡建咸安公主官屬視王府以嗣滕王湛然爲昏禮使右僕射關播護送且將冊書拜可汗爲汨咄祿長壽天親毗伽可汗公主爲智慧端正長壽孝順可敦貞元五年可汗死子多邏斯立國人號洋官特勒以鴻臚卿郭鋒持節冊拜愛登里邏汨沒蜜施俱錄毗伽忠貞可汗初安西北廷自天寶末失關隴朝貢道隔伊西北廷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節度留後郭昕數遣使奉表皆不至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鶻乃得至長安帝進元忠爲北廷大都護昕爲安西大都護自是道雖通而虜求取無涖沙陀別部六千帳與北廷相依亦厭虜夏索至三葛祿白眼突厥

素臣回鶻者尤怨苦皆密附吐蕃故吐蕃因沙陀共寇北廷誦干迦斯與戰不勝北廷陷於是都護楊毅古引兵奔西州回鶻以壯率數萬召毅古將還取北廷爲吐蕃所擊大敗士死大半迦斯奔還毅古擊餘衆將入西州迦斯給曰第與我俱歸當使公還唐毅古至帳殺之萬祿又取深圖川回鶻大悉稍南其部落以避之是歲可汗爲少可敦葉公主所毒死可敦亦僕固懷恩之孫懷恩子爲回鶻葉護故女號葉公主云可汗之弟乃自立迦斯方攻吐蕃其大臣率國人共殺葉護以可汗幼子阿噶嗣迦斯還可汗等出勞皆俯伏言廢立狀惟大相生死之悉發郭鋒所賜器餉迦斯可汗拜且泣曰今幸得繼絕仰食於父也迦斯以其柔屈乃相持哭遂臣事之以器幣悉給將士無所私其國遂安遣達北特勒梅錄將軍來告且聽命詔賜臘少卿庚鋌冊阿噶爲奉誠可汗俄以律支達干來告少寧國公主之喪主樂王女也始寧國下嫁又以勝之寧國後歸因留回鶻中爲可敦號少寧國歷配英武英義二可汗至天親可汗時始居外其配英義生二子皆爲天親所殺是歲回鶻擊吐蕃萬祿於北廷勝之且獻俘明年使葉羅萬里來朝是唐人呂氏爲可汗養子遂從可汗姓帝以其用事賜寶殊優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一年可汗死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爲可汗以使者來詔秘書監張薦持冊拜愛勝里邏羽錄沒蜜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骨咄祿本跌跌氏少孤爲大首領所養辯敏材武當天親時數主兵諸酋尊畏至是以葉羅萬氏世有功不敢自名其族而盡取可汗子孫內之朝廷永貞元年可汗死詔賜臘少卿孫果臨弔冊所嗣爲勝里野合俱錄毗伽可汗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曰晏食飲水茹葷屏淫醜可汗常與共國者也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姦三年來告咸安公主喪主歷四可汗居回鶻凡二十一歲無幾可汗亦死憲宗使宗正少卿李孝誠冊拜愛勝里邏沒蜜施合毗伽保義可汗閱三歲使者再朝遣伊難珠再請昏未報可汗以三千騎至騰鶻泉於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備虜禮部尚書李絳奏言回鶻威強北邊空虛一爲風塵則弱卒非抗敵之夫孤城爲不守之地儻陛下懷此增甲兵飭城壘中夏長策生人大幸也臣觀今日處置未得其要

夫邊憂有五請歷言之北狄貪沒唯利是視比進馬規直再歲不至豈厭繒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故外攘內備必煩朝廷一可憂兵力未完斥候未明戈甲未備城池未固飾天德則虜必疑虛西城則磧道無倚二可憂夫城保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邊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猝犯塞應接失便三可憂自修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戎滿虛虜皆悉之賊掠諸州調發在旬朔外其係累人畜在旦夕內比王師至則虜已歸寇能久留役亦轉廣四可憂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讎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又淮西吳少陽垂死可乘其變諸道與發役且十倍臣謂宜聽其昏使守蕃禮所謂三利也和親則烽燧不驚城堞可治威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北顧憂可南事淮右申令於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威則西戎怨愈深內不得寧國家坐受其安寇掠長息三也今舍三利取五憂甚非計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今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爲昏賞非損寡得大乎今惜昏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五千不能扞且馳也又如保十全之勝一歲輒罷其饋餉供擬豈止一縣賦哉帝不聽

唐書卷二百十七上

唐書卷二百十七上考證

唐書卷二百十七上考證

四麟傳上契苾羽爲榆溪州○榆溪州舊書作榆林溪州

子比栗嗣○舊書作錄比栗毒

唐書卷二百十七上考證

蘇子如

回鶻

回鶻之請昏有司度費當五百萬帝方內討彊節度故遣宗正少卿李誠太常博士殷悅往諭不可穆宗立回鶻又使合達干等來固求昏許之俄而可汗死使者臨冊所嗣爲登囉羽錄沒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可汗已立遣伊難珠句錄都督恩結等以葉護公主來迎女部渠二千人納馬二萬棄屯千四夷之使中國其衆未嘗多此詔許五百人至長安餘留太原詔以太和公主下降主憲宗女也帝爲主建府以左金吾衛大將軍胡証光祿卿李憲持節護送太府卿李說爲昏禮使冊拜主爲仁孝端麗明智上壽可教告于廟天子御通化門饒主羣臣班辭于道公主出塞距回鶻牙百里可汗欲先與主由間道私見胡証不可虜人曰昔咸安公主行之証曰天子詔我送公主授可汗今未見不可先也乃止於是可汗升樓坐東向下殿覆幔以居公主請襲胡衣以一婢侍出西向拜已退即次被可教服絳通裙大襦冠金冠前後銳後出拜已乃升曲與九相分食右旋于廷者九降輿升樓與可汗聯坐東向羣臣以次謁可教亦自建牙以二相出入帳中証等歸可教大宴悲啼者甚可汗厚贈使者是時變度方伐幽鎮回鶻使渠將李義節以兵三千佐天子平河北議者憊艾前患不聽兵已及豐州使者厚賜乃去敬宗即位之年可汗死其弟烏薩特勒立遣使者冊爲愛登星囉汨沒密施合毗伽昭禮可汗賜幣十二章文宗初又賜馬直絹五十萬太和六年可汗爲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使者來告明年遣左驍衛將軍唐弘實與驍澤王濬持節冊爲愛登星囉汨沒密施合毗伽昭禮特勒可汗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掘羅特勒爲可汗方歲飢疫又大雪羊馬多死未及命武宗即位以嗣澤王濬臨告乃知其國亂而渠長句錄其質與諸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嚴職與唐特勒十五部奔葛邏祿殘衆入吐蕃安西於

是可汗牙部十三姓率烏介特勒爲可汗南保錯子山結夏斯已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又自以李陵後與唐同宗故遣使者達干奉主來歸烏介怒追擊達干殺之劫主南度磧邊人大恐進攻天德城拔武節度使劉沔沔屯雲伽關拒卻之宰相李德裕建言回鶻雖有功今飢且亂可汗無歸不可擊宜遣使者贖安之帝用兵部郎中李拭行邊刺狀於是其相赤心與王子囉沒斯特勒那囉囉將其部欲自歸而公主亦遣使者來言烏介已立因請命又大臣諫于加恩等表假援武居公主可汗帝乃詔右金吾衛大將軍王會持節慰撫其衆輸糧二萬斛不許借援武令中人好語開諭又詔使者持冊往潛稽其行須變明年回鶻率主至漠南入雲朔剽橫水殺掠甚衆轉側天德拔武間盜畜牧自如乃召諸道兵合討囉沒斯以赤心奸桀難得要領即密約天德戍將田牟誘赤心斬帳下那囉囉收赤心衆七千帳東走拔武大同因室韋黑沙南闡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之悉得其衆那囉囉走烏介執而殺之然烏介兵尙彊號十萬駐牙大回北闡門山而特勒屈臣遮阿敦等凡四部及將軍曹磨你衆三萬因仲武降囉沒斯亦附使者送款帝欲使助可汗復國而可汗已攻雲州劉沔與戰敗績囉沒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騎詣拔武降詔拜囉沒斯爲右金吾衛大將軍爵懷化郡王以天德爲歸義軍即拜歸義軍使阿歷支寧邊郡公習勿囉昌化郡公烏羅思寧郡公並爲冠軍大將軍左威衛大將軍愛邪勿寧塞郡公爲右領軍大將軍加賜囉沒斯牙旗豹尾刀器諸物給其屬冠帶詔宰相德裕采秦漢以來興殊俗忠效卓異者凡三十人爲異域歸忠傳寵賜之囉沒斯請留族太原率昆弟爲天子扞邊帝命劉沔沔爲列舍雲朔間處其家可汗遣使者藉兵欲還故廷且假天德城帝不許可汗意遂略大同川轉戰攻雲州刺史畢瑩不敢出詔益發諸鎮兵屯太原以北囉沒斯等既朝皆賜李氏名囉沒斯曰恩忠阿歷支曰恩實習勿囉曰恩義烏羅思曰恩禮愛邪勿曰弘順即拜歸義軍副使於是詔劉沔沔爲回鶻南面招撫使張仲武東面招撫使恩忠爲西党項都將西南面招討使沔沔屬門又詔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以蕃漢兵出援武與沔沔武合擒還回鶻恩忠數深入論降其下沔沔沙陀兵益



思忠河中軍以騎五百益弘順。河進次雲州。思忠屯保大橋。率河中陳許兵與回鶻戰。敗之。明年又爲弘順所破。河與天德行營副使石雄料勁騎及沙陀契苾等雜虜。夜出雲州。走馬邑。抵安塞。塞虜與戰。破之。爲介方。擢振武雄馳入夜穴。疊出疊兵。爲介驚引去。雄追北至殺胡山。爲介被創走。雄遇公主。奉主還。降特勤以下衆數萬。盡收輜帑及所賜詔書。可汗收所餘往依黑車子。詔弘順清朝窮蹙。弘順厚啗黑車子以利。募殺爲介。初從可汗亡者。既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者皆飢寒瘠。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即殺爲介。其下又奉其弟遏捺特勤爲可汗。帝詔德裕紀功銘石于幽州。以夸後世。思忠等以國亡皆願入朝。見聽。遂罷歸。義軍權思忠左監門衛上將軍。兼撫王傳。兩軍其奉。賜第永樂坊。分其兵賜諸節度。虜人憚隸食諸道。據津沁河。叛劉沔坑殺三千人。詔回鶻營功德使在二京者悉冠帶之。有司收摩尼書若象燒于道。產貨入之官。遏捺可汗夏殘部五千。仰食於奚大酋碩舍朗。大和中初。仲武討奚破之。回鶻獲耗滅所存名王貴臣五百餘。轉依室韋。仲武諭令羈致可汗等。遏捺懼。挾妻葛祿子特勒達斯馳九騎。夜委衆西走。部人皆慟哭。室韋七姓析回鶻隸之。詰焉斯怒。與其相阿播將兵七萬擊室韋。悉收回鶻還。遺帳伏山林間。狙盜諸蕃自給。稍歸。特勒達斯時特勤已自稱可汗。居甘州。有積西諸城。宣宗務綏柔荒遠。遣使者抵靈州省其酋長。回鶻因遣人隨使者來京師。帝即冊拜。噶祿登里還汨沒。密施合俱鉢毗伽懷遠可汗。後十餘年。一再獻方物。懿宗時。大酋僕固俊自北廷擊吐蕃。斬輪尙熱。盡取西州輪臺等城。使達干米懷玉朝。且獻俘。因請命。詔可。其後王室亂。貢會不常。史亡其傳。昭宗幸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表回鶻請率兵赴難。翰林學士韓偓曰。虜爲國讎舊矣。自會昌時伺邊。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以冀幸。不可開也。遂格不報。然其國卒不振。時以玉馬與邊州相市云。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在鐵勒諸部最雄張。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殺鐵勒諸酋也。其下往往相率叛去。推契苾哥楞爲易勿真莫賀可汗。據食汗山。率薛延陀乙失鉢爲野

咥可汗。保燕末山。而突厥射獵可汗復殪。二部黜可汗就往臣之。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靄在鬱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可汗。乙失鉢在金山者。西役葉護可汗。貞觀二年。葉護死。其國亂。乙失鉢孫曰夷男。率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攻頡利。弱之。於是諸姓多叛頡利歸之者。共推爲主。夷男不敢當。明年太宗方圖頡利。遣遊擊將軍衛師望。僂路賓詔書鼓肅冊拜夷男爲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已受命。遣使謝。歸方物。乃樹牙鬱督軍山。直京師西北六千里。東靺鞨。西葉護突厥。南沙磧。北俱倫水。地大衆附。於是回紇等諸部莫不伏屬。其弟統特勤入朝。帝以精刀寶鞭賜之。曰。下有大過者。以吾鞭鞭之。夷男以爲寵。頡利可汗之滅。塞空荒。夷男率其部稍東。保都尉健山。獨遏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里。而羣東室韋。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蓋古匈奴地也。勝兵二十萬。以二子大度設。突利失。分將之。號南北部。七年間。使者入朝。帝恐後疆大爲患。欲產其禍。乃下詔拜其二子皆爲小可汗。十五年。帝以李思摩爲可汗。始度河。牙於漠南。夷男惡之。未發。方帝幸洛陽。將遂封泰山。夷男與其下謀曰。天子封泰山。萬國皆助兵。悉會行在邊。障空單。思摩可取也。乃使大度設勒兵二十萬。南絕漠。壁白道川。率一兵得四馬。擊思摩。思摩走朔州。言狀且請師。於是詔營州都督張儉統所部與奚契丹乘其東。朔州道行軍總管李勣乘六萬騎三千。營州道行軍總管李大亮乘四萬騎五千。屯靈武。慶州道行軍總管張士貴乘萬七千出雲中。涼州道行軍總管李襲譽經略之。帝敕諸將曰。延陀度漠。馬已疲失。用兵者見利疾進。不利亟去。今虜不急擊。思摩又不速還。勢必敗。卿等勿與戰。須其歸。可擊也。既而延陀使者來求與突厥平。帝曰。我約漢以北。延陀制之。漢以南。突厥專之。有輒相掠。誅不赦。延陀父事我。而首違詔。得非亂邪。而曰與突厥和。乃故約也。尙何請。不報。大度設次長城。思摩已南走。大度設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長城屬之。適會勦兵至。行墮屬天。連率衆走赤柯。度青山。然道回遠。勦選敢死士與突騎徑臘河。趣白道。及大度設尾之。不置。大度設顧不脫。度諾真水。陳以待。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尒。皆以徒戰勝。至是却騎不用。率五人爲伍。一執馬。四前。令曰。勝則騎而逐。負者死。沒其

家以償戰士及戰突厥兵。延陀驕逐勦殺之。延陀縱射馬輒死。勦乃以步士百人爲隊。擣其縛。虜部將薛萬徹率勁騎先收執馬者。故延陀不能去。斬首數千級。獲馬萬五千。大度設亡去。萬徹追弗及。殘卒奔漠北。會其衆。戰踏死者十八。始延陀能以術神致雪。冀困師。及是反自敵云。勦還入定襄。天子遣使者齎璽書勞。賞功卹死。延陀之使留待命者。帝悉還之。曰。歸語爾可汗。爾自負其強。以突厥爲弱。厚誅敵之。又取首領以爲質。且我爲天下主。渠嘗賦發於爾邪。後有利害。當謹思。毋違也。延陀乃遣使謝罪。又遣其仲父沙鉢羅獻馬三千。因請昏。帝曰。延陀本一俟斤。我則立之。度其力孰與爾利比。而敢撓邊乎。不許昏。明年。以使來。益獻馬牛羊橐它。罔求昏。帝與大臣計曰。延陀屈強。朕策顧有二。選士十萬擊之。使無遺種。百年計也。絕昏羈縻。使無邊憂。三十年計也。然則孰利。房玄齡曰。今大亂餘氓。瘡痍未完。戰雖勝。猶危道也。不如和親。帝曰。善。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召突利失大享。羣臣侍。陳寶器。奏慶善。破陳威樂及十部伎。突利失頓首上千萬歲壽。詔夷男親迎。帝將幸靈州。以成昏事。夷男大喜。託曰。我鐵勒部人耳。上以我爲可汗。公主以女我乘輿。爲我幸邊。誰與我策。乃擽賦諸下。羊馬爲貨。或說夷男曰。可汗與唐皆一國主。奈何往朝。有如見執。尙可悔。夷男曰。不然。吾聞唐天子有德。四方共臣之。藉獨留我。磧北亦須有主。然舍我而求它。非計也。下乃不敢言。時帝詔有司受所獻。延陀無府庫。調斂於下。不亟集。又度磧水草乏。馬羊多死。納貢後期。帝亦止行。畜口耗死僅半。議者謂夷狄嘗爲中國患。今禮不具。而與昏。恐後有輕中國心。乃下詔絕昏。謝其使。或曰。既許之。信不可失。帝曰。公等計非也。昔漢匈奴強。中國不抗。故飾子女嫁單于。今北狄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方謹事我者。顧新立。尙我以服衆。彼同羅僕骨。力足制延陀。而不發懼我也。我又妻之。固中國增名重。而援堅。諸部將歸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則叛矣。今絕昏。使諸姓聞之。將爭擊延陀。亡可待也。李思摩果侵掠之。延陀遣突利失寇定襄。詔李勣逐出塞。俄遣使請率師助伐。高麗以刺帝意。帝引使者謂曰。歸語爾可汗。我父子東征。能寇邊者。可即來夷男沮。縮不敢謀。以使謝。固請助軍。帝嘉答。高麗莫離支令棘靺以厚利啗夷男。欲與連。

和夷男氣素索。不發。亦會病死。帝爲祭于行。始延陀請以庶子曳莽爲突利失。可汗。統東方。嫡子拔灼爲肆葉護。可汗。統西方。白道之役。曳莽實爲之謀。國人多怨。及會葬。曳莽亟還部。拔灼分兵襲殺之。自立爲頡利俱利失。薛沙多彌可汗。方是時。王師猶在遠。因即寇邊。帝遣江夏王道宗屯朔州。代州都督薛萬徹與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尒屯勝州。左武侯大將軍薩孤吳仁屯靈州。執失思力與突厥角塞下。虜知有備。乃去。拔灼性卞克。多殺父時貴臣。而任所親昵。國人不安。而阿波設與唐使者遇於棘靺東鄙。小戰不利。還怖國人曰。唐兵至矣。衆大擾。諸部遂潰。多彌可汗以十餘騎遁去。依阿史那時健。俄爲回紇所殺。盡屠其宗。衆五六萬奔西城。立真珠毗伽可汗。昆弟子咄摩支。號伊特勿失可汗。遣使者上言。願保鬱督軍山。帝詔兵部尙書崔敦禮與李勣慰安之。俾定其國。鐵勒諸部素伏延陀。而咄摩支雖衰。尙臣畏之。帝恐卒爲患。詔勣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勣至。咄摩支大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勣知之。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孺三萬。遂滅其國。咄摩支聞天子使者蕭嗣業在回紇。身詣嗣業。丐降。入朝。拜右武衛將軍。賜田宅。初。延陀將滅。有丐食於其部者。延客帳下。妻視客人而狼首。主不覺。客已食。妻語部人共追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懼。却走。遂失之。至是果敗此山下。帝以延陀滅。欲并契苾等降之。復遣道宗率阿史那社尒等分部窮討。帝幸靈州。節度諸將。於是鐵勒十一部皆歸命天子。請吏內屬。道宗等徑磧擊延陀。餘衆阿波達干。斬首千餘級。逐北二百里。萬徹抵北道。諭降回紇。諸酋虜所遣使。踵及帝行在。凡數千人。上言。天至尊。爲可汗。世世以奴事。死不恨。帝剖其地爲州縣。北荒遂平。諸姓有來朝者。帝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爲爾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蠅。可使日千里也。於是告功太廟。賜民三日酺。後三年。餘部叛。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討平之。至永徽時。延陀部亡散者悉還。高宗爲置嶧驪州處安之。

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爲拔曳固。漫散磧北。地千里。直僕骨東。鄰于棘靺。帳戶六萬。兵萬人。地有薦草。產良馬。精鐵。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爲石。

色蒼嫩然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者俗嗜獵射少耕種乘木逐鹿冰上風俗大抵鐵勒也言語少異貞觀三年與僕骨同羅奚皆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舉部內屬置幽陵都督府拜屈利失右武衛大將軍即為都督顯慶時與思結僕固同羅叛以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擊之斬其渠首至天寶間能自來朝

僕骨亦曰僕固在多覽葛之東帳戶三萬兵萬人地最北俗梗難召率始臣突厥後附薛延陀延陀滅其酋婆賀俟利發歌邏拔延始內屬以其地為金微州拜歌邏拔延為右武衛大將軍徵州都督開元初為首領僕固所殺詰朔方降有司誅之子曰懷恩主德時以功至朔方節度使自有傳

同羅在薛延陀北多覽葛之東距京師七千里而羸勝兵三萬貞觀二年遣使者入朝久之請內屬置龜林都督府拜酋俟利發時健啜為左領軍大將軍即授都督安祿山反劫其兵用之號曳落河者也曳落河猶言健兒云

渾在諸部最南者突厥頡利敗時有俟利發阿食支款塞薛延陀之滅大俟利發渾汪舉部內向以其地為皋蘭都督府後分東西州太宗以阿食支於汪屬尊遣譯者諷汪汪欣然避位帝嘉其讓以阿食支為右領軍衛大將軍皋蘭州刺史汪雲麾將軍兼俟利發為之副阿食支死子回貴嗣回貴死子大壽嗣大壽死子釋之嗣釋之驚勇不凡從哥舒翰拔石堡城遷右武衛大將軍封汝南郡公李光弼保河陽釋之以朔方都知兵馬使為裨將進寧朔郡王知朔方節度留後僕固懷恩之走聲為歸鎮釋之曰是必眾潰將拒之其甥張紹曰彼如悔禍還鎮渠可不納釋之信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紹殺釋之收其軍已而惡紹罵曰若實勇肯忠於我折其脛囚死彌峨城釋之子戒建中功臣也自有傳

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塞綏川多覽葛之南其酋哥楞自號易勿直其賀可汗第其賀咄特勤皆有勇其賀咄死子何力尙紐率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為榆溪州永徽四年以其部為賀蘭都督府隸燕然都護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太和中其種懷附於振武云

多覽葛亦曰多遜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勝兵萬人延陀已滅其酋俟斤多遜莫末與回紇皆朝以其地為燕然都督府授右衛大將軍即為府都督死以多遜葛塞圖為大俟利發繼為都督

阿跌亦曰訶咄或為跌跌始與拔野古等皆朝以其地為難田州開元初跌跌思泰自突厥默啜所來降其後光進光顯皆以戰功至大官賜李氏附屬籍自有傳

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恒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謀落或為謀刺二熾俟或為婆賀三踏實力永徽初高俾之伐車鼻可汗三族皆內屬顯慶二年以謀落部為陰山都督府熾俟部為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為玄池都督府即用其酋長為都督後分熾俟部置金附州三族當東西突厥間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也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彊甘於闐延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開元初再來朝天寶時與回紇拔悉蜜共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又與回紇擊拔悉蜜走其可汗阿史那施於北廷奔京師葛祿與九姓復立回紇葉護所謂懷仁可汗者也於是葛祿之處烏德健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廷者自立葉護歲來朝久之葉護頗毗伽縛突厥叛酋阿布思進封金山郡王天寶間凡五朝至德後葛邏祿感與回紇爭疆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恒邏斯諸城然限回紇故朝會不能自達于朝

拔悉蜜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天寶初與回紇葉護擊殺突厥可汗立拔悉蜜大會阿史那施為賀臘毗伽可汗遣使者入謝玄宗賜紫文袍金鈿帶魚袋不三歲為葛邏祿回紇所破奔北廷後朝京師拜左武衛將軍地與衆歸回紇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瀕小海西至堅昆南回紇分三部皆自統制其俗無歲時結草為廬無畜牧不知稼穡土多百合草掘其根以飯捕魚為獸食之衣貂鹿皮貧者緇鳥羽為服其昏姻富者納馬貧者效鹿皮草根死以木置斂置山中或系于樹送葬哭泣與突厥同無刑罰盜者倍輸其賦貞觀二十一年因骨利幹入朝亦以使通中國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夏馬首似橐駝筋力壯大日中馳數



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腓熟東方已明晝近日出處也既入朝詔遣雲麾將軍康蘇密勞答以其地爲玄闕州其大會侯斤因使者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爲美名曰騰霜白曰皎雪驄曰凝露驄曰縣光驄曰決波驄曰飛霞驄曰發電赤曰流金驄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禮其使龍朔中以玄闕州更爲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延載初亦來朝白雲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薛延陀保與支水冷陁山南契丹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嶺其外勝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緣衣婦賣銅劍以子鈴綴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其君長臣突厥頡利可汗爲侯斤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爲實頡州以別部爲居延州即用侯斤爲刺史顯慶五年授會長李含珠爲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都繼之後無聞焉

斛薛處多遼葛北勝兵萬人奚結處同羅北思結在延陀故牙二部合兵凡二萬既來朝列其地州縣之太宗時北狄能自通者又有烏羅渾或曰烏洛侯曰烏羅護直京師東北六千里而東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烏丸大抵風俗皆靺鞨也烏丸或曰古丸又有鞠或曰穢居拔野古東北有木無草地多苦無羊馬人養鹿若牛馬惟食苔俗以駕車又以鹿皮爲衣聚木作屋單車共居又有俞折者地差大俗與拔野古相埒少羊馬多貂鼠又有駁馬者或曰弊刺曰遏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隨水草然喜居山勝兵三萬地常積雪木不凋以馬耕田馬色皆駁因以名國云北極於海雖畜馬而不乘實渾酪以食好與結骨戰人貌多似結骨而語不相通皆剽髮樺皮帽構木類并幹覆樺爲室各有小君長不能相臣也大漢者處鞠之北饒羊馬人物頗大故以自名與鞠俱鄰於結莫斯劍海之濱此皆古所未賓者當貞觀遠承徽季紹馬入朝或一再至

結莫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鄰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爲右賢王衛律爲丁零王後郅支單于破堅昆于時東距單于廷七千里南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

其地者詔爲結骨稍號結骨亦曰紇挖斯云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食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爲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女多以環貫耳俗趨仇男子有勇諒其手女已嫁諒項雜居多淫佚謂歲首爲茂師良以三哀爲一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冰稼有禾粟大小麥青稞步磴以爲麪糜稼以二月種九月穫以飯以釀酒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鬪者爲頭馬有乘牝牛羊牛爲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咄黃羊獐羆鹿黑尾黑尾者似羆尾大而黑魚有鮫者長七八尺其痕者無骨口出頭下爲鴈驚鳥鶻隼木松樺榆柳蒲松蒿者仰射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錫每兩俗必得鐵號迦沙爲兵絕犀利常以輪突厥其戰有弓矢旗幟其騎士析木爲盾蔽股足又以圓盾傳肩可捍矢刃其君曰阿熱達姓阿熱氏建一蠶下皆尙赤餘以部落爲之號服貴貂狗阿熱冬帽貂夏帽金鉤銳頂而卷末諸下皆帽白氈喜佩刀礪賤者衣皮不帽女衣氈氈錦綉蓋安西北廷大食所貿售也阿熱駐牙青山周柵垣垣聯氈爲帳號密的支它首領居小帳凡調兵諸部役屬者悉行內貂鼠青鼠爲賦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連千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連千無員諸部食肉及馬酪惟阿熱設餅餌樂有笛鼓笙響樂盤鈴戲有弄駝師子馬伎繩伎祠神惟主水草祭無時呼巫爲甘香嫁納羊馬以聘富者或百千計喪不勝面三環尸哭乃火之收其骨歲而乃墓然後哭泣有節冬處室木皮爲覆其文字言語與回鶻正同法最嚴臨陳曉奉使不稱妄議國若盜者皆斷首子爲盜以首著父頸非死不脫阿熱牙至回鶻牙所棄宅四十日行使者道出天德右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許至騰鶴泉泉西北至回鶻牙千五百里許而有東西二道泉之北東道也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曰雪山地多水泉青山之東有水曰劍河偶艇以度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于海東至木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鐵支其酋長皆爲頭斤樺皮覆室多善馬俗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輒百步勢迅激夜鈔盜晝伏匿堅昆之人得以役屬之堅昆本疆國也地與突



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東至骨利幹南吐蕃西南葛邏祿始結薛延陀延陀以頡利發一人監國其酋長三人曰訖悉聶曰居沙波聶曰阿米聶共治其國未始與中國通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已入臣即遣使者獻方物其酋長侯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朝太宗勞享之謂羣臣曰往渭橋斬三突厥自謂功多今侯利發在席更覺過之侯利發酒酣奏願得持笏帝以其地爲堅昆府拜侯利發左屯衛大將軍即爲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世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中宗引使者勞之曰而國與我同宗非它蕃比屬以酒使者頓首玄宗世四朝獻乾元中爲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詭訛爲點戛斯蓋回鶻謂之若曰黃赤面云又訛爲戛斯然常與大食吐蕃葛祿相依仗吐蕃之往來者畏回鶻刺鈔必住葛祿以待點戛斯護送大食有重錦其載二十囊宅乃勝既不可兼貨故載爲二十匹每三歲一餉點戛斯而回鶻授其君長阿熱官爲毗伽頻頗斤回鶻稍衰阿熱即自稱可汗其母突厥施女也爲母可教妻葛祿葉護女爲可教回鶻遣宰相伐之不勝率關二十年不解阿熱恃勝乃肆言曰爾運盡矣我將收爾金帳於爾帳前馳我馬植我旗爾能抗否來即不能當疾去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導阿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及公主所廬金帳者回鶻可汗常坐也乃悉收其寶貨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山之南牢山亦曰賭蒲距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日阿熱以公主唐貴女遣使者衛送公主還朝爲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并殺使者會昌中阿熱以使者見殺無以通于朝復遣注吾合素上書言狀注吾虜姓也合言猛素者左也謂武猛善左射者行三歲至京師武宗大悅班渤海使者上以其處窮遠能修職貢命太僕卿趙善持節臨慰其國詔宰相即鴻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風宰相德裕上言貞觀時遠國皆來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如周史臣集四夷朝事爲王會篇今點戛斯大通中國宜爲王會圖以示後世有詔以鴻臚所得續著之又詔阿熱著宗正屬籍是時烏介可汗餘衆託黑車子阿熱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給事中劉儼爲巡邊使朝廷亦以河隴四鎮十八州久淪戎狄幸回鶻破弱吐蕃亂相殘蓋可乘其衰乃以右散騎常侍李拭使

點戛斯冊君長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欲如先帝意或謂點戛斯小種不足與唐抗詔宰相與臺省四品以上官議皆曰回鶻盛時有冊號今幸衰亡又加點戛斯後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點戛斯爲英武誠明可汗遠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後之朝聘冊命史臣失傳

贊曰夷狄資悍食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共功蓋疏而不戚也太宗初與嘗用突厥矣不勝其暴卒縛而臣之肅宗用回紇矣至略華人辱太子皆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平涼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平內亂者也夫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狃而狎之烏勝其弊哉彼親之則責償也多嫌而不滿則滋怨化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則忿怒我險易則爲患也博而慘療綏以野葛何時可哉故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唐書卷二百一十七下

唐書卷二百十七下考證

回鶻傳下敕宗即位之年○臣四按敕宗紀在寶曆元年五月  
思忠思貞思義思禮○舊書作思思思愛無思義思禮

唐書卷二百十七下考證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始突厥東西部分治焉。孫故地與處月處蜜雜居。貞觀七年。太宗以鼓驪立利鄰咄陸可汗。而族人步真歛望謀并其弟彌射乃自立。彌射懼。率處月等入朝。而步真勢弱。亦歸國。其留者咄陸以射獵特勤劫越之子賀魯統之。西突厥薩彥內相攻。其大會乙毗咄陸可汗建廷鐵山。山之西號北廷。而處月等又隸屬之。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云。咄陸寇伊州。引二部兵圍天山。安西都護郭孝恪擊走之。拔處月俟斤之城。後乙毗可汗敗。奔吐火羅。賀魯來降。詔拜瑤池都督。徙其部廷州之莫賀城。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亦請內屬。永徽初。賀魯反。而朱邪孤注亦殺招慰使連和。引兵據牢山。於是射牌俟斤沙陀那速不肯從。高宗以賀魯所領授之。明年。弓月道總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斬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廢瑤池都督府。即處月地置金滿沙陀二州。皆領都督。賀魯亡。安撫大使阿史那彌射次伊麗木。而處月來歸。乃置崑陵都護府。統咄陸部。以彌射爲都護。龍朔初。以處月會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勒。授墨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進爲金滿州都督。累封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廷。率其下入朝。開元二年。復領金滿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爲鄯國夫人。輔國累爵永壽郡王。死。子骨咄支嗣。天寶初。回紇內附。以骨咄支兼回紇副都護。從肅宗平安祿山。拜特進。驍衛上將軍。死。子盡忠嗣。累遷金吾衛大將軍。酒泉縣公。至德寶應間。中國多故。北廷西州閉不通。朝奏使皆遣出回紇。而虜多漁獵。尤苦之。雖沙陀之倚北廷者。亦因其暴斂。貞元中。沙陀部七千帳附吐蕃。與共寇北廷。陷之。吐蕃徙其部甘州。以盡忠爲軍大論。吐蕃寇邊。常以沙陀爲前鋒。久之。回鶻取涼州。吐蕃疑盡忠持兩端。徙沙陀于河外。舉部愁恐。盡忠與朱邪執宜謀曰。我世爲唐臣。不幸陷污。今若走蕭關自歸。不愈於絕種乎。盡忠曰。

善。元和三年。悉衆三萬落循烏德嶺山而東。吐蕃追之。行且戰。旁洗水。奏石門。轉關不解。部衆略盡。盡忠死之。執宜哀毀傷。土載二千。騎七百。雜畜彘千計。款靈州塞。度使范希朝以聞。詔處其部靈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府兵馬使。沙陀素健鬪。希朝欲藉以捍虜。爲市牛羊。廣畜牧。休養之。其童孺自鳳翔興元太原道歸者。皆還其部。盡忠弟葛勒阿波率殘部七百叩振武降。授左武衛大將軍。兼陰山府都督。執宜朝長安。賜金幣袍馬萬計。授特進。金吾衛將軍。然議者以靈武迫吐蕃。恐後反覆生變。又濱邊益口。則食翔價。頃之。希朝鎮太原。因詔沙陀舉軍從之。希朝乃料其勁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軍使。而處餘衆于定襄川。執宜乃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更號陰山北沙陀。是時天子伐鎮州。執宜以軍七百爲前鋒。王承宗衆數萬伏木刀溝。與執宜遇。飛矢雨集。執宜提軍橫貫賊陳。擊虜。李光顏等乘之。斬首萬級。鎮兵解。進蔚州刺史。王鐸節度太原。建言朱邪族孽熾。散居北川。恐啓野心。願析其族隸諸州。勢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處沙陀。八年。回鶻過磧南。取西城柳谷。詔執宜屯天德。明年伐吳元濟。又詔執宜隸李光顏破蔡人時曲。拔凌雲柵。元濟平。授檢校刑部尚書。猶隸光顏軍。長慶初。伐鎮州。悉發沙陀與易定軍犄角。破賊深州。執宜入朝。留宿衛。拜金吾衛將軍。太和中。柳公綽領河東。奏陞北沙陀。悉爲九姓六州所長。請委執宜治雲朔塞下。府十一。料部人三千。隸北邊。號代北行營。授執宜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隸河東。節度執宜死。子赤心嗣。開成四年。回鶻徑磧口。抵榆林塞。宰相掘羅勿以良馬三百遺赤心。約共攻彰信。可汗死。節度使劉沔以沙陀擊回鶻于殺胡山。久之。伐潞。誅劉稹。詔赤心率代北騎軍三千隸石雄爲前軍。破石會關。助王宰下天井。合太原軍。次榆社。與監軍使呂義忠禽楊弁。潞州平。遷朔州刺史。仍爲代北軍使。大和中。吐蕃合党項及回鶻殘衆寇河西太原。王宰統代北諸軍進討。沙陀常深入。冠諸軍。赤心所向。虜輒披靡。曰。吾見赤馬將軍。火生頭上。始沙陀臣吐蕃。其左老右壯。鬪男女。略與同。而馳射矯悍過之。虜倚其兵。常苦邊。及歸國。吐蕃繇此亦衰。宣宗已復三州七關。征西戎皆罷。乃遷赤心蔚州刺史。雲州守捉使。應勳亂。詔義成康承訓爲行營招討使。赤心以



突騎三千從承訓兵絕渙水遇伏墮圍中幾沒赤心以騎五百撤出之勛欲速戰衆八萬短兵接赤心勒勁騎突賊與官軍夾擊敗之其弟赤衷以千騎追之毫東勛平進大同軍節度使賜氏李各國昌預鄭王屬籍賜親仁里甲第回鶻叩榆林擾靈鹽詔國昌爲鄜延節度使又寇天德乃從節振武進檢校司徒王仙芝陷荆襄朝廷發諸州兵討捕國昌遣劉遷統雲中突騎逐賊數有功乾符三年段文楚爲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是時無年文楚疲損用度下皆怨邊校程懷信王行審蓋寓李存璋薛鐵山康君立等曹議曰世多難丈夫當投縛立功段公乃儒者難共計沙陀雄勁李振武父子勇冠軍我若推之無不應則代北唾手可定於取富貴若何咸曰善乃夜謁國昌子雲中守捉使克用曰歲艱粟食削吾等不忍餓死公家威德著聞請誅虐帥安部內克用許之募得士萬人趨雲州次關鵲臺城中執文楚至殺之據州以聞共丐克用爲大同防禦留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諸道不善力而黃巢方引度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彥昭幽州張公素共擊之無功國昌與党項戰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鐸襲振武盡取其資械國昌窮蹙騎五百還雲州州不納鐸遂取之克用轉側蔚朔間夏兵纍三千屯新城鐸引萬人圍之隨而攻三日不拔鐸兵殺傷甚國昌自蔚州來鐸引去僖宗以鐸領大同節度昇討國昌六年詔昭義李鈞爲北面招討使督潞太原兵屯代州幽州李可舉會鐸攻蔚州國昌以一隊當之克用分兵抵遮虜城拒鈞天大雪士瘡仆鈞衆潰還代州軍遂亂鈞死于兵廣明元年以李琢爲蔚朔招討都統率兵數萬屯代州克用使傳文達調蔚朔兵朔州刺史高文集縛以送琢琢進攻蔚州國昌敗與克用舉宗奔達耆鐸密昇酋長圖之克用得其計因豪傑大會馳射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部人大驚卽倡言今黃巢北寇爲中原患一日天子敕我願與公等南向定天下唐能終老沙磧哉達耆知不留乃止巢攻潼關入京師詔河東監軍陳景思發代北軍時沙陀都督李友金屯與唐軍陸葛首領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屯感義軍克用客塞下衆數千無所屬景思聞天子西乃與友金料騎五千入居絳兵擅劫帑自私還代州益募士

三萬屯龍西士羣縱友金不能制謀曰今令大衆不得威名宿將且無功吾兄司徒父子材而雄衆所推畏比得罪于朝僑戍北部不敢還今若召之使將兵代北豪英一呼可集整行伍鼓而南賊不足平也景思曰善乃丐赦國昌使討賊贖罪有詔拜克用代州刺史忻代兵馬留後促本軍討賊克用募達耆萬人趨代州將南道太原節度使鄭從讜塞石碣關不得前克用僞道至太原營城下五日邀糧資從讜不答乃大略還屯代州中和二年蔚州刺史蘇祐會赫連鐸兵將攻代州克用率騎五百先襲蔚州下之祐屯美女谷鐸與幽州李可舉衆七萬攻蔚州譙柵相屬克用直擣營入蔚州燔府庫棄而去屯鴈門國昌自達耆率兵歸代州擾汾并樓煩不釋鎧帝詔克用還軍朔州於是義武節度使王處存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傳詔招克用同討巢克用喜卽大閱鴈門得忻代蔚朔達耆衆三萬騎五千而南於是國昌守代州鄭從讜不肯假道克用軍傳太原而營奉幣馬遺從讜身從數騎呼曰我且西願與公一言從讜升陴慰勉歸貨幣饗餼克用乃自陰地趨晉會河中帝聞擢克用鴈門節度神策天軍軍鎮遏忻代觀察使明年宰相王鐸承制授克用東北面行營都統河東監軍陳景思爲監軍使克用使弟克脩領毅騎五百度河克用自夏陽濟留薛阿檀扼津口次同州壁乾院與賊戰梁田坡敗之進壁渭橋遂收京師功第一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龍西郡公國昌爲代北軍節度使未幾以克用領河東節度黃巢與秦宗權合寇河南四年克用率河東代北兵將自澤潞下天井關河陽諸葛爽埋井以拒克用乃繇河中濟趨許州合徐汴兵破尚讓于太康戰西華又破之賊走河南平追北曹州還過汴朱全忠邀之克用留兵于郊入舍上源館夜帳飲全忠自佐饗進寶寶握手諄勞是時全忠忌克用策適難制則連車外環陳兵道左右克用醉乃攻館下拒戰親將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徐告之尙被酒乃引弓射會煙營四合大震克用與薛志勳等聞關升南譙門絙走營部下死者數百人所得賊乘輿物盡亡之克用整衆歸太原益訓兵將報讎使弟克勳以萬騎屯河中乃請擊全忠使者入返內外震恐帝使內謁慰解尋進位檢校太傅龍西郡王光啓元年幽州李可舉鎮州王景崇言易定故燕趙境請

取分之於是可舉攻易州下之景崇攻無極易定節度使王處存求救於克用克用自將救無極敗鎮人攻馬頭固新城鎮兵走處存復取易州鳳翔李昌符邠寧朱玫與全忠連和觀軍容使田令孜惡克用與王重榮合建言不可處近輔請授王處存河中而徙重榮於易定則克用孤矣帝從之重榮以告克用怒曰我當從公提鼓出汜水關誅全忠迴礮穴鼠耳重榮計曰公兵朝出關則邠岐兵夕傳吾堞願先治邠岐克用乃表言攻昌符連全忠為亂請以兵十五萬度河秦二豎然後平汴雪大恥願陛下戒嚴無為賊所搖帝遣使慰止背相望也克用不奉詔攻亦引邠鳳兵營沙苑克用薄戰敗夜亡去克用還河中天子出趣鳳翔道傳兵且至即趨寶雞克用與重榮聯章請還宮願留兵衛京師即還鎮帝懼走大散關駐興元克用引歸嗣襄王煊僞詔至太原克用燔之執其使問道奉表與元始朝廷意致結克用追乘輿及表至示羣臣因騰曉山南諸鎮行在少安王行瑜斬政克用以平騎經略京畿三年國昌卒俄而昭宗即位進克用檢校太師兼侍中初克用自攻赫連鐸於雲州拔東郭幽州李匡威以兵三萬救之殺其將安金俊克用走鐸與匡威共建言山南亂克用實首之今乘其敗可伐而取也全忠亦請與河北三鎮共討之宰相張洎是其計乃下制削克用官爵屬籍以潛為兵馬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樞密使駱全諶為行營都監華州節度使韓建為行營馬步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王鎔領河東東面全忠南面李匡威北面並為行營招討使鐸副匡威先薄戰克用追潞兵不肯行共殺守將李克恭送款于汴獻首闕下更詔揆為昭義節度使克用將李存孝邀揆長子殺之匡威鐸并吐蕃黠戛斯眾十萬攻遮虜軍殺其將劉胡子克用乃屯渾河川存孝與鐸戰樂安鐸敗走潛入陸地關壁汾隰薛鐵山李承嗣營洪洞迎戰存孝次趙城韓建夜出壯士三百乘其營存孝伏以待建兵大奔存孝攻絳州未下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建與潞遁明年克用奉表自陳乃復拜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隴西郡王克用悉兵攻潞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為前軍設伏河上鐸繼騎追阿檀遇伏而奔鐸亡入吐渾克用取雲州以部將石善友為刺史大同軍防禦使景福初鎮州王鎔攻堯山克

用使李嗣勳擊之斬級三萬克用遂拔天長略常山度渾沱燔其郭徇地至趙取鼓葉二城赫連鐸眾八萬攻天城軍克用飛檄發軍太原匡威已壁雲州北郊克用自神堆引軍夜入雲州死戰走之乾寧元年克用次新城鐸膝行詣軍門降克用鞭而縱之進下武州攻新州李匡籌引步騎七萬救之克用迎戰斬首萬級俘少將三百徇城下新州降取蔚州匡籌棄幽州走明年幽州降克用以劉仁恭為留後乃旋王行瑜韓建李茂貞連兵南關下殺李谿克用盡調北部兵度河拔絳州斬刺史王瑤次河中王珂謁于道同州王行約奔京師圍韓建于華州京師震動帝為幸石門莎城道內謁都延昱慰勞且言茂貞屯整屋行瑜屯興平克用乃進營渭橋帝以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詔克用擊邠鳳克用奉詔屯渭北遣史儼以驃騎三千護石門且令王珂輸河中粟備行在帝以赤詔嘉答進克用諸道兵馬都招討使命二嗣王兄事之令促討行瑜克用請帝還京師以二千騎衛乘輿時宮室燬殘駐尚書省百官喪馬克用進乘輿金貝裝二駟又上百乘給從官進太師兼中書令邠寧四面行營都統行瑜堅壁梨園茂貞自率師三萬逼咸陽而屯克用請帝責茂貞罷兵因削官爵願與河中共討之帝詔第事行瑜貸茂貞俸結好朱詔賜魏國夫人陳氏陳襄陽人也善書帝所愛欲急平賊故予之茂貞以兵援龍泉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審夜引兵劫其餉援兵亡行瑜潰而走追殺萬計行瑜入邠州丐歸款克用使史儼入其城行瑜死慶州傳首京師帝悉論幕府官屬及諸子功封爵之克用賜號忠貞平難功臣進封晉王克用屯雲陽遣李習吉入朝且請與王珂悉力討茂貞帝不許克用私於使者曰叛根不除憂未艾也天子發度支錢三十萬緡勞其軍時鄭州朱宣兄弟為全忠所困使來告克用請道于魏救之兵解復關克用自將而往使李存信率兵三萬與史儼等次于莘為魏兵所破克用怒大略相魏去始茂貞畏克用見討脩貢獻如藩臣及克用還絕貢獻與韓建謀以兵入朝帝懼詔克用進衛京師帝謀度河幸太原遣延王入克用軍促迎天子既次渭北建固請幸華州克用謂王曰患本於不斷顧上自為之李存信攻魏葛從周引眾三萬來援戰洹水上汴人夜坎諸野關舍克用子落落馬陷而顛克用

救之亦難追兵追射之乃免存信已傳魏城克用并力羅弘信以捉生逆戰爲克用所敗追及郭叩關而還於是陝州王珙攻河中李嗣昭援珂再戰再勝珙圍解帝使廷王持節至太原謂克用曰不用卿計故遠此無可言者今我寄於華百司羣臣無所託非卿尙誰與愛不則不復見宗廟矣王至太原克用留累月每大張飲王必以舞屬克用因陳國事涕數行下冀感動之時劉仁恭據幽州貳千克用數召兵不應克用以書讓之仁恭得書抵于地遂顯絕故克用內憂幽州以好辭謝王不復有西意俄自將屯蔚州會晨大署冥仁恭來薄戰克用大敗走太原大將多死全忠奪邢磁洛三州茂貞度克用沮撓無能出師乃與韓建護好致書言帝暴露累年請共治宮室迎天子初長安自石門之奔宮殿焚圯及岐人再逆火闔里皆盡宮城昏夜狐狸鳴啼無人跡帝幸華西溪望舊京必絃然流涕左右懷塞不得語王建方盜兩川茂貞欲拔其郤私之數南師不暇東而全忠繕治洛陽茂貞因約克用共其勢克用辭窮乃出資爲助光化初帝還京師詔克用與全忠解離宰相徐彥若崔胤皆勸之克用勢已折然尙以功高位全忠上恥先下之時王鐸方睦於汴乃遣書鐸使爲己倡全忠即遣使奉書幣恭甚克用亦報之然汴日益張窮關不置王珙請汴兵攻河中克用使李嗣昭張漢瑜援之汴兵走葛從周取承天軍氏叔琮取遼州樂平進壁榆次克用使周德威逐出之李嗣昭以步騎三萬下太行略河內拔懷州進攻河陽汴人聞寶救之嗣昭退保懷天復元年全忠取晉絳逼河中王珂告急使相望汴人扼空道晉兵不得前進虜珂妻克用女不能救全忠遂有河中克用朝貢道亦梗全忠知克用詐不振乃大舉攻太原分遣銳將氏叔琮等率魏博兗鄆邢洛義武晉絳兵環入之晉城邑多下會大雨汴兵糧乏士瘞殍遂解克用雖內懷憾憚全忠強難與爭乃厚致幣馬謝復請脩好全忠遂取同華屯渭上帝如鳳翔李茂貞韓全諱請召克用入衛克用聞道遣使者奔問并貽書全忠勸還汴全忠不答克用率兵趨平陽攻吉上堡破汴軍於晉州李嗣昭周德威下慈隰進屯河中汴將朱友寧以兵十萬壁其南全忠自屯晉州晉人聞全忠至皆失色時有虹貫德威營氏叔琮瘳瘳疾關晉兵大敗仗械輜儲皆盡

友寧長驅略汾慈隰州皆下遂圍太原攻西門德威嗣昭循山挈餘衆得歸克用大恐身荷服策率士拒守陰與嗣昭德威謀奔雲州李存信曰不如依北蕃國昌黎劉語克用曰聞王欲委城入蕃審乎計誰出曰存信等爲此劉曰彼牧羊奴安辨遠計王常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若何傲之且王頃居遠邇危不免必一朝去此禍不旋踵渠能及北虜哉克用悟乃止居數日散士復集嗣昭夜擾友寧營汴人驚引去德威追之抵白壁關復收慈隰汾三州三年克用攻晉州聞帝自鳳翔還京師乃去雲州都將王敬暉殺刺史劉再立以地予劉仁恭李嗣昭討之仁恭援敬暉嗣昭壁樂安欲戰仁恭取敬暉棄城去帝東還詔至太原克用泣謂其下曰乘輿不復西矣遣使者奔問行在俄加號協盟同力功臣李茂貞王建與邠州楊崇本遣使者來約義舉克用顧藩鎮皆附汴不可與共功惟契丹阿保機尙可用乃卑辭召之保機身到雲中與克用會約爲兄弟留十日去遺馬千匹牛羊萬計期冬大舉度河會昭宗弑而止四年王建李茂貞約克用大舉建將康晏步騎二萬與克用監軍張承業會鳳翔是時汴將王重師守長安劉知俊守同州與戰長安西建兵敗遂不振唐亡建與淮南楊渥請克用自王一方須臾賊平訪唐宗室立之建請悉蜀工制乘輿御物克用答曰自王非吾志也建又勸茂貞王岐茂貞屏視亦不敢當但修府第僭宮禁而已建渥乃自王是歲克用有疾城門自壞明年卒贊曰沙陀始歸命天子仰哺于邊世喋血助征討常爲邊兵雄至克用逢王室亂遂有太原虜性悍固少宅腸自負材果欲經營天下而不克也兵雖勝然數敗地雖得輒復失故熱視帝劫遷縮頸羞汗偷景待價不亦鄙乎賴其子慄銳抑而復振是時提兵託勤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爲唐祿恥者沙陀也使克用稍知古今能如齊桓晉文唐逮亡乎哉



唐書卷二百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北狄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比能稍桀驁爲幽州刺史王雄所殺衆遂微徙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而羣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北靺鞨室韋阻冷陁山以自固射獵居處無常其君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析八部臣于突厥以爲侯斤凡調發攻戰則諸部畢會獵則部得自行與奚不平每鬪不利輒遁保鮮卑山風俗與突厥大抵略侔死不墓以馬車載尸入山置於樹顛子孫死父母旦夕哭父母死則否亦無喪期武德中其大酋孫救曹與靺鞨長突地稽俱遣人來朝而君長或小人寇邊後二年君長乃遣使者上名馬豐貂貞觀二年摩會來降突厥頡利可汗不欲外夷與唐合乃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突厥不同類今已降我尚可索邪師都唐編戶盜我州部突厥輒爲助我將禽之誼不可易降者明年摩會復入朝賜鼓纛由是有常貢帝伐高麗悉發酋長與奚首領從軍帝還過營州盡召其長窟哥及老人差賜繒綵以窟哥爲左武衛將軍大酋辱紇主曲據又率衆歸即其部爲玄州拜曲據刺史隸營州都督府未幾窟哥舉部內屬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爲使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賜氏李以達稽部爲峭落州紇便部爲彈汗州獨活部爲無達州芬間部爲羽陵州突便部爲日連州芮奚部爲徒河州墜斤部爲萬丹州伏部爲匹黎赤山二州俱隸松漠府即以辱紇主爲之刺史窟哥死與奚連叛行軍總管阿史德樞賓等執松漠都督阿卜固獻東都窟哥有二孫曰枯莫離爲左衛將軍彈汗州刺史封歸順郡王曰盡忠爲武衛大將軍松漠都督而赦曹有孫曰萬榮爲歸誠州刺史於是營州都督趙文翽驕奢數侵侮其下盡忠等皆怨望萬榮本以待子入朝知中國險易挾亂不疑即共舉兵殺文翽盜營州反盡忠自號無上可汗以萬榮爲將縱兵四略所向輒下不重決衆數萬妄言十萬攻崇州執

討擊副使許欽寂武后怒詔虜揚將軍曹仁師金吾大將軍張玄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擊之以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納言姚璿爲之副更號萬榮曰萬斬盡忠曰盡滅諸將戰西硤石黃驪谷王師敗績玄遇仁節皆爲虜禽進攻平州不克敗書聞后乃以右武衛大將軍建安王武攸宜爲清邊道大總管擊契丹募天下人奴有勇者官界主直悉發以擊虜萬榮銜枚夜襲檀州清邊道副總管張九節募死士數百薄戰萬榮敗而走山俄而盡忠死突厥默啜破其部萬榮收散兵復振使別將駱務整何阿小入冀州殺刺史陸寶積掠數千人武后聞盡忠死更詔夏官尚書王孝傑羽林衛將軍蘇宏暉率兵十七萬討契丹戰東硤石師敗孝傑死之萬榮席已勝遂屠幽州攸宜遣將討捕不能克乃命右金吾衛大將軍河內郡王武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婁師德爲清邊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大將軍沙吒忠義爲清邊中道前軍總管兵凡二十萬擊賊萬榮銳甚鼓而南殘瀛州屬縣恣肆無所憚於是神兵道總管楊玄基率奚軍掩其尾契丹大敗獲何阿小降別將李楷固駱務整收仗械如積萬榮委軍走殘隊復合與奚搏奚四面攻乃大潰萬榮左馳張九節爲三伏伺之萬榮窮與家奴輕騎走潞河東應其臥林下奴斬其首九節傳之東都餘衆潰攸宜凱而還后喜爲赦天下改元爲神功契丹不能立遂附突厥久視元年詔左玉鈴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契丹破之此兩人皆虜善將嘗犯邊數窘官軍者也及是有功開元二年盡忠從父弟都督失活以默啜政衰率部落與頡利發伊健啜來歸玄宗賜丹書鐵券後二年與奚長李大酺皆來詔復置松漠府以失活爲都督封松漠郡王授左金吾衛大將軍仍其府置靜析軍以失活爲經略大使所統八部皆擢其酋爲刺史詔將軍薛泰爲押蕃落使督軍鎮撫帝以東平王外孫楊元嗣女爲承樂公主妻失活明年失活死贈特進帝遣使弔祠以其弟中郎將綏固襲封及所領明年綏固與公主來朝宴饗有加有可突于者爲靜析軍副使悍勇得衆綏固欲去之未決而突于反攻綏固綏固奔營州都督許欽澹以州甲五百合奚君長李大酺兵共攻可突于不勝綏固大酺皆死欽



澹懼從軍入榆關。可突于奉使固從父弟鬱于爲君遣使者謝罪。有詔即拜鬱于松漠郡王而赦可突于。鬱于來朝。授率更令。以宗室所出女慕容爲燕郡公主妻之。可突于亦來朝。擢左羽林衛將軍。鬱于死。弟吐于嗣。與可突于有隙。不能定其下。攝公主來奔。封遼陽郡王。留宿衛。可突于奉盡忠弟邵固統衆。詔許襲王。天子封邵固與諸蕃長皆從行。明年拜左羽林衛大將軍。徙王廣化郡。以宗室出女陳爲東華公主妻邵固。詔官其部酋長百餘人。邵固以子入侍。可突于復來。不爲宰相李元絃所禮。軼去。張說曰。彼獸心者。唯利是向。且方持國下所附也。不假以禮。不來矣。後三年。可突于殺邵固。立屈烈爲王。脅奚衆共降突厥。公主走平盧軍。詔幽州長史知范陽節度事趙含章擊之。遣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偉大募壯士拜忠王。浚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伯先副之。帥程伯獻張文儼宋之悌李東蒙趙萬功郭英傑等八總管兵擊契丹。既又以忠王兼河東道諸軍元帥。王不行。以禮部尚書信安郡王禕持節河北道行軍副元帥。與含章出塞捕虜。大破之。可突于走。奚衆降。王以二蕃倖級告諸廟。明年。可突于盜邊。幽州長史薛楚玉副總管郭英傑吳克勳爲知義。羅守忠率萬騎及奚擊之。戰都山下。可突于以突厥兵來。奚懼。持兩端衆走險。知義守忠敗。英傑克勳死之。殺唐兵萬人。帝擢張守珪爲幽州長史。經略之。守珪既善將。可突于恐。陽請臣而稍趨西北倚突厥。其衛官李過折與可突于內不平。守珪使客王梅陰邀之。以兵圍可突于。過折即夜斬可突于。屈烈及支黨數十人自歸。守珪使過折統其部。函可突于等首傳東都。拜過折北平郡王。爲松漠都督。可突于殘黨擊殺過折屠其家。一子刺乾走安東。拜左驍衛將軍。二十五年。守珪討契丹。再破之。有詔自今戰有功。必告廟。天寶四載。契丹大酋李懷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順王。以宗室出女獨孤爲靜樂公主妻之。是歲殺公主叛去。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討破之。更封其酋楷洛爲恭仁王。代松漠都督。祿山方幸。表討契丹。以向帝意。發幽州雲中平盧河東兵十餘萬。以奚爲鄉導。大戰潢水南。祿山敗死者數千。自是祿山與相侵掠未嘗解。至其反乃已。契丹在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爲押奚契丹使。

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障。斥侯益謹。不生事于邊。奚契丹亦鮮入寇。歲選酋豪數十人長安朝會。每引見。賜與有秩。其下率數百。皆駐館。幽州至德寶應時。再朝獻。大曆中。十三員。元和中。七員。太和開成間。凡四。然天子惡其外附回鶻。不復官爵。渠長會昌二年。回鶻破契丹。酋屈戌始復內附。拜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於是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爲易回鶻所與舊印。賜唐新印。曰奉國契丹之印。咸通中。其王習爾之再遣使者入朝。部落浸彊。習爾之死。族人欽德嗣。光啓時。方天下盜興。北疆多故。乃鈔奚室韋小部種皆役服之。因入寇幽薊。劉仁恭窮師躡摘星山討之。歲燦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馬多死。契丹乃乞盟。獻良馬求牧地。仁恭許之。復敗約入寇。劉守光戍平州。契丹以萬騎入守光僞與和。懷飲具于野。伏發。禽其大將。羣胡慟。願納馬五千以贖。不許。欽德輸重賂求之。乃與盟。十年不敢近邊。欽德晚節政不競。其八部大人法常三歲代時耶律阿保機建鼓旗爲一部。不肯代。自號爲王。而有國。大賀氏遂亡。奚亦東胡種。爲匈奴所破。保烏丸山。漢曹操斬其帥蹋頓。盡其後也。元魏時自號庫真奚。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四千里。其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靺鞨。與突厥同俗。逐水草畜牧。居靺鞨環車爲營。其君長常以五百人持兵衛牙中。餘部散山谷間。無賦入。以射獵爲賞。稼多稼。已獲。塞山下。斷木爲白瓦。鼎爲鉶。離寒水而食。喜戰鬪。兵有五部。部一俟斤主之。其國西抵大洛泊。距回紇牙三千里。多依土護真水。其馬善登。其羊黑。盛夏必徙保冷陁山。山直嶠州西北。至隋始去庫真。但曰奚。武德中。高開道借其兵再寇幽州。長史王統擊破之。太宗貞觀三年。始來朝。閱十七歲。凡四朝貢。帝伐高麗。大會蘇支從戰有功。不數年。其長可度者內附。帝爲置饒樂都督府。拜可度者使持節六州諸軍事。饒樂都督。封樓煩縣公。賜李氏。以阿會部爲弱水州。處和部爲都黎州。與失部爲洛瓊州。度稽部爲大魯州。元俟折部爲渴野州。各以酋領爲主。爲刺史。饒樂府復置東夷都護府於營州。兼統松漠饒樂地。置東夷校尉。顯慶間。可度者死。奚遂叛。五年。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候將軍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含珠爲冷陁道行軍總管。明年詔尙書右丞崔餘慶持節總護定襄等三

都督討之。奚懼乞降。斬其王匹帝。萬歲通天中。契丹反。奚亦叛。與突厥相表裏。號兩蕃。延和元年。以左羽林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孫佺。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帥兵十二萬。爲三軍。襲擊其部。次冷陁。前軍楷洛與奚會。李大酺戰不利。佺懼。敕軍詐大酺曰。我奉詔來慰撫若等。而楷洛違節度。亂戰。非天子意。方戮以徇。大酺曰。誠慰撫我。有所賜乎。佺出軍中。縋帛袍帶與之。大酺謝。請佺還師。舉軍得脫。爭先無部伍。大酺兵驕之。遂大敗。殺傷數萬。佺以悌皆爲虜禽。送獻。害之。朝廷方多故。不暇討。玄宗開元二年。使與蘇海落巧降。封饒樂郡王。左金吾衛大將軍。饒樂都督。詔宗室出女辛爲固安公主。妻大酺。明年身入朝。成昏。始復營州都督府。遣右領軍將軍李濟持節護送。大酺後與契丹可突于闐死。弟魯蘇領其部。襲王。詔兼保塞軍。經略大使。牙官塞默羯謀叛。公主置酒誘殺之。帝嘉其功。賜主累萬。會與其母相告。許得罪。更以威安公主女章爲東光公主。妻之。後三年。封魯蘇奉誠郡王。右羽林衛將軍。擢其首領無慮二百人。皆位郎將。久之。契丹可突于反。脅奚衆并附。突厥魯蘇不能制。奔榆關。公主奔平盧。幽州長史趙含章發清夷軍討破之。衆稍自歸。明年。信安王禕降其酋李詩。鎮高等部落五千帳。以其地爲歸義州。因以王詩拜左羽林軍大將軍。本州都督。賜帛十萬。置其部幽州之偏。李詩死。子延龍嗣。與契丹又叛。爲幽州張守珪所困。延龍降。復拜饒樂都督。懷信王以宗室出女楊爲宜芳公主。妻之。延龍殺公主。復叛。詔立宅舍。娶固爲昭信王。饒樂都督。以定其部。安祿山節度范陽。詭邊功。數與奚鬪。威飾倖以獻。誅其君李日越。料所俘壯戍雲南。終帝世。凡八入朝。獻至德大曆間。十二貞元四年。與室韋攻振武。後七年。幽州殘其衆六萬。德宗時。兩朝獻。元和元年。君梅落身入朝。拜檢校司空。歸誠郡王。以部酋索氏爲左威衛將軍。檀州游弈兵馬使。沒辱孤平州游弈兵馬使。皆賜李氏。然陰結回鶻室韋兵犯西城。振武大抵憲宗世四朝獻。太和四年。復盜邊。盧龍李載義破之。執大將二百餘人。縛其帥茹羯來獻。文宗賜冠帶。授右驍衛將軍。後五年。大首領匿舍朗來朝。大中元年。北部諸山奚悉叛。盧龍張仲武禽舍梁。燒帳落二十萬。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萬。輜貯五百乘。獻京

師。咸通九年。其王突董蘇使大都督薩葛入朝。是後契丹方彊。奚不敢亢。而舉部役屬。虜政苛。奚怨之。其酋去諸引別部內附。保嶠州北山。遂爲東西奚。室韋契丹別種。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獨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其國無君長。惟大會。皆號其賢咄囉。其部而附于突厥。小或千戶。大數千戶。潰散川谷。逐水草而處。不稅。每弋獵。即相嘯聚。事畢去。不相臣制。故雖悍喜戰。而卒不能爲疆國。刻木爲犂人。挽以耕。田種甚穞。其氣候多寒。夏霖雨。冬霜霰。其俗富人以五色珠垂領。婚嫁則男先備女家三歲。而後分以產。與婦共載。鼓舞而還。夫死不再嫁。每部共構大櫚。死者寘尸其上。喪期三年。土少金鐵。率資於高麗。器有角弓。楷矢。人尤善射。每得夏西保。賣物次對二山。山多草木。鳥獸然。苦飛蚤。則巢居以避。酋死。以子弟繼。無則推豪傑立之。率乘牛車。遶蔭爲室。度水則東薪爲梓。或以皮爲舟。馬皆草韁。緇羈。所居或皮蒙室。或屈木以遶蔭。覆徙則載而行。其畜無羊。少馬。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章其皮爲服。若席。其語言靺鞨也。分部凡二十餘。曰橫西部。山北部。黃頭部。疆部也。大如者部小。如者部。遼高部。訥北部。哈丹部。悉處柳城東北。近者三千。遠六千里。而最西有烏素固部。與回紇接。當俱倫泊之西南。自治而東。有移塞沒部。稍東有塞易支部。最疆部也。居蝦河之陰。亦曰燕支河。益東有和解部。烏羅護部。那禮部。橫西部。直北曰訥支部。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韋。瀕於室建河。河出俱倫池。而東。河南有蒙瓦部。其北落坦部。水東合那河。忽汗河。又東。黑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而東注於海。獨越河東南亦與那河合。其北有東室韋。蓋烏丸東南餘人也。貞觀五年。始來貢。豐貂。後再入朝。長壽二年。叛。將軍李多祚擊定之。景龍初。復朝獻。請助討突厥。開元天寶間。凡十朝獻。大曆中。十一貞元四年。與奚共寇振武。節度使唐朝臣方郊勞天子使者。驚而走軍。室韋執詔使。大殺掠而去。明年。使者來謝。太和中。三朝獻。大中中。一來。咸通時。大會恒烈。與奚皆遣使至京師。然非顯夷。後史官失傳。

黑水靺鞨。居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直京師東北六千里。東瀕海。西

屬突厥南高麗北室韋離爲數十部。各自治。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與高麗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於山西。北注它瀾河。稍東北曰汴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東曰拂涅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東曰白山部。部間遠者三四百里。近二百里。白山本臣高麗。王師取平壤。其衆多入唐。汴咄安居骨等皆奔散。殘微無聞焉。遣人進入渤海。唯黑水完彊。分十六落。以南北稱。蓋其居最北方者也。人勁健。善步戰。常患它部。俗編髮。綴野豕牙。插雉尾爲冠飾。自別於諸部。性忍悍。善射獵。無憂戚。貴壯賤老。居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隨水草。冬入處以溺塗面。於夷狄最濁穢。死者埋之。無棺槨。殺所乘馬以祭。其酋曰大莫拂。瞞咄。世相承爲長。無書契。其矢石鐵長二寸。蓋楷弩遺法。畜多豕。無牛羊。有車馬。田糴以耕。車則步推。有粟麥。土多貂鼠。白兔。白鷹。有鹽泉。氣蒸薄。鹽凝樹顛。武德五年。渠長阿固郎始來。太宗貞觀二年。乃臣附。所獻有常。以其地爲燕州。帝伐高麗。其北部反。與高麗合。高惠真等率衆援安市。每戰。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執惠真。收靺鞨兵三千餘。悉坑之。開元十年。其酋倪屬利稽來朝。玄宗卽拜勃利州刺史。於是安東都護薛泰請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名曰獻誠。以雲麾將軍領黑水經略使。隸幽州都督。訖帝世。朝獻者十五。大曆世凡七。貞元一來。元和中再。初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東北行十日得窟說部。亦號屈說。稍東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又有拂涅。虞婁。越喜。鐵利等部。其地南距渤海。北東際於海。西抵室韋。南北袤二千里。東西千里。拂涅。鐵利。虞婁。越喜。時通中國。而郡利。屈說。莫曳皆。不能自通。今存其朝京師者附左。拂涅。亦稱大拂涅。開元天寶間八來。獻鯨睛。貂鼠。白兔。皮。鐵利。開元中六來。正元中一來。虞婁。貞觀間再來。貞元一來。後渤海威。靺鞨皆役屬之。不復與王會矣。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北新羅。以泥河爲境。東窮海。西契丹。築城郭以居。高麗遺殘稍歸之。萬歲通天中。契丹盡忠殺營州都督趙翻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與靺鞨酋

乞四比羽及高麗餘種東走度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阻奧婁河。樹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爲許國公。乞乞仲象爲震國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詔玉鈴衛大將軍李楷固。中郎將索火擊斬之。是時仲象已死。其子祚榮引殘虜遁去。楷固窮蹙。度天門嶺。祚榮因高麗靺鞨兵拒楷固。楷固敗還。於是契丹附突厥。王師道絕。不克討。祚榮卽并比羽之衆。恃荒遠。乃建國。自號震國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頗知書契。盡得扶餘沃沮并韓朝鮮海北諸國中宗時。使侍御史張行義招慰祚榮。遣子入侍。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榮爲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所統爲忽汗州。領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玄宗開元七年。祚榮死。其國私諡爲高王。子武藝立。斥大土宇。東北諸夷畏臣之。私改年曰仁安。帝賜典冊襲王并所領。未幾黑水靺鞨使者入朝。帝以其地建黑水州。置長史。臨總武藝召其下謀曰。黑水始假道於我。與唐通。異時請吐屯於突厥。皆先告我。今請唐官不吾告。是必與唐腹背攻我也。乃遣弟門藝及舅任雅相發兵擊黑水。門藝書質京師。知利害。謂武藝曰。黑水請吏而我擊之。是背唐也。唐大國。兵萬倍我。與之產怨。我且亡。昔高麗盛時。三十萬。抗唐爲敵。可謂雄彊。唐兵一臨。掃地盡矣。今我衆比高麗三之一。王將違之。不可。武藝不從。兵至境。又以書固諫。武藝怒。遣從兄壹夏代將。召門藝將殺之。門藝懼。僞路自歸。詔拜左驍衛將軍。武藝使使暴門藝罪惡。請誅之。有詔。處之安西。好報曰。門藝窮來歸我。誼不可殺。已投之惡地。并留使者不遣。別詔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諭旨。武藝知之。上書斥言。陛下不當以妄示天下。意必殺門藝。帝怒。道邃復漏言國事。皆左除。而陽斥門藝以報。後十年。武藝遣大將張文休率海賊攻登州。帝馳遣門藝發幽州兵擊之。使太常卿金思蘭使新羅。督兵攻其南。會大寒。雪表丈。士凍死過半。無功而還。武藝望其弟不已。募客入東。部狙刺於道。門藝格之。得不死。河南捕刺客。悉殺之。武藝死。其國私諡武王。子欽茂立。改年大興。有詔嗣王及所領。欽茂因是赦境內。天寶末。欽茂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訖帝世。朝獻者二十九。寶應元年。詔以渤海爲國。欽茂王之。進檢校太尉。大曆中二十五來。以日本舞女十一獻諸朝。貞元時。東南



徙東京。欽茂死，私諡文王。子宏臨早死，族弟元義立，一歲，猜虐，國人殺之。推宏臨子華璵爲王，復還上京。改年中興，死諡曰成王。欽茂少子蕭鄰立，改年正歷。有詔授右驍衛大將軍、嗣王。建中貞元間，凡四來死。諡康王。子元瑜立，改年永德。死諡定王。弟言義立，改年朱雀，並襲王如故事。死諡僖王。弟明忠立，改年太始。立一歲死。諡簡王。從父仁秀立，改年建興。其四世祖野勃，祚榮弟也。仁秀頗能討伐海北諸部，開大境宇，有功，詔檢校司空，襲王。元和中，凡十六朝，獻長慶四寶曆凡再。太和四年，仁秀死，諡宣王。子新德蚤死，孫彝襲立，改年咸和。明年，詔襲彝。終文宗世，來朝十二。會昌凡四。彝死，弟虔晃立，死，玄錫立，咸通時三朝。獻初，其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至是，遂爲海東盛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爲上京，曰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其南爲中京，曰顯德府。領盧顯鐵湯榮興六州。獺貉故地爲東京，曰龍原府。亦曰柵城府。領慶鹽穆賀四州。沃沮故地爲南京，曰南海府。領沃晴板三州。高麗故地爲西京，曰鴨渌府。領神桓豐正四州。曰長嶺府。領瓊河二州。扶餘故地爲扶餘府。常屯勁兵，扞契丹。領扶仙二州。鄭順府領鄭高二州。挹婁故地爲定理府。領定潘二州。安邊府領安瓊二州。率賓故地爲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拂涅故地爲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鐵利故地爲鐵利府。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越喜故地爲懷遠府。領達越懷紀富美福邪芝九州。安遠府領寧鄯慕常四州。又鄆銅諫三州爲獨奏州。涼州以其近凍沫江，蓋所謂粟末水也。龍原東南瀕海，曰本道也。南海新羅道也。鴨渌朝貢道也。長嶺營州道也。扶餘契丹道也。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王。曰基下。其命爲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官有宣詔省。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諫議居之中臺省。右相右平章事。內史詔誥舍人居之。政堂省。大內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左右司政各二。居左右平章事之下。以比僕射。左右九比二丞。左六司。忠仁義部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爵倉膳部有郎中員外。右六司。智禮信部。支司戎計水部。卿郎準左。以比六官。中正臺大中正一。比御史。大大居司政下。少正一。又有殿中寺。宗屬寺。有大令。文籍院。有監令。監皆有少。太常司賓大農寺。寺有卿。司藏司

膳寺。寺有令丞。曹子監。有監長。巷伯局。有常侍等官。其武員有左右猛賁。熊衛。應衛。南左右衛。北左右衛。各大將軍一。將軍一。大抵憲象中國制度如此。以品爲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魚。五秩以上服緋。牙笏銀魚。六秩七秩淺緋衣。八秩綠衣。皆木笏。俗所貴者曰太白山之麋。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扶餘之鹿。鄭順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綿。龍州之紬。位城之鐵。盧城之稻。湄沱湖之鯽。果有九都之李。樂游之梨。餘俗與高麗契丹略等。幽州節度府與相聘問。自營平距京師蓋八千里而遠。後朝貢至否。史家失傳。故叛附無考焉。贊曰。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溥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過之。至荒區君長。待唐璽。乃能國。一爲不賓。隨輒夷縛。故蠻琛夷寶。踵相逮于廷。極熾而衰。厥禍內移。天寶之後。區夏瘳破。王官之威。北不踰河。西止秦邠。陵夷百年。逮於亡。顧不痛哉。故曰治已治人。惟聖人能之。

唐書卷二百十九



唐

書 卷二百十九考證

唐書卷二百十九考證

北狄傳鬱于來朝授率更令○沈炳震曰諸夷大酋入朝無授東宮官者臣四

按舊書下文云上封從妹夫率更令慕容嘉賓女爲燕郡公主以妻之而新

書下文止云以宗室所出女慕容爲燕郡公主妻之則嘉賓名而以率更令

移上誤矣

孫佺○佺舊書作儉

居愛河之陰○陰舊書作南

及勇任雅相○臣四按任雅相武后時人不應夷人亦有同姓名者舊書作任

雅疑得其寶

唐書卷二百十九考證

新學堂

高麗本扶餘別種也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而遼山屈線爲郭南涯涓水王築宮其左又有國內城漢城號別都水有大遼少遼大遼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少遼出遼山西亦南流有梁水出塞外西行與之合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淥水歷國內城西與鹽難水合又西南至安市入于海而平壤在鴨淥東南以巨離濟人因特以爲暫官凡十二級曰大對盧或曰吐粹曰鬱折主圖簿者曰太大使者曰帛衣頭大兄所謂帛衣者先人也乘國政三歲一易善職則否凡代日有不服則相攻王爲閉宮守勝者聽爲之曰大使者曰大兄曰上位使者曰諸兄曰小使者曰過節曰先人曰古鄒大加其州縣六十城置傳薩一比都督餘城置處閭近支亦號道使比刺史有參佐分幹有大模達比衛將軍末客比中郎將分五部曰內部即漢桂婁部也亦號黃部曰北部即絕奴部也或號後部曰東部即順奴部也或號左部曰南部即權奴部也亦號前部曰西部即消奴部也王服五采以白羅製冠草帶皆金釧大臣青羅冠次絳羅珥兩鳥羽金銀雜釧衫箭囊袴大口白韋帶黃草履庶人衣褐戴弁女子首巾幘俗喜奔投壺楚鞠食用邊豆簋盤鼎洗居依山谷以草茨屋惟王宮官府佛廬以瓦甍民歲冬作長坑煨火以取煖其治峭法以繩下故少犯罪者雖灼體乃斬之籍入其家降敗殺人及剽劫者斬盜者十倍取償殺牛馬者沒爲奴婢故道不撥遺婚娶不用幣有受者恥之服父母喪三年兄弟踰月除俗多淫祠祀靈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國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學至窮里廩家亦相矜勉衡側悉構嚴屋號局堂子弟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隋末其王高元死異母弟建武嗣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祖下書修好約高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救道

還於是建武悉搜亡命歸有司且萬人後三年遣使者拜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命道士以像法往爲禱老子建武大悅率國人共聽之曰數千人帝謂左右曰名實須相副高麗雖臣於隋而終拒煬帝何臣之爲朕務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溫彥博諫曰遼東本箕子國魏晉時故封內不可不臣中國與夷狄猶太陽於列星不可以降乃止明年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侵入有詔散騎侍郎朱子奢持節諭和建武謝罪乃請與二國平太宗已禽突厥頡利建武遣使者賀并上封城圖帝詔廣州司馬長孫師臨瘞隋士戰皆毀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乃築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之海久之遣太子桓權入朝獻方物帝厚賜養詔使者陳大德持節答勞且觀覺大德入其國厚餉官守悉得其纖曲見華人流客者爲道親戚存亡人人垂涕故所至士女夾道觀建武感陳兵見使者大德還奏帝悅大德又言聞高昌滅其大對盧三至館有加禮焉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發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必救我以舟師自東萊颶海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耳有蓋蘇文者或號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感衆性忍暴父爲東部大人大對盧死蓋蘇文當嗣國人惡之不得立頻首謝衆請攝職有不可難廢無悔衆哀之遂嗣位殘凶不道諸大臣與建武讎誅之蓋蘇文覺悉召諸部給云大閱兵列饌具請大臣臨視賓至盡殺之凡百餘人馳入宮殺建武殘其尸投諸溝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專國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職云貌魁秀美鬚髯冠服皆飾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使貴人伏諸地踐以升馬出入陳兵長呼禁切行人畏竄至投坑谷帝聞建武爲下所殺惻然遣使者持節弔祭或勸帝可遂討之帝不欲因喪伐罪乃拜藏爲遼東郡王高麗王帝曰蓋蘇文殺君擄國朕取之易耳不願勞人若何司空房玄齡曰陛下下士勇而力有餘哉不用所謂止戈爲武者司徒長孫無忌曰高麗無一介告難宜賜書安慰之隱其患撫其存彼當聽命帝曰善會新羅遣使者上書言高麗百濟聯和將見討謹歸命天子帝問若何而免使者曰計窮矣惟陛下哀憐帝曰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遼東而國可紓一歲一策也我以絳袍丹幘數千賜而國至建以陣二國見謂我師至必

走二策也。百濟恃海不修戎械。我以舟師數萬襲之。而國女君故爲鄰侮。我以宗室主而國待安。則自守之三策也。使者計孰取。使者不能對。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獎以璽書讓高麗。且使止勿攻。使未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玄獎論帝旨。答曰。往時見侵。新羅乘釁奪我地五百里。今非盡反地。兵不止。玄獎曰。往事爲足論邪。遠東故中國郡縣。天子且不取。高麗焉得違詔。不從。玄獎還奏。帝曰。莫離支殺君。虐用其下。如獲罪。怨痛盜道。我出師無名。哉。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之兵度遠而克。固善。萬分一不得逞。且再用師。再用師。安危不可億。兵部尚書李勣曰。不然。曩薛延陀盜邊。陛下欲追擊。魏徵苦諫而止。向若擊之一馬不生。返後復畔。擾至今。爲恨。帝曰。誠然。但一慮之失。而尤之後。誰爲我計者。新羅數請援。乃下吳船四百。柁輪糧。詔營州都督張儉等發幽營兵及契丹奚靺鞨等出討。會遠溢。師還。莫離支懼。遣使者內金。帝不納。使者又言。莫離支遣官五十入宿衛。帝怒責使者曰。而等委質高武。而不仗節死義。又爲逆子謀。不可赦。悉下之獄。於是帝欲自將討之。召長安耆老。勞曰。遠東故中國地。而莫離支賊殺其主。朕將自行。經略之。故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行。我能附循之。毋庸卹也。卽厚賜布粟。羣臣皆勸帝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捨高以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爲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又戮大臣。以逞一國之人。延頸待救。議者顧未亮耳。於是北輪粟營州。東儲粟古大人城。帝幸洛陽。乃以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常何。左難當副之。冉仁德。劉英行。張文幹。龐孝泰。程名振爲總管。帥江吳京洛募兵凡四萬。吳艘五百。泛海趨平壤。以李勣爲遠東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張士貴。張儉。執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彌射。姜德本。麴智盛。吳黑闥爲行軍總管。隸之。帥騎士六萬趨遠東。詔曰。朕所過。管頓毋飭。食毋豐。怪水可涉者。勿作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朕昔提戈撥亂。無盈月儲。猶所擣風靡。今幸家給人足。祗恐勞於轉餉。故驅牛羊以飼軍。且朕必勝有五。以我大擊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乘彼亂。以我逸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渠憂不克邪。又發契丹奚。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會。十九年二月。帝自洛陽次定州。謂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遠東未

賓後嗣。因士馬威。疆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帝坐城門。過兵。人人撫慰。疾病者親視之。敕州縣治瘵。士大悅。長孫無忌白。奏天下符魚悉從。而宮官止十人。天下以爲輕神。帝曰。士度遠十萬。皆去家室。朕以十人從。尙惡其多。公止勿言。帝身屬藥房。結兩腋於鞍。四月。勣濟遼水。高麗皆舉城守。帝大舉士。帳幽州之南。詔長孫無忌。善師。乃引而東。勣攻蓋牟城。拔之。得戶二萬。糧十萬石。以其地爲蓋州。程名振攻沙卑城。夜入其西城。潰虜其口八千。游兵鴨綠上。勣遂圍遼東城。帝次遼澤。詔蔣穰戰。士露髀。高麗發新城。國內城騎四萬救遼東。道宗率張君。又逆戰。君。又却。道宗以騎馳之。虜兵辟易。奪其梁。收散卒。乘高以望。見高麗陣。驚急。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誅君。又以徇。帝度遼水。徹杠杙。堅士心。營馬首山。身到城下。見士填塹。分負之重者。馬上持之。羣臣震懼。爭挾塊以進。城有朱蒙祠。祠有鎖甲鉞矛。妄言前燕世天所降。方圍急。飾美女以婦神。巫言朱蒙悅。城必完。勣列拋車。飛大石。過三百步。所當輒潰。虜積木爲樓。結組罔。不能拒。以衝車撞陣。屋碎之。時百濟上金。鑿。又以玄金爲山。五文鎧。士被以從。帝與勣會。甲光炫日。會南風急。士縱火焚西南。燔延城中屋幾盡。人死千餘。燔者萬餘。衆登陣。虜蒙盾以拒。士舉長矛。春之。闌石如雨。城遂潰。獲勝兵萬戶。四萬。糧五十萬石。以其地爲遼州。初。帝自太子所屬行在。舍置一烽。約下遼東舉烽。是日傳燎入塞。進攻白崖城。城負山。崖水險。甚。帝壁西北。虜酋孫伐音陰丐降。然城中不能一。帝賜幟曰。若降。建子堞。以信。俄而舉幟。城人皆以唐兵登矣。乃降。初。伐音中悔。帝怒。約以虜口界諸將。及是。李勣曰。士奮而先。貪虜獲也。今城危拔。不可許降。以孤士心。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戮。略人妻孥。朕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能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一城乎。獲男女凡萬。兵二千。以其地爲巖州。拜伐音爲刺史。莫離支以加尸人七百戍蓋牟。勣俘之。請自効。帝曰。而家加尸。乃爲我戰。將盡戮矣。夷一姓求一人力。不可。稟而縱之。次安市。於是高麗北部傳薩高延壽。南部傳薩高惠真引兵及靺鞨衆十五萬來援。帝曰。彼若勒兵連安市而壁。據高山。取城中粟食之。縱靺鞨略吾牛馬。攻之不可下。此上策也。拔城夜去。中策也。與吾爭鋒。則禽矣。有大對

盧爲延壽計曰吾聞中國亂豪雄並奮秦王神武敵無堅戰無前遂定天下南面而帝北狄戎罔不臣今掃地而來謀臣重將皆在其鋒不可校今莫若頻兵曠日陰遣奇兵絕其饋道不旬月糧盡欲戰不得歸則無路乃可取也延壽不從引軍距安市四十里而屯帝曰虜隨吾策中矣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騎奮之虜常以靺鞨銳兵居前社爾兵接而北延壽曰唐易與耳進一舍倚麗而陣帝詔延壽曰我以爾有疆臣賊殺其主來問罪即交戰非我意延壽謂然按甲俟帝夜召諸將使李勣率步騎萬五千陣西嶺當賊長孫無忌牛進達精兵萬人出虜背狹谷帝以騎四千偃旗趨虜北上令諸軍曰聞鼓聲而縱張曜朝堂曰明日日中納降虜於此是夜流星墮延壽營旦日虜視勣軍少即戰帝望無忌軍塵上命鼓角作兵戰四合虜惶惑將分兵禦之衆已驚勣以步騎擊敗之無忌乘其後帝自山馳下虜大亂斬首二萬級延壽收餘衆負山自固無忌勣合圍之微川梁斷歸路帝按轡觀虜營壘曰高麗傾國來一麾而破天贊我也下馬再拜謝況于天延壽等度勢窮即舉衆降入賴門膝而行拜手請命帝曰後敢與天子戰乎懼汗不得對帝料酋長二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餘衆三萬縱還之靺鞨靺鞨三千餘人獲馬牛十萬明光鎧萬領高麗震駭后黃銀二城自拔去數百里無舍煙乃釋報太子并賜諸臣書曰朕自將若此云何因號所幸山爲駐蹕山圖破陣狀勒石紀功拜延壽鴻臚卿惠真司農卿候騎獲覘人帝解其縛自言不食且三日命飼之賜以屬遣曰歸語莫離支若須軍中進退可遣人至吾所帝每營不作壘置謹斥候而已而士運糧雖單騎虜不敢鈔帝與勣議所攻帝曰吾聞安市地險而衆悍莫離支擊不能下因與之建安恃險絕粟多而士少若出其不意攻之不相救矣建安得則安市在吾腹中勣曰不然積糧遠東而西擊建安賊將梗我歸路不如先攻安市帝曰善遂攻之未能下延壽惠真謀曰烏骨城倭薩已薨朝攻而夕可下烏骨拔則平壤舉矣羣臣亦以張亮軍在沙城召之一皆至若取烏骨度鴨綠迫其腹心計之善者無忌曰天子行師不徵幸安市衆十萬在吾後不如先破之乃驅而南萬全勢也乃止城中見帝旌麾輒乘障諜帝怒勣請破日男子盡誅虜

聞故死戰江夏王道宗築距闕攻東南虜增陣以守勣攻其西撞車所壞隨輒串柵爲樓帝聞城中鷄犬聲曰圍久突無黔煙今鷄犬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出詔嚴兵丙夜虜數百人縋而下悉禽之道宗以樹枚裹土積之距闕成迫城不數丈果殺都尉傳伏愛守之自高而排其城城且頽伏愛私去所部虜兵得自頽城出據而壅斷之積火榮盾固守帝怒斬伏愛敕諸將擊之三曰不克有詔班師拔遼蓋二州之人以歸兵過城下城中屏息偃旗酋長登城再拜帝嘉其守賜絹百匹遼東粟尙十萬斛士取不能盡帝至渤海阻渚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無忌楊師道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爲梁帝負薪馬上助役十月兵畢度雪甚詔屬燎以待濟始行士十萬馬萬匹連遺物故裁千餘馬死十八船師七萬物故亦數百詔集戰骸葬柳城祭以太牢帝臨哭從臣皆流涕帝總飛騎入臨渝關皇太子迎道左初帝與太子別御褐袍曰俟見爾乃更袍歷二時弗易至穿穴羣臣請更服帝曰士皆敝衣吾可新服邪及是太子進潔衣乃御遼降口萬四千當沒爲奴婢前集幽州將分賞士帝以父子夫婦離析詔有司以布帛贖之原爲民列拜謹舞三日不怠延壽既降以憂死獨惠真至長安明年春藏遣使者上方物且謝罪獻二妹口帝敕還之謂使者曰色者人所重然怒其去親戚以傷乃心我不取也初師還帝以弓服賜蓋蘇文受之不遣使者謝於是下詔削棄朝貢又明年三月詔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海崖副之自萊州度海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副之右屯衛大將軍鄭仁泰副之率營州都督兵繇新城道以進次南蘇木底虜兵戰不勝焚其郭七月進達等取石城進攻積利城斬級數千乃皆還藏遣子莫離支高任武來朝因謝罪二十二年詔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自海道入部將古神威與虜戰曷山虜潰虜乘蹙襲我舟伏兵破之萬徹度鴨綠次泊灼城拒四十里而舍虜懼皆棄邑居去大會所夫孫拒戰萬徹擊斬之遂圍城破其援兵三萬乃還帝與長孫無忌計曰高麗困吾師之入戶亡耗田歲不收蓋蘇文築城增陣下飢臥死溝壑不勝敵矣明年以三十萬衆公爲大總管一舉可滅也乃詔劍



南大治船。蜀人願輸財江南計直作舟。舟取緣千二百。巴蜀大駭。叩眉雅三州。皆反。發龍西峽內兵二萬擊定之。始帝決取虜。故詔陝州刺史孫伏伽。萊州刺史李道裕。備械於三山浦。胡島。越州都督治大船。備舫以待。會帝崩。乃皆罷。藏遣使者奉慰。永徽五年。藏以鞅驍兵攻契丹。戰新城。大風矢皆還。激爲契丹所乘。大敗。契丹火野復戰。人死相藉。積尸而聚之。遣使者告捷。高宗爲露布于朝。六年。新羅訴高麗鞅驍奪三十六城。惟天子哀救。有詔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率師討之。至新城。敗高麗兵。火外郭及墟落。引還。顯慶三年。復遣名振率薛仁貴攻之。未能克。後二年。天子已平百濟。乃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右武衛大將軍蘇定方。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率諸將出涇江。還東平。還討之。龍朔元年。大募兵。拜置諸將。天子欲自行。對州刺史李君球建言。高麗小醜。何至傾中國事之。有如高麗既滅。必發兵以守。少發則威不振。多發人不安。是天下疲於轉戍。臣謂征之未如勿征。滅之未如勿滅。亦會武后苦遼帝。乃止。八月。定方破虜兵於涇江。奪馬邑山。遂圍平壤。明年。虜李泰以嶺南兵壁蛇水。蓋蘇文攻之。舉軍沒。定方解而歸。乾封元年。藏遣子男福從天子封泰山。還而蓋蘇文死。子男生代爲莫離支。與弟男建男產相怨。男生據國內城。遣子獻誠入朝求赦。蓋蘇文弟淨土亦請割地降。乃詔契苾何力爲遼東道安撫大使。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倜爲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左監門將軍李謹行殿而行。九月。同善破高麗兵。男生率師來會。詔拜同善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又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與契苾何力。龐同善并力。詔獨孤卿雲由鴨綠道。郭待封積利道。劉仁願畢列道。金待問海谷道。並爲行軍總管。受勣節度。轉燕趙食廩。遼東明年正月。勣引道次新城。合諸將謀曰。新城賊西鄣。不先圖。餘城未易下。遂壁西南山。臨城。城人縛戍會出降。勣進拔城十有六。郭待封以舟師濟海。趨平壤。三年二月。勣率仁貴拔扶餘城。它城三十皆納款。同善留守新城。男建遣兵襲之。仁貴救倭。戰金山。不勝。高麗鼓而進。銳甚。仁貴橫擊。大破之。斬首五萬。獲拔南蘇木底蒼岩三城。引兵略地與勣會。侍御史賈言忠計事還。帝問軍中

云何。對曰。必克。昔先帝問罪。所以不得志者。虜未有憂也。諺云。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鬩。爲我鄉導。虜之情僞。我盡知之。將忠士力。臣故曰。必克。且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勣年八十矣。虜仍拜觚。人相掠賣。地震裂。狼狐入城。妨穴於門。人心危駭。是行不再舉矣。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餘。勣破之。薩寶水上。斬首五千級。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之。進拔大行城。劉仁願與勣會後期。召還當誅。赦流姚州。契苾何力會勣軍于鴨綠。拔辱夷城。悉師圍平壤。九月。藏遣男產率首領百人樹素幡降。且請入朝。勣以禮見。而男建猶固守。出戰數北。大將浮屠信誠遣諜約內應。五日。闔啓兵譟而入。火其門。鬱燄四興。男建窘急自刺。不殊。執藏男建等。收凡五部百七十六城。戶六十九萬。詔勣便道獻俘昭陵。凱而還。十二月。帝坐含元殿。引見勣等。數伴于廷。以藏素脅制。赦爲司平太常伯。男產司宰少卿。投男建黔州。百濟王扶餘隆嶺外。以獻誠爲司衛卿。信誠爲銀青光祿大夫。男生右衛大將軍。何力行左衛大將軍。勣兼太子太師。仁貴威衛大將軍。剖其地爲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府。權會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與華官參治。仁貴爲都護。總兵鎮之。是歲郊祭。以高麗平。謝成于天。總章二年。徙高麗民三萬於江淮山南。大長鉞牟牟率衆反。立藏外孫安舜爲王。詔高倜東州道。李謹行燕山道。並爲行軍總管。討之。遣司平太常伯楊昉。經納亡餘。舜殺鉞牟牟走新羅。倭徙都護府治遼東州。破叛兵於安市。又敗之。泉山。俘新羅援兵二千。李謹行破之于發盧河。再戰。俘賊萬計。於是平壤殘不能軍。相率奔新羅。凡四年。乃平。始謹行留妻劉守伐奴城。虜攻之。劉損甲勒兵守。賊引去。帝嘉之。封燕郡夫人。儀鳳二年。授藏遼東都督。封朝鮮郡王。還遼東。以安餘民。先編僑內州者。皆原遣。徙安東都護府於新城。藏與鞅驍謀反。未及發。召還。放卽州。斷其人于河南龍右。弱妻者留安東。藏以承淳初死。贈衛尉卿。葬頤利墓左。樹碑其阡。舊城往往入新羅。遣人散薪突厥鞅驍。由是高氏君長皆絕。垂拱中。以藏孫寶元爲朝鮮郡王。聖曆初。進左驍衛大將軍。更封忠誠國王。使統安東舊部。不行。明年。以藏子德武爲安東都督。後稍自國。至元和末。遣使者獻樂工云。

百濟扶餘新羅也。東京師東六千里而廣。濱海之陽。西界越州。南倭北高麗。皆  
屬焉。乃至其東新羅也。王居東西二城。官有內臣佐平者。宣納號令。內頭佐平  
主務案。內法佐平主禮衛士。佐平典衛兵。朝廷佐平主獄。兵官佐平掌外兵。有  
六萬方。統十郡。大姓有八沙氏。燕氏。勿氏。解氏。貞氏。國氏。木氏。首氏。其法反逆  
者。誅其家。殺人者。輸奴婢三。贖罪。受賊及盜。三倍償。鎗終身。俗與高麗同。  
有三鳥。生黃漆。六月刺取。漆色若金。王服大裏紫袍。青錦袴。素皮帶。烏革履。烏  
羅冠。飾以金。繡畫。臣絳衣。飾冠以銀。繡。禁民衣絳紫。有文籍。紀時月如華人。武  
德四年。王扶餘瑋始遣使獻果下馬。自是數朝貢。高祖冊爲帶方郡王。百濟王。  
俊五年。獻明光鏡。且訟高麗梗實。道。太宗貞觀初。詔使者平其怨。又與新羅世  
仇。數相侵。帝賜書曰。新羅朕藩臣。王之鄰國。聞數相侵。朕已詔高麗新羅  
申和王。宜忘前怨。識朕本懷。瑋奉表謝。然兵亦不止。再遣使朝。上鐵甲雕斧。帝  
優勞之。賜帛段三千。十五年。瑋死。使者奏。服表曰。君外臣百濟王扶餘瑋。奉  
帝爲舉哀。玄武門。贈光祿大夫。賜諡甚厚。命祠部郎中鄭文表冊其子義慈爲  
柱國。紹王。義慈事親孝。與兄弟友。時號海東曾子。明年。與高麗連和。伐新羅。取  
四十餘城。發兵守之。又謀取項城。絕貢道。新羅告急。帝遣司農丞相里玄獎  
齎詔書。諭解。帝新討高麗。乃問取新羅七城久之。又奪十餘城。因不朝貢。高  
宗立。乃遣使者來。帝詔義慈曰。海東三國。開基舊矣。地固犬牙。比者陳爭。侵校  
無寧。歲。新羅高城重鎮。皆爲王并。歸躬于朕。丐王歸地。昔齊桓一諸侯。尚存亡  
國。況朕萬方主。可不卹其危邪。王所兼城。宜還之。新羅所俘。亦昇還王。不如詔  
者。任王決戰。朕將發契丹諸國。度遠深入。王可思之。無後悔。永徽六年。新羅訴  
百濟高麗。執輦取北境三十城。顯慶五年。乃詔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丘道  
行軍大總管。率左衛將軍劉伯英。右武衛將軍馮士貴。左驍衛將軍龐孝泰。發  
新羅兵討之。自城山濟海。百濟守熊津口。定方縱擊。虜大敗。王師乘潮帆以進。  
適真都城一舍止。虜悉衆拒。復破之。斬首萬餘級。拔其城。義慈挾太子隆走北  
鄙。定方圍之。太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義慈孫文思曰。王太子固在。叔乃自  
王。若唐兵解去。如我父子何。與左右縋而出。民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令士超

堞立。戰。秦開門降。定方執義慈。隆。及小王孝濱。會長五十八人送京師。平其國  
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戶七十六萬。乃析置熊津馬韓東明金建德安五都督  
府。擢會渠長治之。命郎將劉仁願守百濟城。左衛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九  
月。定方以所俘見。詔釋不誅。義慈病死。贈衛尉卿。許舊臣赴臨。詔葬。結陳叔  
寶墓左。授隆司稼卿。文度濟海卒。以劉仁軌代之。瑋從子福信書將兵。乃與浮  
屠道琛。據周留城。反迎故王子扶餘豐於倭。立爲王。西部皆應。引兵圍仁願。龍  
朔元年。仁軌發新羅兵往救。道琛立二壁。熊津江。仁軌與新羅兵夾擊之。奔入  
壁。爭梁。墮溺者萬人。新羅兵還。道琛保任孝城。自稱領軍將軍。福信稱霜岑將  
軍。告仁軌曰。聞唐與新羅約。破百濟。無老孺皆殺之。界以國。我與受死。不若戰。  
仁軌遣使齎書答說。道琛倨甚。館使者于外。屢報曰。使人官小。我國大將。禮不  
當見。徒遣之。仁軌以衆少。乃休軍養威。請合新羅圖之。福信俄殺道琛。并其兵。  
豐不能制。二年七月。仁願等破之。熊津拔支羅城。夜薄真峴。比明入之。斬首八  
百級。新羅餉道乃閉。仁願請濟師。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爲熊津道行軍總管。  
發齊兵七千往。福信願國。謀殺豐。豐率親信斬福信。與高麗倭連和。仁願已得  
齊兵。士氣振。乃與新羅王金法敏率步騎。而遣劉仁軌率舟師自熊津江偕進。  
趨周留城。豐衆屯白江口。四遇皆克。火四百艘。豐走。不知所在。僞王子扶餘忠  
勝。忠志率殘衆及倭人請命。諸城皆復。仁願勒軍還。留仁軌代守。帝以扶餘隆  
爲熊津都督。俾歸國。平新羅。故城招還遺人。麟德二年。與新羅王會熊津城。刑  
白馬以盟。仁軌爲盟辭曰。往百濟先王。罔顧逆順。不教鄰。不睦親。與高麗倭共  
侵削新羅。破邑屠城。天子憐百姓無辜。命行人修好。先王負險恃退。侮慢弗恭。  
皇赫斯怒。是伐是夷。但與亡繼絕。王者通制。故立前太子隆爲熊津都督。守其  
祭祀。附杖新羅。長爲與國。結好除怨。恭天子命。永爲藩服。右威衛將軍魯城縣  
公仁願親臨。厥盟。有貳其德。與兵動衆。明神監之。百殃是降。子孫不育。社稷無  
守。世世毋敢犯。乃作金書鐵契。藏新羅廟中。仁願等還。隆畏衆攜散。亦歸京師。  
儀鳳時。進帶方郡王。遣歸藩。是時新羅疆隆不敢入舊國。寄治高麗死。武后又  
以其孫敬襲王。而其地已爲新羅渤海靺鞨所分。百濟遂絕。

新羅弁韓苗裔也。居漢樂浪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東南日本。西百濟。南瀕海。北高麗。而王居金城。環八里所。衛兵三千人。謂城爲倭牟羅。邑在內曰。歐評。外曰邑勒。有歐評六。邑勒五十二。朝服尙白。好祠山神。八月望日。大宴賓。官吏射。其建官以親屬爲上。其族名第一。骨第二。骨以自別。兄弟女姑姨從姊。妹皆聘爲妻。王族爲第一。骨妻亦其族。生子皆爲第一。骨。不娶第二。骨女。雖妻。常爲妾。腰官有宰相。侍中。司農卿。太府令。凡十有七等。第二。骨得爲之。事必與。衆議。號和白。一人異則罷。宰相家不絕祿。奴僮三千人。甲兵牛馬猪雞之畜。牧。海中。山。須食乃射。息穀米於人。價不滿。庸爲奴婢。王姓金。貴人姓朴。民無氏。有。名。食用柳。栝。若銅。瓦。元日相慶。是日拜日月神。男子褐袴。婦長襦。見人必跪。則。以手据地爲恭。不粉黛。率美髮。以綠首。以珠綵飾之。男子剪髮。鬚。以黑巾。市。皆婦女。賈販。冬。則作廳堂中。夏。以食置冰上。畜無羊。少驢。多馬。馬雖高大。不。善行。長人者。人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得。婦人以治衣服。其國連山數十里。有峽。固以鐵闔。號關門。新羅常屯弩士數千。守之。初。百濟伐高麗。來請救。悉兵往破之。自是相攻不置。後。獲百濟王殺之。法。結怨。武德四年。王真平遣使者入朝。高祖詔通直散騎侍郎庾文素持節答。後三年。拜柱國。封樂浪郡王。新羅王。貞觀五年。獻女樂二。太宗曰。比林邑獻。鸕。言思卿。巧。況於人乎。付使者歸之。是歲。真平死。無子。立女善德爲王。大臣。乙祭柄國。詔贈真平左光祿大夫。贈物段二百。九年。遣使者冊善德。襲父封。國。人號聖祖。皇姑十七年。爲高麗百濟所攻。使者來乞師。亦會帝親伐高麗。詔率。兵以披虜勢。善德使兵五萬入高麗南鄙。拔水口城以聞。二十一年。善德死。贈。光祿大夫。而妹真德襲王。明年。遣子文王及弟伊贊子春秋來朝。拜文王左武。衛將軍。春秋特進。因請改章服。從中國制。內出珍服賜之。又詣國學觀釋奠。講。輪。帝賜所製晉書。辭歸。敕三品以上郊餞。高宗永徽元年。攻百濟破之。遣春秋。子法敏入朝。真德織錦爲頌以獻。曰。巨唐開洪業。魏皇猷昌止。戈成大定興。文繼百王統。天樂雨施洽。物體含章深。仁壽日月撫。運通時康。幡旌旣赫。鉦。鼓何鏗鏘。外夷遠命者。蔚覆被天殃。淳風凝嶺巖。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七。

耀巡萬方。維嶽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唐家光。帝美其意。擢法。敏大府卿。五年。真德死。帝爲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賜綵段三百。命太常丞張。文收持節弔祭。以春秋襲王。明年。百濟高麗。蘇。共伐。取其三十城。使者來請。救。帝命蘇定方討之。以春秋爲嶺南道行軍總管。遂平百濟。龍朔元年。死。法敏。襲王。以其國爲鷄林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咸亨五年。納高麗叛衆。略百濟。地守之。帝怒。詔削官爵。以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爲新羅王。自京師歸國。詔劉仁軌爲鷄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謹行。副。之。發兵窮討。上元二年。二月。仁軌破其衆於七重城。以蘇。兵。浮海略南境。斬。獲甚衆。詔李謹行爲安東鎮撫大使。屯買肖城。三戰虜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謝。罪。貢饗相望。仁問乃還。辭王。詔復法敏官爵。然多取百濟地。遂抵高麗南境矣。置尙良康熊全武漢朔溟九州。州有都督。統郡十或二十。郡有大守。縣有小守。開耀元年。死。子政明襲王。遣使者朝。丐唐禮及它文辭。武后賜吉凶禮并文辭。五十篇。死。子理洪襲王。死。弟與光襲王。玄宗開元中。數入朝。獻果下馬。朝霞紬。魚牙紬。海豹皮。又獻二女。帝曰。女皆王姑姊妹。違本俗。別所親。朕不忍留。厚賜。還之。又遣子弟入太學學經術。帝問賜與光瑞文錦。五色羅。紫繡紋袍。金銀精。器。與光亦上異狗馬。黃金。美豔諸物。初。渤海蘇。掠登州。與光擊走之。帝進與。光寧海軍大使。使攻蘇。二十五年。死。帝尤悼之。贈太子太保。命邢璣以鴻臚。少卿弔祭。子承慶襲王。詔璣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以卿儒儒故持節往。宜。演經館。使知大國之威。又以國人善棋。詔率府兵曹參軍楊季鷹爲副。國高奔。皆出其下。於是厚遣使者金寶。俄冊其妻朴爲妃。承慶死。詔使者臨弔。以其弟。惠英嗣王。帝在蜀。遣使浙江至成都。朝正月。大曆初。惠英死。子乾運立。甫。遣。金隱居入朝待命。詔倉部郎中歸崇敬往弔。監察御史陸瑒。顧情爲副。冊授之。并母金爲太妃。會其宰相爭權相攻。國大亂。三歲乃定。於是歲朝獻。建中四年。死。無子。國人共立宰相金夏相嗣。貞元元年。遣戶部郎中蓋瓊持節命之。是年。死。立夏相從父弟敬信襲王。十四年。死。無子。立嫡孫俊。明年。遣司封郎中韋。丹持冊。未至。俊死。丹還。子重興立。永貞元年。詔兵部郎中元季方冊命。後三。



年使者金力奇來謝且言往歲冊故主俊邕爲王母申太妃妻淑妃而俊邕不幸冊今留省中臣請授以歸又爲其宰相金彥昇金仲恭王之弟蘇金添明巧門載詔皆可凡再朝貢七年死彥昇立來告喪命職方員外郎崔廷弼且命新王以妻貞爲妃長慶寶曆間再遣使者來朝留宿衛彥昇死子景徽立太和五年以太子左輪德源寂無弼如儀開成初遣子義琮謝願留衛見聽明年遣之五年鴻臚寺籍質子及學生歲滿者一百五人皆還之有張保舉鄭年者皆善戰工用槍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舉不及也年以兄呼保舉保舉以齒年以藝常不相下自其國皆來爲武寧軍小將後保舉歸新羅謁其王曰通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願得鎮清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清海海路之要也王與保舉萬人守之自太和後海上無驚新羅人者保舉既貴於其國年飢寒客遶水一日謂戊主馮元規曰我欲東歸乞食於張保舉元規曰若與保舉所質何如奈何取死其手年曰飢寒死不如兵死快死故鄉邪年遂去至謁保舉欽之極歡欽未卒聞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舉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謀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召保舉爲相以年代守清海會昌後朝貢不復至

贊曰杜牧稱安思順爲朔方節度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睨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讀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還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舉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舉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舉果不殺人之常情也臨淮請死於汾陽亦人之常情也保舉任年事出於己年且寒飢易爲感動汾陽臨淮平生立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權於保舉汾陽爲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世稱周邵爲百代之師周公擁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聖邵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邵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實以明雖邵公尙爾況其下哉嗟乎不以怨

毒相基而先國家之憂晉有祈奚唐有汾陽保舉孰謂夷無人哉

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國無城郭聯木爲欄落以草茨屋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各國而臣附之置本軍一人檢察諸部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尙浮屠法其官十有二等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號天御中主至彥彥微凡三十二世皆以尊爲號居筑紫城彥彥微子神武立更以天皇爲號徙治大和州次曰綏靖次安寧次懿德次孝昭次天安次孝靈次孝元次開化次崇神次垂仁次景行次成務次仲哀仲哀死以開化曾孫女神功爲主次應神次仁德次履中次反正次允恭次安康次雄略次清寧次顯宗次仁賢次武烈次繼體次安閑次宣化次欽明欽明之十一年直梁承聖元年次海遠次用明亦曰目多利思比孤直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次崇峻崇峻死欽明之孫女稚古立次舒明次皇極其俗椎髻無冠帶跣以行幅巾蔽後貴者冒錦婦人衣純色襪長腰襦結髮于後至煬帝賜其民錦綵冠飾以金玉文布爲衣左右佩銀鑲長八寸以多少明貴賤太宗貞觀五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獻虎魄大如斗瑠瑤若五升器時新羅爲高麗百濟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未幾孝德死其子天豐財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蟇人皆朝蝦蟇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珥箭於首令人載瓠立數十步射無不中天智死子天武立死子總持立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爲倭所并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國都方數千里南西盡海東北限大山山外即毛人云長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大寶遣朝臣真人栗田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唐尙書也冠進德冠頂有華籙四披紫袍帛帶真人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文武死子阿用立死子聖武立改元曰白龜開元初栗田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卽鴻臚寺爲師獻大幅布爲贊悉賞物質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基華不肯去易



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僞王友。多所諷諭。久乃還。聖武死。女孝明立。改元曰天平。勝寶。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新羅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貢。孝明死。大炊立。死。以聖武女高野姬爲王。死。白壁立。建中元年。使者真人與能獻百物。真人蓋因官而氏者也。與能善書。其紙似蘭而澤。人莫識。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學子。擢免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歷二十餘年。使者高階真人來。請免勢等俱還。詔可。次諾樂立。次嵯峨。次淳和。次仁明。仁明宣開成四年。復入貢。次文德。次清和。次陽成。次光孝。直光啓元年。其東海嶼中。又有邪古波邪多尼三小王。北距新羅。西北百濟。西南直越州。有絲絮珍怪云。

流鬼。去京師萬五千里。直黑水靺鞨東北少海之北。三面皆阻海。其北莫知所窮。人依嶼散居。多沮澤。有魚鹽之利。地蚤瘠。多霜雪。以木廣六寸。長七尺。系其上。以踐冰。逐走獸。土多狗。以皮爲裘。俗被髮。累似莠而小。無蔬蕘。宅穀。勝兵萬人。南與莫曳靺鞨鄰。東南航海十五日行。乃至。貞觀十四年。其王遣子可也余莫。貂皮更三譯來朝。授騎都尉。遣之。龍朔初。有僭羅者。其王儒李都羅。遣使入朝。國居新羅武州南島上。俗朴陋。衣犬豕皮。夏居草屋。冬窟室。地生五穀。耕不知用牛。以鐵齒杷土。初附百濟。麟德中。會長來朝。從帝至太山。後附新羅。開元十一年。又有達末婁。達妬二部。首領朝貢。達末婁自言北扶餘之裔。高麗滅其國。遣人度那河。因居之。或曰他漏河。東北流入黑水。達妬室韋種也。在那河陰凍末河之東。西接黃頭室韋。東北距達末婁云。

唐書卷二百二十

唐書卷二百二十考證

高麗傳。男生率師來會。詔拜同善。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元菟郡公。○舊書作授男生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元菟郡公。

唐書卷二百二十考證

西域

泥婆羅直吐蕃之西，樂陵川土多赤銅，牛俗翦髮，逮眉穿耳，檀以簞若角，緩至肩者爲姣好，無匕飭，攫而食，其器皆用銅，其居版屋，畫壁，俗不知牛耕，故少田作，習商賈，一幅布蔽身，日數鹽浴，重博戲，通推步曆術，祀天神，鑄石爲象，日浴之，烹羊以祭，鑄銅爲錢，面文人形，背牛馬形，其君服珠頗黎車渠珊瑚虎魄垂纓，耳金鉤，王璫佩寶，伏突御師子大牀，燎香布花於堂，而大臣坐地不藉，左右持兵數百列侍，宮中有七重樓，覆銅瓦，極極皆大排雜寶，四隅置銅槽，下有金龍，口激水仰注槽中，初王那陵提婆之父爲其叔所殺，提婆出奔吐蕃，納之，遂臣吐蕃，貞觀中遣使者李義表到天竺，道其國，提婆大喜，延使者同觀阿耨婆池，池廣數十丈，水常溢沸，共傳旱潦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則生煙，釜其上少選可熟，二十一年遣使入獻波稜酢菜，渾提蔥，永徽時其王尸利那連陀羅又遣使入貢。

党項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彊，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處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以姓別爲部，一姓又分爲小部落，大者萬騎，小數千，不能相統，故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彊，土著，有棟宇，織犛尾羊毛覆屋，歲一易，俗尙武，無法令賦役，人壽多過百歲，然好爲盜，更相剽殺，尤重復讎，未得所欲者，蓬首垢頰，跣足草食，殺已乃復，男女衣裘褐，被毼，畜犛牛馬，羴羊以食，不耕稼，地寒，五月草生，八月霜降，無文字，候草木記歲，三年一相聚，殺牛羊祭天，取麥他國以釀酒，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婦，惟不娶同姓老而死，子孫不哭，少死則曰夭枉，乃悲，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鄭元璿鑄論其會細封步賴舉部降，太宗置詔慰撫，步賴因入朝，宴錫特異，以其地爲軌州，卽授刺史，步賴請率兵討吐谷渾，其後諸酋長悉內屬，以其地爲崑崙嚴遠四州。

卽首領拜刺史，有拓拔赤辭者，初臣吐谷渾，慕容伏允待之厚，與結婚，諸羌已歸，獨不至，李靖擊吐谷渾，赤辭屯狼道峽抗王師，鄯州刺史久且洛生欲諭降之，辭曰：渾主以腹心待我，不知其佗，若速去，且汗吾刀，洛生怒，引輕騎破之，肅遠山斬首數百級，虜雜畜六千，帝因其勝，又令約降，赤辭從子思頭潛納款，其下拓拔細豆亦降，赤辭知宗族攜沮，稍欲自歸，岷州都督劉師立復誘之，卽與思頭俱內屬，以其地爲懿嵯，可三十二州，以松州爲都督府，擢赤辭西戎州都督，賜氏李，實職遂不絕，於是自河首積石山而東，皆爲中國地，後吐蕃寇，拓拔畏備，請內徙，始詔慶州置靜邊等州處之，地乃入吐蕃，其處者皆爲吐蕃役屬，更號弭藥，又有黑党項者，居赤水西，其長號敦善王，慕容伏允之走也，依之，及吐谷渾款附，敦善王亦納貢，居雪山者曰破丑氏，又有白蘭羌，吐蕃謂之丁零，左屬党項，右與多彌接，勝兵萬人，勇戰鬪，善作兵，俗與党項同，武德六年，使者入朝，明年以其地爲維恭二州，貞觀六年，與契苾數十萬內屬，永徽時，特浪生羌卜樓大首領凍就率衆來屬，以其地爲劍州，龍朔後，白蘭春桑及白狗羌爲吐蕃所臣，藉其兵爲前驅，白狗與東會州接，勝兵纔千人在西北者，天授中內附，戶凡二十萬，以其地爲朝吳浮歸十州，散居靈夏間，至德末，爲吐蕃所誘，使爲鄉導，鈔邊，俄悔悟，更來朝，願助靈州鑾輿，乾元間，中國數亂，因寇鄯寧二州，肅宗詔郭子儀都統朔方鄯寧鄜坊節度事，以鄜州刺史杜冕，鄯州刺史桑如珪分二隊出討，子儀至，党項潰去，上元元年，在涇隴部落十萬衆詣鳳翔，節度使崔光遠降，二年，與渾奴刺連和，寇寶雞，殺吏民，掠財珍，焚大散關，入鳳州，殺刺史蕭懷節，度使李鼎追擊走之，明年，又攻梁州，刺史李勉走，進寇奉天，大掠華原同官，詔臧希讓代勉爲刺史，於是歸順，乾封，歸義，順化，和寧，和義，保善，寧定，羅雲，朝鳳，凡十州部落，諸希讓獻款，丐節印，詔可，僕固懷恩之叛，誘党項渾奴刺入寇，衆數萬，掠鳳翔整屋，大會鄭廷，郝德入同州，刺史韋勝走，節度使周智光破之，澄城，閼月，又入同州，焚官私室廬，壁馬蘭山，郭子儀遣兵襲之，退保三堡，子儀遣慕容休明諭降，廷德，子儀以党項吐谷渾部落散處鹽慶等州，其地與吐蕃濱近，易相脅，卽表徙靜邊州都督，夏州樂容等六府党項于

銀州之北。夏州之東。寧朔州吐谷渾住夏西以離沮之。召靜邊州大首領左羽林大將軍拓拔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賜餐使還。經其部。先是慶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與吐蕃姻援。贊普悉王之。因是擾邊。凡十年。子儀表工部尚書路嗣恭為朔方留後。將作少監梁進用為押党項部落使。置行慶州。且言党項陰結吐蕃為變。可遣使者招慰。其反謀。因令進用為慶州刺史。嚴邏以絕吐蕃往來道。代宗然之。又表置靜邊芳池相與五州都督長史。永平旭定清寧寧保忠順靜塞萬言等七州都督府。於是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樂州刺史拓拔乞梅等皆入朝。宜定州刺史折騰布落。芳池州野利部並從經延州。大曆末。野利禿羅都與吐蕃叛。招餘族不應。子儀擊之。斬禿羅都。而野利景庭野利剛以其部數千人入附。難子川六州部落。曰野利超詩野利龍兒野利厥律兒黃野海野罕等。居慶州者。號東山部。夏州者。號平夏部。永泰後稍徙石州。後為永安將阿史那思摩賦索無極。遂亡走河西。元和時。復置宥州護党項。至太和。中。邊疆數寇掠。然器械鈍苦。畏唐兵精。則以善馬贖。善羊買弓矢。鄜坊道軍糧使李石表禁商人不得以旗幟甲冑五兵入部落。告者舉罪人財畀之。至開成末。種落愈繁富。賈人賣寶鬻羊馬。藩鎮乘其利。疆市之。或不得直。部人怨。相率為亂。至靈鹽道不通。武宗以侍御史為使招定。分三印。以邠寧延屬崔彥曾。鹽夏長澤屬李鄠。靈武麟勝屬鄭質。皆緋衣銀魚。而功不克宣。宗大中年。內掠邠寧。詔鳳翔李業。河東李拭合節度兵討之。宰相白敏中為都統。帝出近苑。或以竹一箇植舍外。見幾尺許。遠且百步。帝屬二矢曰。党羌窮寇。仍歲暴吾鄙。今我約射竹中。則彼當自亡。不中。我且索天下兵。窮之。終不以此賊遺子孫。左右注目。帝一發竹分。矢徹諸外。左右呼萬歲。不聞月。羌果破殄。餘種竄南山。始天寶末。平夏部有戰功。權容州刺史天柱軍使。其裔孫拓拔思恭。咸通末。竊據宥州。稱刺史。黃巢入長安。與鄭州李孝昌壇而次。性善討賊。僖宗寶之。以為左武衛將軍。權外夏經銀節度事。次王橋。為巢所敗。更與鄭敗四節度。盟屯渭橋。中和二年。詔為京城西面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進四面都統。權知京兆尹。賊平。兼太子太傅。封夏國公。賜姓李。嗣襄王煜之

亂。詔思恭討賊。兵不出。卒。以弟思諫代為定難節度使。思孝為保大節度。鄜坊丹翟等州觀察使。並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行瑜反。以思孝為北面招討使。思諫東北面招討使。思孝亦因亂取鄭州。遂為節度使。累兼侍中。以老薦弟思敬為保大軍兵馬留後。俄為節度使。東女。亦曰蘇伐刺。率翟咀羅。羌別種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稱東別之。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西行盡九日。南北行盡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為君。居康延川。嚴險四遠。有弱水南流。縫革為船。戶四萬。勝兵萬人。王號賓就。官曰高霸黎。猶言宰相也。官在外者。率男子為之。凡號令。女官自內傳。男官受而行。王侍女數百。五日一聽政。王死。國人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女二立之。次為小王。王死。因為嗣。或姑死。婦繼無基。所居皆重屋。王九層。國人六層。王服青毛綾裙被。青裘袖。委於地。冬羔裘。飾以文錦。為小囊。耳垂瑤足。曳絛。轉。履也。俗輕男子。女貴者。咸有侍男。被髮以青塗面。惟務戰與耕而已。子從母姓。地寒。宜麥。畜羊馬。出黃金。風俗大抵與天竺同。以十一月為正。巫者以十月詣山中。布糴麥。咒呼羣鳥。俄有鳥來如雞狀。剖視之。有數者。豐歲。否即有災。名曰鳥卜。居喪三年。不易服。不櫛沐。貴人死。刺藏其皮。內骨。殯中。椁金屑。瘞之。王之葬。殉死至數十人。武德時。王楊傍氏始遣使入貢。高祖厚報。為突厥所掠。不得通。貞觀中。使復至。太宗置制慰撫。顯慶初。遣使高霸黎文與王子三廬來朝。授右監門中郎將。其王敕臂使大臣來請官號。武后冊拜敕臂左玉鈐衛員外將軍。賜瑞錦服。天授開元間。王及子再來朝。詔與宰相宴曲江。封王夷夫為歸昌王。左金吾衛大將軍。後乃以男子為王。貞元九年。其王湯立。悉與白狗君及哥鄰君董臥庭。連租君鄧吉知。南水君薛尚悉。弱水君董避和。悉董君湯思贊。清遠君蘇唐磨。咄霸君董就。遂皆詣劍南軍。求內附。其種散居西山弱水。雖自謂王。蓋小小部落耳。自失河龍。悉為吐蕃屬。部數千戶。輒置令。歲督絲絮。至是猶上天寶所賜詔書。其處其衆於維霸等州。賜牛糧。治生業。立悉等入朝。差賜官祿。於是松州羌二萬口相踵入附。立悉等官刺史。皆得世襲。然陰附吐蕃。故謂兩面羌。

高昌直京師西四千里而遠其積入百里縱五百里凡二十一城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田地城戌已校尉所治也勝兵萬人土沃麥禾皆再熟有草名白疊擷花可織爲布俗辦皆垂後其王麴伯雅時嘗妻以戚屬宇文氏女號華容公主武德初伯雅死子文泰立遣使來告高祖命使者臨弔後五年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燭云出拂林中國始有拂林狗太宗即位獻玄狐裘帝賜妻宇文華鎮一具宇文亦上玉盤几諸國施爲輒以聞貞觀四年文泰遂來朝禮賜厚甚宇文求預宗籍有詔賜氏李更封常樂公主久之文泰與西突厥通凡西域朝貢道其國咸見獲掠伊吾書臣西突厥至是內屬文泰與葉護共擊之帝下詔讓其反覆召大臣冠軍阿史那矩計事文泰不遣使長史麴雍來謝罪初大業末華民多奔突厥及頡利敗有逃入高昌者有詔護送文泰苛留之又與西突厥乙毗設破焉耆三城虜其人焉耆王訴諸朝帝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問狀復遣使謝帝引責曰而主數年朝貢不入無藩臣禮擅置官僭效百僚今歲首萬君長悉來而主不至日我使人往文泰復曰鷹飛于天雉竄于蒿貓遊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快邪西域使者入貢而主悉拘梗之又諂薛延陀曰既自爲可汗與唐天子等何事拜謁其使明年我當發兵虜而國歸謂而君等自圖時薛延陀可汗請爲軍向導故民部尙書唐儉至延陀堅約帝復下置書示文泰禍福促使入朝文泰遂稱疾不至乃拜侯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薛孤吳仁副之契苾何力爲蔥山道副大總管武衛將軍牛進達爲行軍總管率突厥契苾騎數萬討之羣臣諫以行萬里兵難得志且天界絕域難得之不可守帝不聽文泰謂左右曰曩吾入朝見秦隴北城邑蕭條非有隋比今伐我兵多則糧輟不逮若下三萬我能制之度磧疲鈍以逸待勞臥收其敵耳十四年閏王師至磧口憐駭無生計發病死子智威立君集奄攻田地城契苾何力以前軍鏖戰是夜星墜城中明日拔其城虜七千餘人中郎將辛獫兒以勁騎夜逼其都智威以書遺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咎深難積震墜厥命智威嗣位未幾公其見教君集曰能悔禍者當面縛軍門智威不答軍進填隍引衝車飛石如雨城中大震智威令大將趙士義

居守身與趙士義德使謁軍門請改事天子君集諭使降辭未屈薛萬均勃然起曰當先取城小兒何與語廼而進智威流汗伏地曰唯公命乃降君集分兵略定凡三州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口三萬馬四千先是其國人諺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幾何自珍滅文泰捕諸所發不能得也捷書聞天子大悅宴羣臣班賜策功赦高昌所部披其地皆州縣之號西昌州特進魏徵諫曰陛下即位高昌最先朝謁俄以掠商胡過貢獻故王誅加焉文泰死罪止矣撫其人立其子伐罪弔民道也今利其土屯守常千人屯士數年一易辦裝資離親戚不十年隴右且空陛下終不得高昌圭粒庾帛助中國費所謂散有用事無用不納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都護府歲調千兵謫罪人以戍黃門侍郎褚遂良諫曰古者先西夏後夷狄務廣德化不爭荒遠今高昌誅滅威動四夷然自王師始征河西供役飛米轉芻十室九匱五年未可復今又歲遣屯戍行李萬里去者資裝使自營辦實菽粟傾機杆道路死亡尙不計罪人始於犯法終於情業無益於行所遣復有亡命官司捕逮株蔓相牽有如張掖酒泉塵飛烽舉豈得高昌一乘一卒及事乎必發隴右河西耳然則河西爲我腹心高昌他人手足也何必耗中華事無用昔陛下平頡利吐谷渾皆爲立君盡罪而誅之伏而立之百蠻所以畏威慕德也今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召首領悉還本土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書聞不省初文泰以金厚餉西突厥欲谷設約有急爲表裏使葉護屯可汗浮圖城及君集至懼不敢發遂來降以其地爲廷州焉耆請歸高昌所奪五城留兵以守君集勒石紀功凱而旋俘智威君臣獻觀德殿行飲至禮醺三日徙高昌衆桀桀於中國智威拜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第智湛右武衛中郎將天山郡公麴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而亡智湛驍德中以左驍衛大將軍爲西州刺史卒贈涼州都督有子昭好學有書異書者母願箇中金數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盡持易之昭歷司膳卿頗能辭章第崇裕有武藝永徽中爲右武衛翊府中郎將封交河郡王邑至三千戶終鎮軍大將軍武后爲羣臣疑以美錦賜甚厚封爵絕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之西南抵白蘭地數千里有城郭不居也隨水草



帳室肉糧其官有長史司馬將軍王公僕射尚書郎中蓋慕諸華爲之俗識文字其王椎髻黑眉妻錦袍織裏金飾首男子服長裘縉帽或冠羅縹婦人辨髮繁後綴珠貝婚禮富家厚納聘貧者竊妻去父死妻庶母兄死妻嫂喪有服葬已卽除民無常稅用不足乃斂富室商人足而止凡殺人若盜馬者死它罪贖以物地多寡宜麥菽粟蕪菁出小馬犂牛銅鐵丹砂有青海者周八九百里有山須冰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書得波斯馬牧于海生驄駒曰步千里故世稱青海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時其王慕容伏允號步薩鉢嘗寇邊煬帝遣鐵勒敗之壁西平復命觀王雄破其衆伏允以數十騎入泥嶺亡去仙頭王率男女十餘萬降置郡縣鎮戍以長子順爲質因王之統餘衆俄追還伏允客覺項墮亂因得復故地高祖受命順自江都還長安于時李軌據涼州帝乃約伏允和令擊軌自効當護送順伏允喜引兵與軌戰庫門交綏止卽遣使請順帝遣之順至號爲太寧王太宗時伏允遣使者入朝未還卽寇鄯州帝遣使者諷且召伏允以疾爲解而爲子求婚帝意帝召子親迎亦稱疾有詔止婚遣中郎將康庭真臨諭又掠岷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執名王二斬級七百連歲遣名王朝俄寇涼州鄯州刺史李玄運表吐谷渾牧馬青海輕兵掩之可盡致乃命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左驍衛將軍梁洛仁率契苾突項兵擊之未至三十里志玄等不欲戰壁而留虜知之驅牧馬走副將李君羨率精騎尾襲懸水上得牛羊二萬還是時伏允不能事其相天柱王用事拘天子行人驢廬丞趙德楷帝遣使曉敕十反無悛言貞觀九年詔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積石道任城王道宗鄯善道李道彥赤水道李大亮且末道高旻生圍澤道並爲行軍總管率突厥契苾兵擊之突項內屬羌及洮州羌皆殺刺史歸伏允夏四月道宗破伏允于庫山俘斬四百伏允謀入磧疲唐兵燒野草故靖馬多飢道宗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其在方馬羶糧乏難遠入不如按軍鄯州須馬壯更圖之君集曰不然樹者段志玄至鄯州吐谷渾兵輒傳城彼國方先逆衆用命也今虜大敗斥候無在君臣相失我乘

其困可以得志柏海雖遠可鼓而致也靖曰善分二軍靖與大亮薛萬均以一軍趣北出其右君集道宗以一軍趣南出其左靖將薩孤吳仁以輕騎戰受都山斬名王獲五百級諸將戰牛心堆赤水源獲虜將南昌王慕容孝儁收雜畜數萬君集道宗登漢哭山戰烏海獲名王梁屈蕙靖破天柱部落於赤海收雜畜二十萬大亮俘名王二十雜畜五萬次且末之西伏允走圖倫積將託于蘭萬均督銳騎追亡數百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馬飲血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咸夏降霜乏水草士糜死馬秣雪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執失思力馳破虜車重兩軍會于大非山破邏真谷順之質隋爲金紫光祿大夫伏允立其弟爲太子順歸常鞅鞅自以失位欲以功自結天子乃斬天柱王舉國降伏允懼引千餘騎遁積石中衆稍亡從者纔百騎窮無聊卽自經死國人立順爲君稱臣內附詔封西平郡王號越胡呂爲甘足可汗帝恐未能定其國遣李大亮率精兵鎮援順久質華國人不附卒爲下所殺立其子燕王諾曷鉢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帝詔侯君集就經紀之始請頒曆及子第入侍詔封諾曷鉢河源郡王號烏地也拔勒豆可汗遣唯陽郡王道明持節冊命賜鼓纛諾曷鉢身入謝遂請婚獻馬牛羊萬比年入朝乃以宗室女爲弘化公主妻之詔道明及右武衛將軍慕容寶持節送公主其相宣王跋扈謀作亂欲殺公主劫諾曷鉢奔吐蕃諾曷鉢知之引輕騎走鄯城威信王以兵迎之果殺都尉席君買率兵與威信王共討斬其兄弟三人國大擾帝又詔民部尚書唐儉中書舍人馬周持節撫慰高宗立以主故拜尉馬都尉又獻名馬帝問馬種性使者曰國之最良者帝曰良馬人所愛詔還其馬公主表請入朝遣右驍衛將軍鮮于匡濟迎之十一月及諾曷鉢至京師帝又以宗室女金城縣主妻其長子蘇度摸末拜左領軍衛大將軍久之摸末死主與次子左武衛大將軍梁漢王蘭盧摸末來請婚帝以宗室女金明縣主妻之既而與吐蕃相攻上書相曲直並來請師天子兩不許吐谷渾大臣素知貴奔吐蕃言其情吐蕃出兵搆虛破其衆黃河上諾曷鉢不支與公主引數千帳走涼州帝遣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安集大使平兩國怨吐蕃遂有其地諾曷鉢請內徙乾封初更封青海國王帝

欲徙其部於涼州之南山。羣臣譏難之。咸亨元年。乃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為邊遠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副之。總兵五萬討吐蕃。且納諾曷鉢於故廷。王師敗於大非川。舉吐谷渾地皆陷。諾曷鉢與親近數千帳。免三年。乃徙治疊水南。諾曷鉢以吐蕃威勢不抗。而鄯州地狹。又徙靈州。帝為置安樂州。即拜刺史。欲其安且樂云。諾曷鉢死。子忠立。忠死。子宜超立。聖曆三年。拜左豹騎員外大將軍。襲故可汗號。餘部詣涼甘肅瓜沙等州降。宰相張錫與右武衛大將軍唐休璟議徙其人於秦隴。置豐靈間。令不得畔去。涼州都督郭元振以為吐谷渾近秦隴。則與監牧雜處。置豐靈又還。獸啜。假在諸華。亦不遠移其性也。前日王孝傑自河源軍徙耽爾乙。句貴置靈州。既其叛。乃入牧坊掠羣馬。廢靈州縣。是則遷中土無益之成。驗往素和貴叛去。於我無損。但失吐谷渾數十部。豈與句貴比邪。今降虜非強服皆突矢刃棄吐蕃而來。宜當循其情。為之制也。當甘肅瓜沙降者。即其所置之。因所投而居。情易安。磧數州。則勢自分。順其情。分其勢。不擾於人。可謂善奪戎心者也。歲遣鎮邊使者與宜超兄弟撫護之。無令相侵奪。生業固矣。有如叛去。無損中國。詔可。宜超死。子曠皓立。曠皓死。子兆立。吐蕃復取安樂州。而殘部徙朔方河東。語謬為退渾。貞元十四年。以朔方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大將軍慕容復為長樂都督。青海國王襲可汗號。復死。停襲。吐谷渾自晉承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及此。封嗣絕矣。

焉耆國。直京師西七千里。而贏橫六百里。縱四百里。東高昌。西龜茲。南尉犂北烏孫。逗渠溉田。土宜麥蒲萄。有魚鹽利。俗稅髮。氈衣。戶四千。勝兵二千。常役屬西突厥。俗尚娛樂。二月。出野祀。四月。望日。游林。七月。七日。祀生祖。十月。望日。王始出游。至歲盡止。太宗貞觀六年。其王龍突騎支始遣使來朝。自隋亂。磧路閉。故西域朝貢皆道高昌。突騎支請開大磧道。以便行人。帝許之。高昌怒。大掠其邊。西突厥莫賀設與咄陸弩失畢作難來奔。咄陸弩失畢復攻之。遣使言狀。并貢名馬。咄利失可汗立。素善焉耆。故倚為援。十二年。處月處蜜與高昌攻陷其五城。掠千五百人。焚廬舍。侯君集討高昌。遣使與相聞。突騎支喜。引兵佐唐。

高昌破。歸向所伴及城。遣使者入謝。西突厥臣屈利啜為第娶突騎支女。遂相約為輔車。勢不朝貢。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之。會王弟頡畢栗婆準葉護等三人來降。帝即命孝恪為西州道總管。率兵出銀山道。以栗婆準等為嚮導。初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繞其外。故恃不為虞。孝恪倍道絕水夜傳燐。遲曉。謀而登鼓角轟哄。唐兵縱國人擄敗斬千餘級。執突騎支。更以栗婆準攝國事。始帝語近臣曰。孝恪以八月十一日詣焉耆。閱二旬可至。當以二十二日破之。使者今至矣。俄而遽人以捷布聞。囚突騎支及妻子送洛陽。有詔赦罪。屈利啜以兵救焉耆。而孝恪還三日矣。屈利啜囚栗婆準。更使吐屯攝王。遣使以告。帝曰。焉耆我所下。爾乃王之邪。吐屯懼。不敢王。焉耆立栗婆準。而從兄薛婆阿那支自為王。號曠千。執栗婆準獻龜茲。殺之。阿史那社爾討龜茲。阿那支奔之。壁東境抗王師。為社爾所禽。數其罪。斬以徇。立突騎支弟婆伽利為王。以其地為焉耆都督府。婆伽利死。國人請還前王突騎支高宗許之。拜左衛大將軍。歸國死。龍嬭突立。武后長安時。以其國小人寡。過使客不堪其勞。詔四鎮經略使禁止。僉使私馬。無品者肉食。開元七年。龍嬭突死。焉耆吐拂延立。於是十姓可汗請居碎葉。安西節度使湯嘉惠表以焉耆備四鎮。詔焉耆龜茲疏勒于闐征西域。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輪臺征之。訖天寶。常朝賀。

龜茲。一曰丘茲。一曰屈茲。東距京師七千里。而贏自焉耆西南步一百里。度小山。經大河二。又步七百里。乃至橫千里。縱六百里。土宜麻麥。稻蒲蒲萄。出黃金。俗善歌舞。樂旁行書。貴浮圖法。產子以木壓首。俗斷髮。頂惟君不翦髮。姓白氏。居伊邏廬城北。倚阿耨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王以錦冒頂。錦袍寶帶。歲朔。羊馬棄宅七日。觀勝。貢以下歲。盈耗云。蔥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置女肆。征其錢。高祖受禪。王蘇伐勃勒遣使入朝。會死。子蘇伐疊立。號時健。莫賀倭利殺。貞觀四年。獻馬。太宗賜璽書撫慰。加等。後臣西突厥。郭孝恪伐焉耆。乃遣兵與焉耆影援。自是不朝貢。蘇伐疊死。弟阿黎布失畢立。二十一年。兩遣使朝貢。然帝怒其佐焉耆叛。議討之。是夜月食。昂詔曰。月陰精。用刑兆也。星胡分。數且終。乃以阿史那社爾為崑邱道行軍大總管。契苾何力副之。率安西都護郭孝恪。

司農卿楊弘禮左武衛將軍李海岸等發鐵勒十三部兵十萬討之。社尔分五軍掠其北，執焉耆王阿那支，龜茲大恐，會長皆棄城走。社尔次磧石，去王城三百里，先遣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居前，右騎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與王遇。其將羯獵頭兵五萬合戰，威傷北王，見威兵少，廢而進，威退，與繼叔合，還戰，大破之，追奔八十里。王嬰城，社尔將圍之，王引突騎西走，城遂拔。孝恪居守，沙州刺史蘇海政行軍長史薛萬備以精騎騷擾六百里，王計窮，保撥換城，社尔圍之。閏月，執王及羯獵頭，其相那利夜逸，以西突厥奔國人萬餘來戰，孝恪及子死之。王師獲倉部郎中崔義起募兵戰城中，繼叔威助擊之，斬首三千級，那利敗，哀亡散，復振，還襲王師，繼叔乘之，斬八千級，那利走，或執以詣軍，社尔凡破五大城，男女數萬，遣使者諭降小城七百餘，西域震懼。西突厥安西國歸軍，鎮焉耆，社尔立王弟葉護王其國，勒石紀功。書聞，帝喜，見羣臣從容曰：夫樂有幾，朕嘗言之，土城竹馬，童兒樂也，飭金翠羅綺，婦人樂也，買還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朕今樂矣，遂偏鵲之初，孝恪之擊焉耆也，龜茲有浮屠等數萬，曰：唐家終有西域，不數年吾國亦亡。社尔執阿黎布失畢，那利羯獵頭獻太廟，帝受件紫微殿，帝責謂君臣皆頓首伏，詔赦罪，改館驛，寺拜布失畢左武衛中郎將，始徙安西都護於其都，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鎮，高宗復封阿黎布失畢為龜茲王，與那利羯獵頭還國，久之，王來朝，那利悉其妻阿史那，王不能禁，左右請殺之，由是更猜忌，使者言狀，帝并召至京師，囚那利，護遣王還，羯獵頭拒不內，遣使降賀魯，王不敢進，怛怛死，詔左屯衛大將軍楊武吉發兵禽羯獵頭，賜諡部黨，以其地為龜茲都督府，更立子素稽為王，授右驍衛大將軍，為都督，是歲徙安西都護府於其國，以故安西為西州都督府，即拜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總督塔里木都督，西域平，帝遣使者分行諸國風俗物產，詔許敬宗與史官撰西域圖志，上元中，素稽獻銀頭名馬，天授三年，王延田跌來朝，始僞鳳時，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鎮皆授，長壽元年，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復四鎮地，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三萬鎮守，於是沙漠荒絕，民供饋苦甚，曠者請棄之，武后不聽，都護以政

續稱華狄者，田揚名，郭元振，張孝嵩，杜暹云，開元七年，王白莫茲死，子多市立，改名孝節，十八年，遣弟孝義來朝，自龜茲獻六百里，踰小沙磧，有跋祿迦小國也，一曰亟墨，即漢姑墨國，橫六百里，縱三百里，風俗文字與龜茲同，言語少異，出細氈，西三百里，度石磧，至凌山，蔥嶺北原也，水東流，春夏山谷積雪，西北五百里，至素葉水城，比國商胡雜居，素葉以西數十城，皆立君長，役屬突厥，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衣氈褐，皮氈以繒線，領素葉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地贏二百里，南雪山，三垂平陸，多泉池，因名之，突厥可汗歲避暑其中，羣鹿飾鈴，可狎也，西贏百里，至咀邏私城，亦比國商胡雜居，有小城三百，本華人為突厥所掠，羣保此，尚華語，西南贏二百里，至白水城，原隰膏腴，南五十里，有筱赤建國，廣千里，地沃宜稼，多蒲陶，又二百里，即石國。疏勒，一曰佉沙，環五千里，距京師九千里，而贏多沙磧，少壤土，俗尚詭詐，生子亦夾頭取福，其人文身碧瞳，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居迦師城，突厥以女妻之，勝兵二千人，俗祠祇神，貞觀九年，遣使者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甘棠貢方物，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曩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秦皇漢武耳，朕提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輔弼，毋違諛言，置朕於危亡也，僞鳳時，吐蕃破其國，開元十六年，始遣大理正喬夢松攝驢臚少卿冊其君安定為疏勒王，天寶十二載，首領裴國良來朝，授折衝都尉，賜紫袍金魚，朱俱波亦名朱俱槃，漢子合國也，并有西夜蒲犂，依耐得若四種地，直于闐西千里，蔥嶺北三百里，西距喝盤陀，北九百里，屬疏勒，南三千里，女國也，勝兵二千人，尚浮屠法，文字同婆羅門，甘棠在海南，崑崙人也，喝盤陀，或曰漢陀，曰渴館檀，亦謂渴羅陀，由疏勒西南入劍末谷，不忍嶺六百里，其國也，距瓜州四千五百里，直朱俱波西，南距懸度山，北抵疏勒，西護密，西北判汗國也，治蔥嶺中都城，貨徒多河，勝兵千人，其王本疏勒人，世相承為之，西南即頭痛山也，蔥嶺俗號極疑山，環其國，人勁悍，貌言如于闐，其法殺人，剽劫者死，餘得贖，賦必輸服飾，王坐人牀，後魏太延中，始通中國，貞觀九年，遣使者來朝，開元中，破平其國，置蔥嶺守捉，安西極邊戍也。



于闐或曰瞿薩旦那亦曰漢那曰屈丹北狄曰于遁諸胡曰豁旦距京師九千七百里瓜州縣四千里并有漢戎盧杆彌渠勒皮山五國故地其居曰西山城勝兵四千人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威處必得美玉王居繪室俗機巧言廷大喜事祇神浮屠法然貌恭謹相見皆跪以木爲筆玉爲印凡得問遺書戴于首乃發之自漢武帝以來中國詔書符節其王傳以相授人喜歌舞工紡績西有沙磧鼠大如蜎色類金出入羣鼠爲從初無桑蠶巧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王姓尉遲氏名屋密本臣突厥貞觀六年遣使者入獻後三年遣子入侍阿史那社尒之平龜茲也其王伏闕信大懼使子獻桑屯三百長史薛萬備謂社尒曰今破龜茲西域皆震恐願假輕騎爲子闐王獻京師社尒許之至于闐陳唐威靈勸入見天子伏闕信乃隨使者來會高宗立授右衛大將軍子葉護站爲右驍衛將軍賜袍帶布帛六千段第一區留數月遣之請以子弟宿衛上元初身率子弟會領七十人來朝擊吐蕃有功帝以其地爲毗沙都督府析十州授伏闐雄都督死武后立其子噉開元時獻馬駝駝死復立尉遲伏師戰爲王死伏闐達嗣并冊其妻執失爲妃死尉遲珪嗣妻馬爲妃珪死子勝立至德初以兵赴難因請留宿衛乾元三年以其弟左監門衛率葉護曜爲太僕員外卿同四鎮節度副使權知本國事勝自有傳子闐東三百里有建德力河七百里有精絕國河之東有汗彌居建德力城亦曰拘彌城卽寧彌故城皆小國也初德宗卽位遣內給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於于闐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帶勝三百簪四十簪三十劍十杆三瑟瑟百斤并宅寶等及還詐言假道回紇爲所奪久之事泄得所市流死恩州

天竺國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去京師九千六百里都護治所二千八百里居蔥嶺南幅圓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數百南天竺瀕海出師子豹狸羣象犀象火齊琅玕石密黑鹽北天竺距雪山圍抱如盤南有谷通爲國門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縛和羅城漢迦毗黎河有別城數百皆置長別國數十

置王曰舍衛曰迦沒路開戶皆東嚮曰迦尸或曰波羅奈亦曰波羅那斯其畜有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四尺許十日一割不然困且死人飲其血或曰壽五百歲牛壽如之中天竺王姓乞利咤氏亦曰刹利世有其國不慕殺土海熱稻歲四熟禾之長者沒桑屯以貝齒爲貨有金剛旃檀鬱金與大秦扶南交趾相貿易人富樂無簿籍耕王地者乃輸稅以抵足摩踵爲致禮家有奇樂倡伎王大匠皆服錦綉爲螺髻於頂餘髮翦使卷男子穿耳垂瑇瑁或懸金耳緩者爲上類徒跳衣重白婦人項飾金銀珠纒絡死者燔骸取灰建窆塔或委野中及河餌爲獸魚龍無喪紀謀反者幽殺之小罪贖錢不孝者斷手足割耳鼻徙于邊有文字善步曆學悉疊章妄曰梵天法書具多業以記事尚浮圖法不殺生飲酒國中處處指曰佛故跡也信盟誓傳禁呪能致龍起雲雨隋煬帝時遣裴矩通西域諸國獨天竺拂林不至爲恨武德中國大亂王尸羅逸多勒兵戰無前象不弛鞍士不釋甲因討四天竺皆北面臣之會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遣使者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珍持節慰撫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戎言中國爲摩訶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者隨入朝詔衛尉丞李義表報之大臣郊迎傾都邑縱觀道上焚香尸羅逸多率羣臣東面受詔書復獻火珠鬱金菩提樹二十二年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以蔣師仁爲副未至尸羅逸多死國人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時從騎殘數十戰不勝皆沒遂剽諸國寶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師檄召鄰國兵吐蕃以兵千人來泥婆羅以七千騎來玄策部分進戰茶縛和羅城三日破之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萬人阿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陣師仁禽之俘斬千計餘衆奉王妻患阻乾陀衛江師仁擊之大潰獲其妃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東天竺王尸鳩摩送牛馬三萬餽軍及弓刀寶纒絡迦沒路國獻異物拜上地圖請老子象玄策執阿羅那順獻闕下有司告宗廟帝曰夫人耳目玩聲色口鼻耽美味此敗德之



原也婆羅門不劫晉使者寧至俘虜邪權玄策朝散大夫得方士那邇邇婆  
寐自言壽二百歲有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命兵部尚書崔敦禮護視使者馳  
天下采怪藥異石又使者走婆羅門諸國所謂畔茶法水者出石臼中有石象  
人守之水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銷草木金鐵人手入輒爛以棄它觸體轉注  
缸中有樹名咀囉羅葉如梨生窮山崖腹前有巨虺守穴不可到欲取葉者以  
方鐵矢射枝則落爲羣鳥銜去則又射乃得之其詭譎類如此後術不驗有詔  
聽還不能去死長安高宗時盧伽逸多者東天竺烏茶人亦以術進拜懷化大  
將軍乾封二年五天竺皆來朝開元時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獻五色  
能言鳥乞師討大食吐蕃焉名其軍玄宗詔賜懷德軍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帶  
爲寵帝以錦袍金革帶魚袋并七事賜之北天竺一來朝

摩揭陀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屬國環五十里土沃宜稼穡有異稻巨粒號供  
大人米王居拘闍揭羅布羅城或曰俱蘇摩補羅白波吒釐子城北瀕兢伽河  
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獻波羅樹樹類白楊太宗遣使取熬糖  
法即詔揚州上諸蔗作藩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國  
摩訶菩提祠立碑焉後德宗自製鐘銘賜那爛陀祠又有那揭者亦屬國也貞  
觀二十年遣使者貢方物烏茶者一曰烏伏那亦曰烏養直天竺南地廣五千  
里東距勃律六百里西屬賓四百里山谷相屬產金鐵蒲殖鬱金稻歲熟人柔  
詐善禁架術國無殺刑抵死者放之窮山罪有疑飲以藥視洩清濁而決輕重  
有五城王居術薩利城一曰普揭釐城東北有達麗羅川即烏養舊地貞觀  
十六年其王達摩因陀訶斯遣使者獻龍腦香璽書優答大食與烏養東鄰接  
開元中數誘之其王與骨咄俱位二王不肯臣玄宗命使者冊爲王章求拔國  
或曰章揭拔本西羌種居悉立西南四山中後徙山西與東天竺接衣服略相  
類因附之地袤八九百里勝兵二千人無城郭好鈔暴商旅患之貞觀二十年  
其王羅利多菩伽因悉立國遣使者入朝玄策之討中天竺發兵來赴有功由  
是職貢不絕悉立當吐蕃西南戶五萬城邑多旁澗谿男子繒束頭衣氍毹婦  
人緋髮短裙昏姻不以財聘其穀宜稅稻麥豆死者葬于野不封樹喪制爲黑

衣滿年而除刑有刑則常屬吐蕃

嗣賓隋漕國也居葱嶺南距京師萬二千里而廣南距舍衛三千里王居脩鮮  
城常役屬大月氏地暑溼人乘象俗治浮屠法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水  
精醢頗黎狀若酸棗貞觀中獻名馬太宗語大臣曰朕始卽位或言天子欲耀  
兵振伐四夷惟魏徵勸我脩文德安中夏中夏安遠人伏矣今天下大安四夷  
君長皆來獻此徵力也遣果毅何處羅拔等厚賚賜其國并撫尉天竺處羅拔  
至嗣賓王東向稽首再拜仍遣人導護使者至天竺十六年獻褥特鼠喙尖尾  
赤能食蛇螫者嗅且尿瘡卽愈國人共傳王始祖曰馨孽至曷擯支傳十二世  
顯慶三年以其地爲脩鮮都督府神龍初拜其王脩鮮等十一州諸軍事脩鮮  
都督開元七年遣使獻天文及祕方奇藥天子冊其王爲葛邏達支特勒後烏  
散特勒灑年老請以子拂林嗣婆訶聽之天寶四年冊其子勃箇準爲襲嗣賓  
及烏養國王乾元初使者朝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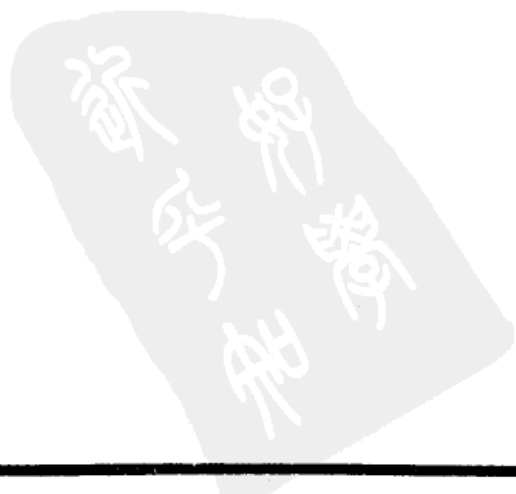
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

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考證

吐谷渾傳拔勒豆○豆舊書作足因字形相似而誤也

顯慶傳神龍初○舊書作龍朔沈炳震曰新書誤

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考證





唐書卷二百二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下

西域

康者一曰薩末韓亦曰蠟抹達元魏所謂悉斤者其南距史百五十里西北距西曹百餘里東南屬米百里北中曹五十里在那密水南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君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焉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土沃宜禾出善馬兵彊諸國人嗜酒好歌舞于道王帽飾金雜寶女子盤書懷黑巾綴金繡生兒以石蜜啖之置膠於掌欲長而甘言持璫若黏云習旁行書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國利所在無不至以十二月為歲首尚浮圖法祠祆神出機巧技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為樂隋時其王屈木支娶西突厥女遂臣突厥武德十年始遣使來獻貞觀五年遂請臣太宗曰朕惡取虛名害百姓且康臣我緩急當同其憂師行萬里寧朕志邪卻不受俄又遣使獻師子獸帝珍其遠命秘書監虞世南作賦自是歲入貢致金桃銀桃詔令植苑中高帝永徽時以其地為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縵為都督萬歲通天中以大首領篤婆鉢提為王死子泥涅師師立死國人立突昏為王開元初貢鎖子鎧水精格磳磳瓶駝鳥卵及越諾侏儒胡旋女子其王烏勒伽與大食亟戰不勝來乞師天子不許久之請封其子咄曷為王默啜為米王詔許烏勒伽死遣使立咄曷封欽化王以其母可敦為郡夫人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謂忸蜜者東北至東安西南至畢皆百里所西瀕烏汗河治阿溫驛城即康居小君長屬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餘募勇健者為柁羯柁羯者稽中國言戰士也武德時遣使入朝貞觀初獻方物太宗厚慰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諸胡大悅其王訶陵迦又獻名馬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云是歲東安國亦入獻言子姓相承十世云東安或曰小國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陽東距河二百里許西南至大安四百里治喝汗城亦曰窺斤大城二十小堡百餘慶

時以阿溫為安惠州即以其王昭武殺為刺史窺斤為木鹿州以其王昭武閉息為刺史開元十四年其王篤薩波提遣弟阿悉爛達拂耽發黎來朝納馬豹後八年獻波斯驢二排排驢驢一鬱金香石蜜等其妻可敦獻柁羯大驢二二繡氍毹一巧賜袍帶鎧仗及可敦袿襦裝澤東曹或曰率都沙那蘇對沙那劫布咀那蘇都鐵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陰漢貳師城地也東北距俱戰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東北寧遠皆四百里許南至吐火羅五百里有野文城城有巨窟嚴以關鑰歲再祭人向窟立中即煙出先觸者死武德中與康同遣使入朝其使曰本國以臣為健兒聞秦王神武欲隸麾下高祖大悅西曹者隋時曹也南接史及波覽治瑟底底城東北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國人事之有金具器款其左曰漢時天子所賜武德中入朝天寶元年王哥邏僕羅遣使者獻方物詔封懷德王即上言祖考以來奉天可汗願同唐人受調發佐天子征討十一載東曹王設阿忽與安王請擊黑衣大食玄宗尉之不聽中曹者居西曹東康之北王治迦底真城其人長大工戰鬪名或曰柁支曰柁折曰緒時漢大宛北鄙也去京師九千里東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臘南二百里所抵俱戰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圓千餘里右涯素葉河王姓石治柁折城故康居小王廬匿城地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真珠河亦曰質河東南有大山生瑟瑟俗善戰多良馬隋大業初西突厥殺其王以特勒圖職統其國武德貞觀間獻方物顯慶三年以職賜城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職土屯攝舍提于屈昭穆都督開元初封其君莫賀咄咄屯有功為石國王二十八年又冊順義王明年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言今突厥已屬天可汗惟大食為諸國患請討之天子不許天寶初封王子那俱車鼻施為懷化王賜鐵券久之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効其無藩臣禮請討之王約降仙芝遣使者護送至開遠門伴以獻斬關下於是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恒邏斯城敗仙芝軍自是臣大食寶應時遣使朝貢有碎葉者出安西南地千里所得勃達嶺南抵中國北突騎施南鄰也西南至葱嶺二千里水南流者經中國入于海北流者經胡入于海北三日行度海春夏常雨雪絲勃達嶺北行萬千里得細葉川東曰熱海地寒不凍西有碎葉城



天寶七載北庭節度使王正見伐安西。毀之。川長千里。有異姓突厥兵數萬。耕者皆擐甲。相掠爲奴婢。西屬恒邏斯城。石常分兵鎮之。自此抵西海矣。三月。訖九月。未嘗雨。人以雪冰溉田。石東南千餘里有怖悍者。山四環之。地膏腴。多馬羊。西千里距堵利瑟那。東臨葉葉水。水出葱嶺北原。色濁。西北流入大磧。無水草。望大山。尋遺齒。知所指。五百餘里。即康也。米。或曰彌末。曰弭抹。實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鉢息德城。永徽時爲大食所破。顯慶三年。以其地爲南詔州。授其君昭武開拙爲刺史。自是朝貢不絕。開元時。獻璧。舞筵。師子。胡旋女。十八年。大首領末野門來朝。天寶初。封其君爲恭順王。母可敦郡夫人。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樓。北繪中華古帝。東突厥婆羅門。西波斯。拂菻等君王。其君旦詰拜則退。貞觀十五年。遣使者入朝。永徽時上言。聞唐出師西討。願輸糧千軍。俄以其地爲貴霜州。授其君昭武婆達地刺史。遣使者鉢底失入謝。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澹水之陽。東南六百里距戊地。西南與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薩。乃康居小王與隗城故地。其君治急多。顯慶城。諸胡惟其國有車牛。商賈乘以行。諸國。天寶十載。君稍施芬遣使者朝。獻黑龍寶。應時復入朝。史。或曰佳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西百五十里距那色波。北二百里屬米。南四百里吐火羅也。有鐵門山。左右嶠峭。石色如鐵。爲關以限二國。以金鑄闔。城有神祠。每祭必千羊。用兵類先禱乃行。國有城五百。隋大業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國。號最強盛。築乞史城。地方數千里。貞觀十六年。君沙瑟畢獻方物。顯慶時。以其地爲佳沙州。授君昭武失阿喝刺史。開元十五年。君忽必多獻舞女。文豹。後君長數死。立然首領時。時入朝。天寶中。詔改史爲來威國。那色波。亦曰小史。蓋爲史所役。屬居吐火羅故地。東距葱嶺。西接波刺斯。南雪山。循縛鉢水。北有咀蜜種。亦自國。東西六百里。所又東踰四種。有鑛沙者。廣三百里。長五百里。東界骨咄接葱嶺。有十八種。南有揭職。稍大。幅員準千里。陵阜連屬。多菽麥。氣寒烈。東南抵雪山。六百里。道吐火羅。又踰五種。至婆羅觀。北踰山行六百里。得烏長種。東北行二百里。至河波羅水。水西南流。春夏涸凍。北歷十二種。有婆羅吸摩補羅。最大種。餘地四千里。

山周其外。土沃。產餚水精。北大雪山。即東女也。歷十九種。得摩揭陀。又東過四種。踰大河。有迦摩羅波。皆險。地接西南夷。其人頗蠻獠。行二月。叩蜀南邊。其東南野象羣暴。故戰用象軍。又南歷三十二種。有狼揭羅者。地大數千里。其君治宰菟黎。慕伐羅城。西北即波刺斯。傳言廣萬里。王治蘇刺薩。儻那城。土溫得引水爲田。人富饒。出金銀水精。多工巧。織錦。褐。氍毹。產善馬。棄它。人服錦。氍毹。賦稅。口出四銀錢。又以交易。西北距拂菻。西南際海島。有西女種。皆女子。多珍貨。附拂菻。拂菻君長歲遣男子配焉。俗產男不舉。又有臂多勢羅四種。西北踰大山。廣川。歷小城聚。行二千里。即謝颶也。北五百里有弗栗特薩儻那。地橫二千里。縱千里。其君突厥種。治護慈那城。東北大雪山。盛夏常凍。鑿冰乃可度。下有安咀羅縛者。地三千里。西北踰嶺四百里。有闕悉多。西北三百里有活種。大二千里。此三種皆居吐火羅故地。臣干突厥君亦突厥種。主鐵門南諸戎。遷徙不常。東又有七種。東南峽道險甚。無慮三百里。得俱蘭。東北山行五百里。即護密北。識匿也。南有商彌。地大二千里。而贏多蒲陶。生雌黃。鑿石乃得。東北踰山七百里。至波羅羅川。東西千里。南北百里。春夏雨雪。南有鉢露種。多紫金。行五百里有竭盤陀。東行八百里。出葱嶺。又八百里。至烏鐵環千里。出白鑿青三種玉。君長世臣竭盤陀。北徑磧。曠野五百里。得疏勒。東南五百里。濟徒多水。踰大沙嶺。有所句迦種。或曰沮渠。地千里。東踰嶺八百里。即干闥也。東有娑摩川。度磧行二百里。得尼壤城。在大澤中。地墊如蘆葦荒茂。行者鑿道。趣城通于闐。而干闥以爲東關。又東行。入大流沙。人行無跡。故往返輒迷。聚遺骸以識道。無水草。多熱風。觸人及六畜皆迷仆。行四百里。至故都邏。又六百里。至故折摩馱那。古且末也。又千里。至故納縛波。古樓蘭也。自咀蜜以下。諸種相與羣聚。華人皆以國名之。故未嘗與唐通。傳記難確。不可得而考。然其地與諸國相連屬。粗序其名云。

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鐸汗。元魏時謂破洛那。去京師八千里。居西隸城。在真珠河之北。有大城六。小城百。人多壽。其王自魏晉相承不絕。每元日。王及首領判二朋。朋出一人被甲。衆以瓦石相之。有死者止。以卜歲善惡。貞觀中。王契

茲爲西突厥賊莫賀咄所殺。阿瑟那鼠匿奪其城。鼠匿死。子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參爲王。治呼悶城。遏波之治渴塞城。顯慶初。遏波之遣使朝貢。高宗厚慰諭。三年。以渴塞城爲休循州都督。授阿了參刺史。自是歲朝貢。玄宗開元二十七年。王阿悉爛達干助平吐火仙。冊拜奉化王。天寶三載。改其國號軍遠帝。以外家姓賜其王曰寶。又封宗室女爲和義公主。降之。十三載。王忠節遣子薛裕朝。請留宿衛。習華禮。聽之。授左武衛將軍。其事唐最謹。

大勃律。或曰布羅。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西鄰北天竺。高麗地宜鬱金。役屬吐蕃。萬歲通天遠開元時。三遣使者朝。故冊其君蘇弗舍利支離泥爲王。死。又冊蘇麟陀逸之嗣王。凡再遣大首領貢方物。小勃律去京師九千里。而蘇東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贊普牙。東八百里。屬烏蕞。東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簡失蜜。北五百里。當護密之婁勒城。王居羣多城。臨婆夷水。其西山巔有大城曰迦布羅。開元初。王沒謹忙來朝。玄宗以兒子畜之。以其地爲綏遠軍。國迫吐蕃。數爲所困。吐蕃曰。我非謀爾國。假道攻四鎮爾。久之。吐蕃奪其九城。沒謹忙求救。北廷節度使張孝嵩遣疏勒副使張恩禮率銳兵四千倍道往。沒謹忙因出兵。大破吐蕃。殺其衆數萬。復九城。詔冊爲小勃律王。遣大首領察卓那斯摩沒勝入謝。沒謹忙死。子難泥立。死。兄麻來令立。死。蘇失利之立。爲吐蕃陰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臣吐蕃。貢獻不入。安西都護三討之。無功。天寶六載。詔副都護高仙芝伐之。前遣將軍席元慶馳千騎見蘇失利之。曰。請假道趨大勃律。城中大會五六。皆吐蕃腹心。仙芝約元慶。吾兵到。必走出。出詔書召慰。賜綵綵。縛會領待我。元慶如約。蘇失利之挾妻走。不得其處。仙芝至。斬爲吐蕃者。斷婆夷橋。是暮。吐蕃至。不能救。仙芝約王降。遂平其國。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恐。咸歸附。執小勃律王及妻歸京師。詔改其國號歸仁。置歸仁軍。募千人鎮之。帝赦蘇失利之不誅。授右威衛將軍。賜紫袍黃金帶。使宿衛。吐火羅。或曰吐豁羅。曰觀貨。通元。魏謂吐呼羅者。居葱嶺西烏澗河之南。古大夏地。與挹恒雜處。勝兵十萬。國土著少女多男。北有頗黎山。其陽穴中有神馬。國人游牧。牝牛側生駒。軋汗血。其王號葉護。武德貞觀時。再入獻。永徽元年。獻

大鳥。高七尺。色黑。足類麋鹿。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俗謂駝鳥。顯慶中。以其阿緩城爲月氏都督府。析小城爲二十四州。授王阿史那都督。後二年。遣子來朝。俄又獻碼碯鐵樹。高三尺。神龍元年。王那都泥利遣弟僕羅入朝。留宿衛。開元天寶間。數獻馬驢。異藥。乾陀婆羅二百品。紅碧玻璃。乃冊其君骨咄祿頓達度爲吐火羅葉護。挹恒王。其後鄰胡羯師謀引吐蕃攻吐火羅。於是葉護失里忙伽羅巧安西兵助討。帝爲出師破之。乾元初。與西域九國發兵爲天子討賊。肅宗詔隸朔方行營。挹恒國。漢大月氏之種。大月氏爲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臣之。治藍氏城。大夏。即吐火羅也。噉達。王姓也。後裔以姓爲國。訛爲挹恒。亦曰挹蘭。俗類突厥。天寶中。遣使朝貢。俱蘭。或曰俱羅。弩。曰屈浪。弩。與吐火羅接壤。地三千里。南大雪山。北俱魯河。出金精。琢石取之。貞觀二十年。其王忽提婆遣使者來獻。書辭頗浮屠語。劫者。居葱嶺中。西及南距餘彌。西北挹恒也。去京師萬二千里。氣常熱。有稻麥粟豆。畜羊馬。俗死。棄於山。武德二年。遣使者獻寶帶。玻璃水精。越底延者。南三千里。距天竺。西北千里。至餘彌。東北五千里。至瓜州。居辛頭水之北。其法不殺人。重罪流。輕罪放。無租稅。俗翦髮。被錦袍。貧者白氈。自澡。潔氣溫。多稻米石蜜。

謝蘭。居吐火羅西南。本曰漕矩吒。或曰漕矩。顯慶時。謂詞達羅支。武后改今號。東距顯賓。東北帆延。皆四百里。南婆羅門。西波斯。北護時健。其王居鶴悉那城。地七千里。亦治阿婆你城。多鬱金。鹽草。灌泉。灌田。國中有突厥。顯賓。吐火羅種人雜居。顯賓取其子弟持兵以禦大食。景雲初。遣使朝貢。後遂臣顯賓。開元八年。天子冊葛達羅支。頻利發。番屈爾爲王。至天寶中。數朝獻。帆延者。或曰望衍。曰梵衍那。居斯畢莫運山之旁。西北與護時健接。東南距顯賓。西南詞達羅支。與吐火羅連境。地寒。人穴處。王治羅爛城。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烏澗河。貞觀初。遣使者入朝。顯慶三年。以羅爛城爲寫鳳都督府。縛時城爲悉萬州。授王葛寫鳳州都督。管內五州諸軍事。自是朝貢不絕。石汗那。或曰斫汗那。自縛底野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東臨烏澗河。多赤豹。開元天寶中。一再朝獻。鐵匿。或曰尸棄尼。曰瑟匿。東南直京師九千里。東五百里。距葱嶺守捉所。南三

百里屬護密西北五百里抵俱密初治苦汗城後散居山谷有大谷五會長自為治謂之五畿匿地二千里無五穀人喜攻剽劫商賈播蜜川四谷稍不用王號令俗宿室貞觀二十年與似沒役槃二國使者偕來朝開元十二年授王布遮波黃金吾衛大將軍天寶六載王跌失伽延從討勃律戰死擢其子都督左武衛將軍給祿居蕃似沒者北接石土俗與康同役槃亦與康鄰出夏馬俱密者治山中在吐火羅東北南臨黑河其王突厥延陀種貞觀十六年遣使者入朝開元中獻胡旋舞女其王那羅延頗言為大食暴賦天子但尉遣而已天寶時王伊悉爛侯斤又獻馬護密者或曰達摩悉鐵帝曰饒僂元魏所謂鉢和者亦吐火羅故地東南直京師九千里而贏橫千六百里縱狹纔四五里王居寒迦審城北臨烏潯河地寒恒堆阜曲折沙石流漫有豆麥宜木果出善馬人碧瞳顯慶時以地為鳥飛州王沙鉢羅頡利發為刺史地當四鎮入吐火羅道故役屬吐蕃開元八年冊其王羅旅伊陀骨咄祿多毗勒莫賀達摩薩爾為王十六年與米首領米忽汗同獻方物明年大會烏鶻達干復朝王死冊其從弟護真檀嗣王二十九年身入朝宴內殿拜左金吾衛將軍賜紫袍金帶天寶初王子頡吉匄請絕吐蕃賜鐵券八載真檀來朝請宿衛詔可授右武衛將軍久乃遣又遣首領朝貢乾元元年王紇設伊俱鼻施來朝賜氏李

箇失蜜或曰迦濕彌邏北距勃律五百里環地四千里山回嶺之他國無能攻伐王治接邊勿邏布邏城西瀕彌那悉多大河地宜稼多雪不風出火珠鬱金龍種馬俗毛褐世傳地本龍池龍徙水竭故往居之開元初遣使者朝八年詔冊其王真陀羅秘利為王間獻胡藥天木死弟多筆立遣使者物理多來朝且言有國以來並臣天可汗受調發國有象馬步三種兵臣身與中天竺王阇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戰輒勝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雖衆二十萬能輸糧以助又國有摩訶波多磨龍池願為天可汗營祠因丐王冊鴻臚譯以聞詔內物理多宴中殿賜寶優備冊多筆為王自是職貢有常其役屬五種亦名國所謂咀叉始羅者地二千里有都城東南餘七百里得僧訶補羅地三千餘里亦治都城東南山行五百里得鳥刺尸地二千里有都城宜稼穡東南限山千里

即箇失蜜西南行險七百里得半鼓蹉地二千里又得曷邏闐補羅者其大四千里有都城多山阜人驍勇五種皆無君長云

骨咄或曰珂咄羅廣長皆千里王治思助建城多夏馬赤豹有四大鹽山山出鳥鹽開元十七年王俟斤遣子骨都施來朝二十一年王頡利發獻女樂又遣大首領多博勒達干朝貢天寶十一載冊其王羅金節為葉護

蘇毗本西羌族為吐蕃所并號孫波在諸部最大東與多彌接西距鶻莽硤戶三萬天寶中王沒陵贊欲舉國內附為吐蕃所殺子悉諾率首領奔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護送闕下玄宗厚禮之多彌亦西羌族役屬吐蕃號難磨濱犂牛河土多黃金貞觀六年遣使者朝貢賜遣之伊吾城者漢宜禾都尉所治南胡雜居勝兵千附鐵勒人驍悍土夏沃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天下亂復臣突厥貞觀四年城會來朝頡利滅舉七城降列其地為西伊州

師子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千餘里有稜伽山多奇寶以寶置洲上商舶償直輒取去後鄰國人稍往居之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總章三年遣使者來朝天寶初王尸羅迷迦再遣使獻大珠鉅金寶璽象齒白氍

波斯居達遏水西距京師萬五千里而贏東與吐火羅康接北鄰突厥可薩部西南皆瀕海西北羸四千里拂祿也人數十萬其先波斯匿王月氏別裔王因以姓又為國號治二城有大城十餘俗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祠夕以麀揉蘇澤醢顏鼻耳西域諸胡受其法以祠祇拜必交股俗徒跣丈夫祝髮衣不割襟青白為巾帔緣以錦婦辨髮著後戰乘象一象士百人負則盡殺斷罪不為文書決於廷叛者鐵灼其舌瘡白為直黑為曲刑有髡鉗則小罪彫或系木于頸以時而置劫盜囚終老偷者輸銀錢凡死棄于山服閱月除氣常軟熱地夷漫如耕種畜牧有驚鳥能噉羊多善犬驢大驢產珊瑚高不三尺隋末西突厥葉護可汗討殘其國殺王庫薩和其子施利立葉護使部帥監統施利死遂不肯臣立庫薩和女為王突厥又殺之施利之子單羯方奔拂祿國人迎立之是為伊怛支死兄子伊嗣俟立貞觀十二年遣使者沒似半朝貢又獻活蟬蛇狀類鼠色正青長九寸能捕穴鼠伊嗣俟不君為大會所逐奔吐火羅



半道大食擊殺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羅以免遣使者告難高宗以遠不可師謝遣會大食解而去吐火羅以兵納之龍朔初又訴爲大食所侵是時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爲都督俄爲大食所滅雖不能國咸亨中猶入朝授右武衛將軍死始其子泥涅師爲實調露元年詔裴行儉將兵護還將復王其國以道遠至安西碎葉行儉還泥涅師因客吐火羅二十年部落益離散景龍初復來朝授左威衛將軍病死西部獨存開元天寶間遣使者十輩獻碼碯火毛繡舞筵乾元初從大食襲廣州焚倉庫廬舍浮海走大曆時復來獻又有陀拔斯單者或曰陀拔薩憚其國三面阻山北瀕小海居婆里城世爲波斯東大都波斯滅不肯臣大食天寶五載王忽魯汗遣使入朝封爲歸信王後八年遣子自會羅來朝拜右武衛員外中郎將賜紫袍金魚留宿衛爲黑衣大食所滅貞觀後遣小國君遣使者來朝獻有司未嘗參考本末者今附之左方曰火群彌與波斯接貞觀十八年與摩羅游使者僧朝二十一年有健達王獻佛土葉莖五葉赤華紫須龍朔元年多福王難婆修羅宜說遣使者來朝總章元年有末陀提王開元五年有智阿薩般王安殺並遣使者朝貢七年訶毗施王接塞因吐火羅大會摩羅獻師子五色鸚鵡天寶時來朝者曰俱爛那曰舍摩曰威遠曰蘇吉利登屋蘭曰蘇利悉單曰建城曰新城曰俱位凡八國俱位或曰商彌治阿除慶師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寒有五穀蒲萄若榴冬窟室國人常助小勃律爲中國候新城之國在石東北贏百里有弩室羯城亦曰新城曰小石國城後爲葛邏祿所并

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曰海西國去京師四萬里在苦西北直突厥可薩部西瀕海有邊散城東南接波斯地方萬里城四百勝兵百萬十里一亭三亭一置臣役小國數十以名通者曰澤散曰驢分澤散直東北不得其道里東渡海二千里至驢分國重石爲都城廣八十里東門高二十丈鉤以黃金王宮有三殿門皆飾異寶中門中有金巨稱一作金人立其端屬十二丸率時改一丸落以瑟瑟爲殿柱水精琉璃爲椽香木梁黃金爲地象牙園有貴臣十二共治國王出一人舉囊以從有訟書投囊中還省枉直國有大災異輒廢王更立賢

者王冠如鳥翼綴珠衣錦繡前無襟坐金蒲榻側有鳥如鸚鵡毛上食有毒輒鳴無陶瓦屑白石墀屋堅潤如玉威者引水上流氣爲風男子剪髮衣繡右袒而披乘輜輶白畫小車出入建旌旗擊鼓婦人錦巾家皆億萬者爲上官俗喜酒嗜乾餅多幻人能發火于額手爲江湖口幡旆舉足墮珠玉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貴土多金銀夜光璧明月珠大貝車磔碼碯木難孔翠虎魄織水羊毛爲布曰海西布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船墮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格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繫網船上絞而出之失時不取即腐西海有市貿易不相見置直物旁名鬼市有獸名贊大如狗獾惡而力北邑有羊生土中臍屬地割必死俗介馬而走擊鼓以驚之羔膾絕即逐水草不能羣貞觀十七年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下詔答賚大食稍覆遣大將軍摩撻伐之拂菻約和遂臣屬乾封至大足再朝獻開元七年因吐火羅大會獻師子羚羊自拂菻西南度磧二千里有國曰磨鄰曰老勒薩其人黑而性悍地瘠瘠無草木五穀飼馬以槁魚人食鶻莽鶻莽波斯菓也不恥悉報於夷狄最甚號曰尋其君臣七日一休不出納交易飲以窮夜

大食本波斯地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皙出輒鄣面曰五拜天神銀帶佩銀刀不飲酒舉樂有禮堂容數百人率七日王高坐爲下說曰死敵者生天上殺敵受福故俗勇于鬪土磧磧不可耕獵而食肉刻石蜜爲廬如舉狀歲獻貴人蒲萄大者如雞卵有千里馬傳爲龍種隋大業中有波斯國人牧于俱紛摩地那山有獸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石而白文得之者王走視如言石文言當反乃詭乘夏亡命於恆島水劫商旅保西鄙自王移黑石寶之國人往討之皆大敗還於是遠疆滅波斯破拂菻始有粟麥倉庾南侵婆羅門并諸國勝兵至四十萬康石皆往臣之其地廣萬里東距突騎施西南屬海海中有撥拔力種無所附屬不生五穀食肉刺牛血和乳飲之俗無衣服以羊皮自蔽婦人明皙而麗多象牙及阿末香波斯賈人欲往市必數千人納駝刺血番乃交易兵多牙角而有弓矢鎗稍士至二十萬數爲大食所破略永徽二年大食王嚧蜜莫末威始遣使者朝貢自言王太食氏有國三十四年傳二世開元初復遣使獻



馬銕帶謁見不拜。有司將劾之。中書令張說謂殊俗慕義。不可實於罪。玄宗赦之。使者又來辭曰。國人止拜天。見王無拜也。有司勿責。乃拜。十四年。遣使蘇黎滿獻方物。拜果毅。賜緋袍帶。或曰。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世酋長號白衣大食。種有二姓。一曰盆尼末。二曰奚深。有摩訶末者。勇而智。衆立爲王。關地三千里。克夏臘城。傳十四世至末換。殺兄伊疾自王。下怨其忍。有呼羅珊木鹿人並波悉林將討之。徇衆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而衆數萬。即殺末換。求奚深種孫阿蒲羅拔爲王。更號黑衣大食。蒲羅死。弟阿蒲恭拂立。至德初。遣使者朝貢。代宗取其兵平兩京。阿蒲恭拂死。子迷地立。死。弟訶論立。貞元時。與吐蕃相攻。吐蕃歲西師。故鮮盜邊。十四年。遣使者含雙鳥。鷄沙北三人朝。皆拜中郎將。賫遺之。傳言其國西南二千里山谷間。有木生花如人首。與語輒笑。則落。東有末祿小國也。治城郭。多木姓。以五月爲歲首。以畫缸相獻。有尋支瓜。大者十人食。乃盡。蔬有顆蔥。葛藍。軍達。茱萸。大食之西有苦者。亦自國北距突厥可薩部地數千里。有五節度。勝兵萬人。土多禾。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賈往來相望。云。自大食四十五日行。得都盤。西距羅利支十五日行。南即大食。二十五日行。北勃達。一月行。勃達之東。距大食二月行。西抵岐蘭。二十日行。南都盤。北大食。皆一月行。岐蘭之東南二十日行。得阿沒。或曰阿味。東南距陀拔斯十五日行。南沙蘭。一月行。北距海。二日行。居你訶溫多城。宜馬羊。俗柔寬。故大食常游牧於此。沙蘭東距羅利支。北恒滿。皆二十日行。西即大食。二十五日行。羅利支東距都盤。北陀拔斯。皆十五日行。西沙蘭。二十日行。南大食。二十五日行。恒滿。或曰恒沒。東陀拔斯。南大食。皆一月行。北岐蘭。二十日行。西大食。一月行。居烏潯河北平川中。獸多師子。西北與史接。以鐵關爲限。天寶六載。都盤等六國皆遣使者入朝。乃封都盤王謀思健摩訶延曰順化王。勃達王摩訶維斯曰守義王。阿沒王俱那胡設曰恭信王。沙蘭王卑路斯威曰順禮王。羅利支王伊思俱習曰義寧王。恒滿王謝沒曰奉順王。

贊曰。西方之戎。古未嘗通中國。至漢始載烏孫諸國。後以名字見者。寔多。唐興。以次修貢。蓋百餘。皆冒萬里而至。亦已勤矣。然中國有報贈冊帛程禮傳驛之

費。東至高麗。南至真臘。西至波斯。吐蕃。堅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謂之八蕃。其外謂之絕域。稅地遠近而給費。開元盛時。稅西域商胡以供四鎮。出北道者。納賦輪臺。地廣則費倍。此盛王之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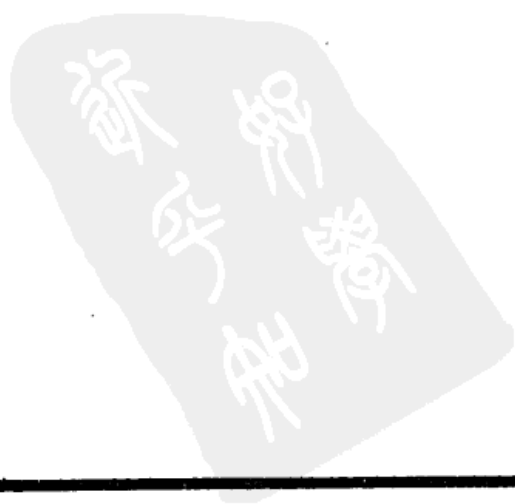
唐書卷二百二十一

唐書卷二百二十一 下考證

波斯傳是爲伊恒支○恒舊書作恆

伊嗣侯立○侯舊書作倭

唐書卷二百二十一 下考證





南蠻

南詔或曰鷓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後鳥蠻別種也夷語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詔越析詔浪穹詔蓬閣詔施浪詔蒙舍詔兵埒不能相君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東距蠻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驛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王坐東欄其臣有所陳以狀言而不稱臣王自稱曰元猶朕也謂其下曰昶猶卿爾也官曰坦緯曰布燮曰久贊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曰會望曰正會望曰員外會望曰大軍將曰員外猶試官也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館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會望大軍將兼之爽猶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乞託主馬祿託主牛巨託主倉廩亦清平官會望大軍將兼之曰爽會曰彌勸曰勸齊掌賦稅曰兵備司掌機密大府主將曰演習副曰演覽中府主將曰繕裔副曰繕覽下府主將曰澹會副曰澹覽小府主將曰幕攝副曰幕覽府有陀會若管記有陀西若判官大抵如此凡調發下文書衆邑必占其期百家有總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萬家有都督一凡田五畝曰雙上官授田四十雙上戶三十雙以是而差壯者皆爲戰卒有馬爲騎軍人歲給章衫袴以邑落遠近分四軍以旗幟別四方面一將統千人四軍置一將凡敵入境以所入面將禦之王親兵曰朱弩佉直佉直章帶也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髻整質犀草銅盾而跳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望苴蠻者在蘭蒼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騎善用矛劍短甲蔽胷腹髻整皆插貓牛尾靺突若神凡兵出以苴苴子前驅以清平子弟爲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爲親信有六曹長曹長有功補大軍將大軍將十二與清平官等列日議事王所出治軍壁稱節度次補清

平官有內算官代王裁處外算官記王所處分以付六曹外則有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柘東麗水有二都督會川通海有十賧夷語賧若州曰雲南賧白屋賧亦曰勃弄賧品濬賧遲川賧蒙舍賧大賧賧亦曰史賧苴咩賧亦曰陽賧蒙舍賧大和賧趙川賧祁鮮山之西多瘴瘴地平原草冬不枯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以柘蠶生閏二旬而豐織錦練縠大和祁鮮而西人不蠶割波羅樹實狀若紫紐縷而幅之寬賧并產鹽最鮮白惟王得食取足輒減龜昆明城諸井皆產鹽不征羣蠻食之永昌之西野桑生石上其材上屈兩向而下植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名曰騏弓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麗水多金越賧之西多蘆草產善馬世稱越賧賧始生若燕歲中紐莎摩之飲以米潘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王出建八旗紫若青白旂雉二有旄鉞紫囊之翠蓋王母曰信慶亦曰九慶妃曰進武信慶出亦建八旗絳旂自曹長以降紫金佉直尙絳紫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金波羅虎皮也功小者粉背不袖次止于粉婦人不粉黛以蘇澤髮貴者綾錦裙襦上施錦一幅以兩股辦爲雙警耳綴珠貝瑟瑟虎魄女媧婦與人鬪不禁媚夕私相送已嫁有姦者皆抵死俗以寅爲正四時大抵與中國小差贈魚寸以胡瓜椒菽和之號鷓鴣吹瓢笙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盡勸酬以繒帛及貝市易貝者大若指十六枚爲一兌師行人賈糧斗五升以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法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壓後驅然專于農無貴賤皆耕不繇役人歲輸米二斗一藝者給田二畝乃稅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屬自舍危以來有譜次可考舍危生獨過亦曰細奴過高宗時遣使者入朝賜錦袍細奴過生過感炎過感炎生炎閭武后時感炎身入朝妻方娠生感過皮喜曰我又子雖死唐地足矣炎閭立死開元時第感過皮立生皮過閭授特進封臺登郡王炎閭未有子時以閭羅鳳爲嗣及生子遷其宗而名承閭遂不改開元末皮過閭逐河蠻取大和城又襲大賧城守之因城龍口夷語山坡陀爲和故謂大和以處閭羅鳳天子詔賜皮過閭名歸義當是時五詔蠻歸義獨強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已并羣蠻遂破吐蕃縛驕大入朝天子亦爲加禮又



以破羅鳳功。龍道中人冊爲雲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七事。於是徙治大和城。天寶初。遣閣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恩賜良異七載。歸義死。閣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初。安寧城有五疊井。人得黃鸞自給。玄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寧城及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下忿少方略。故事。南詔書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取。閣羅鳳不應。虔陀數詬斬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嵩州分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閣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悉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崖城。大敗。引還。閣羅鳳敕戰。背棄京觀。遂北。臣吐蕃。吐蕃以爲弟。夷謂弟鍾。故稱贊普鍾。給金印。號東帝。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書曰。我上世奉中國。緊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漢被吾罪也。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聲餉者尙不在。涉海而疫死。相踵於道。宓敗于大和城。死者十八。亦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取濶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析。棄于贈。西而降。尋傳驛諸國。尋傳蠻者。俗無絲織。既履榛棘。不苦也。射豪豬。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其西有裸蠻。亦曰野蠻。漫散山中。無君長。作榷舍以居。男少女多。無田。農以木皮蔽形。婦或十或五共養一男子。廣德初。鳳迦異築拓東城。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即仆。蠻爲漢奴。夷長誓。常以石指誓。大曆十四年。閣羅鳳以鳳迦異前死。立其孫異牟尋以嗣。異牟尋有智數。善撫衆。略知書。母李。獨錦蠻女也。獨錦蠻亦烏蠻種。在秦藏川南。天寶中。命其長爲歸州刺史。世與南詔婚聘。異牟尋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并力。一趨茂州。踰文川。擾瀘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頃。一侵黎雅。叩叩。鄭關令其下曰。爲我取蜀爲東府。工伎悉送還安城。歲賦一縑。於是進陷城衆。人軍走山。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衆。斬首六千級。禽生捕傷甚衆。頗賂壓嶺且十萬。異牟尋懼。更徙宜咩城。築表十五里。吐蕃封爲日東王。然吐蕃實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堡。嚴索兵助防。異牟尋稱苦之。故西瀘令鄭回者。唐官也。往濶州破爲所虜。

閣羅鳳重其悍。號贊利。傳教子弟。得蕃技。故國中無不悍。後以爲清平官。說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剝削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勞利莫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內附。然未敢發。亦會節度使韋皋撫諸蠻。有威惠。諸蠻頗得異牟尋語。白于皋。時貞元四年也。皋乃遣諜者遺書。吐蕃疑之。因責大臣子爲質。異牟尋愈怨。後五年。乃決策。遣使者三人。異道趨成都。遺韋皋書曰。異牟尋世爲唐臣。曩緣張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至。不爲澄雪。舉部惶窘。得生異計。鮮于仲通比年舉兵。故自新無繇。代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訥。舌使浪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禍蕃廷。降贊蕭。太子弟兄流竄。近臣橫汗。皆向結贊。陰計以行屠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訥舌等皆冊封王。小國奏請。不令上達。此二忍也。又遣訥舌逼城于鄯。弊邑不堪。利羅式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忍也。又利羅式罵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爲我有。此四忍也。今吐蕃委利羅式。甲士六十侍衛。因知懷惡不謬。此一難忍也。吐蕃陰毒。野心輒懷搏噬。有如鳩生。實汚辱先人。辜負部落。此二難忍也。往退渾王爲吐蕃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拔首領。並蒙誅刈。僕固志。身亦喪亡。每慮一朝。亦被此禍。此三難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信節。皆送蕃廷。雖知中夏至仁。業爲蕃臣。吞聲無訴。此四難忍也。曾祖有寵先帝。後嗣率蒙襲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吐蕃詐給百情。懷惡相威。異牟尋願竭誠日新。歸款天子。請加戍劍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爲彊。此西南隅不煩天兵。可以立功云。且贈畢黃金丹砂。畢護送使者京師。使者奏異牟尋請歸天子。爲唐藩輔。獻金示順。畢丹赤心也。德宗嘉之。賜以詔書。命畢護往覲。畢令其屬崔佐時至羊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多在。陰戒佐時衣牂何使者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從小夷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燎。佐時即宣天子意。異牟尋內長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其子閣勸及清平官與佐時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發兵攻吐蕃使者殺之。刻金契以獻。遣曹長段南。趙迦寬。隨佐時入朝。初吐

蕃與回鶻戰殺傷甚乃調南詔萬人異牟尋欲襲吐蕃陽示寡弱以三千人行許之即自將數萬踵後晝夜行大破吐蕃於神川遂斷鐵橋溺死以萬計俘其五王乃遣弟湊羅棟清平官尹仇寬等二十七人入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拜仇寬左散騎常侍封高溪郡王明年夏六月冊異牟尋爲南詔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成都少尹龐頤副之崔佐時爲判官俱文珍爲宣慰使劉幽巖爲判官賜黃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大和城異牟尋遣兄蒙細羅勿等以良馬六十迎之金銀玉珂兵振鐸夾路陳異牟尋金甲蒙虎皮執雙鐸執矛千人衛大象十二引千前騎軍徒軍以次列詰旦授冊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宣慰使東向冊使南向乃讀詔冊相者引異牟尋去位跽受冊印稽首再拜又受賜服備物退曰開元天寶中其曾祖及祖皆蒙冊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錄功復賜爵命子孫承爲唐臣因大會其下享使者出銀平脫馬頭盤二謂滋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衛皇帝所賜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胡部龜茲音樂二列今喪亡略盡唯二人故在酒行異牟尋坐奉觴滋前滋受觴曰南詔當深思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永爲西南藩屏使後嗣有以不絕也異牟尋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滋還復遣清平官尹輔會等七人謝天子獻鐸鞘浪劍鬱刀生金瑟瑟牛黃琥珀氍毹絳象犀越駝統倫馬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傍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鬱刀鑄時以毒藥并冶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鐸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王所佩者傳七世矣異牟尋攻吐蕃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並虜其王置白匡城因定磨些蠻隸昆山西蠻故地破吐蕃掠弄棟蠻漢蠻以實雲南東北施蠻者在鐵橋西北居大施駭斂尋駭男子衣繒布女分髮直額爲一髮垂後跳而衣皮順蠻本與施蠻雜居劍共諸川咩羅皮鐸羅望既失還川浪官奪劍共地由是徙鐵橋在劍駭西北四百里號劍羌磨些蠻與施順二蠻皆烏蠻種居鐵橋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土多牛羊俗不類漢男女衣皮俗好飲酒歌舞吐蕃本關南種吐其君號也或呼吐詔永昌之南有吐天連吐吐

燔大駭吐昌吐詔吐施大抵皆其種樓居無城郭或漆齒或金齒衣青布短袴露軒以繒布縹腰出其餘垂後爲飾婦人垂五色婆羅籠象纓如牛養以耕弄棟蠻白蠻種也其部本居弄棟縣鄺地昔爲哀州有首領爲刺史誤殺其參軍挈族北走後散居磨些江側故劍共諸川亦有之漢哀蠻本漢人部種在鐵橋惟以明霞纏頭餘尚同漢服十五年異牟尋謀擊吐蕃以還川寧北等城當寇路乃峭山深塹修戰備帝許出兵助力又請以大臣子弟質于卑卑辭固詰乃盡舍成都咸遣就學且言昆明舊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爲虜所脅反爲我患請舉圖之時唐兵比歲屯京西朔方大峙糧用南北並攻取故地然南方轉饒稽期兵不悉集是夏虜麥不熟疫癘仍興贊普死新君立卑揣虜未敢動乃勸異牟尋緩舉萬全愈于速而無功今境上兵十倍往歲且行營皆在嵩州扼西瀘吐蕃路昆明弄棟可以無虞異牟尋請期它年吐蕃大臣以歲在辰兵宜出謀襲南詔閱衆治道將以十月圍嵩州軍屯昆明凡八萬皆命一歲糧贊普以舅擣都羅爲都統遣尙乞力欺徐繼鑠屯西貢川異牟尋與卑相聞卑命部將武免率弩士三千赴之亢榮朝以萬人屯黎州韋良金以二萬五千人屯嵩州約南詔有急皆進軍過俄準添城者南詔供饋吐蕃引衆五萬自曇貢川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嵩州異牟尋畏東蠻磨些難測懼爲吐蕃鄉導欲先擊之卑報嵩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虜百計窺之故嚴兵以守屯壁相望糧械處處有之東蠻膽敢懷貳乎異牟尋乃檄東磨些諸蠻內糧城中不者悉燒之吐蕃顯城將楊萬波約降事洩吐蕃以兵五千守卑將擊破之萬波與龍官拔顯城以來徙其人二千于宿川卑將扶忠義又取末恭城俘繫牛羊千計贊普大將既煎讓律以兵距卜貢川一舍而屯國師馬定德率種落出降西貢節度監軍野多輪煎者贊普乞立贊養子當從先贊普殉亦諳忠義降於是虜氣衰軍不振欺徐繼鑠至鐵橋南詔毒其水人多死乃徙納川壁而待是年虜霜雪早兵無功還期以明年吐蕃苦唐詔犄角亦不敢圖南詔卑令免按兵嵩州節級鎮守雖南詔境亦所在屯戍吐蕃禦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道論妄熱誘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酋潛導南詔與卑部將杜毗羅狙擊

十七年春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級虜保鹿危山毗羅伏以待又戰虜大奔於時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會皆降獲甲二萬首又合鬼主破虜于瀘西吐蕃君長共計不得瀘州患未艾常爲兩頭蠻挾唐爲輕重謂南詔也會虜祥饒方葬贊普調餉煩至是大料兵率三戶出一卒虜法爲大調集又聞唐兵三萬入南詔乃大懼兵戍納川故洪諸濟臘事資五城欲悉師出西山劍山收嶺州以絕南詔畢卽上言京右諸屯宜明斥候蚤敵田邪龍焚萊可困虜入畢遣將邢毗以兵萬人屯南北路趙昱萬人戍黎雅州異牟尋謂畢曰虜聲取嶺州實窺雲南請武免督軍進羊苴咩若虜不出者請以來年二月深入時虜兵三萬攻鹽州帝以虜多詐疑繼以大军詔畢深鈔賊鄣分虜勢畢表賊精銳多置南屯今向鹽夏非全軍欲掠河曲党項畜產耳俄聞虜破麟州畢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回鶻太原邪寧涇原軍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蜀南詔深入克城七焚燬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萬圍昆明維州不能克乃班師振武靈武兵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惟南詔攻其腹心俘獲最多帝遣中人尹僧尉異牟尋而吐蕃感屯昆明神川納川自守異牟尋比年獻方物天子禮之

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上

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上考證

南蠻傳上獨龜亦曰細奴邏○舊書獨龜作迦獨龜以細奴邏爲迦獨龜子未詳孰是

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上考證

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中

南蠻

元和三年，異牟尋死，詔太常卿武少儀持節弔祭。子尋閣勸立，或謂夢湊自稱驃信夷語者也，改賜元和印，章明年死。子勸龍嚴立，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十一年，爲弄棟節度王嵯巖所殺，立其弟勸利。詔少府監李錡爲冊立弔祭使，勸利德嵯巖賜氏蒙封大容，譽謂兄爲容，長慶三年始賜印。是歲死，弟豐祐立。豐祐趨敬善用其下，慕中國，不肯連父名。穆宗使京兆尹韋審規持節臨冊，豐祐遣洪成會趙龍些楊定奇入謝天子。於是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障候弛者相蒙。時太和三年也，嵯巖乃悉衆掩邛戎嶺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慰賚居人，市不擾肆。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人懼自殺者不勝計。救兵逐嵯巖，身自殿至大度河，謂華人道：「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衆號慟赴水死者十三。」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明年，上表請罪，比年使者來朝，開成會昌間再至。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經略使，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會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南詔發朱弩佐直三千助守，然朝貢猶歲至。從者多杜棕，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蠻僭豐祐怒，即慢言索質子。會宣宗崩，使者告哀，是時豐祐亦死，坦緯會龍立，憲朝廷不弔，卽又詔書乃賜故王以草具，進使者而遣，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懿宗以其名近玄宗嫌諱，絕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鄴屯武州，咸通元年，爲蠻所攻，棄州走。天子斥鄴以王寬代之。明年，攻邕管，經略使李弘源兵少，不能拒，奔播州。南詔亦引去，詔殿中監段文楚爲經略使，數改條約，衆不悅，以胡懷玉代之。南詔知邊人困甚，剽掠無有，不入寇。杜棕當國，爲帝謀遣使者弔祭，示恩信，并詔驃信以名嫌，冊命未可舉，必易名乃得封。帝乃命左司郎中孟穆持節往，會南詔陷播州，穆不行。安南桃林人者，居林西原七縮洞，首領李由獨主之，歲歲戍邊。李琢之在安南也，奏罷防冬兵六千人，謂由獨可當一隊，退蠻之入，蠻酋以女

妻由獨子。七縮洞舉附蠻，王寬不能制。三年，以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發諸道兵二萬屯守。南詔憚畏不敢出，會詔左庶子蔡京經制嶺南，忌襲功，有所欲沮壞之，乃言南方自無虞，武夫倖功，多聚兵，耗餽運，請遣戍兵，惜財用，襲執不可，願留五千兵，累表不報。卽極陳南詔伺隙久，有十必死狀，朝廷昏肆不省也。京還奏得意甚，復詔爲宣慰安撫使，卽建折廣州爲嶺南東道，邕州爲西道，以襲象藤巖爲隸州，乃拜京西道節度使，京福伎貪克峻，條令爲炮熏剗斷法，下懸毒爲軍中所逐。走藤州，矯制作攻討使，印召鄉兵，比道軍攻邕州，不克，衆潰，貶死崖州。以桂管觀察使鄭愚代節度，南詔攻交州，進略安南，襲請救，發湖荆桂兵五千屯邕州，嶺南韋宙奏：「南詔必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遠，恐擄虛絕糧道，且深入乃詔襲按軍海門，詔鄭愚分兵禦之，襲請濟師，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南詔酋將楊思儋麻光高以兵六千薄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襲錄異牟尋盟言，繫矢上射入其營，不答，俄而城陷，襲聞宗死者七十人，幕府樊綽取襲印走度江，荆南兵入東郭，苦戰斬南詔二千級，是夜燔遂屠城，有詔諸軍保嶺南，更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爲安南都護，帝見輸發頻罷，遊幸不奏樂，宰相杜棕以爲非是，止之。南詔稍逼邕州，鄭愚自陳非將帥才，願更擇人，會康承訓自義成來朝，乃授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兵萬人從之，承訓辭兵寡，乃大興諸道兵五萬往。六月，置行交州於海門，進爲都護府，調山東兵萬人益戍，以容管經略使張茵鎮之，因命經略安南，茵逗遛不敢進，安南之陷，將吏遺人多客伏緩洞，詔所在招還，掠卽之，免安南賦入二年，韋宙請分兵屯容藤，拔蠻勢。五年，南詔回掠播州，以搖西南，西川節度使蕭範率屬蠻鬼主邀南詔大度河，敗之。明年復來攻，會刺史喻士珍食餽，陰掠兩林東蠻口縛賣之以易蠻金，故開門降。南詔盡殺戍卒，而士珍遂臣于蠻。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楊收議罷北軍，以江西爲鎮南軍，募彊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易調發，詔可。夏侯孜亦以張茵儒不足事，悉以兵授高駢，駢以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擊南詔龍州屯，蠻酋燒質畜走，會龍道楊緝思助會遷共守安南，以范妮些爲些南都統，趙諾眉爲扶邪都統。七年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酣鬪，斬



其將張詮李涯龍舉衆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緝思出戰敗還走城士乘之超堞入斬會還脫些諸眉上首三萬級安南平初會龍遣清平官董成等十九人詣成都節度使李福將廷見之成辭曰皇帝奉天命改正朔請以敵國禮見福不許事譁五返日吁士倦議不決福怒命武士梓尋之械繫于館俄而劉潼代福節度即挺其繫表縱還詔召成等至京師見別殿賜物良厚慰遣還國明年會龍使楊會慶等來謝釋囚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轡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瀾七州爲定邊軍建節度制機事近且速天子謂然即詔師望爲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瀾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哀積無厭私賄以百萬計又欲激蠻怒幸有功乃殺會慶等既而戍士怒將師望以退會召還以賣滂代之滂奮冒尤不法誅責苛纖甚師望時蠻役未與而定邊已困會龍怨殺其使十年乃入寇以軍綴青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峽威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關嘉州破蠻遂次沐源滂遣充海兵五百往戰一軍覆會龍乃身自將督衆五萬侵瀾州攻青溪關屯將杜再榮絕大度河走諸屯皆退保北涯蠻攻黎州詭服漢衣濟江襲犍爲破之裴回陵榮間焚廬舍掠糧畜薄嘉州刺史楊忞與南詔夾江而軍士攢射蠻不得進陰自上游濟背擊王師殺忠武將顏慶師忞走嘉州陷明年正月攻杜再榮滂自勒兵戰會龍遣使者十輩請和滂信之語未半蠻梓爭岸謀而進滂不知所爲將自殺武寧將苗全緒止之殊死戰蠻稍卻滂乃遁全緒殿而行黎州陷人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負入自邛峽關圍雅州遂擊邛州是冬滂棄州壁導江儲貲峙械皆亡矣會龍進攻成都次眉州坦緯杜元忠日夜教會龍取全蜀於是西川節度使盧耽遣其副王偃中人張思廣約和蠻留之使南面拜然卒不見會龍而還蠻次新津耽復遣副譚奉祀好言申約蠻留之耽畏援軍未集即飛請天子降大使通好以紓其深入懿宗馳遣太僕卿支詳爲和蠻使蠻本無謀不能乘機會鼓行亟驅但蛇結蠅營狙國劇小利處處留屯故蜀孺老得扶攜悉入成都閭里皆滿戶所占地不得過一牀兩則冒箕益自庇城中井爲竭則共飲摩訶池至爭梓潼死者或當沙取滴飲之死不能具

棺即共坎瘞故瀘州刺史楊慶復爲耽治攻具蘭石置牢城兵八將主之樹陀格夜列炬照城守具雄新又選悍士三千號突將爲長刀巨槊斧分左右番休日隸于軍士心侈欲圖而會龍自雙流徐行內欲報董成之辱因給耽請上介至軍議事耽遣節度副使柳榮往見杜元忠議和元忠妄言帝見耽請具車蓋葆嬰榮未能決還蠻以三百騎負輜幕來大言曰供帳隨蜀王聽事爲驛信行在耽不許乃馳去蠻稍前傳外邦於是游奕使王晝督援兵三千屯毗橋賣滂亦以其軍自導江來將與大軍犄角然戰不甚力小不勝即保廣漢自以失定邊觀成都陷得薄其罪會有詔斥徙軍遂無功耽部將李自孝者與刺史喻士珍善士珍臣蠻自孝陰與賊通乃說耽城下時葦稻藉水類城舉府不之覺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自表麾所指蠻輒攻之爲下所覺耽殺自孝以徇城左有民樓肆蠻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燒之器械俱盡二月蠻以雲梁鶴車四面攻士叫譁鶴車未至陣者以巨索鉤繫投膏炬車焚稍間蠻卒盡死耽遣李壽張察率突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徹民郭落爲蓬籠如車傘下設枕木推而前不及城丈匿蠻其內以穴牆楊忞以嬰貯糞濤波蠻不能處注以鐵液蓬籠皆火然南詔負衆益治器械斧斤晝夜有聲將擊錦樓衆失色耽遣將出三面苦戰蠻引卻蠻利夜晦輒薄城聞呼嘯衆奮奮城上施鐵籠千炬賊來不得隱屯夫終夜哄蠻不能侵支詳遣謀與約好且謂耽毋多殺以速蠻和是時傳言救師至城中合謀開門士爭出迎軍南詔搏戰不解日入判官程克裕以北門兵二千乘之蠻乃走耽猶遣之書謝不得已交兵且請和士脫鎧迎支詳詳陳所贖植二旗署曰賜雲南幣物謂蠻使者曰天子詔雲南和解而兵薄成都奈何請退舍撤警以修好或勸詳蠻多詐毋入死地詳不行蠻復圍成都夜穿西北隅黎旦乃覺即類焚火于壘蠻皆死穴中以鐵鉗曳雲棚仆之燉作少選盡益固守是時帝遣東川節度使顏慶復爲大度河制置劍南應接使兵次新都博野將曾元裕敗蠻兵斬二千級南詔騎數萬屢壓官軍以驍大將宋威以忠武兵戰斬首五千獲馬四百尾南詔退屯星宿山威進戍沱江會龍遣會望至支詳所請和詳曰今列城固守北軍望功結語而主審自度耽遣銳將趨蠻壁

燒攻具殺二千人。爲南詔所驕，卻而潰。蠻聞鳳翔山南軍且來，乃迎戰毗橋，不勝。趙沱江爲伏士所擊，又敗。城中出突將，夜火蠻營。會龍坦縛身督戰，後三日，王師奪昇遷梁蠻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兩矢射王師，威疏軍行，擣矢所發，盡射之。兩軍不能決，各解去。會龍知不敵，夜微營南奔，至雙流江，無梁計窮，將赴水死，或止之曰：「今北軍與成都兵合，若來追我，無賴矣。不如僞和以紓急，不然死未晚。」乃來請。三日，梁成而濟，即斷梁按隊緩驅。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保邛州，會龍懼，圍二日，去蠻俘華民必剽耳鼻，已縱之，既而居人刻木爲耳鼻者什八，慶復之來，衆以其第慶師死于蠻，必甘心，及成都不破，以己功輕，乃按軍廣漢，縱殘寇，人人切齒。初，成都無隍堦，乃教耽濬隍，廣三丈，作戰棚千坪，列左右屯，營管別五區，區卒五十，時早焚夾壕，後三年合拱，又爲大旛連弩，自是南詔憚之。會龍年少嗜殺戮，親戚異己者皆斬，兵出無寧歲，諸國更讎忿，屢覆衆國耗虛，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發，婦耕以餉軍。十四年，坦縛復寇蜀，緝舟大度河以濟，爲刺史黃景復擊却之，衆循河而南，夜梓上流兵夾攻，瀕水諸屯，景復敗走，還黎州，蠻追爲景復所敗，會蠻踵來，還攻大度河，什族息鼓，請曰：「坦縛欲上書天子，白冤事，戍兵信之不戰，橋成而濟，黎州陷，遂攻雅州，擊定邊軍，卒潰入邛州，成都大震，人亡入玉壘關，士乘城，坦縛遣使者王保成等四十人齎驛信書，遣節度使牛勣欲假道入朝，請憐蜀王故殿，勣欲許之，楊慶諫曰：「蠻無信，彼種屈辭甘詐我也，請斬其使，留二人還書，勣因責之曰：『詔王之祖六詔最小夷也，天子錄其勤，合六詔爲一，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國，許子弟入太學，使習華風，今乃自絕王命，且雀蛇犬馬，猶能報德，王乃不如蟲鳥乎？』比成都以武備未修，故令爾突我疆場，然毗橋沱江之敗，積弱附城，不四年復來，今吾有十萬衆，捨其半未用，以千人爲軍，十軍爲部，驍將主之，凡部有驍弩二百，鐔斧輔之，勁弓二百，越銀刀輔之，長戈二百，援刀輔之，短矛二百，連鎗輔之，又軍四面，面有鐵騎五百，悉收芻薪米粟牛馬犬豕，清野待爾，吾又能以旁騎略爾樵采，我日出以一部與爾戰，部別二番，日中而代，日及一部至，以夜屯，月明則戰，黑則休，夜半而代，凡我兵五日一殺敵，爾乃晝夜戰，不十日，懽且死矣。」州縣繕

甲厲兵，犄角相從，皆蠻之深讎，雖女子能辭辭，薄賊沉，殲夫烈士哉。爾祖嘗奴事西蕃，爲爾仇家，今顧臣之何恩，讎之戾邪？蜀王故殿先世之寶宮，非邊夷所宜舍，神怒人憤，驛信且死，盡猶火郊民室，廬觀閣，嚴兵爲固守計，坦縛至新津而還，回寇黔中，經略使秦匡謀懼，奔荆南，會僖宗立，遣金吾將軍韓重持節往使，俄攻黎州，景復擊走之，乾符元年，劫略瀘雅間，破黎州入邛峽關，掠成都，成都閉三日，蠻乃去。詔從天平軍高駢領西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驛窮，聖今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皆扼制羌戎，不可以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駢至不淹月，閱精騎五千，逐蠻至大度河，奪錯馬，執酋長五十斬之，收邛峽關，復取黎州，南詔遁還，駢召景復責大度河之敗，斬以徇，戍望星清溪等關，南詔懼，遣使者詣駢結好，而踵出兵寇邊，駢斬其使，初安南經略判官杜讓爲蠻所俘，其妻宗室女也，故會龍使奉書巧和，駢答曰：「我且將百萬衆至龍尾城，問爾罪，會龍大震，自南詔叛，天子數遣使至其境，會龍不肯拜，使者遂絕，駢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攝使往，會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會望趙宗政，質子三十入朝，乞盟，請爲兄弟，若舅甥，詔拜景仙鴻臚卿，檢校左散騎常侍，駢結吐蕃尙延心，嘔末魯釋月等爲間，築戎州馬湖，沐源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險，料壯卒爲平夷軍，南詔氣奪，會龍患，發疽死，僞諡景莊皇帝，子法嗣，改元貞明，承智大同，自號大封人，法年少，好收獵，酣逸，衣絳紫錦，劍鏤金帶，國事頗決，大臣乾符四年，遣陀西段琬寶詣邕州，節度使辛讓請修好，詔使者答報，未幾寇西川，駢奏請與和親，右諫議大夫柳韜吏部侍郎崔澹醜其事，上言遠蠻畔逆，乃因浮屠誘致，又議和親，垂笑後世，駢職上將，謀乖謬，不可從，遂寢，蠻使者再入朝，議和親，而駢從荆南，持前請不置，宰相鄭畋盧攜爭不決，皆賜罷，辛讓遣幕府徐雲虔攝使者往，覘到善關府，見騎數十，長矛擁絳服少年，朱纁約髮，典客伽佗會孫慶曰：「此驛信也，問天子起居，下馬揖客，取使者佩刀視之，自解左右鈕以示，乃除地刺三丈版，命左右馳射，每一人射，法驂馬逐以爲樂，數十發止，引客就幄，飯子捧瓶盃，四女子侍，樂飲，夜乃罷，又遣問客春秋大義，送使者還，是時駢徙節鎮海，劫澹等

沮議帝蒙弱不能曉下詔尉解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上言營善為默心不識禮義安可以賤隸尚貴主失國家大體濬等議可用臣請募義征子率十戶一保願發山東銳兵六千戍諸州比五年蠻可為奴久之帝手詔問安潛和親事答曰雲南姚州一縣中國何資於彼而遣重使加厚禮彼且妄謂朝廷畏怯無能為脫有它請陛下何以待之且天宗近屬不可下小蠻夷臣比移書不言舅甥黜所僭也有如蠻使者不復至當遣諜人伺其隙可以得志南詔知蜀疆故襲安南陷之都護曾哀奔邕府戍兵潰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盧攜復輔政與豆盧瑑珣厚駢乃請說帝曰陛下初即位遣韓重使南詔將官屬留蜀期年費不貲蠻不肯迎及駢節度西川招嘯末緒甲訓兵蠻夷震動遣趙宗政入獻見天子附驥信再拜雲度之使驛信答拜其於禮不為少宣宗皇帝收三州七關平江嶺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內庫實積如山戶部延實充滿故宰相敏中領西川庫錢至三百萬緡諸道亦然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內京師者過半中藏空虛士死瘡痍瘰癧傳友人不念家亡命為盜可為痛心前年留宗政等南方無虞及遣還彼猶冀望蒙法立三年比兵不出要防其蓄力以間我虞今朝廷府庫匱乏兵少牛糞有北兵七萬首尾奔衝不能救況安南客戍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者臨報縱未稱臣且伐其謀外以廢服蠻夷內得蜀休息也帝謂然乃以宗室女為安化長公主許婚拜嗣曹王龜年宗正少卿為雲南使大理司直徐雲慶副之內常侍劉光裕為雲南內使霍承錫副之及還具言驛信誠款以為敬瑄功故進檢校司空賜一子官法遣宰相趙隆眉楊奇混段義宗朝行在迎公主高駢自揚州上言三人者南詔心腹也宜止而鳩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隆眉等皆死自是謀臣盡矣蠻益衰中和元年復遣使者來迎主獻珍怪賄百牀帝以方議公主車服為解後二年又遣布燮楊奇肱來迎詔檢校國子祭酒張譙為禮會五禮使徐雲慶副之宗正少卿嗣號王約為婚使未行而黃巢平帝東還乃歸其使法死偽諡聖明文武皇帝于舜化立建元中與遣使款黎州修好昭宗不答後中國亂不復通先是有時

傍矣川羅識二族通號入詔時傍母歸義女也其女復妻閣羅鳳初咩羅皮之敗時傍入居遠川州誘上浪千餘勢稍張為閣羅所猜徙置白崖城後與矣川羅識詣神川都督求自立為詔謀洩被殺矣川羅識奔神川都督送之羅些城蒙嶺詔最大其王嚭輔首死無子弟佉陽照立佉陽照死子照原立喪明子原羅質南詔歸義欲并國故歸其子原羅果果立之居數月使人殺照原遂原羅遂有其地

越析詔或謂磨些詔居越析州西距巖慈山一日行貞元中有豪酋張尋求悉其王波衝妻因殺波衝劍南節度使召尋求至姚州殺之部落無長以地歸南詔波衝兄子于贈持王所寶鐔鞘東北度瀘邑于龍佉河幾百里號雙舍使部酋楊墮居河東北歸義樹壁侵于贈不克閣羅鳳自請往擊楊墮破之于贈投瀘死得鐔鞘故王出軍必雙執之

浪穹詔其王豐時死子羅鐔立羅鐔死子鐔羅望立為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不勝率其部寶劍川更稱劍浪死子望偏立望偏死子偏羅矣立偏羅矣死子羅君立貞元中南詔擊破劍川虜羅君徙永昌凡浪穹墮賊施浪總謂之浪人亦稱三浪

選駭詔其王豐時初據選駭為御史李知古所殺子咩羅皮自為選川州刺史治大釐城歸義襲敗之復入選駭與浪穹施浪合拒歸義既戰大敗歸義奪選駭咩羅皮走保野共川死子皮羅鄧立皮羅鄧死子鄧羅顯立鄧羅顯死子顯文託立南詔破劍川虜之徙永昌

施浪詔其王施望久居矣首和城有施各皮者亦入詔之裔據石和城閣羅鳳攻虜之而施望久孤立故與咩羅皮合攻歸義不勝歸義以兵脅降其部施望欠以族走永昌獻其女遣南詔丐和歸義許之度蘭江死第望千走吐蕃吐蕃立為詔納之劍川衆數萬望千死子千旁羅顯立南詔破劍川千旁羅顯走瀘北三浪悉滅唯千旁羅顯及矣川羅識子孫在吐蕃

贊曰唐之治不能遏兩漢而地廣於三代勞民費財禍所繇生晉獻公殺嫡賊二公子號為閭君明星一日殺三庶人昏蔽甚矣嗚呼父子不相信而遠治閭

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冤之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屢畔南詔內侮屯戍思亂  
應勦衆之倡戈橫行雖凶渠殲夷兵達不解唐遂以亡易曰喪牛于易有國者  
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於無備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於黃巢  
而禍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

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中

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中考證

南蠻傳中子尋閣勸立○舊書作宜蒙閣

子勸龍威立○舊書作龍蒙威

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中考證





南

瓊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勞。亦曰占婆。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地。東西三百里而贏。南北千里。西距真臘。暹山。南抵奔漫陀州。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滌海。漢馬援所植也。又有西屠夷。蓋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卒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高。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其地冬溫多霧。雨產虎。虎。猩。猴。結遠鳥。以二月爲歲首。稻歲再熟。取檳榔。潘爲酒。椰葉爲席。俗凶悍。果戰鬪。以磨塗身。日再塗再澡。拜謁則合爪頓顙。有文字。喜浮屠道。冶金銀像。大或十圍。呼王爲陽蒲達。王妻爲陀陽阿熊。太子爲阿長通。宰相爲婆漫地。王所居曰占城。別居曰齊國。曰達皮勢。王衣白氍毹。古貝斜絡臂。飾金珮爲纓。髮戴金華冠。如章甫。妻服朝霞古貝短裙。冠纓如王。王衛兵五千。戰乘象。藤爲鎧。竹爲弓矢。率象千馬四百。分前後不設刑。有罪者使象踐之。或送不勞山界自死。隋仁壽中。遣將軍劉芳伐之。其王范梵志挺走。以其地爲三郡。置守令。道阻不得通。梵志復遣衆別建國邑。武德中。再遣使獻方物。高祖爲設九部樂饗之。貞觀時。王頭黎獻馴象。鈔鎖五色帶。朝霞布。火珠。與婆利羅刹。王國使者偕來。林邑其言不恭。羣臣請問罪。太宗曰。昔符堅欲吞晉。衆百萬。一戰而亡。隋取高麗。歲調發人。與爲怨。乃死匹夫手。朕敢妄議發兵邪。赦不問。又獻五色鸚鵡。白鸚鵡。數訴奏。有詔還之。頭黎死。子鎮龍立。獻通天犀。雜寶。十九年。摩阿慢多伽獨弑鎮龍。滅其宗。范姓絕。國人立頭黎壻婆羅門爲王。大臣共廢之。更立頭黎女爲王。諸葛地者。頭黎之姑子。父得罪。奔真臘。女之王。不能定國。大臣共迎諸葛地爲王。妻以女。永徽至天寶。凡三人獻。至德後。更號瓊王。元和初。不朝獻。安南都護張舟執其僞驢。愛州都統斬三萬級。虜王子五十九。獲戰象。船艘。逐利者。直瓊王東南。自文州汎海。歷赤土。丹丹諸國。乃至地大洲。多馬。亦號馬種。袤長數千里。多火瘖。大者如雞卵。圓白照數尺。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

產琉璃文螺石垠初取柔可治既鏤刻卽堅有舍利爲通人言俗黑身朱髮而參鷹爪獸牙穿耳傳璫以古貝橫一幅縵于腰古貝草也綴其花爲布相曰貝精曰懸俗以夜爲市自掩其面王姓利利邪伽名護路那婆世居位綠班絲貝綴珠爲飾坐金榻左右持白拂孔雀罽出以象駕車羽蓋珠箔鳴金擊鼓獻蟲爲樂其東卽羅刹也與婆利同俗隋煬帝遣常駿使赤土達通中國赤土西南入海得婆羅總章二年其王旃達鉢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僧朝環王南有殊奈者汎交趾海三月乃至與婆羅同俗貞觀二年使者上方物九年甘棠使者入朝國居海南十二年僧高武令迦乍鳩密四國使者朝貢僧高直水真臘西北與環王同俗其後鳩密王尸利鳩摩又與富那王尸利提婆跋摩等遣使來貢僧高等國承徽後爲真臘所并

盤盤在南海曲北距瓊王限少海與狼牙脩接自交州海行四十日乃至王曰楊果夏其民瀕水居比木爲柵石爲矢鏃王坐金龍大榻諸大人見王交手抱肩以跪其臣曰敦郎索盪曰崑崙帝也曰崑崙勃和曰崑崙敦諦索甘亦曰古龍古龍者崑崙聲近耳在外曰那延猶中國刺史也有佛道士祠僧食肉不飲酒道士謂爲食不食酒肉貞觀中再遣使朝其東南有哥羅一曰箇羅亦曰哥羅富抄羅王姓失利波羅名米失鉢羅累石爲城樓闕宮室茨以草州二十四其兵有弓矢稍父以孔雀羽飾纛每戰以百象爲一隊一象百人較若檻四人執弓稍在中賦率輸銀二銖無絲紵惟古貝畜多牛少馬非有官不束髮凡嫁娶納橫榔爲禮多至二百盤婦已嫁從夫姓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鐵鼓蟲死者焚之取燼貯金罍沉之海東南有拘婁密海行一月至南距婆利行十日至東距不迷行五日至西北距文單行六日至與赤土墮和羅同俗永徽中獻五色

扶南在日南之南七十里地卑窪與瓊王同俗有城郭宮室王姓古龍居重觀柵城楮葉以覆屋王出乘象其人黑身髻髮倮行俗不爲寇盜田一歲種三歲穫國出剛金狀類紫石英生水底石上人沒水取之可以刻玉扣以殺角乃泮人喜鬪雞及猪以金珠香爲稅治特牧城俄爲真臘所并益南徙那弗那城武

億真觀時再入朝。又獻白頭人二。白頭者。直扶南西。人皆素首。膚理如脂。居山穴四面峭絕。人莫得至。與參半國接。

真臘。一曰吉蔑。本扶南屬國。去京師二萬七百里。東距車渠。西屬縣。南瀕海。北與暹明接。東北抵羅州。其王刹利伊金那。貞觀初并扶南。有其地。戶皆東鄰。坐上東。客至。層檳榔龍腦香蛤以進。不飲酒。比之淫。與妻飲房中。避尊屬。有戰象五千。夏者飼以肉。世與參半。驛通好。與環王乾陀洹數相攻。自武德至聖曆。凡四來朝。神龍後分爲二半。北多山阜。號陸真臘半。南際海。號水真臘半。水真臘地八百里。王居婆羅提拔城。陸真臘或曰文單。曰婆羅地。七百里。王號曾屈開元天寶時。王子率其屬二十六來朝。拜果毅都尉。大曆中。副王婆羅及妻來朝。獻馴象十一。擢婆羅試殿中監。賜名賓漢。是時德宗初即位。珍禽奇獸悉縱之。蠻夷所獻馴象。畜苑中。元會充廷者。凡三十二。悉放荆山之陽。及元和中。水真臘亦遣使入貢。文單西北屬國曰參半。武德八年使者來。道明者。亦屬國。無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無鹽鐵。以竹弩射鳥獸自給。

訶陵。亦曰社婆。在南海中。東距婆利。西懷婆登。南瀕海。北真臘。木爲城。雖大屋亦覆以枳櫚。象牙爲牀。若席。出瑞瑤。黃白金犀象。國最富。有穴自湧鹽。以柳花椰子爲酒。飲之輒醉。宿昔壞。有文字。知星曆。食無七飭。有毒女。與接輒苦瘡。人死尸不腐。王居闍婆城。其租吉延東。達於婆羅。伽斯城旁小國二十八。莫不臣服。其官有三十二大夫。而大坐敢兄爲最貴。山上有郎卑野州。王常登以望海。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貞觀中與懷和羅。懷婆登。皆遣使者入貢。太宗以重詔優答。懷和羅巧良馬。帝與之。至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舉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躡金。悉莫怒。將斬之。羣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羣臣復爲請。乃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大曆中。訶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獻僧祇奴四。五色鷄。頗伽鳥等。憲宗拜內四門府左果毅。使者讓其弟。帝嘉美。並官之。訶大和。再朝貢。咸通中。遣使獻女樂。懷和羅亦曰楊和羅。南距盤盤。北迦邏舍弗。西屬海。東真臘。自廣州行五月乃至。國多美艷。世謂懷和

羅摩。有二屬國。曰疊陵。陀洹。疊陵在海洲中。陀洹一曰轉陀洹。在環王西南海中。與懷和羅接。自交州行九十日乃至。王姓察失利。名婆那。字婆末。無鬚。桑有稻麥麻豆。畜有白象牛羊豬。俗喜樓居。謂爲干欄。以白氍朝霞布爲衣。親喪在室。不食燔屍已。則剔髮浴于地。然後食。貞觀時並遣使者再入朝。又獻婆羅。白鷄。首有十紅毛。齊于翅。因巧馬。銅鐘。帝與之。懷婆登在環王南。行二月乃至。東訶陵。西迷黎車。北屬海。俗與訶陵同。種稻。月一熟。有文字。以貝多葉寫之。死者實金于口。以劍貫其體。加婆羅律。龍腦。衆香。積薪燔之。

投和。在真臘南。自廣州西南海行百日乃至。王姓投和羅。名脯邪迄遜。官有朝請將軍。功曹主簿。贊理贊府。分領國事。分州郡縣三等。州有參軍。郡有金威將軍。縣有城有局。長官得選僚屬自助。民居率樓閣畫壁。王宿衛百人。衣朝霞耳金環。金縷被頭。寶飾草履。頻盜者死。次穿耳及頰而刺其髮。盜鑄者截手。無賦稅。民以地多少自輸王。以農商自業。銀作錢。類榆莢。民乘象及馬。無鞍勒。繩穿頰御之。親喪斷髮爲孝。焚尸斂灰于壑。沈之水。貞觀中遣使以黃金函內表并獻方物。

瞻博。或曰瞻婆。北距訶伽河。多野象。羣行。顯慶中與婆岸。千支弗。舍跋若。唐臘四國並遣使者入朝。千支在西南海中。本南天竺屬國。亦曰半支跋若。唐言五山也。北距多摩。又有哥羅舍分。脩羅分。甘畢三國貢方物。甘畢在南海上。東距環王。王名旃陀越摩。有勝兵五千。哥羅舍分者。在南海南。東懷和羅。脩羅分者。在北海。東距真臘。其風俗大略相類。有君長皆柵那。二國勝兵二萬。甘畢才五千。又有多摩。東距婆羅。西多隆。南千支弗。北訶陵。地東西一月行。南北二十五日行。其王名骨利訶。云得大卵。剖之獲女子。美色。以爲妻。俗無姓。婚姻不別同姓。王坐常東向。勝兵二萬。有弓刀甲稍。無馬。果有波那婆宅。護遮摩石榴。其國經薩盧都訶盧君那盧林邑諸國。乃得交州。顯慶中貢方物。

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過軍徒弄山二千里。地東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遠。有城十四。以二國分總。西曰郎婆露斯。多金禾砂龍腦。夏至立八尺表。影在表南二尺五寸。國多男子。有象宅。豹文而犀角。以乘且耕。名曰宅牛豹。又有獸類

野豕角如山羊名曰羆肉味美以饋膳其王號為蜜多咸亨至開元間數遣使者朝表為邊吏侵掠有詔廣州慰撫又獻侏儒僧祇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為折衝以其王為左威衛大將軍賜紫袍金鈿帶後遣子入獻詔宴于曲江宰相會冊封寶義王授右金吾衛大將軍還之

名越東接真陀桓西但游南屬海北波刺其地一月行有州三十以十二月為歲首王衣朝霞賦二十取一交易皆用金準直其人短小兄弟共娶一妻婦總髮為角辨夫之多少王號斯多題龍朔初使者來貢

單單在振州東南多羅磨之西亦有州縣木多白檀王姓利利名尸陵伽日視事有八大臣號八坐王以香塗身冠雜寶璽近行乘車遠乘象戰必吹蠡擊鼓盜無輕重皆死乾封總章時獻方物羅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羅商賈往來所湊集俗與暹羅鉢底同歲乘舶至廣州州必以聞

驃古朱波也自號突羅朱蘭婆國人曰徒里拙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東陸真臘西接東天竺西南檀和羅南屬海北南詔地長三千里廣五千里東北表長屬羊直咩城凡屬國十八曰迦羅婆提曰摩禮烏特曰迦梨迦曰半地曰彌臣曰坤朗曰偈奴曰羅聿曰佛代曰渠論曰婆梨曰偈陀曰多歸曰摩曳餘即舍衛瞻婆蘭婆也凡鎮城九曰道林王曰悉利移曰三陀曰彌諾道立曰突曼曰帝偈曰達梨謀曰乾唐曰末浦凡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見者三十二曰萬公曰充惹曰羅君潛曰彌綽曰道雙曰道龜曰道勿曰夜半曰不惡奪曰莫音曰伽龍朕曰阿梨吉曰阿梨蘭曰阿梨忙曰達磨曰求潘曰僧塔曰提梨耶曰望騰曰擔泊曰祿烏曰乏毛曰僧迦曰提追曰阿末遲曰逝越曰騰陵曰歐咩曰磚羅婆提曰祿羽曰晒禮曰摩地勒絲彌臣至坤朗又有小崑崙部王名茫悉越俗與彌臣同絲坤朗至祿羽有大崑崙王國王名思利泊婆難多珊那川原大於彌臣絲崑崙小王所居半日行至磨地勒柵海行五月至佛代國有江支流三百六十其王名思利些彌他其川名思利毗離芮土多異香北有市諸國估舶所湊越海即蘭婆也十五日行踰二大山一曰正迷一曰射鞬有國其王名思利摩訶羅蘭俗與佛代同經多茸補邏川至蘭婆八日行至

婆賄伽盧國土熱衢路植椰子檳榔仰不見日王居以金為壁廚覆銀瓦香

木堂飾明珠有二池以金為限舟楫皆飾金寶驃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其相名曰摩訶思那王出與以金繩牀遠則乘象嬪史數百人青壁為圓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門四隅作浮圖民皆居中鉛錫為瓦荔枝為材俗惡殺拜以手抱臂稽顙為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為壁錯以金銀丹彩紫纈塗地覆以錦麗王居亦如之民七歲祝髮止寺至二十有不達其法復為民衣用白氈朝霞以蠶帛傷生不敢衣戴金花冠翠冒絡以雜珠王宮設金銀二鐘寇至焚香擊之以占吉凶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跪自咎無桎梏有罪者束五竹極背重者五輕者三殺人則死土宜殺粟稻梁蔗大若脛無麻麥以金銀為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無膏油以臘雜香代炷與諸蠻市以江豬白麝琉璃舉估相易婦人當頂作高髻飾銀珠球衣青婆裙被羅段行持扇貴家者傍至五六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詔以兵疆地接常羈制之貞元中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劍南西川節度使章舉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舉作南詔奉聖樂用正律黃鍾之均宮徵一變象西南順也角羽終變象戎夷革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舞南詔奉聖樂字舞人十六執羽翟以四為列舞南字歌聖主無為化舞詔字歌南詔朝天樂舞奉字歌海字脩文化舞聖字歌雨露罩無外舞樂字歌開土丁零塞皆一章三疊而成舞者初定執羽簫鼓等奏散序一疊次奏第二疊四行贊引以序入將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翟首以象朝覲每拜跪節以鉦鼓次奏拍序一疊舞者分左右踏舞每四拍揖羽翟首拍終舞者拜復奏一疊踏舞揖以合南字字成偏終舞者北面跪歌導以絲竹歌已俯伏鉦作復揖舞餘字皆如之唯聖字詞末皆恭揖以明奉聖每一字曲三疊名為五成次急奏一疊四十八人行疊折象將臣禦邊也字舞畢舞者十六人為四列又舞闌四門之舞連舞入偏兩疊與鼓吹合節進舞三退舞三以象三才三統舞終皆稽首逡巡又一人



舞億萬壽之舞歌。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七疊六成而終。七者火之成數。象天子南面生成之恩。六者坤數。象西南向化。凡樂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龜茲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軍樂部。龜茲部有羯鼓、搥鼓、腰鼓、雞婁鼓、短笛、大小箏、篋、拍板、皆八。長短簫、橫笛、方響、大銅鈸、貝、皆四。凡工八十八人。分四列。屬舞筵四隅。以合節鼓。大鼓部以四爲列。凡二十四。居龜茲部前。胡部有箏、大小箏、篋、五絃、琵琶、笙、橫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箏、篋、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屬舞筵之隅。以導歌詠。軍樂部金鐃、金鐸、皆二。搥鼓、金鈸、皆四。鈸鼓、金飾蓋、垂流蘇。工十二人。服南詔服。立闕四門。舞筵四隅。節拜合樂。又十六人。畫半臂。執搥鼓。四人爲列。舞人服南詔衣。絳裙襦。黑頭囊。金祛。苴。畫皮鞞。首飾鉢額。冠金寶花。畫襦。上復加畫半臂。執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襦畫鳥獸草木。文以八綵。雜華。以象庶物咸遂。羽葆四垂。以象天無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無不載。分四列。以象四氣。舞爲五字。以象五行。秉羽翟。以象文德。節鼓以象號令。遠布。振以鐸。明采詩之義。用龜茲等樂。以象遠夷悅服。鈸鼓則古者振旅獻捷之樂也。黃鍾君聲。配運爲土。明土德常威。黃鍾得乾初九。自爲其宮。則林鍾四律以正聲應之。象大君南面提天統於上。乾道明也。林鍾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感至化於下。坤體順也。太族得乾九二。是爲人統。天地正而三才通。故次應以太族。三才既通。南呂復以羽聲應之。南呂。西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悅而應乎時。以象西戎北狄悅服。然後姑洗以角音終之。姑。故也。洗濯也。以象南詔背吐蕃歸化。洗過日新。畢以五宮異用。獨唱殊音。復述五均譜。分金石之節奏。一曰黃鍾宮之宮。軍士歌奉聖樂者用之。舞人服南詔衣。秉翟俯伏拜。拜。合南詔奉聖樂五字唱詞。五。舞人乃易南方朝天之服。絳色七節襦袖。節有青標排衿。以象鳥翼。樂用龜茲胡部。金鈸、搥鼓、鏡、貝、大鼓。二曰太族商之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合以管絃。若奏庭下。則獨舞一曲。樂用龜茲。鼓、笛、各四部。與胡部等合作。琵琶、笙、篋、篋、皆八。大小箏、篋、五絃、琵琶、長笛、短笛、方響。各四。居龜茲部前。次貝一人。大鼓十二。分左右。餘皆坐奏。三曰姑洗角之宮。應古律林鍾爲徵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舞者六十四人。飾羅綵襦袖。間以八采。曳雲花履。首飾

雙鳳八卦綵雲花，翼執羽爲拜扑之節。以林鍾當地統，象歲功備，萬物成也。雙鳳明律呂之和也。八卦明還相爲用也。綵雲象氣也。花翼象冠也。合奉聖樂三字唱詞三，表天下懷聖也。小女子字舞，則碧色襦袖，象角音主木，首飾異卦，應姑洗之氣，以六人略後，象六合一心也。樂用龜茲胡部，其鉦擗鏡鐸，皆覆以綵蓋，飾以花趺。上陳錦綺，垂流蘇，按瑞圖曰：王者有道，則儀鳳在鼓，故羽葆鼓栖以鳳凰。鉦棲孔雀，鏡鐸集以翔鷺。鉦擗頂足，又飾南方鳥獸，明澤及飛走翔伏。鉦擗鏡鐸，皆二人執擊之，貝及大鼓工伎之數，與軍士奉聖樂同，而加鼓笛四部。四曰林鍾徵之宮，敝拍單聲奏奉聖樂。丈夫一人獨舞，樂用龜茲鼓，笛每色四人。方響二，置龜茲部前，二隅有金鉦，中植金鐃二，貝二，鈴鈸二，大鼓十二，分左右。五曰南呂羽之宮，應古律黃鍾爲君之宮。樂用古黃鍾方響一，大琵琶，五絃琵琶，大篳篥，倍黃鍾，簫簟，小簫簟，竿，笙，篳篥，擗箏，軋箏，黃鍾簫笛，倍笛，節鼓，拍板等工，皆一人坐奏之。絲竹緩作，一人獨唱，歌工復通唱。軍士奉聖樂詞，雍羌亦遣第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臯復譜次其聲，以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金，二，貝，一，絲，七，竹，二，匏，二，革，二，牙，一角，二，鈴，鈸，四，制如龜茲部，周圍三寸，實以韋，擊磬，應節，鐵板二，長三寸五分，博二寸五分，面平，背有柄，係以韋，與鈴鈸皆飾條紛，以花麝縷爲縵，螺貝四，大者可受一升，飾條紛，有鳳首，莖，莖二，其一長二尺，腹廣七寸，鳳首及項長二尺五寸，面飾虺皮，絃一十有四，項有軫，鳳首外向，其一頂有條，軫有鼉首，筓二，其一形如鼉，長四尺，有四足，虛腹，以鼉皮飾背，面及仰肩如琴，廣七寸，腹闊八寸，尾長尺餘，卷上虛中，施關以張九絃，左右一十八柱，其一面飾彩花，傳以虺皮爲別，有龍首琵琶一，如龜茲製，而項長二尺六寸餘，腹廣六寸，二龍相向爲首，有軫柱各三，絃隨其數，兩軫在項，一在頸，其覆形如師子，有雲頭琵琶一，形如前，面飾虺皮，四面有牙釘，以雲爲首，軫上有花，象品字，三絃，覆手皆飾虺皮，刻捍撥爲舞，崑崙狀，而形飾之，有大匏琴二，覆以半匏，皆彩畫之上，加銅甌，以竹爲琴，作虺文，橫其上，長三尺餘，頭曲如拱，長二寸，以條繫腹，穿甌及匏本，可受二升，大絃應太簇，次絃應姑洗，有獨絃匏琴，以班竹爲

之不加飾。刻木爲虺首張絃。無軫。以絃繫頂。有四柱。如龜茲琵琶。絃應太簇。有小匏琴二形。如大匏琴。長二尺。大絃應南呂。次應應鍾。有橫笛二。一長尺餘。取其合律。去節無爪。以蠟實首。上加師子頭。以牙爲之。穴六。以應黃鍾商。備五音七聲。又一管。唯加象首。律度與荀勗笛譜同。又與清南部鍾聲合。有兩頭笛二。長二尺八寸。中隔一節。節左右開衝氣穴。兩端皆分洞。體爲笛。量左端應太簇。管末三穴。一姑洗。二蕤賓。三夷則。右端應林鍾。管末三穴。一南呂。二應鍾。三大呂。下托指一穴。應清太簇。兩洞體七穴。共備黃鍾林鍾兩均。有大匏笙二。皆十六管。左右各八。形如鳳翼。大管長四尺八寸五分。餘管參差相次。製如笙管。形亦類鳳翼。竹爲簧。穿匏達本。上古八音。皆以木漆代之。用金爲簧。無匏音。唯驃國得古製。又有小匏笙二。製如大笙。律應林鍾商。有三面鼓二。形如酒缸。高二尺。首廣下銳。上博七寸。底博四寸。腹廣不過首。冒以鹿皮。束三爲一。碧條約之。下當地則不冒。四面畫驃國工伎執竿鼓。以爲飾。有小鼓四。製如腰鼓。長五寸。首廣三寸五分。冒以鹿皮。牙釘彩飾。無柄。搖之爲樂。節引贊者皆執之。有牙笙。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二象牙代管。雙簧皆應姑洗。有三角笙。亦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三牛角。一簧應姑洗。餘應南呂。角銳在下。穿匏達本。柄皆直。有兩角笙。亦穿匏達本。上植二牛角。簧應姑洗。匏以彩飾。凡曲名十有二。一曰佛印。驃云沒歌。彌國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讚婆羅花。驃云囉莽第。國人以花爲衣服。能淨其身也。三曰白鶴。驃云答都。美其飛止遂情也。四曰白鶴游。驃云蘇護底哩。謂翔則摩空。行則徐步也。五曰關羊勝。驃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鬬海岸。躍者則見弱者入山。時人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六曰龍首獨琴。驃云彌思彌。此一絃而五音備。象王一德以畜萬邦也。七曰禪定。驃云製覽詩。謂離俗寂靜也。七曲唱舞皆律應黃鍾商。八曰甘蔗王。驃云遏思略。謂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悅其味也。九曰孔雀王。驃云桃臺。謂毛采光華也。十曰野鵝。謂飛止必雙。徒侶畢會也。十一曰宴樂。驃云囉聽網摩。謂時康宴會嘉也。十二曰滌煩。亦曰笙舞。驃云扈那。謂時滌煩。以此適情也。五曲律應黃鍾兩均。一黃鍾商。伊越調。一林鍾商。小植調。樂工皆崑崙。衣絳纓。朝霞爲蔽膝。謂之祿補。兩肩加朝霞。絡

腋。足臂有金寶釧。冠金冠。左右珥瑤條。實花釐。珥雙簪。散以鬋。初奏樂。有贊者一人。先導樂意。其舞容隨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皆珠貫。拜首稽首以終節。其樂五譯而至。德宗授舒難陀太僕卿。遣還。開州刺史唐次述驃國獻樂頌以獻。太和六年。南詔掠其民三千。徙之柘東。兩蠻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軌。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蠻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蠻烏蠻。西蠻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梁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召詣荊州。有蠻蠻者據其地。延袤二千餘里。土多駿馬。犀象明珠。既死。子震翫分統其衆。隋開皇初。遣使朝貢。命韋世冲以兵戍之。置恭州。州治昆州。未幾叛。史萬歲擊之。至西洱河。滇池而還。震翫懼而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沒爲奴。高祖即位。以其子弘達爲昆州刺史。奉父喪歸。而益州刺史段綸遣俞大施至南寧治共範川。誘諸部皆納款貢方物。太宗遣將擊西蠻。開青蛉弄棟爲縣。蠻蠻之西有徒莫祇蠻。儉望蠻。貞觀二十三年內屬。以其地爲傍望覽丘。求五州。隸郎州都督府。白水蠻。地與青蛉弄棟接。郎州亦隸弄棟。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川蠻。其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接。其衆完富。與蜀境無酋長。喜相讎怨。永徽初。大勃弄楊承順私署將帥。寇麻州。都督任懷玉招之不聽。高宗以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爲郎州道行軍總管。與懷玉討之。至羅侯山。其酋長禿磨蒲與大鬼主都干以衆塞菁口。孝祖大破之。夷人尙鬼。謂主祭者爲鬼主。每歲戶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以復讎。云。孝祖按軍多葉城。逐北至周近水。大會儉彌干。鬼主董朴。瀕水爲柵。以輕騎逆戰。孝祖擊斬彌干。禿磨蒲鬼主十餘級。會大雪。戰凍死者略盡。孝祖上言。小勃弄酋長殺威屯白旗城。率萬騎戰。敗。斬之。進至大勃弄。楊承順嬰城守。孝祖招之不從。麾軍進。執承順。餘屯大者數萬。小數千。皆破降之。西南夷遂定。罷郎州都督。更置戎州都督。蠻弘達既死。以蠻歸王爲南寧州都督。居石城。襲殺東蠻首領蓋驊及子蓋啓。徙共範川。有兩蠻大鬼主崇道者。與弟日進日用居安寧城左。聞章仇兼瓊開步頭路。築安寧城。羣蠻震駭。共殺築城使者。玄宗詔

蒙歸義討之師次波州。歸王及崇道兄弟千餘人泥首謝罪。赦之。俄而崇道殺日進及歸王。歸王妻阿托。烏蠻女也。走父部乞兵相仇。於是諸蠻亂。阿托遣使詣歸義求殺夫者。書聞。詔以其子守隅爲南寧州都督。歸義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子輔朝。然崇道守隅相攻討不置。阿托訴歸義爲與師管昆川。崇道走黎州。遂虜其族。殺輔朝。收其女。崇道俄亦被殺。諸蠻稍離弱。閣羅鳳立。守隅奔妻歸河。不通中國。阿托自主其部落。歲入朝。恩賞甚厚。閣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兵脅西蠻。徙戶二十餘萬於永昌城。東蠻以言語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自曲靖州石城升麻昆川南北至龍和。皆殘于兵。日進等子孫居永昌城。烏蠻種復振。徙居西蠻故地。與峯州爲隣。貞元中。置都督府。領羈縻州十八。烏蠻與南詔世昏姻。其種分七部落。一曰阿茅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蠻山。四曰暴蠻。五曰盧鹿蠻。二部落分保竹子嶺。六曰磨彌。七曰勿鄧。土多牛馬。無布帛。男子盤髻。女人被髮。皆衣牛羊皮。俗尚巫鬼。無拜跪之節。其語四譯乃與中國通。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勿鄧地方千里有卅部六姓。一姓白蠻也。五姓烏蠻也。又有初妻五姓。皆烏蠻也。居卅部臺登之間。婦人衣黑繒。其長曳地。又有東欽蠻二姓。皆白蠻也。居北谷。婦人衣白繒。長不過膝。又有果蠻二姓。雷蠻二姓。夢蠻三姓。散處黎州戎州之鄙。皆隸勿鄧。勿鄧南七十里。有兩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虧望三姓。隸焉。其南有豐登部落。阿諾二姓。隸焉。兩林地雖驅而諸部推爲長。號都大鬼主。勿鄧豐登兩林皆謂之東蠻。天寶中。皆受封爵。及南詔陷。州遂屬吐蕃。貞元中。復通款。以勿鄧大鬼主苴蕤兼卅部團練使。封長川郡公。及死。子直驪繼。幼。以苴蕤衝爲大鬼主。數爲吐蕃侵。兩林都大鬼主苴那時遣章畢書乞兵攻吐蕃。畢遣將劉朝彩出銅山道。吳鳴鶴出清溪關道。鄧英俊出定蕃橋道。進逼臺登城。吐蕃退壁西貢川。據高爲營。苴那時戰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軍於北谷。青海大兵馬使乞藏遮遜。臘城兵馬使悉多楊朱。節度輪東榮。大將輪結突梨等皆戰死。執龍官四十五人。鎧仗一萬。牛馬稱是。進拔于葱嶺。乞藏遮遜。尙結贊子也。以尸還。其下置買節度。蘇輪百餘人行哭。使一人立尸左。

人問之曰。瘡痛乎。曰然。卽傳藥。曰食乎。曰然。卽進膳。曰衣乎。曰然。卽命裘。又問歸乎。曰然。以馬載尸而去。詔封苴那時爲順政郡正。苴蕤衝爲懷化郡王。豐登部落大鬼主驪傍爲和義郡王。給印章袍帶。三王皆入朝。宴麟德殿。賞賚加等。歲給其部祿鹽衣絲。黎嶺二州更就賜之。以山阻多爲盜侵。亡失所賜。畢令二州爲築館。有賜。約酋長自至。授賜而遣之。然苴蕤衝內附吐蕃。斷南詔使路。畢遣樹州總管蘇危以兵二百召夢衝。至琵琶川。聲其罪。斬之。披其族爲六部。以機棄主之。及苴驪離長。乃命爲大鬼主。驪傍年少驍敢。數出兵攻吐蕃。吐蕃間道焚其居室部落。亡所賜印章。畢爲請。復得印。豐登西有昆明蠻。一曰昆彌。以西洱河爲境。卽葉榆河也。距京師九千里。土敦溼。宜杭稻。人辨首左衽。與突厥同。隨水草畜牧。夏處高山。冬入深谷。尙戰死。惡病亡。勝兵數萬。武德中。樹州治中吉偉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使入朝貢。求內屬。發兵戍守。自是歲與祥柯使偕來。龍朔三年。矩州刺史謝法成招慰比樓等七千戶內附。總章三年。置祿州。湯望州。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戶二萬內附。析其地爲殷州。總州。敦州。以安輯之。殷州居戎州西北。總州居西南。敦州居南。遠不過五百餘里。近三百里。其後又置盤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領爲刺史。昆明東九百里。卽祥柯國也。兵數出。侵地數千里。元和八年。上表請盡歸祥柯故地。開成元年。鬼主阿瓊內屬。會昌中。封其別帥爲羅殿王。世襲爵。其後又封別帥爲滇王。皆祥柯蠻也。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千五百里。卽交州也。無城郭。土熟。多霜雨。稻粟再熟。無徭役。戰乃屯聚。刻木爲契。盜者倍三而償。殺人者出牛馬三十。俗與東謝同。首領亦姓謝氏。至龍朔。有兵三萬。武德三年。遣使者朝。以其地爲祥州。拜龍羽刺史。封夜郎郡公。其北百五十里有別部曰兗州蠻。勝兵二萬。亦來朝貢。以地爲兗州。開元中。祥柯酋長元齊死。孫嘉善襲官封。其後乃以趙氏爲酋長。二十五年。趙君道來朝。其裔有趙國珍。天寶中。戰有功。閣羅鳳叛。宰相楊國忠兼劍南節度使。以國珍有方略。授黔中。都督。屢敗南詔。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部獨寧。終工部尙書。貞元中。官其酋長趙主俗。亦以襄朝貢不絕。至十八年。五遣使朝。元和二年。詔黔南觀察使常以本道將爲押領祥柯昆明等使。自是數使。或朝。



正月，訖開成不絕道，故事戎夷朝貢，將至郡，中官驛勞於郊，既及館，恩禮尤渥。西蠻之南有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南距守官嶽，西連夷子，地方千里，宜五穀，爲會田，歲一易之，衆處山，巢居，汲流以飲，無賦稅，刻木爲契，見貴人執鞭而拜，實有功者以牛馬銅鼓，犯小罪則杖，大事殺之，盜物者倍償，昏姻以牛酒爲聘，女歸夫家，夫漸滋避之，旬日乃出，會衆擊銅鼓吹角，俗椎髻，帽以絳，垂于後，坐必踞踞，常帶刀劍，男子服衫襖，大口袴，以帶斜縹，右肩以螺殼虎豹狻猊犬羊皮爲飾，有謝氏，世爲酋長，部落尊畏之，其族不育女，自以姓高，不可以嫁人，貞觀三年，其酋元深入朝，冠烏熊皮，若挂旄，以金銀絡額，被毛毳，章行縢，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因是上言，昔周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爲王會篇，今蠻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爲王會圖，詔可，帝以地爲應州，卽拜元深刺史，隸黔州都督府，又有南謝，首領謝彊亦來朝，以其地爲莊州，授彊刺史，建中三年，大酋長檢校黔州長史黃陽郡公宋鼎與諸謝朝賀，德宗以其國小，不許，訴於黔中觀察使王璣，以州接梓柯，願隨梓柯朝賀，璣奏梓柯二州戶繁力強，爲隣蕃所憚，請許三年一朝，詔從之，元和中，辰州蠻酋張伯靖嫉本道督教苛刻，聚衆叛，僭稱二州黔中經略使，崔能判南節度使嚴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之，三歲不能定，伯靖上表請隸江南，乃降，崔能內恨之，更請調江南湖南桂管軍爲援，約西原十洞兵皆出，可以成功，公卿議者皆以爲便，宰相李吉甫曰，伯靖挾怨而叛，壓以大兵而招之，可不戰自定，乃命能兵毋出，獨詔嚴綬招伯靖，率家屬歸江陵降，授右威衛府中郎將，東謝南有西趙蠻，東距夷子，西屬昆明，南西洱河也，山穴阻深，莫知道里，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戶萬餘，俗與東謝同，趙氏世爲酋長，夷子渠帥姓李氏，與西趙皆南蠻別種，勝兵各萬人，自古未嘗通中國，黔州太守田康諷之，故貞觀中皆遣使入朝，西趙首領趙會摩率所部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爲明州，授會摩刺史，松外蠻酋數十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凡數十姓，趙楊李董爲貴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長，有城郭文字，頗知陰陽曆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蹻之裔，有稻麥粟豆絲麻薤蒜桃李，以十二月爲歲首，布幅廣七寸，正月蠶生，二月熟，男子戴草爲帽，女

衣施布裙衫，簪盤如盤，飯用竹筴，搏而噉之，爲杯貯羹如雞彝，徒跣，有舟無車，死則坎地，積舍左，屋之，三年乃葬，以蠶蚌封棺，父母喪，斬衰布衣，不澡者四五年，近者二三年，爲人所殺者，予以麻括髮，墨面，衣不緝，居喪婚嫁不廢，亦弗避同姓，婿不親迎，富室娶妻，納金銀牛羊酒，女所賣亦如之，有罪者樹一長木，擊鼓集衆其下，彈盜殺之，富者實死，燒屋奪其田，盜者倍九而償贖，姦淫則彈族，輸金銀請和而棄其妻，處女釐婦不坐，凡相殺必報，力不能則其部助之，祭祀殺牛馬，親聯畢會，助以牛酒，多至數百人，貞觀中，黔州都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蠻，率整附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居數歲，太宗以右武侯將軍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會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十餘萬，羣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論降者七十餘部，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爲縣令，餘衆感悅，西洱河蠻亦曰河蠻，道縣郎州走三千里，建方遣奇兵自博州道千五百里掩之，其帥楊威大駭，欲遁去，使者好語約降，乃遣首領十人納款軍門，建方振旅還，二十二年，西洱河大首領楊同外，東洱河大首領楊敏，松外首領蒙羽皆入朝，授官秩，顯慶元年，西洱河大首領楊棟附，顯和蠻大首領王羅耶，耶昆梨盤四州大首領王伽，率部落四千餘人歸附，入朝貢方物，其後茂州西南築安戎城，絕吐蕃通蠻之道，生羌爲吐蕃鄉導，攻拔之，增兵以守，西洱河諸蠻皆臣吐蕃，開元中，首領始入朝，授刺史，會南詔蒙歸義拔大和城，乃北徙，更羈制於浪穹，詔浪穹詔已破，又徙雲南柘城，領黎州羈靡率上等州二十六，開元十七年，又領羈靡夏梁卜貴等州三十一，南路有廓清道部落主三人，婆鹽鬼主十人，又有阿逼蠻，分十四部落，一曰大龍池，二曰小龍池，三曰控，四曰直質，五曰烏拔，六曰直質，七曰廣葉水，八曰戎列，九曰婆狄，十曰石地，十一曰羅公，十二曰訖，十三曰離曼，十四曰里漢，黎叩二州之東，又有凌蠻，西有三王蠻，蓋祚都夷白馬氏之遺種，楊劉郝三姓世爲長，襲封王，謂之三王部落，疊壁而居，號緇舍，歲東節度府帑三千匹，以餉南詔，而南詔亦密賂之，現成都虛實，每節度使至，會長來謁，節度使多委威惠所懷，以罔天子也，前謁必請於都押衙，且聽命都押衙不令者，輒輒其叛，常倚三王部落求姑息，至唐末益甚，雅州西有通吐蕃道



三百夏陽曰夔松曰始陽皆諸蠻錯居凡部落四十六距州三百餘里之外有百坡當品嚴城中川鉗矣昌通鉗井七部落四百餘里之外有羅巖當馬三井東錄名耶鉗恭畫重羅林龍羊林波林燒龍達索古敦川驚川禍眉不燭十七部落五百餘里之外有諾祚三恭布嵐欠馬論川遠南卑盧襲龍曜川金川東嘉梁西嘉梁十三部落六百餘里之外有椎梅作重禍林金林遷邏五部落皆屬慶州也以首領襲刺史州新安城傍有六姓蠻一曰蒙蠻二曰夷蠻三曰訛蠻四曰狼蠻餘勿鄧及白蠻也戎州管內有馴駉浪三州大鬼主董嘉慶累世內附以忠謹稱封歸義郡王貞元中狼蠻亦請內附補首領狼沙爲刺史然卒不出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兼慶州狼蠻又有魯望等部落徙居戎州馬鞍山畢以其遠邊徵戶給米二斛鹽五斤北又有浪稽蠻羅哥谷蠻東有婆秋蠻烏皮蠻南有離東蠻錫鏗蠻西有磨些蠻與南詔越析相姻婭自浪稽以下古漢王哀牢雜種其地與吐蕃接亦有姐羌古白馬氏之裔劍山當吐蕃大路屬石門柳遷二鎮置戍守捉以招討使領五部落一曰彌羌二曰鏗羌三曰胡蠻其餘東欽磨些也又有夷望路路西望安樂湯谷佛疊野阿薩阿鵲鉗蠻林井阿異十二鬼主皆隸歸州又有奉國酋伽十一部落春秋受賞於歸州然挾吐蕃爲輕重每節度使至諸部獻馬酋長衣虎皮餘皆紅帶束髮錦纈襖半臂既見請匹錦斗酒折草招父祖魂以歸鄉里及還裏錦植馬上而去又有顯養東魯諸蠻永徽三年與胡蠻皆叛高宗以右驍衛將軍曹繼叔爲歸州道行軍總管戰斜山拔十餘城斬首七百獲馬犛牛萬五千姚州境有永昌蠻居古永昌郡地咸亨五年叛高宗以太子右衛副率梁積壽爲姚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武后天授中遣御史裴懷古招懷至長壽時大首領董期率部落二萬內屬其西有獍子蠻獍悍以青髮羅爲通身袴每用竹弓入林射飛鼠無不中無食器以蕉葉藉之人多長大資排持稍而鬪又有望蠻者用木弓短箭鐵傳毒藥中者立死婦人食乳酪肥白跳足青布爲衫裳聯貫珂貝珠絡之垂于後有夫者分兩髻羣蠻種類多不可記有黑齒金齒銀齒三種見人以漆及鍍金銀飾齒養食則去之直頂爲髻青布爲通袴有繡脚種刻鏤至腓爲文

有繡面種生踰月涅黛於面有雕題種身面涅黛有穿鼻種以金銀徑尺貫其鼻下垂過頤君長以絲係銀人牽乃行其次以二花頭金釘貫鼻下出又有長蠻種棟錄種皆額前爲長髻下過臍行以物舉之君長則二女在前共舉其髻乃行安南有生蠻林親符部落大曆中置德化州戶一萬又以潘歸國部落置龍武州戶千五百詔安南節度使綏定之貞元七年始以羅峯二州爲都督府隸在安南限重海與文單占婆接峯統屬慶州十八與蜀蠻蠻接南平僚東距智州南屬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戶四千餘多瘴癘山有毒草沙虱蝮蛇人棲居梯而上名爲干欄婦人橫布二幅穿中貫其首號曰通裙美髮垂於後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貴者飾以珠璫俗女多男少婦人任役婚法女先以貨求男貧者無以嫁則賣爲婢男子左衽髻髮徒跣其王姓朱氏號劍荔王貞觀三年遣使內款以其地隸渝州有飛頭僚者頭欲飛周項有痕如縷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頭忽亡比旦還又有烏武僚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飲藥故自擊齒有甯氏世爲南平渠帥陳末以其帥猛力爲寧越太守陳亡自以爲與陳叔寶同日而生當代爲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瘴不能進猛力死子長真襲刺史及討林邑長真出兵攻其後又率部落數千從征遼東煬帝召爲鴻臚卿授安撫太守道還又以其族人甯宣爲合浦太守隋亂皆以地附蕭詧長真部越兵攻丘和於交趾者也武德初以寧越鬱林之地降自是交愛數州始通高祖授長真欽州都督甯宣亦遣使請降未報而卒以其子純爲廉州刺史族人道明爲南越州刺史六年長真獻大珠昆州刺史沈遜融州刺史歐陽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覽亦獻簡布高祖以道遠勞人皆不受道明與高州首領馮暄談殷據南越州反攻姜州甯純以兵援之八年長真陷封山縣昌州刺史龐孝恭椅擊暄等走之明年道明爲州人所殺未幾長真死子據襲刺史馮暄說殷阻兵相掠羣臣請擊之太宗不許遣員外散騎常侍韋叔諧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淹持節宣諭暄等與溪洞首領皆降南方遂定大抵劍南諸僚武德貞觀間數寇秦州縣者不一巴州山僚王多擊叛梁州都督龐玉棄其首又破餘黨符陽白石二縣僚其後眉州僚反益州行臺郭行方大破之未幾又破洪雅二州僚

俘男女五千口。是歲益州獠亦反。都督賈執誨擊之。太宗報曰。獠依山險。當招以恩信。脅之以兵威。豈爲人父母意耶。貞觀七年。東西玉銅獠反。以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爲隴州道行軍總管。平之。十二年。巫州獠叛。夔州都督齊善行擊破之。俘男女三千餘口。鈞州獠叛。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明州山獠又叛。交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是歲巴洋集蠻四州山獠叛。攻巴州。遣右武侯將軍上官懷仁破之于蠻州。虜男女萬餘。明年遂平。十四年。羅賈諸獠叛。以廣州都督党仁弘爲寶州道行軍總管。擊之。虜男女七千餘人。太宗再伐高麗。爲船劍南諸獠皆半役。雅州三州獠不堪其擾。相率叛。詔發龍右峽兵二萬。以茂州都督張士貴爲雅州道行軍總管。與右衛將軍梁建方平之。高宗初。琰州獠叛。梓州都督謝萬歲。兗州刺史謝法興。黔州都督李孟。討之。萬歲法興入洞。詔慰遇害。顯慶三年。羅賈生獠會領多胡桑率衆內附。上元末。納州獠叛。寇故茂都掌二縣殺吏民。焚廬舍。詔黔州都督發兵擊之。大曆二年。桂州山獠叛。陷州。刺史李良遁去。貞元中。嘉州綏山縣婆羅川生獠首領甫枳兄弟誘生蠻爲亂。剽居人。西川節度使韋皋斬之。招其首領勇子等出降。或請增柵東凌界以守。皋不從。曰。無戎而城。害所生也。獠亦自是不擾境。戎種間有葛獠。居依山谷林菁。踰數百里。俗喜叛。州縣撫視不至。必合黨數千人持排而戰。李會帥爲王。號曰婆能。出入前後植旗。大中末。昌蘆二州刺史史食香。以弱縉及羊彊獠米麥。一斛得直不及半。羣獠訴曰。當爲賊取死耳。刺史召二小吏撈之。曰。皆爾屬。爲之非吾過。獠相視大笑。遂叛。立酋長始艾爲王。踰梓潼。所過焚剽。刺史劉成師誘降其黨。斬首領七十餘人。餘衆遁至東川。節度使柳仲郢諭降之。始艾稽首請罪。仲郢遣之。成都西北二千餘里有附國。蓋漢西南夷也。其東部有嘉良夷。無姓氏。地縱入百里。橫四千五百里。無城柵。居川谷。疊石爲巢。高十餘丈。以高下爲差。作狹戶。自內以通上。王酋帥以金飾首。胸垂金花。徑三寸。地高涼。多風少雨。宜小麥。多白雉。嘉良夷有水廣三十步。附國水廣五十步。皆南流。以韋爲船。附國南有薄緣夷。西接女國。三濮者。在雲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濮。俗鑲面以青涅之。赤口濮。裸身而折齒。刺其脅使赤。黑獠濮。山居如人。以幅布爲裙。

貫頭而繫之。丈夫衣穀皮。多白蹄牛。虎魄。龍朔中。遣使與千支弗磨臘同朝貢。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甯氏者。相承爲豪。又有黃氏。居黃橙洞。其隸也。其地西接南詔。天寶初。黃氏張。與韋氏周氏儂氏相唇齒。爲寇害。據十餘州。韋氏周氏恥不肯附。黃氏攻之。逐于海濱。至德初。首領黃乾曜。真崇。與陸州武陽朱蘭洞蠻皆叛。推武承斐。章敬簡爲帥。僭號中越王。廖殷爲桂南王。莫淳爲拓南王。相支爲南越王。梁奉爲鎮南王。羅誠爲戎城王。莫淳爲南海王。合衆二十萬。縣地數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所至焚廬舍。掠士女。更四歲不能平。乾元初。遣中使慰曉諸首領。賜詔書赦其罪約降。於是西原蠻古等州首領方子彈。甘令暉。羅承章。張九解。宋原五百餘人。請出兵討承斐等。歲中戰二百。斬黃乾曜。真崇。廖殷。莫淳。梁奉。羅誠。莫淳七人。承斐等以餘衆面縛詣桂州降。盡釋其縛。差賜布帛縱之。其種落張侯。夏永。與夷獠梁崇。軍間。及西原酋長吳功曹。復合兵內寇。陷道州。刺史元結固守不能下。進攻永州。陷邵州。留數日而去。湖南團練使辛京果遣將王國良戍武崗。嫉京果貪暴。亦叛。有衆千人。侵掠州縣。發使招之。且服且叛。建中元年。城徽州以斷西原。國良乃降。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者。攻邕管。圍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討之。德宗不許。命中人招諭。不從。俄陷欽橫潯貴四州。少卿子昌沔。勇。前後陷十三州。氣益振。乃以唐州刺史陽旻爲容管招討經略使。引師掩賊。一日六七戰。皆破之。侵地悉復。元和初。邕州擒其別帥黃承慶。明年少卿等歸款。拜歸順州刺史。弟少高爲有州刺史。未幾復叛。又有黃少度。黃昌耀二部。陷賓鬱二州。據之。十一年。攻欽橫二州。邕管經略使韋悅破走之。取賓鬱二州。是歲復屠嚴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輕其軍弱。首請發兵盡誅叛者。徵幸有功。憲宗許之。行立兵出擊。彌更二歲。妄奏斬獲二萬。罔天子爲解。自是邕容兩道。殺傷疾疫死者十八以上。調費闕亡。裴行立陽旻二人。當時莫不咎之。及安南兵亂。殺都護李象古。擢唐州刺史桂仲武爲都護。逗留不敢進。貶安州刺史。以行立代之。尋召還。卒。長慶初。以容管經略使留後嚴公素爲經略使。復上表請討黃氏。兵部侍郎韓愈建言。

黃城皆洞獠無城郭依山險各治生業急則屯聚長死前日邕管經略使德不能經懷威不能臨制便詐保縛以致憾恨夷性易動而難安劫州縣復私營貪小利不爲大惠自行立陽曼建征討生事詭賞邕容兩管日以凋敝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人神共嫉二將繼死今嚴公素非撫御之才復尋往謬誠恐嶺南未有寧時昨合邕容爲一道邕與賊限一江若經略使居之兵鎮所處物力雄完則敵人不致輕犯容州則隔阻已甚以經略使居之則邕州兵少情見易啓蠻心請以經略使遷邕州容置刺史便甚又比發南兵遠鄉羈旅疾疫殺傷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募邕容千人以給行營糧不增而兵便習守則有威攻則有利自南討獠嶺南人希賊之所處洞壘荒僻假如盡殺其人得其地在國計不爲有益容貨驕靡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未有虧損朝廷願因改元大慶普赦其罪遣郎官御史以天子意丁寧宣諭必能謹叫聽命爲選材用威信者委以經略處理得方宜無侵叛事不納初邕管既廢人不謂宜監察御史杜周士使安南過邕州刺史李元宗白狀周士從事五管積三十年矣亦知其不便嚴公素遣人盜其棄周士憤死公素劾元宗擅以羅陽縣還黃少度元宗懼引兵一百持印章依少度穆宗遣監察御史敬僚按之僚嘗爲容州從事與公素驩傳致元宗罪以母老流驪州衆以爲不置黃賊更攻邕州陷左江鎮攻欽州陷千金鎮刺史楊嶼奔石南欄邕州刺史崔結擊破之明年又寇欽州殺將吏是歲黃昌瓚遣其黨陳少奇二十人歸款請降敬宗納之黃氏僕氏據州十八經略使至遣一人詣治所稍不得意輒侵掠諸州橫州當邕江官道嶺南節度使常以兵五百戍守不能制大和中經略使董昌齡遣子蘭討平峒穴夷其種黨諸蠻畏服有違命者必嚴罰之十八州歲輸貢賦道路清平其後僕洞最彊結南詔爲助懿宗與南詔約和二洞數構敗之邕管節度使辛讜以從事徐雲虔使南詔結和齎美貨啖二洞首領太州刺史黃伯華屯洞首領僊金意員州首領金勒等與之通驩員州又有首領僊金澄僊仲武與金勒僊黃洞首領黃伯善伯善伏兵瀼水雞鳴候其半濟擊殺金澄仲武唯金勒遁免後欲與兵報仇辛讜遣人持牛酒音樂解和并遣其母衣服母

賢者也讓其子曰節度使持物與獠毋非結好也以汝爲吾子前日兵敗瀼水士卒略盡不自悔復欲動衆兵忿者必敗吾將囚爲官老婢矣金勒感悟爲罷兵

贊曰唐北禽頡利西滅高昌焉耆東破高麗百濟威制夷狄方策所未有也交州漢之故封其外瀕海諸蠻無廣土堅城可以居守故中國兵未嘗至及唐稍弱西原黃洞繼爲邊害垂百餘年及其亡也以南詔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以夷狄先諸夏也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下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上

姦臣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父善心仕隋爲給事中敬宗幼善屬文大業中舉秀才中第調淮陽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善心爲字文化及所殺敬宗哀請得不死去依李密爲記室武德初補漣州別駕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爲著作無以成門戶俄改中書舍人文德皇后喪羣臣衰服率更令歐陽詢貌醜異敬宗侮笑自如貶洪州司馬累轉給事中復修史以勞封高陽縣男檢校黃門侍郎高宗在東宮遷太子右庶子高麗之役太子監國定州敬宗與高士廉典機劇岑文本卒帝驛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駐驛山破賊命草詔馬前帝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諸令初太子承乾廢官屬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皆除名爲民不復用敬宗爲言玄素等以直言被嫌忌今一概被罪疑洗有所未至帝悟多所甄復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敬宗鑒昔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有司劾舉下除鄭州刺史俄復官爲弘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懷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廢獲十斛麥尙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閤頃拜侍中監修國史爵郡公帝嘗幸故長安城按躡裴回視古區處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符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符二年將伐昆明實爲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古宮室故區具條以聞進中書令仍守侍中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戢能固主以久己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改右相辭疾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年老不任趨步特詔與司空李勣朝朔日聽乘小馬至內省帝東封

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玄此謂帝丘何也德玄不對敬宗僞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爲寒泥所滅后緡方偃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相奪子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臣聞有德者啓其國土失道者則喪其疆宇自古大都美人居者不一姓故有國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汙于濟深今濟與深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深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泆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泆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泆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濟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玄不能對吾恥之德玄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不彊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竇之不彊不亦善乎初高祖太宗實錄敬宗播所謀信而詳及敬宗身爲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己私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遭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世爲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彝傳感誣以惡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爲虛立門閥功狀至與劉文靜等同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復稱賜敬德蠻酋龐季秦率兵從討高麗賊笑其懦襲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屢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季秦曹繼叔劉伯英出其下遠甚然自貞觀後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東殿新書西域圖志姓氏錄新禮等數十種皆敬宗總知之實實不勝紀敬宗營第舍華僑至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因以繼室假姓虞子昂忝之敬宗怒馳虞奏斥昂嶺外久乃表還咸亨初以特進致仕仍朝朔望續其俸祿卒年八十一帝爲舉哀詔百官哭其第冊贈開府儀同



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微，女嫁蠻落，證曰：繆其孫彥伯，斯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而孝，以食日萬錢，證繆醜。況敬宗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孰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更證曰：蔡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爲之。書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後又納婢，奏流彥伯，表過赦還。昂官太子舍人，既與思古有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爲先子報仇耳，彥伯慚而止。垂拱中，詔敬宗配饗高宗廟廷。

李義府，瀘州饒陽人，其祖嘗爲射洪丞，因客永泰，貞觀中，李大亮巡察劍南，表義府才，對策中第，補門下省典儀，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王爲太子，除舍人，崇賢館直學士，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詔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進弘文館學士，爲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於福也。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傳司馬詔，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業相推轂，濟其姦謀，棄骨鯁大臣，故后得肆志，擄取威柄，天子敍祚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博怡微笑，而陰賊，福忘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永徽六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廣平縣男，又兼太子右庶子，爵爲侯，洛州女子淳于以姦衆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正義，出之，約以爲妾，卿段寶玄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鞠治，義府且窮，逼正義，終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帝陰德義府，故貸不問，爲執義方逐之。未幾，遷中書令，檢校御史大夫，加太子賓客，更封河間郡公，詔造私第，輔子雖縣實皆補清官，初杜正倫爲黃門侍郎，義府譏其儼，及同輔政，正倫特先進，不相下，密與中書侍郎李友益圖去義府，反

爲所輕，交結帝前，帝兩黜之，正倫爲橫州刺史，義府普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明年，召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母喪免，奪喪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更葬其先，永陵側，役縣人牛車輸土築墳，助役者凡七縣，高陵令不勝勞而死，公卿爭贈遺，葬日，詔御史節哭，送車從騎相衛，惟帝輿，自霸橋屬三原，七十里不絕，輜輶僞，僞後不法，人臣送葬之威，無與比者，殷王出閣，又兼府長史，稍遷右相，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爲父兄行，給事中李崇德引與同譖，既謫普州，亟削去，義府銜之，及復當國，傳致其罪，使自殺于獄，貞觀中，高士廉章擬岑文本，令狐德棻修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議，於是州藏副本，以爲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恥先世不見敘，更奏刪正，委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定其書，以仕唐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錄緝紳共嗤斯之，號曰勳格，義府奏悉收前志燒絕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送爲婚姻，後雖益衰，猶相夸尚，義府爲子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既主選，無品鑒才，而駱整之欲，惟賄是利，不復銓判，人人咨訕，又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自永徽後，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調注，至門下覆不留，義府乃自注御史，員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卻，帝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婿，擄法多過失，朕爲卿掩覆，可少勸之，義府內倚后，揣羣臣無敢白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然變色，徐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義府驚然，不謝，徐引去，帝由是不悅，會術者杜元紀望義府第有獄氣，曰：發積錢二千萬，可以厭勝，義府信之，哀索殊急，居母喪，朔望給告，即羸服與元紀出野，馮高窺覘，災眚衆疑其有異謀，又遣子津召長孫延謂曰：吾爲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七十萬，右金吾曹參軍楊行穎白其賊，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嶺州，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及塔少府主簿柳元貞，並流延州，司議郎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賀，三子及塔尤凶肆，既敗，人以爲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懣死，年五十三，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內外乃安，上元

高祖子還洛陽如意中贈義府揚州大都督崔玄益州大都督王德儉袁公瑜魏相二州刺史各賜實封零宗立詔傳少子范李多祚傳

傳游藝衡州人載初初由合宮主簿再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即上書跪說符瑞勸后當草姓以明受命后說權給事中閏三月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即拜鸞臺侍郎后乃黜唐稱周廢唐宗廟自稱皇帝賜游藝姓武氏以兄神童爲冬官尚書游藝嘗夢登湛露殿既寤以語所親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以五品禮葬之初游藝探后旨輕殺宗室復請發六道使役卒用其言萬國俊等既出天下被其酷游藝起一歲賜袍自責及紫人號四時仕宦然歲中即敗前古少其比云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夏曾孫初爲千牛直長舅妻咬愛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源乾曜執政與皎爲姻家而乾曜子娶爲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材邪哥奴林甫小字也即授以勳德累擢國子司業宇文融爲御史中丞引與同列稍歷刑吏部侍郎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放事王私謁十人林甫曰願繼一人以示公遂榜其一曰坐王所囑放冬集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威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夫人武三思女書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廷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爲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擅辭林甫便爲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門侍郎尋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譴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入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遷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遷林甫陽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始九齡辭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可遽議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薦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

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爲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聲折趨而林甫在中軒轅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尙左右丞相邪目恚而送乃止公卿爲戰栗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大理卿徐峤妄言大理獄殺氣感爲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歲纔五十八而爲鶴巢獄戶幾至刑措羣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幽國公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秘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杜良姊之父有隙與增柳動不相中勳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降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龜等皆林甫素惡者株連殺之太子亦出良姊爲庶人未幾擢濟陽別駕魏林使經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猶斥去林甫數白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兄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於宗稷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爲豹傷面甚答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感曰朕徐思之然太子自以謙孝聞內外無恙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疊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詢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妻夫御婢皆所教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墮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從附離者雖小人且爲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璠盧幼樞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鉞吉溫羅希夷爲爪牙數與大獄衣冠爲累是適之子璠嘗感其召賓客長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擯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子岫爲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璠重者跪涕曰大

人居位久，杖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己，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向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實上以爲野無留才，俄兼隴右河西節度使，改右相，罷節度，加累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三百，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隱惡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著作郎韋子春坐厚善貶，帝嘗大陳樂動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道去，帝愛其醜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爲華州刺史。俄授太子員外詹事，絢繇是廢，於時有以材譽聞者，林甫護前，皆能得於天子，抑遠之。故在位恩寵莫比，凡御府所貢遠方珍鮮，使者傳賜相望，帝食有所甘美，必賜之。嘗詔百僚閱歲貢於尚書省，既而舉貢物悉賜林甫，致其家從幸華清宮，給御馬武士百人，女樂二部，薛王別墅，勝麗甲京師，以賜林甫，宅邸第田園水磧皆便好，上腴車馬衣服侈靡，尤好聲伎，侍姬盈房，男女五十人，故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務權威，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騎騎先驅百步，傳呼呵衛，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羣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爲空，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人入謁，林甫無學術，發言隨鄙，聞者竊笑，善苑咸郭慎微，使主書記，然練文法，其用人非詔附者，一以格令持之，故小小綱目不甚亂，而人憚其威權，久之又兼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俄兼單于副大都護，以朔方副使李獻忠反，讓還節度，始厚王鉷，爲盡力，及鉷敗，詔宰相治狀，林甫大懼，不敢面鉞，徵具署名，亦無所申救，因以楊國忠代爲御史大夫，林甫雖國忠材幹無所畏，又以貴妃故善之，及是權益盛，震天下，始交惡若仇敵，然國忠方兼劍南節度使，而南蠻入寇，林甫因建遣之鎮，欲離間之。國忠入辭，帝曰：「處置且訖，亟還。」指日待卿，林甫聞之憂懣，是時已屬疾，稍侵會帝幸溫湯，詔以馬輿從，御醫珍膳繼至，詔旨存問，中官護起居，病劇巫者視疾云：「見天子當少間。」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詔林甫出廷中，帝登降聖閣，舉絳

巾招之，林甫不能興，左右代拜，俄而國忠至自蜀，謁林甫牀下，垂涕託後事，因不食卒。諸子護還京，發喪贈太尉，揚州大都督，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璩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說帝曰：「陛下雄材，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爲仙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初林甫夢人哲而髯，將逼己，寤而物色得裴寬，類所夢，曰：「寬欲代我。」因李適之黨逐之，其後楊國忠代林甫，貌類寬，云：「國忠素銜林甫，及未葬，陰諷祿山暴其短，祿山使阿布思降將入朝，告林甫，與思約爲父子，有異謀，事下有司，其壻楊濟宣懼，妄言林甫厭咒上，國忠勅其姦，帝怒，詔林甫淫祀厭勝，結叛虜，圖危宗社，悉奪官爵，斷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棺用，庶人禮葬之。」諸子司儲郎中，太常少卿，及岫等，悉徙嶺南黔中，各給奴婢三人，籍其家，諸壻若張博濟、鄭平、杜位、元振、屬子復、道光皆貶官，博濟亦檢簿自肆，爲戶部郎中，部有考堂，天下歲會計處，博濟廢爲員外郎，中廳事，壯偉華敞，供擬豐侈，至千品，別取都水監地爲考堂，擅廢諸州籍帳錢不實，有司不敢言，帝之幸蜀也，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爲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實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至德中，兩京平，大赦，唯祿山支黨及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

不原。天寶時嘗鑲玉爲玄元皇帝及玄宗肅宗像於太清宮。復琢林甫陳希烈像列左右序。代宗時或言林甫陰險。嘗不利先帝。宗廟幾危。奈何留像至今。有詔瘞宮中。廣明初盧攜爲太清宮使。發地得其像。輦送京兆毀之云。

陳希烈者。宋州人。博學。尤深黃老。工文章。開元中。帝儲思經義。自褚無量元行沖卒。而希烈與康子元馮朝隱進講禁中。其應答詔問。數盡微隱。皆希烈爲之。章句累遷中書舍人。十九年。爲集賢院學士。進工部侍郎。知院事。帝有所譏述。希烈必助成之。遷門下侍郎。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爲老子告錫靈符。希烈因是上言。臣侍演南華真經。至七篇。陛下顧曰。此言養生。朕既悟其術。而德充符詎無非常應哉。臣稽首對。陛下德充於內。符應於外。必有絕端表之。今靈符降錫。與帝意合。宜示史官著顯祥。攜照無窮。其嬪佞類如此。俄兼崇玄館大學士。封臨穎侯。林甫顯朝。苟用可專制者。引與共政。以希烈柔易。且帝眷之厚。乃薦之。五載。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左丞相。兼兵部尚書。許國公。又兼秘書省圖書使。寵與林甫侔。林甫居位久。其陰詭雖足自固。亦希烈左右焉。楊國忠執政。素忌之。希烈引避。國忠即薦韋見素代相。罷爲太子太師。希烈失職。內忽忽無所賴。及祿山盜京師。遂與達奚珣等皆相賊。後論罪斬。肅宗以上皇素所遇。賜死于家。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考證

許敬宗傳更載曰蔡○臣西按舊書云。袁思敬。議按舊法。過而能改曰蔡。情雖曰蔡。蔡與恭字形相似。新書誤。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考證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下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下

姦臣

盧杞字子良父奔見忠義傳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藉陸為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僕固懷恩辟朔方府掌書記病免補鴻臚丞出為忠州刺史上謁節度府衛伯玉伯玉不喜乃謝歸稍遷吏部郎中為號州刺史奏言號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號而憂宅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為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遷大夫不聞旬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得志險賊遽露賢者媚能者忌小忤已不傳死地不止將大樹威脅眾市權為自固者楊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不悅未半歲譖罷炎時大理卿嚴郾與炎有隙即擢郾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張鎰材裕忠懿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龍右用兵杞乃見帝僞請行帝不可即薦鎰守鳳翔既又惡郾時幽州朱滔與杞有違言誣其軍司馬蔡廷玉間圖請殺之俄而滔反帝欲斥之以悅滔下御史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參軍敕吏護送廷玉疑送滔所因自沈于河杞奏恐此疑為詔所殺願下詹三司雜治并劾大夫郾初詹善張鎰每伺杞間獨詣鎰杞知之它日伺詹來即徑至鎰便坐詹趨避杞遽及機事鎰不得已曰鄭侍御在杞陽驚曰向所言非外所得聞至是并按有詔詹杖死流郾費州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毀百緒訖貶蘇州刺史李希烈反杞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洧以徐州降有所經略使人誤先白鎰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是時兵屯河南北舉不解財用日急於是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緡百餘萬而藏錢纔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其黨韋都賓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貶其黨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暴責其期校吏

頭大搜廩里疑占列不盡則答掠之人不勝冤自頽溝瀆者相望京師然不關日然悉田宅奴婢之直緡止八十萬又僦置質舍居質粟者四資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為閉肆民皆邀宰相祈訴杞無以諭驅而去帝知民愁忿而所得不足給師罷之贊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其法屋二架為間差稅之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率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凡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算二十請加五十主僧注所售人其算有司其自相市為私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僧得操其私以為姦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僞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以召怨挺亂皆杞為之帝出奉天杞與關播從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杞即誣寧反帝殺之靈武杜希全率鹽夏二州士六千來赴帝議所從道杞請道漢谷渾城曰不然彼多險且為賊乘不如道乾陵北踰雞子堆而屯與為犄角賊可破矣帝從杞議賊果拒隘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翊趙贊曰聞懷光嘗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斂重而京兆刻損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誦帝曰懷光勳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禍賜留連賊得哀整殘餘為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勳難有大功為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快快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譏譁沸皆指目杞帝始寤貶為新州司馬始帝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張設赫然有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其陰害矯誦雖國屯主辱猶警然肆為之後雖斥然帝念之不哀及與元赦令俄徙吉州長史杞乃曰上必復用我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不肯草白宰相曰杞反易天常使萬乘播遷幸赦不誅又委大州失天下望宰相不悅乃召宅舍人作制高固執不得下於是諫臣趙需裴佖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眾對極言杞罪四海共棄今復用之忠臣寒膺良士痛骨必且階禍其言懇到帝語宰相曰

授杞小州可乎李勉曰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為澧州別駕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矣泌頓首賀曰比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帝喜杞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廨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崔胤字垂休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喜陰計附離權其外自處若閒重而中險諷可畏崔昭緯屢薦之由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王珙兄弟爭河中以胤為節度使不得赴半歲復以中書侍郎留輔政及昭緯以罪誅胤為武安節度使陸贄當國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陵脅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贄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務安反側而胤陰為全忠地俾擅兵四討帝醜其行罷為吏部尚書復倚展以相會清海無帥因拜胤清海節度使始昭緯死皆王搏等白發其姦胤坐是賜罷內銜既與搏同宰相胤議悉去中官搏不助請徐圖之及是不欲外除即漏其語於全忠令驛勅搏交殺使共危國罪當誅胤次湖南召還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戶部使而賜搏死并誅中尉宋道弼景務修絲是權震天下雖宦官亦累息至是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劉季述幽帝東內奉德王監國畏全忠深怨胤不敢殺止罷政事胤趣全忠以師西問所以幽帝狀全忠乃使張存敬攻河中掠晉絳神策軍大將孫德昭常忿胤尹慶譽天子胤令判官石戢與游乘間伺察德昭飲酣必泣胤揣得其情乃使戢說曰自季述廢天子天下之人未嘗忘武夫義臣搏手憤惋今謀反者特季述仲先耳它人劫於威無與也君能乘此誅二豎復天子取功名乎即不早計將有先之者德昭感寤乃告以胤謀德昭許諾胤斬帶為誓俄而季述仲先誅以功進司徒不就復輔政并遣使領帝德之延見或不名以字呼之胤遇無比天復元年全忠已取河中進逼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胤與全忠善恐奪之翦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帝幸鳳翔胤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令太子太師盧渙率羣臣迎全忠始全忠至華遣幕

府裴鑄奏事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胤為之謀乃以兵迫行在帝下詔趣還鎮因詔渙渙等俱西全忠上表具言向書詔皆出宰相乃今知非陛下意為所詿誤師業入關請得與李茂貞約釋憾以迎乘輿茂貞勸胤畜死士用度支使權利令親信陳班與京兆府募兵保所居坊天子出次遣使者五輩往召安臥不動一奉表陳謝時帝見全忠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責之以工部尚書罷知政事胤出居華州初天復後宦官尤屈事胤事無不咨每議政禁中至繼以燭請盡誅中官以宮人掌內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共於帝前求哀乃詔胤後當密封無口陳中官益恐滋欲得其謀乃求知書美人宗柔等內左右以刺陰事胤計稍露宦者或相泣無憐不自安劫幸之謀固矣居華時為全忠數書醜計全忠引兵還屯河中胤迎謁渭橋奉觴為全忠壽自歌以酬酒會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墨詔者四朱札三皆辭疾及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平章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詔從家舍右軍賜帷帳器用十車胤遂奏高祖太宗無內侍典軍天寶後宦人遷威德宗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之以二千人為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內務百司悉歸中人共相彌縫為不法朝廷微弱禍始于此請罷左右神策內諸司使諸道監軍於是中外宦官悉誅天子傳導詔命祇用宮人龍顏等帝之在鳳翔以盧光啓蘇檢為相胤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展等三十餘人惟裴贄孤立可制留與偕乘政帝動靜一決於胤無敢言者胤議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內利輝王冲幼故胤藉以請帝曰濮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偓陰佐胤卒不能卻全忠還東到長樂羣臣班辭胤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即召問全忠安否與飲命宮人為舞劍曲戊夜乃出賜二宮人固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胤之劫持類如此進侍中魏國公自鳳翔還攜全忠將募軍顧己宰相恐一日及禍欲握兵自固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須募軍以守今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播幸之餘無見兵請軍置四步將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遞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為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為威遠軍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胤乃毀浮圖取銅鐵為兵

仗。全忠陰令汴人數百應募，以其子友倫入宿衛，會為秘戲墜馬死。全忠疑胤陰計，大怒，時傳胤將挾帝幸荆襄，而全忠方謀脅衆與都洛，懼其異議，密表胤專權亂國，請誅之。即罷為太子少傅，全忠令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胤。汴士皆突出，市人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珪等皆死。實天復四年正月，胤罷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帝遷洛，發長安居人悉東，徹屋木，自渭循河下，老幼係路啼號不絕，皆大罵曰：「國賊崔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諸侯相持，未敢決移國，及胤間內隙，與相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大終亡天下。」胤身屠宗誠，世言慎由晚無子，遇異浮屠，以術求，乃生胤，字繼郎，及為相，其季父安潛惜曰：「吾父兄刻苦以持門戶，終為繼郎壞之。」崔昭緯字蘊曜，其先清河人，及進士第，至昭宗時，任護國，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位凡八年，累進尚書右僕射，性險刻，密結中人，外連諸侯，內制天子，以固其權，令族人鉅事王行瑜，鄂寧，幕府每宅宰相建議，或詔令有不便於己，必使鉅密告行瑜，使上書訾訐，已則除阿助之方，是時帝室微，人主若警，旣然始帝委杜讓能調兵食以討鳳翔，昭緯方倚李茂貞行瑜為重，陰得其計，則走告之，徽使稱兵向關，遂殺讓能，後又導三鎮兵殺韋昭度等，帝性剛明，不堪忍，會誅行瑜，乃罷昭緯為右僕射，復請朱全忠為己，又厚賂諸王，為所奏貶梧州司馬，下詔條其五罪賜死，行次江陵，使者至，斬之，鉅亦誅。

柳璨字昭之，公綽族孫也，為人鄙野，其家不以諸柳齒，少孤貧，好學，晝探薪給爨，夜然葉照書，彊記多所通涉，譏訶劉子玄史通著析微，時或稱之，顏亮判史館，引為直學士，由是益知名，遷左拾遺，昭宗好文，待李璣最厚，璣死，內常求似璣者，或薦璨才高，試文，帝稱善，擢翰林學士，崔胤死，昭宗密許璨宰相，外無知者，日暮自禁中出，關士傳呼宰相，人皆大驚，明日，帝謂學士承旨張文蔚曰：「璨材可用，今擢為相，應授何官？」對曰：「用賢不計資，帝曰：『諫議大夫可乎？』曰：『唯唯，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起布衣至是，不四歲，其暴貴近世所未有，裴樞獨孤損，崔遠皆宿望舊臣，與同位，頗輕之，璨內以為怨，朱全忠圖篡殺，宿衛士皆汴人，璨一厚結之，與將玄暉張廷範尤相得，既挾全忠，故朝權皆歸之，進

中書侍郎判戶部，封河東縣男，天祐二年，長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玄暉廷範乃與璨謀殺大臣宿有望者，璨手疏所仇，燭若獨孤損等二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為冤，全忠聞之，不善也，其後急於九錫，宣徽北院使王殷者，博璨等言其有貳，故禮不至，玄暉懼，自往辨解，全忠怒罵曰：「爾與柳璨輩沮我不由九錫，作天子不得邪？」璨懼，即脅哀帝曰：「人望歸元師矣，陛下宜揖讓以授終，璨請自行，進拜司空，為冊禮使，即日進道，及玄暉死而全忠患璨背己，貶登州刺史，俄除名為民，流崖州，尋斬之，臨刑悔吒曰：「貧國賊柳璨死宜矣，第瑀，瑀皆榜死。」

玄暉者，少賤，不得其系著，事朱全忠，為腹心，昭宗東遷，玄暉為樞密使，帝駐陝州，術家言星緯不常，且有大變，宜須冬幸洛，帝度全忠必篡，命衛官高瓌持帛詔賜王建，告以脅遷，且言全忠以兵二萬治洛陽，將盡去我左右，君宜與茂貞克用行密同盟，傳檄襲魏曲鎮，使各以軍迎我還京師，又詔全忠，后方娠，須十月乃東，全忠知帝有謀，遣寇彥卿趣迫，天子不得已，遂行，抵穀水，全忠盡殺左右黃門內園小兒五百人，遂以汴兵為衛，初全忠至鳳翔，使鄂州節度使楊崇本降，質其家崇本妻美，全忠與亂，故崇本怒，至是遣使者會克用茂貞，南告趙匡凝及建，同舉兵問劫遷狀，全忠大懼，帝自出關，畏不測，常默坐流涕，玄暉與張廷範內訌，必以告全忠，全忠恨帝無傳禪意，乃謀殺以絕人望，因令其屬李振諭玄暉，玄暉與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夜選勇士百人叩行在，言有急奏，請見帝，宮門閉，門留十士以守，至掖蘭院中，夫人裴貞一啓關，殺之，乃趨殿下，玄暉曰：「上安在？」昭儀季漸榮曰：「院使毋傷宅家，寧殺我，士持劍入，帝聞，遽單衣走環柱，遂弑之，漸榮以身蔽帝，亦死，復執后，后求哀，玄暉以全忠所殺者，帝也，乃釋后，明日，宰相請對，日晏不出，玄暉矯遺詔，言帝夜與昭儀博，為貞一漸榮所弑，出二人首，全忠自河中來朝，振曰：「晉文帝弑高貴鄉公，歸罪成濟，今宜誅友恭等，解天下諍，全忠趨西內臨，對嗣天子自言弑逆非本謀，皆友恭等罪，因泣下，請討罪人，是時洛城旱，米斗直錢六百，軍有掠糴者，都人怨，故因以悅衆，執友恭叔琮斬之，全忠邀九錫，玄暉自持詔趨汴言之，遷洛不淹日，全忠矯詔



收付有司。車裂之貶爲兇逆百姓。焚戶都門外。廷範者以優人爲全忠所愛。扈東還。爲御營使。進金吾衛將軍。河南尹。全忠欲以爲太常卿。宰相裴樞持不可。絲是樞罷去。柳璨希旨。下詔責中外不得妄言流品清濁。卒用廷範太常卿。會天子將郊。以爲脩樂縣使。又與蘇楷等較昭宗證。全忠悉九錫緩也。王殷楷其與璨等祀天。延唐祚。及玄暉死。璨即貶廷範。秦州司戶參軍。嶼于河南市。叔琮亦汴州人。中和末。隸感化軍。以騎士奮。性沈壯。有膽力。從全忠擊黃巢。陳許間。名右諸將。得爲親校。與時浦朱宣戰。以多累表檢校尚書右僕射。爲宿州刺史。攻趙匡凝於襄陽。不克。又與李克用戰。洹水。遷曹州刺史。天復初。拔澤潞。擊太原。授晉慈觀察使。全忠屯鳳翔。克用襲絳州。攻臨汾。叔琮以二壯士賴沙陀者牧馬于原。與克用軍偕行。伺隙各禽一虜還。克用大驚。疑有伏。遂退屯蒲會。朱友寧以兵三萬來援。叔琮曰。賊遁矣。無以立功。乃潛師夜獵游騎。殺數百。進破其壘。俘斬萬級。收馬三千。遂長驅取汾州。轉戰。薄太原而還。遷檢校司空。再進爲保大軍節度使。全忠欲還帝於洛。表爲右龍武統軍。與弒帝。故全忠請貶白州司戶參軍。斬之。叔琮將死。呼曰。朱溫賣我以取容天下。神理謂何。友恭者。本李彥威也。壽州人。客汴州。殖財任俠。全忠愛而予畜之。領長劍都。積功表爲檢校尚書左僕射。乾寧中。授汝州刺史。檢校司空。楊行密侵鄂州。友恭將兵萬餘援杜洪。至江州。還。攻黃州。入之。獲行密將。俘斬萬計。又襲安州。殺守將。遷潁州刺史。感化軍節度留後。帝東還。爲左龍武統軍。貶崖州司戶參軍。臨刑曰。溫殺我。當亦滅族。又語張廷範曰。公行及此云。

贊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肅凶牝奪辰。林甫將蒼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憂。崔柳倒持。李宗覆。嗚呼。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下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下考證

盧杞傳統鄴費州○舊書作羅州。

崔胤傳進司徒○舊書作司空。

盧遷○舊書作盧知獻。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下考證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上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上

叛臣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衆降，分置瀚海、熱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爲蕃州，以僕固懷恩爲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訛爲僕固氏生，乙李啜，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懷恩善戰，曉識戎情，部分謹嚴。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敗薛忠義于背度山，殺七千騎。禽忠義子，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趙郡沙河嘉山，走史思明。肅宗卽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祿山，北掠朔方，子儀率懷恩迎擊，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拔歸懷恩，怒叱斬之，將士股栗，皆殊死戰，遂破其衆，收馬棄之，器械甚衆。帝又詔與懷恩王承宗使回紇請師，回紇聽命，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河東，走賊將崔乾祐，虜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李歸仁苦戰二日，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逸，收散卒還河東。子儀赴鳳翔，歸仁以勁兵邀戰三原，子儀使懷恩與王升、陳回光、渾釋之、李國貞五將軍伏白渠下，賊至，遇伏，敗而走。又戰清渠，不利，引還。時回紇使葉護帝得以四千騎濟師，南蠻大食等兵亦踵至，帝乃詔廣平王爲元帥，使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左，懷恩馳掩之，賊斬無遺者，賊氣沮，既合戰，以回紇夾攻，賊戰酣，脫甲援矛直擣陣，殺十餘人，衆驚靡，亦會李嗣業、李元力，賊大崩，敗會日暮，懷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李歸仁等致麾下。王曰：「將軍戰疲，且休矣。」迨明與將軍圖之，對曰：「守忠等皆天下驍賊，驍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必爲我患。」雖悔無逮。王不從，固請，通夕四五反，遲明，賊者至，守忠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以復兩京有殊功，詔加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封豐國公，賜封二百戶。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懷寧二州，攻相州，戰慈恩岡，常爲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太寧郡王。懷恩爲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折軀，其麾下皆蕃漢勁卒，特功多不法。子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爲副，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安太清。又子儀亦善，以儀同三司將兵，每深入多殺，賊憚其勇，號猛將。太清妻有色，賜劫致于幕，光弼命歸之，不聽，以卒環守，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爲賊殺官卒邪？」光弼持法嚴，少假貸，初會軍汜水，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讞下。懷恩心憚光弼，自用濟，常邑邑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功，召入爲工部尚書，寵以殊禮。代宗立，拜龍右節度使，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可汗又爲少子請婚，故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號登里可汗，而懷恩女爲可敦，寶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已爲史朝義所誘，引衆十萬盜塞，關中大震。帝遣殿中監葉子昂勞之，可汗因請見懷恩及其母，有詔報可。懷恩避嫌不往，帝賜鐵券，手詔固遣，乃行。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大悅，遂請和，助討朝義，卽引兵屯陝州，待師期。於是羅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之副，乃與左殺爲先鋒，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賊堅壁自固，懷恩陣西原，多張旗旛，使突騎與回紇稍南出，緣賊左，舉旗爲應，破賊壁，死者數萬。朝義擁精騎十萬來援，埋根決戰，短兵接，殺獲相當，魚朝恩令射生五百攢矢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不可犯。馬麟怒，單騎援旗直進，奪兩盾，賊辟易，大軍乘之以入，衆驚不止。朝義敗，斬首萬六千級，禽四千餘人，降者三萬。轉戰石柵園，老子祠，賊再敗，自相蹂躪死，填向書谷幾滿。朝義輕騎走，懷恩進收東都河陽，封府庫，無所私，釋賊所署許叔冀、王仙等，衆皆按堵，留回紇屯河陽，使瑒及北廷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懷恩常壓賊而次，至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下滑州，朝義至衛州，與其黨田承嗣率進趨李達，盧合有衆四萬，據河以戰，瑒濟師登岸，薄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義逃，僞帥達盧降。薛嵩、李實臣舉相衛深定等九州獻款，朝義至貝州，得其黨薛忠義，引衆三萬拒瑒於臨清，賊氣盛，瑒勒兵挫其鋒，令高彥崇、渾日進、李光逸設三伏以待，賊半度，伏發，擊之，朝義走，會回紇以輕騎至，瑒卷甲馳之，大戰下博，賊背水陣，師奔擊，賊大崩，積尸蔽流而下，朝義退守冀州，於是都知兵馬

使薛兼訓、郝廷玉充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朝義與田承嗣數挑戰，不勝。臨陣，朝義奮銳，朝義懼，率殘衆奔幽州。王師追躡，朝義走平州。自經死。河北平。懷恩與諸將皆罷兵，以功遷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加封戶四百。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效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爲助。嵩等卒據以爲患云。未幾加太子少師，增戶五百。第一區與一千五百官。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內忌懷恩，又以其與回紇親，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軍。懷恩既父子新立功，舉河朔若拾遺，各出諸將還甚，而爲雲京所拒，大怒，表上其狀。頗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李懷光據晉州，張如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從，會監軍駱奉先自雲京所歸。雲京已厚結其情，因言懷恩與可汗約，反狀明白。奉先過懷恩，升堂拜母，母讓曰：「若與我兒約兄弟，今何自親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宜如初。」酒酣，懷恩舞，奉先厚納以幣。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即遣左右匿其馬，奉先疑圖已，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還，具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懷恩之過，李抱玉贈以幣馬。懷恩答之，俄抱玉表懷恩私有所結。廣德初，進拜太保，與一千三品，一千四品官，增封戶五百。賜與一千五品官，封戶百，仍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象凌烟閣，又以賜檢校兵部尚書朔方行營節度使。然懷恩快快，又性彊固，不肯爲譏毀屈，無以自解，乃上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上皇寵，稜山之亂，臣以偏裨決死靜難，仗天威神，克滅彊胡，恩明繼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讐，攻城野戰，身先士卒，兄弟死於陣，子姓沒於軍，九族之內，十不一在，而存者創痍滿身。陛下龍潛時，親總師旅，臣事麾下，悉臣之愚，是時數以微功，已爲李輔國譏間，幾至毀家。陛下即位，知臣貨誘，遂開獨見之明，杜衆多之口，拔臣於所隴，任臣以朔方，游魂反軀，朽骨再肉，前日回紇入塞，士人未曉，京輔震驚。陛下詔臣至太原勞問，許臣一切處置，因得與可汗計議，分遣用兵，收復東都，掃蕩燕薊，時可汗在洛，爲魚朝恩猜阻，已失歡心，及臣護送回紇，雲京閉城不出，潛使懷恩誘我，我怒，彌縫百端，乃得

返國。臣還汾州，休息士馬，雲京亦不使一介相聞。畏臣勅奏，故構爲飛謗，以起異端。陛下不垂明察，欲使忠直之臣陷讒邪之黨，臣所爲拊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有六：無所逃死。往者同羅背逆，以騷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也。斬子玢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罪三也。又與子瑒躬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罪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握疆兵，臣之撫綏，反側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陵復土，使陛下勤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又言來瑱之誅，不暴其罪，天下爲疑，四方奏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可否不出宰相，詞言慢狠，帝一不爲憐，且欲其悔過，故推心待之，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旨，因察其去就，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道帝所以不疑，即勸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以爲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瑒、李光弼乎？二臣功高不賞，瑒已及誅，懷恩乃止。欲使一子入宿衛，志誠固止。御史大夫王珣使回紇還，懷恩慮洩，其交通狀因留不遣，即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榆次，初帝幸陝，頗真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辭曰：「臣往請行，時也，今無及矣。」帝問故，對曰：「頃陛下避狄于陝，臣見懷恩實以春秋義不奔問官守，故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即宮京邑，懷恩進不動王，還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奈何？曰：「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餘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河中，瑒攻榆次未拔，追兵于祁，責其緩，懷恩之衆怒，是夕偏將焦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勳，不加罪，詔聲其母歸京師，厚卹之，以壽終。又下詔拜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罷餘官。懷恩固惡，不能改，遂誘吐蕃十萬人塞靈州，守將戰死，進掠涇州，衆來瑒墓，渡涇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集之，覆其陣。懷恩泣曰：「曩皆爲我子，反爲人致死於我，入

侵奉天子，儀拒退之。永泰元年，帝集天下兵防秋，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逼醴泉，搖奉天，任數鄭廷，郝德自東道寇奉先，以窺同州。羌渾奴刺自西道略盤屋，趣鳳翔，京師震駭。詔子儀屯涇陽，渾日進自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董秦屯東渭橋，駱奉先日越屯盤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帝御六軍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至鳴沙，病甚，還死。靈武部曲焚其尸以葬，部將張韶徐瑣玉不能定其軍，皆前死。范志誠統衆寇涇陽，時諸屯堅壁，大雨溪坎流潰，賊不得進，吐蕃既持久，又與回紇爭長，更相疑，莫適先進。因焚廬舍，驅男女數萬去。周智光邀戰澄城，破之，收馬牛軍資萬計。回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自效。子儀分兵隨之，破其衆於涇州，任數走。羌渾詣李抱玉降，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及死，爲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俄而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大曆四年，冊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嫁回紇云。

周智光少賤，失其先系，以騎射從軍，起行間爲裨將，魚朝恩鎮陝州，與相昵款，數稱薦之。累遷同華二州節度使。永泰元年，吐蕃回紇啖羌渾奴刺衆十餘萬寇奉天，智光邀戰澄城，破之，獲駝馬軍資萬計，逐北至鄜州。素與杜冕仇嫌，時冕屯坊州，家在鄜，智光入，殺刺史張麟，害冕宗屬八十人，火民三千舍而去。朝廷召，懼不赴，更詔冕使梁州避警，冀其來，偃然不聽命，聚不逞數萬，恣剽掠以甘其欲，結固之。殺陝州監軍張志城及前虢州刺史龐充，初志城自陝入奏，智光慢不爲禮，志城責之，怒曰：「僕固懷恩豈反者邪？」皆鼠輩弄威福趣之禍也。我本不反，今爲爾反，遂叱斬志城，饗帳下。時崔圓自淮南納方物百萬，盜顏其半，天下貢奉輸漕，劫留之。士沿調當西者，懼何詰問，道走同者，遣部將邀捕斬之。代宗未暴其罪，命中使余元仙持詔拜尚書左僕射，既受詔，悉語曰：「吾有大功，上不與平章事，且同華地狹，不足申脚，若加陝虢商鄜坊五州，差可。」因言諸子皆弩弓二百斤，有萬人敵，按天子令諸侯，非智光尚誰可？即歷詆大臣，元仙震汗，徐遣百練遺之，自立生祠，俾其下稽顙。大曆二年，帝詔郭子儀密圖之，同

華路閉，詔書不能通，乃召子儀壻趙縱受口詔，書帛內蜜丸，遣家童走間道傳。詔子儀得詔，聲言討之，未行，其衆大攜，部將李漢惠自同州降子儀，乃貶智光。潼州刺史聽百人隨身，貨將吏一切不問，尋爲帳下斬其首，并斬子元耀元幹來獻。詔桑首皇城南街，判官邵黃，別將蔣羅漢，並伏誅。敕有司具儀告太清宮太廟七陵，先是淮西李忠臣入朝，次潼關，聞智光反，率兵討之，會敗，忠臣因入華大掠，自赤水至潼關，畜產財物皆盡，官吏至衣紙自蔽，累日不食者。

梁崇義京兆長安人，以概量業於市，力能舒鉤，後爲羽林射生，事來瑱，沈默寡言，瑊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戍福昌南陽，瑊誅戍者，崇義自南陽勸衆還襄州，與李昭薛南陽相讓爲長，衆曰：「非梁卿莫可。」遂總其軍，殺昭及南陽，脅制衆心。代宗因即拜節度使，舉七州兵二萬，與田承嗣李正己薛嵩李寶臣相輔車，根牙榮結，然獨以地褊兵少，法令最治，折節遇士，以自振，襄漢間人識教義，親厚數譖入朝，答曰：「來公有大功，畏聞登議，遂巡辭召，至代宗立，不待駕而朝，即見族，吾輩盈矣，若何欲見上乎？」建中元年，李希烈請討之，崇義懼，整飭軍旅，男子郭昔上變事，德宗欲示以信，流昔遠方，詔金部員外郎李舟諭旨，初劉文喜之難，舟奉詔入涇州，俄而帳下斬文喜以聞，四方傳舟能覆軍殺將，反側者皆惡之，舟至，以入朝勸崇義，崇義不悅，明年，遣使尉撫諸道，舟復如崇義所，遂不肯內，請易宅使，更命給事中盧翰往，崇義益不安，跋扈甚，諫者多死，朝廷以不疑示天下，乃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妻及子悉封賞，賜鐵券，擢其將閻果爲鄧州刺史，遣御史張著以手詔召崇義，崇義使卒持滿，乃受命，果奉詔不敢發，詣崇義自言，崇義對著號哭，遂拒詔，帝命李希烈率諸道兵進討崇義，先攻江陵，欲通黔嶺，敗於四望而還，殺希烈臨漢屯兵千餘，希烈怒，引兵循漢而上，崇義使翟崇源杜少誠戰蠻水，折北至涑口，大敗，二將降，希烈龍之，使部降兵徇襄陽，約百姓按堵，崇義閉壁，守者斬關出，不可止，乃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希烈誅其親族及軍從臨漢役者二千人，崇義孫叔明養於李納，後從劉悟爲昭義將，從諫死，遣進施節，有詔誅之。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爲朔方部將，以戰多賜姓，更名嘉慶。



懷光在軍，積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爲都虞候，勇鸞敢殺，雖親屬犯法，無所回貸。節度使郭子儀仁厚不親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畏之，會母喪，起兼鄆寧慶都將，德宗寵子儀副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檢校刑部尚書，爲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建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兼帥涇原，遂其功。原州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故子儀麾下，嘗在懷光右，及處其下，意鬱鬱，懷光因罪誅之，由是涇軍迎畏劉文喜者。因衆懼遂叛，詔與朱泚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師。明年，徙朔方節度使，實封戶四百，仍領鄆寧。時馬燧李抱真討田悅未克，詔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并力，懷光至魏，未及營，與朱滔等戰連麓山，爲賊所敗，悅因決水灌軍，燧等退屯魏縣，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益戶二百，與滔等相持久不戰。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方兩津，奮厲軍士倍道進，自蒲津絕河，敗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前道裨將張韶以蠟船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喜，即持韶大號城上，人心乃安。又敗賊於魯店，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爲人疏而懷，誦言宰相謀議乖刺，度支賦斂重，京兆尹刻薄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王翊，翊等計懷光有大功，上且訪以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遂告盧杞，杞即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若席勝可一舉滅賊，今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不得其情，因然之。乃敕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爲姦臣報隔不得朝，頗恚恨，去屯咸陽。明日，李晟會陳濤斜壁，壘未具，賊大至，晟說懷光曰：賊保宮苑，攻之良難，今敢離窟穴，與公薄戰，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士未飯，可遽戰哉。姑養吾勇以待之，晟不得已，閉壁不出。懷光數暴杞等罪，帝爲貶杞與趙贊白志貞，又勅奏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尉懷光。然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釁爲解，陰遣朱泚、初崔漢衡使吐蕃求助兵，尙結贊曰：吾法進軍以本兵大臣爲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乃命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且言吐蕃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贊實其不焚熱，今其來必肆宿志，一不可。彼云引兵五萬，既

用其人，則同漢土，備邀我厚賞，何以致之。二不可。虜人雖來，義不先用，勒兵自固，以觀成敗。王師勝則分功，敗則圖變，狡詐多端，不可信。三不可。卒不肯署。又屢罵贊曰：爾何能與元元年，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赫然怒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抵于地。時部將韓游瓌將兵衛奉天，懷光約令爲變，游瓌以聞，數日，又密書趣之，門者捕送，又遣將趙升贊謀於奉天，升贊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承俊火乾陵，使我爲內應，以脅衆與，戒白發其姦，請帝決幸梁州。帝令城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詔戴休顏守奉天，懷光遣將孟廷實惠靜壽孫福率輕騎趨南山，糧料使張增遇之，三人計曰：吾屬以叛聞，不如緩軍，彼怒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給衆曰：由此東，吾有見糧可食也。廷實等引而東，縱卒大掠，而百官遂入略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懷光乃奪李建徽陽惠元等軍屯好畤，然其下稍稍攜貳，泚始憚之。至是，欲逮臣懷光，懷光怒，告絕，益不安，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張昕守咸陽，而孟涉段威勇擁兵降李晟，韓游瓌殺昕以邠州歸，戴休顏自奉天令於軍曰：懷光反，乃城守，有詔以懷光爲太子太保，許其麾下擇功高者一人統其兵，不奉詔。懷光至河中，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京師平，命給事中孔巢父、中人啖守盈召之，皆爲懷光帳下所害。於是繕兵嚴守，帝乃遣渾瑊討之。度支欲罷其軍歲中粟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懷光拒命而衆不被恩邪。詔所司別貯錢，須事定乃給。瑊破同州，屯軍不得進，數爲懷光所却。帝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白著，乃拜副元帥，與瑊及鎮國駱元光、鄆寧韓游瓌、鄜坊唐朝臣會兵進討。燧拔絳州，諸軍遂圍河中。貞元元年八月，朔方部將牛勣斬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各一區，聽以禮葬。妻王從禮州初懷光死，其子瑤盡殺其弟，乃死。故懷光無後。五年，詔曰：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與滅繼絕，義之至也。昔蔡叔圯桀，周封其子，韓信干紀，漢爵其卒，侯君集不率，太宗存其祀，考先王之道，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人嚮方，曩者盜臣竊發，朕待近郊，懷光夙駕千里，奔命行在，假雷震之威，破虎狼之衆，守節靡終，潛構禍胎，大戮所加，自貽伊戚，孤魂無歸，懷之怆然，宜以外孫燕賜姓李，名曰承緒，以左衛率府曹參

軍繼懷光後仍賜錢百萬置田基側以備祭享還妻王使就養云

陳少游博州博平人幼習老子莊周書爲榮玄生諸儒推爲都講有嫺者欲對廣衆切問以屈少游及升坐音吐清辯據引淹該問窮而對有餘大學士陳希烈高其能既擢第補南平令治有聲累遷侍御史回紇糧料使加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自少游始使固懷恩表署河北副元帥判官遷晉鄭二州刺史少游長權變所至一切幹濟賄謝權幸以是數遷李抱玉表遷鄭副使爲陳鄭留後永泰中復奏爲龍右行軍司馬權桂管觀察使少游不樂遠去規徙近鎮時宦官董秀有寵掌樞近少游乃宿其里候歸沐入謁因語語謂秀曰七郎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謝曰族甚大歲用常過百萬少游曰審如是奉入不足爲數日費當數外營乃辦耳吾雖不才請獨取濟歲輸錢五千萬今具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與厚相結少游因泣曰橫南瘴癘恐不得生還見顏色秀遽曰公美才不當遠出請少待時少游已納賂元載子仲武於是內外更薦之改宣歙池觀察使大曆五年徙浙東封潁川縣子遷淮南節度使喜誦數行小惠羣吏任職三總藩皆天下富饒處以是敎求貿易無虛日積財寶巨億萬初結元載賂金帛歲無慮十萬緡又事宦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倩及秀故能久其任後載以過見疑少游亦疏之載子伯和謫揚州少游陽善之陰奏其罪代宗以爲忠建中初朝廷經費不充始請本道稅錢千增二百鹽斗加百錢度支因請諸道並增焉李納拒命少游出師收徐海等州俄棄之還屯盱眙累進檢校尚書左僕射賜封戶三百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關播盧杞與少游有雅故故驟兼台司德宗幸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信高揚州所儲財賦入百萬緡將輸京師少游意朱泚勢威不遠平欲脅取其財使判官崔頌就信索文簿貲二百萬緡信以非敕命拒之頌怒曰君善得爲劉長卿不爾爲崔衆矣長卿常任租庸使爲吳仲孺所囚崔衆以倨李光弼被殺故頌以爲言信謁少游欲諫止不得語即遣去於是財用益爲少游所掠信奔白沙少游遣幕中房孺復召之信驚走渡江伏妻子案牘中以免信有衆過兵三千令高越元甫將壽少游奪之能隨信者至上元復爲韓滉所留信但詣史如江鄂州以表內壘

九以聞會少游使至帝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煽結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守臣取信之財防它盜耳庸何傷遠近聞之咸稱帝得其機云少游聞之果自安不疑李希烈陷汴聲言襲江淮少游懼遣參謀溫述送款曰衆壽舒履既躬刃卷鎧惟君命又使巡官趙執如鄆州厚結李納希烈僭號遣將楊豐齎敕令送少游壽州刺史張建封逼得之斬豐以僞敕送行在會信入朝具言少游脅財賦狀少游慚上表言所取以贍軍興請償之而州府殘破不能償乃與腹心吏設法重稅民皆苦之劉洽取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書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羞憤發病死年六十一贈太尉

贊曰懷恩與賊百戰圖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汎掃蕪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弗得其所輒發果於犯上惜哉其母拔刀逐賊烈婦人也懷光提萬衆振天子於難一爲讒人所沮忿戾不自還身首殊分然讒人亦可疾矣所謂交亂四國者也

李錡淄川王孝同五世孫以父國貞隆調鳳翔府參軍貞元初遷至宗正少卿嘗與卿李幹爭議錡以直不坐德宗兩置之自雅王傳出爲杭州二州刺史方李齊運用事錡以賂結其歡居三歲遷潤州刺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多積奇寶歲時奉獻德宗昵之錡因恃恩驕橫天下推酒漕運錡得專之故朝廷用事臣錡以利交餘皆乾沒于私國計日耗浙西布衣崔善貞上書闕下暴其罪帝械以賜錡錡豫凌大坎至則斧械瘞坎中聞者切齒錡得志無所懼圖久安計乃益募兵選善射者爲一屯號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糾須者爲一將號蕃落健兒皆錡腹心裏給十倍使號錡爲假父故樂爲其用帝於是復鎮海軍以錡爲節度使罷鹽鐵轉運錡喜得節而忘其權去暴踞曰甚屬吏死不以過甚衆又遣汚良家室佐力諫不能得遽遁去憲宗即位不假借方鎮故個個者稍稍入朝錡不自安亦三請覲有詔拜尚書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中使馳驛問兼撫慰其軍錡署判官王濬爲留後錡無入朝意稱疾還延不即行濬及中使數趣之錡不悅乘濬視事有所變更者輒親兵圍濬因給冬服鋪坐廳中以挽硬蕃落自衛濬與中使入謁既出衆持刃趨馬殺濬食之

監軍使遣牙將趙琦慰諭。又食之以兵注中使頭。鎬陽驚解。乃囚別館。著落兵薛頤主之。挽硬兵李鈞主之。又以公孫玢轉運分總餘軍。室五劍。授管內鎮將。令殺五州刺史。屬別將庾伯良兵三千。築石頭城。謀據江左。常州刺史顏防用其客李雲謀。矯詔稱招討副使。殺鎮將李深。傳檄蘇杭湖睦四州同討。鎮州幸祕亦殺鎮將趙惟忠。而蘇州李素為鎮將姚志安所執。釘絏上。獻於鎬。鎬敗而免。憲宗以淮南節度使王鐸為諸道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中官薛尚衍為都監。招討宣慰使。發宣武武寧武昌淮南宣歙江西浙東兵。自宣杭信三州進討。初鎬以宣州富饒。遣四院隨身兵馬使張子夏李泰仙田少卿領兵三千分下宣歙池。鎬錫裴行立雖預謀而欲效順。故相與約。還兵執鎬。行立應於內。子夏等既行。其夕鎬軍中曰。僕射反矣。精兵四面皆至。常湖鎮將千首通衢。勢蹙且敗。吾輩徒死。不如轉禍為福。部衆大悅。遂迴趣城。行立舉火。內外合謀。行立攻牙門。鎬大驚。左右曰。城外兵馬至。鎬曰。何人邪。曰。張中丞也。鎬怒甚。曰。門外兵何人也。曰。裴侍御也。鎬拊膺曰。行立亦叛吾邪。跣足逃于女樓下。李鈞引兵三百趨出。庭院格鬪。行立兵實出其中。斬鈞傳首城下。鎬聞之。舉族慟哭。子夏以監軍命曉諭城中。逆順且呼。鎬束身還朝。左右以幕縫而出之。鎬以僕射召。數日而反狀至。下詔削官爵。明日而敗。送京師。神策兵自長樂驛護至闕下。帝御興安門問罪。對曰。張子夏教臣反。非臣意也。帝曰。爾以宗臣為節度使。不能斬子夏。然後入朝邪。鎬不能對。以其日與子師回腰斬于城西南。年六十七。尸數日。帝出黃衣二襲。葬以庶人禮。擢子夏檢校工部尚書。左金吾將軍。封南陽郡王。賜名奉國。田少卿檢校左散騎常侍。左羽林將軍。代國公。李泰仙檢校右常侍。右羽林將軍。鄆國公。裴行立泌州刺史。贈王濬給事中。趙鎬和州刺史。崔善貞睦州司馬。削鎬屬籍。從弟宋州刺史銑。通事舍人銑。從子師便。流嶺南。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賤之也。德宗平朱泚。京師府藏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亦往往宣索於天下。以人主規規財利。下行有司之事。天下無事。賦取猶不息。劍南江西有日月之進。杜亞劉贊王緯及鎬歲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賦外羨餘。又亦託中旨以盜庫物。然獻歲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

以南物力大屈。人人惓然忘生。貞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宮市。不持符牒。口含詔命。取鹽鐵布帛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賈賈稍貨皆逃去。不出。列廬閉者。惟粗糲苦窳而已。又有強驅入禁中。繫所車轡。賣者不平。因共毆笞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惴惴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故善賈因鎬并論其事。卒不知鎬顧鹽鐵之利。以養兵圖叛。曾不及庸有司之吝遠甚。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上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上考證

李懷光傳爲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舊書寧慶上有邠字臣四按上文

既云兼邠寧慶都將此處當以舊書爲正

陳少游傳信但諸史如江鄂州○臣四按舊書云信但領碭史往江鄂等州語意較明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上考證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下

唐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

叛臣

李忠臣，本董秦也，幽州薊人。少籍軍，以材力奮事節度使薛楚玉，張守珪、安祿山等。甄勞至折衝郎將。平盧軍先鋒使劉正臣殺偽節度呂知晦，擢秦兵馬使。攻長楊，戰獨山，襲榆關北平，殺賊將申子賈榮先，執周釗送京師。從正臣赴難，復敗李歸仁、李咸、白秀芝等。潼關失守，秦整軍北還。奚王阿篤孤初引衆與正臣合，已而給約，皆攻范陽。至后城，夜乘間襲秦，秦接戰敗之，追奔至溫泉山，禽首領阿布離，斬以置鼓。至德二載，節度使王玄志使秦率兵三千自雍奴梓葦絕海擊賊將石帝廷為承治，轉戰累日，拔魯城、河間、景城，收糧資以實軍。又與田神功下平原、樂安，禽偽刺史以獻。於是防河招討使李銳承制假秦德州刺史。史思明自歸河南，節度使張錡督秦軍合諸將平河南州縣。與裨將陽惠元破安慶緒將王福德於舒舍，肅宗下詔褒諭。令屯濮州，又徙章城。從郭子儀圍相州，軍潰。秦至滎陽，破賊將敬紅，取糧艘二百，枕以餉汴軍。未幾，授濮州刺史。屯杏園渡，許叔冀以汴下史思明，秦力屈，亦降。思明撫背曰：「始吾有左手，得公，今完矣。」與俱寇河陽。秦夜擊五百人，冒圍歸李光弼，詔加殿中監，封戶二百。召至京師，賜今氏名，給良馬甲第。時陝西神策兩節度使郭英乂、衛伯玉屯陝，故以忠臣為兩軍兵馬使，戰永寧、莎柵，與賊將李承義等數十遇，皆破之。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為賊執，以忠臣為汝仙、蔡六州節度使，兼安州。合諸軍平東都，進御史大夫。回紇可汗既歸，留其下安恪。石帝廷居河陽守實廬，因是招亡命為盜，道路畏懼。詔忠臣討定之，吐蕃犯京師，天子追兵，秦方軍鞠場，使者至，即整師引道。諸將白須臾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方擇日救患乎？時召兵無先忠臣至者，代宗嘉之。」加本道觀察使，資與倍等。周智光為帳下所殺，忠臣提兵入華州，所過大掠，自赤水距潼關二百里無居人。大曆五年，加蔡州刺史。陝虢李國清為下所逐，掠府庫，國清徧拜諸將乃免。會忠臣入朝次陝，詔訊于衆，衆懼。

忠臣不敢搖，即圍棘約士投所掠物園中。一日盡獲，討李靈耀也。戰西梁固，敗之。復與馬燧軍合，敗賊于汴州。田悅以援兵三萬屯汴，郭忠臣勸裨將李重倩夜率百騎襲之，實其營而還，殺數千人。悅聞道走，靈耀開城亡去。軍遂潰。以忠臣為汴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西平郡王。忠臣資養，嗜色，將士婦女逼與亂，所至人苦之。以女弟妻張惠光，用為牙將，恃勢殘克。或白忠臣不之信，又以惠光子居牙下，愈橫肆。十四年，大將李希烈因衆怒，與少將丁晟、賈子華等共斬惠光父子，以兵脅逐忠臣，跳奔京師。帝素寵之，不責也。復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奉朝請，德宗立，散騎常侍張涉以賊得罪，帝怒不赦，涉故侍讀東宮者。忠臣曰：「陛下貴為天子，先生以乏財觸法，非過也。帝意解，免涉歸田里。湖南觀察使辛京果私怒部曲，殺之，有司劾當死。忠臣曰：「京果應死久矣，帝問故，對曰：「京果諸父戰某所死，兄弟戰某所死，渠從行獨得存，以故知之。」帝懷然悟，釋之。下除王傳，忠臣意直不通書，帝嘗謂卿耳大，真貴兆，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然既失兵，佛鬱不顧，藉朱泚反，僞署司空，兼侍中，泚攻奉天，以忠臣居守，泚敗，繫有司，與其子俱斬。」

喬琳，并州太原人，少孤苦，志學，擢進士第，性誕蕩，無禮檢。郭子儀表為朔方府掌書記，與聯舍畢曜相裨諲，貶巴州司戶參軍。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治寬簡，不親事，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綱紀一州，能劾刺史乎？」紹業出條所失示之，驚曰：「能知吾失，御史材也。」琳素善蒲人張涉，涉以國子博士侍太子，讀太子即位，召訪政事，不淹日，詔入翰林，遷散騎常侍。薦琳任宰相，乃拜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矍然駭之。琳年高且瞶，每進對失次，所言不厭帝旨，在位閱八旬，以工部尚書罷。帝由是亦疎涉，琳從幸奉天，再遷太子少師，進幸梁州，次藍屋，詭言馬殆不進，帝素以舊老禮之，給乘輿馬，辭病力，帝賜所執策曰：「勉為良圖，與卿別矣。」不數日，祝髮，髮舍仙游佛廬，泚聞，遣數十騎取之，署吏部尚書，令姻家源休衣以朝服，食以肉，琳亦不辭。士有訴官非便者，琳曰：「子謂此選便乎？」及收京師，李晟憫其老，表黃死，帝曰：「琳故宰相，失節背義，不可赦。」臨刑數曰：「我以七月七日生，以此日死，非命耶？」時又有將鎮者，例子也，與兄鍊俱以。

文辭頗擅實方正科累轉諫議大夫大曆中淫雨壞河中鹽池味苦惡轉泥判度支盧誠常賦妄言池生瑞鹽王德之美祥代宗疑不然命鎮馳驛按視鎮內欲結謀故實其事表置祠房號池曰寶應慶云再進工部侍郎妹婿源博者休弟也故鎮與休交泚叛竄于鄆傷足不能進泚先得錄而鎮左右逃歸諸所在源休聞白泚以二百騎求得之知不免懷刃將自刺錄止之復謀出奔備不決中朝臣遁伏者休多所誅殺賴鎮救原十五初劉與弟渙在安史時皆汗偽官錄兄弟復屈節于賊云

高駢字千里南平郡王崇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脩飾折節爲文學與諸儒交經經譚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事朱叔明爲司馬有二鵬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實二鵬焉衆大驚號駢侍御後歷右神策軍都虞候覺項叛率禁兵萬人戍長武是時諸將無功唯駢數用奇殺獲甚多懿宗嘉之徙屯秦州即拜刺史兼防禦使取河渭二州略定鳳林關降虜萬餘人咸通中帝將復安南拜駢爲都護召還京師見靈臺殿於是容管經略使張茵不討賊更以茵兵授駢駢過江約監軍李維周繼進維周擁衆壁海門駢次峯州大破南詔蠻收所獲贖軍維周忌之匿捷書不奏朝廷不知駢問百餘日詔問狀維周勸駢玩敵不進更命右武衛將軍王晏權往代駢俄而駢拔安南斬蠻帥段會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晏權方挾維周發海門檄駢北歸而駢遣王惠贊傳會還首京師見禮禮甚感乃晏權等惠贊懼奪其書匿島中聞駢至京師天子覽書御宣政殿羣臣皆賀大赦天下進駢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以都護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兼諸道行營招討使始築安南城由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剡治由是舟楫安行備餉畢給又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成云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駢之戰其從孫濤常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從節天平薦濤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傳宗立即其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南詔寇嶺州掠成都徙駢劍南西川節度乘傳詣軍及劍門下令開城縱民出入左右諫寇在近脫大掠不可悔駢曰屬吾在安南破賊三十萬驛信聞我至尙敢邪當是時

蠻攻雅州壁廬山聞駢至亟解去駢即移檄驛信勒兵從之驛信大懼送質子入朝約不敢寇蜀有突將分左右二廂廂有虞候詰火督盜賊有兵馬虞候主調發駢罷其一各置一虞候又以蜀兵戍驛驛新定人未安業罷突將月粟并餐錢約曰府庫完當如舊又團練兵戰者厚其衣粟不團練者但掌文書倉庫衣粟減焉駢曰皆王卒命均之戰士失望于時天平昭義義成戎軍合蜀兵凡六萬駢之自將出屯也突將亂乘門以入駢匿於園求不得天平軍聞變其校張榮以士五百格戰不勝監軍慰撫之皆曰州雖更蠻亂戶口尙完府庫方實公創軍粟以自養不堪其虐故亂監軍懼請解之取役夫數百名叛卒藉斬其首乃定駢徐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衣粟然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雖孕者不黃投尸于江有一婦方踞而乳子將就刑婦傷之疑其畏死謂曰以子丐我一詰曹司也婦蹶起曰我知之且飽吾子不可使以饑就戮也見刑者拜曰渠有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國家法令何有也我死當訴于天使此賊聞門如今日寃也遽死神色晏然蜀人聞者爲垂泣駢復錄突將戍還者九名貯器中意不憚則探之或十或五授將李敬全斬決親吏王殷說駢曰突將在行者初不知謀公當赦之駢悅投九池中人乃安蜀之士惡成都城歲壞駢易以磚壁障堞完新貨城丘陵悉整平之以便農桑乾功筮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吉孰大焉文宣去下存上因名大玄城進檢校司徒封燕國公徙荆南節度梁瓚者本以昭義兵西戍駢表瓚麾下王仙芝之敗殘黨過江帝以駢治鄆威化大行且仙芝黨皆鄆人故授駢鎮海節度使駢遣將張譚與續分兵窮討降其驍帥畢師鐸數十人賊走瓚表帝美其功加諸道行營都統置鐵轉運等使又詔駢料官軍義營鄉團歸其老弱傷夷裁制軍食刺史以下小罪輒罰大罪以聞賊更惟黃巢南陷廣州駢遣譚以兵五千屯柘城西路留俊王重任以兵八千並海進援循潮自將萬人緣大庾擊賊廣州且請起荆南王鐸兵三萬壁桂永以邕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帝納其策而駢卒不行俄徙淮南節度副大使駢雖完城盡募軍及士客得銳士七萬乃傳檄召天下兵共討賊威震一時天子

併以爲重。廣明初，賊破大雲寺，詐降巢，巢不意其變，遂大奔，引殘黨壁上饒。然衆亡，巢會殘黨起，人死，巢進擊之。巢大懼，以金啗，書於駱歸命，駱信之。許爲求節度，當此時，駱武舉兵數萬赴淮南，駱欲事己功，即委賊已破，不須大兵，有詔班師，巢知兵罷，即絕駱請，駱殺之。巢勝度江，攻天長，始巢在廣州，求天平節度，宰相盧攜善駱，以有討賊功，不肯救巢，與鄭畋爭于朝，故巢怨不得節度，而駱聞不一，亦不平。至是，欲縱賊以望朝廷，然後立功。畢師鐸曰：「朝廷所恃，離易於公，制賊要害，莫先淮南。今不據要津，以滅賊，使得北度，必亂中原。」駱然。下令將出師，鑾將呂用之畏師鐸有功，諫曰：「公勳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舌，況賊平，校其主之威，安所稅駕？不如觀望求福爲不朽責也。」駱入其計，既疾未可以出屯，嚴兵保境，巢據滁和，去廣陵纔數百里，乃求援陳許，巢遣揚州、東十五萬，駱將曹全最以兵五千戰，不利。鹽州以待援，駱兵終不出，賊北趨河洛。天子遣使者促駱討賊，冠蓋相望也。俄而兩京陷，天子猶冀駱立功，寄書未報，詔刺史若諸將有功，自監察御史至常侍，許墨制除授，尋進檢校太尉、東面都統、京西京北神策軍諸道兵馬等使，會二雄雄署，廢占者曰：「軍府將空，駱惡之，悉兵出營東塘，舟二千艘，戈鎧完銳，日討金鼓以修士志。」與浙西節度使周寶檄，欲連和而西，寶大喜，有謂寶欲奔江東，爲孫策三分計，寶未之信。俄而駱請寶至軍議，事寶疾不出，寶遂據，駱屯東塘百日，託以寶及浙東劉漢宏將爲不利，乃還以應其變。帝知駱無出兵意，天下益殆，乃以王鐸代爲都統，以崔安潛副之。詔韋昭度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駱侍中，增實戶一百，封渤海郡王。駱失兵柄利權，懷袂大詬，即上書謾言不恭，詆鐸乃敗軍將，而安潛復食，有如撓敗，詒千古之悔。又引更始刮席子嬰，取道事以激帝，帝怒，下詔切責。當時，王室微，不絕如帶，駱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頗沛，大料兵陰圖割據，一旦失勢，威望頓盡，故駱爲醜悍，脅遷天子，冀復故權，而吳人顧雲以文辭諒澤其姦，偃然無所忌畏。又請帝南幸江淮，會平賊，駱聞，雖氣悽悽，部下多叛去，駱無聊，乃篤意求神仙，以軍事屬用之。用之者，都陽人，世爲商僧，往來廣陵，得諸賈之離，既孤，依舅家，盜私其室，亡命九華山，事方

士牛弘微，得役鬼術，賣藥廣陵市，始詣駱親將，俞公楚，其術因得見駱，署府，稍補右職，用之既少，具知閭里利病，更得失，頗班班言政事，以將左道，駱愈器之。乃廣樹朋黨，刺知駱動息，持金帛遺結左右，日爲誕妄以動駱，又薦狂人諸葛殷張守一爲長年方，並署牙將，初殷將見，用之給曰：「上帝以公爲人臣，慮機事，應使神人來備羽翼，且當以職廢之。」明日殷以褐衣見，辨詐無窮，駱大驚，號萬將軍，其陰狡過用之遠甚。有大賈居第華壯，殷求之，不得，謂駱曰：「城中且有妖，當築壇禳，卻之。」因指賈居，駱敕吏即日驅徙，殷入居之，駱造迎仙等樓，皆度高八十尺，飾以金珠藥玉，侍女衣羽衣，新聲度曲，以饒鈞天，薰香其上，祈與仙接，用之自謂與仙真通，對駱叱咤風雨，或望空顧揖再拜，語言偃近，左右或竊議，輒殺之，使無敢出口者。蕭勝納賄用之，求鹽城監，駱不肯，用之曰：「仙人言鹽城有寶劍，須真人取之，唯勝可往。」駱許諾，數月勝獻劍，匕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不敢犯。」駱寶秘之，常持以坐起，用之憚其術窮，且見詰，乃刻青石手板爲龍蛇隱起，文曰：「帝賜駱，使人潛植机上，駱得之，大喜，爲寫龕廷中，設機關，觸人則飛動，駱衣羽服，乘之作仙去狀，用之懼有獲其姦者，乃曰：「仙人當下，但愚學者真氣虧沮耳。」駱始棄人間事，絕妄誕，雖將吏不得見，客至先遣蕭濯，詰方士，殺除，謂之解穢，少選即引去，自是內外無敢言者。惟梁續屢爲駱言，駱不聽，續懼，解所領兵，駱還其軍於昭義，續不復事矣。用之既自任，淫刑重賦，人人思亂，乃擢廢吏百餘，號察子，厚粟食，令居衢閭間，凡民私閭隱語，莫不知，道路籍口，誅所惡者數百族，又募卒二萬，爲左右鎮邪軍，與守一分總，置官屬如駱府，用之每出入，駱御至千人，建大第，軍營皆備，建百尺樓，託云占星，實窺伺城中，有變者，左右姬侍百餘，皆娟秀光麗，善歌舞，巾幘束帶以待，月二十宴，其費仰於民，不足，至苛留度支運物，誘人上變，則許入資產贖罪，俞公楚數規戒其失，不聽，姚鵠禮謀殺之，弗克，用之因譖二人於駱，使以曉雄兵三千，皆盜於外，密使兵襲之，舉師殲焉。駱從子漢密疏用之罪，諫駱曰：「不除之，高氏且無種。」駱怒，命左右扶出，以狀授用之，用之誣漢密實，不能滿，故妄言，因出機筆驗之，駱敕吏焚漢密出入，俄署舒州刺史，未幾爲下所逐，用之構之



也。駢使人殺。嗣王煇之亂。駢上書勸進。僞假駢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使。以用之爲權。南節度使。駢久缺望。至是大喜。賈賦不絕。用之始開府置官屬。種與駢均矣。以鄭杞董儒吳邁爲腹心。駢之親信。皆僞使附己。政事未嘗關決。駢內悔。欲收其權。不能也。用之問計於杞。杞請駢齎其第。密綴之。給爲昇天事。不克。光啓三年。秦賊孫儒兵略定遠。聲言涉淮。壽州刺史張翱奔告駢。命畢師鐸率騎三百戍高郵。師鐸者。故仙芝黨。以善騎射稱。駢敗巢于浙西。用其力。故寵待絕等。用之厚啖以利。欲其詣附。然不肯情。師鐸有妾。笑用之請見。不可。狙其出。觀焉。怒而棄之。內忿懼。爲子結婚於高郵將張神劍。陰以爲援。朱全忠方攻秦宗權。駢慮其奔突。使師鐸率兵踰都梁山。不見賊還。師鐸見駢府宿將多以讒死。憂其用之益加禮。師鐸愈恐。謀於神劍。神劍不然。其言而猜嫌日結。用之亦慮其變。內欲除之。亟請罷屯。其母密遣師鐸使去。曰。毋顧家室。師鐸憂未知所出。而駢子怒用之專恣。觀師鐸與諸將發其姦。遣使謂師鐸曰。用之欲因此行圖君。既授書神劍矣。君其備之。師鐸驚。軍中稍稍傳言。諸將介而見。請殺神劍。并其軍。駢市人以濟。亂師鐸曰。不可。我若重擾百姓。復一用之也。鄭漢璋素與我善。兵精士彊。以用之。用事常不平。今若告之。謀彼必喜。則事濟矣。衆然之。神劍未知。方椎牛釀酒。且將犒師。師鐸潛師夜出。士皆絳綳抹首。且行且掠。漢璋聞。以麾下出迎。師鐸以計。大喜。留其妻守淮口。師兵及亡命數千至高郵。見神劍。詰其變。神劍辭不知。師鐸語稍便。神劍瞋目曰。大夫何晚計。彼一妖人。前假權節。不肯行。志圖淮海。令君既奪魄。彼一日得志。吾能握刀頭北面事之邪。吾前未量君意。故不出口。尙何疑。漢璋喜。取酒割臂血而盟。推師鐸爲大丞相。作誓告神。乃移檄州縣。以誅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爲名。神劍以高郵兵。諸校倪祥遠並以天長子弟會。唐宏爲先鋒。駢玄真主騎。趙朗主徒。王朗爲殿。得勝兵三千。將發。神劍中悔。緣曰。公兵雖精。然城堅。旬日不下。則糧乏。衆心搖矣。神劍請按軍高郵。爲公聲援。而督糧道。師鐸曰。民裏尙多。何患資儲。城中糧雖無。尙何事聲援。君意不行。孰敢違。漢璋內忌神劍。恐不爲己下。勸許其計。約城破。玉帛子女共之。其四月。兵傳城。營其下。城中駢

亂。用之分兵守。且自督戰。令曰。斬一級。賞金一餅。士多山東人。堅悍。頗用命。師鐸懼。退舍自固。用之稍埋寨諸門。駢登延和閣。聞甚。左右告之。故大驚。召用之問狀。徐曰。師鐸衆思歸。爲門衛所執。隨已處置。不爾。煩玄女一符耳。駢曰。吾覺爾之誕多矣。善自爲之。勿使吾爲周寶也。時寶已爲下所逐。出奔云。用之慚。不復有言。師鐸見城未下。頗懼。求救於宣州秦彥。約事平。迎以代駢。駢數責用之曰。始吾以心腹任君。君御下無方。卒誤我。今百姓饑饉。不可虛用。當遣大將。齎吾書諭之。使罷兵。用之疑諸將不爲用。以其黨許戡奉書往。始師鐸意駢令宿將勞軍。因得口陳用之罪。及戡至。大怒曰。梁繼韓問安在。若何庸來。即斬之。乃繫書射城內。用之不發。即火之。它日以甲士百人入謁。駢驚。匿內。少選。乃出。叱曰。得非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至南門。舉策曰。吾不復入是矣。始與駢貳。師鐸壁揚子。發民廬舍治攻具。用之大索居人馬及丁壯。曉將以長刀擁脅乘城。晝夜不得息。又疑爲間。數易區處。家有鎗餉。皆相失。至饑死者相枕藉。駢召大將古錡。齎師鐸母書。及其子出諭。師鐸遣子還曰。不敢負恩。朝斬凶人。夕還屯。願以妻子爲質。駢恐用之屠其家。乃收置署中。會秦彥遣秦稠率兵與師鐸合。攻益急。守陣者夜焚南欄。以應于外。師鐸入守。將張全遇戰死。用之距三橋。殺傷相當。駢從子傑率牙兵將執用之以昇師鐸。左鍊邪兵復斷其後。用之懼。乃出奔。駢召梁繼韓曰。初不用子計。以及此。庸何追。授以兵。使保子城。遲明。師鐸縱火大掠。駢乃命撤備。改服須其入。師鐸見延和閣。駢待之如賓。即署師鐸節度副使。漢璋神劍以次授署。秦稠封府庫以待。師鐸去丞相號。于時守衛未謹。駢愛將申及說。駢曰。連人兵少。願奉公夜出。發諸鎮兵還。刷大恥。賊不足平也。若不決。則及將不得待。公因泣下。駢恒怯。不能用其策。及乃匿去。師鐸誅用之。支黨數十。使孫約迎秦彥。彥者。徐州人。本名立。隸伍籍。乾符中以盜繫獄。且死。夢神曰。秦彥。而從我去。籍而視械破。因得亡命。即名彥。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資。入黃巢黨中。既敗。與許勛降駢。累表。和州刺史中和。宣觀察使竇儒病。彥襲而代之。師鐸之召彥也。或計曰。足下向誅妖人。羣下樂從。今軍府已安。宜還政高公。足下身典兵。權在掌握。四鄰聞之。不失大義。諸將未敢謀也。

若令彥爲帥，兵非足下有也。且秦獨封府庫，勢已相疑，足下如厚德彥，宜以金玉子女報之，勿聽廣江假足下能下彥，楊行密夕聞而朝必至，師鏢不決，以告漢璋。漢璋曰：「善。」師鏢出，因南第，獨處下，求無厭，燒資糧數十楹，取珍寶，始自乾符以來，賈獻不入天子，貨山積，私置郊祀元會供帳什器，殫極功巧，至是爲亂兵所剽略盡。師鏢徙，東第，禽諸葛殷，腰下得金數斤，百姓交唾，拔須髮無遺，再絕乃絕。仇家腫其目去，市人投瓦礫擊尸，俄而成冢。師鏢自若者，師鏢知之，加兵苛督，復入囚署中，子第十餘人，同幽之，顧雲入見，師鏢自若曰：「吾復居此，天時人事必有在。」意師鏢復推立之，用之既出，以兵攻淮口，未下，鄭漢璋輩之，遂奔天長，初用之詐爲聯書召兵於廬壽，城陷而楊行密兵萬人，次天長，用之自歸，張神劍求賂於師鏢，辭以彥未至，神劍怒，與別將高霸將攻師鏢，彥之來召池州刺史趙鏐守宜，自將入揚州，稱節度使，以師鏢爲行軍司馬，居用之第，不得在牙中，師鏢快快失志，行密與神劍等連和，自江北至槐家橋，檣壘相聯，彥登城望之色沮，乃授鄭漢璋唐宏等兵屯門，樵蘇道絕，食且乏，獨及師鏢以勁卒八千出戰，大敗，獨死之士奔，溺死者十八，彥大出金求救於張雄，雄引兵至東塘，得金不戰去，彥使師鏢率兵三萬，陳城下，漢璋爲前鋒，宏次之，駱玄真與約，又次之，師鏢王朗以騎爲左右翼，既成列，久之，行密乃出，委輜重于壁，以羸兵守之，伏精卒數千其旁，行密先犯玄真，短兵接，傷北，師鏢諸軍奔其壁，爭取金玉寶糧，伏謀而出，行密引輕兵躡其尾，伴殺旁午，橫尸十里，師鏢等奔還，玄真戰死，師鏢雅倚玄真，戰敗，能拒敵，既失之，惋沮彌日，不復議出戰矣。聯久囚拘，供億窘狹，羣奴微延和閣閣橋爲薪，煮草帶以食，聯召幕府盧悅曰：「予粗立功，比求清淨，非與此世爭利害，今而及此，神道何望邪？」涕下不能已，師鏢既敗，應聯內應，有女巫王奉仙謂師鏢曰：「揚州災，有大人死，可以厭彥，非高公邪？」命左右陳實等往殺之，侍者白有賊，聯曰：「此必秦彥來，正色須之。」衆人聯罵曰：「軍中有監軍及諸將，在何處？」衆辟易，有奮而擊聯者，曳廷下，數之曰：「公負天子恩，陷人塗炭，罪多矣，尚何云？」聯未暇答，仰首如有所伺，即斬之。左右奴客通歸行密，行密舉軍竊秦，大臨而祭，獨用之縷服哭三日，彥屢敗，

軍氣摧喪，與師鏢抱膝相視，無它略，更問奉仙，實謂輕重皆自出，彥遣漢璋擊神劍，破之，神劍奔高郵，漢璋欲窮追，會大雨還，行密以城固堅，師且老，議解去，用之神將，晨伏兵西塘，伺守者休代，引而登，殺數十人于門，以招外兵，守軍亦厭苦，皆委兵饋，師鏢與其家及彥奔東塘，人爭出，相騰藉死，壕塹幾滿，王朗陪而殞，行密既入，殺樂續于牙門，以不死高氏難，轉問聞之，赴井死，居人憫懷，奄奄，兵不忍加暴，反斥餘糧救之，彥師鏢與唐宏倪詳焚白砂，將度江，會秦宗權使孫儒引兵三萬襲揚州，次天長，彥等與之合，還攻行密，取行密輜重牛羊數千計，儒以食乏，乃屠高郵，據之，張神劍奔還，行密授之館，而高郵戍兵七百潰而來，行密疑有謀，悉襲殺之，因殺神劍，用之始詐行密曰：「廡下有瘞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日。」行密掘地無埋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桎梏，釘刺其口，刻聯名於背，盡用盡服聯也，行密責其罪，并張守一斬于三橋，妻子皆死，著其罪于路，儒攻城未得，慮彥師鏢有異謀，稍并其兵，唐宏度不免，即告儒曰：「師鏢密遣人至汴，儒大恐，明日召彥師鏢漢璋會軍中，彥師鏢先至，壯士捧之至儒所，儒質彥反聯罪，斬之，至師鏢呼曰：「丈夫成則王，敗則虜，君何多責爲？」吾嘗將數萬兵，不死常人手，得公之劍，瞋目矣。」儒罵曰：「庸賊，欲污我手邪？」趣斬之，漢璋至，奮臂擊殺數人乃死，身首糜散，儒使宏主騎兵，厚賜之，文德元年，儒謀知行密糧乏，自高郵襲之，行密拔其衆還廬州，儒遂據揚州，聯之死，裏以故氈，與子第七人一坎而殯，行密擢聯孫愈爲副使，令主喪事，未克葬，愈暴死，至是故吏鄭師虔收葬之，揚州雄富冠天下，自師鏢行密儒迭攻迭守，焚市落，剽民人，兵饑相仍，其地遂空。

朱玫邠州人，少以材武爲州戍將，黃巢盜長安，有王政者，爲僞節度使，方調兵攻陽事之，乘間斬王政，以留後讓李重古，約合兵討巢，廣明二年，攻襲賊，戰開遠門，槍洞咽不死，以多擢晉州刺史，進邠寧節度使，合涇原岐龍鳳兵八萬屯興平，號定國營，戰滂上，敗走邠，詔益豐鹽軍，拜河南都統，引兵屯中橋，列五壁，進西北面都統，賊平，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吳興侯，田令孜議討王重榮，以兵屬玫，合鄭延豐夏軍三萬保沙苑，重榮上疏乞誅玫，令孜既戰，玫輒北，因縱軍

還掠傳案黃帝鳳翔避其鋒致反與重慶李克用連和請誅令致宰相蕭選密召致迎帝致趨鳳翔令致劫衆與走陳倉遂至與元致迫不及劫嗣王煜幸爲帝致自號大丞相事決萬機始與李昌符共謀挾煜至是反爲繼昌符乃自歸天子人心懷繼及王行瑜敗於大曆舉繼歸且見殺又聞繼能得致者以郊寧節度界之行瑜謂其下曰今敗歸必以無功死若斬致與北軍迎天子取富貴可乎衆曰諾即勒兵倍道趨長安致居孔緯第方據几署事聞兵入趨召行瑜叱曰公擅歸反邪行瑜厲聲曰我非反者將得君首爲郊寧節度耳致遽起左右斬之殺其徒數百諸軍連大亂燒京師時感寒吏民被剽殺僵死尸相藉即傳首與元帝爲受降賊官者僞樞密使王能著等皆坐誅

王行瑜邠州人少隸軍從朱致爲列校討黃巢數有功煜即位授行瑜天平節度使令率兵守大散關爲李銑所破即率教行在還取致首以獻邠寧節度使景福元年與李茂貞韓建及第同州節度使行實請討楊守亮於山南且言不敢仰度支費止請假茂貞招討一節官官難之昭宗亦顧茂貞等得山南則益權不許行瑜等因擅與軍舉取之後茂貞拒軍王殺宰相行瑜夢有力得賜鐵券稍遷兵駁尾求爲尙書令宰相韋昭度執不可但加號尙父行瑜望甚會河中王重榮喪李克用請以其子珂嗣節度而行瑜建茂貞請授王拱因各以兵陳關下欲廢天子不克即殺昭度事發留第行約衛衛克用悉兵度河間行瑜等行實棄同州趨長安與行約謀劫衆興又不克皆奔邠州行瑜屯梨園克用與戰破行實等軍執其母及行瑜子偁大校帝下詔削行瑜官爵行瑜以銳卒五千營龍泉茂貞壁其西克用在發精騎襲龍泉走行瑜歸邠州學城守厚賜克用求自歸克用軍還其城行瑜歸登城哭曰我無罪昨殺大臣害天子岐人也行實止衛衛而有司妄以劫逆罪歸之今公討亂者當問茂貞願得東身歸聽命天子克用曰尙父何自卑書被命討二賊公其一也如歸國者當從中決老夫最事之邪行瑜度不免遂焚奔虜州爲處下斬于路傳首京師帝御延喜門納之於是乾寧二年也其屬二百人克用獻于朝始行瑜亂案正卿李浩感陳其忠必獲通至是帝怒殺死續兩

陳敬瑄田令孜兄也少隸爲餅師得隸左神策軍令孜爲護軍中尉敬瑄緣藉擢左金吾衛將軍檢校尙書右僕射西川節度使性畏慎善撫士黃巢亂僖宗幸奉天敬瑄夜召監軍梁處厚號勸奉表迎帝繼治行宮令孜亦偕西幸敬瑄以兵三千護衆與兄從內苑小兒先至敬瑄知素暴橫遣邏士伺之諸兒連臂譁昨行宮中士捕擊之諱曰我事天子者敬瑄殺五十人戶諸衛由是道路不譁帝次綿州敬瑄謁于道進酒帝三舉觴進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雲南叛請遣使與和親乃聽命敬瑄奉行在百官諸吏無敢怠帝欲命判度支固讓再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以弟敬珣爲閬州刺史討定邛州首望阡龍涪州叛校韓秀昇再進兼中書令封穎川郡王實封四百戶賜一歲上輪錢及上郡田宅邸廬各十區鐵券恕十死巢平進穎川王增實戶二百車駕東敬瑄供億豐餘又進檢校太師俄而令孜得罪敬瑄被流端州會昭宗立敬瑄拒詔帝召爲左龍武統軍以宰相韋昭度代領節度使者至敬瑄使百姓遮道勞耳訴己功且言鐵券恕死使者馳還令孜勸敬瑄募黃頭軍爲自守計時王建盜據閬州故令孜召建建至綿州發兵拒之激建攻諸州以限朝廷或言建驕視復驕惟利是顧公何用之不聽建詒顧彥朗書曰十軍阿父召我欲依太師丐一大州即寄梓州身引兵入鹿頭關敬瑄不納漢州刺史張頊逆戰敗建入漢州成都嚴守建走城下遙謝令孜曰父召我及門而拒我尙能容與諸將斷髮再拜辭曰今作賊矣因請兵於彥朗攻成都殘掠州縣彥朗亦畏建表請大臣代敬瑄建自請討敬瑄贖罪詔立永平軍授建節度使以昭度爲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彥朗爲行軍司馬有詔募殺彥朗昭國罪削官爵昭度使建屯畢射山敬瑄迎戰不克又戰盤蛇大敗龍紀元年昭度至軍中持節諭人約開門守陣者詔曰鐵券在安得違先帝意令孜藉城中戶一人乘城夜備行重慶慶伐薪敬瑄屯彌牟德陽樹二壁拒建使富人自占資多少布巨旌榜不實者不三日輪錢如市建昭度傳城而壘邠州刺史張達攻犀橋大敗死之大順元年建稍舉降諸州邛州刺史毛湘本令孜孔目官謂其下曰吾不忍負軍容以頭見建可也乃沐浴以須更斬其首降敬瑄戰院



花不勝明日復戰將士皆爲建俘城中謀降者令攷支解之以怖衆會大疫死人相藉明年三月詔還敬瑄官爵召昭度還諭建罷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爲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建知敬瑄可禽欲遂有蜀地即脅說昭度曰公以數萬衆討賊糧數不屬關東諸節度相吞噓朝廷危若贅旒與其勞師遠方不如先中國公宜還爲天子謀之昭度未決會吏盜滅諸軍粟食建怒其衆曰招討吏之謀也縱士執之醢食於軍昭度大駭是日授建符節馳出劍門建絕棧梯東道不通因急擊敬瑄分親騎爲十團所當輒披靡烽堠相望幾百里縱謀入城以搖衆心建好謂軍中曰成都號花錦城玉帛子女諸兒可自取謂果將韓武等城破吾與公遞爲節度使一日下聞之戰愈力圍凡三歲城中糧盡以筒容米率寸鬻錢二百敬瑄出家貲給民募士出剽麥收其半民亦夜至建壘市鹽不可禁吏請殺之敬瑄曰民饑無以卹使求生可也人至相暴以相啖敬瑄不能止乃行斬劈二法亦不爲戰敬瑄自將出犀浦列二營邀建建軍僞遁遇伏敬瑄敗建破斜橋皆街二屯明日戰又破一壁降其將建屯七里亭敬瑄攻之建將張武馳入城戰于城下守陣皆謀不能克張勅破浣花營敬瑄諸將或死或降且盡凡五十戰敬瑄皆北乃上表以病丐還京師令攷素服至建軍建入自西門以張勅爲斬斂使建徇于軍曰與而等累年鬪死今日如志若橫恣有犯者吾能全之即爲勅所斬吾不得殺也軍中肅然囚敬瑄令攷建自稱留後表于朝詔以建爲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建以敬瑄居新津食其租賦累表請誅不報景福二年陰令左右告敬瑄令攷養死士約楊晟等反於是斬敬瑄於家初敬瑄知不免嘗實藥于帶至就刑視帶藥已亡矣自是建盡有兩川黔中地

李巨川字下己達吉從曾孫乾符中舉進士方天下崩廢乃去京師河中王重榮辟爲掌書記重榮討黃巢書檄奏請日紛沓須報趣發皆屬巨川神安思敏言輒中理鄰藩皆驚會賊走出關收京師人言巨川有助力重榮死于亂貶爲興元參軍節度使楊守亮喜曰天以生還我邪復管記室守亮爲韓建所禽巨川械以從題木葉遺建新哀建勸容因釋縛置幕府昭宗幸華建患一州供億

不能濟使巨川傳檄天下督韓鉤初帝在石門數遣嗣廷王通王將親軍大選安聖奉宸保軍安化四軍又置殿後軍合士二萬建惡衛兵彊不利己與巨川謀即上飛變告入王欲脅帝幸河中因請囚十六宅選殿師傳督教盡散麾下兵書再上帝不得已詔可又廢殿後軍且言無示天下不廣詔留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自是天子爪牙盡矣建初懼帝不聽以兵環宮請誅定州行營將李筠帝懼斬筠兵乃解又言七國災漢入王亂晉承王帥江左謀不軌吐蕃朱玖亂首立宗支搖人望今王室多故渠可使諸王將命四方或征鎮於是詔諸王奉使者悉赴行在巨川日夜導建不臣乃請立德王爲皇太子文掩其惡帝還京拜諫議大夫光化初朱全忠陷河中將攻潼關建懼使巨川往詣軍納款因言當世利害全忠屬官敬翔以文翰事左右疑巨川用則全忠待己或衰乃跪說曰巨川誠奇才顧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殺之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下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下考證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下考證

李忠臣傳李威錢○舊書作李威錢

以忠臣爲汝蔡六州節度使○舊書爲淮西十一州節度使。臣人龍按方鎮表。淮南西道節度。于上元二年增領陳鄭等九州。徙治安州。號淮西十六州節度使。無所爲大州與十一州節度也。疑新書大字上脫十字。舊書十一州一字當是六字之訛耳。但仙州于大曆元年始增入淮西節度。至五年復省。此時淮西管内不應有仙州。新書疑誤。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下考證

电话截听从实践上很难被控制，它日益扩展，甚至从技术角度讲，可以说体现了某种有点陈旧的东西。现在，人们监控e-mail。最近，人们在纽约逮捕了一个德国工程师，这个德国人从事电子材料的非法买卖。他是被人们通过监控其传真和电子信件而捕获的。没有人胆敢质疑警察这么做的理由，理由是在纽约、拉斯维加斯和香港之间存在着制造麻醉品的秘密机构和组织。此外，这个德国工程师是监视材料专家，负责扰乱警察和电话截听技术。预订这种电脑服务线的人在他们的电子信箱中可以收到一些文件材料，通过这些材料可以拦截、跟踪来往信件，截获通话信息，确定对方的电话号码。另一项技术则允许通过扩大通讯电话信号而对被监听电话进行克隆。之所以可以截获手提电话号码和序列号是因为一种扫描设备（在德国可以买到）。人们可以隐蔽自己，发票寄回给用户时，干扰痕迹已经找不到了。让我们说这是“干扰”，因为这就是我们要展开的有关干扰和好客之间关系的普遍问题。如何区分客人和干扰者？从理论上说，差异明显而严格，但是应该有相应的法规，应该让好客、接待、欢迎等服从于严格而有限定的司法规则。任何来者，如果没有好客法律或避难法律的庇荫，就不会被作为客人而得到接待。没有这种权利，他就仅仅能作为一个干扰者，一个过分的，不合法的，有可能被驱逐、逮捕的偷渡者而进入我家，进入主人家。

朝楊國忠兄弟姊弟廷之新豐給玉食至湯將校皆賜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  
倅八千詔賜承穆公主池觀為游燕地徙新第請墨敕召宰相宴是日帝將擊  
毬乃置會命宰相皆赴帝獵苑中獲鮮禽必馳賜詔上谷郡置五鎗許鑄錢又  
求兼河東遂拜雲中太守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男子凡十一帝以  
慶宗為太僕卿慶緒驕驕卿慶長秘書監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告奚曰彼  
背盟我將討之爾助我乎奚為出徒兵二千鄉導至土護真河祿山計曰道雖  
遠我疾趨賊乘其不備破之固矣乃敕人持一繩欲盡縛契丹晝夜行三百里  
次天門嶺會雨甚弓弛矢脫不可用祿山督戰急大將何思德曰士方疲宜少  
息使使者感陳利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乃請戰思德親視祿山  
及戰虜盡矛注矢邀取之傳言祿山獲矣奚聞亦叛夾攻祿山營士略盡祿山  
中流矢引奚兒數十棄衆走山而墜慶緒孫孝哲接出之夜走平盧部將史定  
方以兵鑿戰虜解圍去祿山不得志乃悉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  
方節度使阿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僅親多權略開元初為獻所  
困內屬帝寵之祿山雅忘其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  
入漠北祿山不進輒班師會布思為回紇所掠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  
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北廷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衆則兵雄天下愈僣肆  
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國忠疑陳已深建言遣還朝以驗厥  
狀祿山揣得其謀乃馳入謁帝意遽安凡國忠所陳無入者十三載來謁華清  
宮對帝泣曰臣著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甘心帝慰解  
之拜尚書左僕射賜實封千戶奴婢第產稱是詔還鎮又請為閑廐龍右驍牧  
等使表吉溫自副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之還帝  
御望春亭以錢斥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安疾驅去至棋門輕履循流下萬  
夫挽繆而助日三百里既歸關牧因擇夏馬內苑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  
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明年國忠謀授祿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召還朝制  
未下帝使中官輔琳賜大柑因察非常祿山厚賂之還言無它帝遂不召未  
幾事洩帝託宅殺之自是始疑然祿山亦懼朝廷國已每使者至稱疾不出

嚴衛然後見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陽再旬不見既而使武士挾引無復臣  
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帝賜慶宗妾室女手詔祿山觀禮辭疾甚獻馬三千  
匹驕約自倍車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珣極言毋內驕兵詔  
可帝賜書曰為卿別治一湯可會十月朕待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踞牀曰天子  
安穩否乃送使者別館使還言曰臣幾死冬十一月反范陽詭言奉密詔討楊  
國忠騰榜郡縣以高尙嚴莊為謀主孫孝哲高遵張通儒通儒為腹心兵凡十  
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先三日合大將置酒觀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  
易攻守悉具人人賜金帛并授圖約曰違者斬至是如所素祿山從牙門部曲  
百餘騎次城北祭先冢而行使賈循主留務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燕  
老人叩馬諫祿山使嚴莊好謂曰吾憂國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沮軍  
者夷三族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賜其  
妻康氏榮義郡主亦死下詔切責祿山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臣可忍賊遣高  
遵滅均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尹楊光翹殺之以張獻誠守定州祿山  
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  
衣服或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偽悉得之祿山通夷語躬自尉撫皆釋俘囚為戰  
士故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雖最有謀勸祿山取李光弼為左司馬不納既而  
悔之憂見顏色久而曰史思明可當之賊之未反邀為謀聲進生口直取洛陽  
無殺光翹天下當未有知者賊不從何千年亦勸賊令高秀巖以兵三萬出振  
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鄆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圍  
弩七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梁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  
賈循以兵二萬絕海收淄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弗用時兵暴起  
州縣發官錢仗皆穿朽鉅折不可用持挺闖弗能亢吏皆棄城匿或自殺不則  
就禽日不絕藥衛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脫弓櫛劍繁乃發左藏庫繕帛大募  
兵以封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郭子儀為朔方節度關內支度副大使右羽  
林大將軍王承業為太原尹衛尉卿張介然為汴州刺史金吾將軍程千里為  
潞州長史以榮王為元帥高仙芝副之馳驛討賊祿山至鉅鹿欲止驚曰鹿吾

名去之沙河。或言如漢高祖不宿柏人。以佞賊。賊投草類樹於河。以長繩維舟。集棹以結冰。一昔合。遂濟河。陷靈昌郡。又三日。下陳留。樂陽。次婁子谷。將軍蒯非守瓊。邀之。殺數百人。流矢及祿山。與乃不敢前。更出谷南。守瓊矢盡。死於河。賊封常清。取東都。常清奔陝。殺留守李憺。御史中丞盧弈。河南尹達奚珣。子干。賊時高仙芝屯陝。聞常清敗。棄甲保潼關。太守竇廷芝奔河東。常山太守顏果。卿殺賊將李欽。擒禽高。越何千年。於是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六郡皆爲國守。祿山所有。盡虛。龍雲。滎陽。汲。鄆。陳留。豫陽。陝。郡。臨汝。而已。賊之據東京。見宮闕尊雄。銳情情。故兵久不西。而諸道兵得稍集。尹子奇屯陳留。欲東略。會濟南太守李隨。單父尉賈實。濮陽人尙衡。東平太守嗣吳王祗。真源令張巡相繼起兵。旬日衆數萬。子奇至襄邑。而還。明年正月。僭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子慶緒王晉。慶和王鄭。達奚珣爲左相。張通儒爲右相。嚴莊爲御史大夫。署拜百官。復取常山。殺顏果卿。安思義屯真定。會李光弼出上門。救常山。思義降。博陵亦拔。唯東城九門二縣爲賊守。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圍饒陽。不克。引軍攻石邑。張奉璋固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自雲中引兵與光弼合。敗思明於九門。李立節死。希德奔鉅鹿。思明奔趙郡。自鼓城襲博陵。復據之。光弼拔趙郡。還圍博陵。軍恆陽。希德請濟師於賊。賊以二萬騎涉漳。沈入博陵。牛廷珣發橋檀等兵萬人來助。思明益彊。與光弼戰。敗于嘉山。光弼收郡十三。河南諸郡皆嚴兵守。潼關不開。祿山懼。欲還范陽。召嚴莊高尙實曰。我起而曹謂萬全。今四方兵日盛。自關以西不跬步進。爾謀何在。尙見我爲遣尙等出。凡數日。田乾真自潼關來。勸祿山曰。自古興王。戰皆有勝負。乃成大業。無一舉而得者。今四方兵雖多。非我敵也。有如此事。不。吾擁數萬衆。尙可橫行天下。爲十年計。且高尙嚴莊。佐命元勳也。陛下何遽絕之。使自爲患邪。祿山喜。道其小字曰。阿浩。非汝執。我然則奈何。乾真曰。召而尉安之。乃內尙等與飲宴。祿山自歌。君臣如初。即遣孫孝哲。安神威。西攻長安。會高仙芝等死。哥舒翰守潼關。爲乾祐所敗。囚之。賊不謂天子能遠去。駐兵潼關十日。乃西。時行在已至扶風。於是所屬以東皆沒於賊。祿山以張通儒守東京。乾真爲京兆尹。使安守忠屯苑中。祿山

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東西絡繹二百里。宮嬪散匿行哭。將相第家委寶貨不實。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財寶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旬刻苛急。百姓愈騷。祿山怨慶宗死。乃取帝近屬。自霍國長公主諸王妃妾子孫姻壻等百餘人。害之。以祭慶宗。羣臣從天子者。誅滅其宗。虜性得所欲。則肆爲殘虐。人益不附。諸大將欲有各決。皆因嚴莊以見。御下少恩。雖腹心雅故。皆爲仇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師。前後反覆十數。城邑墟矣。肅宗治兵靈武。天下日啟首待。長安相傳太子西來矣。人聞輒東走。闔里至空。都畿豪桀殺賊吏。自歸者無虛日。賊斬刈懲之不能止。又賊將顏慄勇無遠謀。日縱酒。嗜聲色財利。車駕危得入蜀。終無進驛之慮。帳下李猪兒者。本降登。幼事祿山。謹甚。使爲閹人。愈親信。祿山腹大垂膝。每易衣。左右共舉之。猪兒爲結帶。雖華清賜浴。亦許自隨。及老。愈肥。曲隨常瘡。既叛。不能無惡懼。至是目復盲。俄又得疽疾。尤下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或塗掠。何辱猪兒尤數。雖嚴莊親倚。時時遺笞斬。故二人深怨祿山。初慶緒善騎射。未冠爲騎獵。賊僭號。變段夫人。愛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立。莊亦疑難作不利己。私語慶緒曰。君聞大義滅親乎。自古固有不得已而爲者。慶緒陰曉曰。唯唯。又語猪兒曰。汝事上。罪可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遂與定謀。至德二載正月朔。祿山朝羣臣。創甚。是夜莊慶緒持兵扃門。猪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盲捫佩刀。不得。振臂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腸潰于牀。即死。年五十餘。包以氈。埋牀下。因傳疾甚。僞詔立慶緒爲皇太子。又矯稱祿山傳位慶緒。乃僞尊太上皇。既襲僞位。改載初元年。即縱樂飲酒。委政於莊而兄事之。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安。史思明領范陽。鎮恆陽軍。牛廷珣屯安陽。張志忠戍井陘。各募兵。於是廣平王率師東討。李嗣業將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從。通儒等哀兵十萬。陣長安中。賊皆奚。素畏回紇。既合。驚且懼。王分精兵與嗣業合擊之。守忠等大敗。引而東。通儒妻妻子奔陝郡。王師入長安。思禮清宮。僕面懷恩以回紇南蠻大食兵前驅。王悉師追賊。莊自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鉦鼓震百餘里。尹子奇已殺張巡。悉衆十萬來。并力營陝西。



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嶺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王師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沒。王師亂。幾不能軍。嗣業馳殊死。回紇自南山掠擊其背。賊驚。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殺掠不勝算。賊大敗。追奔五十餘里。尸骸藉藉滿坑。鏖仗狼尾。自陝屬于洛。莊跳還。與慶緒守忠通。儒等劫殘軍走鄴郡。王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僞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曰。公等脅汗。非反也。天子有詔赦罪。皆復而官。衆大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尹子奇以降。莊妻薛舍獲嘉。給言永王女。詣營。及見王。辭曰。莊欲降。願得一信。王與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論而下。乃約莊賜鐵券。莊乃降。乘驛至京師。肅宗引見。釋其死。授司農卿。阿史那承慶以其衆三萬奔恆趙。或趨范陽。其從慶緒者。幾卒纔千餘。會蔡希德自上黨。由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以衆來。邢衛洛魏募兵稍集。衆六萬。賊復振。以相州爲成安府。太守爲尹。改元天和。以高尙平。劉爲宰相。崔乾祐。孫孝哲。牛廷珣。爲將。以阿史那承慶爲獻城郡王。安守忠。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從禮。左羽林大將軍。然部黨益搆解。由是龍元皓。以僞淄青節度使。高秀巖。以河東節度使。並納順。德州刺史王。陳。貝州刺史宇文。寬。皆背賊自歸。河北諸軍各晏城守。賊使蔡希德。安雄俊。安太清等。以兵攻陷之。戮于市。膾其肉。慶緒懼人之貳己。設壇加載。書梓血與羣臣盟。然承慶等十餘人。送密款。有詔以承慶爲太保定襄郡王。守忠。左羽林軍大將軍。歸德郡王。從禮。太傅。順義郡王。蔡希德。德州刺史。李廷訓。邢州刺史。符敬超。洛州刺史。楊宗。太子左諭德。任瓊。明州刺史。獨孤。九陳州刺史。楊日休。洋州刺史。薛榮。光岐陽令。自裨校等數數爲國間賊。而慶緒治宮室。觀樹塘沼。汎樓船。爲水嬉。長夜飲。通備等爭權不能一。凡有建白。衆共訾沮之。希德最有謀。剛狷。謀殺慶緒。爲內應。通備以宅事斬之。麾下數千皆亡去。希德素得士。舉軍恨數。慶緒以乾祐爲天下兵馬使。權震中外。懷悍少恩。士不附。乾元元年秋九月。帝詔郭子儀。率九節度兵。凡二十萬討慶緒。攻衛州。遂度河。師背水壁而待。慶緒遣安太清拒戰。聞衛州已圍。則鼓而南。作三軍。乾祐將上軍。雄俊。王福德佐之。田承嗣將下軍。榮敬佐之。慶緒自將中軍。孫孝哲。薛嵩佐之。既戰。王師僞却。慶

緒逐之。遇伏而潰。慶緒走。獲其弟慶和。斬于京師。子儀引軍驍賊。戰慈恩崗。賊復敗。自是銳兵盡矣。因嬰鄴自固。使薛嵩以厚幣求救於史思明。思明遣李歸仁將兵萬三千壁滎陽。未進。而王師圍已固。築城濬隄三周。決安陽水灌城。城中糧而處。糧盡。易口以食。米斗錢七萬餘。一鼠錢數千。屑松飼馬。墮牆取麥。糒濯糞取芻。城中欲降不得。賊更以太清代乾祐將。於是思明有衆十三萬。三分其軍趨鄴。明年三月。營安陽。慶緒急。乃遣太清奉皇帝璽綬。讓思明。思明以書示軍中。咸呼萬歲。乃約慶緒爲兄弟。還其書。慶緒大悅。王師不利。九節度奔還。子儀斷河陽橋。戍穀水。思明進屯鄴南。慶緒收官軍餘糧。尙十餘萬石。召孝哲等謀拒思明。諸將皆曰。今日安得復背史王乎。通儒。尙洌。皆請自往謝思明。慶緒許諾。思明見爲流涕。厚禮遣還。三日。慶緒未出。思明請慶緒歃血盟。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軍。先此思明令軍中擐甲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臣之罪。唯王圖之。思明患曰。兵利不利亦何事。而爲人子。殺父求位。非大逆邪。吾乃爲太上皇討賊。顧左右牽出斬之。慶緒數目周萬志。萬志進曰。慶緒爲君矣。宜賜死。乃并四弟絃。又誅尙孝哲。乾祐殊而膊之。思明改葬祿山以王禮。僞諡燕刺王。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初祿山陷東京。以張萬頃爲河南尹。士人宗室賴以免者衆。肅宗嘉其仁。拜懷陽太守。帝以賊國讎。惡聞其姓。京師坊里有安字者。悉易之。高尙者。雍奴人。母老。丐食自給。尙客河朔。不肯歸。與令狐潮相善。淫其婢。生一女。遂留居。然爲學善文辭。嘗謂然謂汝南周銑曰。吾當作賊死。不能乾草根求活也。李齊物爲新平太守。薦諸朝。贊錢三萬。介之見高力士。力士以爲才。置門下。家事一咨之。輒近臣表其能。擢左領軍。倉曹參軍。力士語祿山。表爲平盧掌書記。因出入臥內。祿山喜睡。尙書執筆侍。通宵不寢。絲是親愛。遂與嚴莊語圖讖。導祿山反。陷東都。僞拜中書侍郎。大抵賊所下敕令。皆尙爲之。嚴莊降後。尙獨典政事。至僞侍中。

孫孝哲者。契丹部人。母冷色。祿山通之。故孝哲得狎近。長七尺。伉健有謀。祿山對側門。俟召。衣帶絕。不知所爲。孝哲箴縷素具。徐爲紉。祿山大悅。尤能先事

取情。祿山魁大，非孝哲縫衣不能勝。天寶末，官大將軍，賊僭位，偽拜殿中監，閑廐使，爵爲王，與嚴莊爭寵不平。裘馬光俊，食輒珍滋，賊令監張通儒等守長安，人皆目之。殺妃王宗室子百餘人，窮誅楊國忠高力士黨，與及賊忤者不勝計。割首折肢，流離道衢。祿山死，莊奪其使，以與鄧季暉，慶緒之奔，莊懼爲所圖，因降。有商胡康諱者，天寶中爲安南都護，附楊國忠，官將軍，上元中出家資佐山南，祿山喜其濟，許之。累試鴻臚卿，在賊中，有告其叛，坐誅。事連莊，繫獄，貶江尉。京兆尹劉晏發吏防其家，莊恨之，俄詔釋罪，莊入見代宗，經晏常矜功，怨上，漏禁中事，晏遂貶云。

史思明，寧夏州突厥種，初名筆干，玄宗賜其名，姿癯露，鬚眉偃背，殿目側鼻，寡須髮，蹙健，頗狡，與安祿山共鄉里，生先祿山一日，故長相善，少事特進烏知義，以輕騎覬覦，多所禽賊，通六蕃譯，亦爲互市郎，頃之，貨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爲邏騎所困，欲殺之，給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遂以爲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其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部將瑣高者，名聞國中，思明欲禽以贖罪，詠王曰：「從我者雖多，無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戍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盜，請備之。」主潛師迎擒，殺其衆，囚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祿山俱爲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爾貴在晚。」勉之，遷大將軍，北平太守，從祿山討契丹，祿山敗，單騎走師州，殺其下左賢哥解，魚承仙自解，思明逃山中，再聞旬，復散卒得七百，追見祿山平盧，祿山喜，握手曰：「計而死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語親密曰：「吾聞進退在時，向蚤出，隨哥解地下矣。」契丹取師州，守捉使劉客奴亡去，祿山使思明擊走之，表平盧兵馬使，思明少賤，鄉里易之，大豪辛氏有女方求壻，親思明，告其親曰：「必嫁我思明，宗屬不可。」女固以歸，思明亦貧，曰：「自我得婦，官不休，生男子多，殆且貴乎？」祿山反，使思明略定河北，會賈循死，留思明守范陽，而常山趙子龍等傳檄拒賊，祿山使向潤客等代，遣思明攻常山，九日，執

果卿，進薄，解陽，盧全賊拒守，河間景城平原樂安清河博平六郡稍募兵自固，河間李奧以兵七千救解陽，景城李暉持兵八千助河間，平原顏真卿以兵六千助清河，悉爲思明所敗，暉子杞死之，饒陽愈堅，會李光弼收常山，思明遽解圍，迎戰，晝夜行二百里，相持久不決，郭子儀取趙郡，合兵攻賊，凡再戰，皆大敗，走入博陵，光弼追傳城，幾拔，屬潼關潰，肅宗召朔方河東兵，光弼引還，使王備守常山，賊尾追光弼於井陘，敗歸，攻平盧，劉正臣輕之，不設備，敗保北平，兵貲二千乘皆沒，思明得其銳卒，張甚，謀攻常山，備欲降，諸將殺之，遣使至信都迎刺史烏承恩鎮守，不聽，思明攻土門，城中伏甲詭降，賊登城，伏起，賊殲，思明中戰，扶以免，復攻陷之，焚廬舍，種誅其人，取棄城守將白嘉祐走趙郡，思明圍之五日，入之，嘉祐奔太原，思明再陷常山，賊別帥尹子奇圍河間，顏真卿遣和琳將兵萬餘往救之，於是北風號勁，鼓之，士不進，賊縱擊，大敗，執琳，引衆攻城，禽李奧，又拔景城，李暉赴河死，招樂安降之，遂攻平原，未至，真卿棄郡去，進破清河，執太守王懷忠，入博平，遂圍信都，初，賊先獲承恩母妻及子，故承恩降，而兵尙五萬，騎三千，擊饒陽，李系自燔死，思明兵所嚮，縱其下椎剽，淫奪人妻女，以是士最奮，是時舉河北悉入賊，生人資產掃地，壯賈負，老嬰則殺之，殺人以爲戲，祿山僞署范陽節度使，始麾下騎纔二千，同羅步曳落河止三千，既數勝，兵最彊，猶然有噬江漢心，以精卒五萬昇尹子奇，度河劫北海，以震淮徐，會回紇襲范陽，范陽閉不出，子奇乃還，遂不克，至德二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兵十萬攻太原，是時李光弼使部將張奉璋以兵守故關，思明攻陷之，奉璋走樂平，思明取攻具山東，奉璋墮士廣陽，改服給爲賊使者，責其後期，斬數人，引衆得還太原，時光弼固守，且十月，不能拔，而安慶緒襲位，賜姓安，名榮國，封爲川郡王，賊之陷兩京，常以棄它載禁府珍寶貯范陽，如丘阜，然思明見富饒，憚然驕，欲自取之，已而慶緒敗，走相州，殘士三萬，北歸無所屬，思明擊殺數千人，降之，慶緒知其貳，使御史那承慶安守忠，李立節詣思明議事，且共圖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誼動賊，請問曰：「公貴且賢，無待下爲之謀，然請一言而死，思明曰：『爲我言之。』對曰：『方祿山強，誰敢不服，大夫事之，固無罪，今天子聰明勇智，有少康

宣王風公。賊發使輸賊。無不納。此轉禍入福之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未知。以五千騎來。思明介而勞。前謂曰。公等至。士不勝喜。然邊兵素悍。使者威不自安。請弛弓以入。從之。思明從承慶等飲。即拘之。收其兵。給賞以遣。斬守忠。立節以徇。李光弼聞其絕慶緒。使人招之。前此為承恩已歸國。帝遣鐫諭之。思明使牙門金如意奉十三郡兵八萬籍歸于朝。於是高秀巖以河東自歸。有詔思明為歸義郡王。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諸子並列卿。以秀巖為雲中太守。亦官其諸子。遣承恩與中人李思敬尉撫。趣討殘賊。思明乃遣張忠志守幽州。假薛嵩以恆州刺史。招趙州刺史陸濟使降。授朝義兵五千守冀州。假令狐彰博州刺史。成滑州。然思明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以其常事承恩父知義。冀其無嫌。即擢承恩為河北節度副大使。使圖思明。承恩至范陽。羈服夜過諸將。陰諭以謀。諸將返以告思明。疑未有以驗。會承恩與思敬奏事還。思明留館之。幃所寢。伏二人焉。承恩子入見。因留臥。夜半語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二人白思明。乃執承恩。探衣囊。得賜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牒。又得薄紙書數番。皆當誅將士姓名。賊大詰曰。我何負於爾。至是耶。故答曰。此太尉光弼牒。上不不知也。思明召官吏於廷。西嚮哭曰。臣赤心不負國。何至殺臣。因擄殺承恩父子及支黨二百餘人。囚思敬以聞。帝遣使諭曰。事出承恩。非朕與光弼意。又聞三司議陳希烈等死。思明懼曰。希烈等皆大臣。上皇棄而西。既復位。此等宜見勞。返殺之。況我本從祿山反乎。諸將皆勸賊表天子誅光弼。思明使耿仁智張不矜上疏請斬光弼。不然且攻太原。疏入于函。仁智輒易去。左右密白思明。執二人曰。若負我耶。命斬之。既又欲貸死。復召責曰。仁智事我三十年。今日我忘爾耶。仁智怒曰。人固有死。大夫納邪說。再圖反。我雖生不如死。思明怒。擄殺之。九節度圍相州急。慶緒聞道求救。思明懼王師未敢進。俄而蕭華舉魏州歸天子。崔光遠代守。思明乃引兵擊魏拔之。殺數萬人。乾元二年正月朔。築壇僭稱大聖周王。建元應天。以周寶為司馬。殺相州。却王師。殺慶緒。并其衆。欲遠西略。虞根本未固。即留朝義守相州。自引還。夏四月。更國號大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妻幸為皇后。以朝義為懷王。周寶為相。李歸仁為將。號范陽為燕京。洛陽

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為郡。鑄順天得一錢。欲郊及藉田。聘儒生講制度。或上書言北有兩蕃。西有二都。勝負未可知。而為太平事。難矣。思明不悅。遂祠祀上帝。是日大風。不能郊。留于朝。清守幽州。使阿史那王。向真。張通儒。高如震。高久仁。王東武等輔之。兵四出寇河南。身出濮陽。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出白高。周萬志自胡夏度河圍汴州。於是節度使許叔冀濮州刺史董秦。梁浦。田神功皆附賊。即命叔冀與李祥守汴州。徙秦等家屬平盧。使浦神功下江淮。約曰。得地人取賞二釐。思明乘勝鼓行。西陷洛陽。破汝鄭滑三州。圍李光弼河陽。不能拔。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弼攻之。太清降。思明又遣田承嗣擊申光等州。王同芝舉陳許。敬鉅舉兗鄆。薛嵩舉曹。上元二年二月。思明以計敗光弼兵於北邙。王師棄河陽懷州。京師震恐。益兵屯陝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為先鋒。身自宜陽繼進。朝義攻陝。敗于姜子坂。退壁永寧。思明大怒。召朝義并駱悅。蔡文景。許季常。將誅而釋之。詔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欲追朝清自副。又敕朝義築三角城居糧。終日畢未填。而思明至。怒不如約。辭曰。士疲少息耳。思明曰。汝惜士而違我令邪。據鞍畢填乃去。顯曰。朝下陝。夕斬是賊。朝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所愛曹將軍擊刁斗呵衛。駱悅等被誅。即共說朝義曰。向兵敗。悅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面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勸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優謹。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牀叱咤。優問故。答曰。我夢羣鹿度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壓。優相謂曰。胡命盡乎。少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對。輒殺數人。共指匿。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殿下。將乘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復罵曹將軍曰。胡誤我。左右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悅還報。朝義曰。驚聖人否。損聖人否。悅曰。無。時周寶。許叔冀以後軍屯福昌。季常。叔冀子也。朝義令告之。寶聞。驚仆地。賊領兵還。寶等出迎。悅惡其貳。乃殺寶。次柳泉。悅畏衆不服。殺殺思明。以莊裏尸棄宅。貨還東京。朝義乃即位。建元顯聖。初。思明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為尊。朝義妻長子。寬厚。下多



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賈阿史那玉圖朝清朝清喜田獵戕虐似思明淫酷過之養帳下三千人皆剽賊輕死賈給計曰聞上欲以王爲太子且車駕在遠王宜入侍朝清謂然趣帳下出治裝賈使高久仁高如震率壯士入牙城朝清聞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登樓賈等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玉軍僞北朝清下被執與母幸俱死發通儒不知引兵戰城中數日不克亦死賈攝軍事未幾玉襲殺之自爲長史治殺朝清罪乃桑久仁徇于軍如震懼擁兵拒守五日玉敗走武清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凡胡面者無長少悉誅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使斬如震幽州乃定朝義虛懷禮下事皆決大臣然無經略才當此時洛陽諸郡人相食城邑榛墟又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故輩行恥爲朝義屈召兵輒不至欲還幽州會雍王以河東朔方回紇兵十餘萬討賊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先錄魚朝恩郭英又殿入自龍池李抱玉薄河陽李光弼徑陳留合兵始代宗召南北軍諸將問所以討賊計開府儀同三司管崇嗣曰我得回紇無不勝帝曰未也右金吾大將軍薛景仙曰我若不勝請以勇士二萬椎鋒死賊帝曰壯矣右金吾大將軍長孫全緒曰賊若背城戰破之必矣若閉城留死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攻城持久勢且沮我若休士張勢以緩賊使光弼取陳留抱玉據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彼脅從者相疑則滅可待帝曰善命潼關陝戒嚴師次洛陽馳兵下懷州王師部伍靜嚴賊有懼色朝義以師十萬距橫水戰大敗俘賊凡六萬委牛馬器甲不可計朝義燒明堂東奔汴州僞節度使張獻誠不納自濮北趨幽州東都再更亂英又朝恩等不能戢軍與回紇縱掠延及鄭汝閭井至無煙方例寒人皆連紙襪書爲哀禱賊走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河東成將李竭誠成德李令崇皆背賊角戰至漳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不悅田承嗣請環車爲營內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既戰而卻王師逐之爭賞賈賊引奇兵繞出又伏殺王師卻數十里止朝義遂走冀州瑒追圍之閱四旬賊入戰八奔明年正月閭精兵欲決死承嗣謂朝義不如身將銳還幽州因懷仙悉兵五萬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全臣請堅守雖瑒之覆不遽下朝義然納以騎五千夜出北行握承嗣手以存

亡爲託承嗣頓首流涕將行復曰閭門百口母老子稚今付公矣承嗣聽命少選集諸將曰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殺人聚墓焚人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公門華貴爲我虜隸齊集宋子爲我掃除今天降鑒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亦不常能改往脩今是轉危卽安矣旦日出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善遂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夜半走矣胡不追賊瑒未信承嗣將朝義母及妻孥詣瑒壘於是諸軍率輕兵追之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壁不受曰頃既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執甚焉朝義告饒抱忠饋于野朝義飯軍亦飯飯已軍子弟稍稍辭去朝義流涕罵承嗣曰老奴誤我去至梁鄉拜思明墓東走廣陽不受謀奔兩蕃懷仙招之自漁陽回止幽州越死醫巫閭祠下懷仙斬其首傳長安召故將收其屍懷仙改服出次哭之士皆號慟及葬莫知其所僞恆州刺史張忠志趙州刺史盧俊定州刺史程元勝徐州刺史劉如伶相州節度使薛嵩及懷仙承嗣等皆舉其地以歸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滅朝義死部送將士妻口百餘于官有司請諡司農帝曰是皆賈家子骨掠至此命棄食還其親無所歸者官爲資遣贊曰祿山思明與夷奴餓伴假天子恩幸遂亂天下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賊殺其父事之好還天道固然然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故二賊暴興而亟滅張謂機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杜牧謂相工稱隋文帝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壯老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張杜確論至今多稱誦之如祿山思明希劉裕楊堅而不至者是以著其論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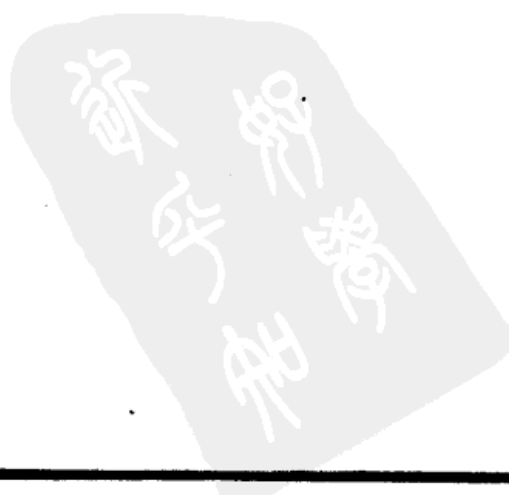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上考證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上考證

安祿山傳道賈子安節○舊書作貞節。

以張通備守東京○舊書作西京留守。沈炳震曰。新書誤。臣宗楷按。慶緒篡後。即以張通備安守忠等屯長安。則其守西京明矣。當從舊書。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上考證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五十中

逆臣

李希烈，燕州遼西人。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浮海戰河北，有勞。及忠臣在淮西，因署偏裨，試光祿卿。軍中藉藉高其才，會忠臣荒縱不事，得間衆怒，逐忠臣，聽命。代宗詔忻王爲節度副大使，使希烈專留後事。又詔滑亳節度使李勉兼領汴州，德宗立，加御史大夫，卽拜節度使，名其軍曰淮寧，以寵之。梁崇義之反，敕諸道進討，詔進希烈南平郡王，漢南北招討處置使。又拜諸軍都統，平崇義功多，擁兵欲有其地，會山南節度使李承至，不克，猶大掠而去，以功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納叛，以檢校司空兼滑青節度使討之。希烈擁衆三萬，次許州，不進。遣李宜約納爲脅，陰計取汴州，卽檄李勉假道，勉度所宜出，儲陳留，治梁除道以須。希烈計得，因燬屬勉，勉嚴備以守，納遣游兵導希烈絕汴鉤路，勉治蔡渠，列東南饋。希烈遣使者約河北朱滔、田悅等連和，凶焰熾然，俄而滔等自相王。遣使者來奉牋，希烈亦自號建興王。天下都元帥、五賊株連半天下。建中四年正月，詔諸節度以兵犄角攻討。唐漢臣、高彥哲以兵萬人屯汝州，未至，賊將乘霧進。王師還，賊取汝州，執李元平。兵西首，東都大震。士皆走河陽，嶧、留守鄭叔則壁西苑，賊按兵不進。帝聽盧杞計，詔太子太師顏真卿諭賊已行，又遣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討之。希烈見真卿，傲桀不臣，敕左右警衛朝政，卽北侵汴州。南略鄂州，有詔江西節度使嗣曹王皋擊之，拔斬黃兩州。擊賊將李良，韓霜露於白巖，二將走。初，希烈自襄陽還，留姚愔戍鄧州，賊又得汝，則武關梗絕。帝使陝觀察使姚明敷治上津道，置館通南方貢貨。希烈遣董待名、韓霜露、劉敬宗、陳質、翟崇暉分掠州縣，官軍數奔，曜復取汝州。希烈遣周曾、呂從貢、康琳拒曜，次襄城，與王玢、姚愔、韋清合謀襲希烈，不克，皆死。清奔劉洽，希烈懼，遣蔡州上疏歸罪，帝不赦。詔斬希烈者，四品以上得其官，五品以下戶四百，民賜復三年。遣神策將劉德信將節度觀察團練子弟兵屯

陽翟并力，以李勉爲淮西招討使，曜副之。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爲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節度使賈耽與畢副之。德信去陽翟，入汝壁，賊取陽翟，覆伯儀軍，曜戰不利，屯襄城。希烈估其壯，舉衆三萬圍曜。時帝西狩，師氣熾，不能抗，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慘害，臨戰陣殺人，血流於前而飲食自若也。以故人畏服，爲盡死，乘襄城之捷，進攻汴州，入之。運土木治道，怒不如程，驅人填塹，號泣稍勉。奔宋州，希烈已據汴，僭卽皇帝位，國號楚，建元武成，以張鸞子李緄、李元平爲宰相。鄭賁爲侍中，孫廣爲中書令，披其地，建四節度，以汴州爲大梁府，治安州爲南關，梁石作置。又於上蔡襄城獲折車鉅，奉以爲瑞，惑其下。因窺江淮，威兵攻襄邑，守將高翼死之。於是汴滑副都統劉洽率曲環、李克信軍十餘萬戰白塔，不利。洽引還，卒柏少清攬轡曰：「公小不利遽北，奈何？」洽不聽。夜入宋州，賊驩勝，徑薄寧陵，舟乘衝進，亘七十里。時洽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賊使妖人祈風火戰，棚盡焚，燄欲登。彥昭按劍乘陣，士感奮，風亦反。昌計於衆曰：「軍法倍不戰，賊畏吾寡，不如退以驕賊。」自宋出精銳，擣不意，功可成。彥昭謝曰：「君少待，請盡力。」乃登城誓衆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賊善，然我爲守，得失在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者死外，吾衆盡矣。」士皆泣且拜曰：「公在是，誰敢去？」昌大歎。彥昭擊家牛犢軍，士死戰，斬首三千級，請援於洽。其屬作書言城且危，彥昭視曰：「君輕我耶？」取紙自爲書，洽得書，喜曰：「健將在西，吾何憂？」遣兵八百夜支而入，賊不知，詰旦傳城，士奮出，希烈大敗，取其旆，斬首萬計。追北至襄邑，收賊資糧而還。洽表其功，拜彥昭御史大夫，實封百五十戶。希烈既沮卻，而壽州刺史張建封亦屯固始，廢其旁。希烈懼，遣汴州道崇暉以精兵襲陳，復爲洽敗，俘衆三萬，執崇暉，進拔汴州，禽鄭賁、劉敬宗、張伯元、呂子巖、李達干。希烈通歸蔡賊，成將孫液擊鄭州降。帝卽拜液爲刺史。貞元二年，遣杜文朝寇襄州，爲樊鄆所破，獲文朝，會車建封，環及李澄四略其地，勢日蹙。希烈縮氣不敢搖，啖牛肉而病，親將陳仙奇陰令醫毒之以死。始希烈入汴，聞戶曹參軍賈良女美，強取之，女顧曰：「慎無成，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謀，能轉移之。」嘗稱仙奇忠勇可用，而妻亦賈姓，願如嫂，願者以固其夫。希烈許諾，乘間往

請仙奇書曰：賊雖強，終必敗。云何？實久而癯，及希烈死，子不發喪，欲悉誅諸將乃自立。宋決有獻舍挑者，實請分遣仙奇妻，聽之。因遣弟九難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與薛育率兵襲而入，子出偏拜曰：請去帝號，如淄青故事。語已，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以仙奇忠，即拜淮西節度使。百姓給復二年，後爲吳少誠所殺，有詔贈太子太保，實亦死。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僞署柳城使，泚資壯偉，腰腹十圍，外寬和中，實狠刻，少推父蔭，藉軍中，與弟滔並爲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凡戰所得，必分麾下士以勸其心，陰備凶德。朱希彩爲節度使，頗委信之。大曆七年，希彩爲下所殺，衆未有屬，泚方外屯，而滔主牙兵，尤狡譎，乃潛發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愕眙，因共誅泚，推知留後，遣使至京師聽命，有詔檢校左散騎常侍，即拜盧龍節度留後，復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實封戶二百。泚上書謝，遣滔將兵西防秋，代宗悅，手詔褒美。居三年，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以騎三千身入衛，有詔起第以待，既行，屬疾或動，還泚曰：與吾戶猶至京師，將吏乃不敢言。時四方無事，天子猶日視朝，泚以偶日至，見內殿，賜乘輿馬二，戰馬十，金綵甚厚，士校皆有賜，宴資隆渥。泚之來，猶攝後務，稍稍翦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爲滔所賣，不得志，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後，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統，河陽丞平兵，郭子儀主之，決勝楊猷兵，李抱玉主之，淮西鳳翔兵，馬璘主之，汴宋淄青兵，泚主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屯奉天，賜禁中兵以爲寵，擇檢校司空，代李抱玉爲鳳翔右節度副大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明年，徙王遠，德宗立，改鎮鳳翔，進封戶三百。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逕原，徙屯原州，懷光前嘗作泚與崔寧領兵，崔寧，涇州素聞懷光暴相，相懷光，劉文喜因劫衆以亂，請留秀實，又求屬泚，詔代懷光，文喜合兵二萬，乘城使，神將劉海賓入陳事，海賓請假文喜節，臣當斬其首，帝曰：爾誠忠，然我節不可得，還還，詔泚懷光攻之，帝爲減大官，賜給銀文書，閉關，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與泚懷光欲避之，別將韓游瓌曰：戎若來，涇人必殺，雖肯爲反賊，沒身于虜者，少須之，俄吐蕃游騎升高招涇人，衆曰：始

吾屬爲文喜求節度，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諸將面爲異俗乎？海賓果與其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由是涇人德之。詔加中書令，遷屯進，拜太尉，滔合田悅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懼，懼請死，帝勉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更以張鑑節度鳳翔，還泚京師，加實封千戶，不朝請，中人監第，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逕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關下，師次澧水，京兆尹王翊使吏供軍糧，餽餉者衆怒，不肯食，羣謀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而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耶？今理林大盈庫實如山，尙何往？乃盡甲反，旗而鼓，帝聞，命中人持賜往，人二縑士愈悖，射中人，中人返走，時令言尙論兵禁中，既上變，乃馳至長樂坂，遇兵還，引滿向令言，令言大呼曰：引而東，富貴可取，何失計爲滅族事？衆劫令言以西行，帝遣使者開龍門，賊已陣通化門，殺使者，帝遣普王與學士姜公輔載金綵慰撫，賊薄丹鳳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關東河北戰不利，禁兵悉東，衛士內空，而神策軍使白志貞籍市人隸兵，聽其居肆，私取庸自入，故遠追皆不至，帝出苑北門，羽衛纔數十，普王前導，皇太子，王章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使令狐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飯數匕而去，賊已嚴何諸門，士人羣衣而出，盧杞，關播，李竦皆踰垣走，與劉從一，趙贊，王翊，陸贄，吳通微等追及帝咸陽，郭曜與童奴數十獵苑中，聞譟，謁道左，帝勞之，懇乞從，許之，還曉至奉天，吏惶懼，謁千門，潭城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裏兵欲擊賊，聞衆與出，遂奔奉天，於是人未知帝所在，踰三日，諸王羣臣稍稍自問，道至，初令官陣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舍元殿，周呼曰：天子出矣，今日共可取富貴，謀而進，掠宜春苑，入諸宮，姦人因亂竊入內府，盜寶貨，終夜不絕，道路更剽掠，居人嚴兵自保，賊無屬，畏不能久，以泚昔在涇有恩，且失權久，庸思亂，乃相謀曰：太尉方囚，若迎之，事可濟，令官率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答，留使者飲，以觀衆心，夜數百騎復往，泚知不餒，乃擁使向關下，炬火竟街，觀者以萬計，舍前殿，總六軍，明日下午，令曰：國家有事，東方，涇人赴難，不習朝章，驚衆與，百官三日並赴行在，留者守本司，遽令誅，使徒居白華殿，或說泚迎天子，泚顧望尋然，光祿卿源休至請間，教以不臣，詔稱符

命說悅發光晨李忠臣皆新失職怨望亦勸成之鳳翔大將張廷芝徑將段賊  
引兵三千自襄城來說自謂得人助逆志堅決因署休京兆尹判度支忠  
臣皇城使又以段秀實失軍疑有怨起之委以謀秀實與劉海賓憤發挺擊賊  
忠臣讓說破面得不死明日大陳旗章金石于廷傳言立宗室王監國士庶  
就往觀說即皇帝位於宣政殿說大奏建元應天侍衛皆率伍諸臣在位者  
幾十餘通太常卿樊系爲冊冊成仰藥死說下詔稱幽囚之中神器自至以示  
受命即拜令言侍中關內副元帥忠臣司空兼侍中休中書侍郎將鎮門下侍  
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蔣鍊爲御史中丞敬鉅御史大夫許季常京兆尹  
洪經綸太常少卿彭偃中書舍人裴揆崔幼真給事中廷芝光晨賊諫崔宣張  
寶何望之杜如江等並爲署節度使以兄子遂爲太子以洛陽爲王太尉尙書  
令說皇太弟帝使高重傑屯梁山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尸哭盡哀結蒲  
爲首以葬說得首亦集羣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說既勝則令都人曰  
李天賜無不終日當平日月說甚自謂無前乃燒慶廟園御物帝患之渾瑊伏  
兵漢谷引數千騎跳攻長安說大驚踣橋前瑊引卻日月尾追瑊伏關射日月  
殺之說懷恨其母不哭罵曰妾奴天子貴而何事死且晚說自將偏奉天羣衆  
與物自後以令言爲上將光晨副之忠臣留守以蔣鍊李平爲宰相於是城  
率將游魂集說大敗死者萬計退三里而舍修攻具毀廬室爲樓車百尺下  
城城中會杜希全以兵敗漢谷賊益張又劉德信高彥哲自汝州取沙苑馬五  
百餘匹驍騎思于說西三敗賊次東渭橋出遊奕軍以逼都城忠臣兵數劬請  
說乃急攻城羅民樓壁連雲架令壯士居上將傳壕守者震駭渾瑊乃使侯  
仲莊韓澄穴地道架礮縱火焚之城上揮青流數百步衆亂而驚城中兵出皇  
太子晉戰賊大敗然賊貪其衆連長圍以百餘營射城中不及輕坐者三步城  
益急帝召羣臣曰朕負衆圍宣國守公等家在賊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  
臣等死無貳帝亦太息賊城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五萬至敗賊  
于魯店遂戰城下自晨至昏賊潰帝下觀戰傳詔曰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聞  
者感泣是夜說引去初帝至奉天或言賊已立說必來攻請治守具宰相盧杞

曰說大臣奈何疑其反及說圍城帝卒不詰其言說之歸令言方治攻具忠臣  
坊坊團結人皆厭苦說悉止之曰攻守我自辦賊嘗令士馳入曰奉天陷矣百  
姓相顧泣市無留人臺省吏落路郎官一二而已李懷光壁九子澤李晟自白  
馬津來營東渭橋尙可孤以襄鄧兵五千次藍田駱元光守昭應馬燧使子集  
以兵三千屯中渭橋時奉天圍久食且盡以盧絳帝馬太官糲米止二斛圍解  
父老等上壺飧餅餌劍南節度使張延賞獻帛數十狀諸方買物踵來因大賜  
軍中詔殿中侍御史方俟著治金商道權通轉輸羣臣家在城者賊猶給俸中  
人朱重曜爲賊謀曰執其家以招士大夫不來者夷之孫知古諤曰陛下以柔  
服人若夷其妻子是絕嚮化意且義士殺身何顧於家乃止與元元年說以本  
封還軍漢地也更號漢改元天皇或曰王師欲潛壞京師四隅垣以入說懼詔  
金吾布士於衛吏儲五炬以防夜城隅率百步建一樓候望非常凡祠廟廬  
皆帷甲戒曰軍來則四面擊太倉糧竭賊督吏索觀寺餘米萬斛糲朴流離士  
饑饉而神策六軍從行在及哥舒曜李晟兵皆家裏不絕或請傳給說曰士在  
外而弱難絕食則死豈吾心哉即厚敕居人許季常曰一旦有急請藉中人公  
侯三千族之資足矣或謂說陛下既受命而存唐九廟諸陵不宜說朕嘗北  
面事唐胡忍此又曰官多缺請擇才授之脅以兵使不得辭說曰彊授則人懼  
但欲仕者與之安能叩戶拜官邪奉天所下敕令凡受賊僞官者破賊日悉貸  
不問官軍密榜諸道說方宿未央徑原士相與謀殺說說知之輒徙它處衆謀  
亦止光晨與懷光對壁李希倩請以精騎五百犯之光晨不許曰西軍方彊不  
可輕以取敗日暮兩軍退希倩謁說曰光晨有他志視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  
許請斬光晨又不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豈知未可乎希倩怒曰臣盡心以事  
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淮西說許諾以馬十匹縑錦一百曰以此東歸希倩慙  
復入曰臣愚罪當死願死軍前說又許之光晨見說曰臣不敢反因再拜說  
慰勉之官軍懷說首香積二場以決其流城中水絕說役數百人治之東出灊  
水與王師戰大奔還闕都門士皆甲以待次乃罷李平請修攻具說懷光取  
苑中大街大木爲衝車程役苦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



食上下備恐賊所用唯盧龍神策團練兵而巡原軍驕不可制但完守所獲不出戰故泚數北憂甚欲出走術家爭曰陛下當不出宮雖西軍入且自有變泚據以自安會李懷光貳于帝不欲泚平按軍觀望帝欲幸咸陽趣諸將捕賊懷光出曉言乃詔戴休顏守奉天尚可孤守鳳翔元光守渭橋進符梁州次渭陽太惠曰朕是行將有承嘉事乎渾瑊曰臨大難無畏者聖人勇也陛下何言之過懷光遂與泚連和京師知帝益西二叛膠固謂亂且成出受賊官者十八始泚多出金兄事懷光約平關中割地爲鄰國故懷光決反因并陽惠元李建徽軍泚知懷光反明白即賜詔待以臣禮督其兵入衛懷光歎見欺引其軍東保河中泚數遣人誘還原渭河清不從又結其將田希鑒遂密河清以應賊泚即以代河清使結吐蕃李晟等兵護瑊士益附而渾瑊又舉破賊將韓旻宋歸朝於武亭川斬計萬級歸朝奔懷光晟率渾瑊略元光尚可孤悉師攻賊晟薄光寨門敗賊將張廷芝李希倩賊寨門哭保白華晟引軍還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分遣入泚將段賊伏莽中爲王伉所禽姚令言張廷芝與晟遇十關皆北遂至白華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橋十里密約降於晟晟之入光晟勸泚等出奔故泚挾令言廷芝休子平朱連引殘軍西走光晟衝出之因諸賊降泚失道問野人答曰朱太尉邪休曰漢皇帝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泚怒欲殺之乃亡去泚至涇州長武城田希鑒拒之泚曰子之節吾所授奈何拒我火其門希鑒擲節陷中曰歸汝節泚舉軍哭賊中人望見其子弟亦哭宋廣曰其妻哭斯矣衆止哭泚更會遺放遣梁廷芬入見希鑒曰公殺一節度唐天子必不容何不納朱公成大事希鑒陰可廷芬出報泚悅廷芬請宰相不得乃不復入泚猶餘范陽卒三千北走驪山關寧州刺史夏侯英開門降而待泚不敵入因保彭原西城廷芬與泚腹心朱惟孝夜射泚墜臂中韓旻薛勳高勳密襲朱進卿董希芝共斬泚使宋廣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三今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翔皆斬首泚將金吾將軍馬悅走覺項得入幽州朱重曜者事泚最親泚呼爲兄會窮冬大雨泚欲變燭殺重曜以王種祥賊平出其尸陳之李希倩等諸將皆以次夷滅初源休爲京兆尹使回紇將還盧杞畏其辯能結

主恩次太原奏爲光祿卿休德望故導泚僭號爲調兵食署拜百官事一咨之時訂其逆甚於泚脅學大臣多殺宗室子孫幾于盡每王師不利喜見屠戮與姚令言勸泚圖奉天晝夜爲賊謀二人爭自比蕭何休願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者我視蕭何子當曹參可矣即收圖籍貯府庫效何者人皆笑謂爲火迫鄭侯本相州人令言者河中人始應募隸涇原節度使馬瑋府孟暉之爲留後表其謹肅任將帥遂爲節度使既挾泚亂頗盡力彭偃銳于進自謂爲宰相所抑鬱鬱不懌泚亂匿田家既得用辭令一出其手故辭尤諄諄李晟愛張光晟才表丐原死置軍中略元光怒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坐拂衣去晟乃殺之李懷光以宋歸朝獻諸朝斬之唯李日月母得貸泚未敗號其第爲潛龍宮從珍寶實之人謂潛龍勿用亡兆也晟惡田希鑒之逆欲因事誅之會吐蕃寇涇州晟方帥涇原故希鑒請救晟遣史萬歲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過希鑒來謁其妻季父事晟晟屢入宴將還師好謂希鑒曰吾久留此諸將皆故人吾欲置酒以別可過營飲也希鑒等諸營酒未行晟曰諸君相過宜自通姓名籍里諸將以次言無罪者坐自如如有罪者處實責一卒引出斬而瘞之希鑒坐殿下未知當死晟顧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何面目見我乎希鑒不能對晟曰田郎老矣坐於牀置對乃絳幕中以季觀代爲節度使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中考證

朱泚傳樊系爲冊冊成仰藥死○舊書僞署樊系爲禮部侍郎未知孰是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中考證

新學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辨給。喜養亡命。咸通末。仍歲饑。盜興河南。乾符二年。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俘萬人。勢遂張。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虐。賊重賞。罰不平。宰相恥之。僖宗不知也。其果帥尙君長。柴存。畢師鐸。曹師雄。柳彥璋。劉漢宏。李重霸等十餘輩。所在肆掠。而巢喜亂。即與羣從八人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最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兵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副焉。仙芝略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梁死。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羣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忿。思亂。賊聞之。趣郛城。不十日。破入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檢過。於是鳳翔。郿。寧。涇。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燹聚鄆。汝。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學城守。故賊放兵四略。殘郛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遺貨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隋州。執刺史。據安州。自如。分奇兵圍舒。羣盜壽光等州。時威老且闇。不任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即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不失作功臣。故驕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爲行營都統。以前靖臘卿李琢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代元裕。賊出入斯黃。斯州刺史裴溫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等詣溫飲。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慰撫。仙芝喜。巢恨實不及己。詢曰。君降獨得官。五千衆且奈何。丐我兵。無留。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憚衆怒。即不受命。劫州兵。擄中人士去。賊分其衆。尙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薛平。進陷沂州。遂至數萬。餘類蔡保。

嶺呀山。是時柳彥璋又取江州。執刺史陶祥。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荆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溫嬰城守。賊縱火焚樓櫓。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兵萬五千。齎糧糴。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賊不能守。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彥仁爲江州刺史。勅兵乘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彥璋。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昌守。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瑄拒却之。乃向浙西。援宣潤。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別部遣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遣其屬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乃遣蔡溫球。楚彥威。尙君長來降。欲詰關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禽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馳驛即訊。不能明。卒斬君長等千狗脊嶺。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郭。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賊五萬級。復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曾元裕敗賊於申州。死者萬人。帝以威殺尙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爲招討使。張自勉爲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勣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爲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斬鄭。鄭妻城陽翟者。爲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爲節度使裴勣斬二長。死者甚衆。巢大沮。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己。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瑒。於是高駢遣將張彥。梁繼。攻賊。破之。賊收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直趨建州。初軍中謠曰。逢儒則肉。師必獲。巢入閩。俘民給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僞路圓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薙。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尙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巢陷桂管。進寇。



廣州節度使李迢書求表爲天平節度。又脅崔瑒言于朝。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將入關。因詆官豎柄朝。垢遺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銓貢失才。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賊者族。皆當時極敵。天子既憐宋威失計。罷之。而宰相王鐸請自行。乃拜鐸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率諸道兵進討。鐸屯江陵。表奉寧節度使李係爲招討副使。湖南觀察使以先鋒屯潭州。兩屯烽驛相望。會賊中大疫。衆死什四。遂引北還。自桂編大柁。沿湘下衡永。破潭州。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燬焉。投齒蔽江。進逼江陵。號五十萬。鐸兵寡。即棄城。先此劉漢宏已略地焚廬。人皆竄山谷。俄而係敗。閉至。鐸棄城走襄陽。官軍乘亂縱掠。會兩雪。人多死溝壑。其十月。巢據荆南。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吾腕可斷。表不可爲。巢怒。殺之。欲進驍鐸。會江西招討使曹全最與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釘礮藥。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輒奔還。莫能禁。官兵伏于林間。而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執賊渠十二輩。巢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伴什八。鐸招漢宏降之。或勸巨容窮追。答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實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攻鄂州。入之。全最將度江。會有詔以段彥普代其使。乃止。巢畏。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娼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騎能困我。況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年。淮南高駢遣將張彥度江。敗王重霸。降之。巢數卻。乃保饒州。衆多疫。別部常宏以衆數萬降。所在戮死。諸軍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張彥。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而漢宏殘衆復奮寇宋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濟采石。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詔充海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拜全最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賊方守滁和。全最以天平兵敗于淮上。宰相豆盧瑑計。敕師未至。請假巢天平節度使。使無得西。以精兵戍宣

武塞汝鄆路。賊首可致矣。盧攜執不可。請召諸道兵壁泗上。以宣武節度統之。則巢且還寇東南。徘徊山浙。救死而已。詔可。前此已詔天下兵屯潞水。禁賊北走。於是徐兵三千遣許。其帥薛能館徐衆城中。許人驚謂見襲。部將周發自潞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軍聞亂。列將時溥亦引歸。囚其帥支詳。充海齊克讓懼下叛。引軍還兗州。潞水屯皆散。巢聞。悉衆度淮。妄稱率士大將軍。整衆不剽掠。所過惟取丁壯益兵。李罕之犯申光。賴宋徐克等州吏皆亡。巢自將攻汝州。欲薄東都。當是時。天子冲弱。怖而流淚。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關內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震擾。前說帝以幸蜀事。帝自幸神策軍。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爲先鋒。右軍步將王師會督糧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千人。當是時。巢已陷東都。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巢入。勞問而已。里閭晏然。帝餞令孜章信門。資遺豐饒。然衛兵皆長安高貴。世藉兩軍。得粟賜。侈服怒馬。以訕權豪。初不知戰。聞科選。皆哭于家。陰出資雇販區病坊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承範以彊弩三千防關。辭曰。祿山率兵五萬陷東都。今賊衆六十萬。過祿山遠甚。恐不足守。帝不許。賊進取陝。號檄關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神策兵過華。裏三日糧。不能飽。無關志。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賊少卻。俄而巢至。師大譁。川谷皆震。時士饑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出金諭軍中曰。諸君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飛石以射。巢驅民內塹。火關樓皆盡。始關左有大谷。禁行人。號禁谷。賊至。令孜屯關而忘谷之可入。尙讓引衆趨谷。承範惶遽。使師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賊已入。明日。夾攻關。王師潰。師會欲自殺。承範曰。吾二人死。孰當辦者。不如見天子以實聞。死未晚。乃羸服逃。始博野鳳翔軍過渭橋。見募軍服鮮煥。怒曰。是等何功遽然。至是更爲賊鄉導。前賊歸焚西市。帝類郊祈哀。會承範至。具言不守狀。帝黜宰相盧攜。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惟福穆澤壽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匡範統右軍以殿。巢以尙讓爲平唐大將軍。盡洪。費全古副之。賊衆皆被髮錦衣。大抵輜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

宣方與羣臣迎賊瀾上。巢棄黃金與衛者皆縶袍華幘。其黨乘銅與以從。騎士凡數十萬先侵之。陷京師。入自春明門。升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歟。巢舍田令牧第。賊見窮民。抵金帛與之。尙讓即妄曉人曰。黃王非如唐室。不惜而輩。各安毋恐。甫數日。因大掠。縛籍居人索財。號淘物。富家皆跣而驅。賊會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屋舍不可貨。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巢肅太清宮。卜日。舍舍元殿。僭即位。號大齊。求哀冤不得。繪弋拂爲之。無金石樂。擊大鼓數百。列長劍大刀爲衛。大赦。建元爲金統。王官三品以上傳。四品以下還之。因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當代唐。又黃爲土金所生。蓋天啓云。其徒上巢號承天廣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爲皇后。以尙讓趙璋崔瑒楊希古爲宰相。鄭漢璋御史中丞李儁黃諤尙書尙書。方特諫議大夫皮日休沈雲翔裴渥翰林學士孟櫟蓋洪尙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費傳古樞密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馬祥右散騎常侍。王璠京兆尹。許建。米實。劉瑋。朱溫。張全。彭攢。李逵等爲諸將軍。游弈使。其餘以次封拜。取趙偉五百人號功臣。以林言爲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于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召王官。無有至者。乃大索里閭。豆盧瑑崔沆等匿承寧里張直方家。直方者。素豪傑。故士多依之。或告賊納亡命者。巢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劉鄩裴諒趙澤李逵李湯死者百餘人。將作監鄭綦郎官鄭係舉族縶。是時乘輿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巢使朱溫攻鄧州。陷之。以擾荆襄。遣林言尙讓寇鳳翔。爲鄭畋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行營司馬。數攻城。斬萬級。畋將朱玖陽爲賊將王政夏兵。俄而殺政。引軍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王重榮營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鄆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拔咸陽。棧渭水。破尙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門。弘夫傳城舍。都人共謀曰。王師至。處存遣銳卒五千以白帶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郊涇軍爭入京師。諸軍亦解甲休。競掠貨財于女。市少年亦冒作帶。蜂爲剽。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則

遣孟楷率賊數百掩郊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謹迎之。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賊執弘夫害之。處存走營。始王璠破奉天。引衆數千隨弘夫。及將將敗。獨一軍戰尤力。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諸軍退保武功。於是中和二年二月也。其五月。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玖以涇岐麟夏兵入萬營與平。巢亦遣王璠營黑水。攻戰未能勝。鄭畋將賈汝夜率士燔都門。殺運卒。賊震懼。於時畿民柵山谷自保。不得耕。米斗錢三十千。屑樹皮以食。有執柵民鬻賊以爲糧。人獲數十萬錢。士人或賣餅自業。舉奔河中。李孝昌拓拔思恭徙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帥朱溫尙讓涉渭敗孝昌等軍。高潯擊賊李詳。不勝。賊復取華州。巢即授華州刺史以溫爲同州刺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破陳敬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營與平。爲賊所圍。決河灌之。不克。有題尙書省戶。議賊且亡。尙讓怒殺吏輒刺目懸之。誅郎官門閹卒凡數千人。百司逃無在者。天子更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榮爲左右司馬。諸葛爽康實爲左右先鋒。平師儒爲後軍。時博習漕賦。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爲京畿都統。處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門思恭爲鐸都監。楊復光監行營。中書舍人盧胤征爲克復制置副使。於是鐸以山南劍南軍營靈感祠。朱玖以岐夏軍營與平。重榮處存營渭北。復光以壽滄荆南軍合發營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營渭橋。程宗楚營京右。朱溫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趨同州。刺史米達出奔。溫據州以守。六月。尙讓寇河中。使朱溫攻四關。敗諸葛爽。破重榮數千騎於河上。爽閉關不出。讓遂拔郃陽。攻宜君壘。大雨雪盈尺。兵死什三。七月。賊攻鳳翔。敗節度李昌言於潯水。又遣彊武武功槐里涇鄆兵卻。獨鳳翔兵固壁。拓拔思恭以銳士萬八千赴難。逗留不進。河中糧艘三十道夏陽。朱溫使兵奪艘。重榮以甲士三萬救之。溫懼。鑿沈其舟。兵遂圍溫。溫數困。又度巢勢蹙且敗。而孟楷方專國。溫巧師。楷沮不報。即斬賊大將馬恭降重榮。帝進拓拔思恭爲京四面都統。敕朱玖軍馬嵬。溫既降。重榮過之厚。故李詳亦獻款。賊覺。斬之於赤水。更以黃思鄆爲刺史。十月。鐸潯壞於與平。左抵馬嵬。使將薛韜董之。由馬嵬武功入斜谷。

以通警屋列屯十四使將梁璠主之置關於沮水七盤三溪木皮嶺以遮秦隴京左行營都統東方達禽賊銳將李公迪破堡三十華卒逐黃思鄴巢以王遇爲刺史遇降河中明年正月王鐸使鴈門節度使李克用破賊于渭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會鐸與安潛皆罷克用獨引軍自嵐石出夏陽屯沙苑破黃揆軍遂營乾陀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命王璠林言軍居左趙璋尙讓軍居右衆凡十萬與王師大戰梁田賊敗執俘數萬僞爵三十里敵爲京觀璠與黃揆襲華州據之遇亡去克用掘塹環州分騎屯渭北命薛志勣康若立夜襲京師火唐聚俘賊而還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有通謀即發兵三萬據藍田道使尙讓援華州克用率重榮迎戰零口破之遂拔其城接引衆出走涇原節度使張鈞說蕃渾與盟共討賊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遠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賊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崩潰遂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闕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季輜重珍寶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雄吐著所燬唯衛衙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繕神麗如開元時至巢敗方鎮兵互入虜掠火大內惟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楊復光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宮留守王徽衛諸門撫定居人詔尙書右僕射裴璠復舊省購置駱使衛舊章秘籍豫敗巢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驍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真天德將顧彥朗七十人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即臣賊與連和楷擊陳州敗死巢自圍之略鄆許孟洛東入徐克數十州人大饑餓死櫛斃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辦列百巨椎腰背皮於白舂咬之時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與周茂時博帥師救陳趙軍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權攻許州未克於是糧竭木皮草根皆盡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會關東諸鎮壁汝州全忠擊賊瓦子塢斬萬餘級諸軍破尙讓於太原亦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又敗黃鄆於西華鄆夜遁巢大恐居三日軍中相驚蹙走巢退營故

陽里其五月大雨震雷川谿皆暴溢賊壘盡壞衆潰巢解而去全忠進戍尉氏克用追巢全忠還汴州巢取尉氏攻中牟兵度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鄭州巢步汴北引夜復大雨賊驚潰克用聞之急擊巢河濱巢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斬賊驍將李周楊景彪等巢夜走昨城入冤句克用悉軍窮蹙賊將李讓楊能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張歸厚往降全忠而尙讓以萬人歸時溥巢愈猜忿屢殺大將引衆奔兗州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戰不勝走兗鄆間獲男女牛馬萬餘乘輿器服等禽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六月時溥遣將陳景瑜與尙讓追戰狼虎谷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姦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爲佗人利言巢出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及兄存弟鄭揆欽乘萬通恩厚并殺其妻子悉函首將詣溥而太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溥獻于行在詔以首獻于廟徐州小史李師悅得巢僞符璽上之拜湖州刺史巢從子浩衆七千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據湖南陷瀏陽殺略甚衆湘陰張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贊曰廣明元年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賊後巢死秦宗權始張株亂徧天下朱溫卒攘神器有之大抵皆巢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

秦宗權秦州上蔡人爲許牙將巢涉淮節度使薛能遣宗權蒐兵淮西而許軍亂殺能宗權外示赴難因逐刺史據秦以叛周茂代能領節度即授以州有兵萬人乃遣將從諸軍敗賊於汝州楊復光官之朝權防禦使龍其軍曰秦國卽爲本軍節度使進檢校司空巢走出關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樹壁相望援賊梁宋間巢死宗權張甚囑會連殘有吞噓四海意乃遣弟宗言寇荆南秦路出山南攻襄州陷之進破東都圍陝州使秦彥寇淮肥秦賢略江南宗衡亂岳鄂賊梁軍果慘所至屠老孺焚屋廬城府窮爲荆秦自關中摩青齊南緣荆鄆北亘衡滑皆屠賊雖伏至千里無舍煙燼趙壁保陳朱全忠保汴僅自完而已然無賴王計惟亂是恃兵出來始轉糧指鄉衆曰啖其肉可飽吾衆官軍追驍復



置尸數十車。傳宗假朱全忠都統節以討賊。秦寶略宋及曹。全忠好書約和。寶遣張調請分地。自汴以南歸之。秦全忠降許。而寶引兵濟汴。肆屠劫。無孑餘。全忠大怒。斬調而還。曰。我出十將。必破此賊。進與賊戰。殺獲甚衆。宗權急攻許。節度使鹿晏弘乞師於全忠。師未及出。已破晏弘。進攻鄭州。取之。擊河橋。遂守河陽。放兵侵汴西鄭北。鄭全忠壁酸棗。戰不克。宗權屯邊村。使秦寶營丘。侵板橋。盧瑄引兵進屯萬勝。夾汴而櫓。將梁以濟師。全忠詭擊殺瑄。宗權悉軍十五萬。列三十六屯。逼汴。全忠懼。求救於兗。而朱瑄。朱宣皆身自將。同拒賊。五月。全忠閉城大會。鼓閣于郊。無置聲。陰啓北門。擊賊壘。士譁趨中營。兗鄭整兵合擊。大敗之。宗權忿。過鄭。焚郭舍。驅民入淮西。全忠遠有鄭許河陽東都。於是合諸鎮兵會上蔡。分爲五軍入其地。宗權召孫儒。儒不應。宗權素壁上蔡以扼險。要全忠拔其壁。遂圍蔡州。傅城而壘。以羸兵誘賊出戰。全忠盡斬之。宗權退守中州。未能下。全忠使大將胡元琮圍之。身遺汴。宗權聞許無備。襲取其州。執守將元琮。引兵復收許。宗權還。爲愛將申叢所囚。折一足以待命。全忠署叢節度留後。叢中悔夷其族。宗權至汴。全忠以禮迎。勞且曰。公昔陷許。能戰兵賜。戮力勤王。烏有今日乎。宗權曰。英雄不兩立。天士僕。以資公也。奮然無懼色。全忠以權車上送京師。兩神策兵廩護。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曳以組練。徇兩市。引頸視車外。呼曰。宗權豈反者耶。顧輸忠不効耳。觀者大笑。與妻趙俱斬楊柳下。宗權以中和三年叛。居六年而誅。

董昌。杭州臨安人。始籍土團軍。以功擢聚石鎮鎮將。中和三年。刺史路審中臨州。昌率兵拒。不得入。即自領州事。鎮海節度使周寶不能制。因表爲刺史。昌已破劉漢宏。兵益彊。進義勝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僖宗始還京師。昌取越民裴氏藏書獻之。補秘書之亡。授兼諸道採訪圖籍使。始爲治廉平。人頗安之。當是時。天下貢輸不入。獨昌賦外獻常奉倍。旬一遺。以五百人爲率。人給一刀。後期即誅。朝廷賴其入。故累拜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爵隴西郡王。視詔書訖。字價一錢。歸當制官。而小人意足。遽自侈大。託神以詭衆。始立生祠。削香木爲軀。內金玉紬素爲肺腑。寬而坐。妻腰侍別帳。倡鼓吹於前。屬兵列護。

門。凡屬州爲土馬獻祠下。列牲牢祈請。或給言土馬若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響者。我必醉。蟬集祠旁。使人捕沈鏡湖。告曰。不爲災。客有言嘗游吳隱之祠。止一偶人。昌聞。怒曰。我非吳隱之比。支解客祠前。始罷權鹽以悅人。豐衣食。後稍峭法。管至千百。或小過輒夷族。血流刑場。地爲之赤。有五十餘姓當族。昌曰。能孝於我。貸而死。皆曰諾。昌厚養之。號感恩。都刻其臂爲誓。親族至號泣相別者。凡民訟不視獄。但與擲博。齒不勝者死。用人亦取勝者。昌得郡王。咤曰。朝廷負我。吾奉金帛不貲。何惜越王不吾與。吾當自取之。下厭其虐。乃勸爲帝。近縣舉狂譟。昌令曰。時至我當應天順人。其屬吳縣秦昌裕。盧勳。朱璣。董庠。李暢。薛遠。與妖人應智。王溫。巫韓煊。皆贊之。昌益兵城四縣自防。山陰老人僞獻謠曰。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昌喜。賜百緡。免稅征。命方士朱思遠築壇祠天。詭言天符夜降。碧楮朱文。不可識。昌曰。識言免上金牀。我生於卯。明年歲放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即位。客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秘記言。有羅平鳥。主越禍福。中和時。鳥見吳越。四目而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冊。民祀以攘難。今大王署名文與鳥類。即圖以示昌。昌大喜。乾寧二年。即僞位。國號大越。羅平。建元曰天冊。自稱聖人。鑄銀印。方四寸。文曰順天治國之印。又出細民所上銅鉛石印十牀。及它鳥獸蛇龍千廷。指曰天瑞。其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即榜南門曰天冊樓。先是州縣有赤光長十餘丈。咫尺餘。金色。見思道亭。昌署樓曰明光殿。亭曰黃龍殿。以自神。以次拜置百官。監軍與官屬。皆西北嚮。擗哭。乃北面臣昌。或請署近侍。昌曰。吾假處此位。安得如宮禁。不許。下書屬州曰。以某日權即位。然昌荷天子恩。死不敢負國。初官屬不徇昌旨者。節度副使黃碣。山陰令張遜。皆誅死。鎮海節度使錢鏐書讓昌曰。開府領節度。終身富貴。不能守。閉城作天子。滅親族。亦何賴。願王改圖。昌不聽。鏐悉兵三萬攻之。望城再拜曰。大王位將相。乃不臣。能改過。請輸還諸軍。昌懼。獻鏐錢二百萬緡。請軍執應智。王溫。韓煊。吳縣秦昌裕送於鏐。且待罪。鏐乃還。表於朝。以爲昌不可赦。復討之。傳城而壘。昌又執朱思遠。王守真。盧勳。送鏐軍求解。昭宗遣中人李重密勞師。除昌官爵。授鏐浙東道招討。



使昌乃求援於淮南楊行密。行密遣將臺濠圍蘇州。安仁義田頴攻杭州以救昌。繆將顧全武等數敗昌軍。昌將多降。遂進圍越州。候人言外師彊。輒斬以徇。給告繆兵老。皆實。昌身閱兵五雲門。出金帛傾繆衆。全武等益奮。昌軍大潰。還去。僞號曰越人勸我作天子。固無益。今復爲節度使。全武四面攻。未克。會臺濠取蘇州。繆召全武還。全武曰。賊根本在甌越。今失一州而緩賊。不可。攻益急。城中以口率錢。雖簪珥皆輸軍。昌從子真得士心。昌信譏殺之。衆始不用命。又滅戰糧。欲擣外軍。下愈怨。反攻昌。昌保子城。繆將駱團入見。給言奉詔迎公居臨安。昌信之。全武執昌還。及西江。斬之。投尸于江。傳首京師。夷其族。於是斬僞大臣李璣。蔣瓌等百餘人。發昌先墓火之。昌敗。猶積糧三百萬斛。金幣大抵五百餘幣。而兵不及萬人。繆遂爲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云。

贊曰。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澤去民也久矣。而實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盜並出。歷五姓。兵未嘗少解。至宋然後天下復安。漢之亡也。天下大亂。至晉然後稍定。晉之亡也。天下大亂。至唐然後復安。治少而亂多者。古今之勢。盛王業業以求治。可少忽哉。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考證

黃巢傳。威自將往救。敗仙芝于黃梅。○舊書賊寇。悉精銳。擊官軍。威軍大敗。臣人龍。按舊書傳宗紀。此時威未嘗敗也。當以新書爲正。

漢宏殘衆復奮。○沈炳震曰。漢宏當作常宏。臣四。按上文云。先此劉漢宏已略地焚廬。則此處正指劉漢宏也。似不誤。

張全。○南北監本。汲古閣本皆同。獨沈炳震作張全義。當從之。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考證









鄺切 圭思 鳥下 乾下 不下 泥下 都下 慕下 欸下 支下 綫下 褶下 似下 伎下 渠下 倚下 鏡下 似下 尼下 文下 無下

舌下 有下 帔下 篇下 土下 况下 完下 胡下 官下 純下 之下 尹下 衿下 居下 系下 切下 攝下 齊下 下下 囊下 津下 夷下 韻下 羊下 晉下 遂下 倫下

乘下 復下 也下 篋下 尾下 梟下 切下 擺下 而下 宣下 啐下 內下 陔下 柯下 開下 戴下 側下 吏下 切下

唐書卷二十 禮樂志第十

賁贈絲物切瘡基妨切拊得遇切食趁太租匱也

鵬大夫四士二婦侯六綈分物切大囊徒到之切左馬輓上犇牛載軀車輻喪如車切

切凶者苦割切塋鳥各切不緣衣下衾綳相者切下惠亮紆美經嬰所甲切形焉

切廣土塊切塋白切支錢盥古湯洗也匱切府尾幕中莫秋切醫力救帝羊益切苦廉失

白殯切必刀鋏文甫鐔切錢盥古湯洗也匱切府尾幕中莫秋切醫力救帝羊益切苦廉失

澤也衽而甚稱昌孕切鷄思積縷切許元贈終鮮衣哈唱咭切紅古雙密荷本畢下切

村刷衽而甚稱昌孕切鷄思積縷切許元贈終鮮衣哈唱咭切紅古雙密荷本畢下切

寬城昂尼聲切漏裁縫切逆笄又成變切櫛櫛切瑟沐先擊切潘普官切拒美雅抵切

家城昂尼聲切漏裁縫切逆笄又成變切櫛櫛切瑟沐先擊切潘普官切拒美雅抵切

算行下戶麥餘作嗟邪切中切普驚切力救模先結切相恩利厲牛古培苦威堡切營雙

歸曰疊欣七聲切履讀九遇切關西秦切待分適子靖上音續聚也切跣蘇典踊統也切

衰切下卽夷竊式羊切說以至十二死篇中也傷十年十一至八九十六死爲長姒詳里切姒

衰切下卽夷竊式羊切說以至十二死篇中也傷十年十一至八九十六死爲長姒詳里切姒

衰下倉同切朝暗孤下穰絰從絰切荊貝薛切劣也禮注桃懷切側草揮服盛切除齊

衰下倉同切朝暗孤下穰絰從絰切荊貝薛切劣也禮注桃懷切側草揮服盛切除齊

唐書釋音卷第二



牽扶曉切 顚胡顚切 樸居棟切 楫栗房切  
 車車 牽牽 顚顚 樸樸 楫楫

唐書卷二十五

曆志第十五

蝕乘力切日月稍小侵赬土了切月行部薄口切土王下于切

唐書卷二十六

曆志第十六

蔀切  
 蔀切  
 焯切  
 瞿切  
 曇切  
 上含  
 下俱  
 胸東女方大頭之並縮而月見  
 驚切  
 觸切  
 奇不居偶  
 宣切

唐書卷二十七上

曆志第十七上

肭切土  
了  
揲揲食  
藟藟列切  
藟藟切  
口  
肭肭女六透迤余上知越切危下  
鉉切蟻力泓切篇宏  
訢訢斤  
則郭若

切 焯 切 秒 禾 芒 切 劫 著 著 指 者 炫 切 熗 熗 危 之 次 立 切 焯 明 明 也 切 陋 切 子 切

**切** 切脚 重  
**胎** 傳身 切月  
七月初  
又出倒  
零上氣  
切係保  
**紫** 翻規 切和  
下定  
營丁  
密或  
七  
**精** 戌見  
衣合  
七  
**振** 振切

晡切申時中俱切發切暄切

唐書卷二十七下

曆志第十七下

焯切  
噉職略切  
煨乙六切  
跳土了切  
胸女六切  
句股注上短面曰句長面曰股  
古侯切  
算法有句股  
則苦邦切  
肱敷尾切  
機

居希楊  
 帝慶都  
 從衡  
 胡上填子  
 容下  
 贏餘  
 輕端  
 吹官  
 驚觸  
 粗上規  
 郵切移  
 下秒  
 亡沼  
 閔

萬爲切 陬上音苦 管下音管 嬌巨嬌切 大宛下於元切

唐書卷二十八上

曆志第十八上

教切都困秒亡沼鰲人諸切蝓古獲切癩古勞切蝻徒聊切培又鍾回切恰也蜃時

蛤切大  
肺土了  
肺女六  
贅即積  
觸切

唐書卷二十八下

曆志第十八下

秒亡招  
朮胸女上士了下  
六切 曇徒含  
切

唐書釋音卷第三

唐書釋音卷第四

唐書卷二十九

抄亡沼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三十上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三十下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三十一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三十二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三十三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三十四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三十五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三十六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三十七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三十八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三十九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四十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曆志第十九

曆志第二十上

曆志第二十下

曆志第二十一

曆志第二十二

曆志第二十三

曆志第二十四

曆志第二十五

曆志第二十六

曆志第二十七

曆志第二十八

曆志第二十九

曆志第三十

曆志第三十一

曆志第三十二

曆志第三十三

曆志第三十四

曆志第三十五

曆志第三十六

曆志第三十七

曆志第三十八

曆志第三十九

曆志第四十

曆志第四十一

曆志第四十二

曆志第四十三

唐書釋音卷第四

唐書卷三十五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三十六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三十七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三十八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三十九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四十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四十一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四十二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四十三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四十四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四十五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四十六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唐書卷四十七

眺胸 上土了下 眺胸 上土了下

五行志第二十五

五行志第二十六

五行志第二十七

五行志第二十八

五行志第二十九

五行志第三十

五行志第三十一

五行志第三十二

五行志第三十三

五行志第三十四

五行志第三十五

五行志第三十六

五行志第三十七

五行志第三十八

五行志第三十九

五行志第四十

五行志第四十一

五行志第四十二

五行志第四十三

五行志第四十四

五行志第四十五

五行志第四十六

五行志第四十七

五行志第四十八

五行志第四十九

五行志第五十



田黎涿切竹角蝦切子侯皆切即移楊盧燭矯俱爲刺吉詣陘切戶經鯨切側下犯詳里純  
粗支切涇切胡官鄴切魚怯邢切戶經洛陽并淦扶兩邯鄲上胡安下裏切古浩樂盧丸  
舊他簾體也啓切鮪苦胡切燁涑落哀切鄭各樺切胡化靜盧文切黜切都骨會  
似由切長也

唐書卷四十 地理志第三十

峽切胡夾必切又涪特尤峴切胡典清出六切水橙切除耕樺切實彌芮切儒稅秭几將  
切練所種切練切持竟熱都念切又春切書容鄭切王分龜食力求切莫切鄧切以整都而灼  
蒜蘇黃切校蘇禾鯨切巨鳩堡切抱茅苴以音浮坪地皮命切鱗水名珍切坻小陳尼切洸  
他刀休屠上許訓下邳切涓哇袍罕上風無下凡切古交鄧切止夏湟胡光凌切力膚毯  
毛上敢切羗帶他丁切皮氈徒協毛布切黻切葉讓上書龜茲鱗上祛尤下濤切古暗  
唐書卷四十一 地理志第三十一

瀾徐心邗切胡安莞切胡官桂力竹切後種鱗補故切練切所種經式支切梭蘇禾藏  
武庚會稽堅奚祥切子唐邗切五林縉切即刀濊古暗切重貢二水合流沉切愚餃又古  
切魚皮有鱗切徐林漢切實杭古行切輟戶佳切鰓側持飯音錯切七雀刺切時冉鄭  
其候石常雙蕭切胡漢切大毯切散夥切也捷切耐潯徐林販錯切七雀刺切時冉鄭  
淦古暗切萃切兵劉又音柳切寄古單切歛水浦呂切五剛涪切符尤焚切隋北  
唐書卷四十二 地理志第三十二

健集延嵩思委祥茲耶涪特尤聲離支杼直呂邗切特焉梭切蘇禾訓食倫切切府  
切叩渠容乾必篇切瀘切落胡汶切文運焚補化鄧切七釋箸橙切宅耕龜切苦含研切吾甸

唐書釋音卷第四







唐書釋音卷第六

唐書卷六十一

宰相表第一

唐書卷六十二

宰相表第二

唐書卷六十三

宰相表第三

唐書卷六十四

宰相表第四

唐書卷六十五

宰相表第五

唐書卷六十六

宰相表第六

唐書卷六十七

宰相表第七

唐書卷六十八

宰相表第八

唐書卷六十九

宰相表第九

唐書卷七十

宰相表第十

唐書卷七十一

宰相表第十一

唐書卷七十二

宰相表第十二

唐書卷七十三

宰相表第十三

唐書卷七十四

宰相表第十四

唐書卷七十五

宰相表第十五

唐書卷七十六

宰相表第十六

唐書卷七十七

宰相表第十七

唐書卷七十八

宰相表第十八

唐書卷七十九

宰相表第十九

唐書卷八十

宰相表第二十

唐書卷八十一

宰相表第二十一

唐書卷八十二

宰相表第二十二

唐書卷八十三

宰相表第二十三

唐書卷八十四

宰相表第二十四

唐書卷八十五

宰相表第二十五

唐書釋音卷第六

唐書卷六十一

宰相表第一

唐書卷六十二

宰相表第二

唐書卷六十三

宰相表第三

唐書卷六十四

宰相表第四

唐書卷六十五

宰相表第五

唐書卷六十六

宰相表第六

唐書卷六十七

宰相表第七

唐書卷六十八

宰相表第八

唐書卷六十九

宰相表第九

唐書卷七十

宰相表第十

唐書卷七十一

宰相表第十一

唐書卷七十二

宰相表第十二

唐書卷七十三

宰相表第十三

唐書卷七十四

宰相表第十四

唐書卷七十五

宰相表第十五

唐書卷七十六

宰相表第十六

唐書卷七十七

宰相表第十七

唐書卷七十八

宰相表第十八

唐書卷七十九

宰相表第十九

唐書卷八十

宰相表第二十

唐書卷八十一

宰相表第二十一

唐書卷八十二

宰相表第二十二

唐書卷八十三

宰相表第二十三

唐書卷八十四

宰相表第二十四

唐書卷八十五

宰相表第二十五













宰相世系表第十五下

切  
班  
切

100



十一宗子列傳第七

[illegible]

唐書卷八十三

諸帝公主列傳第八

甌人呼 𪔐𪔐 𪔑𪔑 𪔒𪔒 𪔓𪔓 𪔔𪔔 𪔕𪔕 𪔖𪔖 𪔗𪔗 𪔘𪔘 𪔙𪔙 𪔚𪔚 𪔛𪔛 𪔜𪔜 𪔝𪔝 𪔞𪔞 𪔟𪔟 𪔠𪔠 𪔡𪔡 𪔢𪔢 𪔣𪔣 𪔤𪔤 𪔥𪔥 𪔦𪔦 𪔧𪔧 𪔨𪔨 𪔩𪔩 𪔪𪔪 𪔫𪔫 𪔬𪔬 𪔭𪔭 𪔮𪔮 𪔯𪔯 𪔰𪔰 𪔱𪔱 𪔲𪔲 𪔳𪔳 𪔴𪔴 𪔵𪔵 𪔶𪔶 𪔷𪔷 𪔸𪔸 𪔹𪔹 𪔺𪔺 𪔻𪔻 𪔼𪔼 𪔽𪔽 𪔾𪔾 𪔿𪔿 𪕀𪕀 𪕁𪕁 𪕂𪕂 𪕃𪕃 𪕄𪕄 𪕅𪕅 𪕆𪕆 𪕇𪕇 𪕈𪕈 𪕉𪕉 𪕊𪕊 𪕋𪕋 𪕌𪕌 𪕍𪕍 𪕎𪕎 𪕏𪕏 𪕐𪕐 𪕑𪕑 𪕒𪕒 𪕓𪕓 𪕔𪕔 𪕕𪕕 𪕖𪕖 𪕗𪕗 𪕘𪕘 𪕙𪕙 𪕚𪕚 𪕛𪕛 𪕜𪕜 𪕝𪕝 𪕞𪕞 𪕟𪕟 𪕠𪕠 𪕡𪕡 𪕢𪕢 𪕣𪕣 𪕤𪕤 𪕥𪕥 𪕦𪕦 𪕧𪕧 𪕨𪕨 𪕩𪕩 𪕪𪕪 𪕫𪕫 𪕬𪕬 𪕭𪕭 𪕮𪕮 𪕯𪕯 𪕰𪕰 𪕱𪕱 𪕲𪕲 𪕳𪕳 𪕴𪕴 𪕵𪕵 𪕶𪕶 𪕷𪕷 𪕸𪕸 𪕹𪕹 𪕺𪕺 𪕻𪕻 𪕼𪕼 𪕽𪕽 𪕾𪕾 𪕿𪕿 𪖀𪖀 𪖁𪖁 𪖂𪖂 𪖃𪖃 𪖄𪖄 𪖅𪖅 𪖆𪖆 𪖇𪖇 𪖈𪖈 𪖉𪖉 𪖊𪖊 𪖋𪖋 𪖌𪖌 𪖍𪖍 𪖎𪖎 𪖏𪖏 𪖐𪖐 𪖑𪖑 𪖒𪖒 𪖓𪖓 𪖔𪖔 𪖕𪖕 𪖖𪖖 𪖗𪖗 𪖘𪖘 𪖙𪖙 𪖚𪖚 𪖛𪖛 𪖜𪖜 𪖝𪖝 𪖞𪖞 𪖟𪖟 𪖠𪖠 𪖡𪖡 𪖢𪖢 𪖣𪖣 𪖤𪖤 𪖥𪖥 𪖦𪖦 𪖧𪖧 𪖨𪖨 𪖩𪖩 𪖪𪖪 𪖫𪖫 𪖬𪖬 𪖭𪖭 𪖮𪖮 𪖯𪖯 𪖰𪖰 𪖱𪖱 𪖲𪖲 𪖳𪖳 𪖴𪖴 𪖵𪖵 𪖶𪖶 𪖷𪖷 𪖸𪖸 𪖹𪖹 𪖺𪖺 𪖻𪖻 𪖼𪖼 𪖽𪖽 𪖾𪖾 𪖿𪖿 𪗀𪗀 𪗁𪗁 𪗂𪗂 𪗃𪗃 𪗄𪗄 𪗅𪗅 𪗆𪗆 𪗇𪗇 𪗈𪗈 𪗉𪗉 𪗊𪗊 𪗋𪗋 𪗌𪗌 𪗍𪗍 𪗎𪗎 𪗏𪗏 𪗐𪗐 𪗑𪗑 𪗒𪗒 𪗓𪗓 𪗔𪗔 𪗕𪗕 𪗖𪗖 𪗗𪗗 𪗘𪗘 𪗙𪗙 𪗚𪗚 𪗛𪗛 𪗜𪗜 𪗝𪗝 𪗞𪗞 𪗟𪗟 𪗠𪗠 𪗡𪗡 𪗢𪗢 𪗣𪗣 𪗤𪗤 𪗥𪗥 𪗦𪗦 𪗧𪗧 𪗨𪗨 𪗩𪗩 𪗪𪗪 𪗫𪗫 𪗬𪗬 𪗭𪗭 𪗮𪗮 𪗯𪗯 𪗰𪗰 𪗱𪗱 𪗲𪗲 𪗳𪗳 𪗴𪗴 𪗵𪗵 𪗶𪗶 𪗷𪗷 𪗸𪗸 𪗹𪗹 𪗺𪗺 𪗻𪗻 𪗼𪗼 𪗽𪗽 𪗾𪗾 𪗿𪗿 𪘀𪘀 𪘁𪘁 𪘂𪘂 𪘃𪘃 𪘄𪘄 𪘅𪘅 𪘆𪘆 𪘇𪘇 𪘈𪘈 𪘉𪘉 𪘊𪘊 𪘋𪘋 𪘌𪘌 𪘍𪘍 𪘎𪘎 𪘏𪘏 𪘐𪘐 𪘑𪘑 𪘒𪘒 𪘓𪘓 𪘔𪘔 𪘕𪘕 𪘖𪘖 𪘗𪘗 𪘘𪘘 𪘙𪘙 𪘚𪘚 𪘛𪘛 𪘜𪘜 𪘝𪘝 𪘞𪘞 𪘟𪘟 𪘠𪘠 𪘡𪘡 𪘢𪘢 𪘣𪘣 𪘤𪘤 𪘥𪘥 𪘦𪘦 𪘧𪘧 𪘨𪘨 𪘩𪘩 𪘪𪘪 𪘫𪘫 𪘬𪘬 𪘭𪘭 𪘮𪘮 𪘯𪘯 𪘰𪘰 𪘱𪘱 𪘲𪘲 𪘳

唐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九

唐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十

昵近也乙切 剩強匹

泗州之切飭

[illegible]

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十一

切府巾	取也	式連切	也	也	切	慈	黜
俟斤	上音其	燭居爲切	遺以醉切	也	切	困	匹妙
膚音其	北燕州正觀中改爲州	水名武德初爲	滄古外	也	切	堦	枹罕
		改爲州	輜切	也	切	之亦切	上音扶下音模
		魏丑康切	持	也	切	巢	何州
		也	魏	也	切	斷	澗
		洛	五	也	切	略	時雨
		武弁切	變	也	切	藥	成切
		周置洛州因水爲名	捷丘	也	切	陽格切	贊
			也	也	切	切	倫
			雲	也	切	棧	汧
			徒含	也	切	與職	水出扶風西北入渭
			稍	也	切	朗	苦堅切
			色名在易陽泰爲部	也	切	奴六切	水名說文曰
				也	切	介	北入渭
				也	切	許	咄
				也	切	廷	切
				也	切	屏	切
				也	切	山	切

唐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十二

備封切 璣切 寶切 防南切 傍奈切 痼痛他紅切 徵求公切 燧無網切 船切 艘船名切 陣牌音

城上 女牆切 常雙殷 鄒舒切 單在前 闕切 暹給切 亥切 羊千音 庚丑林切 事名在吳 禾杜

漢書承作承 湲名在金陵 哀素也 嚙才笑切 庖害絢切 恠其拳切 番禹昔

安下處方與下音興 桂黃切 遺贈以醉切 蠶大到切 黃誠古獲切 堡博抱切 咄

俱切 雷音 靺鞨切 耆人出北土 隆扶兩切 仝軒廷 蹂忍九切 獠老

唐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十三

個  
他  
不  
歷  
切  
個  
濕

切  
姁  
切况  
于  
蟬

[illegible]

唐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十四

叱昌果切 勳居正切 詰去吉切 彙力追切 詮此緣切 尉遲上紆澮水外切 說文曰  
 州匹炒切 名應疾切 稍色角切 亟武禾切 婁胡也 項也 鄺芳無切 消榮美切 水近乙切 鄭甘特切  
 切悱數見 徒徐醉切 邪得悲切 切昌志切 競五狡切 煙女遙切 咬徒敢切 鑒死殺切 產鄺  
 王分傳 碑我鐵切 殭為針切 銍都鄧切 駿子峻切 果撫招切 齷上於角切 齷上於角切 相近測切 檣外古

1



祭切 福  
遺 以醉  
切 司醉

唐書卷九十

列傳第十五

雍南於商用北切居九庸州四各山雍之據所也據東齊靖也西漢鄠侯名古切驚焉五名到切楊切許縣墟基之址石切鄭

王分  
昨音  
威祚  
邪戶  
經州  
切項  
羽爲  
襄國  
所  
驚土  
角  
場  
與章  
子泉  
玖  
謀杯  
羹  
郎桑

利匹妙切  
 佳佳以水  
 幅步移切  
 益於云  
 美音美  
 食七廉切  
 龍式支切  
 參七威切  
 營

郵切  
泰於避切  
虛夏嬌切  
豐胡庭切  
逆桑故切  
逆莫軒切  
求渠尤切  
以夏

要也 悲恨 臨哭 船無敵船通流而上 妙侮易也 異財相謝 瘡

[illegible]

嶺南  
原  
因  
奇  
嶺  
山  
爲  
名  
創  
名  
支  
縣  
名  
壽  
地  
名  
切  
重  
于  
在  
河  
內  
名  
屬  
岐  
州  
腹

厚也。懷遠也。番屬。遺贈也。埽等也。嶺。又音阻。

𪔐 又卽音刃律切 𪔑 切作木

唐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十六

莧同都  
 汰他蓋切  
 懣居之切  
 信巨乙  
 郢符悲切  
 駟人質切  
 業古勞切  
 轄也  
 鍵居

切馬  
上  
腹  
居  
縛  
切  
爲  
重  
爾  
切  
無  
芳  
武  
切  
堂  
蟲  
里  
第  
悲  
於  
避  
切  
部  
曷  
閑  
切  
郤  
方  
府

切  
矢器人  
無足  
下屬  
重切  
有懷  
怒也  
有陽  
地名  
木

兵	治	地
台	傷	壅
亥	切	水
卜	芳	帝
芳	通	所
通	切	藏
下	余	金
大	切	切
上	用	惜
里	也	懼
一	切	也
即	切	誠
刀	切	言
其	未	瀉
坐	晚	切
近	也	切
乙	也	目
七	通	輝
選	切	白

結  
 欺也  
 言告也  
 清  
 水名  
 愉  
 也  
 又  
 音  
 津  
 心  
 動  
 臨  
 哭  
 臨  
 切  
 祐

[illegible]

地僻古切  
名古切  
藉古降切  
璩俱禾切  
蟠切  
辟周子年對子切  
玲切古威切  
媛女惠切  
賊赴渠切  
相尤謝切  
以僮武於切

也切  
蹂  
錢忍尤切  
也切  
獸切

唐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十七

常雙  
 匹切  
 妙切  
 殿都  
 甸切  
 單  
 邱貧  
 悲切  
 怡教  
 吏切  
 遺以  
 醉切  
 老莫  
 補切  
 衆  
 渠

切以財治湯衣切開苦鹽塗莫浮切先夏薄侯切藥力實切課至衣險昆郭獲

名周封號仲於西號武耶是征切是耶佐切今巨毫切古豐與之丘天刃

佛初爲鼎州又爲敬州處地名遷許兵十縣國漢初亦置許州趙捷王也

衣衣小帶帶悽悽狠狠也也。繫繫牙牙屬屬。庠庠具具也也。羨羨餘餘也也。焉焉切切。老老鹹鹹古古耳耳。痕痕毀毀傷傷也也。

幾切  
 及  
 桑切  
 聖  
 祖  
 實于  
 如今  
 之會  
 度算  
 也  
 僧  
 白古  
 貼外  
 額切  
 合市  
 所僧  
 也  
 賣及  
 令姓  
 僧名  
 一  
 足皆  
 白當  
 覆著  
 一中

履足黑  
 荀古厚切  
 魚竹器取  
 轅戶關切  
 轅地關切  
 轅名切  
 族古侯切  
 氏各切  
 艘蘇遭切  
 船客遭切  
 柁徒可木切  
 正船可木切  
 皆才泰切  
 目才泰切

唐書釋音卷第十

\_\_\_\_\_

唐書釋音卷第十

列傳第十七

列傳第十六





唐書釋音卷第十二

唐書卷一百四

列傳第二十九

[illegible]

列傳第三十

[illegible]

列傳第三十一

[illegible]

心動。亮由郡

[illegible]

唐書卷一百八

列傳第三十三

澗朱成切  
謝時兩切  
鑿建切  
堰水建切  
壅水建切  
石小覘  
從碼礧上莫下奴厘始夜瑒尺良硜丘耕人貌郁相倫諶累也瞿九遇視

---

唐書卷一百九 列傳第三十四

稍色角切 屬切 堡城陣切 泥切 堞城達切 垣切 環切 俱承 胡貢切 榮切 連潘 陰切 苦合 足恭切 上子也 又如修即針切 澤切 銑切 毒於避切 唯唯以水切 媪鳥皎切 奢人正切 吳鑒與私 切七令切 不取私 亥切 及鄂侯古切 蒜蘇切 偶他歷切 鄧在梓州 委粉榆餘招切 輪碧驚赤雄切 訂平定切 切近葉切 涉林切 憚切 粉榆餘招切 輪碧驚赤雄切 訂平定切 下音摘舉切 製尺制切 睨大目扳切 袂數切 實林棧切 瑛切 春頌切 胡狄切 傳 杏 下 音 摘 舉 切 製 尺 制 切 睨 大 目 扳 切 袂 數 切 實 林 棧 切 瑛 切 春 頌 切 胡 狄 切 傳

古華秋郎

唐書卷一百十  
列傳第三十五  
可汗下胡切飲馬上益切益益切番禹上普安切番禹上普安切俱洗氏上如儻切都甘閻切夏刀斃切  
毗察切勞下即到切舸嘉我切遺切積中有石者水葉切邊切佐切砵切鉤切李切華切握切  
乙點切茲痛結切龜上柱切西城國蘭切蓮切葱切倉切紅切邊切佐切砵切鉤切李切華切握切  
與平上音預襦切恩切賜切洗切呼切荒切故切巨切普切火切親切迎切下魚慶切稍切色切角切

呼切 煎故 巨不 可火

也蘇藕上莫擢下胡寡人云多也韃切居言廬古在外切實蘇合切註古賈貴切神夜  
 燕處切朱邪遮余單常演俟斤上音姓須音拜切樂水蓋蘇合切註古賈貴切神夜  
 通縷胡吹切鉤音物金廷切玄菟看朝鮮國故真鑽斧之日檀切丑征跌切奚結  
 切徒結尉邏上紆切珣府巾儼音余切  
 唐書卷一百十一列傳第三十六  
 翟璜名隔汜祥里切磧七迹切水龜茲上注切尤下購芳遇切曉乎端拜切被表  
 死曰響似入鞞蹻上莫擢下何瞻之忍切墅田與切塙家也瑩仰食切切仆芳  
 也頻幣切伯堞城上塹邊詳兵切禮五對切聚病界切靜荒故錢巨僂切陳越





唐書釋音卷第十三

唐書卷一百十四

列傳第三十九

竊立之石特微就切檢除兩切叩果容賊切尤脩尸祝權丑倫切鄭芳無光  
切遺以醉切賀莫候切封領哇切僧都甘珠切轉陣城上欄切剽切四妙切俳  
切戲也給湯衣切膚名外切縫船名也諸所伴也水風在舍切州瑯切洛故稅劣朱  
切百切鄧樂官切摸接各切臧也臧力實切

唐書卷一百十五

列傳第四十

打手拘切以馴切妙切結有所切碗碗上口交下腹切利切枝支錢切剔歷化  
缺切古火規切與獸切子孕贈贈物切損水名拜切胖大也切精平切秘切華  
切缺切門漢書曰官中案符分隨會飲切排皮音切助特也通切貼余康切諶切女  
也缺切門漢書曰官中案符分隨會飲切排皮音切助特也通切貼余康切諶切女

唐書卷一百十六

列傳第四十一

餅丑林船切大船切海非補味切香徒合陰都切雲徒合備切房矩瑣切羊搏度  
切扑下切鐸切尤貨殿切下同憫之古切猶古犬臨更端切餘弋諸切餘  
切光疎切環切承格他切所藏切金贊切侯汰沙畫切枯布回切瑒切山徒名切  
切黨切古也切環切承格他切所藏切金贊切侯汰沙畫切枯布回切瑒切山徒名切

唐書卷一百十七

列傳第四十二

唐書卷一百十八  
列傳第四十三  
唐書卷一百十九  
列傳第四十四  
唐書卷一百二十  
列傳第四十五  
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第四十六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第四十七

唐書卷一百十八

列傳第四十三

唐書卷一百十九  
列傳第四十四  
唐書卷一百二十  
列傳第四十五  
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第四十六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第四十七

隸即計切無下周屋切堂涪各在巴西鄭切于分郇倫豐居切斌切府中環切俱承  
裁公羊代切制也書五勞員王問多他爾饋遺下切瑱切他旬經伊真紹切土刀憚粉  
切甄都薛切菱奇切梧切補枚銅羹經切免布音問桓謂去冠代之以免免者上以  
却向後聲相銳切倭是爲切規丑廉切侯斤上音廣古廣北日輪西爲積水七班有  
石唐書卷一百二十三列傳第四十八  
嶠渠廟獠南夷名紆商居切坂府遠切大爰物表切羸初限惜母納汜切詳里承  
或作承說式審切腋音宜切又黃將此切說諫黑也肅切翰切大遠也七倫切復鄭  
字音假說切式審切腋音宜切又黃將此切說諫黑也肅切翰切大遠也七倫切復鄭  
屬南陽切環切俱承遺以醉切環切居影切步光聽帝得此氣終文單識之武懿豹職文鼠切也  
鄢切于分惜切絕經飪忍食切

唐書卷一百二十四列傳第四十九  
嶺切恩委個他歷切個環切俱承恭課記切說懷切俱承汰沙他蓋切越通切蟲切莫侯  
食苗噉徒敢切切蛙之日切水經三物志諫果也切店瘡疾切隸財相謝切以礎切內五  
也切噉噉遺下切以羊史劉竹劣切環切神玉唯唯諾以水切庫下音也惜切淫類切特  
齊郎也免音馳傳下張懸但切得案佳此緣俳戲皆切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列傳第五十  
雍州上切度練切切棍土女履切鉢雷傳切環切俱承賕財相尤切以頤切特鼎蚊蟲無  
分下武虓虎許交切切廟苦怪阪切府遠砧傳切環切俱承賕財相尤切以頤切特鼎蚊蟲無  
庚切武虓虎許交切切廟苦怪阪切府遠砧傳切環切俱承賕財相尤切以頤切特鼎蚊蟲無  
切委苴切加黃求位切切廟苦怪阪切府遠砧傳切環切俱承賕財相尤切以頤切特鼎蚊蟲無  
切山觀同七處切切振切計惜切絕淫飛南微切党切多臺堰建切發古博切雕切視佳  
所坐也謂告直切切無失意貌切臭切丑略切切至坂切昌六舛古大切涯切所開坡切普承  
也損戶恩切

唐書釋音卷第十三











管切移沮如上特預下人徐古外切唯唯諾也水切確取復查切徒合梓切昨沒欄  
木切編諸目正切

唐書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第六十七

瑄切古湯憲切避縮切為版品裁下昨汰他蓋切猶古暮助切遇切檢思廉切斬衰  
下切入臨切下更切苴切子余遺切以薛鑄切古穴環切俱承非古患切綈厚杜羹切  
刺吉詣路竹二切倭切登贊切莫候縹私列切凡繫牛總角悵切瘡切於金街黃練切  
鎗切苦化識聲切混切戶廣狷切古大襜也爾切散色七小切詛壯助切豁呼括朝請  
正疾迅切思香切巨至撥切括切被除勿切切襪襪抱上居兩下博鉢切時橋曼居縛切  
割切胡剔他歷仆勞遇切疑切歷必鎗切魚倚管切移切傳切充

唐書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第六十八

魄失音薄無次路匹侯切鑑先代切說文云行耦脫即葛切是古迫瑱切刀叩渠容  
痛切于軌紡紵兩切賀切莫候柄而銳切術端扶丑栗切隨道餘切姪相衣親切兩端  
哇切美圭恩切困鉏亦作鋤切昕明也切願弄五困切瘞也劇切黃疾智切肉切苑葉元切  
南陽二縣切伊真切玉雲俱切聲牛文切語冬切即丁管蘇挺切零斷齒五加切正斷  
規丑廉切摠建切增切蔡昔玢切中憶切杜覽筆馬主策切党切多義彬切丑林切  
峽胡夾形徒崇殿最切上丁練切胡昌志切閉閭切切註古賣瑤瑁切上徒背耐切腰切石益  
也所謂管即移切羨延面切幟旗也切閉閭切切註古賣瑤瑁切上徒背耐切腰切石益  
也齋切七風都丑飢切姓岨咀音剿切也訃告也切鎗切魚倚

唐書釋音卷第十五

新平報





庫下也。乳乙。融。其。切。啖。徒。敢。管。即。移。切。秀。患。敷。膜。他。與。信。極。乙。晃。晚。通。  
紅。女。婦。切。歎。苦。單。切。不。越。珍。計。聖。方。腫。澆。切。戶。廣。懷。切。俱。不。敷。胡。勿。茫。切。符。容。党。多。養。還。  
恩。康。順。切。希。顛。呼。外。呢。實。仆。芳。通。刺。切。匹。妙。壤。定。步。切。也。厭。還。下。以。胖。大。普。安。切。懷。  
切。力。切。珏。古。岳。僂。難。言。情。把。淫。鄂。徒。古。切。給。蕩。衣。切。腋。子。東。切。柳。丑。林。華。居。女。  
也。價。方。問。切。也。

列傳第七十五

唐書卷一百五十  
薛才亦。魏。丑。勇。切。輕。伊。真。恩。胡。困。會。自。秋。結。蕩。衣。切。猶。古。汝。縮。切。為。管。澆。切。戶。廣。恭。  
切。記。歸。他。合。樓。俱。承。泌。切。薄。必。殿。最。上。丁。據。切。之。威。垣。胡。官。傲。居。影。秀。惠。敦。權。岳。古。  
切。懷。撫。招。切。與。徒。計。切。臚。力。居。切。陳。陶。許。密。切。樓。去。久。切。惠。越。也。切。指。切。權。侯。互。  
居。鄧。散。齊。切。下。側。皆。眩。無。常。主。邦。縣。名。哇。切。婦。字。古。延。字。古。起。媚。忌。也。切。

列傳第七十六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媚。子。黃。切。由。縮。切。為。管。銅。徒。弄。切。刺。四。妙。切。元。五。丸。切。暗。楚。金。切。孫。蘇。困。華。如。古。  
須。變。真。切。蛇。五。亞。切。劍。時。冉。切。縣。確。切。克。角。秀。惠。敷。膜。他。與。信。極。乙。晃。晚。通。  
榮。切。立。便。奴。切。佛。吐。影。切。倪。倪。括。切。施。式。支。切。縵。無。半。切。仆。芳。通。切。汰。徒。蓋。  
帑。他。美。督。切。八。酰。切。丁。含。憚。切。好。粉。驛。戶。花。價。切。呼。圓。恩。胡。困。殿。最。上。切。下。侶。切。市。昭。朝。請。  
性。下。才。賊。財。相。謝。切。以。芥。古。拜。紉。又。音。巡。切。

唐書釋音卷第十六



唐書釋音卷第十七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列傳第七十七

也切	切	也切	待切	銓切
跂切	吟切	樞切	弗切	切
邱切	徒敢切	嘗切	璧切	質切
強切	帑切	移切	璧切	樞切
琯切	解所切	稔切	璧切	容切
古切	俱承切	切	售切	譙切
滿切	音影切	均切	賣切	實切
鉏切	墟切	巨切	笑切	上切
魚切	墟切	至切	切	才切
賕切	墟切	夏切	鉏切	綰切
尤切	墟切	侯切	倚切	鳥管切
	刺切	瑾切	帝切	最切
	恭書切	取切	小羊切	小外切
	羨切	嶠切	叱切	始切
	餘切	名羊切	昌切	薇切
	面切	在上切	栗切	玄切
	瞿切	魯切	願切	綰切
	俱切	山切	首切	化切
	遇切	檢切	骨切	胡切
	誼切	廉切	遲切	所切
	胡切	訖切	辭切	綰切
	公切	又虛切	佐切	激切
	酈切	邢切	恂切	象切
	括切	經切	盧切	呂切
				佛切

列傳第七十八

[illegible]

列傳第七十九

犬	狙	軍	下	倭	第	也	切	木	測	切	洗
狂	七	後	切	此	草	也	盡	篇	格	約	他
戶	余	曰	鐵	緣	多	物	戕	之	馬	都	水
工	堰	聚	切	頓	也	切	餘	編	驢	歷	名
切	壑	壘	子	切	切	羊	羊	鑒	切	切	切
汲	建	也	康	歷	祐	城	死	於	陣	頻	殲
芳	切	切	切	詠	廟	府	殺	人	城	上	切
蒿	胸	驚	驚	雪	主	切	切	盡	垣	垣	切
切	權	莫	莫	律	切	觀	幸	必	切	乙	切
水	俱	屬	卜	証	平	几	利	切	賊	點	切
出	廐	廐	切	切	儀	切	切	必	切	點	切
	金	金	切	威	臨	沓	沓	賊	古	拖	切
	丁	丁	切	切	送	切	合	子	外	恒	切
	甚	甚	切	加	上	會	長	六	切	胡	切
	撫	撫	切	切	嵐	也	由	誠	方	名	切
	之	之	切	加	名	切	切	耳	切	竿	切
	揪	揪	切	汶	含	切	切	獲	切	勇	切
	東	東	切	文	大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也	也	切	連	原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和	驚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謀	謀	切	水	五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履	履	切	票	告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也	也	切	撫	越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剗	剗	切	招	靴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齊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狂	狂	切	軍	古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殿	拜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郊古合切  
 倜儻上他歷切

上如字下栗

也切	女為分所	哀聚	上今	蕭草
切披	時稱	薄侯	先切	數勿
長聲	椅聲	切于	下屬	切瘳
踐切	後引	涇切	倭切	齒於
七切	之從	胡切	擊悲	切計
禪切	謀間	芑切	鄭山	切尚
美切	達協	特中	名博	切疾
鐵呼	切	驗切	切徒	智切
會切	絳戰	哀切	邯鄲	切
廡切	有所	藏子	下河	切
外切	緹切	也	音丹	切
	切	銖切	輜切	切
	荒遣	時橋	衣車	切
	隧徐	諸停	其切	切
	道也	水切	櫺側	切
	切	切	編木	切
	監古	陣上	格切	切
	固戶	短曠	切	切
	也切	垣切	申時	切
	切	城切	切	切
	揠點	醜	切	切

列傳第八十

穿也。古患切。罷。痛癢。側界切。榮。惠屬切。水。凡。古肴切。權。古岳切。金。辭。藏。禁。符。分。諉。

也。切。𪔐。切。許。偉。𪔐。

攬切胡黃稻其臣切誤此錄  
上粟撫招切鈕女大鑿切子六桶余離黑惜絕淫鄭切王分遺切以醉盤屋上穰流切切城

切倜他得鏡威船專陌切椅舉綺切鄭切猓犬絳有所縫慈赴避陣切頻城

汧輕煙廡國南切龔奔古南坻典禮欄刪革切狙千豫切危五非切渠容些蘇

唐書卷一百五十八列傳第八十三

鄺切芳無捷渠建捷夏刀輩行下戶劉切哀怫鬱也切

覘五廉切剿匹妙切怙也蓋切債方問切慙不勸貌底切鳥光掣切丑戾婢孔虛訝切

舉引切狙千獲切馳傳切騁選贈終物邀切以醉扼止也履切懷切俱承鐔柄徂闕切

愼猗力切慙徒對切訂平定切廡周南切堂缺古穴切撤數到切託鈞丑亞切椅

列傳第八十二











唐書卷一百八十

唐書卷一百八十

列傳第一百五

華力角 朝了知也 鉢 律切 機 居希切 所度下 疎 益切 盧 谷 華 切 肅 明 權 切 古 學 矯 鵠 子 居 荷 下 箭 余 龍 切 綈 田 繁 給 薄 亥 損 美 結 竿 切 側 格 饒 切 卽 就 遲 切 耶 佐 駟 切 入 質 漳 泥 也 釗 昭 音 癢 痛 官 鐸 音 運 訂 平 丁 定 切 寧 尼 庚 切 拊 切 舉 綽 叩 切 渠 容 疎 切 耶 才 孫 切 奴 刀 埴 承 職 蕪 丁 了 環 切 俱 禾 可 汗 下 河 党 多 肅 唱 烏 汲 杷 步 加 磧 七 亦 輓 切 武 遠 辨 衣 切 要 切 可 傑 湖 也 交 切 偵 丑 正 切 松 華 回 切 秘 徐 醉 切 哺 切 痛 故 軋 切 乙 點 滿 切 下 老 累 切 招 伏 切 他 蓋 達 行 難 刀 切 鋼 切 美 經 關 胡 實 切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第一百六

鍾 祖 悶 切 錢 環 切 俱 禾 蓮 切 羽 委 刊 切 虞 賈 輶 倉 甸 切 轡 切 力 竟 瀨 切 落 蓋 媼 切 烏 老 損 切 美 結 奔 隔 疾 正 切 饒 切 其 結 軋 切 乙 點 倭 昌 六 媼 切 他 侯 祿 冠 者 兩 切 未 并 關 切 苦 穴 切 植 切 克 合 珠 切 充 蔚 切 行 物 咽 切 齋 賣 髹 切 尤 蔭 車 也 切 鈿 苦 后 切 鐙 丁 鄧 切 櫛 衣 齒 占 切 鵲 切 以 爲 名 櫛 余 康 切 城 七 疾 切 汙 流 字 文 哀 切 傳 侯 枚 切 武 粉 螺 切 磨 戈 瘡 切 其 俱 輶 華 都 美 切 黃 疾 有 肉 瘡 力 極 切

唐書卷一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七

柅 乃 履 切 羸 落 戈 切 琪 居 疎 切 玆 竿 切 側 伯 吃 居 乙 切 舍 羊 諸 切 葑 又 音 角 切 權 古 岳 切 桂 涓 切 乃 挺 彬 丑 林 達 水 所 謂 切 瑄 古 滿 珠 切 于 皓 瑄 切 羊 諸 切 促 直 待 鼎 切 船 博 陌 切 挺 尸 切 取 櫓 小 棺 切 駟 入 質 安 吐 火 切 媚 莫 輶 切 多 義 旁 河 浪 上 步 切 塚 抱 大 舟 切 邈 遠 也 朱 欲 切 蠶 里 第 粟 切 匹 妙 誓 五 到 債 方 問 切 頃 梵 音 過 切 泉 巨 至 幅 截 拍 通 切 哀 漢 侯 視 也 訂 平 職 切 鑊 度 鑄 切 貽 丑 利 切 倕 始 角

唐書釋音卷第十九



















唐書釋音卷第二十三

唐書卷二百十六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唐書卷二百十六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下

唐書卷二百十六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下

名切	宅切	切	切	紫切	竟切
歌	徒	琳	代	居	切
槍	須	丑	造	以	切
楚	雞	林	建	木	切
廣	杜	陣	建	山	切
廣	美	頻	切	儀	容
力	製	上	城	此	切
迫	切	垣	建	必	切
割	制	堦	上	切	切
側	量	魚	垣	切	切
吏	切	及	磨	切	切
磨	王	鷄	居	切	切
丑	間	何	月	切	切
知	珙	萬	剽	古	切
而	雉	切	劫	外	切
黃	氏	也	妙	切	切
角	諱	切	郇	鳥	切
牽	火	胡	芳	切	切
陵	放	吹	無	切	切
之	鏐	切	莧	切	切
類	七	當	邊	切	切
歌	恭	沒	今	切	切
籍	杭	部	誡	切	切
也	古	田	古	切	切
徒	行	辯	獲	切	切
協	切	切	碑	切	切
恤	慍	切	沒	切	切
許	貞	切	懷	切	切
交	慶	切	獨	切	切

唐書卷二百十七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上

[illegible]

唐書卷一百十七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下

**可汗**  
下河囉切何証之威  
**歷真江**  
茲蒲必蒲切則華  
**火胡**  
咥徒結榜盧登雪先立儀切聖  
**乙瑋**  
苦合緯切虛軒毆居句踣痛墨切稽除殃祭侯斤之上渠陀切丑擠切舉綺昵尼  
**切醕**  
肅故切煨苦羹緻直利切鶩魚到堡博抱切偏口羊捷渠言鉗他年貂  
**切聊**  
格古伯驗羊朱切驟叱召颶姑華切說文陘切爲經表北莫候切南實徒堅祓  
**古礪**  
泰胡賣切埽力拙潼冬上贇在丸樺切胡化頤切渠希挖古忽切沮洳上  
**衣絨**  
趨丘紙切獲苦禾切縹切子劍屢諸良切鷲莫卜切猶女滑切似去厚  
**如倮切**  
躄捷也  
**鑼駝**  
胡萬勛吉詰瘡築力質切勞切支鴈鸚田裝切壓下艇待鼎蹴切于六  
**唐書卷二百十八**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唐書卷一百十八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illegible]

唐書卷二百十九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壺切無分  
 逕強魚切  
 條直魚切  
 蓬芳切  
 鞢則前切  
 勒所以契切  
 也鳥禾切  
 迤移爾切  
 軒居首切  
 嬌切爲佗此緣  
 鑒死殺刀切  
 鋸切奴刀刻以再思見  
 棚切譚登桔切  
 丘夏啜切  
 殊劣儂切  
 拜誦切  
 故倉自秋切  
 傭切口卑佑切  
 又刺吉詣蔡切  
 倒切箸切古孝  
 囊切大到麗之下解窟切  
 苦骨紇切  
 下汲翻切  
 呼外沓切  
 盡合可汗干河瑋切  
 神玉破切  
 夾聲  
 契丹切上其同祿切  
 韎韐馬衣末經突厥  
 厭厥切下九侯斤之上  
 貂貉鼠犬屬切  
 降切戶江

下干切	淫	乃結切
河切	進	北鄙切
僂	羊切	官聲切
切	羊切	乃都切
璵	國名	也
切	嚴切	夫餘切
璵	鄭切	末各切
璵	凍切	相玉切
璵	賣切	通昆切
璵	莧切	張故切
璵	御切	子力切
璵	璵	璵

唐書釋音卷第二十三











內閣學士臣沈德潛謹言。新唐一書。宋嘉祐中在廷諸臣率領纂修者也。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至十七年告成。其進書表曰。事則增於前。文則省於舊。固爲度越劉昫矣。然後代有作糾繆者。有作考異者。或仍欲以舊書入十七史中。而易去新書。何所見之鉅細也。今試精心考之。新書可藏。惟傳中喜用僻字。時類虬戶。號豁之弊。又制詔奏疏。改易原文。盡失唐代體裁。不無遺議。若夫明是非。正得失。敘次簡嚴。時寓筆削。或記志未備。詳見於列傳之中。或使傳闕略。互見於此傳之中。較之舊書。實得史法。蓋舊書以完善勝。故司馬氏作通鑑。往往取之。新書以纖見勝。故朱子作綱目。往往取之。此各采所長。不得謂新書之轉趨於舊書也。臣等率敷校勘。詳加審閱。合之舊書。以辨其異同。實之三通。以核其真偽。餘如唐人文集。及唐文粹諸種。加參考。補中間審指歸。正僞謬。指漏略。各有依據。不敢師心。其他文義可疑。無由離辨。同於夏五郭公者。姑從闕疑。猶之校勘舊書之例也。若夫三百年禮樂法度之詳。治亂安危之故。與夫人品心術邪正之分。援引明晰。論斷功罪。此係知人論世者責。於考證之義。均無取焉。臣謹識。

內閣學士臣沈德潛。原任詹事。臣陳浩。庶子。臣林瑄。封編修。臣孫人龍。臣葉西。拔貢生。臣王濟師。臣龔元朱等奉  
敷恭校刊